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存七百四十二卷）目録六十卷（六）

〔明〕解縉　姚廣孝等編

類書叢編影印明鈔本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二十九　十二先

玄 太玄經七

地玄郭首第四十六 ☰ 二方三州一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郭者陰雖生而陽尚闊也陽性健陰性順陽主闢而出其極也將消而生物之功終不可遏陰主翕而入其生也漸息而成物之功終不能抑故玄象易之豐有二曰大者於陰生之時見陽之體猶盛也郭者於陰生之時見陽之用猶大也大凖天地之運自子至卯為陽中之陰自午至酉為陰中之陽陽生於子至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是以一陰雖生午而未害於陽至未則氣方盡故八月而暫参生猶陽之餘也陰生於午至亥位坤卦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未終是以一陽雖生子而未害於陰至丑則氣方盡故二月而榆莢落猶陰之餘也一郭以基二郭以城三郭以門五郭以堂之階陽之生物功用闊闊雖陰生之時亦直能周而郭之哉

郭　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陽家一水下下亦象豐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水亦準豐入郭次四日舍七星郭作陽實

陰氣㤅而念之陽猶恢而郭之　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水謂之郭者㤅猶協也念猶合也言是時陰氣和協而合同當上而合同陽向於郭未有衰損之氣故謂之郭也參

念二字皆從心者故宜以和協言之也廓之初一日入柳宿十五度　胡
次和集注卻作次二司馬云宋陸本作隂應歷而念之今從范王本陳曰
應苦協切念音合是以應為悉字也吳曰應於計切靜也然則字當從匧
宋曰念之言翕也謂是時陰氣應持翕歷之於下陽氣猶益壯而廓之於
上也圍曰廣中弘外存乎廓范曰應協也念合也王曰陰氣向翕潛應而
念合之念古歙字光謂陰氣翕閉合萬物而陽氣尚務恢廓之故曰廓
也廓者張大之意也章云陰於是首柔順以漸進陽尚恢張以自壯物稟
虛其內廓其外衛曰廓外違猶曰廓無方也初一廓之恢之不正其基陳
仁子輯注范云一在水行二水朋合狀若江海故恢廓也廓大之家具本
宜用水性沵動故不正也測曰廓之恢之始基傾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基
而不正故危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處廓之初而失位當夜雖然
恢廓之而不能自正其始光謂一為思始而當夜小人務自恢廓而不正
其基故動則傾也次二金榦玉楨廓于城陳仁子輯注范云金玉者皆其
美質也火不好水雖有美質恐見尅害故廓于城以自固守也測曰金榦
玉楨脊輔正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以城自衛猶以賢自輔也　胡次和集
注鄭云榦古旦切楨知盈切榦以杆版楨以　王堵司馬云范曰金玉者皆

卷四千九百二十九

其美質也王曰二居下體之中得位當晝金玉以為楨榦得賢之謂也楨
榦者板築之具也光謂版築之具當曰榦題曰楨二為思中而當晝君子
能以賢哲為輔恢廓其德以自衛也　林希逸鬳齋集版築之旁曰榦其
題曰楨題額也築城之具其堅固如金玉則其城可以高大矣比人君得
輔佐之喻次三廓無子室石婦陳仁子輯注范云木生於水為四所尅雖
自廓大不能生長故無子也婦而無子陰不合也故謂之石也測曰廓無
子焉得後生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婦比之石故無後生也　胡次和集注
鄭氏云後生扶又切作後者誤司馬云王曰室於石女無復嗣續之道光
謂三為思上而當夜小人思慮恢廓而後不能繼故曰廓無子也室石婦
謂求室而得石婦也　林希逸鬳齋集石婦無所產也其家雖大而無繼
承之子以其室入乃石婦也此輔佐不擇人而無益於國之喻次四恢其
門戶以御寇虜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為門三為虜家性為廓與敵恢大恐
二魁之故大其門戶以義為固四為兵甲門戶有之故用御衛也測曰恢
其門戶大經營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廣恢門戶自經營也　胡次和集注
鄭云以御讀作禦古字司馬云范本用固作以禦王本作用固宋作用
禦今從宋陸本固與禦同四為外它而當晝君子恢其禮義以禦小人者

也故曰恢其門戶用國凞虜次五天門大開恢堂之階或生之差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天子故稱天門見在其位故曰恢堂也差過差也登階上堂獲有四方非聖不立故過差之行或可生也測曰天門大開德不能滿堂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天堂至高唯德能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恢堂作恢當二宋陸王測無堂字今從范本五在廓家而當盛位故曰天門大開恢堂之階言通達而尊高也然當日之夜小人不能享此盛福德不能充其位必有差失以致顛躓也次六維豐維崇百辟馮馮伊德攸興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宗廟故維豐也神靈高遠故維崇也辟君也馮依也伊猶是也宗廟維敬以禮奉神故百辟卿士莫不依歸是德之所興也測曰維豐維崇茲太平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此太平之道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茲作欲今從諸家馮古憑字馮馮盛多貌六為極大而當晝君子恢廓其德以致太平豐大崇高萬邦率服馮馮盛多駿奔輻輳者也次七外大扢其中失君子至野小人入室陳仁子輯注范云水冠本大大盛水消故外扢扢也君子之道唯善是務今在廓家而失中道故德野也君子不居小人進也測曰外大扢中無人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無君子之人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扢者乙功摩也擊也又公卒古代胡骨三

切訓摩並同惟音訖乃叶韻司馬云范小宋扢作扢今從宋陸王本宋陸本入室作至室王作在堂今從范本陳曰扢音訖摩也王曰扢者彈槃木也吳曰扢與槩同柯愛切說文古泼切平也尤謂扢當作𢫫魚乙切高壯貌也在廓家而居上體故曰外大扢言廓大而高壯也然當日之夜小人處大而驕逸賢能遠不肖亂自內興者也故曰其中失君子至野小人入室也一曰扢許訖切善也次八廓其外虛其內利鼓鉦陳仁子輯注范云震為雷故稱鼓鼓之形象內虛外廓鉦以為節故利也測曰廓外虛內乃能有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鼓以為節聞遠之謂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八居外而當晝君子廓外以昭德虛內以納物故能令名遠聞譬如鼓鉦亦外廓內虛而能有聲也君子之德在外而恢廓者惟令名也上九極廓于高庸三歲無童陳仁子輯注范云高而無民極上則顛三者終也上處高庸故終歲無童僕也測曰極廓高終無所臣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無僕故無臣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庸與墉同王曰處廓之極失位當夜雖能恢廓其垣墉而中無童役可使高而無人悔可知矣尤謂九居上極而當夜小人務自恢廓崇高而不知止者也故曰廓于高庸不能摩意接下則下將叛之故曰三歲無童

地玄文首第四十七☰二方三州一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忠曰文者陽內陰外而粲然有章也凡物專於一則文以隱雜於二則文以彰雲霞五色錯落龍態天之文生焉山澤萬派低昂殊形地之文生焉皆自然而然也至於陰陽二氣聚散之相盪也升降之相求也絪縕之相摩也而文以生條餘回參五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是也易以風水不期而相遭為渙天下之至文生焉書以陰陽之不約而相逢為文而天下之至文寓焉一之袷積二之文蔚四之大文如五之炳如蓋粲然可觀於宇宙間豈有心於文哉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陰家二火下中象渙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火準渙揚子蓋以渙為煥故名其首曰文入次九日合張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物粲然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火謂之文者言是時陰氣斂其形質陽氣發而散之華實彪炳煥有文章故謂之文文之初一日入星宿四度　胡次和集注章云含猶斂陽大章明散而物儀煥然可觀衡曰文多錯曰粹文之道或淳或班悉其義也初一袷積何縵玉貞陳仁子輯注范云一為下人隱於九品之中下而懷文章尚於素朴人莫知之自守如玉故曰玉貞也測曰袷積何縵文在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文繡而縵故文在內也　胡次和輯注鄭云文

袷舊古合何夾二切人書胡衣領也積舊古貴切謂也撥續衣紐縵舊莫半切繒無文也衣於既切施諸身為衣司馬云袷乞洽切積與繢同音會何下可切縵莫旦切袷袷也積畫也何被也繒無文曰縵一為思始而當晝君子內外文質如施畫於衿而被以縵服純素含章如玉之正美之至也中庸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章云一晝袷衣之領積衣之組縵繒而無文者一居文首故以領組為義文貴乎本君子居之脩絜躬行不飾乎外若積袷之無文如玉之隱璞而得其正故測曰文在內也　林希逸鬳齋集何與荷同以積為衿而乃被荷無文之縵自晦之意也衣錦尚絅是也繒無文曰縵次二文蔚質否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平人不仕不隱故文蔚也文蔚守質不樂進道故否也測曰文蔚質否不能俱粹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文質不同故不純粹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文之為體當文質彬彬二位當夜既無其質文雖蔚然不足美也粹純美也光謂蔚細縟貌二為思中而當夜小人文華雖美而實不能副也窩齋謂陽虛文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次三大文彌樸孚似不足陳仁子輯注范云大故稱樸樸而質素故自不文也言似者非不足故稱大文也測曰大文彌樸質有餘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文如不足故有餘質也　胡次和集注鄭

至朴與樸同司馬云王本猶作獠樸作璞今從宋陸范本字大信也三為
思終而當晝君子大文似樸大信似不足次四斐如邠如虎豹文如匪天
之享否陳仁子輯注范云家性為文四西方也故稱虎豹虎豹獸類也虎
豹之獸以其文貴斐邠者文盤貌也雖其文盤猶不及天文以五行也測
曰斐邠之否奚足譽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足以比天文也　胡次和集
注鄭云斐妃尾切邠眉構珉切按字當作彪虎文也作邠者贊之誤司馬
云邠與彬同否音鄙范曰虎豹之獸以其文貴斐邠者文盤貌也王曰四
失位當夜蓋司虎豹以文害其躬匪天所享故曰否也享猶也次五炳如

彪如尚文昭昭如車服庸如陳仁子輯注范云五處天位車服以庸據位正
炳如也順其本性彪炳有文為國之光故昭如也測曰彪如在上天文炳
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文章煥然彪炳可法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
尚文作質文今從宋陸范本王曰五居中體正得位當晝為文明之主煥
然可觀也光謂尚文昭如聖王貴尚禮文昭然明辨也車服庸如言以車
服表顯賢者之功庸也用文之大莫過於此舜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
車服以庸次六鴻文無范恣于川陳仁子輯注范云鴻大也范法也六為
宗廟宗廟之中禮以轉成在天之世故曰文文章煥然故無法也測曰鴻

文無范恣意往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如川之流從所彼也　胡次和集注
司馬云范曰范法也光謂鴻鴈之飛偶有文字之象而無法也過川則自
恣而已六過中而當夜小人之文無法而妄為者也次七雉之不祿而雞
藎穀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為雉雉有文章而遠在野雞而穀食近而條經
遠其實性也測曰雉之不祿難幽養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質勝文則野故
養難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而雞藎穀作而不雞藎穀王本無
而字測不祿皆作不雛今從范本藎徐刃切王曰七雖過滿而得位當晝
知翟雉有文采而懷耿潔之性不受人之馴養故曰不祿終不若雞之進

食其穀也藎進也光謂七為外體而當晝君子有文而耿介避世而不仕
也七為禍階故賢人隱也　林希逸鬳齋集藎進也雉不得穀而以穀養
雞言失所養也次八彫截穀布亡于時文則亂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木之
穀苦也木見彫刻為截荒之事雖見小害傷於農故布政亡也為而文飾
以階於亂故言亂也測曰彫截之文徒費日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彫文刻
鏤傷農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八居僻極而失位當夜君務其
彫截之文無事費日俾穀之與布俱亡于時其文之弊乃爲亂也光謂八
為耗而當夜故有是象上九極文密密易以黼黻陳仁子輯注范云九在

文家而為之終終極文飾以妨農事故易以黼黻黼黻祭祀之服致美乎
黼冕此之謂也測曰極文易當以質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祭服彫文孝以
質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九居文極而得位當晝能易極文之樊
者也文工之極至於密密然至載至微而能易之使如黼黻之有判度也
光謂九為晝與而當晝故有是象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黼黻雖
文技於彫截判為質也

地玄禮首第四十八𝌵　二方三州一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禮者陽
內陰外而梨然有別也蓋禮者出於禮之自然而不可以一毫增損記曰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故陽為君陰為臣則君臣之禮寓陽為夫
陰為婦則夫婦之禮寓陽為主陰為賓則主賓之禮寓皆天秩天序而生
非人力可加者也易以柔躡剛之後迹有所履故曰履玄以陰乘陽之後
迹有所接亦曰禮測曰穆肅曰貫綫位曰出禮不畏禮亦天子故禮陳仁
子輯注范云地玄陽家三木下上象履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木
準履入禮次四六分三秒天暑氣應陰在下而陽在上上下正禮物與
有禮陳仁子輯注范云行為於不謂之禮者小暑節終於此首之次二天
暑氣起於此首之次三斗指未牀鐘用事陽在上行退陰在下行進是以

俞賓退以為主主下以賓賓主之義獻酬以禮故謂之禮禮之初一日入
張宿二度　胡次和集注郤作一度司馬云小宋本陽在上作陽蓋高今
從諸家章云陽為君父陰為臣子君臣居上臣子處下位得其正禮之義
也衛曰禮方也錯謂禮也都方正也愚其義矣初一履于跂後其祖禰陳
仁子輯注范云一為下人而在木行在下禰是陽道將退故禰履是履不
木故跂也二為禰三為祖一最在後故曰後其祖禰測曰履于跂退其親
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及其祖故親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
跂作跋今從范王本王曰居禮之初失位當夜是始而乖禮者也履于跂
非敬之道也光謂跂舉踵也一居下體之下復之至卑者也乃欲舉踵躁
高居下而僭上之象也凡臣之事君猶事父也事大君猶事祖也在下位
而禮僭於上是猶退其祖文伯君已後也不亦悖乎次二目穆穆足肅肅
乃貢以棘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目二長於水故穆穆也肅肅敬也家性
為禮得謙有度故足肅肅也棘亦心也敬由心出故以棘爲也測曰穆穆
肅肅敬出心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肅誠之意貫於中誠也　胡次和集注
司馬云王曰棘赤心也光謂穆穆肅肅皆恭敬貌二為思中而當晝外
貌之恭必貫之以誠然後善也次三晝象成形孚無成陳仁子輯注范云

三為木木為貌家性為禮禮令必以貌故以形象言之孚信也盡以成形故信無成也 測曰盡象成形非其真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盡以成形故非其真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忠信禮之本既棄於本何禮之有光謂三為思末而當夜飾外貌而無内實者也故曰盡象成形孚無成女叔齊謂魯昭公屑屑焉習儀以亟不可為禮 次四孔鴈之儀利用登于階 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為毛類故稱孔鴈孔鴈鳥之知禮也正取二鳥為喻者言其行則有儀飛則有次動不失節故利登于階 測曰孔鴈之儀可法則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容止有度故可法則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虞曰

鴈飛成行孔雀亦成行也光謂孔雀有文章鴈有行序皆威儀之象階踰進而登位也四為下祿而當晝君居位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也　林希逸鬳齋集孔孔雀也其羽毛有文鴈飛有行列喻人之有儀也登階可進而仕也如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之象 次五懷其違折匕過貶錫九矢 陳仁子輯注范云違不正也匕所以枕鼎五為天位行反克之行令不正於禮不備不列諸侯九錫而已 測曰懷違折匕貶天祿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貶損天祿列於諸侯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過貶錫九矢作過已錫今從諸家范小宋本貶其祿作貶天祿王本作敗其祿今從宋陸本 次六魚鱗差之乃矢施之帝用登于天 陳仁子輯注范云矢陳也六為宗廟宗廟之事動有禮儀差次如鱗也不相陵越陳施以度不違於道故帝用登于天施祿及下也 測曰魚鱗差之貴賤位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差次若鱗故貴賤各得其位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小宋本大作矢今從宋王陸本六為極大而當晝君子制禮使貴賤有序差若魚鱗執此道而大施之於天下天下莫不治也帝者用此則可以格于皇天矣　林希逸鬳齋集差次也魚鱗有次序制禮制法秩秩有次而施之於國可以格天矣故曰帝用

登于天 次七出禮不畏入畏 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為失志志失行張多不以法家性為禮違亞其表末有所畏故曰不畏出禮入刑刑以正邪故曰入畏 測曰出禮不畏入所棄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人之所棄刑之所取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七為禍始而當夜小人踰越禮法而不顧者也由其不畏所以入畏謂陷刑戮也書曰弗畏入畏 次八冠戚扭履全履 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為冠一為履上下尊卑各有其儀戚扭以喻敗也冠雖敗宜加之首履雖全宜踐之之八為疾瘀之主有君之尊故有上之 測曰冠戚扭明不可上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雖敗而尊不可浸也　胡次和集注

為遯玄於二陰之生為逃一以逃水言二以逃利言五以逃凶言九以逃跰跰言氣之消息然也逃云乎哉逃云乎哉逃 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陰家四金中下亦象遯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金準遯章云准遯陽家金行陰氣章彊陽氣漸退萬物將亡 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金謂之逃者言是時陽氣當退而未訖陰氣當上而未騰猶以陽為難故章彊采傷敗之貌也陰陽之氣更相避逃故謂之逃逃之初一日入張宿六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曰謂萬物與陽盛衰者也於七分消卦為遯微陰在內欲出地見王曰章明彊大 初一逃水之夷滅其創迹 陳仁子輯注

范云夷平也一為水水之平施小危則動物逃於水水合於物不可迹求故曰滅其迹也 測曰逃水之夷跡不創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水之滅迹無創痕也 胡次和集注蘇云創初良切傷也司馬云一為思始而當晝君子避禍於未萌逃惡於未形用之於思慮之初人不見其迹則患難何由及焉避如逃於水中水從而平夷其創迹皆令人不能見其際也 次二心惕惕足金鳥不忘清堅 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心亦為平人而家性為逃者金之行反見其本故其執心常惕懼足金於鳥無隱遯之志故不忘清堅也 測曰心惕惕義不得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平人不隱不仕故無義不

鄭云戚子陸切與蹙同衄舊女九切又女六切司馬云二宋陸王本全作金今從范本宋陸本測曰宿七履賤不可不正也范本冠戚衄明不可上也王本宿戚衄不可不上也今從小宋本范曰戚衄以諭敗也冠雖敗宜加之首履雖全宜踐之足先謂八在上體而為禍中冠敗之象也當日之晝故下不能陵也 上九戴無首焉用此九 陳仁子輯注范云九最在上故曰無首為極當顛下求於四四為人臣不能尊五進退不立故曰焉用此九也 測曰無首之戴焉所往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在上忍顛說四失臣故無所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焉於虔切九陽之盛也禮主卑讓故雖

君子必有尊也九為元極而當夜上無所戴高而必危譬如戴冠而無首焉用此極盈之位哉章云九居夜在九體之中為首在禮之首居贊之終而小人居之故曰無首首既非人則何用此九也不見所用故測曰焉所往也

地玄逃首第四十九 三 二方三州二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憲曰逃者陰生而陽若退也夫舜之竊父而逃其逃也以迹求之不可以形逃其逃也以形玄象易之遯而曰逃非長而退也蓋極而似退也一氣在天地間陽向上而漸消陰生下而益長故有不逃之逃而非真逃者易於二陽之生

行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悬舊音惕按此古惕字今作惕者猶慹與慴也金爲先儒云諸侯赤芾金爲又云金爲黄朱色也司馬云范本作憩王本作愢云古惕字今從二宋陸本宋陸金作含王本作望今從范小宋本宋司得行也不能以義斷心而行也光謂金者堅固之象也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雖睹利之將至惕惕而懼不能以義自斷懷其寵祿遲留不去不知清堅在於足下俄則顛躓也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次三覰其股鞭其馬寇塈其戶逃利 陳仁子輯注范云三震也震爲馬覰動也塈責也四爲三寇家性爲逃見寇在前故鞭馬而去之也雖塈其戶見而不入逃家之利故言逃利也測覰股鞭馬近有見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覰塈其戶故有見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塈舊說一作鋥又作塈音望責也按集韻塈皆與望同塈從塈鋥從望異義一也寇鋥其戶謂四爲盜賊責謹三之門戶也或從鉅從土者非司馬云范本望作鋥今從宋陸王本陳曰鋥古望字宋曰近有見謂見寇已近也光謂三爲君終而當晝逃得其至者也覰其股懼也鞭其馬欲速去也寇望其三志將至也當是之時利於逃也次四喬木維縱飛鳥過之或降 陳仁子輯注范云上係楢縱上係之木鳥所不集故過之而去君自尊高使士不望之而去也測曰喬木之鳥欲止則

降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非意所好故從高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縱舊音初江切司馬云宋陸王本縱作縱今從范本或止降宋陸本作止之范本作或降今從王本范曰上據稍縱上據之木鳥所不集故過之而去 光謂縱長密之貌四爲下祿而當夜小人逐逃之志不堅遇美祿則止而不去故不免於患也次五見鷹踤于林獺入于淵征 陳仁子輯注范云此二物者時之候也五爲天位征行有時是以鷹隼擊而蔚羅張獺祭魚而後漁射祭獸而後田各順其候君子征行見物以時不刺胎卵也測曰見鷹及獺深居逃凶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時候未至君處重門之中故逃凶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隼舊說一作鷹又作鷙兎小切詩云有鷕雉鳴鷕雉鳴曰鷕此非踤于林者蓋鷹字之誤也踤秦醉切司馬云范本鷙作鷙王本作鷕今從二宋陸本王本征作刑征今從宋陸范本鷙古隼字一本作鷹踤慈卹切宋曰鷙字烏獺害魚吳曰踤蹋也光謂五爲中祿而當晝君子雖居顯位食厚祿見小人用事於朝知其必爲禍亂則行而去之矣次六多田不婁費我膜功 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爲宗廟征行須時以奉神靈熟食爲膜征曰多獲歸於宗廟賞不失勞故曰膜功測曰多田不婁費力忘功也 陳仁子輯注范曰田不獲則故費功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婁郭侯切讀

作膢漢以立秋日祭獸田以出獵還祭宗廟名曰貙膢注言從田多獲歸之宗廟者此也舊力在切判讀作膢夫具義矣司馬云宋陸本貴作會今從范王本膢戶佳切范曰貌食為膢王曰六居過滿失位當夜不得處進之宜若田於多田而不委理之從貴食與功而無益也光謂六為上祿為盛多為極大而當夜小人德薄位尊力少任重雖有益大之貴業不能修治賢者皆棄之而逃從貴食力安得成功也　林希逸鬳齋集婁音膢田雖多而不接理之徒貴膢食之功也貌食曰膢次七見于纍後乃克飛陳仁子輯注范云纍索也克能也火性熛揚故以飛言七為系徽故為索也

見索在前飛能避之故曰克飛測曰見于纍幾不足高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當見拘纍故不足高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幾音饑宋曰幾近也已見纍索僅然能免此用明豈能保終吉故後乃克飛免其忌也君子雖見羸縱然亂邦不居終當自引逃去故曰後乃克飛也次八頸加于矰維翎其繩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為疾瘵故有加頸繩矰之旨八為禍中翎徽也徽加于頸非可卒除故言維也謂當思維而逃之也測曰頸加維翎無自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徽之所加勞不能去也　胡次和集注鄭氏云矰堅騰切繳射飛鳥曰雉矢曰矰維依注當作思惟之惟翎舊于翌按集韻翼

同翔也今注云翔繳也則是讀作矰繳之繳繳音灼按矰謂其矢繳謂其絲總名為雉通作弋司馬云王曰翔與翼同八失位當夜不能避忌故首加于矰維致翼於繩網之中終無克飛之理光謂矰弋射之矢也八為禍中而當夜不能遠逃禍矰已加于頸矣雖復奮翼掣曳其繩安得去哉徒自勞也上九利逃跰跰盈德嬰城陳仁子輯注范云家性為逃九為其終終始逃道故跰跰也道德者君子之所尚也九能盈之王者所賓故言嬰城道德隆盛必有城郭也測曰盈德嬰城何至逃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何有逃道德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作德盈小宋本作道得今從

宋陸范本陳曰跰音駢又滿賢切字書跰胝皮堅也章云九畫在逃之世故利終于逃跰跰謂其足堅勁而跰胝固可逃也君子之道知極必變故逆逃之時獨以德守城示無逃意能通乎變之故測謂何至逃也謂知其極而以德自守也　盈謂其足取已

玄唐首第五十三　二方三州二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惠曰唐音唐三[illegible]

[illegible]退而為無心也夫退而避其人者孰若退而樂其天避以人則易九三

[illegible]

上[illegible]故[illegible]曰[illegible]又曰唐逃

有逸然潛避之義是毋固也唐有賜然不公之心是毋我也是之謂逸以
三八而出入唐 陳仁子輯注范云池主易居五工中四亦象遯卦 胡次和集
注司馬云皆冥二亦準遯 陸曰唐蕩天下皆逸遯六為也 光謂唐猶盪盪
三方陰有天之書也 陰氣茲天陽氣註往物且盪盪 陳仁子輯注范云
行儀於二謂之唐者言是時陰氣日盛陽氣日損萬物損落盪盪然故謂
之唐唐之初一日入張宿十一度 胡次和集注部作十度鄭云盪待朗
切放也音錯作蕩司馬云宋曰蕩蓋也陸曰盪盪空盡之貌也 初一唐于
內忉作厲 陳仁子輯注范云在下稱內屬危也唐者盪盪無所拘限內無
拘而外無危也 測曰唐于內無執守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盪盪之義終不
見拘執也 胡次和輯注司馬云一為思始而當夜內無所守動則危矣
次二唐處冥利用東征 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日月向隱潛故冥也唐者
盪盪之貌也天征於地無所隱蔽故唐冥也日之隱蔽必當東出故利以
東征也 測曰唐冥之利利明道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日之東征者道之明
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冥昧也東者日所出也二為思中而處下體之
內故曰唐處冥言其中心蕩蕩迷所適也然當日之晝君子能求明道以
自進者也 次三唐素不貞亡彼瓏玲 陳仁子輯注范云瓏玲金玉之聲三

為木木者樸素故亡聲也四為金金有聲言土見於木故不貞 測曰亡彼
瓏玲非爾所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瓏玲之聲非木所也 胡次和輯注司馬
云王曰瓏玲玉聲也 林希逸鬳齋集瓏玲玉也荒唐朴素而不守以守
自長其德以玉比德故曰瓏玲 次四唐無適道義之辟 陳仁子輯注范云
辟君也四為公侯而在唐家盪盪無所適莫不尊奉道德以事其君不違
於法也 測曰唐無適惟義予也 陳仁子輯注范曰無所適莫予有義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適丁歷切下同辟必益切予余呂切王曰四得位當
晝得唐之宜蕩蕩然無適無莫惟以道義為辟知所之往唐之美也辟君
也光謂適必然也四謂條暢而當晝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
莫也義之與比故曰道義之辟言其最尊高也 次五奔鹿懷鼷得不嘗 陳
仁子輯注范云鹿以喻賢鼷以喻不肖懷來也賢不肖不別賢奔亡不肖
者林故言不嘗不得嘗鼷於賢也 測曰奔鹿懷鼷奚足功也 陳仁子輯注
范云言不足功治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王本不足功作奚足
功今從宋陸本吳曰鼷戶雞切小鼠也王曰五居盛位當首主而失位當
夜無君之德蕩然無守迷於利害之擇逐鹿而奔又隨鼠走顧則其所得
不足以為賞祇與賞同 林希逸鬳齋集鹿失不顧而以鼷鼠為懷所得

者不足以爲誉失誉與貿同言棄大而見小也次二唐不獨足代天班祿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爲宗廟其世盈溢故曰不獨足下所敬奉天神報應以示百姓代天班祿以養人也測曰唐不獨足無私容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代天傳命不容私意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得位當晝爲唐之主爲無私不求獨足與天下同其美利故可代天班布爵祿爲時明君虞唐之美莫過是矣光爲六爲上祿爲盈多而當晝君子不獨享天祿與天下賢爲共之次七弋彼三飛明于征終日不歸亡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飛兵兵而飛者失故弋射也陽猶三七爲失志王不失志畢弋無度故

不歸也測曰弋彼三飛適無所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征行無度何所從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居過滿而失位當夜不明於道自取危亡若一弋而求三飛無所適從自朝而行至暮忘返蕩然昏昧復何益也光謂七爲失志而當夜小人二三其德從此失彼蕩無所守徒自勞苦白切至老終無所得者也　林希逸鬳齋集一弋豈能中三飛鳥平明而去至暮不歸無所得也此求不以道之喻次八唐収祿仕鬼轂哭或得其沐陳仁子輯注范云轂止也八爲木而土在上條幹茂大得土之力猶士遇明君得其宗祿也言或得其沐者取其潔清也社稷之神所以止哭哭其哀

世世治故止哭也測曰唐収祿復亡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先亡後復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復符目切下同王曰得位當晝善於處唐之道故能復収其祿光謂八爲禍中福祿已歇然當日之晝能與衰起廢者也故曰唐収祿社稷之靈復血食故穀哭民已枯瘁而復蒙潤澤故曰或得其沐　林希逸鬳齋集唐遯之後而能収其祿謂廢而復興也社稷有主則其鬼不哭矣澤也書得其福也上九明珠彈于飛肉其得不復陳仁子輯注范云明珠至貴也飛肉輕飲也九爲金故稱明珠飛肉禽鳥也珠至重爲至輕以重求輕故不復也測曰明珠彈肉費不當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費

貴得賤故得不復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當丁浪切王曰九居亢極而失位當夜蕩蕩然闇於大數者也如以珠彈雀所得不復其所亡也光謂九爲極禍而當夜小人縱情極欲蕩然忘返者也

地玄常首第五十一　二方三州二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常者陽體以陰而不可易也夫常非一定之位晝則夜夜則晝故爲晝夜之常暑則寒寒則暑故爲寒暑之常此非一定而然也君尊臣卑體之常也君臣不交則不可常天高地下體之常也天地不交則不可常故體之常所以爲用之變用之變所以爲體之常爲以二體六爻陰陽相應爲恒主以六

陽已消三陰方息亦為常陽陰相乘非一定之謂也二之內常微三之日
常其德四王月不常若日月一定而不移則不能常矣常陳仁子輯注范
云地玄陰家六水中上象恒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水準恒入常
次七二十三分二十六秒立秋氣應日次鶉尾斗建申位律中夷則次九
日舍翼　林希逸鬳齋集陰以知臣陽以知辟君臣之道萬世不易陰陽
君臣之道也陰以知臣陽以知辟君臣之道萬世不易陳仁子輯注范云
行屬於水謂之常者大暑氣終於此首之次五立秋節起於此首之次六
辟君也以陰陽知之故萬世不易道之常故謂之常常之初一日入張宿
十五度　胡次和集注郤作大暑終次六立秋起次七司馬云辟音壁宋
曰辟君也此立秋之首也以秋承夏天道之常故於是時陰知為臣陽知
為君光謂以秋承夏以陰承陽以臣承君之象也初一戴神墨履靈式以
一耦萬終不稷陳仁子輯注范云一在水行晝夜不休潛墨如神故稱神
墨式法也萬多一少故不可偶稷而合也測曰戴神履墨體一形也陳仁
子輯注范云一者道德之形體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吳皆云稷與昃
同墨式皆法也神靈尊之也一為思始而當晝君子之心執一以為常法
應萬物變終無斁矣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林希逸鬳齋集神

二十四

墨妙法也靈式善法也以一耦萬執一而馭眾也稷日夜稷也稷與昃
同終不稷者言用不窮也次二內常微女貞厲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
厲利也二為少陰故稱女內常微者陰中之火微而不陰女能幽微故貞
貞女所在常自危懼故厲測曰內常微女不正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陰道
待唱不敢自正許當人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作常內微今從諸
家王曰處常之時當正君臣夫婦之道失位當夜是以常微賤之女處內
不正之象且近於危故曰貞厲次三日常其德三歲不食陳仁子輯注范
云日一日行一度是其常也三為日出故稱日也三為終常其德則不專
食也測曰日常其德君道明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如日不虧故道明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三為自如而當晝日常其德故免薄食之災君常其
德故無狂僭之咎伊尹戒太甲作咸有一德次四月不常或失之行陳仁
子輯注范云月日虧盈故不常也四為公侯上臣於三故以月喻不常者
行有遲疾或進或退非臣之節故或失之行行道也不常得道故為災異
測曰月不常臣失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月之不常為臣失也　胡次和
集注司馬云行皆如字月有虧盈故曰不常行道也四為外他而當夜臣
德不常則失道也次五其從其橫天地之常陳仁子輯注范云天地從橫

二十五

是常道也五為天位擬上臨下不違陰陽之道先天弗違各得其所測曰其從其橫君臣常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天從地橫是其常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從即容切范云天從地橫是其常道也王曰居五中位為常之主得位當晝故縱橫經緯皆合天地之常得萬世不易之道光謂五為中和常之盛也君臣之道相經緯也次六得七而九儒撓其剛不克其常陳仁子輯注范云陽盛於七極於九陽生於子盛於午至酉而消故極於九陰儒陽剛陰稱撓也宗廟之中儒撓為先故言不克常測曰得七而九儒盛衆衰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委七衆九故不克常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七陽之盛也九陽之衰也六過中而當夜棄盛衆衰也小人儒弱撓敗其剛不能守其常道也　林希逸鬳齋集七陽之盛九陽極而衰也以柔亂而自撓其剛則不能守其常矣言處盛不自强則必衰也次七滔滔往來有常衰如克承貞陳仁子輯注范云滔滔往來貌也七為失志滔滔而行也王之失志故衰如也克能也能承貞者承受善道不失於義故貞也測曰滔滔往來以正承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六克於七故以六為非也次八常疾不疾咎成不詰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為疾瘀故常疾也常疾而不以為疾者明其疾至也疾以成咎害於身體非復可詰問之也測曰常

疾不疾不能自治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疾以至咎故不能自治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八為禍中而當夜常道久而有敝者也故曰常疾夫疾者自知其疾則尚可治也若不知其疾而恥聞之則必不可治矣小人不知其禍而恥聞之至於山咎已成不可復詰也　林希逸鬳齋集常疾而不以為疾言病而不治也詰問也有病而不治其禍既成何所歸咎此安其危利其菑之意上九疾其疾巫醫不失陳仁子輯注范云九為巫亦為金金者鍼刺所用醫之謂也八有疾而不為疾故咎也九有疾而疾之欲巫醫而治之無所失也測曰疾其疾能自醫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有能疾惡能自治身巫醫不逆不失其治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九居亢極而得位當晝能自疾其疾者也善於自儆則醫巫治之不失也醫巫諭賢者耳光謂九為禍終而當晝君子能思患而預防之納忠求賢以自輔故禍可解也

地玄度首第五十二𝌹二方三州三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度者陰乘乎陽而各有則也凡物大小高下輕重莫不皆有當然之則日月之運行日纏度國家之紀綱曰法度皆則也易之節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易之節非昌然藏之也亦慮其過中而以度節之也故為天

其度而流於亢而況陰乎故易之節自泰而變者也八九三之五以節其
上之柔分六五之柔以節其上之剛故節以裁其過甚之度近否而言者
也六陽以極而皆消三陰方長而益息故度以制其過甚曰大度檢檢不
次於陽之盈而次於陰之長君子之憂深失度陳仁子輯注范云地支陽
家七火上下象節卦北合在次永首之後今且據舊本不易也　胡次和
集注司馬云陰家火準節法者為模範度者為之分寸也　林希逸鬳齋
集陰氣曰躁陽氣曰含躁躁含含各得其度含音捨躁動也含止也陰氣
動而陽氣止各得其所也陰氣曰躁陽氣曰含躁躁含含各得其度陳仁

子輯注范云行屬於火謂之度者言其時陰氣躁上陽氣含下重言躁躁
含含者上下欲速之謂也上下消息各有度數故謂之度度之初一日入
翼宿二度　胡次和集注郤作一度司馬云含音捨又如字宋曰躁動也
含藏也王曰含止也光謂躁為陰進盈也含謂陽退去也躁者益躁含者
益含各守常度也初一中度獨失陳仁子輯注范云水平不齊故曰中度一
為法度中心不正在火之行反見消滅故獨失也測曰中度獨失不能有
成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法度而失故無所成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一
為思始而當夜小人在心之度先已非失安有成也商書曰若虞機張

往省括于度則釋次二澤不含冥中度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火地為澤
澤不含者水不含火也處中居正故言中度度以正邪故冥測曰澤不含
乃能有正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中於法度故能有正也　胡次和集注章
云二星在地之中為陂澤故稱澤有所受不止故曰不含在度之世居下
位德之未彰故冥居下體之中法度得乎中道曰中度故測曰乃能有正
也次三小度差差大攋之階陳仁子輯注范云木在火行君子之道差次
以度故曰差差以金次之必見魁害家性為度被魁失度故大攋也測曰
小度之差大度傾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事之稍攋故傾危也　胡次和集

注司馬云小宋陸吳本纇作攋王本作傾今從宋陸范本測差差作
之差今從宋陸王本攋音賴光謂攋毀裂也三為思終而當夜思不中度
則事無失矣故曰小度差差大攋之階言所失雖小所毀將大也　林希
逸鬳齋集攋音賴毀裂也差失也小法差失乃大法毀裂之階也此不謹
小而失大之喻次四榦楨利于城陳仁子輯注范云金性剛強故稱榦楨
榦楨剛則城之利也五為土城之象金則土子子母之道故利于城亦公
侯之位國之楨榦也測曰榦楨之利利經營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言臣經
營於君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王于作干今從宋陸王本四為下

祿而當晝君子既得其位常以法度為幹楨則可以保衛其民有所營為矣次五幹不幹攋于營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天位當幹婁萬機以正營壘而為天子始建丹業不敢自身故曰幹幹於事故攋于營也測曰幹不幹不能有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寧安也營而毀攋故無安寧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天位當夜不能為首之主幹而非幹之才則必傾其所經營矣光謂不度之人民無則焉猶幹之不幹將毀所經營不能有安也　林希逸鬳齋集幹本也所本非本則其經營者皆毀裂之矣攋毀裂也次六大度檢檢于天示象垂其範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宗廟神靈則

法故大度也既檢天下亦檢己及人聖王象之故曰于天示象也示之以象故垂其法測曰大度檢檢垂象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為天下之正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與範同五曰六居盛位度之大者得位當晝明于法制以度檢物則天之象而垂法於人也光謂君子之立法度非取諸心也乃觀象於天以垂範於世故曰天示象垂其範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　林希逸鬳齋集檢檢猶整整也範法也天垂象而聖人法之其為大法整整然可以垂後此雲濆猶天子法度之意次七不度規之鬼那嘗之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為盛陽六為七鬼七當以道規諫天下失志

之謨故鬼嘗之也測曰不度規之明察笑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為鬼所嘗故可笑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嘗音紫文即移切王曰七居過滿失位當夜是以不度之度為規制者也嘗毀笑也贊云鬼嘗測云明察者幽明同笑故互文見義光謂七為敗損而當夜小人驕溢不以法度自規鬼所毀笑將夆之禍也明察者莫若鬼人之愚者蔑天之知鬼先見其禍也　林希逸鬳齋集規圓也嘗笑也所為不以法度則鬼笑之矣嘗音子次八石赤不奪節士之必陳仁子輯注范云金稱石八東方也民亦為石石不可奪堅猶丹不可奪赤也守志如是者節士之必專也測曰石赤不奪可

與有要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執志堅固故可與有要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要一遙切范曰石不可奪堅丹不可奪赤王曰八居度之將終得位當晝必能有所執守不改其度者也光謂要約也八為禍中而當晝君子雖遇禍亂不改其度秉志堅明不可移奪故可以與之有約謂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也　林希逸鬳齋集石赤丹砂也丹砂之色不可變移猶人之守節而可必信也有要有約也有節之人必不負所約也上九積善之貸十年不復陳仁子輯注范云金為利大度之家積利救急貸與不足十終也報者已償施者無厭故其終年不得復也測曰積善之貸不得造

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造成也不得成其正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差作善今從二宋陸王本王本十作七今從諸家陸曰造至已王曰居度之終而失位當夜失度之極者也積其差失浸以乖違貸者寬緩後於時也雖十年之久亦不可復其度也光謂貸當作貣吐得切與忒同差之甚者也易曰迷復凶至于十年不克征也

地玄永首第五十三䷟ 二方三州三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永者陽繼陰而不容已也恒有二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故以不易言則晝之有夜暑之有寒窮天地而不容易者也故易之恒利貞以之自不已言則晝夜遞遷寒暑遞運亘古今而不自已者也故易之利有攸往以之言象易之恒曰常言不易也曰永言不已也三之永其道五之永其綱七之永厥體非今日而然明日而不然也今歲而然明歲而不然也常其至矣哉永 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陰家入木上中亦象恒卦此今在次常首之後今且儀舊本不易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木準同人二宋陸范王皆象恒吳曰當首象恒卦次七五秋初一當二百二十六日行張十五度於易春日恒卦九四次度首象節卦初一已行翼二度次永首次七當二百三十八日行翼九度於易春日同人卦今從之陰以武取陽以文與道

可長久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木謂之永者言是時陰氣日進陽氣日退兵陰物也故謂之武春陽生物煥有文章故謂之文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永濟於世故謂之永永之初一日入翼宿六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曰陰者刑氣故以武言之陽者德氣故以文言之武以濟文文以濟武陰陽取與之道也故其道可以長久初一不替不爽長子之常陳仁子輯注范云五行之道水先王故稱長子替施也爽差也水以平施一無過差之行故長子之常道測曰不替不爽永宗道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宗尊也長尊道德之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替作晉云古僭字今從宋陸范本長知文切水長久也有經制之象替廢也一當日之晝得永之道也先王之制立嫡以長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不替不爽萬世之常法也永久之道莫大於此次二內懷替爽永失貞祥陳仁子輯注范云火在木行從其父母可以長久火性炎上二親據之盛則害母故內替差永未自改故失貞祥測曰內懷替爽安可久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內自宛害故不可長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當日之夜失永之道也替忒之居違禮立愛以奪代宗內懷替爽之心於其長子如此則長失正善之道也次三永其道未得無咎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爲進德之人進德脩業未得居官故

言未得也脩業不倦雖未得祿其要無咎測曰永其道誠其保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永進其道故可保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三為成意而當晝君子道業已成未濟祿位者也夫君子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日新其道久而不倦雖未得福祿又何咎哉次四子序不序先賓永失主陳仁子輯注范云四承於五故稱子賓謂三也然見魁罡賓後於四四據有之故先賓也子序其父教從於五王謂一也土魁於水故永失也測曰子序不序非永方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方猶常也永失其主故非常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四近於五而以陰居陽位且當夜失其可久之道子而不居

三十四

子之次序則祭祀賓客長無主矣故先賓永失主也　林希逸鬳齋集為子而不得子之道言不知小大之序則賓主先後之義皆失之矣此非可久之道也次五三綱得于中極永天厥福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君位承上承下君臣父子夫婦道正故三綱得也三綱得正故為中極極中也必得其中受天之多福測曰三綱之永其道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綱之正人道大倫故永福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居中體正為首之主當位得晝有君之得是能使三綱皆得其中天之所助故永厥福也光謂三綱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五為中和而當晝王者正三綱

以建皇極永保天祿次六大永于福反虛庭入酋冥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上祿故稱大也上祿之人致永于福也虛庭入冥幽隱求志故首冥也測曰大永于福福亡也反陳仁子輯注范云不守以約天之故亡其福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入于幽冥作入莫冥小宋本作入於莫冥今從宋陸王本六過中而當夜小人得福之矜驕淫矜夸福終則禍至故反虛庭言無所獲也入于莫冥言不知悔懼禍釁既就則至於晦冥也次七老木生蘗永以纏其所無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火也八老木九為蘗之木三少入老火死復燃猶木老復生故居七言八也八陰為老陰謂陰中之不潤

三十五

澤所生為故能蘗生永相纏續測曰老木生蘗永厥體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枯而復生長有其身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蘗舊長至切更種按疏穀更種則必換葉老木如此謂之生蘗司馬云蘗時足切王曰七居過滿老木之象然得位當晝得其永道故生蘗蘗者旁生之栽也既有華葉復得長久始無今有故云纏其所無次八永不軌凶亡流于後陳仁子輯注范云入為禍中故凶亡也亦為老木木老則枯故不得長為軌法也不得於法故復凶也測曰永不軌其命剠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剠剪也剪絕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剠在指切司馬云剠子踏切宋曰剠翦也王曰君將極之

位而以陰居陽時且當夜是則永不法之事豈止禍其身而已亡之事乃流於後也光謂八為禍中而當夜小人長為不法身既亡餘殃流後也上九永終䂓首陳仁子輯注范云永長也䂓順也首始也家性為永九為之終始終相順故言終其順測曰永終䂓首長愷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永順於首故長樂易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䂓順也愷樂也悌易也九在永終而當晝君子之道永長樂易慎終如始首尾若一永道乃全也

地玄昆首第五十四𝌽 二方三州三部三家陳仁子輯注愚曰昆者陰陽而陽將毋同也凡以人同者合乎欲以天同者合乎理君子之於小人當否之世彼勢方盛而難圖吾力尚微而不可制異則傷同則比故同其當同則不失之傷同而不輊同則不失之比同雖而得所以同者猶難易於三陰為否之後而繼以同人蓋以五陽而同一陰也主為三陰為否之世而先以昆蓋以九陸而同二陰也若昆于井市昆于花難昆于死蓋以天同而非以人同者也昆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陽家九金上上象同人卦　胡次和集注鄭云昆舊說昆同也按昆訓同故混從之邵作陰家準同人司馬云昆戶衮切又如字陰家金亦準同人陰曰昆亦同也陰將離之陽尚昆之昆遊向同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金謂之昆者言是時陰氣已

盛將殺萬物之枝葉陽氣未去與物同昆無益無損故謂之昆昆之初一日入翼宿十一度　胡次和集注邵作十度司馬云宋曰陰氣將殺故離散萬物陽氣將藏故萬物同歸也王曰陰氣主殺將離萬物陽氣仁愛猶而昆而同之初一昆于黑不知白陳仁子輯注范云金生水一為水家性為昆水性又黑故同於黑而不知白也和其光同其塵不可以自別白也測曰昆于黑不可謂人也陳陳子輯注范云昆同之家不可別以人物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曰白智也黑愚也光謂黑以諭若濁白以諭廉潔一為思始而當夜小人但同於垢濁而不知廉潔之為美者也次二白黑菲菲三禽一角同尾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禾鳥故稱禽也陽稱三南方火陽故三禽也角以喻害也角尾昆同故知不為害也菲菲離也白黑相雜喻賢愚不別測曰三禽一角無害心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昆然同故無所害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菲敷尾切與斐同王曰得位當晝白黑菲菲分別明白之義三禽喻三八一角同尾終始皆同無相異也光謂菲菲白黑相雜貌角在首而拒鬭者也尾體之終也二為思中而當晝君子與人焉而不剸濁而不污菲菲然羣居而不亂一角者其衆得之同尾者全其終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林希逸需齊集白黑菲菲屢而

不亂也譬如三禽以一爲之首而餘皆尾之尾隨其後也故曰一角同尾言人之羣聚必有所長則不亂故其心無得而相害也次三昆于白失不黑無除一尾三角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爲進人故昆於白也黑以喻愚具明白者失於不急故有道則智無道則愚愚不可及昆同之世故天不急也尾以喻濡角以喻害無除尾角則有害也測曰昆同不黑不相親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無除此害則不得相親愛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云本除皆作除今從宋陸本章云三夜在昆之世昆貴大同而三惟昆於白故不於黑非昆之理尾角相異終始不同不能相昆故曰無除測謂不相

親也　林希逸鬳齋集昆同也白不同黑而自爲分別無交際之道羣聚而無爲之首此一民二君之意角者衆而尾者少宜其不相親也次四鳥託巢于叢人寄命于公陳仁子輯注范云三木也木在四上稱巢巢故叢也以爲雖故稱鳥爲之歸巢猶人歸於公家也無私無公君無私民所寄也測曰鳥託巢公無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均之以公故無貧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小宋本叢作叢今從宋陸王本叢古叢字宋曰公均也光謂公者道大同無彼我也四爲下祿而當晝君子能推大同至公之心以待人則皆歸往而寄命焉故曰公無貧也次五穀不穀失疏數衆雀毁

玉陳仁子輯注范云穀祿也五爲天子疏數不平也祿不以賢故失在不平也雀而毁玉猶積毁消金雖其居高不可不慎也測曰穀失疏數奚足旬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旬猶徇也言不足徇慕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小宋本穀失疏數作穀不穀失疏數王本作穀不穀失疏數今從宋陸本穀穀古字通陸曰旬均也王曰五居盛位當爲物主而以陽居陰仁且當夜不得混同之道穀爲衆輻所湊五既失道不能包容故云穀不穀也衆雀之輕積以成多必致毁玉之患如衆口鑠金也光謂穀之受輻疏數必均乃能運行五以小人而居盛位無至公之心好惡任私故讒慝並進

而衆雀毁玉也　林希逸鬳齋集穀與轂同爲車轂而失疏數之度不足爲衆輻之所容言爲主不得其道也衆雀毁玉猶積羽沉舟也主心不均則毀言日至賢者無所容矣旬均也雀毛也次六昆于井市文車同軌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爲水故稱井爲衆故稱市上施於福下歸以信故同于市井市五二僭路不拾遺家性爲昆故書同文而車同軌也測曰昆于市井同一倫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倫正也皆正合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井市者人所聚也六爲盛多當晝君子道隆德盛四海會同書同文車同軌無有遠邇混爲一類也　林希逸鬳齋集井市人所居也昆而同之則天

下皆同文同執矣一倫者一其倫類也次七蓋偏不覆晏雨不救 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為失志思不流偏故蓋不覆也晏雨以喻盛也雨盛不救君德不隆也測曰蓋偏不覆德不均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如蓋不覆故不均平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覆蔽文功覆燾之覆司馬云覆蔽救均下至同晏晚也晚而得雨則稺者昌而稙者傷矣七為敗損而當夜小人之德不能大同同心頎辟有愛有惡如蓋偏則物有不覆者矣雨晚則禾有不救者矣次八昆于厄難乃覆之安 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木也家性為昆忠同於九故以金為厄難也覆愛均同故安也測曰厄難之安素施仁也 陳仁

子輯注范云世教均同故不長於九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八為禍中為能為利豫有危難之象然當日之晝居予來以昆同之道汎愛容衆一視同仁故危難之際能庇覆於物使之就安上九昆于死棄寇遺 陳仁子輯注范云九金也金尅于木故為八寇也家性為昆同死生之事欲棄其忘以防於難入九既未亂八為尅七來抑之八盛金衰為母執仇則違其寇也測曰昆于死棄厥身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見急無救故自棄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違以配王曰棄身見寇為之甚也光謂為惡不同同歸于亂乃屯禍極而當夜故有是象

入玄減首第五十五 ☰ 三方一州一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范曰減者陰盛而日損于陽也天下事當損而損與不當損而損皆過也故損人欲以益天理損上而益下皆當損也反是則非所當損而損矣易損之六爻皆所當損也一曰酌損二與上曰弗損四曰損其疾五曰無損而有大益皆得損之宜也獨六三則以損一人言蓋以下卦三爻之乾益上卦三爻之坤是損陽以益陰者也玄於陽盛則喜其增於陰盛則疑其減若減疾者善減若心減減之云乎其不足矣于減 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玄陽家一水下下象損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水準損入減初一四十一分一

十七秒處暑氣應次九日舍軫陰氣息陽氣消陰盛陽衰萬物以微 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水謂之減者立秋氣終於此首處暑氣起於此首之初一斗指申表則用事陰日已盛陽日已衰萬物減損故謂之減減之初一日入翼宿十五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作陰息陽消小宋本作陽陰息氣消今從宋陸范本初一善減不減冥 陳仁子輯注范云一水也善減自損也不減者不能自損也常能自損若水之性內自滲下入不見之故冥也測曰善減不減常自沖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當自沖虛故冥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陸曰沖虛也光謂一為思始而當晝常自損

沖善減者也自損者人益之故不減一為下下善減之謙不減之益皆在
冥昧之中人莫得而見故曰冥次二心減自中以刑于身陳仁子輯注范
云二次也亦為陰位陰中之大光而不突故減自中也大為心故形見也
心而自損故見身也測曰心減形身困諸中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內自因
晉承之中心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形作刑今從范王本人之
進德修業必自躍於心然後顯著于外二為思中而當夜志先減矣德業
何從而益乎是其中先自因也子謂冉求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
次三減其儀利用先于階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為進人必其當進故先自

四十二

損損己益人故減其儀也無德不離必至於四從四承五位當公侯故登
階陛有光榮也測曰減其儀欲自禁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自守以約禁己
之非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三為下上為思終為進人居上則多驕盈
思終則形於外發於儀貌矣減其儀者自貶損禁約也階者所以進己自
損而得進有光輝也次四減於文貶其位陳仁子輯注范云人治也金性
剛強而在陰位言減於治不重不威故貶位也測曰減於文無以莅眾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君為儀表以德威民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文
作乂今從二宋陸王本文與乂同音范曰乂治也光謂四為下祿而當夜

小人不勤於為治無以臨眾則不能保其祿位矣故曰減於文貶其位次
五減其黃貞下承于上寧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天子處于中央故稱黃
也居中得正故貞必正其道為下離附故減貞也臨長四方故曰下承承
天以禮時節和調故上寧也測曰減黃貞臣道丁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丁
當也臣致於上故道當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減其黃貞今從諸
家范曰丁當也王曰得位當盡能為減主又得黃中貞正之道眾所歸
故下承于上而獲安寧之福也光謂中和莫盈乎五故曰黃以陽當位故
曰貞天盈極則衰不可不減臣用此道以承其上乃可自安故曰臣道當

四十三

也次六幽闇積不減不施石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水故稱幽施祿及下
故曰闇積家性為減減而不施故謂之石測曰幽闇不施澤不平也陳仁
子輯注范云不施如石故其恩澤不行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施失豉
切范曰六為水故積幽小宋曰大闇曰闇光謂六與家性皆為水故曰幽
六為上祿故曰闇又為盛多為極大故曰積君子當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今乃不減不施其頑如石故曰澤不平也　秋希遠屬齊集幽微也闇大
已無大無小皆自積聚而不能減損以施人其頑如石不知稱物平施之
道也次七減其疾損其郵厲不至陳仁子輯注范云郵憂也厲危也七失

也為水所尅故為疾也家性為減毋則損之疾除憂解所惡者消危懼之難故不至也測曰減其疾不至危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所害以除故不至於危亡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危曰卹憂也屬危也王曰也居過滿危之道也而得位當晝是能自減其疾患損其憂戚則厲無咎而至矣光謂之為禍始而當晝在於減家故有是象易曰損其疾使遄有喜次八瀏遄遄減于生根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木也秋木始衰瀏沐也遄遄沐衰之貌木衰而憂故不遄遄生根見減故益憂也測曰瀏遄之減生根毀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秋木衰落故根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無下遄字

四十四

今從宋陸范本瀏音留又力久切遄音速范曰八木也秋木始衰瀏沐也遄遄沐衰之貌沐古流字光謂入為木為沈天為疾瀏為耗為剝落沈天秋冬之交也木之所以生者根也所以榮者滋液也今滋液下流遄遄然減其資生之根則何以復能發榮乎上九減終利用登于西山臨于大川陳仁子輯注范云九最後故減終也在西為金故曰西山也金生於水故積大川也山下下有川故相臨也登山復高能自損減故利也測曰減終之登誠可為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減道以令復不至險以消散也臨於大川以救昝墊誠可為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在西為金故曰西山

金生水故曰大川光謂物極則反故減終必增登山臨川以高臨下也西者物之成也夫登高臨下鮮有不危以君處之故可為也章云九畫為減之極九為金亦為上山故稱西山君子處極則知其變今減必增故利用登高山臨大川謂能復其高大也故測曰誠可為也

太玄唫首第五十六☰三方一州一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易曰唫者唫與陽不交而物悲也蓋三陰為否之時也天地不交則萬物兒男女不交則萬世絕君臣不交則萬化息凡陽交於陰而生蹄角之類也剛交於柔而生根荄之類也陰交於陽而生羽翼之類也柔交於剛而生枝榦之類

四十五

也易以天地不交為否主以陰不交為唫凡唫于血唫于穀唫于體唫于不雨陰不交陽然乎然唫陳仁子輯注范云唫玄陰家二天下中象否卦

胡次和集注鄭云唫舊音欽噤也又吳今切撿匠今切者不寒而口噤也吳今切者寒噤而呻吟也首以噤閉為義則音欽乃合經旨也司馬云陰家大準否陳音欽又音琴小宋吳皆巨錦切說文口急也與噤同今從之陸巨唫閉塞也陰不之化陽不之施萬物各唫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火謂之唫者言陽在於上陰在於下乃今以同陰陰之初一日入軫宿三度　胡次和集注鄭作一度司馬云九陽施其精陰化其形萬物

乃生處者之氣陰不化陽不施萬物各閉塞之時也初一陰不于大八婦

處陳仁子輯注范云一為下人而在陰家既不出於婦處也測曰陰不

于人所違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志不大夫故人所違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

云子與其同王曰陰閉而不與擾物大夫而劫婦人之處室光謂一為思

始而當夜處乎窮下君子思道所以及人今乃陰而不與若大夫而婦處

也夫孤立無親則人皆違而去之故曰人所違也次二陰于血資乾骨陳

仁子輯注范云血以喻濡二火也故乾陰中之陽故稱骨也為陰故無濡

潤之所施也測曰陰于血臒肉肥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臒肖而自肥也

四十六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臒作膢呼縛切諸本皆作臒小宋音具吳音衛

今從之王曰、其血以資乾骨以自肥光謂二為思中而當晝

能畜其德以潤其身者也大學曰富潤屋德潤身次三覩不交其設陰無

辭陳仁子輯注范云三者陰家之陽而在陰世故樸素也覩無容飾不能

交人其設有聲而無辭也測曰覩不交人道微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能

交人故微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王本無曰字今從一宋陸本[illegible]

去吳切吸魚記切范曰其設有聲而無[illegible] 」 [illegible]主於從絕乙光

謂三為思終而又為成意思慮既成則言貌可以接人也其而家性為陰當日

之夜而閉塞而不交則人道幾乎絕矣易曰節之九二不出門庭凶注

陰其穀不振不俗眾老及族陳仁子輯注范云[illegible]而在陰家祿不

施賜又不振救旅類之老頑俗從宜故為眾也測曰陰其穀不得相希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也之陰閉故不得相希望也次五不中不督腐薉之畜

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天位當家之陽故不中不督也歛斂不中故腐畜

腐、測曰不督其陰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貪而不予故為非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曰祿以待賢廩以紅流腐薉猶畜其陰非也九謂

督亦中也君子積而能散可陰則陰可施則施五居盛位家性為陰當日

四十七

之夜失其中道故腐薉而猶吝畜也 林希逸腐齋集督衣縫之中也不

中不督言不中道也積而不能散雖腐薉之物亦吝畜之此陰閉之道

也方六眾涌 千陰于丘園陳仁子輯注范云六水也故為泉源洋洋大

水之貌也丘園以行高也水性就下故陰太高測曰泉源之陰不可識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所施唯[illegible]人何識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宋陸

王本識作職今從范本范曰六水也故為泉源丘園以喻高也光謂六為

盛多為極大蓄水於高待時而施將所 [illegible]乃所以為其日

之澤故不可識也次七陰于體黃肉綴陳仁子輯注范云體謂綴實相連

君子孫也七為失志失志無道陰於親親內不相附故骨肉毀也測
子體骨肉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九族不睦故傷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
云王本黃肉毀作黃骨肉毀今從宋范陸本七為消為敗損而又當夜黃
中也骨肉在中故曰黃肉夫氣血所以養體也陰而不及於四體骨肉毀
傷失恩澤所以峻親也陰而不及於九族則內外乖離矣次八陰遇禍禱
以〻　畜仁　注范云八為禍中以五為牛未既於上故為禍也牛以
解禍無復其　〻性陰當在六不施八六子也故過其禍也測曰陰遇禍
大實當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牛為大實請禱實禍故當也　胡次和集注
司馬云范曰牛為大實王曰雖遇陰招禍而能禱之以牛以解其凶光謂
八為　而當日之晝故曰禱以牛解不變實以解禍其道當
也上九　乾腩陳仁子輯注范云九金也金生水家性為陰陰而
不施故不雨也〻〻　宜而不雨信當招禍無潤施民如腩之乾無恩澤
也測曰陰不雨何可望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陰無潤故無可希望也　胡
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莩信也王曰九居陰極而當夜陰陽俱閉故不雨
光謂潤澤既竭而無望信乎肉乾而為脯　〻〻之物摩也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三十　十二先

玄　太玄經八

人玄守首第五十七𤣥三方一州一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守者陰
與陽不交而峙立也亦否也夫陽薄陰則繞而為風陰內陽則奮而為雷
陽和陰則為雨為露陰和陽則為霜為雪皆非角立而互守者也玄象否
有二曰陰　逢二火之陽形容二氣不交之用曰守者以陰迎三木之
陽形容二氣　人之體言迷自守言羣陽不守言其守實是不交而固守
者然也守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玄陽家三木下上亦象否卦胡次和集注
司馬云陽家木亦準否陰守戶陽守門物莫相干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
於木謂之守　二氣相對上下否隔各守其位故謂之守守之初一日
入彰宿六度一　一閑朋腩守元有陳仁子輯注范云閉塞也朋黨類也腩
戶牖也元者善之長也有其身而閉黨腩守其身之善者則守家之道也
測曰閑朋腩善持有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守一不移持有善道也　胡次和
集注司馬云王小宋作閉明腩守元有今從宋陸范云范云朋黨類也光
謂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言心有所戈刂勿〻ミ頁且之牖者所以窺
外也元始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一為日

而當晝能閉外類之誘守其始有之性者也次二迷自守不如一之寸陳仁子輯注范云二陰位也亦有目日在阝中去ㄙ也辶示自守本行不正故不如一守身修善能持正業也測曰迷自守中無所以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以用也不先自守故無所用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曰以用也無所用自守也王曰一守其迷二守其道故不如一之所有也光謂二為思中而當夜誘於外物迷而失其所守者也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次三無畀無得往來默默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為進人當進德修業以及於時家性為守故能檢身不求於人無畀無得無咎無譽常自循守故默默也

二

測曰無畀無得守厥故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默而自守故守其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三為進人為自如為成意當日之晝德成於内能守而勿失者也外物之往於我何畀外物之來於我何得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也易曰無畀無得往來井井次四象有守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為戌為狗象似也艮雖也似能雖人者若弱狗也有狗之名而不能御故言似也測曰象艮之守廉無恫也陳仁子輯注廉察而已不恫有之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象陸本象艮有守作象貌自守小人又艮：艮說有守今從王本恫與恬切宋曰貌音狗陸曰恫禁禦也言象狗不能有所廉察禁禦也六云

象似也若弱狗也光謂貌音狗當云艮為狗字之誤也象狗猶言象[illegible]也鄭云守艮雖奴旦切艮為山為狗夫狗之能吠乃非山之能雖也易坎水為雖則艮山亦為雖故曰艮雖也次五守中以和要侯貞陳仁子輯註范云五為天子守中和之道以有其國諸侯之正主也故貞以道正國国人所歸雖處要荒莫不畢至故曰要侯測曰守中以和侯之素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侯君也居中以正君之素所修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宋陸本守中以和作守中以一和王本要侯貞作要侯之貞今皆從范本范曰五為天子守中和之道也諸侯之正主也光謂素向也中和莫盛乎五守

三

中和之道以要約諸侯諸侯之所取正而歸向也次六車案軔圭壁塵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上祿下之所奉事而案軔不通神明不來不往告祭不時故璧圭塵也測曰車案軔不接鄰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澤不遠彼無所接及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接作交今從諸家軔而振切小宋曰軔礙車輪之木也禮諸侯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執守失貞不接鄰国車輪案軔以塵行圭璧生塵而不用光謂家性有守六過中而當夜自守大過者也　林希逸鬳齋集軔礙車輪之下也上言車為軔所止圭與璧皆積於塵埃之中此閉吝而不與人交際者之喻次七君陽不守為子

之貞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陽世皆陽故稱羣也爲六所尅故不守守身
求三三是其世因三問二所介者遠在守之世白似而已故男子之正也
測曰群陽之守守貞信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守正無欲故貞信也、胡次和
集注司馬云王本群陽不守作羣陽不字今從諸家章云七畫爲少陽而
處陽家得其類故稱羣也在守之世執操不偏以全陽德故不字育乃得
男子正能守其正人所信服故測曰守正信也次八臼無杵其碓舉天陰
不雨白日毀署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木也故有舊杵之事亦陰陽之道也
天不雨草木枯槁故毀署也測曰臼無杵其守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碓
杵不用故貧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碓丁潰切機舂也蓋以機舂與掘地
斷木者異故曰臼無杵其碓舉舊音外者乃是碓字確磨也不可舉司馬
云王曰臼而無杵守之而終無所用舂而不下守之而終無所咸光謂其
碓舂無米可舂也天陰無雨無澤可冀也八爲禍中爲耗故有此象　林希
逸屬斋集有臼而無杵不舂米也其碓舉而不下無所碓也天陰不雨澤
不下流也白日宜熱而陰晦之故曰毀署比貧不得時者之喻上九與荼
有守辭于廬首不殆陳仁子輯注范云荼白也廬黑也九西方故白以類
相求故辭黑首也守道之家四方無虞娶民得人不用旅力故白首之人

丞列位也測曰與荼有守故愈新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老見任曰以親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荼同都切茅香也人頭白則似之司馬云宋陸本作有
荼有守測作其荼其守今從范王小宋本荼音徒宋曰愈猶勝也范曰荼
白也廬黑也九西方故白光謂荼茅秀也其色白九爲禍終而當晝能悔
其禍者也故思老成白首之人與守其故道而辭去黑首譎言之士則国
家不至於危殆也秦誓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
不違我尚不欲

入玄翕首第五十八☰

三方一州二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翕者陰
盛而物以合也陽爲吐氣陰爲含氣吐氣主舒而生物含氣主聚而成物
故大簇之氣應而草木萌動夷則之氣應而禾乃登生於春成於秋一噓
一吸孰從而詰其故易以一陰而伏二陽之下將卑巽而入故曰巽玄以
三陰居四金之會將翕合而入故曰翕若翕冥若翕其羽若翕其腹若翕
激翕云乎哉翕云乎哉翕陳仁子輯注范云入玄陰家四金中下象巽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金準巽入翕次五一十八分三十四秒白露
氣應日次壽星斗建酉位律中南呂陸曰巽者入也翕亦入也王曰翕合
也光謂巽爲鷄故翕多飛鳥之象郡云陰家準巽陰來逆變陽往順

化物退降集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金謂之翕者處暑氣終於此首之次二白露節起於此首之次三陰上為逆陽下為順萬物日衰故曰退也降集自歛也故謂之翕翕之初一日入軫宿十一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宋陸王本陽往順化作陽往以順令從范本宋曰陰來從下故以逆言之陽往從上故以順言之光謂陰升而害物故曰逆陽降而育物故曰順章云陰乘其王逆以從變陽既乘衰去以順化物咸退集将就其成衝曰翕也入錯曰翕也内悉其義也初一狂衝于冥翕其志陳仁子輯注范云翕順也水性流行無內不入故稱狂衝初發自源衆衆然故謂之冥波蕩順志不拘於法水之性故言順其志也雖欲逍遥天不之茲陳仁子輯注范云水之流行是天之性雖欲逍遥天之不順故曰天不之茲茲此也言不令如此也測曰狂衝于冥天未與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水宜流行天未與之逍遥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翕其志作以翕其志不作下令從范本范本消揺作逍遥令從二宋陸王本逍揺與逍遥同王曰茲古滋字光謂一為思始而當夜小人有不善之心狂蕩衝激於冥昧之中翕歛其志未形于外逍遥自縱適之貌言雖欲縱適其志天未之與不得滋長也次二翕冥中射貞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平人不隱不仕

六

故曰翕翕順也中中心也順其中心自逝念遠不違正道故貞家性翕順每自順從冥也測曰翕冥中正予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予我也我謂二也言二王處中正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正予作王弓今從諸家予與與同二為思中而當晝君子有善心亦翕歛於冥昧之中如射之有志正已而發發無不中故曰射貞正予猶言惟正是與也次三翕食嘬嘬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為進人順意欲上禄食於四嘬嘬食疾之貌也疾於仕進違於雅譏故嘬嘬也測曰翕食嘬嘬利如舞也舞章作無　陳仁子輯注范云所利不方故如舞也胡次和集注鄭氏云嘬舊楚快切礼記注云一舉盡當也故為食疾之貌司馬云嘬楚快切范曰嘬嘬食疾貌王曰嘬嘬盡饕貪之甚也欲利之速如舞之赴節光謂三為成意而當夜上近於禄小人見禄貪而務入無所不至　林希逸鬳齋集嘬楚快切翕食貪良也嘬嘬貪食之貌也小人多貪見利如舞無所不至矣次四翕其羽利用舉陳仁子輯注范云羽朋友之用稱善相翼之謂也五為土土生金親近於五常見舉用故利也朋友相翼進在禄位有似叔牙之相管仲也測曰翕其羽朋友助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朋友者朋助之謂也朋友相衛是其力助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四為下禄又為外已當日之晝如鳥翕其羽利用舉

七

士得朋友之助利於進也次五翁其腹辟金穀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天位而在翁家翁歛順志故其口腹無施禄之意金穀辟藏專足於己故翁其腹也測曰翁其腹非所以譽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自翕以欲故作貞舉之君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范注云金穀辟藏專之於己讀爲襞積之襞也必益切一說讀爲癖積之癖是腹病故曰翁其志辟金穀匹亦切司馬云范王小宋本辟穀皆非作辟金穀今從宋陸本范小宋本譽作舉今從陸王本五爲中禄又爲腹而當日之金夜但能翁其福禄以自與者也故曰翁其腹夫自與者人必奪之此乃辟福禄之道也況金名何從而得之次六黃心鴻翼翁于天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爲五心五處中色黃故黃心也位尊心正所任必賢故翼鴻也臣賢君明下順於上故翁天心測曰黃心鴻翼利得輔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鴻翼之正臣相輔助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六王本利作和今從范本六爲中正故稱黃鴻鳥之飛高者也六又爲盛多居福之隆當日之晝君子以中庸爲心輔之者衆如傅鴻翼其高飛無不至矣　林希逸鬳齋集黃心得中也鴻翼大翼也翁于天者合于天也得大中之道而合于天賢者之喻也次七翁繳惻惻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繩爲射射用繩者繳之謂也七爲失志又爲飛鳥鳥而失志故高飛飛而

遇繳欲去不得故惻惻也惻痛心也測曰翁繳惻惻被離害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飛而遇繳故離害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繳舊音灼按矰繳者矢有絲也以矰矢射之而繳絲繫之則飛鳥墜矣詩云弋鳧與鴈是也翁繳惻惻謂順繳而下其心如此也被離被蒙也離遭也司馬云繳音灼范曰七爲繩爲射射用繩者繳之謂也光謂七爲禍階而當夜故被離害也　林希逸鬳齋集繳音灼以繳取鳥爲人見之惻惻然而見利者不顧他日必自離害也次八揮其罦絶其罬殆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罔罟而在八前故有罦罬之難八爲青龍龍遇罔罟必免其害故絶罬也罬絶罦敗所絓不禁故有殆也揮而去之何穢之有也測曰揮罦絶罬危得遂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離罔而去得遂龍之志矣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揮與揮同罬古縣切王曰罬可以自危雖不至於終凶亦殆之其小宋曰罦覆車也罬罔也光謂八爲禍中而當晝故得免也　林希逸鬳齋集揮與揮同罬古縣反罦覆車也罬網也小人以罦罬害物一旦揮絶而去之則雖危而可以自免矣此爲悪而知悔者之喻遂安也上九擢其角雖用抵族陳仁子輯注范云九爲兵爲極禍抵擊也金稱角喻刺害致禍擢而去之故擊其族類也測曰擢其角殄厥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殄絶其族類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掀舊音觝按訓繫之掀從氏訓距之掀從氐俗書訛宜
别之司馬云王本族作撲今從諸家掀音觝范曰掀繫也王曰揮其角以
拒物物所同惡光謂九為殄絕為猛為角而當夜禽禍不已至於窮極猶
欲用猛取勝故至於絕族也

人玄聚首第五十九　三方一州二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范望曰聚者
陰盛而物自歛也天地閒氣有發舒必有收歛故雷之鳴也而收水之生
也而涸蟲之蛸飛也而坯戶果蓏之華秀也而成實此歸根復命之時昔
也動而舒今也靜而聚易以坤順兌説陰據於上而為萃玄以陽微陰盛

陰升於上而為聚月令曰多積聚玄經曰萬物崇聚時為之也聚陳仁子
輯注范云入玄陽家五土中中象萃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土準
萃入聚次七日舍角易曰萃王假有廟故聚多鬼神之象陰氣收聚陽
不禁禦物相崇聚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土謂之聚者言陰盛陽衰
萬物衰落陰氣收取而崇聚之故謂之聚聚之初一日入軫宿十五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崇亦聚也章云陽能生育而不能畜聚陰能畜聚而
不能生育今陰氣已盛故萬物崇聚衝曰聚集錯曰聚事慮也悉家性之
義初一鬼神以無靈陳仁子輯注范云一宬在下故稱鬼神神視之無形

故言無如無所見故靈也謂無形而言者也測曰鬼神無靈形不見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形之不見故鬼神也　胡次和集司馬云見賢遍切王
曰鬼神以無形為靈陳曰聚者陰氣收聚萬物衰落有形復於無形故鬼物歸
其本本無者非靈而何夫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聚而為物散則無形故鬼
神以無形為靈也光謂一為下下又為水幽深之象也　林希逸鬳齋集
鬼神之靈以不可見也次二燕聚嘻嘻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平人不隱
不仕居於世間家性為聚故相收會燕飲嘻嘻取樂而已也測曰燕聚嘻
嘻樂淫衍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樂而無節故淫衍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
范本愆作衍小宋本作衍今從宋陸王本二為思中為平人當夜相聚宜

樂過則咸愆次三崇其高年群鬼之門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為門宗尊也
高年可高而宗也鬼歸也進德之人修業及時當為王臣故群歸其門也
測曰宗其高年鬼待敬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賢者所歸故待之以敬也　胡
次和集注司馬云二宋陸王本皆作宗其高年今從范本范曰三為門　林
希逸鬳齋集宗尊也高年之人能尊敬之則其心可以事鬼神矣次四牽
羊示叢社執圭信辟其左股野陳仁子輯注范云家性為聚三木也木聚
故稱叢五土而封聚故謂之社三亦為震震為股四為羊五為天位四為
公侯公侯執圭故牽羊也社稷之臣故言叢社也圭以為信亦股肱之臣

也股肱左辟故野也測曰牽羊于叢不足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奉羊進
君非勞苦之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信其左股作信辟其左股
測曰不足勞也今從二宋陸王本信與伸同羊中牲也依叢林而爲社鬼之
微者也執圭重礼也拜當伸右股四當日之夜雖有福禄不能用之如牽
羊但示于叢社而已不足榮也執圭而拜乃伸其左股不免於鄙野也次
五鼎血之蕕九宗之好乃後有孚陳仁子輯注范云孚信也蕕臭草也五
爲天子故有鼎俎血食之祭九宗群會燕好肅敬不違於道然後相誓以
忠信也測曰鼎血之蕕信王命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王之命以信爲本
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蕕音由左傳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好呼報切九
宗之好謂群會燕好也司馬云王曰蕕與槱同謂薪燎也　林希逸鬳齋
集蕕與槱同欲薦血而薪槱之熟之也既祀而享其九宗以誠意相好乃
有後也以王命而從事者其心亦如此誠信可也次六畏其鬼尊其禮狂
作昧淫亡陳仁子輯注范云亡無也昧迷也淫爲淫祀也不正称狂六爲
宗廟郊社天地告事於廟敬鬼神而遠之故迷淫亡也測曰畏鬼之狂過
其正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畏敬鬼神大道正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
本眛作昧今從二宋陸王本王曰眛者目無所見也狂瞽而求淫祀亡則

冥馬重云六夜小人之道也在聚之時淫祀鬼神妄有所禱不從其法故
曰暗昧過礼所以淫亡測曰礼過其正也次七竦萃于丘冢陳仁子輯注
范云七謂下山山而下者丘冢象也火在水上故竦火性炎上故萃丘冢
也測曰竦萃丘冢礼不廢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恒自竦惧不廢礼也　胡
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竦敬也光謂七爲高爲礼又爲禍始而當晝以敬
而聚於丘冢葬以礼之象也次八鴟鴞在林咬被衆禽陳仁子輯注范云
八爲林七爲鳥害咬怒故鴟鴞也鴟鴞賊鳥所在衆禽所避賊人所在衆
賢亦所悪故咬之測曰鴟鴞在林衆所咬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善悪相害
故衆怨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咬舊於交切一作吠一作笑按注云怨也
作咬者是也鳥怨噪曰咬故字從狠戾之戾而音如之咬咋犬声多以言
衆禽則不類矣笑古作咲咲轉爲咬咬轉爲咲皆字誤也咲轉爲笑失真
益遠司馬云宋陸本咬作吠王本作吠今從范小宋本咬於交切多声也
王曰鴟鴞悪鳥聚中林必爲衆禽所噪也光謂八爲禍中而當夜小人悪
声已著如鴟鴞所在之林衆禽必聚而譟之上九垂涕累鼻聚家之𧰼陳
仁子輯注范云金生水也九最處高故稱鼻鼻中之水而從高落故涕垂
也家性爲聚𧰼者類也朋黨相追累然相連也測曰垂涕累鼻時命絶

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位終沸無繼命之象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曰彙類也九謂九為禍極為珍絕加君子生有令德其死也哀趙文子成室曰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此之謂也

太玄積首第六十三　三方一州二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悉曰積者陰盛而物自富也夫氣一翕則聚物一聚則積此自然而然也凡動植之物本乎天而生者著乎地而成出乎震而館者說乎兌而聚萬寶之成萬物之盈生生職職莫不知其所為使月令之趣民收歛多積聚積之者雖天也亦人也易之大畜自大壯而變者也二陰居上而畜陽玄之積自吝而致

也三陰居上而侵陽一之冥積四之積善九之積非其積不同而其所以積一也積陳仁子輯注范云入玄陰家六水中上象大畜卦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水準大畜卦同陰將大閉陽尚小開山川藪澤萬物攸歸陳仁子輯注范云川林澤物之所歸行屬於水謂之積者言是時陰氣盛上陽氣尚微見山川林澤物之所歸積聚其中故謂之積積之初一日入角宿三度　胡次和集注邵作二度司馬云王曰山藪所以畜藏萬物也凡謂陰盛陽微萬物極陽之末盡皆歸藏於山川藪澤委積其中也章云陰陽異運無貿可窺假物為形以知消長今斗指西方陰大閉塞物見信正當屈舌緘口而

以首積陽末全盡往積在內衡曰積多財錯曰積也多悉其義初一冥積否作明積基陳仁子輯注范云一比心也故稱冥否不善也謂秋物衰也萬物衰落故言不善積衰落之物以備明歲故作明基言為明年之基業也測曰冥積否在惡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所積不善故在惡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六本始而在惡作已而在惡范本無已而字小宋本無已字今從王本基作資今從諸家否音鄙范曰否不善也光謂一為思始而當夜小人積惡於幽而取禍於明故冥冥之惡乃所以為明罰之基也次二積不用而至于大用君子介心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心陰家之陰故稱君

子積善之家雖不見用積善餘慶終於大用也介大也雖不見用君子猶大其心志以俟時也測曰積不用不可規度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大人之心不可度知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度待落切范曰介大也宋曰積久不用明德深藏果遇其時至於大用光謂二為思中而當晝君子積善於中困於下位不為時用然積之不已其用必大君子廣大其德心而已不汲汲於求用也次三積石不食費其勞力陳仁子輯注范云石為四也在三之上故為積石石曰不食故費力也測曰積石不食無可獲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雖積非飴故無獲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三為思上而當夜費心

於無用勞心於非務如積石之不可食勤而無獲也次四君子積善至于
車耳陳仁子輯注范云陰家之陰故稱君子家性為積積善善益積惡惡積
四者陰位而在陰家故積善也積善成名故車生耳測曰君子積善至
于蕃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蕃車耳也車服有章以顯賢也　胡次和集注鄭
云蕃方煩切注云蕃車耳也按贊言至于車耳測言至于蕃則蕃為車耳
可知也服虔云曰車有藩曰軒杜預云軒大夫車也測曰至于蕃則蕃為車耳
謂至于乘軒也司馬云小宋本至于蕃作至于大藩今從諸家王曰蕃謂
蕃庶附袁切小宋曰蕃車耳也數袁切光謂車耳兩轓也至于車耳言其
盈積著見也次五藏不滿盜不贏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君位雖在積家
陽道不足故不滿也積善多福故不致盜也測曰藏滿盜贏還自損也陳
仁子輯注范云多藏必自亡損已之謂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藏作
減今從諸家作藏徂浪切五居尊位受盛福不勝德施而蓄積無已過足
為盜之贏利也秦積敖倉為楚漢之資隋積洛口為李密之用皆其類也
次六大滿碩施得人無亢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大水水滿則盈故碩施
也施祿及下故得人無亢言得天下之人無與亢對也測曰大滿碩施人
所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言來致于人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亢作

方今從諸家施式豉切王曰六居盛位得時當晝所積大滿而能大施以
濟於物故得人皆歸之其道無窮也光謂財散則人聚故得人也亢敵也
詩云無競惟人斯無敵於天下矣次七魁而顏而玉帛班而決欲收冦陳
仁子輯注范云魁藏也顏見也玉帛者決以其欲而果決致冦也測曰魁
而顏而盜之招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多藏厚亡欲招盜也　胡次和集注司
馬云范本招作收王本決作抉今從二宋陸王本魁者言其首出也顏者
言其顯著也班布也七為禍始而當夜積蓄不已首出顯著玉帛布列雖
可以竊一時之欲而不知盜乘其後也　林希逸鬳齋集魁大也顏露也班布
也自夸大自眩露而玉帛班布而示之人斷可以致冦也收者致之之意次
八積善辰禍維先之罪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木也木到秋逢戾霜為之作
禍非己之罪也此乃火爍金故也金到秋而始於木者木乃為火高祖父
故致此禍乃己之罪也測曰積善辰禍非己辜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罪由
先人故非己之辜也之辜也集注司馬云小宋本辰作辰今從諸家辰時
也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八為禍中當晝自雖積善而遭時之禍蓋其先
人之罪也上九小人積非至于苗裔陳仁子輯注范云玄孫之後稱苗裔
陰家之陽故言小人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九而積非先赴於木故木赴

土則金之玄孫也惡之大者乃至苗裔之家況於土也測曰小人積非禍所戮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積非之人禍所委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苗作亡小宋本作留音廸今從宋陸范本戮古委字范云惡大者乃至苗裔之家先謂積非之極遇禍之窮禍所委積故延及苗裔也

玄飾首第六十　三方一州三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范云飾者陰也陽而若有所繪也凡物有素地而後可施五彩人有美質而後可加文飾故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陽能生於先故陰能飾於後玄之飾象易之賁者也前以陽之後而閒以陰則表其爲文今以陽之内而外以陰則表其爲飾皆以二氣相盪而生也易之賁自否變者也下躰以一柔文二剛上体以二柔文一剛故曰賁玄之飾亦自否叙者也陰居於西而白陽退北而黑故曰飾玄曰出入有飾測曰無質先文蓋以陰飾陽也

飾陳仁子輯注范云入玄陽家七火上下象賁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火準賁入飾次八三十六分一十五秒秋分氣應故象準兌兌爲口舌故飾多言語之象林希逸鬳齋集陰白陽黑分行其職出入有飾白黑相錯所以爲文飾也分行其職各致其用也即剛来文柔柔来文剛之意陰白陽黑分行其戢出入有飾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火謂之飾者白露節終

於此首之次五秋分氣起於此首之次六斗指酉南呂用事陰升治西故言白陽退於北故言黑陰陽分職所主白黑相襲故謂之飾飾之初一日入角宿七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諸家厥作其今從宋陸本宋曰陰氣治於上故以白爲飾陽氣入治於下故以黑爲飾陸曰陰時治西故言白陽退於北故言黑王曰白爲見黑爲隱白黑分形飾之象也章云陰氣肅殺于金氣之方故稱曰陽氣伏潛而不見故稱黑白黑之氣分行各有職守白黑出處煥若文飾衡曰飾裏也錯飾自好悉其義也初一言不言不以言陳仁子輯注范云一陽家之象故稱君子君子之道非法不言以道

自飾不虛文也測曰言不言默而信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非法不言故道默而信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贊辭止云言不以言今從諸家一爲思始而當晝君子内守其至誠沉潛淵默以不言爲言所以然者不言而信故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次二無質飾先文後失服陳仁子輯注范云二陽家之陰小人之道也無質而飾文以取容故失服也測曰無質先文失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無質而飾故失貞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貞作眞今從諸家王曰無其本質欲以求飾雖先以文求後必失其所服光謂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内無誠實徒事外飾其始則

文采信美矣終則失其正服也服以喻德之於形外者也次三吐黃酉舌柑
黃聿利見哲人陳仁子輯注范云哲人謂五也黃中也舌言也聿述也三
爲進人而在火行火燥而進當上於四四爲公侯之位吐出中言柑畫道
述以奉於五故利見也測曰舌聿之利利見知人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因
四奉五利見智德之人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范本吐黃舌皆作吐
黃酉舌今從小宋本宋陸本柑作柑今從范王小宋本柑渠廉切知與智
同柑執也聿筆也君子發言著書不失中道惟智者能知之愚者不足語
也法言曰言心声也書心畫也声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次四利口哇哇商
人之貞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爲利口哇哇展轉之貌也貞正也大人不言
言必有中口舌展轉不可反覆此蓋商賈之正也測曰哇哇之貞利于商
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哇哇之言商人之利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
利舌哇哇范小宋本作利口哇哇今從王本哇烏佳切王曰文飾虛辭以
衒嚚故爲商人之貞而非君子之正道也光謂四爲富而當夜故有是象
次五下言如水實以天牝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天子水善下人故其下
言赴下如水所以獲尊位實如天子以牝守之故曰牝測曰下言之水能
自冲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能自虛冲故致尊位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

本牝作北今從諸家小宋曰剛處於中能自虛懷聽其讜議從諫如流何
有不納光謂牝谷也天牝謂海也五居尊位而當晝能自下以納人言如
此則人爭以善道告之如流之實海也海自下而百川赴之故能成其大
君自下而衆善歸之故能成其聖林希逸鬳齋集天牝海也從諫如流如
水下而歸海也實者盛之意也冲謙也次六言無追如柳亦飛如大人震
風陳仁子輯注范云如柳皆辭也六爲上祿施乎民慶賞刑威言不可追
言出如飛發動震衆故震風也測曰言無追如柳亦揚也陳仁子輯注范
云福之柳揚實難知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大人謂在貴位之人六過中而
當夜失言者也一言之失駟不及舌故曰言無追如清之而愈濁者口也
雖欲抑之已飛揚矣故曰柳亦飛如況夫威福在己發口一言疾如風霆
爲物休戚可不慎乎次七不丁言時微于辭見上疑陳仁子輯注范云丁
當也七爲失志之主不可正諫故不當言時事也微辭依遠以見於上望
上自疑反正道也測曰不丁言時何可章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風切而已
不可章灼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無不字今從諸家見賢遍切
范曰丁當也風切而已不可章灼光謂七爲禍始而當晝君子事暴君非
可以直言之時故微辭風切而已苟爲章見則上必疑之孔子曰君子信

而後諫來信則以爲謗己也次八蛁鳴喝喝血出其口陳仁子輯注范云
蛁蟬也恃託於木其鳴也則血出其口不鳴則喝喝然家性爲飾當相文
飾四金八木金尅於木故曰出血也測曰蛁鳴喝喝口自傷也陳仁子輯
注范云小人多口四則哇哇八又出血故傷於口也胡次和集注鄭云蛁
音貂蟟小蟬也舊云茅中蟲非也喝舊音顯蛁鳴喝喝注云不鳴則喝喝
然探喙喝者魚口上見也蛁鳴如此将何以堪故血出也然則喝喝非不
鳴也不能鳴也蓋以蛁口声盡氣乏而後血出故也司馬云蛁與蜩同喝
音顯王曰蜩善鳴之虫也光謂喝喝猶譁譁也八爲禍中而當夜君不受
諫臣强以言聒之不受則刑矣如蜩之鳴喝喝不已雖復血出其口誰則
聽之徒自傷耳林希逸鬳齋集蛁與蜩同喝喝鳴声不已也血出其口自
傷也多言不誠無以取信徒自苦耳上九白舌于于屈于根君子否信陳
仁子輯注范云九爲金爲白故曰舌也于于多難之貌也苟自文飾也言
無本不君子不信也測曰白舌于于誠可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人所可
長以爲戒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測曰白舌于于作信舌不白
王本于于作千千測曰言不信也小宋本作白舌不白于屈于根今亦從范
本舌與不同方九切于于屈貌九爲禍極而當晝君子居無道之世言不

已此誠可久長之道易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林希逸鬳齋集白舌者
徒費舌而言之也于于屈貌根舌根也言不見信不如屈其舌根而勿言

人玄疑首第六十二 𝍃

三方一州三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疑者
陰盛而疑於陽也玄曰格好也是疑惡也非夫陽至四乘則喜其格陰至
四乘則惡其疑易曰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易之震既方交於
一陽而戒者也玄之疑象易之震也而震非八月以後之卦也易不以震
列于秋而玄以疑列于秋曰若是若非云者其將嫌於無陽也故疑自反
疑殭昭疑金中疑無信其果有疑也夫疑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玄陰家八
木上中象震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陰家木亦準賁彼飾此疑矣人疑次
四曰含元二宋陸王皆以爲象巽范以爲象震皆非也章云准賁陰家部
同陰陽相礙物咸彫離若是若非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木謂之疑
者言是時陰陽分數晝夜等齊對相切磨萬物彫傷而離散陰王陽厥是
非有疑故謂之疑疑之初一日入角宿十二度　胡次和集注邵云十一
度司馬云礙午對切宋曰物相切劘稱礙是時陰陽相劘分散均晝夜等
陸曰離傷也離散也陰卑而主陽尊而厥故若是若非疑之也光謂以氣
運言之若陰是而陽非以物情言之若陽是而陰非故疑章云春分之節

氣晝夜以均陽日盛而陰日消秋分之節氣晝夜復均陰日盛而陽日消二氣相敵以磨萬彙秋氣既分物乃雕離五爲進退是非莫定衡曰疑惡也非錯曰疑猶豫悉其義也初一疑恫恫失貞矢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矢直也一小人也執志不固恫恫然從人故失正直之道也測曰疑恫失貞何可定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心之多疑無所定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恫恫作咽咽虐利反咽咽笑也今從諸家范本不正之疑作疑恫失貞今從諸家恫音同范云矢直也王曰恫恫昏亂貌光謂一爲思始而當夜小人心不正直多疑少決終無所定次二疑自反孚不遠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爲平人而在疑家蓋以有疑火性燥上二上臣五故自反也三當上進四居祿位以次當升故信不遠也測曰疑自反反清靜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清靜自守方得位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爲思中爲反復而當晝君子有疑則當屏去利欲平除愛憎清靜其心自反於身義則行之不義則捨之以此決疑夫何遠之有次三疑彊昭受茲閔閔于其心祖陳仁子輯注范云祖始也強彊梁也昭明也三爲木而在木行故疑強梁而明盛也必受此疑故閔閔然而自憂也於其心意始時所不行不遠於道故明也測曰疑彊昭中心冥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自疑不審故心冥

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強作彊今從宋陸王本強其兩切王曰疑而強昭暗而強明冥其受此閔憂於心祖本也光謂三爲成意而當夜故有是象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曲礼曰疑事無質次四疑考舊遇貞孚陳仁子輯注范云考問也孚信也君子之道故舊不遺令而問之知其疑也信在於九遇正也測曰疑考舊先問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有舊而問故疑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心有所疑而稽考舊典以明之則疑必釋矣光謂四爲外它爲條暢而當晝故有是象舊典舊人皆可問也問而遇正信斯可從矣孔子曰疑思問次五蛛黃疑金中陳仁子輯注范云蛛赤也土色黃而先言赤者故疑也外赤內黃故言疑也金中陰家之陽色不純正也測曰蛛黃疑中邪奪正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以赤奪黃非其正色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蛛作𧊲字書無之范本作蛛今從王陳本味徒冬切范曰味赤也王曰味與彤同雖盛位而處陰當夜不能辯析所疑彤黃之色而疑其爲金小宋曰蛛黃音雄雄黃石也蛛黃之色光瑩燦爛有兼金在其中也光謂五居尊位而當夜疑而不明大佞似忠故邪能奪正也　林希逸鬳齋集蛛音雄雄黃石也以其色而疑爲金在其中紫孔朱之意也次六蓍貞可聽疑則有誠陳仁子

輯注范云六為之師師衆之事以誓為主故曰誓衆之事主誓可聽也可聽則無疑故有誠也測曰誓貞可聽明王命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精誠之言明時王之命也　胡次和集司馬云王曰六得位當晝能釋群疑詰誓以正而人皆可聽以辨所惑其疑而未悟則有誠明之道以貫之則愚迷皆釋矣申明王命以斷衆疑者也光謂物情疑故誓之誓正則人可聽矣誓而人猶疑之則當伸之以至誠誠則人從不誠人不從矣六為上祿故曰王命次七鬼魂疑貞厲嘎鳴弋木之烏射穴之狐反自耳厲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火六水水滅於火故為之鬼也厲惡也六王尅七故貞厲也嘎鳴歎也七為射又為兵兵飛而射也弋射也為羽又為日日中有烏八木七上於八故烏在木上而曰弋木之烏也測曰鬼魂之疑誠不可信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鬼魂之凶誠不可取信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嘎嗚上憂下烏司馬云宋范陸王本皆云鬼魂疑貞厲今從小宋本小宋本耳作貞今從諸家諸家本目皆作自今從宋陸本范曰嘎鳴歎也光謂鬼魂恍惚若有若無誠可疑也莫黑匪烏莫赤匪狐易辨者也目視耳聽理之常也七為失志為消為賊損而當夜已既不明惑之者衆若鬼若魂不能判別嘆嗟而已烏狐易辨而或得失猶不免疑已之耳目且不自信反

以耳視而目聽宜其危矣　林希逸鬳齋集以鬼魂自疑惑乃有憂鳴之歎既以為烏而弋之又以為狐而射之烏黑狐赤至易見也而亦不能別之反其目而以耳為信危矣哉次八顛疑遇幹客三歲不射陳仁子輯注范云射厭也幹貞也顛下也三終也八木也而在木行二木相當客之謂也下疑而遇幹貞之客人以名貴故終歲不厭也測曰顛疑遇客甚足敬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幹貞之客故可敬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射音亦范曰射厭也上九疑無信控弧擬麋無陳仁子輯注范云弧之而為不全發故何為所孤成天名光也疑世也九位皆宜故九疑也無信無所信也控弧擬麋猶曰無者疑之甚也測曰九疑無信終無所名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弧而不發何所成名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范本疑無信皆作九疑無今今從王小宋本范曰無信無所信也控弧擬麋猶曰無者疑之甚也光謂九為疑極故有是象終疑不決必無所成名也章云九夜一晝九位俱有疑貳九居其總而言之故曰九疑不自信曰無信既控弧矢而擬之以麋也疑其無麋小人之道不能取信於人抑亦不能自信也故測曰終無所名也

入玄視首第六十三

三方一州三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視者陰成物而可見也蓋四陰為視之時也易以四陰乘二陽陽居上而為下所

觀則曰視玄以四陰消六陽而凡物可見則曰視以下觀上則視也以人
視物則視也視鴻鴈之來則陰漸盛而遷乎南也視玄鳥之歸則以陽中
至而以陰中歸也視槊城郭穿竇窖修囷倉則民當以陰而入物當以陰
而藏也至於玄之視內視德視瑕其體於視哉視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玄
陽家九金上上象視卦　胡次和集注范碣云云陽家金準觀卻同陰成鬼
陽成妣物之形貌咸可視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金謂之視者鬼形也
妣母也言陰已成形謂坤象見也陽在地下養萬物根荄君母之養子也
萬物形貌皆可視故謂之視視之初一日入亢宿四度　胡次和集注司

二十八

疑之甚也測曰九疑無信終無所名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弧而不發何所
成名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范本疑無信皆作九疑無今從王
小宋本范曰無信無所信也桎弧擬麋猶曰無者疑之甚也光謂九為疑
極故有是象終疑不決必無所成名也章云九夜一首九位俱有疑貳九
居其極而言之故曰九疑不自信曰無信既桎弧矢而擬之以麋也疑其
無麋小人之道不能取信於人抑亦不能自信也故測曰終無所名也
入玄視首第六十三☷　三方一州三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視者
陰成物而可見也蓋四陰為視之時也易以四陰乘二陽陽居上而為下所

觀則曰視玄以四陰消六陽而凡物可見則曰視以下觀上則視也以人
視物則視也視鴻鴈之來則陰漸盛而遷乎南也視玄鳥之歸則以陽中
至而以陰中歸也視槊城郭穿竇窖修囷倉則民當以陰而入物當以陰
而藏也至於玄之視內視德視瑕其體於視哉視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玄
陽家九金上上象視卦　胡次和集注范碣云云陽家金準觀卻同陰成鬼
陽成妣物之形貌咸可視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金謂之視者鬼形也
妣母也言陰已成形謂坤象見也陽在地下養萬物根荄君母之養子也
萬物形貌皆可視故謂之視視之初一日入亢宿四度　胡次和集注司

二十八

馬云王曰是時萬物形貌已成皆可見光謂秋分之陰如月成鬼妣當作
魄匹計切配也陰陽中分成配偶也　林希逸鬳齋集陰如月既飽成魄
而陽為妣偶言秋分陰陽均平也初一內其明不用其光陳仁子輯注范
云自視稱內明一而內明內自省視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故內其明也讓
以下人以光自耀故不用也測曰內其明自窺深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深
窺已瑕而自改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惧光
謂一為思始而當晝叔視內明不用外光次二君子視內小人視外陳仁
子輯注范云君子謂一也一內其明故視內也小人謂二也陽家之陰故

稱小人火光外焰故視外也測曰小人視外不能見心也陳仁子輯注范
云光明外照故不能見己之心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身之學癖人之
賢不肖莫不皆然次三視其德可以幹王之國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為進
人日新其德必升四而為公侯故幹國也家性為視内自省見故視其德
也測曰視德之幹乃能有全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能自省科故全也　胡
次和集注司馬云三為成意又為進人當日之晝德成而外形者也故王者
視德之大小任以爵位為國家之楨幹也次四粉其題頯兩其遲須視無
姝陳仁子輯注范云題頯也頯面也遲美也姝好也粉飾也四者公侯之
位而在陽家之陰故小人也為小人之道不飾其心而飾其面猶姝姝之
好而遇於兩故視無好也測曰粉題兩須不可忍瞻也陳仁子輯注范云
飾面遇兩不可視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題田黎切說文頟也頯巨追切
頯骨說文權也司馬云宋陸本無忍字小宋本無可字今從范王本王本
頯作頟云面權也小宋本作頯匹迫切面無色也今從范本頯薄变切姝
春朱切范曰題額也頯面也姝好也光謂四色白為下禄為外己小人飾
外貌而得禄者也偽久必敗如粉其題頯面而遇雨沾渥其須己人視之
安有好乎次五鸞鳳紛如厥德暉如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天位故稱鸞

鳳孔子曰鳳鳥不至明為天瑞也紛如有文章也暉如文德之貌也有文
有德故暉如也測曰鸞鳳紛如德光皓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言其德皓皓
然盛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作本作皓時今從諸家五居尊位受盛
福而當晝王者盛德光暉嘉瑞來臻故鸞鳳紛如而多也貢誼曰鳳凰翔
於千仞兮覽德暉而下之次六素車翠蓋維視之害貞陳仁子輯注范云宗
廟尚質故素車也車素蓋羽猶為不純車服不純惟身之害家性為視能
内自視改復於正故貞也測曰素車翠蓋徒好外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君
子之道被褐懐宝今高自外飾好非道之貞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六
為上禄而當夜小人無德而禄外好内醜如乘素車而張翠蓋視其外則
華内實無文也貞者當以正視之則好醜自分矣次七視其瑕無穢陳仁
子輯注范云七火也火性光炎身不容瑕家性為視而自視身光光己清
故無穢也測曰視其瑕能自矯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自矯以正故無瑕穢
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無作圍今從諸家王曰七居過滿之地
然得位當晝是能因時而自視其瑕戒於未萌則咎悔不生故終以無穢
也光謂七為禍始而當晝故能如是　林希逸鬳齋集視其瑕知其過也
人能知過則行無疵矣穢疵也矯飾也次八翡翠于飛離其翼狐貉之毛

竊之賊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爲震震爲馬故翡翠也於卯爲兌狐鼦屬也
各以文毛之用遂致殺身之禍不自視之咎也測曰翡翠狐鼦好作咎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獨無視故逢咎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鼦都聊切與
貂同范曰各以文毛之用遂致殺身之禍小宋曰罔離其翼光謂八爲禍
中而當夜外視之美適爲身災孟子謂盆成括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
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上九日沒其光賁于東方用視厥始陳仁子輯注范云
九西方也日之將入故言沒其光也賁飾也易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
將入之日既赤且黃若初出之時也故曰用視其始也測曰日沒賁東終

顧始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始終相顧不相乖違者也　胡次和集注范云終
云范曰黃黃白色小宋曰日之將沒賁東方光謂九居視之中而當晝居
子修德立功愼終如始如日之將沒反照東方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人玄沉首第六十四☰☰　三方二州一部一家　陳仁子輯愚愚曰
沉者陰盛而陽藏也夫陽升而在上則物喜樂而争暢陽氣沉而在下則
物悽悲而肅殺故玄之沉象易之兌也兌爲正秋之卦而曰說言乎兌蓋
以一陰居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沉當八月之間而曰志在玄宮蓋以
四陰進五陰之交陽之湮乎內也曰沉于國沉于美沉其腹何沉如也沉

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玄陽家一水下下象兌卦　胡次和集注范云云陰
家水亦准視入沉次四日舍氏沉下視也諸家以爲兌非也章注云准視
陰家邵同陰懷于陽陽懷于陰志在玄宮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水謂
之沉者言陰氣升上陽氣退下不相交錯陰陽宜交今不得通故相懷戀
志於玄宮也在下稱玄土爲中宮陰陽之道沉沒在下故謂之沉沉之初
一日入元宿之度　胡次和集注邵云八度司馬云宋曰懷思也陰陽別
行久矣咸在於秋中而相思也故其志俱在玄宮矣初一沉耳于閨不
聞貞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一爲耳耳在水中故沉也閨內也內者婦

人之事一小人耳志在於內不聞正道故言不聞貞也測曰沉耳于閨失
德體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無有遠志故失體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
曰一爲耳耳在水中故沉也光謂一爲下下而當夜小人好沉耳于閨潛
聽以下人之隱私不聞君子正道委梳充耳而物無隱情也鄭云注一小
人也按范注每以陽家之陽陰家之陰爲君子以其純也陽家之陰陰家
之陽爲小人以其雜也初一陽數而云小人以沉爲陰家故也首名下注
以爲陽家與此不合蓋以九家奇耦定陰陽而不以八十一家奇耦定陰
陽者乃林瑀之繆非范注也於是明矣次二沉視自見賢於眇之眄陳仁

子釋注范云二爲目而在沉家故沉視也視而沉者必見其内内省不疚無所憂懼反而自見是賢眇之所眄也測曰沉視之見得正美也陳仁子釋注范云而自省察道之美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二爲目而在沉家故沉視也小宋曰眇一目盲也眄邪視也光謂二爲思中而當晝沉視於身自見善惡得其王美賢於小人不能内省而窺他人之是非如眇目之人已則不明而好邪視也次三沉于美失貞矢陳仁子釋注范云矢直也貞正也三爲進人進不以道沉淪美色故沉美也不得其道故失正直也測曰沉于美作聾盲也陳仁子釋注范云沉於美色故聾盲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矢直也光謂三爲思上而當夜小人沉溺声色之美失其正直之性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謂所聞見皆不得其正如聾盲也　林希逸鬳齋集貞矢正直之道也爲紛華之美所沈迷則失其道矣次四兌離沉視食苦貞陳仁子釋注范云四爲西故稱兌離亦爲公侯義不素食故先苦後得祿也得必以正故貞也測曰兌離沉視擇食方也陳仁子釋注范云言其所食必當方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兌作見今從諸家王曰兌離鳳屬光謂四爲下祿而當晝君子擇祿而食守苦節脩正道如鳳下視四方有道之國非竹實不食必擇

可食之方然後集也次五雕鷹高翔沉其腹好娓惡粥陳仁子釋注范云粥出也娓慷也五爲天而位正以雕鷹喻者家性爲沉沉爲惡位高翔腹貪粱之君高志穢行好慷畜利惡所出也測曰雕鷹高翔在腐糧也陳仁子釋注范云爲君腐糧不不足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家陸本娓作娓今從范王本吳曰娓古孚字光謂管子曰婬婦不期銷棄粥與育同好惡讀如字五處尊位而當夜望高而志趣卑如雕鷹鷙鳥其飛翔非不高而下視腐鼠志在攫之以實其腹始若善而終於惡故曰好孚惡育也　林希逸鬳齋集雕鷹鷙鳥也沉其腹飛雖高志在實腹而已自好生

孚而惡他物之生育言其喜殺也沈實也次六見票如累明利以正于王陳仁子釋注范云票飛也累明也六爲上祿君子之道重明麗正光輝速聞故利以王于王也測曰見票如累其道明也陳仁子釋注范云道之分明故自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王本累作票今從二宋陸本范本票作累今從諸家鄭云票舊匹遥切按本作熛必遥切如累栗如積累是謂重明詩言緝熙于光明者乃此義也次七離如婁如赤肉鴟梟厲陳仁子釋注范云厲惡也七爲目故稱離婁力視之貌也七爲鳥故稱鴟梟鴟梟貪惡之鳥也故見赤肉而力視之測曰離婁赤肉食不臧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視其非求故不善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七色赤用明顏爲羽又七爲失志而當夜雖明視如離婁見赤肉取之乃得惡鳥不擇祿而食危之道也　林希逸鬳齋集以離婁之明而食如鴟梟但食生肉危道也赤同生肉也此貪不擇祿者之喻次八盻得藥利征陳仁子輯注范云盻目之美也詩云美目盻兮因盻而視故見藥藥以除疾猶明君求賢以袪蔽也蔽開故利征也測曰盻得其藥利征邁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邁行也利以行於四方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小宋本利征作征利今從宋陸王本八爲禍中而當晝故得藥利征也上九血如剛沉于顙前尸後喪陳仁子輯注范云血憂也九爲金故稱剛最在上故言顙也家性爲沉九爲之終故沉於顙也在前爲尸謂不見尅也在後爲喪爲火家性在後尅九金也測曰血剛沉顙終以貪敗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進退有禍故終敗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血如剛沉于顙作如血如剛沉于王本作如血如剛沉于之顙小宋本作血如罔沉于顙今從范本王曰危亡之道相繼而至故前尸後喪光謂血猶膏澤也剛當作罔沉有漁利之象九爲禍極爲晝辭爲顙漁利不已後民膏澤聚如罔陵至于沉顙不知已故危亡相繼也

人玄内首第六十五　三方一州一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思曰

内者陰盛而陽伏其中也夫陽發乎外則爲發生陽伏乎内則爲揫斂盖陽常居大夏而陰積於空虛無用之處陽固宜見於外而不宜藏於内也玄之内象易之歸妹者也易之歸妹以三五之陰乘陽而致意乎貞之一辭玄内以五變之陰閉陽致警乎内之一首經曰萬物之既測曰邪其内立又曰内不克婦其不足於内也夫内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玄陰家二火下中象歸妹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火準歸妹入内次三一十三分二十二秒日次大火寒露氣應斗建戌位律中無射陰去其内而在乎外陽去其外而在乎内萬物之既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火謂之内者秋分氣終於此首之次二寒露氣起於此首之次三言陰氣盡於天地之間陽氣復其下既已也萬物已成將當盖藏入於室内故謂之内内之初一日入氐宿四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曰既盡也初一謹于嬰執初貞後寧陳仁子輯注范云一水也火爲之嬰春秋傳曰火水嬰故謹内執正也謹其嬰正男女道故貞夫婦別室家安故後寧也測曰謹于嬰執始女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男女道正故爲婦賢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主本治女政作始女政今從宋陸本嬰執古妃仇字范曰執匹也謹其妃匹男女道正室家安光謂内者室家之象居内之初故戒之也易

家人初九閑有家悔亡　林希逸膚齋集嬰古妃子執古仇字匹偶也娶必擇賢初得其正則家終安也次二邪其内主迂彼黄牀陳仁子輯注范云内主爲婦也火爲水妃必見尅害故内主邪也于遠也黄中也牀亦内也内主不正故遠之也測曰邪其内主遠乃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性相尅害故遠之乃安寧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乎作乃今從宋陸王本范曰内主謂婦也于遠也黄中也小宋曰牀者人所安次三爾儀而悲坎我西階陳仁子輯注范云三陽位也内者婚姻之道仲春之月木盛東方坎憂也爾汝也汝三也悲悲巳也納内之世親迎之道婦升西階有代親之義故自悲憂感而巳也測曰爾儀而悲代母情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感母見代故悲心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坎憂也親迎之道婦升西階有代親之義故悲也王曰儀匹也小宋引昏義曰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作階以著代也次四好小危喪其蘊袍厲陳仁子輯注范云厲危也蘊袍謂食禄也小好謂非正修靡之事也居公侯之位不念盡忠以和陰陽而循修靡故喪禄也測曰好小好危不足榮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所好非事故不足爲光榮　胡次和集注范司馬云范本緼作蘊王本袍作飽今從宋陸次五龍下于

三十七

泥君子利用取娶遇膚夷陳仁子輯注范云五土也六爲水土在水下故泥也龍以喻陽陽下於陰親迎之義也故君子利以取娶也膚大也夷悅也親迎以禮故大悅也測曰龍下于泥陽下陰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親迎之時男下女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膚作膚今從諸家取與娶同范曰龍以諭陽陽下於陰親迎之義也光謂親迎之禮壻御輪三周陽下陰也膚者得其常也夷等夷也次六黄昏于飛内其羽雖欲滿宫不見其女陳仁子輯注范曰六爲宗廟納婦廟見然後成婦昏者親迎之時也于飛飛就陽也内其羽入于宫也六欲妃五而五尅之見尅不進故不見其女也測曰黄昏内羽不能自禁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時過將奔礼所不禁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六居盛滿而失位當夜奔於居内之宜黄昏于飛者無所定也内其羽者不能於内也雖欲滿宫欲無窮也不見其女者失其配偶之道終無所獲也次七枯垣生莠孏頭内其稚婦有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祖父故白頭也白而不純謂之孏白頭而内稚婦者二爲仲女而有七合故有稚婦也測曰枯垣生莠勿慶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老夫女妻明不足慶猶可以繫足類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莠作秀今從諸家范小宋本物作勿今從宋陸王本孏胡覺切范曰

三十八

白而不純謂之皭光謂七爲禍始而當晝衰而復興者也有富有也物慶類者物情喜得其類也易曰枯陽生荑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　次八内不克婦荒家及國涉深不可測陳仁子輯注范云克勝也荒亡也八陰位也當婦於九九而克之故不勝婦也婦而不勝故家亡家亡及國故不可勝隊測也測曰内不克婦國之孽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妖孽之生災及家國也　湖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不測作不可測今從諸家范曰克勝也上九雨降于地不得止不得過陳仁子輯注金生水故雨降也雨施於地上施惠於下也不得止者保有常數也不得過者不貴無功也測曰雨降于地澤節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雨降于地節之以陂澤者也

人玄去首第六十六☷　三方二州一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去者陰盛而不可久也玄曰去離故而將來初夫陽之盛者陽有行之漸也陰之盛者陰有去之階也故玄於五陽之後而次以裝以見陽之不可恃於五陰之交而次以去以見陰之不可極故易之無妄亦去首之象也易以四陰包二陽而爲無妄玄以四陰乘三木而爲去曰去此靈淵曰去彼枯園歸去來兮陰亦自有不可久者去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玄陽家三木十上象無妄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木準無妄漢儒解無妄爲無所復望

故揚子以去準之三測曰妄行也四測曰非所望也是兼取二義章云準無妄陰家邵同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咸倜倡陳仁子輯注行屬於木謂之去者倜張也倡盛也言是時陰陽易位二氣交錯萬物張盛各去其位故謂之去去之初一日入氐宿九度　胡次和集注邵云八度鄭云去倜注云倜張也集韻張流切引太玄物咸倜倡云倜乖也或作侏乖張之義一也舊他歷切倜儻卓異與此義不合倡舊齒羊切按物咸倜倡言萬物於是乖張茂盛也以陰陽易位二氣交錯故也司馬云倜張留切倡音昌是時陰陽各去其所未定萬物亦倜倡不知所處也王曰倜與倘同萬物猖狂而離散初一去此靈淵舍彼枯園陳仁子輯注范云一爲水最在下故稱靈淵舍居也行在木木於秋而廢又一爲沙泥木廢沙泥之上是爲枯園家性爲去故去下居高也測曰去靈淵不以謙將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水以善下爲本今去下即高非謙德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一爲水最在下故曰靈淵去下即高非謙德也小宋曰枯園猶高上也光謂園木之枯必地高而無潤澤也一爲思始而當夜小人厭下思高欲去此而從彼必有欸也次二去彼枯園舍下靈淵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火也水尅於火故相反也測曰舍下靈淵謙道光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去高即卑道

光大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為思中而當晝君子慮以下人故道光
也　林希逸鬳齋集枯園自高之喻灵淵善淵也自處之卑也此好謙自
下之喻也枯園燥地也次三高其步之堂有露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進
人故高其步也五為堂視遠步高當升未至故其樂速意露見也測曰高
步有露妄升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循揖讓而高其步故妄升也　胡次
和集注司馬云范小宋本妄行作妄升王本作安行今從宋陸本露沾人
衣稱辱之象也三為成意而當夜小人見高位而趨之不免陷於稱辱也
章云三夜在去之時小人不德慶德故去賤即貴揚揚然露於言貌高其
步而升堂無德升高故測曰妄升也次四去于父子去于臣主陳仁子輯
注范云五以上為祖父之屬四以下為子孫之例四次於五五升則四上
父沒則子繼家性為去故去小而升大也測曰去于父子非所望也陳仁
子輯注范云子襲父位雖當居尊明無先望之意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
云范本作去于父子今從二宋陸王本王曰既得位當晝去之得宜去子
子而之父去于臣而之主順于尊卑之序則咎悔不生光謂四為福始而
當晝去卑而得尊福生望外故云非所望也　林希逸鬳齋集父尊子卑
主尊臣卑今子居父上臣過於主皆逆也去之則順矣去逆從順以其逆

道非所欲也望欲之之意次五攓其衣之庭有縻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
衣縻草也方近於水故攓衣也庭中庭也五為中央故稱庭庭而有草攺
衣奔也測曰攓衣有縻亦可懼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庭草不除居之懼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曰攓音愆搴也光謂攓衣而庭有荊棘也縻鹿遊庭
亡國之墟也五情恐懼又為衣尊居位而當夜將去其位而失其國可無
懼乎　林希逸鬳齋集攓音愆搴也庭有荊棘搴衣而行則縻鹿生之矣
言有國有家不自修飾則必至荒亂也次六躬去于成天遺厥名陳仁子
集注范云六為上祿祿位高而尊家性為去當成功而讓於人或若堯舜
或使還五功成身退故天遺其名也測曰功去于成讓不居也陳仁子輯
注范云已居天位公之於賢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宋陸本成作城
今從范王本椽古諒字遺以醉切范曰六為上祿家性為去功成身退故
天遺其名次七去其德貞三死不令陳仁子輯注范云令善也七為火其
行屬木為其父母子去父母故言去其德也家性為去雖去而正故貞也
測曰去其德貞終死醜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為終去其父母故終死不
善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令善也王曰七居過滿而又失位當夜
卑去之宜去之惡者莫若去其德善貞正之方故雖三死猶有不令之名

不滅也三者奉其多也　林希逸鬳齋集失其正德者必死於不善非令終也三死猶離騷言九死也即多多之意次八月高弦火幾縣不可以動動有愆陳仁子輯注范云八陰也故為月月之高弦二十日之餘也火謂大火火之幾縣歲將晚也八者老疾之位於年為八十愆過也如月動而益晦火日以流退皆時之候也人之年老亦猶然致仕縣車遺法後生不可妄動以有愆也測曰月弦火縣恐見咎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當恐見咎故無咎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幾居衣切又音祈縣古懸字范曰月高弦二十日之餘也火謂大火火之幾縣歲將晚也八者老疾之位於年為八十如月動而益晦火日以流退致仕縣車遺法後生不可妄動以有愆也光謂大中寒暑乃退八為耗為剝落如人衰老宜靜不宜動也　林希逸鬳齋集月至高弦則蝕將盡矣大火幾於流則暑將往而寒生矣皆時之喻下弦之喻下弦則一鉤之明在鬼之上故曰高幾近也近於縣則將西入也時去則不可有為也上九求我不得自我西北陳仁子輯注范云此木行也而金尅之家性為去故去之也其求之也不西則北北則金子子求母本是其義也測曰求我不得安可久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雖在去家安可久行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引玄圖曰生陽莫如子西北

四十三

卷四千九百二十

則子美盡矣光謂西北陰位九為盡弊澌殄絕居去之極而當夜已去矣故之不得如日也歲也由西入北安可久也章云九夜為金在去之家乃去西而入北西為首聚之方北為暝晦之所自乎有質而入無形故測謂安可久也

入玄晦首第六十七☰　三方二州二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晦者陰盛陽衰而物不明也陽之類正而明陰之類邪而闇以陽行世則光齊無邊以陰行世則晦冥雜襲是故天地間日陽也含陰而耀其寃月陰也含陽而營其鬼月無光其光皆日也而況可使陰盛陽衰者乎陰盛而陽衰其晦宜也易以坤陰居上日入地中為明夷玄以四陰在上陰易陽位為晦一之同冥四之晦其類上九之晦冥冥晦而若此傷之也晦陳仁子輯注范云入玄陰家四金中下象明夷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金準明夷入晦次七日含房章云準明夷陽家鄧同陰登于陽陽降于陰物咸喪明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金謂之晦者言陰陽易位萬物日凋故喪其明於晦闇之地故謂之晦晦之初一日入氐宿十三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喪息浪切王曰萬物恃陽以為明陽降則物喪其明初一同冥獨見幽貞陳仁子輯注范云水在金行子母之道在於晦闇之世雖同於冥故能獨有所見而處於下故幽以陽居正故貞測曰同明

四十四

獨見中獨昭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處晦而明故昭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王本照作昭今從二宋陸本王曰處冥晦之時而得位當晝故曰同冥獨見守於幽玄之中不失其正光謂一為思下又為下下當日之晝故能獨見幽貞次二盲征否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日而在陰位位陰世晦晦故盲也火赴於金故否行數不通故征否也測曰盲征否明不見道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既盲又否故不見道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否方久切與不同王曰冥晦而又失位當夜益其暗焉則是以盲而有所往必有顛躓之憂矣光謂二為思中而當夜故有是象次三陰行陽從利作不凶陳仁子輯注范云夫陽行則陰從今而反之明失晦也然夫婦之道共成家事雖非公正作務之事未為凶也測曰陰行陽從事必外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故必外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王本大作必今從宋陸本　林希逸鬳齋集陰先陽後於理為逆然世間亦有小者卑者先之而大者尊者應之之時既相從順亦可有為不至於凶也大者不在內而反外言異常也次四晦其類失金匱陳仁子輯注范云四金也而在其行處晦之世故曰晦其類也金匱美寶也四是公侯之位而在晦故失其美寶也測曰晦其類法度廢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國之美實廢

失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四金也而在其行處晦之世故曰晦其類也光謂法度所以固國如匱之固金凡一國之中有晦有明法度猶可守也若彼晦而此又晦之依阿苟合類聚如一則法度廢矣四為下祿為外它而當夜故有是象　林希逸鬳齋集金匱良法也君子小人之類不明則國之良法必廢矣次五日正中月正隆君子自晦不入窮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中央故日月正中也月滿之時亦於中也故以日月喻美五為天位而在晦時從時而卑故自晦也謙尊而光故不入窮也測曰日中月隆明恐挫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日中則昃故明挫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五為中和而又得位當晝日中月滿之時而能戒其過盛自晦其跡既違消息屈伸之義理則其道不窮次六玄鳥維愁明降于幽陳仁子輯注范云降下也六為上祿高而無民幽者神所居也宗廟之道以幽為明六為玄七為鳥以祠祭宗廟而維愁也測曰玄鳥維愁將下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冥昧之中神所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玄鳥知時之鳥六居盛滿而又失位當夜去明向幽之象也小宋曰玄鳥乙也光謂六為廓天涉於秋初故有兹象次七脁提明德或遵之行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為失志脁者目不明也提棄也棄其明由晦世也遵猶循之或

循之行從時之宜也測曰睄提明德將遵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言行以道德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睄音消蓋蔑視也故從消注云睄者目不明也蔑視於人見如不見謂之不明可也舊音眇提音弟注云棄也蔑視明德而擲棄之由世晦而然也司馬云二宋陸本睄作睄息井切義與省同或作醒小宋音眇云一目盲也宋陸本提作徥都黎切諸家贊辭皆無德字范本作睄提明德因測而誤也范云睄目不明也意與眇同今從王本王本測無遵字今從諸家王曰睄古霄字也得位當晝是於霄夜之中提明自照或遵之行斯不失其道提明謂燭之類光謂之為消為敗損有夜之象而當日之晝故曰提明也明謂明德之人也昏晦之世有明德者將之衆之所從如夜德燭衆所遵行也　林希逸鬳齋集睄古霄字世方昏暗我獨明德以示人人必有從我者凡人夜中提燈照路則行人必有遵之者矣次八視非其直夷其右目滅國喪家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為目八因以視故曰視其直也夷傷也右目為火也在八之右故為右目家性為晦目眇且晦故傷也上欲敵九九尅於木故曰滅國國滅故家喪也測曰視非夷目國以喪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相尅之世故喪也如霸王遇韓信眼不別賢而亡也累將數本校勘無此注十三字惟林氏印行本中有恐

是林氏新意不敢除去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諸本真皆作直今從宋陸本諸家測皆云視直夷目今從范本范曰夷傷也光謂八為疾疢為耗而當夜故有是象章云八夜為木故曰直今小人而在晦家故顧是非直在陰故為右目在金之行故在見傷夷小人而傷目內外俱晦復處禍中故滅喪家国也上九晦冥冥利于不明之貞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九金也而在晦世故冥冥也利以不明隨世之宜則貞也測曰晦冥之利不得獨明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時世晦闇九雖正陽宜自損抑不得獨自分明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王本晦冥之利作晦在上下小宋本作晦冥冥今從范本九為晦極而當晝君子用晦為正則如是可矣易曰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又曰箕子之明夷利貞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三十一　十二先

玄　太玄經九

玄瞢首第六十八　三方三州二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瞢者陰盛傷陽而物愈不明也夫晦者傷之始瞢者傷之極晦而復曰瞢甚之也易之明夷自晉反者也易以離陽出地上則為晉而玄於三陽之交以次進之易以離陽在地下則為明夷而玄於四陰之交以瞢次之陰陽消息之理蓋至於晦而瞢則極矣九測之中以倍明反光言噫此主世之禍哉

瞢陳仁子輯注范云入玄陽家五土中中亦象明夷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瞢古夢字又莫登切陽家土亦準明夷入瞢次六三十一分一十三秒霜降氣應次八日舍心晦外閉瞢內昏也或曰晦二盲征否非內昏邪瞢二明腹睽天非外閉邪曰恒有不恒其德節有不節若文與卦反者也盲反晦也明反瞢也

陰征南陽征北物失明貞莫不瞢瞢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土謂之瞢者寒露節終於此首之次四霜降氣起於此首之次五斗指戌無射用事征行也陰南陽北故萬物失其明正之道瞢瞢然也故謂之瞢瞢之初一日入房宿三度　胡次和集注鄭云瞢莫登切目不明也集韻又母亘切司馬云典本征作延云古征字王本作近誤也陰曰陽在南則萬物相見於離今在北故曰瞢　林希逸鬳齋集瞢古夢字又莫登反陰往南而陽往北失其位矣非相見于離之日矣小人用事則世皆失其明正之道矣物人物也

初一瞢復睽天不覩其軫陳仁子輯注范云一水也而在土行上尅于水故瞢瞢然也睽窺也瞢晦也瞢復而窺天天道高遠不可覩察故不見其軫界也測曰瞢復睽天無能見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瞢瞢不明故無能見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瞢腹皆作復軫作軫今從二宋陸王本睽失冉切眕章忍切又音真范曰睽窺也王曰睽暫視也失位當夜心腹昏瞢暫視於天豈能知其疆眕哉光謂天至大而難知者也一為思始而當夜故有是象

次二明復睽天覩其根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目又為日故明也腹目俱明所照者遠覩于人事無所不見故覩其根者也測曰明復睽天中獨爛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無所不見故爛明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二為目故明也爛明也王曰得位當晝以明達之腹仰視於天必究其根本矣光謂二為思中而當晝故有是象　林希逸鬳齋集睽失用切視也以腹中之明而能窺見天理則可以窮究根柢矣爛也

次三師或導射豚其埻陳仁子輯注云范云師為瞽者也豚遁也埻射的也木在土行數相尅故瞽也亦為進人人之欲

進必須明分分之不明猶瞽導射而迷其矢志不正也測曰師或導射無以辨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導者不明故無以别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墫音準說文云射臬也揆射的猶今所謂射帖射臬猶今所謂射梁司馬云王本道作遵今從宋陸范本王小宋本遯避作蓋古字通用墫之尸切范曰師瞽者也遯遁也墫射的也光謂三思之崇也為進人為股肱而當夜瞽如瞽師而教道人射必遠其墫不能中矣豚猶遠也次四鑒貞不迷于人攸資陳仁子輯注范云四金也故為鑒鑒正者猶為不迷況得賢者與為治乎于於也資取也攸所也於人所取是無道於鑒賢也測曰鑒貞不

迷誠可信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以賢為鑒可保信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四金也故為鑒鑒之正者猶為不迷況得賢者與為治乎資取也王曰得位當晝則是能正其鑒無所迷非獨自正於已亦為人之所資資取其明也次五倍明仮光觸冡昏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天子當以賢自輔以明自光家性瞢瞢未知所就故倍仮明光而觸昏也測曰倍明仮光人可頻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倍仮光明人所不錄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作人瀕所也范本作人可頻也小宋本作人所頻也今從王本王曰仮古反字五當畫位而處陰當夜迷而不復故有背明之象次六瞢瞢

之離不宜熒且妮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上祿而在瞢家故瞢瞢也瞢猶熒熒也離為日熒謂月也君當熒然若日之將出不可熒然若月之將毀也妮小貌也終當如離離日月也故不宜小也測曰瞢瞢之離中熒熒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熒熒而進勝熒而退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妮五果切弱而好也熒烏代切爾雅云熒隱也司馬云王本宜作冝云古音字今從二宋陸范本宋陸本妮作妮小宋本且妮作其娓云娓居冝切細䚡美婦也今從范王本范本不䧏作熒熒小宋作熒熒特步反雲物之零落貌今從王本妮牛委反好貌妮乃果五果二切范曰妮小貌王曰六居陰位又

當晝時為瞢之主以正學迷者也瞢瞢之離自昏而明熒小光有所照識妮弱之也光謂自昏而明非盛強不能濟也故不宜熒且妮次七瞢好明其所惡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為失志在瞢之家蓋以不明志失稍生惡加乎下自好文飾求明於人故好明其所惡也測曰瞢好之惡著不可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惡而求明昧更著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著不可昧王本作著昧也今從二宋陸本次八昏辰利于月小貞未及星陳仁子輯注范云昏日入也日入月出轉相繼續故言利于月也以月續日可以小正故言小貞未及如星爛布天下也測曰昏辰利月尚可願也陳

仁子輯注范云以月繼日故猶可願樂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四本未有及星作未及星王本作禾有及星今從二宋陸本宋曰以月繼日故猶可願也上九時𢓕𢓕不獲其嘉男子折笄婦人易哿陳仁子輯注范云哿笄飾也男子有笄婦人哿之以飾𢓕𢓕長歎也嘉善也男謂九也婦謂八也金木相尅故笄折哿易不獲其善也八生於七今九尅之故七復仇而消男也測曰不獲其嘉男死婦歎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男子消亡而女長歎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𢓕舊子𢓕切古嗟字長歎也哿范讀作珈故注云笄飾也司馬云基王本笄作筭今從諸家王以𢓕爲古嗟字哿爲珈音加

入玄窮首第六十九 ☳☰

三方二州二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窮者陰迫乎陽而欲盡也夫陽無必盡之理雖以極而窮亦未嘗盡而窮故玄之萬物窮遽其若極而窮者時也易之碩果不食其未嘗盡而窮氣也皆互相發明者也窮於上則下於下矣是故剛爲柔所掩在易爲困陽爲陰所迫在玄爲窮一測曰窮其窮二測曰窮不窮其相與乎無窮窮陳仁子輯注范云入玄陰家六水中上象困卦　胡次和集注邵云陽家準困司馬云陽家水準困入窮次九日舍尾陰氣塞宇陽亡其所萬物窮遽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水謂之窮者言是時陰氣盈滿於天地之間故曰塞宇玄離日閡天謂之宇是也故陽氣無復所立萬物窮遽遽忙也故謂之窮窮之初一日入心宿二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陰氣作群陰王小宋本窮遽作窮處今從宋陸范本六合之間謂之宇　林希逸鬳齋集塞字滿天內也遽窘也窮窘無所歸向也初一窮其窮而民好中陳仁子輯注范云中忠信也陽位陰家君子之道也君子之道故有窮而窮而不濫忠信之道也下化其上民之所好故好忠也測曰窮其窮情在中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上苟不欲民之所好在忠信也　胡次和集注章云一晝在窮之世君子之固窮自樂而世泰好其中誠忠中也以誠而得民之心故測曰情在中也鄭云陽位陰家君子之道此林瑀妄改范注遷就其說者也按玄以陽位陽家陰位陰家爲君子之道也以其純而從也陽位陰家陰位陽家爲小人之道者以雜而違也一陽位也窮陽家也故爲君子窮而不濫若陽位陰家則雜而違矣焉能及此乎蓋以不知沈天九家一三五七九爲陰二四六八爲陽而執陽奇陰耦之說以不知以九家言之則窮爲六以八十一家言之則窮爲六十九或於小之耦昧於大之奇故妄改范注遷就其說也聞之師曰明乎晝夜之測然後識贊之情通乎陰陽之變然後得家之性彼林氏者蓋未講乎此也次二窮不窮而民不中

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爲小人故不以窮爲窮而濫竊足已故民不中也測
曰窮不窮詐可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可厚行詐也次三窮思達陳
仁子輯注范云三爲進人而在窮世故窮而自思以求達道有似仲尼之畏
於匡也測曰窮思達師在心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師循也思循文王之道
也　胡次和集注范司馬云王本師作思小宋本心作中今從宋陸范本三
爲咸意爲進人困而爭之者也能盡其心則無不達矣師何遠哉次四土
不和木科楕陳仁子輯注范云土爲五也木謂三也木尅於土故不和也
土而不和生而不育故皆科枯枝葉不布亦金尅木之所致也測曰土不
和病乎民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君位居而不和故民病也　胡次和
集注司馬云楕徒和切王曰科楕木病也光謂四爲下祿而當夜小人得
位困民以自奉民困則國危譬猶土瘠則木病矣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
與足次五㝠無祿其腹坎坎不失其範陳仁子輯注範范云範法也法也五爲君
位處於窮世世窮身約故㝠無祿也上爲大腹腹大不充故坎坎也然而
自約不大其法也測曰㝠無祿猶不失其正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窮不易
道故不失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費測皆云㝠無祿今從二宋陸
王本椂桑感切王曰得位居中爲窮之主不失處窮之宜㝠無祿其腹坎

坎然空之然猶不失賢聖之範處窮之㝠莫過是焉陳曰椂碎米也　林
希逸鬳齋集坎坎空虛也貧而不失其法猶曰不改其度也範法也次六
山無角水無鱗困犯身陳仁子輯注范云角禽也鱗魚也皆山水之所富
而在窮世故獸無託焉而無救故身犯困也測曰山無角困百姓也陳仁
子輯注范云萬物窮而無託故百姓困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焚山而
獵涸澤而漁所獲雖多後無繼也重斂以困民民窮則犯上災必逮其身
矣次七正其足蹛于狴獄三歲見録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火也亦稱君子
君子之道正直而已而以盛火爲水所尅世窮見尅若蹛獄也三終也苟
自正直終歲之間獄事究竟三槐九棘理以正曲曲得其情乃見録也測
曰正其足險得平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世雖窮險貴得其平也　胡次和
集注司馬云狴音陛王曰蹛與跌同得位當晝正足遇跌時之窮非己招
也録覓録也讀爲慮窮不失正宜其險而得平宋宋曰蹛音蹈也光謂狴
牢也七離咎而犯災故有是象次八涉于霜雪㬥項于鄗陳仁子輯注
范云霜雪以喻害也八爲小人小人在上下民履害涉履其難爲己之㬥項高
鄗卑卑高不叙難之所生故言霜雪爲木之害也測曰㬥項鄗亦不
足生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叙之世不足賢者之所生也　胡次和集注

司馬云宋陸本項作頂今從范王小宋本鄭與滕同王曰失位當夜不能
自正其足涉于霜雪犯難而行也景項于鄭因繫之重也上九破壁毀圭
曰竈生鼁天禍以他陳仁子輯注范云九金也故稱圭壁爲土所剋故圭
壁破也九爲君子君子守義者也義然後取今在窮家貧而無滕坎坎不
足故曰竈廢也鼁虫也虫生於竈下不偶天禍故以他也測曰破壁毀圭
逢不幸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圭壁毀破故逢不幸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
云范本鼁作鼃音猛今從二宋陸王本鼁烏蝸切王曰時數已極不能反
之於通雖得位當晝而不免於患破壁毀圭失其所宝也曰竈生鼁無復
所食也天禍以它者咎非己作也光謂破壁毀圭其人可珍而遭時不幸
也禍之極窮之至故有是象　林希逸鬳斋集破壁毀圭失其所宝也曰
竈生鼁貧乏食也禍以他非自取也此賢者不逢時之喻

人玄割首第七十三　三方二州三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思曰割者陰
盛而物剝削也蓋五陰爲剝之會也夫草木黃落物之不幸也材華澌滅
人之不幸也五陽爲夬而天下快其爲決五陰爲剝而天下慘其爲割起
視宇宙間繁霜夜零湲毛凋落悴悴無生意而况人乎參同曰剝爛肢体
消滅其形化氣既竭亡失至神故九測曰割鼻割股割肱贅割耳目割亓
至此哉割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玄陽家七火上下象剝卦　胡次和集注司
馬云陰家火準剝邵同陰氣割物陽形懸殺七日幾絶陳仁子輯注范云
行屬於火謂之割者言陰氣甚急减割物之形体陽無所據懸絶於天地
之間餘去冬至四十九日當言七七但言七者約數之也幾近也言如此
至來復之日亦近於割絶故謂之割割之初一日入尾宿二度　胡次和
集注司馬云宋陸本形作刑今從范王小宋本小宋本陰氣作群陰宋曰
殺裏也所介切王曰陰氣勝故殺傷萬物陽形消故懸而不用爲陰氣所
殺也讀如字章云陰氣隆極肆行傷割陽殆懸殺閻乎一氣雖明來復幾
乎斷絶衝曰割傷也錯曰割犯血初一割其耳目及其心腹厲陳仁子輯
注范云一坎也故爲耳目耳目所以見於心腹之臣遠施耳目以昭明鏡
外而見割止忠言不用故厲危也測曰割其耳目中無外也陳仁子輯注
范云耳目之臣而見割滅故無外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中無外
作中外無今從宋陸范本耳目所以輔衛心腹耳目割則心腹危矣一爲
思始而當夜小人惡忠忌諫自賊其聰明也次二割其肬贅利以無穢
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火也火性外照陰爲疾疫故有肬贅割而去之疾除穢
去無累於身故言利也測曰割其肬贅惡不得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除

其穢疾故惡不得大也　胡次和集司馬云犹音尤贅之芮切王曰犹贅身之惡也剠而去之無復滋大也光謂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自攻其惡不使滋大者也次三剠鼻食口喪其息主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爲進人而在剠損之世罰念自進以鼻食口非益之道也居子之益隆基本上下相配也鼻者氣息之主也今而見剠故喪息主也測曰剠鼻喪主損無榮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喪身之主無榮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庳本食作飴今從陸范王本范曰氣息之主王曰剠之不得其宜是剠鼻以喚其口次四宰剠平平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爲公侯故稱宰平平均無私家性爲

剠剠君之祿以施於下平心正意各得其所故曰平平測曰宰剠平平能有成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各得其所故有成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四居臣之盛而當晝宰剠於物有均平之德光謂四爲爲下祿君子之始得位者也次五剠其股肱喪其服馬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天子位陽家之上晴昧之主也服馬以喻臣也股肱良則庶事康今晉剠喪失其所任也故服馬喪也測曰剠其股肱亡大臣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居道晴昧故大臣亡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亡作忘王本作無今從范本王曰五居君位而當夜無君之德是剠其股肱而以求理宜喪失所秉

服矣光謂服馬所以負軛而夾轅任重致遠亦大臣之象也次六剠之無創飽于四方陳仁子輯注范云宗廟之道下之所奉剠損財貨以祿於下君水之性故無創也下得其道故四方飽也測曰剠之無創道可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以道爲惠周流四方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六居盛位而當晝分布其道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四方靡不充足而於道無所虧損也次七紫蜺矞雲明圍日其疾不剠陳仁子輯注范云紫蜺慶雲圍日災祥也先慶後災所以徹時也七爲失志故爲疾陽家之陽故不剠也測曰紫蜺矞雲不知刑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臣之不正不知刑除也　胡次

和集注司馬云二宋陸本作不利刑也今從范本王本朋作明今從二宋陸范本矞余律切王曰紫蜺妖氣矞雲日旁刺日之氣光謂七爲敗損而當夜如小人結黨以蔽惑其君爲國之患君不能剠除也　林希逸鬳齋集紫蜺妖氣也矞雲日旁刺日之氣也矞余律切朋聚而圍日此太陽之病也可以剠而去之言謀邪障蔽可以掃去也刑削也可去而不去是不知刑也次八剠其蠹得我心疾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稱君子感天之變知下不正而除去之則得我心所疾也測曰剠其蠹國所便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剠去不正使於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小宋本蠹作矞今從

宋陸范本使步違切心為梅中而劃畫能亂除掃盡得獄心之所疾惡者也　林希逸屬斋集盡國之人我心所疾惡劃而去之則得我心矣使利也去此人為國之利也上九劃肉取骨滅頂于血陳仁子輯注范云用以喻民骨以喻君九者金也劃害於心家性為劃並以殘賊劃取人民以及其君頂最於上故見滅也滅沒也測曰劃肉滅血不能自全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惟之不劃故九不得獨自全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劃剥之極民既困窮君子亦不能自全故曰滅頂于血也

人玄止首第七十一 ☶ 三方一州三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悉曰止者陰氣閉塞而不行也止一也有可止有不可止詩曰止于丘隅記曰於止止其所止其止宜也而玄之止則不幸而止也故玄之止易之艮者也易以時止則止言是可止而止也玄以上下俱正言是不可止而止也若九測中曰止其止曰君子所止其可止而止者乎曰馬首止曰止其童不其不可止而遂者者乎止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玄陽家八木上中象艮卦陰大止物於上陽亦止物於下下上俱止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木謂之止者霜降氣終於此首之次八立冬節起於此首之上九言萬物上隔於陰下歸於陽各止其所故謂之止止之初一日入尾宿六度　胡次和集注

司馬云小宋本作太陰止物於上今從諸家本宋曰謂是時物上隔陰氣下歸陽氣各止其所而不行也章疏云立冬之時六陰之盛萬物休止以俟肅殺陽氣從絕不能撒動衡曰止不行錯曰止欽驚初一止於止內明無咎陳仁子輯注范云陰陽隔絕各止其所故能如水內自清明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故無咎也測曰止於止智足明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知雖則止智足明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止于止內作止止于內今從諸家一為思始而當晝止得其所者也夫智之不明誘於外物者也故止于可止之所則內明而無咎也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次二車軔俟馬首止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平人不隱不仕家性為止故車則軔俟而馬就止也測曰車軔馬止不可以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晏然無求故不行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測車軔俟作車軔馬止今從宋陸王本吳曰軔而振切礙輪木也光謂二為思中而當夜小人智不足以燭理就止則可行則凶也次三闌其門戶用止狂蠱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為門戶家性為止故門戶閉也蠱淫也是故重門禁暴客闌止狂淫也測曰闌其門戶禦不當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狂淫

之人當禁止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僳作闑今從范本光謂蠱惑也㮚亦止也三為戶又思之宗也又為感意而當晝君子三思而行苟狂惑不當不可復掩故於蹶意時必慎而後發也次四止于童木求其踈穀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為金而尅於木故童木也而求其實非其時也果為踈穀也測曰止于童木求其窮也陳仁子輯注求踈童木故窮也　胡次和集范云木至秋則剝落而童此立冬之候木盡衰落而雕踈之間求其養人穀有養之道於雕踈之中求其穀求窮之謂司馬云范本其求窮作求其窮今從宋陸本王曰童木謂兀然無枝幹者踈穀謂草木之可食者光謂四為下祿而當夜小人干祿而不得其道必無獲也次五柱奠廬蓋蓋車穀均踈陳仁子輯注五為天子位故稱車蓋奠置也柱置待廬猶置臣待君也君處重蓋之中故重言蓋也穀善也均平也踈大也居止以道故平大也測曰柱及蓋穀貴中也陳仁子輯注貴處中央天之位也　胡次和集注范云立冬之后穀踈之物利於蓄藏柱奠廬蓋均載以藏之求于童木非求之時也要柱奠蓋藏之于中者也司馬云范本穀作穀今從二宋陸王本穀穀古字通王曰奠定也如柱之定於廬舍之中得其所止蓋之蓋覆於車車運而蓋不運穀之均其踈數以湊群輻輻雖運而已

當處中此皆以止為用者也五居中得位善於止道故取象焉光謂廬草舍之圜者必先植柱於中央以定之蓋有斗以受弓輪有穀以均輻人心所止尤執厥中如此三者故可貴也次六方輪廣軸坎軻其輿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上祿故有輪輿之事齊車也七稱車六稱輿六尅於七故坎軻也測曰方輪坎軻還自震也陳仁子輯注坎軻不安故震怖也　胡次和集注范云車之利在輪圜而軸小則運轉無窮今也輪方軸廣則有難運之道故曰坎坎其輿六為上祿居止休之世當震懼而退坎坎其輿亦懸車之類司馬云范本廉作廣今從諸家范小宋本坎坷作坎坎今從宋陸本坷軻皆音可王曰輪方必止軸廉必艱以之進路必坎坎然振其車輿而不獲其通矣光謂六為上祿為盛多而當夜小人進不以道雖止於盛位終不得安也次七車累其俒馬獵其蹄止貞陳仁子輯注范云俒輪也輪而見累故云坎軻車累馬罷故蹄獵也輪累蹄獵不可乘行家性為止故曰止貞也測曰車累馬獵行可鄰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車累馬罷不可以遠行止於鄰居　胡次和集注鄭云俒集韻斷相支切輪之類太玄作俒獵注云俒輪也當用此音訓又文胃切司馬云宋陸本俒作俒范本作俒今從小宋本小宋本鄰作憐今從宋陸范本俒陳吉雖與書馳獵與良

涉切諸家或作𢷾䡛䟤也范曰俔輪也𢷾躔也王曰槼有繫也𢷾有所挂也車槼馬𢷾宜乎止以求正光謂也爲失志爲敗損而富壐故槼𢷾也君子見險而止則不失其正矣　林希逸鬳齋集傀音雎又音馳輪也𢷾良涉切有所絓也槼有所繫也車槼馬𢷾不可行之時宜止則止也𨌺敝也考工記不𨌺於鑿亦作𨌺宜止而行則敝也𨌺作鄣𢷾或作𢷾皆誤也次

八弓善反弓惡反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木也故爲弓善弓反發則善反其故也詩云四矢反兮言夕其故處也惡弓者不善發則偏然反也**善馬很**

惡馬很陳仁子輯注范云善馬常很養不足也惡馬常很不早除也亦以喻臣之善惡也春秋傳曰不早爲之所是也弓馬皆惡故不可用**絶彉破**

車終不偃陳仁子輯注偃止也弓馬不良猶臣不忠直故有絶弦破車之禍也彉弦也**測曰弓反馬很終不可以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以用也弦絶車破不可用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作弓善反馬善很惡馬很宋本作弓善反惡弓反馬善很惡馬很范本很作恨今很從諸家餘從范彉薄萌切宋曰絶弦破車故不可用也范曰彉弦也偃止也王曰弓之反戾不可以射馬之很惡不可以御而強用之必有絶彉破車之患終不可偃息而止矣光謂弓雖善而好反馬雖善很而性很終不可用況其惡者乎八

十七

爲禍中爲剝落而當夜小人邪僻而不知止者也荀子曰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章云八夜小人也在止之世善惡混而不分反仰也弓之未弦爲反仰也雖弓良之與惡弓不能分別馬很者不能馴服於人也馬之良與惡未調習之皆不可辨小人居是善惡不分止則稍先動則有禍苟動則絶弦破車終不能偃其弓馬也故測謂終不可用也**上九折于株木輆于砭石止**陳仁子輯注范云九爲金故稱石反則八則赳木高上則石因進退不宜故言輆于砭石也**測曰折木輆君子所止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君守道止其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砭作砭彼驗切小宋本作砭音仙王本作䂨音上云掎紿石也今從之吳曰輆音恠礙也光謂九爲限爲石又禍之窮也而當晝君子道既不行則當止矣章云九晝爲陰在止之世君子居之不違時義謂將適於八金克於木故折木之害過升於上則有堅石之輆九爲上山故稱石能知止道測曰君子止也砭石堅石也

堅首第七十二　三方二州三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堅者陰氣閉塞而凝寔也故陰之於陽能剝其外不能剝其內能剝其形不能剝其真木葉枯而根本固水泉涸而涯涘見斂其華而歸其精凋其枝而

十八

復其体是正所謂皮𡗝剥盡而真實存者故陽主動物發育陰主静物堅
凝玄象艮有二先以止次以堅止則陰氣之静堅則陰氣之凝氣一止則
堅矣月令曰水腹堅是也**堅**陳仁子輯注范云入玄陽家九金上上亦象
艮卦　胡次和集注邵云陰家準艮司馬云陰家金亦準艮入堅初一八分
二十秒日次折木立冬氣應斗建亥位律中應鍾陸曰艮為山石又為木
多節皆堅貌**陰形胼冐陽丧其緒物競堅彊**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属於
金謂之堅者胼固也緒業也言陰氣固盛陽失其業物竟堅固故謂之堅
堅之初一日入尾宿十度　胡次和集注鄭云堅胼范薄胝切虞作胖樓注

文固也取胼胝之義以言其固如皮上堅也虞作胖義取心廣体胖則其
昌盛可知固曰陰形胖昌也虞本為優矣或作駢者形声誤也司馬云小
宋本形作貌冐作昌今從諸家胼部田切丧息浪切宋曰胼謂盛也緒業
也謂是時陰氣壯盛陽丧其業無能為矣故萬物依陰氣競謂彊也范云
胼固也王曰胼冐容盛貌**初一磐石固内不化貞**陳仁子輯注范云陽家
之陽在金之行母子之道固我石固也磐石之性不可移動故貞也**測曰磐
石固内不可化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内能磐固故不可化也　胡次和集
注司馬云小宋本磐石作堅磐宋陸本化貞作不貞王小宋本作不化其

貞宋陸本測作磐石固内中不可化也今皆從范本光謂一為下人為思
始而當夜小人頑愚心如磐石之堅不可化而入於正也孔子曰唯下愚
不移**次二堅白玉形内化貞**陳仁子輯注范云家性為堅雖私其本不能
消鑠通可鍛治以為器故内化也化必成器故貞也**測曰堅白玉形変可
為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以成物器故可為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
本無化字小宋本形作状今從范王本二為思中而當晝君子心雖堅固
潔白如玉之美然見善則進有過則改内化日新以就於正易曰介于石
不終日貞吉**次三堅不凌或泄其中**陳仁子輯注范云三東方也帝之所

出在於堅氷之月命令當行令行不凌故或恐陽氣泄於中也君而不容
則臣不固臣不容則身之失也**測曰堅不凌不能持齊也**陳仁子輯注范
云君臣相失故不齊正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凌作陵今從范
王小宋本宋曰齊中也范曰在於堅氷之月令不凌或恐陽氣泄於中也
光謂三為成意而當夜小人處心不善悪交戰二三其德有始無卒不能
行無越思允執其中如氷欲堅於外而懲陽泄其中終不能成也　林希
逸膚斋集凌氷也當氷堅之時而不成凌者其中陰為陽泄也齊中也外
能堅守而中不自持此色厲而内荏者之喻**次四小蟁營營端其蜎**

蜩不介在堅蟒陳仁子輯注范云蟒德也蜩國也四爲公侯小爲有國有土也小螽以喻民也民而營營須德乃安國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德所由道亞德國故在堅德也測曰小螽營營國其氐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氐本根也本固則未強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营作褮無在字王本介作分吳曰蠭與蜂同范作螽誤也蟒都計切蜩音詡又音弋今蠭從諸家營介從范本宋曰氐本也范曰蟒德也蜩國也王曰蟒蠭子也蜩其房也先謂蟒與蒂同謂蠭房之蒂也介大也蟒以喻德蜩以喻國四爲下祿而當晝君子脩德以保其位國不在大在勤德以固其本而已亦猶小蠭營將爲房必先爲其蒂房不在大但蒂堅則不墜矣　林希逸鬳齋集蠭與蠭同蟒與蒂同蜂房之蒂也蜩音許又音弋蜂房也蜂營營而爲房必堅其蒂不堅則房墜矣蒂只在堅而不在大故曰不介以堅介大也次五蜩大蟒小虛陳仁子輯注范云國小德大則民衆殷國大德小故民虛也測曰蜩大德小國虛空也陳仁子輯注德不洽境民不足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國小德大則民衆殷國大德小故民虛也光謂中和莫盛乎五而當夜小人享盛福而不能守國雖大而德薄如蠭房大而蒂小其墜不久矣虛者言其外勢強盛而中實有無也　林希逸鬳齋集蜩蜂房也

蟒房之蒂也房大而蒂小不足以聚之則蜂必散亂而蜂窠虛矣爲國而不知其本必失其民以此喻之次六𢧵蟒紗紗縣于九州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爲上祿言𢧵德者德輕如毛民鮮能舉之故言紗紗也以細微之德臨有九州九州之民縣命大虛故曰縣于九州測曰𢧵蟒之縣民以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若民以德故康寧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紗舊亡了切按集韻紗微也或作紗縣讀作懸按復編縣繫也從系持県借爲州縣之縣別無懸加心非胡消切司馬云小宋本紗作幺音幽云幺幺微貌今從諸家𢧵與纖同縣與懸同王曰紗與眇同光謂六爲上祿爲盛多爲極大而當晝天子秉德之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如纖蒂之縣大房也　林希逸鬳齋集紗紗微小貌音幽九州之民各戴其君心有所繫如蜂房之蒂小而甚堅則可以康安矣𢧵與纖同縣繫也次七堅顛觸冢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失志顛冢皆喻高也志失行張故能自高堅高其行觸長若冢也測曰堅顛觸冢不知所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苟能自高不知世間之所行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顛頂也七爲失志爲敗損爲下山而當夜小人彊狠而不知道如用其堅頂進觸丘冢不知所如也章云七夜爲禍之小世猶失志顛狂以首觸冢冢乃喪亡之所也故測曰不知所行也次

八㒺堅禍惟用解蟓之貞陳仁子輯注范云東方爲龍故喻以解蟓也好直之獸故謂之貞也堅㒺其禍不能以情服惟直者而正之也測曰㒺堅禍用直方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解蟓爲獸如直之方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㒺與怙同豸大𧕫切注謂解豸好直之獸按説文解廌獸也似山羊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象形從豸省解或作獬廌或作䚦觽通作豸雉上九角解豸是也此作豸者乃蟲豸字丈爾切然豸亦通作豸妄加點畫以別之非古也又按後漢志獬豸神羊能別曲直論衡解廌一角羊也性識有罪許慎謂似山羊未知孰是司馬云㒺與怙同解豸與豸同王曰解豸

二十三

觸邪之獸光謂八爲禍中而當晝恃其堅而犯禍者也然君子之志在於觸邪雖堅以蹈禍不失其正也上九螽焚其翅喪于尸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火八木木在火上炎焚揚起故燒九也尸主也翅以喻民民而見焚君將安乎故主喪也測曰螽焚其翅所憑喪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民憑於君君賴於民民而見焚故主亡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燹焚其相今從范王小宋本喪息浪切范曰尸主也光謂翅當作翄九爲禍極而當夜小人爲惡之堅至於覆家如螽自焚其房失其所主也易曰鳥焚其巢

人玄成首第七十三　三方三州一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成者

盛而物皆實也天下之物生以陽成以陰故秔稌之秀也以登果蓏之榮也以實雖寒霜之零金風之肅物莫不斂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玄之成象既濟者也既濟爲陰陽之互交成爲陰陽之各立物之成皆陰也玄曰物以成形而九測反覆乎成不成之義成物者其陰乎成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玄陽家一水下下象既濟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水準既濟入成次九日舍箕陰氣方消陽藏於靈物濟成形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水謂之成者言是時陰氣方消靜於六位陽氣藏於靈祇之底謂地中也故萬物成形体故謂之成成之初一日入尾宿十五度　胡次和集注

二十四

司馬云范本陰氣方消作陰氣方消小宋本作太陰方消今從二宋陸王本宋曰地稱靈陸曰清寒也光謂陽藏地中潛爲物主物賴以濟得成其形章云立冬之後陰氣純清陽乃幽潛靈粹之氣於九泉之下物皆成形而足体故測曰成不可更錯曰成功就而不易初一成若否其用不已冥陳仁子輯注范云一君子也不有其功雖有所成猶若否也常而若否致用不已故冥也測曰成若否所以不敗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謙以得之故無敗事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否方九切不也司馬云王曰處成之初得位當晝功成若否不伐其功則其用不已而冥契於道也光爲一爲思下

而當晝君子之道闇然日彰冥者隱而不顯也老子曰功成不居夫惟不
居是以不去次二成微改改未成而殆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火也而在於
水雖當相害家性為成成孰於物當須水火今水在火下故言未成未成
而改故殆也測曰成微改改不能自遂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未成重改故
不能自成遂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改字止一今從諸家王曰失
位當夜成之尚微而又改之則事必不成且危殆也光謂二為反復而當
夜小人秉心不壹必無成功易曰晉如鼫鼠貞厲　林希逸鬳齋集為善
方成而心已改改不待成而知其危矣次三成躍以縮成飛不逐陳仁子
輯注范云三為進人故欲上躍躍而失位當反其故故以縮言之也家性
為成苟成而非躍就尊位處有於衆人貴成功而不追逐而貴之也測曰
成躍以縮成德壯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必得高位德之壯也　胡次和集
注司馬云王曰事之既成已躍而進又縮而退知自戒懼則進而無咎光
謂三為成意而當晝君子臨事而懼躍縮未決所以然者以事之既成則
如鳥之飛不可復逐故進退宜慎也易曰或躍在淵無咎　林希逸鬳齋
集事之既成可以躍進又縮之可以飛上而不飛隨之言能謹畏退縮記以
守其成則德愈壯也遂隨也次四將成矜敗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為公侯

宮亞天位據下行陽奉上循陰臣道默從歸功於五而將自矜非道之正
也測曰將成之矜成道病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居下自矜道之病也　胡
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失位當夜是將成而矜必敗其成成功之道惡其
矜伐也光謂四為下祿故將成也當夜故矜也葵丘之會齊桓公振而矜
之諸侯叛者九國次五中成獨督大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天位處中履
和故曰中成尊無與比故謂之獨董督四方故大也測曰中成獨督能處
中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能處中央督天位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
本作中成能成今從諸家本中和莫盛乎五而當晝王者功成獨建皇極以
督四方德業光大者也次六成魁瑣以成獲禍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上
祿故魁然也瑣細也六近於五土尅於水故為之瑣雖居上祿而不崇讓
必見尅害故獲禍也測曰成之魁瑣不以讓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功成不
讓禍之招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作成魁瑣瑣今從諸家范本
謙作讓今從二宋陸王本王曰六居盛滿而失位當夜雖為成之魁主而
內懷瑣細之行必且貪其功而獲禍矣光謂六為極大而當夜凡大功既
成則人欲分功者多矣為其首者既尸其大必分其細以與人則衆無不
悅若欲兼而有之則為衆所疾反因成功以獲禍矣次七成闕補陳仁子

輯注范云七為失志故缺也成陽家之陽君子之道也君子之道善於補愆故有缺則補之也測曰成闕之補固難成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補所愆者難承繼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承作依今從范王本范曰七為失志故闕也君子之道善於補愆故有闕則補之王曰成功之下難以承之當思補過之道也次八時成不成天降亡貞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木也秋之所成而不能成者天降災也　天降之災故曰亡貞也測曰時成不成獨失中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宜成不成失中正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亡作止今從諸家范曰八木也秋之所成也光謂小人當可成之時而無德以成之失時之中故天降咎而失正也上九成窮入于敗毀成君子不成陳仁子輯注范云陽家之陽故稱君子君子之言示端而已也成事不說故曰不成九為成終故曰窮也窮當更生故小毀也測曰成窮以毀君子以終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終竟成道君子之終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作小人毀成今從諸家九為晝嚮而當晝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成窮而入于敗物理自然敗則毀其成矣君子知成之必毀也故常自抑損使不至于成以終其福祿也養由基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子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

發不中百發盡息謂此類也

人玄闕首第七十四𝍏　三方三州一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闕者陰陽易位而不可合也凡物惟有間則不復合故君臣有間君臣不可合父子有間則父子不可合以至萬事萬物皆然若無間則合矣易之噬嗑陽中包陰以中有間而不能合玄之闕內陰外陽以內外無間而不可合故玄錯曰闕也合用二家也覩用一闕首曰相闔成一其禍泣萬物噫其終不合也夫闕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玄陰家二火下中象噬嗑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火準噬嗑范王讀為緻密之緻陳以闕為閭陟栗切閉門也吳曰閭丁結切與窒同陸曰嗑者合也闕以陰陽相閉閭也陰陽交跌相闔成一其禍泣萬物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火謂之闕者言是時陰盛陽藏交跌易位閭閉於下闕密如一萬物皆泣其禍未除故謂之闕闕之初一日入箕宿二度邵云一度　胡次和集注鄭云闕集韻直利切太玄首名王涯說陰氣閉陽緻密也樓門有閉陽之義故有緻密之義跌徒結切注云交跌易位取更迭義也司馬云宋曰謂是時陰跌與閉於上陽跌衰守於下閉守其闔密如一矣光謂跌過甚遇也章云陰盛而闕閉陽沉而秘密禍害尤隆物成雖長衝曰闕乎惡錯曰闕也皆合二初一圜方杌

桯其內窾換陳仁子輯注范云家性為關當窒如一而水在火家更相剋動如圓鑿方枘杌桯不安測曰圓方杌桯內相失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杌桯不安故相失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杌音兀棿音臬窾音款范水在火家更相克如圓鑿方柄杌棿不安先謂關合也一為思始而當夜其心不合者也次二關無間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火也而在其行二火合會關窒如一故無間也測曰無間之關一其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一陽一陰遺相受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二合火合會關窒如一光謂二為思中而當晝其合無間二如一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次三龍襲非

其穴光亡于室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為龍立冬之後故襲穴也今進於四故非也苟進非坎失位妄據故無光榮於其室也測曰龍襲非穴失其常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非穴之室故云失常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小宋本無龍字今從宋陸范本王曰襲入也次四臭肥滅鼻利美貞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為公侯五為天位天位稱肥四親近之故稱臭肥也鼻以知氣金在火家火爍於金故滅鼻也以陰求陽故利奉近尊位故美貞也測曰滅鼻之貞沒所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上附至尊故沒身不殆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臭許救切說文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故從犬徐

鍇曰以鼻知臭故從自也司馬云宋陸本作所沒方也范小宋作沒所勞也今從王本關準嗌嗌故有食象四為福始而當晝飲食之未先覺臭芳見得思義不可失正也次五齧齒骨折齒滿缶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為膚五為骨骨以喻陽四為口齒之象行剋於四故齒折也五為土器五謂之缶陽氣在下六為純陰故滿缶言陽氣滿上下也測曰齧齒骨折齒大貪利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下剋於上故毀折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五為福中而當夜小人貪利以自傷者也易曰噬腊肉遇毒次六飲汗吭吭得其膏滑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上祿汗潤澤也神靈所祐故潤澤多吭吭然

也百姓蒙福若膏澤之濡滑也測曰飲汗吭吭道足嗜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種祿天降故足嗜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本王本吭吭作吮吮小宋本汗作汙音烏吭作吮山岁反云吮吮小飲也道足嗜作道得嗜今從宋陸范本范曰汗潤澤也潤澤多吭吭然也光謂六為盛多為極大君子所嗜者道雖多取而無害也次七關其差前合後離陳仁子輯注范云木生於火之進得八與母同位故前合也退而得六六水剋之故後離也測曰關其差其合離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進合退離位次然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七為消為敗損而當夜故關窒自是而差跌前合後離也次八輔其

折廬其缺其人暉且偈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木也在火之行火盛金衰故八輔也金在火行故缺少也毋以大德廬之覆蔽其瑕故廬其缺也能掩二惡見巳二美既有光暉當爲英偈測曰輔折廬缺猶可善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掩惡見美故可善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廬於盍切覆蔽也作廬者誤偈舊音桀楬此古傑字毋注云毋大以德廬之覆蔽其瑕故曰廬其缺楬毋於二火有毋道焉於九金有婦道焉以二火克九金故有折缺而八能輔廬之則以當畫爲好故也見美注云掩惡見美蓋輔其折廬其缺是掩惡也其人暉且偈是見美也司馬云宋陸本廬作廬今從范王本陳音廬烏合切小宋偈作傑范曰覆庇其瑕廬其缺也王曰能扶助其折廬蔽其缺小宋曰偈武勇也光謂八爲耗爲剝落而當晝故有是象上九陰陽啓昝其變赤白陳仁子輯注九金也啓開也此十月之首陰盛附閉今當裝外故開昝也金王火廢故變赤爲白也測曰陰陽啓昝極則反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極陰反陽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昝集韻昝古化字陰陽啓昝言其閉啓變昝也或作化音訛蓋不識而妄改也司馬云范本測作陰陽啓昝極則反也王本作陰陽赤白極作反也小宋本啓作昝音啓赤作赦爲閑反測曰陰赦陽白極作反也今從宋陸本昝五禾切王曰昝

古化字吳曰昝化也光謂閑者陰陽閉塞不通之象物極則反故復變而開通化生萬物萌赤牙白也　林希逸鬳齋集晉音啓昝古化字晉昝開通也陰變而赤陽變而白極則反也人玄失首第七十五

人玄失首第七十五☰

三方三州一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恩曰失者陰盛而陽大損也陽氣日損不損於陰盛之時多損於陽盛之日岩溜穿石其來久矣故以卦氣論小過爲陰過而乃居三陽之交大過爲陽過而乃居五陰之交槩可知也曰大者過也玄曰陽不能得皆互相發明者也次二蔲得之失次四正祿之失陽之失至此耶失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玄陽家三木下上象大過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木準大過入失次四二十六分十一秒小雪氣應陰大作賊陽不能得物陷不測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木謂之失者立冬節終於此首之次一小雪氣起於此首之次二斗指亥應鐘用事言是時陰大賊陽陽無所據二氣不和萬物之生無所測立陰陽相失故謂之失失之初一日入翼宿六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曰謂是時陽爲賊陰所功奪不能復有所得也初一剝盧減刃陳仁子輯注范云盧空也刃滿也水爲薄首故謂之剝順流剝下滿減於盧空之地也測曰剝盧減刃深自幾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深以幾微自戒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剥乜亦切司馬云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一
者思之微也生神莫先乎一而當晝君子雖或有失能深思遠慮自有幾
微而正之不形於外如以刀剥虚雖復滅刃終無傷夷之迹也次二蘙德
靈徵失陳仁子輯注范云蘙小貌二稱小人故小德也靈神也徵祥也小
德之人不知天命家性為失不敢靈祥故失也測曰蘙德之失不知畏
徵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違天命故不畏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范
本徵作徵今從王本蘙音眇猶遠小人二為思中故曰蘙德得失之機既
靈且徵而時當夜小人不能慎微以至大失次三卒而從而卹而妹而于

其心祖陳仁子輯注范云從卹妹皆是憂懼卒至之貌也而辭也祖始也
憂懼卒始猶可心慮三未居官而近於四恐卒見剋害故妹憂也測曰卒
而從而能自改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見憂而改則無憂也　胡次和集注
司馬云王曰卒終也從順也卹憂也妹敬也三居失之時得位當晝是能
終順大道卹憂過失而加之以妹敬為于其心祖者心之思慮以此為主
也光謂三為成意當晝故有是象一正之于未形三改之於既成次四信
過不食至于側匿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為公侯陽家之陰則為小人小人居位
故信過也既過而失故不食也居禄不當故有側匿也測曰信過不食

失正禄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慝食而不食故失禄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
云范本作正禄也今從宋陸王本王曰居失之時而失位當夜不能自正
其失則是信其過差之行而不食焉至於側匿言終日也終日不食必且
喪其身矣食又喻禄故測云言之小宋曰日斜為側日沒為匿光謂四為
下禄而當夜故有是象次五黃兒以中蕃君子以之洗于愆陳仁子輯
注范云五為天子有輔相之臣乜生於火火謂乜也故言黃兒謂年老有
黃髮兒齒之徵也以自蕃輔承之以正故君子洗愆也測曰黃兒以中過
以洗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洗垢除愆君子所以得衆也　胡次和集注司
馬云兒五稽切范曰黃兒謂年老有黃髮兒齒之徵也宋曰髮白復黃謂
之黃齒落復生謂之兒蕃蕃蕤也能以中正而為蕃蕤次六滿其倉蕪其

田食其實不養其根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大位小人居之不修其德而
據上禄倉滿田蕪百姓罷極食實困根本基不固家性為失失之甚也測
曰滿倉蕪田不能修本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田而獲本不修也　胡次
和集注司馬云范曰不修其德而據上禄倉滿田蕪百姓罷極食實困根
本基不固失之甚也光謂六為上禄為盛多為極大而當夜故有是象百
姓不足而君足猶養根而食實也次七疾則藥亟則酌陳仁子輯注范云

之為君子當交佐五忠告善道吐言如藥亟以謝闕䦧徐疾瘳酌以福之也測曰疾藥亟酌禍不可轉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雖在失家以良臣自輔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亟以謝闕䦧以疾瘳酌以福之也光謂之為禍下離咎而兆萌而時當晝故有是象　林希逸鬳齋集酌祭以酒也此言災咎可復也為改過之喻次八雌鳴于辰兆用無木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為飛鳥亦為聲音故言鳴也八又陰位故謂之雌書云牝雞無晨此之謂也兆宜晝而角魚宜水而木家性為失失之甚也測曰雌鳴于辰厥正反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緣木求魚故正反也　林希逸鬳齋集雌鳴辰旦反常也兆而求角緣木而求魚皆反正之喻上九日月之逝改于尸陳仁子輯注范云九為金也而在於木有剋木之慈陽稱君子君子之道執行於世雖没猶存九為失終不以年高日月已逝其有得失雖在尸柩猶念自改故曰于尸也測曰改于尸尚不遠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言其志尚不以所失遠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君子之道執行於世雖没猶存不以年高日月已逝其有得失雖在尸柩猶念自改王曰先賢垂勸戒之深死而後改猶謂之不遠光謂生時之失死告子孫而改之猶未為遠也楚恭王臨薨告令尹進賈藤而逐中侯剡向曰欲以閒後嗣竟來世猶

愈於没身不寤者也賈子書無之申侯楚文王之臣新序之誤也

入玄劇首第七十六　三方三州二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劇者陰盛而陽愈損也故以三木乘陽之數為失其失猶可言也以四金乘陰之數為劇其失不可言也玄曰失大又曰劇皆甚之也大槩玄象易一首不足畫其意則反覆二首為玄衝曰劇惡不息其然豈其然乎劇陳仁子輯注范云入玄陰家四金中下象大過卦　胡次和集注邵云陽家司馬云陰家金亦準大過入劇次日舍南斗王曰劇極也過甚之極光謂大過棟撓之世劇亦離亂之象陰窮大泣陽無介儔離之劇陳仁子輯范云行屬於金謂之劇者儔匹也離附也是時陰氣大盛奪陽之勢陽無一介以養萬物萬物附離於陰陽陽方當外陰當詘故大泣也群陰窮劇故謂之劇劇之初一日入箕宿十一度　胡次和集注邵云十度鄭云劇舊說增也揆衡云劇惡不息害為惡增甚也司馬云王小宋本泣作位范本無於字王本介作分范本㑴作儔小宋本作㑴音仍慈也今從宋陸王本㑴音儔宋曰泣於陽使陽泣也謂陰氣極大陵蔑於陽使其泣無復有纖介之功於萬物也光謂㑴古儔字儔類也凡物待陽而生者皆陽之類也陰既窮大用事九陽之類皆遭離其劇禍也　林希逸鬳齋集㑴與儔同介助也

陰既窮戚陽以啼泣為無助也陽陰之離至此劇甚矣介儔即無介助黨類也初一骨䐁其肉内盬陳仁子輯注范云骨幹也䐁猶禍也幹以喻君盬肉也肉以喻親小人之道而在劇家一害其上禍猶其内故言内盬也測曰骨䐁其肉賊内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骨肉之禍皆由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范皆作骨䐁其肉内盬今從王小宋本骨肉相親之物一為思始而當夜禍亂之本自其内生如骨䐁䐁其肉潛隱而入莫之見也次二血出之蝕貞凶陳仁子輯注范云火在金行欲尅於金末不尅於本故言血出血出以喻不順不順主災故言蝕也相尅為凶止則為貞

止以相順故曰貞凶測曰血出之蝕君子傷之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君子恐傷金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君子傷之今從二宋陸王本次三酒作失德鬼睽其室陳仁子輯注范云睽見也金生於水釀水加米故以酒喻家性為劇始進之人未能醖藉故酒失也失則為亂訟以致禍故鬼見室也測曰酒作失德不能持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醖藉持已不及亂也　胡次和集司馬云范本將作持今從二宋陸王本睽失冉切王曰睽視也次四食于劇父母采餕若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為中祿而在劇世故食劇也餕熟食也若順也采取也美食父母之順也測曰食

劇以若為順祿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子得天祿父母順取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餕舊音俊熟食也按博雅孰食謂之餕饕司馬云范小宋本來作來今從宋陸王本餕音俊為子偽切范曰餕熟食也若順也光謂四為下祿而當晝君子仕於亂世求祿以食其親不失於順也次五出野見虛有虎牧猪搴袴與襦陳仁子輯注范云五土也故稱虛四為虎六為猪五為君位而在劇世處於政治百姓去之如虎之收猪喻並走搴其襦袴也測曰出野見虛無所錯足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避世而無所錯足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虛與墟同搴音愆當作摞袴與袴同司馬云王本虎作虐今

從諸家虛與墟同搴音愆取也袴與袴同襦音儒短衣也王曰出于田野而見丘墟光謂五為中祿而當夜小人乘亂世而居盛位務為貪暴以殘民如虎收猪民無所措其手足也　林希逸鬳齋集野外荒虛虛收其虎出而遇此不過搴裳而走搴與褰同襦短衣也牧逐也次六四國滿斯宅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上祿下之所仰如水之赴海故以滿宅喻也測曰四國滿斯安宅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民蒙其福故安居也　胡次和集注章云六畫為陰首之主以君子濟困劇之時也人之所歸滿其國上以安居也夫五雖有位而小人居之如虎牧猪民乃奔亡就諸有道故歸六

以求安宅也次七虒而半而戴禍顏而陳仁子輯注范云而辭也七爲失
志年過失志虒然半白而不改變故曰戴禍禍在其顏貌可知也測曰虒
而半而戴禍較也陳仁子輯注戴范云戴禍在顏較然可見也　胡次和集
注鄭云虒蒲交切虎也注云虒然半白謂頭髮半白如虎毛班白也舊音
虒武設意與注異不可用也較音角著見也司馬云范本半作半王本作
半小宋本作半今從宋陸本虒普表切半敷容切較音角次八餅餥于
繘貞顉陳仁子輯注范云顉純也餅所以出水須繘以汲之猶君須於民
以及祿也君祿養民故曰貞純也測曰餅餥于繘厥職迫也陳仁子輯注

范云職主也迫近也金魁於木迫於九也　胡次和集住司馬云范本測
作餅餥繘厥職迫也今從二宋陸王本繘餘律切上九海水群飛蔽于天
杭陳仁子輯注范云天杭天漢也金生於水故稱海水水群而飛雨之象
也亦猶劇世人去其君不可掩蔽若天雨也測曰海水群飛終不可語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劇世之民不之解語而止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
范本群作蔽王小宋本語作落今從二宋陸本王本天作大今從諸家章
章云九夜爲禍之大當劇之中小人居之位高而無民夫海以水爲本國
以民爲本今海水群飛如民奔去國不可言止之也故測謂終不可語也

林希逸鬳齋集杭即航也海水群飛浪方湧也弊壞也天杭即大舟也
太玄馴首第七十七☷　三方三州二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馴者
陰怪而順也蓋六陽爲坤之候也天地間陰陽二氣不可偏廢聖人非喜
陽而惡陰也特陰体柔躁宜於順而從陽惡其不順而戰陽易曰順承天
又曰利牝馬之貞夫行止惟人之從者馬之順也牝馬又順之順也子事
父臣事君皆然馴之測曰馴非其正曰馴義忘生其善順而貞即馴陳仁
子輯注范云人玄陽家五土中中象坤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土
準坤宋曰坤順也馴亦順也陰氣大順渾沌無端莫見其根陳仁子輯注

范云行屬於土謂之順者言陰氣已順渾純無端包其根源故當順撫故
謂之馴馴之初一日入斗宿三度　胡次和集注司邵之四馬云度鄭云馴渾胡
本切杜純杜本切司馬云宋曰謂陰成功於是將大順歸之於陽其事渾
純無有端際莫能見其根源也初一黃靈幽貞馴陳仁子輯注范云一爲
君子居土之行故謂之黃中央之色求魁於一故謂之靈馴者順從於土
故幽貞也測曰黃靈幽貞順以正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順其性故貞也　胡
次和集注司馬云土家故黃生神故靈下下故幽當晝故貞思慮之始此
四德順而能王者也次二娷其膏女子之勞不靜亡命陳仁子輯注范云

二陰也膏潤澤也陰受於陽猶臣受於君妾受於夫也靜安也國以安則
潤澤以至生育女子之勞也不安不育是亡君夫之命也測曰娩膏之亡
不能清淨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女子勞類故不清淨也　胡次和集注司
馬云宋陸本娩作嬔小宋本作娩音篤云美好也今從范王本王本亡作
正今從諸家吳曰娩古孚切字范曰膏潤澤也次三牝貞常慈衛其根
陳仁子輯注范云牝陰也貞正也陰道常慈順於君則能衛其本根也測
曰牝貞常慈不忘本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能衛其根故不忘本也　胡次和
集注司馬云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坤為母三性喜情人又為多子而當
晝故曰牝貞常慈言常慈乃婦人之正道也三為木為思上為成意為自
如能不忘其本者也次四徇其勞不如五之豪陳仁子輯注范云徇衛也
四為臣道有勞能自徇衛欲人稱知之故不如五處柔順之尚以道得衆
有豪友者也測曰徇其勞伐善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自衛其勞故伐善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作不如五五之豪今從諸家王曰德薫千
人為豪光謂四為下祿而當夜小人事君則伐其功不如五之靈囊大包
不敢自盛也　林希逸鬳齋集五中也苟伐其功勞則不如五之得中為
過人也豪過人者也次五靈囊大包其德珍黃陳仁子輯注范云五處尊

位包有四方如有囊之所褱括也家性柔順故可珍愛也測曰靈囊大
包不敢自盛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括囊其不自盛大也　胡次和集注司
馬云王本靈作虛今從諸家小宋本靈囊作靈括巨槖今從諸家王曰珍
者為物所貴黃者得中之義光謂五為囊為包地之為物含弘光大故曰
靈囊大包五居盛位而當晝君子為臣位高而不驕功大而不伐故有是
象易曰黃裳元吉　林希逸鬳齋集靈善也囊有涵蓄也大包可以包容
而大受也此為珍美黃中之德以其不自大也次六囊失括泄珍器陳仁
子輯注范云六水也家性為順水性順下不可停貯故囊失括也括之不
密珍器不固猶君不密則失臣也測曰囊失括臣口溢也陳仁子輯注范
云囊失括故口溢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囊亦作槖今從諸家
六為冗為實過中而當夜小人不能含章以從王事如囊之失結而泄珍
器也易曰臣不密則失身　林希逸鬳齋集有囊而不括則其珍美之器
皆泄露矣此伐善矜能者之喻次七方堅犯順利臣貞陳仁子輯注范云
七火也火性有恒寒暑雖至不為增減猶正直之正堅意犯順不變其色
臣之正也測曰方堅犯順守正節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固意不撓故守節
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七雖吝犯苗而當晝君子事上獻可替否行之

以方守之以聖雖有犯無隱而不失其順得爲臣之正道政刹也次八馴非其正不保厥正命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木也是金之財宜當順從天順其子欲上害九子上介八遠不能救木必見剋故不保其命也測曰順非其正無所統一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所順非正故一無所統也　胡次和集注范司禍云八爲疾病爲耗爲剝落而當夜小人事上左右前後是非可否惟君是順不能守道執一故不保其命也上九馴義忘生賴于天貞陳仁子輯注范云家性爲順九爲之貞終終於善道展義忘生必得其正唯天知之故賴于天也測曰馴義忘生受命必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順而以義必受命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九禍之窮也而當晝君子事君盡節有死無貳順義忘生所賴者天之正命耳

人玄將首第七十八　三方三州二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邑曰將者陰盛而陽漸欲復也陽無間可容息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盡剝無餘乃闢之始也以卦氣言則坤當十月以月氣言則月爲陽月陰極之時未嘗無陽列子所謂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者人自不知其然者特此時將復而未就耳易雜卦曰未濟男之窮謂三陽皆失位也玄曰陽氣將復謂一陽欲救仲也二將無疵四將飛得羽五大爵將飛盖將欲濟而未者

將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玄陰家六水中上象未濟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水準未濟入將次八日次星紀大雪氣應斗建子位律中黃鍾陸曰將者陰陽窮上反下甫當復升既濟曰物不可窮故受之以未濟其義同之陰氣濟物乎上陽信將復始之乎下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水謂之將者言陰成物於上萬物順而相將故謂之將將之初一日入斗宿九度　胡次和集注邵云八度司馬云王本始作如今從諸家宋曰謂是時陰成物於上功成者退故陽氣復始之於下也初一將造邪元厲陳仁子輯注范云厲危也元始也一爲人下造於作邪上侵於二火性炎上不得侵侵而不得已自危懼故始厲也測曰將造邪危作主也陳仁子輯注范曰作主當危故厲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厲危也元始也王曰居將之初而失位當夜將造於邪者也以危爲本故云作主光謂一爲思始而當夜故有是象次二將無疵元睟陳仁子輯注范云睟純也二爲平人而在將大之家故無瑕疵也人無瑕疵故大純也測曰將無疵易爲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純厚之人故易爲後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睟純也王曰得位當晝將寡其過故曰將無疵也二之本質純睟故云元睟始而無疵後必易繼也光謂二爲思中而當夜故有是象　林希逸鬳

齋集无善也醉美也將求無過則其德必善美矣謹之初則後易爲矣次三鑪鈞否利用止 陳仁子輯注范云治爲鑪陶爲鈞三爲進人已見陶冶當升祿位四不可犯故利用止也測曰鑪鈞否化內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進而不止恐見損傷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測作鈞不化內傷也今從范王本范曰冶爲鑪陶爲均王曰鑪鈞者造物之始始而不以其道利在速止也將道盈盛而失位當夜將而不以理者也光謂否音鄙不善也三爲成意而當夜故有是象 林希逸鬳齋集治人爲鑪陶人爲鈞鑪鈞既不可用則宜止矣強以化物徒自傷損也化猶考工記飭化人

材之化也即工欲善事必利其器之意次四將飛得羽利以登于天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爲公侯當賓于王有羽翼之助如鳥之將飛也故爲利登于天也測曰將飛得羽其輔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將飛得羽以益彊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四爲下祿爲外已而當晝居得位人復輔之如將飛而得羽也 林希逸鬳齋集欲飛得羽言有助也次五大爵將飛拔其翮毛羽雖衆不得適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陰家之陽小人之象雖在天位其道不正故稱大爵爵大人微如鳥將飛而失其翮也無翮失羽不得適也測曰大雀拔翮不足賴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羽翮不足故非賴也 胡

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五居盛位當爲首主而失位當夜乘於其宜如大鳥將飛而拔其六翮雖有毛羽之衆安得有所往哉光謂晉平公曰吾食客三千餘人尚可謂不好士乎古乘曰鴻鵠沖天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耶將腹背之毛毳也次六日失烈烈君子將衰降陳仁子輯注范云降下也五爲日中故六爲日失也烈烈盛也日之熱常在中之後故言烈烈也日稱君子時過將暮故將衰降也測曰失烈烈自光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雖衰猶烈故大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衰降作褒隆王本降亦作隆今從

范小宋本小宋失作昃今從諸家范曰降下也五爲日中故六爲日昳也烈烈盛也日之熱恒在中之後故言烈烈也光謂失與昳同徒結切六爲上祿然過中而當晝雖有烈烈之盛君子知其將衰能自降抑故不失其光大也次七跌船跋車其害不遐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失志船車載治之具賢者亦治世之具也失志之主故蹈跌之不親治正故害不遠也測曰跌船跋車不遠害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棄治之具害自已招故不遠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船作舩遐作遠今從宋陸范本跌古穴切跋蒲撥切范曰七爲失志船車載治之具賢者亦治世之具也失志之主故

蹢趹之棄治之具害自己招故不遠也光謂之爲禍始而當夜故有是象
園之將敗先棄賢輔　林希逸鬳齋集趹古穴切趹蒲撥切路趹趹之也
跋难行䟦草船所以行濟也今自棄之害必至矣此不求助者之喻跋顛
書不由蹊隧而行曰拔次八小子在淵丈人播船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木
也故稱船爲祖父故稱丈人小子謂百姓也在禍难中若在淵也丈人播
船而濟之猶以礼義濟於世也測曰丈人播船濟溺世也陳仁子輯注范
云濟溺之急唯船是用丈人得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小人謂
百姓也在禍难中若在淵也丈人播船而濟之光謂八爲禍中而當晝故
有是象上九紅蠶緣于枯桑其繭不黃陳仁子輯注范云九爲毛蟲故爲
蚕蚕之初生有毛爲老故爲紅桑謂八也爲九所尅故枯也在八之上故
緣也蚕須桑民須食老蚕遇枯故其繭不黃也食槃桑者其繭黃可絃琴
瑟也測曰緣干枯桑蚕功敗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大而緣走故敗也　胡
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測緣枯不黃作緣于枯桑王本作枯桑不黃今從
宋陸本范曰蚕之初生有毛爲老故爲紅王曰九居亢極而失位當夜無
所復將紅蚕蚕之病者而緣於枯桑則何由成其繭矣不黃謂不中用也
林希逸鬳齋集蚕之初生有毛既老故曰紅枯桑無所食也不黃不中

用也此不能自養者之喻紅者以老無毛而但紅也
入玄難首第七十九𝍔　三方三州三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难者
陰盛而陽未易伸也凡勢未既則易逆已極則难圖故一物不頓起一形
不頓虧入不覺其成亦不覺其虧也陽無驟進之理至亥則生三十分之一
至子則生至二三分而爲復便成一畫特已復則如建瓴之易未復則如
登霄之难檻而進桎而堅處蹇难之時未易言也易之蹇艮下坎上夫坎
北方也艮東北方也險在前也玄之难猶蹇也一之难我冥冥五之难于
非常难何如哉難陳仁子輯注范云入玄陽家也火上下象蹇卦　胡次
和集注司馬云乃旦切陽家火準蹇陰氣方难水凝地折陽弱於淵陳仁
子輯注范云行屬於火謂之难者大雪節陰氣亢極水凝地折陰極陽生
方當微弱难出而已故謂之难难之初一日入斗宿十三度　胡次和集
注司馬云小宋本陰氣方唯作太陰难今從諸家小宋曰陰窮極陽信果
復陰懼於陽大作陰难章云陰氣爲难今從諸家小宋由始陽氣潛于九
泉俟時未信衡曰难過于黜錯曰难頓頑初一難冥冥[illegible]　陳仁子輯注范
云初九將起难郤辟陰而上今尚在地下故言难我冥冥也我謂陰氣也測
曰难我冥冥未見形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尚在地下故形体未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未見形也今從二宋陸王本難者阻抑之象
一思之微也而當晝阻抑禍惡未形之時夫何病哉次二凍冰瀆狂馬椯
木陳仁子輯注范云瀆敗也冰而得火故敗也二爲馬火中之馬若狂之
象也椯差也陽在木下差次當上故言差木也測曰狂馬椯木妄生也陳
仁子輯注范云氣遠來復如妄生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椯舊市専切陳
云椯差也集韻椯楚委切槎也剟也尚書随山刋木謂随行山林刋槎其
木也槎仕雅切斜斫木也椯之訓槎訓剟乃刋槎其木之謂也葢椯槎也
或誤作差范望承誤立說云差次當上故言差木也與測不合司馬云范
本無于字椯作揣今從二宋陸王本次三中堅剛難于非常陳仁子輯注
范云首起寒難家性屬火木當是時枝葉搖落復爲火所爍故中堅剛也
陰氣極盛陽未發生難非常者也測曰中堅剛難于非常陳仁子輯注云
云雖爲陰困木終不傾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傾作顧今從諸家
三爲成意而當晝心能堅剛以阻抑非常者也次四卵破石毈陳仁子輯
注范云四爲難故稱卵卵在金石之間故破也卵陰物也爲陽所亂故毈
也測曰卵之毈小人難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卵而毈敗故難也　胡次和
集注司馬云宋陸王本難作雜今從范小宋本毈徒玩切王曰當難之時

失位當夜不知難之道是欲以卵破石則其毈壞而不生也必矣　林希
逸庸齋集毈徒玩切以卵破石則其毈壞不生也必矣毈卵不孚曰毈楊
子曰雖之不才其卵毈矣次五難無間雖大不勤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
天位而在難世重門居尊不可得近故無間也居上臨下下之所奉故不
勤也測曰難無間中密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重門自固故中密也　胡
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得位處中爲難之主是能窒塞其端而無間則禍
難無自入矣雖處大難之際不勞勤力而遂免爲次六大車川川上較于
山下觸于川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爲上禄故乘大車也上則較山爲九位
上也川川重遅之貌也下觸于川謂車非水物也測曰大車川川上下較
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較於山川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王本川
川作巛巛吳曰巛古川字范王小宋本上下軔作上下較今從宋陸本吳曰較
苦海切礙也軔而振切范曰川川重遅之貌王曰六居盛滿而失位當夜
不得免難之宜次七拔石砱砱力没以盡陳仁子輯注范云石以喻難砱
砱難致之貌此難世也失志之主不可輔正雖當効忠砱砱如石非才所
堪故力盡也測曰拔石砱砱乘時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乘於時難故力盡
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砱集韻止思切以石致川之廉也司馬云范本引

作畫今從二宋陸王本之人切宋曰時謂畫也范曰石以諭難砎砎難致之貌王曰力没謂畫力而引將出於難也旁而僅免以得位當畫故也　林希逸鬳齋集砎之人切砎砎難致之意石雖難拔我能没盡其力以引致之亦可拔也此免力濟難之喻次八䯊石決木維折角陳仁子輯注范云陰爲石陽氣當上䯊陰而進故䯊石也八爲龍木當用事金尅於木故折角也測曰䯊石決木非所治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以弱治剛故非所任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雖道轉極而失位當夜無以自免是䯊石決木必遇折角之凶光謂遇難當循理以免乃與木石爲敵非所以治難也

上九角解豸終以直其有施陳仁子輯注范云解豸直獸也有疑則以角䯊之乃别其曲直也而終爲人别曲直故可施行也測曰角解豸終以直之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稟性曲平直終不曲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觟觚作解豸范王本其有犯作其有施小宋本作有所施今從宋陸本觟觚與解豸同觟音蟹觚直介切王曰處難之極而得位當畫是以直免禍若用其解觚之角以直之終必有所施而不至於咎悔也光謂解豸之角所犯必以直也　林希逸鬳齋集解豸本作觟觚解豸之直始終如一則可以有施矣戒中變也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三十二　十二先

玄　太玄經十

人玄勤首第八十　三方三州三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恩曰勤者陽之復其力甚勞也玄之勤象易之坎者也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其自拔也難勤以一陽復六陰之後其用力也勞故以卦氣論則爲坎震兌止列於四正之位而玄欲準易乃悉例配之其寓意益深觀玄之九測曰抱車入淵負舟上山亂比憂難之交非勤曷濟若玄衡勤苦而集成功者非恐則誣勤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玄陰家八木上中象坎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木亦準蹇邵同陰凍沍難創於外微陽邸冥膂力於內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木謂之勤者陰氣九壯陽從九天當下於泉將甚勤勞故謂之勤勤之初一日入斗宿十八度　胡次和集注邵云十七度司馬云諸家無太字今從小宋本小宋本冥作寘今從諸家憊奴板切吴曰悚懼也邸與柢同王曰陰氣以極雖凍沍凝閉而難忍創艾於外陽氣尚微而將邸䯊冥昧之中以見其膂力於内陰極陽生之漸故象勤勞初一勤于心否貞陳仁子輯注范云水出於泉而流百川晝夜不休賚勞其心故勤于心也陰當序退故否陽正出上故貞測曰勤否貞中不貞也陳仁子

釋注范云水惟赴下無常正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諸家無謀字今從宋陸本王曰處動之初而失位當夜動而不以其道者也否貞不正之謂也光謂一爲思始爲動勞居動家而當夜故有是象次二勞有恩勤悾悾君子有終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火也子在母行母氏勞苦勞而不怨愬愬之意也悾悾信愨之貌君子信愨故有中誠也測曰勞有恩勤有諸情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恩愬之意情有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悾音空王曰二得位當晝得動之道勞而有恩勤不虛施者也空空猶款款也勤之而欵欵不倦其勤者也又得君子之中道則何咎悔之能及乎光謂中衷情也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盡中於人思斯勤斯至誠悾悾非徒有於外者也次三羸角之吾其泣呱呱未得繼杖陳仁子輯注范云吾我也我謂二也二爲三子而見羸角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焉不犯難故泣呱呱也切者宜繼老者宜杖動苦之家故未得也測曰羸角之吾不得命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更相羸角不得進者之命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未得作未有今從諸家二宋陸范本扶皆作杖今從王本繼居兩切宋曰羸角謂童切也王曰男角女羈孩子之飾也吾者吾吾然無所歸之貌呱呱泣聲繼抱扶持也若孩童之吾吾而泣不得長者抱持之雖勤勞愁苦終

二

無所歸以喻三當勞苦之時而失位當夜無所復歸故云然也　林希逸鬳齋集男角女羈孩子之飾吾者吾吾然無所歸也繼抱持持也不得命者不得活也此孤弱而無歸者之喻次四勤于力放倍忘食大人有克陳仁子輯注范云克勝也四爲公侯而在勤家故勤其力放心倍意忘食奉時雖大人者亦不能勝也測曰勤力忘食大人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二人生在勤以成大人之美德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倍作倍今從二宋陸王本宋陸本德作得今從范王小宋本放南罔切王曰勤道轉盛而得位當晝不失其宜是其勤難之時而能勤其力放乎倍棄之事而忘其祿食之微有大人之德乃能用之以至于成功也光謂四爲下祿而當晝故有是象次五往蹇蹇禍通福遠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天位蹇蹇平直也家性爲動念相動郵六水近五見克爲禍故禍近也七生於金故福遠也測曰從之蹇蹇遠乎福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言所福者遠在九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范本狂作往今從王小宋本三曰五居盛位而失位當夜動而大失其宜故象狂而蹇蹇宜遠福而近禍也次六勤有成功幾于天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爲宗廟下之所奉勤苦之世故有成功成功幾近得天福故與二天之測曰勤有成功天所來輔也陳仁子輯注范

三

云天之所助衆賢輔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王本作天衆也宋曰
夾近也之所以福也陸曰夾者洽也小宋本作天所夾輔今從范本　王
曰六居盛位而得位當晝故幾近也次七勞牽不其鼻于尾弊陳仁子輯
注范云七爲繩故牽也午爲馬馬牛之類也牽牛不其鼻而尾者故勞弊
也測曰勞牽之弊其道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舍鼻取尾故逆也　胡次
和集注司馬云范曰牽牛不于其鼻而尾故勞弊也光謂七爲索爲繩又
爲失志而當夜故有是象　林希逸鬳齋集牽牛徒勞不以鼻而以尾徒
自弊也此操持失理者之喻次八勞踖踖心爽蒙柴不郄陳仁子輯注

云踖踖慙愧貌爽差也八爲疾痤年老抱疾故有慙也老木稱柴心雖差
忒蒙柴自終不惑也測曰勞踖踖躬殉國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殉衛也勤
力之家以身衛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踖吴資昔切小宋音鵲章云
八耋君子也在勤之世踖踖然勞苦以自勵中心爽悟其德不渝雖謂犲
狼之暴亦不郄退也故測曰躬殉國也柴犲爽悟也上九其勤其勤抱車
入淵負舟上山陳仁子輯注范云家性爲勤九爲之終終於勤苦之事舟
反上山車反入淵反覆之難故重其勤也測曰其勤其勤勞不得也陳仁
子輯注范云車淵舟山不得其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九居亢

極之地而又失時當夜動而不以其道者也

人玄養首第八十一 ☷ 三方三州三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恩曰養者處
陽氣將復之會而不可無所蓄也盈天地間物未有無所養而遂長者易
云七日來復陽無間斷之時亦無聚生之理特貴善養之而已苟得其養
無物不長是以易之頤以震動于下艮止于上而觀其所養玄之養以陰
弸于野陽冥於內而亦貴於自養玄經曰養受群餘君子養吉小人養凶
而又曰養自然則養之功其關係豈小哉養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玄陽
家九金上上象頤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金準頤九之末天度氣

餘猶有六十分二十四秋蹄當四十分一十六秋蘇當二十分八秋陰弸
于野陽蘊萬物赤之於下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金謂之養者是時陰
氣盈極陽氣隱藏淵深萬物之根荄使皆芽蘖於地下養長使出故謂之
養養之初一日入斗宿二十二度　胡次和集注鄭云弸蒲萌切滿也蘊
集韻匃于切引太玄陽蘊萬物云煦也范讀作嫗注云陽氣隱藏淵深萬
物之根荄皆芽赤於地下是嫗養之義也集韻之說與注雖異理亦通也
舊說爲堇草名則其乖謬甚矣司馬云宋陸本弸作弨王本作殆小宋亦
作彂今皆從范本弨字字書無之弸蒲萌切蘊陳吴侯切吴音數范曰盛

極彌淵虛德也物之初生其色赤謂是時陰氣盛極于田也故陽隱藏萬物赤之於下陸曰藏讀與涵管之涵同言陽養涵萬物之根使皆赤光謂涵涵也初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陳仁子輯注范云美茂也水最在下故爲淵靈根道德也家性爲善養神於淵道德彌盛故茂美也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在於淵中故不外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美厥靈根作芙厥靈元今從諸家光謂一爲思下存神固本所以養生章云一晝爲水爲思內君子之人在養之世養神求志其樂也內故藏心于淵嘿也靈根謂神志也神志爲五常之根本神用無窮故稱靈根全其浩養日積茂美故測曰神不外也　林希逸鬳齋集淵深靜也藏心於深靜以自養其性則美矣靈根性也次二墨養邪元函不貞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元始也函容也二者陰位故稱墨也火在金行恐見剋害故言養邪始見容載故貞終也不相讓故否也測曰墨養邪中心敗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邪於中故心敗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匪作否今從二宋陸王本吴曰墨與默同函胡男切王曰失位當夜失養之宜默然養其邪僻之道光謂元始也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之惡雖未著於言行養其邪端內含非正終不能入於君子之塗　林希逸鬳齋集墨與默同

元始也函心中含養之地也隱默之中養其邪思則用心之始已匪正矣次三糞以肥丘育厥根荄陳仁子輯注范云三木也火生土故三爲肥丘木生肥丘根荄見育猶君子以義化人人得以如草木之生肥丘也測曰糞以肥丘中光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民聚君位故光大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荄古哀切王曰得位當晝善於養道故象糞於肥丘之上以育草木之根荄則其滋茂蕃昌可立待矣次四燕食扁扁其志儃儃利用征貢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爲公侯之位陽家之陰又稱小人小人而居大位不能以正扁扁若燕說飛且食或得或失儃儃然也兑爲口舌故利行貢明非王臣王臣當蹇蹇然也測曰燕食扁扁志在穎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穎利也志在於利欲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作在有今從諸家扁音篇儃居蹇切貢音古宋曰穎利也光謂四爲下極而當夜小人得位志在求利以自養如燕之飛扁扁然儃食而已此乃行貢之道耳　林希逸鬳齋集扁扁即翩翩也音篇儃儃求利貌穎利也小人求利如燕之飛但欲儃食而已此貢者之事次五黄心在腹白骨生肉孚德不復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天位多包稱腹在中爲黄陽爲白骨能生肉也信不復也測曰黄心在腹上得天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君而黄心黄中通理得天之

心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上德作上得今從二宋陸王本宋曰言上德如天施也光謂貴中也骨枯槁之物也孚信之洽者也五爲福中而當晝爲養之主允執其中以養天下雖白骨可以生肉況於人乎況於鳥獸草木乎其德如天雲行雨施洽于四表萬物不可得之而報復也次六次次一日三饋祇牛之兆肥不利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爲宗廟次次次雖不安之貌也祭祀之事惟慄惟懼猶不可數數則致瀆瀆則不敬家性爲養雖當養神一日三饋猶爲數也是養牛之肥卜之已兆無所利也測曰次次之饋肥無身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已卜之牛待肥則用故無身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無次次字小宋本作沉沉睢睢又曰肥沒身也今從宋陸范本吳曰次與趑同音咨范曰次次不安之貌已卜之牛待肥則用故無身也陸曰六居過滿失位當夜養之太過而不得其宜者也故象一日三饋以豐其食若神郊廟之牛芻秣過常已應卜郊之兆然而體益肥則益不利於身失光謂六爲上祿當夜故有是象　林希逸鬳齋集次與趑同音次不安之貌祇神祇也祭祀之牛卜既得兆一日而三餇之肥則烹矣此以利自禍者之前次七小子牽象婦人微猛君子養病陳仁子輯注范云小人謂六也婦人謂四也五爲中六牽之也三爲虎而四在前故微纍之也故七爲君子六四勞病故也養之馳騁發狂故病也測曰牽象養病不相因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小子婦人各不相因緣也　故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微作徽今從諸家王曰七居過滿之地理近於危然得位當晝君子處之則吉小人婦人處之則凶若小子牽象力不服制必有顛危之患惟君子知時之極以道養其病乃可以得終吉焉一吉一凶二道相反故曰不相因也小謂微大索謂縻縶也猛猛獸也七爲敗損爲禍階故曰病時當晝故爲君子養之太過禍極禍來小人不量其力尚欲因其所養君子知時與之消息如養病然故無咎也次八鯁不脫毒疾

發鬼上壟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爲疾疹小人居之故有鯁害不脫之疾鯁而不脫故毒發也木近於金當見尅害害爲鬼鬼上壟也測曰鯁疾之發歸于墳也陳仁子范云范云疾發鬼見故歸于墳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八爲禍中當夜小人因養不已如骨鯁其咽不能之脫以致大禍如毒疾之發而不可救藥也上九星如歲如復繼之初陳仁子輯注范云九爲金石之精上爲星宿之相次如歲月之相襲新故相易周而復始後嗣之君復爲初初爲故也先後相傳終始相扶以道相養歸相迎致百世不遷玄之道也測曰星如歲如終始養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終始相養不相越

失之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終始養今從宋陸王本養之上九居首贊之末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歲將更始以終養始以初繼末循環無端此天道之所以無窮也踦贊一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屬水象闕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水踦不足也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玄七百二十九贊當三百六十四日半其不足者半日爲踦贊踦居宜切凍登赤天晏入玄泉陳仁子輯注范云一水也而次於九者金所生也言玄道稛襲不常所終而已故益之以水火羸盈之數故有二贊凍至寒也而天至高也晏至熱也而泉至深也以井中之凍知天日之熱以早知高氣應然也水王於天建子之月寒而登天熱而入泉以避其害無怪異也測曰凍登赤天陰作首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凍在天上故爲首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凍至寒也而天至高也晏至熱也而泉至深也凍在天上故爲首也光謂赤陽之盛玄陰之極也凡物極則反自始以來陰陽之相生晝夜之相成善惡之相傾治亂之相仍得失之相乘吉凶之相承皆天人自然之理也　林希逸鬳齋集晏至熱也陽氣深入而陰得時此小人道長之前羸贊二陳仁子輯注范云屬火象闕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火羸有餘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有餘者四分日之一爲羸贊一虛一羸踦

卷四千九百二十二

奇所生陳仁子輯注范云二南方也盛夏之時萬物所長而繼之養首下者言當養盛萬物也晝夜羸虛踦奇其數以滿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羸虛之所生也玄有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一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而生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以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七十二策爲一日故得三百六十四日有半不起四分日之三應得五十有四策乃成之耳故有水火二贊以合歲之日也此則歲盡於亥及子復生矣測曰虛羸踦奇禪無已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陰極陽生更相禪代無窮已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小宋本踦踦作踦奇范本儃作禪今從宋陸王本儃古禪字時戰切陸曰陰極陽生更相儃代無窮已也光謂數之踦羸雖天地不能齊也夫惟不齊乃能變化生生無窮是故日二十九日有踦而進次月二十七日有踦而周天然後有晦朔十千十二支然後有六甲此其所以爲長久也　林希逸鬳齋集踦奇數也數之有盈有虛皆自奇而生所相禪代而無窮也夫惟不齊乃能生變化也玄衡陳仁子輯注邕曰衡者對衡之義以玄圖相對待而言觀此則知陰陽消息之理矣　胡次和集注章云衡對也揚子以八十一首圓而圖之一以衡四十一偶而序之有類序卦蓋以其陰陽進退禍福倚伏人事否

乖物彙聚散各有其時故衡而言之也　林希逸鬳齋集衡序也準易序
卦中則陽始應則陰生胡次和集注范云始於子也生於午也周復乎德
迎逆乎刑范云在陽方也居朘御也齎大威過小願范云雖致憂也得所
求也閑孤而寵鄰范云道閑塞也養致福也火微也大肥也范云得寒氣
也陽日逝也戾内反廓外違范云二氣乖也陰陽離也上觸素文多故范
云物初生也須餙成也干狂也禮方也范云道不順也事之常也將則來
而逃則亡范云陽氣章也物退藏也羨私曲唐公而無欲范云行不奪也
瘍瘍也差過也而常毅范云不齊整也善之常也　林希逸鬳齋集毅

善也差過也人能知過則常歸於善矣童寡有而度無之胡次和集注范
云物蒙蒙寡有識也施不窮也增始昌而永極長范云萬物息也文武德
也銳執一而昆大同范云生不二也衆所死也達日益其類咸日指其業
范云陽氣暖也與達反也交相從也唫不通也范云二氣交泰也陰不化
陽不拾故不通也更有畏守不可攻范云見難縮也門戶閉也傒也出翕
也入范云待時動也退不往也從散也而聚集也范云取其中也物用崇
也進多謀積多財范云計所從也物歸藏也釋推也飾衰也范云物始變
也不進退也格好也是而疑惡也非范云拒羣陰也陰克陽故惡而非之

也　林希逸鬳齋集格去羣陰則所好者是也疑而未定則所好惡皆非
也夷平而視傾胡次和集注范云物易直也陰氣息也樂上陽沉下藏范
云陽出中也萬物喜樂陽氣上而清明羣類湮沉陽氣藏而肅殺志玄宮
也爭士齊也内女懷也范云各自矜也人之情也務則喜而去則悲范云
自勉強意爲也失故鄉也事尚作晦尚休范云萬物各致其力也冬物靜
也更變而共笑嚌久而益憂范云彼自改故喜而笑也閒致咨也斷多事
窮無喜　云平是非也多所悲也毅敢而割遁范云果不疑也困於時也
裝徒鄉止不行范云陰欲去也二氣生也衆溫柔堅寒剛范云立夏節也

亦立冬也密不可間成不可更范云陽觀天也物形堅也鄭氏密不可間
言不可離間也親親乎善鰥鰥乎恩章作惡　范云陽氣仁愛也萬物密
也斂也得失亡福范云物所聚也惡之府也彊善不倦剝惡不息范云乾
行健也陰凌陽也晬君道也馴臣保也范云陽氣純也春其居也盛壯也
將老也范云陽氣充也陽之窮也居得乎位難遇乎詘范云物有困也陽
窮淵也法易與天下同也勤者而無功也范云天下之事同法式也負舟
上山徒費力也養受羣餘君子養吉小人養凶也范云玄終於養故曰羣
餘也陽以爲吉陰以爲凶君子小人較然可知也

玄錯陳仁子輯注錯雜也雜而説之也愚曰錯者參錯之義以玄道相參錯而言觀此則知陰陽包羅之理矣　明次和集注章云錯者雜也此玄錯楊子初以玄衡相對而孝八十一首今乃重明首義故雜而言之有類易雜卦後雖不序首必自中而起若易之爲辭悉以乾坤爲首　林希逸鬳齋集錯雜也準易雜卦中始周旋明次和集注范云玄始於中首至周首而旋復也羨曲毅端范云行不正故曲也毅信其志直爲端也睟文之道或淳或班范云淳睟其道　有文也彊也健傒也弱范云不休息也如有須也積也多而少也約范云積畜盛多也謙不盈也視也見而晦也督范云物所形也世不明也鄭云督亡遇切目不明也童無知盛而有餘范云幼未聰之氣壯彊也去離故而將來初范云他所從也陰氣弱也大也外而翕也內范云陰在中也物退降也舛也進更也退范云陽氣進也見難而縮也樂佚過勤蹙蹙鄭云方言佚惕佚音跌惕音唐緩也漢書佚蕩佚音鐵蕩音諧亦緩也樂象豫卦易曰豫怠也乃緩之義也則樂佚過與方言佚惕漢書佚蕩其實一也方言楊子作字音皆當從之注云物以長也義與方言合也蹙吾衡切行急遽親范云物以長也勞無常也達思通窮思索范云道相致也萬物遽也于在朝而內在席范云物始出觴叢

叢也差自憎飾自好范云過爲惡也人所擇也格不容而昆寬裕增日益而減日損剸奉令而戾相反范云臣所制也乖於事也釋也柔而堅也鄭鄭云鞕音昂按集韻鞕角鞮屬龍龕手鏡鞕履頭也又五更切與鞕同蓋角鞮者以革爲履頭角昂舉則必堅鄭故有鞕義注云剛折姦也折伏姦愿要在堅剛也其音昂者取叶韻也范云物脫枯也下剛以革燕也夷平易而難頑頏鄭云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難而不已是故如此范云氣所傷也非其常也斷多決而疑猶與鄭云猶余救切與讀作豫疑辭也范云重以方也當節量也迯有避爭有趣范云陰害陽也物相貪也進欲行止欲鷙范云萬物衰也上下違也鄭云衰傳毛切與進之義也鷙脂利切説文擊殺鳥也上下相違則必止矣恨其如此而欲搏擊故曰止欲鷙也廓無方務無盂范云不限疆域也心專一也應也今而度也古范云權時宜也權不違也迎知前永見後范云氣相承也事久長也從也牽守也固范云物趨陽也不可攻也釁拔難劇無赦鄭云拔難如字言拯救艱難也或去聲讀言濟拔險難也注云宜大人也謂拔車山淵爲拔難也范云宜大人也臣困君也唐昜蕩而閑塞鄭云塞蘇則音醫埋藏也或作塞者俗書訛謬也范云公無私也陰陽離也更造新常因故范云變形勢也不

改計也失大亡歛小得范云物淪退也陰聚仍也寵好利法惡刻范云養
無窮也正不中也禮也都而居也室范云動合儀也人所歸也聚事虛衆
事實范云陰所收物也物充多也闔也皆合二密也成用一范云陰陽雜
也二氣和也上志高沉志下范云陽登起也相思待也交多友從少與范
云人所敬也儉且吝也銳鑯鑯嗇剝跙鄭云鑯疾深切銳進貌剝集韻在
慼切引大云嗇剝跙云縮朒貌集作剝駬寫誤也跙葉才與切范云進無
二也行不進也親附疏割犯血范云重宗姻也不隱貌也遇逢難裝候時
范云陰害陽也徒故鄉也事自竭養自滋鄭云滋說文益也以能自益故
禪無極也一作茲草木多益也從艹亦通或作訓此之茲則失其義也范
云致其力也傳無極也餘有格昆增減成五首不在錯中目錄曰八十一
首錯相成也如此明當有之今而不見愚意以爲玄更二難宋陸二家以
今處當亦幾於漏脫也格也乖而昆也同增有益而減有損成者功就不
可易也范云宋仲子云雄文不書此五首自格至成宋仲子添之陸云格
昆增減脫誤審也陸釋自有成首云成者功就不可體也章云范注謂格
昆增減四首脫漏今川本自有但無范注而已
玄攡陳仁子輯注愚曰攡者舒散之義以玄用之開張而言觀此則知造

化發施之功　胡次和集注鄭云玄攡音離張也又作攡音螭舒也范云
言舒其大體也章云玄之道也純粹其體也設駁故八十一首七百二十
九贊迫則之辭互明三才萬彙情狀復以衡而偶乎陰陽進退人事之發
興柄福之倚伏授受之無已又以錯而通言雜述俾其觀首之名究首之
來則其義顯矣尚恐來者之未盡厥旨乃述玄攡以舒張之攡者舒張之
謂也矣　林希逸鬳齋集攡瑩棿圖準繫辭玄者幽攡萬類而不見形者
也胡次和集注范云幽深也攡張萬類萬物之類也言玄幽冥深遠故張
舒萬物之類然而不見其形者也資陶虛無而生乎規范云資取也陶養
也虛空也無無形也規圜也玄取象天地空虛無形之氣推積爲一以九
數得萬物數以爲玄形故曰生規天規圜也攔神明而定摹鄭云攔音闌
范云攔闌也若手相闌付故字有手也摹數也玄乃闌天地神明之事以
定於一運九數其道分明若手相闌付故曰而定數通同古今以開類范
云古謂庖犧今即隨世也玄乃綿絡於天地通古今之路開陰陽之氣同
萬物之類也攡措陰陽而發氣范云措猶設也謂張設陰陽之道以發休
咎之氣也張云玄道乃微妙而不可狀者也幽者則暗冥而不可覩者也
而玄能於幽冥之中生萬物於未生舒群類於未形其功莫測故其形不

可得而見也而復能資養萬物之形氣今空虛未有之光而生乎法也規
法非謂天也蓋玄以少泊衆以無泊有也故一以爲法而生三者也是以
下文謂攡神明而定摹摹有數也數自無而迫有以微而至著故攡通神
明也玄一玄而極乎萬物之數亦非止一運九數也復能通乎天地已分
之後隨世無窮之際以開發萬有使各得其類遂其生育故復明陰陽攡
措交錯以發萬物盛衰死生之氣悉由玄道而可知也攡舒也措致也謂
陽舒則陰措陰措則陽舒萬物負陽而抱陰各得始終之氣也非止休咎
之氣也一判一合天地備矣胡次和集注范云判謂純陰純陽也合謂陰

十八

陽交錯也假陰錯錯以生萬物備滿於天地之間也今俗云夫婦判合此
之謂也天日迴行剛柔接矣范云迴猶運也天運如西月運如東天日運
行陰陽相交以成晝夜之道也還復其所終始定矣范云謂天晝夜運行
周而復始故言還復其所也行無遲疾度不參差故終始定也一生一死
性命瑩矣范云瑩明也上句說天及日此句言生死正謂月之晦明生死
之道晦明得度天之性命可謂明也章云前言玄之自微而不見能生萬
物於未形復資陶於虛無而生法又能定數閑類以明陰陽攡措以發萬
物始終之氣既有形氣乃述天地一判一合之道判謂陰陽二氣未交之

時合謂二氣已交之際因之判合遂生四時晝夜萬物故曰天地備矣天
在旋曰迴日右運曰行謂日順行天度也陽剛陰柔也由乎天日之運行
無窮所以有四時分晝夜陰陽之氣以相承接而不絕也玄之法度復以
冬至之氣日名北方牽牛之一度斗指乎子以爲之常故經曰還復其所
謂北也故玄生萬物於一歸萬物亦於冥皆自北也故終始定矣萬物假
天日運行之道終始之氣乃得生死之分知性命之理明矣注謂生死爲
月魄之說誤矣蓋此文始言玄本虛無乃生三才以至萬物各盡始終生
死性命之理也此玄道之廣大豈止月哉又經云不以月爲法玄告曰玄

十九

日書斗書而月不書也則知死生非謂月也仰以觀乎象俯以視乎情范
云仰觀俯視天之形象地之性情皆可知也察性知命原始見終范云言
當詳察大玄性命天地人之道終始可見也三儀同科厚薄相劘鄭云劘
與摩同范云三儀謂天地人也科法也厚薄謂陰陽也陰濁故厚陽清故
薄陰陽相劘以生萬物天人同法而養制也圜則杌棿方則嗇吝鄭云吝
古吝字范云圜謂天也天動故杌棿方謂地也易曰坤爲吝嗇主收藏此
之謂也嘘則流體唫則凝形范云嘘謂呼也唫猶噤也呼謂之陽唫謂之
陰呑陽之氣發圍萬物之形體冬陰則凝滯而成形也鄭云唫魚音切說

文曰急也喻狀如此喻與死同是故闔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范云闔天地晝夜之稱謂之爲宇如屋宇之所覆也闢謂開天地晝夜之稱爾宙猶暢也宇之開闢明暢於天下也鄭云稱曷孕切謂也章云前文言天地判合天日迴行以定終始死生之道可通而爲法也是以仰觀上象俯視萬物之情乃窮幽洞微無所不至故曰可以察性知命者也夫人之性也始乎生而靜將乎動也朴則七竅之所瞀內則六情之所動動日甚而靜日消情以熾而性以忘是以聖人窮夫物理則能盡其天性性復盡則我命在我原始見終乃察性命之本也既仰觀俯視察性知命則見天地之心

矣故人以五常之道通乎天地之情則知三儀同法也非爲衆人也復以天地而言之謂陰陽之氣各有厚薄消長以相劇以人事而言亦有盛衰禍福以相劇也仰觀乎天則圓動而杌程俯視乎地則方靜而畜含今天陽也故常動以生地陰也故常靜以載陽動而施故杌程陰靜而止故畜客噓則流體亦謂陽也噓吐其氣以流動萬物之氣唫則凝形謂陰也唫其氣以凝萬物之形聖人既見天地圓方之道陰陽噓唫之理可以取法參之人事以濟群生闔者戶扇也天之闔也若以扇闔戶也故曰闔闢闢者若闢扇于宇四明暢也故曰闢宇謂之宙也蓋宇者天地未判之稱

也宙乃已分之謂也斯乃言聖人俯仰於分判之後能盡天地之道以爲法也注以晝夜爲言則未盡其義日月往來一寒一暑范云日月往來於天以寒暑成歲也律則成物曆則編時范云律謂六律也陽爲律陰爲呂物以陽成故曰成物也曆謂治歷明時編次歲事也律歷交道聖人以謀范云道謂天地陰陽之道也律以候氣歷以編時敬授民事則聖人之所諮謀也聖人謂若堯命羲和之類也章云冬至之日自牽牛一度而往日行一度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行一天終也月二十日行一天終一歲十二度來與日合乃爲之朔則謂之日往月來也乃歲之終日往月來寒暑之

氣各一更變也律法也謂六律六呂之管以知候氣以明生成萬物之道故曰律則成物歷者歷也以明日月五星巡歷四方之宿以分氣候而編諸時故爲歷則編時也律則理也以司氣歷則運算以法天天之時地之氣上下相顧而不差故曰律歷交道以授人時萬彙順養而群生以濟斯皆聖人陳其謀晝以爲法也晝以好之夜以醜之范云好事在晝醜事在夜醜好通雜萬物生化也一晝一夜陰陽分索范云陰則爲夜陽則爲晝索數也夜分晝別以分四時也夜道極陰晝道極陽范云夜極爲晝晝極爲夜晝夜之極以見陰陽牝牡尋貞以攡吉凶范云貞正也陰爲牝陽爲

牡陰陽牝牡萬物化生各得其正故曰鼻貞以猳吉凶之事也則君臣父
子夫婦之道辯矣范云辯別也如此則人道之綱紀炳然有別也章云晝
夜謂四時相殊之晝夜也蓋各隨陰陽升降地形上下日之出入或長或
短悉以陰陽而推之晝爲陽爲德故贊以位君子故曰好之夜爲陰爲刑
故贊以位小人故曰醜之是以一晝一夜假乎陰陽而知之分數也夜爲
陰道極則生陽晝爲陽道極則生陰故陰陽相反晝夜相承無有已也牝
牡群正者陰陽各得其正也故贊辭晝則多休夜則多咎故曰以辯吉凶
是以晝夜分陰陽正則尊卑位故曰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辯矣是皆動

而東天動日西天日錯行陰陽更巡范云巡行也日天錯行陰陽更用事
也死生相樛萬物乃纏范云樛謂相擾也纏謂纏綿也上句言天日之宜
比言死生知說月也月明生而魄死魄生而明死死生之相樛擾故萬物
亦纏綿而成就也鄭云樛注云擾也故巧切又力交切物相交也舊音交
又音　按集韻無　音其音文者訓東皆不可用章云日之動也順行二
十八宿本自于東也日一日夜惟行一度而天輪動其天輪一晝夜運行
三百六十五度而日復隨天輪西沒也故曰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西日
東故曰天日錯行一歲之中天日巡行陰陽之道故曰陰陽更巡下文謂

日一南而萬物死一北而萬物生也萬物相攪以死生復以死生相樛而
無窮已故曰死生相樛萬物乃纏也謂纏續而不絕注謂月非也故玄聘
取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范云聘求也求取天下之合謂五位相合於五
方而運之以成經文　林希逸鬳齋集陰陽善惡是非類皆合也綴之以
其類占之以其觚胡次和集注鄭云觚注云法也與大首自制以觚義同
范云觚法也綴擊之以其類謂五行相生萬物之類也占之以法謂經緯
之休咎也曉天下之瞶瞶瑩天下之晦晦者其唯元乎鄭云瞶牛怪切曉天
下之瞶瞶謂曉其聰者也瑩天下之晦晦謂瑩其不明者也范云難之也

夫玄晦其位而冥其畛深其阜而眇其根攘其功而幽其所以然者也鄭
云眇音妙攘人樣切卻也攘其功謂卻而不受也故與攘同封禪書進攘
之道顏師古說攘古讓字范云畛界也大陸曰阜眇微也幽冥也言玄道
微妙闇其經界深其根本不語其功幽冥其所以然畫者以見其弘遠也
林希逸鬳齋集阜高也根深也言玄之理隱奥也故玄卓然示人遠矣
曠然廓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絕人眇矣胡次和集注范云皆歎美
之言也嘿而該之者玄也鄭云嘿集韻密北切通作默篤力志切不知何
義豈誤作俚耶范云該兼也兼明天地之道也攡而散之者人也范云言

玄兼天地陰陽之道後世之人必有散而用之也稽其門闢其戶叩其鍵
然後乃應范云稽猶叩也闢開也鍵閉也開門叩物乃知玄道如人號呼
之相應也鄭云稽猶叩也讀如稽首之稽鍵音健籥牝也號乎呼去聲況
其否者乎范云否不也至門叩鍵然後方應之況於不為玄者乎人之所
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日彊其所不足而拂其
所有餘則玄之道幾矣鄭云彊巨兩切勉也范云幾近也拂除也除惡從
善近於玄道章云此雄之一節勉人力行其道而切於改過者也　林希
逸鬳齋集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餘也惡也此二句有

味誰不知好善而得善常少誰不知惡醜而有之者常多仰而視之在乎
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范云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也欲違則不能嘿則得其所者玄也范云違猶去也人之近玄
玄亦近之欲去則不能也不言而信默而者其所者莫過於玄也故玄者
用之至也見而知之者智也范云言玄為天下之至用見物而知其休咎
玄之智也視而愛之者仁也范云視而愛之是玄之仁也斷而決之者勇
也范云言玄而斷決天下之疑而玄之勇也兼制而傳用者公也范云傳
大也兼制天下之萬物大為百姓之用者公無所私也能以偶物者通也

范云偶配也以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筴以配萬物牝牡之數所以通天
下之事也無所繫輆者聖也鄭云輆舊口亥切按礙閡皆音礙止也觸石
而止者礙也阻門而止者閡也車行如事可不止乎輆亦音礙訓止可也
天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有所繫則滯而不通矣有所輆則窒而不通矣
故曰無所繫輆者聖也不必拘泥舊音也范云平素於世以成聖人之名
時與不時命也范云聖人無所繫輆於天下而不遇其時亦天命也章云
一節玄道幽妙應變如神無所不至者也虛而無形萬物所道之謂道也
范云虛空也空無形象而萬物由之而出故謂之道道可道法之而用也

因循無革天下之理得之謂德也范云革更也因緣天地自然之性無所
改更而得其理者故謂之德德者得人及物之謂也理生昆群兼愛之謂
仁也范云昆同也同愛天下之物無有偏私故謂之仁仁者仁愛之及物
也列敵度宜之謂義也范云敵匹也列序也序其彙匹度時之宜而處者
故謂之義義者宜人及物也秉道德仁義而施之之謂業也范云秉執也
執此四者而施之於世人道之大業也瑩天功明萬物之謂陽也范云瑩
明也而明天之功使萬物光明者太陽之氣也幽無形深不可測之謂陰
也范云配於陽也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范云陽起於子陰

起於午二氣迭興故不相知也知陽知陽知上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
乎范云玄以陰陽爲本非玄其孰能衆知也章云此一節明陰陽之象假
玄之用以成萬物之功也縣之者權也平之者衡也范云玄之稱物平施
如權衡也濁者使清險者使平范云而使萬物清平者其唯玄乎離乎情
者必著乎僞離乎僞者必著乎情鄭云離力智切著直略切附也范云情
實僞虛也離著也著附也情僞相盪而君子小人之道較然見矣鄭云較
音角謂其善見如車較也范云盪謂盪濯君子小人較然自見者也章云
此一節將時玄道均施於物俾無差忒故指權衡以申明之玄者以衡量

者也鄭云衡量音良謂其節量使之適平如縣衡也范云平量天下之事
者其唯玄乎高者下之范云謂中首之上九顛靈氣形反之辭也卑者舉
之范云謂周首之初一還于天心之辭饒者取之范云謂中首之次六月
闕其摶之辭也蓺者與之范云謂少首之次七貧自究利用見富之辭也
明者定之范云謂中首之次五日正于天之辭也疑者提之范云提猶正
也謂迭首之次五大小無迷之辭也視之者思也范云謂上首之次三思
其珍穀之辭立之者事也范云謂事首之次五事其事王假之食之辭也
無事則不食其祿故立之宜有事也說之者辯也范云辯別也九贊之辭

是以辯其休咎也成之者信也范云不信不立故以成信也章云此一節
明玄之道齊均於物如衡之無私能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者也范注引
九贊之辭爲義抑亦困矣夫天宙然示人神矣范云闢宇謂之宙天之開
闢以昭萬物故爲神夫地他然示人明矣范云他猶泰也泰然示人之明
也鄭云他注示他猶泰也讀如委委佗佗之佗詩傳云佗佗德平易也徒
何切一作坦闇之師曰玄瑩言宇宙拓坦者拓廣坦明天地之德作坦者
是也按坦與他義既相通聲亦相近然作坦爲優也天地奠位神明通氣
范云奠定也二位定故神通也有一有二有三范云天地人之位也位各

殊輩回行九區終始連屬上下無隅鄭云屬音燭范云殊異也輩類也區
虛也隅廉也從一至九各自異位故曰九區九區猶易六虛也周而復始
故曰無隅如圜之象不見其廉角也　林希逸虞齋集夫天宙然至上下
無隅殊輩異類也回行運行也從負指也易河切信道致誠道致信參
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故次和集住范云龍虎爲東西鳥龜爲南北南北
爲經東西爲緯觀察四方以理爲色象也運諸參政繫之泰始極焉鄭云
參與七同范云參政日月五星也泰始謂玄中首初一也極中也日月五
星繫之於天中也以通璇璣之統正玉衡之平鄭云璇璣注云璇璣斗魁

玉衡斗杓按此說出天官書云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者也
然孔氏尚書傳謂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蓋璣爲轉樞以象天運衡爲橫
管以窺天度而日月五星皆以此齊之王者不可不察也故曰在璇璣玉
衡以齊七政此云通璇璣之統者謂天運也又云正玉衡之平者謂天度
也與孔氏傳合矣三云以北斗七星爲說則失書旨也范云璇璣斗魁也
玉衡其杓也第一星爲樞二爲璇三爲璣四爲權五爲衡六爲開陽七爲
搖光通其統以達於養皆不失其中如所指之辰也章云此一節明天之
高明地之深厚人處其中以交通天地之道則日月星辰之正也故曰天

宙然示人神矣地他然示人明矣宙者天闢判而明暢示人以健行不息
生育無窮地柔然而安靜示人以深厚博載人莫能測皆爲神明之道也
既天地合定其位二氣交通化生萬有故曰神明聖人遂生天地之間仰
觀俯察以盡天地之理以濟群生則三儀可以同法故有一有二有三而
天地人各殊其類方能以九晉之道配乎九天九地九人五行陰陽晝夜
終始相承上下無有閒際也是以由乎玄則知經緯四方之理東之七宿
爲青龍之象西之七宿爲白虎之象南之七宿爲朱鳥之象北之七宿爲
元龜之象故曰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也又可以觀日月五星之運行

而復謂柔始極焉者蓋日月五星在歷各有起元之始或歷歲紀各歸其
無乃謂之一終極終也故曰繫之柔始極也注謂中首初一爲柔始極爲
中極蓋非也是以上通之於天度下正於璇璣玉衡玉衡謂璣衡居右者
皆美玉而爲之各長八寸孔徑一寸以候星度其法先以斗之衡星因定
其望準之既定乃刻記之明夜因舊處更準則星向移復不見乃更移就
星望之又刻記之爲一度夜以是而知周天一歲之度也故以通璿璣之
統以正玉衡之平也此蓋謂以人而通天地者也圜方之相研剛柔之相
干范云圜天也方地也天地相研以成歲事非一朝也故以研言之剛柔

晝夜也易曰剛柔者晝夜之象晝夜相干以成萬物也盛則入衰窮則更
生范云物盛則衰玄窮則變有實有虛流止無常范云天地盈虛或流或
止故無其常也夫天地設故貴賤序范云易所謂天尊地卑貴賤位者也
四時行故父子繼范云五行相生父子相繼之道律歷陳故君臣理范云
律和氣於上歷正時於下律歷見故君臣之事理也常變錯故百事析范云
錯雜也常謂天地日月星辰也變謂四時變改也常變而不變四時雜亂
故曰百事分析質文形故有無明范云質文見故有無可明知也吉凶見
故善否著范云吉見晝凶見夜則善不善顯著矣虛實盪故萬物纏范云

陰爲虛陽爲實盡動也陰陽相動故萬物纏綿而生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牙范云陰萌於五月陽牙於十一月極寒生熱極熱生寒信道致詘詘道致信鄭云信讀作伸見信乃可伸有信乃能伸故信與伸通范云屈以求伸盛極則衰也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范云日知其所無無忘其所能天地人之事也其靜也日減其所有而損其所成范云靜謂息也倦息如成其事者天地人之所不能也章云上文蓋本天地而序尊卑正父子明有無著吉凶此一節復明物極必變禍福相倚悉天之道故推之以刻參之以晷反覆其序軫轉其道也鄭云軫動也轉運也動而運焉天之道也王涯說軫轉爲無窮天道因如此也主亮切范云刻漏刻也以漏刻分日之晝夜晷景度如二至之數反覆次序展轉運邁以成歲也以見不見之形抽不抽之緒與萬物相連也范云抽出也緒業也言天地陰陽不可得形而數故推之漏刻度之晷景以見其形以出其業萬物之類至於死生更相連襲也章云上文既明天地陰陽反覆其道此一節乃明陰陽升降晝夜長短無形可見無緒可抽蓋唯人反覆思慮展轉立法而得之故爲漏水以定其因刻以取時又立晷儀以則冬至夏至晷影長短以定晝夜也古者以八尺表置于日中冬至之日晷影長丈

有三尺一寸四分夏至之日長尺有八寸五分下以尺寸測日之南北冬夏相去里數則晝夜之分可得而見也周官掌土圭之法悉其義也故曰以見不見之形抽不抽之緒既見乎無形抽於無緒則洞知萬物始終相連而不絕之道也其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纖也入薉廣也包畛鄭云薉於廢切荒蕪之薉爲物之微也范云皆大美玄之辭其道游冥而挹盈鄭云挹於入切損抑也范云玄游幽冥之中損挹盈施以謙自約也存存而亡亡微微而章章始始而終終范云各隨其事章云上文既明無形可見之事悉以法而見之比一節復明玄道至大可窺測而無所不至也云其上也縣天者言非天也言其高在天也下也淪淵者言非地也淪沒也淵深也謂其下則淪于不測之深也纖也入薉者纖微也薉謂無淪也謂至細不可視之也廣也包畛者謂其廣大無有邊徼而反包其畛界也其上下纖廣之狀莫則而測之者蓋玄之道常游乎冥晦而自抑損其盈滿者也雖游乎冥其道能存亡微章終始萬物而無倦息辭皆重之者謂在有則有在無則無在微益微而莫測在章益章而不窮蓋萬世無已也近玄者玄亦近之遠玄者玄亦遠之譬若天蒼蒼然在於東面南面西面北面而仰而無不在焉及其俛則不見范云蒼蒼者春天之色也不稱四時以春爲

文也言天抑則見之俛則不見亦猶近玄玄亦近之也天豈去人哉人自去也范云去謂遠玄玄亦遠之也章云此一節明玄道無私於物不言而信惟人能弘之故近之者玄道益近遠之者玄道益遠若人之處天地四方之內未常仰觀易得見天或隨之處仰天無不在也其俛則不能見也玄亦然也人之生世未嘗不由玄道而至于終而終不能得知其道而豈去於人乎故曰天豈去人哉人自去也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進而未及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范云玄道好謙常自重虛故以未極未至未滿爲近玄玄亦始於之冬至斗指子夜半時加子夏至及

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而還已滿而損故謂之遠玄范云玄道惡盈故以已極已滿爲遠玄玄亦始於午夏至斗指於午日中時加午章云玄通兼乎天地鬼神之道故虧盈而益謙經曰將來者進成功者退故冬至及夜半之後謂陽始生乎子也故進而未成其功往而未至其所虛而未滿其象故曰可益也乃曰近玄之象也夏至日中之後陰生於午也陰氣近而已極往而已窮物志已滿固可損之乃曰遠玄之象也蓋玄惡盈滿而好損謙也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范云謂夏至日南在東井萬物向死也冬至日北在牽牛萬物向生也斗一北而萬

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范云斗指亥子寒氣殺物常焚宿菜故言虛也 斗行巳午溫氣長物數枝布葉故盈也日之南也右行而左還斗之南也左行而右還范云日之至南行由西方故言右還從東方故言左旋也斗之至南行由東方故言左還從西方故言右旋也或右或右或死或生神靈合謀天地乃并天神而地靈范云天地合會而相并謀謂十一月冬至時也陰陽相薄於黃泉之中故曰合謀也鄭云 相薄伯各切章云日一南者謂夏至之日在東井也井爲南方之宿故曰在南方夏至陰氣始生陰爲肅殺故萬物已入乎死者也日北者冬至之日在牽牛牽牛北方方宿故

曰在北也冬至陽氣始生陽爲生育故萬物已向乎生者也故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也斗之指北謂冬也萬物潛伏於內斗之指南謂夏也萬物敷滿于外故曰斗一北而萬物虛一南而萬物盈也日之在天隨轉而西沒故曰左行也及至于北復出于東故曰左還也斗之在北也隨天運而東指故曰左行及乎指南也隨天運而西故曰右還也且日斗之運或左或右而萬物之反覆或死或生此乃陰陽不則之際如神靈合其謀畫也或兼天之神明地之靈應而成其用也言神言應者不可窺測者玄之道也

玄　太玄經十

玄瑩　陳仁子輯注愚曰瑩者光瑩之義以玄之體該貫而言觀玄則知造化關捩之本范云瑩者明也所以明玄之大體也亦象易之上繫亂也胡次和集注鄭云注云象易之上繫也按比言亦則前有說矣今無者散漏也後唯玄圖云象下繫餘皆不言太疏略也玄傳十一篇首準易之傳則準易之象文準易之文言衝準易之序卦錯準易之雜卦數圖皆準易之說卦攡瑩挩告皆準易之繫亂不必復分上下也章云瑩者明也前篇攡張其義俾之玄之道統天地陰陽日斗律歷以放其用此言玄之道也包含萬有抽緒群倫至如神靈幽黙啓化萬殊悉由玄術而明之也　林希逸鬳齋集玄瑩明徹也

天地開闢宇宙拓坦胡次和集注鄭云拓吐鐸切范云闢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言天地開闢已來晝夜相推如屋宇之晉覆宙暢於天內拓廣而坦明者也　林希逸鬳齋集開拓坦夷

天元咫步日月紀數胡次和集注范云八寸爲咫六尺爲步玄起於天元甲子朔旦冬至始於牽牛之初自咫及步運行不息周乎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三十日爲月十二月爲歲故加閏以定四時故曰日月已數也　林希逸鬳齋集天玄起步有躔度也日月紀數有歷紀度數也

周渾歷紀群倫品庶胡次和集注范云渾運也周運律歷應三統之數品物庶類群彙衆盛也鄭云渾胡衮切注訓爲運言如運天之運也

或合或離或贏或踦范云踦不足也贏有餘也日月之行有離合陰陽之數有贏虛天道之然不可爲典要也鄭云踦居宜切注云不足也按踦自贅前言之則晝夜之道足矣自天度言之則斗分之數未足也踦之不足贏之有餘皆主斗分以爲言也章云此一節子雲明始剖判已來萬物皆有其數也天玄即太初歷甲子月朔冬至爲歷之始也咫言寸步言尺謂是時日月合朔於牽牛之初而八寸之數躔度之數自此起也紀歲者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今天元甲子歲建子之月冬至之朔辰在星紀日月之會爲起天之初則歷之三元六紀之數皆得而明天故曰天玄咫步日月紀數也

故曰假哉天地啗函啓化罔裕於玄罔章作內鄭云假古雅切善假於物乃能爲大故假訓大也啗舊徒敢徒濫二切函胡南切啗函猶含容也啓化謂上九陰陽啓化與此義同亦宜從口范云假大也啗含也函容也大哉天地包容萬物開化成務自然有裕於玄道也

終始幽明表贊神靈鄭云表贊謂三表九贊所以表顯贊助天神地靈也范云幽謂陰也明謂陽也言玄終

始於陰陽之事以表贊於天地也天神而地靈也大陽乘陰萬物該兼范
云謂夏四月也謂陽乘謂陰故萬物旋類該盡而兼生也罔流九虛而禍
福絓羅范云九虛九贊之位也列貴賤者存乎位九贊敍位而禍福見也
絓羅猶流離也鄭云絓羅注云猶流離也盖流行離散者或罣絓而遭羅
也師說以為絓罣罹死也章云此一節敘其天地之道能包容開化其於
萬類由玄道之惻愛也　林希逸鬳齋集絓羅隨所遭也几十有二始群
倫柚緒胡次和集注范云始胡也一歲十　月故十二始柚猶拔也言陰
陽迭興於十二月胡之中群倫各拔其業以成歲事也故有一二三以絓

以羅玄術瑩之范云一天二地三人也衆三材而玄名之以雜於九贊之
位玄術之所瑩明也章云此一節言三才兼通一歲之事爲本五行九位
施重上下相因醜在其中玄術瑩之鄭云施重言五行之施設重疊而成
九位也范云爲大也玄大本起於五行以施九重之位上下相因品物醜
類皆在其中大玄之術皆明之也章云爲本五行者謂玄包天地陰陽五
行之道也今施九贊之位而重之使上下相因而萬類由其中也可以五
行而知大本也上下相因者若九地九人九屬之類皆上下之相因也故
以玄術而明之也注謂二本起於五行者非也盖在九贊即本五行以明

人事非因五行而起玄也天圜地方極植中央動以歷靜時乘十二以建
七政玄術瑩之范云極北極也處天地之中衆星所繫天之變動以歷安
之七政日也五星也運周于天加十二辰七政乃建舒疾得度玄術之所
明也章云天圜而剛故行健不息地方而柔故載物無方北辰處天之中
極故曰極植中央日月五星十二辰各隨斗極所建行有常度晝夜隨極
動無有止息不用歷以推之則不知其動靜而所乘之辰也十二者十二
之辰也悉由玄道明之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或振或違以立五紀玄
術瑩之范云振動也斗之衡隨天動左回故言進也日之行右行故言退

也進退相錯五紀以立本亦太玄所明也鄭云振注云振動也聞之師曰
振猶順也順斯振之違斯抑之玄相備也五紀洪範協用五紀一曰歲二
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章云斗本不行因天之動則附天之運
盖北方斗爲天之杠軸故曰振也振猶運動也斗之運天猶杠軸之運車
故曰斗振天之進天象西運二十八宿東行與天相吳故曰違天而退日
其進退或振或違以立五星之綱紀悉由玄術明之也植表施景榆漏率
刻昏明考中作者以成玄術瑩之鄭云表亦則景施盖以土圭度之爲施
也讀如施設之施一說古移字皆作施言表景轉施也榆猶爲也與榆同

式朱切本從車今從木者猶輯與楫也舊音投又徒厚切誤作輪范云植
立也立八尺之表立則景施故言景施以土圭度之以定二至冬至之景
丈有三尺夏至之景尺有五寸二至得失揄猶竊也竊水下漏番刻知時
考知昏明以正中星候司四時動作戒慎以奉天時玄之所明章云此一
節以立刻定昏曉之中星以爲法也云植表施景者以冬至之日日在牽
牛去極遠乃於日中時立表八尺施景丈三尺一寸四分夏至之日日在
東井去極近日中立表八尺施景一尺五寸八分二至之景差式以定豐
凶九丈尺與寸者以一寸爲千里則知二至之日日行天上相去十一萬
五千里也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日中立八尺表則景施七尺三寸以
計二至之景故知晝夜長短互有其極矣故曰植表施景也揄漏率刻者
揄者引也漏者以壺放水滴漏於下氣之中也刻者刻其分寸於箭上以
漏水浮箭以率其刻數則得時也一時八刻二十八一刻六十分故十二
時總百刻故曰揄漏率刻也昏明考中者謂正南之方也日之昏曉悉以
中星爲月之節氣也謂若立春日在危十六度昏畢十度中中星去日八
十九度也月之中氣雨水日在室十四度昏井二度中中星去日九十三
度也以是知日之長短盖由其晷景刻漏考正中星以序四時用成農事

故曰昏明考中作者以戒悉由玄術而明也冷竹爲管灰爲候以揆百
度百度既設濟民不誤玄術瑩之鄭云莩灰後漢志云河内葭莩灰也穀
胡谷切說文細縛也范云冷黃帝時冷倫道大夏西取竹斷以十二管吹
而聽之各有寸數聲有大小以應月氣又置於深室實以莩灰數蒙其口
以候十二月氣氣至者則灰飛也月氣効則百事序以濟於民無失誤也
章云上文以明晷景爲月候此復明十二月以管飛灰應候也凡灰飛之
法以小動爲氣和大動爲臣強爲君嚴猛也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經緯交
錯邪正以分吉凶以形玄術瑩之范云天長南北而短東西故長爲經短
爲緯也交錯以成文章文章成故邪正別吉凶見也章云玄以五行之數
爲經緯也東西則金木之數也南北則水火土之數也土居中宫寄理丙
丁故系南方之數也一六二七五五水火土之數也居南北故曰南北爲
經三八四九金木之數也故曰東西爲緯經爲陽緯爲陰玄之占法晝則
用經夜則用緯日中夜中經緯雜而用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正而
吉小人邪而凶故曰邪正以分吉凶以形悉由玄以明之鑿井澹水鑽火
爇木流金陶土以和五美五美之資以資百體玄術瑩之鄭云澹讀作贍
漢書澹足萬物類篇古說澹古贍字爇古然字焫也范云五美五行之美

也水火既有析木陶土鍊金流範資成百體也百體既成民並用之玄所明也**奇以數陽偶以數陰奇偶推演以計天下玄術瑩之**范云奇以數陽一三五七九偶以數陰二四六八十也推此而演之天下之計可知者也**六始爲律六閒爲吕律吕既協十二以調日辰以數玄術瑩之**范云陽爲始陰爲閒於子爲律於丑爲吕故言六始六閒也協和也陰陽既和律吕以調日月辰極不失數度亦玄所明也**方州部家八十一所畫下中上以表四海玄術瑩之**范云謂玄有八十一家九贊之位三分爲下中上位有貴賤以表明四海之事也章云方三方也州九州也部二十七部家八十一家也分而爲天地人經曰天有始中終地有下中上人有思福禍此下中上即地也蓋天下四方九州庶部群家皆以表而表率之故曰以表四海也**悉由玄術瑩之一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少則制衆無則治有玄術瑩之**范云辟君也以象一玄有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也章云玄以一玄以象君位三方象三公九州象九卿二十七部象大夫八十一家象元士玄居一爲無乃以一君制天下之象以不可覩之妙而治有形器之萬物故曰少則制衆無則治有也**古者不遷不虞慢其思慮匪筮匪卜吉凶交瀆於是聖人乃作蓍龜鑽精倚神箝知休咎玄術瑩之**鄭云遷俗書遷字從西從廷龍龕手鏡云遷與遷同注訓爲怨蓋本作遷舊音釋以其易知也然今從西從辶則異矣闕之師曰古遷字也遷避也而亦人所避者也古者不遷不虞謂古之人直情而行其出也不知有所回避且更不知有所儲豫是以蕩然慢其思慮遷蓋遷之誤也讀爲風遷之遷訓爲震怨之怨失之遠矣此說有理故附著之以廣異聞也箝舊音鈐注云求也按箝以鑰出隱伏爲義范云遷怨也虞憂也言上古無所畏忌無所憂念故蕩然慢易無所思慮瀆泄也無卜筮之事故言吉凶之交相泄也聖人謂庖犧也箝求也作蓍龜卜筮鑽精達微依倚神靈抽而爲辭以別吉凶之事也　林希逸鬳齋集鑽精倚神箝知休咎鑽灸也求其精倚其神言蓍龜也箝知推索而知之也**是故欲知不可知則擬之以乎卦兆**胡次和集注范云以卦兆之蹤準擬之以定所疑者也**測深摹遠則索之以乎思慮**鄭云摹舊莫胡切按測者揆度之也摹者規取之也思慮之於深遠如此范云卦兆既見思慮以決之也**二者其以精立乎**范云二者爲思慮也非精則思慮不定也**夫精以卜筮神動其變精以思慮謀合其適精以立正莫之能仆精以有守莫之能奪故夫抽天下之蔓蔓散天下之混混者非精其孰能之**范云蔓蔓混混雜棌之事也非精誠之

至孰能抽散之乎夫作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也范云言夫作者無所指
斥也孔子曰述而不作有所因循而體正自然之事也見玄體述陰陽不
虛造也其所循也大則其體也壯其所循也小則其體也瘠其所循也直
則其體也渾其所循也曲則其體也散范云言隨其大小體不離其本也
循其直事故體渾渾然也鄭云渾胡本切故不擢所有不彊所無譬諸身
增則贅而割則虧范云擢去也言述而不作有則循而言之無則不彊所
益猶人身體不可損益也鄭云擢直角切注云去也謂拔去之也或作擢
擢俱切擢踈枝葉數而貌意與注異不可用也又作攫俱縛切乃因誤而

妄改亦非也彊巨兩切人無此意遂便爲之曰彊故質幹在乎自然華藻
在乎人事范云言述作者以質幹而已雖加之以華文亦其人事人事也
其可損益歟范云言世之人事多華藻述作者可損益以爲本也夫一一
所以摹始而測深也范云一一起於黄泉故爲之始在泉之中故測深也
三三所以盡終而極崇也范云三三者九贊之終故言盡終也冥過乎九故
極崇者也二二所以參事而要中也鄭云參倉含切參事謂參和萬幾之
事也要於霄切要中謂要求天下之中也范云二三爲五也五爲天位參
和萬幾之事而要天下之中衆於極埻者也章云玄有九贊分爲上中下

三體每三贊爲一體下爲一故有一一二一三一中爲二故有二一二二
二三上爲三故有三一三二三三此所爲一一摹始而測深者一一指下
體之初一也一爲九贊之始復有幽冥之德故可探始而測深也三三所
以盡終而極崇者盖指上體之九也九爲終而位亢極故可盡終而極崇
也二二所以參事而要中者指中體之五也五爲王者極位之中可以參
同天下之務居中以臨四方也　林希逸鬳齋集自一始一曰二自一爲
二而二之曰二二自二而三至於九曰三三人道象焉務其事而不務其
辭范云上三句是也惟以事實爲務不尚辭多其變而不多其文也范云

多其變謂三玄各二十七變也不多其文謂贊辭質省不約則其指不詳
不要則其應不傳不渾則其事不散不沈則其意不見范云夫事不伏不
飛不要不舒也故渾沈以求散見章云前文明一五九之位分始終之義
以顯天之常道故云此人道象焉天不假乎言而四時行萬物生故在人
則可務其實而不務其辭也天始萬物萬物得以通變與以自然而無文
飾在人之道也可適其變而不多乎文也是故文以見其質辭以睹乎情
范云無文無以見質無辭無以見情情不可一之也觀其施辭則其心之所
欲者見矣范云謂天地人萬物進退之心皆見於中矣章云文以質爲本

質以文為華文質彬彬不失乎中者是以因其有文而知其有質故曰文以見乎質也辭之作也生乎情情不可狀復因其辭而情可觀故曰辭以觀乎情法言謂言為心聲書為心畫聲畫形則君子小人可見矣故此謂類其始辭則其心之所欲見矣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范云言冬有不死之草謂有因也根生於木謂有循也焚除宿草謂有革也鷹變為鳩謂有化也因而循之與道神之范云因循得理與道通神革而化之與時宜之范云隨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馴范云馴順也道貴因緣而順從章云主之為也在物無心適時應用者也故有因有

循有革有化也因者因其有而治之循者循其故而新之革者易其原而易其法化者究其來而化其道以是言之因循相近革化天間也在三才咸備其道也夫物不因不生范云謂因循以生新不革不成范云謂改柯以成實也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時范云時天時也物失其基范云不隨天時失基業也因之匪理范云失地理也物喪其紀范云失紀綱也因革乎因革國家之矩范也矩范之動成敗之効也鄭云范與範同范云范法也道貴因緣而革之此乃國家之矩法成敗之効事不可不慎也立天之經曰陰與陽形地之緯曰從與橫

鄭云從之容切范云南北為從東西為橫故詩人藝麻衡從是也表人之行曰晦與明范云晦明別賢愚也陰陽曰合其判范云陰陽判合以生萬物也從橫曰緯其經范云經之須緯以成文章也晦明曰別其材范云別賢愚人材可知也章云此一節乃明三才各以離合之道以成其用乃曰立天之經曰陰與陽形地之緯曰從與橫者天之象圜動以包其地地之體方靜以處乎中故假陰陽之氣升降以交天地之氣二氣縱橫上下四方故為天之經地之緯也人處天地之中或稟聖賢之行或抱狂愚之性以晦明之道而表之故曰表人之行曰晦與明也是以陰陽之氣或判或

合經緯之道一縱一橫日月之象或晦或明則天地之文聖賢之材可以分別也陰陽該極也范云該盡天地莫過陰陽經緯所遇也范云東西南北在遇逢也晦明質性也范云受之於天不可移也陽不陰無與合其施范云相須以成歲經不緯無以成其誼范云相須以成天地文章之誼明不晦無以別其德范云無晦無以別明也章云前文以明陰陽經緯於天地明晦以分賢愚此一節明萬物盡該陰陽之生殺經緯縱橫以會遇成乎用日月晦明以足人之質性三者皆不可逃其數也陰陽交合然後成生成之道經緯交錯然後通五行之氣晦明主用然後別日月之德各

盡其一固不可以成功也陰陽所以抽賾也范云賾情也陰陽所出萬物之情也鄭云賾注云情也說在賾首從橫所以瑩理也范云足以明天地之理明晦所以昭事也范云別賢愚之事也賾情也抽理也瑩事也昭君子之道也范云能晉此者得君國子民之道章云陰陽合施所以能抽萬物之深情從橫誼成所以明五行之至理晦明既著所以昭善惡之衆事是盡達其義可以明君子變通之道也　林希逸鬳齋集嘖與賾同抽深也往來熏熏得亡之門故次和集注鄭云得亡得福則亡禍得禍則福范云此文首次四之贊辭也禮尚往來相文以禮則得福不以禮則亡也夫

何得何亡得福而亡禍也天地福順而禍逆山川福庳而禍高范云山高或崩川高或圮鄭云庳讀作卑圮部美切人道福正而禍邪故君子內正而外馴每以下人是以動得福而亡禍也福不醜不能生禍范云醜惡也福極則禍應福兮禍所伏也章云此明禍福之本故重明交首四贊之辭也交爲陰家四君子之位故道往來熏熏然盛而君子之交爲得則可何以爲亡故此重明之謂得福而亡禍也是知天地之道以順萬物之性而生育之故順則福而逆則禍也上高則顛下則安川富則堨庳則滿人之道正則順天邪則違天故正則受福邪則受福也故君子之人內稟方正

外示馴順常以謙下爲表以法天地之順山川之庳故動則福而亡禍也禍不好不能成福范云既得福常奉之以禮故能成福醜好乎醜好乎醜好君子所以亶表也范云亶盡也表本也醜好以別人之大倫故三言以爲重戒君子必能別此醜好而行之所以盡章顯人之善惡也鄭云亶注云盡也按集韻亶黨旱切誠也厚也多穀也或作單無訓盡者單本多寒切與殫通用訓盡者乃單也豈范作本單故用此訓釋歟又動音丹力竭也豈本作動傳寫訛缺歟章云禍福出善惡也醜好也好善也經曰惡人之所醜善人之所好故醜好乃善也謂人居福之際不爲之惡則禍無由

生在禍之際不爲之善則福無由成故福不醜不得生禍禍不好不能成福也故三云醜好者嘆惜之深也重明也君子所用善惡而明表禍福也天福樂終而禍憂始范云禍終於樂福始於憂天地所貴曰福鬼神所祐曰福人道所喜曰福其所賤在惡皆曰禍范云天地鬼神人道莫貴於福莫賤於禍故惡福甚者其禍亢范云甚惡於福故禍亢也極也七八皆爲禍章云居夫福者能以謙順而終之故曰福樂終福之未兆而能爲憂慮則亡禍故曰禍憂始凡言福者天地所貴鬼神所祐人悉所善之事皆曰福凡曰禍者衆人之所賤而在惡之事皆曰禍也或人之爲惡而福尚

蝨者雖未覩禍福之至也必極故曰惡福極甚者其禍亢晝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范云晝爲陽夜爲陰陰凶故禍多陽吉故禍少也易曰坎爲盜水夜行也晝爲盜其近也一作少晝夜散者其禍福雜范云散猶雜也晝以別福夜以別禍雜以晝夜者無以知其善惡故禍福雜錯不可限也章云晝夜者九贊之晝夜也此明福禍之本故通言九贊之用也逢晝多休逢夜多咎故曰晝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夜一占之中有純晝有純夜者有晝夜相錯者故曰晝夜錯者禍福雜注謂坎水爲盜夜行之義與此時異也　林希逸鬳齋集晝明者也夜昧者也

玄數陳仁子輯注愚曰玄以準易亦不盡局於易玄數之起也自無行而一自一而二而三玄數之精也自三玄而九州自九州而二十七部而八十一家而七百二十九贊此大畧也易以奇偶自下而起各一畫三畫而成象兩倍而成卦而玄則三倍而成九則易以八卦各八倍而成六十四卦而玄則三倍成八十一首易多以雙而倍玄多以三而倍至於陰陽相盪閒錯成六十四卦陽始於坎終於离陰始於离終於坎易卦推盪之數也中始冬至之子迎起夏至之午而周三百六旬六日七分之數也玄於易蓋以異爲同者　胡次和集注章云數者以言萬物之數也故自天而

得蓍數迨五行十二律呂十干十二支至於萬彙悉有數也昆侖天地而産蓍范云昆渾也侖倫也渾淪天地而四分之以爲方州部家蓍策生産於其中也參珍睟精三以摽數章本無三字鄭云參蓍含切三相雜曰參三以師說三以摽數三衍文也蓋惑於注云三三而索之故妄加此字殊不知參即三也言參珍睟精以摽數足矣不必加此字始與注合也摽[illegible]音索按此字有兩音訓擇者色窄切訓摸摽者普各切經言摽數蓋用摸摽之義言欲盡之也或作摽者乃是木名材中車輞傳寫誤也范云參三也珍純也言玄道純粹精微以發幽冥之休咎故三三而索之以成三表方州部家之數　林希逸鬳齋集昆侖天地而産蓍參珍參考也珍貴也睟精三以摽數摽音索義同散幽於三重而立家胡次和集注范云幽者幽微休咎之事三重方州部也三重既定然後家立八十一首各有名也旁擬兩儀則觀事范云兩儀天地也言玄旁擬天地則觀於休咎之事也逢遭竝合攦繫其名而極命焉鄭云攦繫本或作攦擊集韻攦音彈則太玄攦擊其名云觸也此本作攦繫注云攦更也手有所改更故字從手集韻各核切改治也吾訓皆與注合則可用也舊音畟乃是[illegible]字其旁從本誤矣又云陸作㩻無所稽考徒爲冗長故不取也范云革更也手有所改

更故字從手也逢遭並合者晝則逢陽夕則逢陰星時數辭並合乃更係其名姓於玄道也而極其事理命之凶吉則休咎可知也精則經疑之事其質乎范云精謂精誠也經常也質問乎常所疑之事者其問之於太玄也章云天昆侖而包乎地二氣相交至靈之氣乃生乎蓍故曰昆侖天地而産蓍也蓍策既生聖人遂承醇粹精微之道用揲其數也參猶承參也蓋謂一索而得天再索而得地三索而得人也既得其數乃屬擬於天地萬物以覩其事故曰旁擬兩儀則覩事也既得萬事於心猶冥而不形於世遂布其幽妙之事於三重也三重方州部之位也因其三位乃八八十

一家故曰散幽於三重而立家群象已立遂有奇偶以配其陰陽陰陽之動有離有合乃生四時遂以八十一家周配一歲之道家雖有位而無其名乃四時陰陽會遇或偶或離擬諸人事揲繫其事用極物理因事命名以配其家爲之首也俾覩其名則審其義矣謂若陽萌黄鍾之宫冬至之首名中也陰氣生午而應於子故夏至之首名應也故曰逢遭並合揲繫其名而極命也家既得其首復得名則吉凶禍福不復逃矣則凡人經疑之事在乎精一其誠志質問其休咎也故曰精則經疑之事其質之乎今曰假太玄假太玄孚貞爰質所疑于神于靈章本作假假太玄鄭云重言

假者蓋上句曰假太玄訓大下句曰假太玄訓借也范云重假者下假則假借也孚信也貞正也爰曰也質問也假借太玄信正之道問己所疑之事於天地神靈也皆筮者之謀辭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咎則逢陰星時數辭違范云太玄之術貴陽而賤陰也陽日陽時而逢陽首是謂大休陰日陰時而逢陰首是謂大咎陽日陽時而逢陰首是謂始咎終休也逢陽若中首也星若牛一度也時謂旦中夕也數謂首數之奇偶也辭爲九贊之辭也章云此明筮疑之初告令之辭也乃曰假假太玄孚貞者上假大也下假借也大假太玄至生至明之道於是質其所疑之事于神靈也神

靈謂玄之妙道也爰於也故曰爰質所疑于神靈也事有休咎疑而未知因假乎筮故曰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者休吉也謂事將休則星時數辭悉順從也假若十一月爲筮以旦占得中首一爲陽家也旦占以一五七爲一表陽家以奇贊爲晝是數從也中首起牽牛初度牛居北方爲水而冬王與首同德是星從也日或得牛星是爲中爲冬至之首而仲冬之月筮得之是時從也若中首之五贊曰日正乎中利以其神作主是辭從也故曰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也咎謂逢陰星時數辭違者假若冬而夕筮得應應夏至之日首也應陽家夕占以三四八爲一表三在陽家爲晝是

一從也二四爲夜皆違也是數違也星時冬東井是星得南方之星乃星
違也冬占而得夏首是時違也應之四贊及則曰投界吾不能以仁也是
辭違也故曰咎則逢陰星時數辭違也九贊皆以晝爲陽夜爲陰也注謂
陽日陽時而逢陽首是謂大休者雖於經無文意以理而得之也凡筮有
道不精不筮范云謂專精以信之不疑不筮范云筮以決之不軌不筮范
云軌法也不以道法所以不有筮也不以其占不若不筮范云若順也不
順謂若至誠者違不順太玄之道者故不爲筮者也鄭云不若注云若順
也師說謂如云不以其占不若不筮者言不用其占不如不筮也神靈之
神靈之曜曾越卓范云曜明也曾之言則也如上四句之禁非精而不用
故太玄神靈之明則卓然越踰示人遠也鄭云曾注訓爲則蓋范讀神靈
之曜句絶故注云太玄神靈之明則卓然越踰示人遠也然則何不言曾
卓越乎信如此說可謂淺易而艱深矣闕之師曰舊句讀非也當以曜曾
越卓爲句蓋不以其占者不神靈之也故重戒之云爾曜者明也曾謂重
疊也越者超也卓謂絶異也明曜之重疊者靈也超越之絶異者神也以
重戒之故頌歎神靈之美也夫玄何咎哉其毎爲人所尤皆注者罪也此
隱君子所以丁寧見疊也　林希逸鬳齋集不以誠占與不筮同神靈雖

明曜曾是不誠而可以見越卓乎卓高遠也三十有六而策視焉胡次和
集注鄭云策與筴同范云謂一二三也一二三各三變凡三十六也視比
之數而爲筴天以三分終於六成故十有八策范云天以三分謂一二三
也因而六之故言終於六成成十八也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地則虛
三以扮天十八也范云天位有九地位有九陰不下陽陽不施陰故曰不
成因此十八位其大數爲三十六故言因而倍之也虛空也扮摘并也空
地三以下施天天施地成滋生萬物也鄭云扮集韻數文切引太玄以扮
天十八云并也王涯訓配并合也配亦合也其實一也又音粉音忿動也
捏也皆與注異不可用也章瓏云此一節明筮所由之數也三十六策視
爲統言蓍之大數可觀也天以三分謂天一地二人三也終於六成者謂
一二三總而成六也元一動而生三三用其六故有十八策始得十八策
乃以配天之數也天數既定不可不施於地地既受施復得十八之數以
配天也故曰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乃成三十六地體卑順不可與天
齊德乃虛地之數三別以一掛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搜之并餘
以三搜之并餘於扐范云扐猶成也今之數十取出一名以爲扐蓋以識
之也中分其餘并左手之二指間以三搜之以象三光其所餘者并之於

左手兩指間故謂之扐蓋以識揲蓍之數也凡一揲再扐以成一方之位
通率四位四揲以象四時八揲以象八風歸餘於扐以象閏也鄭云別一
彼列切揲古賣切與掛同易掛一以象三摉猶求也謂求古州部家之數
也舊云一作揲傳寫誤也并餘讀作併失舊卽得切按説文易再扐而後
掛扐通作扐指閒也注云其所餘者并於左手兩指閒故謂之扐是也然
又云扐猶成也今之數十取出一名以爲扐則是讀作仂也禮祭用歲之
仂先儒以爲用其什一也舊引玉篇以爲柒名而云必與扐同殊不知扐
通作扐也不亦疏乎識式志切記也揲蓍時設切揲猶數也易揲之以四
玄摉之以三説文云揲閱持也又音蘇亦音奭其義一也舊音曳乃誤作
抴傳寫訛缺也**一扐之後而數其餘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鄭云而數色
主切范云處下方州部家之數也八八九以成四位然後首名定也**六筭**
而策道窮也鄭云六筭合一二三爲六范云謂餘得七則下一筭得八則
二筭得九則下三筭一二三凡六揲三十三止得六筭故言窮也窮則更
揲以成四位不出七八九也章云此明揲蓍之法也謂總執三十三策先
掛一于左手之小指也中分其餘者謂餘三十二策以左右手中分爲兩
向也以三摉之者謂先以右手三三數右手策餘則并之於左手指之閒

後以左手三三數右手之扐餘則又并於左手閒謂之扐并餘謂歸奇也
故曰并餘於扐凡以位一掛而再扐也故三摉象三光四位象四時四位
通八　象八風并餘於扐以象閏也一扐之後謂既扐之後也言一者張
法之辭也非謂推一扐而後數其餘也若四扐止四扐是無其變也後惟
得十之與九而已固不逮於七八也云一扐之後數其餘者乃謂歸扐之
外所餘得筴之數也所餘之筴三三數之凡得七爲一謂得三七之數而
置一也得八爲二謂得三八之數而置二也方州部家各得其數也則不
出乎一二三之六筭也故曰六筭而筴道窮也是以積位之數則知所得
之首**逢有下中上下思也中福也上禍也**范云逢謂筮卦有所逢遇思福
禍各有下中上范云謂九贊之位也一曰思內二內思中三曰思外四曰
福小五曰福中六日福大七曰禍生八曰禍中九曰禍極皆以上下別之
以晝夜別其休咎焉范云謂陽家以陰家之晝爲夜陰家以陽家之夜爲
晝其性逢晝爲休逢夜爲咎故瑩曰晝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者也章云
前文言揲蓍而得首此明一首之中九贊自一至三爲下自四至六爲中
自七至九爲上也下之三贊爲思中之三贊爲福上之三贊爲禍然思福
禍各有下中上者有思內思中思外也有小福中福大福有禍生禍中禍

極各有其三亦分為下中上也故曰思福禍各有下中上以晝夜別其休咎謂陽首以奇贊為晝偶贊為夜陰首以偶贊為晝奇贊為夜晝為君子為休夜為小人為咎也此經之理悉然術有以所探之正時以辨晝夜以別休咎以推所違之下中上所謂思福禍之下中上義亦近之極二為二范二謂天地也極二為三范云有天地則人生也極三為推范云有人能推演陰陽也推三為嬴贊范云嬴滿也贊九贊之位推演滿於九贊五行之義見也鄭云嬴滿也贊九贊之位聞之師曰贊行文也極三為推謂極盡一之三而為六也推三為嬴謂推演二之三而為九也推演其六之謂

推嬴滿於九之謂嬴其為贊已明矣不必更言贊也益注言滿九贊之位而滿誤作贊或者承誤妄增當刪去也章氏云此明玄道自無而生有以盡萬物之數也玄極一為二者謂玄借於太極也是以一之極則生二儀故曰極一為二也天地既立乃生乎人能推演陰陽物之道故曰極三為推也能推陰陽萬物之情狀乃施之於七百二十九贊也故曰推三為嬴贊也贊嬴入表范云一五七則為一表三四八為一表二六九為一表旦中夕各有所用故贊滿而入三表表者見其休咎也表嬴入家范云三表以見玄以家定其首名也家嬴入部范云家位定故以部分之也部嬴

入州范云部分以滿故州總守之州嬴入方范云州滿故入方方猶常也故以常位輔佐天位也方嬴入玄范云方滿則入玄玄天也以少制多以亡治有故始起於天一乃至七百二十九贊復還入於一玄此特取象天地初開有萬物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宗廟也故玄以一為天乃至七百二十九贊而後還入於一玄之中明玄為天象也故以一辟象於玄三公象三方九卿象九州二十七大夫象二十七部八十一元士象八十一家也玄告曰天穹隆而周乎上言不可形別作者立玄以象之而王者法之以制

官也玄字或作去去玄相似轉寫誤耳陸君云去當為玄得其實也章云前文言玄道自無而生有此明極有以歸無也云贊嬴入表者贊七百二十九贊也以盡萬物之情贊既嬴復歸于表二百四十三表也贊既嬴滿必可表率之也表嬴入家者謂二百四十三表數既嬴滿可歸其家也家嬴入部者八十一家分布嬴滿可歸于部分也部嬴入州者二十七部部分既嬴還統于州也州嬴入方者謂九州既治其道嬴可歸三方也方嬴入玄者謂三統以正可復于玄也注謂玄天也此釋玄之義也天地形氣有象之物非玄也是知范氏為知玄者也一從二從三從是謂大休范云

謂旦筮逢陽家一五七爲一表而皆從者也章云從順也謂既揲數得首而辨首之陰陽定贊之晝夜也謂若旦占得陽首而贊之三贊以一五七爲一表俱得奇數皆爲晝三贊俱順其道故二從三從乃謂大休蓋始中終皆吉也一從二從三違始中休終咎范云謂中筮逢陰家二六九爲一表二六從而九違者也一從二違三違始休中終咎范云謂夕筮逢陽家三四八爲一表三從四八違也章云違者逆也謂既揲得首而辨贊之晝夜也假若日中夜中而筮得陰首以二六九爲一表陰首以偶贊爲晝二六偶也故二從九奇也爲夜故曰三違也凡占事則始中吉而終凶故曰

始中休終咎一違二從三從始咎中終休范云謂夕筮逢陰家於冏首三違四八從故中終休也章云假若占而遇陰首以三四八爲一表三在陰首爲夜一違四八爲晝二從三從也初違故始咎中終從故休也一違二違三從始中咎終休范云謂中筮逢陽家於中首二六九也二六違九從故始中咎而終休也章云假若日夜中而筮得陽首占以二六九爲一表二六爲夜故一違二違九爲晝故三從也是以始中咎而終吉一違二違三違是謂大咎范云謂旦筮逢陰家於冏首一五七也三者皆違故大咎也筮無兩違夾一從無兩從夾一違者猶洪範三人占從二人之言也章

云假若旦占遇陰首旦以一五七爲一表一五七在陰家俱爲夜故一二三皆違大咎也占有四或星或時或數或辭范云四者綠決之大體合而論之以多從爲休也鄭云綠決直祐切以綠辭決吉凶必兼以星時數決之也旦則用經夕則用緯范云經謂一五七也緯謂二四八也凡占有六等休咎二也不言中者舉旦夕則中可知中用二六九經緯雜用之也觀始中決從終范云凡筮或先違而後從或先從而後違或三皆從或三皆違必決之者從終辭也王莽將有事以問易筮之遇羝羊觸藩以太玄筮之逢干首干者陰家其位一五七也而以七決之其辭云何戟解解此從

終之義也羊累其角解解亦絓羅之意明易玄之相襲休咎略同者也章云玄之占事乃以星時數辭爲道也星者既筮得首而所用之贊躔次之宿是也術者以占之時所得之宿兼而用之義亦近焉時者當筮之時所得其首於其時有休有王也數者謂陰陽奇偶九贊五行之數也辭者則一首九贊之辭也凡旦占爲陽乃全用經也經謂一五七水火土之數也前謂南北爲經是矣夕占爲陰全用緯也緯乃三四八木金之數也前文謂東西爲緯是失日中夜中故以二經而一緯注家附經緯而說之於經無載唯玄瑩終載晝夜散者其楣楷雜其亦注者從此而有日中夜中之

說但術注謂之中者以陰陽初生之時也二氣猶混故雜經緯而用之如二六九火水金之數相錯雜也 注引王莽將有事而筮於易於玄之數固有是說子雲本傳無文斯蓋宋陸二君猶居漢世時人相傳故言於解詁釋文之中也千首陰首也莽以旦筮而得之故用一五七爲一表也七曰禍戰解解遘謂失志之人禍戰而千物遇羅者也故則曰道不容也其觸蕃咎與絓羅咎得不通乎決從之終則知莽不得其死由是因知子雲載旦則用經夕則用緯乃是明言從陰陽分日夕用九贊之數也必不以旦占轉用一五七之經夕占轉用三四八也考莽之所旦筮適得一五七之用也后之注者從而作爲解詁注釋使之不然則旦夕無變而經緯有不易之常也吉凶禍福思慮之據遂無變通然雄之玄經行於世揲法無傳惟侯芭親授其經而得之注者依爲未有無誤也三八爲木范云王則爲三發則爲八爲東方爲春范云別五方四時之名也春蠢也取物蠢動始於東方故謂之春也日甲乙范云甲乙在東方故曰甲乙也甲取孚甲而生乙之言軋也取其抽軋而出也鄭云甲乙注云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甲乙在東方故曰甲乙辰寅卯特配木推擬而言非謂日之行春東從青道也漢志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北至東井去極近南

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朱道注言日之行也春東從青道秋西從白道夏南從赤道冬北從黑道四時之間從黃道乃是以月言日也天官書但言月有九行未聞日亦有九行且日行西陸爲春故春分日在婁日行東陸爲秋故秋分日在角安得謂日春東從青道秋西從白道乎月行所謂青道白青之類皆因黃道以爲名也行於八道者未及交限也行於中道者將入交限也以其八道半在中道外半在中道內故也日常行中道君象也月行九道移徙不常臣象也以月言日可謂謬矣此決非宋陸注乃范望注也覩首以斗爲極玄數以月言日皆以不考天官書而然也宋衷陸績豈至是耶辰寅卯范云辰十二辰寅卯在東方故言寅敬也春爲萬物之始尚書曰南訛敬致日永星火寅餞納日比之謂也卯取其冒牟而生也鄭云范氏注引尚書言南訛敬致日永星火寅餞納日指南訛敬致日永星火夏也寅餞納日秋也寅卯於時爲春引此以證則不類矣但當言寅賓出日餘皆衍文也聲角范云謂東方之聲音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以其清濁中故屬木民之象也

春氣和則角聲調禮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清不過羽濁不過宫也色青范云春草木生色皆青也味酸范云尚書曰木爲曲直曲直作酸此之謂也臭羶范云木之味酸酸之臭膻氣羶也形詘信范云木爲曲直故屈伸也鄭云詘信與伸同生火范云少陽生太陽也鄭云少陽木爲少陽火爲太陽金爲少陰水爲大陰以時言之也勝土范云木克土也府生范云生物莫過於春也藏脾范云天有五色人有五藏脾藏色青故在木也鄭云藏脾木藏脾金藏肝火藏肺水藏腎土藏心注以形色言者三以名聲言者一以方位言者一與醫家言五藏異然月令

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玄數合先儒以四時之位及五藏之上下次之固爲未盡范注益以形色聲名亦爲未安闇之師曰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不易之理也五行當時者王所勝者臣所生者亦不易之理也天一生水以統元氣而腎主之有王道焉無爲之時王道乃著故冬祭腎有爲之時藉臣之力故春祭脾夏祭肺秋祭肝季夏土王而心屬火謂其當時則土既王矣謂其不當時則猶爲夏也譬之堯老而舜攝堯以火王舜以土王雖王用事而故王未廢天道實然也其祭先心者示不忘本也月令之義蓋取諸此太玄三八之藏脾四九之藏肝二七之

藏肺一六之藏腎五五之藏心亦由是也形色名聲何足論哉府志范云府存也志者所以爲益也春陽萬物日益故在志也鄭云府舊音存按注云府存也蓋存者天也存之者人也五府責在人事故其字從人志道家之說腎藏精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太玄之說三八府志四九府魄二七府魂一六府精五五府神志即意也而所配者異注說疏畧經旨不明闇之師曰一水爲精一火爲神三木爲魂四金爲魄五土爲意自然之序不易之理也道家之說是也精魄靜而無變故一六府精四九府魄神魂志動而有變故五五府神二七府魂三八府志蓋神本於魂故二七

爲神而府魂爲志本於神故五五爲志而府神焉皆府其本之謂也志欲從道魂欲逐物則魂勝志不可不戒故三八府志乃府其所志者也性仁范云長養萬物曰仁情喜范云物長故喜鄭云情喜醫家之說肝其志爲怒心其志爲喜脾其志爲思肺其志爲悲腎其志爲恐太玄之說三八情喜四九情怒二七情樂一六情悲五五情懼其不同何也闇之師曰春微陽可喜夏盛陽可樂秋微陰可怒冬盛陰可悲所喜所樂者恐或失之所怒所悲者懼或得之則戒於四時之間醫家以五行言之所以盡其精微太玄以陰陽言之所以同其大體故異也事貌用恭撝肅范云撝猶延也

尚書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肅敬以佐恭也鄭云攜音爲洼佐也按攜闕也獐革也以類求之攜卽爲也闕之師曰攜肅猶作肅也作音住攜者作也說爲輔佐聲之誤也徵旱鄭云徵旱洪範庶徵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恒暘卽旱恒燠卽熱而三八徵旱四九徵雨與洪範異何也闕之師曰春陽用事則多旱秋陰用事則多雨旱者木生火也故積而至夏爲二七之熱雨者金生水也故積而至冬爲一六之寒此常理也若夫狂之淫恣而恒雨僭之驕亢而恒暘乃變故也太玄以五行推其常理洪範以五事稽其變故是以不同也范云徵應也東方

陽也陽之爲應則旱爲災也帝太昊范云太昊庖犧氏也以木德王天下易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也神勾芒范云謂木正重也實能木職故死則命之曰勾芒使其神佐太昊而并祀之勾取物春勾屈而生芒取其有芒角也鄭曰勾音鉤重直龍切左傳少皞氏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星從其位范云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之宿也章云東方七宿也有角有尾青龍之象也角二星十二度爲天闕其間門也其內天庭也黃道經其中日月五星之所行也亢四星九度天之內星也總攝天下奏事理獄氐四星十五度王者之宮后

卷四千九百二十二

妃之府休暇之房也房四星五度爲明堂天子布政之方也亦曰天駟爲天馬天廐主車馬心三星五度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前星曰太子後星曰庶子尾九星十八度後宮之場妃後之府箕四星十一度亦妃后之府亦曰天津天雞主八風類爲鱗范云鱗蟲之類蒼龍爲之長也爲雷范云也在震也爲鼓范云如雷聲也爲恢聲范云大鼓鳴也爲新范云物所生也爲躁范云動欲升也爲戶范云出入所由也爲牖范云與戶俱明也章云牖通闢通如牖之明暘爲嗣范云爲長子也爲承范云子繼父體爲業范云世不絕也爲緒范云業相連也章云生物承嗣不絕如父子相繼

其業緒也爲赦范云雷所懼也章云幽蟄之類咸得通達爲解范云解脫孚甲也爲多子范云物孕字也爲出范云東方事也爲予鄭云予讀作與范云施不倒也爲竹爲草范云鬱蒼蒼也爲果爲實范云育春偶陽也爲魚范云跳上冰也鄭云跳音條章云鱗蟲類也爲䟽器范云理其通也鄭云䟽器月令天子春居青陽其器䟽以達注云器䟽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章云陽氣通也爲規范云陽形勢也鄭云爲規規相言太昊秉震執規司春張晏說木爲仁仁者生生者圜故爲規章云規圜象天也爲田范云春之計也爲木工范云度所中也爲帚范云銳如鋒也爲青怔范

云青隨時也爲鼽范云鼻之疾也鄭云鼽舊音仇按説文病寒鼻塞也九
襄三八爲鼻注云鼻主氣巽爲風在東方也爲狂范云象春故蕩性分離
也鄭云狂貌之事恭則肅不恭則狂四九爲金范云王則爲九廢則爲四
爲西方爲秋范云秋揫也物成可揫聚也鄭云揫舊音湫按揫聚也又音
酋日庚辛范云庚辛在西方故曰庚辛也庚取其改更辛取其萬物皆新
熟也辰申酉范云亦十二時也申酉在西方故言申酉也申取其續熟酉
取其畢成可留聚也聲商范云謂西方之聲音也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
數七十二以其次宮故爲金臣之象也秋氣和商聲調禮記曰商亂則陂

其臣壞也色白范云秋草木死色皆白也味辛范云尚書曰從革作辛此
之謂也臭腥范云金之味辛辛之臭其氣腥腺也形革范云革更也金爲
從革可鑄化也生水范云少陰生太陰也勝木范云金克木也將殺范云
秋氣始殺者也藏肝范云肝色黄金之精者亦黄故金藏肝俯魄范云魄
者死之體也尚書曰朔死則魄生故知魄爲體也秋木歸本故在魄也性
誼范云誼之言宜也主斷割以從宜也情怒范云氣剛强故怒也事言用
從攜乂范云五事二曰言言曰從從作乂乂治也以佐從也徵雨范云西
方陰也金以生水陰之爲應雨之効也帝少昊范云謂黄帝之子金天氏

也以德王天下代黄帝也神蓐收范云謂金正該也實能金職故死命之
爲蓐收使其神佐少昊而并祀之也蓐收取其將收斂入於林藪之内也
星從其位范云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之宿也章云西方七宿金虎之象
也奎十六星十六度天之武庫主以兵禁暴也婁三宿十二度爲天獄主
死牧犧牲供給郊祀胃三星十四度天之廚藏主倉廩五穀昴七星十一
度天之耳也爲旄頭主獄事畢八星十六度主邊兵觜觽三星二度爲三
軍之候收斂萬物參十星九度主斬伐則應捉伐也類爲毛范云毛虫類
白虎爲之長爲醫范云可以爲鍼爲巫祝范云祝説神也鄭云祝説舊音

悦注云祝説神也取諸兑之説也爲猛范云金堅剛也爲舊范云秋白藏
也爲鳴范云金爲聲也爲門范云出内經也鄭云爲門春爲户秋爲門陽
奇陰偶也爲山范云金石所聚爲山也爲限范云列中外也爲還范云畢
星爲西方主邊兵還以限蠻夷也爲城范云嶮爲固也爲骨爲石范云皆
剛屬也爲環珮范云聲鏗鏘也爲首飾范云九在上也爲重寶范云無以
上也爲大喙范云大音也鄭云喙舊音昌者切大口也按喙張也與太多同
爲釦器范云爲金造也鄭云釦音口説文金飾器口也爲舂范云舂用石
也爲椎范云所治作也爲力范云取堅强也爲縣范云鉤所長也鄭云縣

平聲璯懸掛物者鉤所長也爲燧范云金取火也鄭云燧注云金取火也按內則佩金燧用取火於日者也爲兵范云金之所作禦止禍也爲械范云兵器總明也爲齒范云骨類也爲角范云銳如兵也爲聲爲毒范云辛氣之痛流入人形爲狗范云可守吠也爲入范云金性銳也爲取范云歛入內也爲獵一作罕范云田獵之世必有兵也爲寇爲賊范云理賊爲害以金生也爲理范云大理官之斷割明也爲矩范云鑄之於範取方平也鄭云爲矩魏相言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張晏說金爲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爲金工范云鍛冶之法須金成也爲鉞范云王者之飾威不省也爲

白怪范云災氣隨時爲瘖范云口之災也爲譖范云譖施於人口所由也鄭云譖注云譖施於人口所由也讀爲譖愬之譖按洪範作僭聞之師曰譖古僭字也言之事從則乂不從則僭二七爲火范云王則爲二發則爲七爲南方爲夏范云夏大也萬物皆長大也日丙丁范云丙丁在南方故日丙丁丙取其炳明丁取其丁壯也辰巳午范云巳午在南方故辰巳午也巳取其巳盛午取其鄂布也聲徵鄭云展里切按以徵祥之徵爲徵翎之徵者徵於五音事之象也以明吉事有祥范云韶南方之聲音也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禮記

曰徵亂則哀其事勤也色赤范云火之色赤味苦范云尚書云炎上作苦此之謂也臭焦范云火之味苦苦氣泄臭焦烈也形上范云火性炎上生土范云火威灰聚則爲土也勝金范云火鑠金也時養范云養長萬物藏肺范云肺之言敷也象火敷揚故火在肺章云陽氣上而形外肺在四藏之上夏則陽氣浮上在肺故也俘蒐范云萬物精氣充盈故在蒐橋象爲蒐也性禮范云禮之言體也萬物體幹已具故以禮相節也情樂范云有禮故樂事視用明攝哲范云五事三曰視視曰明明作哲哲智也以佐明者也徵熱范云南方太陽太陽之應熱之効也帝炎帝范云謂少昊少子

黃帝之弟神農氏也以火德代宓犧而王也神祝融范云謂火正黎也實能火官故死則命之曰祝融使其神佐炎帝而并祀之祝猶章也言其章明鄭云黎在傳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黎即黎也呂形作黎星從其位范云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之宿也章疏云南方之七宿朱鳥之象東井八星三十三度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天之庭候主法令平也輿鬼五星四度天目也主視明明察姦謀也柳八星十五度天之廚也主尚食和滋味也星七星七度名天都主衣裳文繡之事張六星十六度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翼二十二星十八度天之樂府俳倡又主夷狄遠客之事軫四

星十七度主冢宰臣輔也顓爲羽范云羽蟲之類朱鳥之長也爲靈范云火之君也爲絲范云夏所成也爲網范云絲所作也爲索范云罔之索也爲珠范云離爲蚌火有光明珠生蚌又有光明也爲文范云火顯章云爲駮范云如火行也鄭云駮音剝說文獸如馬倨牙食虎豹注云如火行者言其行之速也爲印范云信所明也爲綬范云以文貴也爲書范云言文類也爲輕范云象飄揚也爲高范云物盛昌也爲臺范云取高稱也爲酒范云味好苦也爲吐范云吐實燄也爲射范云矢慓隊也鄭云慓隊讀作墜爲戈范云取鄂布也爲甲范云葉自覆也爲叢范云夏則爲木枝阿那

也鄭云阿那並上聲讀今作婀娜爲司馬范云典於夏也爲禮范云性所明也爲緇范云絲之事也爲火工范云作陽燧也鄭云陽燧取火於日名曰陽燧若鑽燧改火者乃木燧也不得以陽爲名也又有擊石取火者亦火工也但言陽燧則未盡也爲刀范云鍛鑄類也爲赤怪范云災祲氣也爲盲范云火主目也爲舒鄭云舒洪範作豫舒慢也豫急也其實一也按漢五行志亦作舒故徐邈讀洪範豫音舒也范云不曠睦也一六爲水范云王則爲一廢則爲六爲北方爲冬范云冬終也物皆終藏也曰壬癸范云壬癸在北方故曰壬癸也壬取其懷任癸取其揆然句萌芽也辰子亥

范云子亥在北方故其辰子亥子取其孳蕃亥取其荄生也鄭云孳蕃當作草萌漢志云萌萌於子漢荄生之後可言草萌未可言孳蕃也聲羽范云謂北方之聲音也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以其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禮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色黑范云水之色黑也味鹹范云尚書潤下作鹹此之謂也臭朽范云水之未臧鹹之臭淺氣當朽也形下范云水性潤下生木范云太陽生少陽也勝火范云水滅火也時藏范云冬收藏也藏賢范云賢色黑也停精范云精者氣之妙也言微陽始生氣精妙也性智范云智者樂水情悲范云物悴故悲事聽用聰撝謀

范云五事四曰聽聽作謀謀慮以任聰也徵寒范云太空之應故寒劲也帝顓頊范云謂黃帝之孫昌意之子高陽氏也以水德王天下代少昊也神玄冥范云謂水正熙也貴熙水官死則命之為冥也使其神佐顓頊而并祀也玄取其幽微冥取其冥昧蓋藏之時也鄭云水正注說玄冥謂水正熙也按左傳脩及熙者舉下見上也星從其位范云斗牛女虛危至壁北方之宿也章疏云北方七宿玄武之象也斗六星三十六度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主褒賢進士也牽牛六星八度為關梁主犧牲事須女四星十二度天少府也主布帛裁製嫁娶之事虛二星十度冢宰之宮主邑廟

堂祭祀之事危三星十七度主天府天市之事營室二星十六度主天子
之宮一曰玄宮二曰清廟也東壁二星九度主文章天下圖書之府也類
爲介范云介甲也甲虫之類玄武爲之長也爲鬼范云陰所聚也章云鬼
歸也其性動則邪曲居北方入冥而無形也爲祠爲廟范云神之府也章
云幽暗之方也爲井范云水之母也爲穴范云水所由也爲竇范云通海
隅也鄭云瀆與竇古通用注云通海隅也謂江河淮濟地之四瀆也爲鏡
范云水可鑑人也爲玉范云水相象也鄭云相象象似也爲玉注云水
相象也言水與玉其絜清相似也爲覆范云水行曳地故爲覆也爲遠行

三十九

范云制所從也爲勞范云逝不止也爲血范云浸肌理也爲富范云潤萬
物也爲貪范云冬藏閉也爲舍范云水多除也爲蟄范云物所歸也爲火
獵范云田用火也鄭云火獵注云田用火也按周官春田主用火而一六
爲火獵者火以焚草萊驅禽獸春猶用冬可知也蓋田於易野而約取之
則用車用羅田於險野而多取之則用徒用火周官於夏言用車以見秋
於秋言用羅以見夏於冬言用徒以見春於春言用火以見冬皆互相備
也然用羅者止用羅也用火者兼用火也此多取與約取之異也是以火
獵者乃爲貪之類也章疏謂蕩除其草木冬之象爲閉范云塞戶牖也爲

盜范云夜相干也章疏云其行不正邪曲而進故爲盜爲司空范云與冬
官也爲法爲準范云水性平也鄭云爲準魏相言炎帝乘離執衡司夏顓
頊秉坎執權司冬而二七爲繩一六爲準其異何也聞之師曰權衡相須
爲用豈可分治二方火性不詘故爲繩直水性不偏故爲準平魏相之言
非也爲水工范云畎池澤也爲盾范云扞非惡也爲黑帷范云應氣至也
爲聾范云耳之衰也爲急范云以關萬物不可失也鄭云注云以閟萬物
不可失也按此言當急用之也與二七爲舒不類朕聞之師曰一六言急
則舒者緩也二七言舒則急者慘也然則舒緩矣則慘急皆其情之疾也

四十

五五爲土范云三則爲五廣爲十也董言五有十可知也不言十者以見
九贊也陽舉則陰從重五以見十隱十以見玄之大義也爲中央范云土
行所在經緯用也爲四維范云寄治四季辰未戌丑者也曰戊己范云戊
戊也己言起也至此時萬物茂盛抑屈皆起也辰辰戌丑未范云土無其
時寄治四季此辰是也辰取其延長未取其冥昧戌取其悉成丑之言畜
也畜養萌芽也鄭云注云辰取其延長按漢志振美於辰言振起美餘也
延長之義蓋本如此注云未取其冥昧按漢志云昧薆於未言已昧隱薆
也猶豐其蔀豐其沛者也此異倉之義也不可識爲冥昧也聲宮范云謂

中央之聲音也宮數八十一其最濁君子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禮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也色黃范云中央色也味甘范云尚書曰稼穡作甘比之謂也臭芳鄭云臭芳月令作香范云土之味甘甘之氣溲甚芳香也形殖范云可以種萬物也生金范云采金於土勝水范云土斷於水也時該范云該兼也土治中央兼四方四時也藏心范云心在中央故藏於土也脩神范云神精鬼之妙者也土兼五方而王精妙如神故在神也性信范云意特出生萬物於天下故言信也情恐懼范云恐懼之戒出於心也事思用睿爲聖范云五事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聖以任睿也徵風范

云生氣臭通土故土之應風爲劝者也帝黃帝范云謂少典之子軒轅氏以土德代炎帝而王天下神后土范云后君也謂土正句龍實能土職故祀則命之曰后土使其神佐黃帝而并祀之也后土取其君土而稱美也鄭云句龍左傳共工氏有之曰句龍爲后土星從其位范云北極紫宮大角軒轅之屬中央之宿也章云居中央不係四七之宿北北極司之也北極爲天中四方之宿皆以至南爲中而極其北故曰北極也北極五帝在紫微宮中冬有所主也類爲其倮范云倮謂無鱗甲毛羽之類人爲之長也爲封范云别界疆也爲餅范云陶土用也爲宮范云土所作也爲宇范

云宮之舍也爲中霤范云穴土居也鄭云中霤穴土居也力救切按月令夏季土王其祀中霤先儒說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故名室爲霤蓋詩言陶複陶穴者複謂重累穴謂掘地皆狀如陶竈開其上以取明而達氣乃所謂霤也名室爲霤示不忘本注言穴土居者此也爲內事范云毋所治也爲織范云緯於經也爲衣范云織所成也爲裘范云取其温也爲繭范云體（自表親）相依也爲絮范云繭所爲也爲牀范云人所帰也爲薦范云體相依也爲馴范云毋柔順也爲懷范云萬物温也爲腹器范云象土之形包容萬物也鄭云腹器月令季夏其器圜以閎注云中寬象土含物是腹器

也爲脂范云膏也土樹草木滋潤出也鄭云脂膏也按一六爲膏取其澤也五五爲脂取其膩也於脂言膏理未盡也爲漆范云取土黑也鄭云土黑坤其於地也爲黑爲膠范云易柔釋也爲囊爲包范云坤爲括囊多所含也爲輿范云重且安也爲轂范云象土居中央也爲稼范云生土中也爲畐范云主收藏也爲食爲宍鄭云宍與肉同范云石則爲骨土象宍也爲棺范云周人丸陶土之屬也爲犢范云牛子爲犢畜土方也爲衝爲會范云土爲衢路道四通也爲都范云土最大也爲度爲量爲土工范云土圭測景以定歲也章疏云工工者專於二事爲弓矢范云土之載物生

前銅也章疏云中以自度志於四方也爲黃帷范云灾異依也爲愚范云不聽外事守愚昧也爲牟范云而自愚昧故牟也不次以四時者以五事爲序也春爲帝所出其衡在秋舉憂則冬從末言土者總而成之也鄭云牟洪範作蒙按蒙與牟声相近説文牟牛鳴也蒙有柢冒之義則謂蒙爲牟可也董云牟者牛鳴之声亦土之應也五行用事者王鄭云王于況切范云謂春則木王謂三也王所生相鄭云相息亮切主之者帝王之事也佐之者輔相之事也范云木王而火相也故王癈范云木王則水癈謂冬已王至木用事即水癈爲江河水也勝王囚范云金勝於木木王故囚金

四十三

也王所勝死范云木勝土木王故土死他皆倣此也其在声也宮爲君徵爲事商爲相角爲民羽爲物鄭云徵師説徵爲事當在角爲民下按注云各以其數清濁別之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宮清濁之序也今徵居商角之上是失次也范云各以其數清濁別之義已見上也其以爲律呂范云律以統氣呂以扶陽律呂之始自黃帝使伶倫至大夏之西取竹竅厚均者爲十二筩聽鳳鳴而吹之其六象雄其六象雌故六律爲陽六呂爲陰其後或以銅代竹其空圍皆九分也黃鍾生林鍾范云鍾種也色黃盛黃声莫大於宮故以爲律始也

陽氣始種於黃泉萬物得以萌芽也黃鍾之管九寸下生林鍾三分去一故林鍾六寸也林居也言陰氣受任助生賓居主種物使茂盛也林鍾生太蔟范云林鍾六月之呂也太蔟正月律也蔟奏也言陽氣太蔟地達物也林鍾之所生三分益一也太蔟之寸也太蔟生南呂范云八月之呂也南任也呂旅也言陰氣旅進助夷則任成物也太蔟之所下生三分去一故南呂五寸三分寸之一也南呂生姑洗范云三月之律也姑故也洗潔也言陽氣潔精新物去故物也南呂之所上生三分益一故姑洗七寸九分寸之一者也姑洗生應鍾范云十月之呂也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

四十四

也應鍾之所上生三分去一故應鍾四寸二十七分之二十也應鍾生蕤賓范云五月之律也蕤繼也言陽氣始道陰氣使繼養萬物也應鍾之所上生三分益一故蕤賓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也鄭云賓道通當作道按注全用漢志讀爲儐相之儐攷訓導也蕤賓生大呂范云十二月之呂也呂旅也言陰大呂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蕤賓又上生三分益一故大呂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也所以又上生者陽生於子陰生於午從子至巳陽生陰退故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從午至亥陰升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至午而變故蕤賓重上生也大呂

生夷則范云七月之律也夷傷也則法也言陽正法於上陰行傷物於下也大呂之所下生也三分去一故夷則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夷則生夾鍾范云二月之呂也言陰夾助太蔟宣四方之氣而生種物也夷則之所上生三分益一故夾鍾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百五也夾鍾生無射范云九月之律也射厭也言陽究物陰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夾鍾之所下生三分去一故無射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也無射生仲呂范云四月之呂也言微陰在地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無射之所上生也三分益一故仲呂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也律呂以候十二月之氣月氣至則其律應謂吐灰也鄭云中呂如字讀注云微陰在地中旅助姑洗故曰中呂或作仲者非子午之數九范云子為十一月午為五月所以數俱九者黄鍾起子也子午之數俱九乾始於初九午為子衝故俱九也丑未八范云丑為十二月未為六月亦其衝也故俱八也寅申七范云寅正月也申為七月卯酉六范云卯為二月酉為八月辰戌五范云辰為三月戌為九月巳亥四范云巳為四月亥為十月皆以對而數之也故律四十二呂三十六范云諸陽皆屬律九七五而倍之故四十二也諸陰皆屬呂八六

四而倍之故三十六也并律呂之數或還或否范云并律呂而數之得七十八也八則丑未所謂還得呂而不得律故或還或否也凡七十有八范云律呂之數者也黄鍾之數立焉范云通其大數立於此也其以為度量衡也皆生黄鍾范云黄鍾之管長九圍九分徑參分容九十枚則其長數也是皆以生管十籥為合以千二百黍實而重十二銖為半兩如此是量衡皆出於黄鍾也甲己之數九范云子之數九甲為子幹己為甲妃故俱稱九也乙庚八范云丑之數八乙丑之幹乙妃於庚故俱八也丙辛七范云寅之數七丙為寅幹辛為丙妃故俱七也丁壬六范云卯之數六丁為卯幹丁為壬妃故俱六也戊癸五范云辰之數五戊為辰幹癸為戊妃故俱五也声生於日范云謂甲乙為角丙丁為徵庚辛為商壬癸為羽戊己為宮也声以情質范云質正也以重律之声正天地四時之情也律以和声范云吹中律之管以調和清濁之声也声律相協而八音生范云協和也鍾律和則成音音之作者八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九天一為中天二為羨天三為從天四為更天五為睟天六為廓天七為減天八為沈天九為成天范云皆玄首為天名也一歲周更有九変故玄九分之九首則天一用事九九八十一故八十一首周九天也九地范云天有九天故

地有九地也一為沙泥二為澤池三為沚崖鄭云沚崖魚羈切范云崖岸也沚者水渚也四為下田五為中田六為上田七為下山八為中山九為上山范云高下有差而別其名九人范云人之大倫有九等也一為下人范云居隱勿用下愚信任之人也二為平人范云平行於世無官號也三為進人范云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四為下祿范云謂士大夫王公侯也五為中祿范云謂天子也五為土土為宮宮為君居中食祿莫過於天子也六為上祿范云六為陰位而尊者莫过宗廟故上祿為宗廟天子所不敢先也七為失志范云謂狂為之王陵高宗廟也八為疾疢范云疢疾也謂毀廟

四十七

之處也鄭云疾疢丑刃切與疢同或作疹者非毀廟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親盡則毀然說八為疾疢而注云毀廟之處果何謂耶或謂廟當作耗以毀耗而疾疢於義頗通理或然也九為極范云位高或危極於九也九體一為手足二為臂脛范云手後為臂脛後為髀也三為股肱范云膝上為股肘後為肱四為腰范云在中而高故為腰也五為腹六為肩七為嘏咕范云謂唐湖也鄭云嘏咕集韻上音鍜下音胡喉咽也宋惟幹讀咕胡中頸下垂也集韻亦作頡咽然則咕音胡亦此字也師說啞喖聲者聲在喉中也嘏咕者聲出喉中也然則咕與湖義亦通也舊於嘏咕上有胈字竹

尸切手足胼胝今按經注並無此字疑於繆誤也唐湖舊說湖當作頡按湖乃胡之誤也唐者空大之名牛頸下垂如此八為面九為額范云額也最在上也九屬一為玄孫二為曾孫三為仍孫四為子五為身六為父七為祖父八為曾祖父九為高祖父范云亦禮九族之序也鄭云仍孫聞之師曰九屬祖為上身為中孫為下孫有三玄孫為下下曾孫為下中孫為下上此云仍孫仍字衍也祖父聞之師曰六為父七為祖八為曾祖九為高祖三父字皆衍文按孫曾孫玄孫皆不言子則此言父衍文可知也九竅一六為前為耳范云一六水也前所通也坎為耳二七為目范云二七

四十八

為火離為目也三八為鼻范云三八為氣[illegible]為鼻在東方也四九為口范云兌為口也五五為腹范云土相依也九序一為孟孟二為孟仲三為孟季四為仲孟五為仲仲六為仲季七為季孟八為季仲九為季季范云九屬一為玄孫一最在下今以一為孟者冬至起於一故一為孟所施各有宜或為大或為小也九事一為規模[illegible]云事之始也二為方沮鄭云方沮千餘切止也事之方將意乃沮止是謂中輟范云沮將也將有事而自止也三為自如范云未施行也四為外他范云圖造事也五為中和范云天位尊也六為盛多范云無敢加也七為消范云意放散也八為耗范云疾故

耗也九為盡弊范云盡弊消而後耗（耗而後盡）盡在弊矣范云弊仆也斁耗而極故盡仆也九年一為一十二為二十三為三十四為四十五為五十六為六十七為七十八為八十九為九十范云大數終九推玄筭范云筭謂筮所得首不知次第奇耦以筭求者也家一置一范云謂置一筭也二置二三置三范云隨家所得之位而置筭也章云此謂揲蓍求家數如九揲再扐之後而三三之得也得三七二十一策則置一也三八二十四策則置二也三九二十七策則置三也蓋經謂得七為一八為二九為三也部一勿增范云部位得一不應下筭也二增三范云部二則下三筭三增六范云部三則下六筭章云此下部之數得二十七勿以為數也故勿增二增三者得二十四筭而增三筭也三增六筭者得二十七筭而增六筭也州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章疏云此求州之數也謂得二十一策勿為數也得二十一策則增九筭也得二十七策則增十八筭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三增五十四凡數皆相放自一勿之下作倣范云下筭頻相放也章云此天下之數也得二十一策勿下筭也得二十四則增二十七筭也得二十七策則增五十四也是以積數四位總之則知首之第一至八十一也求表之贊范云求首表贊次第之數置玄姓去太始之策數范云姓為表位

之姓名也太始謂中首也假令得應首姓去中首四十一也減一而九之范云如應首四十一則減一以九乘四十得三百六十欲求應一贊則增一二則增二所求而增之也欲求表數者以三乘之也增贊范云贊謂乘得三百六十增一三所求者也章云謂得求表以推贊數也九置首之姓名也姓謂八十一首之名去太始之策數者謂相去八十一首之第一首中首之數之多少也減一而九之者假若求應首係第四十一也減一則餘四十也九之者四九三百六十策也贊者謂增一贊則應之初一也增二則應之二贊也去玄數半之則得贊去冬至日數矣鄭云去玄是呂

切去猶減也去玄數謂減去所得首之贊數也范云謂乘應首三百六十半除之得百八十又增一日得百十一是去冬至日數之盡也章云謂欲求相去冬至之日數也蓋一日以行二贊假若應之首計三百六十九贊去半數之則餘一百八十四日半此相去冬至之日數也偶為所得日之夜奇為所得明日之晝也范云若不增一則百八十為偶故是法首日之夜也加一則奇乃是明日應首之晝大率倣此也章云謂得一百八十日為偶數乃是今日之夜贊得一百八十一日乃是奇數則為明日之晝贊三百五十四日晝夜贊大率倣此也求星從牽牛始除筭盡則是其日也

范云已得日數則星在度數可知也以星度除之算盡則其日星度也如應首隨星度除之盡則得井二十九度是其星所在度也章云謂求所得之首贊之所在星度也君但占得應用一五七自中至應首一贊半之為百八十一日以除牛七度女十度虛十度而下百八十一度則應之一贊在井二十九度五贊在井三十一度七贊在井三十二度也皆倣此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三十四

玄 太玄經十二

玄文陳仁子輯註　愚曰聖人之言天地也賢人之言四時也天地合氣之全而四時分氣之偏此聖賢之判也雄以玄準易以首象卦以贊象爻以測象小象以圖告象繫辭其文工矣而較諸十翼言語氣象又自不侔易四德元亨利貞而玄曰罔直蒙酋冥夫元無所不包而曰直亨無不長而田曰蒙利貞無所不固而曰罔罔較諸四德直其偏者爾豈足盡包哉至於各首所標猶生焉追踪騏驥視繫辭分量墻也又肩玄固不盡如易

胡次和集註章疏云文者類文言也楊宜罔直蒙酋冥之德也**罔直蒙酋冥**范云此五者太玄之德猶易元亨利亨利貞也萬物因之以生長以為名北方萬物之終故始冥罔重也**罔北方也冬也未有形也**范云罔無也冬終也萬物終藏於黃泉之中無已可名故曰罔也**直東方也春也質而未有文也**范云直之言殖也萬物甲始出殖立未有枝枚故質直無華文也**蒙南方也夏也物之脩也長也皆可得而載也**范云枝葉已成蒙覆於人皆可壽載者也鄭云疏注云壽載謂覆壽持載也覆壽以養之持以用之**酋西方也秋也物皆成咸而就也**范云酋之言聚也物已成就可蓄

聚也有形則復於無形故曰冥范云言物秋始成就有形可蓄聚過秋藏
於黃泉故復於無形為冥昧者也章云以無治有以少制眾始萬物而終
萬物者罔冥之道也故曰一玄而生三方此其指也故萬物罔乎北直乎
東冢乎南酋乎西冥乎北故罔者有之舍也范云有生於無直者文之素
也范云色白受采質極文生冢者亡之主也范云無生於有也酋者生之
府也范云秋聚陳斂春滋生者也冥者明之藏也范云明以幽明以藏鄭
云藏才浪切注自藏如字讀罔舍其氣范云陽氣舍於罔直觸其類范云
觸類生主也冢極其脩范云物可冢戴長無已也酋考其親鄭云覩猶考其
親者猶因不失其親也亦作就者妄改以合注也范云考成也物成就
也冥反其奧范云奧秘也物反於秘奧之中在黃泉也罔冢相極范云罔
無冢有有無相極晝直酋相勅鄭云勅字又作敕昔力切說文誡也從支束
聲禍云古從力或作勅俗書孳世以為敕字行之久矣王云直生酋殺如
相勅約也冥入冥新故更代范云新故相代出入冥昧之中章云罔者無
而為有冢初生直已形酋為萬物之已老理如呼應故曰相勅也萬物
出冥反乎成也復歸於冥以故從新以新承故乎曰新故代更也陰陽迭
循清濁相廢范云先[illegible]也更相承發也將來者進成功者退范云[illegible]

三

春生也成功謂秋收也已用則賤當時則貴范云賤謂廢也貴謂生也天
文地質不易厥位范云厥其也言天動於上故為文地安於下故為質上
下相承其不可易者也章云陰陽之道更相承順則清濁二氣互為廢興
凡萬物人事皆稟四時五行之氣已成功者可退而不居將用者可進而
無追故曰成功者退將來者進也既用之後已過其時理為乎賤事得乎
時勢然所歸理為之貴故曰已用則賤當時則貴也是以天之日月星謂
之文其守有足位其運不休地之萬彙形質各有其所推遷而不息故曰
不易厥位罔直冢酋冥范云增數玄伍位也言出乎罔行出乎罔禍福出
乎罔罔之時玄矣哉范云有形出於無形無形以見有形禍福之所出故
言玄矣哉章云罔本無也而生乎有言本無而有故曰言出乎罔也行亦
本生無故曰行出乎罔言行雖善惡該君子而言之禍福本無因言行所
致故曰禍福出乎罔也罔為萬物將生之本萬事將出之際故嘆美之曰
玄矣哉行則有蹤言則有聲福則有膊禍則有形之謂直鄭云膊舊本元
切從專故也集韻從膊引太玄福則有膊亦形將也鄭之踰曰師田膊當
作塼古端字福則有端言有端緒也舊誤從肉遂轉作膊亦猶月闕其土
轉為博也集韻蓋亦因誤立說耳雖理可通未若端緒義訓明切也按詹

人讀國語𧥄本爲端本引字繞以證之博雅亦國端訓齊𧥄爲古端字明矣蓋從專與從耑同故剸或作剬踹或作蹲則端亦作𧥄也也范云皆可形而見故謂之直東方也有直則可常也有常則可酉也可酉則反乎冥矣范云物生而長於東成於南酉於酉(西)入於北故言反乎冥也是故罔之時則可制也范云言物無形之時(可)萩制也章云蹤者由行有(而)有聲者因言而彰福之將作必有端倪禍之將至固有形狀斯皆有象之始也故指東方質直之本而爲基構以明之也既有其質必質之常大故曰有直則可常也物既盛大必能成就其形器故曰有常則可酉也形氣以就不可久居當復藏其明也故曰可酉則反乎冥矣是以(故)罔之而可制者謂罔之事徵生於心未形諸外君子思之當慮中道顏氏之子無貳過者在罔之時能制之之謂也八十一者由罔者也范云言其始於北也天炫炫出於無畛㶇㶇出於無垠范云垠限也畛界也言天之炫炫㶇㶇其所出彌遠不覺其界限也鄭云㶇集韻胡廣切舊户光切按炫炫㶇㶇宜皆用去聲讀故罔之時玄矣哉范云重美之也章云炫炫㶇㶇悉暉耀之象畛界也垠涯岸也謂天之動也炫炫者運動無窮也㶇㶇者㶇㶇然健行不息蓋出於無心而然故人莫能窮其畔岸也又莫可窺見君在罔之道也是故天

道虛以藏之范云以虛藏有也動以發之范云以動發靜崇以臨之范云以高臨卑刻以制之范云以剋殺萬物也終以幽之范云萬物終幽於北淵乎其不可測也范云言其深也曜乎其不可高也范云無以尚也章云天以虛心含育萬物有能以罔之道爲北爲冬藏於無也故曰虛以藏之以直之道爲東(東)爲春震動羣類孳萌於物故曰動以發之也復以常德爲南爲夏崇大覆臨榮茂於物故曰崇以臨之酉道爲西(爲秋)施肅殺之氣而刻制於物故曰刻以制之又用冥德爲夫冬北晦冥萬事以終其道故曰終以幽之也天以五德以始萬物雖欲觀之則淵然不可得而測是(也)欲擬之則耀然不可得而高也故君子淵然足以禮神范云君子謂五也藏身於罔而盛於東帝出乎震故禮神也發動足以震衆范云震動也動衆以東謂觸其類也高明足以覆照范云謂正位於常覆照天下也制刻足以竦擬范云刻殺萬物於酉以悚懼也鄭云擬集韻牛代切惶也或書作懝注以悚擬爲悚懼則此音訓與注合矣舊牛力切又音擬一作儗者借也音擬者度也牛力切者有所識別也皆與注異不可用也幽冥足以隱塞范云亦謂法冥而行君子能此五者故曰罔直常酉冥范云謂上五事也章云此一節言天能施玄天之五德以被萬物或曰昆侖旁薄幽何謂(爲)也曰

賢人天地思而包羣類也鄭云何謂為如字讀曰何為猶何事也繫辭所謂
夫易何謂者也與此同義易云何謂以言不盡意故問其意趣也玄云何
為以辭必指事故問其事因也或欲設玄從易始未之思也范云或之言
有也有問經者故答之言賢人用思慮念養萬物羣生覩類與天地同也
昆諸中未形乎外范云言同在天地之中未見於外也獨居而樂獨思而
憂樂不可堪憂不可勝故曰幽鄭云勝音升勝負之勝去聲勝任之勝平
聲范云幽獨以致憂樂不堪可勝者也章云昆侖旁薄幽中首一贊辭也
子雲慮後世未明其意故重為問答以抉未世之疑迷何謂者設疑而問

之之辭也故若曰賢人天地思包養羣類也賢人楊子自謂也不自明言
故假賢者之名也謂賢人生天地仰觀天之昆侖俯察地之旁薄人處其
中思欲通天地之道以濟養羣生故曰賢人天地昆以在心故曰昆諸
中未形乎外也獨居而樂者謂聖人思與天地合德以育萬物得其生故
樂也獨思而憂謂雖以其道通於天地為法將以濟人必假乎大位雖
樂而無乎時則不能濟故憂也樂而復憂不可堪勝幽嘿於內故曰幽困
而無位雖有作主之意故有中首初一之辭光明天地人之同法以濟人
也神戰于玄何謂也小人之心雜將形乎外陳陰陽以戰其吉凶者也鄭

云陳戰陳之陳直刃切范云陽為吉陰為凶二稱小人陽升陰退故吉凶
見也小人之心雜不戰無以别害也章云神戰于玄中之之二贊神者陰
陽不測之謂也玄亦不可得而見也二夜為火與首相戾也當陽將復之
時居於陰位與陽不和故戰戰于莫測故曰神戰于玄居夜為小人之心
雜雜謂雜心雜德也一不作雜蓋誤也其心既異乃形于外也陰陽兩敵勝
負未決故曰戰其吉凶也陽以戰乎吉陰以戰乎凶風而知虎雲而知龍
范云橈萬物者莫疾乎風虎性暴猛故相識也潤萬物者莫潤乎雨雲興
而降故龍知之也賢人作而萬類同范云楊子偶易而作玄易曰聖人作

而萬物覩故此云賢人作而萬類同是楊子之謂也言非賢者之所作則不
平理天下之事使物同齊者也章云揚以德為君子陰以刑為小人今陰
陽為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故曰陽以戰乎吉陰以戰乎凶虎感乎風龍
感乎雲物以類相從也今陽勢乎陰萬類必同其心者也故曰賢人
作而萬類同也龍出乎中何為也曰龍德始著也范云謂三也晝出東方蒼
龍用事故始著也章云三晝以陽德而升進從乎變化原其氣生於亥而
正位乎坎故曰龍德始著者也陰不極則陽不生范云謂冬盡則春也亂
不極則德不形范云陰為亂陽為德十月陰極而冬至陽生也君子修德

以俟時范云君子謂陽也脩德於黃泉候春而興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動止微章不失其法者其唯君子乎故首尾可以為庸也范云庸法也首始也尾終也言唯君子終始不失法者也章云謂十月之陰已極陽氣乃生故曰陽不極陽不生也中為冬至陽生之始故云之也陰為禍亂陽為正德故亂極則德生也若紂之惡不極則文武之道不著也是以君子之人務脩德業以俟乎時無其德不易乎冒貴侍乎時不藏乎冥晦故曰脩德俟時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其動也章章然人可覩其止也微微然人莫能測皆有規則終可以為法也故曰動止為章不失其法者其唯

八

君子也庳虛無因大受性命否何為也曰小人不能懷虛處乎下庳而不可臨虛而不可滿無而能有因而能作范云謂四也以陰處下當敬以奉上也以無為有因緣自虛言小人皆不能爾也故大受性命而不辭辟也故否鄭云辭辟蹟作避范云陰宜因緣而便大受故否章云此一節互明君子小人之道也四夜小人也不能虛其懷而處下位故卑而不可因之使高虛而不可因之使滿故曰庳而不可臨虛而不可滿也君子雖無位而有其德因其事而能立其功故曰無而能作故可大受性命而無辭也無辭者不言而信也小人不能於此故否也否謂不能大受也曰正于天

何為也曰君子秉位為車為馬車軨馬駘可以周天下故利其為主也范云謂五也五為君故稱曰正于天也午為中亦為馬日在午故秉馬也亦為車車副也軨轄繫也駘尾結也言君子正位乎中繫轄結尾以平天下萬機之事故立為主鄭云軨郎丁切轄車又車蘭也按注云軨轄繫也繫轄所以轄車也說文以為車轄閒橫木即所謂車蘭也亦以轄欽車所載者故與轄繫同名也駘舊音介馬尾結也為車支數五為輿為轂輿以持載如地轂以湊聚如土皆車之象也月闕其摶不如開明于西

九

何為也曰小人盛滿也自虛毀者水息淵木消枝山殺瘦澤增肥鄭云摶與團同殺減殺之殺所戒切瘦集韻音搜引太玄山殺瘦云瘠也按如字讀亦訓瘠范云謂六也陽家之陰故稱小人月滿則虧故戒之也言當自空如水之性以淵自長木以材茂故消其枝山以高峻故殺瘦澤以卑下受山之肥故云增肥猶君子虛已以受人者也賢人覩而衆莫知范云言衆人所不知賢者已見其事者也章云月闕其摶中首六贊辭也謂月生明之始近於日日入西月始而出也又乎與日相望故圓而東出也既圓之後反漸虧缺則如初開明于西見之時也月為臣道文以重明之使學知此類為臣之道也盈則知戒焉六夜故曰小人盛滿自虛毀者物盛

必衰有若水之盛極至冬則竭竭而息淵木之盛極至秋消其枝枚山之
極峻則降其尖銳減瘦其勢殺降殺之義也惟澤能卑下衆流歸之故增
肥也賢哲之人覩其盛衰之物察其卑謙之德獨知其本末衆雖見而莫
知也菌菌之包何為也曰仁疾乎不仁誼疾乎不誼君子寬裕足以長
衆和柔足以安物天地無不容也不容乎天地者其唯不仁不誼乎故水
包貞范云謂七也夏長而秋殺貝之謂仁故疾乎不仁也施之謂義故疾
乎不義也不仁不義天地之所不容也一者水也包萬物於黃泉待四時
以正之故水包貞也章云謂中為水七為火復盡君子道也在水之時當

十一

見克害而中五有君臨之德獨全七之善不以行[刑]兄為事故曰菌菌菌大
也包謂含養也謂水能包養於火以成其功此一節反覆為義以明包正
之道故下文言人之疾惡而有知善之心天地包容有知善之道故曰仁
疾不仁義疾不義也黃不黃何為也曰小人失刑中也范云謂八也黃中
也不黃故失中也諸一則始諸三則申二者得其中乎范云九贊之位
章云八夜小人也位居中而失中德也八為秋木木秋葉黃小人亟不能
委順天時當黃而不黃故贊謂覆天常也小人失刑中者八失居中之法
也此下文將分三位以明其中也故曰一則始謂首之九贊三三為一九

也一為始者下體之一中之四上之七也三則終者下之三中之六上之
九也二得中者二五八也蓋明八位居中小人處之而無法也君子在玄
則正范云雖玄冥幽隱恒正身不惰在福則沖范云福謂富貴之位常自
沖虛在禍則反范云禍為凶荒之處反身修德不治監者也小人在玄則
邪范云以幽行惡在福則驕范云富貴則驕慢在禍則窮范云富貴不
施遇禍故窮章云玄之不可見之謂也在人為心也君子之心人不能窺
而以正道自守故曰君子在玄則正也處乎富而當自謙沖故曰在福則
沖君子之道誠信為本雖在於禍必反為福故曰在禍反也小人則反於

十二

是在心則姦邪故曰小人在玄則邪處福驕慢故曰在福則驕素文其禍
居禍則甚故曰在禍則窮故君子得位則昌范云昌大其治失位則良
范云不苟欲也小人得位則橫鄭云橫胡孟切不循理也范云同時為形
勢也失位則喪范云如亡其親八雖得位然猶覆秋常乎范云覆敗也
言八雖處上之中以木近金故相敗也章云君子以德為本得位則能行
其道而濟人故昌也小人以利為任得位則殘忍於衆失位則喪滅其身
也君子之失位則猶持謹節發憤仁義故失則良也小人之道異於君子
故如八在中雖得位而猶覆其常乃橫之所致也顛靈氣形反何為也曰

絕而極乎上也極上則運絕下則顛靈已顛矣氣形惡得在而不反乎鄭云惡音烏范云九謂極上上極則墜故顛下也氣上形留故相反也惡安也氣形分別安得不相反者也君子年高而極時者也歟范云九為君子高年致仕極時之政陽極上陰極下氣形乖鬼神阻范云阻難也鬼為陽體為陰氣形分離則鬼神絕遠孝子雖立廟以存之難可復覩見之者也賢者懼小人怙范云言賢者懼將衰落小人怙者以恣慾也章云人之生也氣養其神神作其氣及其終也神氣則升于天形䰟則歸于地人之靈也由乎神故稱乎靈也顛墜絕也謂氣極而升上與形相違故曰氣形反

也絕而極于上者正謂靈氣與形離絕而不相須也在君子則於年高知其為形氣之反乎陽極上陰極下則陰陽之道相反形氣於是而乖形氣乖則幽冥之是近故曰鬼神阻阻近也君子懼小人怙者君子則懼其將終或敗素節小人則怙其將終以肆其情也昆侖旁薄大容也范云言天地無不容神戰于玄相攻也范云謂陰陽對龍戰于中事從也范云萬物之生順從於事庳虛之否不公也日正于天光通也月闕其博損嬴也范云月滿則虧酋酋之包法乎貞也范云得其正也黄不黄失中經也范云經常也顛靈之反窮天情也范云窮上反下極陽反陰冏直蒙酋贊羣

冥也范云言萬物在冥昧之中而四德贊助之也昆侖旁薄資懷無方鄭云資懷本作裹其音同見大初一測辭范云天地無常方也神戰于玄邪正兩行范云陽正陰邪兩行於天地也龍出于中法度文明范云龍陽氣在東為文在南為明也庳虛之否臣道不當范云否而不通故不當也日正于天乘乾之剛范云乾天也日正明于天處魁剛之中也月闕其博以觀消息范云闕為消博為息也酋酋之包措任乎刑德范云以德任刑以刑任德鄭云措七故切置也接范本作錯故云以刑任德以德任刑言錯雜任用之也然措師說錯謂不用任謂用之錯任乎刑德者或錯刑而

任德或錯德而任刑也黄不黄不可與即范云事未不正不可即就也顛靈之反時則有極范云極於九也冏直蒙酋乃窮乎神域范云神域幽冥也言玄四美足以助於幽冥也易曰窮神之化此之謂也天地之所貴曰生物之所尊曰人人之大倫曰治治之所因曰辟范云辟君也崇天普地分羣偶物使不失其統者莫若乎辟范云非君無以斷正之也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范云三事君之各得其所也仰天而天不惓鄭云惓與倦同范云晝夜不休俯地而地不怠范云生長萬物惓不天怠不地惓怠而能乎其事者古今未諸范云君子象天自強不息豈有惓怠乎

古今無也是以聖人仰天則常窮神范云窮神知化摭變極物窮情范云摭
盡也盡變動之事以窮萬物之情也鄭云摭變讀摭變極物窮情為句故
注云盡變動之事以窮萬物之情師説摭其變所以窮神也故曰窮神摭
變窮其情所以極物也故曰極物窮情聖人之仰天者則常如此也舊以
仰天則常窮神對摭變極物窮情為句義訓有未安者故以師説附之與
天地配其體與鬼神即其靈與陰陽埏其化與四時合其誠鄭云埏尸
延切老子埏埴以為器范云言聖人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動不
失其所也視天而天范云順而法之視地而地視神而神范云不敢違也
視時而時范云時其宜也天地神時皆訓而悉入其逆范云悉於也從上
四視而從順之言當於何而入逆也章云聖人通天地神明而無繫執者
也故仰天則能盡天之用者神應無方故曰窮神也摭變者摭盡也觀物
則窮其情也聖人之道兼三才故與天地配其體也常心而應物無忒故
曰與鬼神節其靈也以調陰陽之氣以原生殺之本故曰與陰陽埏其化聖
人通天地四時之用與其道合故曰視天而天視時而時也故天地神時
訓之而不違其惟聖人乎

玄掜陳仁子輯註　愚按掜字音義從手諸本引用及玉篇多從木音輗
无從手者未知孰是　愚曰玄準易也易其有所擬乎其無所擬乎易之
與天也一畫而後有數數而後有象象而後有變四營而成易也十六變
而成卦也而棟宇之制網罟之利弧矢車馬之具粲然罔不畢見皆自然
而然也使非出於自然而揩揩焉摹之是易為人而非天也易其淺矣玄
掜之有所擬也果自然乎　胡次和集註章云掜擬也子雲之玄道擬天
地五行律歷星辰各有名數故以其數而擬乎萬類故曰掜也鄭云掜吾
禮切揩其端掜以相比擬故從手○從木者乃杌掜字傳寫誤也　林希逸
鬳齋集掜研啓切玄之贊辭也　胡次和集注范云謂九贊之辭也或以氣
范云五行之氣或以類范云觸類而長或以事之骫卒范云卒終也骫委
曲也事之委曲而終者也鄭云骫卒上與委同下即律切注云事之委曲
而終者也按禮祭三王之祭川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先儒説源謂
泉所出也委謂流所聚也始出一勺終成不測事之骫卒蓋如此謹閎其
性而審其家范云八十一家各有剛柔之性也審其家性以知休咎也觀
其所遭遇范云謂若遭遇晝夜陰陽星時數辭劘之於事范云劘謂切
劘以知萬事之休咎也鄭云劘與靡同詳之於數范云詳審逢神而天之
范云神為陽也觸地而田之范云土地有磽确故觸類求之而為田也鄭云

磽丘交切确苦确切磽确也多石也不可田者人事廢矣綱類求之務脩
人事也則玄之情得矣范云知上六句則玄之情性可得而知也章云玄
之爲贊辭者七百三十一贊各有辭也或以氣或以類者謂逐首九贊之
辭或以五行休王之氣而言之或以其類因緣取象而言之若三言木則
爲王氣八言木則爲衰氣或以二七言火言日言馬或於五贊言兇言牛
言田之類也或以事之歡卒者謂委曲於辭而終於理也若戾首東南射
兇西北其矢羨首四馬就括高人吐血之類也皆委曲而爲意也謹問其
性而審其家者家本無義因首爲名逐時取義以定其性若羨曲毅性端

之類觀其所遭遇者謂既辨其則知時義分旦中夕以明占法則知所
遭遇之星時數辭也劇之以事者謂研劇家性分辨陰陽明星數善惡之
事蓋易以動爲占玄以數爲占凡奇偶五行皆譯之以數也逢辰而天之
綱地而田之者天謂靈妙變應之義地謂成象執方之類也一本逢辰者
自冬至之夜中其日暇令甲子則中首之初贊屬子辰至日入則二贊爲
冬至之日甲子夜揲得中首初贊則是逢子辰也天之道運於夜半之子
辰是義當以子辰天道而推之如贊辭以地類則以田事而推之其玄之
情無所逃也謂首贊之義或逢此日之辰辭理之通變本天之道如是也

或綱形氣之屬本地之道如是也故曰逢辰而天綱地而田此舉其大
綱也故首者天性也范云謂八十一首所說陰陽變化之事盡天地之性
者衝對其正也范云中應相對是其正也錯絣也范云絣雜而說之者矣
鄭云絣集韻甲盈切引太玄錯絣盈雜也按傳言絣之以象類音灼亦訓
雜顏師古云絣并也音并舊音耕方幸二切皆不可用測所以知其情范
云測其深淺其情見也攡張之范云攡散其事張大其業瑩明之范云以
瑩明朗其義也數以品式范云揲蓍休咎五行抱爲品物藏否爲其式法
也鄭云揲蓍謂徧首占法文以藻飾范云質朴其道藻飾其文掜擬也范

云準擬其事取象而作之也圖象也范云以事不可知故又圖像其形以
曉學者也告其所由往也范云告示所由來往之要維天肇降生民范云
肇始也降下也言天始下生此民人當以法成教也使其貌動口言目視
耳聽心思有法則成無法則不成范云動言聽視思此五者皆當以法則
成矣誠有不威掜擬之經范云經常也五行之法有常無赦誠而有所不
畏威擬以常法不可赦眉章云此一節明玄之法以擬天下制度之事故
先生陳民之始也誠有不委掜擬之經誠謂誠約也誠約之道在乎有威
而可畏也經者聖人之常法也今掜將擬萬事於玄法故總言以戒約使

從法則可示經之五常及懲勸之道故曰俔擬之經也注謂五形無赦之說下文以禍俔五故知非也無消為衣襞幅為裳衣裳之示以示天下俔擬之三八鄭云褙舊所交切衣袵也襞舊音璧按說文襞韏衣也徐鉉曰韏俱願切革中辨也衣襞積如辨也所謂襞幅為裳者此也范云三八為木取其有枝葉覆被之象擬之以為衣裳猶易蓋取之乾坤也比札為甲冠矜為戟被甲何戟以威不恪俔擬之四九范云四九為金取金之剛利以為甲戟備豫不虞以虞不敬之人鄭云比毗必切次也札陟鎋切甲葉也左傳蹲甲而射徹七札是也冠古玩切加諸首曰冠矜舊巨巾切矛

柄也何負何之何胡可切尊尊為君卑卑為臣君臣之制上下以際俔擬之二七范云二七為火也南方為禮禮以別尊卑故有君臣也鄭云漈與七同或作七別分別之別彼列切鬼神耗荒想之無方無冬無夏祭之無度故聖人著之以祀典俔擬之一六范云一六水也北方太陰也耗空也荒虛也空虛之地若鬼神想象無有常方故無禮制祭祀失度是以聖人之為制典春秋冬夏以時祭之也時天時力地地維酒維食爰作稼穡俔擬之五五范云五五土也時奉天之時盡地之力以生五穀酒食是議取之於土也古者寶龜而貨貝范云自虞以上後世君子易之金幣國家

以通萬民以賴范云自夏以下俔擬之思慮范云非思慮之明不能轉易也建侯開國渙爵般秩以引百祿俔擬之福鄭云般與班同分也范云非福祿之至則國祚不開爵秩不行故取三福之象越隕不令維用五刑俔擬之禍鄭云越隕謂顛墜也范云形出於禍玄有三禍故取象也秉圭戴璧臚湊羣辟俔擬之八十一首范云臚傳也湊至也辟君也羣辟諸侯也執持圭璧也謂諸侯朝見於君如八十一首繫於玄也鄭云戴璧戴當作載注云執持圭璧取持戟之義也禮記史載筆士載言謂從於會同各持其戰以從事也載璧載筆載言之義同也臚力居切上傳語告下也本

作攎從足或作臚從慮臚湊謂上傳語告下使皆湊集也舊說為陳序蓋其湊集必陳列序次之也　林希逸鬳齋集秉圭戴璧有爵者所執也臚傳而輻湊以奉其君羣辟者天子諸侯皆有臣也蘇木為杼削木為軸杼柚既施民得以燠俔擬之經緯胡次杺集注范云蘇廣也杼廣柚負以為經織南北為經東西為緯經緯相錯共成其織故取象也鄭云杼大呂切織且持經者杼行緯者稷軸與軸同謂機軸也剛割匏竹革木金擊石彈絲以和天下俔擬之八風鄭云剛丁聊切說文彫琢文也或從刀削鳥玄切說文挑取也一曰刓也或作剈者傳寫誤也舊音宣未見所據豈承誤

妄意者讀如墳荒之墳耶今作劉後人以意改也范云匏笙也革鼓也竹簫荒也木柷敔也土壎也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和天下也和調也風爲號令將和天下故擬八風而調八音也八風坎爲廣莫風艮爲融風一本作條風震爲明庶風巽爲清明風離爲景風兌爲閶闔風坤爲凉風乾爲不周風也陰陽相錯男女不相射人人物物各由厥彙掜擬之盧竈范云彙類也人道正萬物理各得其類天地盧竈人所成也日月相斛星辰不相觸音律差列奇耦異氣父子殊面兄弟不孿帝王莫同掜擬之歲范云斛量也日月之行更相量度或合或離故曰相

斛也星五星也辰北極也轉相觸犯有流有行知時變也音以聲律律以和聲次第差别奇耦陰陽氣節不同故曰異也父子異顏故曰殊面重生爲孿孕不重逆故曰不孿五帝三王服色異制故曰莫同歲運四方周而復始無時留滯故取象也鄭曰孿嘗生患所畜二切双生子也按説文二乳兩子或作孿注云重生爲孿孕不重逆故不孿也夫重逆猶再接也惟不再接則不重生也師説兄弟不孿言不兹生乃爲兄弟也嘖以牙者童其角撣以翼者兩其足無角無翼材以道德掜擬之九日平分鄭云嘖與賾同含也撣吁韋切説文舊也范云玄一首四日分則有餘二首九日則

平故曰九日平分也元氣所生才力相分故牙者不角翼者兩足無翼無角材以道德天之無私如平九日無餘分也 林希逸鬳齋集有牙可嘖則其角童有翼可揮則其足二無角無翼則有性存見知隱由邇擬遠推陰陽之荒考神明之隱掜擬之名刻胡次和集註范云荒謂虛荒無可名之地此四句太玄之奥秘也影以知遠刻以考隱故擬之也一明一幽跌剛跌蹂知陰者逆知陽者流掜擬之晝夜鄭云跌讀作更迭之迭范云逆謂逆知也流順也謂順德其事也幽明難知柔剛難慮晝以知陽夜以知陰故擬晝夜以逆知微妙之事也上索下索遵天之度往述來述遵天

之術無或改造遵天之醜掜擬之天元范云索數也上數天下數地天地設位各有度也醜類也往述往事也來述來事也天有四時遵之而行無或改造更作遵類而長之三統一元天之大始故擬者也鄭云索徐邈讀書序八卦之義謂之八索蘇故切求也陸明德云本或作素蓋有所求者貴不惑其素也索音索本於此暗取物曰摸亦以此也上索下索遵天之度依徐邈讀韻乃叶矣數色主切注云索數也欲得其數者必數以求之天地神胞法易久而不已當往者終當來者始掜擬之罔直蒙酋冥鄭云神胞謂神所包養法易謂法之變改范云胞謂胞胎也天地之所包養變

法易度久而不已往來終始不失其本因直蒙萬冥示四方之玄本之五
美之所成故擬之也故擬水於川水得其馴擬行於德行得其中擬言於
法言得其正范云防川為水檢德為範法以正言者更相匡維之言也言
正則無擇范云口無擇言也行中則無爽范言爽差也水順則無敗范云
以柔不犯難也無敗故可久也范云長久不已無爽故可觀也范云行無
差二可觀來也鄭云差二二當作貳義與忒同或作差傳寫誤也無擇
故可聽也范云可聽從而行之可聽者聖人之極也范云極盡言無以加
之也可觀者聖人之德也范云孝經容止可觀聖人之德故可觀也可久
者天地之道也范云長久之道無加於天地也是以昔者羣聖人之作事
也范云羣聖人謂庖犧以來諸述作之聖也上擬諸天下擬諸地中擬諸
人范云仰觀俯察近取諸身是也天地作函日月同明五行該配醜五嶽宗
山四瀆長川五經括矩范云醜類也言天地函匱包有苦萬類合日月之明
五行該有其類五嶽宗有太山四瀆長先大川五經隱括其矩拒法天地兼
含有之鄭云函讖敢切蓋載之器也匱徒本切匱也本作匱　林希逸鬳齋
集作函上下相函也同明永久之明也該醜該備其醜類也宗山為山之
宗也長川為川之長也五常之理括盡其矩法也天違地違人違而天

下之大事悖矣胡次和集註范云三者皆違故悖逆也章云自伏羲畫卦
黃帝造歷周公孔子皆贊易道故曰羣聖人之作事也皆與三才同法故
曰擬天地人也自天地判而包函羣類遂有日有月與三才同明而照
五行之氣兼該於萬類五嶽為羣山之宗四瀆為百川之長則聖人述作
五經隱括其法明乎中道使人各正性命故不可斯須違之也苟三才各
違其義則天下大事悖蓋謂三儀無違道之理則天下亦無大悖之事
玄圖陳仁子輯注愚曰玄有圖所以範圍天地也天起子而至於午玄始
中而終於養陰陽消息之機日斗運行之度寒暑推遷之候一覽而有餘
雄之研幾微矣哉　胡次和集注范云圖者象也所以圖象玄之形體者
目錄曰圖畫四重以成八十一家如天運行道無不通也四重謂分準天
為方州部家四重之位也畫者謂以三表一易三畫於四重位中周旋上
下終於八十有一也玄之八十一首渾淪象天終則復始無不通也玄之
有圖猶易之有下繫辭也玄鄭云圖許昂謂揚氏始著玄時已有此圖後世妄
儒多稱已撰誣罔世俗不為忌恥況范望注玄圖云圖畫四重解釋甚明
學者宜詳焉按范注有兩本其一在吳朝注特解贊耳其一在晉朝注贊
與十一篇通釋解之也稱范望注玄圖云者即其後本也然以目錄觀之

此圖乃妄儒所畫非楊氏舊圖也蓋圖畫四重以成八十一家則九贊曰星節候圖不載也雖欲贊之七百七十九贊安可得而具列亦如首象唯畫方州部家四位而不及表贊也四位已明表贊可知也今此圖逐首之下必言九贊曰星節候而不能備徒為煩冗也且玄象天贊象曰玄攡云日之南也右行而左還斗之南也左行而右還是以巡乘六甲與斗相逢也漢志云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牽牛初冬至玄枵初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後自諏訾以至析木節氣二十四日皆隨日右行而左還也今此圖所畫八十一家乃隨斗左行而右還矣則是不曉日之躔度星之次舍

二十四

節候之運行而全失玄體者也豈非妄儒所畫歟昂不知此而妄標籤狂惑後人尤可笑也聞之師曰玄圖中為一玄外以三方為一重九州為二重二十七部為三重八十一家為四重皆右列之然後周以十二次二十八舍繫以二十四氣而渾天之象大玄之體於是備矣乃楊氏舊圖如此此也九贊日星節候及一水下下之類皆當刪除此圖乖謬有誤學者不可不辨也圖畫胡卦切畫界也象曰四界聿所以畫之復古編云別作畫非畫者謂以二三易一畫而四重位中周旋上下終於八十有一蓋方州部家始皆一也以二與三次第變易故終於三方三州三部三家而為八

卷四千九百二十四

十有一也渾淪象天終則復始蓋渾天之象渾淪而行終則復始若循環然八十一首亦如此也渾淪或作方金傳寫誤也玄之有圖數之有下繫辭也按首測外九篇無注者五有注者四錯攡不言所象瑩云象上繫圖云象下繫聞之師曰謂瑩象上繫可也謂圖象下繫繆矣圖猶數也皆象說卦其所推明三玄九天猶說卦之乾坤與其六子也章云玄本無象皆得而覩其用聖人通之於天地乃虛設三統四位狀之圖之俾有象而可覩也圖象圓天極中為玄之位次設三方又次分九州又次列二十七部下陳八十一家自玄一以次以三三之以成象也所以周一歲之氣終而

二十五

復始相遞無窮也一玄都覆三方鄭云覆敷又切如天之覆也范云如圖之形者也方同九州范云同猶共也方有三州三三而九共九州也枝載庶部范云庶衆也州有三部部數轉多各亦有枝別故曰枝載也分正羣家范云部有三家八十一家故以羣言之也分於陰陽以家正之也事事其中范云包有萬事在玄之中章云圖圓象天正中立極旋之以斗本玄無象因無生有既有為一一乃生三遂生三方列三方於玄極之下故曰都覆三方三方既眹遂列九州州之下具以部部之下序以家然天下四方也獨玄指三方者蓋玄由罔冥之北方以治三方故方惟三也則陰質

北斗日月畛營范云陰為夜也貿正也畛界也營營域也言斗晝則不見惟夜可以取正也故曰日月轉在於營域之中各有畛界也陰陽沈交四時潛處范云沈猶隱也陰陽之交隨時隱伏而四時潛阻改易不可得而見故曰隱潛言之也五行伏行六合既混范云混同也言五行王相休伏於時六合混同可得而論不可見也　林希逸鬳齋集日月畛營陰陽沈交四時潛處五行伏行畛營所居之躔度也沈伏也交相代也潛處密運也伏行有遲留伏逆也七宿軫轉胡次和集注范云西有七宿四七二十八宿言七者要舉一面也運用於天轉旋更見也　林希逸鬳齋集軫轉輪轉也馴幽推歷六甲內馴九九實有胡次和集注范云馴順也惟謀也歷順從六甲差次度分八十一首實有之也鄭云惟謀也按惟訓為謀本出爾雅見佳切或作推歷者乃以意妄改也章云陰夜也晝則日所歷之辰周官晝參諸日景是也惟夜以斗指為正故曰陰貿北斗周官夜考諸極星極即斗極也以是日月行會各有躔次畔岸故曰日月畛營也陰陽二氣沉伏而交四時之氣乃潛起而默運五行之氣或伏或行皆混六合之中在圜皆可分也以此推占則四方之七宿展轉於天輪日之所行巡歷於幽微悉統於八十一首之間故曰九九實有九九八十一家之事也

律呂孔幽歷數匿紀范云孔甚也幽微也言律呂微妙候氣謀上歷數度伏匿皆甄紀也甄稽延切圖象玄形贊載成功范云贊謂七百二十九贊之辭圖以見玄之形象贊辭載其功見其休咎之事也章云六律六呂聖人所作用測陰陽之氣道甚幽微故曰律呂孔幽歷之推步星辰隱匿而莫測悉可以數紀錄故曰歷數匿紀六甲潛運於十二辰以成六十無象于外故曰內馴馴亦巡也六六之數歲周于八十一首玄本無形圖之則見形也故曰象玄形玄有形則有用有用則有功七百二十九贊顯吉凶之事事乃見玄之成功也　林希逸鬳齋集七宿軫轉至贊載成功七宿四方各七宿也軫運也二十八宿運轉于上循歷幽微之間六十甲子寓為九九之數有為九九者黃鍾而下有此數也九九則為律呂六甲為歷數孔幽者甚妙也匿隱也歷紀隱然在中也玄形渾儀也贊載稱述也始哉中羨從胡次和集注范云始哉者玄之初始謂天玄也玄有九天中羨從三天名也中起冬至十一月主四十日半通率三天主百二十一日半百卉權輿乃訊感天范云卉草也權輿始也訊皓也言百草之始生如相告亦同感於天也　林希逸鬳齋集訊與迅同速也雷推徼軍輿物旁震胡次和集注范云震動也雷以動之徼軍由內也正月之時萬物之生者

尚在由内之中雷震驚曰出之故言與物旁震也鄭云雷推吐回切進也
或作椎者誤歆舊口感切本或作㰝傳寫訛謬釁舊挗感切棲集韻引大
玄雷椎歆釁云曲内也震平聲叶韻韋云上言百卉下言坎穴蟄虫之謂
也歆釁則坎穴也注謂生物由内非也　林希逸鬳齋集雷推㰝釁雪聲
也推出也㰝字書無疑作揿釁徒感切與合作與物旁震音玲震響也雷賛
柔微拔根于元胡次和集注范鄭云根音狠牽也范云賛佐也寅敬也亦謂
正月建寅之時萬物尚微弱柔脆故敬而拔舉其元於泉壤之中長生而
受元氣也東動青龍光離于淵范云青龍在東方故言東動也龍潜于淵

須時當升故言光離于淵　林希逸鬳齋集東陽生離淵土也推吐萬物
天地輿新胡次和集注鄭云推祖回切倆推推至丕也注訓為極蓋本於
此范云推極也極出也出上萬物而長之於天壤之間莫不始新矣　林
希逸鬳齋集輿合作與推古催通中哉更睟廓胡次和集注范云謂地玄
也在人之中故曰中哉亦三天名也更首斗指辰謂三月也亦百二十一
日半也象天重明范云主睟則入四月純乾用事故曰象天重明雷風炫
煥與物時行范云此謂春夏之時震巽用事故曰雷風光曜萬物故炫煥
隨天而行之也　林希逸鬳齋集炫煥煇明也陰酋西北陽向東南胡

次和集注范云酋聚也言此特陰皆聚於西北之地而陽滿於東南也
林希逸鬳齋集酋就也内雖有應外觝亢貞胡次和集注范云觝合也亢舉
也内應於陰也太陽之時陰伏其内而應乎外以合陰陽舉正萬物鄭云
觝典禮切注云合也匹耦相觸所以為合舊之豉切又觶同飲器蓋誤作
觝也按訓為觸者從氐與觶同者從氏此亦不講小學之過也亢注云舉
也蓋讀作抗　林希逸鬳齋集觝觸也龍幹于天長類無疆胡次和集注
范云龍以喻陽陽為幹故言龍幹于天也陽氣幹舉萬物觸類而長鄭云
幹注云陽為幹謂十幹屬陽也南征不利遇崩光范云陽生於子陰生於

午陽而南征與陰相遇光明崩毀故曰不利韋云幹當為翰翰飛也龍陽
也陽氣飛上長茂萬物故曰龍幹于天長類無窮也陰生于午陽將南征
為陰所逼征而不利摧挫其光　林希逸鬳齋集崩光喪明也光陽也
終哉減沈成胡次和集注范云謂人玄也在天地之後故曰終哉又亦三
天名也減首斗指申謂七月也亦主一百二十一日半天根還向成氣
收精范云天根謂冬至牽牛一度也天始於北方日移一度至七月復向
北方故言天根還向也到督及夏布散於天地之間以成天氣故安復精
神也　林希逸鬳齋集陰陽之本元氣也閱入庶物咸首艱鳴胡次和集

注范云閱簡也庶衆也言秋將盛物簡閱而入之也萬物衰殺故咸相守
何艱苦而悲鳴也鄭云咸首去聲向也衰殺所戒切減也　林希逸鬳齋
集閱入庶物物皆閲見而入欲咸首雞鳴氣感之初物皆不鳴而感首初
也囏古艱字深合黃純廣含羣生胡次和集注范云黃純謂十月也純
坤用事坤為土其色黃故言黃純也坤厚載物故言廣含羣生也　林希
逸鬳齋集深合黃純地道也泰柄雲行時監地營胡次和集注鄭云監居
衘切臨下也范云泰謂太極也柄謂斗柄所指也順時而運如雲之行也
時謂四時周而復始監於地營域所極也　林希逸鬳齋集泰柄斗也雲

行時監地營隨時監視隨方營度斗運有時有方也斗斜指而可論四時
斗高運而可吞四方邪謨高吸乃馴神靈胡次和集注范云邪不正也謨
謀也吸取也有不正之謀雖甚高遠故當録取而正之以順神靈也　林
希逸鬳齋集循天之神道也旁該終始天地人功咸首貞胡次和集注范
云貞正也首聚也旁謂上下通也該兼也上下旁通於天地之間萬物人
道之功業咸聚於正章云物有邪佞之謨爲天收吸其餘而更新之以順
神靈之道也　林希逸鬳齋集旁該終始該偏四時也天地人功咸首貞
就正也玄攡瑩掜圖告皆擬易繫辭也始中終九卦於玄圖言之擬易繫

履謙井等九卦也始哉中羨從一首生九首中至狩九首羨至徯九首從
至是九首以歷言之則自冬至至穀雨是其時也中哉睟廓亦一首生九
首更至疆九首睟至大九首廓至昆九首以歷言之則自清明至立秋是
其時也終哉減沈成亦一首至九首減至視九首沈至堅九首成至養九
首以歷言之則自處暑至大雪是其時也以二十四氣分而為三以八十
一首亦分而三之始哉二十七首中哉二十七首終哉二十七首以其時
叅其詞則始之拔根于元東動青龍中之陰酋西北陽向東南終之天根
還向成氣收精其義易通矣辭雖奥澁得其義則迎刃可解坡仙所謂淺

近者是也天甸其道地杝其緒胡次和集注范云甸之言挺也杝謂弛大
之也緒業也言天挺立其道於上地則杝大其業於下陰陽錯雜以生萬
物也鄭云甸之言挺也天挺立其道於上師說甸於奠同挺當作定范望
承誤立說猶之難首訓揣爲差羨首謂奕爲次也豈欲以挺對杝言之歟
按挺拔也直也甸從田從勹天子五百里內田也無直與拔之義孟子
曰經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則甸宜訓定矣舊說甸之言乘也本
出四丘爲甸之說以其出革車一乘故與乘同音也以說天甸其道則尤
乖疏也杝時義切牽也杝丑豸切注云杝謂拖大之也按弛大猶牽長也

故以說地地其緒也本或作㸃傳寫誤也　林希逸鬳齋集句治也并旬之意有倫序也地音侈有條理也陰陽雜廁有男有女胡次和集注范云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故陰陽錯雜而有男女也天道成規地道成矩范云矩方規圓　林希逸鬳齋集天圓地方規動周營胡次和集注范云運轉營也矩靜安物范云方不危也周營故能神明范云晝夜不休以神明也安物故能聚類范云物以類聚歸安平也類聚故能富神明故至貴范云聚以為富神而明之故為貴也章云周營萬物其功不倖故曰至貴也萬物之性聚安而散動故曰安物能聚類古人制字以分貝為貧同田為富是知類聚故能富也為萬類之所貴者謂群出萬類神明其貴之道也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范云天地人三者言謂之玄玄天也故以天名也君臣父子夫妻之道范云此三者人倫之大剛俱存於天也玄有二道范云玄所用一道分用三鄭云二道注用玄所用一道分為三蓋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乃玄之二道所分為者也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范云轉相三以成四位也以三生者參分陰氣以為三重范云三重謂一一也一二也一三也以三成九玄有九位也鄭云參桑古切陽氣元以象天而持書曰故主陽氣以

為言也極為九營范云營猶虛也易有六虛故玄三變為九虛也是謂同本離末天地之經也范云經常也本同末離少微長著天地之常也旁通上下萬物并也范云旁通謂九位旁通於八十一首也上下謂方州部家升降於四位也上下旁通萬物并也九營周流終始貞也范云九營周流謂七百二十九贊終而復始不失其正也始於十一月終於十月范云天根十一月朔旦冬至終竟十月也羅重九行行四十日范云羅猶布也布有九行行四十日半不言半者就成數也四九三十六三百六十日有半為四日半故分數不齊天地雖為安也誠有內者存乎中范云陽氣尚閉於故存於中天也宣而出者存乎羨范云羨天主十二月訖正月萬物始萌出故言宣而出之也雲行雨施存乎從范云從天主正月訖二月萬物枝生雲雨之所滋潤故在於此變節易度存乎更范云更天主三月上旬訖四月中旬萬物華實變改也珍光淳全存乎睟范云睟天主四月中旬訖五月下旬萬物成實而純茂也盧中引存乎廓范云廓天主五月下旬訖七月上旬言是時陰氣伏於下萬物猶未衰故大盛於上也剛退消部存乎減范云減天主七月上旬訖八月中旬言是時物衰落從減削也鄭云消部古部字削退者形也消部者氣也降墜幽藏存乎沈范云沈天主

八月中旬訖十月上旬是時萬物已成將當降墜而盖藏也鄭云隊讀作墜古字省考中性命存乎成范云成天主十月上旬至十一月朔是時萬物已盖藏氣至是當復萌生於土中故言終其性命也是故一至九者陰陽消息之計邪范云九贊之位一至五爲息六至九爲消陰陽消息天地之計也反而陳之子則陽生於十一月陰終於十月可見也范云反者是覆陳之也陽生於子則十一月也陰終於十月其變易可觀見也午則陰生於五月陽終於四月可見也范云陰起於五月陽終於四月乾消坤息亦可見也生陽莫如子生陰莫如午范云陽起子終午陰起午終子故生陰陽莫如子午也西北則子美盡矣范云陽起於子而終於午西南尚有微陽故西北而盡美矣東南則午美極矣范云陰起於午而終於子東北尚有微陰故東南而美極矣章云玄以九贊而配五行王廢計陰陽之氣消息也一至五爲息六至九爲消也萬物抱陰而負陽陽雖終於四月其氣未盡由在於物至亥方盡陰氣雖終於十月而氣亦未盡於物至巳方盡故曰西北則子美盡矣東南則午美極矣　林希逸鬳齋集子陽也午陰也西北乾十月也陽方盡而後生東南巽四月陰方盡而後生故思心乎一胡次和集注范云一爲思內故思心乎一也反復乎二范云二

爲思中故可反復也成意乎三范云三爲思外思可反復故成其意也條暢乎四范云條達也暢通也四爲福小思而生福故可通也著明乎五范云五爲君位思至意成故著明也其德著明故可以行君事也極大乎六范云六爲福大故極大也敗損乎七范云七爲禍生故敗損也剝落乎八范云八爲禍中禍之所中故剝落也鄭云所中丁仲切殄絕乎九范云九爲禍極故殄絕也生神莫先乎一范云一爲始玄始於一玄道生神故生神無先一也中和莫盛乎五范云二五八者三者之中也三者之中五又其中故最盛也倨劇莫困乎九范云倨勮勮也九爲禍極故勮困也鄭云勮其據切勤務也懼也疾也按注云勮倨勮也九爲禍極故勮困也勮古倦字蓋勮之勤務以懼於禍故疾作則常忽遽故終勮困然必云倨勮何也聞之師也荀子言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乃勮倨之謂也禍未甚而倨然禍已極乃勮矣勢必無及理將大困故曰倨勮莫困乎九是窮困者也非勮困者也注說未盡也夫一也者思之微者也范云思始於內故微也四也者福之資者也范云資猶資也四爲福始故資有以爲福也七也者禍之階者也三也者思之崇者也六也者福之隆者也范云四五皆爲福故六隆厚也九也者禍之窮者也范云禍窮於九二五

八三者之中也范云九位之中二五八爲三者中也福則往而禍則丞也范云脩善以致福故福往行惡以受禍故禍丞之也鄭云行惡以受禍故禍丞之讀作繼承之承也師讀作令丞之丞其說曰擇福莫若重故福則往謂趣上也擇禍莫若輕故禍則丞謂就下也以丞在令之下故也九虛設闢君子小人所爲宮也范云九虛九位也闢閭也九位閭設有善有惡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各隨其事而宮容之也自一至三者貧賤而心勞范云一爲下人二爲平人三爲進人未祿位故貧賤也進德脩業故心勞也也四至六者富貴而尊高范云四爲下祿五爲中祿六爲上祿故富貴秦之伸之故尊高位也七至九者離咎而犯菑范云七爲失志八爲疾瘀故離咎九爲禍極故犯災五以下作息范云一息至五　林希逸鬳齋集五以下作息生也五以上作消胡次和集注范云六消至九數多者見貴而實索范云謂六以上也居上而數多故貴高亢有悔故衰索也鄭云索桑各切數少者見賤而實饒范云謂五已下也居上而數少故見賤因以息進故饒之息與消糺貴與賤交范云言消息相糺錯貴賤相交更代也林希逸鬳齋集五以上作消至貴與賤交此論九贊之中五以下四三二一也五以上六七八九也禍至而福逃范云更相避逃幽潛道卑亢極道

高范云一與九也晝夜相承夫婦繫也范云晝爲陽夜爲陰更相承順如夫婦之相丞繫爲室家之道也鄭云繫胡計切屬也　林希逸鬳齋集丞與承同終始相生父子繼也胡次和集注范云終生於始始生於終如父子之相繼續也日月合離君臣義也范云日月之行有合有離君臣之義不可則去　林希逸鬳齋集月即日也以比君臣也合離行度也孟季有序長幼際也胡次和集注范云際接也人道之有長幼孟取之孟季之相周接兩兩相闔朋友會也范云一六合北三八合東二七合南四九合西五五合中志同者相合朋友也章云兩兩相合謂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也注謂六二七之說下文自備故知非也一晝一夜然後作一日一陰一陽然後生萬物也范云不晝不夜無以爲一日之數無陰無陽萬物不生之也晝數多夜數少范云夏至晝漏六十刻冬至夜漏六十刻夜長無過冬至晝長無過夏至冬至之夜不及夏至之晝故晝數多也鄭云冬至之夜不及夏至之晝故晝數多按渠漏刻經冬至之後日長九日加一刻以至夏至晝六十五刻夏至之後日短九日減一刻以至冬至晝四十五刻蓋以日出入定晝夜減夜限日出前日入後各明際各二刻半以益晝故夏至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晝四十五

刻夜五十五刻所謂冬至之夜不及夏至之晝者此也象月闞而日溢君行光而臣行滅范云日為君月為臣君常明故臣常有闞退也鄭云闞之為言潛視之也畏彼知覺則必急退故注以闞為退也　林希逸鬳齋集日有小闞也與虧同日有餘溢也滅暗也君陽臣陰也君子道全小人道缺胡次和集注范云有虧損也一與六共宗范云在北方也二與七共明范云在南方也三與八成友范云在東方也四與九同道范云在西方也五與五相守范云在中央也玄有一規范云謂大(天)象也一矩范云謂地象也一繩范云為(謂)北方為經也一準范云謂東西為緯也鄭云准當作準

復古編云準平也從水隼別作准非以從橫天地之道范云南北為從東西為橫馴陰陽之數范云順天地之道也擬諸其神明范云準擬神明之道而作之也闡諸其幽昏范云幽昏者闡而大明也則八方平正之道可得而察也范云若上之說則玄之道皆可觀察而見之也玄有六九之數范云六九五十四所謂終於五十四策鄭云六九注云六九五十四所謂終成於五十有四策師說六謂策用三六九謂儀用二九也策用三六范云三六十八蓋取一一也一二也一三也二一也二二也二三也三一也三二也三三也之數以為十八策也儀用二九范云儀正也正之以二九

為三十六玄其十有八用乎范云初取象於三六而互之以二九分而計之皆十八故言玄以十八皆用也不正言十八而言二九者玄之辭也泰積之要范云謂泰積策而要數之始於三(有)十八策終於五十有四范云謂天地人各十八合五十四也并天地人之數為七十二也半之為泰中范云中分之故名為太中也泰中之數三十有六策以律七百二十九贊范云律法也以三十六策七百二十九贊由之而生也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為大積范云積其大數七十二策為一日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踦滿焉以合歲之日而律曆行范云玄自

天推一晝一夜於七百二十九贊贊為晝者三百六十五為夜者三百六十四不周顓頊曆四分日之三不周太初曆日之半又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三百八十五所以不周者以有陽數贏陰數虛也故玄虛贏之分所以為二贊以滿數玄為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玄之有踦猶年歲之有閏月也玄以陰陽以(為)本故兼該顓頊太初之曆踦滿二贊以合歲之日而行律曆也鄭云踦滿二贊蓋以贏為滿也師說贏餘也滿足也不可以相訓范贊贏為盈誤矣踦滿焉謂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得踦贊而滿五日乃合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之數也雖尚有斗分而復立贏贊則有餘矣不

得謂之滿也注云玄之有踦滿猶年歲之閏[原]月也按此謂年有閏月以合歲之氣玄有踦滿以合歲之日大略相似也林瑀因此而立象閏之說言大略相似可也直以爲象閏謬矣太初歷以千五百三十九爲日分其法圜玄之也百二十九贊與之相應也顓頊歷以日爲四分其法方玄之一贊當晝一贊當夜取象焉故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玄之道也范云太初上元正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還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十

九歲爲一章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八十一章千五百二十九歲爲一統從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元有三統統有三會會有二十七章九會二百四十三章沒終也置一元之數以章會三統凡九會統數除之終盡爲一章閏分盡一會月食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玄之道班氏云元與太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此之謂也

玄告陳仁子輯注愚曰玄有告所以訓教後來之經三才而緯五行貫四時而包萬彙有奇耦參倍之數部家錯綜之微贊測推占之變萬言而不

畫雄之存心勞矣哉　胡次和集注鄭云經三篇傳十一篇而藝文志云太玄十九者首與測皆依經以天地人分爲三篇又目錄一篇也古本玄告亦第十五然古專數傳今[令]無數經也若經傳通計則玄告乃第十八以首測并贊不九而六故減其三也章云告言也謂言玄寂然而生有象故演之爲法告于衆故曰告也　林希逸鬳齋集玄告準說卦玄生神象二胡次和集注范云玄天也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二者天地也天地之神物不可得形而見唯象二儀而神玄也鄭云以生神對象二爲義觀下文神象二生規則此說未妥聞之師曰二謂陰陽乃神之象也蓋至神無

象恍惚之中陰陽生焉其象乃兆故以陰陽爲神象二此玄所生者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故神象二生規自陰陽言之則二自天言之則一規言天之形一言天之數也神象二生規范云規者象天之形規生三摹范云摹者索而得之謂三玄之義也鄭云摹舊莫胡切規摹也探注云摹者索而得之以下言一摹再摹三摹猶易一索再索三索故也范訓釋如此則是讀如摸摽之摸然規度摹倣亦有求索之意則用舊音可也蘇林訓摹爲析義雖[可]未通未見所據三摹生九據范云九據九位也天地人各三變三三而九故有九位也玄一摹而得乎天故謂之有天范云謂天玄也再

摹而得乎地故謂之有地范云謂地玄也三摹而得乎人故謂之有人范
云謂人玄也章云謂玄為法之始一摹而得天故謂一為天再摹而得地
故謂二為地三摹而得人故以謂三為人也天地人俱有其法故謂之有也
天三據而乃成故謂之始中終范云天玄三變地三據而乃形故謂之下
中上范云地玄三變人三據而乃著故謂之思福禍范云人玄三變章云
玄以三儀同法故天地人各三其位一位復三之故成九位也天三據者
乃三三為九天也故始三天中三天終三天故曰始中終也地之三據三
三為九地故曰下中上人之三據三三為九人故曰思福禍下欲上欲出
入九虛范云欲猶合也下合上合合謂五位相得而各合有而出入九位之
中鄭云欲舊呼合切大歙也按口大歙必合故注云欲猶合也小索大索
周行九度范云度居也九居亦九虛也陽稱大陰稱小小索謂二四六八
也大索謂一三五七九周行於九虛之中也玄者神之魁也范云魁藏也
言神藏於玄之中也天以不見為玄范云以其高遠不可得而分明故以
玄妙言之也地以不形為玄范云地之廣遠不可形別亦以玄言之也人
以心腹為玄范云人之心腹不可付得知猶天地之高遠故總以玄名也章
云欲呼應之謂也上欲下欲謂上下陰陽之氣如呼應出入相接於九位

之間也小索大索謂陰陽之氣或大或小悉皆周流於九法之中九度九
位之法度也陰陽之氣出入周流莫之能測者蓋神之用也玄乃生神故
曰神之魁也玄之道在天則虛以應物其德莫窺故曰天以不見為玄在
地則生成萬類其功莫測故曰地以不形為玄也天奧西北鬱化精也
范云言十月之時純陰用事陽氣在地鬱蒸於其中故十月之中夜而精
氣變化也地奧黃泉隱魄榮也范云魄者萬物之精體而未變者也十一
月時陽氣在黃泉之中奧藏其體然後榮華也人奧思慮含至精也范云
人含思慮故以為奧藏也天穹隆而周乎下范云穹隆天之形也渾天象
之包有形於地下者也地旁薄而向乎上范云旁薄地之形也人蕃蕃而
處乎中鄭云蕃舊音珉按集韻茂衆多皃引太玄人茂茂而處乎中或從
蕃范云蕃蕃衆多之貌也居天之下地之上二者之中也天渾而攆故其
運不已鄭云渾胡袞切攆舊音攆范云攆猶移也渾淪而運無窮也地隤
而靜故其生不遲鄭云隤舊杜回切范云隤猶安也安靜以生萬物著往
來果無遲疾也人馴乎天地故其施行不窮范云言人順四時而不違可
以長生無窮匱也章云渾天之象如卵形周裹於地地在其中天運行而
無窮地安靜而不動人處天之下地之上故處乎中也穹隆虛大之皃旁

薄幽靜之稱也天爲純陽故渾渾然動撰即動也渾然無心故其運不已也地旣生物不稽其時故曰不遑人能順乎天地以爲用則其道不窮故曰其施行不窮也楊子初以言天周乎下者即渾天也地在乎天十度度乃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周天百七萬九千里乃天圓一周之里數也以圓三徑一言之則直三十五萬七千里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有萬五千里是爲四游之極謂之四表天地相對日月相𠜂范云𠜂之言會也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天施地生故相對而成萬物也鄭云𠜂舊居衛切割也桉注云𠜂試言會也蓋會而競利必至相傷也　林希逸鬳齋集𠜂傷也

日月相食也山川相流胡次和集注范云水出於山而流於川輕重相浮范云重爲輕根浮於水也　林希逸鬳齋集浮過也陰陽相續胡次和集注范云更相續代晝夜四時是也尊卑不相黷范云天尊地卑不相褻黷是故地坎而天嚴范云天威嚴於上地洿坎於下鄭云洿與汙同注胡切冞不也烏爪切　林希逸鬳齋集是故地坎陷也而天嚴穹尊也月遄而日湛胡次和集注范云遄疾也湛謂潭潭徐遲之貌也月月行十三度故疾日日行一度故遲也鄭云湛讀作沈或如字潭徒南切楚人名深曰潭章云天地爲陰陽之體故言相對相隅日月每月一合爲𦙶蓋正月會

于𧶘娵之類也𠜂會也山川相流者凡水之所出皆由於山而爲之川也故曰相流輕重相浮者蓋以輕較重以重較輕故曰相浮也流浮迭不凝滯之義也陰衰則陽盛陽終則陰繼故曰相繼也是以見天尊地卑山高川下輕重陰陽各有倫理則尊卑不相瀆也因知地坎陷而在下天尊嚴而在上月行疾而日湛徐也　林希逸鬳齋集月遄而月湛沉遲也五行迭王四時不俱壯胡次和集注范云壯大也迭更也休廢更用事故不俱壯也　林希逸鬳齋集五行迭王四時不俱壯有時衰也日以昱乎晝月以昱乎夜胡次和集注范云昱明也　林希逸鬳齋集昱由鞠切回明

也昴則登乎冬火則登乎夏胡次和集注范云登成也昴星中則冬火星中則夏以成其時也　林希逸鬳齋集昴則登乎冬日短也南北定位胡次和集注范云子午之位陰陽之府也東西通氣范云木王則金死氣應相通也萬物錯雜乎其中范云錯雜也言相雜於天地之中也章云五行迭王者若木王則水廢之類也四時不俱壯者壯盛也謂春生夏茂秋衰冬藏也日則明於晝月則明於夜亦繼爲之照臨也冬至之氣日在牽牛昏昴中夏至之氣日在東井昏心中心爲火火也故曰登乎冬夏也南北之位分子午以定君臣之分故曰定位東西之氣交以見夫婦而示生育故

曰通氣自定位通氣之後萬物錯雜乎天地四時之中故曰錯雜乎其中已上皆明五行四時日月相繼以成萬物也　林希逸鬳齋集錯雜麗也

玄一德而作五生一刑而作五剋胡次和集注范云玄起於一故一爲德而五生也謂五行相生者也相生則相剋故亦以爲刑五行相克害故有五剋也　林希逸鬳齋集生者爲德剋者爲刑即五行也五生不相殄胡次和集注范云殄絕也言更相生無絕已也五克不相逆范云更相克害不相爲逆　林希逸鬳齋集以剋爲用不相殄乃能相繼也胡次和集注范云如父子之道也不相繼乃能相治也范云以上治下下順於上也相繼則父子之道也相治則君臣之寳也范云各寳其位玄日書斗書而月不書常滿以御虛也范云玄書日及斗所指者以其常滿常指故也月有虛羸或取其施以補不足故或大或小遲無常故不書也　林希逸鬳齋集曰滿月虛即日可知月也歲寧恙而年病十九年七閏天之償也　胡次和集注范云寧安也恙猶著也一歲之數有足者有減足則平安不足則爲病故曰年病也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爲一月十二月凡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年三年一閏或五年再閏十九年七閏月有長有短隨年所病而償之故曰天之償鄭云寧恙注云寧安也恙猶養也

四十六

蓋寧恙謂安寧奉養言其無不足也若年則有不足矣歲寧恙而年病也

按說文恙憂也一曰蟲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

謂恙猶食理有未安聞之師曰歲與年異寧恙猶何憂也歲十有二中爲三百六十五日則其於周天之數何憂乎年有十二月爲三百五十四日則其餘周天之數病矣惟病其如此故十九年七閏所以償之也償猶音賞又音常又市亮切按此三音皆訓還報之義然今所用乃時良切韋云玄之爲言准以日月斗振爲法而書之者斗之象無虧損以御乎月之虛閼故不書爲定法也歲寧恙而年病者謂一歲之氣本無其恙而成積餘分則爲差爽之病也故以十九年而積七閏而無餘分以償填天日踦贏之數故曰天之償也　林希逸鬳齋集歲寧恙多也而年病減也十九年七閏天之償也還欠數也陽動吐胡次和集注范云謂春夏也春夏陽氣動吐生萬物也陰靜翕范云謂秋冬也秋冬陰氣翕歛而蓋藏故言靜　林希逸鬳齋集吐出也翕入也陽道相饒胡次和集注范云謂動生也　林希逸鬳齋集饒多也陰道相乏胡次和集注范云謂靜翕也翕歛故乏也　林希逸鬳齋集陰道常乏少也陰陽之道也胡次和集注范云陰乏陽饒是其道也天強健而僑蹻范云天行健也僑蹻猶動作也鄭云僑當

四十七

巨消切蹶集韻音據　林希逸鬳齋集僑蹶高之貌僑渠消切又與蹻通
蹶音據一晝一夜自復而有餘胡次和集注范云天之運轉一晝一夜過
周一度故曰貌也曰有南有北范云南至牽牛北至東井月有往有來曰
不南不北則無冬無夏范云南爲太陽北爲太陰陽精至太陽故爲夏也
陰精至太陰故爲冬也月不往不來則望晦不成范云以望晦別小大之
月章云天以純剛之氣圓而運行無已僑蹶疾速之貌也故能一晝一夜
一轉一周而有餘分也月有往者以合朔而離行也來者謂將近日而合
會也來而相對則爲望來而未合近日無光故晦也故曰不南不北則無

冬無夏月不往不來則望不成也聖人察乎朓朒側匿之變而律乎日月
雄雌之序經之於無已也鄭云朓舊勑了切范云朓見也晦而月見西方
爲朓朔而月見東方爲側朓側變之貌也日爲雄月爲雌聖人觀其變會
之次序經於天而無已也章云月有變則形乎朓朒側匿也晦而見西方
曰朓望而見東方曰朒下弦曰側將晝而鉤在西方謂之匿是以聖人測
月之變以述乎日月雌雄之序以爲常法而無已也　林希逸鬳齋集晦
見于西謂之朓朔見于東謂之朒側匿失正行也四者皆日月之變而律
乎日月雌雄之序乎爲雄雌爲雌故玄鴻綸天元妥而拑之於將來者

胡次和集注范云鴻大也綸準也言玄大準天元而妥拑著求於將來之
事易所謂章往察來者也鄭云拑渠廉切注妥著拑求訓妥爲著訓拑爲
求也蓋妥聚也凡物散則微聚則著故訓著也拑與箝同籥也箝籥乃求
取之具故訓求也妥著者彰往之謂也拑求者察來之謂也故注言易所
謂彰往而察來者也舊說爲馬箝則其字從木而與注異矣　林希逸鬳
齋集妥發明不一也拑巨淹切拑摘而發明之大無方易無時然後爲神
鬼也胡次和集注范云神者妙萬物而爲言鬼者明變化無常方可謂妙
明也神游乎六宗魂魂萬物動而常沖范云不居四時天地者名爲六宗

今有六宗祠是也魂魂衆多之貌也言六宗之神衆與萬物生長猶能常
自沖虛而況於人乎鄭云六宗舜典禋于六宗馬融說爲天地四方注與
馬說同故玄之辭也沈以窮乎下范云謂一也沈在黃泉之中也浮以際
乎上范云謂九也九爲上天也際接也交接於天上也曲而端范云端正
直也曲得其情故正直也　林希逸鬳齋集曲而端正當也散而聚胡次
和集注范云散布也布已傳知聚之於天也美也不盡於味范云老子曰
五味令人口爽必美其道故不盡其味也　林希逸鬳齋集其味之美無
盡也大也不盡其彙胡次和集注范云彙類也舉端而已故大也　林希

迷慮齋集其類之大亦無窮也上連下連非一方也次和集注范云上下連王非一方之事也遠近無常以類行也范云觸類求之不嫌遠近也或多或寡事通乎明也范云言玄之辭多不爲繁少不爲不足取其中適以明其仁義章云此一節言玄立辭無滯礙也故善言天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范云天地有施生人道有仁義推人事以知天道法天道以爲教義也明晦相推而日月逾邁范云邁行也推明晴而日月逾邁運行也歲歲相盪而天地彌陶之謂神明不窮范云盪猶盪潤也彌大也陶化也言歲歲相盪潤天地大化萬物以生謂之神明神而明之故不窮也原本者難由流末者易從范云言乃本天地之原實爲難從從俗之末流故易可爲也玄起於天元所謂難由也故有宗祖者則稱乎孝序君臣者則稱乎忠范云言玄包羅於天地總綜於萬物有祖宗父子之道君臣夫婦之義此特復言忠孝者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非孝子不得爲忠臣忠臣必出乎孝子之門忠孝莫能兩擧故又别而言之以見於忠孝之大義也鄭云總綜子宋切摠綜猶兼理也實告大訓范云訓教也忠孝之道玄道實以告示於人也章云玄始終反復于天地萬物之情以明五常忠孝爲人倫之大本也

五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三十五　十二先

玄 太玄經十三

易玄星紀譜

星紀 丑 大雪 冬上六 鶡鳥不鳴 復 兌 復初九 ☷ 難 人陽上下 火 人 寒 初火水二火火

初斗十二度 鄙同 未濟九二 初一日入斗十三度范望 三火木四火金

蹇六二 初一 三百五十二日 自冬至至北卯元亨 五火土六火水

頤六二 七火火八火木

中孚九二 九火金

☷ 勤 陰上中 木八 寒 初木水

虎始交 復六二 初一日入斗十八度 初一 三百五十六日 二木火三木木

未濟六三 四木金五木土

蹇九三 六木水七木火

頤六三 八木木九木金

中孚六三 ☷ 養 陽上上 金九 頤 初金水二金火

荔挺出 復六三 初一日入斗二十二度 初一 三百六十一日 三金木四金金

未濟九四 次九 三百六十五日之四 晝九之末 天度氣除 五金土六金水

二

蹇六四 猶有六十分二十四秒 時當四十分十六秒 七金火八金木

頤六四 贏當二十分八秒溫公 九金金 時水閏 贏火閏

牛八度

中孚六四 三中 天陽下下 水一中孚 初水水二水火

冬至坎初六

復六四 復六四 氣準次溫公初一日起牛一度冬至斗指子黃鍾用事 三水木四水金

未濟六五 一之初日舍牽牛初度冬至氣應 五水土六水水

蹇九五 七水火八水木

頤六五 九水金

二

三周 陰中 火二復

中孚九五 [illegible]一日日三度 初一五日之夜 二火火三火木

復六五 復六五 次八日舍婺女一度 四火金五火土

未濟上九 六火水七火火

蹇上六 八火木九火金

女十二度

頤上九 三頤 上下 [illegible] 木三屯 初木水二木火

中孚上九 初一日舍[illegible]二 度初一[illegible]日 三木木四木金

復上六 復上六 五木土六木水

屯初六 七木火八木木

謙初六 九木金

三閑 陰 [illegible] 金四屯 初金水

睽初九 初一日女六度 冬至氣終 二金火三金木

升初六 次四小寒初一 十四日之夜 四金金五金土

臨初九 次四十八分二十三 秒日次玄枵小寒 六金水七金火

玄枵 [illegible]

屯六二 [illegible] 八金木九金金

謙六二 三[illegible] 陽中 土五[illegible] 初土水二土火

睽九二 初一日女十[illegible] 三土木四土金

三

升九二 次日舍虛 五土土六土水

虛十度

臨九二 臨九二 七土火八土木

屯六三 九土金

三戾 陰中上 水六睽 初水水

謙九二 初一日入虛三度 初一二十二日之夜 二水火三水木

睽六三 四水金五水土

升九三 六水水七水火

臨六三 臨六三 八水木九水金

屯六四☳上宗陽 火之升 初火水二火火

謙六四 初一日入虛八度 次六小寒終 三火木四火金

睽九四 次七大寒初一二十八日 五火土六火水

升六四 次七日舍危三十六分一十四秒大寒氣應 七火火八火木

危十七度

大寒坎六三 鵲始巢 臨六四臨六四 九火金

☰千中陰 木八升 初木水

屯九五 初一日危二度 初一三十二日 二木火三木木

謙六五 四木金五木土

四

睽六五 六木水七木火

升六五 八木木九木金

驚風 雁疾 臨六五臨六五☰孚陽 土金九臨 初金水二金火

屯上六 初一日屯七度 初一三十七日 三金木四金金

謙上六 五金土六金水

睽上九 七金火八金木

升上六 九金金

☰晨陰卞 水一小過 初水水

水雪 復登 臨上六臨上六 范準臨邪又準解非初一日 入危十一度初一四十一日 二水火三水木

小過初六 四水金五水土

蒙初六 六水水七水火

益初六 八水木九水金

漸初六☰差雨陽 火二小過 初火水二火火

立春坎六四 東風解凍 泰初九泰初九 初一日入危十六度或作十七度非 三火木四火金

小過六二 初一四十六日次二十一十二分十二秒日 五火土六火水

蒙九二 次諏訾立春氣應斗建寅律中大簇 七火火八火木

諏訾亥對

室十六度

五

益六二 次五日舍營室 九火金

☰童王陰 木三蒙 初木水

漸六二 初一日入室三度 初一五十日 二木火三木木

蟄虫始振 泰九二泰九二 四木金五木土

小過九三 六木水七木火

蒙六三 八木木九木金

益六三☰增宋陽 金四益 初金水二金火

漸九三 初一日入室八度 初一五十五日 三金木四金金

東北泰九三泰九三 五金土六金水
小過九四 七金火八金木
蒙六四 九金金
☱兌陰串土五漸 初土水
益六四 初一日入室十二度次二立春終 二土火三土木
漸六四 次雨水次四斗指寅大叛用事 四土金五土土
雨水九五泰六四泰六四 初一五十九日次五三十一分一十二秒 六土水七土火
小過六五 驚蟄氣應 八土木九土金

辟九度
蒙六五☰達陽水六泰 初水水二水火
益九五 三水木四水金
漸九五 五水土六水水
泰六五泰六五 七水火八水木
小過上六 九水金
☰交陰火七泰 初火水
蒙上九 初一日入壁五度 初一六十八日 二火火三火木
益上九 四火金五火土

漸上九 六火水七火火
望木萌動泰上六泰上六 八火木九火金
需初九☰夬陽木八需 初木水二木火
隨初九 初一日入奎一度次之雨水終 三木木四木金
晉初六 次入驚蟄 初一七十三日 五木土六木水
解初六 初一日舍婁次九八分十九秒日舍降 七木火八木木
倉庚鳴大壯九三大壯九三☰從陽水一隨 初水水二水火
需九三 初一日入奎十一度 初一八十二日 三水木三水金

隨九三 五水土六水水
晉六三 七水火八水木
解六三 九水金
☷進陰火二晉 初火水
鷹化為鳩大壯九二大壯九二 初一日入奎十四度 初一八十六日 二火火三火木
需六四 次六日舍婁 四火金五火土
奎十二度
隨九四 六火水七火火
晉九四 八火木九火金

解九四 釋 陽 下上 木 三 解　初木水二木火
春分震初九 吉鳥至 大壯九四 大壯九四 蕤準震溫公 初一入奎三度次二驚蟄終　三木木四木金
需九五 次三春分斗指卯夾鐘用事　五木土六木水
隨九五 初一九十一日次三二十六分十秒春分氣應　七木火八木木
晉六五　九木金
格 陰 宋 金 四 大壯　初金水
解六五 初一日入奎七度 初一九十五日　二金火三金木
雷乃發聲 大壯六五 大壯六五　四金金五金土
需上六　六金水七金火
隨上六　八金木九金金
晉上九 夷 陽 準 楊溫公 用 土 五 豫　初土水二土火
胃十四度 解上六 沈準大壯郭準解非初一日入婁十二度 初一一百日　三土木四土金
始電 大壯上六 大壯上六 次三日舍胃　五土土六土水
豫初六　七土火八土木
訟初六　九土金
樂 陰 中上 水 六 豫　初水水

蠱初六 初一日入胃四度次四春分終　二水火三水木
革初九 次五清明 初一百四日　四水金五水土
大梁 趙四 六二 清明震 桐始華 夬初九 夬初九 次之三分一十七秒 日次大梁穀雨氣應　六水水七水火
豫六二 斗建辰律中姑洗　八水木九水金
訟九二 爭 陽 宗 火 七 訟　初火水二火火
蠱初二 初一日入胃九度 初一一百九日　三火木四火金
革六上　五火土六火水
田鼠化為鴽 夬九二 夬九二　七火火八火木
豫六三　九火金
務 陰 中上 木 八 蠱　初木水
訟六三 初一日入胃十三度 初一一百一十二日　二木火三木木
昴十一度 蠱九三 次四日舍昴　四木金五木土
革九三　六木水七木火
虹始見 夬九三 夬九三　八木木九木金
豫九四 事 陽 上 金 九 蠱　初金水二金火
訟九四 初一日入卯四度 初一一百一十八日　三金木四金金

蠱六四 五金土六金水
革九四 七金火八金木
穀雨震六三 萍始生 夬九四 夬九四 九金金
䷰更 地陰下下 水一革 初水水
豫六五 初一日入昴八度 次八清明終 二水火三水木
訟九五 次九穀雨斗指辰始 洗用事 四水金五水土
蠱六五 初一一百二十二日初 一二十分八秒清白氣 六水水七水火
革九五 應次八日舍天畢 八水木九水金
畢十六度
夬九五 鳴鳩拂其羽 夬九五 ䷪斷 陽下中 火二夬 初火水二火火
豫上六 初一日入畢二度 初一一百二十七日 三火木四火金
訟上九 五火土六火水
蠱上九 七火火八火木
革上六 九火金
䷖殺 陰下上 木三夬 初木水
戴勝降于桑 夬上六 夬上六 初一日入畢六度 初一一百三十一日 二木火三木木
旅初六 四木金五木土

師初六 六木水七木火
比初六 八木木九木金
小畜初九 ䷈裝 陽中下 金四旅 初金水二金火
沈實 申 晉九四 立夏震螻蟈鳴 乾初九 乾初九 初一日入畢十七度 穀雨終 三金木四金金
旅六二 次二立夏 初一一百三十六日 五金土六金水
師九二 次四三十分三十一秒日次實沈 立夏氣應心斗建巳律中仲呂 七金火八金木
比六二 九金金
䷇衆 陰中中 土五師 初土水
小畜九二 初一日入畢十五度 初一一百四十日 二土火三土木
觜二度 蚯蚓出 乾九二 乾九二 次四日舍觜觿 次八日舍參 四土金五土土
旅九三 六土水七土火
參九度 師六三 八土木九土金
比六三 ䷄需 陽中上 水六比 初水水二水火
小畜九三 初一日入參二度 初一二百四十五日 三水木四水金
王瓜生 乾九三 乾九三 五水土六水水
旅九四 七水火八水木

師六四　九水金
觀陰辛未　火之比　初火水
比六四　初一日入參六度　次六立夏終　二火火三火木
小畜六四　次七小滿斗指巳　中呂用事　四火金五火土
小滿　震六五　苦菜秀　乾九四
乾九四　初二百四九日　次八日含東井十六分七秒小滿氣應　六火水七火火
旅六五　八火木九火金
井三十三度
師六五　欽陽辛未　木八小畜　初木水二木火
比九五　初一日入井二度　初二百五十四日　三木木四木金

十一

小畜九五　五木土六木水
靡草死　乾九五
乾九五　七木火八木木
旅上六　九木金
彊陰土　金九乾　初金水
師上六　初一日入井六度　初二百五十八日　二金火三金木
比上六　四金金五金土
小畜上九　六金水七金火
小暑至　乾上九
乾上九　八金木九金金

大有初九　睽陽辛丑　水一乾　初水水二水火
家人初九　初一日入井十一度　初一百六十三日　三水木四水金
井初六　五水土六水水
咸初六　七水火八水火
鵙首　未芒種　震螳螂生　震上六　姤初六
姤初六　九水金
盛陰下　火二大首　初火水
大有九二　初一日入井十　二五度小滿中　二火火三火木
家人六二　次二芒種　初一一百六十七日　四火金五火土

十二

井九二　次二三分二十九秒　日次鵲首芒種氣應　六火水七火火
咸六二　斗建午律中蕤賓　八火木九火金
鵙始鳴　姤九二
姤九二　居陽下上　木三家人　初木水二木火
大有九三　初一日入井二十度　初一一百七十二日　三木木四木金
家人九三　五木土六木水
井九三　七木火八木木
咸九三　九木金
法陰未　金四井　初金水

反舌無聲 始九三 姤九三 二金火三金木
大有九四 四金金五金土
家人六四 六金水七金火
井六四 八金木九金金
咸九四 應 中 陽 準離溫公 土五咸 初土水二土火
夏至離 鹿角解 初九 始九四 姤九四 花準離非 初日入井二十九度次芒種終 三土木四土金
大有六五 六次五夏至斗指五[illegible] 五實用事 五土土六土水
家人九五 九初一一百八十一日次六 五一十分四秒夏至氣應 七土火八土木
十四
井九六 九土金
迎 中上 陰 水六咸 初水水
鬼四度 咸九五 初一日入井三十三度 初一一百八十五日 二水火三水木
蜩始鳴 始九五 姤九五 四水金五水土
大有上九 六水水七水火
家人上九 八水木九水金
柳十五度 井上六 遇 卡 陽 火七姤 初火水二火火
咸上六 初一日入柳一度 初一一百九十日 三火木四火金

卷四千九百二十五

半夏生 始上九 姤上九 初一日舍柳 五火土六火水
鼎初六 七火火八火木
豐初九 九火金
寔 中 陰 木八鼎 初木水
渙初六 初一日柳五度 次七夏至終 二木火三木木
履初九 次八小暑 初一一百九十四日 四木金五木土
鶉火 午小暑離溫風至 周六二 遯初六 遯初六 次九二十八分二十七 秒日次鶉火小暑氣 六木水七木火
鼎九二 應斗建未律中林鐘 八木木九木金
十五
豐六二 大 上 陽 金九豐 初金水二金火
渙九二 初一日入柳十度 初一一百九十九日 三金木四金金
履九二 五金土六金水
蟋蟀居壁 遯六二 遯六二 七金火八金木
鼎九三 九金金
廓 下 陰 水一豐 初水水
豐九三 初一日入柳十四度 初一二百三日 二水火三水木
星七度 渙六三 次四日舍七星 四水金五水土

履六三　六水水七水火

鷹乃學習 遯九三
遯九三　八水木九水金

旅九四 文 陽 事 火 二 渙　初火水二火火

豐九四 初一日星四度 初丁二百八日　三火木四火金

渙六四 次九日舍張　五火土六火水

履九四　七火火八火木

張十八度 大暑節 腐草化為螢 九三 遯九四
遯九四　九火金

禮 陰 工 木 三 履　初木火

十六

旅六五 初一日入張一度 初一二百十二日　二木火三木木

豐六五 次四六分二秒 大暑氣應　四木金五木土

渙九六　六木水七木火

履九五　八木木九木金

土潤溽暑 遯九六
遯九五 迷 陽 宋 金 四 遯　初金水二金火

旅上九 初一日入張六度 初一二百一十七日　三金木四金金

豐上六　五金土六金水

渙上九　七金火八金木

履上九　九金金

唐 陰 事 土 五 遯　初土水

大雨時行 遯上火
遯上九 初一日入張十度 初一二百二十一日　二土火三火木

恒初六　四土金五土土

節初九　六土水七土火

同人初九　八土木九土金

損初九 常 陽 中上 水 六 恒　初水水二水火

鶉尾 巳 楚 立秋節 涼風至 九四 否初六
否初六 初一日入張十五度 次三大暑終　三水木四水金

十七

恒九二 次六立秋 初一二百二十六日　五水土六水水

節九二 次七二百二十分二十五秒 立秋氣應日次鶉首　六水火八水木

同人六二 斗建申律中夷則次 二九日舍翼　九水金

翼十八度
度 陰 卡 火 七 節　初火水

損九二　二火火三火木

白露降 否六二
否六二　四火金五火土

恒九三　六火水七火火

節六三　八火木九火金

同人九三 永 宙陽 木 八 同人 准同人溫公同 初木水二木火
損六三 二宋陸范王皆象恒非 初日入翼六度初一二百三十五日 三木木四木金
寒蟬鳴 否六三 否六三 溫公曰吳曰常皆象恒卦次起 立秋初當三百三十六日行張 五木土六木水
恆九四 十五度於易其曰恒 皆象節卦初日行翼 九四火度 二度次永當 七木火八木木
節六四 次之當二百三十八日行翼九 度於易基曰同人卦今從之 九木金
昆 上陰 金 九 同人 初金水
損六四 初一二百三十九日 四金金五金土
處暑鷹乃祭鳥 六五 否九四 否九四 六金水七金火

十八

恆六五 八金木九金金
節九五 減 下下入陽 水 一 損 初水水二水火
同人九五 初一日入翼十五度 處暑手指甲表則用事 三水木四水金
損六五 初一二百四十四日 初一一分處暑氣應 五水土六水水
天地始肅 否九五 否九五 七水火八水木
恆上六 九水金
軫十七度
唫 果陰 火 二 否 初火水
節上六 初一日入軫一度 初一二百四十八日 二火火三火木

同人上九 四火金五火土
損上九 六火水七火火
禾乃登 否上九 否上九 八火木九火金
巽初六 守 下陽 木 三 否 初木水二木火
萃初六 初一日入軫六度 初一二百五十三日 三木木四木金
大畜初九 五木土六木水
賁初九 七木火八木木
壽星辰顓上 白露鴻鴈來 觀初六 觀初六 九木金

十九

翕 果陰 金 四 巽 初金水
巽九二 初一日入軫十度 次二處暑終 二金火三金木
萃六二 次三白露 初一二百五十七日 四金金五金土
大玄九 次五一十八分二十 二三秒白露氣日次壽 六金水七金火
賁六二 星手建酉律中南呂 八金木九金金
玄鳥歸 觀六二 觀六二 聚 串陽 土 五 萃 初土水二土火
巽九三 初一日入軫十五度 初一二百六十二日 三土木四土金
萃六三 次七日會角 五土土六土水

大畜九三　七土火八土木

賁九三　九土金

積 中上 陰 水 六 大畜　初水水

羣鳥養羞 觀六三　觀六三 初一日入角二度 初一二百六十六日　二水火三水木

巽六四　四水金五水土

革九四　六水水七水火

大畜六四　八水木九水金

賁六四 飾 陽 火 七 賁　初火水二火火

秋分兌 雷乃收聲 初九 觀六四　觀六四 蒸准兌溫公 七度 初一日入角 次五白露終　三火木四火金

巽九五 次立秋分斗指酉南呂 用事　五火土六火水

革六五 初一二百七十一日 次八三十六分一十四秒　七火火八火木

大畜六五 秋分氣應　九火金

疑 陰 准賁溫公二宗陸王 事 木 八 賁　初木水

賁六五 郭象巽范象震非初一日入角十一度初一二百七十五日　二木火三木木

亢九度 蟄蟲培戶 觀九五　觀九五 次四日舍亢　四木金五木土

亢九度　巽上九　六木水七木火

革上六　八木木九木金

大畜上九 視 陽 土 金 九 觀　初金水二金火

賁上九 初一日入亢四度 初一二百八十日　三金木四金金

水始涸 觀上九　觀上九　五金土六金水

歸妹初九　七金火八金木

無妄初九　九金金

沈 陰 准觀溫 八同 水 一 觀　初水水

明夷初九 諸家象兌非初一日入亢八度 初一二百八十四日　二水火三水木

氐十五度　困初六　四水金五水土

大火 卯 寒露兌鴻鴈來賓 宋九二 剝初六　剝初六　六水水七水火

歸妹九二　八水木九水金

無妄六三 內 陽 火 二 歸妹　初火水二火火

明夷六二 初一日入氐四度 次二秋分終　三火木四火金

困九二 次三寒露 初一二百八十九日　五火土六火水

雀入大水為蛤 剝六二　剝六二 次三一十三分二十一秒 次大火寒露氣應　七火火八火木

歸妹六二 斗建戌律中無射　九火金

去 陰 下上 木 三 無妄 初木水

無妄 六三 初一日戌八度 初一二百九十三日 二木水火三木木

明夷 九三 四木金五木土

困六三 六木水七木火

菊有黃華 剝六三 剝六三 晦 陽 卑 金 四 明夷 八木木九木金

歸妹 九四 初一日入戌十三度 初一二百九十八日 初金水二金火

無妄 九四 初一日入戌十三度 初一二百九十八日 三金木四金金

明夷 六四 次七日 舍房 五金土六金水

困九四 七金火八金木

霜降之對乃祭獸 六三 剝六四 剝六四 九金金

昔 陰 事 土 五 明夷 初土水

歸妹 六五 初一日入房二度 次四寒露終 二土火三土木

無妄 九五 次五霜降斗指戌 五無射用事 四土金五土土

明夷 六五 初一三百二日 次六三十一分一十二秒 六土木水木

困九五 霜降氣應 次八日舍心 七土木九土金

草木黃落 剝六五 剝六五 窮 陽 中上 水 六 困 初木水二水火

心五度

歸妹 上六 初一日入心二度 初一三百七日 三水木四水金

無妄 上九 次九日舍尾 五水土六水水

明夷 上六 七水火八水木

困上六 九水金

尾十八度

割 陰 未 火 七 剝 初火水

蟄蟲咸俯 剝上九 剝上九 初一日入尾一度 初一三百一十一日 二火火三火木

艮初六 四火金五火土

既濟 初九 六火水七火火

噬嗑 初九 八火木九火金

大過 初六 止 陽 事 木 八 艮 初木水二木火

析木 寅 立冬之水始冰 燕九四 坤初六 坤初六 初一日入尾六度 次入霜降終 三木土四木金

艮六二 次九立冬 初一三百一十六日 五木土六木水

既濟 六二 七木火八木木

噬嗑 六二 九木金

險 陰 上上 金 九 艮 初金水

大過 九二 初一日入尾十度 初一三百二十日 二金火三金木

地始凍 坤六二 坤六二 初一八分十四秒日 次析木立冬氣應 四金金五金土
艮九三 斗建亥律中應鍾 六金水七金火
既濟九三 八金水九金金
噬嗑六三 成 陽 下 水 一 既濟 初水水二水火
大過九三 初一日入尾十五度 初一三百二十五日 三水木四水金
雉入大水化為蜃 坤六三 坤六三 次九日舍箕 五水土六水水
艮六四 七水火八水木
既濟六四 九水金
箕十一度
二十四
䦟 陰 下 火 二 噬嗑 初火水
噬嗑九四 初一日入箕一度 初一三百二十九日 二火火三火木
大過九四 四火金五火土
小雪見 虹藏不見 九五 坤六四 坤六四 六火水七火火
艮六五 八火木九火金
既濟九五 失 陽 下 木 三 大過 初木水二木火
噬嗑六五 初一日箕六度 五立冬終 三木木四木金
大過九五 次二小雪斗指亥應鍾用事 五木土六木水

天氣上升地氣下降 坤六五 坤六五 初一三百三十四日 次四二十六分一十秒 七木火八木木
艮上九 小寒氣應 九木金
劇 陰 下 金 四 大過 初金水
既濟上六 初一日入箕十度 初一三百三十八日 二金火三金木
斗二十六度
噬嗑上九 次四日舍斗 四金金五金土
大過上六 六金水七金火
閉塞而成冬 坤上六 坤上六 八金木九金金
馴 陽 下 土 五 坤 初土水二土火
二十五
初一日入斗四度 初一三百四十五日 三土木四土金
五土土六土水
七土火八土木
九土金
將 陰 下 水 六 未濟 初水水
未濟初六 初一日入斗八度 次二小雪終 二水火三水木
蹇初六 次三大雪 初一三百四十七日 四水金五水土
頤初九 次八日次星紀 大雪氣應 斗建子律 六水水七水火

八水木九水金　中孚　初九　中　黄鍾

易玄星紀譜後序　說之在嵩山得温公太玄集解讀之益知楊子雲初爲文王易而作玄姑託甚於高辛及太初二歷此二歷之斗分彊弱不可下通於今亦無足議温公又本諸太初歷而作玄歷其用意加勤矣然簡畧難明繼而得康節先生玄圖布星辰辨氣候分晝夜而易玄相參於中爲極悉矣復患其傳寫駢委易亂歲月斯久莫知其躅手欲釋而意不置乃朝筭夜思取歷於圖合而譜之於是知子雲以首準卦非出於其私意蓋有星候爲之機括不得不然古今諸儒之失則多矣如羨準小過而以準臨則失之是時水澤復堅已終於臨上六而小過初六用事矣或者以羨準解尤非是差準豫而以準大壯則失之是時始雷終於大壯上六而豫初六用事矣應準咸而非離沈準觀而非兌惟震離兌坎是謂四正卦易所不用則玄亦無所準矣且玄既不準次震而乃獨準離兌邪永準同人而非恒先此凉風至當以準恒繼之以白露降度乃準節令永當寒蟬鳴則準同人豈可汩亂後先乃復準恒於後邪疑準賁而非巽蓋鴻鴈来而翕準巽玄鳥歸而聚準萃群鳥養羞而積準大畜雷乃收聲而飾準賁矣疑當蟄虫培戶則又河汩亂後先乃復準巽邪或以疑準賁尤非是此

難與諸家口舌辨而按譜以視之則彼自屈矣此譜之所以作也睟準乾而在地中則無當於乾沈準觀而在人中則無當於觀守再準否而無當於否馴準坤而星窮候盡則無當於坤將準未濟而析木之已終星紀之未建則火不能降以濟水水不能升以濟火此玄又以明易之陰陽進退盈虛之機者也惟坤既無當於卦則亦無當於爻以示爲用者八十而一則虛也虛一者即虛五也易天地五十五之數與夫文衍四十九之數復七日之數其所以虛而無用者坤以藏之也陰盡無用而運行無窮陽則始變化而不息故彊準乾而爲冬至之終睟又再準乾而爲夏至之始與馴之準坤者不同也易乾坤之闔闢乃著易以顯中孚爲一氣玄則始之於中終之於養通而俟之於養通而俟之則養退乎一日中進乎一日易之歲功乃建中先乎周以明中孚之生復迎先乎遇以明咸之生姤易之月紀乃正易三百八十四爻以直日而夜藏其用玄七百二十九贊則各分晝夜而用事易之日法乃全曰中曰更曰減是謂三玄而三易之相盪乃不誣凡此之類若玄之之異乎易者而於易極深研幾之功則大矣如養爲陽而中不爲陰好爲金而羨不爲土之類則又若玄之自相詭異者然變化之徵於是乎在學者按譜以視之則皆易了矣圖歷所用斗分自

有彊弱不能同弁古今諸家異同之說悉以著之學者可自考焉顧僕之
愚何足以與此然用意專而私竊好之以俟將來之知易者嗚呼苟不明
乎易則亦無以玄爲而不通乎玄者則又乃徒爲易也可不施諸今之學
者知尚其辭耳而莫知其辭之所自來寧顧此邪或曰歐陽公不讀玄而
於易何如曰子非歐陽公奈何大觀四年庚寅十一月庚寅角江官舍高
氏晁說之序

太玄經釋文

從中至增第一此本自侯芭虞翻宋衷陸績互相增損傳行於世非後儒
之所作也　玄首　渾戶昆切渾淪天地　坒陸曰當作坤字之誤也郭北
利切又音比　中　昆古渾切　侖力迍切侖同欲曉知也　陳音陣　信音伸
庳音卑又平俾切　慱古團字　酋字秋子由二切聚也長也就也終也　周
鍾直為切不中丁仲切　杠古双切旌旗飾一曰牀前橫也抽也一作扛
礥　礥下研切艱險也難也又下珍切硬也　畛諸引切又諸鄰切千夫
之道也界也　嘖說文音賾又音責情也至也　適音的　虛古墟切　髀并弭切
股也一作䡾䡾軿輯也一作髁髁胡罪切車轉皃作輯輯才入切　航一作
杭　其音箕　閑　埃音雉　第側几切床板也一作笫　跂丘居丁與二切　舍

施夜切　内音納　少　少上聲　漾盧忝力兼勤兼三切又里兼里染二切
漬也　截思兼切古纖字又云叢似韭也　振賑也　射夷尺切厭也　庚　誹
和呂切才智之稱　宿音宿　離音麗　上　鏩音漸　作音怍慙也　菑音淄菑
茶也　干　鈴公含古合二切声也　箱音鈴一作䉍　何音荷　狩　狩音
跦郭竹與切　括他合切大食也又古㗂切䠞也　檜字括古文之　拳渠万區
倦去願三切束膝絕也又居玉枯暖二切續臂絕也　逝逝一作獨行斷斷
羕　羕于繳切　抈音月折也　差　差音叉　好音耗　惡烏古切　跌音迭
一作趺府俱切過也又云足也　藥力追切蔓也　蹉七何切　躟音壤又音穰
童　焯之樂切又音灼明也　侏音朱　儒一作儒　增　要古腰字　庳音
婢卑下屋也　劚他歷切除也以刀出髮　峡於兩切　崥方爾切峡崥山足也
橿當作僵古良切作僵
從銳至事第二　銳　隨詩是切壞也　辟必亦切　量音亮　盪徒朗切搖動
也　岑鉏箴切山小而高也　岺魚音切山山之岺岺也　達　迵音洞過也
砭補廉切以石制病也一作研又方驗方鄧過廉三切　苞一作匏扁扁說
文曰署也方沔切　交　喬音聿又余聿切　閶音倦　闊音宏　嗷令喻字又
從吹　炅　炅而充切火熱也　郤思栗切又音乞地名在晉　哇一佳切又

烏瓜切嘓音畫又音燭又竹萩切菌求敏奇隕二切殁莫古切歿同又音
忽濊子廉切漬也没也洽也又泉水微皃也窽口管切又音款空也術音
遂坐去声　偯　傒胡啓切撲音木也草生也一作樸音雹訧音尤伎音
寘害也限也　進　縣音懸消也欋音劬四齒竹杷一作欔又居繳切溱
阻中切讀當威蓁蓁之蓁長平声　釋　訽呼寇切怒也又欣句切又音
候詈言詬同詵音肮響一作嚮景音影　格　緺音瓜一作緺五侯切隅
也錫他歷切鱎音約角長又居少切角不正皃樸音雹　夷　瘣胡罪切
木病無文嘎音憂嘆也齹音麗艾魚廢切一作芯易以豉切嗄所嫁切

樂　樂音洛粤於六切淖女卓奴教二切嗥胡牢切嘄古弔切又叫呱古
胡切啞乙白切咋側革切又壯臭壯百二切詐也縹以睡切細繩也又子
規尤恚二切絕中絶又音攜又胡卦切一作蘿繫綽曰羅絓中絶也嚌在
細在詣二切般音盤嘻許斯切耍平声嗟音嗟　爭　氾芳劒浮僉二切
嚇音赫臞音具又音瞿瘦也齦康很口限二切䐜音嗔脹起也嚶許靖
切膊匹各切脛胡定切胻也軸音胄甲也古文　務　沵流字古文鱠之
候切又音投　事　大昌陸注作昌昶也謂陽氣大昶其德以昭其德肬
諑音瘷奏也愗音瞀假音格

從更至應卷第三　更　跙子與切當不平声范去声㑹音代一作罰又
力之切倈音賚肮音夆　斷　否平理切䩄都計切噴氣也亦作㧝　殺
説如字狶虚起切又呼猪也　裝　鴮古牙切鷹也又作鵃鸛古魂切
又音運雖三尺曰鶤或作鵾儺儸同呂諸呂羌二切粹寸卹切一作跨一
作猝　衆　嫭音護美皃纍力佳切推吐回切瑫音滔玉名虓許交呼交
二切詩云闞如虓虎廞欣金牛金二切振廞盛怒也兒陳也興也蹶居豫切
螭丑知切龍無角也絓口圭胡卦戶卦三切懸絲也絲結也唁言傳切鄭
云弔失國曰唁矙莫任切衰徒危切　密　鑁呼嫁切豚直兗切礕丈也

又丁角切作琢齦口很牛介二切稚音緻蜾音果贏音蓏齟朱呂切齬魚
舉切齒不相值也　親　比毗志切薾音称胏阻史切胏有骨也乾肉也
歁　槃步干切盤也一作鎜勞盧到切當去声　彊　橿寄良切鐻柄
也　睟　睟思季切美也袀音均晒女六如陸入力三切慙也為惡也易
以豉切愿一計切一作㥷　盛　楎音緷一作闌又大安徒安二切揮其
石腸也樿樿然敬也又押也　居　迒戶郎切獸迹也道長也蹶其據切
傳也毛將安傳之傳擐胡貫切作擐車蕠蕠臣展既子又木上生耳蕠魚
列切　法　共音恭繘音聿綆也又居律切又音橘衍達也一作逑離

音麗賓齡田皶史記與驅同 㾓 否皮彼切 網古作罔 罠音眠又力遙
切 罘扶流切 稷音側 絓胡卦切 翰音寒 離如字 惡烏故切
從迎至昆第四 迎 遡音泝 唼所甲切鴨食皃一作唼閏連切唼嘍言語
縈縈皃 貼火刮荒刮二切怒視一作聒 迦君阿切 逅音候作偵逅閏也 䍐
扶遊切浸連一作累 梧宦構園后方苟三切大杖也連枷也 遇 偊音
圍 竈 歙胡叉切音声調和也 瀕音頻涯也濱也 齊齋同 調齊音劑 肪
音坊 歐烏后於口二切 歍音塢又室徒切二口相就也 啜音瑕 嗷若吊切
又音岬 渫土甲切渫蒸也 大 鑢力庶切 陗七肖切 褱音懷苞也 餔補

胡切加申時食今晡字 廓 㥿一計切靜也安也又烏甲切 念音俞
合也 馮音憑 扢公卒切摩也又亘止戶骨居乙三切 文 袷古合何甲
二切又音劫衣領也 襀若貫切 緞莫半切緒無文 樸一作朴 否方久切不
也 邠補民切 薑音燼 禮 肚女久切 逃 愓音惕 謳一作墍又作謥
音望責也 擬初濩切打鍾也 嚶隼一作麞又作雟夷少切詩云有鷕雉鳴
啐駭卻杻四二切推睟一作草 婁力侯切 膢戶皆切脯也綢繆也一作翢
翌也 跰補鸟切散走也歲星辰出為跰 唐 鼷下雞切今之甘口鼠 㟭
音愆 常 稷音側治稼稷稷進也詩云稷稷良耜 度 骫音委 檷音

頹壞也一作傾 要音幺約也 貸音泰 永 眕章移切目汁也 樂音洛 蔣叉
至切又音侍更種也 劑薄調切 昆 昆混同也 旬音徇
從減至晦第五 減 瀏音流 唫 唫音欽禁也又其今切 矆呼縛切
唭去吏切 嶷魚忌切又牛力切無閑見也 振音賑 搁古怙字 予音與 守
軔加振切車輪木 碓音外又下潰切又音對水碓 翁 嘬楚快切 礼
記一舉盡薾也 罥絹古縣切一作罥挂也網引獸 抵音紙 繳音灼 聚 咬
於交切多声一作咬音列嘍咬鳥声也一作笑 飾 拑渠廉切一作 世
哇烏佳切 蚼音刁 蚼嘹等出 喁音顒 長音伏 疑 磑音外牛對公哀居衣

公衣四切 蝀徒冬與弓二切赤色又與弓切赤虫名也 嚘音憂嘆也 恫當
作恫 射音亦 視 頩薄变畢名二切冠名也一作頩普丁匹迥二切面
無色也韻云斂容也一作頩巨追切 貂丁幺切古文貂鼠毛可為衣
沈 嫗音據 粥余六切 梟古幺切惡声之鳥也栗匹遙切 冈 脭子從
㙷呼㙷切與弛同善也恱樂也 杌音仇一作敕 矔乎穀切矔白也白鳥也
一作暀又七罪切霜丁白兒 好音耗 去 倡齒羊切 倜他激切 搓音愆
墜也蹈也 晦 腑音眇
從營至養第六 營 䓘莫登切目不明 瞪失周切 埻音準射的 伎音叉

回也娞乃果五果二切一作娞牛委切娞小皃𡰪子睽切一作𡶡山名非也
𦻐烏代切草成也哿古我公可二切嘉也𥨍檽徒和他果二切挾長
也車苓中器也𨇨都頼勑頼當蓋三切蹄也跛行也𢭏言擊切牢也𨛏思栗
切𠜾矞余律切食音異𩵯音猛疣音尤贅之芮切止傂音馳
入音娃矣差皃亦作𢞣一音鈴一音燒燒交切𤣪蒲耕悲矜二切弓弱皃
𩊻口亥切𩊻鮐不平也知音智堅胼蒲薄民切皮上堅也𪏭作胖一
作駢蛕音翃蛕蛕虫也蝳音德紗仁了切砭府廉切又方驗切石刺病也㤹
音估一音固闃闃音鈌無門户也杌五忽切梲五結切間去声吭户

郎一浪二切鳥咽也㿻於合切一作㾑偈音傑武也吪元作𠮩音吪動也
失貌亡沼切皃音霓罷音皮劘劘增也餕音俊䴥音鹿頞疾醉
切頞憂皃馴蠅音懷一作繩將趹音決行皃翻他咐他合二切
一作偈跋行皃踐也難樰市專切木名一作揣歸徒玩切卵壞也硂
之人切又音磷石在澗勤懃人善奴極女極三切慭也悾音空踖
也爵子石二切敬皃繈襁同員兒衣也眷僎居遇俱縷二切弸音耕
切一作殆蘆呼句衣遇於于三切堇也次音咨涷踦去奇居綺二切
卷第七　玄錯　瞀音戊鄮音卯痙音翳藏埋也鏩音漸劖祖感切劗蒻

出一作劖一作劖跙才與切　玄攡　攡音離萬物不見形摛又張也樛
音交又音求𧷡牛怪切膴音武土地肥美膴膴然一作𣞔當作膴膴微視
也𠿮力志切縣平声他徒何切葳於廢切荒也草也蕪也　玄瑩　哨徒
濫徒敢二切㘖也揄音投引也又徒𠂤切難音然𥬔音鈴摹莫胡切攫一
作攫
卷第八　玄數　㨘音索撑音憂陸作㨘改也扮房吻甫文脯幻三切捏
也撣音壇唐韻言太玄云撣其名撣撣𩟔也說文徒旦切提持也摉一作
換芀郎得切玉篇云菜名必與切同抴音曳數也詘信屈伸也蹤音胄予

音與掔音湫𩌦音求誐論也佞也徒累切哆昌也切張口也罕鳴旱切叐
鳥網也侟音存裸郎果切胵竹尸切手足胼胝嘏一作𠱽音瘕㗅音枯唐
湖一作頶音胡牛頸下垂
卷第九　玄文　䏝市兗切切肉也㜖户光切擬牛力切又音擬駭也擬
然有所識別作擬庳音卑又音埤軨力丁切輯車也又車闌也馰音介馬
尾髻結也惓音倦　玄棿　棿研啓切不從也𣂻音委又都說切卒音倅
劆摩同絣普更方幸二切稍所交切衣袵也襞音壁衣也矜巨巾切矛柄
也斆與斑同黷𡰪作序也𣦸音喧或作孿雙生子也生患所眷二切

卷第十　玄圖　欿口感切窞徒感切觗之豉切又觶同飲器倨音据傲也劇其据切勤務也惧也疲也𠣾句之言切衆也施去声一作弛　玄告

摹莫奴切規摹也欱呼合切大歠也䔲音泯撣音㷅隤杜回切劌居衛切割也儨音實又音常又市亮切僑巨消切又喬字眺力了切柑渠廉切

爲柑也

太玄經釋文終楊氏本自玄首下至玄告凡十一篇並是宋衷解詁陸績釋文共爲一註范望采二君之業折衷長短或加新意就成此註仍將玄首一篇加經贊之上玄測篇附逐贊之末餘自玄衝已下至玄告九篇列爲四卷王家義訓互有得失以待賢者詳而正焉西蜀許昂題　西蜀唐漢人許昂累講是書因見林氏印本舛錯遂將侯芭虞翻宋衷陸績范望五本校勘重雕印行免誤學者更俟通儒補其不逮焉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三十六　十二先

玄 太玄經十四

太玄索隱

宋胡次和編　昔孔子贊易謂非天下之至精非天下之至變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竊嘗跡是三言者本末有序蓋自卦爻彖象推其極而遂知來物至精之謂也若夫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如河圖之數以五不必主於卦之八也此變也然自贊易以來未聞通此變者及太玄作而天下之至變始見焉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與夫可以佑神者則又超乎象數之表冥乎太極之先此由真積力久之功可以心悟而不可以言得也易至於是夫何體之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嗚呼是三言之贊易固範天地而揭日月哉漢之諸儒若董仲舒京房之流其於卦辭之間或精其事矣獨楊子雲之學眎眇餘子既通其變又幾於神殆孔子所謂能與於此者也故八卦變而九天六爻變而九贊致用皆九與易異位其曰衝錯攡瑩云者彖繫之變也固直家首冥者元亨利貞之變也方州部家之位則四營成易之體焉策用三六儀用二九則十有八變成卦之義焉以之推天地日月之運事物休咎之情證妙於易準會歸有極信乎其通於變之至者也故泰柄雲行者謂太極元

氣之統於天也時監地營者謂時壯品物之括於地也天地事物之情兩言而該之其文有曰天以不見為玄地以不形為玄人以心腹為玄夫天蒼然其見之著也夫地隤然其形之大也今乃以不見不形言之此豈世之識量所及哉又曰其上也懸天下也淪淵纖也入薉廣也包畛蓋玄之又玄矣渹涬沖漠渾思鈎深天人精微融一無間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者豈非此之謂耶著漢興中天之年特微見其瑩爾夫易廣矣大矣形於數者易蘊之一也推數[至]精而後知變然能變而止亦非君子之所盡力[其]者必也與天地相似彌綸久大德業以此洗心窮神知化然後為文王

孔子之學也子雲之玄其亦以之古今為玄訓釋者十數家唐王涯五論頗為玄學所宗然特明其事例之可言者與揲蓍之法而已不足以盡玄也余里中友胡君晉傑抱玄遺編獨究終始總其數而為之圖探其賾而見於論龍虎烏龜純正闔闢凡玄詞之所該必圖列之至於天日律呂五行音聲與玄應者悉不遺也其倫類所通曆且與推秒法以合太初歷尤前人之未至者若玄之首贊踦嬴雖不一二條析然微顯闡幽中逐至理子雲所以有待於後世者晉傑其庶幾乎縯不知布算窮數何能深玄之微因晉傑之學頗問律焉是用獨著孔子繫易之言以明太玄得易之變

且序晉桀之學為有功於玄者以待後之君子慶元元年歲在乙卯季秋既望江原張縯序　康節先生太玄準易圖序一名易元星紀譜大玄之於易猶地之於天也天主太極而地總元氣元氣轉而為三統在玄則謂之三元三元轉而為九州九州轉而為二十七部二十七部轉而為八十一首首有九贊贊分晝夜而剛柔之用見矣故玄之贊七百二十九而有奇以應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度蓋本出乎元氣而作者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故易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以司八節又以坎離震兌四正之卦二十四爻以司二十四氣以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剥坤十有二卦以司七十二候節也氣也候也既各有統矣然周天之數未見其所司也於是又去四正之卦分取六十卦引而伸之為三百六十爻各司其日則周天三百六十度而寒暑進退之道陰陽之運備矣蓋本乎太極而作者也由是觀之則天地各有生成之數而相為表裏之數[用]故天數西行上承而左轉者在地之元氣也地數東行下順而右運者在天之太極也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此所謂乘變化而行鬼神者也所謂玄之於易猶地之於天也[當]如斯而已準而作之不亦宜乎若夫分天度列次舍序氣候明卦爻

冠首贊位列八重九以夜贊布諸外然後晝夜首位爻象候卦氣卦宮分度數洩諸內復會於辰極而玄易顯仁藏用之道備乎數者可見矣是故始於上元甲子天正朔旦日躔牛宿之初後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復會於太初之上者者玄之贊也自上元甲寅青龍之首氣起未濟之九四後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年復會於太極之上元者易之爻也原始要終究其所窮則體用雖殊其歸一而已矣　右圖康節先生所作其述子雲倣易作元之旨備矣故具之於於先生既作此圖圖其後嵩山晁說之以道云患其傳寫駁舛易亂歲月斯久莫知其躅手欲釋而意不置乃朔望夜思取歷與圖合而譜之由是觀之是必有改革者矣且革其圖圖而行列之易其名曰星紀譜皆出於晁其後臨邛張觀物先生復患其明卦爻與康節自序不合又攙通統軌而是正之此乃乃張先生所定也念昔人重於改作之意故記其本末庶後之學者有考云

太玄圖　法言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董仲舒漢大儒也京房易之專門者也其於極數知來如目親而目覩之子雲以為災異之學而已漢自武帝表章六經而專門名家者為將盛子雲獨取其尤者言之餘人不復論子雲得非以斯道自任者邪當時玄之作笑而詬之者

皆一時聞人鉅公子雲不問也直曰以俟後世子雲意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非斯人之徒而誰歟玄瑩曰不約則其指不詳不要則其應不博不渾則其事不散不沉則其意不見今立圖于後所以示其約而舉其要也詳與博存乎其間矣若渾其道以散其事沉吾心以見其意則有待於學者自得之焉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傳曰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象則此圖之作亦贅疣矣

河圖

二　[illegible]　六

七　五　十

四　三　八

陽起

一一故位一而為陽起
三七二十一故復歸于一

陰起

六二三六
故位六

八三六一十八
故位八

右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其中以實吾腹者也其數縱橫皆十五以五而計之則為候者七十有二以十五而計之則為氣者二十有四且為朔望之會其變無窮皆歸于當朞之日故昔人有言曰縱橫十五妙用無方豈獨用於曆數哉

洛書

九

五　五

六

四象生八卦

六存三餘三
位見於西北

右即五行成數也太極居中以位八卦所謂存三以生者也六十四卦由是而生焉

天地十數經緯錯總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右圖以見陰陽錯總之意也康節先生所謂六六三十六乾之策數也七七四十九蓍之用數也八八六十四卦數也起於十十而衍之爲土者即此圖也起於一之一則一非數也起於一一而行之爲二此聖人因貳以

濟民行以明失德之報爲衍數之祖也立數之法豈獨止此姑舉其一以俟其左右逢原者爲君夫以卦言之八八六十四之外餘九九爲八十一十十爲百共一百八十一倍之則爲當期之日三百六十而餘二以爲一陰一陽之體也　一之爲一蓋一非數也而數以之起又一一爲二則因貳以濟之意二二爲四則四象也三與三爲六爻數也又三三爲九老陽之數也四與四爲八卦數也又四四爲十六純陽七九之數又四象相交之數也五與五爲十地之體數也又五五爲二十五天數也六與六爲十二支數六陰六陽之數也又六六三十六乾之策數也七與七爲十四純陰六八之數也又七七四十九蓍之用數也八與八爲十六同四四之數也八八爲六十四卦數也九與九爲十八玄之册數也又九九八十一玄範之數也十十爲百則復歸于一矣以上衍數有二假令九與九爲十八本數也亦謂之小衍九九爲八十一衍數也亦謂之大衍　或曰易以八八六十四爲當朞之日及正閏相生之理具矣而又以九九十十以當朞之日重明之何也曰此虛實相爲用也蓋八八以前爲實九九以後爲虛也虛以實爲體實以虛爲用也

十二數經緯錯總圖

一十二一十一一十一九一八一七一六一五一四一三一二一一

二十二二十一二十二九二八二七二六二五二四二三二二二一

三十二三十一三十三九三八三七三六三五三四三三三二三一

四十二四十一四十四九四八四七四六四五四四四三四二四一

五十二五十一五十五九五八五七五六五五五四五三五二五一

六十二六十一六十六九六八六七六六六五六四六三六二六一

七十二七十一七十七九七八七七七六七五七四七三七二七一

八十二八十一八十八九八八八七八六八五八四八三八二八一

九十二九十一九十九九九八九七九六九五九四九三九二九一

十十二十十一十十十九十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

十一十二十一十一十一十十一九十一八十一七十一六十一五十一四十一三十一二十一一

十二十二十二十一十二十十二九十二八十二七十二六十二五十二四十二三十二二十二一

右十數以納甲言之則爲十干屬之天易主之故舉天一至地十是也十二之數歸于十二支屬之地也玄取之玄之用止于九九八十一而九九之外餘十十爲百十一之十一爲一百二十一十二之十二爲一百四十四共三百六十五則於周天之度當三百六十五度而𡍼四分度之一太

玄每兩首當九日八十首當三百六十日養一首象閏當四日半此踦贏二贊所以在八十一首之外而償半日及四分度之一者歟　玄瑩曰東西爲經南北爲緯經緯交錯邪正以分吉凶以形夫經緯相錯非止此一端然相錯之理豈卽此而能分邪正辨吉凶乎子雲之言云爾者蓋推本而言之也子雲法言曰或問先知曰無知知其道者其如視忽眇綿作炳此皆窮理盡性極其數通其變如鏡之鑑形物來則應如水之鑑物內外通徹乃能索之於冥冥見之於無形豈可以世之小道技術而槩之者哉康節先生曰至理之學不可以强通强通則有我有我則入於術矣知乎此

則孟子之知言與浩然之氣孔子之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皆此道也道術之分於是可辨矣學者可不務其本乎

十二之數自十以前無異於天地十數也玄數九算云一爲一十至九爲九十其本於此乎蓋天地之數極於十故也玄之數本數十二而用九故九九者小衍之則九與九爲十八故曰玄有九六之數策用三六儀用二九玄其十有八用乎又泰積之要始於十有八策終於五十有四并始終策數爲七十有二則一日之分也此玄之起於小衍者也大衍之則九九八十一爲元之首數者也

八十一首圖

𝌆中 𝌇周 𝌈礥 𝌉閑 𝌊少 𝌋戾 𝌌上 𝌍干 𝌎狩
𝌏羨 𝌐差 𝌑童 𝌒增 𝌓銳 𝌔達 𝌕交 𝌖耎 𝌗傒
𝌘從 𝌙進 𝌚釋 𝌛格 𝌜夷 𝌝樂 𝌞爭 𝌟務 𝌠事
𝌡更 𝌢斷 𝌣毅 𝌤裝 𝌥眾 𝌦密 𝌧親 𝌨斂 𝌩彊
𝌪睟 𝌫盛 𝌬居 𝌭法 𝌮應 𝌯迎 𝌰遇 𝌱竈 𝌲大
𝌳廓 𝌴文 𝌵禮 𝌶逃 𝌷唐 𝌸常 𝌹度 𝌺永 𝌻昆
𝌼減 𝌽唫 𝌾守 𝌿翕 𝍀聚 𝍁積 𝍂飾 𝍃疑 𝍄視
𝍅沈 𝍆內 𝍇去 𝍈晦 𝍉瞢 𝍊窮 𝍋割 𝍌止 𝍍堅
𝍎成 𝍏闐 𝍐失 𝍑劇 𝍒馴 𝍓將 𝍔難 𝍕勤 𝍖養

方州部家自上而下以縱而觀之方則二十七首而一變以一二三三變而盡八十一首州則九首而一變以一二三而變二十七首而一周三周而盡八十一首部則三首而一變以一二三而變九首而一周九周而盡八十一首家則一首而一變以一二三而變三首而一周二十七周而盡八十一首以橫而觀之方則三一三二三三九變而周八十一首州則一二三一首一變九首而周九周而盡八十一首部則二十七首而一變三變而周八十一首家則九首而一變二十七首而周三周而盡八十一首

所謂玄有一規一矩一繩一準以縱橫天地之道者也

九天以首言而九地九人不以首言何也元圖曰夫元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蓋言天道則地道人道在其中矣又繼之曰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此人倫也而出於天地之性學者於此知天人之一體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則於君臣父子夫婦之倫其有不能安者乎故康節先生亦曰先天事業有誰為為者何如告者誰若謂先天言可告君臣父子外何歸

八十一首分陽家陰家

九天每天九首各以一至九為次　中天九首以奇數為陽耦數為陰　羨天九首以奇數為陰耦數為陽　從天九首以奇數為陽耦數為陰以上三天亦名天玄亦名天統　更天九首以奇數為陰耦數為陽　睟天九首以奇數為陽耦數為陰　廓天九首以奇數為陰耦數為陽以上三天亦名地玄亦名地統　減天九首以奇數為陽耦數為陰　沉天九首以奇數為陰耦數為陽　成天九首以奇數為陽耦數為陰以上三天亦名人玄亦名人統

以上九天分陰分陽經緯相錯陰陽相間天玄三天先陽後陰地玄三天先陰後陽者天健地順陽唱陰和之意也其陽有中有陰陰中有陽者其原始於易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之理康節所謂天上有地地上有天者也人玄三天陰陽先後與天玄符合則聖人與天同德之意也

八十一首分五行　每天九首亦以自一至九為次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為土　七百二十九贊分五行　先以首之五行統九贊次以贊位自一至九亦以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為土

九純　　　　九政

𝌆中 𝌏羨 𝌚釋　𝌆中 𝌢斷 𝌾守

𝌤裝 𝌮應 𝌱竈　𝌒增 𝌮應 𝍊窮

𝍂飾 𝍌止 𝍖養　𝌞爭 𝌺永 𝍖養

此如易之八純重卦　此如易之八正卦反復不變也

玄瑩曰夫一一所以摹始而測深也三三所以盡終而極崇也二二所以參事而要中也人道象焉一一中首也三三養首也二二應首也首有四重而獨言二者何也猶易分上下二體以象天地也亦猶年月日時之法

年可推月日可推時也中首起冬至應首起夏至養則奐衡象閏也此不易之道故二圖皆然八十一首之中七十二首反覆皆變九首反覆不變謂九純也凡数以變者為用不變者為體故玄一日之外用七十二

卦氣以聲音而起圖

五音律呂隔八相生初變宮商角徵羽為徵商羽角共成六十音

其為音也一律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朞之日故律呂之數天地之道也元數曰律歷相協而八音生是知律歷更為用也

禮運載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注云旋相為宮凡六十也此是五音之變宮即成六十音考卦之六十四挙自先天八卦相錯而成之其本根由執始胎育於清宮坤在混成於祖土正自戊己土在居在五之中為宮於此表出坎水離火震木兌金四象四正之卦配商角徵羽為五音之正宮又六律六呂自子至亥還相為宮即前六十音圖是也考五音之變宮數亦隨其變則五二四一三及卦之符合於五音五音亦隨卦之變方其數則五四三二一此陰陽造化出於自然互相更變也

五音取六十卦法　五音之六十復變宮徵商羽角為宮商角徵羽隨卦

之冀方於此五音始形六十而卦之聲音亦各十有二　聲出於人之脾
合口而通之謂之宮　宮舌居中
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剥坤　右十二卦皆屬宮音天五之土
居中爲宮故五音以宮爲君卦皆稱辟辟君之稱也由其當氣候之樞要
也聲出於人之肺開口而吐之謂之商　商口開張
中孚升漸解革小畜咸履損賁困大過　右十二卦皆屬商音五音
以商爲臣卦皆稱公公爲其近於君應侯之緊切也　聲出於人之肝而
張齒湧吻謂之角　角舌縮却
頤睽益晉蠱比井渙同人大畜明夷噬嗑　右十二卦皆屬角音五
音以角爲民卦皆稱卿次於公之卦其入後之稍深也　聲出於人之心
而齒合吻開謂之徵　徵舌拄齒
蹇謙蒙隨訟師家人豐節萃無妄既濟　右十二卦皆屬徵音五音
以徵爲事卦皆稱大夫次於卿其爲入候之淺也　聲出於人之腎而齒
合吻聚謂之羽　羽口撮聚
未濟屯小過需豫旅大有鼎恒巽歸妹艮　右十二卦皆屬羽音五
音以羽爲物皆稱侯公卿大夫居内而侯國在外侯入候之初也

十二月卦

子月

	爻	卦	
侯	—二十六 —二十一 —十六 —十一 —六 —一	未濟羽 水王	一與六共宗
大夫	—二十七 —二十二 —十七 —十二 —七 —二	蹇徵 火胎	二與七共朋
卿	—二十八 —二十三 —十八 —十三 —八 —三	頤角 木沐浴	三與八共友
公	—二十九 —二十四 —十九 —十四 —九 —四	中孚商 金死	四與九同道
辟	—三十 —二十五 —二十 —十五 —十 —五	復宮 戊己陽土	五與五相守

水泉動　麋角解　蚯蚓結　冬至

丑月

	爻	卦
侯	—二十六 —二十一 —十六 —十一 —六 —一	屯羽 水衰
大夫	—二十七 —二十二 —十二 —七 —七 —二	謙徵 火養
卿	—二十八 —二十三 —十三 —八 —八 —三	睽角 木冠帶
公	—二十九 —二十四 —十四 —九 —九 —四	升商 金墓
辟	—三十 —三十五 —十五 —十 —十 —六	臨宮 戊己陽土

水澤腹堅　鷙鳥厲疾　雞始乳

寅月

侯	一二十六 一二十一 一十六 一十一 一六 一一	小過羽 水病
大夫	一二十七 一二十二 一十七 一十二 一七 一二	蒙徵 火生
卿	一二十八 一二十三 一十八 一十三 一八 一三	益角 木金起包
公	一二十九 一二十四 一十九 一十四 一九 一四	漸商 金起包
辟	一三十 一二十五 一二十 一十五 一十 一五	泰宮 戊己陽土

雨水 獺祭魚 鴻雁來 草木萌動 立春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上冰

卯月

侯	一二十六 一二十一 一十六 一十一 一六 一一	需羽 水死
大夫	一二十七 一二十二 一十七 一十二 一七 一二	隨徵 火沐浴
卿	一二十八 一二十三 一十八 一十三 一八 一三	晉角 木王
公	一二十九 一二十四 一十九 一十四 一九 一四	解商 金胎
辟	一三十 一二十五 一二十 一十五 一十 一五	大壯宮 戊己陽土

始雨水 玄鳥至 雷乃發聲 桃始華 倉庚鳴 鷹化為鳩

辰月

侯	一二十六 一二十一 一十六 一十一 一六 一一	豫羽 水墓
大夫	一二十七 一二十二 一十七 一十二 一七 一二	訟徵 火冠帶
卿	一二十八 一二十三 一十八 一十三 一八 一三	蠱角 木衰
公	一二十九 一二十四 一十九 一十四 一九 一四	革商 金養
辟	一三十 一二十五 一二十 一十五 一十 一五	夬宮 戊己陽土

萍始生 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 穀雨 桐始華 田鼠化為鴽 虹始見 清明

巳月

侯	一二十六 一二十一 一十六 一十一 一六 一一	旅羽 水起包
大夫	一二十七 一二十二 一十七 一十二 一七 一二	師徵 火臨官
卿	一二十八 一二十三 一十八 一十三 一八 一三	比角 木病
公	一二十九 一二十四 一十九 一十四 一九 一四	小畜商 金長生
辟	一三十 一二十五 一二十 一十五 一十 一五	乾宮 戊己陽土

小滿 苦菜秀 靡草死 小暑至 立夏 螻蟈鳴 蚯蚓出 王瓜生

午月

侯 一二十六 一二十一 一十六 一十一 一六 一一 大有羽 水胎

大夫 一二十七 一二十二 一十七 一十二 一七 一二 家人徵 火王

卿 一二十八 一二十三 一十八 一十三 一八 一三 井角 木死

公 一二十九 一二十四 一十九 一十四 一九 一四 咸商 金沐浴

辟 一三十 一二十五 一二十 一十五 一十 一五 姤宮 戊己陰土

未月

侯 一二十六 一二十一 一十六 一十一 一六 一一 鼎羽 水養

大夫 一二十七 一二十二 一十七 一十二 一七 一二 豐徵 火衰

卿 一二十八 一二十三 一十八 一十三 一八 一三 渙角 木墓

公 一二十九 一二十四 一十九 一十四 一九 一四 履商 金冠帶

辟 一三十 一二十五 一二十 一十五 一十 一五 遯宮 戊己陰土

申月

侯 一二十六 一二十一 一十六 一十一 一六 一一 恒羽 水長生

大夫 一二十七 一二十二 一十七 一十二 一七 一二 節徵 火病

卿 一二十八 一二十三 一十八 一十三 一八 一三 同人角 木起包

公 一二十九 一二十四 一十九 一十四 一九 一四 損商 金臨官

辟 一三十 一二十五 一二十 一十五 一十 一五 否宮 戊己陰土

酉月

侯 一二十六 一二十一 一十六 一十一 一六 一一 巽羽 水沐浴

大夫 一二十七 一二十二 一十七 一十二 一七 一二 萃徵 火死

卿 一二十八 一二十三 一十八 一十三 一八 一三 大畜角 木胎

公 一二十九 一二十四 一十九 一十四 一九 一四 賁商 金王

辟 一三十 一二十五 一二十 一十五 一十 一五 觀宮 戊己陰土

戌月

侯	一二十六	一二十一	一十六	一十一	一六	一一	歸妹羽 水冠帶
大夫	一二十七	一二十二	一十七	一十二	一七	一二	無妄徵 火墓
卿	一二十八	一二十三	一十八	一十三	一八	一三	明夷角 木養
公	一二十九	一二十四	一十九	一十四	一九	一四	困商 金衰
辟	一三十	一二十五	一二十	一十五	一十	一五	剝宮 戊己陰土

亥月

侯	一二十六	一二十一	一十六	一十一	一六	一一	艮羽 水臨官
大夫	一二十七	一二十二	一十七	一十二	一七	一二	既濟徵 火起包
卿	一二十八	一二十三	一十八	一十三	一八	一三	噬嗑角 木長生
公	一二十九	一二十四	一十九	一十四	一九	一四	大過商 金病
辟	一三十	一二十五	一二十	一十五	一十	一五	坤宮 戊己陰土

文曰天地之所貴曰生物之所尊曰人人之大倫曰治治之所因曰辟宗天普地分群偶物不失其體者莫若乎辟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仰天而天不倦俯地而地不息倦息而能乎其事者古今未諸是以聖人仰天則常窮神掘變極物窮情與天地配其體與鬼神即其靈與陰陽挻其化與四時合其誠視天而天視地而地視神而神視時而時天地神時皆馴則悪入乎逆此以諸侯大夫卿公而宗乎一辟之道也夫辟君道也非通乎三才則不足以為道昔之聖人明此以為君堯舜是也明此以為臣文王周孔是也得其時則居其位不得其時則負君民之大德而懔事君之小心其敢踰禮而犯分者乎故曰天地神時皆馴則悪入乎逆是以學者必通三才而後可以為道故康節先生曰能知萬物備于我育把

三才別立根

十二辟卦陰陽消長圖

復子十二陽 十八陰

臨丑十二陽 十八陰　坤亥十二陽 十八陰

泰寅十三陽 十七陰　剝戌十三陽 十七陰

大壯卯十五陽 十五陰　觀酉十五陽 十五陰

否申十三陽 十四陰 夬辰十七陽 十三陰

遯未十九陽 十一陰 乾巳十六陽 十四陰

姤午十二陽 十陰

右此五卦以主一月者卦氣也與周易序卦之次不同者易主乎太極而卦氣之次主乎元氣故也以依元氣而行故曰卦氣惟其本於元氣故以十二辟卦消息盈虛之理而言故建子之月陽少而陰多前五後亥皆十二陽以子為主也建午之月陽獨多而陰少午二十陽前後皆不及子為冬至日短而夜長午為夏至日長而夜短故陰陽之數相遠卯為春分酉為秋分晝夜皆等故陰陽之數同建巳之月乾為辟卦而有十六陽前則不及於建午之姤後則不及於建辰之夬何也蓋乾當十八陽十二陰與遁之五卦陰陽相類則與前後之例順今乃不然者乾不自尊而居羣陽之首以避疑陽之戰所謂見羣龍無首吉也

十二九

玄 天玄十五

八十一首準卦氣自五音而起圖

右圖邵康節太玄準易圖而加之五音以明卦變之所自者也自是而上明玄準卦之意卑自是而下因玄自衝至告之文發明之

衝

如易之序卦也自子至巳為陽長自午至亥為陰消其首之序則順而分冬夏二至以揚雄為衝對其王

中 中央 陽水 冬至起初 牛一度 應 應咸陽土 芒種終四 夏至起五 井二十九度

周 復陰火 牛五度 迎 咸陰木 井三十三度

礥 屯陽木 女二度 遇 姤陽火 柳一度

閑屯陰金 斗六度 竈鼎陰木 夏至終七 小暑起八 柳五度
少謙陽土 女十一度 大豐陽金 柳十度
戾睽陰木 虛三度 廓豐陰水 柳十四度
上升陽火 大寒起七 虛八度 文渙陽火 星四度
干升陰水 危二度 禮履陰木 小暑終三 大暑起七 張一度
狩臨陽金 危七度 逃遯陽金 張六度
羨小過陰水 危十一度 唐遯陰土 大暑終六 立秋起七 張十度
差小過陽火 立春起初 危十六度 常恒陽水 張十五度

童蒙陰木 營三度 度節陰火 翼二度
增益陽金 營室八度 永同人陽木 翼六度
銳漸陰土 立春終三 雨水起四 營室十二度 昆同人陰金 翼十度
達泰陽水 壁一度 減損陽木 立秋終九 處暑起一 翼十五度
交泰陰火 壁六度 唫否陰火 軫一度
耎需陽木 雨水終七 驚蟄起八 奎一度 守否陽木 軫六度
傒需陰金 奎五度 翕巽陰金 處暑終二 白露起三 軫十一度
從隨陽水 奎十度 聚萃陽土 軫十五度

進晉陰火 驚蟄終二 春分起三 婁十四度 積大畜陰水 角二度
釋解陽木 婁三度 飾賁陽火 白露終六 角七度
格大壯陰金 婁七度 疑賁陰木 角十一度
夷豫陽土 四分一息卦去 天正朔十一日 婁十二度 視觀陽金 亢四度
樂豫陰水 清明起六 胃四度 沈觀陰水 亢八度
爭訟陽火 胃九度 內歸妹陽火 秋分終二 寒露起三 氐四度
務蠱陰木 胃十二度 去無妄陰木 氐八度
事蠱陽金 昴四度 晦明夷陽金 寒露終五 霜降起六 氐十三度

更革陰水 清明終八 穀雨起九 昴八度 瞢明夷陰土 房二度
斷夬陽火 畢二度 窮困陽水 心二度
毅夬陰木 畢六度 割剝陰火 尾一度
裝旅陽金 穀雨終二 立夏起三 畢十一度 止艮陽木 霜降終七 立冬起九 尾六度
衆師陰土 畢十五度 堅艮陰金 尾十度
密比陽水 參二度 成既濟陽水 尾十五度
親比陰火 立夏終七 小滿起八 參六度 閲噬嗑陰火 箕一度
斂小畜陽水 井二度 失大過陽水 立冬終二 小雪起三 箕六度

彊乾陰金　井六度　劇大過陰金　箕十度
睟乾陽水　井十一度　馴坤陽土　斗四度
盛大有陰火 小滿 林一 芒種起二　井十五度　將未濟陰水　斗八度
居家人陰木　井二十度　難蹇陽火　斗十三度
法井陰金　井二十四度　勤蹇陰木　斗十七度
養頤陽金　斗二十二度

右周易序卦上經起於乾坤天地之道也下經起於咸常人事也三才之道備矣此生太極而作故也太玄始於中首冬至也衝之以應首夏至也四時之氣備矣此主元氣而作故也康節先生曰玄之於易猶地之於天也天主太極而地主元氣此之謂也

錯

如易之雜卦也錯雜其首或相合或相反或主常或主變為義以見天地萬物之情故挩曰錯綷也

中周　羨毅　睟文　彊傒　積少　視晦　童盛　去將　大翕
狩耎　樂勤　達窮　干内　差飾　格昆　增減　馴戾　釋堅
夷難　斷疑　逃爭　進止　廓務　應度　迎永　從守　瓊劇
唐閑　更常　失斂　竈法　禮居　聚衆　闕容　上沈　交唫
銳瞢　親割　遇裝　事養

成

右衝則養一首單在後以象閏錯則養與事為偶在成之前而成一首單在後易之雜卦自乾坤以下猶反覆相對至大過以下八卦方不反對蓋易主太極故雜卦順天地人物自然之理故猶取其反復相對至大過以下八卦方述長君子而消小人之理何則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雖天地不能無陰陽之異人不能無君子小人之別自昔以來治世少而亂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何也蓋天地萬物之情陽一而陰二陽卦奇陰卦偶故也聖人所以述陰陽變化之理而錯雜其用大過當分而為之法使天下馴之去小人之行而惟君子之歸此其所以始於太過而終於夬此八卦所以不反對也元主元氣雖與太極均能含三為一比之太極則已有判散之兆故八十一首隨氣而行中首為冬至則氣之始也終之以事與養則事成在養之而已蓋事者事也天下之事要之於成則善矣養者存心養性也故玄圖曰考終性命存乎成此元錯所以終於成歟養首於易準頤頤太過反對也離卦始於太過而不反對元錯終於養而成首單在後豈無

意乎 格思增減成五首諸本無之皆為脫漏陸本有成首章㕘云五首在川本皆有之今從章

攡

攡張也開張之義易之開物成務又曰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而康節先生開物之意也故以一判一合闔天闢宇為義攡曰攡張之

闔闢象圖

子陽起

子九丑八寅七卯六辰五巳四陽也陽起於子各順而數之至申而止午九未八申七酉六戌五亥四陰也陰起於午各順而數之至寅而止亥寅申

者天地闔闢之交也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寅為泰申為否泰為闢否為闔故也闔闢往來如環無端自子至巳乾也陽也非闔無以見其闢故闔在闢之前自午至亥坤也陰也非闢則無以見其闔故闢在闔之前易元之道非闔闢之交無以探天地造化之機非闔闢之交無以見消息盈虛治亂興廢之理非闔闢之交無以見日用之間一往一來一出一入一死一生性命之蘊與夫鬼神之情狀故子雲曰闔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亦先闔而後闢者以此也康節先生亦曰開物於寅閉物於申此易元之機要也然是道也非混其心則何以見之於己非潭之於己則何以散之於事業日用之間學者所當盡心焉 春分之旦旦出於卯甲秋分之暮日入於庚甲寄於寅庚寄於申亦足以見闔闢之義也 易之先甲後甲先庚後庚元斷首之七曰庚斷甲法言曰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皆此意也 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運諸七政繫之泰始極焉以通璇璣之統正玉衡之平也

龍虎鳥龜運諸七政圖

尚書堯典仲春言星鳥南方七宿之象星鳥所謂朱鳥是也仲夏言星火東方三次之中星所謂大火是也仲秋言星虛則北方七宿之中星耳仲冬言星昴則西方七宿之中星耳春言其象萬物始生其象之可見也夏言其次萬物出而相見若有所次舍也秋冬言其宿萬物歸根復命之意也聖人之言豈苟然哉東方象星謂之蒼龍者以其物鮮故也自角至箕布乎東方之三辰所以象乎蒼龍而其度則七十有五南方象星謂之朱鳥者以其物羽故也自井至軫布乎南方之三辰所以象乎朱鳥而其度則百十有二西方之物毛故其象星謂之曰虎自奎至參之七宿象乎白

虎者而其度則八十而已北方之物介故其象星謂之玄武自斗至壁之七宿象乎玄武者而其度九十有八而已此所謂蒼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運諸七政者也至於十有二次析木位於寅大火位於卯壽星位於辰此東方之三次也鶉尾位於巳鶉火位於午鶉首位於未此南方之三次也至於申實沈酉大梁戌降婁此三次之位乎西者也亥娵訾子元枵丑星紀此三次之位乎北者也七宿布乎三辰三次分乎七宿其先後有倫而不可亂其始終有序而不可紊仲春之月四方之星各正其位如此凡星鳥所以日中見於南方也故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然星之所運一月則易一位一時則易一方仲夏則大火運而日中見於午故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虛之為星方仲春而位乎子運而至於仲秋則宵中見於午矣故仲秋言宵中星虛昴之為星方仲春而位乎酉運而至於仲冬則日中亦見於午矣故仲冬言日短星昴春言星鳥則夏之蒼龍秋之玄武冬之白虎迭見於午可知夏言星火則春之鶉火秋之玄枵冬之大梁迭見於午可知秋言星虛冬言星昴則春之星夏之房迭見於午亦可知矣是皆互備而為之文爲大抵星辰之運始則見於辰至未然後得其中至於申則流至於戌則伏傳言火見於辰又以大火為大辰又以日月星為三辰豈

非日月星辰至於辰而畢見故邪詩言定之方中左傳言火星中而寒暑退及月令所紀昏旦中星非他取也取其中於未耳詩言七月流火豈非至中則流歟傳言大伏於戌豈非至戌則伏歟餘星皆類此然堯典特取其見於午者何哉蓋聖人南面而聽天下以答陽為義也　參龍虎之交觀烏龜之理是諸也故繫之泰始極焉泰始者首也故元文於中之次二以龍虎明之此篇又繼之以冬至以後為近元夏至以後為遠元觀此一段文義可見聖賢易元之門户也龍虎烏龜見於堯典中星之交此以天地相交之理為聖人治世之方而裁其用也然道家者流亦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裡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此以人之精氣相交之理以明坎离之用而藏天地相交之用也故康節先生亦曰人心復處是無心心到無時無處尋若謂無心便無事水中何故卻生金此豈非五行顛倒術乎故孔老之教同中有異同之者皆出於儀農皇帝而不能無異者其末流之弊也學者當辨之於初無流入於其弊則善矣何則元晦其位而冥其吟深其旱而眇其根攡其動而幽其所以然故雖曰卓然示人遠矣賾然廓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絕人眇矣其要在乎嘿而該之攡而散之是以後世自非親見聖人而授受至於不言之微罕能見其道之大全

故老氏之教其弊也流於飛昇之說老子道德五千言不及飛昇一語孔氏之教其弊也流入於章句講解辭章翰墨而已其有多識前言往行而建立功業者世以為絕倫孔子蓋嘗憂之故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者以古注求此理不合蓋未知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之事又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皆謂其未見乎道徒依倣聖人而為近似之言蓋不知似之而非者此又孔子之所惡也後之學易元者往往亦流入於飛昇之術故康節先生有曰若非中有得亦恐學神仙然至道之要孰謂前賢不言之乎觀康節冬至吟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起處萬物未生時元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又曰何者謂之幾天根極細微今年初盡處明日未來時此處易得意其間難下辭若人知此意何事不能知明乎此則近元遠元之道較然明矣

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迭死生相摻萬物乃纏故元聘取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

天日錯行圖

天行所以為晝夜日行所以為寒暑夏淺冬深天地之交也左旋右行天日之交也日朝在東夕在西隨天之行也夏在北冬在南隨天之交也天一周而超一星應日之行也春酉正夏午正秋卯正冬子正應日之交也圖三重內象日而東行冬至前則右行自西而至南為冬至冬至後則左運自東而至北為夏至第二重象天與斗隨月建而行冬至前則右行春正酉而夏正午為夏至夏至後則左運秋正卯而冬正子為冬至故日一南則為冬至而萬物死日一北則為夏至而萬物生斗一北則為冬至而萬物虛斗一南為夏至而萬物盈外一重以象月建故不動也今具天日

逐月錯行之法于後

子起自冬至中氣	丑	寅
天子臨子天交在子	丑臨子天交在亥	寅臨子天交在戌
日子臨午日在南為冬至	丑臨午日在巳	寅臨午日在辰
卯	辰	巳
天卯臨子天交在酉所謂春酉正也	辰臨子天交在申	巳臨子天交在未
日卯臨午日在卯	辰臨午日在寅	巳臨午日在丑
午	未	申
天午臨子天交在午	未臨子天交在巳	申臨子天交在辰
日午臨午日在子為夏至	未臨午日在亥	申臨午日在戌
酉	戌	亥
天酉臨子天交在卯所謂秋卯正也	戌臨子天交在寅	亥臨子天交在丑
日酉臨午日在酉	戌臨午日在申	亥臨午日在未

此明天日交行之大畧也若夫審其氣朔盈虛之分陰陽進退之度則當察其朏朒側慝之變而後詳焉　此篇以天地判合陰陽闔闢為義易所謂一闔一闢間物成務之道也然其篇首則曰玄者幽攡萬物而不見其

卷四千九百二十七 十三

形者也豈非先闔而復闢之意乎既欲擴而張之而先闔之者何也蓋闔者天地陰陽既闔於申在生物則收於西而藏於北在人物則為歸根復命之時在聖人則為退藏於密之地故其言曰一判一合天地備矣又曰天日週行剛柔接矣還復其所終始定矣一死一生性命瑩矣若以陰陽剛柔始終性命一屬之天日則大易所謂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為虛言且何以聘取天下之合而通之者乎終篇又以斗日而明其運行之法則道與技兼陳之矣可不思乎故曰神靈合謀天地乃并天神而地靈至哉言乎

瑩

瑩明也明天下事物之理故又曰瑩事也以明君子之道也故挖曰瑩明之

凡十有二始羣倫抽緒故有一二三以挂以羅元術瑩之

十二數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illegible]

易主太極故用十干之數十謂天一至地十也元主元氣故用十二支之數十二五六為天地之中天中五地中六干屬天故用五位十二支屬地故用六位用其中數也

[illegible]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illegible]

此篇云玄術瑩之凡十三節象十二月而加閏也故十三節皆以十二為義一曰凡十有二始二曰鴻本五行九位施重九位本於十二已明於前十二數三曰時乘十二以建七政四司斗振天而進日天而退進退亦不出十二次五曰揄漏平刻昏明考中不過明十二辰六曰伶竹為管則為十二律七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告曰日有南有北月有往有來不南不北則無冬無夏不往不來則望晦不成是知日月往來亦不過十二次八曰鑿井灌水鑽火爇水流金陶土以和五美此五行非天地生成自然之數皆出於人為者也故曰以和五美既有和之者則與五行為六美有美

則有悪有成則有敗既有美悪成敗則六爲十二矣九曰奇以數陽偶以數陰奇偶之用雖始於參天兩地而倚數而終之以陰六陽六共爲十二也十曰六始爲律六閒爲呂共十二也十一曰八十一首已明於十二數十二曰辟公卿大夫士隨八十一首而行本於十二月者也十三曰卜筮則總前十二數其不用於卜筮者也故此終篇雖以天地造化而明玄之微旨然多歸於卜筮推益因革禍福蓋禍福出於因革如易所謂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其十三事互見凡書不盡列之剟編之法見史書律曆志更不重出

十二數支干共用者中六位前贊共用者亦中六位若分而數之首自四至十二者用九位贊自一至九亦用九位或虛或實上下各虛三虛其體數也故曰元有九六之數者亦可見於此也　十二之數積之凡七十八則律呂總數應之去前三而用九凡七十有二則太積之數應之去後三而用九凡五十有四則五行本數應之所去之十十一十二之後三數凡三十三則蓍之用也九數之中十二辰之數自九至四之六數用地之中數也餘三數則地存三以爲三變之用也十日之數自九至五之五數用天之中數也餘四數則天存四以爲四重之數體也皆明十二爲體而九六爲用也六之爲用見於九中故圖又曰一至九者陰陽消息之

計邪反而陳之子則陽生於十一月陰終於十月午則陰生於五月陽終於四月者陰六陽六於子午而互爲進退迭爲消長則九六之用始著由是觀之十二而用九爲律曆之根本也又曰律歷交道聖人以謀其吉深矣自子至亥自一至十二積數七十八六奇爲律得數三十六偶爲呂得數四十二陽少陰多者如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自然之體也子雲取中數六偶而用之者用中也律數四十二呂數三十六陰少陽多扶陽抑陰尊君卑臣參天兩地而倚數之理也本數爲體自少而多積數也中數爲用自多而少分數也皆天地自然之理也

八十一首之變起於四劃于中首也終於十二劃兼養也以九變而盡十二劃之數也上虛三者存本也九贊始起一終九下虛三者存其用也下虛三數總三十三則蓍之用也衍之則三百六十五爲當朞之日而加閏總其大數也詳見衍十二數後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形地之緯曰縱與橫表人之行曰晦與明陰陽曰合其判縱橫曰緯其經晦明曰別其材陰陽該極也經緯所遇也晦明質性也陽不陰無以合其施經不緯無以成其誼明不晦無以別其德陰陽所以抽嘖也縱橫所以瑩理也明晦所以昭事也嘖情

也抽理也瑩事也昭君子之道也往來亹亹得亡之門云云

經緯圖

坤☷乙　兌☱丁巳亥　離☲己酉卯　巽☴辛丑未　坤☷癸

木　火　土　金　水

乾☰甲　艮☶丙戌辰　坎☵戊申寅　震☳庚午子　乾☰壬

子雲於此以陰陽經緯晦明反覆六次明三材之道豈不諄諄然哉其曰陰陽日合其判此聖人用天之道而與時偕行者也其可忽諸既曰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又曰立天之經曰陰與陽立地之緯曰縱與横此理似相違何也蓋如易既以乾為陽坤為陰乾為剛坤為柔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者也天地既判聖人畫八卦立支干之數以象之文王既變伏羲之八卦乾坤退居於無用之地而六子用事故八卦納十干為經為縱六子管十二支為緯為横而納五行之音為六十甲子以應五音六十律經天緯天縱横錯綜而為人物之用故邪正以分而吉凶以形所謂曲成萬物而無遺者也

此篇之首則曰天地閑闢宇宙柘坦攡之首曰玄者幽攡萬物而不見其形者也攡則先閑而後闢瑩則先闢而後閑亦互見其意也篇末論禎並罔革之理者非明閑闢之義何以見之又繼之以天地經緯晦明之理以昭君子之道又繼之以往來亹亹得亡之門者此交首四贊之辭也交首準泰而泰者閑物之卦也故知此篇始終以天地閑闢為義其曰禍福云者豈獨用之於占卜者哉所謂吉凶生大業者也

數

數者天地陰陽之數也凡易之數其品式各不同起卦以四是謂夏時以六是謂乾坤以八是謂周易今玄用九皆其品式也故揔曰數為品式

揲蓍法

三十六而策視焉天以三分終於六成故十有八策

一二三積數則六故曰天以三分終於六成三六為十八策故玄圖又曰策用三六是也

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地則虗三以扮天十八

元圖又曰儀用二九儀者天地二儀也二九成十八因而倍之則三十六策也地則虗三以扮天十八者虗其體也故蓍用三十三

別一以挂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揲之并餘於艻一艻之後而數其餘

先挂一而後中分為二各以三揲歸其餘數於扐雖曰一扐之後而數其餘然必再揲而後成一重八揲而後成一首

七為一八為二九為三六莫而策遺窮

七者以三揲之三七二十一故歸奇十二八者以三揲之三八二十四故歸奇九九者以三揲之三九二十七故歸奇六策始成於六故六莫而策遺窮窮則變故去之七去六為一八去六為二九去六為三

又法 王涯司馬溫公

三十三蓍先挂一餘分為二而三揲之并餘於扐將此餘并扐之數置作一邊次取外餘者合兩手都數之不中分看餘七八九畫首仍以七為一八為二九為三

又法 徐庸光泉沖退

三十三蓍先挂一次分為二止揲右手看零合取所挂之一置作一邊不揲左也次除出前來零并挂一仍取兩手合為一又先挂一分兩三揲右手不揲左手看零并挂一之數用合前來揲者得七八九畫首凡畫一重必兩揲故云再芳之法仍以七為一八為二九為三

右王輿司馬為簡徑然餘皆與正文無礙在後之人擇焉

極一為二極二為三極三為推推三為贏贅贅贏入表表贏入家家贏入部部贏入州州贏入方方贏入元

天 地 人

一 二 三 推 贏 贅 表 家 部 州 方 元

凡十二事自推三為贏贅而後見於用亦十二而用九也一之前則自無而生有者也方贏入元之後自有歸無者也一二三以極言蓋言三極之道也亦極則變也推三為贏贅以後以贏言蓋贏贅者閏餘之所起也何以言之極三為推而推之者人也如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且人在天地間當閏餘之芳而氣朔所虛故推三為贏贅也始有終無者在元所謂始始而終終在易所謂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元又曰天地丈質又曰質天形故有無明是故欲明天地之道者必明乎終始欲知終始之義者必辨乎有無始終有無不可以先後論也子張亦曰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無能知有無之理而達之則於聖人之道何患乎不達故康節先生亦曰閑將歲月觀消長靜把乾坤看有無

旦則用經夕則用緯

經緯圖

南　經
西　緯
東　緯
北　經

右圖本之洛書者也贊蘊入表則分九贊為三表一七五為一表皆經數也旦筮用之二六九為一表二經一緯也旦中筮用之三四八為一表皆緯數也夕筮用之若用夕中筮則同旦中

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二七為火一六為水五五為土

五行生成數

一六為水　羽物北　二七為火　徵事南

三八為木　角民東　四九為金　商臣西

五五為土　宮君中

右生成數一二三四五為生數物得土而後生故六七八九得五而為成數此本數也宮商角徵羽君臣民事物曰五而逆行皆自然之序也太玄地數也主用而作康節先生曰天統乎體地分乎用故用有時而任地也故生成之數元雖不言今立此數者欲明數之所自也

五行用數

三八為木　角貌　四九為金　商言

二七為火　徵視　一六為水　羽聽

五五為土　宮思

右太玄所用之次也前贊雖曰其次與洪範五事合然未知其故也木於時為春於方為東故以木為貌其下以我尅者為妻妻生者為子故木尅土生金金尅木生火火尅金生水水尅火生土此五行生成之後聖人因天地間闢之交制而用之為人道之大本也其與洪範合者元主用而範之五事亦主用而言也故曰敬用五事此雖明其用矣而未盡變化之理故復立五行變化數于後

五行變化數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水土	二十七	貌	宮
七火金	四十九	言	商
三木火	二十七	視	徵
九金木	八十一	聽	角
五土水	二十五	思	羽

右洪範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皆以一二三四五為言則當相應今乃不然者特言其用而悔其所以然後世不原其本而逆其變所以紛紛之論不一今以洪範之次原其本而論其變焉蓋天動也地靜也動則變靜則不變故以一三五七九天數五而主其變焉

五行變化說七金三火九木五水一土亦見甲子隔八相生數

一為土其數二十七於五事為貌

一水數也土何以取水數而為用在易則癸水也而納於坤之土在五行亦猶水土同其生旺也水之數一一一者數之始而非數也故則不變不變則無數也故取生我者而同其數焉故同用火數二十七也土何以同火之數亦猶戊己土寄千於巳午火位也土何以為貌土於五臟為脾在人之形為肉故為貌且金木水火得土而後成脾屬土在志為思是以有所思則喜怒憂恐之情必見於貌七為金其數四十九於五事為言

七火數也何以為金在易則丙丁火也而納於艮兌之金艮為山金鑛出於山也在河圖則金火易位在五行則金得火煅煉而後成器故取火數七而七之其數四十有九也金何以為言言者聲也肺為金而主聲其竅鼻火為心其竅口舌故言生於肺而出於口舌兼金火之數而為言也

三為火其數二十七於五事為視

三木數也何以為火在易則震木也位於南而為火在行行則火無正體附於木而有體也木之數三三三而九故兼三九金木之數而為三九二十七也火何以為視視者目也目為肝之竅而木之性不能自視必資於火之性而灼明故兼金木之數而為視也

九為木其數八十一於五事為聽

九金數也何以為木在易則庚辛金也而納於震巽之木在五行則木者春生夏長至秋得金氣肅殺而後堅剛故取金數九而九之其數八十有一也木何以為聽聽者耳也耳為腎之竅腎水也今不取水而以金木主聽

何也金木東西間隔非水火則無以交會故金木交於火則為視交於水則為聽此金木所以主聽也不直以水主聽者何也蓋水於方為北於時為冬於北則日月之所不經於冬則物不生天地人物於此歸根而復命是以北方之氣主藏故昔人論元氣之造化萬物者曰顯仁於戊己之中藏用於壬癸之地蓋北方之氣虛而善藏虛則不能自用善藏則能收斂其聲以為聽也不收斂他事而獨於聲何也金為肺肺主聲水金相生而相應也是以氣數則取金木之交而聽則以耳也且水中之金為造化之妙用如邵康節先生所謂莫謂無心便無事水中何故卻生金者未可以筆舌既也

五為水其數二十五於五事為思

五土數也何以為水在易則戊土也而納於坎之水在五行則水土同其生王故取土數五而五之其數二十有五也水何以為思水者主所化也土於五臟為脾於五志為思故也或曰心之官則思今不取心之火而取土水何也曰五官皆主於心蓋心無所不主也不專取火土而取水者土性質礙水性流通而思者運用變化而無窮故兼取水隨方隨圓隨曲隨直流通之性而主思也且夫天地人物變化之妙非水火上下交合則不能

神然金木東西間隔必得土而後會三歸一以神其變化之妙用何則以洛書觀之一得五為六於北四得五為九於西方二得五為七於南方三得五為八於東方順行則木生火金生水者出生之叙也逆行則水生金火生木者變化之用也然水中之金火中之木東西間隔必得土而後會合是以水一金四合而為五火二木三合而為五二五皆土也與中央之五十一三五會而為一然後人之精神運動生生而無窮此金木水火之所以得土而交於北方虛無之位以主思也故有所思則腎水之恐心火之喜肝木之怒肺金之憂皆見於貌者亦以此也

五行用事者王王以生相故王廢勝王囚王所勝死

春	木王	火相	金囚	土死	水休
夏	火王	土相	水囚	金死	木休
秋	金王	水相	火囚	木死	土休
冬	水王	木相	土囚	火死	金休

其在聲也宮為君徵為事商為相角為民羽為物

五音以君臣民事物而言者何也太玄宗于一辟之意也是以宮為四聲綱四聲為宮綱綱紀相須闕一不可然其究也宗于一辟猶紀之總于綱

乎元所謂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是為君者兼三才之道而會之于一已者也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自然五者不亂而無怗懘之音若其不然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此禮樂之本而為君者之先務也雖然不務其本而徒求其末未見其有得也蓋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知聲而不知音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以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何謂知樂何謂幾於禮

二十八

曰聞其樂而不自聞非知樂也見其禮而不自見非知禮也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此入聖門之道路也豈獨易元而云乎哉

其以為律呂黄鍾生林鍾林鍾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

六律三分損一而下生　六呂三分益一而上生

子黄鍾九寸 下生林鍾　未林鍾六寸 上生太簇

寅太簇八寸 下生南呂　酉南呂五寸三分寸之一 上生姑洗

辰姑洗七寸九分寸之一 下生應鍾　亥應鍾五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上生蕤賓

午蕤賓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七 下生大呂　丑大呂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 上生夷則

申夷則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 下生夾鍾　卯夾鍾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六千七十五 上生無射

戌無射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 下生仲呂　巳仲呂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

按古法律生呂為下生呂生律為上生今太玄無蕤賓重上生之文惟傳以蕤賓重上生其說曰從子至巳陽生陰退故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從午至亥陰升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者徒見前輩有蕤賓重上生之文而不推原其指也夫十二律之變以五變者成六十

二十九

律以七變者成八十四調五變者宮徵商羽角也七變者五音而加變宮變徵也太玄之論十二律本以還相為宮而不論調故不當以重上生而言也何則以調言之者天變益乎七自黄鍾至蕤賓七也地又二變至夷則為九矣所以至夾鍾則漸無調蕤賓重上生然後地之五變皆有聲調者以寸法加倍故也晉志亦曰一上一下相生之道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於蕤賓重上生者適會為用之數故言律者因爲非相生之正也

漢志云黄鍾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宮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蓋九六相生者黄鍾九寸林鍾六寸自此而律呂相生為十二

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故律四十二呂

三十六併律呂之數或還或否凡七十有八黃鍾之數立焉其以為

度量衡也皆生黃鍾

九七五陽也律也併其數而兩之為四十二也八六四陰也呂也併其數

而兩之則三十六也或還或否者元之日法七十二半之為泰中之數三

十有六以律七百二十九數贊且蓍之策亦以三十有六則三十六者元之

要用也是呂可還於三十六而律不可還也故曰或還或否

十二支之數多者不過九少者不過四而十二律之寸長者不過九短者

不過四者以十二支與十二律相協則合者惟子丑之月黃鍾九寸大呂

八寸餘皆不合故曰或還或否 度量衡生於黃鍾見漢書律歷志

玄 太玄十六

律呂合於十二辰圖

丑大呂合亙杼

寅大蔟

卯夾鍾

辰姑洗

午蕤賓

未林鍾

酉南呂

戌無射

亥應鍾

子黃鍾

太玄所謂律生於辰可也蓋日月交會之謂辰日東出月西生日行遲月

行疾故月常反在日之後是以常會在六合之辰建子之月律黃鍾而日

月會於星紀丑也建丑之月律大呂而日月會於元枵子也建寅之月律太蔟而日月會於娵訾亥也建卯之月律夾鍾日月會於降婁戌也建辰之月律姑洗日月會於大梁酉也建巳之月律仲呂日月會於實沈申也建午之月律蕤賓日月會於鶉首未也建未之月律林鍾日月會於鶉火午也建申之月律夷則日月會於鶉尾巳也建酉之月律南呂日月會於壽星辰也建戌之月律無射日月會於大火卯也建亥之月律應鍾日月會於析木寅也是日月常會於六合之次也昔之作樂者蓋有取於斯焉

周禮春官宗伯大師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

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子與丑合也

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示寅與亥合也

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辰與酉合也

奏蕤賓歌函一作林鍾以祀山川午與未合也

奏夷則歌小呂一作仲呂以享先妣申與巳合也

奏無射歌夾一作圜鍾以享先祖戌與卯合也

此豈非律生於辰者乎若夫六樂既成之後六變以禮天神則以圜鍾夾鍾也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八變以禮地示則以函鍾林鍾也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九變以禮人鬼則以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此皆以天地人三宮為主而併八相生避其同位而取其不同位者又與十二律旋相為宮之法不同不可不知也禮天地人鬼之樂不取商音者祭尚柔而商音堅剛故也

甲己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甲己	九	土	宮	八十一 八十一者九九也三分損一生徵每分二十七
乙庚	八	金	商	七十二 七十二者八九也三分損一生羽每分二十四
丙辛	七	水	羽	四十八 四十八者五九四十五而奇三也三分益一生角每分一十六
丁壬	六	木	角	六十四 六十四者七九六十三而奇一也三分益一復生宮每分二十一有奇則贏四
戊癸	五	火	徵	五十四 五十四者六九也三分益一生角每分十八

右所謂聲生於日者也太元之於五聲其變非一一曰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二七為火一六為水五五為土則以角商徵羽宮為次又曰甲己九乙

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則以宮商羽角徵爲次又曰宮爲君徵爲事商爲相角爲民羽爲物則以宮徵商角羽爲次若夫起於黄鍾而隔八相生則以宮徵商羽角爲次及分清濁則以宮商角徵羽爲次今角商徵羽宮爲次者主用也故合五事貌言視聽思之次宮商羽角徵爲次者變數也本之五行化數而立宮徵商角羽爲次者分用也本陰陽逆順而立且夫本五行化數者始則商踦一羽踦三終則角後生宮而羸四踦羸相償非徒歷也聲音亦然北踦羸二贊之所作于本陰陽逆順而立者如伏羲卦一二三四自東而北五六七八自南而西逆順分而爲二惟五聲以宮

爲主故先陰而後陽也非昔人多爲之變也蓋聲無定形因事物之變而應其用故其變爲多也

六十甲子隔八相生數

同類娶妻隔八生子者在十二律則律生呂爲娶妻呂生律爲生子在六十甲子則甲子乙丑金之類爲同類隔八而生同納音者爲生子

甲子乙丑 三十四 壬申癸酉 二十四 庚辰辛巳 二十四 八十二 以五除之餘七 七金

戊子己丑 三十一 丙申丁酉 三十六 甲辰乙巳 二十六 八十三 三火

壬子癸丑 二十八 庚申辛酉 二十八 戊辰己巳 二十三 九十九 九木

丙子丁丑 三十 甲申乙酉 三十 壬辰癸巳 二十 八十 五水

庚子辛丑 三十二 戊申己酉 二十七 丙辰丁巳 二十二 八十一 一土

甲午乙未 三十四 壬寅癸卯 二十四 庚戌辛亥 二十四 八十二 以五除 七金

戊午己未 三十一 丙寅辛卯 二十六 甲戌乙亥 二十六 八十三 三火

壬午癸未 二十六 庚寅辛卯 二十六 戊戌己亥 二十三 七十九 九木

丙午丁未 三十 甲寅乙卯 三十 壬戌癸亥 二十 八十 五水

庚午辛未 三十二 戊寅己卯 二十七 丙戌丁亥 二十二 八十一 一土

右六十甲子納音數總計八百一十者九九八十一而十之也以甲子甲午分而半之各三十則四百有五也四百有五而以十歸之則四十有五蓋一歲之日分八節四十五日爲一節每一節分三氣九候三八爲二十四氣八九爲七十二候而周一歲故當朞之日三百六十者四十五之八而四百有五者四十五之九也太初太元同用九者體數也元用九者衆同數也太元用九而爲首數八十一者九九也用八而爲日法七十二者八九也太初歷專用九故以九九八十一爲日法其曰一章閏分盡一會

月餘盡一統數分盡一元六甲盡太初太元之所同也體用相因大小相
參康節先生亦曰一元在大化者一年也試以是觀之
聲生於日 前十干之數是也 律生於辰 前十二支之數是也
聲以情質律以和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
十二律通五行八正之氣為八音圖

元數云聲生於日律生於辰聲以情質律以和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至
哉言乎數言而盡聲律之變可謂探本而言之也蓋先明乎己而後明乎
聲明聲而後定乎律聲律既明而後被之八音故康節先生亦云何者謂
知音知音秖在心肝膽無效驗鍾鼓謾搜尋既若能開物何須更鼓琴叜
儀非謂屬秖謂感人深子雲所謂聲以情質則肝膽無效驗鍾鼓謾搜尋
之意也且不明開物之音則於聲律亦徒然耳蓋善學者探其本而末自
隨不善學者求其末而去本愈遠噫先聖人制禮作樂之本也可輕議哉

八卦生八音

樂出於虛寓於實出於虛則八音同冥於道寓於實則八音各麗於器器
具而天地萬物可得而考焉故物之盈於天地之間者堅若脆若勁若韌
若實若虛若沈若浮皆得效其聲故八物各音而同和也自葛天氏作八
闋之樂少昊氏效八風之調而八音大備後世雖有作者皆不能易先為
金故金屬兌金聲春容秋分之音也而莫尚於鍾乾為玉故石屬乾石聲
溫潤立冬之音也而莫尚於磬絲大精也故絲屬離絲聲纖微夏至之音
也而莫尚於琴瑟震為竹故竹屬震竹聲清越春分之音也而莫尚於管
籥艮為果蓏故匏屬艮匏聲崇聚立春之音也而笙竽係焉坤為地故土

屬坤土聲函胡立秋之音也而壎至係焉坎主朔易故革屬坎革聲隆大冬至之音也而鼗鼓係焉巽爲木故木屬巽木聲無餘立夏之音也而柷敔係焉然金多失之重石多失之輕絲失之細竹失之高匏失之長土失之下革失之洪木失之短要之八者不相奪倫然後其樂和而無失也夫以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大不踰宮細不踰羽細大之中則角而已莫重於金故尚羽莫輕於瓦絲故尚宮輕於金重於瓦絲者石也故尚角匏竹非有細大之從也故尚徵革木非有清濁之變故爲一聲明乎此則可與言樂矣

八音

金鍾鎛　石磬　土塤　革鼓鼗　絲琴瑟　木柷敔　匏笙　竹管簫

吹吸律呂之法

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東取嶰谷之竹以其竅厚而均者斷兩節之間而吹之爲黃鍾清宮之管制十二管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六雌鳴六合其吹吸之法于後

以音而律呂即音律相合分支定二即數之六十音也

諸律管吹定五音者

如吹律定宮音者即閉角閉羽閉徵閉商吹時急開商竅即宮音發應也

如吹律定商音者即閉徵閉角閉宮閉羽吹時急開羽竅即商音發應也

如吹律定角音者即閉宮閉商閉羽閉徵吹時急開徵竅即角音發應也

如吹律定徵音者即閉商閉羽閉角閉宮吹時急開宮竅即徵音發應也

如吹律定羽音者即閉徵閉宮閉商閉角吹時急開角竅即羽音發應也

諸呂管吸定五音者

如吸呂定宮音者即閉角閉羽閉商閉徵吸時急開其徵即宮音發應也

如吸呂定商音者即閉徵閉角閉羽閉宮吸時急開其宮即商音發應也

如吸呂定角音者即閉宮閉商閉徵閉羽吸時急開其羽即角音發應也

如吸呂定徵音者即閉羽閉商閉宮閉角吸時急開其角即徵音發應也

如吸呂定羽音者即閉角閉徵閉角閉商吸時急開其商即羽音發應也

右吹吸之法雖曰合天地之正氣與天地同和與四時同節足以呼吸天地把握陰陽然此樂宮之職所能也君子秉之古者君子無故不廢琴瑟貴審音之本而不遺其末者也斯道廢久矣沈約宋書云漢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受學于小黄令焦延壽續漢書又云京房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

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自漢以來窮律以驗實異者惟稱京房而子雲之意猶以為未足於道也故法言曰災異則董仲舒夏侯勝京房昔人聞歌文王之詩則曰頎然而長衆敬焉而倆朱踦其文王歟古之君子得之於心而物將應之形聲之間若將見焉是之謂得其本而不遺其末者也子雲曰聲以情質原其始也康節曰既君能聞物何須更鼓琴要其終也故始則得之於心終則物以其類應始則因心而會終則琴瑟律呂可遺此又君子以禮樂治心而斯須不忘者也是以古之君子雖窮居在下明乎禮樂之道舉而措之而天下塞焉

十

是以禮樂不可一日而去身達於禮而不達樂[於]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蓋言而禮[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又何必鍾鼓玉帛哉而[昔夫]是爲[明]王在上治定功成和氣應之禮行樂作禮非玉帛而玉帛不可廢樂非鍾鼓而鍾鼓不可遺此又明王制作之意也

九天九地九人九體九屬九竅九序九事九年凡九段此亦用九也九九亦八十一事

推元筭家一置一二置二三置三部一勿增二增三三增六州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三增五十四

卷四千九百二十八

假令求達首一方二州二部三家

家三置三部二增三州二增九方一勿增三三反九共十五乃知達是第十五首也

求表之贊置元姓去泰始策數減一而九之增贊去元數半之則得贊去冬至日數矣偶為所得日之夜奇為所得明日之晝也

玄姓者玄首之姓名也太始者中首也去者去自中首至所求之首數也

假令達首第十五減一成十四九之則一百二十六求達之第一贊則增一第二則增二即可見所求晝夜之贊也今去元數一百二十六半之則

十二

六十三若求達之二贊故[即增二]知達首去冬至六十四日得夜贊也

求星從牽牛始除筭盡則是其日也

假令求達首之夜贊從牽牛數至壁[之]初得六十四度即見達入壁宿之初度也　此篇總其象數之因而略具運用之方散其用於諸篇者也

文

攡易之文言也天文地質文質彬彬以全天地之大美學者所以藻飾其身有國者所以藻飾治具也故此篇終之以天地而曰天地神時皆馴悉入於達故攡文為藻飾

周直蒙首冥圖

冥 神
周
蒙 直　冥 周 木 北水
直 夜
火

直 冥 蒙 首 周

九晝夜　八晝夜　七晝夜　六晝夜　五晝夜　四晝夜　三晝夜　二晝夜　一晝夜　陽象 陰象

陽始居始能納戒月中日居庫三能二神一思
極冥中不容納冥闕也正龍中有比為戰而極
于上而窮也之也　于德能于神于天中
也窮也已　人之明德中也乙變
元也　夜也　五上也　也

君 小 君 小 君 小 賢
子 人 子 人 子 人 人

右論周直蒙首冥且舉中首以例其餘也中首初為晝則周首初為夜陽陰相間故晝夜相反乾六爻五以龍言而三以君子蓋乾者天道也龍為天德故三以人道明之元也道也中首陽道始微也故獨于三以龍明之

猶曰為其嫌於無陽也

乾之九三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玄文於中之次二曰鳳而識虎雲而從龍賢人作而萬類同以聖賢別之何也曰子雲之所以別見也蓋人也者與天地配其體與鬼神即其靈與陰陽埏其化與四時合其誠然後可謂無負於天地而謂之聖人子雲蓋知之者矣何則一陰一陽之道因性而由之者聖人也反身而誠之者賢人也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子雲其明於自知者乎世以占卜為易道者宜子雲之所不取也

此篇終之以辟天辟者君道也聖人能法天之不倦象地之不怠則安有不能與天地配其體與鬼神即其靈與陰陽埏其化與四時合其誠者乎明此以為君則下其有不順乎明此以為臣則君其有不尊乎故曰天地神時皆馴而恐入乎道

棿

棿者擬也如易十三卦尚象制器也　故棿曰棿擬也

贊（贊者言辭之始也故首之）　首　衡　錯　測（乃知測不在錯後後人移之贊下）　攡　瑩　數　文　棿　圖　告

右玄體數十二位而用九非獨元道為然而為書之規摹亦然此也棿者之所擬十九節前九後九中之一節所擬八十一首象君道以居中亦猶

人君以中道居尊位而上下臚湊故曰臚湊群辟也十九節皆備見別篇並不重出 或曰贊何以居于首之前曰贊者言辭之始也易曰脩辭立其誠蓋誠者天道也非達乎天德則辭與誠為二此辭子雲所以升贊於首之前其意以此乎何則聖人之於一言一行未嘗不貫乎一而世之於言行未嘗不歧於二此子雲欲明聖人貫一之旨而嚴之于始歟豈不見昔人有言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既以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一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康節亦曰執卷何人不讀書能知性者又何如工居天下語言內妙出世間純星餘謂世之學者讀聖人之言則有我於其間故歧而為二既有言辭為而又有體之者為安得不歧而為二乎既歧為二則安得在語言之內乎此子雲所以升贊於首之前以見聖人脩辭立誠之意乎且子雲於法言曰子夏子游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為書寧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為言又曰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則知聖賢之於書於言豈苟然哉非與天為一體者何以見其所以為書為言乎

圖

圖者圖其形象也故曰圖象無形易曰見乃謂之象言目之所見者無非象也圖者包羅天地萬彙無不在其中故總曰圖象也

太玄圖

此圖見范望本後人題云楊氏著元時已有此圖亦非范望作以上諸鄭見以爲許昂道

陰質北斗圖

方州部家何故質之北斗乎蓋玄者天道也故以九天言之天渾渾於上而不可測也觀斗之所建則天之所在故陰質北斗也陰夜也夜質北斗則日月運行紀之以六甲成見於八十一首之中日月軫營者日月以十二次爲畛營七宿者二十八宿每方七宿也軫轉者循行也馴幽歷微六甲内馴者所謂自子至辰自辰至甲自甲至子魁之以甲周而復始於章會統元之中其說見三統數若天所謂内馴幽微則圖數或未可盡也蓋内馴者以何爲内乎子雲雖曰人以心腹爲玄君隶度接響遂以心爲内則所謂道總而全說德之業也不知日用之間以何者爲心乎攡曰推之

以刻參之以晷而繼之以見不見之形抽不抽之緒與萬象相連也瑩曰植表施景榆漏率刻昏明考中作者以戒攡曰何見知隱由通擬遠推陰陽之荒考神明之隐擬擬之晷刻則事數事者本道之幽微也何乃皆以晷刻言之蓋大而章會統元小而年月日時莫不以六甲而計其數子雲所謂馴幽歷微以其至小而幽微者言之語其至者也元文曰視天而天視地而地視神而神視時而時天地神時皆馴恐入於道至哉言乎自是而進之則易所謂與時偕行孟子所謂孔子聖之時皆此道也康節曰眼前伎倆人皆曉心上功夫世莫知誠哉是言也若曰事事其中而以中爲内六甲内馴以六甲馴行於六合之中以爲内則以何者爲幽微邪馴歷者誰邪天地人物析而爲二則矢子雲所謂兼三道而天名之之旨也

律呂孔幽歷數歷紀圖象玄形贊載成功

律呂歷數圖贊四者既渾而言之則所謂馴幽歷微者苟非渾而爲一則安能散之於事物乎

始哉中羨從云云　中哉更睟廓云云　終哉減沈成云云　天甸其道地杝其緒陰陽雜廁有男有女天道成規地道成矩規動周營矩動安物周營故能神明安物故能類聚類聚故能富神明故能貴夫元也

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九天者每天九首九天盡八十一首自始哉中羨從[從]君臣父子夫妻之道此渾三才而屬之一天散之於君臣父子夫妻之間者也此九天而屬之一天何也蓋九天皆天也且九者究也究則復歸於一矣

玄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三分陰陽以為三重極為九營是謂同本離末天地之經也旁通上下萬物并也九營周流終始貞也始於十一月終於十月羅重九行行四十日誠有內者存乎中宣而出者存乎羨雲行雨施存乎從變節易度存乎更珍光淳全存乎睟虛中弘外存乎廓削退消部存乎減降隊幽藏存乎沈考終性命存乎成是故一至九者陰陽消息之計邪反而陳之子則陽生於十一月陰終於十月可見也午則陰生於五月陽終於四月可見也生陽莫如子生陰莫如午西北則子美盡矣東南則午美盡矣

以三起者謂一元分三方一方分三州為九州一州分三部為二十七部一部分三家為八十一家故曰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九位之中天分始始中始終一重也中始中中中終二重也終始終中終終三重也地分下中上人分思福禍亦然故曰極為九營周出於三而末離為二故曰同本而離末也

九營周流陰陽終始圖

羅重九行行四十日圖

以八十一首布于一期之日而複見於九贊之位也故其下文云是故一至九者陰陽消息之計邪蓋九者大而言之八十一首之九天也小而言之九贊之位也九贊者一至五爲息六至九爲消故也是以玟心思乎一以下至小人道欵皆以贊而明之

玟思心乎一反復乎二成意乎三條暢乎四著明乎五極大乎六敗損乎七剝落乎八殄絶乎九生神莫先乎一中和莫盛乎五倨勍莫

困乎九夫一也者思之微者也四也者福之資也七也者禍之階者也三也者思之崇者也六也者福之隆者也九也者禍之窮者也二五八三者之中也福則往而禍則承也九虛設闢君子小人所爲宮也自一至三者貧賤而心勞四至六者富貴而尊高七至九者離咎而犯菑五以下作息五以上作消數多者見貴而實索數少者見賤而實饒息與消糺貴與賤交福至而禍逝禍至而福逃幽潛道畢立至道高晝夜相承夫婦繫也終始相生父子繼也日月合離君臣義也孟季有序長幼際也兩兩相闔朋友會也一晝一夜然後作一日一陰一陽然後生萬物晝數多夜數少晝數短夜數長象月闕而日溢君行光而臣行減君子道全小人道闕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元有一規一矩一繩一準以縱橫天地之道馴陰陽之數擬諸其神明闡諸其幽昏則八分平正之道可得而察也

九虛爲君子小人之宮圖

九殄絶　八剝落　七敗損　六極大　五著明　四條暢　三成章　二反復　一思

[illegible]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illegible]　五以下作息

二圖皆明九贊之位併之則新季而難明故分之

陽九畫君子　八夜小人　七畫君子　六夜小人　五畫君子　四夜小人　三畫君子　二夜小人　一畫君子

陰九夜小人　八畫君子　七夜小人　六畫君子　五夜小人　四畫君子　三夜小人　二畫君子　一夜小人

右八十一首陰陽相間以初贊得晝者為陽家初贊得夜者為陰家晝為君子夜為小人然作者之意豈欲使君子小人一定而不可易乎必使之馴陰陽之數擬諸其神明闡諸其幽明知時之進退可否捨惡而從善去小人之行而惟君子之歸以居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而入於道者也且夫論九贊之用而曰九虛設闢君子小人之所以為宮也而又繼之

以夫婦父子君臣長幼朋友之道皆原於晝夜陰陽象月闕而日盈君子之道由此而全小人之道由此而闕何也夫一陰一陽之道見於日用之間不以君子而加不以小人而減如魚龍之處大海吞吐受用無欠無餘君子明之則為君子小人昧之則為小人故於道或闕或全存乎人而已嘗觀法言曰人之性善惡混其亦原於此乎若夫上智下愚之不移則又未可一槩論也是知聖賢立言自有宗旨或因理而言或有為而言後之學者於性命道德不能反身自觀而欲量他人之言謂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楊子不得不言善惡混合三子之言而論其得失可不大哀耶

玄有九六之數策用三六儀用二九玄其十有八用乎泰積之要始於十有八策終於五十有四并始終策數半之為泰中泰中之數三十有六策以律七百二十九贊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為大積七十二策為一日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踦滿焉以合歲之日而律歷行故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玄之道也

論太初太玄日法

班固云玄與太初律相應亦有顓帝歷焉今太初歷日法八十一太玄曰

法七十二何以見玄之用太初歷乎曰其所同者元氣轉三統五行之法耳其不同者各以所主而為日法然始異而終同宜班氏之言云爾也太初以八十一分為日法者九九也玄以七十二分為日法者八九也太初以三十二為秒法者八四也玄以三十六為秒法者九四也玄之比於太初分於九而減一秒於九而加一二者皆以秒而計之則同得二千五百九十二秒故曰始異而終同也後之讀元者不原異同之因而一以太初求玄故差互而不相應宜哉

星度及中節入氣以合歲之日也

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　中牽牛初冬至終於婺女七度

玄枵初婺女八度小寒　中危初大寒終於危十五度

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　中室十四度雨水終奎四度

降婁初奎五度驚蟄　中婁四度春分終胃六度

大梁初胃七度清明　中昴八度穀雨終胃十一度

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　中井初小滿終井十五度

鶉首初井十六度芒種　中井二十一度夏至終柳八度

鶉火初柳九度小暑　中張三度大暑終張十七度

鶉尾初張十八度立秋　中翼十五度處暑終軫十一度

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　中角十度秋分終氐四度

大火初氐五度寒露　中房五度霜降終尾九度

析木初尾十度立冬　中箕七度小雪終斗十一度

角十二　亢九　氐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

東七十五度

斗二十六　牛八　女十二　虛十　危十七　室十六　壁九

北九十八度

奎十六　婁十二　胃十四　昴十一　畢十六　觜二　參九

西八十度

井三十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　張十八　翼十八　軫十七

南一百十二度

太初上元正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十九歲為一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從子至辰自辰至申

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元有三統統有三會會有二十七章九會而復元 一章閏分盡一會月食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

八十一首每首九贊 每贊三十六策 兩贊七十二策為一日 一晝一夜也 七百二十九贊 計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 加踦贊三十六策贏贊十八策 計二萬六千二百九十八策 每氣得一千九十五分二十七秒 若以秒計之每氣三萬九千四百四十七秒 二十四氣共九十四萬六千七百二十八秒 秒法三十六每首得三百二十四分十八秒 每贊得三十六分十八秒

求氣所入贊

置冬至一氣分秒以首分秒去之不滿首者以贊分秒去之餘若干分秒筭外命之得小寒所入首贊分秒求次氣置前氣所餘分秒益以一氣分秒如前法求之 秒數少散一分為三十六秒

求星所入贊

置其宿度數倍之以首去之所餘筭外即日所躔宿之贊又倍天宿度數益之去如前法 倍之者為兩贊為一日也

三統 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號之以甲者也

天統一 天施復於子

一甲子元首 太初元年

甲子者以日計為太初元年十一月朔旦冬至得甲子日也元首者章會統元之元此一元之首也十九年為一章每九章積一百七十一年為積年二千一百一十五月為積月四百四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十一為月積分以日法七十二分除之得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七日為積日小餘五十六以甲子旬周去之去得一千四十周大餘二十七小餘五十六命甲子見第十章冬至辛酉日大餘五十七小餘五十六

十辛酉

十者第十章也取前九章積日加兩倍之得十二萬四千九百一十五小餘四十如前法以甲子旬周去之得二十八十一大餘五十五小餘滿七十二進為日小餘四十命起甲子見第十九己未日冬至

十九己未

積日十八萬七千三百七十三以六十甲子除外見大餘五十三小餘二十四

二十八丁巳

積日二十四萬九千八百三十一大餘五十一小餘八
二十七丁卯
積日三十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大餘四十八小餘六十四
四十六壬子
積日三十七萬四千七百四十六大餘四十六小餘四十八
五十五庚戌
積日四十三萬七千二百四小餘三十二大餘四十四
六十四戊申

積日四十九萬九千六百六十二小餘十六大餘四十二
七十三丙午仲
積日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大餘四十無小餘分
已上凡一統積一千五百三十九歲十九年為一章七閏九章一百七十一歲一小終三小終為一會五百一十三歲九小終三會積年一千五百三十九而大終積月一萬九千三十五積日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甲子旬周九千三百六十八大餘四十小餘盡命得甲辰日為統首
地統二 地化自丑畢於辰

甲辰二統
甲辰統首積日六十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小餘五十六甲子旬周命之
大餘三十七小餘五十六
辛丑
第十章首積日六十八萬七千三十五小餘四十大餘三十五
己亥
第十九章首積日七十四萬九千四百九十三小餘二十四大餘三十三
丁酉

第二十八章首積日八十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一小餘八大餘三十一
乙未
第三十七章首積日八十七萬四千四百八小餘六十四大餘二十八
壬辰
第四十六章首積日九十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六小餘四十八大餘二十六
庚寅
第五十五章首積日九十九萬九千三百二十四小餘三十二大餘二十四

戊子

第六十四章首積日一百六萬一千七百八十二小餘十六大餘二十二

丙戌季

第七十三章首積日一百十二萬四千二百四十小餘盡大餘二十

凡二統積三千七十八歲積月三萬八千七十積日一百一十二萬四千二百四十通前一十八小終六會二大終六甲旬周一萬八十七百三十七大餘二十命得甲申朔旦冬至為三統首

人統三人 生自寅戌癸申

甲申三統

甲申統首積日一百十八萬六千六百九十七小餘五十六大餘十七

辛巳

第十章首積日一百二十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五小餘四十大餘十五

己卯

第十九章首積日一百三十一萬一千六百十三小餘二十四大餘十三

丁丑

第二十八章首積日一百三十七萬四千七十一小餘八大餘十一

乙亥

第三十七章首積

壬申

第四十六章首積日一百四十九萬八千九百八十六小餘四十八大餘六

庚午

第五十五章首積日一百五十六萬一千四百四十四小餘三十二大餘四

戊辰

第六十四章首積日一百六十二萬二千九百二小餘一十六大餘二

丙寅孟

第七十三章首積日一百六十八萬六千三百六十大小餘分盡

凡三統積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內分三統九會二十七小終二百四十三章首元月五萬七千一百五氣積分一億二千一百四十一萬七千九百二十積日一百六十八萬六千三百六十而九會復元命起甲寅太歲受七十六甲子大餘五十七見辛亥太歲是後元之首積閏月一十七百一元中月五萬五千四百四

右舉三統以為例推而演之此即元圖所謂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

子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者也漢書律歷志云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又曰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也小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鎮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易元之用盡於此矣康節先生聚之以序太元準易圖宜哉

舉一元之數以見用有小大說

分章會統元數

章十九年為一章 會九章計一百七十一年為一會 統八十一章九會計一千五百三十九年為一統

元二百四十三章二十七會三統計四千六百一十七年為一元

分八十一首於一元之數

八十一首每首二十七年[illegible]章也 每天九首得五百一十三年二十七章也 三天得一千五百三十九年八十一章九會一統也 九天四千六百十七年二百四十三章二十七會三統一元也

康節先生曰始於上元甲子夭正朔旦冬至後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復會於太初之上元者元之贊也此以八十一首用之一元者也

分八十一首於一年之數

八十一首每首四日半始於十一月終於十月羅重九行行四十日起於十一月冬至中首終於十月大雪養首 每天九首行四日三天得一百二十日九天得三百六十日而周一年之大數也

分一年之數具於九贊之位

晦至望[illegible] 首則自中至法

[illegible] 五以下作息節氣則冬至至芒種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此一年消息之數具于九贊者也

前段以九天而言則總八十一首也以九位而言則歸於九贊也以八十一首具一年之數九贊亦具一年之數此以小觀大以大觀小法也康節曰一元在大化中猶一年也此雖主易而言然易元一理也然則八十一首豈止一年而已哉雖以之觀一元之數可也故此篇以三統章會統元而終之

求而漢中天法

漢高祖皇帝著紀代秦繼周木生火故為火德天下號曰漢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二百五十歲歲在大 之東井二十二度鶉首之六度也故漢志

曰歲在大　名曰郭牂太歲在午甲午年也高祖先入關楚王後入關滅秦
自漢元年訖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歲光武受命中興改元曰建武歲在
鶉首之張度自甲午年高祖入關之歲至戊辰二百一十五年若以楚
之之年乙亥計之則二百一十年又十五年而光武立改元建武實甲申
歲也又一百九十七歲庚子種穗
法言曰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在易則當中孚之上九在元則當閑之
初發嬰女之六變張宿在中天廓首九天之內故曰中天
法言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于日乎形弓盧矢不
為有矣此識三摹也中之六贊曰月闕其摶不如開明于西蓋此意也月
既望不過十五則終魄于東故摹十五年其亡

此篇所謂圖象元形者乎總一書之大要具見於此矣始明八十一首運
行於北斗七宿六甲之中次美九天之德合地與人而歸於一天故曰天
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又以三起三生之法而明其運用
以歸功于九天次以九贊之位而明八方平正之道次以九六而明律歷
之用運行於三統六甲之中而終爲
告

告者言元以既成之法而告之方來者也故挽曰告其所由往也
　元生神象二
神者性之發而見於用者也故生於元而象二
　神象二生規矩生三摹三摹生九據元一摹而得乎天故謂之有天
　　両摹而得乎地故謂之有地三摹而得乎人故謂之有神人
規者圓也任數法奇爲圓偶爲方三摹九據皆圓數故曰三摹生九據三
摹者天地人也九據者九贊之位也
　天三據而乃成故謂之始中終

九終終　八終中　七終始　六中終　五中中　四中始　三始終　二始中　一始始
　地三據而乃形故謂之下中上
九上上　八上中　七上下　六中上　五中中　四中下　三下上　二下中　一下下
　人三據而乃著故謂之思福禍
九福極　八福中　七福生　六福大　五福中　四福小　三思外　二思中　一思內
　下欲上欲出入九虛
九虛者九贊之虛位猶易言六虛也上欲下欲者猶易之卦上三爻與下
三爻相爲出處也五以前爲下五以後爲上欲猶合也一得五爲六二得

五為七三得五為八四得五為九五得五為十故前五與後五相合即所謂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相反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者也元用九故五居中而獨尊而不言合蓋元之用止于九而不用十且十則復歸于一故也

小索大索周行九度

度者天度也在歷法則一度為一日小索大索猶易言卦有大小也康節曰元兩首共九日一五一四相間故曰小索大索又曰細分之則兩首共九日每首各四日半共為九故曰周行九度

三十六

日以昱乎晝月以昱為夜鼎則登乎冬火則登乎夏見中星圖南北定位東西通氣萬物錯雜乎其中見經緯圖元一德而作五生洛書可見一刑而作五尅河圖可見五生不相殄五尅不相逆不相殄乃能相繼也不相逆乃能相治也相繼則父子之道也相治則君臣之實也

河圖　洛書

五
水一
五土
水六

五行尅而生者父生之次也以次相生者母生之次也父生者天之氣母生者地之物然洛書則五行各當其位河圖則以九為金而居南七為火而

三十七

居西何也河圖以體起用洛書捕用歸體體用之間又有變存焉在律而言則既四南呂宜在南也而為八月之呂以八風而言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則閶闔宜在南也亦在乎西北二位漢儒以為金剛火彊各刑其方取相尅以為用得其一理也學者能通其變則當自得之矣相生者如水生木木生火之類相治者如火治金金成用金治木木成器之類

元日計晝而月不晝常濟以御虛也歲存焉而年病十九年七閏天之償也

玄八十一首以主一歲右行法日起於牛宿者晝日也左行法天起於冬

至者書斗也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斗日相交成一歲而不及小月也故玄之中首起於甲子朔旦冬至甲子者齊日也朔旦者齊月也冬至者齊氣也

玄以七十二分為日法以十八策為斗分斗分者即四分度之一乃三時之數也元之日法斗分皆見於策而月法隐於九章之間故為常滿以御虚也蓋常滿者氣之盈而虚者朔之虚也十九年七閏者乃所以償其朔虚分也

陽動吐 生長之時也 陰静翕 收藏之時也 陽道常饒 氣盈分時也 陰道常乏 朔虚分是也 陰陽之道也天彊健而僑踈 疾遲也 一晝一夜自復而有餘 一晝一夜為一日而有餘分 日有南有北 日在南為冬至日在北為夏至 月有往有来 望以前自西而東為往望以後自東而西為来 日不南不北則無冬無夏月不往不来則望晦不成聖人察乎朓朒側匿之變而律乎日月雌雄之序經之於無已也

朓朒者古者平朔月朝見曰朒夕見曰朓後世以日之所盈縮月之所遲疾損益之或進退其日以為定朔舒疾之度乃数使然躔離相錯偕以損益故同謂之朓朒至本朝以朓字避僖宗諱改為朏朒側匿者日則過中

之謂矣至夜之謂匿月則與日相望謂之望既望之後漸虧謂之側至晦則無光謂之匿月本無光受日之光而為明故以雌雄之序明之此篇明聖人参地之道渾之於一身散而見於日用之間行於君臣父子朋友之際而為治心養性修身齊家治國之法要矣其言雖若甚約然原其始而㳂其末則人之道備矣其所以示人者明矣天地萬物之情陰陽變化之道消息盈虚之理既以具之於前此篇撮其要而終之於後故曰鴻綸天元要而撮之於将来者乎又曰有宗祖者則稱乎孝序君臣者則稱乎忠貞告大訓

玄 太玄十七

宋劉公是先生集吾讀太玄一陰一陽一柔一剛一晦一明一否一臧一弱一彊一微一唱一存一亡所謂賢人之言近如此也褒之者過其實毀之者損其真太玄所述天人之際性命之本萬物之理不可以辭紋呂靜德先生集揚雄論世之論太玄者多是非何其異乎或曰雄之爲玄也得自然之數始於一而三之故有天地人之體而統之曰玄四象之極而至於八十一故有方州部家之位而名之曰首從而三之故有二百四十三表又從而三之故有七百二十九贊以一首爲四日有半以二贊爲晝夜又以踦贏爲四分度之一而周天之度二十八宿之次舍一暮之日四時之氣節盡於此矣猶六十卦之當夫一歲而卦有六日七分也或曰元之數可損益也曰首者四日有半而爲分者四百八十有七則所謂周天之度與夫四分度之一者亦可以合也其踦與贏者不必加之也嗚呼雄之爲玄止於是而已乎曰未也昔之作易者蓋有憂患於後世矣深探天地之本而得之於數然數不可以爲教乃畫之以卦擬之以象重之以爻繫之以辭而後見三才之用焉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易之生也出於數而其成也數亦隱矣聖人之所以濟乎斯民者曰道也道之用在乎教也彼天地五行之奇耦者不過天道之用也雄之書其爲數乎抑爲道乎觀其覃思於渾天三摹而九据索研陰陽晝夜之運考究節候鍾律之紀星斗五行既得其詳然後定之以爲首叙之以爲贊以求合乎周天之度一歲之日則幾乎爲數而已也至于一首之不同則言一時之理一贊之不同則言一人之事而又爲之衝錯測瑩攡棿圖告以解剥其義而敷繹其教闡之以休咎禍福播之以進退動靜其微則一身之吉凶悔吝其巨則天下之安危治亂亦可以推而及之蓋爲乎道之用而著以爲教也亦有憂患後世之心而不獨于爲數也然則説者多愁其數少言其道抑有由矣蓋其説曰與太初歷合而又有顓頊歷夫歷者以數推天之書也以數而推天則不能不差於秒忽是故千載之後踈密異論而其法不可歸一使雄之書專爲歷邪其數雖有小差尚可成一家之法未必廢而無取況雄之所爲者寓乎數而言乎道哉然則所謂合太初顓頊歷者玄之體也寓乎數而言乎道者玄之用也説者貴其道之有取而不議其數之何如可也昔王莽用之以筮且占而追于其贊則一五七蓋言以逆爲事而終三

於害且致其贊三違示其不可動於禍亂也此與夫南蒯將叛而子服惠伯謂易不可以占險之義同矣雄為數乎為道乎吳沆環溪集（太玄論）太玄之作以數為之本而陽為之主也陽數九九九有變故為八十一首首不可以無名故因六十四卦之名增而配之卦不可以無序故因卦氣之說自一陽生而後以中孚為之首也九九一變不足以成卦故自一而推之一變而三再變而九三變而二十有七四變而八十有一虛有其數而無其號則不可舉以曉人也於是以三為方九為州二十七為部八十一為家九四變而數窮故卦止四位因其位而為之贊則不足以配周天晝夜之數於是合其四位而別作九贊因方州部家多寡之異以擬贊之辭則理浸而無說於是又合方州部家而別配以五行五行之數僅當九贊之半故周而復始一卦之內土數止一而水火木金之數皆至二焉夫九贊之設所以當期之日也合七百二十九贊當期之日猶少一晝一夜故外為踦嬴二贊以足之如是而玄畧備矣然而位無變動猶未可以占也是故即九贊之位而三分之為三表以候三時之占各取其一一五七為一表旦筮逢為三四八為一表夕筮逢為二六九為一表晝夜之中逢為三表之分不可以無說也於是立為經緯以別之以一二五六七為經三四

八九為緯旦筮以經夕筮以緯晝夜之中經緯半焉如是而占略備矣然猶未可以揲也是故數始於三而無於六因而三之為十有八又因而配之為三十有六乃視策虛三卦一分而為二揲之以三而扐其餘卦扐之外併而數之自十而下得七為一得八為二得九為三凡四揲而卦成如是而揲略備矣數有可揲辭有可占然後九行之說可得而詳九贊之位可得而別也夫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明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五為土是九行之說也天曰九天地曰九地人曰九人以至體九體屬九屬事九事序九序年九年是九位之說也夫方本有四而固謂之三方者玄之數始於三也行本有五而固謂之九行者首之贊及於九也事序之間有萬不同而固謂之九事九序者贊之位不過於九也夫太玄之作以陽為之主以九為之數是故首以九變贊以九成首之五行如贊之序以五配九而三分之為上下之等如為首之田於是有一水下下二火下中之別也自中首而次一二而數之遇奇為陽遇偶為陰以八十一首配於三元之下而陰陽間列於是有天玄陰家地玄陽家之別也首之奇偶為晝夜家之奇偶為陰陽贊之五行定於內家之五行運於外水火木金迭相推盪而生王休廢

加乎其間而吉凶生是元之辭也一贊之策三十有六二贊當一晝一夜其策七十有二除踦嬴之外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有四為泰積是元之策也一首之數當十有九歲是謂一章二十七章為一會三會千五百三十有九年當八十一首為一統因而三之以備三才之數凡四千六百一十有七歲六甲俱盡為一元是元之數也天元五上法於天下法於地中法於人上法於天故二贊而當一度下法於地故三方而入九州中法於人故方比公州比卿部比大夫家比元士天變以數地變以形人變以事自數而言則有始中終自形而言則有下中上自事而言則有思禍福蓋人之行事必始於思思極而後福福極而後禍上下之理終始之義自然之勢也其道則以中為貴故有下中有上中有中中所謂下中思之中也所謂上中禍之中也所謂中中福之中也居福之中善之善者也上下之中不善之中有善焉耳自三而下為不及自七而上為太過太過已矣不及猶有望焉是故自五而下謂之息自五而上謂之消不消不息唯五而已故九位之贊五為極貴是玄之旨也夫玄準易而作也是故易有六畫玄有四位易有三才玄有九贊易揲以四玄揲以三易有爻玄有首易有象玄有測易有彖繫文言說卦十翼之辭玄有衝錯

攡瑩數文圖告掜擬之篇易自無而之有故觀象而作器玄自有而之無故假物以明數易道貴神玄道貴精易聖人之事玄賢人之事易有六畫故有六爻有八卦故有六十四變每卦之下以元亨利正四者為德故文言及之本與末同名與實稱則其道自然故也玄有四位乃作九贊以方州部家為首乃以水火木金土為辞八十一首之下未嘗言周直蒙酋冥而玄文之中乃極言四者之德本與末殊名與實異則其道便然故也蓋謂之準易則不可使一事有闕亦雄之志而已易之道深故人更三聖世歷三古然後備玄之道淺故備於一人之身然其作則不可謂之無法所謂衝者對而言之也所謂錯者雜而言之也攡以張之瑩以明之數以舉其畧文以致其祥圖以象天告以盡人掜擬也舉萬物之類以擬五行之數也其道則以陽為貴有尊君之象其位則以五為美以其當九贊之中其辭則本於五行其占則本於陰陽其數則本於太初其名則本於周易其序則本於卦氣蓋卦氣一定則自中首而下一二三四舉之而足矣至於方也州也部也家也乃假虛名以紀虛數義不在焉有之可也無之可也百納錦我朝邵先生之作正玄正楊子雲之解太玄也正者正救之謂也一實欲以正太玄之所未正也三復正玄而知先生有功於太玄深矣陳漸之

潤玄所以發太玄之旨與秘之音義所以發太玄之疑陸績之釋失所以
辨太玄之惑夫發其旨祛其疑固有預於陳漸奥秘之功而正救并訛若
非陸績以釋其失則後世之惑滋甚矣又孰知陸績之後而我朝邵先生
堯夫之正玄乎夫所謂正者則正救之謂也以楊子雲之太玄而邵先生
正之固非短於雄而翊已所長也實欲以正太玄之所未正者也愚嘗三
復正玄而知邵先生有功於太玄也深矣且方州部家名曰四重玄何義
也正玄則以方州部家而為文之形象而以上下命名真足以正太玄之
四重亦猶易卦之有上下爻也由初至上分為九贊玄何拘也正玄則自

一至旬五而以五行次之真足以正太玄之九贊亦猶洪範之序五行也玄
有十二祭正元則以九天分為九祭玄有八十一首正元則以九首各為
一叅玄九首僅一配土正玄則以水火木金土道次序而品第之至於象
二爻九象亦象止象器象亦象生象光象幽之數無非正救太玄而為子
雲續度出羽也不然耆何以用三十三首何以依八十一子信乎先生之
有功於太玄也深矣哉太玄之有方州部家亦猶易卦之有六爻也其研
幾極深隱微奥妙蓋有非淺學所能到也是知子雲之精於數也深矣不
讀太玄無以知方州部家之畫不究索隱無以辨方州部家之名夫太玄

之有方州部家亦猶易卦之有六爻也易之六爻亦下畫上太玄之方州
部家則自上畫下也故一首各有四重八十一首總有六百四十八畫方
其未畫也策用三六儀用二九耆虛三而卦一數起三而再揲八揲始成
四重而定一首之名及其衍畫也一方分三州一州分三部一部分三家
故有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之目逮其既畫也方取方伯之象州
取州牧之象部取一同之象家取一家之象以上統下以寡制衆而八十
一首成矣故以縱而觀之方則二十七首而一變州則九首而一變部則
三首而一變家則一首而一變以横而觀之方則九變而州八十一首州

則九周而盡八十一首部則三變而周八十一首家則三周而盡八十一
首研幾極深隱微奥妙蓋有非淺學之所以能者愚是以知子楊子之精
於數學也深矣 楊龜山語錄 楊子雲作太玄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部
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為六
十四者只為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楊雄作太玄
準易此最為難後學之人徒見其言艱深其數汗漫遂謂雄真有得於易
故不敢輕動議其實雄未嘗知易 朱子語續錄 問太玄中首陽氣潛藏於黄
宮信無不在於中養首藏心于淵美厥靈根程先生云云曰所謂藏心于

淵但是指心之虛靜言之也如此乃是無用之心與孟子語仁義之心異
康節之學似子雲太玄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玄之為首一以
生三為三方三生九為九州九生二十七為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為八
十一家首之以八十一所以準六十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準
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以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則加倍之法　太玄之說只
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旁陰陽消長來說道理　太玄甚拙
箴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算不著朱子語畧西漢儒者說道理亦只
是黃老意思如揚雄太玄經皆是說其自言有曰也老子之書道德吾有取

焉耳習學記言（揚子太玄）太玄雖名幽深然既稱枝葉扶疏獨說十餘萬
言侯芭又受其辭則是雄所以作之意固審曉然號於人使皆可識不為
甚難明也至宋衷陸績范望乃皆創立注釋若昔未嘗聞知者如首名以
節氣起止贊義以五行勝剋家為此書要會不知自雄及芭親相傳授已
如此耶或言語既零落而衷績等方以意自為參測也以位當卦以卦當日
出於漢人若夫節候春剌推其五行所寄而吉凶禍福生焉至玄而益群蓋
農工小人所教以避就趨舍者雄為孔氏之學其書將經緯大道奈何俛
首効之且未有次其小而能得其大者也借予其講矣進山瑞藏雄時固

思有完書然左氏已不道八索左氏所記孔安國亦言之則漢世猶存也
安國又言孔子贊易道以黜八索則八索義當與九氏絕異所謂十翼者
獨彖象為孔子之文其他或先或後皆非也然皆附於孔氏司馬遷因
不能辨而劉向父子與雄尤篤信之及班固取七畧以志藝文百世之後
雖有毫傑特出之士心不能思智不能慮而皆以客妄為清明而孔子之
學榛棘矣嗟夫雄雖誤後世而自誤亦豈少哉古人有作無述孔氏有述
無作彖象是也非作也雄雖不能知以彖象者作而已故既首之復自贊
之又自測之述作雜而紀法綱亂自誤一也言一而已有精者無粗也有深

者無淺也十翼非一人之言也淺深精粗宜其不同雄既以為皆孔氏之
書矣故或衡或錯或離或登一書而異其言者十數自誤二也易之始有
義而已義立而後數從之今之所謂數者非易之初也雄見其已成而謂
為易者必先數而後義故研精殫智於歷而後玄始成不知數既立則義
豈復有哉自誤三也十翼言大衍分而為二以象兩卦一以象三至可與
酬酢佑神蓋贊筮占有此功用雖已卑此乃聖人所為不言易當自為也
雄不悟遂為倣太玄自著揲法近世司馬氏擬玄為虛專以五行起數而
亦先以揲法示人其詞義乃類連珠比玄猶狹劣矣按易之始其義有陽

而未有陰其物有天而未有地及其陽而陰之初虛取諸風中虛取諸火終虛取諸澤陰而陽之初實取諸雷雷有形中實取諸水終實取諸山蓋起於一物莫先於天故象天天尊陽也二之則象地地卑陰也及自陽為陰自陰而陽始有虛實之辨取物以配義義立而物隱遯山歸藏既不存不知其為義而物今易卦及彖象皆不以物而以義蓋其簡直易知如此十翼所謂帝出於震齊於巽相見於離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其詞前後差重蔓衍皆說易者為之非易之書本然也況於五行四時二十四節癸甲而計之晷刻而累之又遠在十翼之下數十等安得為義理所歸哉

楊子法言 因雄論吾子少而好賦見自屈原宋玉三代之文始變數百年間惟章句經生不能工而通人俊士未有不由此者至雄方知以上更有事故謂孔氏之門用賦賈誼升堂相如入室如其不用何其語甚大乃雄因韓闢挾處懷褱浩浩障止東趨所以於道有功也如董仲舒肅望之夏侯勝非不尊守經術然力微勢弱不過僅自立而已董氏謂離騷六經之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又言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不當以賦貶之雄正以屈原變六經而雄未免於用賦致大道分裂不合豈蘇氏猶未知雄意耶 事辭稱則經按雄所見史襞積故實文組繪浮語使事

辭偏重故法言太玄欲言離此二道辭必稱事事必稱辭雖然淺矣自有文字以來聖人迭起唐虞夏商間觀其百年數世之遠纔一再數十簡若以為道則固有非言語所能載若以為事則何止勝辭而已至周乃稍詳於前不獨文武成康變故殷頑用周召經營之勞未必倍於伊傅時近故耳孔子當壞亂之後惜其無所統紀又將隨事滅散是以由周公極力收補難魯人區區紀錄以其猶有係於當世大義亦復為之討論而左氏又偏採諸國旁加翼贊然則孔子之業已成譬如權衡度量不可有二雖更有孔子其書亦不得為經也而況太玄發言乎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

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按孟子稱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又言曾子守約荀卿多言博約顏淵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雄酌於顏孟故定約卓之論也義理隱世講習而為準的誠無後先然必質於孔子而後不失其正按孔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自言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則所謂博而約者禮也子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又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古人自脩不惰以山明之故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而顏子自言欲罷不能既竭吾材如有所立卓爾則所謂卓者進而不止也今於

多聞多見中欲守以約卑而不知約為何實卑為何形意擇妄執則前言涵胷而固吝不除往事溢目而驕辟愈長是誤其所由之途而趍於愚闇溺子　賜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一以為學古聖人未之反也而獨見於孔子曾子徒唯而子貢疑之孟子自以為無所不悟然漸失孔子之意歟博學雖貫而反約為虗至雄析見為卑而失之愈甚矣夫苟得其一無精粗無本末終身由之安有約卑之異不然則見聞無據而立說以為主未見其能至道也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歟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古之言道也以道為止後之言道也以道為始以道為止者周公孔子也以道為始者子思孟軻也至雄則又失其所以始而以無不通為道夫行者以不得乎道也故陷於迷學者以不得乎道也故趍於謬是則道者限也非有不通而非無不通也道一而已無正也無他也回行而言車航混混不捨晝夜雖不得其道猶至也自學而言車航混混不捨晝夜苟不得其道皆迷也奈何倂諸子百家

之紛紛然以為道而姑效其惟堯舜文王之道彼不知其所以適雖堯舜文王而不知道猶是也徐行後長者曹交烏得而為性善稱堯舜滕世子何取於信以其始之易於言也是以誤世之無所始也至韓愈則又曰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豈惟無所始哉於攘臂而詬矣已則然而曰吾闢異說以明夫道也可乎蓋周公孔子之道而學者喜為異以離之其初不毫忽而其流有越南燕北之遠矣　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按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孔安國言之則漢儒相傳固如此不知何所授也豈周官晚出雄猶未通習歟雖通習猶未信據而然耶雄固此述以經為可益故作太玄法言矣盛哉湯丕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革夏以天不亦承乎淵懿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浚以光大不亦懿乎此語全勿文涉與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相去遠矣　雄謂遐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幽弘横廣絕于邇言故曰吾寡見人好遐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遐則偭焉意皆為太玄發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觀孟子此言雄不代辯而知其非矣然以言為學孔子沒後事任時因為之　名

遷而荀皆詳有統紀之學論今古孔氏之後春秋絶書脩其業者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而已董仲舒向歆孔安國拘淺鄭玄浮肆李膺郭太之流言議殆不存無以考見也若鄭子真莊君平李仲元則固賴雄而傳矣蕪氏稱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楊雄曲士也余嘗論孔子言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而子胥種蠡皆無禮樂而得為君子比蘇氏所謂人傑歟蓋自春秋以而管仲始賢孔子稍益損之既至戰國則子胥種蠡既顯於世獨董仲舒言越無一仁而雄亦莫之與也若文字申屈采變流荊軻聶政人以為壯烈者雄皆論正於大義有補矣論聖人論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未得其所

以書宰我子貢得其言未得其所以言顏淵閔子騫得其行未得其所以行其於言孔子固甚淺欲大而反小之然猶未失條畔也至謂聖人自恣者歟何其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覩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於理俊孔子之言皆任未有多端而避礙者不知雄何所指也夫初使難知已而易識先設艱論後乃誠言始為限礙終也直達此文人辨士玩弄筆舌之病也春秋以前諸書猶不若是有問則答有蘊則陳而已至戰國秦漢然後爭為放恣如雄所云而雄雖振拔於常流卒達莊於故習且人有

卷四千九百二十九

礙而求通之未嘗自礙而又自通也孔子之論語是也雄之太玄自礙而又自通者也理有海而學至之未嘗自為海而又自為水也孔子之贊易是也雄之太玄自海而又自為水者也雄稱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劳則過於阿衡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辟廱以本之學校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免入役唐以夫詳此法言之成在莽未篡以前篡後為劇秦美新亦言和鸞肆夏鞫敲袞冕飲脩百祀明堂雍臺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為法與法言不異則雄雖吳而不諂明矣又按司馬相如而下歌頌之文遂為故實文士無能

免者故雖易世而班固謂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無實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則是當時議論相承未有以為不當作者夫孔父仇牧死晏嬰不死龔勝死楊雄不死古人各質其質不以相勵也而千載之後方追數雄罪為漢舉法惜哉惜哉 山堂考索 張衡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筭常好玄經謂崔玄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元淮曰雄書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陳惟寶曰雄之玄如膠柱調絃各不能相通非如易起自奇偶之畫而窮於六十四卦互相為用

哉玄六十四卦八卦之重也玄方州部家之雜互是而用矣不可以變也
哉曰易之六爻即六畫耳由其爻用六故其畫亦六今玄有四重即卦上
四畫也而贊乃有九經史百家制度爲數不可牽合　善爲數者以易不以
易不善爲數者以易而必以易不以易者自出己意而能成一家必以
易者不必牽合而不求正論同出於易而不同於數無惑乎其異也　太
玄非以擬易　人皆以楊雄氏作太玄以擬易而不知太玄之作非所以
擬易也夫易數也玄亦數也以言乎數固所以擬易也謂玄之數本以推
衍夫易之數豈知玄之爲玄乎易自爲易玄自爲玄必欲執易以詰玄非
惟不知玄亦不知易耳　玄虛以理配易　夫爻畫何爲者耶畫其卦於
上而爻著於其下有是畫以應是爻有是爻而必有是畫六十四卦而無
一同者此爻畫之自然也夫策何爲者耶乾坤之策當期之日乾之策二
百一十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合爲三百六十策而無一衍者此策之自
然也五十之中而虛其一是爲用四十九之中而以四數之是爲揲或得
九而爲老陽得七而爲少陽得六而爲老陰得八而爲少陰此又虛一揲
四之自然也有方州部家之四重而又有須九之贊玄之爻畫也有左右
之並列而又有自初至上之七變虛之爻畫也六爻固出於六畫而九贊

卷四千九百二十九

不本於四重七變不出於左右非以異夫易也不能爲易也亦有可以配
爻畫之理矣有七百二十九贊而又以益以踦嬴之贊二玄之當期也有
四十五行分爲左右而又有玄餘齊之不變三虛之當期也易之當期者
三百六十日而玄百六四十日有半而又有二贊之益虛三百六十四日
而又有玄餘齊之不變三非以多於易也不可爲易也亦有可以配當期
之理矣虛三虛五者三才五行之義也故三十有六而用三十七十有五
而用七十亦四十九虛一之義也虛不可以擬玄乎玄不可以準易乎揲
以三揲以十者三才五行生而數之象也致三十三而揲之以三七十而揲之
以十亦四十九揲以四之象之也虛不可擬玄乎玄不可準易乎若夫首
之數有不同行之數有未用者則又有其說也一首以象一卦凡四十七
而象之矣所餘者十七首皆二首以象一卦爲不如是八十一首而有所
衍也十純之外有四十五分於左右矣凡九十可爲可行矣今獨列五十
五行爲蓋以是五十五數而已爲周也夫皆有成數而不與易同故其各
自爲家可以贊聖人發明大易之蘊矣於名數安得無功哉　溫公蘇氏
去取　太玄之書正以儗易作也易以道勝而玄則以數勝惟易以道勝
故六十四卦而無加三百八十四爻而無損而玄之書爲方州部家以效

其象為八十一首以寫其卦為七百二十九贊以象其爻又為踦嬴二贊以象其閏屑屑然於掛揲之間有類於技卜者之為自當時已有議其失者雖然玄之所謂數非技卜之所為數也夫玄之數非技卜之所為數則其數固無一而不與易合也夫玄以擬易而作則玄若幾乎贅然其數實太乎易則玄亦未易發也君子之於太玄其去取不同者正謂此耳故司馬公之於太玄則不惟味其書而又且為之訓釋至蘇氏大不以為然是非其好惡之不公而去取之無定説也葢温公好其書取其合於易也今觀其書如中首擬乎此類與易葢相表裏又可廢而不取乎蘇氏以為不然者非以不足取也謂有易則玄不可作也不知夫易之精微盡發見於玄之一書又可以其拘於數而不取之乎若然則一去一取非二公自為同異也以玄之書揆之聖人之經不免有所同異於其間也吾知温公之好者方取其同於易蘇氏之為不然者謂其數而不以其道也　太玄當以曆求　昔者聖人之作易本於河圖縱横十五之數參五而錯綜之天地人鬼之所不能逃百千萬億之所不能察非専謂天數也将以順性命之理故假數以推明之其本五十其用則四十有九虚其一以為不動之極則凡四十有九之用者又不離是一也及分而為二掛之以一揲之以

四歸奇於扐特為四營之識以起其奇耦之畫耳自一卦而推則天地之理具四時之氣存閏餘之法備無俟於自午至子自遘至復而復為七日而聖人於復曰七日來復者以為凡遇七之爻之變故曰七日豈陽之來猶有待於七日乎彼漢儒紛紛必欲窮其數以為休咎之説凡有所為必舉夫易以為之證是可責也而吾獨於楊雄氏之太玄不之責何哉盖雄之太玄所謂八十一首雖以準夫易之六十四而方州部家又非以為六爻之比其數不本夫易明矣假其分六十四卦以推氣候而又以玄之首配之其意正以作歷之法以起乎數故取孟氏落下閎之法而錯綜之是豈泥於易之數乎然孟氏章句取易之卦分以當朞使每卦各主六日七分似於附會經文七日來復之説也揣其意則誠非附會也經文七日而孟氏之所主則餘三分自一卦而積之於六十所積餘寧不大謬於經乎使孟氏主卦之法本於復之七日則楊雄氏之中首當以準復可也而雄則以準中孚雄之中首曰陽氣潛萌於黄鍾之宫信無乎不在其中是陽初生之候也於復為配今以準中孚則孟氏之主卦豈以復之七日乎知孟氏六日七分非復之七日則楊雄氏之太玄誠未可以易絶之也　自堯命羲和謹步占之法以授人時則推移之候實有數存朞三百六旬有六

日而四分度之一則一歲之所餘者六日有奇不定之以閏則亂而無統故以閏月而定虞夏商周雖其建正或有不同而推考之法史官有所不能加毫末焉自秦人變亂先生之法而止以時歷度閏餘錯繆莫睹其真漢繼秦後尤宜急急於此高祖草創日不暇給張蒼等雖明習歷未及更正故姑循秦舊至孝文時新垣平頗言歷事而復以詐偽廢武帝即位招致方士而落下閎運算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改元更號以七年為太初閎之歷未為不近故揚雄氏祖之雄之為書豈其不欲躋於聖人之域而甘心於孟喜落下閎之陳迹哉雄之太玄以為歷非為易也若夫取下閎之所作而以近代踈密參較必不能不差者是其所積然也夫天地之至數安可以一時之定法而必其後之盡然斷其所起而一其終無乃後學之謬乎太玄謂為至中首初一起牛一度是緣太初歷之所起也以是知孟喜落下閎之法皆以正歷而推閏吾何故責以易之數且孟氏去坎離震兌亦以四卦之位猶二分二至不在閏月之中而七分則衍以為閏餘爲唐一行非之矣是以易絕之也非孟氏之本意也太初起於日得甲子夜半朔旦為至則絃望晦朔在當時考之夫豈有舛蔡邕劉洪以己意揣之非落下閎之繆誤也孟氏章句經房等祖以為占亦其一端者究觀

至此則揚雄氏之太玄當以歷議之而不當以易議之柳宗元輩豈知雄哉愚於太玄未敢深議也　取夫孟洛之說　夫復卦之所謂七日來復者謂自復而至於乾自遇而至於坤皆六日爾而有陰陽之辨極其始終則至復與遇皆七日爲是蓋天道之自然而復卦之所以善言天道者也而喜乃以私意附會之其說曰去坎離震兌以分主二十四氣而六十卦之爻又當三百六旬之數又自七分推之則其爲數四百二十分每以八十分爲一日爲爲五日四分度之一而以備其周天之數以中孚爲冬至用事之始故六日七分而復受之果何者而合於七日來復之義也近代之歷冬至在斗二度其說本於戴記月令仲冬日在斗之數此亦天道之自然而月令之所以為善言天道者也而閏乃以淺見揣摩之其說曰始於十二月冬至夜半甲子起牽牛一度驗其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而其數始定然自太初以迄于今朔後天三日氣後天四日冬至日之所在差天數三十餘度果何爲而反於在斗二度之說也故子雲之太玄始於中終於養凡八十一首以一首當四日有半而其所主者乃三百六旬與天四日之半又以踦嬴二贊而足其閏餘之數而六日七分之說與焉是故有取於喜之說也柳不思六日七分之奇數果可合於七日來復之義

子借曰太玄以歷三起數而七日之數止於六日七分則一日八十分之義果何取乎太玄之書始於中而應於冬至之日以明陽氣之萌故中首入牛一度周首入牛五度至於養則始爲斗宿二十一度是固有取於閎之說也抑不思差天於三十度之間則四分之嬴一者能免乎借曰歷久於差而盈縮進退不能爲千萬世之定數則探端造始者果能定其責乎意者子雲之說曰善之說非善之私說也在易緯稽覽圖固已有是說也稽圖之說以六十四卦直二十四氣而卦氣始於中孚謂中孚爲卦氣之所始者也以其說而附會於七日來復之義則非也閎之說亦非閎之私

二十三

說也古之星傳固已有是說也星傳之說以冬至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最長三尺一寸四分然謂南至於牽牛可也執是以爲一定之說則差也使子雲而能以道推之則七日來復之義在復卦已有定說而不必拘乎善之私意冬至日在斗之義在月令已有定說而不必拘乎閎之淺見矣何其昧於道而膠於數耶故六日七分之說子雲取之而唐一行非之牽牛起度之說子雲取之而蔡邕劉洪之徒非之非數爲易窮也捨道而言則其數爲易窮也　況於諸家之數　抑嘗謂事之出於智巧之所料想者易窮而理之原於天地之自然者其中有所不可泯凡參之天地而不悖驗

之陰陽而不忒數之日月星辰而無所謬蓋爲吾實至當不易之道而其日推月步時稽歲攷於圭臬勾合之積者皆吾儒之所謂不足箋爲者也子雲以吾儒之學而乃措心悉慮於諸家之說則其自得於道者果安在今觀太玄之數則不止於若閎若善之遺說也凡贊之初二以至于上九則取於洪範之數一與六共宗以至於五與五相守則有取於洛書生成之數其爲首八十一則黃鍾之天數寓焉其爲贊七百二十有九則十二辰之中數寓焉至於泰中之數三十六其用三十三而虛其三則太極函三爲一之數也泰積之數始于十八終於五十四而合於七十二此則尚

二十四

社益上生之數也以諸家之數而萃見於太玄之一書則夫裒集其異同獵取其分合而其幹精竭神於占候步推之末者可謂勞矣

玄　太玄十八

宋林希逸竹溪集傳書著文千載而上有若楊子雲者吾富欽社美讀書猶綂千載而下有若蘇老泉者子雲富欽杜美子雲之文因不可以六經論亦自為一家之長勞心苦思理不足而才識有餘皓首之年益與貴爲等列攷搜奇摘異以盡其筆力之餘徒惜其閉門窮巷載酒與游者獨嚴遵李仲光之徒無可商畧一人獨見故不能無偏蔽使其有高見遠識之士相與細論一二則其成書必不至若是之疎故嘗因雄書而覩老泉之論例未始不掩卷慨嘆而重惜其不相遇也老泉之論大槩有二曰筮曰歷其於筮法也曰一扐之多不過乎六其餘可以為九而不可為七八不若再之則八扐之餘四位自成著書之始不應有差必其傳之訛也吾固不以是疵子雲而旦夕之用經緯之說與夫二六一九之數虛三於地以扮天地之論是則子雲之蔽也去其旦夕經緯之法而從其辭之不可以前定舍其扮天二九之數而止以三十三為不可加損斯論例之至談惜乎雲之不過老泉者此也其於歷法也曰日書斗書而月不書則無以齊其不齊者定一朞之說於前而存五晝之法於後似若强存而無與乎其書

然太玄以鄧氏言也一歲已成而十歲可致月視日而進退則日書月失則月在其中五晝之說吾不以是疵子雲獨七百二十九贊可以當朞之日三百六十四有半其不盡者四分日之三加以踦贏二贊而又餘四分日之一是四歲而加一日也且玄擬易作也重以歷不足而輕加其書是為太初歷也是則子雲之蔽也今以一百八分而為日則四分日之三所得者八十一加之其首而無贏求之於天而相直不必為踦不必為贏而歷自成斯為論例之巧說惜子雲之不遇老泉者此也蓋自三聖絕筆之後虛空之間是數猶有所未盡者子雲之書一而二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之而八十一是或一數也黃鍾之長八十一分則是法蓋始於律河圖之數藏十用九則是法亦得於河圖故列之成書敷之為圖整整而可觀子雲之文筆自聖賢不作之後誠為獨步當世研精覃思有得於是借之以穗其才雖未免於好名之累實吾學之用心獨其考論不精故有所不必强而强為者夫易之於筮特因是以神明其德於六十四卦初無輕重六日七分之說不見於大傳是特起於後人縱出於後人亦自然之數所配合耳而非其所究心雖也何必膠擾而用力於是耶使雄有得於至理借是以為書不為乎占不詳乎歷將不為元邪後之人將以求筮也曷不為

易之直且徑而異事於元之紛紛將以爲歷也曷不爲易之流且直而奚事於元之拘拘雄之心將以追蹤古人而刻畫摸毋唐突西施反以取譏者之笑然雄之書亦未易侮理不勝辭固其文不能如大易之天成而莊騷之下誰可與並驅爭駕今觀其辭如曰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其中又如日月關其將不如闓明於西啟古奇異豈耳目所易到之語海水羣飛誠狀物之至工候眭眭天僕其類寧非措辭之極到使雄能脫然自爲一書祇以文鳴誰敢輕議凡其自爲詆牾者皆雄自爲拙也故嘗謂太玄一經後有子雲者作復加刊正直可以抗衡於後世作者之上請試言之說卦雜卦乃聖人紬繹其所未盡者玄何必倣乎則衝可去也錯亦可去也文言大傳乃當時議論之所及者玄何必倣乎則倚可去也瑩亦可去也玄文亦可去也無乾之四德則何必爲罔直蒙冥無十三卦創物之義則何必爲玄攡無八卦自然之象則何必取五行之常論而及形色聲味之繁且碎也故其數可存其圖可存若此則不必存者惜乎雄之無所考論而不遇作者也大抵一人之見自非大聖大賢則不能無所蔽老泉之言著論將以子雲復生當無愧乎其言而方州部家之算紬繹於太玄所未盡者而爲圖自五十四至于三部之算六皆以三乘也而三家之算

參則以兩乘之是豈得爲渾成而非出於有心況不盡之分歸於贏踦者如故前之論以爲不可加而又若不可去殆何爲耶向使老泉以首加一分而算之則其餘分難總九之半之終不可合又使老泉以踦贏爲一度如所得歲差四分日之三者而附之三家爲則三家之算又奇而難乘推之而又不合則是圖似亦不必作也一子雲者之於前而不自覺其失一老泉正之於後而不自覺其非後之作者有能刊之正之而存其餘不以占不以歷不附於易而玄自玄則綸文之士亦安敢有覆醬瓿之譏　子雲作太玄以擬易昔人以爲僭惟韓退之嘗稱之至我朝康節司馬老泉却喜其書康節用其數老泉論其著司馬公爲之注獨東坡乃謂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說此語固佳但子雲之辭雖非易比然亦豈易能哉潛虛未必出於溫公其辭亦可觀視太玄則迥異矣太玄有古意潛虛只似後世文字取其語之精者表而出之亦畧爲解釋使讀者易曉庶有意於古書者不以坡老一言而忽之也　高似孫緯畧　先儒注太玄經每首之下必列二十八宿蓋周天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太玄經凡七百二十九贊乃此數也以七百二十九贊分而爲二合三百六十四度有半宜若不相應子雲本意以爲其半不可合也故有踦贊羸贊以應周天

之數漢之正統以象歲也莽之僭竊適閏位也故先儒於踦贊嬴贊之下注以水火之閏王莽傳贊所稍餘分閏位者謂此 韓淲澗泉日記 太玄温公得其數康節得其學又推之世變而數則容是子雲此數必自君平來其學則李仲元之學此學自孔孟後則不偏此學黄帝之書也管子荀子止是此學孟子說浩然氣夜氣便是此學只為言集義所生者便別此孔孟所以為中庸也温公雖有潛虛又却不與太玄之學相似晁以道又只是渾天儀上工夫可以推而歷法爾子雲若不從歷法上推括起天地之數如何把捉伏羲文王太衍之數此所以不可及也潛天而天潛地而地

五

子雲也康節又有些以老子似陰符處蓋竊弄闔闢者也豈非陳希夷之學也不可不辨也二程之學直得孔孟之學以此觀之則了然矣 太玄其辭準易 其數可以起歷而已蓋得於渾天儀者也司馬君實為潛虛得其用意之所在矣晁以道作呈譜可謂善發明矣二家之書出而玄之學備欲觀之者當參攷也 孫明復辨楊子極是深有補於世教其言子雲太玄以為非准易而作也蓋疾莽而作也 老蘇論太玄最中其病太玄者楊雄之所以自附於夫子而無得於心者也使雄有得於心吾知太玄之不作又使雄有孟軻之書而肯以為太玄耶惟其所得於心之不足

卷四千九百四十

樂故大為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 太玄形容氣數儘有工夫若易則理道備盡非三聖人孰能明之范望解心藏神内為玄 昔楊子雲作太玄侯芭嘗受學焉至後漢初書猶不顯班孟堅作史嘗標其大旨有意其盛行於世也夫顯晦不足以論玄而良史猶懇如此未幾張衡謂其妙極道數與五經相擬孟堅作史說於建初中距平子不三十年其書已為世所推重第恨嚴尤輩不及見爾 陳藻樂軒集 太玄之書當時後世有非之者亦有好之者諸家訓釋豈無可觀而老蘇之論二篇與夫所謂攄例者吾將安焉夫太玄之大約有二曰歷與時而已矣一方而加之以兩去其

六

旦夕經緯之占而從其詞之不可以前定竊謂子雲復生當斂衽於此矣然又不知子雲果爾乎至於歷也謂增以踦贏二贊則歲差其四分日之一於是乎為一百八分之說使玄於二贊以其末者不為半日而止為四分日之一其獨不可乎易有用九用六則三百八十六爻也玄以七百二十九而為七百三十一其獨不可乎且老泉三方之筭至三家之筭皆九之半之若可也然自五十有四至十有八自十有八而至於六皆以三數也自六而至於三則兩之而已矣是亦出於有心而非其自然者安得知易數之天成乎日書斗書而月不書者可攷也然一歲之日成則月在其

中央五畫之說恐不足以窮子雲之辨竊試為楊子而諸君為老泉以相
詰難莫者 黄氏日抄 謂玄以準易而不得聖人之意者三易以明天下而
雄名玄一也卦以八數而玄之八十一首雜以文字之餘二也易更三聖
玄以一人之思備羣聖人之力三也 捫蝨新話 楊子雲法言多致意於真
偽之際曰觀人者審其作輟為政者校其真偽象龍之難於致雨也尸鳩
之不可傳翢也字仲尼者比之羊質虎皮行儀秦者比之鳳鳥鷙翰巫步
多為而醫多盧則以為託也此其意在於譏王莽然吾恐雄亦未免於託
雄作太玄以擬周易或者比之吳楚僭王顧非偽乎此目揵之論也 元吳
禮部集聖人之作易也果有心乎哉法象著形龍馬獻圖假手於皇羲一
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又三重而六十四猶本之有幹幹之有枝秩然而成
整然而序縱橫上下錯綜參伍無往勿合殆若極天下之至巧者而夫豈
謂伏羲至淳厚畫八卦蓋自然而然巧者固無膚其間雖以文王周公孔
子為之文彖象繫不過因理以明數即卦而示道而其為道也變動屢遷
不為典要三百八十四爻不二百八十四用而止故天地鬼神之秘萬事
萬物之理包攝而無外貫通而無遺觸之而值象之而合筮之而靈天下
之人神之而莫知其故信夫天之為之而非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為也千

載而下豈有加哉楊雄作太玄以一生三三生九極於八十一其衆採以
三虛三用三十三此其法大與易異者也 易有彖玄有首易有爻玄有
贊易有象玄有測易有文言玄有文易有繫辭玄有攡瑩掜圖告易有說
卦序卦雜卦玄有數有衝有錯此又同其義例而異名者也且玄以準易
實將模放擬則自比於聖人漢儒已譏其非聖人而作經後之為之辭者
曰玄所以贊易其大異於易者如是不識何以為贊也蓋雄深沉好思嘗
覃思渾天三摹而四分之本有見於歷爾因歷作玄而乃求其合其思幽
苦故其詞艱深易以天玄以人易以無心玄以有心孰謂玄足準易哉故
其紀曰不及月無弦望晦朔以冬至為天玄三月地玄七月人玄而夏至
反在地玄之中陰陽之為氣也二歲之為物也方以三數束之則皆不可
得四分而加一率四月而加一月則千歲之後大冬為大夏旦筮用三經
夕筮用三緯日中夜中用二經一緯吉凶在不其塗而在其時日中夜中
夕筮無大休咎而旦筮者不大休則大咎數者昔人嘗論之是皆不得乎
自而強出於心思智慮之為毋怪乎夫雖紆繆之至此也或曰折算毀毛
可知吉凶易道無往勿存况玄十餘萬言高者出蒼天深者入黄泉其言
奥賾悉寓至理詎無取邪曰折算毀毛將以求卦也卦者無心之具故假

八

猶無心之物求之而後吉凶之理得今玄也出於有心之爲私猶設不平
之權衡而稱物之輕重焉信已昔者雄自謂後世復有楊子雲則知好玄
君子立法爲其當而已玄之書今猶昧昧也吾誠惜其人而非天付自附
於易而逾遠卒勞而無用之後之才智出雄下而好爲穿鑿附會以求易
者可不戒哉 陳默堂集 答陳了翁書 淵承教以疑之爲道謹當佩服銘
刻不敢忘也所謂楊子雲於玄可謂好之篤者不可謂不知仁淵竊有疑
爲淵未嘗學玄而曰（固不）知其深然觀其立名以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
家著爲定法此固與易異夫易以相錯故能變以能變故不窮既有定法
則不能以相錯不能以相錯則不能變矣豈易之道哉故來教以堯天之
書爲過於玄而曰雄之發於玄者死法耳爲是故也使知（雄）易則玄多必不
作其作不必爾然而曰好之篤者亦恐雄不得所以好也雄之言曰好盡其（此其）
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此其
自掛耳淵雖不學雄（玄）然於法言十三篇則既熟讀之矣法言論聖人處無
一語是於是知雄爲不知聖人夫學者用心如雄然而不知聖人則其所
學可知也已故北方之學所以不比數之者蓋有以辨之也夫擬人必於
其倫如法言以顏子之孝爲過於騫頡孟子之勇爲過於荊軻仲尼之聖

爲過於堯舜此蓋當時流俗之所見常人足以知之何足以見於書其間
辨于其不足問問乎其不必疑與夫蛸舜從亂之語尚多又不在是也至
若禍福死生之際尤不足觀故淵敢以謂雄之於仁疑有未知者亦非敢
妄疑也所見然耳蓋孔子門人所學莫不求有以知仁知仁則道可進矣
未有不知仁而知道未有不知道而知聖人者也今雄之於孔門弟子其
智曾不逮宰我子貢有若之徒而乃斷然自附於孟子不知其以孟子又
爲如何人也法言有曰仁以人之此雄依放前哲之語臆度仁之爲道而
以爲說也其陋蓋如此而謂知而好之毋乃太恕乎淵於左右及楊文靖
得得一語必謹識之已而未盡了則必反覆問難不敢不盡蓋恐先生長
者故爲疑似不切之說蔓衍無涯之辭以觀學者之所向而起其所疑使
其無所捕捉而於中流風波之中忽得一壺以自擴也此自昔聖人亦然
安知來教不出於此乎淵讀論語見樊遲學稼圃宰我欲短喪告之者未
極其說而問之者已無所疑及其退也聖人懼其終莫之悟爲之率意而
申言之蓋惻其智有所不及而不能復發問也然則聖人之教人亦豈必
待憤悱然後終其說哉如前所陳愚惛之見如此其是與否更望裁之毋
惜諄諄亹亹爲幸耳答呂居誠明之說前此未有釋經明白如此使人可

以生進者如聞近有中庸訂已有成說揚文欲為中庸義尚未有暇也然意已定矣淵拜覆游宦紀聞 許極發松老嘗記黄祕書辯博之說云昔長睿父博學好古頗得三代之遺器其鼎文有上下畫一而中重三者長睿父識之曰此爭首也蓋著飲食有訟之戒然則八十一首與周易準其已久矣以世南之見其器必後漢時物蓋八十一首作於子雲何緣三代時已有爭首又云初予與長睿父見古太玄於中祕書長睿父手錄藏之明年予復求之則本已亡長睿父以其所錄借予而卒予既作傳藏長睿父書袠陂埃見其子弟歸之會狄難起城陷而翰所傳玄經與凡論次周易春秋論語法言以先府便舟適免故古太玄今獨予有還度江留建業一夕兵變大作劈攸被予舍望予戟次藩籬遯去自悼死生未測而書知亡矣然亂定使人視之則居以反風不焚諸物席卷無遺而書獨存是歲建炎初元也未幾被召行在以書屬家人而行家入九江復遇寇而予舟焚儀真攜書盡亡獨太玄等以家人奉之力又免去歲客分寧邑人得予書刻之未卒而豫章陷負書奔瀏陽值亂兵入盡棄其裝以書夜度大光保平江月餘狄陷岳陽遊騎至平江復以書還分寧刻書乃成尚念世紛之未又也故屬長老清公藏諸黄龍經藏因念經之幾絕而僅存艱虞若此

使學者知斯文之不墜蓋有天助而衰予顛沛流離萬里保有之難也而共振顯之天人之際精感神怡則必有和同無間而福祿不量者矣宋建炎四年秋洞霄隱吏許翰記古太玄今不復見惜哉 崔敦詩舍人集太玄

策問 問揚雄以明誠之性推渾儀之象而作太玄大包元氣細入無倫合三才之道導五常之行槩以聖經未始悖戾是乃所以贊易非別為書以與易競也所貴學者明於數而通乎道爾或者著論三篇以明加二贊之非竊有疑焉論者曰贊之七百三十有一是三百六十有五與天四分之二也又曰四分而加一是四歲而加一日也率四歲而加千歲之後吾恐其大冬之為大夏也今以贏贊考之其辭曰一虛一贏踦奇所生則踦贏二贊其果當一日乎其亦當四分日之三乎若以二贊當一日而謂雄之所欲加者四分之三而所加者四是試四分而加一也推之於歷豈不四歲而加一日哉然堯典言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則是周天之日且多四分日之三矣四分而加三是四歲而加三日也校之太玄其理果有異乎論者又曰始於中之一終於養之九朏為而未見者四分日之三而已以一百八分而為首以一分而加之一首之外盡八十一首而四分日之三者可以見矣今以玄考之首有九贊實四百有半也一首而一百八分

則一日之分不可太少乎論以明理也而文如此豈不疑誤學者乎論者又曰易之本六日以為卦玄之初四日有半以為首而皆以四百八十七永合乎二十八宿之度加八而其數足去其踦贏而其道勝信斯言也不知易之卦玄之首如何加分而加足四百八十七之數乎天度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而四百八十七如之何而可以合乎以踦贏二贊在七百二十九贊之外而可去則乾之用九坤之用六在三百八十四爻之外其亦可去乎諸生息遊之暇留心太玄以待問久矣其辨析之毋略所疑而事覈積以為實學乎 表聚齋集策問 問昔楊雄氏覃思易經作太玄以準

十三

之分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首而贊之以七百二十九贊亦可謂精微矣其為首也始於中準易之中孚次以周準易之復也冬至之日陽氣方萌歷七日而得周之次四蓋七日來復之義然易所謂七日者猶豳詩一之日云爾謂月也非日也玄以一首當四日有半則所謂七日者詎可以為月乎日而非月亦甚戾於易之七日來復矣安在其為準耶孟喜六日七分之說去坎離震兌止六十卦以當三百六旬之數復以七分推之而始得與周天之度合雄之太玄增六十四卦為八十一首首當四日有半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而八十一首已周加踦贏二贊而始得與六日

七分之說合所謂得易之道備歷之數者蓋如此夫其數即孟氏之六日七分而其為首多於易卦者凡十有七何其若是之不同歟孟氏之易雖自名家然趙賓以箕子為萬物荄茲說誕不經自云受諸孟喜而喜為名之其誣若是而六日七分之說亢實用焉何歟眉山蘇氏亦有疑於踦贏二贊且云四歲而加一分千歲之後吾恐大冬之為大夏也此其言果足以箴玄之失歟玄之九贊擬易之六爻也爻合金木水火為一而土為二贊分金木水火為二而土為一朋為而不類元之揲發於陽家則一三五七九為晝二四六八為夜於陰家則一三五七九為夜二四六八為晝朋

十四

為而有別易之蓍策本於大衍而虛其一玄之蓍策本於天地而虛其三其不同若是而謂之準易可乎六日七分之說一行非之牽牛起度之說劉洪董文嘗之豈其果有所未盡歟司馬公之潛虛蓋擬太玄也冬至之氣始於元猶太玄之七日來復也轉而周三百六十四變變尸一日乃授於餘而終之猶太玄之踦贏也然虛空之學六經所無有儒者所不道今日皆祖於虛其信然歟既自虛為氣為體為性為名為行為命又自虛而為形為性為動為情為事為德為家為國為政為功為業何其多端也玄餘曷為而無變齊曷為而無位性之十純曷為復以配而列於其間自裒

至散何以為先後之序自王至庶人何以為尊卑之象揚與司馬皆一世大儒立言垂訓宜其坦然易見今難知若此其茂明之 許翰襄陵集 跋太玄後 世不睹太玄之真久矣此書今獨某有兵興以來携持轉側於驚濤烈焰鋒鏑兇懷之間幾亡者數矣而卒得鏤刻以傳世豈非神明之書有物衛之也哉猶懼變故難保故屬長老栖公附諸百丈經藏以殄亂定學者盧已焉 金趙周臣滏水集 爰太玄賛引 夫玄何為者也將以發明大易而羽翼之者也易有八物而五行萬事在其中玄則列之以三才本之以五行表之以陰陽推之以律歷而天下萬事之理具要其歸為仁義

而作也卦用八蓍用七玄則首用九蓍用六五彰之也易有道數象義說易者言道義則遺象數言象數則遺道義玄貫兼之其於聖經不為無助昔人譏屋下架屋不猶愈於章句一偏之學乎後之言數術者孰與張平子以平子不敢輕議太玄而後儒非之忍幾率易顧僕何足以知太玄姑以范注之小悞以證本經之不悞范注以九首次九陽家陽晝至十首羡之初一又為陽家陽晝則晝多於夜禍福肴亂故其說時有不通王氏已辨之矣揲法一扐之後而數其餘王氏依之注本作兩扐非經誤也經云旦筮用經夕筮用緯舊注以旦用一五九七夕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六

九蘇氏攻之以為用中夕筮吉凶雜至旦筮非大吉則大凶是吉凶雜終不可得而遇也揚子太玄擬聖而作不應時筮法尚悞此殆歲久失其傳也及考玄數五為中央注上行所在經緯雜用旦筮有三表一二三一表也四五六一表也七八九一表也表取其一以為占旦筮用一與七皆取其初遇至於四為緯五則經緯雜無已則用六矣一六七吉凶雜與日中夜中夕筮同況粹首一六七皆吉而唫首一六七皆凶亦有時而純吉純凶矣恐旦筮當用一六七夕筮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五九二為經九為緯五雜用之也筮有四星時數辭注星若牛一度也時謂旦中夕也數謂首

數之奇偶辭若九贊之辭也時若旦筮遇陽家其數自奇辭自多吉是時數辭皆同何以別之竊意星若二十八宿是也又有四方之宿各分配日月五星數有支干之數律歷之數玄筭之數與策數雜用之此揚子所以知漢二百載而中天平子所以知漢四百載玄其興乎之驗也其然豈其然乎玄有文告等十一篇道義象數之學宋陸二注及王氏辨之詳矣茲不復云獨首贊與晝夜不合及首贊之辭與首之名義亦知六十四卦與卦義相當合如同睽六爻皆言同人睽之類是也而注間有不悟輙以他義釋之恐有未安理當釐正使贊與首名義相合庶幾粗明玄經之萬一

僕亦未能審於是非姑錄以備遺忘以為學玄之階耳僕得前人之注改而正諸

漢楊雄太玄賦

觀太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察吉凶之同域皦皦著乎日月兮何俗聖之暗燭豈愒寵以冒災兮將噬臍之不及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隱隱而輒息兮火猶熾而速滅自天物有盛兮况人事之所極奚貪婪於富貴兮迄喪躬以危族豐盈禍所棲兮名譽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燒兮膏以肥而見焫翠羽微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舜作典以齊民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為綱懷忠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誘世兮疾身歿而名滅豈若師由聃兮執玄靜於中谷納傿祿於江淮兮揖松喬於華嶽升崑崙以散髮兮踏弱水以濯足朝發軔於沙兮夕翱翔乎碣石忽萬里而一頓兮過列仙以託宿役青要以承戈兮舞馮夷以作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茹芝英以禦饑兮飲玉醴以解渴排閶闔以窺天庭兮騎騂騩以踟躕載羨門與儷遊兮永同覽于無極亂曰甘甜含毒難數嘗兮麟而可羈近犬羊兮鸞鳳高翔戾青雲兮不掛網羅固足珍兮斯錯位極離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魚腹兮伯姬曜夫名焚身兮孤竹二子餓首山兮斷頸屬妻何足歎兮辟斯數子智若水兮我異於此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

西漢書楊雄傳

雄作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嘲客嘲楊子曰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顧而作太玄五十文枝葉扶疏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入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楊子笑而應曰知元知默守道之致爰清爰靜游神之庭[illegible]惟寂惟寞守德之宅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楊子曰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諸子瓊林

楊子問神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 宋咸曰楊子者太玄經所謂玄者一也天地陰陽參比一生二取其三數故有三方三生九故有九州九生二十七故有二十七部二十七生八十一故有八十一家遂為八十一首故有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一日七百一十九贊而當周天之度一歲之紀節候鐘律星斗五行成著焉今或人以為孔子述而不作疑太玄不當作故問之 吳祕曰孔子述而不作太玄何為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 李軌曰言昔老彭好述古事孔子比之但述而不作今太玄非古事乃自成一家之書故作之也或曰孔子述事者有矣然何嘗作書乎 宋咸曰當孔子之世周室下衰詩書有亂禮樂崩壞先王之制無一而正者故孔子區區於道以述古事孔子比之刪詩書定禮樂約史記而脩春秋復與諸侯門人

卷四千九百四十

史許典刑然後各得其所故明道立教蓋在是矣何煩更作書哉是所以
述而不作者蓋此也非不當作之也當子雲之時則不然六經乃更聖人
之所定漢興已久稱爲諸儒定誣故新古事可述而屈身俯頸自非作書
者成一家則何以明其道哉 吳秘曰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自子
辰甲子分之以甲二十七章爲一會八十一章爲一統從子至辰自辰
至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
曆焉此其事則述也作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十一篇此其書則
作也 司馬光曰仁義先生之事也方州部家揚子所作也言揚子雖作

十九

太玄之書其所述者亦先聖人之道耳 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 李曰
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 九齡而
與余如切我玄文 李曰顏淵弱冠而與仲尼言易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
玄 光曰與知之 或曰玄何爲 光爲于偽切言爲何事而作 曰爲仁義
曰孰爲不仁孰爲不義 吳秘曰賢者立言雖不爲仁義何必玄 曰勿雜也
而已矣 咸曰言如三鄙田戶呼劇甲衛之從雜以巫覡禨祥形名浮虛而
亂俗今太玄獨專於仁義也或曰太玄之專仁義也安在答曰夫玄之道
雖以陰陽節候星斗五行之用然其吉凶休咎之占皆陽而時數辭從則

爲休也星陰而時數辭違則爲咎也使人知吉凶之來善惡之符 豈非仁
與夫義者宜也復使窮渾天之法知人事之紀通變化之本豈非義乎
秘曰引之以天數播之以人事終歸仁義不雜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
仁義仁義今玄準之故曰爲仁義夫人道則然且天一至地十易道也曰
參九據玄道也玄道之準易不亦非乎曰玄之準易非準易之道準易爲
書也易準天地自天一至地十天地之道備矣玄何爲哉易之書準天地
玄之書準曆數所以爲準易也曆數者天之道也自一至九陽數之極也
名類之於易則非矣 光曰則象天地以爲人紀異術無從而入 金樓子

二十

雜記下篇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楊雄有太玄經楊泉有太玄經談
者多誤動形言也或云桓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楊子有太玄經何處
復有太玄經此皆由不學使之然也 唐語林 王相涯注太玄常取以卜向
言所中多於易筮高定貞公之子爲齊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
爲重轉則爲演七轉爲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爲著外傳二十二篇 野客
叢書元城先生論甘露之禍凡覆十一族而王涯者自號留心太玄亦罹
其禍且太玄惟以進退消息之爲說涯知其說而不能行故爾僕謂製太
玄者小則非意且不能自制投天祿閣爲後世笑尚何以責學太玄者耶

呂居仁集讀司馬公集解太玄　京城半年圍道路三月病輕舟過江來
所向復未定客房夜涼冷氣體亦粗勝月穿牕鋪白風入桐葉動挑燈讀
太玄愛此頃刻靜物數極三甲此理本天命首贊則分行故未及世愿古
歷漢則亡易實更三聖衰哉楊子雲上與數子競雖云耗心力固自有捷
徑彼來司馬公獨欲眾說盈錙銖判訛謬一宗蒙是正讀之則知易此實
公所證如何少年子便欲獻譏評我老未知學讀此知不稱掩卷坐燈下
一洗肝肺淨明朝尋故人此語殊未竟　僧文珦詩　夜讀太玄　虛室冷雲
邊消閒讀太玄未須求甚解聊復竟餘篇夜永殘膏薄天高列宿懸有世
還嫡採休咎已俱捐　胡文恭公集張仕續雙注太玄經義　書復出
無㥘天年名儒釋舊文准易一時曲遺容難賞心千載獲神交高情要在
爪擊餘力猶能解象嘲誰道鳳凰難得繼續絕今日見靈樅　梅聖俞宛陵
集答鵠湖長老紹元示太玄圖　鵠湖有鵠吾不問鵠湖無鵠吾不疑道
士須與黃庭經釋子自將太玄辭意嗟哉此意迴與山陰別我亦曾非道
少為宋景文公集反太玄詩　子雲準周易志健意不長河圖歷九聖萬
化始有綱尼父頭雪白東筆叩混茫發掘天地輿磨拭日月光成書止十
篇九迺衍在旁玄雖巧以寫宛如偏上床良史不深貶乃譬吳楚王僭歷

父差故安用空言揚

原

太原府

支郡　石州　忻州　代州　平定州　保德州
岢嵐州

親領縣　太原　陽曲　壽陽　榆次　太谷
祁縣　清源　徐溝　交城　文水
靜樂　盂縣　臨縣　河曲

建置沿革　至到
城池　風俗形勝
戶口　田賦
土產　土貢
坊野　山川

祠廟　寺觀
宮室　壇壝
官制　公署
兵防　古蹟
宦蹟　人物

太原府總圖

北
西
東
南
太原府
汾水

陽曲縣圖

北

西

東

南

太原縣圖

北

西

東

南

榆次縣圖

北

西

東

南

太谷縣圖

北

西

東

南

祁縣圖

徐溝縣圖

清源縣圖

北

西

東

南

交城縣圖

北

西

東

南

文水縣圖

北
東
西
南

壽陽縣圖

北
東
西
南

盂縣圖

北
西
東
南

臨縣圖

北
西
東
南

靜樂縣圖

北

西

東

南

平定州圖

北

西

東

南

樂平縣圖

北

西

東

南

忻州圖

北

西

東

南

定襄縣圖

北
西
東
南

代州圖

北
西
東
南

崞縣圖

北

西

東

南

繁峙縣圖

北

西

東

南

五臺縣圖

岢嵐州圖

嵐縣圖

北

西

東

南

興縣圖

北

西

東

南

保德州圖

北

西

東

南

石州圖

北

西

東

南

寧鄉縣圖

北

西

東

南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一百九十九

永樂大典卷五千一百九十九

三十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　十二先

原　太原府二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

太原府 舊州十三縣　支郡六 舊州五新州一 石州 忻州 代州 平定州 保德州 岢嵐州新立　親領縣十四 舊縣十新縣四 太原 陽曲 壽陽 榆次 太谷 祁縣 清源 徐溝 交城 文水 靜樂舊管州 盂縣舊盂州 臨縣舊臨州 河曲新立舊屬保德州

建置沿革

禹貢冀州之域，舜為并州，左傳為實沈主參是也。周 春秋晉陽地人為唐國乃帝堯所封又為晉都其後上黨於此後為晉國屬趙 秦 為太原郡 漢 二年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文帝元年為太原王都又為并州東漢末省并入冀 三國 魏黃初元年置并州改太原為國 元魏 設為太原郡 後周 置并州總管府 隋 大業元年廢總管三年罷州為太原郡 唐 武德元年為并州總管龍朔二年為大都督府天授元年置北都兼都督府開元仍改并州為太原府 五代 唐同光元年改太原為西京以鎮州為北都又改太原為北京 宋 太平興國四年改太原為平晉縣以榆次縣為并州七年又徙治陽曲縣嘉祐四年復為太原府河東路又觀二年陞為大都督府 金 為太原府帶河東北路兵馬都總管府 元 立太原路直山西道宣慰司

太原志 太原府在顓頊時為臺駘所居之地。春秋左氏傳曰：金人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少昊之裔也玄冥水官昧之子也 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汾洮二水也 障大澤，以處大原。大原晉陽 帝用嘉之，封諸汾川。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 在高辛時又為實沈所居。左氏傳鄭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嚳也 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后帝堯也 遷閼伯於商丘，主辰。辰大火也 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今晉陽縣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故參為晉星。在陶唐時為冀州之域。尚書禹貢曰：既修太原是也。放勳始封于唐，又徙晉陽，後又居平陽，故謂之陶唐氏。虞舜時肇十有二州，分冀州之北，太原置并州。在夏后時復為九州，又入于冀，為帝都之後，世徙安邑，故晉陽亦名大夏，其地為唐人之國。錄夏后九世之孫於大夏之墟是為唐侯 周室平殷，復置并州。夏官職方云：正北曰并州。取洛邑所向而言之耳。釋名曰并兼也言其州或并或設因以為名也 左氏傳曰：武王妃邑姜方震大叔，唐叔也 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至成王時，唐人作亂，為周所滅，乃封叔虞焉。史記曰：成王與叔虞戲，削桐為圭曰：以是封汝。周公請封于唐。王曰：吾戲耳。公曰：天子無戲言。遂封之。左氏傳曰：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甲名 沽洗，鐘名 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也職官五正五官之長 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夏虛大夏也 地有晉水，後改名晉國，遂以晉陽為都。八世孫穆侯始徙都絳。絳晉都又詩譜 詩六月周宣王北伐玁狁至于太原，春秋晉荀吳敗于大鹵，皆其地也。以地有鹽故名鹵縣以大原有鹵也 故杜預釋例曰：晉大鹵、太原、大夏、夏虛、平陽、晉陽，六名一也。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晉於是始大。文公霸諸侯，尊周室。季世六卿專政，趙氏得其地。春秋趙鞅入于晉陽是也。史記：智伯率韓魏攻趙，趙襄子奔保晉陽，引水灌之。智伯貪而無謀，韓魏反而殺焉，遂為趙氏之都。至敬侯始徙邯鄲。秦莊襄王二年，蒙驁攻趙，取榆次、狼孟，得三十七城，太原入于秦。秦初置太原郡。始皇元年晉陽反，為趙所定之。其後定置三十六郡，此其一也。漢二年，魏王豹盡有太原上黨之地。九月，漢虜豹，定魏地，置太原郡。六年以太原二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王之，都太原。信上書請都馬邑，許之。七年信反，入匈奴。十一年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斬信。高祖乃取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取山南太原之地亦屬代，立子恒為代王，都晉陽，後都中都。史記如淳注曰文紀云都中都又文帝十一年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如遠都此中都也中都故城在今之水西南千里之北 文帝入立之二年，分代為兩國，立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四年徙武淮陽，以參為代王，并得太原故地，都于晉陽，是為孝王。立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二十九年薨，子剛王義嗣。武帝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為阻，徙代王為清河王，以其地為太原郡。是天下置十三州刺史，并州部九郡，而太原郡領縣二十一，治晉陽。王莽又分并州牧置朔部牧。莽敗，更始以鮑永為大將軍安集并州。光武建武初，永以地降，終東漢之世，并州與郡名皆不改，太原郡領十六城，亦以晉陽縣為刺史治所。董卓之亂，紀綱廢弛，兵河北，以冀州牧領幽并青州，使其甥高幹為并州刺史。曹操破袁紹，紹死，子尚嗣，曹又破之，幹以并州降于操，已而復叛，操攻殺之。操領冀州，欲大其境，乃依禹貢之制，合十三州為九州，并州地入于冀。魏文帝黃初元年復置并州太原郡如故。晉受魏禪，并州仍舊領郡國六

以太原郡爲國統縣十三封宗室安平獻王孚子瓌爲王是爲烈王薨子顒嗣咸寧二年徙封河間是年復以孚子勃海王輔爲太原王監幷州諸軍事是爲成王薨子弘嗣已而徙封中山國除爲郡其後以宗室東嬴公騰爲刺史騰徙鄴又以劉琨爲刺史皆居晉陽劉聰襲陷之琨引代王猗盧兵幷力破聰以晉陽殘毁移居陽邑城以招集亡散（在今太谷縣東十六里）琨將姬澹爲勒兵所敗不能復守長史李弘以幷州降于劉氏琨乃從飛狐入幽州晉陽遂爲曜所得靳準僭亂曜徙都長安自平陽以東盡入于石勒冉閔之立也幷州刺史徙治臺壁爲（在今祁縣東南一十里）石氏故將張平跨有新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之地胡晉十餘萬戶拜置征鎭爲鼎峙之勢後居晉陽慕容儁封之平奔于平陽儁遣悅綰爲幷州刺史以撫其民地遂入於前燕及苻堅伐燕使其將楊安攻晉陽爲地道入其城執刺史慕容莊王猛遣兵戍之進師平燕地又入于秦堅之死也幷州刺史王騰迎堅子丕立于晉陽者數年丕敗奔于東垣地入于慕容永復燕慕容垂攻永弟支于晉陽魁之地又入于後燕元魏皇始初伐幷州燕將遼西王李農戰敗還晉陽道武帝來陽曲西山臨而攻之農棄城遁地又入于魏遂建臺省置百官爲州郡之名沿而不改幷州領太原上黨

鴈門樂平襄垣五郡太原郡領縣十靈后之亂爾朱榮據之榮誅從子兆人據之北齊神武伐爾朱氏兆敗死秀容幷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武定初置晉陽宮後遂爲齊之別都有晉陽大明二宮置幷州尚書省與鄴省分治庶事文宣幸晉陽者十遂終焉廢帝即位于晉陽孝昭終于晉陽武成幸晉陽者九後主幸晉陽者七周武帝建德六年二月平齊于鄴都晉陽置相幷二總管各立宮及六府官（後周上柱八人則後置六官如今六部）十二月廢幷州宮及六府隋開皇二年正月置河北道行臺尚書省於幷州以晉王廣爲尚書令王入朝而省廢九年以漢王諒爲幷州總管自北齊至隋開皇州所領郡史闕其文煬帝大業元年罷總管三年罷州爲太原郡領縣十五其年五月帝幸榆林郡八月次太原詔營太原宮十年人幸太原因避暑汾陽宮（在今于十七北）既還乃以唐公爲太原留守唐祖因之以起義兵遂革隋命武德元年復爲幷州總管領十六縣人置清源縣以榆社屬韓州未幾爲劉武周所陷太宗復拔之三年廢總管以壽陽縣置受州太谷縣置太州又以文水屬汾州四年復置總管領幷受遼太榆沁七州是年又改爲上總管五年又領代石二總管俄改上總管爲大總管六年又領朔州總管復以文水來屬及太州

廢又以太谷祁二縣來屬七年改爲大都督府置難陰縣省陽直縣改汾陰爲陽曲又以文水縣屬汾州貞觀之初因山河形便分天下爲十道三曰河東道幷州在焉又省烏河羅陰復以文水來屬八年廢受州以壽陽孟樂平石艾又割順州之燕然凡五縣來屬督幷汾箕嵐四州十四年廢燕然縣則天天授元年置北都仍兼都督中宗神龍二年罷都督睿宗景雲一年又領持節和戎大武等諸州軍節度使玄宗開元五年突厥九姓內屬雜處太原置天兵軍以幷州長史領天兵軍大使護其衆八年更爲天兵軍節度使十一年帝北巡至太原以王業所興復建北都仍升幷州爲太原府改天兵軍爲太原以北諸軍州節度河東度支營田使領太原遼石嵐汾代忻朔蔚九州十七年以遼石隸潞州十八年更爲河東節度使領大同軍使又置副使以代州刺史領之二十二年分十道爲十五道置採訪使以檢察非法河道治太原德宗興元元年賜節度號保義軍三年復爲穆宗長慶元年又領押北山諸蕃使武宗會昌三年罷領雲蔚朔三州以雲州置大同軍團練使僖宗中和二年增領麟州忻代隸鴈門節度使徙大同軍治代州四年復領雲蔚二州昭宗龍紀元年增領憲州特節度使李克用以破黃巢王行瑜之功封晉王專河東來梁篡唐克用不

授命奉唐正朔承制行事既薨子存勗嗣王位遂取河北即帝位于魏州復稱唐以魏州爲東京鎭州爲北都改太原爲西京既滅梁定都于洛復以太原爲北京明宗已後又兼大同威塞振武彰國等軍蕃漢馬步總管以捍北邊晉高祖因以自立既即位仍爲北京漢因之高祖以其弟崇爲太原尹河東節度使留守北京周太祖入立崇乃據之僭號稱漢傳子承鈞孫繼恩繼元凡四世周世宗宋太祖征之皆不能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繼元始以城降惡其負固後服毁而廢之降爲幷州軍事以榆次爲州治徙其遺民居之廢晉陽縣以其地爲平晉縣省太原入榆次割交城縣隸大通監廣陽樂平二縣隸平定軍所領縣九七年以地非要會復徙陽曲縣之唐明村今城是也以其地近邊更帶兼河東經略安撫使又領幷代澤潞嵐石麟府四路馬步都總管仁宗嘉祐四年敕大幷州素稱都會暴忠僞迹降爲小郡與俗爲新歷年斯久宜還府號以慰民心乃復爲太原府河東節度使熙寧三年廢平晉縣復從置焉（之上五月賞于化又置始易之以歷代又後至中領威之忻州平定軍又諸路總管故地）金朝天會四年府仍舊名六年權兩河爲四路以河東北路兵馬都總管治太原自平定而西靈石而北西距大河北至鴈門一十二州軍皆屬焉

其就有撥武汾陽鎮西等軍節度使[小注]
[小注]其職太原尹兼而領之[小注]
仍兼河東節度，又罷大通監，以交城來屬。凡領縣十，以忻州平定軍為府
之支郡[小注]皇統中，又以鄜延路晉寧軍隸汾陽節度，則總
府之所統，西踰河外矣[小注]元初為太原路，大德間改
為冀寧路，直隸中書省，統縣三十六。
國朝復為太原府，轄汾州五處，直隸山西省，又省巴州、秀容、河曲、離石四處，
見所統州縣二十七，隸山西省。洪武九年春二月，癸晉王宮城於外東
北，維改山西省為山西布政司。　太原郡[小注]縣二十一　晉陽
[小注]葰人[小注]界
休[小注]榆次[小注]中都[小注]
于離[小注]
[小注]茲氏[小注]狼
孟[小注]鄔[小注]
平陶[小注]汾陽[小注]
京陵[小注]陽曲[小注]
[小注]大陵[小注]原平
[小注]祁[小注]上艾
[小注]慮虒[小注]廣武[小注]
陽邑[小注]
太原郡[小注]晉陽　界休　榆次　中都　于離　茲氏　狼孟
鄔　盂　平陶　京陵　陽曲　大陵　祁　慮虒　陽邑　右東漢
太原國[小注]晉陽　陽曲　榆次　于離　盂　狼孟　陽邑
大陵　祁　平陶　京陵　中都　鄔　右晉
太原郡[小注]晉陽　祁　榆次　中都　鄔　平遙　沾　壽陽
長安　陽邑　右後魏
太原郡[小注]晉陽　太原　交城　汾陽　文水　祁　壽陽
榆次　太谷　樂平　和順　遼山　平城　石艾　盂　右隋
北都太原府太原郡[小注]太原　晉陽　祁　文水　榆次　盂
壽陽　樂平　廣陽　清源　交城　陽曲
忻州定襄郡[小注]秀容　定襄　右唐

太原府[小注]陽曲[小注]太谷[小注]榆次　壽陽　盂　文水　祁　清源
平晉
忻州[小注]秀容　定襄
平定軍[小注]平定　樂平　右宋
太原府[小注]陽曲　太谷　榆次　壽陽　盂　交城　文水　祁
清源　平晉
忻州定襄郡[小注]秀容　定襄
平定軍[小注]平定　樂平　右金
冀寧路[小注]錄事司　陽曲縣　平晉縣　徐溝縣　清源縣
交城縣　文水縣　祁縣　太谷縣　榆次縣　壽陽縣　盂州　臺州
堅州　代州　崞州　管州　嵐州　興州　臨州　芭州[小注]
石州　寧鄉縣　離石縣
保德州　河曲縣
忻州　秀容縣　定襄縣
汾州　西河縣　孝義縣　介休縣　平遙縣
平定州　樂平縣　右元
太原府[小注]陽曲縣　太原縣　榆次縣　太谷縣　祁縣
徐溝縣　清源縣　交城縣　文水縣　壽陽縣　盂縣　臨縣　靜樂縣
平定州　樂平縣
忻州　定襄縣
代州　崞縣　繁峙縣　五臺縣
岢嵐州　嵐縣　興縣
保德州
石州　寧鄉縣　右本朝
九域志：太原府太原郡河東節度。唐河東節度。周初劉崇竊據。宋太平興
國四年克復，降緊州軍事。嘉祐四年復為太原府河東節度，治陽曲縣。縣
九：建隆四年以晉陽縣為平晉軍。太平興國四年廢軍為縣，省太原入榆
次，改廣陽縣為平定，并樂平縣隸平定軍，以交城縣隸大通監。寶元二年
交城縣復隸府。熙寧三年省平晉縣入陽曲。監二：太平興國四年以交城
縣置大通監，六年以沁州綿上縣隸焉。九年於平晉縣置監，務成平四年
升為永利監。天聖元年改大通為交城，明道二年復舊，寶元二年以大通
監隸府，俾知交城縣兼領監事。太平寰宇記：并州。[小注]

二國十四州之域禹貢曰既修太原注曰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舜典曰肇十有二州[illegible]注曰舜為冀州之北太廣分置并州至夏復為九州省并州合于冀州周之九州復置并州職方曰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藪曰昭餘祁川曰虖沱嘔夷浸曰淶易釋名曰并兼也言其州或并或設因以為名春秋晉荀吳敗狄於大鹵即太原晉陽縣也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按晉大鹵太原大夏夏墟平陽晉陽六名其實一也太原地記曰并州不以衛水為號又不以恒山為名而言并者以其在兩谷之間乎按今州本高辛氏之子實沈之金天氏之子臺駘之所居也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后帝不臧遷實沈于大夏主參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以處太原注曰大夏太原晉陽縣也太原臺駘之所居按今州又為唐國帝堯為唐侯所封又為夏禹之所都也帝堯始封於唐又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平陽即今晉州晉陽即今太原也又曰禹自安邑都晉陽至桀徙都安邑至周成王以封弟叔虞是為晉侯史記曰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是封汝周公請封之於唐成王曰吾戲耳周公曰天子無戲言遂以封之今州春秋時為晉國戰國時為趙地左傳曰晉趙鞅入晉陽以叛

顔容曰趙簡子居晉陽至成公居邯鄲史記曰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奔保晉陽後智伯復為韓魏趙所滅故其地屬趙地理志曰趙西有太原秦本紀曰莊襄王二年蒙驁攻趙定太原四年初置太原郡始皇置三十六郡仍為太原郡漢二年魏豹反為楚盡有太原上黨之地九月韓信虜魏豹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六年以太原二十一縣為韓國徙封韓王信都太原七年信反走入匈奴十一年封皇子恒為代王都晉陽文帝元年皇子參為太原王都晉陽地理志曰太原郡領二十一縣屬并州後漢末省并州入冀州魏文帝黃初元年復置并州改太原郡為太原國初曹公圍袁尚於鄴時袁紹外生高幹為并州刺史牽招說幹曰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強胡宜迎尚并力觀變幹不能用故敗晉惠帝時并州之地盡為劉元海所有其後劉曜徙都長安自平陽已東盡入石勒至苻堅姚興赫連勃勃並於河東郡置并州後苻丕為慕容垂所迫奔于晉陽稱帝一年為慕容永所滅後魏復為太原郡周武帝建德六年平齊置六府於并州後省六府置并州總管開皇三年廢總管置河北道行臺尚書省今州理是也九年廢行臺復置并州總管大業元年廢總管三年罷州為太原郡隋季陵遲寇盜充斥煬帝以唐高祖為山西河

東道撫慰大使太原留守仍遣武賁郎將王威高君雅為副時賊帥歷山飛衆號十萬來寇郡境劉武周又殺太守王仁恭舉兵馬邑賊又攻汾陽宮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勸高祖舉兵旬月間衆至數萬威君雅有疑心高祖斬之以徇時大業十三年也其年入關赴定京邑高祖輔政義寧元年太原郡仍舊不改唐武德元年改為并州總管并州領晉陽太原榆次太谷祁陽直壽陽孟樂平交城石艾文水遼山平城烏河榆社十六縣其年置清源縣仍以榆社屬韓州三年廢總管其年置沁陽仍以孟壽陽二縣置受州治孟縣樂平遼山平城石艾四縣置遼州治樂平太谷祁二縣置太州治太谷仍以文水屬沁州四年又置總管并介受遼太榆沁七州其年改為上總管五年又改代石二總管其年改上總管為大總管六年又管朔州總管仍割汾州之文水來屬其年廢太州以太谷祁二縣來屬七年改為大都督府其年置羅陰縣仍省陽直縣改汾陽為陽曲縣又以文水屬汾州貞觀元年省烏河羅陰二縣又以文水來屬八年以廢受州之壽陽孟樂平石艾又割順州之燕然凡五縣來屬督并汾箕嵐四州十四年廢燕然縣龍朔二年進為大都督府天授元年置北都兼都督府開元十一年玄宗行幸至此以此州王業所興又建北都仍改

并州為太原府立起義堂碑以紀其事二十二年分天下州郡為十五道置採訪使以檢察非法太原為河東道又於邊境置節度使以式遏四夷河東最為天下雄鎮後唐同光元年莊宗即位於魏州改太原為西京以鎮州為北都三年改太原為北京後偽漢所據郡縣志云宋太平興國四年平偽漢降為并州移州於三交寨陽曲縣界太原舊城並從毀廢嘉祐四年復為太原府河東節度自後領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元豐九域志爲次府大觀元年陞大都督府[illegible]

元一統志宋太平興國四年五月甲申平北漢戌于毀太原舊城改為平晉縣以榆次縣為并州徙居民於新理悉燔其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衆五年四月壅汾河晉祠水灌太原故城七年又徙治于陽曲縣唐明村今府城是也嘉祐四年復升太原府河東節度大觀二年升大都督府金因之為太原府兼河東北路兵馬都總管府天會六年以徙單涂壽領府事　元戊寅歲九月太師國王撫定其地立太原路今領支郡十四親領司一縣十錄事司析府城北設錄事司領在城民事

陽曲縣太原志按春秋時為晉地三晉既分地入于趙秦攻趙取狼孟又入于秦西漢地理誌太原領縣二十一狼孟其一也陽曲其十四也輿地記謂陽曲本漢狼孟地故城在今縣東北八十里屬太原郡應劭曰河千里一曲此當其陽故曰陽曲按舊陽曲在忻州定襄縣王莽改狼孟曰狼調後漢末移於太原縣北四十五里屬并州刺史魏武帝從陽曲之民於太原北狼孟縣南境築城居之而狼孟縣至晉末亦廢後魏地形誌云陽曲屬永安郡今定襄是也又移其南八十里今之石城隋開皇二年以陽字叶晉陽姓忌其曲名改為陽直縣十年又徙東北四十里汾陽故縣十六年改為汾陽煬帝復改為陽直縣移治東木井城唐武德亦年於西南

十五里故陽曲縣分置汾陽縣屬并州七年省陽直縣改汾陽為陽曲因舊名也其年又分置羅陰縣貞觀元年省羅陰復置陽曲宋太平興國七年徙州置於縣南界唐明村移縣治于西郭外嘉祐四年升太原府河東節度縣仍屬之金天會中移縣治於郭下大定間割榆次之西北鄉屬焉元因之

國朝仍名陽曲縣省錄事司來屬隸太原府輿地廣記唐武德七年復曰陽曲自劉氏竊據以前府治太原晉陽二縣宋太平興國四年王師克復遂徙州治陽曲而空其故城太原縣禹貢所謂既修太原是也秦以來為太原郡治東漢以後兼為并州刺史治焉後魏爾朱榮高歡父子皆據此隋開皇十年於州城中右晉陽置太原縣唐高祖於此起義師以興王業宋太平興國四年省入榆次晉陽縣本漢舊縣北齊置龍山縣隋開皇十年改曰晉陽宋建隆四年以為平晉軍太平興國四年廢為平晉縣熙寧三年省入陽曲有龍山晉水所出

太原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為晉陽縣太原郡治於此歷代因之或為并州或為太原而縣名不改北齊武成河清四年移晉陽於汾水東十六年置龍山縣屬太原郡隋開皇三年郡廢置并州十年龍山縣廢移

[illegible]太原志太原縣古晉陽邑本唐叔虞始封之地春秋晉荀吳戰于大鹵即此也三晉既分地入于趙秦為太原郡漢為晉陽縣屬太原郡後魏誌云晉陽本唐國光始都此後遷平陽高齊河清四年移晉陽於汾東而城中置龍山縣[illegible]十一月更名縣太原郡治縣二自此始隋開皇十年省龍山縣徙晉陽縣於城中而於汾東置太原縣二縣以汾水中橋為界大業十三年移太原入府城唐貞觀十一年展築東城并州長史李勣築遂置太原於汾水東唐建北都並為赤縣歷五代不改宋太祖建隆四年圍河東以晉陽縣為平晉軍不克而還至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毀其故城廢晉陽縣并龍軍名置平晉縣於故城東北行宮之西廢平四年置永利監以縣為領監事元豐中就徙縣事於監以縣地數為汾水圮故也元豐七年秋八月[illegible]北漢劉繼元降時太原舊城下平晉縣以榆次縣為并州建其上又治新[illegible]金大定中并人請罷河北監禁於此廢監官以縣隸府貞祐四年秋七月廢平晉縣元復置隸太原路

國朝仍為平晉縣洪武四年移縣治於汾河西故唐城基之南洪武七年改為太原縣屬太原府　郡縣志宋太平興國四年平偽漢其太原城中晉陽

太原二縣並廢為平晉縣熙寧三年廢縣入陽曲政和五年復置

壽陽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於此置榆次縣之東境屬太原郡金興定二年以縣之西復置晉州今林方清源而此縣仍屬太原郡太原志壽陽縣郡名馬首按春秋左氏傳晉襄公十四年荀偃曰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余馬首欲東乃歸公二十八年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為七縣馬首居其一而韓固為馬首大夫晉陽志云本郡晉置壽陽縣屬樂平郡一名壽陽晉末省是則春秋時馬首至晉而改為壽陽也馬首故城在今縣南一十五里基址尚存後魏風土記云晉末山戎內侵太原之戶來向山東戍即居之太平真君十一年遣戍外出徙壽陽之民於太陵城西南十里置西壽陽為太原郡唐文水縣是也隋開皇十年改為文水縣復於壽陽故城置縣屬并州唐武德三年置受州以縣屬焉六年徙受州于此貞觀八年州廢仍屬并州歷五代至宋不改金大定中割榆次縣東界三百五十餘戶來屬元因之隸太原路

國朝仍舊為縣屬太原府元一統志晉泰始中置壽陽縣屬樂平亦名受陽盧諶征艱賦所謂歷受陽而總轡者是也

榆次縣太原志春秋時晉邑左傳昭公八年石言于晉魏榆魏邑也今晉州

[illegible]後為祁氏之田。昭公二十八年晉滅祁氏魏獻子為政分為七縣以
知徐吾為塗水大夫皆其地也。三晉時屬趙秦莊襄王二年蒙驁取趙榆
次地入于秦漢為縣屬太原郡王莽曰太原亭後漢復舊名晉治塗水古
城後魏太武太平真君九年省入晉陽宣武景明元年復置北齊大寧時
又省東徙十五里中都縣治之仍屬并州隋開皇中復榆次名西徙治古
城東南隅今縣是也開皇六年將本縣西境梗陽鄉置清源隸并州歷唐
及五代不改宋太平興國四年既平東漢降太原府為并州軍移治于此
併太原縣入焉七年徙并州治于唐明村仍隸焉金因之太定中以縣境
遼大割其東界三百戶入壽陽西南界三千七百五十戶入太谷西北界
八百戶入陽曲縣西界四千五百戶入平晉外本縣二萬一百六十八戶
為上縣元因舊名不改隸冀寧路
國朝因之屬太原府城周八里五十步高四丈縣境東西八十五里南北一
百一十五里。
太谷縣太原志太谷縣本春秋晉大夫陽處父所封之邑故名曰陽邑三
晉既分屬趙秦屬太原漢為太原之陽邑縣王莽時改曰繁穰後漢特明
帝封馮魴為侯國晉屬太原國後魏屬太原郡太平真君九年省景明二
年復置後周建德四年西遷一十五里即今縣也隋開皇三年太原郡改
為并州十八年改曰太谷縣因縣西南太谷為名屬并州唐武德三年分
太谷祁二縣置太州六年廢州復為縣仍隸并州歷五代至宋金皆因之
金大定中割榆次縣隋大仁義二鄉來屬興定四年清原置晉州以太谷
隸焉元廢州仍隸太原路
國朝因之仍屬太原府元一統志三晉分地屬趙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九
年與邯鄲戰陽邑謂此也
祁縣太原志祁縣係河北冀州之分野按周禮職方氏并州之藪曰昭餘
祁春秋時為晉大夫祁奚叔向之邑以祁為縣名以昭餘為郡名晉本大夫
祁盈分其田為七縣令賈辛為祁大夫杜預注云太原祁縣是也在縣東
南一十五里今為上下故縣二村秦屬太原郡漢為祁縣亦屬太原武帝
封李善為祁侯徙祁於西北今為祁城村遺跡猶存後魏并州別駕封贊
於西北築城今縣治是也北齊天寶七年廢隋開皇十年復置屬并州唐
武德三年改屬太州今太谷縣是也六年太州省以縣還屬開元改并州
為太原府縣屬如故歷五代至宋皆因之金貞祐四年丙子秋胥鼎言沁
州古太原徐溝縣城三百里若以祁縣團柏鎮為郡撥太谷祁縣隸之便

[illegible]遼置[illegible]山[illegible]廢州為縣興定四年清源縣置晉州割祁
縣隸焉元州廢復以祁縣屬太原路
國朝因之屬太原府
清源縣太原志春秋左傳僖公三十一年晉蒐于清源作五軍又中行穆
子見梗陽之巫皋皆此地也後為祁氏之邑祁氏既滅魏獻子分其田為
七邑以魏戊為梗陽大夫史記趙惠文王十一年秦取梗陽地入于秦在
漢為榆次縣之西境縣南百二十步有梗陽故城自漢至晉皆屬于榆次
縣地後魏省榆次縣屬晉陽隋開皇十六年於梗陽故城置清源縣屬并
州因縣西北有清源水故名之大業二年省入晉陽縣唐武德元年復置
歷五代至宋因之金興定四年置晉州于壽陽縣西張寨以鎮往來之衝
未幾遷治于此割徐溝祁太谷來屬元廢州復四縣仍舊為縣屬太原
路
國朝因之屬太原府
徐溝縣太原志本縣舊徐溝鎮原隸清源縣至金因本鎮東屬平晉西屬
清源中有南北要路兩縣交居以致民訟難決賦稅難徵大定二十九年
本鎮耆宿鄧裕等八人赴朝陳言利便從改為縣仍舊鎮為名東撥平晉
縣斷金鄉一十三村西撥清源縣梗陽鄉一十一村南撥榆次縣西管鄉
四村置為縣隸太原路興定四年改清源為晉州以徐溝縣隸焉元州廢
仍隸太原路
國朝因之屬太原府
交城縣太原志按晉陽志云交城蓋唐畿內之城也本漢晉陽縣之西境
北齊于此置牧官隋開皇十六年析置交城縣屬并州因縣界西北有古
交城為名故縣在今縣東北九十五里居汾水孔水交流之際故曰交城
去古太原之西七十里唐天授二年長史王及善移于山南却波村以就
驛道今縣是也先天二年分置盧川縣于故縣地開元二年以盧川非要
會仍併入焉歷五代不改宋太平興國四年于縣建大通監采之名臣宋
琪呂誨嘗涖監焉六年割沁州綿山縣隸之有東西二鐵冶東則在綿上
西則在交城之北山寶元間以監屬太原府俾知交城縣兼領監事金天
會六年廢監止立交城隸太原府元朝因之
國朝仍隸太原府
文水縣太原志按晉陽圖經曰唐叢春秋晉地魏獻子分祁氏田為七邑
以司馬烏為平陵大夫即此地也後為趙二名大陵史記云趙肅侯及武

[illegible]晉[illegible]邀爲秦屬太原郡漢爲太原郡大陵縣故城在今縣東北二十五里周四十里王莽改爲大寧後漢復爲大陵晉屬太原國後魏風土記曰晉末有山戎內侵太原之戶來向山東戎知居之至後魏太平真君九年遷山戎外出徙壽陽之民三千戶於大陵城西南十里置壽陽縣屬太原謂之西壽陽隋開皇十年始改爲文水取文谷水爲名屬并州唐武德三年改屬汾州六年復屬并州七年復屬汾州天授元年以武后鄉里改曰武興縣徙於扴揄故邑神龍元年復故名歷五代不改宋元豐七年甲子爲汾文二水漲溢城爲漂壞基址不存元豐八年邑宰薛昌構於西山之下十里南張陀付樁高阜處築遷邑周九里元因之屬太原路

國朝仍舊屬太原府太平寰宇記仲[illegible]元年復爲文水縣城周九里大約三十里百姓於城中種水田 輿地廣記本大陵縣地晉置武[illegible]王[illegible]大文等走七故縣內設即此

靜樂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汾陽縣地屬太原郡隋開皇三年置岢嵐縣十八年改曰汾源大業四年又改爲靜樂屬樓煩郡唐武德四年於縣置管州以縣有管涔山故名五年改爲北管州六年州廢以縣屬嵐州龍紀元年嵐置憲州及樓煩天池縣宋咸平二年置靜樂軍五年軍廢復爲憲州熙寧三年屬嵐州後有憲州爲縣十年復置政和六年隸河東北路經略司金改憲州爲靜樂郡人[illegible]三年復改爲管州元至元五年因軍北并嵐樓煩以隸嵐州二十二年分州廢爲嵐州[illegible]寧化[illegible]州入本州太原志本縣古冀之分野春秋屬晉秦隸太原隋置樓煩郡爲憲州所轄三縣樓煩天池玄池也至宋咸平五年避水患移置靜樂軍領樓煩縣是也後屬嵐州又省天池玄池二縣所轄鄉村戶口隸陽曲交城分治因此憲州止有一縣即取舊軍爲名改樓煩爲靜樂縣熙寧三年省州爲縣十年復爲憲州以頫河西西夏國往來四達衝要之地政和六年編脩城誌按憲州圖經所載本州賜汾源爲頴至宋隸河東北路經畧司所轄金改州頴陽郡名爲靜樂至天德三年改爲管州元乙卯年本州置河北路都元帥府癸卯年隸太原府提管至元二年省併屬嵐州所管當年六月內革罷復立管州至元三年并嵐州并嵐寧化樓煩四處入本州至元五年并入嵐州後至元間又復爲管州

國朝洪武二年改爲靜樂縣隸太原府太平寰宇記本漢汾陽縣地城內有[illegible]平[illegible]三[illegible]城[illegible]屬[illegible]隋開皇三年自今[illegible]岢嵐北移于嵐[illegible]於三[illegible]城

[illegible]爲[illegible]城之地又[illegible]三晉既分爲趙地謂之原仇城屬上艾之北舊方志圖云晉太子申之邑也後爲祁氏采地祁氏既滅魏獻子分其田爲七縣孟其一也以孟丙爲孟大夫孟在原仇西百里漢之孟縣也屬太原郡後魏省其地屬石艾縣一云入陽曲縣俗謂之大孟伯冢宇記曰隋開皇十六年分石艾縣置原仇縣屬遼州治原仇故城即今縣是也其城周二里三十步高二丈八尺隋大業二年改爲孟縣取漢舊縣以名之隸并州唐武德三年割并州孟壽陽一縣置受州六年改州治寶魚城貞觀元年又省并州爲河縣入焉八年廢受州復隸并州歷五代宋因之至金貞祐三年改爲孟州元因之隸太原府

國朝洪武二年復改爲縣仍屬太原府

臨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離石縣地後周大象九年置烏突郡及縣隋開皇元年改爲太和郡三年郡廢以縣屬石州唐武德三年改曰臨泉以其臨湫水之泉故名宋置北和州貞觀三年州廢屬石州宋淳化四年置晉寧軍於此又以定胡縣爲屬金大定二十九年置臨水縣改定胡爲孟門縣隸石州以地接西河置州置兵馬都元帥府後廢仍爲石州元中統二年改臨泉縣爲太原路三年陞爲臨州仍隸太原

國朝洪武二年改臨州爲臨縣仍屬太原府太原志自前代石州所轄爲衛頃金大定二年始立臨泉縣大定二十四年築城鑿池屬石州所轄元己卯年置臨州行兵馬都元帥府鎮禦西邊與綏州接境黃河湖建梓橋故降西夏地邑依前設置州事其孟門臨泉方山三縣與石州分治

河曲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金大定二十四年改爲隩州[illegible]黃河上十二乙置河曲縣取河千里一曲之義元省

國朝復立爲縣屬太原府

平定州見領縣一太原志古冀州之域春秋分屬并州之地春秋時屬晉秦屬上黨漢爲太原之東境上黨之北境漢書地理志此爲上艾縣也東漢屬恒山國晉爲樂平郡元魏爲西陽郡後復爲樂平郡仍改上艾縣爲石艾縣隋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遼州大業初州廢屬太原郡又以石艾縣屬受州古受州城在城西三十里今賽魚村是也唐武德三年屬遼州六年改屬受州貞觀八年廢受州屬并州天寶八年改爲廣陽縣因縣西南八十里有廣陽故城爲名歷五代不改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以鎮州廣陽縣建爲平定軍蓋太祖征太原先克此縣遂因隸鎮州四年太宗平河東因改其廣陽縣爲平定縣又陞承天軍爲寨徙其民入于故榆關

[illegible]州[illegible]城東北隅築羅城九里二十六步以平定樂平隸焉今下城
是也熙寧七年廢遼州省平城和順二縣入遼山隸平定軍元豐八年復
立遼州二縣還舊金爲太原支郡大定二十二年十一月改軍爲平定州
仍轄平定樂平二縣元初以土人聶珪爲元帥蔵孟泉和遼儀邢晉等處
隸焉至元三年遼和儀入平陽蔵入廣平孟隸太原邢入順德省平定縣
改泉州爲樂平縣隸焉

國朝仍爲平定州領樂平縣屬太原府元一統志金興定二年陞爲防禦以
壽陽縣來隸後復還舊屬元初因之至元三年省平定樂平二縣入平州
七年復立樂平縣爲屬邑

樂平縣太原志在禹貢冀州之域後分爲并州之地按晉陽誌云春秋時
東山皐落氏之國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之遂爲晉地三卿分晉地入於
趙秦屬上黨郡前漢爲上黨郡之沾縣後漢魏因之晉泰始中分治樂平
郡沾縣屬焉又置樂平縣後魏太武太平真君九年省郡及縣明帝孝昌
二年於遼州和順重置樂平郡及縣北齊移治沾城今縣是也隋初郡廢
開皇十六年增築大之置遼州於此樂平屬焉又分置東山縣大業二年
省遼州及東山縣以樂平縣屬并州唐及五代無所改易宋初用兵攻河
東遣彬首下樂平於乾德三年升爲平晉軍太平興國四年復征河東劉
繼元降以廣陽縣地當衝要又先克復乃升爲平定軍廢平晉軍復樂平
縣以隸焉金因之至興定二年改樂平爲皐州元因之中統元年改皐州
爲樂平縣至元三年省入平定州親管至元七年復立樂平縣

國朝因之隸平定州元一統志唐武德三年復置遼州于樂平又以石艾爲屬焉六年移遼州治于箕山縣以樂平石艾改爲受州貞觀八年廢受州復屬并州

保德州太原志本州前代無所考舊誌云止立林濤寨有城郭遺址元隸
府州所轄府州即府谷縣春秋屬晉地即林胡是也晉滅入于胡漢唐以
下不聞其傳至宋淳化四年置定羌軍隸嵐州所治景德二年爲興河西
府州對境改爲保德軍後景德四年始立州事金大定十二年倚郭立保
德州縣事元仍立保德州隸太原親管至元三年併奇嵐興州芭州入本
州所轄至元四年將奇嵐併入管州其興州芭州民隸本州親管興州見
有城郭芭州城邑隸延安路地界本州止管東境民户

國朝初亦爲州直隸山西省洪武七年改爲縣隸太原府洪武九年復改爲
州仍隸太原府

岢嵐州[illegible]大明清類天文分
野之書禹貢冀州之域又屬并州元魏[illegible]
唐[illegible]宋[illegible]金[illegible]
州元[illegible]太原志按古記云北齊二清二年築
縣孤戍顯國祚永寧府爲河水毁城之東北角漢時東移一十里名安元
城此城無坡迭嶺唐遼於西南築平城名曰岢嵐軍城周五里倚郭嵐谷
縣共爲治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至宋元豐八年太守賀詔慶於城之吳維展築四里至大觀元年太守
王喆重開城壕碑記云保德火山寧化皆爲嵐邑雖岢嵐於平地置之金
大定二十三年刺史耶律爲宋奴使宣請改軍爲州充刺史所置嵐谷縣
爲司候司隸嵐州節度使郭周復改防禦使亦隸嵐州所轄元初郭周立
關外六州元帥府使署行事至庚寅年隸太原親管至元二年併入嵐州
所管當年六月革罷依舊立岢嵐州事至元三年併岢嵐入保德州至元
四年省入管州至元五年併入嵐州止立廵檢司

國朝因之洪武七年立鎮西衛新修築城方圍五百三十三丈洪武八年正
月又置縣洪武九年正月改縣爲州所轄興縣嵐縣直隸太原府元一統志[illegible]

川嶺管處之地可。郡縣志云樓煩監牧元隸嵐石節度使唐至德後爲內飛龍使嵐州刺史兼領監牧貞元十五年楊鉢爲監牧使遂專領監司不隸州司龍紀元年太原李克用爲晉王時奏置憲州於樓煩監案因之領縣三咸平五年以州界臨多水移治靜樂軍之靜樂縣延登事又發天池元池二縣入靜樂樓煩改隸嵐州舊本下州今升爲中州舊隸一然事三年州廢以靜樂隸嵐州十年復置州仍領靜樂一縣以和五年隸郡名以深事化軍本嵐州之故軍東北樓舊子家太平興國四年置軍化縣五年改爲軍化軍相管縣一四軍化熙寧三年廢元祐元年復業寧三年人發馬嶺　太平寰宇記本嵐軍理嵐谷縣在樓煩郡北百里隋大業中置本嵐谷神武城州城路唐長壽中于此方置軍長安三年於北置嵐谷縣神龍二年廢開元十二年重置縣今復爲軍以秋東北有嵐山爲軍名奇亦貫

嵐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周春秋屬晉後爲樓煩胡所據趙滅樓煩以其地爲縣秦爲太原郡漢爲汾陽縣東漢末其地空虛三國魏立新興郡元魏於此置嵐州隋置樓煩郡唐武德四年置東會州尋復置嵐州天寶元年復爲樓煩郡乾元元年復爲嵐州金陞爲鎮西軍節度元仍爲嵐州石等處入焉太原志本縣屬冀州之地故尚書大傳云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以地形觀之是也三代以下迄於五代無可考舊城周六里二十四步不知何代所築至宋元豐年間於舊城北展築三面記四里二百令六步使立嵐州節度使所轄三州管州嵐州保德州三縣一司傳郭宜芳縣谷河縣樓煩監錄事司金因之不改元省併宜芳縣錄事司外保德州嵐州管州合河樓煩各另所置隸太原親管至元二年省併岢嵐寧化管州樓煩西處隸嵐州所轄當年革罷至元三年分寧化嵐州樓煩隸管州所轄至元五年復爲嵐州省併管州寧化岢嵐樓煩四處隸本州親管後至元間分管州爲州治與本州俱隸太原路

國朝改爲嵐縣至洪武八年正月改岢嵐爲縣直隸太原府九年又改岢嵐爲州本縣屬焉

興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汾陽縣地元魏於蔚汾谷置蔚汾縣屬神武郡隋開皇十年隸石州大業二年改爲臨泉縣四年屬樓煩郡唐武德四年改臨津縣屬嵐州貞觀元年因合河爲名太原志古漢汾陽之地唐貞觀元年始得合河之邑號其縣城舊置於黃河東岸宋元豐叁以其濵河地窄求遷於蔚汾水之上川谷寬坦處置邑遂令地名蔚汾又云自前嵐州所轄金興定二年晉陽公以此方瀕河地重民眾改合河縣爲興州前元相因不改至中統二年南北兩路宣慰使司改本州爲合河縣隸隸太原親管中統三年復立興州

國朝洪武二年復改爲縣隸太原府至洪武九年改岢嵐爲州撥本縣屬焉

代州舊屬太原路　統領縣三　崞縣舊州　五臺舊州　繁峙舊堅州太原志本古唐國爲貢冀州之域歷代所屬與并州同春秋時屬晉三卿分晉其地屬趙趙有代句注之地河東記云代句注之地在州西北三十五里鴈門縣界西陘山是也初趙襄子殺代王而奪其地至趙武靈王破澹林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河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條莊襄王三年攻狼孟取三十七城即此地也始皇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鴈門其一也至漢高祖遣陳豨鎮守豨叛高祖討平之因封其子恒爲代王後爲文帝後漢書云建安二十年又立新興郡於太原北界後歷東漢末北邊兵亂地荒魏徙鴈門郡南度句注置廣武城即州西故城也晉如之後魏置梁城繁峙二郡於此尋廢至文帝移置廣武東上館城內即今城也隋開皇五年改爲代州取古代郡爲名置都督府大業三年府州廢以靈丘縣來屬改爲鴈門郡唐武德元年置代州總管管代忻蔚三州代州領鴈門繁峙崞五臺四縣五年廢總管六年又置管代忻蔚朔四州貞觀四年督靈州六年又督順州十二年省順州以懷化縣來屬高宗廢懷化縣嗣聖元年又領武延縣天寶元年改爲鴈門郡仍爲都督府乾元元年復置代州後唐李克用爲鴈門節度使死於代其子莊宗號爲陵廟葬於舊古城東今柏林是也宋爲防禦領縣五鴈門五臺崞繁峙唐林景德三年省唐林入崞縣金太宗天會六年八月以代州置振武軍節度使領縣四鴈門崞五臺繁峙錄事司一支郡二寧化軍火山軍世宗大定二十年以鑄錢置阜通監代州兼領之二十二年火山軍改爲州二十六年改火山州爲隩州章宗即位罷鑄錢監宣宗貞祐二年置西面經畧司於代州三年七月割朔州廣武縣來屬七月升繁峙縣爲堅州四年正月升五臺縣爲臺州興定三年升崞縣爲崞州元本州止領鴈門縣錄事司中統四年並省入代州隸太原路

國朝洪武二年改爲代縣隸太原府八年復改爲代州領五臺繁峙崞縣仍隸太原府元一統志晉天文志鴈門入東井六度代郡入東井二十之令始皇十三年移樓煩縣於無縣今句注山北下館城是也漢舊六鴈門郡領縣十四理陰館後周置肆州大象元年自九原城移肆州於

末移其民於太原近界，置定襄縣以處塞下定襄之遺民，屬新興郡。魏晉因之。晉惠帝時，遣弘農人楊剴等三千戶於此，又改名曾昌縣。後魏復為定襄縣。永安中，改新興郡為永安郡，置治於此。北齊武成河清三年，周將楊忠率軍襲并州，不克而還，於時定襄、平寇、浦子三縣，先無城郭，遂於本縣大城北面築子城，置三縣於其中。隋開皇十年，敕使劉永清割軍民戶分入州縣，廻移平寇於代州之崞縣，而定襄省入秀容縣。唐武德二年，陷於劉武周。四年，定襄王李大恩將兵來討，偽將楊長才以城降，遂於其城復置定襄縣。五代及宋金元皆隸忻州。

國朝因之。元一統志[illegible]

石州 寰宇記[illegible]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禹貢冀州之域，又并州地。周戰國屬趙，為離石邑也。秦屬太原郡。漢為西河郡。晉末[illegible]為胡所據，後魏改為離石鎮，又改為水石郡。元魏為離石鎮。北齊初置懷政郡，復改離石郡，天保三年又置西汾州，改離石為昌化縣。後周建德六年改西汾州為石州，仍改昌化為離石縣。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復置離石郡。唐武德元年復改為石州，五年置總管府，貞觀三年置都督，六年又省。天寶元年改為昌化郡，乾元元年復為石州。宋咸平四年割州之臨定二[illegible]五為晉寧軍。金[illegible]元中統二年[illegible]入本州。三年復[illegible]元三年併孟門、方山入離石為倚郭，隸太原路。

國朝省離石入本州，仍屬太原府。太原志：按公廨記云：秦為趙所取，離石、秦時離石，今石州是也。西漢元朔間隷於西河。晉之末年，後趙石勒時改曰永石郡。魏興，復為離石。唐武德初，改郡為州，至天寶元年改為石州昌化郡。自宋及金，相沿不改。所領之縣有六，斯其一焉。溫泉鄉在州之南，離石為倚郭，方山在州之北，孟門臨泉在州之西北，是河東之首郡。元乙卯二為六縣，仍舊頭為中統二年省離石縣，本州親管。中統三年復之縣事。至元三年，并一管溫泉入汾州，寧義縣併孟門、方山、臨泉三縣入倚郭離石。[illegible]

[illegible]

臨泉[illegible]

[illegible]

離石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周戰國趙邑。秦[illegible]屬太原郡。漢為西河郡，東漢徙郡治此。晉為西河國，後劉聰據此。[illegible]石勒改為永石郡。北齊置昌化縣，屬懷政郡，又置西汾州。後周改昌化復為離石，仍改西汾州為石州。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罷，復置離石郡。唐武德元年復為石州，天寶元年曰昌化郡，乾元復為離石。以縣為石州。宋金元因之。

國朝併入石州。元一統志：晉為西河國[illegible]

[illegible]

宇記：平夷縣本漢離石縣地，屬西河郡。後周大象元年割離石縣西五十一里置平夷縣，屬石州。

寧鄉縣 太原志：寧鄉縣本漢離石地，屬西河郡。後周大象元年割離石縣西五十一里立平夷縣，隸石州。隋屬離石郡。唐屬石州。五代宋相沿不改。金泰和間改為寧鄉縣，亦屬石州。元丁酉年另立縣事，隸太原路。戊申又屬石州。至辛亥又隸總管府。至元三年，復隸石州。

國朝因之，仍隸石州，屬太原府。

分野

本府太原志：周禮春官保章氏之職，以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漢書地理志曰：趙地，昴畢之野。西有太原、定襄郡。晉書天文志曰：班固取三統歷配十二次，其言最詳。又有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後魏太史令陳卓言郡國所入宿度，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衛并州。而費氏起危十四度，蔡氏起危十度。卓云：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三說皆不同。唐天文志載一行之言曰：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不同，積㣲差，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也。又古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

據當時曆數與歲差遷徙不同今更以七宿之中分置中旗自上元之首以度數紀之而著其分野郡州縣改隸不同但據山河以分爾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是謂北紀北紀山河之曲爲晉代負險用武之國也初畢十度餘百四十一秒四之一中參七度終東井十二度自漢之河東及上黨太原盡西河之濱所以設險限秦晉也其地上應天關南曲之陰在晉地衆山之陽南曲之陽在秦地衆山之陰陰陽之氣并故與東井通周禮職方氏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余祁其川滹沱漚夷其浸淶易

至到

本府按太原志東至真定府井陘縣界故關界三百八十五里　南至沁州南關驛界二百一十里　西至綏德州葭縣黃河岸五百一十八里　北至大同府馬邑縣界鴈關北三百六十里　東到真定府五百七十里　東南到遼州三百七十里　南到沁州三百三十里　西南到汾州二百三十里　西到綏德州葭縣五百二十里　西北到保德州黃河岸五百八十里過河抵沙漠　北到大同府六百三十里　東北到大同府渾源州六百一十里

陽曲縣東至壽陽縣界王胡寨九十里　南至太原縣界馬村一十五里　西至交城縣界故交村一百二十里　北至忻州界關城子一百里　東到壽陽縣一百六十里　東南到榆次縣六十里　南到太原縣四十里　西南到太原縣四十里　西到交城縣二百四十里　西北到靜樂縣二百二十里　北到忻州一百四十里　東北到盂縣二百五十里

太原縣東至榆次縣界東賈村界二十五里　南至清源縣故亦鎮三十二里　西至陽曲縣界御道川山四十里　北至陽曲縣北屯村界三十五里　東到榆次縣五十里　東南到徐溝縣四十五里　南到清源縣四十里　西南到清源縣五十里　西到陽曲縣御道川山四十里　西北到陽曲縣白道山四十里　北到陽曲縣四十里　東北到陽曲縣四十里

榆次縣東至壽陽縣道平村界六十里　南至太谷縣小常村界三十五里　西至太原縣西賈村界二十五里　北至陽曲縣馬圈頭八十里　東到壽陽縣一百三十里　東南到和順縣二百二十里　南到太谷縣七十里　西南到徐溝縣六十里　西到太原縣五十里　西北到陽曲縣六十里　北到陽曲縣一百里　東北到壽陽縣一百二十里

徐溝縣東至榆次縣車輞村界六十五里　南至太谷縣登豐村界一十五里　西至清源縣支村界一十五里　北至太原縣三賢村界一十五里　東到榆次縣六十里　東南到大谷縣三十里　南到大谷縣三十里　東南到祁縣七十里　西到清源縣三十里　西北到太原縣四十五里　北到太原縣四十五里　東北到榆次縣六十里

太谷縣東至和順縣樵紅色界一百一十五里　南至榆社縣裴坊村界四十里　西至祁縣白圭村界一十里　北至徐溝縣孛青村界一十五里　東到和順縣二百二十五里　東南到榆社縣一百五十里　南到榆社縣一百五十里　西南到祁縣五十里　西到祁縣四十里　西北到徐溝縣三十里　北到徐溝縣三十里　東北到榆次縣七十里

祁縣東至太谷縣榆林村界三十里　南至沁州南關界八十里　西至文水縣元村界一十里　北至清源縣羅村界三十里　東到太谷縣四十里　南到沁州二百二十里　西到文水縣六十里　北到清源縣六十里　東南到沁州武鄉縣三百二十里　西南到平遙縣四十五里　西北到交城縣六十里　東北到徐溝縣七十里

交城縣東至清源縣萬泊村界一十五里　南至文水縣南辛安村界一十五里　西至石州龍王峰界一百二十里　北至靜樂縣鴈門村界一百六十里　東到清源縣四十里　南到文水縣五十里　西到石州二百九十里　北到靜樂縣三百里　東南到祁縣六十里　西南到文水縣四十里　西北到嵐縣三百里　東北到陽曲縣二百四十里

文水縣東至祁縣歲趙村界五十里　南至汾州文同村界二十里　西至石州丁家山界一百四十里　北至交城縣步贇村界二十五里　東到祁縣六十里　南到汾州七十里　西到石州丁家山一百四十里　北到交城縣五十里　東南到平遙縣七十里　西南到汾州七十里　西北到交城隆門山四十里　東北到交城縣四十里

清源縣東至徐溝縣界黑城村一十五里　南至祁縣界北左村三十里　西至交城縣界義望村二十五里　北至太原縣界故驛北鎮八里　東到徐溝縣三十里　東南到祁縣七十五里　南到祁縣六十里　西南到交城縣五十里　西到交城縣四十里　西北到太原縣五十五里　北到太原縣四十里　東北到太原縣四十里

壽陽縣東至平定州界汗橋界四十五里　南至榆次縣界碾子平七十里　西至陽曲縣界馬圈頭七十里　北至盂縣尪合鉢嶺界三十五里

東到平定州一百二十里。東南到樂平縣一百八十里。南到榆次縣一百三十里。西南到榆次縣一百二十里。西到陽曲縣一百六十里。西北到盂縣一百二十里　北到盂縣七十五里。東北到平定州一百二十五里

盂縣東至真定州平山縣十八盤界七十五里。南至壽陽縣危合鉢嶺界四十里。西至陽曲縣界黄泉村一百四十里　北至五臺縣牛道嶺界一百六十里。東到真定府平山縣一百八十里　東南到平定州一百二十里　南到壽陽縣七十五里　西南到陽曲縣二百五十里　西到陽曲縣二百七十里　西北到定襄縣一百六十里　北到五臺縣二百四十里　東北到真定府平山縣二百二十里

臨將東至石州連丈山界七十里　南至石州界一百里　西至黄河岸一百一十八里　北至興縣界岷嵋界七十里　東到石州二百一十里　東南到石州一百四十里　南到石州一百四十五里　西南到黄河岸一百二十里　西到浚德州陡縣一百二十里　西北到興縣二百里

北到興縣一百五十里。東北到嵐縣二百二十里

靜樂縣東至忻州石大橋界七十里　南至交城鎮城底界一百四十里

西至嵐縣社千溝界三十里　北至朔州分水嶺界一百四十里　東到忻州一百八十里　南到交城縣三百里　西到嵐縣六十里　北到朔州三百里　東南到陽曲縣二百二十里　西南到嵐縣九十里　西北到奇嵐州一百二十里　東北到崞縣二百五十里

平定州東至真定府井陘縣故關界八十五里　南至樂平縣峰火嶺界四十里　西至壽陽縣張靜界七十五里　北至盂縣界韓莊村六十里　東到井陘縣一百二十里　東南到井陘縣一百六十里　南到樂平縣六十里　西南到壽陽縣一百二十里　西到壽陽縣一百二十里　西北到盂縣一百二十里　北到盂縣一百一十里　東北到真定府平山縣一百五十里

樂平縣東至真定府趙州贊皇縣黄沙嶺界一百二十里　南至遼州和順縣界李陽村松子嶺四十五里　西至壽陽縣堡底村界一百一十里　北至平定州峰火嶺界二十里　東到趙州贊皇縣一百八十里　東南到順德府邢臺縣二百四十里　南到和順縣九十里　西南到和順縣二百一十里　西到壽陽縣一百九十里　西北到壽陽縣一百八十里　北到平定州六十里　東北到平定州九十里

保德州東至前武州界大塔一百里外抵沙漠　南至興縣赤谷口界九十里。西至黄河東岸一里　北至黄河南岸一里　東到前武州界大塔一百里外抵沙漠。東南到奇嵐州一百八十里　南到興縣一百六十里　西南到興縣一百九十里　西到黄河東岸一里河抵沙漠　西北到黄河岸一里過河抵沙漠　北到黄河南岸一里過河抵沙漠　東北到前武曲縣界庚水三十五里外抵沙漠

奇嵐州東至靜樂縣界後泉七十里　南至嵐縣界左馬嶺六十里　西至興縣界青草溝六十里　北至前武州界燕家莊五十里迤北抵沙漠　東到靜樂縣一百四十里　東南到靜樂縣一百二十里　南到嵐縣一百二十里　西南到興縣一百四十里　西到興縣一百四十里　西北到保德州一百八十里　北到前武州燕家莊五十里迤北抵沙漠　東北到前武州荷葉平荒山六十里

嵐縣東至靜樂縣社千溝界三十里　南至石州赤堅嶺鋪界九十里　西至興縣界河口九十里　北至奇嵐州之馬嶺六十里　東到靜樂縣六十里　東南到交城縣三百里　南到石州二百七十里　西南到臨縣二百二十里　西到興縣一百五十里　西北到奇嵐州一百四十里

北到奇嵐州一百二十里　東北到靜樂寧化山一百四十里

興縣東至嵐縣界燒炭塔六十里　南至臨縣界椎老嶺八十里　西至黄河六十里　北至保德州界姜家莊七十里　東到嵐縣一百五十里　東南到嵐縣一百九十里　南到臨縣一百五十里　西南到臨縣二百里　西到黄河六十里過河抵沙漠　西北到保德州一百九十里　北到保德州一百六十里　東北到奇嵐州一百四十里

代州東至繁峙縣界楊興堡村五十里　南至五臺縣楊林嶺七十里　西至崞縣界班鼎村三十里　北至馬邑縣界雁門關四十里　東到繁峙縣七十里　東南到繁峙縣七十五里　南到五臺縣一百二十里　西南到崞縣六十里　西到崞縣六十里　西北到馬邑縣一百四十里　北到馬邑縣一百二十里　東北到山陰縣一百二十里

繁峙縣東至靈丘縣井子頭村界一百四十里　南至五臺縣華嚴嶺界八十里　西至代州留述村界二十里　北至應州書堂崖村界六十里　東到大同府靈丘縣二百一十里　東南到大同府靈丘縣二百二十里　南到五臺縣一百八十里　西南到五臺縣一百五十里　西到代州七十里　西北到大同府山陰縣一百三十里　北到大同府應州一

百一十里、東北到大同府渾源州二百二十里
五臺縣東至阜平縣觀音堂界一百五十里　南至盂縣牛道嶺界八十
里　西至崞縣榆阜嶺界七十里　北至代州楊林嶺界五十里　東到
阜平縣二百五十里　南到盂縣二百四十里　西到崞縣一百四十里
北到代州一百二十里　東南到平山縣四百一十里　西南到定襄縣
九十里　西北到代州一百四十里　東北到繁峙縣一百五十里
崞縣東至五臺縣榆阜嶺界七十里　南至忻州忻口界六十里　西至
靜樂縣寧化鎮界一百里　北至代州茹解村界三十里　東到五臺縣
一百四十里　南到忻州一百二十里　西到朔州一百五十里　北到
代州六十里　東南到定襄縣一百一十里　西南到靜樂縣二百五十
里　西北到朔州一百五十里　東北到代州六十里
石州東至汾州黃蘆嶺界一百二十里　南至寧鄉縣界金同村三十里
西至黃河界一百一十五里　北至嵐縣界東陕木溝一百八十里
東到汾州一百八十里　東南到本州白馬山四十里接連寧鄉縣尖楊
山　南到寧鄉縣五十五里　西南到寧鄉縣七十里　西到綏德州吳
堡縣一百二十二里　西北到臨縣一百四十里　北到嵐縣二百七十
里　東北到交城縣二百九十里
寧鄉縣東至汾州黑嶺界六十里　南至隰州分義嶺界七十五里　西
至黃河岸一百五十里　北至石州界猴澗界二十五里　東到汾州一
百四十里　西到黃河岸一百五十里　南到隰州二百四十里　北到
石州五十里　東南到孝義縣二百一十里　西南到石樓縣一百七十
里　西北到石州七十里　東北到本縣楊家社二十里接連石州白馬
大山
忻州東至定襄縣智村鋪界二十五里　南至陽曲縣石嶺關界四十里
西至靜樂縣石窯子界一百一十里　北至崞縣界侯界六十里　東到
定襄縣四十里　南到陽曲縣一百四十里　西到靜樂縣一百八十里
北到崞縣一百二十里　東南到陽曲縣界七項山接連廣谷大山四十
里　西南到陽曲縣界赤塘關接連白馬大山五十里　西北到崞縣界
流莊接連雲中大山六十里　東北到定襄縣六十里
定襄縣東至盂縣扶城口界六十里　南至本縣叢家大山二十五里
西至忻州界北胡村一十五里　北至崞縣橫道村界三十里　東到盂
縣一百八十里　東南到盂縣一百六十里　南到本縣叢家大山二十

五里　西南到忻州廣谷山三十里　西到忻州四十里　西北到崞縣
一百一十里　西北到崞縣一百三十里　東北到五臺縣九十里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一　十二先

原

太原府三

城池

本府太原志：今府城，宋太平興國七年以所徙榆次地非要會，徙陽曲縣之唐明村，今府治是也。羅城周一十里二百七十步，宋太平興國七年築，四門：東曰朝曦，南曰開遠，西曰金肅，北曰懷德。南關城，宋淳化三年築，東西接府城之兩隅，以處屯兵[illegible]。東關、北關城，亦淳化中所築。子城周五里一百五十七步，宋太平興國七年築，四門，南門有河東軍額，因唐舊也，鼓角漏刻在焉[illegible]。餘三門相承，以子東、子西、子北目之。舊城周圍一十里二百七十步，見設四門：東曰朝曦，西曰保德，南曰太平，北曰懷仁。洪武八年七月，展量作二十里，於城東北築晉王宮城（在府東北隅澄清坊中）。

坊鄉

本府太原志：宋坊名。南門正街，東第一朝真坊（以南為上），西第一法相坊（以南為上）。東第一坊，北正街東；西第二立信坊；東第二廣化坊[illegible]；北第一袭慶坊[illegible]；北第二觀德坊；北第三富民坊；西第三阜通坊；東第三懋遷坊；西第四宣化坊，即西門正街；東第四樂民坊；東第五安業坊；東第六將相坊，即東門正街，西直子城；東第七皇華坊；東第七坊北正街東；東第八澄清坊[illegible]；西第五慈雲坊[illegible]；[illegible]南第一迎福坊（以東為上）。東門正街：北第一壽寧坊，南第二全相坊，北第二聚貨坊，次西寧相坊門。西門正街：南第一惠遠坊[illegible]，南第二用禮坊。元坊名：

東南隅：朝真坊[illegible]　遇仙坊[illegible]　廣化坊[illegible]　袭慶坊[illegible]　觀德坊[illegible]　甘泉坊[illegible]　懋遷坊[illegible]　興賢坊

西南隅：立信坊[illegible]　阜通坊[illegible]　晝錦坊　用禮坊　惠遠坊[illegible]　宣化坊[illegible]

西北隅：德風坊　將兩坊[illegible]　慈雲坊　拱辰坊[illegible]　三桂坊

東北隅：將相坊　全相坊　迎福坊[illegible]　壽寧坊[illegible]　聚貨坊[illegible]　皇華坊[illegible]　澄清坊[illegible]

大鄉

陽曲縣：孝德鄉在縣東北　崇安鄉在縣北　太平鄉在縣東　武臺鄉在縣南　通德鄉在縣西北　烏城鄉在縣西北　敷化鄉在縣北

太原縣：太安鄉在縣東　斷全鄉在縣南　晉安鄉在縣東南　桑林東鄉在縣西南　桑林西鄉在縣西南　使相南鄉在縣西北　使相北鄉在縣西北

榆次縣：永慕鄉在縣東　思鳳鄉在縣東南　三徙鄉在縣南　三教鄉在縣南　西管鄉在縣西南　開元鄉在縣西南　聖曆鄉在縣西南　使相鄉在縣西　龍門鄉在縣北　鳴謙鄉在縣西北

徐溝縣：崇北鄉在縣西　布德鄉在縣南

太谷縣：長樂鄉在縣東　龍泉鄉在縣西南　仁義鄉在縣北　脩文鄉在縣東北

祁縣：襄歸鄉在縣西　清平鄉在縣北　尚通鄉在縣東　大安鄉在縣南

交城縣：福寧鄉在縣東　青化鄉在縣西　白鹿鄉在縣南　屋崖鄉在縣西北

文水縣：里仁鄉在縣正東　惟賢鄉在縣東南　隱泉鄉在縣西南　神交鄉在縣正西　東阜鄉在縣東北

清源縣：太平鄉在縣東　長豐鄉在縣西南　梗陽鄉在縣南　欽風鄉在縣西北　撫御鄉在縣南

壽陽縣：平原鄉在縣東　馬首鄉在縣南　清平鄉在縣西　太平鄉在縣北

盂縣：延壽鄉在縣東　同穎鄉在縣南　玉泉上下鄉在縣西　祁邑鄉在縣北

臨縣：東白都在縣東北　在司都在縣北　甘泉都在縣東　義居都在縣東南　招賢都在縣南　孝才都在縣西南　開陽都在縣西

靜樂縣：岑城都在縣中　下馬都在縣東　龍泉都在縣南　汾陽都在縣西　圍城都在縣東南　中都在縣東南　王猗都在縣西南　溫泉都在縣西南　萬善都在縣北

平定州：廣陽鄉在州東　陽城鄉在州南　昇中鄉在州西　安平鄉在州北

樂平縣：仙遊鄉在縣東　懷仁鄉在縣東南　文苑鄉在縣西南　洗泉

鄉在縣西。

保德州龍門鄉在城東北、芭州鄉在州西 三交鄉在州西北 義門鄉在州東北、義合鄉在州東南 靜樂鄉在州南 仁義鄉在州南

岢嵐州新安鄉、善應鄉

嵐縣在司鄉在縣北 大萬鄉在縣西 大文鄉在縣西南 秀川鄉在縣南 懷順鄉在縣東南

興縣岢嵐鄉在縣東北、下管鄉在縣西南 臨河鄉在縣西 懷遠鄉在縣東南

石州孝文南鄉在州北、孝文北鄉在州北 神林東鄉在州北、神林西鄉在州北、趙李鄉在州北 懷南鄉在州東 懷北鄉在州東 沿河鄉在州西南、修仁鄉在州西南 文安南鄉在州西南 文安北鄉在州西南、

寧鄉縣在司鄉在縣內、仙明鄉在縣南 嘉善鄉在縣西 沿原鄉在縣西北、高晉鄉在縣西南、伏洛鄉在縣西 沿川鄉在縣北

代州遷仁鄉在城東南、交樂鄉在城正南、白水鄉在城西北 鴈門鄉在城正北、中路鄉在城東北

繁峙縣武州東鄉在縣東、武州西鄉在縣西、南咸寧鄉在縣東南 北咸寧鄉在縣北、北萬泉東鄉在縣東北、北萬泉西鄉在縣西北

五臺縣五臺鄉在縣東、松臺鄉在縣南、北神鄉在縣西 白泉鄉在縣北

崞縣崇仁鄉在縣東、敦城鄉在縣東、嘉禾鄉在縣南、建國鄉在縣南、會福鄉在縣西、義仁鄉在縣北、

忻州長安鄉在州東 城坊鄉在州東南 永豊鄉在州東南 九原鄉在州南 繁昌鄉在州南 招集鄉在州西南、仁義鄉在州西南 獨招鄉在州西南、優福鄉在州西 崇化鄉在州西北 肆盧鄉在州西北 永寧鄉在州西北、平寇鄉在州北、三隅鄉在州北 金山鄉在州北

定襄縣定襄鄉在縣內 冢山鄉在縣南、伍仙鄉在縣東、青崇鄉在縣東北 蒲子鄉在縣北 廻鳳鄉在縣西、

津渡

保德州太平寰宇記大堡津、沙谷津、一在保德州西南四十里一在州北五里並咸平四年置 黃河古津在興縣西北七十里名合河津乃西夏與中國往復驛路渡口。其黃河上從保德州界流入東境西下入於臨縣界

渠堰

太原志晉水在太原縣懸甕山至晉祠出匯為二泉南曰難老北曰善利又派為二大池南曰大池北曰八角池分為三河北經於北神橋入於安仁賢輔故城金勝等村為北河即古智伯遺水以灌晉陽之舊渠也中流入大池經南神橋入於晉祠南北等村為中河一支南流入索村等處為南河俱東流入汾水[illegible]貞觀十三年長史英國公李勣乃於汾河之上引[illegible]為東入汾水

榆次縣太原志王村渠。在縣南二里開引洞渦水。西南流至本村灌田二十餘頃義民渠。在縣西南五里自王村開引洞渦水西流至楊村張慶等村灌田四十餘頃。神武渠。在縣西南六里自王村南開引洞渦水至本村灌田一十餘頃。永康渠。在縣西南五里自王村東北開引洞渦水西流至本村灌田一十餘頃。懷仁渠。在縣西南七里自王村南開引洞渦水至本村溉田二十餘頃。王都等渠。在縣西南一十里自懷仁東開引

洞渦水至本村并馬村等處溉田一十餘項、沐胡渠在縣西南二十五里自陳禄村北開引洞渦水至本村灌田一十餘頃 郝村渠在縣西南三十里自陳胡村北開引洞渦水至本村灌田一十餘頃、楊盤渠在縣西北二十里秋村東南開引赤坑水至本村灌田一十餘頃當河有堠長二百二十步高一丈七尺至元三年段世安築、聶村渠在縣北一十里自聶店北開引赤坑水西南流至本村等處灌田三十餘頃 秋村渠在縣西北二十里自本村東南開引赤坑水西流至本村灌田五頃餘 六堡渠在縣西北二十里自東北開引赤坑水西流至李村等處灌田五頃餘

九江溝水在縣東南十五里自東馮村九江廟前有泉下流渠堤積水方可灌田樊村溝水在縣南一十里徵有源泉下流築堤障水積日灌田倉水河在縣東南四十里太谷縣溫莊村發源西流至東陽車輞等村澇則灌田旱則乾涸

徐溝縣一渠自永泰南開引洞渦水澆溉在城等都水地七頃四畝伍分一渠澆溉安仁都水地四頃三十畝洪武七年創開自後山水泛漲二渠淤塞不通

祁縣渠自太原縣洛陽村南分汾河水流入本縣境北左等村今渠跡雖

仍淤塞不流

交城縣文谷口在縣之西二十餘里有支派名曰甘泉渠故交城郎軍資營所從自河口東流經過大水縣界開柵村澆溉交城廣興洪相安定三村寨民之田於塞不通 新堤在縣東二里於有郊汶山河之水每年五六月間大水泛漲直抵其城

文水縣縣北二十里自大谷口舊有長平渠甘長渠千畝渠湯沙渠皇錢渠[illegible]民田復五渠伊發今復開[illegible]二渠往南至本縣還入文水[illegible]

晉源縣長寧渠在縣東一十二里自太原縣東南晉陽村界引取汾水澆溉本社田地 廣濟渠在縣東三里洪武七年三月新開起於太原縣郡城村界東南引取汾水澆溉近城孔寨等村田地

忻州滹沱渠堰水自崞縣界來起白村都內家莊前經白村都可溉田百餘頃自宋朝定襄縣丘村人[illegible]氏曾開不果至金源大定間定襄横山都[illegible]十萬復興之前元因之不廢後以歲久湮沒水非故跡至白村都東十餘里而止溉田甚少

國朝洪武六年本州復興之東流十二里接定襄界至崞縣界東社仍合滹沱流溉田二百餘頃

定襄縣滹沱水大渠一道出自忻州四家莊滹沱河經歷定襄縣向陽村横山亭村下流至崞縣東社村還入滹沱河可以灌溉田土

風俗形勢

本府太原志風俗漢書地理志曰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帝所居其民有先王遺風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季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晉陽記曰并州氣勇而誠信處孟冬位陽氣始終之際其俗冀此其風慓悍其人好射行習武多敢死之士杜佑通典亦云并州俗尚武藝故晉山簡醉歌有擊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杜甫詩有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之句[illegible]

[illegible]

陽曲縣其地瀉鹵塉薄其民貧勤儉質朴有唐堯遺風

太原縣風淳俗儉土瘠民貧有先遺風宜種稷黍喜旱澇適均氣候多寒

榆次縣其俗勤儉力田頗尚文學其土沃衍磽瘠不等黍稷麥谷有所宜

徐溝縣勤儉質朴土多斥鹵田惟黍粟荳麥

太谷縣土瘠民貧俗尚儉慕學力田淳厚不奢地皆東南山麓其勢高平土宜水澇田宜粟荳

祁縣民素剛勁俗尚勤儉土多磽瘠惟宜粟麥

交城縣土瘠民貧風俗儉嗇有陶唐之遺風

文水縣其民儉朴勤力稼穡其土沃衍宜黍稷粟麥

壽陽縣其民尚儉淳朴少文勤於力田其地磽瘠風氣多寒不宜久雨宜種黍粟豆麻

盂縣民俗節儉務力稼穡不通商賈地瘠山寒畏澇宜種黍粟豌豆氣候多寒[illegible]

臨縣人民質朴儉嗇惟務力田土地多磽瘠宜黍稷蕎麥喜雨懼旱[illegible]

静樂縣儉嗇力田地土磽瘠微宜麥黍豆氣候多寒民勤耕織

清源縣民俗儉嗇粗鄙其地多瘠鹵

平定州其地山多地少人民勤儉頗知向學微有蠶麥。元一統志 郡小而民淳俗豐。端平其風清簡淳厚好尚文華
樂平縣郡小民貧清簡淳厚尚文力田宜麻枝微有桑
保德州其民儉嗇地土磽瘠宜黍粟豆喜雨春秋猶寒夏則微熱冬則極冷。
奇嵐州人民敦朴地土磽瘠宜喬麥黍穀氣候多寒元一統志土厚民純雅知耕作務作之民多逸避之士解。
嵐縣人民質朴不喜奢華田宜麥黍地多磽瘠氣候常寒冬則苦寒
興縣其人俗嗇而少文不習禮教女功不諳紡績貴重以背山地磽瘠宜粟黍豆氣候早寒元一統志山險地狹民居鮮少性好勤貴而恐嗇者甚尚不好爭訟不耕未耕農深耕俗淳習
石州本州接臨邊鄙民俗儉嗇土地磽瘠惟宜麥黍豆氣候多寒元一統志地土厚民淳其不同矣
寧鄉縣本縣居萬山之中民多穴處土地磽瘠俗尚儉素人民質實多不好文天道常寒三月草木始萌六月二麥方熟亦宜黍粟
忻州其民朴實少文好射獵其俗儉嗇其地肥磽不等宜禾麥貴早種氣候多寒元一統志土質朴而儉士尚文雅
定襄縣其地磽瘠民尚勤儉務農力田地宜黍稷喜雨
代州淳厚朴實地高多寒霜降早宜黍麥太平寰宇記北為雁門并州為郡也其風俗與太原不同然自代北上雲朔等州北臨絕塞之地封畛之內雜處虜俗狄之人為戰不營勤織制不同其使所謂以食華元而不原者是也地有部戶本番戎風吹於地利不耕收牧所謂以食華元...非實為雜裡地多磽瘠俗好兼訟晉郡志云
五臺縣訟簡民淳不尚浮靡地土沃瘠相半氣候四時不一夏宜豆麥秋宜黍穀
崞縣其風尚儉其俗淳朴氣候寒宜黍麥豆元一統志習射要為無漁獵之風
繁峙縣人多貧儉不尚華飾地磽瘠宜粟麥黍豆氣候多寒元一統志俗勤農務耕牧為土
本府元一統志既修太原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禹貢云 正北曰并州其山曰恒今為真定其藪曰昭餘祁今無祁縣周禮職方氏云 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魏志云 并州不以衛水為號

又不以恒山為名而言并州者以州界兩谷之間故謂之并也太原地記云 天王三京北都居一李太白太原南柵段傷曲王贊等序云 襟四塞之要衝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劇鎮非賢莫居李白致序云 土厚水深地大民衆舊郡志云
五縣山形孤峙
靜樂縣天柱在南天池在北
平定州環迭一郡之內得治水之勝郡志云
保德州郡縣志大堡津控一川之口 天澤津一川之口 伏落津土平關號石樓緊建隆中置山谷阻深 定胡砦其地險固 乳浪砦在一川之口 黄河橫經其地
岢嵐州武經邊防云舊制別屯禁兵應接忻代一路 久良津 雄勇津 偏頭砦控韓光嶺偽漢天會中築 桔槔砦偽漢置 橫谷砦 董家砦並雍熙中築 草城川川口闊一里餘川中有古城宋德中築長城控扼賊路 峨嫈谷 胡谷地形甚狹北至契丹分界 洪谷 唐乾符中沙陀部寇河東戰于洪谷即此地亦匈奴入寇之處谷在軍東十餘里有平路與契丹界雪山客車騎之地 飛鳶堡堡之西北即草城川洪谷峨嫈谷胡谷四路至契丹界偽漢建寨慶曆中修壘重復險固以兵戍守
石州武經邊防云因河為塞慶石隰三州西北至黄河置城戍關渡河外入麟州路扞夏國界今合三州為一路置都巡檢使以下兵官以石州為治所本路置州兵及宋庭遣戍外又領蕃從主一千六百二人元一統志其地從仰而崩外九地置五門關緣方山以名之郡舊志云
忻州元一統志忻水東遶程侯任其北山甚層銳
代州北方之險有盧龍飛狐句注為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別內外晉咸寧二年句注碑云
五臺縣雲代間有壹山焉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柳宗元送文暢上人登五臺序云
崞縣五峰競秀
繁峙縣郡縣志晉咸寧元年句注碑曰北方之險有盧龍飛狐句為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別內外也漢高帝欲伐匈奴不從婁敬之說遂附句注困於平城即此地也雁門縣有武州塞漢武帝時單于將十萬騎入武州是也 慶曆五年監察御史包拯言代州與雲應等州相去至近路又坦平太宗朝以驍將楊繼業守之繼業以給事中張齊賢為代其重用人如

此皇祐元年戶部副使包拯答詔問禦邊之策曰三路素爲控扼之所中則梁門遂城南入真定西則鴈門句注南入并代東則松亭石關南入滄州然松亭以南數百里水澤艱險自北界而出者則𤄊水足以限其來路惟鴈門句注皆長城而南東西地里稍廣漢興胡古今所由出入之路也或有侵軼此最可虞先是潘美帥河東避寇鈔爲己累令民內徙空塞下不耕號禁地而忻代州寧化火山軍廢田甚廣皆陽膏腴棄乙耕之詔范仲淹相視請如修奏爭爲明鎬沮撓不克行及韓琦至遂入行視曰此皆我地田民居舊迹猶存今不耕適留以資虜後且皆爲虜人有矣訂鎬議非是遂奏代州寧化軍宜如奇嵐軍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餘則募弓箭手居之會琦去即詔富弼議弼請如琦奏凡得戶四千墾地九千六百頃

九一統志[illegible]山水[illegible]條。

戶口

本府郡縣志唐開元戶二萬六千八百 宋戶一十五萬五千二百六十三

陽曲縣太原志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一萬一千四伯七十三戶計男婦大小共五萬三十九口。

太原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四千二伯四十六戶計男婦大小共二萬七千三伯九十七口

壽陽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三千三十七戶計男婦大小共一萬七千一伯七口

清源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三千五十二戶計男婦大小共一萬三千三口

榆次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一萬一千二伯五十戶計男婦大小共四萬四千四伯三十六口

祁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三千二伯七十二戶計男婦大小共一萬九千七伯一十二口

徐溝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一千九伯六十八戶計男婦大小共九千七伯三十五口

太谷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六千四伯三戶計男婦大小共四萬一伯二十四口

交城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四千三十一戶計男婦大小共一萬九千一伯二十五口

盂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二千八十九戶計男婦大小共九千八伯九口

靜樂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一千九伯二十八戶計男婦大小共一萬一千一十六口

文水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三千二伯三十八戶計男婦大小共二萬五千九十九口

臨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一千一伯二十戶計男婦大小共九千四伯四十七口

平定州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二千二百戶計男婦大小共一萬四千二伯五十五口

樂平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一千三十六戶計男婦大小共七千九伯一十二口

石州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二千五戶計男婦大小共一萬八千七伯六十四口

寧鄉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八伯一十九戶計男婦大小共八千一伯六十一口

忻州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七千三伯三十一戶計男婦大小共三萬八千三伯七十四口

定襄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三千一伯五十四戶計男婦大小共一萬三千九伯四口

岢嵐州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一千三十戶計男婦大小共六千五伯一十七口

嵐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九伯八十戶計男婦大小共七千七伯七十八口

興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九伯五十三戶計男婦大小共七千八伯六口

代州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三千四伯三十一戶計男婦大小共一萬七千五伯九十口

五臺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一千五伯五戶計男婦大小共一萬七伯八十四口

繁峙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二千八十七戶人一萬七伯八口

崞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二千四伯八十戶人一萬八千八伯六

十五口

保德州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户八伯八十二户計男婦大小共四千五伯九十八口

田賦

本府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一十九萬四千三十三碩一斗七升一合九勺七抄二撮一圭五粒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粳粟米四千六萬六伯六十五石一斗七升五合七勺一抄一撮五粒　停徵原報并今續取勘近年拋荒粮米二萬六百一十四石二斗六升二合四勺二撮五圭五粒　見徵粮粳粟米四十四萬五十石九斗一升三合三勺八撮五圭

課程鈔二萬九千九伯四錠一貫三伯二十三文　米二十一石一斗二升。羊皮三伯二張。

商税鈔二萬一千八伯五十三錠一貫三伯八文　羊皮三伯二張

秉粮鈔一千三伯九十二定三貫一伯七十五文　米二十一石一斗二升

門攤鈔九伯三十一錠四貫一伯一十六文　水磨鈔二千三伯七十七錠三貫五伯一十四文。酒醋鈔二千二伯一十二錠二貫五伯四十文

窰課鈔三伯六十一錠一伯六十文。油房鈔二十五錠三貫九伯二十文　碧課鈔一百四十四錠一貫五伯文。紙房鈔八錠二貫四伯七十文　房地鈔四伯七十九錠二貫八伯六文。契本鈔八錠四貫七伯六十七文　桃梨杏課鈔一十四錠二貫八伯八十文。蜂蜜鈔一十一錠二貫六伯三十文。葦地鈔一十八錠一貫八伯九十文。麻地鈔五錠三貫一伯九十文。清蒲鈔五十九錠四伯五十七文。

陽曲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一萬四千九伯五十石七升六合四勺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米三萬六千三伯五十石三斗一升三勺三抄一撮六圭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二千六伯七十三頃八十三畝六分八厘四毫八絲六忽六微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税粮共計正耗粮二萬一伯二十二石六斗三升七合八勺三抄六撮二圭九粒四粟一黍　夏税正耗麥粮五千八伯九石一斗八合一勺四撮五圭　秋粮正耗粮一萬四千三伯三石五斗二升九合七勺三抄一撮七圭九粒四粟一黍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二千三伯四十九貫九伯一十九文

太原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九千八伯五石九斗九升八合六勺九抄　永樂元年秋粮米二萬三千三十五石五斗一升一合八勺五抄八撮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二千一伯二十頃五十畝七分五毫三絲四忽九微五纖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税粮共計一萬七千三伯九十石五斗九升三合七勺五抄四撮三圭一粟五黍　夏税正耗麥粮五千二伯一十石八斗九升一合四勺七抄三撮三粒五粟　秋粮正耗粮一萬二千一伯七十九石七斗二合二勺八抄一撮二圭六粒六粟五黍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七千三伯二十貫四伯九十八文

榆次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一萬七千三伯二十三石五斗一升一合四勺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四萬一千五伯石七升五合一勺　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二千九伯五十九頃九十九畝四分八厘九毫一絲六忽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税粮共計正耗粮二萬四千二石六斗三升三合二勺一抄二撮三圭一粒五粟　夏税正耗麥粮七千五十八石一斗二升一合四勺六抄一撮六粒二粟五黍　秋粮正耗粮一萬六千九伯四十四石五斗一升一合七勺五抄一撮二圭五粒二粟五黍　計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一千三伯九十二貫八伯二十八文

徐溝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五千四伯四十七石一斗八升五合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一萬二千八伯九十八石六斗五升一合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七伯八十頃三十三畝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税粮共計六千六伯七十八石七斗七升六合七勺二抄三撮五圭　夏税正耗麥粮二千三石六斗三升三合一抄七撮五粒　秋粮正耗粮四千六伯七十五石一斗四升三合七勺六撮四圭五粒　計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三伯六十三貫五伯七十四文

太谷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一萬一千三伯四十九石九斗四升九合六勺三抄三撮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二萬六千四伯八十三石二斗一升五合五勺八抄七撮五圭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一千六伯九十項九十六畝五分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税粮共計一萬四千一伯二十七石七斗三升八合六勺二撮八圭七粒五粟　夏税正耗麥粮四千二伯三十八石三斗二升一合五勺八抄八圭六粒二粟五黍　秋粮

正耗粮九千八伯八十九石四斗一升七合二抄二撮一粒二粟五黍
計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一千三伯二十貫五伯三十文

祁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稅小麥一萬五十六石一升六合一勺。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二萬二千六十二石九斗一升四合三勺一抄五撮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一千二伯頃一十三畝六分三厘四毫八系七忽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稅粮共計一萬一千五十二石五斗五升二合七勺四撮五圭二粟五黍　夏稅正耗麥粮三千二伯九十六石五斗九升七合一勺八抄六撮三圭二粟五黍　秋粮正耗粮七千七伯五十五石九斗五升五合五勺一抄八撮二圭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六伯四十六貫九伯八文。

交城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稅小麥四千八伯五十五石三升二合八勺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二萬一千六伯一十石五斗七合五勺一撮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九伯七十頃一十五畝一分六厘七毫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稅粮共計正耗粮七千六伯四十七石五斗二升四合六

勺八撮一圭五粟　夏稅正耗麥粮二千二伯九十五石三斗九升五合八勺三圭八粒　秋粮正耗粮五千三百五十二石一斗二升八合八勺七粒七圭二粒五粟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六伯六十五貫四伯六十文

文水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稅小麥一萬五千九伯三十石九斗九升六合九勺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三萬七千五伯七十九石四斗三合五勺一抄八撮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土地二千一伯五十六頃五十七畝三分七厘二毫一系八忽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稅粮共計正耗粮一萬八千七伯三十七石五斗七升四合三勺六抄四撮五圭四粒五粟夏稅正耗麥五千五伯六十四石二斗八升一合八勺九抄五撮三圭八粒　秋粮正耗粮一萬三千一伯七十三石二斗九升二合四勺六抄九撮一圭六粒五粟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二千三伯三十三貫五伯四十五文

孟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稅小麥五千五伯一十二石六斗一升八勺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二萬三千三伯三十石六斗八升二合六勺三抄八撮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一千五伯五頃六十八畝五分六厘九毫九系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稅粮共計正耗粮一萬九伯二十四石五斗二升七合一勺六抄一撮九圭七粒五粟　夏稅正耗麥粮三千二伯七十七石三斗五升七合九勺八抄八撮九粒二粟五黍　秋粮正耗粮七千六伯四十七石一斗六升九合一勺七抄三撮八圭八粒二粟五黍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四伯三十貫六伯八十三文

靜樂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稅小麥三千九伯九十八石五斗六升二合三勺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九千六伯一十五石七斗四升五合五勺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五伯四十六頃五十六畝例分二厘八毫六系七忽七纖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稅粮共計正耗粮四千八十石四斗一升九合五勺六抄六撮八粟七黍七分五厘　夏稅正耗麥粮一千二伯六十四石六斗四合八勺八抄二撮七圭一粒五粟一黍五分　秋粮正耗粮二千八伯一十五石八斗一升四合六勺八抄三撮二圭九粒三粟六黍二分五厘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八十二貫九伯

七十文

臨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稅小麥四千四伯四十二石二斗九升九合九勺一抄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一萬三伯九十四石一斗八升一合八勺九抄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一千一百一十三頃三十六畝九分六厘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稅粮共計正耗粮八千二伯四十九石二斗九升七合四勺六抄五撮七粒　夏稅正耗麥粮二千四伯七十石七斗三升六合六勺一抄四撮五圭二粒一粟秋粮正耗粮五千七伯七十八石五斗六升八勺五抄五圭四粒九粟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五伯六十二貫九伯八文

清源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稅小麥五千二伯石八斗八升五合七勺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一萬二千一伯九十五石六斗五合四勺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一千五十五頃五十七畝六分四厘五毫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稅粮共計正耗粮九千二伯九十石九斗二升八合八勺七抄五撮七圭五粒　夏稅正耗麥粮二千七伯七十三石九斗四升九合

二勺一抄三撮四圭七粒五粟，秋粮正耗粮六千五伯二十五石九斗七升九合六勺六抄二撮二圭七粒五粟。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鈔二千六伯九十貫六伯二十四文

壽陽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稅小麥五千四伯二十四石一斗八合六勺七抄五撮五圭。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一萬二千九伯九十八石八斗三合四勺五抄五撮五圭。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一千四伯五十四頃三十四畝五分六厘六毫六糸六忽六微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稅粮共計正耗粮九千八伯三十三石三斗四升二合五勺六抄八撮一圭九粒四粟一黍　夏稅正耗麥粮二千九伯四十四石八斗五勺五抄一撮四圭七粒　秋粮正耗粮六千八伯八十八石五斗四升二合一抄六撮七圭二粒四粟一黍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鈔五伯貫一伯四十九文。

河曲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稅小麥五伯一十八石一合四勺三抄五撮。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一千二伯八石五斗六升八合九勺六抄

平定州

國朝永樂元年夏稅小麥。四千八伯九十一石三斗七升四合六勺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一萬一千四伯二十五石九斗六升一合二勺二抄五撮五圭。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九伯六十九頃五十九畝六分四厘。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稅粮共計正耗粮。六千一伯二十六石七斗四升一合五抄四撮七圭六粟四黍，　夏稅正耗麥粮一千八伯三十三石三斗二合八勺五抄五撮四圭一粒一粟九黍二分，　秋粮正耗粮四千二伯九十三石四斗三升八合一勺九抄九撮二圭九粒四粟四黍八分，　計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鈔四伯四貫一伯四文

樂平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稅小麥二千三伯八十二石五斗一升七合四勺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五千八伯七石七斗五升一合四勺四抄二撮一圭　停徵永樂元年原報拋荒死絕充軍等項人戶粮米八伯八十二石六斗七升九合二勺五抄二撮五圭見徵粮米。四千九伯二十五石七升二合一勺八抄九撮六圭。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五伯九十頃七十畝、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稅粮、共計正耗粮三千七伯七十九石

八斗四升九合九勺四抄五撮九圭八粒三粟六黍　夏稅正耗麥粮一千一伯三十三石九斗五升四合九勺八抄三撮七圭五粟八分秋粮正耗粮二千六伯四十五石八斗九升四合九勺六抄二撮一圭八粒八粟五黍二分　計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鈔七十一貫三十五文

代州

國朝永樂元年夏稅小麥七千九伯六十五石一斗四升九合三勺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米一萬九千七伯七十八石二斗四升四合五勺二抄一撮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地土一千六伯八十一頃五十四畝八分二厘五毫四絲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稅粮一萬四千三伯二石四斗六升四合六勺六撮三圭七粒五粟　夏稅正耗麥粮四千一伯七十八石三斗七合一勺四抄四撮四圭一粒二粟五黍　秋粮正耗粮一萬一伯二十四石四斗二升七合四勺六抄一撮九圭六粒二粟五黍　計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鈔四千七伯八貫二伯三十九文

崞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稅小麥、一萬一千一伯二十七石二斗二合五勺一抄六撮三圭五粒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二萬五千九伯六十三石五斗

一升七合六勺一抄七圭五粒，　計洪武十一年實有地土二千三伯九十頃三十一畝五分八厘七毫三絲一忽谷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稅秋粮二萬八千八伯六十六石九斗四升二合二抄四撮六圭三粒、夏稅正耗麥五千五伯七十二石六斗八升二合三勺一抄八撮六圭一粒　秋粮正耗粮一萬三千二伯九十四石二斗五升九合七勺六撮二粒　計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錢鈔二千六伯七十二貫八伯二十九文

五臺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稅小麥四千二伯二十九石四斗九升五合三勺一抄三撮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一萬八伯四十一石一斗一升六合六勺三抄六撮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一千四伯三頃三十九畝五分五厘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秋夏稅粮一萬一千一伯二十六石五斗四升二合一勺四撮二圭七粒五粟　夏稅正耗麥粮三千三伯三十七石九斗六升二合六勺三抄一撮二圭八粒二粟五黍，秋粮正耗粮七千七伯八十八石五斗七升九合四勺七抄二撮九圭九粒二粟五黍　計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錢鈔三伯四十一貫八伯四十四文

繁峙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六千五伯八十七石二斗四升一合六勺九抄九
撮三圭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一萬六千六伯九十五石九斗一合
二抄一撮一圭 停徵原根并今續取勘死絶等項人户粮米四千四伯六
十七石八斗六升三勺五抄七撮四圭 見徵粮米一萬二千二伯二十八
石四升六勺六抄三撮七圭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一千五伯七
十頃五十九畝二分三釐六毫 各徵起科則例不等 歳辦夏秋税粮一萬
二千五伯六十六石九升六合九勺二抄六撮二圭 夏税正耗麥粮三
千七伯六十石一斗四升一合二勺三抄四撮五圭 秋粮正耗粮八千
八伯五石九斗五升五合六勺九抄一撮七圭 計洪武十一年終辦到
雜色折計錢鈔四伯九十六貫五伯文

忻州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一萬四千四伯七十石五斗九升四合 實在永
樂元年秋粮米三萬四千三伯六十七石三斗五升三合八勺 洪武十
一年終實有地土三千三伯五十二頃八十八畝二釐九毫 各徵起科則
例不等 歳辦夏秋税粮共計正耗粮二萬六千八伯六十八石二斗七升
三合一勺五抄二撮九圭五粒 夏税正耗麥粮七千八伯七十六石九
斗二升九合五勺九抄八撮二圭二粒五粟 秋粮正耗粮一萬八千九
伯九十一石三斗四升三合五勺五抄四撮七圭二粒五粟 洪武十一
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二千五伯四十貫五伯三十五文

定襄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六千一伯三十九石一升一勺 實在永樂元年
秋粮米一萬四千二伯一十三石六斗三合三勺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
有地土一千五伯五十三頃四十四畝五分三釐三毫 各徵起科則例不
等 歳辦夏秋税粮共計正耗粮一萬三伯九十九石一斗一升五合九抄
二圭五粒 夏税正耗麥粮三千九十七石九斗七升一合一勺八抄五
撮一圭 秋粮正耗粮七千三伯一石一斗四升三合九勺五撮一圭五
粒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一千三十二貫二伯四文

保德州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六伯二十五石三斗六升一合九勺 實在永樂
元年秋粮粟米一千五伯七十七石二斗二升二合六勺 計洪武十一
年終實有地土八十六頃二十七畝三分 各徵起科則例不等 歳辦夏秋
税粮共計正耗粮五伯八石六斗八升七合九勺五撮 夏税正耗麥粮

一伯二十七石九斗五升六合一勺四抄 秋粮正耗粮三伯八十石七
斗三升一合七勺六抄五撮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一伯
一十二貫五伯三十二文

岢嵐州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二千八十七石六斗一升八合七勺 實在永樂
元年秋粮粟米四千八伯六十八石一斗七升九合六勺 計洪武十一
年終實有地土三伯二十六頃八十五畝八分三釐三毫三系四忽 各徵
起科則例不等 歳辦夏秋税粮共計正耗粮二千四伯一十九石七斗九
升五合一勺一抄五撮三粒五粟 夏税正耗麥粮七伯二十五石九斗
三升八合五勺三抄四撮三圭五粒 秋粮正耗粮一千六伯九十三石
八斗五升六合五勺八抄六圭八粒五粟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
計錢鈔二千八伯六十五貫二伯九十四文

嵐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四千八伯三十五石三升二合三勺 實在永樂
元年秋粮粟米二萬一千二伯八十一石七斗二升八合五勺 計洪武
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九伯三十八頃四十九畝四分九釐九毫九系九忽
四微 各徵起科則例不等 歳辦夏秋税粮共計正耗粮七千一伯三十二
石二斗九升四合六勺三抄八撮六圭七粒九黍 夏税正耗麥粮二千
一伯三十九石六斗二升九合五勺四抄一撮七圭五粒 秋粮正耗粮
四千九伯九十二石六斗六升五合九抄六撮九圭二粒九黍 洪武十
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五伯一十貫一伯八十文

興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二千三伯三十二石三升九合八勺 實在永樂
元年秋粮粟米五千四伯四十一石四斗二升六合一勺 計洪武十一
年終實有地土三伯五十七頃二十六畝 各徵起科則例不等 歳辦夏秋
税粮共計正耗粮二千四伯九十石五斗五升七合一抄四撮三圭五粒
六粟 夏税正耗麥粮七伯四十七石一斗六升五合二勺一抄四撮三
圭六粟八黍 秋粮正耗粮一千七伯四十三石三斗八升五合五勺四
粒九粟二黍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一伯八十五貫四伯
五十四文

石州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八千三伯七石一斗九升四勺 實在永樂元年

秋粮粟米二萬九千三伯八十三石四斗六升八合八勺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一千八伯一十四頃二畝三釐三毫三系三忽各微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稅粮，共計正耗粮一萬一千八伯一十三石四斗九升八合四勺九抄一撮四圭七粒五黍。夏稅正耗麥粮三千五伯四十四石四升九合五勺四抄七撮五圭　秋粮正耗粮八千二伯六十九石四斗四升八合九勺四抄三撮九圭七粒五黍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鈔二千六伯三十貫五伯一十六文。

寧鄉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稅小麥三千二伯三十八石一斗八合二勺。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七千五伯五十五石五斗二升三合五勺。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四伯九十二頃三十三畝二釐八毫九絲三忽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稅粮，共計正耗粮三千三伯三十一石六斗四合九勺二抄二撮四圭二粒五黍。夏稅正耗麥粮九伯九十九石四斗八升一合四勺七抄八撮七圭八粒五粟。秋粮正耗粮二千三伯三十二石一斗二升三合四勺四抄五撮六圭三粒五粟五黍。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鈔二伯九十一貫七伯一十文。

土產

本府太原志土產。書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賦上上錯，厥田惟中中。并冀之別也。職方氏并州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牛馬羊犬豕），其穀宜五種（黍稷菽麥稻）。山海經曰：少陽之山，酸水出焉，其上多玉，其下多赤銀（紅銀謂銀之精者）。白馬之山，牧馬之水出焉，其陽多玉石，其陰多鐵赤銅。懸甕之山，晉水出焉，其上多玉，其下多鋼，其獸多閭麋。春秋左氏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前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有家馬官。寰宇記曰：交城縣本北齊牧馬之地，唐樓煩監與交城接。太平寰宇記煎梨（土）馬鞍（六）甘草、龍骨、特生石、栢子仁、黃石礦、葡萄（貢）人參　鐵鏡　礬石　銅鏡、礬石　隋圖經云：榆次龍骨，交城礬石並充貢。

太原縣太原志：鹽出縣東橋劉監等村。稻米出晉祠。石硯出柳子谷。沙鍋出黑駝山　胡桃、瓜、棗、芍藥、黃芩、雞仁、蒼朮、黃精　栢子仁　芫花　甘草　武蘆　菖蒲。螃蟹池一處，前元時在賢輔鄉東，今淤塞無跡

榆次縣　龍骨出縣東北三十里赤坑村。舊經云：地產龍骨，今無可採。茴香出縣南五里東郝村所產。　鹼出縣東八里源渦村，各戶抄造官為收課　鹽出縣西南胡榆等村，貧民採土煎熬以資微利　甘草出縣東三十里東硯子村所產。

徐溝縣　縣產　朴硝、鹽

太谷縣　葡萄出縣回馬谷，可釀酒，其味甚美

祁縣　縣產　棗

交城縣　礬出縣東北七里，歲久不知去處　桑棗微有。太平寰宇記出鐵　栢子（土貢北嶽交山南帝子棲進）元一統志棗槃本縣所產

文水縣　縣產　鹽、煤炭　絲布

清源縣　縣產　棗　鹽出縣羅郭村

壽陽縣　縣產　款冬花　大戟

孟縣　縣產　茯苓　茯神　蜂房　捲栢。元一統志：蠶絲　麻布

原本缺一行

靜樂縣　縣產。黃耆、芍藥　黃芩、麻黃、知母　石膏　氣砂　茶芝、蒼朮　羌活　菓耳、藜蘆、金精、銀精

平定州　赤白石脂在州東八十里亂家村。蓮翹出州西八里冠山之陰　鼠尾黃芩出州東六十里東回村。狗脊出州西三十五里七里嶺桔梗。蒼朮、草烏頭出州南三十里羊勝村。胡桃。杏　柿　梨　棗。絲。綿、布、帛、漆。鐵、

樂平縣　縣產　黃芩　蒼朮、桔梗

保德州　自然銅在州東北一伯五十里舊河曲縣九良津村臨河懸崖中所出，宜藥用，味辛平，無毒，療折傷散血止痛。歲貢。　上品石燕子在州之西南六十里土門村所產。元一統志：炭、麻布、牛、羊。

岢嵐州、木植、知母　五色龍骨　朮　松柏木、熊皮（貢）　麻、食鹽　麝香　麻布　牛　羊。太平寰宇記並本州所產

嵐縣　縣產　黃耆　茱苓　木植

興縣　縣產　甘草　　奎　桑　棗

忻州　鹽場一所在州之正北四十里，其都曰辛莊，地多鹵鹻，不宜樹木，其土可煎小鹽，州人糴食之，名為利用場。元一統志：麝香（貢）豹尾（貢）扇獻麻布解玉砂

定襄縣　縣產　麻黃　桔梗　遠志，平原有之。螃蟹在東冠社，有池出焉，每歲採以入貢。　鹽在縣北一十里丘村，舊主利用場官為煎造，見今水占地土，盧草　布

石州　州產，枲麻，太平寰宇記胡女布，麝香，蜜，蠟燭，石英，
松木，賦麻布，龍鬚席，蠟，牛，羊
寧鄉縣　本縣其地頗出枲麻
代州　州產，麻黃，麝香，豹尾，鵰翎，賦麻布，青碌。元一統志
煙酥，在州西二十五里寧文村，有煙池一處，每歲太醫馳驛關探。
繁峙縣　縣產，地菜，甘草，五靈脂。
五臺縣　縣產，茯苓，五靈脂，豬苓，蒼朮，草烏頭，長松子手
歲遇五月初六日、十二月初八日太醫馳驛收採，元遺山有云有志大夙
兵者自分必死，入五臺山，遇一異僧，以長松草令服，兩眉再生。東坡有云
莫道長松浪得名，能教覆額兩眉青。便將徑寸通千尺，知有奇功似茯苓。
天花，出縣東北五臺山，有樹白柴，其樹津到處，遇三伏中自地而生，可
充素食。元一統志：煙酥池四處，今歲久於塞，歲遇五月初六日、十二月初
八日，大醫馳驛收採。
崞縣　煙酥池，在縣韓村西北，去城五里，方圓四十步，出煙酥，今無能採
者。歲五月五日，十二月初八日，本路醫官採取入貢。枲，麻，木，木
賊。　遼志

土貢

九域志：銅鑑一十面，甘草、人參、礬石各一十斤，絹一十疋。　並太原府
貢。絹一十匹。保德州貢。麝五兩。柴胡一十斤。絹一十匹。並
岢嵐州貢。青綠各一十斤，麝三兩。代州貢。蜜蠟各二十斤。石州
貢。麝香三兩，解玉沙五十斤。定襄縣貢。

坑冶

太原志：礬紅羅紛，在太原縣王索村中社。白礬二處。炭山一處。王
索村西社一處。石灰二處。晉祠鎮一處。晉祠村一處。瓦器出縣
東北許東村。　鐵。晉陽志云在縣東北皇陵上莊，今無。青鐵出之成縣
西北山大通冶。　黃鐵出于縣北一伯二十里[illegible]
氣鵶出縣北一伯三十里[illegible]堡炭出本縣水谷村　西山台
郜縣志：在縣西文谷內長泉社，去縣六十里。此冶取狐突山鐵礦煮鍊。
鐵冶一處，太原志：在榆次縣罕山南，金末時頹壞，元廢，今徵有遺跡。　黃
鐵冶，在靜樂縣北六十里鳴門村，今摧塌。元一統志：堡炭出樓煩城，即今
靜樂縣北一十里石炭井村，人城南五十里順道村。　鐵冶一處，太原志
在平定州西南二十五里，久廢無跡。　銀洞，在代州南六十里，今已崔塌

有宜同冶，洞脈自斷，于寅不曾興煽。　銅出州南六十里厚遊谷，今已摧
塌。　金冶一處，在繁峙縣東北義興寨中，地二平水淬決，今摧塌。　石碌
出城東南寶山下，今摧塌。　鐵坑一處，在城東北義興寨，元時不曾煽煉。
鐵冶，在五臺縣南三十里南山頭，元戊午年罷，洪武乙卯復開。　爆窑
三處，計四座，在陽曲縣馬北村，縣東二十里一座。　留南村，縣東北十五
里一座。　西明村，縣西三十里二座。　爆炭窑五十七座，在太原縣南胡
泉村肥炭窑四座。　爆窑六座。　豐泉村爆炭窑六座。　全勝村爆窑九
座。　安仁鄉爆窑二座。　黃泉村爆窑六座。　晉祠村爆窑四座。　王索
村爆窑六座。　郜村西社爆窑四座。　董子爆窑四座。　姚村大社爆窑
一座。　郜村大社爆窑三座。　皇陵北社爆窑二座。　磁窑在榆次縣北
六十里孟家井，按晉陽誌云窑五十座。　爆窑在縣北寺谷村，按晉陽志
云二十座。　石灰在縣東北二十里東流赤坑茅村燒造。　爆窑三處，在
清源縣馬谷村一處，[illegible]渠村一處，[illegible]白石山一處。[illegible]
石炭窑三座，在盂縣傾城村一座，去縣東南二十里。　溫池村一座，去
縣東二十里。　蘭村一座，去縣西南五里。　磁窑一座，在縣東南三十里
炭窑一十三處，元一統志：去縣南招賢村八十里，歲辦官課。　磁窑二十
處，在縣南八十里招賢村，歲辦官課。　碰有窑十處，在縣南八十里招賢
村，歲辦官課。　磐窑二處，太原志：在平定州三都村一處，在州北五十里，
久發。　辛村一處，在州南三十里，久廢。　炭窑二處。　西溝一處，谷裏
一處。　砂器有窑，在州西二十五里平潭村。　磁器有窑，在州西北二十
五里平潭村。　石炭窑四座，元一統志：二在石州離石縣上官村，二在寧
鄉縣南五里。太原志：磁窑二處，在五臺縣南山頭一處，天和村一處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一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二　十二先

原　太原府四

山川

山陽曲縣。太原志：繫舟山，在縣北九十里，北屬忻州秀容縣，南屬本縣。禹治水而繫舟其上，故名。有石如環轍，謂之繫舟鬼。又名小五臺。元一統志：山巔有佛殿，每現金光金像之異。土人每歲加修葺，亦名小五臺。宋元裕四年，河東路道石記，元裕之讀書其下，嘗賦詩云：繫舟南北暮雲深。序見一統明。　阪泉山，在本縣東北八十里。罕山西北，舊經引春秋晉大夫卜適遇黃帝戰炎帝阪泉之兆，故立廟於此。　罕山，在本縣北北五十里，接榆次縣北界。并州圖經謂之香山。唐李光進墓碑亦云罕山，高亏汾水東，則高以罕山為正。　李子山，在本縣北五十里，下有桃花三洞，乃白子西讀書處。　漢耕山，在本縣東北六十里，接孟縣鵝鳴谷。　方山，在本縣東六十里，連清源西二十里。

太原縣。太原志：蒙山，在縣西五里。十六國時，漢劉聰征劉琨，不克，略晉陽之民，踰蒙山而歸，謂此山也。元一統志：今山上有錫志碑，志為月明所刻本戰勝隋文帝開皇二年造，此其功始建此碑，志即文帝之考，四曰武元皇帝。　懸甕山，一名龍山，一名結絀山，在本縣西十里。山海經云：懸甕之山，晉水所出。山腹有巨石如甕，因以為名。宋仁宗時地震，山圻，巨石摧壞，今無復甕形矣。宋丁記懸甕山下晉水出焉，水多魚，食之不病人，有子相在上西。　石室山，在本縣西。魏土地記云：太原郡山有石室方丈，四尺四旁有古字，人莫之識。　嬰山，在本縣西北。清圖經云：嬰山為并州之主火山，在本縣西南一十五里，出暴炭。　卧虎山，在本縣西南七里，在龍山之南，其山高三里，蜿蜒三里，呼為卧虎山。　駝山，在本縣東北三十五里，其形勢如駝峯之狀，故名。曰黑駝山，以產煤故也。　風谷山，在本縣西十里，西屬交城，入樓煩路，曹北都西門之驛路也。寰宇記：罕山，在本縣東北四十五里。後魏書曰：劉聰遣子粲襲晉陽，猗盧救之，遂擄于晉陽罕山陳，閱度內山為之。亦其山出金鐵。　介山，在本縣西，有子推廟，甚靈。

榆次縣。太原志：麓臺山，在縣東南三十里，上有智伯祠。　鷹山，在本縣東南八十里。　罕山，在本縣北五十里，西連陽曲縣界。

太原縣。太原志：鳳凰山，在縣南一十里，其形如鳳，上有佛塔，下有白將軍祠，即隆道宮也。　阪泉山，在本縣東南二十里，上有谷，唐將軍廟，其泉貯為一池，有亭在焉。　樂伯山，在本縣東南三十里。　鳳翼山，在本縣東南惠安村南三里，上有佛閣峴跡，基址猶存。寰宇記：太谷山，山海經：少山有玉，清漳水出焉，即太谷。

祈縣。太原志：嶺山，在縣東南六十里，東接太谷縣，南接沁州武鄉縣界，中有上嶺下嶺二寺。　麓臺山，一名頂山，在本縣東南六十里。宋祈侯商英修麓臺祠於其上。

交城縣。太原志：孝文山，在縣西北一百六十里。元一統志：元魏初起於雲代，此山乃魏道武狀為之地，故本縣有馬牙山出焉，川天池可遊宴之所，枝六鎮三州之名，貴文朝之賢者人思其德，乃立目於山巔，今遺址尚存。　羊腸山，在本縣東北百二十里。郡國志云：萬根谷山石磴縈委若羊腸然，亦謂羊腸谷。呈甫謐云：羊腸寨在龍山，即晉陽西北是也。元一統志：後魏於此立羊腸倉，古西河上郡五關於此。隋煬帝大業四年幸汾陽，賦名溪谷。有今道上有墟，谷口號太武遊書之所。又方志望萬根谷，即可交城道也。自太原西門外有風谷路入樓煩，故交城當其衝，謂此也。地理志云上黨書顯亦有羊腸坂，在今潞州界，不謂此也。　狐突山，在本縣西北五十里，山出青鐵，至今有之。　馬鞍山，去本縣西北五十里，亦名狐突，府有祭秋晉大夫狐突及其子男把之祠廟存焉。　大阿蘇山，在本縣北一百五里。　小阿蘇山，在本縣北一百里，石崖中有洞穴，舊經云：昔有老人乘白驢至此山，以鐵箒指石為穴，并驢入焉，穴今尚存，深數十步，世傳為唐張果老穴。　獨泉山，在本縣西北一百五十里，舊經云：洞穴中有石如盃，常有泉出焉。　白鹿山，在本縣東北一百一十里。　玉山，在本縣東北一十二里，上有十方圓明禪院。　萬卦山，在本縣北五里，上有十方天寧禪院。　石薛山，在本縣西北二十里，上有永寧禪院。　獻愉山，在本縣西北一百五十里。　文城山，在本縣北一百三十五里。　狄積山，在本縣西北一百五十里。　龍樹山，在本縣西一百二十里。　少陽山，在本縣西北四十里。山海經云：少陽之山，多赤銀。郭璞注云：銀之精也。王名有之，今不知所在。　龍王堆山，在本縣西北一百二十里，上有水，水旱禱則致靈應。　寶珠山，在本縣西北一百里。　破羅寒山，在本縣北一百五十里。元一統志：劉王掌山，在本縣西二百里。

文水縣。太原志：隱泉山，在縣西南二十五里，西臨馬坡川，東望昭餘藪。禮記云：子夏退老於西河之上，即此地也。亦名陶山，有石窟，號子夏室，去地

五十餘丈。其地險。嶮有泉隱沒而不恒流。故有隱泉之名。亦謂之白虎山。舊經云。昔有白虎見於此山。因以名之。南連隱泉。北連交城界。元一統志。白虎山即隱泉山。

清源縣太原志。方山在縣西二十五里。　白石山在本縣西五里。其中有谷曰白石谷。

壽陽縣太原志。方山。一名神福山。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唐李長者隱居之處。元一統志。唐李長者名通玄。滄海人。唐宗室。隱遁不仕。著華嚴論疏。經行山下。有虎馴伏。當途而待。長者書曰。為我負經籍至山之地。以囊掛其背。虎望方山行三十里。當土龕前。伏。其者遂居之。四方學者來。杖掛根下。忽澤湧。名長者泉。　漏山。在本縣南八十里。舊經謂之過山。其上峭峻高聳。山因以為名。又因漏水流於其下。故又名漏山。　平山。在本縣西六十里。西至陽曲。為陘泉山。　夫山。在本縣西北十里。　獲鳳山在本縣北三十里。狀若鳳形。因以為名。元一統志。白鹿山。在本縣西三十里。接交城縣東北一十里。　燕巖山。在本縣西三十里。寰宇記云。山多鷲燕。故名。

盂縣太原志。白馬山在本縣東北三十里。舊經云。白馬之山。牧馬之水出焉。元一統志。白馬之山。其陽多上石。其陰多鐵。赤銅有白馬。鎮人傳是趙里。　方山。在本縣西南方一里。故名。一名神福山。去縣西南四十五里。高五里。盤踞一十五里。元一統志。有李長者華嚴成佛之地。號為神福山。　藏氏山。亦名重門山。在本縣西六里。高二里半。盤踞一十里。元一統志。金皇統二十年。有大德寺公和尚住持。是清京院。大定二年賜額。貞祐三年燬。　仇猶山。在本縣北七里。高四里。盤踞一十八里。春秋智伯伐仇猶。遂於此而亡。郡人立廟。因以名之。　蛛崗山。在本縣北七里。舊經云。山形孤峙。故名之。　大安山。在本縣北七里。　白鹿山。在本縣北三十里。舊經云。昔有白鹿出山間。故名之。　藏山。在本縣正北五十里。高五里。盤踞二十五里。史記云。春秋晉景公三年。程嬰公孫杵臼謀藏趙氏孤兒於此。其藏處嵒壘環堵。石溜灌瑤。傍有藏山神祠。時雨愆期。人民禱之。寰宇記原仇山。在本縣北三十里。出人參鐵。跳縣取北山為名。

臨縣太原志。紫金山。在縣北五十餘里。上有李濟王廟。有水一泓。遇旱祈禱有應。　馬頭山。在城南石州界。去本縣九十餘里。於城南諸山之望。上有馬頭神廟。　漢高山。在城東南四十餘里。　逸史山。在城東石州界。去本縣七十餘里。元一統志。黃云寺山。在臨州。即今臨縣東北三里。榆林河出焉。

靜樂縣太原志。天柱山。在縣城南三里。高一里半。盤踞二十里。山北半坂內有明惠王廟基址一處。東側有狗跑靈泉。耆舊相傳如此。元一統志。者舊云。後魏肅宗時常巡此。行大鐵山。得一泉。因名曰天池泉。泉上五廟。宋祥符二年。有碑。按說經肅宗法人往見至山。名廟額。皆於此耳。　桃子山。在本縣東南五十里。高四里。一百六十步。盤踞二十里。形勢東高西下。有龍王廟。崇寧三年勅賜昭潤公廟。院內井泉一源。遇旱祈禱。元一統志。上孤之高。有泉一光。上有宋宣和元年所建殿宇。　管涔山。在本縣北一百四十里。高三里。盤踞二十里。形勢中高兩低。如山字狀。故名管涔山。下有龍眼泉水出。乃汾河之源。管涔山即林谿山也。　元一統志。唐武德四年。置管州。以靜樂縣有管涔山。故名。山海經云。汾水所出。管涔。一名燕京山。大人以其山多管涔。故以為名。又名管涔。劉元海。隱于懷窟。管涔山。夜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背有銘曰。神劍。御除眾毒。淵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五色。　蘆芽山。在本縣北一百五十里。高五十里。盤踞千有餘里。形勢險峻。接連荷葉平山。東峙祈峰。南連寧化。西至哥嵐。北抵武州。元一統志。故老相傳以為釋迦佛出世之處。　黑風山。系兵山麻石。在本縣西北五里。高四里半。盤踞一十五里。古今相傳。每至秋冬。有黑風生。故名曰黑風山。元一統志。上有觀四尺。五代故老相傳山側有一廢寺。五秋久則有黑風出焉。宋紹聖元年立廟。今基址尚存。　懸鐘山。在本縣東七十五里。高三里。盤踞一十里。形似懸鐘。　周洪山。在本縣南七十里。高一十五里。盤踞四十里。形勢巍峨而奇秀。西北一十里有歷壇泉。其形如井。西有龍王廟。遇旱祈禱。　中子山。在本縣正東一百二十里。高一十五里。盤踞百有餘里。形勢嵬嵒絕頂。如冠中狀。故名。東側石嵒下有泉。巖前有龍王廟。宋宣和四年所建。後勑賜顯濟侯。遇旱祈禱。元一統志。馬頭山在晉州。即今本縣南三十五里。上有侵雲孝文帝廟。祈禱多應。天會十一年建。　石門山。在婁煩。即今本縣西北二十五里。其狀若門。中有僧寺。　周公山。在婁煩西二十里。昔周公逐狩至此。因以名之。　龍和山。在婁煩西三十里。西南二川間。峭壁嵯峨。瑞雲常遶。疑若龍像。因名龍和。　臨泉山。在婁煩天池南七十里。高百丈。西南接石樓山。下有泉。流入兩門。注于汾河。　石峽屋產山。在婁煩北五里。臨汾水。并屋壺龍馬之地。春秋晉人以屋產之乘假道於虞。謂此也。上有廟。俗謂屋產大夫。無記志可考。寰宇

記繫舟山在古秀容即今本縣界元遺洪水繫舟於此山因以名之　風
山在本縣水經注云風山其上有穴如輪風氣蕭瑟冬夏長不止接九州
志云禹已之地風多寒涼水厚二丈　壁八山在本縣有吉仙之跡故有
此號　壺口山在本縣禹貢云壺口治梁及岐漢書云山在北屈西南水
經云在北屈縣故城北十里　燕京山在本縣水經云桑乾河水潛承大
原汾陽縣北燕京之天池也　白鳥山在本縣山海經云白鳥山其陽出
玉其陰出鐵

平定州太原志東浮化山在州東三十里伏羲女媧廟在焉東連亂塚骨
盤諸山與羅侯山對峙　西浮化山在本州西八十里亦有伏羲女媧廟
嘉山在本州西八里其上有晉公子祠祠下有井及泉井水黑色又名
曰黑水神　卧虎山在本州北一十三里其形似虎故名之內有長者巖
冠山在本州西八里其形似冠故名冠山資福寺在焉　鐵金山在本
州東九十里亦名歸山東接井陘山澤發水出焉　白鶴山在本州東北
二十里舊經云上有石記又有晉王廟　四角山在本州西三十里其勢
四起故名下有三泉　獅子山在本州西二十五里舊經云其形似之故
名上八名蒲臺山有廟元一統志上有靈贊王廟豐濟大王廟水營寺三
子所封　冢山在本州東北一十五里元一統志云冢狀方原上嶺一上
有會山神祠土人立祀日祭禱于此其上有神之子祭之

樂平縣太原志皐落山在縣東七十里舊經云春秋東山皐落氏之地也　烈山
一名靈山去本縣城東南五十里平原村　少山一名河逢山又名楊虎山
又名占山在縣西南二十里舊經福地記曰山在樂平治縣其高八百丈
可避兵火恒山之左嶺也清漳水出焉　陡泉山去縣城西四十里西沿
同渦水澗北入平定州界　鳳凰山去縣城北八里山廟有鳳凰神祠耆
老相傳鳳凰嘗集此山故名之寰宇記樂平山在本縣東七十六里即古
東山皐落氏之地漢縣因山以名

保德州太原志翠峰山在州東八十里形勢如覆斗高二十里盤踞九十
五里山頂有寺今廢元一統志赤山在本州大山蕭志云山皆赭林不月
經霜皆赤故取名

奇嵐州太原志蘆芽山在州北五十里高一十五里盤踞一百七十里形
勢險峻奇嵐山俊魏以山名邑寰宇記本有芳縣即今奇嵐州北九十八
里高二十餘丈與山相接　雲山在嵐谷縣即今奇嵐州東北四十里
其三十里長六十里嵐朔州分界亦連峯也　焚臺山在嵐谷縣地甲
出火因名焚臺上復有火井郡縣志大山在火山軍即今奇嵐州東四十
里

嵐縣太原志大萬山在縣之西南去城六十里高一十里盤踞二百里北
接奇嵐南接臨縣之山形勢險峻山前建靈淵侯廟中有白龍池泉每歲
元旱禱雨則應

興縣太原志紫金山在縣西一百里上有崇德侯廟能興雲致雨其山西
側近黃河官設巡防今廟廢壞亦無巡防之設　合查山在本縣南八十
里峯巒聳獨異諸山自趾至頂可十餘里上有合溪大王龍祠內有龍
池遇旱祈之即應　石樓山在本縣東北五十里四面皆石峭拔千仞連
于峯嶺俯視羣山宛如丘垤上多松檜舊有佛剎兵革燒毀不存元一統
志大屋之東一十八里頂上石堂百丈之餘四面俱無可上下之處惟北
有一小逕周盤可達至於本頂觀現耕山上有松柏古石林十餘并草之
來今有維五乃

代州太原志夏屋山在州東三十里一名下壺山又名賈屋山史記曰趙
襄子北登夏屋誘代王使廚人操銅斗殺之遂有代地　雁門山亦名雁
門塞在州北三十五里舊經云雁出其門在高柳北高柳在代中后稷所

華山水環之　斗斗山俗呼斗頭山在雁門縣西北二十里今州之西
北二十五里上有神廟宋元豐間封為順應侯又封令澤侯金加普祐靈
濟王遇旱祈禱　鳳凰山在本州南三十里有觀一所唐仁壽年間鳳凰
來現因改名嘉瑞山至唐天寶初年又名為鳳凰山觀曰來儀觀有峰名
曰養虎又有二池曰洗參曰飲虎有桃花水簾二洞有爐一所名曰煉丹
有昇仙鳳樓二樹盧孫真人嘗居於此宋末于然嗣仙翁號休休子亦居
於此故老相傳如是元一統志覆頭山一名北斗山在雁門縣西北六
十里今代州之西北二十五里即句注陘西北三十五里山也山之神能
興雲雨至宋元豐間封禎應侯又封利澤侯金加廣祐靈濟王有碑刻
石鼓山在本州郡國志云代郡石鼓在山下積貯高一丈八尺腰細有過
細處太原志句注山一名西陘山在本州西二十五里今大和嶺是也元
一統志雁門山頂北度西嶺為門是也其山西即雁門山也水經注雁門句
北對句注東陘其南元置之一也晉成事元年句注雁曰北方之險有雁
龍飛狐句注為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別內外也漢高祖攻代北塞不克者
欲之從代繫於句文遂斬首注於千城頂此也　覆宿山在本州東北
三十五里元一統志云名伏牛山亦名牛心山在雁門縣東南一十五

里
崞縣太原志崞山在縣城西二十里高七里盤踞十餘里上有古廟存焉
名曰崞山神有池名曰甘露池遇旱民則禱之漢立崞縣特因山為名此
山興雲致雨隨禱而應有宋政和五年奉節郎高景光碑記在焉　天涯
山去本縣東南四十里高十餘里盤踞十餘里其形類蓮花俗呼為蓮花
峯上有石其形如鼓元遺山題詩云喚起山靈撾石鼓玉女湘妃出歌舞
元一統志唐原陽詩云天涯地角山有詩云十年馬足行多少兩度天涯
地角今過古有元稹之題詠　黃花山在本縣西南七十五里高四十餘
里盤踞七十餘里西接寧化界元一統志正陽山在崞州即今崞縣西南
九十里山頂有玉皇殿　前高山在本縣西南五十五里　五峯山在本
縣東二十五里山頂有文殊堂俗呼燒香山　柏枝山在本縣西二十里
山下有神廟　福壽山在本縣東南七十里山頂有玉泉院金貞祐二年
賜額福壽山之在即石鼓山　將軍山在本縣東南七十里山頂有神廟
繁峙縣太原志泰戲山即今孤山在縣正東三峯獨立於平川之內故號
曰孤山其下滹沱河源出焉元一統志二名五夫山亦名千山亦曰大夫
山今曰之山在縣東南九十里上源經云泰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郭璞

注云今在武夫山也　五臺山在本縣城東南一百里其湯爲五臺其陰
爲繁峙　鐵腳山在本縣之正北形勢甚壯即此山也俗傳為鐵腳山　華
嚴山在本縣東南九十里寶山一帶兩連五臺其山出天花地茶後有銀
洞石碑因名寶山元一統志太孤山在堅州即今繁峙縣東一百三十里
小孤山之西二里　小孤山在州東一百三十里西巖老人文集又謂之
泰戲山　寶山在州南九十里入南冶谷以通山東之路　茄越山在州
北一十里腳至頂三十里茄越口以通大同路
五臺縣太原志五臺山名清涼山在縣東北一百四十里左隣恒山右接
天池南衛臺州北至堅州環臺五百餘里山有五峯高出雲表頂皆積土
故謂之臺佛經云北方有文殊師利所居之地曰清涼山者即此也中臺
高四十里頂平廣周六里西北有太華池東臺高三十八里頂平廣周二
里西臺高三十五里頂平廣周二里南臺高三十七里頂平廣周二里北
臺高三十八里頂平廣周三里寰宇記昔永嘉三年雁門郡葰人百餘
家避亂入此山見山人為之先驅引而不返遂居之野往還之士稍有見
者其往居者至詣訪矣知所在故俗人以此山為仙者之都矣中臺山山
頂方三里近西北有一泉水不流謂之太華泉蓋五臺之秀者仙經云

此山名紫府常有紫氣仙人居之內經以為清涼山元一統志北臺東十
里山是　仙人山在本縣東南五十里石巖上有人坐跡山腹石上有手
跡山下石上有雙腳跡皆西向立元一統志堅鍾山在臺州即今五臺縣
上有佛寺顛三哲巖哲觀巖聖僧巖青峯寶陀峯並在清涼山凡二十二
處勝蹟
石州太原志骨脊山即古呂梁山也去石州一百里其高可千丈其下至
上約行二十五里盤踞百有餘里東接交城北連孝文山按書蔡氏云在
今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是也呂乃脊骨山形似之
後周呼骨脊山吳寓之說又作谷積　馬頭山在本州西北四十五里高
千百餘丈盤踞三十餘里上有柏城劉琨慕容廆蘇於此山中頭高似馬
頭故名　孝文山在本州城東北一百三十里自趾至頂約四十里而近
盤踞百有餘里東接交城文谷南連呂梁山北引靜樂縣芝麻山孝文之
名無圖志可考俗稱上舊有孝文皇帝廟故名
離石縣郡縣志離石山今名赤洪嶺在縣即今石州西五十步又云離石
水今名赤洪水東北從方山縣界流入北壽高歡大破爾朱兆於赤洪固
即此水之岸元一統志隱洞山在本縣即今石州東北五十里其洞深邃

人不可窮洞中有潤以人探之不得其底每遇天旱有誠心者入深五丈
祈得聖水雨無不應同上有龍祠　劉王臺山在本縣東一百里頂上有
泉
寧鄉縣太原志屏風山在縣南三十里盤踞五里高約五十餘丈其形類
屏風故名元一統志上殿山在本縣西南五十里　隱明山在本縣南六
十里　猴子臺山在本縣東南七十里　南山在孟門廢縣即今寧鄉縣
南五里上有寺
忻州太原志雲中山在州城西北五十里南與白馬山相接西至靜樂界
北至崞縣界陽武谷其山產黃芩茯苓茶芩之類元一統志下有谷雲中
水所出也　繫舟山在本州東南三十里世傳大禹治水繫舟於此因以
名之其下有小山曰讀書山乃元遺山讀書處也元一統志谷名小五臺
寺元東巖元生讀書石室之名讀書山趙閑閑東文詩有俠偶元子讀書
山之句其北屬界谷縣並有南湯曲縣隋已來方客絲有繫舟山元好問
詩云繫舟山頭龍角秀此之謂也　雲母山在本州城西南二十里山出
雲母因名水經云北俗謂雲母為獨擂故又名獨擂上有一穴出玉芝貴
宇記晉貞觀十八年敕使律遣度張書令上芝於此山此其驗也其穴今

乙ま及廣谷山在本州南三十里南與繫舟山相連其勢巍險中有山
巖方廣三丈許俗謂之贊皇神刻木為像天旱郡民祈禱 白馬山在本
州城西南五十里西連靜樂界山海經云白馬之山狄馬之水出焉 程
侯山在本州北四十里因程嬰而得名其下有祠存焉因下有金穴故俗
謂之金山其穴今已摧圮
定襄縣太原志蒙山在縣南二十五里高一十里盤踞一十五里其形
崍直元一統志山形高丈最見有雲氣覆東北與五十山相夾相接不崇
新而由里人祠之 聖人山在本縣東北二十里其高五里盤踞一十里
水經云謂之聖人阜又云其山石上有二足跡宛然可觀里人立祠謂像
人跡以時禱之元一統志山上有溫泉二所冷太不水石上龍腳十二者以林
喻土係与豸遠山元好問詩 居士山在本縣東南二十五里高五里盤
踞一十里舊經云下有派泉泉側石室有碑其略曰魏武定四年十月任
城王居士室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有之修云魏宗室封任城王者數人
其國中絕不知武定中封任城王者何人也 七巖山在本縣東南一十
五里其巖七重因以為名內有惠應聖母祠 牛臺山在本縣東北二十
里高一十里盤踞一十五里舊經云後魏時莊入縣境里人李牛臺避難

於此山得免因以為名
蒲 太谷縣元一統志馬嶺在縣東一十里有關通邢州路五代梁伐大
原潞州刺史張歸厚軍自馬嶺而來即此關也
壽陽縣太原志黃嶺在縣西北五十里 却暴嶺在縣西北七十里寰宇
記鷲嶺在本縣西三十里隋圖經云嶺多鷲鳶以名之
平定州太原志七里嶺在州西南四十里高七里故曰七里嶺其山積亘
數十里
樂平縣太原志松子嶺去縣城南四十里連和順縣界盤曲高十餘里寰
宇記古嶺在本縣西三十里清漳水出縣西南少山山海經曰少山清漳
水出焉今按青漳出樂平濁漳出潞州長子縣界
五臺縣太原志仙寺嶺在縣清涼山
石州太原志赤堅嶺在州北一百八十里上山平易本州與嵐縣分界於
此 黃蘆嶺在本州城東一百二十里其山峭拔盤踞一十餘里北接谷
積山南接黑嶺孝義縣界
峯 陽曲縣元一統志石夫峯在縣西北界隋圖經云立谷口有石孤立
在汾水側高十餘丈因名

樂平縣太原志老人峯在縣城東六十里
五臺縣太原志青峯寶陀峯並在本縣清涼山
巖 樂平縣太原志孔子巖在縣城東北九十里高二里巖下有孔聖顏
曾遺像故名
五臺縣太原志三賢巖習觀巖聖僧巖並在本縣清涼山
岡 忻州城太原志九原岡在州城西東接城垣其岡有九故名九原舊
經云禮記晉趙文子與叔向觀於九原晉大夫之墓地也
谷 太原縣太原志常谷在縣西南二十五里 晃石谷在本縣西南一
十五里 粥子谷在本縣西南一十五里入天龍寺 黃蘆谷在太縣西
南一十八里 胡谷在本縣西北四十里 井谷在本縣西北二十五里
陽曲縣太原志乾燭谷在縣西北五十里即今天門關路元有佛閣今廢
立石谷在本縣西北界汾水之側隋圖經云汾水經立石谷谷口有石
孤立於汾水側高十餘丈 列石谷在本縣西北四十里汾水自寧化來
經由此谷出
榆次縣寰宇記壹壁谷在縣南六十里出美棗
太谷縣太原志安谷在縣東南一十里長四十里東崖石壁有佛像世號

千佛巖谷迷望有君奄然因以名之 四卦谷在本縣東南二十里谷長
一十里有泉四派分流因以名焉 回馬谷在本縣東南三十里谷中有
馬嶺關通邢州路五代史梁伐大原潞州刺史張歸厚軍自馬嶺關入即
此處也 象谷在本縣東南五十二里廣三百步長四十六里土地記曰
晉陽東南一百里至山有蔣谷大道度軒車嶺通於武陽 威陽谷在本
縣南一十三里石壁有佛像城塚記曰秦伐趙築城以威陽兵戍之城道
此谷因以名之 蔣谷大道度軒車嶺通於武鄉元一統志四派谷在本
縣東南長一十里有泉四派分流因名
交城縣太原志童子谷在縣東八十里舊經云北齊天寶七年有童子數
人牧于山谷見山上巨石如人形因作為佛像高一百一十尺寰宇記萬
根谷在本縣冀州圖經云萬根谷即向交城道赤羊腸道也
清源縣太原志層谷谷在縣西十五里
孟縣太原志鴉鳴谷在縣西一百二十里舊經云昔人迷於谷中不能出
見鴉飛鳴尋聲得路因名之五代史契丹律王戰敗入鴉鳴谷即此也
代州太原志西義谷在州夏屋山之側 鳳遊谷在本州南一十五里元
一統志胡谷在本州境內太原志赤唐谷在本州西南五十里舊經云昔

有田父劉赤唐隱于此故名。與赤墻關相接。　薛雲谷在本州東南二十三里。舊云薛雲隱此。故名之。

太原縣。太原志潛丘在縣南。僅有微迹。父老云。宋防患明寺浮屠閣土為兒用之殆盡故也。爾雅云。天下有名丘五。晉有潛丘是其一。隋開皇二年於其上置太興國觀。

道　陽曲縣太原志楊廣道在縣天門關東北。嘗隋文帝子晉王開此道路因名。

路　保德州郡縣志通河北路在州自土門路。即古之井陘口道真定府定州。咸平中與契丹寇河北。加兵防守。

倉　太原縣太原志石室石倉在縣天龍寺上有隋開皇間碑刻及石室路。

水　太原府元一統志洞過水在郡東二百二十里。自平定州樂平縣界陡泉嶺而出源經壽陽。入祁縣南四里。西南入太原縣界。又云自壽陽縣南五十里入榆次縣東十五里合流村。與涂水相合。又流五里至源渦村。又合源渦泉水通流經縣榆次縣三里下流西南四十里入徐溝縣界。又云在平晉縣南二十里東自榆次縣界西流入又合涂水歷縣南境而流入于汾水。水經注曰。劉琨之為并州。劉元海擊之合戰於洞過水。即此水也。云洞過水自樂平縣陡泉嶺出。經南壽陽縣至榆次東十五里合流村入涂水

陽曲縣太原志石橋河水在縣東北自盂縣界西南流入本縣界歷石橋前滿子社。經陽曲故城北西南流合洛陰水　龍泉水自本縣西北一百五十里靜樂縣界流入。經蘆子社過白馬故府側至積渠之南。合拂谷水入于汾水　汾水上從靜樂縣寧化界林溪發源。經本縣嶺頭交城縣故交村流入陽曲縣。舊前魏賈李尚書治水開渠引水與列石泉相合澆溉民田。經由縣西二里下流入太原縣界　洛陰水在本縣東北三十里水經注云屬新興郡南流經洛陰城北盂縣故城南入于汾水。有故張橋在縣西北二十五里洛陰水上。今橋廢。　拂谷水自本縣西北一百二十里拂谷社東南流經大政故驛凌井天門谷出山。又西南流入于汾水。　直谷水出本縣北直谷社之西北。南流過狼孟城之西。又南流入洛陰水。元一統志文水在縣自石州方山縣界出源流入交城縣界歷偷城龍門上與文谷水相合流出文谷口。入文水縣南至本縣二十五里。其水多文故曰文水。金泰和六年有本縣完顏永貞自文谷口開渠沿谷之山腰南通

其水三分入城中。特而出郭其七分南行灌溉民田。有常平渠靈長渠甘泉渠千畝渠蕩沙渠豐稔渠等通流灌田入于汾水。今五渠俱廢。郡縣志晉水在本縣水出龍山

太原縣太原志汾水在縣東一十里。自陽曲縣界流入本境。西南入清源界寰宇記汾水南逕晉陽縣東晉水從縣南東流注之。又隋開皇十六年於汾水所經立石公谷口有石碑立水內高十物之。　晉水在本縣西南一十里出懸甕山前昔智伯以晉水灌晉陽城不浸者三版。後人蹤其遺跡蓄以為沼分為三派北瀆即智氏之渠也。其城高東北流入晉陽城南瀆於石塘下伏流南出灌溉民田中瀆流入陸堡河餘入汾水。晉水初出砌石為塘自塘東分三派。智伯渠其一也。北派東流經晉寧南並入汾水。此兩派即酈道元所謂分為三派也。其南派渭開皇四年所開東南流入汾水。唐地理志云太原汾東井苦不可飲。貞觀中長史李勣架汾水引晉水入東城以甘民食。謂之晉渠。今廢　洞渦水在本縣東二百三十里。自平定州樂平縣陡泉嶺出源經壽陽縣西流入榆次縣界至合流村與涂水相合又西流五里至源渦村又合源渦泉通流西南四十里歷本縣南又西入汾水。水經注曰劉琨為并州劉原海要擊之合戰于洞水。即此水也。　汾河水本縣西風谷中經晉陽故城南隍中東流入汾水

榆次縣太原志大塗水在縣東南一百二十里。領城村即杜預傳註塗水在太原榆次是也。源出八縛嶺下西北流入縣境東十五里合流村合洞渦水。又西流入太原縣界入汾水。　小塗水出本縣東南八十里鳳山下西流二十七里入大塗水。　洞渦水自平定州樂平縣界陡泉嶺出。源經由壽陽縣界西北至本縣東十五里合流村與大塗水相合。又西流五里合源渦水。經本縣南三里。西流四十餘里至太原縣界入汾水。五代史唐天福元年汁人攻太原營於洞渦。即此也。　源渦水在本縣東九里。周五里源三大出。原過祠下。南流入洞渦水。舊經云貞觀二十年縣令孫湛通其水西流二十里。復入洞渦水。今祠下止有小泉。祠東四百五十步陳村有泉湧出南流入洞渦水。與古不同。　木瓜水在本縣東南六十里。舊經云源出古儀州平城縣界。儀州今遼州也。木瓜嶺流二十里合入八縛水西流入於洞渦水。　芹谷水在本縣東北五十里。源出縣之芹谷西流二十三里入赤坑水　八縛水在本縣東南八縛山。西流屈曲入不瓜水方志圖云謂之八縛水。　赤坑水在本縣東北三十里。源出縣之赤坑村西南流三十五里。散入平晉縣界。俗謂之澗可水。宋紹聖三年。縣令桑安

世自舊村鑿渠分引赤坑水入縣城中。入於縣署中門之西爲水磑。有永祥符中石記。今廢。　牛坑水。在本縣東南三十里。源出牛坑村礶泉谷。西流入澗渦水。元一統志。澗河水。亦名赤坑村水。在本縣北二十里平山麓出源。今無泉水。或遇天雨。衆勢西南委派。達於本縣西北。

徐溝縣。太原志。澗渦水。在縣自榆次縣界來。經由本縣北一十八里。入太原縣界。洪武八年五月內。山水泛漲。自榆次縣永康村西南奔決。北繞于太原縣蒲村北入汾河。　象谷水。從太谷縣界來。經由本縣東南李青等都下流入清源縣界。遇山水泛漲漂決民田。旱則乾涸絕流。

太谷縣。太原志。尉泉水。在縣南一十里。源出鳳凰山下。爲二泡。並北流晉溉園圃。西北合咸陽谷水。謂之灵河水。味至甘。可成佳釀。故有尉名。西流入祁縣界。元一統志。過水狀合入四馬水名經甘其村封以爲名其水北浪村爲一水中言艾符建威州也。　象谷水。在本縣東二十五里。源出榆次縣界極張嶺下。西北流一百八十里過縣境。又西北流入清源界。　四馬谷水。在本縣東南。源出榆社縣界黃花嶺下。至本縣北五里。西流入祁縣界谷口。出蔺蓢。　咸陽谷水。在本縣南。上徵有源泉。每遇天雨。西北合入四馬谷水。　奄谷水。在本縣東南谷中。徵有源泉。東北流于惠安村灌溉園圃。元一統志。胡谷水。在本縣西南。自祁縣流入縣境。復西北入祁縣界。寰宇記。祁谷水。在本縣。今名象谷水。源出縣東南象谷。經縣北四十里北入清源縣界。

祁縣。太原志。隆州胡甲水。在縣東南一百六十里。自沁州武鄉縣界胡甲山北流隆州谷。西北流過本縣東。經昌源播狄人名昌源水。西流入汾州平遥縣界。注于汾水。水經注。寰宇記皆謂之胡甲水。今但云隆州水。分溉民田。其水旱則細流。澇則溢漲。其流不絕。　通光水。又名胡城水。源出縣東南胡城谷中。出谷北流至本縣東北。歲澇則可以溉田。旱則枯涸。

交城縣。太原志。汾水。在縣東北九十五里。晉州靜樂縣界北流過文城之側。東北流入陽曲縣。其下流復自清源界流入。西南入文水界。水經云。水出太原汾陽北管涔山。周禮職方氏并州之浸也。　文水。在本縣西北二百里。石州方山縣界流入歷縣西界榆城龍門。與水谷水相合至綱城口出山入大水界。水經云。文水出大陵界西文谷口。即此水也。北山岸村夏秋之際。衆水泛溢。縣料出之。藏以十數。備派入汾水。遠近利之。　步渾水。出縣西北大通冶南。出步渾谷中。經縣城北。向東歷濃南入汾水。　水谷水。出縣西北狐突山。復長五十五里。入汾水。　西谷水。在本縣西北。源出龍王嶂山。至榆城合文水。　塔沙水。出本縣東北塔沙谷。南流過縣東南入汾水。　北河水。出本縣北一百八十里。東南經板橋馬嶺城。東流入汾水。元一統志。文谷水。在本縣發源於孝文山之害。歷交城縣西界。過流二百餘里。出入大水縣界綱城村。又東南四十餘里。合入汾水。水經云。文谷水出大陵縣西。文谷口。即此水也。孝文山之村。木。精桃浮泛而出。備流入汾水。遠近利之。出山開跡二渠。一名甘泉河。石侯河。灌溉民田。

文水縣。太原志。文水。在縣自石州方山縣出源流入交城界。歷榆城隆門山與文谷水合流。入文谷河。至本縣界南二十五里。其水多欽。致四文水自金泰和六年。有本縣官完顏永貞自文谷口開渠。潛文谷之山。僂往南經流其水三分。入城轉而出郭。其七分南行灌溉民田。　汾水。在本縣北山下。舊經云。武后穿井給養。井至幽深。後一朝水溢。平流東南。注文水。即此水也。寰宇記。謂之神福泉。土人禱之乃雨。　汾水。自管州靜樂縣管岑山出源。上自清源縣界。西至本縣界。與文谷水相合流。經縣南入西河縣界。不知何年復其故河。今涸。元一統志。獻水。在縣東北二十五里。古大陵城縣東南。周十步。舊經云。天后時水溢。

清源縣。太原志。汾水。在縣東五里。自平晉界流入本境。西南流入交城界。水經注云。汾水南經梗陽故城是也。　清源水。在本縣西北五里。源出趙蒯子祠前。引以溉田。故又名平泉水。南流入于汾水。　晉水。在本縣東一十五里。闊三步。深二尺。自平晉縣界陽山。西南流入本境。灌溉民田。即寰宇記隋開皇四年所開南渠之下流也。舊經云。溉三鄉田。流入汶水界。　涂水。在本縣東南三十里。自平晉界流入本縣境。西流入于汾水。水經所謂汾水南與洞渦水合者是也。　象谷水。在本縣東南五十里。自太谷縣流入本縣境。西流入祁縣界。　白石谷水。在本縣西北白石谷中。出屆南十里。南流入汾水。

壽陽縣。太原志。洞渦水。在縣南五十里。俗呼爲冷泉河。舊經云。水自樂平縣陡泉嶺西發源。西流五十里。至本縣界。與黑水相合。西流入榆次縣界。　芹泉水。在本縣東二十里。有二源。一源出南山猥兒谷。西南芹泉。一源出北山太平谷。西北芹泉。土人又謂之琴泉。東流入平定州界。

孟縣。太原志。溫泉水。在縣北一百二十里。有三穴。舊經云。北齊濟南王有疾。求藥山中。有麾毛已剝落。求至泉所浴。數日毛生甚美。王就泉沐浴。疾因而愈。昔濟南王之居處尚有遺跡。一穴出盤石中。尤熱。東西二穴名靈湯。南流五十步。合滹沱河。寰宇記。灣池水。在本縣西。自代州五臺縣界流

入南去縣百里。元一統志牧馬水，在孟州，即今孟縣北七十里，北流入滹
沱水。
靜樂縣元一統志遲洼水，在樓煩，即今靜樂縣北五里出石峽中，名溫泉
派入汾水，嘗出龍馬。寰宇記大河河水在本縣北。從馬邑界入，南流至臨
泉縣入離石郡界
平定州太原志浮化水，在州西南八十里，西南流入洞渦水，下流入壽陽
界。 桃水在本州西九十里，壽陽縣東。太平谷芹泉東流至本境，經白羊
驛至州東亂柳村與南川水合，至承天軍，與澤發水合，東流入井陘界。
里水在本州西八里嘉山臺源公祠下發源，東流入州城，又東流城東與
南川水合入洮水 永谷水在本州北四十里，其源自孟縣界來至承天
山下合桃水 松溪水在本州東一百二十里，發源自樂平縣松子嶺來
經晉盤山下北流入井陘治河。 澤發水在本州東九十里古承天軍發
源一名阜漿水，一名畢發水，平地突出，下赴飛瀾，懸流百尺，土人謂之水
簾洞。寰宇記赤石嶺女泉，源出縣東北里平地，東，今其泉湧出大如車輪
水發碧色，書有婦人入地之，婦人姙娠，觀既心，與山高，故曰嶺女。郡國志
云子推妹也，故老傳此泉中有仰仙鬟，髻火夜遊明出水濱神而祠其水

東北反入井陘界。元一統志，有金閣閣，峻皇丈，忽來飛碑，在故關隘口
上，有今山氏廟。元一統志故關水，在本州東五十里山谷中，東流出井陘
故關，又東流合入冶河。
樂平縣太原志洞渦水，源出縣西四十里陡泉嶺，西流五十里，合入浮化
水，又西流四十里入壽陽縣。水經云，沾縣北山，今出樂平縣，西北四十里
陡泉嶺，經平定州界，西流入壽陽界，至榆次縣界，合入塗水。 清漳水出
樂平縣西少山之沾嶺。水經註，淮南子曰，清漳水出揭戾山，大黽谷北流
十八里復折而南，土人謂之遐流水，又南合入梁榆水，今和順縣也 举
谷水，在本縣東七十里，北至晉陽城，南合入沾水 水神水出本縣東南
八十里水神谷，北流至界都村合入沾河。 陡泉水在本縣西四十里出
陡泉嶺，東流至縣西北。以其流鳴，故又謂之鳴水，合入石馬水 石馬水
出本縣南三十里石馬山谷中，東北流至縣東，合入陡泉。 沾水出本縣
西南二十里少山之沾嶺。舊經云，此沾縣因水為名，東流至縣北合陡泉
水，又少東合小松水，過晉陽城，東北流入歳州界。 小松水，方志圖云在
縣東南，今在縣正南四十里松子嶺，北流至縣東，合入沾水。
昔。歲十。元一統志石瀆水在州北五十里㬉松樹發源，經本州五十步東

南入樓煩
興縣太原志蔚汾水，在縣東一百里黃尖山發源，其水屈曲經本境六十
里下流五十里，合于黃河。元一統志奇嵐水，在興州，即今興縣東北六十
里，上從奇嵐巡檢司界出谷至本境北五十里，分溉民田，西合于黃河
代州寰宇記常溪水在州郡國志云，雁門有常溪水。
崞縣太原志滹沱河水，在縣東百步，自正化村入界，南流至忻口出界
武陽河水，發源太子崖，東流五十里，至本境吏陵村入滹沱河水，傍居民
頗得灌溉之利。
五臺縣太原志盧廐水，在縣北五十里，源出縣界漢圓此水以立縣
石州太原志北川水，在州，其源自赤堅嶺出，南流經本州城西三百一十
里入黃河。 東川水，其源自谷積山出九十里，至本州城北，合北川河
南川水，其源出寧鄉縣南車轍巷，北流至本州南，合入北川河，三川水共
西南流入黃河。元一統志赤洪水，在本州方山縣東十里，南流入離石
縣界 文水在石本方山縣東北五十里方山下發源，東流入文水縣
界。寰宇記湫水在石州，冀州圖云，湫水河北從樓煩郡南入龍泉郡，經呂
梁戶子云呂梁未闢，河出孟門，為二呂梁，在離石北，以東可三百餘里

縣志臨泉水在本州臨泉縣北一百步，縣因此水為名
忻州太原志雲中水，北去州城二十里，其源出自雲中山。水經雲內鎮入肆
盧城之西金山之南，南而東北流四十里，與滹沱水相合。元一統志一名
母盧川水，一名忻水，在秀容縣，即今忻州西北七十里，出於秀嶺下，東北
經雲內鎮入肆盧川，水過故城之西，暖六石村，俗名六石河
秀容縣寰宇記忻川水，在縣東三十二里，注水經云，滹沱南歷狀中口，俯
會忻川水。水出西晉涔東山也。
定襄縣太原志三泉水，在縣南二十五里最家山下出源，其泉有三，謂之
三會水，又云始為三源，流合一川，北合牧馬河。寰宇記三會水在定襄縣
水經云，三會水出九原縣西，東流入滹沱水。經定襄界。
河 本府元一統志黃河，在太原府郡西六百里，西北自大同路界流入
本境內，經保德興臨石四州之西界，下流入平陽路隰州界。 汾河在郡
西二里，西北出自管州寧化涔山，經樓煩清源平晉交城文水祁縣平遙
界休，南入平陽路靈石縣境。
孟縣太原志滹沱河，在縣自忻州定襄五臺縣界流入本境，去大城口縣
北一百一十里，至榆棗口，又合興隆泉至戴陽村，又合溫泉水下流至平

山縣界　細水河自本縣東南亞流入縣境其水炯澈縈迴不絶
臨縣太原志黄河在縣自興州界經由本縣西一百二十里下流於石州孟門縣界縣西一百二十里舊有船中渡口元建浮橋後廢今以船渡通行臨縣川河在縣城東半里其河出興縣地面大業山下經本縣通大通口入黄河元一統志榆林河在臨州即今臨縣東北三里出黄雲于山下榆林村經本州東下流入黄河
靜樂縣太原志汾河在縣自寧化林溪山發源經由本縣南合于嵐河水州西二里下流於樓煩鎮界元一統志引舊經云其州西有汾水出靜樂縣北管涔山其山有汾水之所出也[illegible]州下流又城[illegible]林海山谷[illegible]監河在本縣南一百五十里樓煩鎮南谷其源出自獨石河村流至樓煩城南合入汾水　嵐河自本縣北七十里馬寨側發源經由縣南二里合入汾河　嵐河在本縣東南六十里汾陽郡嵐縣兩界首古石門中流入汾水
壽陽縣太原志黑水河在縣西四十里源出黑水村之西山三源合一東流至縣西歷曲南流五十里至今果村入洞渦水元一統志云其三源一出文安都南雙澗中[illegible]北合西山兩河遂狀那村謂之狀那河一出縣東北[illegible]北通羊頭神竹下謂之羊頭神[illegible]一出縣北谷谷南謂之壹子河俱合流入洞渦水
保德州太原志黄河在州上從大同府東勝州流入本境陝州西歷不州西二里下流入興州界元一統志自西流至舊陝州又東半南歷巳州東五十里東與流經本州城北三里入興州界
奇嵐州太原志嵐猗河在州東五十里王道村發源經本州南五十步下流入興縣界合于黄河元一統志水從嵐州宜芳縣東南嶺下五十五[illegible]四十里西入合河縣界寰宇記合河在本州合和縣隋圖經云蔚汾水與黄河合故曰合河在縣城下
嵐縣太原志清水河在縣北五十里雙松樹山發源經本縣東一百五十步南流於樓煩界三十里合入汾河
代州太原志滹沱河在州南三里自繁峙縣東泰戲山下涓流環曲合衆水西流入崞縣界
繁峙縣太原志滹沱河源出縣正東三泉之孤山附城西流過代及崞其勢始大

崞縣郡縣志沙河在縣南二里元一統志䭾子谷河在崞州即今崞縣西南六十里自秦始皇三十六年使扶蘇太子北監蒙恬於此三十七年始皇崩趙高矯詔賜扶蘇死因名䭾子谷其水出焉俗呼羊牧河澆溉民田東流合入滹沱河
五臺縣太原志滹沱河在縣西南二十里自崞縣界入本縣境流三十里至河口東南入定襄縣界水經註云滹沱水東流經五臺縣聖人阜在崞縣東三百步山海經云泰戲山滹沱水出焉郭璞註云滹沱水出武夫山其源出繁峙縣東南孤阜又山海經云滹沱之水東流注於嘔水冀州圖云又經繁峙故城西三里與五泉合又西流入樓煩郡秀容界又還入崞縣入秀容界東北入五臺入恒山界　清水河在本縣東北一百六十里出華嚴嶺下過石嘴至河門口流入滹沱河　虒陽河在本縣東北四十里本名盧虒河東南流入清水河　泉巖河在本縣西北三十里泉巖村發源流入滹沱河　縣河在本縣西北一十五里王村發源流入清水河
石州太原志黄河在州上從臨縣界經由孟門西城下流入平陽府石樓縣界
寧鄉縣太原志黄河在縣西一百五十里順流三十里入石樓縣界元一統志清河在本縣南三十五里白石村發源至本縣澆溉園圃下流離石縣界
忻州太原志滹沱河在州北六十里崞縣界來自北轉而東經忻口城東過白村一十二里流入定襄縣界注河門下山東周禮職方氏滹沱并州之川也　牧馬河在城南七里今俗謂之七里河其源出自白馬山經城南轉城東北至定襄北境與滹沱相合溉田百餘頃
定襄縣太原志滹沱河在縣自秀容界流入本境北去城三里又合牧馬河水流入臺縣界元一統志云源出繁峙縣大戲山自代州崞州界來入忻口歷縣北十二十里東入定襄縣界又東北流入本州界　牧馬河在本縣自秀容縣界流入本縣南五里又東北合滹沱水
池　太原縣太原志白龍池在縣天龍寺去縣西南三十里深可丈許每遇旱潦之則雨
靜樂縣太原志天池在縣周圍九里三十步開皇四年建廟於池上歲旱則禱其水下流與汾水相合寰宇記天池俗名祁連泊在縣東北一百四十里周迴八里不竭云是汾水之源[illegible]

岑山之上。俗謂之天池。陽旱不耗，陰霖不盈。嘗有人乘車，大風飄之，十卷有人覆其輪於桑乾泉。其水澄停鏡淨，潭而不流，若安定朝那之湫淵。池中嘗有片草尺，其風華有淪漱，有小鳥草已，撥池啣出，若鬱精之鈎鳥也。隋煬帝書於池南立宮，每至夏風雨飄吹，毀宮竟不成。今池側有祠，謂之天池祠也。

繁峙縣太原志：大華池在縣東南山谷，去城五十餘里。其水淺深不可測。遇旱取水祈禱。

泉　陽曲縣太原志：龍泉在縣西二里，南流入平晉縣界。宋天聖二年夏水大漲，及于西郭，郡守陳彥佐作新堤以捍之，并人賴焉。書有汾堤銘刻石，指霞閣下，今不存。　列石泉在本縣西北四十里山下，出渠溉田利民，下與汾水相合。元一統志：隱泉在本縣出隱泉山，流入文水，今涸。

太原縣太原志：白魚泉在縣西龍山明僊寺北谷，舊經曰：泉出白魚，因名之。　龍泉晉陽雜記曰：出故城中，與晉水同流。記云在大明宮南趾，今無復有泉矣。

楡次縣寰宇記：一升泉在縣隋圖經云：沾嶺上有泉，名曰一升泉，水旱無增減。

文水縣寰宇記：神福泉在縣西北平地。俗云此水先有靈異，土人祈禱感應。

壽陽縣元一統志：冷泉本名洞過，在縣南五十里。而冷泉河俗名也。東自樂平界流入本境，西南流入楡次縣界。

盂縣太原志：白鹿泉在縣北三十五里，在白鹿山神泉村。舊無泉，潤舊經云：昔有白鹿於此山中跑一泉，因以為名。東有白鹿神廟。　興隆泉在本縣北四十五里，興道村東北巖下有泉湧出，成一大潭，夏冷冬溫，北流成河，號龍花河，流至楡棗口，合滹沱河。

臨縣太原志：聖母泉去縣城五十餘里，在戴金山之正東窊子濟王廟下，遇旱祈禱有應。元一統志：湫水泉在臨州，即今臨縣南三里，出水谷間，俗呼甘泉，西南入黃河。

靜樂縣太原志：温泉在縣東一十五里北山中石縫中，分十道流出，隆冬不凍，流入汾河。其泉兩有媛子神廟。　龍眼泉亦名汾水，在縣北一百四十里林溪山，發源經由本境北五里，合於天池水。　石峽泉在本縣南六十里閻洪山東北，其泉溫暖，流入汾水，隆冬不凍。耆舊相傳，昔屈産大夫於此地得良馬，孟子所謂晉人以屈産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也。

平定州太原志：平地泉在州西五里鵲山下。

寧鄉縣太原志：車轍泉其源在縣南四十里，流至縣北，入石州界。

于興縣太原志：通志：泉出縣東北三百四十九步南崖高阜之間，噴湧三穴，沸湧出泉。其味甘美，縣縣汲食，城之園圃無不灌溉。至縣西合於蔚汾水。

代州太原志：龍泉在州，其源出鴈門郡西北平地。水經云：龍泉在州西平地，泉源湧而騰波，奮發以巨石扶之，水飜奇出。亦云嘗通燕京之天池也。

繁峙縣太原志：青龍泉在縣正東孤山下，即滹沱河水出焉。　三泉其泉列如品字，出於縣正東孤山下，西行二里入於滹沱河，故號三泉里。

五臺縣太原志：聖阜泉在縣有聖人阜，水經注云：滹沱水東流經聖人阜，阜下有泉，泉側石有二手跡，兩傍有一腳跡，甚大，莫窮所自。在州西南四十八步。　明月泉在五臺山中，人至其所，以砂阜障眼下眠，泉底或見月在水中，故泉以為號。歷數百年，人乃一見之。衆致揚叔玉五臺人，為元裕之言明月泉昔所親見，非傳聞也。

定襄縣太原志：温泉二，在縣。其源出聖人山，涉冬不冰。唐龍朔中嘗以錦隋陸益揚焉，見有樂城李台碑文可考。

溪　陽曲縣太原志：柳溪在縣西一里，汾堤之東，引汾水注之，周四五里，中洲有■華堂，宋相韓絳、韓縝兄弟相繼帥太原所作，有李清臣碑。堂後通芙蓉洲，有宋王拱辰芙蓉洲記。汾堤之上有彤霞閣，武學貢士武經畫擬王勃滕王閣序為之記，并人頗傳之。閣西有安武堂，下臨汾野，每春秋仲月，大閱武於此。閣東有大池，池南有四照亭，北有瑞蓮堂，次東有水心亭。乃歲之上巳，祓水嬉遊，競渡奪標之戲，太守泛舟溪中，都人仕女遊觀。連四旁植柳萬株，清陰交合，為西北之勝觀，久為汾水圯壞，今俱廢。

川　奇嵐州寰宇記：獨子川在州公主山下，基址猶高丈餘，故老相傳云隋所築。

澤　陽曲縣太原志：陽曲澤在縣後魏書地形志，在縣界。方志圖經謂之陽曲川，在太井城之東北。

太原縣太原志：臺駘澤，一名晉澤，在縣西南一十里，其源出於晉水，澤土蒲南民人利之。晉陽雜記曰：廣澤二十里，為汾水所耗，今不見矣。又寰宇記曰：在縣南三里，開皇六年引晉水溉稻田，周四十里。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二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三

十二先

原 太原府五

祠

太原縣寰宇記晉祠一名王祠，乃周武王母弟唐叔虞祠也。在縣西南十二里。水經注云：昔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其川上源後人蓄以為沼，沼西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晉川之中最為勝處。姚最序行記曰：高齊天保中大起樓觀，穿鑿池塘，飛橋跨水，自高洋已下皆遊集焉。至今為北都之勝槩。元一統志唐太宗貞觀二十年御製碑文，晉高祖天福六年封叔虞為興安王，至宋改封汾東王，今春秋祭於祠下。　介子推祠在本縣東南五里。　風伯雨師祠，隋圖經云二祠晉劉琨所立。元一統志張伯王祠在本縣陽付名福亭西鄗莊氏勤政寮慶曆中為太谷令，廣興水利，文章著名，七年擢并州刺史，大歷記今猶存焉。　紂祠在本縣東南附水上。舊經云父老相傳商紂嘗至此。寰宇記石娃祠在本縣郭國志云石形似娃，今有祠焉。

榆次縣寰宇記原過祠，俗名原公祠，在本縣東九里。史記曰：智伯率韓魏以趙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于王澤，遇三人，自帶已上可見，帶已下不見。與原過竹二節，曰：為我遺趙無恤。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余霍太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予將使汝反滅智氏，汝亦立我百邑。襄子拜受，遂滅智氏，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之。

代州寰宇記河神祠在本州南關。元九域志并州長史張說奏置。

石州元一統志應雨神祠在州離石縣西南三十里，西有石洞，深十餘里，天旱祈禱。

清源縣太原志龍神祠在縣西一十五里馬名山廟下，有洞，洞中有小池，遇旱祈禱。

平定州太原志妬女祠在州承天鎮澤發水上。舊經云介山氏之廟，有神如龍盡伏度遊，神出水浸。唐高宗幸河東，嘗駐蹕祠下。寰宇記之伏仁縣為文頰使并州長史李仲吉曰嫉道出妬女祠，俗傳有武士微來向是者，必致風雹之異，是徵十萬餘衆，先開道以避之。公曰：今人子行，壹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能害也？遂止其渡，遂兵以闐，中默禱曰：真大人也。　元一統志：唐武則天下河東，道出祠下，懼致風雹之異，徵十萬衆開別道以避之。狄梁公據曰：一人行幸，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足畏？遂止其役，從轍祠下，風伯雨息。其水井源治河之源也。有趙璧所書文並碑，狄公碑在紋關，其上有介山氏之廟。

廟

本府太原志城隍廟在府東南隅舊廣化坊。　文廟三，皇廟並在府西北隅三桂坊。　中嶽廟在本府西南隅周禮坊。　北極真武廟在本府西北隅拱辰坊。　東嶽聖帝廟並在本府東北隅將相坊。　寇萊公廟在府東北隅金相坊。　顯靈真君廟　利應侯廟

陽曲縣太原志阪泉廟在縣東北六十里罕山西北。舊經引春秋晉文公卜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故立廟於此。有唐太和六年修廟碑，今廢。

國朝洪武四年改稱阪泉之神。　英濟侯廟在縣西北四十里北冀村川石谷口。本趙簡子臣竇犨鳴犢也。宋封英濟侯。元至元三年重建。歲旱祈禱。

國朝洪武四年改稱晉竇鳴犢之神。義時致祭。元一統志漢孝文廟在縣東北五十里。帝為代王，即位三年，幸太原，舉功行賞，後人立廟在歸朝村。　卧龍廟在縣西十五里長松山下。　石嶺廟在縣西二十里。　風穴廟在縣西二十里。舊經云：石壁有穴，傳云神至則穴內有聲，去則否。

太原縣太原志唐叔虞之廟在縣西南一十里，今晉祠是也。魏地形志晉陽有晉王祠，謂此也。水經云：昔智伯遏水以灌晉陽，後人因之，蓄為沼，沼西際山枕水為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池中翠華冬夏一色，舊經謂之長生蘋，可掬而茹之。隋姚最序行記曰：齊天保中大起樓觀，穿鑿池瀆，自高洋已下皆游集焉，為北都之勝槩。北史：後主天統五年，嘗改為大崇皇寺。唐高祖義師之起，禱于祠下，以祈嘉福。太宗貞觀二十年，親製銘文而刻石，又以飛白書記歲月於其上。碑陰列長孫無忌、蕭瑀等名。勅張亮、江夏王道宗、楊師道為屬姓名。晉高祖天福六年封興安王。宋太祖既下河東，即加完葺。中有兩泉，北曰善利，南曰難老，皆作亭以庇之。其殿下泉分流出祠，灌溉民田，又作水碾水磨。　文廟在縣治東。　城隍廟在縣治南。　臺駘廟在縣南一十五里晉澤之南。春秋傳曰：金天氏有子曰昧，為玄冥師，生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晉陽雜記曰：祠在澤南，春秋嘗修祠事。節度使盧鈞不欲名之，改為汾川祠。晉高祖天福六年封昌寧公。宋世改封靈感元應公，賜額曰宣濟廟。有景祐四年通判并州事常賜所撰碑。　惠遠廟即昭濟聖母廟，在祠中，東向晉水源上。舊經謂之女郎祠，南有難老泉，北有善利泉，中有八角池。其泉溉田百頃。宋熙寧中太原守臣奏晉祠廟內有聖母殿，雖圖經不載，祈禱即應，未有封號，試為闕典。事下太常，以聞，乃加號昭濟聖母。有中書門下黃牒刻石，皆墨壹中廟額，亦宋世所賜也。

國朝洪武四年改為晉源之神。　趙襄子廟在縣南。五代史：趙王從珂幽石敬瑭

同八廟中，神像屹然立起，後迭享大位，今無遺址。　天龍廟在天龍寺東三里蔽壁為池。　九龍廟在縣北郭，有碑在焉。　龍母廟在縣東北二十里，有池，旱乾祈禱，今廢。　青陽廟在縣西南一十五里，今廢。　里克廟在縣北故成北郭，今無基址。　白鼎廟在明仙谷白鼎泉上，今廢。元一統志：板井廟在平晉縣，即今太原縣西北井谷。　狐突廟在平晉縣，金太和六年重建。

榆次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署之東。　文廟在縣署之西。　城隍廟在縣署之東。　源渦里文廟在縣東八里。元皇慶元年，里人趙彬建。　原過廟在縣東九里。史記趙世家：智伯攻趙，襄子奔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下不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遺趙毋卹。既至，以告襄子。齋三日，剖之，得朱書曰：余霍太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滅智伯，汝立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之。智伯滅，遂祠百邑，使原過主之，故其地號為三神鄉。　罕山廟在縣北五十里罕山上，今廢。　龍門廟在縣西三里故城上，今廢。　孟母廟在縣西南隅。舊經云：孟子母也。故有三遷鄉，蓋孟子鄒人，其母并人也。　五樓廟在縣南五樓村，今割屬太谷之境。舊經云：五郡張氏兄弟俱為并州刺史，因立廟焉。

太谷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西北隅。　文廟在縣東南隅。　城隍廟在縣街北今改東南隅。　諸葛武侯廟在成陽北口。

徐溝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東南隅。　文廟在縣西北隅。　城隍廟在縣西北隅。

祁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東南隅。　文廟在縣東南隅。　城隍廟在縣東北隅。　興安王廟在縣東南五里，亦無可考，今謂之唐叔虞廟。　晉王廟在縣東北二十里，無跡可考。　成湯廟在縣東南三十五里道西山上，歲旱祈禱輒應。下有水母廟，廟前水池一口，旱久不涸，濟一鎮之民食用，祈禱有驗。　麓臺神廟在縣東南六十里麓臺山上，有廟尚存。　青堆廟在縣東北二十七里，耆老相傳謂墳上木七株，神所主也，今無可考。

交城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署之東北。　文廟在縣署之東。　城隍廟在縣東北隅。　孝文廟在縣西北一百八十里。　忠惠廟在縣狐突山，春秋晉大夫狐突廟也。元一統志：宋景祐年，以禱祈輒應，賜廟曰忠惠，在縣北一百步。

文水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西北隅。　文廟在縣西北隅。　城隍廟在縣西北隅。　子夏廟在縣西南三十里隱泉山石窟之側，有碑文剝落微顯。　文谷神廟在縣北十六里谷口西峯之上。　蛇神廟在縣北十五里。舊經云：常有大蛇見，因名之，今廢。　武則天廟在縣北十里，今廢。元一統志：白虎廟在縣西二十

五里白虎山，有白虎穴於此，遂立廟，因以名之。

清源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城西北隅。　文廟在縣城西北隅。　城隍廟在縣城西北隅。　狐突廟在縣西五里白馬谷中。　趙簡子廟在縣西北五里平泉村。元一統志：里克廟在縣北一十里，俗云里王廟。　梗陽大夫廟在縣西五里。舊經云：魏戊祠也。

壽陽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西北隅。　文廟在縣治西。　城隍廟在縣西北隅。元一統志：羊舌廟在縣東一里，春秋羊舌大夫。　九江廟在縣西南一十里。　焚滄廟在縣西南四十五里。　白鹿廟在縣西北四十里白鹿山。　衛天神廟在縣西北四十五里。舊經云：趙簡子廟也。

盂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東南隅。　文廟在城東南隅。　城隍廟在城西門街南。　仇猶國君廟在縣東北五十步，古有廟貌存焉。圖經云：仇猶既亡，國人憐而祀之。元一統志：妹峋廟在盂州，即今盂縣北二里。　滹沱水神廟在縣八十里。　白鹿廟在白鹿山。　溫池廟在縣東南二十里。　將軍廟在縣東南二十里。　積頭神廟在縣西北八十里。　藏山廟在縣東北五十里。舊經云：公孫杵臼、程嬰謀藏孤兒於此山一十五里，故山因名。昔藏時壘嵗之石指相灌見在，廟東聖水出焉，時有愆期不雨，郡民禱之，沛然雨足，無有不應。

臨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城外東南。　文廟在縣東門外。　城隍廟在縣治南。　壽亭侯廟在縣東南隅。元一統志：崇德侯廟在臨州，即今臨縣西北三十里紫金山之嶺，石壁間有一穴，禱旱得水。

靜樂縣。太原志三皇廟在本縣城內正東明倫坊街北，元貞年所建。　城隍廟在縣城內正東街北，今建。　文廟在縣城內明倫坊街北，宋朝祥符元年所建。　五龍廟在縣東四十里，在冷泉村東北半山之間，院內有泉，係皇皖二年所建，遇旱祈禱。　後魏孝文皇帝廟在縣南五十里，係宋天會十一年所建，今廢，舊址尚存。　后土廟在縣南七十五里樓煩城東三里廟頭村土岡上，宋崇慶七年所建。元一統志：雨木廟在管州，即今靜樂縣南三里天柱山，有雨木將軍廟，後魏時人也。　黑龍神廟在縣西北八里黑風山，有廟山側，有穀至秋冬，里人卒土馬，宋紹興間

五廟。靈濟廟在縣東南四十里桃子山，有泉一泓，宋宣和元年建
令額。靈施廟在縣東七十里巾子山。娘子神廟在縣東一十五
里溫泉村，歲旱祈禱即應。屈產大夫廟在樸頭廢縣，即今靜
樂縣石峽北五里臨汾水，即渥洼龍馬之地也。春秋晉人以屈產
之乘假道於虞，謂此也。上有廟，相傳為屈產大夫。天池廟在寧
化廢縣，即今靜樂縣北五里，隋開皇四年建於池上。

太谷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西北隅。大廟在縣東南隅。城隍
廟在縣街北。諸葛武侯廟在縣咸陽谷口。

平定州。太原志三皇廟在州城西北。文廟在下城稍東街北。城
隍廟在三皇廟東。女媧廟在州西八十里浮化山。
國朝洪武四年改稱女媧氏之神。靈贍王廟在州西二十里楊栗村，即
清臺神也。
國朝洪武八年十一月改稱清臺山之神。伏羲廟在州西南浮化
山。韓信廟在州東二十里驛路北交村。下井陘時，邦人建之，
歲時致祭。靈源公廟在州西八里嘉山，又名黑水神。唐叔虞
遂齋終于此，土人至今祀之。
國朝洪武四年改稱嘉山黑水之神。元一統志：唐叔虞遊嘉山
公之，且世志于晉。後為王所追，死於斯山之陽，能興雲雨。
宋崇寧三年，賜晉澤廟額。大觀元年，封吾應侯。宣和五年，太
守按損奏封靈源公。碑刻猶存。豐濟王廟在州獅子山，本
名石甕神。
國朝洪武四年改稱獅子巖石甕之神。元一統志：州前有小石，周回
八尺，其形如大甕，里人祈而果之。高五寸。居將向土人，縣宋崇寧
三年立祠。英國公李勣廟在州東一十里官道南鑿石村。元一
統志：公嘗為并州都督，有惠愛，民為立祠。白鶴神廟在州舊圃
煙云。五代時，唐莊宗至此獲白鶴之瑞。元一統志：五代晉王曾
李存勗趙王瑤於永天軍，獲白鶴之端於龍山，因建廟。商書左軍射
王城堡文。元一統志介于推妹廟在州東五里廣陽城長樂堡。

樂平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治北稍西。宣聖廟在縣東南隅。
城隍廟在縣西北隅。壽亭侯廟在縣治之北。晉倒王廟去
城東二十里蒙山頂上。鳳凰神廟去城北八里鳳凰山上。元
一統志：浮山神廟在縣東三十里石馬村。三公神廟在縣東

靜陽鎮。陡泉神廟在縣西三十里。石馬神廟在縣南三十里石
馬村。寒神廟在縣西五十里小寒村。千像神廟在縣西一十里。

岢嵐州。太原志城隍廟在州署之東。

嵐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署之西北。文廟在縣署之東南。城隍廟在
縣署之西北。白龍祠、靈淵侯祠在大萬山，宋時所建，中有龍池，旱則
祈禱。

興縣。太原志三皇廟在城東北隅。文廟在縣治正北。城隍廟在縣治
東北隅。

石州。太原志三皇廟在州治東。城隍廟在州治北。文廟在州治東南。
元一統志聖帝廟在州離石廢縣西街北。

寧鄉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治西南。文廟在縣治西南。城隍廟在縣
治北。壽亭侯廟在縣東。靈顯真君廟在縣西北。漢高祖廟在寧鄉
廢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暖泉村，劉淵之廟也。關王廟在離石廢縣南街
北。

忻州。太原志三皇廟在州治西。文廟在州治西。城隍廟在州治西。元
一統志程侯廟在州秀容廢縣南郭門外，詳見古蹟註。

定襄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城東北隅。文廟在正街北。城隍
廟在城西北隅。元一統志惠應廟在縣東南七巖谷。聚泉神廟
在縣南聚泉山，三泉在其下，山形高峻，詳見山川註。

保德州。太原志文廟在州署之西。城隍廟在州署之東。三皇
廟在州署之東。

代州。太原志三皇廟在州城東南隅。文廟在城西南隅。城隍廟
在城西北隅疊頭山。
國朝洪武四年改曰北斗山句注陘之廟。扶蘇廟在州東二十里。元
一統志廣豬王廟在州南三十里。

繁峙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城西北隅。文廟在縣城內正北。城
隍廟在城東南隅。

五臺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治東。文廟在縣西。城隍廟在縣
西。漢孝文帝廟在城南十餘里。元一統志休應廟在臺州，即今五臺
縣五臺頂六廟，額曰休應，封豐澤侯。

崞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東南隅。文廟在縣東南隅。城隍廟在縣
東北隅。嶽廟在縣南。

寺觀

本府。太原志。斛律寺在太原府。五代史宦者傳。昭宗殺宦者。晉王匿張承業於
斛律寺。今按晉陽記。即正覺寺也。 大基聖寺。北史。天統五年。以并州尚
書省為大基聖寺。 建國寺。唐法曹廳 興國寺。唐北崇福寺。 百官寺
在唐龍泉坊。唐為解脫寺。又廢為毬場。 永和寺。唐為德藏寺。唐為太原
縣。 驍王下寺。在唐廉平坊。齊將駱提婆置。 童子下寺。在唐常樂坊。上
寺在龍山。事見平晉縣。 內城寺。在縣西北。舊謂之金鄴城。後廢。已上晉
陽記。 定國寺。今天龍寺。石窟銘云。齊皇建中。并州定國寺僧所造。 大
興國寺。本齊興國寺。隋世增大之。寺門外有晉王廟碑。第二佛殿有煬帝
及蕭后塑容。後廢。有李伯藥大業十年碑。又有謝偃高閣銘。又西偏有木
浮圖。唐謂之木塔院。 德藏寺。唐謂之太原縣。 武德寺。唐萬福坊。隋文
帝為周將伐齊。戰勝。開皇二年立寺。命散騎侍郎崔子發為碑。而高僧傳
云。隋文伐齊。兵敗。潛匿之所。未知孰是。 慶衡寺。唐為甲坊。 慈聖寺。開
皇初。使于其兩地入于興國寺。 惠光尼寺。在唐道元坊。隋開皇十四年
置。寺沖尼藏住知。乘作靈異之歌。叶唐高祖受命之兆。 法相寺。在府南
門正街西第一法相坊。尼寺也。自故城徙入。唐貞觀二年。額封置律院。定

光寺。僧堂佛殿。通大師選。範講堂。僧業浴堂。晉聖十院。國大師黃蕭裕字
之宮人也。唐書沙陀傳云。李克用討王行瑜。詔賜魏國夫人陳氏。陳襄陽
人。善書。帝所寵也。欲忌卒職。致舉之寺中。有尼張碑記。引事跡記云。大師
姓陳氏。洛陽人。僖宗之妃。以賜晉王。固辭不獲。受而致於別宮。事之如夫
夫人樂空門。王許之。落髮具戒法。諱忠宗。賜紫衣。號光國大師。於法相寺
別置一院。宮春願為尼者。如清塵大師。緣淨等甚衆。及終。葬於西山下。安
仁社。有塔在焉。今按唐史。乃昭宗所賜。非僖宗。大師襄陽人。非洛人。二者
碑記為誤矣。元一統志。金皇統七年重建。寺有額。二年。唐清宗之妃陳夫人
不見為尼。又非冀西山丁安仁社。世所列五一寺。元一統志。 勝益寺。
在本府惠遠坊街西。元癸丑年建。 天寧萬壽寺。在府南郭。本延慶院。宋
崇寧初建。為崇寧萬壽寺。政和改今名。 慈雲寺。金明昌二年建。太原志
廣化寺。在府正街衛南。崇真坊內。宋端拱二年。額分置開化羅漢慈氏。八
正七佛天中。甘泉仙岩淨土。永寧華嚴。建休十二院。其開化甘泉仙岩背
有西山上寺。七佛在唐明村。舊為僧居。有宋元祐中李沆古殿記。餘院往
往自故城徙入。其中。佐雨獻之。卅刻郡百餘經。幢僕皆金朝天會中。又文
廟。大德義仙所造。并入謂之賢聖位。江東米芾少章作之記。開化院通徵

大德宗舜者。戒律精嚴。以總持密教。加持病苦。其驗如神。平生靈異至多
轉運副使蔡瑋銘其塔。立石寺中。人有宋初京兆尹吳延祚施大藏經碑
興端拱中中書舍人賈黃中金銅經藏碑。心正院有開寶天聖七年建。其
高一百七十尺。華堂有太平興國九年潘美所建樓記。元一統志。宋天聖
元年額。唐王勃撰釋迦佛成道記。石碑在焉。有十二淨國所化生人。八五七
佛世界。三學仙嚴。上生彌勒。并靈水菩薩身土。 勝嚴寺。在府東門正街南
第一金相坊。本故城之三學院。有金和尚靈在其西南隅。亦故城所徙也
大定四年改今額。 古覺寺。在府西南隅宣化坊。 法其寺。在府西北隅
慈雲坊。 法興寺。元庚子年建。有遺山元好問所撰碑。 晉山寺。在府東
北隅將相坊。 壽寧寺。在府東北隅壽寧坊。 圓明寺。在府東北隅皇華
坊。
陽曲縣。太原志。福國寺。在本縣西北三十里北蘭村。有唐晉王李克用與
其子嗣王存勗天祐中焚香題名。寺僧為之刻石。宋治平元年額。今稍存
遺構。元一統志。 延壽寺。在本縣東二里。宋大中祥符二年額。對峙望苑若
山林。間有雙槐。靈在其西北。遶周構亭。下瞰井落。若圓數十。恭布左右。歲
時遊人車馬不絕。又廢。今有重建寺宇。 興教寺。在縣西北。唐開元三年

額。 慈仁寺。在縣東北大孟社。 淨聖寺。在縣北。唐開化二年額。 狼虎
寺。在縣西山下狼虎村。舊經云。古寺號太平真君七年廢。天安中復置。
排細寺。在縣北中平社。唐社元和二年額。
太原縣。太原志。惠明寺。在本縣北故城中。隋改淨明寺。仁壽中建舍利塔。
今廢。元一統志。宋中大原城西廢。唐淨宗元明故地。至真宗今有刻建為
本塔高二百七十尺。咸中二年。又重修。六年復修。有閣。高一百五十八
人知者謂本淡水塔碑。名為中黃水塔碑。 開化寺。在本縣西北一十五
里。自北齊高陽天保二年。乃鑿石通漢。依山刻像。遂狀招提之境。至隋仁
壽元年。改淨明寺。唐李淵留守河東。來遊於此。受禪之後。復題額曰開化。
至石晉開運二年。劉知遠始經營之。今廢。元一統志。有巨石佛。五代晉開
運中。麻衣法僧北平王劉知遠修開化寺。以之像元修之。其間有二百餘人
宋不改。 崇聖寺。俗名因鑿寺。在本縣東一十里。故太原東城之東北。宋
太宗征劉繼元。築行營於此。終宋之世。猶謂之御營。既班師。置平晉縣於其
側。以營地為平晉寺。嘗立石晉碑於寺中。元一統志。真宗又建號十曰。以
紀太宗征伐十頌為崇聖。顯事中為汾水所比。故東徙碑十數丈。遂淵覆。
元豐中又嘗遷之。以第碣以得水害。高十有五尺。今并在。有木桐林在碑

與以寺碑今汾水從占　天龍寺在本縣西南三十里北齊置有皇建中
并州從幽寺淵志石窟銘也　四上真廣元仁卜寺佛龕千佛龕區就山
興武石州佛堂在上　白雲現福寺在本縣西龍山上即唐相裴休退隱
之所。今廢。　甘泉寺在縣西北一十五里開化谷南北齊天統二年建。久
廢。　開居寺在縣西南一十二里。　雨花尼寺在縣西南明仙谷中。僅存
基址。　華塔寺在縣西安仁鄉。舊經云唐初有無垢淨光佛舍利塔高一
百二十尺。天寶中修為百尺。今廢。　仙巖寺在縣西南三十里北齊建。看
之宮。唐武德七年賜額。今廢。　童子寺在縣西一十里。天保七年北齊弘
禮禪師棲道之所。有二童子於山望大石儼若尊容。即鐫為像。遂得其名
今殘僅碑在焉。　龍華寺在縣北南屯村。古塼塔在焉。有宋碑文已剝落
今廢。　崇福寺在縣南晉寧鎮南一甲。今廢。　元一統志法華寺在晉
縣。即今太原縣東門外街北。太平興國四年額。今廢。　懸甕寺在縣西三
十五里懸甕山前。
榆次縣太原志常樂寺即古福應寺在本縣北。唐貞觀中移于縣西南隅
宋端拱元年改今額　元一統志云在縣東上級唐通宗永貞中所建梁之五馬後趙
有大書石三年主簿張元記建云峙級一百九十三年矣今廢碑有贊
三門　元一統志妙相寺在縣東南一百里陶城村。舊名大像寺。有石像
高數丈。寺刹甚古。貲不見賜額年世　延壽寺在本縣東北。宋大中祥符甲
年額。俗謂之開子寺。　永明寺在縣東北三十里李方村。後魏時為德藏
寺。隋開皇十六年重修。唐會昌廢。後唐邑人史淵明建。宋嘉祐元年改額。
太原志寶峯寺在縣南三十里麓臺浮圖山。有金大定四年額。殿閣宏壯。
塑像奇妙甚宜存就其餘趙村大寧等寺。俱廢不存。
太谷縣。太原志普慈寺在本縣西南隅。本無邊寺。宋治平四年改今額。內
有七級浮圖。　資福寺在縣東南。宋治平元年額　實林寺在縣治西北。
宋治平四年額。　元一統志離相寺在本縣治西。宋治平元年額。
交城縣。太原志石壁寺在本縣西北二十里。　天寧萬壽禪寺按晉陽志
在縣北五里萬壽山上。
祁縣太原志上噴下噴二寺俱在本縣東南噴山中。棟宇儼存。
文水縣。太原志壽宅寺在本縣北十二里。舊經云。本武氏白衣庄。后貴建
為崇福寺。去武士彠墓三里。蓋香火之地也。
青源縣太原志慈雲寺去本縣西一十里居吞村。　馬嶺寺在縣西一十
五里白石谷入中谷二十里山上。今廢。　元一統志淨梵寺在本縣城內

西南隅。　永清寺在縣城內西北隅。　雲棲方山寺在縣西二十五里
普照寺在縣南
臨縣。太原志慈雲寺在本縣城東南雲山去縣六十里。　奉天寺在城南
西坡下。去縣三十里。元一統志普儀寺在臨州。即今臨縣東南
壽陽縣。太原志永安寺在本縣南故為首城。今廢。　清虛寺在縣西北歷
呂村南石岩下。今廢。
盂縣。太原志蘭若法興二寺在本縣方山東種眉山。其地有一潭。泉水出
焉。　廣覺寺在縣西汲井村。　永清寺在縣東杜村。元一統志法嚴寺在
盂州。即今盂縣城東北。宋治平四年置。　淨業寺在州東北。唐大中九年
額。　棲真寺在州西。宋治平二年置。
靜樂縣。太原志安國寺在本縣南七十五里樓煩城西二百步。金天德六
年所建。　寶峯寺在本縣城內東北隅石崖上。金貞元三年所建。　石門
寶峯寺在本縣南相去一百周洪山下澗內。其寺天生石門。金天德三年
重修。元一統志天寧寺在管州。即今靜樂縣城西北隅。　寶峯石門寺在
管州樓煩廢縣石門山西北二十五里。金皇統初建。大定二年重修　釋
迦寺在管州寧化廢縣北五十里。俗傳佛出世處。
平定州太原志天寧萬壽寺在本州城南臺上古刹也。宋熙寧間所賜額
餘寺皆廢不存。元一統志壽國寺在本州西北隅。宋淳化五年建。　崇勝
寺在州東北隅。宋太平興國三年建。　甘泉寺在州北六十里。　真覺寺
在州東南三十里。宋天禧二年名千像寺。　壽聖寺在州南五十二里金
剎山。　惠圓寺在州西南八十里。宋大中祥符三年建。　東山廢寺在舉
落城之側。隋置。
樂平縣。太原志石馬寺在本縣城西南三十五里石馬山下。　樂五寺在
州城內稍北。寺廢。有鐵佛存焉。未知何代建立。元一統志慈雲寺在本縣東
南五十里平原村。宋熙寧元年建。　法安寺在縣南六十里古龍安寺。
梵城寺在縣界都村。
代州太原志圓果寺在本州城內。今寺廢。止有塔存焉。　天寧寺在州城
內正街北。止有經閣餘廢。
繁峙縣太原志正覺寺在本縣城西關。　壽寧寺在城東南桶谷村。
五臺縣太原志臺山一十二寺在本縣。兵後俱廢。遺址尚存。　清涼寺。
壽寧寺。　華岩寺。　金閣寺。　竹林寺。　興國寺。　般若寺。　菩薩寺。
法華寺。　佛光寺。　羅睺寺。　金界寺。元一統志石背寺在臺州。即今

五臺縣東北
崞縣。元一統志：崇聖寺在崞州，即今崞縣公廨東百步。 栢塔寺在州東
南八十里，有連理栢株。 上聖寺在州西南七十里。
忻州。元一統志：太平興國寺在本州治西，本隋精通，唐天授二年改大雲，
開元中改開元，宋太平興國四年改今名。 智門寺在州秀容縣西南五
十里，本傘蓋寺，唐咸通十五年建。 福田寺在秀容縣南十八里西張村。
隆福寺在秀容縣北二十五里秦城村。
保德州。太原志：資福寺在本州之南三十里鷹巢嶺，宋朝所建，梵刹尚存。
元一統志：承天府在本州治東。
石州。太原志：天寧萬壽禪寺在本州城內州治之東，今廢，遺址存焉。元一
統志：山寺在本州離石縣西三十里，松栢森蔚，有泉出其上。 靈泉寺
在本州孟門縣南五里。 天寧寺在離石縣西街。 香嚴寺在孟門縣
東南五里。 太原縣。太原志：聖佛寺在縣東北鄭村，孔關録云寄有金光現塔上，今廢。
本府。太原志：天慶觀在府南門正街東第一朝真坊，宋大中祥符三年以
聖祖示現天下州置道觀，一以奉之，有聖祖示現記石刻。 龍祥觀在府
南門正街西第一法相坊。 延慶觀在府南門正街街南篠真坊內，宋河

東第三將衙在馬故，以徒武名坊，後廢，其地為中靖大夫白昌國兄弟所
請，因建道院以居女冠。金朝大定三年賜今額，坊名府從而改。 天寧萬
壽觀在府南門正街街南篠真坊，宋崇寧元年額，本在府之南郭，宋末廢，
今寓居神霄宮仁濟亭。 玄都觀在府東北隅澄清坊。
太原縣。太原志：北極觀在縣西故城之岡上，後唐同光元年類其像多唐
之舊，今廢。 昊天觀在縣西龍山絕頂，有石洞，宋披雲子所撰七真讚
石刻，至元十三年三月十七日有瑞鶴百餘飛盤其上，移時而去。 聖壽
觀在縣西五里蒙山上，果宇記曰：有楊忠碑，志隋大帝之父追謚武元皇
帝，忠常為周將伐齊有功，立碑於此，今廢。元一統志：玉真觀在晉陽縣，今
太原縣西北隅。 文水縣。太原志：戴雲觀在本縣南十里，今損壞不存。
榆次縣。元一統志：方山觀在本縣南二里，周三百四十步，唐弘道元年額。
永昌觀在縣西南永康村，金大定三年建。
太谷縣。太原志：隆道觀在縣南一十里鳳凰山下，宋政和中額。元一統志：
迎祥觀在本縣治東南隅。
臨縣。元一統志：洁然觀在臨州，今臨縣東南隅。
交城縣。元一統志：玄妙觀在本縣治西北隅。

靜樂縣。太原志：天慶觀在本縣城東街北，金太定二十五年所建。 照真
觀在本縣南七十五里樓煩城內東街北。
平定州。太原志：天慶觀在本州城中西門內，清麗宏深，今廢，有基址存。
樂平縣。太原志：碧霞觀在本縣城東七十里山谷間。 龍陽觀去城東南
七十里皋落村。元一統志：北極觀在本縣城內，女冠所居，唐舊觀。
興縣。太原志：棲霞觀在本縣治東北三百步，金明昌三年建，元中統四年重修。
寧鄉縣。太原志：玄都觀在本縣東。
代州。元一統志：來儀觀在本州鳳凰山，有元遺山好問記。
保德州。元一統志：崇慶觀在本州東門街北。
忻州。太原志：天慶觀在本州城內，唐代宗時所建，至晉天福間重修，舊名
白鶴觀，大中祥符間改白鶴為天慶觀，今故址存焉。元一統志：乾明觀在
本州治西南，本唐七聖觀。 隆興觀在州秀容縣東，宋宣和間大盛。
五臺縣。太原志：明陽觀在本縣北四十里楊林嶺上。
本府。 院 太原志：十二院在府東南隅廣化坊，北史：後主於晉陽起十二
院，壯麗逾于鄴下，夜則以火繼作，寒則以湯為泥，開化、三學、盛氏、仙
巖、八正、上生、七佛、彌勒、甘泉、草堂、永寧、靜土。 看經院在府舊

經云：唐天祐中置，後唐同光中改興福院。 千佛院：金天龍寺有石衕千佛院，
僧志果撰修寺記，晉天福四年。 惠明院在府南門正街東第二廣化坊，宋咸平
二年額。 福嚴院在府南門正街街南篠真坊內，大定三年額。 洪福院在府
南門正街東第七皇華坊，本院吳氏私第，東位後捨為僧居，大定四年額。 圓
明禪院在府南門正街東第七皇華坊，大定三年額。 大明禪院在府南門正
街東第八登清坊，尼院也，大定二年額。 資聖禪院在府南門東第八登清坊正街
相直，宋天聖元年額，有王欽若所撰碑在院之西偏，熙寧九年劉長史𠔏碑，元
豐六年劉邠所撰碑在院門之左右。初宋太宗克晉陽，於周城行營之地立
為佛寺，真宗建統平殿以置太宗繪像，後為汾水所壞，乃移此院。每朔望大
守率官吏朝謁，自是律宇之制，殖于一方。殿西有堂，知府事任中正所建，
宋守王五十餘人皆畫于壁間。石之思賢堂，先是并州既遷新城，諸寺殿閣
毀立而皆無塔，有麻衣道者來自路州，創意作之，乃於堂南樹覺營構，功未
及半，捉即泰歿，金朝貞元中天竺三藏為殊室利與院之主首通玄大德善買
復於西南隅建之，凡十二年而成，用覺數百萬，其高二百六十尺，去府三十里皆
望之。輦運副使蔡珪為之記，東廊有甘露戒壇，本路轉運使為監壇使，一路
僧尼通經得度者受戒於此院之中，門上並重問其額，宋仁宗所書。 清涼院

在府南門正街東第八雲氣坊大定三年額　饒益院在府西門正街南第一
忠遠坊不見賜額年世　延慶院在府西門正街南第一忠遠坊大定二年額
慈雲院在府西門正街南第遠忠坊尼院也大定二年額　壽寧廣化院在府
東門正街北第一壽寧坊宋端拱二年額有宋真宗所撰太宗御書碑碑
陰列其目焉又有端拱中建院碑宋世嘗以書賜今已不存　勝利院在府
西門正街次東街北于城南門外之左唐廣明元年額亦自故城徙入　石氏院
在府南門正街東第一朝真坊石晉功德院也自故城西徙今城之西門外又徙
于此本晉天福中額二字並犯貞懿皇后諱人止以石家院名之　十王院
在府南門正街東第一坊女正街東本在廣化寺之東南宋世建神霄宮廢焉
金朝天會中得廢訪伏者南街故地復置以有釋迦太子像人目為太子院
迎福院在府東門正街南第一迎福坊唐開元二年額人謂之唐明寺七佛
院觀音院皆唐明之舊也新城既建南而不徙元一統志金天會十年建大定二
年翰林學士承旨蔡公珪記又有李晉王真容在焉元一統志壽寧院在府
壽寧坊街東金天會間重建宋大中祥符四年太宗御製御書　法寶院
在府東郭人謂瑜伽院宋景祐五年改賜額　妙覺院在府西門街北金皇統
六年建　大悲院在陽曲縣東北石城村宋治平元年額　普濟院在縣北郭
金大定元年額法濟院在縣北郭金大定元年額　崇德院在縣東張村唐開
元九年額　淨土院在縣東北鄔都村齊天保八年賜額　福聖院在縣
東北牢村宋天聖十年額　鐵鉢院在縣東北唐社唐開元六年額　離
垢院在縣北北留社唐元和元年額　均慶院在縣南郭之東民間謂之
接侍寺唐開元四年額　聖壽院在縣西郭本故城之金藏寺晉王李克
用嘗加營繕宋太平興國年間徙於此至道二年額　晉王繪像今存能聖
禪院在縣北五里三交村宋淳化三年建為承天院咸平中守臣當有終
奏賜太宗所書一百二十卷政和元年額　西山嵎園院在縣西北三十里北
蘭村有唐晉王李克用與其子嗣王存最天祐中焚香題名寺僧珍護之
宋治平元年額　王堂淨國院在縣西北三十五里山下後唐長興元年額
祠內有佛高五十尺闊一丈五尺周王產斵而成之　集勝院在縣古城
唐大中元年額　十二院在縣西北直谷漢乾祐元年額
太原縣太原志奉聖禪院在本縣晉祠之南宋元祐二年額縉紳士大夫來
修祠事者多止於此有唐李德裕為狄北靜所撰祭唐叔虞文又一碑乃宋宇□部使
者留題石刻數十分置壁間有見公高五十尺法堂中有殿是示畫像　應福上生院
在縣西南五代史晉師均圓寂大師碑今廢元一統志白雲迎福院在平晉縣即

今太原縣西三十里宋熙寧元年改額　華塔院在縣西三十里故城之西舊經
云唐初有無垢淨光佛舍利塔高一百二十尺天寶中修為百尺　崇福院在縣
西晉陽鎮南一里故城大崇福寺之稍田莊宋呂公獻祀光塑詩有寺僧浩修
碑文壽聖院在縣東八字里許村嘗掘地得北齊所鑄鐘　石經藏院在縣西二十
五里故城之西三里有唐人所書華嚴石經數十碑作石藏以貯之有晉高祖為
太原尹時姓名風谷每有暴風因以石藏鎮之有梁朵綵翰書
孟縣太原志三聖院在本縣西南隅宋治平元年創建金大和七年重修
元一統志宣梵院在孟州即今孟縣東一里仇猶城內隋開皇十年置　宋
慶曆中額　法寂院在州西一百三十里齊天保二年置　大通院在州
城東南宋治平元年置　淨土院在州城西南宋治平元年置
榆次縣太原志延壽院在本縣東北隅宋大中祥符七年額今俗呼為閣
子寺止有灘漢豐其廣化崇仁等院俱廢無跡　永壽院在縣東八里源渦
村宋祥符中重建有崇建三年僧法惠撰石刻元一統志崇仁院在縣城
內宋熙寧元年額　法嚴院在縣城內宋治平元年額　顯聖院在縣城
內宋嘉祐二年額有木塔七級慶曆二年建
太谷縣元一統志安禪院　善護院　妙勝尼院　並在本縣治西南宋治平
元年額　萬安禪院在縣東北宋治平元年額　妙相院在縣界西宋治
平元年額　靜貞尼院在縣東宋治平元年額
徐溝縣太原志壽聖院在本縣南北街東宋治平四年額今廢　真空觀
在縣南北街西宋治平元年額今廢
交城太原志定惠院在本縣西南隅書大順中建　圓明禪院在縣東北一
十三里玉山上漢乾祐二年建　三教尼院在縣東南隅宋治平二年額　普慈院在
縣東北隅宋治平元年額　離相院在縣西南隅唐維摩院宋治平二年額元一
統志天寧萬壽院在本縣北五里萬卦山有貞元十二年道場碑　永寧禪院
在縣西北二十里石壁山上有唐開元二十九年林諤撰鐵象碑房琯妻
高氏書字畫工而韻勝宋歐陽修集古錄有之近改龍山石壁禪院
文水縣太原志安禪院在本縣城東南隅今廢　明教院在城西北隅今廢
清城院在城西南隅今廢元一統志正一念院在本縣城內
清源縣元一統志大通院在本縣城南
壽陽縣元一統志慶恩院在本縣內街南唐大中七年建　昭化院在縣
方山上有張商英碑　崇福院在縣西平舒村唐武氏神功元年額
臨縣太原志普化院在縣東南隅　善慶院在城東南府城村去縣三十五里

保德州。元一統志：寶積院在本州治南。　石州。元一統志：金輪院在本州
離石縣西南街西。　定襄縣。元一統志：釋迦院在本縣西一十二里蘭臺
村，後唐天成中建。　打地禪院在縣東一十里東力村。景德傳燈錄所載
忻州打地禪師所居也。　忻州。元一統志：天寧萬壽院在本州治西，宋崇
寧二年建，為崇寧萬壽寺。　壽聖竹林院在州治西，本五臺山竹林下院，
東漢時所建。　壽聖清涼院在州治西北，本漢時建，為清涼院。　明覺院
在州治西，本覺山院，宋大中祥符二年建。　普濟院在州治西北，宋嘉祐
六年建。　華嚴院在州治西北，本古寺。　妙覺院在州治東。　慶化院在
州治東北，後唐天成四年建。　智多三藏院在州秀容縣二十里。　普同
院在縣東南一十里宋村，後唐清泰二年建。　三聖院在縣西北三十里。
　淨土院在縣西北二十五里西溝村，唐武后聖曆九年建。　壽聖院在
縣南郭外，五代漢乾祐元年建，定襄縣亦有壽聖院，本名舍利塔院。　樂
平縣。元一統志：吉祥院在本縣，宋至道二年建。　清涼院在縣內，金大定
二年建。　安福院、　崇教院、　普濟院並在縣內，皆唐之舊。　千佛院在
縣西十一里百村，唐舊院，佛像千尊圍石。　平定州。元一統志：知覺院在
本州東南隅，宋嘉祐八年建。　大覺院在州東北隅，金大定二年建。　延
慶院在州東北隅，太平興國元年建。　太平興國院、　崇聖乾明院並在
州承天鎮，宋大中祥符三年建。　安國院在州東北九十里。　資福院在
州西南八里冠山，宋大中祥符元年建。　靜樂縣。太原志：壽聖院在本縣
南五十里下馬城村，宋太平興國元年所建，無碑刻。　石州。太原志：南山
靈泉禪院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黃河東岸，寺前有泉一道，細流入寺，因
名靈泉院，今廢，遺址尚存。　寧鄉縣。太原志：清涼院在本縣治南。　興
縣。太原志：壽聖院在本縣治東二百餘步，宋嘉祐間勑建，至熙寧間初賜壽
聖院名，後為金兵所焚，至天會九載重建，大定初詔復舊號，元皇慶癸丑
詔免本寺役，今為倉焉。

宮室

本府。元一統志：玄妙宮在府之廣化坊街南，元壬寅年據真子重建。　崇
禧宮在陽曲縣西北四十里西村，建東嶽七十四司在焉。　太原縣。太原
志：避暑宮在本縣西南三十里天龍寺東北，有重岡數畝，昔北齊高帝及
東魏文宣帝避暑離宮，今無遺跡，其土人猶以其地為皇家宅云。　榆次
縣。太原志：神霄玉清萬壽宮在本縣東南隅，今廢，止存其碑。　真常萬壽
宮在縣內，元至元十五年建。　萬春宮在縣北一十里撾村，元時重修。

太谷縣。太原志：神霄玉清萬壽宮在本縣東北隅，宋政和中額，今廢。　五
臺縣。太原志：德寧宮。　娘應廟，即五臺廟穴廟，額曰孫應，封靈澤侯。　祁
縣。太原志：光靜二帝行宮在縣東六丈村一十五里，林亭尚存，無碑可考。
平定州。太原志：神霄宮在本州天慶觀東，今廢，有宋徽宗御製并書碑存焉。
宋政和三年所建。　忻州。太原志：神霄宮在本州署之東，不知何代所
建，今廢，止有碑刻，宋徽宗御筆手詔在焉。　嵐縣。太原志：神霄宮在本縣
北故城內，不知何代廢壞。　樓　本府。太原志：望春樓在府東北隅金相
坊。　保德州。太原志：瀨江樓在本州公廨之北，依城為樓，下瞰黃河，宋保
德州運判官王革作記，後金知保德軍州事李晏改為安西樓，今廢，基址
尚存。　忻州。太原志：鍾孔羊樓在州西北距山三十里，其阜屹然，並立狀
似孔形，上有重樓三所，佛寺一所，構自金源，雲中水旋遶其下，甚可遊
眺，今有遺址并佛寺在焉。　代州。元一統志：南樓在本州南，遼泡間金趙
秉文有詞。　繁峙縣。元一統志：迎華樓在本縣市中，舊為真武閣，府尹李
德輝改曰迎華。　臺　榆次縣。太平寰宇記：講武臺在西北一十五里，顯
慶五年置。　五臺縣。太原志：鷲臺在五臺縣臺山孤峭，狩鷲形勢肖似西
國靈鷲，因呼為鷲臺，詳見朱弁所作記。　繁峙縣。元一統志：龍王臺在聖
州，今繁峙縣南一百三十里。　亭　平定州。太原志：清陽亭在本州北八
里，水經註云：桃水過其下。　五臺縣。太原志：雲液亭在本縣清陽山，俗云
七里亭。　閣　本府。太原志：四聖觀音閣在府東北隅澄清坊市心。　通
明閣在府東南隅舊朝真坊。　五臺縣。太原志：玉皇閣在五臺縣北四十
里楊林嶺上。　堂　本府。太原志：德陽堂在府，天寶十年文宣終於德陽
堂。　萬壽堂。元上已上並北史。　平定州。元一統志：石像堂在本州東二
十里東交村。　太原縣。太原志：朵難翰祠堂在本縣索村，今為普照寺，廢。
榆次縣。太原志：普蔭堂在本縣北八里王胡村，金大定重修。

壇壝

本府。太原志：社稷壇在府城西南汾河西。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府城南。
　無祀鬼神壇在府城北。　太原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　風雲雷雨
山川壇在縣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榆次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
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徐溝縣。太原志：
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太谷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東南。　無祀
鬼神壇在縣北。　盂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

縣西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祁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東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交城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西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東南　靜樂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正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文水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清源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臨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壽陽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西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奇嵐州太原志社稷壇在州城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州城南　無祀鬼神壇在州城北　嵐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東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西北　興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平定州太原志社稷壇在州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州東南　無祀鬼神壇在州正北　樂平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西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保德州太原志社稷壇在州城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州城南　無祀鬼神壇在州城北　石州太原志社稷壇在州城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州城西南　無祀鬼神壇在州城北　寧鄉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代州太原志社稷壇在州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州西南　無祀鬼神壇在州北　崞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五臺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東北　繁峙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西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忻州太原志社稷壇在州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州西南　無祀鬼神壇在州正北　定襄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西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正北

官制

本府　知府正四品　同知正五品　通判正六品　推官正七品　經歷司經歷正八品　知事正九品　照磨所照磨從九品　檢校未入流　司獄司司獄從九品　儒學教授從九品　訓導四員未入流　僧綱司都綱從九品　副都綱未入流　道紀司道紀從九品　副都紀未入流

陰陽學正術從九品　醫學正科從九品　大盈倉大使從九品　副使未入流

陽曲縣　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稅課局大使未入流　臨汾驛驛丞未入流　成晉驛驛丞未入流　汶井驛驛丞未入流　臨汾遞運所大使未入流

太原縣　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陰陽學訓術未入流　醫學訓科未入流　稅課局大使未入流

壽陽縣　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陰陽學訓術未入流　醫學訓科未入流　大安驛驛丞未入流

榆次縣　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陰陽學訓術未入流　醫學訓科未入流　稅課局大使未入流　鳴謙驛驛丞未入流

太谷縣　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陰陽學訓術未入流　醫學訓科未入流　稅課局大使未入流

祁縣　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陰陽學訓術未入流　醫學訓科未入流　稅課局大使未入流　龍舟谷巡檢司巡檢從九品　盤陀遞運所大使未入流　盤陀馬驛驛丞未入流　賈令驛驛丞未入流

清源縣　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陰陽學訓術未入流　醫學訓科未入流　稅課局大使未入流

徐溝縣　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陰陽學訓術未入流　醫學訓科未入流　稅課局大使未入流　同戈驛驛丞未入流　同戈遞運所大使未入流

交城縣　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陰陽學訓術未入流　醫學訓科未入流　稅課局大使未入流

文水縣　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陰陽學訓

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稅課局大使未入流。
靜樂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
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
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倉大使未入流。沙婁嶺巡檢司巡檢從九品。
婁煩巡檢司巡檢從九品。故鎮巡檢司巡檢從九品。康家會馬驛驛丞未
入流。關瑩驛驛丞未入流。
盂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
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
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芹泉驛驛丞未入流。
臨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
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
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尅胡寨巡檢司巡檢從九品。
河曲縣。知縣正七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
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
石州。知州從五品。同知從六品。判官從七品。吏目從九品。儒學學正未
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正司僧正未入流。道正司道正未入流。陰陽學典術
未入流。醫學典科未入流。稅課局大使未入流。孟門巡檢司巡檢從九品。
方山巡檢司巡檢從九品。
寧鄉縣。知縣正七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道
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
流。稅課局大使未入流。
忻州。知州從五品。同知從六品。判官從七品。吏目從九品。儒學學正未
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正司僧正未入流。道正司道正未入流。陰陽學典術
未入流。醫學典科未入流。稅課局大使未入流。忻州寨西巡檢司巡檢從
九品。牛尾庄巡檢司巡檢從九品。沙溝巡檢司巡檢從九品。九原驛驛丞
未入流。九原遞運所大使未入流。
定襄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
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
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稅課局大使未入流。
代州。知州從五品。同知從六品。判官從七品。吏目從九品。儒學學正未
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正司僧正未入流。道正司道正未入流。陰陽學典術
未入流。醫學典科未入流。稅課局大使未入流。本州倉大使未入流。副使未

入流。大和嶺巡檢司巡檢從九品。水勒口巡檢司巡檢從九品。胡峪北口
巡檢司巡檢從九品。雁門遞運所大使未入流。雁門驛驛丞未入流。
崞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
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
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稅課局大使未入流。陽武峪巡檢司巡檢從九
品。董枝寨巡檢司巡檢從九品。吊橋嶺巡檢司巡檢從九品。原平驛驛丞
未入流。
五臺縣。知縣正七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
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
流。稅課局大使未入流。高洪口巡檢司巡檢未入流。
繁峙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
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
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北樓口巡檢司巡檢從九品。平刑嶺巡檢司
巡檢從九品。茹越口巡檢司巡檢從九品。石澗驛驛丞未入流。
岢嵐州。知州從五品。判官從七品。吏目從九品。儒學學正未入流。訓導
未入流。僧正司僧正未入流。道正司道正未入流。陰陽學典術未入流。醫
學典科未入流。稅課局大使未入流。廣盈倉大使未入流。副使未入流。岢
嵐鎮巡檢司巡檢從九品。永寧驛驛丞未入流。
嵐縣。知縣正七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司
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
武鄉溝巡檢司巡檢從九品。
興縣。知縣正七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司
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
孟家谷巡檢司巡檢從九品。界河口巡檢司巡檢從九品。
平定州。知州從五品。同知從六品。判官從七品。吏目從九品。儒學學正
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正司僧正未入流。道正司道正未入流。陰陽學典
術未入流。醫學典科未入流。稅課局大使未入流。故關巡檢司巡檢從九
品。平潭驛驛丞未入流。
樂平縣。知縣正七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
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
流。柏井馬驛驛丞未入流。
保德州。知州從五品。吏目從九品。儒學學正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正

司僧正。未入流 陰陽學典術。未入流 醫學典科。未入流 傳馬水尺。檢司吏
檢。從九品
太原左衛 指揮使。正三品 同知。從三品 僉事。正四品 衛鎮撫。從五品 右
左所 正千戶。正五品 副千戶。從五品 百戶。正六品 所鎮撫。從六品
所 正千戶。正五品 副千戶。從五品 百戶。正六品 所鎮撫。從六品。 中所
正千戶。正五品 副千戶。從五品 百戶。正六品 所鎮撫。從六品。 前所
正千戶。正五品 副千戶。從五品 百戶。正六品。所鎮撫。從六品。 後所。 正
千戶。正五品 副千戶。從五品 百戶。正六品。所鎮撫。從六品。
太原右前衛中左右護衛官制俱與前左衛同。

公署

太原志山西布政司。 理問所。 軍需庫。 豐贍庫。 大盈倉 晉祠府
宮都覩已上在府東北隅 太原府。 司獄司。並在晉城寺南 行用庫
惠民藥局在晉城木市 壽寧侯廟、 織染局。並在晉豐坊 寶泉局
觀陀院並在晉平通坊 提刑按察司。 察院。並在府南北隅
山西都指揮使司。 太原左右前三衛。在本府南北隅 雜造局在晉祠真
坊南 大盈倉在晉仁化坊 太原縣衛在縣南關街北 榆次縣衛在縣十

字街東北 徐溝縣衛在縣城西北隅 太谷縣衛在縣正街北 文城
縣衛在縣城西北隅 祁縣衛在縣西北隅 文水縣衛在縣西隅 清
源縣衛在縣正街北 壽陽縣衛在縣東北隅 盂縣衛在縣東街北
臨縣衛在縣城內正北 靜樂縣衛在縣城西北隅、 平定州衛在州城
東門內街北。 樂平縣衛在縣城中心偏西街北 保德州衛在州城內
正街北 岢嵐州衛在州城內西北。 嵐縣衛在縣城內西街西北 興
縣衛在縣西北隅。 石州衛在州城中心。 寧鄉縣衛在縣城中心 代
州衛在州 繁峙縣衛在縣正街北 五臺縣衛在縣城內正街東北
崞縣衛在縣分司街西、 忻州衛在州丁字街東道北。 定襄縣衛在縣
十字街西。
太原志本府稅課局在府西北隅。 太原縣稅課局在縣晉祠鎮街東。
祁縣稅課局在縣丁字街東南、 靜樂縣稅課局在縣南關。 臨縣稅課
局在縣東門外正街東。 壽陽縣稅課局在正街西北。 盂縣稅課局在
東街 清源縣稅課局在縣南社街南。 文水縣稅課局在縣西南隅
交城縣稅課局在縣治東。 榆次縣稅課局在縣正街北。 太谷縣稅課
局在縣街西 徐溝縣稅課局在縣街東南。 平定州稅課局在州城十

字街 保德州稅課局在州城內東街 岢嵐州稅課局在州東關街南
嵐縣稅課局在縣城內東街正北 興縣稅課局在縣東門外街北
忻州稅課局在州十字街南道東。 定襄縣稅課局在縣十字街南道西
石州稅課局在州街東南。 寧鄉縣稅課局在縣城內南街 代州繁
峙縣稅課局在縣正街南。 崞縣稅課局在縣南街東。 五臺縣稅課局
在縣城內正街西北。
太原志陽曲縣惠民藥局在縣東北隅澄清坊市中心 太原縣惠民藥
局在縣治西街南。 徐溝縣惠民藥局在縣街東。 榆次縣惠民藥局在
縣正街東、 清源縣惠民藥局在縣南社街西。 太谷縣惠民藥局在
縣街東、 壽陽縣惠民藥局在縣正街東北。 文水縣惠民藥局在縣西
南隅 交城縣惠民藥局在縣治東。 盂縣惠民藥局在縣正街西、 臨
縣惠民藥局在縣城東門外正街東。、靜樂縣惠民藥局在縣正街東
祁縣惠民藥局在縣街東南。 平定州惠民藥局在州十字街西 樂平
縣惠民藥局在縣街東街北、 岢嵐州惠民藥局在州城正街中心、 興
縣惠民藥局在縣東門外街北。 嵐縣惠民藥局在縣正街西北。 石州
惠民藥局在州街東南、 寧鄉縣惠民藥局在縣西南 代州惠民藥局

在州正街北、 繁峙縣惠民藥局在縣正街南 崞縣惠民藥局在縣按
察司街東 忻州惠民藥局在縣丁字街南道西 定襄縣惠民藥局在
縣正街東。
太原志陽曲縣孤老院在縣舊三桂坊 太原縣孤老院在縣治東街北
壽陽縣孤老院在縣西北隅 祁縣孤老院在縣東南隅 交城縣孤
老院在縣治西、 文水縣孤老院在縣東北隅、 太谷縣孤老院在縣治
西、 靜樂縣孤老院在縣東北隅。 徐溝縣孤老院在縣衛東南街東
清源縣孤老院在縣南門外。 榆次縣孤老院在縣治東。 盂縣孤老院
在縣正街西、 臨縣孤老院在縣城門外正街東北。 平定縣孤老院在
城十字街北、 保德州孤老院在州城內街西、 岢嵐州孤老院在州
嵐縣孤老院在縣東南隅。 興縣孤老院在縣西北隅。 石州孤老院在
州街東 寧鄉縣孤老院在縣治南。 代州孤老院在州衙南隅 五臺
縣孤老院在縣正街西北。 繁峙縣孤老院在縣城內街北 崞縣孤老
院在縣南街東 忻州孤老院在州十字街東道北。 定襄縣孤老院在
縣西北隅
太原志陽曲太原二縣提刑按察司在府城內 文水縣提刑按察司分

司衛在縣東北隅　祁縣提刑按察司分司衛在縣東北隅　壽陽縣提刑按察司分司衛在縣治東　靜樂縣提刑按察司分司衛在縣正街北　太谷縣提刑按察司分司衛在縣治東　盂縣提刑按察司分司衛在縣南街北　清源縣提刑按察司分司衛在縣東門街西　榆次縣提刑按察司分司衛在縣治東。平定州提刑按察司分司衛在州城內偏東街北　岢嵐州提刑按察司分司衛在州城內西街正北　興縣提刑按察司分司衛在縣西北　石州提刑按察司分司衛在州東　寧鄉縣提刑按察司分司衛在縣城中心。代州繁峙縣提刑按察司分司衛在正街南　崞縣提刑按察司分司衛在縣正街西北。忻州提刑按察司分司衛在州丁字街東道北　定襄縣提刑按察司分司衛在縣十字街正北

太原志陽曲縣　臨汾驛在縣南城外，南至徐溝縣同戈驛八十里，東南至榆次縣鳴謙驛五十里，北至成晋驛八十里。成晋驛在縣北八十里柏井鎮，北至九原驛七十里。榆次縣　王子驛在縣北一十五里，今鳴謙驛，西南至洞渦驛七十里，西北至臨汾驛六十里，東至太安驛七十里，通真定驛路　徐溝縣　同戈驛舊名洞渦驛，不知何代改名同戈，元在縣北八里，洪武五年移置縣北門外，南至祁縣盤陀驛七十里，北至太原府臨汾驛七十里，西南至賈臨驛七十五里，東至榆次縣鳴謙驛七十里，車站在北門外里路同前　祁縣　賈令驛在縣北一十五里，北至徐溝縣同戈驛七拾里，北通太原府驛道，西至汾州平遙縣洪善驛七十里，南通平陽府驛道　盤陀驛在縣東南三十五里龍舟谷口子洪鎮，北至徐溝縣同戈驛八十里，直通太原府驛道，南至沁州武鄉縣南關驛六十里，南通沁州驛道直抵

京城，本驛洪武二年設置　盤陀車站在驛西南，至沁州武鄉縣權店驛車站一百五十里，北至太原府陽曲縣臨汾驛車站一百五十里，洪武七年設置　壽陽縣　芹泉驛在縣東二十五里，東至平定州平潭驛七十里，東通真定府驛路。大安驛在縣西五十里，西至榆次縣鳴謙驛七十里，西通太原府盂縣芹泉驛，北至本縣七十里，東至平潭驛六十里，西至大安驛七十里。平定州。平潭驛在州西二十五里，西至壽陽縣芹泉驛七十里　柏井驛在州東四十五里。東至井陘驛七十五里。代州　鴈門驛在城西關，東至沙澗驛一百三十里，西至原平驛一百里，北至廣武驛七十里，車站在驛，西南至忻州九原驛車站一百八十里，北至應州安民子驛一百五十里。繁峙縣　砂澗驛在城東七十里，東至渾源州

王家莊驛一百一十里。西至代州鴈門驛一百三十里。崞縣　原平驛去縣南四十里，南至九原驛七十里，北至鴈門驛八十里。忻州　九原驛在州西二百步，南至成晋驛七十里。北至原平驛八十里。岢嵐州　永寧驛在州署之南街東。代州振武衛在城內鼓樓東正街北，即舊州衙。岢嵐州鎮西衛在城內正北。

兵防

太原志　天門關在陽曲縣西北六十里，嵐管州故驛道也。趙宋舊關戍兵，金置酒官。石嶺關在縣東北一百里，傍繫舟山，唐李繕方志圖謂之石頭嶺。唐書志定襄有石嶺關是也，為忻代武朔往來之要衝，當京之驛道也。舊有戍兵，金置酒官，土人謂之東關，元遺山詩何時石嶺關頭路，一望家山眼暫明。赤塘關在縣北九十里，忻州西道也，宋之舊關，金置酒官。舊經云：昔有田父劉赤塘曾隱居於此，故名之。馬嶺關在太谷縣東南七十里，通利州路，五代史梁伐太原，潞州刺史張歸厚軍自馬嶺入，即此關也。今屬榆次縣，有巡檢司。隰州谷北關古無其名，今改龍舟谷北關，在祁縣東南九十里，南至沁州南關三十里，北至徐溝縣一百三十里，兩驛皆山道，傍有水，名曰胡甲水，見設巡檢司。伏馬關在盂縣東北七十里，通真定府平山縣界，亦名白馬關，宋金有戍兵，今廢，基址猶存　榆棗關在縣東北一百一十里，東接真定府界，宋金有戍兵，今廢，而關名尚存　克胡關在臨縣西一百一十八里，邊臨黃河，形勢陡峻，西至葭縣渡二里，西邊通於神木縣，直抵沙漠，正係衝要之地，今設置巡檢司守把　黃涯谷隘口去縣城一百餘里，通黃河西葭縣地面衛寨平隘口　樓煩鎮在靜樂縣南七十里，東障汾水，西抵周洪山，通交城西　寧化鎮去縣北八十里，居大石壹石堡二山之間，西扼汾河，通西陽谷五十里　兩嶺隘口去縣東六十五里，高三里。婁煩嶺隘口去縣東八十里，已上皆設巡檢司　天竭石隘口，即今寨基，接連朔州境界，東北通崞縣界　川胡溝隘口在神林山下，去縣北六十五里，通橫山兒　石家莊隘口去本縣北六十里，通衛葉平山。磨官谷隘口，在屹崖山下，去本縣東北六十里，通刀胡山　定河溝隘口，在定河西北山下，去本縣城北五十里，通新天嶺　橫水溝隘口在鳳凰山下，去本縣北四十里，通朝天嶺盆子山　韓旗溝隘口在馬頭山下，去本縣北三十五里，通盆子山　蒼谷溝隘口去本縣北三十五里，通巴兒突　大徑嶺隘口，係岢嵐州并本縣界，首在縣西六十里，通岢嵐界　石城嶺隘口去本縣九十五里，通忻州界　橋門嶺

隘口去本縣八十里通横水鎮　楊寨溝隘口去本縣九十里通忻州界　白刃嶺隘口去本縣南一百三十五里通交城界　一箭嶺隘口去本縣六十五里通方山界　懸鐘嶺隘口去本縣東八十里通忻州牛尾莊　馬家會隘口在木欣山下去本縣城北三十五里通黄寇山已上今皆鎮塞　故關在平定州東八十五里今設廵檢司守把通井陘縣　甘桃口在故關南三里通井陘縣　娘子關在故關北一十五里通井陘縣　石門口在州東一百里通平山縣　厥谷口在州東一百四十里通元氏縣　白城口在州東一百四十里通贊皇縣　黄沙嶺隘口在樂平縣東一百二十里與真定趙州通　馬嶺隘口去縣東南九十里與順德府刑臺縣通　松子嶺隘口去縣南四十五里與遼州和順縣通　長城大潤保隘在奇嵐州北五里兩山之間北通大同府路南通關西五路　子坑保隘在州西北一百里西通黄河延安府東通太原府路　洪谷保隘西至本州五十里東通太原府界西通關西五路　隘口界河口在興縣東六十里　楊家谷在縣西三十里　孟家谷在縣西南五十里已上皆設廵檢司守把　方山廵檢司在石州北一百四十里南北川本舊方山縣也至元三年省入離石即置廵檢司其城西倚山崖方圓四里東南北三

門形勢平易北通嵐縣　孟門廵檢司在城西一百一十五里本舊孟門縣也至元三年省入離石即置廵檢司其地臨黄河東岸拒大河之險西通決西延安府綏德州周大象元年於此置孟門津隋開皇六年改曰孟門關　鴈門關在代州北三十里按鴈門志云秦漢以來北邊代山高峻鳥飛不越中有一缺鴻鴈往來代多鷹隼鴈過彼害懼其門不敢過呼為巨門鴈欲過此山中嘲蘆一枝然後敢過鷹隼見而懼之不敢捕鴈得過山即棄蘆枝因以名焉　太和嶺在州西北三十里　水勁口在州西北三十里　水谷口在州東北三十里　胡谷口在州東北六十里已上今皆州塞各設廵檢司守把　朔嶺關舊名狼嶺今改曰朔嶺在繁峙縣東北山一百二十里東至北婁口西至小石口山勢頗易北通應州路今振武衛摘撥軍兵把守　平刑關在縣正東一百四十里西連渾源大寨頭口南接南山道頗寛平東通靈丘縣見設廵檢司守把　茹越口在縣北三十五里其山東接小石口西連胡谷口形勢險峻道路狭隘今已閉塞見設廵檢司守把　小石口在縣東北七十里西接茹越口東抵朔嶺關形勢艱阻今已閉塞見設廵檢司守把　北婁口在縣城東北一百四十里西連朔嶺關東接大寨頭今已閉塞見設廵檢司守把　高洪口　石

佛口　趙㯋口　狐野口　石鐵口已上並在五臺縣有廵檢司總制其處　平倚嶺在崞縣西北三十里西通朔州上有寨名曰秦王寨　石佛谷去縣西三十里北接朔州境其形窄狭元末用石塞其口

國朝仍塞之　陽武谷亦云狡子谷去城西南七十里世傳秦扶蘇家佸曾軍於此有崖名曰太子崖扶蘇死於此又名狡子谷　蘆板寨去縣城西南八十里中有故城不知何代所築有基址存焉其形平易西通靜樂以上四處皆設置廵檢司把守　石嶺關在忻州南四十里乃并代雲朔等州往來衝要之所唐方誌圖謂之石頭嶺舊有戍兵　赤塘關在州之西南距城五十餘里白馬蒸山南通陽曲縣界乃本州西道宋之舊關也寨西隘口乃古之雲内鎮也在雲中山口距城西北五十里入山二十餘里與沙溝寨相為聲援以西通靜樂境

國朝俱設廵檢司　牛尾莊寨在州白馬山内距城六十餘里西通靜樂境古無所建創自

國朝設廵檢司　隩州廵檢司　芭州廵檢司元一統志並在保德州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三

朝天會中改置。同知轉運使事衙。轉運副使衙。在府南門正街東第七直
事坊。正宋提舉常平司治所。金朝改置同知轉運使衙。後中置副使衙。
運司勘事院。大會中置。都司判官廳。在東大和第五坊。正宋統中置。轉運司司
似廳知法廳。府南門正街東第七直坊。正金朝置。河東北路轉運司在
府南門正街東第八澄清坊。宋河東路都運司治所。後為提舉司。宋本
役置轉運司。金朝天會中置錢帛都提舉於此。後改為轉運司。有宋轉運
題名。又金朝錢帛轉運題名。又有宋狄青與建河東轉運司府學宅
使行詩石刻。武衙第一指揮在府南門正街東第八澄清坊。宋屯駐軍
營。金朝改為宣武軍營。大定十一年又改今名。衙門內正北設
廳。有宋慶曆七年張伯玉撰并州大廳記。政和九年趙縣撰修廳記。又有
慶曆中鄭戩丁亥題名記。又金朝都運使題名記。廳北中門。門北使廳。
又北燕堂。堂後穿閣。又北經遠堂。又北凌雲觀。在子城上。觀東望雲樓。與
觀相接。設廳東使宅門。門南鎮峯堂。宅門相直。西向歸節堂。堂兩傾。遠思
思二閣。本唐宋八寶攝制使衙。金朝相走堂。北南向雙閣。次北淨深堂。
次北射堂。燕堂東三樂堂。使廳西都廳。次西南孔目院。東門正街街北
天王堂。次西天齊仁聖帝下廟。次西元顏藤公宅。次西武衙第二指揮使

本宋屯駐軍營。大會中改宣武營。又改武衙。西門正街街南陽曲丞廳。次
東陽曲尉廳。次東陽曲主簿廳。在金朝置。街北陽曲縣。宋治所在西邦天
會中徙於此。正街次東街北稅使司。宋商稅務。金朝因之。大定改置使
司在府西門正街南第二甲禮坊。其東酒使司。宋酒務。金朝因之。大定
中改置使司。在府西門正街南第二甲禮坊東。次東宣化坊門。
街街東錄事判官廳。宋府判行衙。次東街西延福院。大定四年賜。次南盤鐵門正
判官廳。宋在八仙第天會十改置。正街相直普照院。大定五年賜。其
東普惠坊。東轉即慈雲坊。南正街。其西三桂坊。舊名二星坊。以康使
者治所名之。皇統中改今名。汾陽軍節度使王瑀立石。記與坊同。見本
三人供登進士第。里人榮之。故以名坊。以名三桂坊。又改名以為
宋安撫司。有書公事廳。金朝改置。街南子城北門路文宣王廟。舊在府之
東南。天慶觀東。宋末毀廢。金朝天會中因舊廢址并而建焉。有王純中
贊良林故撰修學記。街南城隍廟。宋置。子城南門中街街東大備
倉。宋置。金朝改名大定中所廣嘉來之一。街西府推官廳。宋知
錄廳。次北知事廳。宋七十會廢及後科院。次北錄事司。金改中。次北綾錦
院。宋七十會廢之年。正街相直宣詔廳。

宋所建有朝上有司其北
居子城中。廳前有東西三隔門。東西皆直子城東西門也。府街正門前
街。街東作院。宋名作院。次南綾錦院。西門。宋為庫。次南軍器庫使廳。宋
舊作院。次南府司獄廳。宋州獄廳。次南府知法廳。宋州承廳。次南轉水都
軍司。宋名又東判官廳。宋戶曹廳。街西西作院。宋舊
院。次南同知府尹衙。宋通判廳。次南少尹衙。宋通判南廳。次南總管判
官廳。宋文字廳。正街相直採馬廳。宋所建。北直府門東道
旗樓。屋木壯偉。甲於西道。子城東門街北毬場路。其西毬場廳。次西
府獄。宋之。獄後都作院。大定中自之。次西草場。宋
公舍之西直宣詔廳。東門子城西門街門外即羅城。城上綵妙亭。與門
相直。下瞰柳溪蓮塘。街北軍器庫。門通道。其內軍器庫。宋庫。金朝之。次
東太原府衙正門。次東豐贍庫。門通道。其內豐贍庫。宋軍資庫。金朝改名。
東直宣詔廳。西門子城。北門街天王堂。在北門上府街。東北門
門外之西府衙。東門在門內之西南。直宣詔廳樓。古唐城在太原府
方志圖曰。古唐城。陶唐氏居之。其存者五百步。括地志引圖都城記。唐叔
虞之子燮父徙於晉水。傍古唐城。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為坊墻。北

半見在。古晉陽城。方志圖曰。蘇秦董安于所築。案于趙氏之臣
也。晉陽宮城。唐地理志云。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姚最序
行記曰。南面因大明城。西面連倉城。北面因州城。東魏置。隋文更名新
城。煬帝置宮。周七里。唐因之。今按北史。姚最。僧垣之子也。仕於周。隋。開隋
書經籍志有序行記十卷。而唐藝文志止存二卷而已。寰宇記多引之。
大明城。姚最序行記曰。晉陽宮西南。又有小城。內有殿。號大明宮。城高四
丈。周四里。寰宇記曰。在晉陽宮西南隅。城高四丈。周四里。本北齊所建。唐
起義堂在東門之外。今按此城地極高。俗猶呼為庫城。置唐府庫。播坊在
焉。羅城。方志圖曰。晉并州刺史劉琨所築。都城。唐地理志曰。北都城。左
汾右晉。潛丘在中。長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廣三千一百二十二步。周萬五千
一百五十三步。其崇四丈。晉陽記曰。城周四十二里。東西十二里。南北八里
二百三十二步。門二十四。東城。唐地理志曰。貞觀十一年并州長史李
勣築。分太原曰東城。中城。唐地理志曰。兩城之間有中城。武后時築。以合東
城。晉陽記曰。崔神慶。并州長史。武后謂之曰。并州朕之枌榆。又有軍馬。
以其要害。所以扞禦。先是州有東西二城。隔汾水。神慶始築相接。省防禦
兵數千人。遂州使之。倉城。寰宇記曰。東面連新城。西南北里因州城本

隋開皇十六年築唐名倉城高四丈周八里今按此城隋至今號爲倉角城中教基數十尚高大凡犂劚株不可墾植　羊馬城五代史唐臣傳梁將王檀襲太原安金全擊檀於北門羊馬城中敗之太平寰宇記舊府城在太原府故老傳晉并州刺史劉琨築今按城高四丈周迴二十七里城中又有三城其一曰大明城即古晉陽城也左傳言董安于所築史記曰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春秋後語曰智伯攻晉陽決晉水灌之城中懸釜而炊今按城東有汾水南流城西又有晉水入城而史記云引汾水後語云決晉水二家不同未詳孰是高齊後帝於此置大明宮因名大明城姚最序行記曰晉陽宮西南又有小城城內有殿號大明宮即此也城高四丈周迴四里又一城南面因大明城西面連倉城北面因州城東魏靜帝於此置晉陽宮隋文帝名新城煬帝更置晉陽宮城高四丈周迴七里又一城東面連新城西面北面因州城開皇十六年築今名倉城高四丈周迴八里

陽曲縣太原志狼孟城在陽曲縣北七十里漢舊縣王莽改曰狼調晉末省水經注云有狼孟湖舊斷澗爲城南門閣故壁尚存今俗謂之黃頭寨史記曰始皇十五年大興兵至太原取狼孟是也漢以爲縣屬太原郡

故縣城在縣東北七十里漢汾陽縣隋改陽直縣煬帝省木井城唐初廢今無基址　洛陽城在縣東北六十里隋洛陰府之地唐初於此置羅陰縣貞觀元年省爲羅陰村　三交城在縣北五里世傳趙大夫竇鳴犢之城廢無基址　內城在縣西北一十八里今廢　木井城在縣東北鄭村南社隋煬帝徙陽曲治于此又改名陽直縣唐初縣徙而廢　大盂城在陽曲縣東北八十里春秋時晉大夫之邑爲祁氏田祁氏滅分爲七邑盂其一也漢爲縣後魏省隋復置取漢舊名後魏書道武本紀謂之大祁城太平寰宇記左傳曰晉殺祁盈遂滅祁氏分爲七縣以孟丙爲盂大夫漢以爲縣　陽曲故城在縣北四十五里

太原縣太原志三角城在太原縣北二十里義井村西一名使人城又名梓胡城晉陽志云趙襄子作此城以處剎虜其逃亡內置都尉外安能足爲三面故名三角城久廢其基址尚存又後魏地形志云太原郡有長安縣注云太常二年置後省今微有基址存焉　故唐城即今縣治是也堯所築叔虞之子燮父徙都之所其東南隅在故都城中西北存者五百步宋收復河東記云韓緯修四塞寺碑並云大宋御城北故城高壹佰安文劉繼元降即此城也昔爲羅城鎮或曰并州刺史劉琨所築　王陵城在縣東南界汾水之東有晉太原王陵城今無遺蹟　上軍城方志圖在洞渦水內武觀城西當在今太原縣之東南界無遺蹟元一統志故都城在太原縣西十五里城中清代事蹟具載于前　太原故城在縣西一十五里詳見本路沿革太平寰宇記陽直故城在太原縣東北二十里隋開皇十六年改陽曲縣理此　太原志古榆次城在榆次縣城外周二十一里漢故城也今縣在東南隅　中都故城在榆次縣東十五里方志圖謂之內都城因清諱避而改之也　元一統志後魏置中都縣北齊省榆次縣入焉故縣而以城廢　武觀城在榆次縣西南二十里涂侗村北一名武館城水經注云洞渦水又逕武觀城而北晉謂之故郛則廢久矣今無所考　元一統志水經云洞渦水逕武觀城而北虞徙征縣城觀城南北屈曰逕武館之故郛門廢逕之逕此城也今縣西南鄉有名武觀又城與武水所出信都城在榆次縣東十八里元一統志不渦世云縣東鄉當名信都今來募鄉是之故有基址　咸陽城在太谷縣西七里周四百五十步舊傳秦伐趙所築以咸陽兵戍因名今廢　陽邑城在縣東一十五里漢舊縣後周西使令縣是也　副井城在縣西南七里周二里舊經云亦趙戍也在副井村側故名今廢　箕城在縣東二十里春秋左氏傳晉人敗狄于箕杜預

注云在太原陽邑有箕城水經注云蔣谷水經箕城北晉謂城之　縣人城在縣東北二十九里今無遺址　長城在縣東南八十里馬嶺上按唐地理誌嶺上有城自千城至晉口屈曲沿長三百里唐武德二年築貞觀元年廢今屬榆社縣　洛漢城在太谷縣西北一十五里周八里城冢北云秦王翦伐趙所築今廢　元一統志水經寰宇記謂之縣原平水和犯是而至山岳矣　廢縣城在太谷縣西北八里舊經云隋大業八年將移縣于北板築尋以寇止　古祁城在祁縣東南一十五里古祁氏之邑今爲上下故縣二村周二十里太平寰宇記漢祁縣城之晉大夫賈辛邑水經注曰賈辛以貌醜妻不爲言與之如皐射雉中之妻乃笑按左傳魏獻子謂賈辛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注曰賈國之大夫也以此而言則辛非祁者鄭元所引爲誤　趙襄子城在祁縣西六里圖誌云趙襄子所築今爲趙村無跡可考　都城周五里在縣西七里舊經引春秋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焚我箕郜謂此也今爲高城祁奚墓存焉　漢祁城周十里在縣東南七里後魏徙于今地其跡尚存　隆州城在縣東南三十里圍栢鎮五代時劉繼元築以拒周人之戍河東記云宋太平興國四年春攻隆州謂此城也　禿獎城在縣東北

一十二里。舊云耆老傳爲尭契爲狐所築，今爲大賁村是也。無跡可考。元一統志：祁城，周五里，去祁縣六里，今爲民田，頗有形迹。或云古之賁亭，今呼爲沙城。　謾城，周二百八十步，在祁縣西北六里，今無遺蹟。　鹿邑城，按方志圖云：在祁縣西北一十五里，今無迹可攷。太原志：古交城在交城縣東三里，以孔水汾水交流之處名之。隋交城在其西，唐長史王及善徙縣于山南。　榆城，在縣西北一百三十里，文谷水上。　馬蘭城，在縣西三十里孔河之上，里人謂之馬蘭村。漢魏北齊嘗爲牧馬之處。　下馬城，在縣東北六十里。太平寰宇記：陽曲故城在交城縣西南六十里。開皇六年改爲陽直。　汾陽城，在縣東北九十一里，後魏以陽谷曲城。太原志：大陵城在文水縣東北二十里。史記：趙肅侯遊大陵，其後武靈王亦遊之，夢處女鼓琴而歌，即此城也。晉大康中，置南單于五部，中部居大陵，後魏時廢，今爲官田。　故縣城，在縣東十里，周二十里，後魏建于此。子城二里二百步。唐天授二年修，宋元豐七年廢。　平陶城，去縣南二十八里，漢大原郡舊縣也。後魏改曰平遥縣，後以西羌內侵，遷居京陵，在今汾州界北城。今廢。太平城，在縣南一十里。舊經云：漢劉元海所築，令其兄延年居之，時人謂兄爲阿平，因名。今廢。　雲州城，在縣東南三十里，周二里。寰宇記曰：後魏

孝武永熙中寄治并州，築此城，今廢。　文水城，隋開皇二年改西壽陽文水縣，取文谷村爲名。宋元豐間城爲汾水所圮。　柵城，在縣北二十里。舊經云：魏武帝築以備北人，當文谷口，因以名焉。今爲開柵村。　梗陽城，在清源縣南一百二十步，周六里。隋置清源縣。今廢。太平寰宇記：春秋晉大夫祁氏之邑也，在縣南百二十步。左傳曰：晉滅祁氏，分爲七縣，以魏戊爲梗陽大夫是也。隋開皇十六年於其城內置清源縣。　涂陽城，在清源縣東二十里，周三百一十六步，晉大夫祁氏之邑。方志圖云：在晉南四十里，即此地也。今廢。元一統志：魏獻子以知徐吾爲涂水大夫。圖經云：晉榆次縣書台于此，後魏省。　印駒城，在清源縣西南二十三里。舊經云：漢文帝於交城置牧地，築此城以印駒，俗因名之。今廢。　陶唐城，在縣南三十六里。舊經云：陶唐氏自涿鹿徙居於此，俗人謂之姚城村。今廢。　魏城，在縣南二十里。舊經云：晉時永嘉元年，洛陽地陷，有二鵝，蒼者飛出，白者則止。劉曜以爲己瑞，築此城應之。今廢。　馬首城，在壽陽縣東南十五里。左傳曰：晉分祁氏之田爲七縣，韓固爲馬首大夫，即此地也。　賀魯城，在縣西北三十里。春秋晉大夫趙簡子所築也。又名故盧城，基址故存。元一統志：故盧城在壽陽縣西北四十五里。今廢。　故壽陽城，在今縣城外

周五里。舊經云：仇猶自唐徙受州，於此築而大之。今廢。　神武廢郡城，在壽陽縣北四十里。寰宇記曰：嘗置神武郡於此，今廢。太平寰宇記：故大陵城在壽陽縣。隋圖經云：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琴而歌，是此城。太原志：仇猶城周九里六十步，在盂縣東一里。晉春秋：智伯欲伐仇猶，道不通，鑄大鐘遺之，仇猶君大悅，除道納之。元一統志：赤章曼枝諫不聽，斷轂而馳，仇猶遂亡。今遺址尚存。　皐牢城，周五里，在盂縣東二十里。舊經云：皐牢城在上艾北，即此也。　寧化城，在靜樂縣，周六里四十一步。始自宋嘉祐八年立寧化軍，隸嵐州。金皇統元年改立州事，亦隸嵐州所管。元庚寅年隸太原，總管至元一年併入嵐州。當年革罷，另立州事。至元三年省併入管州。至元五年復入嵐州，總管後又隸管州。國朝因之，設巡檢司。元一統志：五代以前巴里與嵐州同。宋太平興國四年，於嵐州地置寧化縣，五年即縣置軍，領寧化一縣。熙寧三年縣廢，後復置。熙寧三年又廢。趙武靈王城，在靜樂縣南三里，米山下，臨汾水，其城壘猶存，城中有趙王廟，今廢。　林溪鎮城，世傳隋煬帝避暑之宮。天會其五年改爲聖壽寺，不知何代廢置，基址尚存。　裴陽城，在寧化北一十八里，不知何代廢置，基址尚存。　故鎮城，在本縣東六十五里，基址猶存。太平寰宇記：樓煩城在靜樂縣東北七十里。史記云：樓煩胡故國，趙武靈王置有樓煩官是也。元一統志：春秋時屬晉，武侯爲北人之地，有樓煩王居焉。趙惠文王破樓煩，而其地秦漢屬太原郡，晉不治，劉元海據之，北魏仲其地，置岢嵐州。隋煬帝大業四年置樓煩郡，唐龍紀元年置憲州及樓煩縣，宋咸平五年，州移靜樂軍，樓煩縣省入縣，元至于嵐。憲州、三樓煩縣事，至元二年併入嵐州，共年復置縣，隸太原路，三年併入管州。四年立此縣，移州後管州。元一統志：三堆城在管州，即今靜樂縣南八十里，故縣城，於此置城內有堆，其因名。　古長城，在州東七十里，下馬城東北，又從東北朔州界入嵐谷縣界六十里，過西九十里入嵐州，經合河縣，即秦之長城也。　故城，在州東六十五里故鎮村，有遺基，嘗置黃華驛，今廢。　靜樂故城，隋時所築。舊經云：下馬城在樓煩廢縣，即今靜樂縣之天池。古長城去縣東七十里，有下馬城。　段干木故城，在樓煩西三十里，北臨監河水，微有基址。　故城，在臨州，即今臨縣北四十里，有遺基。太原志：唐廣陽故城在平定州東南三十里，古上艾城，後改石艾，又改廣陽，宋徙榆關而廢。　寨魚城，在州西北三十里，唐武德八年建受州爲治，貞觀八年廢。　古平潭城，在州西北二十五里平潭村，城郭猶存。　古廣陽城，在州西南八十里，居

陽村基址徵存。　廢受州城。在州西北三十里。舊經云。古賽魚城。唐武德
八年因故城築之。移受州治此。貞觀八年廢。　皐落城。在樂平縣東南七
十六里。春秋時晉獻公使其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謂此也。今爲皐落村
昔陽故城。在縣東六十里。春秋左氏傳。晉荀吳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
城滅肥。以肥子歸。遺址存焉。　陽壕城。在縣西南二里。　倉角城。在縣西
南三里。無基址。　東山城。在城東南八十里。隋開皇十六年置遼州於樂
平。又分置東山縣。大業二年廢。無基址。　秦築長城。在保德州之南偏橋
村。西接于河。東至奇嵐。遺跡尚存。元一統志。古長城。以嵐谷縣東北嵐州
界。經本一元志今六十里入嵐州。又今所謂都秦之長城一統晉志云。
長城。在奇嵐州北八里。東接嵐縣大村界。西至保德州水谷關界。其城即
秦蒙恬所築。至今遺址尚存。太平寰宇記。從東北嵐州界入本縣界六十里。縣北過西北十里。入嵐州合河縣界。即秦之長城也。　安元城。在奇嵐州
西一里。漢時築。不知何代廢。徵存基址。　故城。在州南二十里。不知何代
廢置。見有基址。　古城。在州東一十里。古記云。北齊河清二年築。漢時移
城在奇嵐州。見有基址。太平寰宇記。秀容城。在奇嵐州南三十里。即漢汾
陽縣城。劉元海所築城。元海因感神而生。姿容秀美。故自目其城。在郡西
南三十里。　郡城。即魏置。比武德中爲奇嵐鎮。大定中加兵三千。其後李
迥秀又加兵六千人。號爲奇嵐軍。開元後廢之。論者以此地爲突厥之要
衝。不可廢鎮。故有河北之亂。元一統志。奇嵐廢城。在奇嵐州。本後魏所置
嵐州治所。隋大業中置奇嵐鎮。斷草城川賊路。唐武德中亦名奇嵐鎮。後
置兵三千。長壽中李迥秀又加兵六千人。號爲奇嵐軍。長安三年。析宜芳
縣於此。縣置嵐谷縣。神龍二年廢。開元初軍廢。十三年復置。宋初復爲奇
嵐軍。金大定十二年。改爲奇嵐州。元初隸太原路。至元二年。省入嵐州。其
年復置。三年省入保德州。四年併入管州。五年復入嵐州。十年併入管州
　千將城。在嵐州。俗傳千將鑄劍之地。有古鑪尚存。　古蘇孤戍城。在奇
嵐廢城東北一十里。齊清河三年築。見有基址。太原志。秀容城。在嵐縣南
三十里。周九里三十步。不知何代廢置。亦無文籍可考。基址徵存。太平寰
宇記。隋長城。在嵐縣北四十里。東經幽州。延袤千餘里。開皇十六年。因古
迹修築。太原志。古城。在興縣西五十里。黃河東岸。不知前代起立名號。漢
爲汾陽之地。唐貞觀年始得合河縣之邑號。宋元豐年以瀕河地窄。東遷
五十里。于尉汾水之上。東西川谷。夷坦處立邑。廢其古城。基址存焉。　廣
武故城。在代州西一十五里。即漢高祖城繫貴敗之處。後敗亭封敖以伏

之。元一統志。其州圖經云。廣武城。在州治西南二十里。漢高祖城繫殿於廣武即此。後魏自此移縣於上館城。元城今廢。二名古雁門城
鹵城。在代州。漢書代郡有鹵城地。郡縣志。參合城。在代州。漢代郡之縣名
柴武斬韓王信於此地。後廢縣存。太平寰宇記。雲中故城。在代州。郡國志
雁門雲丘縣有鵠集溪是也。　栗戶城。隋圖經云。初築此城。以地多栗樹
爲名。土人北棗多輸北京。　武周城。在州西六十里。東魏置武州。領吐京
新安三郡。以統軍戶。齊改曰北靈州。是也。太原志。狄公城。在五臺縣境十
六國時石勒將狄千所築。有碑。　唐林城。在崞縣南六十里。自秦漢時始
立。至宋乃廢。今遺址存焉。元一統志。唐聖曆元年。析五臺崞二縣於代州
界置縣。神龍後改爲唐林縣。開十二年改曰白鹿。後唐同光初復舊名。晉
次爲廣武。後復舊名。宋景德二年。併入於崞。　樓煩城。在崞縣東一十五里
無文籍可考。今遺址存焉。元一統志。兩漢屬雁門郡。宋景德二年。省入於
崞。按是一本有樓煩城今在。　原平城。在崞縣南四十里。自秦漢時始
立縣。代州至宋乃廢。遺址存焉。郡縣志。雲中城。在崞縣西一百里。即雲際
之異名也。太原志。盧城。在石州之正北六十五里。晉之劉琨所築以備五
部。即今尚有遺跡。　肆州故城。在忻州西五十里。自後周武帝後不復立
基址猶存。　辛興故城。在州南二十五里。唐武德後不復立。基址猶存
平寇故城。在忻州東一十里。至後周廢。今無遺址。元一統志。北齊自定襄
縣移置平寇縣於元家地。隋置開皇縣。元一統志。故肆盧城。在秀容縣。即今忻州西
四十里。肆盧川。後魏鎮於此。　建安故城。在秀容縣境。　汾陽故城。在秀
容縣界內。　秀容古城。在秀容縣西北五十里。魏肆州治此。後州徙雁門
縣。徙九原。　懷化故城。唐貞觀五年。於秀容縣置懷化縣。置順州。十二年
以懷化縣隸代州。後省之。境有繁州山。產鐵。太原志。古定襄城。在定襄縣
城外。周二十五里二百步。高三丈七尺。魏土地記曰。夏后氏之所築也。漢
爲縣。後廢。有遺址。今縣乃其內城也。元一統志。蒲子廢城。在定襄縣北。後
魏置。北齊亦廢。今縣北有蒲子鄉。梁城。在定襄縣東。魏郡是也。太原志。唐
校閭山墓。在陽曲縣西八十里西山之上。南平社古柏萬株。今無。　後唐
周德威墓。在縣西北三十里。乃五代唐莊宗將。後贈太師。封燕王。　宋高
望墓。在縣北三十里下溫村。今無遺跡。　宋白子西墓。在縣北五十里李
子山。曾隱居于此山。下有桃花三洞。今廢。　金溫尚書墓。在縣西一十里
杏花里。有金三山先生碑在焉。今文剝落。　三交古墓。在三交西南汾水
上。金大定九年秋。汾水大漲。東岸崩塌。得古墓焉。有鼎十餘。鍾磬各數七

非有蓋矢者幾三尺其中實以手長骨兩及滑擸在皆不腐敗鍾磬之小者僅五寸許大至二尺餘凡十六等蓋音律之次也後世之制大小皆同而以厚薄為聲此以大小其用一也其制度與宋宣和博古圖所載皆同

唐叔虞墓在太原縣西南一十五里世謂晉王墓又曰晉王墳。 晉侯墓在縣南舊經云晉侯燮之墓。 北齊斛律金墓在縣西南一十五里斛律光之父也。 左深墓在縣北井谷武氏後園中有碑云深字洪貴南陽人官至獲州刺史封武陽侯贈司空謚武烈蓋懷別將立功魏之季世也 唐門將軍墓去縣西南一十里。 唐符存審墓在縣西南存審晉王之養子官至幽州刺史贈太師。 唐李存進墓在縣東北鄭村平晉圖經以為李存信墓今有同光二年呂夢奇所撰之碑云諱存進李光嗣其間有云為振武節度使畢于都護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而存信官止柳州刺史死于天福中是時唐末亡晉不當以有天雄軍而存信所居之官與傳相合又死于天祐十五年以二人皆晉王養子故後世訛之耳。 李存孝墓在縣西風谷口五代史存孝事晉王為養子官至邢州留後。 晉史匡翰墓在縣東北三十里皇陵村平晉圖經曰史建唐墓今墓前有天福中陶穀所撰碑其額有云大晉義成軍節度使駙馬都尉使今以五代史考之

建唐之子匡翰尚高祖妹長公主且為義成軍節度使此蓋匡翰墓也 東漢劉氏陵墓在縣西南天龍谷中五代史東漢世家不載劉崇所下三君葬所而平晉圖經云大漢英武皇帝園陵今按英武二字乃是人再劉繼元之號事見天龍千佛樓記繼元降宋不得葬於此山疑其為崇等墓也。 李相墓在晉王嶺下世傳李相公墓有斷碑不見其姓名中有開府儀同三司與安武氏封蜀國夫人及乾祐七年等字今按乾祐三年漢已禪周東漢劉崇自立稱乾祐七年崇元年李君者東漢之相矣。 周陪戎副尉傅君墓在縣東熟質南社舊經云在晉陽東北小池村原上今無。 宋呂氏先墓在縣東北三十里吳村觀文殿學士呂公惠卿自言其高祖墓也公惠卿罷相府帥太原嘗有其祖詩傳吾護者刻石今在崇福寺中。 郝昂墓在晉祠奉聖院南原上昂字下交太原人高蹈不仕既終司封郎中張景儉表其墓及有宋相冦準王隨文彥博王曙陳堯佐范仲淹梅詢等凡十有四人所贈之詩碑刻今在天慶觀中。 秦白起墓在榆次縣西南四十里南庄村父老相傳以為西秦白起墓無碑可考。 魏中書令王琰墓在縣南一十里。 朔夏二州刺史大將軍朱可渾墓在縣東三十里今按北史及齊書皆無朱可渾其墓或訛無所考證。 僕射郭祚墓在縣東

二十八里舊經云延昌四年葬于此祚字季祐晉陽人北史及魏書皆有傳今按北史魏明帝延昌四年祚死則舊經之言審矣今無遺跡。 北齊安德王韓軌墓在縣東北三十里韓村軌字伯年太安狄那人官至司馬贈太師北史及齊書有傳無碑可考。 齊贈開府白長命墓在縣東北三十里侍中白建之父也舊經云謂之白建墓有碑今按碑云名彩字長命以建貴而贈官與本史傳同則舊經之言誤矣當以碑為正今碑文剝落

游擊將軍單府君墓在縣城東一十二里舊經不載其名世傳為單雄信墓。 李良臣墓在縣西北一十里趙村與其子光顏光進孫昌元等凡五墓並列塋中今為赤坑水蝕止有其二良臣本姓阿跌氏世為河曲九部酋長唐貞觀中內屬襲雞田州刺史隸朔方軍從僕固瑒歸河東辛雲京留綏麾下因家太原後以子貴贈太保有唐元和中禮部侍郎李宗閔撰碑。 李光進墓良臣子也官朔方節度使封安定郡王有唐平章事令狐楚所撰碑。 李光顏墓亦良臣子也平淮西有大功官司徒侍中河東節度贈太尉有唐開成五年平章事李程撰碑。 李昌元墓光顏子也官左金吾大將軍有唐會昌三年中書舍人劉三復撰碑。 工部尚書李公墓按晉陽誌碑文剝落不可復考止存其額與良臣光顏遠近皆不可知舊

經不載。 故西廳檢客使贈太傅天水郡趙欣瑞墓去縣東南三十里碑文剝落上存其額東賈村古墓八丘父老相傳但云王墓不知何代無憑可考。 後魏冠軍將軍趙黎奴墓在太谷縣石象村西一里有墓碑文剝落。 楊長墓在杏林村北舊經云長字公會樂平人世代官閥不見徵有墓比。 北齊散騎常侍翟嵩墓在咸陽北今呼翟夫子墓。 隋劉明達墓在水牧村東七里按孝子傳云明達縣人也奉母至孝死葬于此。 金貞祐中金吾衛上將軍蒲察阿魯罕墓在惠安村有墓誌存焉。 吳塚在縣不郝村南高三丈世代相傳無文可考元一統志隋劉伯達墓在太谷縣水牧村東太原志後漢周黨墓在祁縣東南一十里黨字伯況廣武人漢光武召見伏而不謁願守志帝許之。 晉呂王唐邑墓在祁縣東南一十里有墓碑其文剝落難考隋開皇中所立。 溫彥序墓在縣北一十里修善村光武時護羌校尉為隗囂將所劫刎斷于只伏劍而死賜洛陽城旁冢地後其子夢序云久客思故鄉乃遷葬於此。 北齊韓祖念墓在縣東三十里白圭村別無所立碑記事業無可考。 元一統志唐義墓北齊應州刺史在祁縣東南一十七里。 太原志唐范宣墓在祁縣西六里白溝村北沙城南斷碑存焉。 元王氏大隱墓在縣東一十五里六支村有碑記

狩馬乃致千木之窩也。太平寰宇記 溫大雅墓在祁縣東北五里。唐禮部尚書。 祁奚墓在縣東南七里。元一統志 溫彥將墓在祁縣東北三里。八十步。舊經云鴻臚少卿溫彥博。今按唐書傳彥博官至中書令陪葬長安昭陵。其弟大有字彥將贈鴻臚卿。此蓋彥將墓也。誤傳爲博耳。太原志 趙襄子之墓在交城縣城內之西。廟在其前。有宋景祐五年大通監判李適所撰碑今廢。 張監軍墓在縣西南一十五里洪相村。唐河東監軍使郭憲公張承業有碑焉。 安太師墓在張監軍墓之西二百步。其人名元信唐舍爲將于潞州節度使贈太師。天福二年葬有碑焉。 唐武士彠墓在文水縣北十里。唐則天皇后父也。則天革命改墓曰陵。舊有碑二。通太原王碑高宗從丹書。今已不見。止有高皇帝碑高五丈闊九尺厚三尺。其碑地埋一半文亦剝落。止有石額大周無上孝明皇帝碑銘。 韓子訛墓在縣南十九里無碑碣。 魏豎王墓在清源縣南一十七里。舊經云後魏正平元年豎王梅安太朝死葬於此。今爲青堆村。太平寰宇記 閻汶墓在清源縣西南三里。左傳曰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汶女寬必諫。曰許諾。退。韓侍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魏子問對曰。或賜小人酒。不夕食。饋始至。恐其不足。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illegible]

[illegible]

弘墓在孟縣西一百里方山村。歷官爾朱金三州諸軍事上柱國離石郡開國公。墓志存焉。元一統志 徐王墓在壽陽縣西南五里上有祠。 孝子平義其墓在壽陽縣西三里。太原志 削文通墓在榆次縣北九十五里軍化鎮蒼息清內。其墓地周圍二十六丈。無碑刻可考。世傳有云。 趙翼州刺史閻寶頗墓在平定州城北四十里千畝平原上。 唐將王君廓墓在州力壁村西原上。去州東南三十里。無碑刻。但父老相傳把云。 金寧城公主墓在州北四十里趙莊寺後北石堤上。 金文獻公楊雲翼墓并其子翰林待制恕墓在榮平縣城東南二里巷盤里。 拓拔代墓在代州鴈門。 蒙恬墓在州東北二十里。 滕茂實墓在州東六里。根先院後有元好問序其臨終詩。 李克用墓在代州西一十里。有栢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都墓在代州北。墓側有古栢五十餘株。今號爲郭君栢。[illegible]

[illegible] 韓厥墓在忻州城之東南十餘里。令韓嚴都乃其里也。蓋嚴字乃厥字之誤。其人事蹟見于公孫厚士碑。 程厚士墓在城之南路西一里餘。其下舊有祠。祠前有碑。風雨剝蝕不可辨認。右二人乃春秋晉正卿趙盾之子趙朔門下客。忻州乃曰邑也。漢劉向新序引用司馬遷史記亦紀其事。 魏劉貴琳墓在城西九原岡上。有碑在馬舊云御史中丞太尉公錄尚書事數城公也。 北齊庫狄引墓在城西九原岡上。有碑在馬舊經云持節都督五州諸軍太宰開府并州刺史獻黃鉞庫狄引墓。 庫狄干墓在庫狄引墓前。有碑存焉。元一統志 程侯墓在秀容縣即今忻州南郭門外。有碑記云太原程侯祭邑之地。碑字剝缺不可讀。 公孫里墓亦名長李里。秀容縣西北一十里。蓋杵臼所居。有祠家其碑記甚詳。今名遂家莊。 趙襄子墓在定襄縣東二里。有碑。其字剝落不可讀。太原志 積慶宮在大原府舊經引事蹟記曰五代後唐明宗之私第也。即位改爲宮。今按晉陽事蹟記。唐宣宗大中八年書記李璋所撰。無由載五代將事。而此宮名與國太師陳氏事皆出事蹟記宣大中之後。好事者踵而續之。如史記太初已降事。今太原板本府不見大中後事。又本序云十四卷。今止十卷。蓋其書亦非完本矣。 顯聖宮五代史東漢世家劉崇元子承鈞立七廟於顯聖宮。 并州宮後周武帝建德六年二月平齊置并州宮及六府。 南宮北齊武成即位於南宮。晉陽宮魏書地形志東魏靜帝武定初齊獻武王上置陽宮。寰宇記曰在城北。隋史名新城者也。北齊文宣天保元年十月御金輅入晉陽宮。隋書煬帝大業二年八月幸太原營晉陽宮。 神霄玉清萬壽宮在府南門正街街南徐真坊內。本廣化寺之東南別院。宋政和七年改置。有宋立宮詔書石刻。舊有重閣高一百五十尺。今焚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故晉陽宮。名大明宮。在太原縣故唐城內。今廢。史記云。智伯攻趙襄子。襄子謂張孟談曰。無箭奈何。對曰。臣聞董安于簡主之才臣也。理晉陽。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牆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菌簵不能過也。公曰。矢足矣。銅少。對曰。臣聞董安于之理晉陽宮宮中以銅爲柱礩。發而用之則有銅矣。高齊文宣帝又於此城中置大宮

今廢　青城宮在大谷縣西北洛漢村。今名登豐。舊經云：唐玄宗幸太原于此置永豐頓，因而城之，又立宮名。今廢無遺址。元一統志：汾陽宮在靜樂縣，隋大業四年置，末年廢，在靜樂縣北三十里。　神清宮在嵐州，今嵐縣廟西五十步。　神霄宮在石州離石縣西街北。　神霄玉清萬壽宮在忻州治西北，本永寧禪院。太原志：勤政閣在府東。漢世家承鈞死，子繼恩立，寢疾，皆居勤政閣。　雲日樓在平定州城北一十五里陽泉村。元仁宗潛邸時出居懷孟，道經本州，幸其上，故名。有呂思誠所撰碑存。元一統志：故廟樓在石州，自殘金大廢，今有王元老碑記存焉。　趙武靈王廟在州南三里東山下，西臨汾水，地基尚存。　漢王廟在離石廢縣東八十里劉元海之廟也。金末廟廢。　大寧寺在縣北一十里北村。唐永貞二年額。寺之大殿甚宏壯，四壁皆天寶十二載名筆所畫佛像。今廢。　普照寺在縣北四里北景村。宋治平元年額。今廢。　廣化院在榆次縣內。宋治平四年額。今廢。太原志：六賢堂在平定州，即湧雲樓之故基也，在州治後城上。舊名四賢堂。元前至元二年建，四賢者趙秉文字周臣，號閑閑，磁州滏陽人。文章德業，雅于一時，嘗牧此州，有湧雲樓記。楊雲翼字之美，樂平人，金朝謂之身備四科，與閑閑齊名，號曰楊趙。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博學以詩名在金，為起居注，元初徵為翰林學士，不就，寓本州十年，鄉人被其化。李冶字仁卿，號敬齋，樂城人。金進士，元初州帥聶珪肇至平定，主教者十年。元世祖起為翰林學士。後益以王呂二公，謂之六賢堂。王構字嗣能，本州人，起自孝廉，元世祖創立國子監，為司業，與許魯齋同定學規，以學行為時推重。呂思誠字仲實，本州人，元進士，歷仕三十餘年，至中書左丞，文章政事顯著元儒。是謂六賢。以上六賢事蹟，各見金元史傳。唐廢于元末，洪武三年，知州程宗道復建像焉。　鑿臺在榆次縣南四里，水經注云：洞渦水至榆次縣南水側，有鑿臺，韓魏趙殺智伯瑤于其下也。今臺為洞渦水所侵，無遺址。太平寰宇記：鑿臺，智伯瑤引〔illegible〕汾水灌晉陽之處。史記曰：智伯率韓魏從而伐趙，水晉陽，韓魏殺之于鑿臺之下。說見日記。智伯已伐趙，而封不如榆次之將，皆指此也。今按其臺為洞渦水所侵，無復遺跡。元一統志：居士臺在定襄縣居士山東。臺東三里，又有并州監軍胡蕃九日登高碑，剝極裂缺，僅見其姓名。晉書：泰始中劉猛叛，討平之，此碑蓋時所刻也。其官屬列名於下者數十人，字畫可辨。臺上有浮圖。今廢。太平寰宇記：夏禹祠，郡國志云：禹初受禪平陽，後遷安邑，都晉陽，故此有祠存。太原志：三公祠在太谷縣北五里水秀村，所祠世傳唐秦公世英公李世勣

邢國公尉遲敬德，大德八年，改為唐太宗廟。舊經云：古三皇神也。今有唐三聖廟　白馬廢府在陽曲縣西北五十里，白馬掌府兵之地。按圖經志，隋書謂之故府，則唐室已廢。　洛陰廢府在縣東北六十里洛陰古城，有隋仁壽中修寺碑，乃驃騎將軍開封儀同三司王堅所立。今廢。　總陽曲故縣在縣東四十六里，後魏遷故陽曲縣人，遷令石城。廢無基址。　晉陽縣在府，世傳趙襄子舊宅廳事，其正寢也。今長無敢居之，視事已上並晉陽記。其君臣識碑已下諸石刻並已亡失。今按丁氏設錄曰：宋太宗既克太原，御城東門，命有司遷其民，既畢，出城中，萬炬俱發，一夕焚蕩，蔑有遺者，以故五代以前金石之文在故城者，悉無所得可知者止此而已。元一統志：寧靜府在太谷縣城內，本府兵所居也。隋大業十年置於寧靜鄉界在縣東。唐從入城。今廢。太原志：廢盧川縣在交城縣東北界。唐嘗為縣，後廢。元一統志：唐久視二年，析交城於山南平川和汶付〔illegible〕置，〔illegible〕二年以盧川縣非要衝，廢。元一統志：隋交城縣在交城縣東北九十五里。唐長史王及善徙縣山南。太原志：廢燕州在壽陽縣西二十五里。方志圖云：北齊置燕州於此。今廢。　洞渦府在榆次縣城內，周一百七十步。唐德五年置，後廢。　昌寧府在縣東南二十三里，並唐府兵所居之地。貞觀五年置。後廢。　信童府，唐府兵所居也。周三里五十步，在縣東一里，微有基址。元一統志：舊經云：北齊原此府，至隋大業三年廢，後置改縣，唐聖曆二年廢，遺址猶存。撫城縣在孟縣西一百二十里烏河上川淩井村。唐武德三年改名烏河縣。貞觀元年省。廣明中廢，基址存焉。元一統志：雁門廢縣在代州。本漢廣武縣地，屬太原郡。後漢改屬雁門郡。隋開皇間郡廢，縣屬肆州。後改為代州。十八年改廣武縣為雁門縣，避諱故也。又圖經云：邑地井泉鹹苦，民皆負輦遠汲。魏牽招為郡，鑿泉為渠，注水城內，迄今民賴其益。唐宋至今，並因其舊。元中統四年省入州，以戶數不滿千故也。　故平城縣後漢末立，故縣城在雁門縣城西南。　舊陝州在保德州城州四里。舊嵐之椎勇鎮。宋太平興國四年，北漢平，六年以北山時有煙焰，故築城以鎮之，因名。後升為火山軍，隸代州。金大定二十四年改為陝州，州距黃河五十二里，置河曲縣，取河千里一曲之義。元至元二年併入本州，立巡檢司。　舊芭州城周四里，本西下地，雖有城郭，而無遺蹟。元乙未年，於延安路收集太原路逃散人戶，遂立州事。至元二年，併入本州為巡檢司。　秀容府　章源府並在忻州，唐府兵所居地，在秀容縣界，後不知所廢。　高城府在忻州秀容縣北五十里，亦唐府兵所居之地，有遺基在高城村。　太

平寰宇記宜芳縣在嵐州南山中。本漢汾陽縣地，屬太原郡。漢高祖封
靳彊爲汾陽侯國，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後魏末，於今縣北置奇嵐縣。隋開皇
十八年改爲汾源縣。大業四年改汾源爲靜樂縣。八年分靜樂縣置嵐城
縣，屬樓煩郡。唐武德四年改爲宜芳縣，屬東會州。六年省會州，改屬嵐州。
古合河縣在嵐縣西。本漢汾陽縣地，後魏於蔚汾谷置蔚汾縣，屬神武
郡。隋開皇三年罷郡，屬石州。大業二年改爲臨泉縣。四年屬樓煩郡。唐武
德四年改爲臨津縣，屬嵐州。貞觀元年改爲合河縣，以城下有蔚汾水西
與黃河合，故曰合河。 廢方山縣在石州。唐武德二年移於隋廢方山縣
城，并置方州。按元和郡縣志：高齊於此縣北六十八里置良泉縣，大業三
年移就今縣南三十五里方山置，故名方山。是隋改良泉爲方山。唐武德
二年以方山縣置方州也。然隋志無良泉，亦無方山，則二縣已廢。今記云
唐武德二年移良泉就隋廢方山縣城，并置方州，未知孰是。然二縣廢置
諸書皆未備。元一統志：本漢部戶縣地，北齊天保元年從離石縣北六十
里置臨泉縣。見是後周置郡。隋開皇初郡廢，尋呼化縣屬靈壹
縣。隋大業初，併入臨化。唐初爲方山縣。武德二年置方州。三年州廢，地有
方山，未詳水出焉，故以名縣。貞觀十七年又移縣於今廢縣東南之合泉

和州，置方州。元和改爲方山縣。至元元年省入二年復置。三年省縣置二巡
檢司隸離石縣。元一統志：廢孟門縣在石州。本漢離石縣地，屬西河郡。後
周於此置縣及郡，在離石縣西二十里。隋開皇初，郡廢，置爲孟門關，以其
地險。後置縣。唐武德三年置西定州。貞觀二年州廢，置孟門縣。七年縣廢，
爲孟門鎮。八年復爲縣，隸石州。宋元符間屬晉寧軍。金明昌七年復爲
孟門縣。元至元三年省入離石縣，立巡檢司。太平寰宇記：寶興軍在代州。
本代州黑銀之冶務。劉繼元劉劇之時建爲寶興軍，地屬五臺山。宋平河
東，因之不改。太原志：永利監在太原縣舊縣中。今廢。郡縣志：太平興國七
年以舊縣置監。按武平四年升爲永利監。郡縣志：太通監在太原府西
南。宋太平興國四年以交城縣置。六年以沁州綿上縣隸焉。天聖元年改
大通爲交城監。明道二年復舊。寶元二年以監隸府，俾知交城縣兼領監
事。綿上縣改隸威勝軍。太平寰宇記：在交城縣。本漢晉陽縣之地，皆
東西二冶。一置交城縣之北。宋於石州綿上縣西冶，在交城縣北山，名大通二年
迫縣北於知大，即今理是也。元大二年又置盧州縣，開元二十年廢。太平
寰宇記：汾橋架汾水，在太原縣東一里，即豫讓欲刺趙襄子，伏於橋下，
襄子解衣之處。橋長七十五步，廣六丈四尺。太原志：赤橋在太原縣西南

晉水北渠上。舊經云：豫讓橋，即豫讓欲刺趙襄子處。史記：讓事智伯，智伯
爲趙襄子所殺。讓欲報仇，伏于橋下，即此也。 建安橋在五臺縣西南三
十里滹沱河上。 河門口橋在縣東南七十里。 石橋二：唐在崞縣南北
關外，各長三十步，闊四步，高五丈。金太和三年，栗真游居士建。 普濟橋
在崞縣南二里。 來宣橋在崞縣北門外五十步。 御井在太原縣晉祠
南北道傍，圓八尺，深二丈，水清若鏡。世傳趙太祖下河東，飲馬於此。 八
角井在代州城內東北隅甘井坊，味極甘美，宜釀酒，號金波。元一統志：
紹大遼來五泉，爲門會丈，以其水可釀酒故也。 滴瀝泉在太原縣王索村
古晉祠下。 井陘故關在平定州東九十里。今謂之故關。漢書韓信擊趙
東下井陘，即此地也。今設巡檢司。 盤石故關在州東北七十里。 葦澤故
關在州東北八十里。隋地理志：開皇十六年於此置葦澤縣。大業初廢。方
志圖亦云葦澤城。 北。郡縣志：合河關在岢嵐州北三十二里，以蔚
汾水西與黃河合，因以爲名。關城當一川之口。太平寰宇記：雁門關在岢
嵐州東南六十里，屬天池縣雁門鄉。其關東臨汾水，西倚高山，接嵐朔州。
郡縣志：東陘關在代州南二十里。 西陘關在州西北五十里。 石門關
在崞縣西北八十里。慶曆二年七月，并代州都監田脁析代都巡檢使郝

質立領兵屯本縣，以控扼二虜。元一統志：九原關在忻州西十里，連岡有
九，故名九原。舊經云：晉趙文子與叔向觀於九原，晉大夫墓地也，冢墓纍
纍相望，今猶存。郡縣志：石嶺關，太平興國中築，山勢四抱，號爲險阻，在定
襄縣南三十里。元一統志：北魚郡志云峽而難登，地當忻代太原志董卓壘在
平定州東北九十里紫金山。水經注云：澤發水經董卓壘東，有碑刻，唐李
諲撰。郡縣志：黃澤關路在保德州。遼州正控其要，咸平中亦加兵防守。
吳兒谷路，潞州界，由川谷入邢洺磁州。太原志：石嶺津在榆次縣東七十里
東林村東山峽間，其津廣一畝，餘覆以巨石。上有竅通橋，趙水其深不可
測，傍有顯聖王廟，遇旱祈禱。 長寧壁周三百五十七步，在榆次縣東南
二十五里。舊經云：後魏人李長寧居此，因名之。今長寧村東長寧寨是也。
巨富壁周三百五十步，在縣東南三十五里。舊經云：後魏人傅巨富居
此，因名之。今福堂村東福堂寨是也。 萬年頓在太谷縣西北界，舊名龍
泉頓。晉陽雜記曰：唐玄宗開元十一年幸太原，次龍泉頓。晉北都留守杜暹
奏龍泉地主姓唐名萬年，姓符國號，宇衣天長，改爲萬年頓。從之。今廢，無
遺址。 昭餘祁之藪在祁縣東南七里，舊已涸。國朝至元二十一年浚鑿爲
池，細水藏溉民田。閒又浚隍下樹木，其側立成湯祠。歲旱，土人爆沙聚祠

中邑觀其上以時雨得水累獲其應今池廟俱否不存。　東冀里在祁縣
西七里者舊相傳爲解狐居里。今其處多解姓解狐則晉大夫祁奚叔向
所舉之雠人也。　武潞泊在文水縣南二十里。唐天授二年改爲朱雀泊
今爲武潞村伯魚泊在縣東南三十里。今爲伯魚村。　西依寨在壽陽縣
西北三十五里高五丈餘周圍約十畝許。元一統志舊寨在臨縣西一百
二十里遺基存焉郡縣志下鎮寨在奇嵐州宋慶曆元年置　寶興寨在
崞縣本代州崞銀冶務劉繼元割據時建爲寨。宋爲寨。元一統志安國寨
在石州離石舊縣西三十里遺基尚存。太原志思鳳亭在榆次縣公廨中
荀氏家傳云荀淑爲榆次令鳳凰集其境吏民爲之立碑。今不存縣東南
鄉名思鳳與縣署中門樓鳳樓皆取此爲名。有宋天聖中殿中丞知縣事
文彥博所題思鳳亭與登樓二碑存焉。　智樂亭在州北十里郎狄水上
有元歐陽文公所撰碑。　湧泉亭即流杯池也。去城南一里許。金大安二
年趙東文爲州判史時所建也。後廢。今復立亭于其上。以泉故名。元一統
志性德亭在石州郡治故基中。史兵火亭燬不存惟石碑在焉。至元十八
年州尹楊元佐就故基復建廳事。　獨孤堡亭文社。並在陽曲縣北。　崞
延社在陽曲縣西北三社皆元艳將部族之名也。　狄邪村壽陽縣西一
十里。北史諸傳多有云太安狄邪人者今此有之蓋北齊之後徙而居此
如漁州之北也。今廢。　隱堂洞在文水縣西南三十五里隱泉山上。即子夏
退老所居之石窟室焉。太原志張果老洞在平定州。唐人多有詠題　白
馬仙洞在石州城東四十里。其洞深不可測過平析轉則應。元一統志小
桃源在石州界舊種桃數千株。其中宛然偎景。　武潞濼在文水縣南二
十里唐天受二年改爲朱雀濼。今爲武潞村。　伯魚濼在縣東南三十里
今爲伯魚村。　武村堡在太谷縣東南臨象谷水隋置唐武德六年廢
胡馬堡在縣東四十五里胡馬村隋開皇二年置唐武德五年移入今廢
陵莊堡在縣東南七十里。三面有石崖高四十丈唐武德四年置　洪
建唐堡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唐武德四年置。　王灿堡在縣東二十八里
內有九級浮圖。　干坑堡在奇嵐州城西五十里。西通黃河延安路　共
谷堡在州城東三十里。　飛燕堡在州城西六十里奇嵐界。今有廢址
家谷戍在太谷縣南五十里。三面石崖。唐武德三年置。六年廢。　三角戍
在石州方山廢縣北七十里。太原志栢井鎮在陽曲縣北六十里宋舊寨
有兵戍。五代史後唐清泰三年西北面先鋒安審信帥五百騎劫栢井即
此地也。金爲鎮置酒官。　陽興鎮在縣東北一百里宋舊寨有戍兵今改

爲鎮置酒官　晉祠鎮在太原縣西南一十里。宋舊鎮。　承天鎮在平定
州東北九十里古妬女祠在焉故俗謂之娘子關唐建爲承天軍以兵戍
之太原恒山之界關也。五代史後唐莊宗會趙王鎔於承天軍即其地也。
九域誌云宋初嘗隸真定府繼復舊城南五里二十步後廢徙其民入平
定軍。　東栢井鎮在州東四十里。本宋之栢井寨。今改爲驛。　古三井鎮
在奇嵐州北四十里。今見設巡檢司守把。太平寰宇記石嶺鎮在陽曲縣
東北七十里　奇嵐鎮在奇嵐州西北九十八里。元一統志徐溝鎮在清
源縣東三十八里。本清源縣之徐溝鎮。有酒官。今別立爲縣。　龍泉鎮在
崞縣北三十里。　原平鎮在縣南四十里。　南華鎮在縣東南四十五里
北貢鎮在縣南二十里。　忻口鎮在忻州秀容舊縣北五十里。槐風土
記漢高祖至平城爲北單所困用陳平計得脫還師而南次濟水曲六軍
忻慶舉口而笑故謂之忻口。五代周世宗征太原路升救之將彥卿敗于
忻口即此也。　石嶺鎮在州秀容舊縣南四十里唐李播方志圖謂之石
頭嶺唐書志定襄縣有石嶺關是也爲升代雲朔往來衝要舊有戍兵
雲內鎮在州秀容舊縣西北四十里隋圖經云故雲中縣僑治之所漢末
邊郡荒廢曹操鳩集遺民因其郡之名立縣塞南隋書文帝以名忘凡中
字皆改之中書爲內史之類是也。今汾州故中界僑名內部僑山北雲中
故地尚名雲內州宋爲寨有戍兵金改爲鎮今廢爲村　陽曲驛在陽曲
縣界圖志謂之陽曲川在木井城東北。　百井驛在縣百井鎮東今徙於
鎮西二里　三交驛在縣北五里當忻州驛道　大安驛在壽陽縣西四
十里以通太原路。　柄口驛在縣南五十里以通那沁之路　壽陽驛在
縣內有唐韓愈奉使鎮州道中詩石刻今在夫子廟　皇子驛在榆次縣
北一十五里鳴謙村太原入壽陽縣舊驛路也宋太平興國七年置後廢
今復置　李敬驛在榆次縣東北四十五里隋開皇七年置大業十三年
移就壽陽縣界要道堡唐武德二年廢今從置太安驛是也　榆關驛在
平定州西門之北　水散村在太谷縣北五里晉陽記曰唐玄宗幸太原
信安王禕於仗內侍奉奏曰臣昨夢有水散村凡一十五百家皆姓李即
此村也。今名上善村郡縣志聖手令名聖人山在定襄縣東北二十里石
上手足迹存太原志三郊鴈丘在陽曲縣元遺山與李欽叔同行於陽曲
道中見捕鴈者云向見二鴈捕得一其一脫飛空中盤旋哀鳴不已良久
投地亦死遺山以裹金贖之瘞於汾水邊名曰鴈丘今夫所在太平寰宇
記羊腸坂在奇嵐州石嶝縈委若羊腸其積東之所也太原志黃龍池在

代州城北五里。有龍王祠。舊塘池是也。 黑龍池在州城東北三里餘有龍王祠。元一統志。神池在崞縣柏枝山神廟前。太平寰宇記。武州塞在代州鴈門。漢武帥軍三十萬騎入武州是也。元一統志。徒合塞在忻州秀容舊縣西七十里。隋圖經云。本鮮卑徒河部所居也。相傳語訛以河爲合字爲塞。有戍兵。今改爲鎮。今爲村。 馬蹄跳石在崞縣將軍山神廟前石上有馬蹄跡。歲旱禱之。聖水出焉。 戎谷在繁峙縣西南二十里。 天池谷在縣東南一百三十里。 法池口在縣東一百三十里。 千池嶺在縣東北一百三十里。 白鋒嶺在太谷縣南七十五里。寰宇記云。在縣北誤也。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四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五

十二先

原 太原府七

宦蹟

本府太原志。董安于。趙簡子時治晉陽。教化流行。民樂其政。 尹鐸。趙簡子使治晉陽也。鐸請曰。繭絲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寬其賦稅。卒能濟襄子之事。 朱傳字子元。爲并州刺史。威嚴爲人所畏。 鮑永。毛留人字君長。更始時爲大將軍。安集并州。雖爲將帥。車服敝素。爲道路所識。 宋果字仲乙。郭林宗訓之。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 陸頊字紀明。所在能政。爲并州刺史。徙至太尉。 郭伋。茂陵人。字細侯。再爲并州牧。素結恩德。行部至西河。童兒數百。竹馬來迎。送其境。期一日還。遂止野亭。須期乃入。元一統志。王莽時爲上谷大尹。遷并州牧。更始素聞伋名。徵拜并州牧。光武建武十一年。自潁川太守。擢拜并州牧。先在并州。素結恩信。及後來。所至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行部至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于道路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 太原志。周舉。爲并州刺史。俗有寒食一月之禁。老小不堪。多死者。舉作書弔子推。宣示愚人。使還溫食。衆惑稍解。元一統志。自平丘令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又陳寔云。梁既策士民以冬中斷火。由是民甚以爲憂。中。王令行之。 梁習字子虞。歷并州刺史。政治爲天下最。明帝異之。賜譴甚厚。元一統志。事親太祖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得歸。故之諸人豪右。豹勁歸暴。聚今行禁止。大姓并爲其判史。求長校誅以爲自所簡擢刺史。未有及習者。 劉琨。中山人。字越石。爲并州刺史。時并土饑荒。剪除荊棘。建立府市。撫安勞徠。甚得物情。元一統志。永嘉元年以前之涣。左長史。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時并土饑荒之餘。戶不滿二萬。琨至府。修城。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去來。據琨壁。以疲。付丁壯負鳴以耕。屬鞬而耕。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 荀浹。荀氏家傳曰。荀浹爲榆次

令威風集具境，吏民爲之立碑。今按舊經等書，與宋文彥博思鳳亭詩皆不載淡爲何代人。而唐藝文志有荀伯子撰荀氏家傳十卷，伯子宋文帝時人，則淡爲今時在晉渡江之前矣，姑附之晉人中。　范紹字始孫，爲并州刺史，清慎守法，得民之和。　尉力斤爲并州刺史，有政跡。　元崇宗室陳留王虔之弟，爲并州刺史，有政蹟。　陸馥字孝光，爲并州刺史，不稼不穡，民庶逃散，輒開倉賑之，咸共諫止，不納，竟給後奏，朝廷嘉之。　王韶事見人物門。　李靖隴西人，字顯慶，爲并州總管，靖以鎮守，百姓懷之，封中國公。　李勣曹州人，爲并州都督，號爲稱職，築東城，引晉水架汾入之，以甘民食。太宗曰：我用勣守并州，皆於長城遠矣。元一統志：唐太宗初位，以十輔公祏升并州大都督。勣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太宗曰：朕用勣督於長城。召爲兵部尚書。李光弼爲太原尹，破安祿山史思明軍有大功。元一統志：自左羽林大將軍，授河東節度使，拒賊將安思義，自張東郎爲戎臣，宜皆敗歿，光弼斬其家。崔神慶爲并州長史，并州東西二城合之，省防禦數千人，遷州使爲之。元一統志：以億歲敕時制，并州長史，武則天謂曰：并州朕鄉里，寄其要，前長史皆尚書爲之，今以命卿，宜知所以委重者。神慶始至，有詔徙鎮，州都督下，賊而物情稍帖，吏皆憚仲慶皆立功，中朝要請者爲之。自今以下判其民。裴度爲北都留守，以疾辭，文宗詔曰：爲朕卧鎮北門可也。元一統志：以宰相出爲河東節度使，上足疾，表辭河朔，拒之帶之曰：度入境，祈將以關，潁我二年以中書令節度河東，命丈部郎中崔仙宝諭曰：爲朕卧護可也。延上進，度乃之鎮，三年，以病歸。延馬燧爲河東節度太原尹，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瀦爲東湟，省守陴萬人。燧汾環城樹以固堤。元一統志：以檢校戶部尚書兼三城史，遷河東節度使。太原承覆軍之敗，兵力衰單，燧募厮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陣，月成精卒。居二年，朝京師，拜檢校兵部尚書。崔隱甫爲太原尹，吏人刊石頌其美政。　令狐楚爲太原尹，經撫有方，軍民胥悅。　鄭從讜爲北京留守，平賊有功，尤著聲蹟。　韋湊開元中爲文水令，開淴文水六渠，溉田數千頃。　范純粹元符三年以樞密直學士到任。　辛雲京金城人，爲尹數年，太原大治。　崔彥韜爲太原尹，柔以惠惠，北門大治。　李自良爲太原尹，在職九年，政以簡儉，軍民胥悅。　安庭堅開元中爲大谷令，縣人立美政頌石，至今存焉。　孫濟貞觀中爲榆次令，引原過水通渠以溉民田。　鄭義，上元中爲祁縣令，有善政，邑人刊石頌之。　鄭戩慶曆六年以樞密直學士到任。　潘美瑞拱二年以中武軍節度使平章事到任。　陳唐佐

天聖三年以樞密直學士到任。　富弼至和二年以宣徽南院使到任。　梅詢明道二年以樞密直學士到任。　杜衍景祐四年以樞密直學士到任。　唐介治平二年以龍圖閣學士到任。　知太原府戍邊將母主事　司馬光自鄆州通判從并州，光盡心郡事。仁宗國嗣未立，光在并州奏乞擇宗室賢者使擇儲貳，皆人所難言者。　許將政和元年十二月以樞密直學士到任。　韓縝元和六年以安武軍節度使到任，作■華堂於城西柳溪。　韓絳熙寧九年以觀文殿大學士到任。　韓琦皇祐五年以武康軍節度使到任，嘗有生祠在府之故學。元一統志：以武安軍節度使，自定州徙知并州。琦至，前以沖所興不急之役，奏悟鬱不法官吏，條生業，河東保甲是人兩大姦，構爲冒田，持未討之者，今便得業於其中，人遂以買民爲兵，法湘州。滕甫元祐四年以龍圖閣學士到任。元一統志：以龍圖閣直學士自定徙知太原府，治邊渠，賦求行四止，號爲神淨，南京東取爲城中富民約曰：貧民且至，吾以廣之，則疾疫起，并禍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爲席屋以待之，民日張屋二千五百間，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所活五萬人。以書報家邊使得忙。范純仁元祐五年以觀文殿學士到任。元一統志：元祐二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進大學士，判太原府。河東地狹，民東積地，不易其處，純仁遂遣官均之，無立壇費，則另女兵穴而葬之，又檄一路諸郡，皆做此。所葬以萬計，別有墓誌。同後知河南府。龐籍至元二年以昭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到任。元一統志：以昭德軍節度使知并州，自慶曆以來，麟州屈野河西地，籍首戒邊民無與虜人市易。歐陽脩以知諫院出爲河東轉運使，是時賦歛過重，民所不堪，奏罷十數事。次河北轉運使。元一統志：以知諫院出爲河東制置使，時議者欲廢麟州。山連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爲禁地，舍而不耕，而邊儲益耗，若募民耕田出丁爲兵，量入粟以耕，歲可得穀百萬斛，不然地日益蹙爲敵有。後下太原計之，以爲不便，持之久，乃從。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罷十數事。次河北轉運使。文彥博天聖九年爲榆次令，圜土屢空，嚴務簡，作思鳳亭於南園，有明道二年詩石。元一統志：累遷太中丞爲大理寺丞，通判兗州，河東轉運使宋稱章得象言，多言文彥博才有相器，充所曰：恨不識之，吾來兩綰之，及至主堂，先第都不交一坐，但拜坐不已。得象福問其卿曲，任使次第，詢問河東事，曰：鄉里無所不知，得彥博將述意，顏款曰：此人有福，所以詢問。不可遂留耳。編綫河東轉運使，累擢城照寧間改河東節度使，元祐四年復以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李若谷景

祐二年以樞密直學士劉仕於街門之北故峰使臺地建宣聖廟又建廟
學於府之巽隅嘗有生祠焉元一統志自龍圖閣直學士出知并門并自書米有學名公相是學校州多詩人閒雷為溫者公今伏望化者以三人為係有北則井坐慎者則人而釋之名知解封府　烏陵思謀字仲遠本北邊
合蘇跋女真人也從粘罕為都提點罕死權太原府尹後元木立丘凡罕
國大事皆問之　高士談字子文宋高瓊之後宣和末為忻州戶曹金為
翰林直學士見金國誌　蕭貢字真卿咸陽人大定中為河東北路轉運
使卒謚曰文簡見金國誌　劉濤字及之夏津人明昌年間同進士歷翰
苑丞為太原運副入為太子贊善見中州集　趙秉文字周臣號閑閑滏
陽人大定中進士為同知岢嵐州北轉運使詳見平定州篇　張德輝字
輝卿交城人元初為丞相長史武忠王幕府居潛邸中統間拜河東宣
慰使卒之日權抑豪強伸理冤獄吏民愛戴若神明焉後為侍御史致
仕見臣事略　李德輝字仲實通州人初事潛邸中統初授燕京宣撫使
太原路總管崇學校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民生既遂盜賊自息嘉
禾瑞麥六出其境見名臣事略　程天福字國祥太谷人元初為太原等
路元帥左監軍闢草萊以建城邑教耕戰以定民居權太原總管事卒於

任所見神道碑云元一統志　彭宣事漢以平王傅出為太守數年有治行
聞於朝廷入為大司農　張敞由冀州刺史守太原郡漢帝知其為能吏
徵為左馮翊　呂誨知大通監兼交城縣事究心民事而於權勢亦不偏
廢召為殿中侍御史遷御史大夫　劉瓆為太原太守時有小黃門趙津
南陽大猾史張汜乘勢犯法瓆與南陽太守成瑨考正其罪宦官怒有司
遂劾二守罪當棄市陳蕃等直瓆等不以趙津張汜為是帝得奏不聽宦
官由此疾蕃瓆竟死獄中天下共憤　蘇章自冀州刺史改并州刺史以
摧折權豪忤旨坐免　韓思彥以監察御史為并州道巡按使方賊殺人
主名不立醉人懷刀而汙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兒童數百暮出之如
是三老日問兒出亦有問者否皆曰有乃物色推訊遂擒真盜　張文瓘
貞觀初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為長史嘗歎曰稚圭今之管蕭也吾所不及
稚圭文瓘字也勣入朝文瓘與僚屬二人皆餞勣贈以佩刀玉帶而不及
文瓘以疑請勣曰子無為嫌若某猶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
誕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果若子之才無施不可焉用贈曰極推引再遷水
部員外郎　崔日用自汝州刺史改并州長史有德政卒于官　魏元忠
聖曆二年自鳳閣鸞臺平章事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以備寇

李憕除晉陽令有善狀三遷給事中　盧簡方盧鈞鎮太原表為節度府
判官簡方督兵乘邊寄河桐險集樹保障自神山至鹿泉縣三百里危道
具衛累遷江州司　裴懷古自相州刺史徙為并州大都督長史所至吏
民懷愛神龍中召為左羽林大將軍未至官還為并州人知其還驚扶老
稚出迎後改幽州都督　富嘉謨　吳少微　魏谷倚嘉謨為晉陽尉少
微亦尉晉陽尤相善谷倚為太原主簿並負文辭時稱北京三傑嘉謨少
微文章本經術不隨時作條庚體故人爭慕之號吳富體　王嗣宗宋咸
平中以右諫議大夫出知并州州境有卧龍廟每旱蟲閭境致祭風雪中
老幼踣於路嗣宗亟毀之召拜御史中丞　陳堯佐自西京轉運使徙河
東轉運使太原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
　張說以檢校并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即軍中論謀名拜吏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三品　杜暹以魏州長史改太原尹帝幸北都遷戶部尚書許
扈蹕還復東京以暹為東京留守　上將北齋為并州司馬辭帝欲用為
侍中苦辭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爛熟耳　辛公義隋開皇中自岷州刺
史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決斷咸盡方
還大廳受領新訟　温造唐長慶初以京兆府司錄為太原出鎮宣諭使

果稱職而還　郭伋建武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高第再遷并州牧有清
平稱轉使北中郎將遷左馮翊　李義琰補太原尉李勣為都督條吏悍
之義琰廷辯由直勣甚禮之徙白水令　柳公綽太和四年自刑部尚書
為河東節度使遭歲惡馬節用度輟燕飲衣食與士卒均沙陀感恩義故
悉力保障以病求代授兵部尚書　馮京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
士知太原府勤於聽斷神宗手批美之曰在彼有佳政或者諸卿以全毛
鼠朕弗之信京遣富韓公弼書曰并門歌舞妙麗但閉目不觀弼復之曰
閉目不觀是添一重公案京在郡百廢具舉即治內建賞春樓愛月亭籌
邊樓清涼壯觀春時聽民遊觀久之召知開封府　張嘉貞以中書舍人
歷梁秦二州都督為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民畏之奏事京師玄宗嘉其
政明年又入朝稱旨及宋璟等罷相遂以代之　嚴挺之自登州刺史為
太原少尹力言王毛仲近寵恩數變織改濮州刺史　嚴綬挺之從孫以
刑部員外郎為河東司馬改工部尚書代為節度使在鎮九年尚寬惠治
稱流聞士馬孳息嘗大閱旗幟周七十里回鶻梅錄將軍在會聞金鼓震
伏入為尚書右僕射
祁縣太原志鄧義上元中為祁令有善政邑人刻石頌之

静樂縣元一統志何灌宋徽宗時以内殿崇班出知寧化軍有幹蠱以治聲著聞　崔鶠剛直有聲宋宣和末通判寧化軍朝廷悟其賢良爲殿中侍御史此地産絹鶠一無所取邦人甚稱之

文水縣太原志牛洪辰廣部郎中知房州事兼管橋道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

榆次縣太原志孫湛貞觀中爲本縣令通渠引源渦水灌溉民田今歷文房忠唐爲榆次縣知縣事見前思鳳亭

太谷縣太原志唐安庭堅開元中爲本縣令有善政邑人稱之其碑周瑄所作太原府參軍房琇妻高氏所畫今無存　張伯玉慶曆中宋爲太谷令蒞民勤政廣興水利文章者名撰并州刺史大廳記今無存

平定州太原府狄胡山曾爲石艾長　高公紀高武穆王武烈王之孫也大觀四年爲平定守　趙東文天安二年爲本州刺史元一統志書志魏陳思王植之子事晉武帝以鄣城縣公爲樂平太守在郡上書以爲宜尊儒重道請爲博士置吏卒還爲武太守

嵐縣太原志王舜臣爲崇儀使成州刺史知嵐州軍事紹聖間嘗修本城

忻州元一統志王君諤唐高祖入關從王君廓歸附拜大將軍封新興縣公從太宗征遼領左營兵興高麗戰駐蹕山。元子陣　崔弘禮自東都留守判官權忻州刺史有治行　張齊賢書宋以秘書郎知忻州有治理

代州太原志戰國李牧趙北邊之良將嘗居鴈門以備匈奴。設方略撫士卒故匈奴不敢近趙邊　杜綏建年之子也。自上谷都尉遷鴈門郡守有能聲　陳會宗先爲沛郡太守改鴈門太守數年歲安並行。　郅都景帝時爲鴈門太守遠人憚之至死亦不敢近鴈門元一統志事漢書曾自下付此鴈門太守遠人不敢入境匈奴亦不敢近鴈門城上爲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　魏梁越爲鴈門太守以良政有白雀之瑞越歎之拜光祿大夫　陳孝意以侍御史大夫爲鴈門郡丞菜食齋居時長史贓貯孝意清節獨厲發奸摘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　李靖以尚書令出爲鴈門太守有時名久之改曹相　張公謹貞觀初爲鴈門都督置屯田以省饋運數言時政得失太宗多所采納　張儉爲代州檢校都督勸民墾田力耕建言和糴法於是倉斛豐足遷營州都督　薛仁貴以左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敵不敢犯境聞曰吾聞流象州死矣安得薛仁貴於是脫兜鍪見之相視失色下拜各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　郭子儀封代國公　李光進爲代州刺史破賊有功其弟光顔升爲代州刺史皆以大夫來領軍事軍中呼爲大小大夫　王涯封代國公　李昭亮仁宗時知代州有治行改定州後再知代州　張齊賢以給事中知代州破契丹有功俘獲甚衆拜刑部侍郎樞密使　楊業太宗以其老於邊事命知代州邊人冠鴈門領數百騎擊之遼大敗　遷雲州觀察使　陳恕自河北營田使知代州葺城壘戰具太宗知恕有心計召爲鹽鐵使　呂大忠以秘書定國軍判官知代州遼使誑決於本地而輒據主位大忠移次於長城北遼使竟屈　金元顔藩判都以崇進爲西面經畧使於代州元一統志柳開自邢州徙知代州葺城壘戰具　牽招三國時以右中郎將出爲鴈門太守郡介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抄不斷招既教民戰陣又表復烏桓五百餘家　吾彦自金城太守遷鴈門太守久之徵拜員外散騎常侍

石州元一統志宋漢祖嵩河南尹父由爲太尉漢以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永平元年改東平相　程正倫以前宰相貴授鄭州刺史遷石州刺史顯慶元年徵拜黃門侍郎　趙仲卿爲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芥之失無所寬捨吏民戰慄盜賊屏息無敢違犯朔州總管時人語之於菟　虞發則授石州總管有威惠稽胡慕義歸者八千戶後拜右僕射

氏族

太原郡三十四姓　弘　祁　門　于　孫　伏　皆　師　義　谷　酉　令　祖　易　宮　武　王　邦　霍　廖　郝　温　閻　苟　郜　光　郜　論　欽　彝　鮮于　令狐　尉遲　晉陽郡三姓　冀　儀　景

人物

太原府太原志衛綰大陵人忠實無他腸位丞相封建陵侯元一統志大陵漢爲代郡今爲文水縣爲中郎將漢景帝以爲廉實無他腸拜爲河間王太傅景立丞相　常惠太原人與蘇武奉使十九年而還明習外國事任右將軍封長羅侯元一統志君定常臣從武使匈奴漢並見拘留十餘年歸帝時乃還漢嘉其勤勞拜爲光祿大夫後爲典屬　閔貢太原人字仲叔世稱節士不以口腹累人司徒辟侍士徵不至元一統志與周郡周黨以負介稱薦見中叔食菽飲水遭之生魚中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漢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不及政事遣使勸而去客居安邑家貧不能自食猪肝一戶買肉不肯與縣令聞之勅今常給焉中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以壽終

大夫檢校中書侍郎事貞觀四年遷中書令方偕蕃辭今令每綱四方風俗
廬布詔令著成猶然通上禪平人皆狀自高祖與近臣遷秦王論古戰而
論五月日何如溫彥博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卒彥博性周慎既掌機
務謝賓客不通進見必恢政事料害年後中嘆四方傳以憂國故耗思彈
神恨不許少閑以究其事李憕太原文水人為東都留守安祿山陷洛陽
守死節贈司徒元一統志父希倩神龍初為左臺監察御史憕少秀敏舉
明經為節使武安尉天寶初除清河太守樂昊政遷廣陵長史民為立祠
以捕賊遷彭城大守遷淮陽河東采訪使入為京兆尹改光
祿卿東京留守權判禮部尚書安祿山陷東京憕死守逼害追贈司空謚曰忠懿
憕十子皆死於難江陵凄衛既盧倫字茂約并州晉陽人唐盧邕之孫藍之子
也陷劉武周遣人告獨孤懷恩反歸封莒國公元一統志與唐高祖貴偕
典軍衛從倫待與秦王謀問五大原倫與遷少號撿然事觀以李開見隋
政亂陰說秦王建大計於是從定京師為相國府記室武德初遷內史舍
人遷中書侍郎從擊薛舉累遷禮部尚書人某府長史檢校賞門侍郎仍
為遂州都督自職十為從部尚書永徽初致仕顯慶初卒溫造大雅五世
孫字簡輿慨然有高世志歷御史中丞大夫禮部尚書元一統志婺叔現

操性耆書然威重少時降居不喜為吏隱王屋山人號其居曰處士墅壽
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幣招禮遂赦然曰可人也往從之建封署節
度參謀使幽州劉濟假其語誡諷澤潞狀元節遂遷建封以聞號卿入奏
天子愛其才由京兆東都為臺駁奏致華府遷殿中侍御史夏州節度使李
祐以大會客遷開遣為遣擇物補日昏夜入蔡州擒吳元濟太雪心動令
日騎涿於溫御史遷左司郎中進中丞遷尚書右丞與元翼叛使造山南
西道節度使許以便宜從事遷至昌大安觀聽事曰此賊膽不足慕士史
徙才出定將卒擢拜徐曰善欲開新軍者往意可急前請軍無得遷營間
畢說出遇行從兵命乎有覺者欲引去遂得之之耶州軍中殺千餘狀
林先傳呼急致之團兵中番皆斬首凡八百餘人既取餘者監之獲令者
繇元以功加檢校禮部尚書入為兵部侍郎改禮部尚書卒狄仁傑太原
人字懷英武后時為相迎之廬陵王後復為太子封梁國公元一統志見
時門人有後害者史既時家乎卅對仁傑誦書不置史讓之答曰黃卷中
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參軍號為河陽仁傑歷大府
山見親兄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司府
參軍聯業質安息上奏雷狀逸域仁傑謂曰君可貼親為且憂乎詣長史

閻仁基請付仙基案大其長遷大理丞歲終斷獄萬七千人時稱平帥丞
射大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柏罪當死高宗詔
誅之仁傑奏不應死由論以伐昭陵柏一株殺二將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帝
意解丑死累遷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安置彭澤復廬陵王位則天遂改此仁
傑之力也聖曆三年卒子光嗣孫璟孫兼漢王彥威太原人作元和
新禮累歷方鎮元一統志舉明經中科又識古今典禮未得調為太常
散吏卿知其經去檢討官彥威采舊儀以來下訖唐凡典禮沿革條次
書分號元和新禮上之有擢升待士累擢司封郎中弘文館學士謝陳大
夫史館修撰以可累戶部尚書判度支出為忠武軍節度使以山南三
十餘年查無所客洪節度武年王忠嗣太原祁縣人位朔方河東節度使
李源憕之子以其父死賊因不復仕布衣蔬食終身以諫議大夫徵不
起 狄兼謨字汝諧仁傑族曾孫歷鄭州刺史以治稱從為河中節度使
唐次儉裔孫字文編撰辨諸累三篇奏之位中書舍人 唐彥謙次孫字
茂業工於詩有鹿門集位璧州刺史 武士彠太原文水人則天后之父
也位工部尚書封應國公追封太原王事見文水 王凝太原人字致平
為宣州觀察使究民利病俗致康阜 李光顏良臣之子本姓阿跌事見

榆次縣 李光進光顏之弟 王質祁縣人字華卿講學受業者大集其
門位宣州觀察使 劉明達李子傳云太谷人養母至孝事見太谷縣
盧遷仁本府人在孕父亡七歲母言之不勝其慼水漿不入口五日母終
負土成墳廬於墓側後甘露降於墳上證聖元年旌表門閭唐書孝友傳
序云皆十世同居並無間言 畢義真唐書義真壽陽人及孫元奬累世
至孝天寶六年旌表門閭 溫庭筠大雅裔孫有詩名與李義山同時人
世號溫李 鄭仁誨晉陽人字日新有器量事周太祖為樞密使謙謹好
禮不自矜伐贈中書令 李昭嗣太谷人本姓科氏晉王養以為子驍勇
通人為潞州節度使撫養軍民甚有恩惠 索自通清源人字得之累立
戰功唐明宗時歷方鎮 張憲晉陽人字允中好學精於史事仕太原尹
北京留守莊宗遇害見殺元一統志沈靜寡欲少好學拙鼓琴飲酒莊宗
幸如其家解以為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累遷刑部侍郎判史部銓東都
副留守精於史事狀太原尹北京留守 郝昂太原人字下交高蹈不仕公
卿以詩贈之者與墓表皆刻于石 任山千晉人字子山少有大志法春
秋作通記撰井田作中四圖書思名言事郎拂衣歸宋相富弼學過之今
有晉溪集行於世 白嶂太原人字子西有詩名於當時今號錦囊集者

是也　許妣太原人字子遠有能賦聲屢魁多士官至少列　楊雲翼字
之美樂平人明昌五年經義進士第一事見樂平縣　喬鼎字和之代州
人大定中進士官至參知政事後進平章政事封華國公　元好問字裕
之號遺山官至翰林知制誥詳見忻州　郝俣字子玉太原人正隆二年
仕至河東北路轉運使其子居簡至大末仕至鳳翔府治中山南安撫使
父子俱有能名　郝天挺交城人官至中書平章封冀國公謚曰文定詳
見交城縣　韋登交城人官至河南省參政封弘農郡公謚曰忠宣詳見
交城縣　呂巴諒字仲實平定人仕至中書左丞大司農贈推忠贊治直
亮功臣謚曰忠肅詳見平定人物元一統志　郝守文字同華太原人仕至
宣徽北院使守文倚奉意以搞士死之日家無餘財郡縣志屢破其冊仕
至宣徽南院使有女配真宗是為章穆皇后　吳廷祚字慶之太原人始
仕周太祖為親校世宗即位累升宣徽南院使子元扆郡縣志從太祖征
伐仕至權武軍節度使　李謙傳字德明太原人少通左氏春秋開寶中
為濟州團練使子允則　孫綽太原人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
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
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　王全斌太原人父為莒嵐軍使宋興除節度

使取蜀有功　慕容延釗太原人少以勇敢聞與宋太祖善周為殿前都
點檢太祖即位仍呼為兄洎寢疾御封藥以賜　王知道太原人唐書孝
友傳序云皆十世同居並無間言　王緯字文卿并州太原人以書判入
等調長安尉大曆中與李泌俱為路嗣恭江西觀察判官泌見忌於元載
嗣恭希意欲殺之緯護解僅免泌執政遷擢緯進給事中浙西觀察使貞
元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裴延齡以諸道有錢四百萬緡
為羨餘以圖寵緯奏此諸州經費大忤延齡意改檢校工部尚書卒　武
甄字平一以字行太原人也通春秋工文辭武后時畏禍不敢與事隱嵩
山修浮屠法屢詔不應中宗復位召為起居舍人景龍二年兼修文館學
士時天子稍昏韋后烝亂外戚用事平一請裁抑母黨玄宗立貶蘇州參
軍徙金壇令開元末卒　武元衡字伯蒼舉進士平一之孫累為華原令
畿輔鎮軍督將皆驕橫撓政元衡疾去德宗欽其才召升比部員外郎
歲內三遷至右司郎中以詳整任職擢御史中丞嘗對延英帝目送之曰
是真宰相器元和二年升相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八年還秉政　儒衡
字廷碩姿狀秀偉不妄與人交終始一節仕至諫議大夫知制誥皇甫鎛
判下媚上儒衡疏其狀論劾有風節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

儒衡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來遽集于此一坐失
色以戶部侍郎卒　王彥方字彥考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孝義稱有
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彥方聞而謝之
遺布一端或問其故彥方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
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
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彥方彥方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
爭訟曲直將質之於彥方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德感人若此　孫
資魏志字彥龍太原人同郡王允見而異之魏太祖為司空辟資會兄為
鄉人所害資手刃報讎乃將家屬避地河東歲遂不應命河東貢達勉其
應命乃往署功曹舉計吏尚書令荀彧見資歎曰北州喪亂已久謂其賢
智零落今日復見孫彥龍乎表留為尚書郎辭以家難魏國建徵為秘書
郎文帝即位轉為左右丞黃初初加中書令給事中掌機密明帝即位加
散騎常侍初資在邦邑鄉人司空掾田豫梁相宋豐始害之資終無恨意
豫等愬服求釋宿憾請為婚媾資謂之曰吾無恨心不知所釋此為卿自
薄之卿自原之耳乃為長子宏娶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疾在家資遇
之甚厚又致其子於本郡以為孝廉而宋豐子後為尚方吏帝以職事譴

怒欲鉞之資請活之其不念舊惡如此　郝俣字子玉太原人金正隆
二年進士仕至河東北路轉運使自號虛舟居士有集行於世　王璹字
君玉太原人天眷二年進士第烘崇王琦汝玉皇統九年同榜家世業醫
有陰德聞里中嘗有金贊金馬之瑞君玉仕至汾陽軍節度使鄉人榮之
號三桂王氏　王播字明敭與弟起並舉賢良方正與等補盩厔尉以善
治獄御史中丞引為監察御史歷侍御史李實為京兆尹與播遇諸衢故
事尹當避道播實不肯播移文詆之實大怒表播為三原令所折之播受
命趨府謝如禮已中衆懼犯法未嘗貸歲終課最實重其才更薦之後除
考功員外郎擢御史中丞京兆尹進刑部侍郎穆宗立遂皇甫鎛召為刑
部尚書升相　王起字舉之補盩厔尉李吉甫辟為淮南掌書記以殿中
侍御史兼集賢殿學士元和末累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諫畋遊事歲中考
第一累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起仕友弟天下之書
無不讀一經目弗忘莊恪太子薨詔為哀冊詞情慷慨當世稱之　王鐸
字昭範宰相播弟之子父炎字逵時終太常博士咸通中鐸歷中書舍人
禮部侍郎所取多才賢十二年升中書門下相從天子入蜀鐸以經濟自
任移檄諸路號令發伏士衆皆起爭欲破賊宦官田令孜求賊以破欲使

功出於己乃抃躍於帝羅為檢校司徒以義成節還之鐸功危就而讒奔
然卒日其勢因賊後歎月復京師策勳居關東諸鎮第一四年從義昌節
度道既衆過害於高難泊朝廷微弱不能治其冤天子痛之　王承字安
期清虛寡欲弱冠知名太尉王衍歎異之比南陽樂廣焉自昶至承世有
高名論者以為祖不及孫孫不如父子述　王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
聞安貧守道不求聞達性沉靜每坐客馳辯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然少
襲父爵年三十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為中兵屬既見
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何言癡也嘗見
導每發言一坐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
之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康帝時為驃騎將軍遷
尚書郎並不行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蒞政清肅終日無
事代殷浩為揚州刺史加中書監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　王坦
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謂之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
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時江彪領選將擬為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
江來尚書止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文帝為撫軍將辟為掾累
遷參軍從事中郎將仍為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為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
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其後與謝安共輔朝政遷中書令坦四子愷愉
國寶忱　溫大有字彥將隋仁壽中李綱薦之授羽騎尉高祖舉兵引為
太原令從秦王徇西河有功累遷中書侍郎　溫信大雅四世孫安祿山
亂往見平原太守顏真卿勸為守計信子造　溫巻恭與主良儉讓兄兄
弟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六龍恭子羨　李元則字安範少以才器聞歷
滓滄維鎮潞州治郡有聲　馬重績字洞微大曆末居太原少學數明太
乙五紀八象三統　王貽孫字象賢溥之子顯德中溥在相位以貽孫為
著作郎宋初遷金部員外郎溥藏書至五萬餘卷貽孫徧覽之太祖嘗問
趙普拜禮男子何以跪而婦人不跪普訪禮官無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
跪問故夫即婦人古亦跪也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曰
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記備言之普歎伏貽孫累遷右司郎中　郭丕
之字仲靜太原陽曲人少有才思機敏兼人調補尚書郎出為南康相
武行德太原榆次人身長九尺餘氣貌洪偉少負薪道遇晉高祖高祖見
其魁梧奇之留帳下仕晉為單國都虞候累遷河陽三城節度使移鎮成
德　王溥字齊物并州祁人後漢乾祐中進士甲科事周為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世宗將討秦鳳溥薦向拱遂平之世宗因宴酌危酒觴之曰成吾

遂功者卿擇帥之力也宋初遷位司空乾德二年罷相溥在相位父母具
慶每公卿至其第必謁其父祚祚引觴為壽溥侍側坐客不安席祚曰此
孫犬耳不煩諸君起人稱其孝敬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仕至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薨謚曰莊　張道源并州祁
人年十四居父喪士人賢其孝縣令郭湛署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道源
嘗為客夜宿客暴死道源恐主人急怖時夕則至曙乃告又徒步護送還
其家隋末政亂辭監察御史歸鄉里唐高祖興署大將軍戶曹參軍儀鳳
初舉進見東井上疏陳得失武后時歷秋官尚書　王仲舒字弘中并州
祁人貞元中賢良方正登第拜左拾遺德宗欲相裴延齡與陽城交章言
不可後入閣帝顧宰相曰是豈王仲舒耶俄改右補闕後歷婺蘇州刺史
穆宗立每言仲舒之文最宜為詔有古風即為中書舍人既至視同列率
新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使治筆硯於其間哉宰相聞之除江西觀察使
有為佛老法興浮屠祠屋者驅出境卒于官　王思政太原祁人漢司徒
允之後思政容貌魁梧有籌策解褐員外散騎侍郎齊文宣受東魏禪以
思政為都官尚書郎思政在荊州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餘里置三
十城並當衝要之地凡所薦舉咸得其才　郭琦太原晉陽人少方直有
雅意溥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註穀梁宗氏易百卷趙王倫篡位欲用
琦琦曰我已為武帝吏不容復為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王慧龍晉陽人
相繼集壯偷以為諸孫之龍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少孤貧姿貌不
偉見人莫之識有女巫相祚後當貴祚涉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並
稱於世　王濛字仲祖晉陽人少不為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己勵行有風
流美譽子蘊　王蘊字叔仁仕至散騎常侍子恭美　王恭字孝伯少有
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　王奐字季明仕至寧朔
將軍　王翰字子羽晉陽人張嘉貞為本州守律其人序遇舉直言極諫
科調昌樂尉張說輔政召為祕書省正字擢通事舍人駕部員外郎　孫
盛字安國祖楚父恂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
而已盛嘗詣浩談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者數四至暮忘
食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
知名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為小邑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為
參軍庾亮代侃引為征西主簿參軍盛著魏氏春秋晉陽秋詞直而理正
咸稱良史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不利何至乃如尊君所
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卿門戶事其子遽拜謝曰請刪改壽終祕書監加

給事中

王湛 太原晉陽人，司徒渾之弟。少有識度，身七尺八寸，龍顙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墓次，服闋，閉門守靜，不交當世。仕歷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爲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 王沉 字處道，太原晉陽人。祖柔，父機，魏郡太守。沉少孤，養於從叔司空昶，事昶如父。奉祖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後爲治書侍御史，又轉秘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郎、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累遷尚書，令加給事中、散騎常侍，封博陵郡公。 太原志 後漢郭淮，字伯濟，陽曲縣人，建安中舉孝廉，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終車騎將軍。 晉郭奕，字大業，本縣人，少有重名，山濤稱其高雅有量，初爲野王令，後大康中爲尚書。元一統志：初爲野王令，羊祜嘗過之，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張永德 字抱一，本縣人。五代史傳元一統志：周世宗爲殿前都點檢，領□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世宗用兵壽春，永德從之，周出射見一債，乃青書土也，謂曰：若見二肩猪人杏帝之，嘗條五十千寓貴上肆士，夫待宋太祖出於州邸，開平生於京。永德大喜，順身事之，太祖深以爲德，其後太宗叔時氏，聞其年存方立，永德驚喜，順宋貴助之，故永德在內朝，恩德不替。 梁劉貴 本縣人，剛格有斷，歷御史中尉、行臺僕射，卒贈太尉。 元馮思溫 字公屬，本縣人，以儒學進，嘗爲五府官，奉使審囚，多理冤抑，仕至御史臺中丞，後爲集賢大學士，封晉國公。 王守誠 字君實，本縣人，泰定甲子省試第一名，仕至河南省左丞。 宋任山 太原人，蘊有大志，不仕，法春秋作通紀，擬井田作中四國、警鹿名言，事宋相富弼，厚禮以遇之，當世傳有晉溪集，今無。 元李汾 字長源，晉陽人，與元遺山同時，有詩傳於世，名曰雙鳳集。又元中州集元一統志：系出爲門嫌，遠不爲拘，以奇節自許，避亂入關，東北戶于家，實與才抑放，門下當二千去，至涇州，謁張公信肅，一見即以上客禮之，自是游道日廣。嘗關中無一人能與相軒輊者，元兄不用爲書，待政事史館長源素高元，不肯一世，乃令以本食，故人以用文書之，殊不自卿，嘗主孫兄生續大史公石上明一篇，載數百言，皆吐決情，含畫無人。嘗以請其明，不報數爲朱宗鄉，日以爲僨佐，歎遠違，恩寡則虛，此大數而去，人明年往山公仙在鄉之西山，長源往說之，嘗行而書者誤識官，既而往山與朱知政事思敬相異，同類誅自世，僨長源古論，歎恨之，遣之沙場，竟爲所害。長源本是康令適人，者甚多事，寒誠而兵，殊不作累，乙勞曰人人亦以此受之平

士以詩爲平門之學，且所得爲元多。 元謝默 榆次縣人，字蘊中，篤志好學，博通經史，養母至孝。元季隱居不仕。嘗注孝經，刊誤四書，訂疑，兵廢不存。 金神童常添壽 徐溝縣東大常里人，年四歲作詩云：我有一卷經，不用筆寫成，展開無一字，晝夜放光明。出中州集 元趙麟 字時昭，本縣人，至正癸未科省試第一名，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仕至監察御史。 唐李昭祠 太谷縣人，爲潞州節度使，有惠政，出舊志。 元高福 本縣人，授龍虎衛上將軍，南北二路征行元帥，有碑可考焉。 武祺 字子春，本縣人，由儒學進身，歷知安慶路桐城縣事，平反冤枉，發奸摘伏，果斷如神。淮西康訪司與安慶路交章舉薦，復歷省部臺二十餘年，多著善政，官至甘肅省參政知政事。其妻王氏爲烈死節。 杜克溫 字知新，本縣人，爲上都警巡院使，有泆入男女姦，許令配偶，史民爲之語曰：古有杜母，公今其父也。官至綱鐵冶都提舉使。 後漢王允 字子師，祁縣人，任司徒，誅董卓於長安。 溫序 在縣西北一十里修善里，居爲光武時護羌校尉，爲隗囂將所劫，刎頸於口，伏劍而死，賜洛陽城傍冢地，後其子夢序云：久客思故鄉，乃遷葬于此。 魏王陵 字彥文，位太尉，封南鄉侯，忠於魏室而死。 北齊唐義 唐監爲應州刺史，按北史唐邕有三子，長曰君明，隋應州刺史，此名義爲應州刺史，名字不同，大常卿監者不見，爲不知其與邑爲遠近，無從考也。唐義縣東南一十七里有墓存焉，唐監縣東一十七里有墓存焉，俱無碑誌。 後梁王僧辯 爲梁將，破侯景，有大功。 唐溫大雅 歷禮部尚書，在縣東五里有墓存焉。 溫彥博 按唐書傳，彥博官至中書令，陪葬長安昭陵，其弟大有，字彥將，贈鴻臚卿。今縣東三百八十步有墓存焉，蓋彥將墓也，誤傳將爲博耳。 王忠嗣 爲朔方河東節度使。 元溫恭 字宜卿，本縣人，五世同居，宗族百餘口，長幼無私，封家庭無間言。至元丙子，朝廷旌表其門閭。 元要秀 交城縣人，爲樞密院參議，提點司天臺，上以太原秀才呼之而不名，老乞骸骨，許之以歸。 韓資榮 字茂卿，官至懷遠大將軍、金虎符，陞行元帥府事，卒于家。其弟資用，官至定遠大將軍，元帥左監軍。資榮之子華，陞官至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羣斷副都元帥，參同知宣慰使，贈河南省參政，封弘農郡公，諡曰忠宣。其子克修，官至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贈禮部尚書，追封弘農郡侯，諡曰文憲。 郝天挺 本縣人，官至中書平章，冀國公，諡文定，號新齋，有所注唐詩鼓吹傳于世。其子祐，爲陝西省參政，所至有能聲，一歲七遷，終西臺侍御。孫忠恕，隱居教授，省臺交薦，辟爲翰林待制，獻所註無逸圖，上悅，命總裁遼金宋三史，既畢而歸，遂隱

終身　漢衛綰文水縣大陵人爲中郎將事景帝忠實無他爲河間王大
傅位至丞相封建陵侯出漢書　隋郝子儒字弘義文水人家門雍睦七
世同居鼓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隋文帝
遣平昌公詣其家勞問漢王諒爲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其兄弟二十餘
人衣各一襲出北史傳　隋韓子悊親沒負土葬墳居喪過禮朝廷旌加
及卒視其膂骨皆毀隋大業十年表其門閭唐貞觀中蠲其賦役　唐李
澄并州文水人父布靖神龍初左臺監察御史澄賢舉明經高第授成安
尉爲東都留守祿山陷洛陽守節贈司徒出唐傳　唐武則天諱曌本縣
人武士彠之女唐高宗之后也永徽二年立弘道元年二月丁巳高宗崩
皇太子顯即位尊天后曰皇太后自臨朝稱制　唐崇自通字得之清源
縣人累立戰功唐爲右驍　元李朝英立縣人登明昌進士李孝信之孫
也至元間儒學進身官至汾州判官見遺祖訓五世同居百有餘口庭無
間言泰定中旌表其門閭元一統志晉冰靜樂縣人晉與劉曜興兵于此
有汾水之勝　早催信唐忠臣也今樓煩靡縣遞檢司南二十五里有單
家莊宅發僅有塼塔太原志魏閭賈顯于定州石艾人爲冀州刺史有武
定八年紀德頌碑在焉　唐王君廓唐初爲將唐史曰并州石艾人　元

聶主字廷玉元初爲平定嵗五阜和逆儀那晉等處總管兵馬都元帥其
子大本從憲宗下四川爲行元帥府事　王構字嗣能即六賢之一也父
世繼遊盧墓六年兩致白兎繞墳之異朝廷表其門曰孝子以孝廉起歷
仕至國子司業　呂思誠字仲實本州人漢中道僉事呂允之子也登泰
定進士第仕至光祿大夫中書左丞大司農在朝廷三十餘年出入省臺
樞密國監其正大剛明嵗肅文雅受君澤氏舉賢去惡表著一時者不可
殫舉元史備載及莞贈推忠贊治直亮功臣謚忠肅號介軒有文集貫錄
兩漢通紀政典舉要不傳　河東康訪副使王復謙妻薛氏性端慎至正
十八年十月山東鐵兵大至時復謙官太原薛氏與舅姑匿州東北趙家
疙石窟中高百尺薛氏見兵圍急乃謂其女鳳曰我命婦汝少婦也寧就
死其受辱俱赴崖死其子婦呂忠肅公孫女也謂長婦蕭氏曰姑已死夫
不在不死何待亦赴崖死蕭氏亦繼之　金楊雲翼字之美樂平縣人頴
悟傳學明昌五年舉進士廷試第一名狀元官至禮部尚書遇事敢言議
論忠政事表著于一代終於任謚曰文獻公所著大金禮儀續通鑑國禮
辨象數雜說等書今失不傳元一統志頡恪不塞本諸時極畫地作字發
冠有文學金與定間宦官欲相之以足疾不仕傳而寢儒學晉卜相數無

不精究門屯甲天下與趙東文壽為世從楊趙止大五千年　貢廷樗本
縣人登正大四年經義進士廷試第一名狀元　閻顯字仲彰本縣人天
會間充義兵千戶刑易有政將干戈甫定關草萊招離散一境以安官
至龍虎衛上將軍河南軍節度使其弟甫才智明敏官至懷遠大將軍
招撫副使　元劉福平定人元初爲平定等處元帥府左監軍尋升平
和州行元帥府事武略服衆恩信待民其子熙載繼之有學行父子相
繼二十餘年遂家樂平焉　王無咎字安卿磁州武安人金爲招義
軍節度副使元初徙平定遂築室於樂平之秦山以金臣不仕自適
山水之間號青峯有秦山小隱圖元初名公題詠　郜知章字子
明本縣人家世儒業有詩名與王嗣能齊名世稱王郜以子從禮貴
贈亞中大夫河南路總管　宋趙季李陸本縣人精通醫術仕至集
賢大學士元仁宗勅翰林承旨學士程鉅夫所撰碑存焉　胡彪字
德威性淳篤有孝行受業於王司業嗣能之門父母相繼棄世盧於
墓側泣血三年哀毀骨立家人來省輒避去不面有司上其事朝廷
下符旌表自是不復有仕進心曰吾親逝矣將何所爲遂教授鄉里
以終其事號曰松峯有呂仲實所撰記　漢王霸字儒仲代州

廣武人建武中徵拜尚書以疾歸隱居守志累徵不起太平寰
宇記王霸字儒仲少有清節建武中徵到稱名不稱臣有司問
所其故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　漢周黨字伯況廣武
人家産千金爲人所養而還之不以禮及長不還其財黨詣縣
訟主及歸之既而散與宗族遂之長安遊學建武中徵爲議郎
以疾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被徵復光武召見伏而不謁願守
志帝許之　范隆字玄嵩鴈門人在孕十五月而生適父亡年
四歲母表袁號之聲感動行路劉元海以爲大鴻臚東良自守
解叔謙字楚梁鴈門人母有疾叔謙夜于庭中稽顙祈請聞空中
語云此疾得丁公藤爲酒便差叔謙即訪醫及本草注無識者求訪
至縣郡遂見山中一老人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可療風疾叔
謙拜伏具言來意遂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其人不
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疾即差　畢士安代州雲中人真宗時爲相元一統
志荀悊太原廣武人也家財千萬悉散與兄弟隱五臺山以終其身　梁
含紫時縣人劉琨爲并州辟含從事其晉近遷下常交通幽中稽帝愛
其才及爲代王備置官屬求含於琨琨喻遣之乃入參軍國大謀卒於之

將軍關中後其故宅在崞縣川而世稱其含璧含音把武謂之莫田城子
頡昭咸世爲左常侍頡子題道武初爲大將以功賜封東安侯題弟雲好
學善騎射從王執金吾參軍國謀議進安定公　齊鼎字和之代州崞
人父持國金大定中爲太子司議有功世宗家章宗即位擢拜尚書右丞
和之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由戶部尚書參知政事宣宗即位除泰定軍節
度使不赴改判大興府貞祐二年升尚書右丞累官平章政事封莘國公行
臺湖中未幾兼左副元帥明年以溫國公致政進封英行臺衛州以病免
於位當帝顧爲作神道碑云當時名相惟公以度量雄天下太原志金楊
大節字安國諡簡肅五臺縣人天德三年中科進士初授崞縣丞復授振
武軍節度使凡二十二考中外有聲所典州郡紀其政績有碑刻存焉嘗
有詩云北津瀹上黃金償三元門士是狀元　元一統志李仕之五臺人
金人參中進士與與俊有循州之範安其真濮吉州重之歷横海軍節度
使咸平大興尹大理部尚書河東北路兵馬都總管明昌初請老特授鳳門
節度使其子嚴史忻州判又以榮其帥嚴史字步州第進士歷嚴路遼
三州節度終於集慶軍張岩叟字夢卿張大節之子大定十九年進士出
身初教授州司缺判官拜監察御史累遷刑部侍郎兼典王傅太常卿兼
國子祭酒拜見金史列傳元一統志楊曉字叔玉五臺人金承安五年進
士歷州縣入爲尚書省令史升監察御史侍御史京西大農司丞京南司
農卿戶部侍郎權尚書自入戶曹即有清望貴器推重事無巨細處之皆
有法至於朝廷大體則又非他人所能及也後擢參知政事明年卒　金
王特起字正之崞縣人泰和中進士甲科調真定府録事參軍有惠政民
立碑頌其遺愛後遷司竹監使見中州集　元一統志了識精某好學善論
後古奥枝登無所不談和以辭賦出入經史擒其兵革以爲句擔如太建
神士太原志元趙惟賢字如晉本縣人號秋江詩學能文嘗爲平遙縣尹
有秋江文集刑統賦注解傳於世元一統志游完字濟民崞州人也金大
定元年荒荒完日賑饑三百餘口冬給寒衣袂五百余春秋以家財宣
免人工平治道路二百五十里北至太和嶺南至忻口及其老也以仁愛
之心勉勵子孫太原志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忻州韓巖里人金源時
爲南陽令有厳惠歷官至左司員外郎兼修起居注上騎都尉河南縣
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亡不仕而卒
書堂亭曰野史亭元李兵廢故址存焉以詩自鳴有樂府中州集續遺堅
志行於世今韓巖里有墓存焉元一統志遺山子有詩文名世者言多

元一統志秦秀字玄良新興雲中人也父朗號驍騎少敦學行以忠直知
名歲貢中爲博士議齋王攸事忤旨除名尋復起爲博士性悼直與物多
忤爲博士二十年卒於官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七歲喪父哀毀過禮
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飽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
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堇生得
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堇生始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殷
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年方
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　賀惟忠忻州人也初隸周世宗
藩邸宋興授儀鸞副使知易州捍禦有功遷正使太祖駐恒山以爲判史
兼易定祁等州巡檢使嘗中流矢創發而卒惟忠知書曉兵法撫士卒得
其心　介朱榮字天寶秀容人出北史　王萬鍾字元卿秀容人也金時與
兄俱無室家井臼之事卒親爲之貧居陋巷破屋蕭然不蔽風雨而弦誦
之聲不絕　元德明秀容韓巖村人也磨元次山後幼而讀書世事不掛
口明昌承安中有聲場屋居東山十五年號東巖有文集　孫九鼎字國
鎮忻州定襄人天會六年經義第一人第九疇億俱有時名三人同榜登
科兵秀高贈國鎮詩云孫郎有重名談笑取公卿清廟瑟三嘆薔房芝几
堇其爲名派所稱道如此年八十餘卒　張翰字林卿秀容人大定二十
八年進士爲人有蘊藉如素宦然累遷監察御史翰林直學士貞祐初戶
部侍郎尋爲南渡出爲河平軍節度使召升戶部尚書草創之際經費空
竭翰悉心經畫細物皆倚之而辦宣宗旦暮欲相之會卒年五十五弟翛然字
飛卿承安五年進士同知河東北路兵馬都總管事猶子天翼字仲當貴
宋榜登科于天任沈侍局副使死於宋州之變　趙元字宜之定襄人經
童出身舉進士不中以年及調筆西簿未幾失明自少博通書傳作詩有
規矩泰和以後有詩名自號愚軒河東李屏山爲賦愚軒有落筆突元無
貴初之句　王中立字湯臣崞崎州人傳學強記問無不知少日治易有
聲場屋開家素於財賓客日滿門所以待之者備極豐腆其自奉則日食
淡薄飯一杯而已年四十喪妻遂不更娶亦不就舉遂蕭居一室枯淡如
衲僧如是三四年乃出時人覺其談吐高闊詩筆字畫皆超絕若有物附
之者問之不言也臨終預封死期如言而逝　將軍石倫英之忻州時年五
十六晚年又易名雲鶴自號擬栩云　劉昂字之昂興縣人金大定十九
年進士曾高而下以科名相踵者七世昂天資警悟律賦自成一家輕便
巧麗爲場屋捷法作詩得晚唐體尤工絕句往往膾炙人口年三十三省

孫考滿授平涼路轉運司使泰和初日國子司業擢左司郎中太原志金
吳章字德明石州人道號定庵以儒業進身官至翰林學士乃元遺山之
師

貞女

元一統志王霸妻在太原府霸少立高節漢光武時連徵不仕霸妻亦美
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
乃令子奉書於霸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
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
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曾
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
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
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遁太原志晉要在太原縣首蒼里武氏
女年十七歲未嫁前元至正年間其父好丈為兵卒所執將殺之女自上
洞中奔出往至父所謂兵言而欲我父請以女身代之衆以為洪遂釋
其縛其父逃去女人言我今從汝有金帛衣物埋於此衆隨所指掘畢得
之衆方爭取遂投井而死

節婦

太原志李氏榆次縣東源渦里人適趙信二十歲夫亡撫育孤子雖遭艱
險不易其心年六十歲大德十一年旌表其門閭見其碑額

仙釋本州

太原志空王佛在太原縣東八里源渦村人俗姓田氏諱滓志超隋大業
三年出家至唐貞觀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入涅槃敕賜其院曰空王寺歿
歷代俗傳為空王佛鄉人以佛生於是里歛為置寺於原渦里之西北隅
今永壽寺是也有崇寧三年僧法忠刻石

碑刻

太原志晉祠碑在太原縣唐貞觀二十年太宗幸并州所置御製并書
起義堂碑在乾陽門街開元十一年元宗幸太原所立御製并書元一統
志懸泉賦碑在平定州趙閒閒集文有賦碑在州東九十里故關隘口
張齊賢碑在代州宋淳化元年知代州其碑今剝落安庭堅吳政碑在
太谷縣子城內西南隅唐開元中為本縣令有美政邑人號之周瑄作碑
文太原參軍房璘書
今書剝落不可讀

鎮原縣

平涼府志本縣秦屬北地郡漢屬安定郡晉屬新平郡魏大武置高平郡兼置原州隋初郡廢而原州如故太業初
州廢置平涼郡唐初為州後復為平涼郡廣德原平沒上蕃宋至道元年
以故高平縣地置鎮戎軍置一十一鎮以守北邊領臨涇彭陽二縣元改
鎮原州
國朝洪武二年降為縣九月撥屬慶陽府至十一月撥屬平涼府其山川土
產風俗人物俱
詳見平涼府下

平原縣

濟南府志平原在禹貢兗州之域春秋時為齊之西邑漢為平原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縣西三十里晉屬平原國
宋及後魏後周因之北齊省清河郡之鄃縣來入郡故城在今縣西南三
十五里隋初郡廢後置德州煬帝時復置平原郡而本縣仍為屬邑唐武
德四年又置德州或為平原郡領縣七而平原居其一宋金並因之元德
州直隸省部至
聖朝洪武元年撥德州隸濟南府而平原縣仍屬
德州其山川土產風俗人物俱詳濟南府下

三原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漢池陽縣之地。按池陽縣志本四年置在池之陰者秦苻堅於嶻嶭山北置三原護軍以其
地南有郡原西有孟侯原北有白鹿原是為三原縣元魏太平真君七年
罷護軍置三原縣屬北地郡後周武帝建德二年郡廢以三原縣屬馮翊
郡元一統志周地圖記曰孝明帝孝昌二年黃賓建九關右洪賓立義
塢理城於此置北雍州以洪賓為刺史俗謂之洪賓城其故
城在縣北一十五里又徙縣於清水谷又按魏書元延洪賓元也亦有功
於魏孝明帝孝昌二年置北地郡之三原縣為建忠郡屬北雍州以懋其兄弟功也
武太帝建德二年郡廢以三原縣屬馮翊郡今縣治西北三十里三原故
城是隋開皇三年以縣隸雍州唐武德四年徙治清穴南故任城改為池
陽縣六年又徙故所改為華池縣仍置三原縣隸北泉州貞觀元年廢三
原縣改華池為三原縣隸雍州五代後唐同光元年隸耀州宋金元並仍
其舊
本朝因之其山川土產風俗人物俱詳見耀州下

原姓

姓纂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封在河內子孫氏焉周有原
莊公襄公原伯魯皆內諸侯也晉人原壤陳有原仲晉原軫亦

爲原氏魯郡兗州今有原氏仲尼弟子憲之後漢有漢陽太守原陽南陽太守原季自陽翟徙茂陵生涉天水太守其父南陽子孫因之居春秋時鄭有原繁陳之原氏所謂南方之原者後世望出魯郡者孔子弟子原亢字籍出南郡者趙廣漢傳有潁川大姓原褚宗族恣横後漢漢中大守鄭勤門下史原展以身扞勤爲羌所殺羅泌路史高辛氏紀武王伐紂原公杞小弒原莊公後亡有原氏族略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封於河内今澤州沁水是其地也周有原莊公世爲周卿士故以邑爲氏晉有原壤陳有原仲晉有原軫往往其族散在他國而以本國爲氏者　周文王十六子原侯封河内　周原莊公　襄公　原伯　魯原壤　晉原軫　原穀　鄭原繁　陳原仲　原抗字籍孔門弟子春秋本末原姬姓伯禽傳曰文王之昭並原伯之後世爲王臣或本封絶減食采畿内國在今懷慶府濟源縣　僖公傳二十四年周襄王十六年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原毛皆采也　傳二十五年周襄王十七年冬晉侯文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探聞也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原大夫也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勃鞮披也鞮丁兮切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飧音孫餒奴罪切餒而弗食故使處原伐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餒奴罪切論曰成周封建同姓爲多實郡萬滑凡原皆姬姓而凡原又食采於王畿也凡伯以王命聘魯戎伐之于楚丘春秋不沒其實非惟見戎之暴固是以傷王室之弱甚矣原距王城爲近晉文公始霸圍而取之左氏忽其大言其小頷以退一舍爲文公之信非信史也

原憲

史記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　索隱曰家語云宋人所記不同少孔子三十六歲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國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包氏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爲仁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索隱曰家語云隱居衛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

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廟學典禮原憲字子思一字思宋人一曰魯人宋諸字子思宋人論語字思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静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孔子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孔子卒後原憲退隱于衞亡在草澤中居蓬戶甕牖上漏下濕三日一舉火十年不製衣從衣肘見納屨踵決契衣冠出蔬食衎然有自得之志　宋高宗御贊曰彼窮閭達士所賓邦無道穀道退絶倫契衣非病無財乃貧端拜不悦清節照人　宋尚書工部侍郎文穎贊是庭五[illegible]博學於文貧而且樂道不磷緇心無適莫結駟非榮契冠自若圖繪其形名高約約　宋尚書右丞向敏中撰贊贊哉子思介然清静貧惟固學道乃非病衣冠忘契草澤遂性升中進秩岳芳光盛

原亢籍

洙泗原流一覽字子籍史記曰原亢籍考索曰原無籍一名抗字籍唐封萊蕪伯宋封樂平侯

原涉

前漢書游俠傳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傑自陽翟徙茂陵涉父哀帝時爲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歛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爲議曹衣冠慕之輻輳爲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補爲谷口令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爲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傑爲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歸慕之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闐門在所閭里盡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以行喪推財禮讓爲名正復雠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爲盜賊所汙遂行淫失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涉自以爲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乃大治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阡涉慕之乃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費用皆仰富人長者然身衣服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爲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以喪事客無所有涉曰但絜埽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

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迺側席而坐，削牘為疏，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昳皆會。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迺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為棺斂，勞徠畢葬。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法，罪過數上聞。王莽數收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為卿府掾史，欲以避客。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已為中郎，後免官。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驅上茂陵，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以示眾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為。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罪，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大伯為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為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為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罪惡暴著，主上知之。今為君計，莫若墮壞涉

冢舍，條奏其舊惡，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以為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即祁大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涉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好殺。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士死，可用。莽迺召見，責以罪惡，赦貰，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安敗，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以應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依附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徒建請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為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徒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上，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自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之風。王莽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素善強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藏匿，泛以問建。建曰：

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以俠聞於世云。

原展

華陽國志後漢原展太守　郪虞文見跋崇程信傳

騰原氏

姓氏急就篇騰原氏日本國僧奝然自云姓騰原氏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四十四 十三蕭

遼

洪武正韻連條切遠也又水名許慎說文𨘗从辵尞聲洛蕭切 顧野王玉篇力條切 徐鍇通釋梨挑反 丁度集韻遼或作勞 司馬光類篇憐蕭切 一曰水名在遼陽縣 戴侗六書故紆遠也 郭守正紫雲韻遼東冥子國 釋行均龍龕手鑑遼俗遼正音聊 楊桓六書統來母𨘗紀聲遼諸脩本力款切借充上義 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又水名出高句驪又遼國即契丹東胡之種至耶律德光號大遼又州名元魏遼陽郡隋置遼州 趙撝謙聲音文字通來駛切遠也文選峯清以遼漢明帝置度遼將軍 韻會定正字切來駛來零連遼

篆書 𨘗 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𨘗 徐鉉篆韻 𨘗 高勉齋學書韻總 隸書 遼 韓勅碑陰 遼 史晨復碑 遼 度尚碑 遼 殽阬碑 遼 魏臣奏並洪適漢隸分韻 遼 高彪碑 遼 景石基長 遼 李翊碑 遼 夏堪碑 遼 楊孟文石門頌 遼 楊統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遼 智永 遼 柳公權 遼 蔡襄 行書 遼 米芾 草書 遼 智永

遼 遼 遼 並張錦漢 遼 遼 並鮮于樞 遼 趙子昂

年華相遼

侯鯖錄唐陸長源以勳德爲宣軍司馬韓愈爲巡官同在使幕或戲年輩相遼周愿曰大蟲老鼠俱是十二相屬何怪之有

臧霸止張遼

三國志魏臧霸傳霸從太祖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爲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爲揚武將軍假節

魏明帝征遼

三國志初遼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劫奪恭位魏遂以淵領遼東太守青龍元年十二月公孫淵斬送孫權所遣使張彌許晏首以淵爲大司馬樂浪郡公後權遣使浮海與句驪通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諸軍及鮮卑烏丸屯遼東南界璽書徵公孫淵淵發兵及儉進軍討之會雨十日遼水大漲詔儉引軍還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率部衆隨儉內附淵自儉還遂自立爲燕王置百官稱紹漢元年景初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衆討遼東六月丙寅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首于京都海東諸郡平提曹子建集諫伐遼東表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待飢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而必剋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野然天時不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塗不通道路[illegible]好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越東南則利揚騷動蜀應西境則雍京三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內促耕不解其飢疾蠶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飢而後殖穡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爲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斂勸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恤邦畿之內而勞神於蠻貊之域竊爲陛下不取也

隋煬帝征遼

隋書開皇間遼東高湯卒子元嗣大帝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元上表謝恩因請封王大帝優冊爲王明年率靺鞨萬餘騎寇遼西帝大怒命漢王諒爲元帥總水陸軍討之師次遼水元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上乃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啓民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大業七年帝親征高麗車駕度遼水止營於遼東地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出戰多不利皆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勅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入城城將陷賊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馳奏比報賊守禦亦備復出拒戰如此者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乃班師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後帝復親征勅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盡銳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贖罪帝許之頓懷遠鎮受其降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親告太廟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更圖後舉會天下散亂遂不復行 段文振傳文振以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道疾篤上表曰臣以霄微幸逢聖世濫蒙獎擢榮冠儕伍而智能無取叨切已多言念國恩用忘寢食常思效其鳴吠以報萬分而攝養乖方疾患遂篤抱此深愧永歸泉壤不勝

餘恨輕陳管穴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
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力得使欠水潦方降不可淹
遲唯願嚴勅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
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剋如不時定脫過秋霖深為艱阻兵糧又竭強敵在
前靺鞨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
後數日卒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

唐太宗征遼

唐書東夷傳
高麗本扶餘別種也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去京師五千里水有大
遼少遼大遼出靺鞨西南山南歷安市城少遼出遼山西南隋末其王高
元死異母弟建武嗣武德初再遣使入朝高祖下書脩好約高麗人在中
國者護送中國人在高麗者敕遣還於是建武悉搜亡命歸有司且萬人
後三年遣使者拜為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命道士以像法往為講老
子建武大悅率國人共聽之日數千人帝謂左右曰名實須相副高麗雖
臣於隋而終拒煬帝何臣之為朕務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溫彥博諫曰
遼東本箕子國魏晉時故封內不可不臣中國與夷狄猶太陽於列星不
可以降乃止明年新羅百濟上書言建武閉道使不得朝且數侵入有詔
散騎侍郎朱子奢持節諭和建武謝罪乃請與二國平太宗已禽突厥頡

利建武遣使者賀并上封域圖帝詔廣州司馬長孫師臨瘞隋士戰骼毀
高麗所立京觀建武懼乃築長城千里東北首扶餘西南屬之海久之遣
太子桓權入朝獻方物帝厚賜賚詔使者陳大德持節答勞且觀釁大德
入其國厚餉官守悉得其纖曲見華人流客者為道親戚存亡人人垂涕
故所至士女夾道觀建武盛陳兵見使者大德還奏帝悅大德又言聞高
昌滅其大對盧三至館有加禮焉帝曰高麗地止四郡我發卒數萬攻遼
東諸城必救我以舟師自東萊驅海趨平壤固易然天下甫平不欲勞人
耳有蓋蘇文者或號蓋金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惑衆性忍暴父為東部
大人大對盧死蓋蘇文當嗣國人惡之不得立頓首謝衆請攝職有不可
雖廢無悔衆哀之遂嗣位殘凶不道諸大臣與建武議誅之蓋蘇文覺悉
召諸部紿云大閱兵列饌具請大臣臨視賓至盡殺之凡百餘人馳入宮
殺建武殘其尸投諸溝更立建武弟之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專國猶唐
兵部尚書中書令職云貌魁秀美須髯冠服皆飾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
仰視使貴人伏諸地踐以升馬出入陳兵長呼禁切行人畏竄至投坑谷
帝聞建武為下所殺惻然遣使者持節弔祭或勸帝可遂討之帝不欲因
喪伐罪乃拜藏為遼東郡王高麗王帝曰蓋蘇文殺君攘國朕取之易耳

不願勞人若何司空房玄齡曰陛下士勇而力有餘戢而不用所謂止戈
為武者司徒長孫無忌曰高麗無一介告難宜賜書安慰之隱其患撫其
存彼當聽命帝曰善會新羅遣使者上書言高麗百濟聯和將見討謹歸
命天子帝問若何而免使者曰計窮矣惟陛下哀憐帝曰我以偏兵率契
丹靺鞨入遼東而國可紓一歲一策也我以絳袍丹幟數千賜而國至建
以陣二國見謂我師至必走二策也百濟恃海不脩戎械我以舟師數萬
襲之而國汝君故為鄰侮我以宗室主而國待安則自守之三策也使者
計孰取使者不能對於是遣司農丞相里玄奬以璽書讓高麗且使止勿
攻使未至而蓋蘇文已取新羅二城玄奬諭帝旨答曰往隋見侵新羅乘
釁奪我地五百里今非盡反地兵不止玄奬曰往事烏足論邪遼東故中
國郡縣天子且不取高麗焉得違詔不從玄奬還奏帝曰莫離支殺君虐
用其下如穫穽忿痛溢道我出師無名哉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之兵
度遼而克固善萬分一不得逞且再用師再用師安危不可億兵部尚書
李勣曰不然曩薛延陀盜邊陛下欲追擊魏徵苦諫而止向若擊之一馬
不生返後復畔擾至今為恨帝曰誠然但一慮之失而尤之後誰為我計
者新羅數請援乃下吳船四百柁輸糧詔營州都督張儉等發幽營兵及

契州奚靺鞨等出討會遼溢師還莫離支復遣使者內金帝不納使者又
言莫離支遣官五十入宿衛帝怒責使者曰而等委質高武而不伏節死
義又為逆子謀不可赦悉下之獄於是帝欲自將討之召長安耆老勞曰
遼東故中國地而莫離支賊殺其主朕將自行經略之故與父老約子若
孫從我行者我能拊循之毋庸卹也即厚賜布粟羣臣皆勸帝毋行帝曰
吾知之矣去本而就末捨高以取下釋近而之遠三者為不祥伐高麗是
也然蓋蘇文弒君又戕大臣以逞一國之人延頸待救議者顧未亮耳於
是北輸粟營州東儲粟古大人城帝幸洛陽乃以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
總管常何左難當副之冉仁德劉英行張文幹龐孝泰程名振為總管帥
江吳京洛募兵凡四萬吳艘五百泛海趨平壤以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
總管江夏王道宗副之張士貴張儉執失思力契苾何力阿史那彌射姜
德本麴智盛吳黑闥為行軍總管隸之帥騎士六萬趨遼東詔曰朕所過
營頓毋飭食毋豐怪水可涉者勿作橋梁行在非近州縣不得令學生耆
老迎謁朕昔提戈撥亂無盈月儲猶所嚮風靡今幸家給人足祇恐勞於
轉餉故驅牛羊以飼軍且朕必勝有五以我大擊彼小以我順討彼逆以
我安乘彼亂以我逸敵彼勞以我悅當彼怨渠憂不克邪又發契丹奚新

羅百濟諸軍長兵悉會十九年二月帝自洛陽次定州謂左右曰今天下
大定惟遼東未賓後嗣因士馬盛彊謀臣導以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取
之不遺後世憂也帝坐城門過兵人人撫慰疾病者親視之敕州縣治療
士大悅長孫無忌白奏天下符魚悉從而宮官止十人天下以為輕神器
帝曰士度遼十萬皆去家室朕以十人從尚恧其多公止勿言帝身屬櫜
房結兩箙於鞍四月勣濟遼水高麗皆嬰城守帝大饗列帳幽州之南詔
長孫無忌誓師乃引而東勣攻蓋牟城拔之得戶二萬糧十萬石以其地
為蓋州程名振攻沙卑城夜入其西城潰虜其口八千游兵鴨淥上勣進
圍遼東城帝次遼澤詔瘞隋戰士露骼高麗發新城國內城騎四萬救遼
東道宗率張君乂逆戰君乂卻道宗以騎馳之虜兵辟易奪其梁收散卒
乘高以望見高麗陣亂急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誅君乂以徇帝度遼水徹
杠彴堅士心營馬首山身到城下見士填塹分負之重者馬上持之羣臣
震懼爭扶塊以進城有朱蒙祠祠有鎖甲銛矛妄言前燕世天所降方圍
急飾美女以婦神巫言朱蒙悅城必完勣列拋車飛大石過三百步所當
輒潰虜積木為樓結絙罔不能拒以衝車撞陴屋碎之時百濟上金髹鎧
又以玄金為山五文鎧士被以從帝與勣會甲光炫日會南風急士縱火
焚西南樓延城中屋幾盡人死于燎者萬餘衆登陴虜蒙盾以拒士舉長
矛舂之簡石如雨城遂潰獲勝兵萬戶四萬糧五十萬石以其地為遼州
初帝自天子所屬行在含置一烽約下遼東舉烽是日傳燎入塞進攻白
崖城城負崖水險甚帝壁西北虜酋孫伐音陰丐降然城中不能一帝賜
幟曰若降建于堞以信俄而舉幟城人皆以唐兵登矣乃降初伐音中悔
帝怒約以虜口畀諸將及是李勣曰士奮而先爭虜獲也今城危拔不可
許降以孤士心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戮略人妻孥朕不忍將軍麾
下有功者朕能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一城乎獲男女凡萬兵二千以
其地為巖州拜伐音為刺史莫離支以加尸人七百戍蓋牟勣俘之請自
効帝曰而家加尸乃為我戰將盡戮矣夷一姓求人力不可棄而縱之次
安市於是高麗北部傉薩高延壽南部傉薩高惠真引兵及靺鞨衆十五
萬來援帝曰彼若勒兵連安市而壁據高山取城中粟食之縱靺鞨略吾
牛馬攻之不可下此上策也拔城夜去中策也與吾爭鋒則禽矣有大對
盧為延壽計曰吾聞中國亂豪雄並奮秦王神武敵無堅戰無前遂定天
下南面而帝北狄西戎罔不臣今掃地而來謀臣重將皆在其鋒不可校
今莫若頓兵曠日陰遣奇兵絕其饟道不旬月糧盡欲戰不得歸則無路

乃可取也延壽不從引軍距安市四十里而屯帝曰虜墮吾策中矣命左
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以突厥千騎嘗之虜常以靺鞨銳兵居前社爾兵
接而北延壽曰唐易與耳進一舍倚麗而陣帝詔延壽曰我以爾有彊臣
賊殺其主來問罪即交戰非我意延壽謂然按甲俟帝夜召諸將使李勣
率步騎萬五千陣西嶺當賊長孫無忌牛進達精兵萬人出虜背狹谷帝
以騎四千偃幟趨虜北山上令諸軍曰聞鼓聲而縱張幄朝堂曰明日日
中納降虜於此是夜流星墮延壽營旦日虜視勣軍少即戰帝望無忌軍
塵上命鼓角作兵幟四合虜惶惑將分兵禦之衆已亂勣以步槊擊敗之
無忌乘其後帝自山馳下虜大亂斬首二萬級延壽收餘衆負山自固無
忌勣合圍之徹川梁斷歸路帝按轡觀虜營壘曰高麗傾國來一麾而破
天贊我也下馬再拜謝貺于天延壽等度勢窮即舉衆降入轅門膝而行
拜手請命帝曰後敢與天子戰乎惶汗不得對帝料酋長三千五百人悉
官之許內徙餘衆三萬縱還之誅靺鞨三千餘人獲馬牛十萬光明鎧萬
領高麗震駭后黃銀二城自拔去數百里無舍煙乃驛報太子并賜諸臣
書曰朕自將若此云何因號所幸山為駐蹕山圖破陣狀勒石紀功拜延
壽鴻臚卿惠真司農卿候騎獲覘人帝解其縛自言不食且三日命飼之
賜以屩遣曰歸語莫離支若須軍中進退可遣人至吾所帝每營不作塹
壘謹斥候而已而士運糧雖單騎虜不敢鈔帝與勣議所攻帝曰吾聞安
市地險而衆悍莫離支擊不能下因與之建安恃險絕衆多而士少若出
其不意攻之不相救矣建安得則安市在吾腹中勣曰不然積糧遼東而
西擊建安賊將梗我歸路不如先攻安市帝曰善遂攻之未能下延壽惠
真謀曰烏骨城傉薩已耄朝攻而夕可下烏骨拔則平壤舉矣羣臣亦以
張亮軍在沙城召之一昔至若取烏骨度鴨淥迫其腹心計之善者無忌
曰天子行師不徼幸安市衆十萬在吾後不如先破之乃驅而南萬全勢
也乃止城中見帝旌麾輒乘陴譟帝怒勣請破日男子盡誅虜聞故死戰
江夏王道宗築距闉攻東南虜增陴以守勣攻其西撞車所壞隨輒串柵
為樓帝聞城中雞彘聲曰圍久突無黔煙今雞彘鳴必殺以饗士虜且夜
出詔嚴兵丙夜虜數百人縋而下悉禽之道宗以樹枝裹土積之距闉城
迫城不數丈果毅都尉傅伏愛守之自高而排其城城且頹伏愛私去所
部虜兵得自頹城出據而塹斷之積火縈盾固守帝怒斬伏愛敕諸將擊
之三日不克有詔班師拔遼蓋二州之人以歸兵過城下城中屏息偃旗
酋長登城再拜帝嘉其守賜絹百匹遼州粟尚十萬斛士取不能盡帝至

渤錯水阻淖八十里車騎不通長孫無忌楊師道等率萬人斬樵築道聯車為梁帝負薪馬上助役十月兵畢度雪甚詔屬燎以待濟始行士十萬馬萬匹逮還物故裁千餘馬死十八船師七萬物故亦數百詔集戰骸築柳城祭以太牢帝臨哭從臣皆流涕帝總飛騎入臨渝關皇太子迎道左初帝與太子別御褐袍曰俟見爾乃更袍歷二時弗易至穿究羣臣請更服帝曰士皆敝衣吾可新服邪及是太子進潔衣乃御遼降口萬四千當沒為奴婢前集幽州將分賞士帝以父子夫婦離析詔有司以布帛贖之原為民列拜讙舞三日不息延壽既降以憂死獨惠真至長安明年春藏遣使者上方物且謝罪獻二姝口帝敕還之謂使者曰色者人所重然愍其去親戚以傷乃心我不取也初師還帝以弓服賜蓋蘇文受之不遣使者謝於是下詔削棄朝貢又明年三月詔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李海岸副之自萊州度海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孫貳朗右屯衛大將軍鄭仁泰副之率營州都督兵繇新城道以進次南蘇木底虜兵戰不勝焚其郛七月進達等取石城進攻積利城斬級數千乃皆還藏遣子莫離支高任武來朝因謝罪二十二年詔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衛將軍裴行方

副之自海道入都將古神感與虜戰曷山虜潰虜夜襲我舟伏兵破之萬徹度鴨淥次泊灼城拒四十里而舍虜惧皆棄邑居去大酋所夫孫拒戰萬徹擊斬之遂圍城破其援兵三萬乃還帝與長孫無忌計曰高麗困吾師之入戶亡耗田歲不收蓋蘇文築城增陴下飢卧死溝壑不勝敝矣明年以三十萬衆公為大總管一舉可滅也乃詔劒南大治船蜀人願輸財江南計直作舟舟取縑千二百巳蜀大騷卭眉雅三州獠皆反發隴西峽內兵二萬擊定之始帝決取虜故詔陝州刺史孫伏伽萊州刺史李道裕儲糧械於三山浦烏胡島越州都督治大艎偶舫以待會帝崩乃皆罷藏遣使者奉慰永徽五年藏以靺鞨兵攻契丹戰新城大風矢皆還激為契丹所乘大敗契丹火野復戰人死相藉積尸而冢之遣使者告捷高宗為露布于朝六年新羅訴高麗靺鞨奪三十六城惟天子哀救有詔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率師討之至新城敗高麗兵火外郛及墟落引還顯慶三年復遣名振率薛仁貴攻之未能克後二年天子已平百濟乃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右武衛大將軍蘇方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率諸將出浿江遼東平壤道討之龍朔元年大募兵拜置諸將天子欲自行蔚州刺史李君球建言高麗小醜何至傾中國事之有如高麗既

滅必發兵以守少發則威不振多發人不安是天下疲於轉戍臣謂征之未如勿征滅之未如勿滅亦會武后苦邀帝乃止八月定方破虜兵於浿江奪馬邑山遂圍平壤明年龐孝泰以嶺南兵壁蛇水蓋蘇文攻之舉軍沒定方解而歸乾封元年藏遣子男福從天子封泰山還而蓋蘇文死男生代為莫離支與弟男建男產相怨男生據國內城遣子獻誠入朝求救蓋蘇文弟淨土亦請割地降乃詔契苾何力為遼東道安撫大使左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為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薛仁貴左監門將軍李謹行殿而行九月同善破高麗兵男生率師來會詔拜同善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又以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與契苾何力龐同善并力詔獨孤卿雲由鴨淥道郭待封積利道劉仁願畢列道金待問海谷道並為行軍總管受勣節度轉燕趙食廥遼東明年正月勣引道次新城合諸將謀曰新城賊西鄙不先圖餘城未易下遂壁西南山臨城城人縛戍酋出降勣進拔城十有六郛待封以舟師濟海趨平壤三年二月勣率仁貴拔扶餘城它城三十皆納款同善侃守新城男建遣兵襲之仁貴救侃戰金山不勝高麗鼓而進銳甚仁貴橫擊大破之斬首五萬級拔南蘇木底蒼岩三城引兵略地與勣

會侍御史賈言忠計事還帝問軍中云何對曰必克昔先帝問罪所以不得志者虜未有釁也諺云軍無媒中道回今男生兄弟鬩很為我鄉導虜之情偽我盡知之將忠士力臣故曰必克且高麗祕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勣年八十矣虜仍荐饑人相掠賣地震裂狼狐入城蚡穴於門人心危駭是行不再舉矣男建以兵五萬襲扶餘勣破之薩賀水上斬首五千級俘口三萬器械牛馬稱之進拔大行城劉仁願與勣會後期召還當誅赦流姚州契苾何力會勣軍于鴨淥拔辱夷城悉師圍平壤九月藏遣男產率首領百人樹素幡降且請入朝勣以禮見而男建猶閉守出戰數北大將浮屠信誠遣諜約內應五日闢門兵譟而入火其門鬱焰四興男建窘急自刺不殊執藏男建等收凡五部百七十六城戶六十九萬詔勣以便道獻俘昭陵凱而還十二月帝坐含元殿引見勣等數俘于廷以藏素脅制赦為司平常伯男產司宰少卿投男建黔州百濟王扶餘隆嶺外以獻誠為司衛卿信誠為銀青光祿大夫男生右衛大將軍何力行左衛大將軍勣兼太子太師仁貴威衛大將軍剖其地為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縣百復置安東都護府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令與華官參治仁貴為都護總兵鎮之書會要貞觀十

九年正月上征遼親率六軍發洛陽至定州詔皇太子監國至幽州大饗軍士車馬渡遼圍遼東城收之以其城為遼州又進次安市城依山大戰虜其酋帥因名所幸山為駐蹕山遣還命中書侍郎許敬宗為文刻石以紀其跡敬宗曰聖人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蓋天意也乘輿不復東矣初上將發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臣旁求史籍訖于近代為人之主無自伐遼人臣往征則有之矣漢則荀彘楊僕魏則毋丘儉王頎司馬懿猶為人臣慕容真僭號之子皆為其主長驅高麗虜其人畜削城平基陛下立功同於天地美化包於古昔自當超邁百王豈止俯同六子陛下昔翦平寇逆大有爪牙年齒未衰猶堪任用唯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赴今太子親立年實幼少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朝棄金湯之全渡遼海之外臣忽三思煩愁並集將乞天慈一無省察唐語林太宗征遼李衛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等召之不果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駕臨其第執手與別衛公曰老臣宜從但犬馬之疾增甚帝撫其背曰勉之昔司馬仲達非不老病竟能自強立勳魏室公叩頭曰老臣請與病行至相州疾篤而不能進上至駐蹕山高麗與靺鞨合軍四十里太宗有懼色江夏王進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請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帝不應既合戰為敗所乘殆將不振還謂衛公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蕞爾之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時江夏王在側帝顧之道宗具陳前言帝悵然曰當時忽遽不憶也駐蹕之役六軍為高麗所乘

薛仁貴征遼事畧　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三分吳魏劉晉宋齊梁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金收　詔說昔日唐太宗皇帝即位貞觀十八年天下太平諸國來朝海外高麗國東有四國一曰新羅國一曰伯濟國一曰龜茲國一曰已使國一日太宗皇帝設朝升殿文武班齊閤門使出班奏曰今有海東伯齊王遣使昌黑飛來進表陛下當今近臣引見帝來使以毛沙家面帝不跪其由遂問使進者何物昌黑飛下跪請死太宗問其故昌黑飛奏曰臣有本國之寶當萬死帝曰赦卿無罪當言其故昌黑飛曰臣奉王命將所進陛下寶物前來至海東黑風口從登州蓬萊閣欲渡海遇高麗國遼高建藏大兵截其路林一員將身長一丈披絳獅服騎赤虬馬腰掛兩張弓身背飛刀五口乃高麗虎將葛蘇文也官封莫離支欲本主高建藏為主狀天子之命威鎮群臣乃東海王爺也將臣所進之物盡皆劫去以針黑攜其面誡則陛下臣不敢去其實而若陛下見了臣該萬死帝曰赦汝無罪昌黑飛去其蒙面之物却見面上刺着四句言語道是來

秋見前鋒同父使宮將老兵驕不堪成事太宗想之大悲隨問群臣曰今高麗欺朕如此使起兵征伐誰敢前去言未畢殿下一將出班厲聲啟奏陛下臣非口過若高麗國去備達賊將自能生擒來獻陛下太宗見了喜不自勝急見得有詩為證　詩曰一身路峰高麗國兩千生擒莫離支英風凜凜欺秋霜勇氣堂堂敢討遼醜了無不探心達將軍却是燕閭公世雄之子乃薛萬徹也太宗曰是駙馬也薛萬徹領作先鋒帝曰兵起御為前部先鋒房玄齡杜如晦出班奏曰勿為私讎陛下起兵征遼軍民遭殃况高麗居於海東路途迢遞陛下令起軍征伐軍有帶甲之勞民有糧餉之苦雖若成功得地不足耕種不堪畜養何况勝敗難分昔日煬帝征遼軍折三萬地退數千里以成後世之笑陛下熟思之太宗曰非也二卿所知昔日煬帝不成者蓋不明用兵之法朕自河東起義兵五載見隋剗平群盜所征者攻所擊者亡自武德至貞觀豈有化外扭俗敢欺中原天子今莫離支欲主掌權欺凌大國此賊神天不容朕大破之請卿等勿復再言寡人事已決矣房杜二人不敢再諫出朝忽見一隊頭踏青朵大白水罐銀盆近中門來皆復馬上坐一老將鬢如銀絲目若朗星乃是鄂國公敬德也見房杜下馬問二人何為面色不樂房杜言曰天子欲征高麗諫之不從所以帶憂敬德曰我當諫之房杜上馬隨入朝來近皇宮鄂國公總管來見帝帝宣上殿賜坐房杜上於殿下帝問曰卿不宣何至敬德曰知陛下欲征高麗來諫陛下太宗令昌黑飛至殿下敬德視之面刺數兄前殺因又使宮將老兵搶不堪成事敬德佐叫曰莫離支賊將安敢如此奏曰從陛下征此高麗庶表根恨帝曰卿若滅了十五歲朕何慮也卿今老矣敢德曰臣雖老二臂尚有千斤之力何其老矣帝曰如何見得卿不老以手指殿下石獅子約千斤已上臣當以一臂擡之使陛下知臣不老言訖擡起把用臂擡石獅子平身而起轉殿行步如飛約及數遭攧獅子於殿下全無氣喘又再取奏陛下試遣老耶不老尸陛下見道惟喜慈太宗宣左右將先鋒印來寡人御駕親征卿為前部先鋒尸來日軍和使上來各人皆怎生見得　詩曰欲破高麗平海永全憑老將討逆表房玄齡杜如晦諫道也來諫天子被天子倒說了他升英國公李世勣為元帥敬德作先鋒起軍三十萬御駕親征打登州蓬萊閣過海黑風口軍才過東岸迎頭的兵來約及三萬有餘陣前條一員將頭三叉紫金冠披絳獅服橫一柄大桿刀騎赤虬馬左右帶兵器兩鞬弓身背飛刀五口陣前雄武自古無乃莫離支葛蘇文也太宗傳宣旨若擒取賊首者當封萬戶侯一將出馬交戰

鬪合，單雄信刀留敬德救德門過左手拿住刀桿復脫爪不放青鋒刀旋上見氣竹節鞭裝起殺來，單雄信又斗上取出飛刀在手敬德撥馬歸陣莫雄信使兵槍戰太宗大敗奔荒躲龍脊刺旗付太宗一騎馬落荒走單雄信背後趕着海東岸見險峻山勢太宗到近見一土山下紅牌高門上安牌一面寫虹蜺三刀之山太宗頂思縱馬入門單雄信又欲追太宗建豫歡前皆不中太宗思着吳良川衝突圍也縱馬上坡單雄信又叫坡大叫李世民下馬受死太宗無計免難向山腳一壁蜂過一騎馬來馬上一箇王少將軍素袍金鎧赤馬朱纓鮮紼方天戟取弓箭在手一箭射正雄信墜馬太宗駕發問曰救朕之功若虎將何人也向抱王少飛身下馬擲方天戟高坡直下躬身叙奏臣乃絳州龍門縣人也　詩曰黃河流在孔蓋下龍虎風雲際會時其人欲言姓名忽驟雨大作帝從馬下坡馬鐵落見太宗墮騎大叫一聲而覺殿娥鬢覺其時風清還二鼓月白正三更知是夢中之事也而待旦帝設朝宣袁天罡李淳風司天臺官圓夢帝說飛來天罡曰虹蜺者絳也三刀者州也白袍將軍必在有水當年少在絳者左側必有破逆虎將帝曰應夢之臣如何得之李淳風曰陛下回起義兵而立朝臣若陛下隨路招其義軍而立唐朝必得應夢將軍也太宗降詔告天下交

三十六路總管府募招義軍丹兵公李世勣為遼東元帥兵公今兵于古心立起義軍旗挂下洪州招十萬百姓仰面有者如簇日當午時見一白袍年少分開人直來至階下其末校軍見英公禮畢奏曰吾乃絳州龍門縣人氏姓薛名延陀曰聖旨招得絳州人當引見帝英公將延陀見帝帝曰英雄非是夢中見者當領頭安排措想夢中之事見敬德立於殿下不見胡國公奏叔寶帝問叔寶何不入朝近臣奏曰在病多日帝思吳良川之恩每當今又用人之際帝引敬德英公親來探叔寶病人報奏叔寶言駕至瓊欲起奈病身不能舉動帝已至病榻瓊曰臣該萬死帝曰卿病若何瓊曰臣病不能舉動獨我命曰卿少年時曾征戰瓊曰昔日破鍋玄樸復征李密破張須陀皆臣之力也後歸陛下未嘗暫息昔戰敬德美良川臣勝多矣在傍鄂國公面如噀血言曰昔美良川叔寶皇勝恭也若非主人洪福關張處作鞍子七八箇死怕當時有伏兩之心咱每兩箇今日再歡將歷叔寶聞言忽然離床太宗急問曰卿既在病何縱待起瓊曰遠聞敬德之言使臣得其疾病敬德大怒叔寶似此欲與我定其高下昔誰千老今對天子千樣單鞭若三合勝了我將金鐙自死言未盡早風復一人叫鄂國公欺侮人病有甚強處咱兩箇自鬪與合古訖對過屏風來其人乎

少虎莊人形貌魁偉願身出戰地天二丈吾不用將手底此人只論兵雄天言者奏受之子姓秦懷玉六二日御父征遼從征遼國兵甘日寫出英公奏曰其軍招足請陛下於霸陵橋有臣世人軍帝言將伊百官燈列營寫儀從長安百姓惟吾鑾駕有數兵人盜登地方知其數其之遲橋向百姓叢中見白衣年少把頭上燈笠子擲將起去遷笠子欲落指手在手仰射笠子一箭便起去用連珠箭笠子入青雲之內須如鳥之家百姓連珠見射喝采大驚急遣左右近臣往人叢中問曰射笠子者是何人也其人直至馬前前對大叫敢尉陛下主老環一龍什林人氏姓薛名延陀帝大喜引至教場中帝與謀主殿宣英公敕德等出帝曰朕觀薛延陀乃英雄之輩可以加前部之職宣至延陀欲賜牙絳印薛延陀曰此先鋒印不可使受只許爭戰衆丈武不伏之人於教場中擺馬槍論將三次有爭功者臣與比試無爭者方將掛印未遲帝曰薛擺馬槍錦綉衆官百姓從長安路上一騎馬來見著年少將軍來至教場中叫延陀將那先鋒印與我上至太宗下見大王百官無不驚者衆人是誰　詩曰剛氣昂昂排可同扶持唐世一英雄雪第一功遼將軍乃奏叔寶之子秦懷玉立馬於講武殿下帝問曰爾父病

體未痊何來懷玉曰知陛下於霸陵橋教令爭先鋒印父有命交臣來爭印勝者教見於父敗者教場中就死帝大喜教二人接戰無十合薛延陀敗帝曰虎父無犬子令左右將先鋒印來與秦懷玉懷玉曰臣不敢受帝曰得何俺父親有令懷玉道上至鄂國公下見諸將都贏了後將取先鋒印來見我者疑上敬德道這小廝只是拗我今左右將被掛來敬德曰你若二十合贏得我捨頭頸地休道先鋒印我這鄂國公職事也與你使槍抱下請武驗來忽聽背後一少年叫秦懷玉才欺俺父年老咱兩箇爭來敬德大怒謂道我老來見一年少將軍袖眉宅月面如噀血果然父子不移體是討遼寶林咱兩箇爭來脫悲剛鞭事吾而立敬德道如分毫敗之休來見我待處分太宗宣二人至殿下謂曰朕非今卿等自相各件便欲重用未知其中十何以聊昔各無辱父之英名勝者有賞敗者有罰二人齊領聖旨向教場中列兵卒五百二人入陣披掛不移將秦懷玉先出陣百姓納喊斜橫着出白塗虎上以慰叱罷尉遲寶林出馬悲鞭撲出曰鈴雨轉交鋼約十合之後不用文鎗石拗暗器城一箇竹節鞭一箇急旋叱將開又鬪十合百姓連珠見納喊太宗喝采不遲太宗宣二人能戰寬來謂曰寶林說你父親半懷玉道你父叔寶病在上遼東者天下其軍

恰是然後洛陽取齊亭逞宮發使催督三十六路總管招軍使一宣使注絳州金臺府長士貴本名思本撻州盧氏人也號曰思本賊征肖徒育功村撻公作絳州兵馬總管張士貴接着使命開詔認征遼事招義軍總管府宣使同張士貴與副總管劉君昂張掛黃榜於絳州市井招義軍百姓貴看無數於人叢裏見一簡村坤人年約二十有餘荊欵布襖至甚貧寒觀其標格非凡之人問其市中人曰所有何榜或曰大唐天子欲跨海征遼招募義軍壯士如鋪者當納狀書名入官投軍賞神德言兩千如頻我夫有冠世之才今逢時當願也走至庄上俺夫主安妣官投軍一名倆有折箭之功豈不榮家顯祖也　詩曰佩印執圭朝王闕丙冠獻履上金鑿遼夫人是柳氏在絳州龍門縣大黃庄分田村住婦人奔庄上來通報夫主我昨日奔絳州去見市中張黃榜言大唐天子征高麗見招義軍你鼓投軍麼今逢庭用人之際乃英雄得志之時今日不顧功名富貴更待何時今可便往絳州總管張士貴處投義軍一名仁貴曰有大事未了柳氏曰何事曰父母在淺土未曾遷葬孝服在身遠離父母墳所乃大不稱心也柳氏曰夫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你去妻當備金汰衣亦可爲葬一身公者考居舊住他日無忘也仁貴道難了父母墳塋則庄院方欲逞步

柳氏曰視什公若克軍止作長行要與公一物爲遺夫言絕紓于囊中取出一物來度與仁貴觀了兩千加錘是甚物也父母臨危留一一個汗衫柳氏收得公當既畢披此汗衫其功必建蓋盛於身仁貴辭柳而去不數日早至絳州分開人叢走至講武廳下戰下方天戟人十應喏小人特來投軍使張士貴劉君昂惶然大驚百姓應喊士貴曰爾來晚矣仁貴曰告總管國家用人之際英雄得志之時今日不顯功名何時更身士貴曰爾何姓名姓薛雙名仁貴張士貴大叫一聲逞英悉敢劉君昂道左右貿口擱吏不欽言今左右推出教場去者仁貴出來低首自思不知其過一老人言曰公犯着總管諱字薛仁貴方省鼓掌聞言曰天子征遼招壯士來投軍爲犯總管諱字將其不用仁貴正分辯間向官道上數騎馬來馬上坐着箇老將軍生得方面巨口旋月神眉乃盧國公程咬金帶牌走馬催趕天下義軍薛仁貴迎着高聲叫屈程咬金迎問漢子因甚叫屈仁貴叉手立於馬前曰小人乃絳州龍門縣大黃庄人也姓薛雙名仁貴來投義軍爲犯着總管諱字將其遣趕不用是英勇難施助國之心也領詳察之程咬金見說大怒這老賊怎敢道仁貴隨我去來用你時萬事俱休道罷張士貴接來衙內問張士貴劉君昂招義軍如何士貴曰義軍招足

咬金曰公有何私士貴曰某無私大黃庄薛仁貴爲犯你諱字被定不用昔日李藥師曾育雙神見高祖反斬實小二百餘日不爲他反用爲軍師來收寶遺帝於老君堂今二人皆爭唐祿爲犯你諱字遺棄良將士貴試口無言咬金言曰此人有良將之才衆官聞曰你要見軍有何武藝仁貴曰十八般武藝俺都會張士貴聽道罷早不喜令左右將弓來教仁貴挽試仁貴左手推把右手托鞋一推上弓連拽數十滿士貴聞曰此弓以上更加得襲張仁貴道這弓更添三張張士貴大怒曰你敢諕言怕不信臂膊來祖弃樹砍欲弓曾攬四張士貴遂除了弓箭別會甚麼鋒戟在手言曰除總管以下都敢與他比拭劉君昂道這漢正是猛將左右將使州來措善仁貴望有簡威頸約這漢合死一戰殺死這漢然後隨程咬金入洛陽駕前爭先錄印則个這兩簡方欲爭鬪見一隊軍約一千有餘條一簇將自言吾乃泥天大王董達咬金道不須你二人比試張士貴領義軍截來迎賊兵兩陣完混天大王出馬頭頂朱漆笠身披瑩明鐵甲跨赤兔馬橫着宣花斧董達廝戰劉君昂橫刀出馬無數合君昂敗了賊將再廝戰咬金道只欺我老了背後一人高叫總管放心俺生擒賊將奪座鎧言訖告總管借與我馬橫方天戟不打話便戰賊將不能措手撥馬便走薛仁

貴趕賊散亂斧光映士貴催軍掩殺賊軍逃走程咬金鳴鑼諸將皆至不見仁貴咬金高坡上視之望見正西下騎馬來馬上白袍年少殺奔上墻擒賊一員賊將直至高坡下擲賊將於地薛仁貴活捉將來驚投了程咬金以鞭碎其腦咬金曰吾先往洛陽隨後義軍使起將董達望經赤兔馬賞薛仁貴張士貴劉君昂領薛仁貴從事登程上路天下義軍都至洛陽太宗車駕亦至傳聖旨宣大小總管來日駕登九龍門有諸總管排行陣程過門下傳聖旨各奔本寨張士貴劉君昂豈營於城外亦營斋音二人帳上議之士貴曰吾自年少棄攻刀戰不曾習兵法擺行陣不知規矩豈能曉會來日九龍門下惹衆將笑帝知我爲勇夫也雖無罪豈不自在君昂但然然不語帳下一人高叫一聲何須總管憂此乃征遼建功之日只來日先伯行陣教總管先獲頭功二人驚視乃薛仁貴也帳上問曰你會排行陣麼仁貴曰精解孫吳兵法士貴大喜行陣有法當奏帝處功仁貴應聲退候次日太宗駕領敬德與英公文武登九龍門看總管行陣通次後張士貴過於門下帝與英公大笑言曰奇哉此陣見左右方圓內虛外實勢若飛鋒剪撥陣形用內虛外實所以孫吳其哉帝曰運壽長吞加孫子布陣依依似武侯那老賊焉能會布此陣方知藝行隨福大宗然然唆

目見士貴背後一人青衣白袍縱鐙赤馬來攖執戟在前軍於其後帝乃曰此士貴是誰主人皆使執戟者乃侍士使一殿官下九龍門交開掛白袍年少御官姓甚朕欲用之九大殿官下門開張士貴行陣已過帝更不看剛路諸侯行陣使下九龍門至朝駕坐宣英公敬德至帝曰御筆道不見張士貴行陣如何此陣奇哉英公曰此陣甚好敵避之為虛擊之為實得武侯八陣法帝問敬德此陣如何敬德曰臣自從劉武周後歸陛下大小約經二百餘陣雖不通兵法也會見道道來陣勢未嘗見此帝曰世哉焉會此陣者自張士貴為破首號牌有功刀戰何知兵法惟恐有人所教帝疑之遣見執戟白袍年少指引軍兵此人非俗帝令近臣宣張士貴至於殿下帝曰昔日高祖三封肖相卿知否士貴曰不知因薦韓信達賢卿休諱適來行陣卿豈能會必受他人所教卿當言之朕無高祖之明卿有肖何之德今誰教你行陣來休諱士貴曰臣不敢諱倘伏在地奏曰非臣之能有一人所教帝大喜問卿誰教你來士貴言是夢神人所教帝口中不語太宗傳旨言道與諸路總管上平遼論張士貴還寨請劉君昂上帳坐說帝要平遼論如何君昂曰請仁貴問之令人請仁貴至帳坐士貴擧酒問之帝要平遼論總見下必有高見仁貴曰今家釣言欲不盡心盡鈍之

才試做一論圖求越某士貴心中大悅左右將紙筆來仁貴掃開紙一筆揮就看了度與士貴有罷將平遼論收於衷而仁貴曰今將此表見帝如蒙問念為何倘不解文意何以對帝奏之士貴言喃內蕭円去見帝你自辭說去來言說猛于仁貴之貌円步下帳忽見侍詩曰王當龍虎相逢日恰是君臣慶會時張士貴將仁貴至內門前留於宮門外士貴將平遼論見太宗再啟有英公亦抽其表宣諸路總管至殿下各進平遼論武士發獻上帝觀其文爲三寶言遼關守長自備其虎帝不喜用志贊裝行儉上表不合帝意英公見帝不喜方欲抽出其表見張士貴亦抹表一道上帝展於御案令左右宣讀未及一半歎喜然太宗使英公抽于碎其表不知是上說个甚來表曰臣聞貴帝臨朝聖尤作亂有虞在位苗裔不君軒轅豈無德之君帝舜非不仁之主蓋亂賊臣子興起干戈今高麗者海東醜類化外之夷既不朝上求當聖興師問罪加以葛蘇文弑主奪權恣行兇暴將百濟國進來進奉忌昌眾截斷其面欺陵大國誣斜香皇者不拜將征代鄰家不原之人說昔禹後主鋼柱蓋南鑾長驛而服近李靖至陰山使北狄望風而怯今欲征遼可分兵三路南赴明起中赴青丘道北遼屯取檢林若與三路車師慮使建功神速臣舉忠是伏取聖裁帝看

了問士貴前者排行陣之日朕早晚間言夢中神人所教此平遼論有出世之才非常之表此必是甚人做來張士貴曰乃絳州刺總管劉君昂做來帝令賞金一疋寶帶一條隨張士貴就軍太宗分三路南路趙州大將張公謹中路青丘道程咬金殺定方爲副將北路太宗御駕兵三十萬令張士貴前部總管取松亭關路過遼東兵海前過遼河帝嘆曰遼河水西去長安五千里帝有憂心歎曰至海岸下寨帝視海水江洋無窮東望高麗隔海千里如何得過帝不納房杜之言帝宣諸總管上御寨問過海之計敬德曰已問張士貴帝問張士貴回御有計否士貴回臣當思之諸總管皆散士貴歸寨請劉君昂議之帝問過海之計敬德以言容我善無思參詳君昂曰已問仁貴必有奇謀士貴請仁貴至帳下謂曰前者公做平遼論帝大喜言萬路陣有析箭之功當重賜賞帝宣諸官入御寨問過海之計諸將緘口吾當思之公莫有其術教三十萬兵過海仁貴見問天子遼言者總管今天子只要大海為路難征高麗仁貴用一計教十里海水只然日不見了半點兒上至太宗下至小卒如登平地要穩過海意下如何張士貴大喜離坐下帳執仁貴之手言引你去御寨上見帝使喫說道要仁貴什可做言道與士貴大喜諸總管都來見帝太宗再問過海之計

有無進臣奏曰有一家民近居海上特來請見駕言三十萬過海軍糧此家獨備之帝大喜宣老人至帳上問其言帝領百官隨海邊來見其萬戶昔一彩帳遮圍其老人東間到步引帝入室錦彩繡幔地鋪茵褥帝坐百官進酒帝喜但覺風聲四面波響如雷杯盞傾側身居動搖良久帝不曉令近臣揭帳幔視之但見清清海水無窮帝急問曰此乃是何處張士貴起而奏曰此乃臣過海之計得一風勢三十萬軍乘船過海到東岸矣視之果在船上將如東岸見遼兵布陣征其前路帝問曰誰能奪東岸言未盡見一戰船兩下裏擺起龍尾絲上有兵五百戰着絳州義軍旗號飛上岸去執方天戟見白衣年少卒步如飛走至岸上搖白旗一面屬麾高叫請車駕進登海岸驚然太宗急問救遼將奪海岸者虎將是誰張士貴奏曰此是臣過海之計乃絳州義軍薛功帝問將戟白袍年少近臣奏曰絳州一隊義軍隨白袍將殺賊軍往來來回太宗領兵過岸遼閩諸將前者喜賊昌眾最奏曰前者鳳凰城帝問曰如何得之近臣奏曰今被絳州義軍退遼軍奪從鳳凰城也在城軍民擔酒牽羊來迎陛下帝大喜此頭功乘張士貴皆是白袍持戟者是也太宗入城取街為內帝坐列大武兩班帝曰賞罰國之大事賞信罰明賞一人天下悅之罰一人天下戒之今通

海水待鳳凰城皆絳州義軍有功宜賜士貴至殿下朕當船上親見李彥
建功卿當為首只緣穿白袍持戟者卿當言其姓名是誰詩曰若非聖
主臨天下安得名賢出世間張士貴奏曰乃絳州義軍都頭目薛懷玉也
此人勇若關張智同伊呂堪當大用帝喜令宣薛懷玉至於殿下身穿素
衣未曾加職帝封為沂州刺史錦袍一領玉帶一條寶劍一口戰馬一疋
帝令出內遊街以激衆士之心薛懷玉謝恩再擺出來披袍束帶懸劍跨
馬令敎樂前引欲遊街市薛仁貴往內門撥張士貴見懷玉如此顯達仁
貴避截問其故這人是甚功來如此厚賜左右曰為獻計過海水破遼將
李東尾大敗遼軍收復城池乃薛懷玉之功也仁貴大怒曰盡力者是誰
受賞者何人仁貴行步如飛搶住馬鞴環叫懷玉咱兩箇只到皇帝根前
理會去來看這功是誰的不向懷玉掩得斧內門來帝與英公敬德文武
論懷玉之功急見鳳凰落於鼓角樓上立高九尺五待頭頂毛色五彩乃
禽之王也此鳳凰非竹實不食非梧桐不棲非甘泉不飲非玉石不坐邦
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曾麟周鳳周見鳳凰將州改為鳳翔府太宗聞群
臣朕征高麗今見鳳凰皆祥瑞也張士貴奏曰靈芝生黃河清麒麟至鳳
凰見皆祥瑞也今陛下征高麗才過海鳳凰來朝天無彗孛決平高麗也帝大

喜正是祥瑞忽有一人高伏陛下麒麟出鳳凰見非為祥瑞陛下征遼誅
臣男將此乃祥瑞也有百濟國呂黑羅曰此城名鳳凰城城北五十里有
一鳳凰山有鳳凰作窠嘴子名內飛者約有千數如陛下不信登高山看
之使有座寶帝大喜即便引文武官鳳凰山英公曰不可去高麗不比中
原恐遇賊兵有失帝曰不慕而還英公何憂不從諫領兵將文武百官離
鳳凰城奔鳳凰山來帝登高嶺勒馬東顧果有鳳凰飛戲成群帝貪看忽
聞金鼓喧天喊聲震地諕得遼天駭刀砌目見山四面盡有遼兵所道是
見戰着莫離支旗號帝曰悔不聽英公之言果遭離亂敬德曰臣等快保陛
下出去奔陣賊甚大誠恐有失莫若遣人下山求救帝曰賊甚大誰敢出
言未盡帝後一聲高叫欲陛下咱自取救兵臣更身單騎就軍前活狀過那
莫離支來其兵自退言訖一騎馬往下去太宗問左右下山者誰也近臣
奏曰乃駙馬薛萬徹下山橫鎗衝突賊陣遼將數員攔住薛萬徹不能出
陣話說鳳凰城外諸總管寨有士貴劉君弗帳上坐門人報曰帝領文武
看鳳凰山到今未回只聽正東金鼓喧天喊聲震地必有遼兵相持征戰
辛嗐諸將方欲起兵人報曰白袍將軍薛仁貴領一隊軍馬出寨去殺士
貴劉君弗領兵也往東去仁貴五百兵方欲行見正東遼兵來到萬餘人

列武陣擺開綠一員將頂三叉冠披鎖甲騎野馬橫刀高叫唐將來約戰了
唐天子於鳳凰山上被吾擒了將高麗國去也薛仁貴大怒海外賊將怎
敢拒我斜橫方天戟縱馬約戰三合擲戟方天戟活挾過來擲在陣前戰
戰在心寨內道不殺你你是莫離支答曰不是我乃遼將權撒延壽仁貴
曰唐帝安在延壽曰見在鳳凰山遼莫離支大兵所困仁貴回不殺你待
記軍中生擒莫離支係寫西遼言訖縱馬東去五百兵盛嚴隨後張士貴
馬三寶衆行徐武士殿段志賢等諸將皆曰此是仁貴怒烈人成功最奔
遼軍寨來忽見十五員將趕駙馬薛萬徹出陣望西薛萬徹咸走望見唐
兵將至遼聲高叫乃駙馬薛萬徹也言敢救遼將所過刀因難敵唐兵救
我不防馬蹶前足番身落馬二遼將搶勝至仁貴趕救約二百步之外
遼救二箭皆中二將墜騎遼衆遼將無救近前薛萬徹整身上馬問救我
者何人仁貴道駙馬休問名姓只大軍中拖過莫離支來救天子駕憂將
知名言訖策馬去仁貴不顧萬徹入遼軍寨尸身莫離支隨後衆將領兵
皆至四面殺戮遼兵帝在鳳凰山望唐兵四下齊至唐兵交戰急見白
衣年少躍馬橫戟衝突遼陣如入無人之境帝視敬德敢見此將如卿往
日之勇真虎將也見此人便是李海岸者白衣將軍相似敬德曰臣下山

宣此人帝欲去見薛萬徹上山帝親問曰朕御叔於不能見朕之危萬徹
奏曰非臣之功臣下山遇遼將數員臣戰十合方能出陣衆將還恭甚急遇
一隊唐兵遼一白袍年少將軍將來保駕臣馬蹶前足墮落地上二遼將
來取我被白袍將軍連發二箭皆中二將墜將救臣得見臣問姓名言待
莫離支見帝未遲帝曰即此山下衝殺遼兵者白袍將軍是麼萬徹曰臣
陛下正是此人卿當下山與朕急宣為徹領聖旨下山叫白袍年少有聖
旨宣你仁貴殺遼兵趕東住萬徹遮攔而進至近言有聖旨仁貴下馬問
將軍姓甚答曰姓薛名仁貴係絳州龍門縣人也提張士貴作長軍萬徹
曰曾建甚功曰某能絳州對程咬金殺了混天大王重過次到洛陽擺陣
於九龍門下獻平遼論月計伏三十萬兵過海殺遼將李東尾取鳳凰城
收鳳凰山皆是薛仁貴之功也曰你見如此大功也濟得一縣諸侯公當
上馬同走山上見帝此又二人到山中帥鳳凰城去了萬徹曰公且歸寨
萬徹入城見帝帝歸帳駐泊等來日天曉見帝五更催軍鼓響帝領百官
前進張士貴劉君弗前取榆林城遼遼兵來綠一員將使偃月刀頂三叉
金冠披紫袍陣前叫我乃莫離支也說張士貴大怕君弗道放心橫刀出
馬陣前道莫離支乃東海王蘇也莫離支大怒橫刀躍馬飛上劉君弗來

闊數合君弗丈敗率兵捲殺張士貴望西北丈邊兵塵(?)後起忽見一隊長
軍擁蓋當住遼兵隊一員將素袍壯鎧赤馬繫纓橫方天戟舉如常吉
賊將莫離支直往薛仁貴在此邊將出馬與仁貴相見爾乃海東莫離支
麾將曰某不是吾乃手下虎才將也姓梁名建熟仁貴道你退教莫離支
來你枉乃我兵器建熟大怒與仁貴交戰數合未分勝敗張士貴遣人報
曰被薛仁貴憤截住遼兵殺君帝例兵擊遼陣梁建熟領兵慧回望榆林
城走背後張士貴兵追殺直至城下張士貴收兵歸寨上表奏帝試小臣
殺遼梁建熟大敗之奪金鼓旗幡無數帝看罷得驚張士貴直恁的孫帝遣
使臣傳聖旨道與張士貴者令征遼果建大功宜加陞賞可拼三路都統
軍印首士貴方欲謝恩向帳下一人高叫告使臣道只不是張士貴的功
也有他別人的謊我那張士貴使臣道言漢子怕不有你的功言者王君
廓之子王孫謂又手言曰國家只用張士貴歟用其餘將軍則个伏鳥(?)門
此人是誰張士貴曰爾父為盧江王李瑗反情相累違國家罪責未得
詔爭敢用你且軍中待吾奏來奏若得詔用你使臣回見帝奏曰與張士貴
三路都統軍印欲謝恩一人高叫道這功只不是張士貴的也有別人的
功乃王君廓之子王孫謂未得帝詔不敢用遂令退帝視敬德奏他奮被

反臣相累他人須無過犯如何不用他且疑張士貴功詐賞罰者國之綱
紀不爭建功者不賞枉恐國家不平海東何日平安從張士貴建功亦稱
衆兵之力帝曰如何則可敬德曰臣將御酒三車入張士貴寨賞軍有功
者飲酒建功者自爭如此見端的帝令鄂國公押御酒三車至士貴寨後
着敬德上帳坐言帝賜御酒賞軍上至衆將下至小卒有功者賞酒納金
鼓旗幡人頭喜耳者賞及百人從轅門外入手下遣言告總管者論建功
飲酒近三車酒只小人都喫了驚敬德遂問張士貴這人是誰張士貴
道這人是絳州龍門縣人也姓薛名廷陀昔日帝於長安招義軍來投
軍自隨張士貴過海累建大功不蒙賞賜敬德問曰所建者何功廷陀曰
昨日立斬旗頭使兵挫銳乃奏功也士貴曰非為大功敢對衆誇口敬德
曰雖功不多亦合賞遣賞三杯廷陀退去敬德低處說令數建六功既非
士貴合無爭者賞軍已畢寨門外立着二人乃薛仁貴王孫謂論曰道來
對大臣欽望大功帳下不言何也仁貴曰征遼應有功勞都與張士貴拾
見莫離支截一戰兩箭德將武功對帝奏賞王孫謂曰公言非也此又擒
莫離支未得武高麗王見降德將帝已班師更不誤爾功名也今鄂國公
將御酒三車入咱寨賞軍令自不晉何時再得相見衆句說言嗔回薛仁

貴着白戰汗衫待入寨從寨門裏見敬德張士貴並馬出來仁貴唱喏不
定噢緊的王孫謂兩千推倒馬頭前面去敬德問漢子吾甚的仁貴敢言張
士貴使道遣漢不平來御酒已盡也你好窮口仁貴事無一言只怪欽工
孫謂曰道你言仁貴曰非是大功何告之有士貴隨敬德入寨見帝言賜
緋袍玉帶御兵取榆林城士貴偶望旨遣寨請君帚議事士貴曰我榆林
城何能得之君帚曰當告仁貴士貴曰數次不薦必恨在心焉能助力君
帚曰仁貴如戰鬭着用莫言擄之必捨命當先榆林城立破之言無數可
遂教使用士貴大吉召仁貴至帳下士貴曰數次不薦是下莫不懷恐麼柔
不得為公恐帝重用爾必歸我怎奈何老拙也以此留公保我着平遼軍
兵功奏帝未見仁貴曰合功皆不要若遣莫離支截一戰兩箭建功德將
青奏仁貴曆數吉紫張士貴自與公結為心交有探事人到帳下遞言離
榆林城不遠排着三萬來遼軍當頭林一員將貌如惡虎摔寨彈神自言
莫離支將來擲戰攫喜紫薛仁貴告總管這件功平了與小人辭帳下增
緋戰上馬領兵東來忽見得　詩曰嗟爰白袍年少將臨軍沾捻莫離支
薛仁貴擲戰擺莫離支遼兵陣前一將出來刀橫偃月馬跨赤赳頂三
叉冠披銀甲乃遼將梁建熟仁貴問莫離支在何處建熟曰在城中緣何

不出建熟曰射翼望清虎箭仁貴怒曰若三合外勝你非為英雄言訖縱
馬交戰不三合建熟敗走仁貴乃虜之梁建熟只曾見日月交蝕未曾見仁
貴中箭仁貴望箭又來右手輝其箭左手將戟擲於地上拈弓在手搭箭
當旗建熟自見仁貴擲了遼箭其中撥馬來取仁貴遼這箭射上人叫一
聲看應弦而箭中正中氣噗建熟墜馬而死張士貴大兵捲殺敗兵入城
閉門不出張士貴大兵扣城下寨寫表奏帝帝驚忽見許多功發使來催
張士貴來日取榆林城如何得仁貴曰不難今晚寨中造雲梯數十个來
日天曉立於城下仁貴先登城當奪北口士貴依言遣今工匠造之回奏
天子來日去取榆林城薛仁貴指揮士卒欲立雲梯係西北閣樓上列十
數萬遼將箭如雨箭使兵不能近前仁貴大怒下馬戰戟於地背圍牌直
叫大號仰望閣樓上遼發五箭射遼將五箭墜於城下驚殺了太宗他能
發引箭的見復怕不怕言李廣復生也太宗驚問見三處雲梯皆於城下
此及別人動但有發箭者白袍年少上城望見天聲驚叫若非虎將安有
此勇敬德曰這功早了不是張士貴的驟馬下坡徑到張士貴馬前令有
聖旨文來問你為甚雲梯奪城建功者是誰張士貴曰將破城之後詢
問建功者方知是誰然後奏帝敬德曰見三處雲梯一發爭功皆薛仁貴

先上城先占圍擽然後衆兵上城救軍開門張士貴劉君帝領兵入城來帝奪城建功者又是絳州義軍伴皇貢中城衆軍多傷百姓開門仁貴入城使人叫百姓勿出急閉大衙上城一發仁貴急開焉何報因從榆休城大衙內一隊兵來約一千餘人係一員達將威勢若虎仁貴更馬無一合戰料榆林太守高昌隱馬而走滕敗達兵出城而走退救數里方回榆林城安撫以完張士貴救兵退塞失賊數總領從者三二人救往士貴寨疑士貴匿他人之功作日功勞情見分毫將士貴對帝埋會今從者把馬於門外弱扶早繳佳步而入也門人諱狀當他府行方轉總探旬將軍馬手來攻擊榆林城者鼓力同熱論者甚多武總對一壁里處總一人彈鋦作歌

歌自來達將運上縣把等會兩三開數林彫殘柳紅葉衣林間鬧對稱前酒書甸兩無功使我請問日又不得積戟陣前天新達東元帥首入不得長驅大衆疾如雷神蕩狀屋清宇宙英雄智力不能施空將懷氣沖斗七叫張士貴你保了我也敬德大叫一聲彈鋦作歌的壯士你休埋怨張總管你欺君我來收德走向前春坑場的把那白袍壯士將軍你不是白衣人屋任貴惡又達罪責不想是邪關公頭衣而走敬德志恨而還使天晚來見帝敬德見帝說昨日取榆林城人不是張士貴之功天晚入寨寨之聞一人彈鋦作歌埋怨張士貴自領衣而開世名其人領衣而起走脫明知張士貴匿人之功虛作他功賞不明濮焉國意領陛下詳之太宗曰朕方思之差一近臣往張士貴寨急宣張士貴來見帝帝宣至帳下帝曰舉賢為能必有安身之處卿當賞泰寨人昨日榆林城下見五箭射五達將屢搽首登雲梯奪城建功者白衣將軍是誰張士貴奏陛下臣昨日攻破榆林城首先建功者姓薛名延陀實受沂州節度副使近臣奏帝領衆官前近安地嶺下寨帝昇御帳思報馬王言達兵列陣搦戰卿驚領大兵親出對陣林一員達將出馬冠戴華尾袍繡團花鎗横雪練馬驟驊騮自言達將乃伊那射也帝聞誰出馬敗志賢出馬交戰奈志賢年邁力怯撥馬回敗走伊那射追趕帝聞誰可再戰急於帝後而一箭飛出射逐將墜將帝急問發箭者何人近臣奏曰乃絳州文喜縣人裴行儉帝大喜封為禮部尚書帝欺混戰邊兵來走帝收兵歸寨帝昇帳因衆行儉建功入見張士貴主於帳下帝曰如此強者絳州總管張士貴先獻平邊論後過海奪東岸取鳳凰城救鳳凰山攻破榆林城邊寫東來皆張士貴之功大小衆總管諱似士貴之勇敬德叫因然張士貴累建大功亦有他人助衆臣隨陛下征戰賊兵擒世充誅建德皆臣之功也後然陛下衆發張士貴撞

武衆官恐傷士卒之心帝不語一人高叫敬德你不往爭日視之乃皇叔任城王李道宗昔日敬德欺者孝懷乃道宗親見也道宗言你往日曾建功今次征遼書無一功何故輕慢張士貴敬德對日奈帝不用奈若甚戰皇宗張士貴也帝用御老夫因此不用老回臣不老倘遼某韓夫若不主視無而見陛下前有報急馬王言某韓夫領遼兵下安地搦來搦戰敬德大叫日陛下使臣交戰出視賊將者不教臣戰勝石死太宗日總管在上者敬德領聖旨領兵出寨與遼兵對陣遼將出馬敬德不問名姓一合生狀了敬德運寨見帝帝喜日榆寨國之勇而由不滅敬德視任城王某往日誰今日也開陰皇叔之貴敬似衣一合捉遼將屠道宗日我雖力弱令與你爭氣則个親開帳下諸將放功喜戰賊將虜若成功把我任城職使分付與你言未絕一人高叫皇叔欺心某雖不才願隨皇叔戰擂喜熊皇叔是絳州義軍薛延陀道宗奏帝要兵一萬帝與道宗領延陀出寨與遼兵對陣一員遼將出馬薛延陀不打話交戰數合遼將敗走延陀急追忽見四伏兵起圍住任城王人馬日任城王被遼將兵圍住帝視敬德敬德恐傷帝心當帳下搦張士貴今收拾遼你功最大惟我不伏今任城王達因圍與喜本領兵三千往遼陣救皇叔。先建功者。帝前敢乞賞。不建功者說帝前納頭休教人替咱兩箇去來張士貴不敢去帝疑前功是詐令言不敢其賞心情方猶豫間傍有一人高叫張總管放心來助總管觀了爭功是誰卻是劉君帝言當言不讓父今者惜甚人情當與爭救任城王先建功者賞欺者斬本欺軍三千出寨敬德為左軍張士貴為右軍望遼兵至近士貴觀劉君帝被你送了我也君帝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大什耳依言遠報者士貴醉腰間金帶用手提定回顧衆將回如先入陣救任城王的賞此帶言未盡見一人下馬戰定載用十兩的帶腰間使衆士貴大想你功未建先取其賞白袍年少日總管埋會的狀先要賞須使建功休道只救任城王和那某韓夫絕將過來須直拋當一條金帶言訖拜我在手跨上赤兔馬奔軍陣前去救德大叫拿喜功者是誰再觀了使喜道好將軍既不是張士貴把這一件功都與這漢仁貴衆馬入陣見一員將使一條鎗來仁貴曰吾乃唐將薛仁貴遼將笑曰無名將退者開日爾是某韓夫廣吾乃遼將撤延壽仁貴曰某韓夫安在延壽曰今陣中被了任城王親送高麗平壤城去也仁貴大怒積戰交戰術分勝敗聽背後喊聲大震仁貴回視見敬德催兵也奔遼陣裏來仁貴恐被敬德奪功催兵捲殺遼兵四散龍走仁貴過陣並不聞任城王消息莫來遼某韓文所

搶倘皇叔有失吾亦不能回見總管縱馬東行忽聞金鼓亂鳴喊聲大震
仁貴曰任城王必在此處遂閃驟馬殺臨遼陣見陣中一騎馬出來仁貴
覷了言任城王乘被賊所殺我來的不濟事也走出來的人乃唐將小卒
滿身流血痛遭傷損仁貴曰爾既出陣任城王安在其人言曰將軍領回遼
兵勢大將來一人可動仁貴再問任城王如何卒曰見被遼將數員追圍
未能得出三四百人出來帶我傷脫其餘皆折了仁貴曰爾當西去着張
士貴聞但言仁貴先入陣保皇叔總管兵速來言訖縱馬入陣手執戟左
右撞遼陣驀見山邊一騎馬來馬上一將鎧甲彤衆身帶十數箭皆傷着
了兩三鎗認的是唐將不辨是誰後有一遼將追之甚速仁貴道唐將休
走我救你看乃是任城王見仁貴縱馬前來遼將撥馬結針走仁貴來趕
背後有薛延陀復追遼將延陀叫回休殺皇叔遼將被薛延陀追及拈弓
箭在手當身背射薛延陀墮騎遼將撥馬來取仁貴道其萊是莫離支誰有
道殺弓箭如得此將高麗平矣轉戟騰到根底叫莫離支暴住薛仁貴在
此遼將見仁貴縱馬至前不顧延陀只趕李道宗仁貴下馬扶延陀起見射
中左臂仁貴急問皇叔安在延陀曰適來遼將追趕身帶重傷者使走任
城王仁貴道救了皇叔將戟在手上馬來趕遼將却說任城王身帶十數

傷血流不止遼將追及驀見高坡一樹木成叢任城王急不擇路縱馬而
走遼將趕至任城王轉樹而走忽見白袍將軍縱馬橫戟勝至坡下大叫
曰賊將少殺皇叔其遼將不見回戰仁貴任城王勒馬回頭看二人交戰
只一合戟刺遼將墮騎而死仁貴下馬截戟叉手近前言絳州義軍小卒薛
仁貴也韓王執虎威懽喜無比李道宗忽却身邊無痛我與殿德爭氣力帝
曾言如勝遼將者使分付任城王職位何況救吾一命將軍上馬道宗問
曰爾既在絳州義軍隨士貴曾建功麼仁貴言絳州投了溫大大王重遼次
洛陽擺行陣後獻平遼論用計過海奪東岸首登雲梯攻取榆林城皆小
人之功也奈張士貴不薦其功只作義軍小卒身無微職托皇叔薦倫
我重用其殺身報國道宗曰我心我不比別人乃是皇叔蒙君之恩豈敢
忘也仁貴皇叔西來見遼兵與張士貴交戰未過陣仁貴縱馬橫戟殺一
條處巷保皇叔出陣遼張士貴見皇叔身帶重傷下馬動問道先道仁貴
救皇叔大兵助其勢方殺遼兵適陣今逢皇叔得見此間張士貴之功也
任城王馬上道誤國之保深也前建功十數件今保吾一命皆薛仁貴之
功也你及為諂佞之臣吾若奏帝你必該死張士貴叉手近言非不敢仁
貴是帝恭來得便既是皇叔有薦之心甚稱同此歡喜無李道宗公既有

此心請同上馬回歸御寨李道宗張士貴將兵如郡薛仁貴也奔御寨御
說帝恩救德士貴救任城王不知消息近臣奏曰有隨皇叔去戰者薛延
陀復回帝室王殿下身帶重傷問皇叔安在延陀曰敗於遼陣被遼將所
逼皇叔甚急臣往前去救臣中箭落馬其遼將追皇叔不知何處臣擅陣
出來身帶重傷帝大怒曰遼皇叔一命皆爾之失也令左右推轉斬訖延
陀奏陛下臣乞領兵再保皇叔近臣奏曰今皇叔被張士貴保入御寨帝
道張士貴又建功道見延陀今宣皇叔張士貴見數箇小卒扶皇叔入寨
至帳下張士貴在後帝親之見任城王渾身血不絕衆動帝不忍之離御
座急問皇叔若不幸義安有此傷道宗曰臣竭力戰賊將能免無憂奈扶
江山陣中遭遼將所逐身帶重傷口中吐血不止死內得生臣賴一虎將
所救臣方得見今對陛下可當舉薦驚然太宗救皇叔者虎將姓甚李道
宗方欲言仆然倒地口中吐滿身損手李帝驚曰皇叔為何張士貴曰皇
叔是被傷風發帝令扶歸帳令醫官治療帝問士貴曰建功救皇叔虎將
是誰士貴曰臣急纔得虎將托陛下洪福累次建功帝曰又是士貴也遼
重賞近臣奏曰被敬德追殺遼兵上安地嶺去也敬德遂驅於安地嶺下
寨帝宣元帥英公議事若遇安地嶺去高麗平壤城近也英公自思帝升

為將今次征遼我無寸進豈不羞見唐兵權甲也英公曰臣當領兵取安
地嶺力敵不得可以謀之帝親領大兵與英公諸將皆至安地嶺既至嶺
下見上二十里遼上列軍兵弓弩旗號遮天太宗曰若非韓信武侯在者
此嶺亦不能取英公一騎馬親奔嶺下仰頭望了不知見甚來大叫一聲
墮於馬下口中一道血出似絲綸一般驚然太宗叫苦不迭着英公有參
數寨人急歸本國知大小衆官向前是見甚的來帝令扶英公上車歸寨
須臾太宗遣問隨軍醫官巢論奏曰臣先視其容後察其脈巢論進於
脈奴奏曰此證內得先中海毒後傷心氣此病可治臣有妙料如藥引子
帝曰何物巢論曰中原已無者子奴以業主湯解之此中海毒以龍鬚境
灰入藥解之令英公先中海毒後中心氣非龍鬚灰不可下藥帝問曰何
處有龍鬚巢論曰海內有龍鬚太宗自思擡起辭御座轉屏風後歸帳去
須臾劃復回手將龍鬚與巢論道卿既為灰與英公下藥太宗七德安天
下前鬚既藥賜功臣李勣果然聖感動天英公主愈帝設宴相慶近臣奏
曰有定則三路併糧草皇太子遣使將珍珠粉將來上言此粉食之不
中海毒太宗賜粉與三十六路總管卿等既受其粉當思取安地嶺之計
張士貴將粉歸寨令左右剉成石仁貴王賜御賜粉分為三綻士貴君帝

三人無食其餘仁貴不曉其義欲問總管此船何爲士貴曰今皇太子遣此船載膳海壽御膳三十六船總管某既待之不敢獨享與公共之喫罷方歡欲謝人報遼兵下安地嶺來仁貴聞報不謝而去君弟怒曰古人言數一飯之恩尚殺身爲報今總管賜御膳此匹夫不謝而去士貴曰必有他餘言未盡人報薛仁貴領一隊軍殺遼兵至安地嶺去了張士貴曰昔日羊羹不均駟馬奔鄭今衆御一碗膳將竭力建功急點大兵皆領助將去怎生敢安地嶺仁貴領五千兵殺衆將上安地嶺去遼兵不能當只辦首丈仁貴復遼不捨行遼行殺相趕到安地嶺上仁貴大喜抑又將安地嶺遼兵過嶺去仁貴方欲前進仰頭觀了前面山口被遼兵也崇斬燒阻不能前進回嶺上望繼殺兵急見東南山有一條小路仁貴與衆兵曰吾當前進同等復隨言訖積我信馬而進轉山約行二十里仁貴自思遼兵小路卻奔那裏安正遼之次忽至一高峯仁貴勒馬視之見兩于頂程不遠皆領高叫鄉上來喻大家看則蘭月微指衆軍一簇向前觀見向山下樓臺殿閣此乃蓬萊三島也衆兵曰非也既是蓬萊三島何居陸地此乃是一所宮觀仁貴引兵尋望道路去至觀門前見樓臺森聳玉殿瑤階草竹蒼松奇花異卉到王門外見左青龍右白虎護其觀門並無人跡仁貴

下馬令衆兵擗門而入仁貴向前衆兵在後見七寶嵌玉雕成宮貴業華非塵世有仁貴疑此蓋遼乃無道者所爲至尋思急於正殿一壁轉過一箇婦人烏鬢堆雲素臉削玉含羞凝臉柳眉掃翠只疑是天家城下子高適會瓊姬洛水陵遼鄭子初遇龍女衆人推翻方欲向前那婦人不荒不忙着手指定遼言來者唐兵不得無禮自家共你親戚驚殺薛仁貴捷細要步操衣走向前自問婦人喻兩箇知是甚親那婦人曰吾將軍　詩曰欲聞一點櫻桃口噴出滿堂蘭麝香婦人曰俺姑又與唐天子親是你皇帝姑姑仁貴不敢無禮其婦引仁貴至方丈中見道姑數人請貴庭裡禮畢請仁貴坐婦人曰我乃高麗之妹建藏之姑唐帝貞觀初高麗爲我姪與唐帝姑姑親仁貴曰公主爲皇姑何居於此公主曰爲其韓文蓋蘇文殺其兄立我姪爲主那謀縱橫行事不附朝見其乃海東王蓋也今反唐朝奉由我主昔蘇文賊弄權高麗無主因此出家修道今居此觀在地嶺下此山乃高麗也過此山則無險阻敢淩平坦直到平壤城今在於此知唐兵寫表救天子明我高麗不反今唐兵既到此此遼人不遠將軍姓氏何人也仁貴曰我乃絳州義軍薛仁貴公主曰身居何職仁貴曰身在布衣公主曰何無貴品也仁貴曰所建功勞爲總管不薦不得重用今欲歸

本帳若取安地嶺參無路可取欲問皇姑願求一計公主見問笑而言曰將軍欲過此嶺何難之有依我一言大功必建仁貴躬身進言非今是聽其婦人言無數句使仁貴兩手加額則不止取了安地嶺和那莫離支亦拿了仁貴不信公主引於觀背後指此使走海水公主曰此海水連安地嶺過至安地城前可往平壤府仁貴告曰雖有海水又無船隻安能得過公主曰將軍放心我姪來日生辰想是高麗國王今日必然使駕船來望我也若高麗使來將軍可乾船取安地嶺城既至城下次取平壤城破其離支除高麗之患仁貴曰安有此事公主曰書無虛誑不待須臾高麗必至方語話中見一海船從東南來上有小卒百餘人其船直至觀後崖爲首使命高叫曾報皇姑得知今王子有令宣公主添壽言訖振衣使下船上來仁貴自思心間大喜殺來使我建功殺細騎步如飛騰至使命張底捽住衣袍救細在鼻四下我不殺你將公主平壤去和我也去走一回公主附耳待殺殺莫離支遣使道和俺高麗王也送了也遣使道甚公主急指曰將軍不可無禮高麗作亂者蓋蘇文也公殺遣使何益仁貴曰你姓甚遣使曰我乃烏伊遼奉王子令來宣公主添壽將軍大兵何至於此仁貴曰吾奉張總管令來取安地嶺被遼兵焚其山口使吾道途不能今至

於此恰聞公主壽誕如說了遼人不辱倘可爲吾大建其功公主見喜你看不殺吾先殺你遣使曰惟命是聽仁貴曰此海連安地嶺過安地城爾將吾百人到城屯紮開門二兵襲之得此安地城則無險阻遣駕來來取莫離支平高麗之患烏伊遼不敢不從仁貴將兵五百上船辭公主離安地嶺城來換了唐兵旗號開船離岸遠安地山到安地城下見城上嚴備宮布着軍兵烏伊遼船着岸夾帶仁貴叫城使人高叫城上休放箭我乃烏伊遼王令來宣公主添壽王打此過門人見上下同聞放門仁貴一騎捎出在前飛到甕城門迎頭見了叫苦不迭怎見得　詩曰安排香餌要遼王來備窠弓虎到來仁貴見二重門掩然猶閉背後卻早撥起吊橋放落膝板遼城圍繞列開弓弩門樓上立着一箇將軍厲聲高叫復見無擲子響一齊發箭使雜仁貴總得擡頭看了嘶氣厲聲卻到使人碎心莫被刺人先取此城成功了薛仁貴認得城上是唐家兵將且不得放箭我乃義軍薛仁貴今奉張士貴命來取安地城伯城上是遼兵可當放箭怕是唐兵須言姓氏驚煞將軍止住弓弩放開城門叢迎下城與仁貴相見了仁貴風姿瑞推體貌非俗將仁貴入城於帳中同坐仁貴問曰將軍何人也對曰吾過海分兵三路今程咬金兵取登青丘道口過今我大兵十萬取

胡越我乃南路元帥張公謹薛仁貴請死謹曰我騎海先取安地城後往吠登如天子駕至將軍何至於此仁貴曰奉張總管令取安地嶺爲邊兵焚其山口道不能回下山過高麗過公主將邊使烏伊達海船來賺安地城不如元帥先建大功張公謹曰公隨駕身居何職仁貴曰止是義軍小卒公謹曰曾建何功仁貴曰累建大功被總管匿功不奏未曾見帝公謹大怒老賊欺誤國家棟梁也將軍隨我下安地城同共見帝來 詩曰若非今日逢公謹安得白身朝大宗元帥下麾嘆曰此險阻有夫何日平安邊國共當領本部兵下嶺先將旗駕衣與張士貴共遣駕至此問元帥如何公謹曰先及駕至帝下嶺旗駕領兵離安地城下王逢張士貴對君帝須兵來嶺下體察仁貴消息仁貴下馬見總管施禮士貴大驚將軍上嶺者何爲亦言前事今南路元帥張公謹遣某見帝上接駕來隨後他領兵韓安地嶺來張士貴見言心內自思張公謹若見帝那得不奏仁貴把似對人爲不如我做一面人情爲仁貴自過海征邊非我之功同共見帝來賢一來言罷將仁貴斧御寨來留仁貴御寨外張士貴將旗駕衣入御寨來見帝帳下欲奏見帝與英公論說英公曰昔日楚君逢朝晚楚人人問曰大王通觀何說楚君曰與賢相道話來夫人曰賢者是誰楚君曰子丘

子夫人曰非賢相也楚君曰何爲夫人曰吾相伴三十餘年未審爲一賢者豈爲賢相於是遂爲孫叔敖有詩爲証 詩曰溯影頻移未退朝吾洼賢相日尤高當時不是楚姬問今日何由建叔敖英公目視張士貴今日國家用人之際何不爲一人似于丘子也士貴道英公只遣我裏随躬身主於帳下太宗問曰卿奏何事士貴曰臣爲一人英公問曰勝如楚大人賢如十丘子其不爲仁貴麽士貴戀祿對又匿不言仁貴之功帝曰卿爲者誰也士貴曰領兵安地嶺今南路元帥張公謹先取訖安地城將來將來奏帝帝如卿時領兵過安地嶺下寨前取胡越城言邊某韓文將弟男延禧出馬横刀帝曰若斬此賊者當封萬户侯言未盡一將出馬横刀勝既賊陣交戰帝急問出馬者何人奏曰乃番將李思摩勝負未分又一將出馬薛萬徹付能出馬萬延禧不能敵撥馬歸陣領兵入去胡越城來邊兵將叩城邊火暴一聲一隊軍來當先截住吊橋列開陣勢旗開擁一員將素袍金鎧赤馬紫纓兜住馬横方天戟高叫賊將且住仁貴在此怎緒來萬延禧入歛迎敵張士貴領兵至城下使人叫城上開門今天子駕至邊將敢走城中百姓何不迎風而降移時鼓樂官民開門來降張士貴領兵先入城有人奏帝張士貴已得了胡越城也帝大喜士貴邀駕入胡

越城我衛爲内帝宴文武排筵慶賀告急馬至取奏曰皇太子遣二將押運糧草過安地嶺下被邊兵截住不能進前遣人求救要虎將保糧草帝曰如之奈何張士貴韓楚臣領兵保糧草帝大喜未御不能於此功士貴君帝將仁貴領兵一萬出城西來保糧草張士貴問仁貴公今保糧草無失決當爲某仁貴曰領總管虎威領竭力死戰又報急馬王某韓文引領大兵十萬韓城不逆排兵搦戰帝領兵出城對陣某韓文出馬唐兵納城不逆名不虚傳頭頂三叉紫金冠身披團花綉袍腰横青銅偃月刀跨千馬追風馬左右弓插兩鞭身背飛刀王曰搦戰太宗曰此賊若待高麗平夫一將出馬絳州人氏乃裴行儉交戰數合敗走馬三寶出又敗既忠賢出又敗番將李思摩出去敗不移時連敗唐將五人歸陣使帝汗濕浹身英勇莫韓文既不能勝此將寡人如何遅圍又一老將高叫不着尉遲恭羅敵當殺退漢言訖一騎馬出觀打莫韓文問道再戰數合敬德方快帝令鳴金歸陣莫韓文催兵掩殺唐兵稍折其鋭歸城帝曰吾奈何文武奏曰來士貴不能當莫韓文帝問令狀士貴未回話可遇陣望張士貴欺德奏曰臣雖去帝曰卿老矣意有夫二年少遂奏曰臣保父姪過陣乃尉遲寶林帝令子父二人點兵一千出城打陣帝上城望見敬德寶林入陣敵

邊兵左右無敢當者四虎父無犬子移時父子二人領兵過陣望西去帝卿係若父子二人在城可保朕不合交敬德去了誰當莫韓文英雄也帝方憂慮忽聞城上發喊帝急問何爲文武皆言陛下試望則箇忽正西一隊白衣將軍約迭五百當頭簇着一員白袍年少武勇非常縱馬入陣如餓鷹餓虎逢人無敢把着殺一條蘆巷領兵騰至城下太宗覩了手撚圖様叫一聲得此虎將莫韓文休也急傳聖旨遂問來軍白袍年少姓氏小將跳下馬來帝頭取奏啓陛下聞小臣姓名急令開門放臣入城帝宣上城太宗覩了大驚是懷玉也卿如此結束諫玉曰父亡也奏太子殿前數臣來邊上將來保駕帝大慟不止懷玉也慟不止懷玉曰父死有遺言臣當戰之帝喜問曰領兵出離火壞對陣戰莫韓文塵懷玉出陣使似斟孝闘平也莫韓文道黄口嬰童何堪成事懷玉大怒縱馬向前交戰數合莫韓文敗走懷玉趕莫韓文飛刀在手暗算懷玉急見詩 詩曰飛起一條素練落來三尺銀光懷玉見刀來詐落馬下莫韓文見成功撥馬來取懷玉壁身上馬於莫韓文叩前千錦鐵簡高叫飛刀傷我不着你哭我一簡鈞闘一百合懷玉刀不能加撥馬歸陣太宗恐小將軍有失急鳴金收兵入城陜張士貴保糧草回來慈後再和莫韓文戰話說張士貴領兵布

回兵陣間忽生認的二將大良仁貴白某之過也亦不快仇仁貴上馬横
戟在手復落遼兵張士貴得出背後遼兵復追士貴謂仁貴曰爾要今功
當進遼兵仁貴將令領兵而回張士貴從後攻之薛延陀謂王孫謨曰將
軍道可是劉君弼所為二將為遼功相妒必陷良將公當保仁貴前功我
往御寨撞突天子去言訖薛延陀單馬奔御寨來望見正西兵一隊來當
頭休着段志賢薛延陀迎頭叫屈段志賢勒馬道開叫屈者何人薛延陀
下馬叉手對段志賢言是薛仁貴累建大功今被張士貴劉君弼欺陷虎
將程入御寨撞突天子去也王遂總管稱與仁貴作主段志賢聽罷雷髮
皆乍怒氣飆飆道一賊怎敢我奉帝命求探張總管消息誰知老賊如此
所為當亦道相見我與你把張士貴倒拖見帝啟薦仁貴則箇言訖遂引
薛延陀直東來天谷山來尋張士貴老賊怎見得 詩曰怒生安顏橫山
獸惱亂鐵猪混浪龍二片心懷遼國恨兩條眉聚大唐愁話說總管段志
賢引薛延陀忿恨領兵前來體察薛仁貴被張士貴詐謀所遣知仁貴先
引王孫謨破遼兵入天谷山去約數里王孫謨勸曰將軍復回恐遭遼人
所詐急還唱軍回是恭嘶也今發大喊仁貴只猜遼兵爭知張士貴劉君
弼聽只喊發厭急賢着薛延陀已至天谷山外人報張士貴劉君弼言段
志賢至二人慕接段志賢既見二人怒氣飆飆上衝牛斗縱馬至前一隻
手扯住張士貴一手捽住劉君弼你兩箇實道遶谷口發大喊的甚人縱
有蘇張舌辯也難啟口道甚的發大喊者是遼兵志賢曰薛仁貴安在二
將相視言不知其故疑谷門內喊者必是薛仁貴士貴君弼道不知志賢
曰有甚難見左右扯旗腳寫間是遼兵我是唐將射三隻箭大書寫偏大
射入谷去不移時卻射出數十隻箭來帶其書仁貴用刀剌其馬足出血
扯旗腳寫字乃薛仁貴也段志賢令左右取前展開旗腳上有血字唐兵
薛仁貴段志賢捽住張士貴薛延陀拖住劉君弼只此鳥蹬咱每見帝去
來士貴等曰此是遼兵使俾倘因總管差害石閉遼兵俾寫言薛仁貴此
乃詐也志賢曰伏大減目見揣的仁貴俾告曰若某忠心為國被唐兵所
陷願天降神靈我冤枉忽見雲霧並生大雨忽作移時復息其大已滅
忽聞谷外金鼓喊聲仁貴曰此處必有唐兵與遼兵交戰撞出山谷正遇遼
將薛仁貴引王孫謨殺入陣來見段志賢困於陣中身遭重傷志賢見仁
貴出谷叫曰將軍莫棄薛仁貴唐我乃唐總管段志賢也因救你被遼兵
所困願當保我仁貴遂卸盔袒甲酣戰遼兵稍退砍下馬來是段志賢琴
回歸魔不起王孫謨仁貴方思陷在谷中非我弼出縱見其哭我心方忍

我保王孫謨出谷使不髒段志賢撥馬卻入天谷山來不見王孫謨忽見
馬横卧三兩人重傷小卒仁貴曰王孫謨安在小卒不能言用手指松林
外王孫謨之尸仁貴大慟厥罷縱馬如出山谷來尋段志賢不見忽於戰
場中死屍內見一人言語仁貴見重傷認得是薛延陀急救蘇醒出聞
段志賢安在延陀開目見仁貴淚下手指東北上被遼將殺奔白灌城去
也言訖延陀死了仁貴念悲而上馬往白灌城救段總管來話說帝御帳
上坐聞為遼段志賢去探士貴不回恭曰臣當領兵前去體察帝許敬德
領五千軍將寶林父子二人出寨奔正東忽聞坡上動樂至近聽的是張
士貴軍人報士貴有鄂國公來也接着恭曰段志賢安在士貴曰不曾見
敬德方疑慮間一人報曰有一將軍從白灌城來也言遼將見困段志賢
將恭扶起那將軍身帶重傷扶着自言是薛仁貴適當下住被敬德手
叫到面前卻是薛懷玉見敬德言某段志賢在灌城下被遼兵所困謂士
貴曰公只此接兵休動我當將兵救志賢去恭隨懷玉望白灌城來卻說
仁貴單馬殺入遼陣內見段志賢身帶重傷不能得出仁貴高叫總管隨
仁貴來撥馬回撞遼陣移時保志賢并餘兵待出志賢曰勇哉仁貴縱我兒
懷寶在也無此英雄志賢曰我重傷也不見為爾某既出陣背後遼兵復
襲仁貴曰總管領兵先往某當獨戰遼兵志賢捱不住仁貴復殺遼兵漸
遠路遭敬德急問緣何得見志賢曰賴絳州義軍薛仁貴單騎保見今為
再趕遼兵未回敬德大驚那箇薛仁貴志賢曰昔日建功者張士貴今薛
仁貴某今遭遼痛傷惟恐我不死某於帝前明奏此事倘未及也遂說賴
功者張士貴建功者薛仁貴也賴眾總管為之敬德聽罷一雙眼指的
早爭圓滿兩言霜髭忿氣一根根豎耳嗔了牙頰之虬髯來我先了罷
衷只老賊張士貴已前建功者是誰的若還錯道了半句兒比及見帝我
與先打五十鞭縱馬引段志賢便回未敬德既理會的須沒乾休看張士
貴怎的支吾敬德復回忽聞嶺崖一壁喊聲發遼兵截住歸路寶林欲戰
從背後一員將騰王飛臨遼陣高叫見一騎馬殺將入去段志賢起了叫
總管建功者此人敬德令人急去叫仁貴早救入去敬德又令寶林在前
但段志賢在後衝突遼陣仁貴回時唐兵不能得出欲回助之奈力已困
恐有失也當入寨取救仁貴既至士貴寨外下馬令人報總管言仁貴至
劉君弼道總管聞早將仁貴斬了者怕敬德那老子知的咱兩箇休了也
召仁貴至帳下叫刀斧手押下者仁貴曰某有何罪曰你收兵不到道令
當斬仁貴道去救段志賢來張士貴道我不理會得推轉仁貴曰功勞如

判士貴曰。眼過天子丈畫項上封官令左右擡出君弗親為監斬付能到得寨門外俩坐仁貴不問時辰使斬方欲下手正東一陣軍來當頭據著敬德劉君弗望見說了三魂悲令將仁貴狀在一壁君弗接敬德至敬德馬上踢首拄住劉君弗右手腕腕起擲來恰才斬著其不是薛仁貴康是把將令人敬德入寨張士貴意待敬德向前拄住張士貴永併我不教斬你咱每見帝去來拽衣入御寨來見帝敬德說前功者皆薛仁貴之功是此賊臣之帝曰御何知敬德曰此賊與劉君弗曉天谷山因仁貴被殷志賢說與臣他願為證帝曰宣殷志賢有人奏曰此更到寨身亡帝嗟嘆不已帝問仁貴之功。有張士貴曰。寨中並無薛仁貴之功如陛下不信檢功勞簿看之帝令退。朕當賽之懲公令人訃敬德至帳乃曰我與士貴是總管令夜入士貴寨私問軍兵必知端的敬德曰然天晚入寨敬德二三人到士貴寨門外令從者控馬徒歩自入請兵士曰勿得高聲問曰仁貴本寨安在左右兵士引敬德至仁貴帳外側耳倆聽仁貴帳中彈鋏作歌歌日來遼時運且蹉跎茅舍兩三間數株殘柳紅葉滿林間閑對杯中酒書劍兩無功使我猜閒只恁不攢劍理馬往陣上笑新遼東元帥責人不將長驅大衆疾如電掃蕩煙塵清宇宙英雄智力不能施空將忠義對中斗歌罷猛叫一聲張總管誤了我也仁貴嗟呼敬德也言語據來兩至壁大下叫將軍我乃開國儀同三司鄂國公尉遲恭奉聖旨特來宣你仁貴既見敬德施禮敬德引仁貴御寨來見懲公奏禮畢遲大哥召仁貴至問爾賣兵言前功仁貴曰若本總管和元帥此覓使辯訴懲公聽說罷猛叫一聲老賊為欺左右與吾召張士貴至於帳下尉遲恭休教人去我親去做甚事入却至寨將那老賊一步一棍直打到元帥前者 詩曰保舉全憑李世勣報恍除是尉遲恭敢搶欲去懲公指往總管且慢行張士貴爲三路總管更爲鄰犯罪職革小然仁貴雖有功未見虛實若是端的積功然後奏帝降罪未遲天晚元帥陞帳人報張士貴懲公請至帳下置坐欲言未見元帥本情不敢告請言士貴偷日見元帥而已有如愁意不唯其由有人報曰摩天嶺上有隊逆兵系於勢威雖當頭據一負將自言英雄東嶺上排兵求戰此陣若勝高麗決定排敵出敵言未絕口一將應聲而出立於帳下又手進言告元帥仁貴領往張士貴看了半晌埋冤道誤却遼衰來敬德回頭遂問張士貴你識這人麼懲公看言曰敬德錯了也張士貴三路都統軍意謀軍中小卒也元帥謂仁貴曰今次為敵吾自有上將你退仁貴更不敢言張士貴目視劉君弗敵出君弗會意立於帳下其

當撞兵五千生擒其雄夫元帥許君弗領兵領兵出寨去迎兵對陣有一遼將出馬下打話交戰數合。遼兵走君弗趕上摩天嶺去人報曰劉君弗趕遼兵上摩天嶺去了也敬德道令奮顛出建功元帥再問誰敢領兵探劉君弗趿摩天嶺一將出乃應聖將軍光祿大夫马三寶領兵五千出寨上摩天嶺去人報曰馬三寶不知消息也懲公正憂今有中路元帥程咬金孫定方趿登州青丘道過海來見元帥大軍亦到英國公見能遂至帳下仁貴認得此乃當日催義軍宣使看認得我麼故立於人叢後程咬金歎下驚然看了迎頭望見失聲猛叫虎將在此回頭問張士貴此人隨你建了幾件功也驚然敬德道程咬金識這人從一萬里遠遠來徵遼見士貴道甚英公遂問此人那裏識來程咬金遂言當時奉帝命傳天下義軍因到絳州見此人來告某為犯著張總管諱字將此人不用其見仁貴武藝高強曾射三張弓提了混天大王董建某到汾隆對帝欲爲爭奈不見此人後敵某為中路元帥常記此人在心今隨總管曾建甚功士貴曰不曾敬德曰只枉死殷志賢若在怎奈何爾有仁貴見二人敢問兔不敢添言程咬金曰你休叫怕有遼兵搦戰教仁貴為敵便見虛實英公曰此言道得是令马三寶取摩天嶺消息不聞若仁貴保二將得還奪得摩天嶺向前功勞簿合把張總管功改做了仁貴功去帝面前具細敘奏懽喜賜仁貴令日好端尽又手立於帳下薛仁貴願往敬德程咬金言張總管今番便見端的英公問仁貴用兵多少用兵五百英公欲差五百兵仁貴曰若抑勒着教他難建功可憑自領而去者元帥教自問仁貴問數擧並無去者敬德道好無好漢英公曰非也為此仁貴身無寸職雖服衆人仁貴曰只要舊日張士貴手下義軍五百只此原軍知我心服衆義軍高聲言元帥領隨薛仁貴去勝者當加其功敗者就陣砍殺薛仁貴道快活然我也道罷領兵出寨仁貴一騎當前爭半里地遠近用戟招衆人慢功也衆兵曰將軍馬快趕不上將軍近摩天嶺有一谷軍約及一萬人旗旛遮天鎗刀光日薛仁貴背後五百軍叫將軍且住驚然仁貴回頭急問却是誰道來教將軍今日遭遠一路兵來上至皇帝下至衆兵沒一箇遼國的將軍休問爲將是誰看這一谷旗仁貴看了乃遼三高也仁貴不曉遂問衆兵說昔日場帝征遼先鋒多戳杖當日爲此三將所殺善千里爲盜後爲御傘子場帝驗之果良行千里遂賜金一提兼有萬夫之勇後征遼爲先鋒健將遇此三人所殺場帝敗兵有言 詩曰仍可騎驢倒上刀莫教遼着遼三高却說高延廣弟兄三人出陣叫曰來犯摩天嶺者唐將何人仁貴曰你衆兵

不顧隨吾蓋未知心腹今日我自戰邊三高若勝者當助我功如敗殺我
言訖下馬結束了綽戟上馬這將軍素袍瑩鎧赤馬紅纓使且飛到三將
根底吾收五百兵睜眼的看三將不能立馬領兵上摩天嶺去了仁貴髮
後上安地須臾半兩接見高邊三高兵到半腰裏從上飛石頭壘來仁貴
道只走這條擺布今兵兩向放過石頭去在上又用石頭打再門過手來
嶺上天石如雨仁貴恐損軍兵下嶺來離鞍下馬分軍暫歇三高不肯下
來仁貴不肯回去望西一隊軍來至近認的是程咬金總管仁貴急接咬
金問仁貴曰天石如雨若取不得此嶺係不得二將元帥疑功是詐仁貴
曰托總管虎威某當效死言訖綽戟在手飛上摩天嶺呼眾軍休來某自
戰一騎上摩天嶺於非非程咬金非我仁貴能彷彿上嶺石刖虎
打起邊人上到嶺頭一壁石頭打不着處下馬拈弓箭在手望上軍兵約
二百步遠仁貴發連珠箭不空射嶺上軍兵無救非欺仁貴見邊兵稍退
飛身上馬綽戟在手吼一聲如虎哉乃絳州義軍薛仁貴當我者死避我
者生一騎馬上嶺去起邊兵進下嶺來勢如摧山程總管呼軍兵不上峽
等億皆說五百兵見得勝而上邊兵皆退仁貴大喜就得此嶺不進劫馬
嶺上顧望忽見左右二條道言澗裏是一半小孤山分道向南熟向北邊

仁貴猶預間忽思之不見了唐二將消息欲往南路誠恐此有賊往北行
誠恐兩有埋伏不已忽聽一棒鑼響貼谷而響向孤山後伏處轉出一隊
軍來三殺兩樣旗直到陣阻路仁貴看了想二將必遭賊也來將是誰乃賊
兵五百旗開一將出馬見者如虎擊鼓落帳覷鋒使似衝開家陣涂沙
神路落雷軒大力是這將頭項聯子展身披連環甲騎卷毛馬手橫賓鐵
刀高叫來將莫非唐將薛仁貴麼仁貴勒馬我乃唐將薛仁貴非是被山
泰元帥將令差某來取摩天嶺被某退了邊三高領兵至此將軍何為阻
某某不見唐二將麼賊將曰我知下落仁貴道將軍當言何在賊將曰爾
退三高收兵與吾交戰若勝我者二將所在仁貴道原無寬仇為何交戰賊
將曰不與吾戰終須不道仁貴百般告賊將不說仁貴大怒吾當殺爾賊
馬來收交戰百合未分勝敗各歸陣歇仁貴大罵邊將無當某三合者此
賊百合未能取勝又戰十合賊將力怯高叫仁貴虎將也退下馬將軍饒我
訖二將下落仁貴下馬又干問也邊將無當我三合的敢問將軍姓氏那
漢道本中原人入遼國為盜某乃吳黑達這言二道路明修此路入海登
無路出兩道滑熟奔南下去恐有邊兵所困將軍速往仁貴曰將軍相遲
同往請建功實汝當貴豈不勝盜也吳黑達曰將軍在白衣何投携把人

若一日當貴某將軍未晚將軍速往救二將有失吳黑達領兵去了仁貴
縱馬向前皆後軍叫將軍且慢者怕有失仁貴道救人如救火前遣邊兵
仁貴橫戟入陣左右衝突復五百兵至後救邊兵散走仁貴見馬三寶劉
君弗兵撞太半仁貴下馬參見畢某奉元帥令救仁貴來保二將軍馬三
寶下馬致謝若非仁貴其危怎免仁貴見君弗施禮馬上安坐若太山三
寶怒責曰古人言蒙一飯之恩尚欲身以報某將軍救我一命某恩非小
何欺無禮君弗曰乃某手下小卒焉能答禮三寶大怒我聞張士貴嫡功
者皆臣夫所敬殺了這臣夫去見元帥只言陣前殺了不能降其眾扯劍
在手欲殺君弗三寶自思殺這臣夫無疑恐傷仁貴之功遂劍入鞘不言
而上馬隨後仁貴領兵保二將下摩天嶺來程咬金稱然駐馬而待馬三寶
與咬金相見取問復言仁貴之功程咬金大喜待回見元帥同見帝以薦
仁貴方欲回兵陡嶺上騰一隊兵來搠邊三高旗號程咬金排成陣高延
壽延廣延清三人出馬程咬金謂仁貴曰將軍欲成全功當退邊三高薛
仁貴應聲而出不待交戰三將一時墜騎驚殺程咬金說殺馬三寶一發
奮勇急生建功來速飛二天射看邊將延壽延廣一戟戳殺共潰邊兵不
擊而自走咬金三寶仁貴歸寨見元帥程咬金曰某自保某軍見薛仁貴

捉了漠天大王董達今又見殺邊將三高皆仁貴之功也馬三寶曰今見
仁貴取摩天嶺邊兵皆仁貴之功也張公謹曰昔見取安地府安地城
皆仁貴之功秋德曰昔見登雲梯取榆林城救威鳳山保駕令殺怯志賢
取白灘城皆仁貴之功也元帥眾將欲見帝忽有人報皇取任城王到來
元帥眾官叢接入帳奏見仁貴陡於帳下李道宗就眾將裏用手指仁貴
之衣昔日救吾一命恩人在此酥道奏曰有張士貴倒了頓薛仁貴功不
得也有功者必封有罪者天子道甚來急趕來張士貴眾官皆欲往吳公
日不須急眾官致怒我當見帝薦之眾官隨吳公來見帝帝見諸將忿恭
有程咬金拔公謹出施君臣禮畢帝大喜三路兵已到帝使領兵過摩天
嶺下寨帝與吳公論使無人薦仁貴者帝令探其前路取甚處去也探人
復回奏曰御寨約行三十里前望一山已如白玉照日光輝未知何名一
路綠水如盤前無橋梁紅旗不能得渡此復回奏帝得知帝觀山水多春
水綠皆有木窖見此山瑩白帝甚疑之當看其實帝引數德數千騎輕兵
而往吳公妹曰不可去恐遠邊兵帝不聽遂令吳公守御寨帝恐無紅更
備我根草備車輛數千而行構了腳子使是機帶行半合之地果見前有
白玉山欲進被綠水攔其去水深漲來測帝令析車做橋而過帝方至中

湧忽然風波滂起於綠水中見一人金盔銀甲玉帶紅纓擱住帝駕叫三
聲高叫小臣將來唐突驚煞太宗揚聲遂問神姓氏何人耶將軍正欲通
為帝倚丈過敬德未提鞭使罵草書狀驚御駕其神人水中復滅帝問欲
言名姓卿何此言敬德曰狀是悉為國邪事也有傷聖駕臣當保之至東
岸見一副骨殖石碑有字乃隋將麥鐵杖也帝不曉敬德說鐵杖到此被
遼三高所殺必是人僕然用石甲葬之於水中今唐突陛下欲言別葬帝
曰令王文喜近也時勝看白玉山乃人骨堆積而成山帝謂敬德曰此人
大葬中原人土養帝馬上沉吟忽於人骨山下見一白衣老翁策杖而來
鶴髮龐眉身著素衣帝令宣老人至於山前問此人骨如山為何老人見
問垂淚而奏曰陛下此白骨乃煬帝征遼時到此折軍二十萬後積骨成
山老人啟陛下今何至此太宗見了其言不利欲令左右擒之忽化風一
陣旋轉不散太宗看了大叫一聲墮於馬下荒蕪鄂國公提單鞭指着旋
風夾大將麥其風已散卻來保駕左右扶起帝來茶奏曰陛下見甚來帝
曰為聽老人說語兼見旋風忽起心驚墮馬帝不樂欲回忽聞樂聲盈耳
帝留之乃中原之樂形貌見百姓歡七香草擡酒歌樂聲喧香煙藹藹如
氣融融來迎聖駕帝傳聖旨宣十數箇老人問曰卿等乃中原之人否皆

曰然帝曰何至於此老人曰昔日煬帝兵敗乃於此者堆骨成山臣等乃
重傷者也後活者因遼人不殺另建此城號曰思鄉城帝謂敬德曰朕若
征遼事畢必將此百姓還鄉兼移載骨殖往中原葬之今登州至文登縣
沿海至家遼近卻是也眾父老曰臣等乃中原之人也既見中原本鄉何
無一種將之請陛下入思鄉城內帝欲往敬德曰不可恐遼兵知有隔帝
曰無妨百姓引入思鄉城來方到城中敬德曰恐有兵來言未盡忽聞金
鼓震天有人奏曰莫離支領兵圍了城也帝領兵上城有守御寨英公升
喉啞帝下至遼門眾將曰今天子將鄂國公性者白玉山到今未回吾想
必遭遼兵所困諸將等誰敢探其消息言未盡一將素袍瑩鎧虎氣飆飆
立於帳下又子遂言告元帥薛仁貴願往英公大喜此功若建不賞我處
你自能見帝復喚仁貴曰公要兵多少求自願者去仁貴試問應聲五百
人出卻是義軍元帥與令箭一隻問見帝何處吏因使來與兵吾準備等
爾仁貴得令箭出寨前至綠水望東岸有兵看舡艤仁貴高叫舡艤拜西
岸我奉元帥令來探天子消息五百人撐舡艤着西岸急命兵擺渡未及
過擁遼兵東來把住東岸仁貴立於艤上拈弓箭在手有三百步遠射了
箭箭不空遼兵無數傷主艤着岸五百人隨仁貴上岸來對陣遼將出馬

曰我乃渤海人天羅鵰也問唐將何人仁貴道活捉此賊必知帝消息不
曾打話戰一合把天羅鵰生擒之被本陣前着甸夾捵住前心我不放你
好生道俺皇帝駕在何處耶漢言無數見使仁貴叫苦不迭道來得遲了
也敢皇帝駕不得令被莫離支圍你天子於思鄉城此處城小不禁此圍
比及將軍到城必破了仁貴不殺天羅鵰令引路使眾兵守把東岸單馬
奔思鄉城太宗上城見遼兵甚大與敬德曰此禍要見敬德胃不似兵將之
力難出此城元帥又不知臣當下城過陣取兵去帝曰卿老矣馬困槍衰
圍之勇敬德對曰臣雖年邁遼兵的看吳猶顏陛下無慮言訖綽末打下城左右開
門提鞭騎馬縱馬衝上前掄叫陣間着數太宗立於圍樓上視見敬德之
勇嘆曰老人之威不減敬德殺入遼陣未能得出忽見陣勢分開一騎馬
殺將入來迎見來者一人素袍瑩鎧赤馬紫纓敬德迎見乃問來者唐將
何人也仁貴高叫總管吾乃絳州義軍薛仁貴敬德曰何來仁貴曰奉元
帥將令來探皇帝消息敬德道今番遼功又是你更休言隨我入城見帝
去來遼寨須無猛士貴敬君臣兩箇相見則箇敬德令仁貴在前他在後
復撞遼陣仁貴橫戟於鞍取弓箭在手左右聲一箭射遼兵墮馬殺轉無
數射的二百步之外馬不停蹄敬德曰吾當年少也本會這般本事不見

長戟只憑弓箭開條虛巷二人直到思鄉城下時帝憂敬德不能出陣忽
見白衣在前皂袍在後兩騎馬直叩城來敬德揚聲高叫陛下城上開門
今有唐將將來保駕仁貴問敬德曰城上有帝否敬德曰有仁貴下馬躬
身山呼萬歲帝視之白衣將軍大聲叫曰昔日夢中所見正是此人帝大
喜道一箇應夢將軍來也帝問卿姓氏仁貴奏曰臣乃絳州義軍薛仁貴
也臣得元帥令箭來探皇駕何故若如端的使當勾軍臣看上城見帝
恐違元帥令帝曰不妨仁貴曰臣為兵尾未為天子寬只知將軍令使宗
自兵去縛戟在手上馬薛鄂國公撞陣復回帝曰賢將也左右開門敬德
入城仁貴渡綠水說兵來見元帥具言前事英公令大小諸將起兵十萬
奔思鄉城來救駕過綠水正行過遼兵一陣有一遼將出馬使偃月刀自
言吾乃莫離支弟蓋金武鋼木唐將出馬英公欲問仁貴出馬不打話戰
不到數合遼將力怯望陣便走仁貴趕那漢使歇棒鎗在手望仁貴便棒
按上問過那漢只道棒鎗中發馬來取仁貴在陣中生擒猛虎將不用戟
擱舒兩隻手就馬挾過來英公已下諸將睜目而望獻於陣前取戟在手
撞遼兵殺死無數背後英公領大兵掩殺遼兵皆走散直到城下帝上城
望見唐兵將皆至帝曰朕擱死矣不移時英公至城下望帝下馬欲施禮

了。怎邪能見軍禮。且開門放大兵入城來。皆將迎天子至衙內。來帝在御
帳方坐。英公恨無門路薦仁貴。天子先言。英公奏陛下乃絳州義軍薛仁
貴也。帝曰。朕已知之。見在何處。英公曰。見在御帳外。未得詔旨。未敢自禮
太宗道。宣來。對帝怎生任用加甚職位。詩曰。平生慷慨英雄志。公日白
衣耕大宗。看加仁貴甚官。至帳下施臣禮畢。帝視仁貴。果然英雄之量。雖
曾經陣。承家忠孝。帝問曰。御有病否。奏曰。臣無病。帝曰。既無病。眼何
瘦。奏曰。臣自隨軍以來。未曾得飽。帝曰。為何。臣與一頓飽食。可待十人之
饌。既為義軍長行。為有畫容。日御所食幾何。仁貴曰。臣一飯斗米肉十斤
帝曰。朕與御食可充十人之饌。帳下欲食。仁貴謝恩食之。如餓虎吞食。未
如此狼不遺一粒之飯也。太宗曰。有廉頗之食。亦有廉頗之勇。帝方議官
賞。人奏帝曰。今有遼兵莫離支。如唐將殺其弟葛全武。親領大兵來也。已
臨城下。仁貴聞報。不辭帝而出帳。英公曰。真勇士也。帝賜御食。不謝辭本
辭其禮。帝曰。非仁貴不辭而去。必與朕建功。言未絕。人報薛仁貴領五百
軍開城門。殺莫離支去也。帝聽奏。大喜。先教薛仁貴安了茶飯。使着疏仁
貴騎戰馬。須大小衆將一發出城。英公列一字陣來圍。見遼兵早至。仁
貴勒馬當前。望遼兵三旗頭引軍前來。約二百步。遠仁貴。逆飛三箭。射三

旗頭墜馬。使遼兵生怨懼之心。横戟大呼。我乃絳州薛仁貴也。當我者死
獨退遼兵東走。移時復回。下馬見帝。帝欲賜賞。英公大怒。令左右把下者
推轉斬訖。帝問曰。何罪。英公曰。吾陣未圓。不得將令。擅求征戰。倘若有失。為
之奈何。葛蘇文乃虎將也。違將令當誅。帝曰。然。如此亦可將功折過。帝宣仁
貴直至馬前。對大小總管問。卿如此驍勇。自從過海。不曾別建甚功。仁貴自
思。遼東不敢唐突。對帝奏後。衆將再奏。日視張士貴。咱兩箇做不得人情
衣須索奏陛下。臣自前建功者。首敘決天大王董達九龍門擺陣上平
遼論王思鄉城保駕。皆是臣功也。帝大怒。令左右推轉張士貴來。欲見其
罪。仁貴奏曰。非張士貴不薦小臣。帝曰。何為。仁貴曰。臣曾言自過海。凡所
建功。臣皆不要。若見莫離支建功後見帝。不遇小臣。今日白衣能見陛下
托陛下之洪福。董將人之薦也。帝曰。乃賢將也。遂收兵還思鄉城。帝加鋒
仁貴掌兵三千。封為遊擊將軍。三路行軍先鋒使。進受并州大司馬。隨薛
仁貴五百兵皆賞賜畢。衆官設宴相慶。有人報曰。莫離支親領兵離城不
遠。列成堅陣。將來搦戰。仁貴立於帳下。啟陛下。願往出陣。帝大喜曰。壯士
也。帝謂英公曰。朕此舉不稱朕願。英公曰。當計之。元帥遂召諸將皆至。謂
曰。北思鄉城東有駐蹕山。於山下當擒葛蘇文。諸將聽令。使行東路元帥

程咬金張公謹。西路元帥馬三寶蘇定方武士彠衆行儉李思摩。英公謂
仁貴曰。俚會待摩來後。用你侍把莫離支。兩下分付與你。曰。告元帥。願從
將令。英公遂遣衆說明善戰權善。然太宗仁貴曰。建一陣與駐蹕山大戰
怎生。李英雄支。英公曰。上將之機。非爾所料。不待吾令。慎勿出陣交戰。遂
令者斬。仁貴不喜而退。帝領大兵與英公出思鄉城。英公排陣圓布陣上。
莫離支出馬。唐兵皆納喊。遼將頭三叉紫金冠。披團花絳獅服。横青銅鎧
月刀。跨骨輕神駿馬。左右弓斜二鞭。身背飛刀五口。莫離支搦戰。帝問諸
將誰敢迎敵。李思摩出馬。戰數合。敗。馬三寶出。又敗。衆行儉出。亦敗。遼敵
唐將。帝相顧大叫。傷哉。衆將皆老。敗於遼將。似此安能遠圓。帝言未了。一
將高叫。啟陛下。諸將皆老。人衆中須有強的。遮羅一騎馬進將出去。驚然
大宗問。出馬者誰也。鄂國公也。敬德出馬。莫離支言總管老也。敬德士的
來黃。敬德大怒。昔日子午敗封莫。非老矣。吾一臂常有千斤之刀。豈為老
也。飛來取莫離支。交戰十合。勝負未分。各歸本陣。莫離支又出馬搦戰。敬
德欲出。一將高叫。總管且慢。非總管不英雄。奈昔日建功多矣。教後進仲
功與薛仁貴。唐帝不得將令。待活捉莫離支。亦索將功折過。言訖。一騎馬
出。青袍金鎧。赤馬絮纓。厲聲大叫。賊將莫離支。識當薛仁貴麼。二將交馬

敬德當陣喝采。戰少時。一當百。老不及仁貴。怎生建功。莫離支言。你是
誰。仁貴言姓名。莫離支曰。無名之將。仁貴曰。休說。當日功今得你。可全我
大功。各言訖。交馬二將未分勝負。於遼背後唐將諸總管却殺將來。莫離
支急回陣。與唐將混戰。太宗領英公大武上駐蹕山上。看仁貴恐別人奪
其功。不敢只煙定。莫離支混戰。到駐蹕山下。帝視見仁貴白袍赤馬來往
軍中如神。帝謂英公曰。吾得遼東。是此虎將。思見仁貴趕莫離支。直臨山
下。莫離支當不得薛仁貴之勇。只辨得走。趕上莫離支。綽飛刀在手。仁貴
拈弓在手。怎見得。詩曰。刀撇起滿空豪練。箭飛來一點寒星。向駐蹕山
下。驚然太宗不轉眼。覷個先落馬的。箭先着刀先中。一箇非是先落馬。一
箇是鐙裏藏身。薛仁貴閃過刀。莫離支趕過。箭再戰。莫離支又敗。領兵望
東走。仁貴領兵趕將來。英公怕仁貴深入重地。遂鳴金收兵。仁貴不采令
者走了莫離支。衆將再見戰趕莫離支。從山後一望。轉過兩騎馬。張士貴
在前。劉君昂在後。君昂曰。總管見麼。仁貴退漢。今者再見帝。其功不小。遼
裏使不得好心的。須索先下手。劈轉兵器。取弓箭在手。曰。仁貴脛後無眼
元的是明槍易躲。暗箭難逃。劉君昂弓箭發望仁貴後心。使林道應弦而
着射仁貴馬後面的箭中左臂上。不曾墜騎。回視如劉君昂發箭。張士貴

在後一箭射定仁貴心上大㕘二賊匿人之功更傷吾之命箭射我不死
一家實我一賊使不逃其罪文舉馬的回來迎撥逃閒二總管發箭射其
者何意仁貴欲殺二賊又慮本恩不如對帝拼之一騎馬奔駐驛山上仁
貴帶箭見帝至至仁貴問元帥收軍御何不回來仁貴曰臣將自前建功
盡與張士貴只論其罪文㕘其功要建既見此賊臣肯放回帝曰通賊何所
仁貴曰王來十數里迤迤漸得其賊帝曰何為不得其賊仁貴曰被唐將
救了帝問何人救之臣追賊方及背後二將發箭射臣左臂急不得騎回
驛認得是唐將帝曰莫非張士貴劉君弼也仁貴曰然帝曰何驗也仁貴
曰臣收帶箭見陛下帝令取箭視之上有劉君弼號帖帝大怒曰二賊急
敢如此御與朕論來仁貴須聖旨教次只不從帝曰何為仁貴曰臣主身
於張士貴劉君弼下罪難家聖旨臣為敢失上下之禮帝曰良將也遂問
衆總管御等誰敢隨仁貴捉二賊去有一將應聲出欣陛下休遣泰頭壯
敬德將仁貴欲往吳公與敬德且慢去付耳低言道敵者敬德曰吾知說
張士貴劉君弼歸寨帳上論話士貴問君弼公射仁貴一箭耶湛其不奏
帝去也此事若何君弼道若帝要罪和總管也休士貴曰怎奈何君弼曰
不如投遼唐士貴曰高麗君要肯納之劉君弼道將三路都統軍帥來

奔往平壤城去見高建藏告士貴遂稱甲度興劉君弼君弼曰甚是佳總管從
來怨曹兵將令咱君弼領兵出寨往平路上來心情悦懷甚快甚悔正到
峻嶺岩峽處聞一喊聲一隊唐兵阻其去路旗開林一員將高叫劉君弼
暮往那劃公在此敬德送聞君弼何往正西有御寨直來待那裏去君弼
曰我來總管令迎鋒去敬德笑曰爾等射仁貴一箭正中左肩今帝知其
事令遣兵擒爾等今領兵東往吳不背唐投遼乎君弼曰不敢敬德曰爾
不反可下馬受縛見帝使休君弼知罪大撥馬歸遼須兵使走敬德曰這
匹夫實反作軍使趕君弼却又走十數里遠近海島一隊軍來當住劉君
弼二將出馬一箇白袍遮蔽了鐵鎧 箇是雁袍龍章了虎一箇掛孝
素服王一箇尉遲寶林高叫來將何人君弼聽了不顧衆軍一騎馬落荒
便走背後趕使得二年少將軍趕將來盛如寶怒然聽一條鞭聚有五百
人截了去路旗開林一員將素袍塗鎧赤馬縈纓横方天戟按住馬叫劉
君弼莫往薛仁貴在此便似報恨任負遺伯翻而篇見相急結未到君弼
下馬告仁貴被仁貴生致君弼將見尉遲總管訴說張士貴恃上遼其不
漏泄了也正尋思間人報君弼領兵同張士貴思之何東之平左右道欲
去平壤城路逢其薛文獻了三路都統軍帥遼實來降劉君弼入寨將來

見總管張士貴令左右捕來言未了轅門外二將勝至面前敬德後面走
仁貴敬德高叫老賊匿仁貴之功其罪非小敢違劉君弼却將三路都統
軍帥遼遼兵投降罪當滅族老賊下馬來張士貴擒衣使往帳後欲走仁
貴與步如飛勝至拄住征袍道總管休走奉聖旨將來宣總管有折證的
事怎見得　詩曰往日曾功情可恕今朝反國罪難輕却說敬德將二人
入御寨至太宗帳下敬德具奏其事君弼曰臣不敢射仁貴射遼將誤中
仁貴帝問士貴曰爾令君弼將三路都統軍甲何往臣不知君弼盜去折
證來定有户部尚書褚遂良出班奏曰臣為勘實問二人帝許遂良令左
右將二人退帝設宴賞勞仁貴封為兩府公三路都統軍兵職掛了甲仁
貴謝恩罷依班次列坐飲宴敬德見皇叔李道宗坐於筵上共飲敬德怒
曰任城王有甚功勞坐於衆官之上道宗曰我乃皇叔敬德曰有貴無功
亦大丈夫之恥也道宗默然不語褚遂良見帝奏曰臣勘二賊已招伏了
帝看招伏士貴匿仁貴之功君弼射仁貴一箭欲反唐歸遼招伏是實帝
大怒曰把二匹夫推轉速斬任城王起而進奏曰不可為軍卒斬二功臣
敬德怒曰今士貴逆反皇叔替言占護其罪同反也道罷火者撚拳撮拳
袍袖用拳使打正中左目血流滿面墮於地下帝怒曰總管怎敢呼金瓜

把下者唐上諸官皆乘面是首文武盡依理帝令左右扶任城王起恙令
璧官用藥貼住其血召敬德至御問曰朕觀漢史曾經高祖時功臣少全
者今視卿所為乃知韓彭見戮非高祖之過也光武不以功臣用事明聖
者也恭奏曰臣之一言而死今任城王與張士貴新作對門士貴逆反投
法當誅皇叔發言占護與反者同也其道打其一目只不打下頭來自無
罪帝宣任城王至前謂曰朕之富貴卿之富貴敬德所為也卿者天下西
帝見敬德畢拖張士貴劉君弼至帳下帝見之輔誓曰二賊有何詞訴士
貴曰匿仁貴功是實餘外虚折也斬訖劉君弼太宗拈筆在手詔張士貴
招後只寫四萬字道遼深海島至次日帝並三路兵起表遣平壤城下御
寨裏遣使將文字看了讀罷了遼王遂問群臣今唐兵已至郡城御等有
何計有一大臣白金城自仰奏曰唐帝聖德斯兵浩大若不歸降必見此
危王曰與吾同意今近臣寫降表來有人奏曰莫離支兵敗入關見王王
恙宣至殿下令唐帝將文字至御當視之莫離支曰王順有懼意王恙曰
吾已令寫表欲降於唐莫離支曰誰敢大王王曰白金城欲降唐莫離支
曰為吾爾有降唐之心白金城吶王有懷心若不投降怎退唐兵莫離支
用劍一揮白金城頭落地莫離支曰臣當寫其計要退唐兵寸甲不留寫

就計不度與高建議有了大悅此陣迎敵唐兵主軍等公在葛蘇文計道
喜高建議即發使下戰書去約來日與陣太宗大怒次日領兵三十萬出
寨兩陣圓其雄文出馬帝謂諸將曰此賊每恃天下平定誰敢建功薛仁
貴出馬罵賊將力走言訖交馬其雄文氣力不加撥馬歸陣仁貴領兵追
戰帝令英公救德上高坡望軍兵交戰旗號交雜發刀混鬪金鼓喧天喊
聲振地混戰多時勝敗未分忽觀正北塵頭起日土霧勝空大兵數萬如
今至近太宗高阜處觀了旗號遂發叫苦不迭旗上寫着天山軍乃其雄
文所借也昔殺帝之敗皆因此兵帝與英公使收兵還寨議事近臣奏曰
天山射雕王頭利可罕領三將元龍元虎元鳳蒙大兵三萬來助高麗下
戰書搦善射者來日對陣較量弓馬太宗曰。此及諱能令唐將皆老難對
此人弓箭薛仁貴應聲而出陛下放心小臣當射次日帝親領大兵出與
天山兩兵對陣射雕利可罕立於陣前請唐兵日番邊牌國將來鬪關吾
以弓箭伏於兩番可還本國言訖取弧矢望空中群鳥過遂發數箭皆中
其鳥落地唐將皆恐帝見失色似此弧矢罕絕古今想匹夫柔由基苗
地復無門旗影內主着薛仁貴心內自思此功不建名姓難播群轉方天
戟取弓箭在手搭箭當弦望番王為二百步遠近發箭使離忽見傳　詩

曰弓拽滿輪秋月箭飛一點寒星衆兵發喊一聲驚煞太宗歸旗望見失
聲使叫從天地那裏有這弓箭來統三千萬養由基裏一萬箇李廣仁貴
功在何處。三箭天山定太平。元的是第一箭忽出着背正中其胸望射而
死頭利可罕陣中先亡元龍見本主先亡欲報其恨元虎撥馬掄鎗番
出仁貴出馬元虎問爾號弓箭熟休待力戰較個天者仁貴曰何以較之
元虎曰各射三箭仁貴道射何物元虎曰爾射我我射爾仁貴道誰先發
箭元虎曰爾先射仁貴曰繞爾三箭太宗驚曰怎奈何元虎曰先戰數合
待使番發箭仁貴應命交馬數合撥元虎走仁貴趕見那漢連珠發三箭
仁貴皆躲了元虎撥馬來取仁貴道你射我三箭我只一箭這箭防着李
住三隻箭取六鈞弓迎頭只一箭元虎墮騎元鳳來救仁貴道你也喫我
一箭元鳳不曾手搖只一箭射在馬下薛仁貴遂迭使箭使不着交元龍
喫我一箭遺罷縱馬飛奔元龍根底來急措來　詩曰凜凜威風蓋世雄
扶持唐世定遼東能交海外烟塵靜皆在天山三箭中元龍措手不及被
仁貴戳利死馬太宗觀賞大兵掩殺天山軍仁貴威趕敗軍縊斜一隊退
兵來打其雄文垓堤仁貴不趕天山軍來迎其雄文兩陣圓薛仁貴出馬
叫高麗非我敵也願求其雄文出陣葛蘇文應聲出馬仁貴曰天山軍一

隊既敗爾若不從別無所托青下馬受降唐帝寬厚亦放其過爾不受降
置於砧刀悔之晚矣蘇文曰大丈夫死而不辱吾割昌黑飛之而謀據唐
帝嫉吾仔降亦只見死何如死內逃生言訖與仁貴交戰無數合其雄文
敗走仁貴便趕蘇飛刀在手仁貴見刀來下馬閃過望身上馬見飛刀又
至仁貴用手接其刀再趕一口刀復頭來仁貴急趕不迭忽見傳　詩曰
刀飛三尺突來血濺滿袍紅兩字時驚煞太宗旋欲衆總賞不爭仁貴有
失怎結末大唐天下飛刀中仁貴左肩難傷不重恨心轉加大叫誓報一
刀之恨縱馬入遼陣敵遼兵四散奔走太宗見仁貴有傷收兵還寨宣仁
貴上帳帝用金瘡藥塗之仁貴誓死以報國次日金瘡藥痛不止其雄文
知仁貴臥病每日領兵搦戰方及旬日仁貴金瘡痊愈帝賜御宴與仁貴
軋病方欽安聞有探馬探報曰其雄文又來搦戰仁貴曰一刀之恨今日
可報離御筵下帳披掛了上馬一似大蟲中箭太宗親領三員上將數十
萬大軍出寨忽見傳　詩曰可愛白袍年少將發心活捉葛蘇文其雄文
出馬搦戰仁貴出曰前番飛刀算吾看今番再試交戰無十合其雄文敗
走仁貴趕飛刀一口仁貴左手接着又飛一口刀。右手接了。復一刀來。下
馬閃過連飛三刀皆不中仁貴放心一直趕至平壤城下其雄文高叫城

上有高建議曆道曰御何敗矣目葛蘇文為仁貴之勇而敗大王急開門
建議曰御休惟此城已獻與別人也其雄文曰獻與誰向圍樓上轉過英
公高罵曰逆賊你主降吾此城屬唐也叫左右發箭射其雄文轉城欲走
向城西兩角上勝至一隊兵來當其歸路旗開處一員將白袍鐵甲馬鎗
馬大叫其雄文略住鄂國公在此背後其雄薛仁貴前面猛勇尉遲恭兩
勢並攻夾擊其雄文領兵撞陣得出約有千兵皆後唐兵追襲不捨趕至
天晚前有大庄令兵欺泊呼其庄主一老人出迎衆人獲問曰我乃其雄
文也庄主問因何至此其雄文曰因與唐兵交戰誤敗於此暫借一宵天
晚使去老人曰請將軍入庄王堂上則着喜散美酒待之老人向王堂一
壁小閣中喚王平少約二十餘歲老人言曰吾兒天交咱父報仇爾兄曰
全城因勸遼王降唐被此賊殺今為唐兵所敗誤至於此天不利言將細
在手飛奔王堂上來誰如道其雄文瀆與正是私渡過船過船漏孤庄求
宿過使人卻說白全城第白全鼎被御在手欲出老人急止吾兒暮住其
雄文勇非不知也可假圖之老人上堂來與其雄文道諸一宵中不得使
天方曉忽聞金鼓之聲人報唐將薛仁貴至庄外其雄文使不顧衆軍單
騎走至北玄心悔昌黑飛之事誤矣。感走至前面。遇着二年少將軍二箇

替掛皂羅袍腰懸竹節鞭一箇身掛白衣雙懸水磨簡兩箇戴住高叫賊將莫住財還寶林秦懷玉在此莫雄文不退二將結科走去背後薛仁貴合二將兵趕莫雄文走馬上叫晉三聲只見一漫漫的海水當其路頭曰吾亡於此言未盡唐兵勝王喊一聲圍三路北有海水東有財遼寶林西有秦懷玉南有薛仁貴白金衆高叫總三將莫住你不知我有寬仇被此賊殺吾兄今日當報其冤言訖出馬仁貴曰休要我功天子斬了劉君鼎害了張士貴皆為崖吾功也言訖斜方天戟出馬勝王莫雄文面前不打話交戰無二合土撿莫雄文於馬上將至平㝡城見帝帝令宣至殿下太宗曰尔是莫雄文作大罪知否一般本主高建武二欵留高建藏三拏下者遼東之物詐言待朕朕驅兵五十餘萬非貪糧好土侵犯外國同汝興師令軍民勞役今遼擒執何言所訴葛蘇文曰陛下已赦小臣使我王服大國更不闕遼東之禮帝笑曰傷人猛虎既制安能復㱑朕若還國安用於汝令左右武士推轉斬訖太宗皇帝傳聖旨加封高建藏為高麗國王太宗班師還國正是　詩曰歡敲金凳轉人唱凱歌回怎見得又有詩為證　詩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永息烟塵清淨宇天宗車駕却西還

力諫攻遼

宋史鄭居中進少師封宿國公初遼國叛臣李良嗣來歸陳滅國之策蔡京童貫主其事時居中為相力諫不可又謂京曰朝廷議夾攻遼此出良嗣欲洩己意耳公為元老不守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且本朝與遼國通好百五十年兵不識刃農不加役漢唐和戎未有如我宋之盛公何以遠興此舉乎徑史宇文虛中上徽宗代遼書以為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今不封值拯救為我藩籬而遠踰海內引強悍之女真以為鄰國譬猶富人有萬金之產與寒士為鄰欲肆并吞以廣其居乃引強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富汝取其全強盜從之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為切鄰強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卧其可得乎愚見切以為確論

決意伐遼

金史銀术可宗室子太祖嗣位使蒱家奴如遼取阿疎事久不決乃使習古廼銀术可體往當是時遼主荒政上下解體銀术可等還具以遼政事人情告太祖且言遼國可伐之狀於是太祖決意伐遼蓋自銀术可發之也

使遼

三寶感通錄宋朱齡石使遼還返夫道隨風泛海遂于一島粮水俱竭入島求水乃見一寺堂宇莊嚴非所曾覩見一僧共說行事設食問去留石苦辭欲還僧曰此去都二十餘萬里石驚怖僧曰自當相送又問曰識杯度道人否曰識之使指壁上鉢袋曰此是彼物有小過罰在人間使取鉢袋并書一封上為書字然不可識曰可以書鉢與之令沙彌送勿從來道此有直路疾至赴所須史至海沙彌以一竹杖着船頭語曰但閉船聽性不勞柂施依言但聞飋飋風聲有竊視者見船在空雲飛數息間逆達楊都大桁正見杯度桁欄口云齡石所至書自飛上度千度驚曰汝將得蓬萊道人書與我歸耶乃具說緣由又將鉢與之手捧曰吾不見此鉢四十年太初中無故而死仍送子　續通鑑長編宋神宗元豊五年知瀛洲承議郎寶文閣待制韓忠彥為遼主生辰使引進使榮州團練使曹評副之後三日以忠彥試給事中忠彥辭使遼曰臣嘗使遼矣若復往無乃虜人妄意中國為之人乎上曰西事未定無以易卿若遼人使趙資睦逆問語及西事忠彥曰此固小役也何問為使參知政事王言敷燕于館言敷問夏國何大罪而中國兵不解也忠彥曰夏人之罪中國既已報北朝矣並取而視諸言敷曰聞已還兵塞上何如如此則南北之好可保也忠彥曰聞罪西夏於二國之好何所與乎遼拒言敷及還資睦曰先侍中之制置西事有功累今取城砦數十使侍中而及見之快可知也忠彥歸上遣中使勞問面賜嘉奬清決辭忠元符告㚇

寶位使韓治曹誘至虜廷虜遣蕭格劉彥儒館客欲以南朝謝登寶位國信所為名治誘爭以不當稱謝卒曰國信所而還彭汝礪鄱陽集使遼詩

北行末始過陳橋仗節今朝使大遼寒日攢雲初漠漠悲風捲雪晚蕭蕭江湖夢寐時之楚象魏精神日望堯孤驛夜深誰可語青燈黃卷慰無聊

畢西臺先生集送晁德儒使遼詩　都門冠蓋如雲多馬頭匼匝金鞶陀平明三節出城去使華已過桑乾河桑乾地寒種作屋水窗漫野飛鴻鵠道傍簫鼓動地迴鐵面胡兒皆拭目金玦裝成寶刀利銀鞍半露貂裘煥日高要館駐前旌鎖客呲雛隨駱㹠河間未䧟新亭障山後猶存舊風俗幽燕婦女白如脂露面不覜漢冠服胡風吹雪卷毡城毡城在處為乞營黃沙行盡到靴淀新年下馬單于庭庭中胡人識漢事而公赫赫傳家聲君臣把酒重相勉知有從來忠孝名好言天子神聖武際天接地皆王臣㚇麻萬里留中原制作千年還太古白日覲觀丹鳳翔黃河近報伸魚舞不須鐵甲屯大荒坐見長城倚天去況君總髮懷剛腸往年司直中書堂單車走馬揔邊海而今復使天一方平時出入雖故事男兒舉足安可量鄙人再拜贈公語北邊射獵雲雪岡平安烽火三萬里朔林趨距闕金湯年年番馬輸漢地後車銀錦牽玄黃願持成效獻天子歸來躡出尚書郎歸來

琅出尚書郎衛金鳴玉甦明光

度遼

東漢書明帝置度遼將軍王建樂府詩渠波遼水北去咸陽五千里來時父母知隔生重着衣裳如送死亦有白骨歸咸陽營家各與題本鄉身在廬無回波一作波遼日駐馬相看遼水傍中州集劉著渡遼詩北渡東流心懷其北群會峰蘇屬國卻憶范將軍風陣橫秋厲霄聲吼夜蚊方言莽捎英唐范本陳分王寂拙軒集渡遼舟中小酌住會清歡取次成還群高擒極峰嶸撼斜已判玉山倒鯨甲不辭金碗傾暮日擁雲魚尾赤衍風翻水鏡紋生預慧江上分飛後千里關河月共明 我家河朔望咸平飛馬猶須半月程畫道遼陽天樣遠波遼何況史東行

遼東

東漢書郡國志遼東郡秦置雒陽東北三千六百里 和帝永元十六年復置西部都尉官 十一城戶六萬四千一百五十八口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 襄平 新昌 無慮 望平 候城 安市 平郭有鐵 西安平 汶 番汗 沓氏 遼東屬國 故邯鄉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為屬國都尉別領六城雒陽東北三千二百六十里 昌遼 故天遼屬遼西 賓徒 故屬遼西 徒河 故屬遼西 無慮 有醫無慮山 險瀆 史記曰王險衛滿所都 房 新唐書高麗傳太宗圍遼東城城潰獲勝兵萬戶四萬糧五十萬石以其地為遼州

遼西

東漢書郡國志遼西郡秦置雒陽東北三千三百里五城戶萬四千一百五十口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 陽樂 海陽 令支有孤竹城伯夷叔齊本國 肥如 臨渝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其江有蚤其下多青碧水經曰在縣南郡國志曰在右北平驪城縣海邊山也 會安遼西郡 陽樂 海陽 令支 肥如 臨渝 隋書地理志遼西郡舊置營州開皇初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一戶七百五十一 遼西縣舊營書地理志遼西縣燕州所治縣名 崔顥詩遼西 燕郊芳歲晚殘雪凍邊城四月青草合遼陽春水生胡人正牧馬漢將日徵兵露重寶刀濕沙虛金鼓鳴寒衣著已盡春服誰與成寄語洛陽使為傳邊塞情 趙嘏今歲往遼西詩 萬里飛書至閨人已度遼紙詩新別苦忌卻簪時嬌烽戍年將老紅顏日向彫胡沙蕭漢苑相望幾迢迢 闕則同異泉性情集過遼西詩 驅車入故塞今歲過遼西霜落彫弓勁雲橫玉帳低征鴻音訊香飛蝶夢魂迷欲寄遼鴦起門前聞馬嘶

波遼國

南蠻國名太平御覽外國傳曰從西屠南去百餘里到波遼十餘國皆在海邊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四十四

遼州

遼

建置沿革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　冀州之域。周戰國屬韓，秦為上黨郡，漢為沾縣地，屬上黨郡，後漢因之，晉屬樂平郡，隋開皇十年於轑陽故城置遼山縣，屬并州，唐武德三年分并州之樂平等四縣置遼州，治樂平縣，六年自樂平移於遼山縣，以榆州之榆社、平城二縣為屬邑，八年改箕州，先天元年改儀州，天寶元年改樂平郡，乾元初復為儀州，五代梁開平三年復為遼州，宋熙寧七年廢隸平定軍，元豐八年復置遼州，金天眷二年移城於近南二里，今治是也，元屬平陽路。

本朝洪武九年直隸山西布政司。　遼山縣　漢涅氏縣地，屬上黨郡，後漢因之，晉改轑陽縣，屬樂平郡，元魏太武併入武鄉，明帝置遼陽縣，北齊省，隋開皇十年置為遼山縣，屬并州，十六年屬遼州，大業初州罷，屬太原郡，唐武德三年復屬遼州，六年自樂平移遼州治於此，宋熙寧七年州罷，隸平定軍，元豐八年復置遼州，金元並為遼州倚郭縣。

本朝併入遼州。　圖經志　遼州本州圖志名附見於平陽志中，殘缺簡略，今重引考訂于后。　按本州乃禹貢冀州之域，春秋屬晉，戰國屬韓，秦為上黨郡，金置刺史。九域志云：遼陽城乃顓頊氏之子祝融所建也。又按本州東鐵門記云：春秋時在晉曰箕州，在衛曰夷儀，在漢為涅氏，魏、晉因之，隋開皇拾陸年置遼州，大業二年廢為遼山縣，唐地理志改為樂平郡，武德三年析并州之樂平、遼山、平城、石艾置州，徙今治遼山，八年改曰箕州，先天元年避玄宗諱，改曰儀州，中和三年復為遼州，宋熙寧七年廢，元豐八年復升為州，金天眷二年為南遼州，古城在次北，古老云：東近枯河，漲潦摧毀，故移於此。前元復為遼州，隸屬平陽府，領肆縣：遼山、榆社、和順、儀城，至元三年復將儀城併入和順。

本朝因之，仍曰遼州，省遼山縣，管二縣：曰榆社、和順，直隸山西省。　縣分

榆社縣　和順縣　郡縣志　熙寧七年州廢，隸平定軍，元豐八年復，至元初元年壹復舊，割隸三縣來屬。　按陽府併縣表狀，目近自威勝軍至遼州體量得遼州州系東西二百五十十里，南北一百五十九里，所管戶口，主客二千七百餘戶，地里人戶不及一中下小縣，而分建一州四縣，各不及一鎮人物，虛立此名，枉占官吏，諸色役人，戶凋零，差役繁重，以良相度，可以將軍就近分割併省，庶使減省官吏，寬紓民役。　縣四　遼山　和順　榆社　平城　　太平寰宇記　遼州樂平郡，今理遼山縣，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其地屬晉，戰國屬韓，秦為上黨郡地，今州即漢上黨郡之涅縣地

也，後漢於此置陽河縣，屬上黨郡，晉改為轑陽，屬樂平郡，後魏太武併入武鄉，明帝改轑陽為遼陽，隋開皇十年置遼山縣，屬并州，十六年屬遼州，即今州理，唐武德三年分并州之樂平、和順、平城、石艾四縣置遼州，治樂平，其年置義興縣，六年自樂平移於遼山，仍以石艾、樂平二縣屬受州，省義興縣，以廢榆州之榆社、平城二縣來屬，八年改遼州為箕州，因遼山縣界箕山為名，先天元年以與玄宗諱同聲，改為儀州，因州東夷儀嶺為名，天寶元年改為樂平郡，乾元元年復為儀州，梁開平三年以充州言內有沂州，其儀州復為遼州。　元領縣四　遼山　榆社　平城　和順　遼山縣　水言五縣地，河東圖云：和順縣晉大夫梁餘子養邑，春秋閼與，趙奢救之，奢曰：譬如兩鼠鬭穴中，將勇者勝，是此地也，在漢為涅縣之地，後漢於此置陽河縣，俱屬上黨郡，晉改為轑陽縣，屬樂平郡，後魏太武併入五鄉，明帝改轑陽為遼陽，隋初改置遼山縣，屬并州，因縣西北轑山為名。　平城縣　西北九十里，依舊三四，本漢涅縣地，晉置武鄉縣地，屬為清，開皇十六年於趙簡子所立平都故城置平城縣，屬遼州，大業二年改屬并州，唐武德三年改屬榆州，六年省榆州，改屬遼州，貞觀八年改屬箕州，先天元年改屬儀州。　九域志　下，遼州，樂平郡，軍事，熙寧七年廢隸平定軍，元豐八年復置，治遼山縣。　縣一　熙寧七年廢遼州，省平城、和順二縣為鎮入遼山縣，隸平定軍，省榆社縣為鎮入威勝軍武鄉縣，元豐八年復置遼州，縣鎮並復來隸。　下　遼山　二鄉　榆社、平城、和順三鎮，黃澤一寨，有遼陽山、巨芋山、遼陽水、清漳水。

官制

國朝官制　知州　從五品　同知　從六品　判官　從七品　吏目　未入流　儒學學正　未入流　訓導　未入流　僧正司僧正　未入流　道正司道正　未入流　陰陽學典術　未入流　醫學典科　未入流　十八盤巡檢司巡檢　從九品　南關驛丞　未入流

公署

圖經志　按察分司衙，在城內州衙東街北。遼州志　按察司在城忠孝坊街北。　州衙，在城內正中街北。遼州志　州衙在按察司衙門西一百四十六步。　行用庫，在城州衙西街北。遼州志　行用庫在城叢桂坊街北。　稅課局，在城西門外街南。遼州志　稅課局在城西關永豐坊街南。　惠民藥局，在州衙東街北。　廣平倉，在州衙街東。遼州志　廣平倉在宣化坊街北。　大濟倉，在州衙東街北。遼州志　大濟倉在城州衙東

城池

遼州志州城周圍四里九十步

坊鄉

遼州志東惠民坊 南宣化坊 西勤政坊 叢桂坊 永豐坊 鄉
黃章鄉 蘇亭鄉 長城鄉 王莊鄉 常義鄉 高莊鄉 嶺南鄉
豐堠鄉 大一統志遼山縣 黃章管 蘇亭管 長城管 王莊管 常
義管 豐堠管 高莊管 嶺南管 在城社 西社 東社

渠堰

遼州志本州乃太行絕頂所種田地皆山坡峻嶺非平川廣野並無渠堰

里路

圖經志四至 遼州 東至彰德府磁州武安縣界管頭村一百四十里
南至沁州武鄉縣界墨鐙村四十里 西至太原府太谷縣界黑峯嶺一
百九十里 北至平定州樂平縣界治頭村一伯三十五里 八到 東
到彰德府磁州三百里 東南到潞州三百五里 南到沁州二百四十
里 西南到沁州二百二十里 西到太原府四百里 西北到太原府
三百七十里 北到平定州二百四十里 東北到順德府三百里

遼州志四至 東至磁州武安縣管頭村界一百二十里 西至本州榆
社縣武鄉縣界五十里 南至沁州武鄉縣墨燈村界四十里 北至本
州和順縣趙村界五十五里 八到 東到磁州武安縣二百一十里
西到本州榆社縣一百里 南到沁州武鄉縣一百八十里 北到本州
和順縣一百里 東南到潞州黎城二百一十里 西南到沁州武鄉縣
一百五十里 東北到本州和順縣九十里 西北到本州和順縣一百
三十五里 右縣志州境 東西一百五十里 南北一百三十九里 四
至八到 東京七百里 東至磁州二百四里 西至太原府三百四十
里 南至隆德府三百一十五里 北至太原府四百四十六里 東南
至隆德府三百一十五里 西南至隆德府三百三十五里 東北至邢
州三百四十六里 西北至太原府三百四十五里 太平寰宇記 四
至八到 東南至東京七百里 西南至西京七百八十里 西南至六
安一千六百四十里 東至磁州三百四里 西至并州二百四十五里
南至潞州三百三十一里 北至平定軍樂平縣一百七十里 東至
潞州黎城縣一百九十五里 東北至邢州三百四十二里 九域志
遼州地里東京七百里 東至本州界一百一十四里自界首至磁州一
百九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八十里自界首至太原府一百六十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三十里自界首至潞州二百二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
二十六里自界首至太原府三百四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五
里自界首至潞州一百二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五里自界首
至潞州一百六十七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八里自界首至邢州
一百七十八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八十五里自界首至太原府一百
六十里 元一統志 遼州北至上都一千九百里 北至大都一千二
百里 西南至本路六百里 東至磁州武安縣管頭村一百四十里
南至沁州銅鞮縣墨鐙村四十五里 西至太原府榆次縣偏城村一百
四十里 北至平定州樂平縣界一百五十里 東到磁州三百四十里
東南到彰德四百里 南到潞州三百里 西南到沁州二百里 西
到汾州三百五十里 西北到太原府三百里 北到平定州二百四十
里 東北到順德府三百里 遼山縣 北至上都一千九百里 北至
大都一千二百里 西南至本路平陽府六百里 東至磁州武安縣管
頭村界一百四十里 南至沁州銅鞮縣墨鐙村界四十五里 西至榆
社縣店椽村界五十五里 北至和順縣寓堠村界五十里 東到磁州
武安縣二百四十里 東南到真定路涉縣一百八十里 南到潞州襄
垣縣一百八十里 西南到沁州銅鞮縣二百里 西到本州榆社縣一
百里 西北到儀城縣一百二十里 北到本州和順縣九十里 東北
到順德路邢臺縣三百里

山川

圖經志遼山 在城東三里勢如瓜塚高一里盤踞二里上有遼陽柚廟
曩因兵燹屋宇毀棄不存有遺址在焉 五指山 在城東北九十五里
高一里盤踞二里半山石壁中有一手跡其大如箕五指掌文俱備故名五
指山 太平寰宇記 李穆叔趙記云轑陽東北有五指山最石孤峯上有
一十一足之迹其大如人足指長俱全又郡國志云北齊宣王見人童之長
七尺又十六國春秋云石勒當生之時北山上草木皆為鐵騎之形矣遼
州志箕山 在州城東南七十里高三里盤踞五里山勢雄偉林木森鬱
東接太行山北連恒嶽接州界石云州先為箕蓋取此山名也太平寰宇
記 箕山上有許由冢堯伯夷列傳曰余登箕山上有許由冢傳風土
記云太原郡箕山有許由冢列說入云在今潞州潞陽縣不當在此其山
有石室方四丈壁中文字蒙書人莫能識人有竜谷元一統志千畝原

在遼山縣東南三十里。蓋州境多山，惟此地方千畝平原膏腴，人賴其利。太平寰宇記：遼陽山　在州東三里，南入潞州黎城縣界。　斷孤山　在州南十五里，其山南高於衆山，西面孤絕，有斷孤水出焉。　三臺嶺　後魏書云：武鄉有三臺嶺。　遼陽川　在遼陽城西，東過至山東西二十里中間遼陽水通流。　遼陽水　從平城縣西北八賦嶺下出，名八賦水，東南流經古遼陽城南，過謂之遼陽水，又東過合清浩水，號漳水。　清谷水　水經注云：清谷口水源出東北長山清谷，亦云遼山縣西南黃巖山先軫所出也。元一統志　榆社縣西二里有漳水，自縣北紅花嶺發源，經縣西南流入王鄉縣界。和順縣西北石咲嶺二交漳水發源，東南流二里相合，西下入遼山縣界，今入遼州。　清漳水　出太原樂平縣界沾嶺下，地理志：前漢上黨郡有沾縣，注：水經云：漢分沾縣為樂平郡治沾縣。　龍泉水　在州東三十里山側，有穴闊一丈，去地一百尺，流注不絕，如龍之吐，故曰龍泉。　南八賦水　在平城縣西三十里，出南八縣嶺，東流入榆社縣界，今入遼州。　北八賦水　在平城縣西北十四里，出北八賦嶺，東流入遼山縣界，今入遼州。　圖經志：漳河　在城南一里，其河二源，其一自和順縣西儀城界發源，經由本州南一里下流；其一自和順縣石猴嶺發源，經由本州東七十里，南流至交漳村，二水相合，下流入潞州黎城縣界。　遼州志：千畝泉　在州南三十里，邢人建廟其傍，上有高源，地勢平闊若千畝，然其下峭壁屹立，松栢蒼茂，佐石突兀，中有二穴，泉自石出，清流不息，故名為千畝泉。遇有水旱，祈禱輙應。自唐加號曰通利侯，元錫號為千畝靈泉之神，每歲於五月初五日致祭。其廟前元至正三年五月立碑。　圖經志：元雅德渢實千畝靈泉廟碑　遼陽郡治東南三十里有千畝山，山之北有廟，廟曰通利侯，考之載籍，神之在祀典也久矣。自唐而加號爲神居是山，勢枕太行，群峰星拱，松栢蒼茂，佐石突兀，鬱然而陰，爍然而榮，觀其層巒聳翠，碧樹留煙，其為山也秀矣。廟之西南又有泉自石出，清流不息，環遶其間，究其源則莫知其來，亘古今而不涸，其為泉也靈矣。侯之為神能驅龍致雨，呼吸風雲，護民稼穡，其為功也大矣。故邢人賴侯之福以生，春秋以祀之，朔望以禮之，有司時加致祭焉。至正壬午夏，彌月不雨，多稼將枯，州之官慮民憂色，而相告曰：歲不成，民不能保其命，為民牧者當思何如。衆乃齋沐恭謁侯廟，一禱而雲雨沛然，農民告足，歡聲達於四野，吁侯之救民，以輔我皇元好生之德，為功誠大矣哉。越明年癸未春，監州高昌也先怯里迭失公白於僚吏曰：昔者侯賜甘霖，他郡之所無，有兹境群

黎合詞鼓腹而樂豐盛之歲，非侯之力耶？然無誠以報侯之功，豈事神之道歟？侯之廟達覽煙霞，近觀山色，美且秀矣，特無三門以廣侯之居，可乎？僚吏欣協厥謀曰：善哉斯言，亦見公之事神也。克敬官乃指俸爲功，而又訪於民，民曰：此衆之久欲為也。官其先乎。言未既，即斬材於山，僦工於市，而民子來，不逾月，木工告成，乃墉乃象，乃繪乃門。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宏其舊制，煥然一新，意侯之澤被於民也厚，故民之趨功也勤。監州堅僚屬善神之寔，樂民之助，屬余以記之。余曰：學識淺近，恐不能揚侯之德，固辭之不獲，乃筆之曰：民賴神以護，此邦福斯民於不已，則歲袁坤之祀若坤之功於無窮，以慰我聖朝育民之意矣。　承事郎前江浙省鄉貢進士雅德渢實撰

土產

遼州志：青麻皮　藥材　木猪苓　太平寰宇記：人參貢　元一統志：鐵　遼山縣有冶　炭　遼山縣有窯一處，和順縣有窯一處　磁　遼山縣有窯一處，和順縣有窯一處　麻布　遼山縣、榆社縣、和順縣俱出

風俗

圖經志：其民貧儉朴實少文，地無出產，惟以力田為務。其地居太行絕頂，石厚土薄，氣候甚寒，不宜栽麥，雨多則禾稼不熟，霜早乃收。郡縣志　寰宇記：蕃漢相雜，好武少士。　元一統志：其民信實純厚。

戶口

遼州志：軍民等戶九百三十九戶，計四千九百二十八口，男子二千四百九十七口，婦女二千四百三十一口。　舊唐書：戶四千三百六十五，口八萬八千六百四十。　天寶戶九千八百八十二，口五萬四千五百八十。　郡縣志：唐開元戶七千九百九十五。　宋元豐戶七千三百十五。　寰宇記：宋戶主二千七百一十七，客四千七百五十四。　九域志：戶主五千五百七十八，客一千七百二十五。

關隘

遼州志：黃澤關　在州城東南一百二十里，延太行絕頂，山勢險峻，東西一徑，往來艱難，車馬下山則盤路曲折，故名曰十八盤，東達彰德、開封等府。前元設立十八盤巡檢司，仍立巡檢司守把其地。　驛傳　除設立急遞鋪外，緣係僻道，自來不曾設立站驛。　總急遞鋪　在城州衙西街北一百五十步。北至曹家寨一鋪　平王村一鋪　至和順界石鼓嶺鋪　西至王到莊一鋪　西張村一鋪　洪濟村一鋪　黃巖村一鋪　至榆社縣界武鄉

舖鋪

壇

圖經志社稷壇在城西北一里二百七十步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州南一里三百五十步．無祀鬼神壇在州北一里二百九十步

廟宇

圖經志三皇廟在公廨西街北　文廟在公廨西南　城隍廟在公廨南街西

古蹟

圖經志先軫廟　在城南二里春秋晉大夫先軫為大夫城濮敗楚軫之力居多襄公時與狄人戰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之歸其元面如生即春秋所書晉敗狄于箕即此地也其土之人仰其英風義烈建廟以祭之俾血食不絶元錫號為晉大夫先軫之神每歲於五月四日致祭　趙楊先軫廟記　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然則臣之道固不易矣盡智竭忠匡國利民生樹鴻勳沒享元祀此在畎畝時所發之本願也乃夫盡智竭忠王國利民偶一旹之微失之能補一旦臨難奮然不顧棄千金之軀示後世為臣之戒其身雖沒後有忠貞之節峻不可攀是豈為臣之本願哉不得已也春秋時晉楚齊秦更伯晉以得士則昌而晉所由興恃賴謀國輔佐之力城濮之戰走子玉猶資胥臣之戲嬰孺由是始盛文公之伯殽之戰擒三帥若狸性之猜蒐是克大襄公之烈蹤横妙用不差毫釐皆先大夫為之主謀也當文公初薨襄公嗣伯秦師伐鄭取路於晉大夫不忍其侵軼發卒以抗使匹馬隻輪無返者襄公聽其母秦嬴之言釋三帥大夫朝而問秦囚公曰毋命釋之矣大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須臾耳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厥後秦卒用孟明果有王官之勝封殽尸而還遂伯西戎及晉敗狄于箕師無帥矣大夫念昔嘗逞禮於君意以謂君之邲我患不加討我何面目以處孫偃趙衰之間況後世必以我為無禮於君之人與其含羞苟活孰若敗狄而殞猶足刲國元且以不朽也遂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憐之歸其元面如生此其梗槩也嗟乎人均一死有輕於鴻毛有重如太山何哉在得其所與不得其所耳莫之後大夫不復命蓋如死得其所也襄公之釋秦囚猶解猛虎於陷穽此謀臣衆士之所痛惜大夫進而諫之不及退欲追之恐弗追感發於中不得伸乃不顧而唾以招違禮之愆尚以取死然死豈大夫之本願哉比大荒唐之人事君一不遂其志則腹誹心恨靡所不致而事勢既專羣嫌既搆

三家擅晉六卿分晉流弊之極至有違棄桓文之功近希曹馬之迹者孰重孰輕宜乎芳聲義烈傳千古而無愧也其土之人迄今仰其遺蹟廟貌而嚴敬之俾血食不絶余叨守是郡年七十有二將脫替還箕山之陽徘徊祠下感慨不能已遂援筆述其行事以為之碑時大定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少中大夫行遼州刺史兼知軍事趙楊撰　祝融廟　在城北二里以遼陽城乃顓頊氏之子祝融所建故邦人立廟以祀之元錫號為祝融氏之神每歲於立夏日致祭其廟前元至正十四年八月立碑　元帖睦邇補花祝融廟記　祝融古官也立之以正火顓頊氏之子黎為之蓋以其能於火也然考之史黎之在當時非特能於火且有平土之功是以後世三皇之祭則以配神農土數之祭或又以配社示不忘本之義也築壇立廟在在皆然而遼陽之民復別立廟以祀之是何異於他郡也邦按九域志遼陽城乃顓頊之子祝融所建言以有功於民血食在茲觀夫城之週圍髙山峻嶺深谷陵崖其險固殆非筆舌所能陳者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則遼陽城之建其取於時義也大矣其為民慮也遠矣民之受賜也與他郡異矣民之受賜既異於他郡民之務本安得不異於他郡哉且州有佐風劇雨水旱灾沴禱之輒應民不夭癘年多順成功德庇庥萬世永賴宜乎復別立廟以時祭享而不忘也至正癸巳監郡鐵穆迭兒大禮節史具屯塡鈞夫耆春行視農有事於廟今則赤白狹矮不足以竭虔妥靈而又梁棟傾剝而不治儀像黯昧而就戚祈民日慢祥慶弗下我等既承王命而守其土不即不圖咎其可逭乃命革故為新衆工趨事無怠無忽而又憫以河南兵興之故戒使勿煩恐勞民傷財也明年甲午五月始克成焉閲几四而現矩中度塑像凡五而尊卑適宜門窗壁飾舉無可非議者昔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孔子譏其不智斯廟之改作不惟無不智之譏而又見其有事神之誠矣我皇元以重農為國本以明禮為家法而於聖帝明王忠臣烈士惓惓然命有司以時致祭制祝融乃聖帝明王之配非忠臣烈士之流天下有司所當祭而有司於遼陽者尤所當祭也於戲有事神之文有感神之實而後質諸鬼神而無愧其文其實故有以驗夫方今之有司以繼以承又有以啟夫將來者云　國子進士承事郎晉寧路同知遼州事帖睦邇補花撰

嵓山廟　遼州志嵓山廟在城西三里考之廟碑乃鄧國公之後迄宋而加號曰昭懿聖母邦人遇有水旱祈禱輒應

國朝錫號為嵓山之神每歲七月二十五日致祭其廟天會十二年八月立

碑　元一統志　和順縣西一百里箕山有崇應昭懿夫人廟禱雨多應

王箕掌山之神廟記　僕嘗質之於有商之頌有曰來假來享降福無疆即其所以爲假饗則幽隱之中居歆而不釋逮神之明明以告人則莫之或見又嘗質之於有周之雅有曰公尸燕飲福祿來崇即其所以爲燕飲則公尸之言嘉告而不忒逮神之諄諄以語人則未之或聞由是幽顯兩塗神人異位默然以降監者理之所宜顯然以告語者世之常事倚歟神歟何其偉歟越惟天會癸丑祀事之既環諸邑人邑人曰神之功則大矣事特異矣屬天失撫定之餘郡盜滿野而佛宇神祠埃滅者十常八九獨我神祠巋然如昔天何護持之甚歟仍歷年彌久莫知所自遂跪伏虎陛叩其夫人之本始仰而不語者久之叩于再于三琅琅然大語于眾之中曰吾之本始未嘗告人今其請之益切遂語諸人曰本郡國公子與之後歷世不詳獨皇父別業鎮洮仕於唐之宣宗朝以忠言讜論寵宮諫議夫人事親極孝惟世之剖肝割股不足以擬其孝藝云唯孝通神明是乃上帝眷沐獲隸仙籍然虞舜以大孝作元后斯猶未也又俾司兩部廉其膏潤之私保育之惠寰諸寰宇而帝之所養孝之所致並云大矣嗚呼天下有名山大川非常常者所能宅不曰有不世之功而必有不世之德乃

使之居於斯枯於斯爲一方之牧享焉掌山神廟西遂東北隅倚巘摩山之遂遵而又上有靈源淵潘湛碧尤爲奇異當大雲刊空長畝乾槁環數千百里黎民嗷嗷日俟其蘇蘇者能齋莊肅秋丐以一勺之欵莫不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示其靈感之無斁不直此也凡民有疾洗心以往者滴瀝之私旋有莫大之效是最濟洪潤德斯爲最宜其欵宇崇抗南踰汝漢東抵江浙踵枝相屬歎上祠下閱歲而成然肇於昔年之顯寧而後再以昭懿寵號尤顯於聖時之天會僕以壬子載奉綱章濫司是邑視民之初凡厥民庶日以斯言爲吉若曰以斯言爲誕歟何吉者無間若曰遂以爲然歟何孔聖有不語者四遂擇日齋沐將欵祠下請觀其實逮神座降語歷歷偉聽震響滿空凡人心腹中事不欲宣揚及默懸而未言者悉皆昭布允知民告之不　誣既不我誣而凡所以拯旱又所以弭疾爲天民之福庇者可不顧諸遂刻翠琰以永其傳天會十二年文林郎秘書省秘書郎南遼州平城縣事借緋王箕撰　元一統志遼陽神廟在遼山縣東三里山上有祠今屬遼州　項上祠在榆社縣西北八十里山有神祠禱雨多應

顯澤廟在和順縣東四十里合山上有懿濟夫人顯澤祠禱雨多應

故轑陽城在遼山縣北金天眷二年移於今治今屬遼州　黃澤關在遼山縣東一百二十里故基猶存今屬遼州　陽城馬嶺關在榆社縣北九十里有龍淌基　廢儀州唐以箕州爲儀州以州東嶺取名今屬遼州太平寰宇記屋駄嶗在遼州郡國志云高齊之初鑄山復寫一切釋經於此也　困悶城在州南十五里舊圖經云趙簡子至此病篤遂築此城由此爲名又有困悶川

宦蹟

元一統志趙奢史記秦伐韓軍於閼與趙奢將兵救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

碑刻

圖經志李邦彥宋文廟碑記　政和八年夏六月上親御翰墨作訓于四方多士以其詔屬臣邦彥使奉行之秋七月被旨揭示于太學暨辟廱仍著之石九月臣以職事進對便朝上諭臣曰前日詔書學者宜識所以訓迪之意且慕疾邪僻豈士人所爲臣頓首謝曰陛下與學造士澤之入人深矣孰不能惠上德而化之聖詔一頒鼓舞丕應咸目喻而心成咨嗟誦詠者不可一二數憤激而勸以義者慨然相先也蓋教之道素明而理義之感人者是其敏領詔儒臣作記以揚屬休蹟俾天下後世無忘其實越

二日御筆委臣識之而臣竊從一介擢長師儒毫髮未報度翰所及奬飾踰分恭注之意不替益專且不以無累玷上寵俾加序述惟是不腆末學固不足以辱命而冀名其下有榮耀焉臣之幸也謹拜稽首而言曰臣聞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人倫治化之本義命之大戒存焉士之所學學此者也上之所教教此者也政事之興風俗之醇皆原於此蓋二代禮庶事備矣而教養之法加詳法象所示雲漢其章人才之成金玉其質棫奇取異序爵而官使之名正分辨咸懋嘉德欽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羔羊節儉正直之風有莘于永世知所以尊義而立命故也治降叔末君臣信義之論寖名委質戒辟之音猶行於匪正鄙國之間特以爲美談豈餘波遺澤燕及來業而人倫之教在人心者未熄耶上以神明淵懿之資發揮前聖光大之烈勵精崇化一本於學所以風天下而善萬世者三代不足過也邪謀弗感既底于憲而訓辞諄切必勸勤于庠序師儒之官宸慮所圖至深且遠矣譬猶慶霄清明日月中照有目有趾者待是爲瞻非甚愚昏不知嚮是革心滌慮祗奉明德戒懼而不敢少易也嗚呼士之取重於世者以義命在我物無得而移之故尊君親仁之心常存而不衰嗜逐末者義以利勝樂于時者命以故滅陵夷浸淫始失其常也毋及誕作狂

偕嶠侄之行而皆之爲榻櫳挍之施金垸之飛罔不在厥初則天心仁愛
之爲形于詔諭其爲惠可勝既耶哉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夫以九重之近幹制四海之遠德意志慮非言弗宣尊令之臣所當奉以
周旋雍是夙夜刻全章洛畫昭布于上下而又勤諸翠琰垂範將來顧嶠
敢不力臣精文末工愧無以形容聖作之萬一然哉告之嚴委寄之重尚
俾來者勿息于成以奉揚丕顯休命於億萬斯年之永則是記也豈特侈
上之賜使後世歆艷其美而已哉冬十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巳朝議大夫
試大司成同脩國史龍西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臣李邦彦奉
御筆記并書。 寧州元文廟碑 古師道統於君夫子之生也丁世教湮微之會
廷約唐虞三代君師大法明天常正人紀布衣之士尊守其教猶足使民彝物則莫
之或息况君天下以厚生遂性之福于此吾聖人所以爲萬世功也於聖朝天下所至儒
其人若兵則生之俘則罰之家則優之才則官之世皇御天勘定六合一德尚儀寓奉
詔議省賢能既有爲緒洪惟皇上稽古聞令仕不限學蒙哉至治初中書宗貢選延
祐乙卯春天下儒造則試京師高陽許氏才子曰有士廷對與等秩承事郎倅晉寧
之遼州至則謁上帥下葺廟教學者承賡記再至瞻初冊以不可終壞乃詢其事而
葺之曰城遼防自祀雖歷代或葺或因遼固太古之遺名也學宮位州治坤隅近

古石刻故存至元始年守臣知樂模嚴道址來政相仍棟宇寖具大德癸卯震盡
乞四步平至丙午守廷容僧嚴未麻曠且一紀龍集丙辰得公張中思義璧許君廷
廡廡像廸門廷墻以及室堂師席是隆莫合其旁以庇諸生于庖于烹于廥于廄
新屋百楹嗥其相望州人父老聚嗜吉語庠庶於先令也雄堅煉固于昔並也毀客
肸聞之嘆曰微兩君協志志我能至是乎且其後肇瑞其年之春訖緒將丁之秋尤
見其民習於順令也用是告夫州之人曰聖天子文明陶冶宇宙爾州長人崇學
明教可謂知所務矣古者政與教一逮世趨下稍薄書走期會集獄訟簿特暫目
之曰政所謂教則凡閭庠序視曰虛器度不加恤三綱倫九法教職此故也今吾長伯任
教於上多士力其學於下道明德立才良行脩居而爲於家出而用於時俾仁義澤
無所息於天地萬物位育之間上不孤朝廷養賢之意下不負父伯永流宜
化之至效此其有望於諸君子也或者沐近利汙下流曰是皆用儒之路也豈足
與言儒者之行哉惟吾士也慎思無忽

北
五千二百四十五
西
東
山川壇
十四
南

建置沿革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榆社縣漢涅縣地屬上黨郡晉於今縣西北三十五里置武鄉縣隋開皇十六年置榆社縣屬韓州唐武德三年縣置榆州六年州罷以縣屬遼州宋熙寧七年州罷隸平定軍省本縣為鎮入威勝軍武鄉縣元豐八年復置遼州仍置縣來屬元仍其舊

本朝因之遼州志謹按寰宇記云榆社本漢涅縣地至晉於今縣西北三十里置武鄉縣屬上黨唐武德元年隸韓州三年以韓及并之平城置榆社州又析置偃武縣六年州廢省併偃武以榆社來屬遼州宋及金仍舊前元初行儀州事辛丑年隸平陽府親管至元三年併入遼山縣至元六年復立榆社縣隸遼州

本朝因之仍立榆社縣隸遼州太平寰宇記榆社縣西一百一十里依舊晉七鄉本漢涅縣地晉於今縣西北三十五里置武鄉縣屬上黨十六國前趙石勒即此邑人後魏改屬武鄉移於今縣南韓州武鄉縣界隋開皇十六年於此置榆社縣屬韓州今潞州之襄垣縣理是也因今縣西北榆社故城為名大業二年省義寧元年又置

官制

至設官中　榆社縣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陰陽學訓術未入流　醫學訓科未入流

公署

遼州志官廨　按察分司衙在城街北　縣衙在按察司衙西三十步　稅課局在西關街西　儀川倉在街門街西

城池

遼州志縣城週圍二里四十五大

鄉坊

遼州志禮義鄉　富逸鄉　清善鄉　將相鄉　仁壽鄉　在城宣化坊　雍睦坊

渠堰

遼州志本縣居民所種皆山坡田地並無渠堰

至到

遼州志榆社縣　四至　東至遼州洪渡村五十里　西至太原府祁縣梁平村界七十里　南至沁州武鄉縣關曲村界五十五里　北至遼州和順縣樊豐村界四十里　八到　東到遼州一百里　西到太原府祁縣一百九十五里　南到沁州武鄉縣七十里　北到太原府榆次縣一百八十里　東南到沁州武鄉縣一百七十里　西南到沁州一百二十里　東北到遼州和順縣一百六十里　西北到太原府太谷縣一百六十五里

元一統志　榆社縣東北至上都二千里　東北至大都一千三百里　西南至本路平陽府五百里　東至本州一百里　東至遼山縣黃巖村四十五里　南至銅鞮縣賞㯻村界六十里　西至太原路太谷縣土河村界九十里　北至和順縣馬陵村界五十里　東到本州城一百里　東南到潞州襄垣縣一百五十里　南到沁州銅鞮縣武鄉城七十里　西南到沁州銅鞮縣一百二十里　西到太原路太谷縣二百里　西北到太原路榆次縣二百二十里　北到和順縣儀城縣一百里　東北到和順縣二百里

山川

遼州志秀容山在縣城南三里高二里盤路三十里　樺隱山在榆社縣西七十里高三里盤路五里如莫其東向　圖經志頂山在州城西北八十里林木蔽翳岸峙突兀俯視群峯其勢如首敘曰頂山半山有廟曰頂山神邦人祷雨有應大德十五年九月立碑　原宗榆頂山神碑記　晉陽之南僅百里許有屬縣曰徐溝榆社昔士楊满孫義番介安吉宋以頂山神廟記為請曰頂山在昔為名山尚矣山之形狀突兀龍從嵐光積翠璧路數十里相接境壞號稱絕勝在東曰古儀在西曰嶺山在南曰銅川在北曰縈環茂林蔚鬱諸峰環抱四圍如玉屏川原迤邐其平如砥殊有塵外趣斯乃頂山之奇觀也吾鄉自上世偉間縣之李清里張公復為頂山之神神之狀跡由來未得其詳但知土人建祠設祭香火綿綿不絕者有年矣嘗云神之平昔天資穎悟立志不凡含弘寬大之量雍容和緩之儀能脩仰於稠人中與人交甚款密時間談詠世外事神亦未嘗自神之也里中賢達者宿輩莫不贊歎咸曰張公才如是其高德如是其膽今區區甘墮俗類胡為不矯違卓一方而坐鎮椎俗俾蒼生受其賜與吾輩欽薦進於有司常恐愚誤無知不達薦賢之要道足以污清於公然猶惓惓茲懷再四者屢矣將恐薦之之道後時也無何公已儼然矣靈明英秀之氣聚而為頂山之神變化莫測為雨為雲為風為雷疫癘里人自縣達之州至聞之於朝歷代斯久益加崇敬建至隋開皇六年重脩頂山神廟神靈昭昭血食一方在隋之前未審是何代始世代沿革遭離變故廟毀又不知其

經幾兵革矣神之靈初不計廟之存與否其靈故在焉神之出處顛末盡如此屬者承平日久民復其居風俗有家給人足蓋百年以來德澤之所漸漬禮義之所撫摩風俗興起擾之風比屋屏邠野之習萬里春臺熙熙然如堯舜之世盛矣哉里人相率歲時伏臘烹羊炰羔吹笙鼓簧思所以娛顯山之神者不一其祭廟祠落成久矣神像儼然如生存棟宇翬飛丹碧輝映兩廡翼拱龍池瀅湛構亭其上神門深邃繚以週垣規模布置煥然一新庭宇閎朗工程堅整較之前代尚或過之若夫旱乾水溢之厄災戾疾癘之殃皆神所司稍旱則致禱於池方祈於聖水感甘澍之動徹以故物無疵癘人保康寧土民來祭酒至於庖肉至於成林遠近且集貧富一方惟馨雜遝非神潛備厚德以碩民安得致信致祭如是豐且備耶反交邢章清修河谷耆宿不謀僉同相謂曰吾鄉幸賴賢牧守明審法令一毫不及於民清慶介特克諧公政俾我小大之家無不給之患吾牧守治民之恩未嘗不盡其誠神之默祐吾民亦未嘗不顯厥靈斯二者不大諸石以壽其傳可乎謹以滿義之辭次第而爲之記 從仕郎太原路儒學教授原宗翰撰 漳河遼州志漳河 在州城西二里從西北六十里紅花嶺發源經由南流入武鄉縣界太平寰宇記武鄉水 在縣西一里源從平城縣西南八賦嶺下出西入武鄉縣 溫麻池 在縣北三十里即石勒布衣時溫麻於此與李陽所爭處今枯涸止有處所 石公泉在縣東四十里源發武鄉嶺下是石勒飲馬之泉

土產

遼州志青麻皮

風俗

遼州志其民儉嗇朴野少文勤於農畝氣候差寒皆山坡地土宜芫豆莜豆少種二麥黍穀稍早則熟

戶口

遼州志軍民站匠等戶一千八百七十一戶計男婦八千一百八十七口 男子四千五百三十七口 婦女三千六百五十口

關隘

遼州志馬陵關在縣西北九十里道路窄狹崎嶇嶮峻下有流水不息係南北經行大路西達太原等府前元設立馬陵關巡檢司

本

朝仍設巡檢司以守之

鋪舍

遼州志驛傳除設立急遞鋪外自來不曾設置站驛 總急遞鋪在城東門外街南三十步 東至閻壁村一鋪 王景村一鋪 牛家庄一鋪 武鄉嶺一鋪至遼州界黃巖鋪 南至譚村一鋪 鄭谷村一鋪 長寧村一鋪 東方村一鋪至武鄉界關曲鋪 北至東周村一鋪 五元村一鋪 下紫塞一鋪 上紫塞一鋪 思催村一鋪 老谷村一鋪 白壁村一鋪至太谷縣界馬陵關

壇壝

遼州志社稷壇在縣西偏北一里 無祀鬼神壇在縣西北一里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一里

廟宇

遼州志大廟榆社縣城東門外街北 三皇廟榆社縣在城西北隅 城隍廟在榆社縣縣街西街北圖經志大同寺在縣東南外附城 崇聖寺在縣西北七十里禪隱山四山環抱寺左有泉湧出名道人泉太定二十七年立碑 張天羽崇聖寺碑記 武鄉之西北曰禪隱山之陽古寺曰崇嚴宋嘉祐間改額曰崇聖舊有石刻斷壞字剝其由來無文可考但耆老宿德傳聞昔一客僧來自五臺過此投宿嘆羨寺之形勝惟水不附近艱於汲引撫且行排徊寺之左以杖畫其地令人下掘取未盈尺其僧遽去靈泉出焉主僧驚異稍加疏鑿則湧如珠噴分流利用施無盡藏自此一方雲氣增秀上脉多松從來所說地文殊菩薩顯化之迹也向經兵火寺壞僧殘淨行夫持者亦不乏人至大定十五年出主雲江懸念久弊自傾於中發願投誠重爲脩建憑化道之感通忘心力之勤卒近者遠者樂施助工經之營之功增舊制正位釋迦佛大殿左右相對者民羅漢殿法堂雲堂廚庫廊廡伽藍神位寮舍三間名手繪塑尊像聖衆威儀莊嚴燦然具足續建東西二方丈始以乙未歲收脩其頭卒以丙午歲告成乘功一紀之內與舊起廢中外雄壯爲之鼎新向非主者行業周圓其孰能與於此或曰佛刹具體復作二方丈於意何哉江云寺本教院前後師徒皆精進於經論吾有法姪鑒公自十有九歲上黨昭化寺請主講席學徒甚衆莫不服膺由是分開已著無數演之暇覽傳燈祖道頗有開覺故遊邠圓參普照寶和尚目擊道存言下相契寶曰吾得人方便矣因留三數年間深入悟門當家與群條檔素之衆擬議云此佛門梁柱不可失也其道爲師範有如此者又小師肖公亦該通闡覺等教復探晴宗乘之學一纤一咏迎道諸方久之道眼孤高襟懷清峻周參請南京法雲寧長老

甲可深證相接法嗣禪有餘裕吾所以建東西二方丈鑒貞二公皆吾崇聖門下昆季爾各遊方傳道爲人天師欲設此兩位以待他日之歸也丙午秋貞公卿復還山江爲慰自足次年正月江涵坐亡收功而去入寂滅樂是以貞公未易他適馳書有稟於鑒公謂寺事興脩一切成就今欲作禪林請尊宿住持接引十方本分衲僧永爲祝聖壽道場而法屬善信咸悅而隨殊無不可之與否也師聞而嘆之曰吾懷是念久矣方圖咨問來介千里之外應若符合天事有定數復奚疑焉吾昨一往添脩觀音堂圓明庵意實在茲況吾鄉山林之深秀雲泉之清勝風俗之淳厚仰此梵宮又文殊聖迹之地增之爲禪會斯亦宜然爲國焚脩功德利益不其大矣哉於是特立規矩葺嚴古式有禪師福淳者來謁臨江濤叟温顏請植話此始末託爲之記叟曰我本武弁之下老寄投戢甘爲棄材夫何可取當求諸鄉先生淳曰聞叟之平日多空門交樂於爲善道貴居實不以文華較之也其圖必之意不能拒勉而諾之嘗聞寺院以招提稱之謂招引提攜十方英俊弘闡佛法之所也主之者苟專襲於甲乙何拘之一偏也已今則祖道益興良多適變且如都下竹林大剎香山潭柘是也洺救超禪玄之又玄分枝共叢因方就圓況寺出宗師山名禪隱緣相與爾信非偶然移來古佛家風還見此山面目而今而後開曾溪路闢維摩室往來抱道駐錫人賓牢如文殊不復寓於其間者也凡合會人請高著眼顧武軍沁州軍資器庫都監騎都尉清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天羽撰

古蹟

太平寰宇記古榆社城在縣北三十五里魏地形志云武鄉縣北有榆社縣城　古箕城在縣東南三十里地形志云太原二百一十里有箕城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即此也　縣城即故武鄉也石勒時築前趙錄曰石勒上黨武鄉人僭號後還令曰武鄉吾之豐沛其復之三世

陵墓

遼州志龐涓墓在縣西北九十里馬陵關半山有古塚土人傳爲龐涓墓無碑碣可考　石勒墓在縣北二十五里趙王村山脚其右水流其左東南半里有古廟金明昌二年重建無碑碣土人傳之甚詳

建置沿革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和順縣周春秋閼與邑也又爲晉大夫梁餘子食邑亦名梁榆城漢爲沾縣地後漢因之並屬上黨郡晉屬樂平郡元魏孝昌二年罷樂平郡及縣北齊移治沾城隋開皇七年於今治置和順縣因界內有古和順城故名唐武德初屬并州三年改屬遼州宋熙寧七年罷遼州省本縣爲鎮入遼山縣屬平定軍元豐八年復置遼州元祐初復置和順縣元仍其舊

本朝因之遼州志謹按縣宇碑記云此晉大夫梁餘子養食邑也又按寰宇記云此漢沾縣也即春秋閼與邑也史記秦代韓閼與趙惠文王使趙奢救之大破秦師即此地也後魏孝昌二年置樂平郡隋開皇五年復移於今所屬并州十三年仍移於治以其所置和順縣東北有古和順城故取爲名前元亦曰和順隸遼州

本朝因之仍曰和順隸遼州與地廣記 和順縣本韓之閼與邑趙奢破秦軍于閼與即此漢爲沾縣屬上黨郡後置梁榆縣晉虞諶征㙞記云梁榆之塞郡乃閼與之舊平是也隋開皇十年改曰和順屬太原縣 史記秦昭襄三十八年攻趙閼與趙奢曰其道遠險狹譬兩鼠鬭於穴中將勇

者勝乃使趙奢將大破秦軍乃解閼與之圍 漢書高帝紀韓信破代相夏說於閼與 地理志沾縣屬上黨郡有沾水出壺沾音他兼反

官制

國朝官制 和順縣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陰陽學訓術未入流 醫學訓科未入流 黄榆嶺巡檢司巡檢從九品

公署

遼州志官廨 按察分司衙在縣衙東 縣衙在按察司衙西四十五步 仁濟倉在縣衙東北

城池

遼州志縣城週圍二里二百三十步

鄉坊

遼州志在城鄉 永興鄉 思信鄉 玉女鄉 仁壽鄉 德享鄉 高丘鄉 石城鄉 坊 豐順坊元一統志 仁壽管 傾城管 高丘管 玉女管 思信管 德享管 永興管

渠堰

遼州志渠堰和順縣居在太行山項所種田地皆山坡峻嶺並無渠堰

至到

遼州志和順縣 四至 東至邢臺縣界黎峪村一百一十里 西至榆次縣界白坡頭村一百三十里 南至遼州界寒桃村四十里 北至樂平縣界冶頭村五十五里 八到 東到邢臺縣二百五十里 西到榆次縣二百二十里 南到遼州九十里 北到樂平縣九十里 西北到壽陽縣二百二十里 東南到遼州一百三十五里 東北到贊皇縣二百三十里 西南到榆社縣一百六十里 元一統志 和順縣北至上都一千八百里 北至大都一千一百一十里 西南至本路平陽府六百九十里 南至本州九十里 東至邢臺縣孫家會界一百一十里 南至本州遼山縣寒桃村界四十里 西至榆次縣傾城村界一百四十里 北至平定州樂平縣社庄村界五十里 東到順德路邢臺縣二百四十里 東南到磁州武安縣二百七十里 南到本州遼山縣九十里 西南到本州榆社縣二百里 西到太原路榆次縣二百里 西北到太原路壽陽縣一百五十里 北到平定州樂平縣九十里 東北到真定

路贊皇縣三百里

山川

太平寰宇記九原山在縣西十一里國語趙孟與叔向遊於九原即此也 圖經志合山在縣東四十里高二里盤踞五里松柏蒼古究然有塵外趣麓下有二泉名曰娘子泉郎君泉有時流不息有時逆迴入穴每遇水旱祈禱輒應上建二廟有神曰慈濟夫人暨弟顯澤侯元錫號爲合山之神歲時致祭焉亡金至大四年五月立碑 史良合山神廟碑記 夫有功於民者祀宜享於萬年無益於世者德難明於千載蓋人非神無以享其祐神非人無以仰其靈合山慈濟夫人并弟顯澤侯者能出雲氣吐青澤無祈不應有感必通乃自古之名神也予嘗讀之梁遷閼之班固曰夫人者昔程姑氏之女也弱以柔德沒而爲神淵澤滿然膚寸千里顯澤侯亦能澤潤主民功加有普豐實厚利豪裕有年時事之推謹不忘神之德也當世之重不其甚歟元齊厚爵皆宋朝舊封所降宣命刊之翠琰今尚存焉二神閼宇肸蚃脩之至我大金貞祐間邊備稍夫有事中原烽火然空祠灰壇燼而我晉陽公感威神靈蕩其無虔雖復脩之權爲小殿至正大二年迄宜河東皇上震怒命將討之於經略張公是時方任本郡刺史牢

兵從之偹騎而出困於畝中於是默禱尋神果獲手祐得遇言人導之夜出既而雷雨甚至漂溺其跡使敵人不得追之方解其危然而堅持素節曾不少易朝廷嘉其忠赤復任本郡刺史辭還經略使厥後自春徂夏旱暵為憂時雨未霑苗將槁矣公乃歎禱儀獲沾足歲則大熟俱受其賜公感而嘆之曰惜乎靈貺畢微神不可止木足聳人之瞻仰吾其像焉乃自輸誠計功命匠因其故址而復崇之於斯時也力役不勞俯求材木不可勝用第有經營之意吾志締構之勞先建大人正殿一所龍王堂三間碑樓一座堅拜殿聳然可觀巍巍咸使一新得舊塑神像遷而置之堅諸供儀莫不畢備得廟貌之尊嚴使神靈之安妥非公之誠其孰能如是耶詩不云乎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此之謂也噫公之用心非惟少答於神休抑顯協寧於帝宇望風雨惟時年穀豐登里詠金歌人安其業則太平之象復覩於今日也故闔境之人喜而贊之曰此當世之美事可不刻石而記之以此屬予為文辭不獲已顧書其實而誌之使歷世傳之無窮永孚於休不亦宜乎

遼州志

首陽山 在和順縣東南四十里高三里盤踞四十里形勢嶮峻林木森然 太平寰宇記 首陽山在縣東四十里按論語鄭玄注首陽山在河中蒲坂城南今陽臨山俗號為首陽山

鳳凰山 在縣西二十里勢如孤塚高一里盤踞五里

棠山 在縣西南八十里高四里盤踞二十里林木鬱鬱

九京山 在縣西北五里高三里盤踞二十里其勢平易考之檀弓九京即九原也昔趙文子與叔譽觀乎此

石皷嶺 在縣南三十里一山橫截高一里盤踞二里係遼州界限往來大道上有一石如皷狀故名曰石皷嶺

武鄉水 在縣西南一百里出自孫臏坡下南流入榆社地界

漳水 在縣南北各半里有二水其出自樂平縣西陰山之陽至縣東二水相合東至遼州交漳村流入涉縣界 太平寰宇記 梁榆水 注水經云榆水出梁榆城西大嵰山盧諶征艱賦云訪梁榆之虛郭乃閼與之舊都是也

清漳水 在縣北

南萬水 在縣西南四十八里出黃萬嶺下又有南松子水北松嶺水

九京川 在九京山北東西二十里 遼州志

漚麻池 在縣東三十里曰李陽村土人傳石勒漚麻于此遺蹟猶存考之通鑑有曰石勒為趙王擒李陽背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即此地也

飲馬池 在縣西九十里山名三尖其下有池源出山陰清流如鏡土人傳石勒飲馬于此無碑碣可考

萬水泉 在縣東六十里源出合山之東南流與漳水合

土產

遼州志 青麻皮 木豬苓 炭窯二座

風俗形勝

遼州志 其民儉嗇朴實勤力農作地居太行絕頂氣候極寒不宜二麥歲雨多則山深地冷禾黍不熟遇旱則有收成 元一統志 山川險峻地少平夷 郡志云

戶口

遼州志 軍民站匠等戶一千九十七戶計四千一百七十五口 男子二千一百五十七口 婦女二千一十八口

關隘

遼州志 黃榆嶺在縣東八十里山勢嶮峻係太行高處諸峯羅列高十里盤踞三十里東連順德北平等府今設立巡檢司以守其地

鋪舍

遼州志 驛傳除設立急遞鋪外緣係僻路並無站驛 總急遞鋪在城縣衙南街北三十步 南至西仁村一鋪 石皷嶺一鋪 至遼州界平王鋪

壇墳

遼州志 社稷壇在縣西一里二十七步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三百三十五步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一里三百二十一步

廟宇

遼州志 文廟在縣衙東街東 三皇廟在縣西街北 城隍廟在縣衙前街北

寺觀

遼州志 龍華寺在縣西半里有鐵佛一尊有碑一通其文剝落不全 麻衣寺在縣北二里有山盤踞五里上有麻寺名曰麻衣殿宇不存敗垣尚在 瑞雲觀在縣西南二里名翼村有三清堂三間庚子年立碑即目碑斷不能具錄全文

古蹟

太平寰宇記 故趙簡臺在縣東五十里 遼州志 鹿苑在縣西北二里土人傳為戰國趙襄子養鹿苑廢墻尚在方廣十畝 晉大夫墓在九京山見禮記檀弓今無形蹟 趙王臺在縣西二里一山峙立狀如伏虎上有一臺土人傳為戰國趙襄子避暑宮故址依然瓦礫可驗無碑碣可考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四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四十八

十三蕭

遼

世宗

遼史世宗孝和莊憲皇帝諱阮小字兀欲讓國皇帝長子母柔貞皇后蕭氏帝儀觀豐偉內寬外嚴善騎射樂施予人望歸之太宗愛之如子會同九年從伐晉大同元年二月封永康王四月丁丑太宗崩於欒城戊寅梓宮次鎮陽即皇帝位於柩前甲申次定州命天德朔古解里等護梓宮先赴上京太后聞帝即位遣太弟李胡率兵拒之六月甲寅朔次南京五院夷离堇安端詳穩劉哥遣人馳報請為前鋒至泰德泉遇李胡軍戰敗之上遣郎君勤德等諭兩軍諭解秋閏七月次潢河太后李胡整兵拒於橫渡相持數日用屋質之謀各罷兵趨上京既而聞太后李胡復有異謀遷于祖州誅司徒劃設及楚補里八月壬午朔尊母蕭氏為皇太后以太后族剌只撒古魯為國舅帳立詳穩以總焉以崇德宮戶分賜翼戴功臣及北院大王洼南院大王吼各五十安摶楚補各百的魯鐵剌子孫先以非罪籍沒者歸之癸未始置北院樞密使以安摶為之九月壬

子朔葬嗣聖皇帝於懷陵丁卯行柴冊禮羣臣上尊號曰天授皇帝大赦改大同元年為天祿元年追謚皇考曰讓國皇帝以安端主東丹國封明王察割為泰寧王劉哥為惕隱高勳為南院樞密使　二年春正月天德蕭翰劉哥盆都等謀反誅天德杖蕭翰遷劉哥於邊罰盆都使轄戛斯國漢主劉知遠殂子承祐立夏四月庚辰朔南唐遣李朗王祚來慰且賀兼奉蠟丸書議攻漢秋七月壬申皇子賢生冬十月壬午南京留守魏王趙延壽薨以中臺省右相牒蠟為南京留守封燕王十一月駐蹕彰武南三年春正月蕭翰及公主阿不里謀反翰伏誅阿不里瘐死獄中庚申肆赦內外官各進一階夏六月戊寅以敵史耶律胡離軫為北院大王己卯惕隱頹昱封漆水郡王秋九月辛丑朔召羣臣議南伐冬十月遣諸將率兵攻下貝州高老鎮徇地鄴都南宮堂陽殺深州刺史史萬山俘獲甚眾四年春二月辛未泰寧王察割來朝留侍是月建政事省三月戊戌朔南唐遣趙延嗣張福等來賀南征捷秋九月乙丑朔如山西冬十月自將南伐攻下安平內丘束鹿等城大獲而還是歲冊皇后蕭氏　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如百泉湖漢郭威弒其主自立國號周遣朱憲來告即遣使致良馬漢劉崇自立於太原二月周遣姚漢英華昭胤來以書辭抗禮留漢英等夏五月壬戌朔太子太傅趙瑩薨敕朝一日命歸葬于汴詔州縣錄事參軍主簿委政事省銓注六月辛卯朔劉崇為周所攻遣使稱姪乞援且求封冊即遣燕王牒蠟樞密使高勳冊為大漢神武皇帝南唐遣蔣洪來乞舉兵應援是夏清暑百泉嶺九月庚申朔自將南伐壬戌次歸化州祥古山癸亥祭讓國皇帝于行宮羣臣皆醉察割反帝遇弒年三十四應曆元年葬於顯州西山陵曰顯陵二年謚孝和皇帝廟號世宗統和二十六年七月加謚孝和莊憲皇帝　贊曰世宗中才之主也入繼大統曾未三年納唐丸書即議南伐既之持重宜亦周防蓋有致禍之道矣然而孝友寬慈亦有君人之度焉未及師還變起沉湎豈不可哀也哉契丹志世宗諱阮番名兀欲太祖孫東丹王突欲之子也東丹王歸唐卒於渭州太宗南入大梁兀欲篤於後求父遺骸會太宗會同十一年四月歸崩於欒城燕王趙延壽恨太宗許伐中國之約即日引兵入恒州帝以領兵繼入遼諸將密議奉帝為主登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太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饋帝與諸將同帝恨之鎮州諸門管鑰與夫倉庫出納皆帝視掌之或說延壽曰遼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滿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延壽不決下令以來月朔

日於待賢館上事受賀大臣李崧等以遼帝之意難測乃止會同十一年時北漢高祖稱天福十二年夏五月帝召趙延壽張礪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帝妻素以兄事延壽酒數行帝從容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與俱入食頃帝出坐笑謂張礪等曰燕王謀反已鎖之矣諸君可無慮矣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算子一莖許我知南朝軍國事昨日臨崩別無遺詔燕王安得擅立耶一日帝至待賢館受蕃漢官謁賀笑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此即位吾以鐵騎圍之諸公亦不免矣後數日集蕃漢諸臣於府署宣太宗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太后鍾愛羣情允歸可於中京即皇帝位中京契丹所號鎮州也於是舉哀成服既而易吉服見羣臣受賀更不復行喪禮歌吹之聲不絕於內是年猶稱會同帝以太宗有子在國己以兄子襲位又無述律太后之命內不自安　初太祖崩於夫餘城述律殺酋長及諸將數百人太宗復崩於境外酋長諸將懼死乃謀奉帝欲勒兵北歸使麻荅麻荅太宗從弟為中京留守以前武州刺史高奉明為安國節度使晉文武官及士卒悉留之獨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幹及後宮宦者教坊人自隨　述律太后聞帝立怒曰我兒南征東討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汝父弃我走投外國乃大

逆入也豈得立逆入之子爲帝乎發兵拒之帝遣偉王爲前鋒相遇於石橋太后以李彥韜爲排陣使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敗帝幽太后於太祖墓側自稱天授皇帝以高勳爲樞密使帝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侮諸宰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興兵追討故數年不暇南征

先是述律太后徙晉侯幷后于懷密州去黃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述律太后爲帝所囚晉侯與后復得還於遼陽稍有供給

將蕭翰矯遼制命唐許王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赴恒州時許王從益及王淑妃俱匿於徽陵下宮不得已爲出翰立爲帝帥諸酋拜之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願諸公宜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爲意衆感其言許王遣使奉表稱臣迎北漢主劉知遠仍出居私第 漢主入洛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諭以受遼補署者皆勿疑聚其告牒而焚之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梁清宮密令殺許王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何罪而死何不留之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聞者泣下 漢主至大梁晉之藩鎭相繼來降復以汴州爲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號曰余未忍忘晉也 明年遼國改元天祿

戊申天祿元年二月北漢主陞帝承祐立乾祐元年 春正月漢主知遠更名爲暠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杜重威是日殂逢吉等祕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皆斬之磔尸于市市人爭啖其肉 二月漢主承祐立時年十八是爲隱帝 初遼帝北歸至定州以孫方簡爲大同節度使方簡怨恚不受命帥其黨三千人保狼山故寨攻之不克未幾遣使降漢漢主復其舊官使扞遼國時麻荅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棄城北去方簡自狼山帥其衆數百還據定州於是晉末州縣陷遼者皆復爲漢有先麻荅歸至其國帝責其失守麻荅不服曰朝廷徵漢官致亂爾帝鴆殺之

四月帝至遼陽晉侯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帝令晉侯以常服見侯伏地而泣自陳過咎帝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奏樂而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餌爲遺 五月帝上陘取晉侯所從宦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 帝有妻兄禪奴利聞晉侯有女未嫁求之乃辭以幼後數日帝遣騎取之以賜禪奴利

六月朔日食 陘北地尤高涼北人常以五月上陘避暑八月下陘至八月帝下陘太后自馳至霸州謁帝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牧以爲生許之帝以太后自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

己酉天祿二年北漢乾祐二年 春二月徙晉侯太后于建州中途安太妃卒遺令晉侯焚骨爲灰南向颺之庶幾遺魂得反中國也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十餘頃侯遣從者耕以給食頃之太宗之子述律王遣騎取晉侯寵姬趙氏聶氏而去

夏四月太白晝見 六月朔日食 冬十月遼攻河北漢遣郭威督諸將禦之

庚戌天祿三年漢乾祐三年 秋八月故晉李太后病無醫藥常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疾亟謂晉侯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是月后卒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遼來者云晉主及皇后諸子尚無恙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 十一月朔日食 漢郭威反隱帝出奔至趙村追兵已至隱帝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弑時冬十一月也 郭威等帥百官迎武寧節度使劉贇高祖弟崇之子爲主 十二月郭威攻遼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推立爲帝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下書撫諭大梁士民勿有憂疑遷故主贇於外館太后誥廢贇爲湘陰公

辛亥天祿四年北漢乾祐四年 春正月漢太后下誥授郭威監國符寶即皇帝位國號曰周建元廣順 是月弑漢湘陰公贇於宋州 漢高祖之弟劉崇稱帝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幷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 二月遼帝聞北漢主立使招討使潘聿撚遺其子劉承鈞書漢主使承鈞復書言本朝淪亡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帝大喜至是北漢主遣使如遼乞兵 夏四月遼帝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遼致書稱姪請行冊禮帝大喜命燕王述軋冊命北漢主爲大漢神武皇帝更命昊妃爲皇后尋遣其翰林學士衛融等詣遼稱謝且請兵 九月北漢主自團柏攻周帝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帝強之行至新州之火神淀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大寧王溫僧等率兵作亂弑帝而述軋自立齊王述律太宗之子逃於南山諸大臣奉之以攻述軋溫僧殺之幷其族黨立述律爲帝改元應曆 世宗在位凡五年崩廟號世宗葬醫巫閭山 論曰前史嘗云創業易守成難吾於世宗益信世宗地居上嗣運屬鼎推兵威不戰關河流毒自謂荒淫無妨而不知諸部之心離自謂專欲可成而不知蕭墻之釁作三十餘年血戰之基業而纚纚承承乃若此守成之難不信然歟

穆宗

遼史穆宗孝安敬正皇帝諱璟小字述律太宗皇帝長子母曰靖安皇后蕭氏會同二年封壽安王天祿五年九月癸亥世宗遇害逆臣察割等伏誅丁卯即皇帝位群臣上尊號曰天順皇帝改元應曆戊辰如南京是月遣劉承訓告哀于漢冬十一月漢周南唐各遣使來弔乙亥詔朝會依嗣聖皇帝故事用漢禮十二月甲辰漢遣使獻弓矢鞍馬壬子鐵驪鼻骨德皆來貢　二年春正月戊午朔南唐遣使奉蠟丸書及進犀兕甲萬屬壬戌太尉忽古質謀逆伏誅二月癸卯女直來貢癸亥南唐遣使奉蠟丸書丁卯復遣使來貢甲申以耶律撻烈為南院大王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己亥鐵驪進鷹鶻五月丙辰朔視朝壬午南唐遣使來貢六月壬辰國舅政事令蕭眉古得宣政殿學士李澣等謀南奔事覺詔暴其罪乙未祭天地壬寅漢為周所侵遣使求援命中臺省右相高模翰赴之丁未命乳媼之兄曷魯世為阿速石烈夷离堇秋七月乙亥政事令婁國林牙敵烈侍中神都郎君海里等謀亂就執八月己丑眉古得婁國等伏誅杖李澣而釋之九月甲寅朔雲州進嘉禾四莖二穗戊午詔以先平察割日用白黑羊玄酒祭天歲以為常壬戌獵炭山祭天庚辰敵烈部來貢冬十月甲申朔漢遣使進葡萄酒甲午司徒老古等獻白雉戊申回鶻及轄戞斯皆遣使來貢十一月癸丑朔視朝己巳地震己卯日南至始用舊制行拜日禮朔州民進黑兔十二月癸未朔高模翰及漢兵圍晉州辛卯以生日飯僧釋繫囚甲辰獵于近郊祀天地辛亥明王安端薨　三年春閏正月壬午朔漢以高模翰却周軍遣使來謝二月辛亥朔詔用嗣聖皇帝舊璽甲午太保敵烈脩易州城鎮州以兵來挑戰却之三月庚辰朔南唐遣使來貢因附書于漢詔達之庚寅如應州擊鞠丁酉漢遣使進毬衣及馬庚午觀漁于神德湖夏四月庚申鐵驪來貢五月壬寅漢遣使言石晉樹先帝聖德神功碑為周人所毁請再刻許之六月丁卯應天皇太后崩秋七月不視朝八月壬子以生日釋囚己未漢遣使求援三河烏古吐蕃吐谷渾鼻骨德皆遣使來貢九月庚子漢遣使貢藥冬十月乙酉命太師唐骨德治太行皇太后園陵李胡子宛郎君嵇幹敵烈謀反事覺辭逮太平王罨撒葛林牙華割郎君新羅等皆執之十一月辛丑謚皇太后曰貞烈葬祖陵漢遣使來會冬駐蹕奉聖州以南京水詔免今歲租　四年春正月戊寅回鶻來貢己丑華割嵇幹等伏誅宛及罨撒葛皆釋之是月周主威殂養子晉王榮嗣立二月丙午朔周攻漢命政事令耶律敵祿援之丙辰漢遣使進茶藥幸南京夏五月乙亥忻代二州叛

漢遣南院大王撻烈助敵祿討之丁酉撻烈敗周將符彥卿於忻口六月癸亥撻烈獻所獲秋七月乙酉漢民有為遼軍誤掠者遣使來請詔悉歸之九月丙申漢為周人所侵遣使來告冬十一月彰國軍節度使蕭敵烈太保許從贇奏忻代二州捷十二月辛酉朔謁祖陵庚午漢遣使來貢是冬駐蹕杏堝　五年春正月辛未朔鼻骨德來貢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庚申漢遣使請上尊號不許壬戌如褭潭夏四月己酉周侵漢漢遣使求援癸丑命郎君蕭海璨世為北府宰相秋九月庚辰漢主有疾遣使來告冬十月壬申女直來貢丁亥謁太宗廟庚寅南唐遣使來貢十一月乙未朔漢主崇殂子承鈞遣使來告且求嗣立遣使弔祭遂封冊之十二月乙丑朔謁太祖廟辛巳漢遣使來議軍事　六年夏五月丁酉謁懷陵六月甲午漢遣使來謀軍事秋七月不視朝九月戊午謁祖陵冬十一月壬寅鼻骨德來貢十二月己未朔謁太祖廟　七年春正月庚子鼻骨德來貢二月辛酉南唐遣使奉蠟丸書辛未駐蹕潢河夏四月戊午朔還上京初女巫肖古上延年藥方當用男子膽和之不數年殺人甚多至是覺其妄辛巳射殺之五月辛卯漢遣使來貢六月丙辰周遣使來聘南唐遣使來貢八月己未周遣使來聘是秋不聽政冬十月庚申獵于七鷹山十二月丁巳詔大臣曰有罪者法當刑朕或肆怒濫及無辜卿等切諫無或面從辛巳還上京　八年春二月乙丑駐蹕潢河夏四月甲寅南京留守蕭思溫攻下沿邊州縣遣人勞之五月周陷束城縣六月辛未蕭思溫請益兵乙駕幸燕秋七月獵于拽剌山迄于九月射鹿諸山不視朝冬十一月辛酉漢遣使來告周侵乙丑使再至十二月庚辰又至　九年春正月戊辰駐蹕潢河夏四月丙戌周來侵戊戌以南京留守蕭思溫為兵馬都總管擊之是月周拔益津瓦橋淤口三關五月乙巳朔陷瀛莫二州癸亥如南京辛未周兵退六月乙亥朔視朝戊寅復容城縣庚申西幸如懷州是月周主榮殂子宗訓立秋七月發南京軍戍范陽冬十二月戊寅還上京庚辰王子敵烈前宣徽使海思及蕭達干等謀反事覺鞫之辛巳祀天地祖考告逆黨事敗丙申召群臣議時政　十年春正月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廢周自立建國號宋夏五月己巳謁懷陵壬子漢以潞州歸附來告丙寅王自懷陵六月庚申漢以宋兵圍石州來告遣大同軍節度使阿剌率四部往援詔蕭思溫以三部兵助之秋七月己亥朔宋兵陷石州潞州復叛漢使來告辛酉政事令耶律壽遠太保楚阿不等謀反伏誅以酒脯祠天地于黑山八月如秋山幸懷州庚午以鎮茵石狻猊擊殺近侍古

哥冬十月丙子李胡子喜隱謀反辭連李胡下獄死十一月海思獄中上
書陳便宜 十一年春二月丙寅釋喜隱辛亥司徒烏里只子迭剌哥誣
告其父謀反復詐乘傳及殺行人以其父請杖而釋之丙辰蕭思溫奏老人
星見乙行赦宥閏月甲子如潢河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是月射鹿不視
朝五月乙亥司天王白李正等進曆六月甲午赦冬十一月歲星犯月 十
二年春正月甲戌夜觀燈二月己丑朔以御史大夫蕭護思爲北院樞密
使賜對衣鞍馬夏五月庚午以旱命左右以水相沃頃之果雨六月甲午
祠木葉山及潢河秋如黑山赤山射鹿 十三年春正月自丁巳晝夜酣飲
者九日丙寅宋欲城益津關命南京留守高勳統軍使崔廷勳以兵擾之癸
酉殺獸人海里二月庚寅漢遣使來告欲巡邊徼乞張聲援壬辰如潢河癸
巳觀群臣射賜物有差乙巳老人星見三月癸丑朔殺鹿人彌里吉梟其首
以示掌鹿者夏四月壬寅獵于潢河五月壬戌斡朗改國所進花鹿生麛
六月癸未近侍傷獐杖殺之甲申殺獐人霞馬壬辰詔諸路錄囚秋七月
辛亥朔漢以宋侵來告乙丑鷹時羞於廟八月甲申以生日縱五坊鷹鶻
戊戌幸近山呼鹿射之旬有七日而後返九月庚戌朔以青牛白馬祭天
地飲于野洛終夕乃罷辛亥以酒脯祭天地復終夜酣飲冬十月丙申漢

以宋侵來告十一月庚午獵飲于虞人之家凡四日十二月戊午射野鹿
賜虞人物有差庚寅殺彘人曷主 十四年春正月戊寅朔奉安神纛戊
戌漢以宋將來襲馳告二月壬子詔西南面招討使撻烈進兵援漢癸亥
如潢河戊辰支解鹿人没答海里等七人于野封土識其地己巳如老林
東濼壬申漢以敗宋兵石州來告夏四月丁巳漢以擊退宋軍遣使來謝
是月黃龍府甘露降五月射舐鹻鹿于白鷹山至于浹旬六月丙午朔獵
于玉山竟月忘返秋七月壬辰以酒脯祀黑山八月己巳如磑子嶺呼鹿射
之獲鹿四賜虞人女瓌等物有差丁未還宮戊申以生日值天赦不受賀
曲赦京師囚乙卯錄囚九月黃室韋叛冬十月丙午近侍烏古者進石錯
賜白金二百五十兩丙辰以掌鹿矧思代斡里爲閘撒狘賜金帶金盞銀
二百兩所隸死罪以下得專之十一月壬午日南至宴飲達旦自是晝寢
夜飲殺近侍小六於禁中十二月丙午以黑兔祭神烏古叛掠民財畜詳
穩僧隱與戰敗績僧隱及乙實等死之 十五年春正月己卯以樞密使
雅里斯爲行軍都統虎軍詳穩楚思爲行軍都監益以突呂不部軍三百
合諸部兵討之烏古夷离堇勃勒底獨不叛詔褒之是月老人星見三
月壬寅朔日有食之上東京甲寅以獲鴨除鷹坊刺面腰斬之刑復其徭

役是月烏古殺其長窣離底餘衆降復叛三月癸酉近侍東兒進匕筯不
時手刃刺之丁丑大黃室韋酋長寅尼吉叛癸未五坊人四十戶叛入烏
古癸巳虞人沙剌迭偵鵝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而死夏四月乙巳小黃
室韋叛雅里斯楚思等擊之爲室韋所敗遣使詰之乙卯以禿里代雅里
斯爲都統以女古爲監軍率輕騎進討仍令撻馬尋吉里持詔招諭五月
壬申尋吉里奏諭之不從雅里斯以撻凜蘇二群牧兵追至柴河與戰不
利甲申庫古只奏室韋長寅尼吉亡入敵烈六月辛亥俞魯古獻良馬賜銀
二千兩以近侍忽剌比馬至先以聞賜銀千兩是月敵烈來降秋七月甲
戌雅里斯奏烏古至河德濼遣夷离堇畫里夷离畢常思擊之丁丑烏古掠
上京北榆林峪居民遣林雅蕭斡討之庚辰雅里斯等與烏古戰不利十
月丁未常思與烏古戰敗之十二月甲辰以近侍喜哥私歸殺其妻丁未
殺近侍隨魯駐蹕黑山平淀 十六年春正月丁卯朔被酒不受賀甲申
微行市中賜酒家銀絹乙酉殺近侍白海及家僕杉福押剌葛樞密使門
吏老古撻馬失魯三月己巳東幸庚午獲鴨甲申獲鵝皆飲達旦五月甲
申以歲旱泛舟于池禱雨不雨捨舟立水中而禱俄頃乃雨六月丙申以
白海死非其罪賜其家銀絹秋七月壬午諭有司凡行幸之所必高立標

幟令民勿犯違以死論八月丁酉漢遣使貢金器鎧甲閏月乙丑觀野鹿
入馴鹿群立馬飲至晡九月庚子以重九宴飲夜以繼日至壬子乃罷己
未殺狼人褭里十月庚辰漢主有母喪遣使馳訃十二月甲子幸酒人拔
剌哥家復幸殿前都點檢耶律夷臘葛第宴飲連日賜金盂細錦及孕馬百
疋左右授官者甚衆戊辰漢遣使來貢是冬駐蹕黑山平淀 十七年春
正月庚寅朔林牙蕭斡郎君耶律賢適討烏古還帝執其手賜巵酒授賢
適右皮室詳穩雅里斯楚思霞里三人賜醨酒以辱之乙卯夷离畢骨欲
獻烏古俘二月甲子高勳奏宋將城益津關請以偏師擾之上從之夏四
月戊辰殺鷹人敵魯丙子射柳祈雨復以水沃群臣五月辛卯殺鹿人札
葛壬辰北府宰相蕭海瓈冀穀朝罷重五宴六月己未支解雉人壽哥念古
殺鹿人四十四人是夏駐蹕褭潭秋八月辛酉生日以政事令阿不底病
亟不受賀九月自丙戌朔獵于黑山赤山至于月終冬十月乙丑殺酒人
粹你十一月辛卯殺近侍廷壽壬辰殺豕人阿不札曷魯朮里者涅里括
庚子司天臺奏月當食不虧上以爲祥歡飲達旦壬寅殺鹿人唐果直哥
撒剌十二月辛未手殺饔人海里復臠之是冬駐蹕黑河平淀 十八年
春正月乙酉朔宴于宮中不受賀己亥觀燈于市以銀百兩市酒命群臣

亦市酒縱飲三夕二月乙卯幸五坊使霞實里家宴飲達旦三月甲申朔如潢河乙酉獲駕鵝祭天地造大酒器刻為鹿文名曰鹿甒貯酒以祭天庚戌殺鶻人胡特魯近侍化葛及監囚海里仍剉海里之尸夏四月癸丑殺彘人抄里只己巳詔左右從獵有材器幹局者不次擢用老耄者增俸以休于家五月丁亥重五以被酒不受賀壬辰獲鵝于述古水野飲終夜丁酉與政事令蕭排押南京留守高勳太師昭古劉承訓等酣飲連日夜己亥殺鹿人頗德腊哥陶瑰札不哥蘇古涅雛保彌古特敵荅等六月丙辰殺彘人乜奴己未為殿前都點檢夷腊葛置神帳曲赦京畿囚甲戌撻烈於鶻窠中得牝犬來進是夏清暑褭潭秋七月辛丑漢主承鈞殂子繼元立來告遣使弔祭九月戊子殺詳穩八剌拽剌痕篤等四人乙丑登小山祭天地戊戌知宋欲襲河東諭西南面都統南院大王撻烈豫為之備己亥獵熊以唤鹿人鋪姑并掖庭戶賜夷腊葛甲辰以夷腊葛兼政事令仍以黑山東抹真之地數十里賜之以女瓌為近侍女直詳穩憂酉為本部夷离堇是秋獵于西京諸山冬十月辛亥朔宋圍太原詔撻烈為兵馬總管發諸道兵救之十一月癸卯冬至被酒不受賀十二月丁丑殺酒人搭烈葛是冬駐蹕黑山東川十九年春正月己卯朔宴宮中不受賀己丑

立春被酒命殿前都點檢夷腊葛代行擊土牛禮甲午與群臣為葉格戲戊戌醉中驟加左右官乙巳詔太尉化哥曰朕醉中處事有乖無得曲從酒解可覆奏自立春飲至月終不聽政三月甲寅漢劉繼元嗣立遣使乞封冊辛酉遣韓知範冊為皇帝癸亥殺前導末及益剌剉其屍棄之甲子漢遣使進白麋己巳如懷州獵獲熊歡飲方醉馳還行宮是夜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弒年三十九廟號穆宗後附葬懷陵重熙二十一年謚曰孝安敬正皇帝　贊曰穆宗在位十八年知女巫妖妄見誅諭臣下濫刑切諫非不明也而荒耽于酒畋獵無厭偵鵝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獲鵝甚歡除鷹坊刺面之令賞罰無章朝政不親而耆殺不已變起肘腋宜哉契丹志穆宗諱璟耆名述律後更名明太宗之長子也太宗攻石晋入大梁留帝侍述律太后太宗於會同十一年四月崩於欒城諸將畏述律太后殘虐遂立世宗世宗遇弒諸將共迎帝即位改元應曆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于北漢北漢主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賀即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晋州帝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　辛亥應曆元年（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冬十月遼遣蕭禹厥將奚遼兵五萬會北漢兵伐周北漢主自將兵二萬攻晋州三面置寨晝夜攻之遣檢使王萬敢與都指揮使史彥超何徽共拒之周太祖自將由澤州路與王峻奪兵救之　十二月周王峻至晋遼兵與北漢兵夜遁　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遼幣賦役繁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衆　壬子應曆二年（周廣順二年）夏四月朔日食　六月遼幽州節度使蕭海真（世宗之妻弟）許以內附請降于周中國多事不果從　秋九月遼攻冀州為周兵所拒　冬十月遼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者四十萬口本國亦不之禁周詔所在賑給存處之中國民被掠得歸者十五六　癸丑應曆三年（周廣順三年）春正月遼攻定州為周將楊弘昭敗　夏六月遼張藏英降周　秋八月周太祖得風痺疾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於是築壇建太廟於大梁太祖享太廟纔及一室不能拜而退命晋王榮終禮（晋王本姓柴氏幼從姑長太祖家遂以為子）是夕宿南郊幾不救夜分小愈　甲寅應曆四年（周世宗榮立顯德元年）春正月朔周太祖祀圜丘僅能瞻仰致敬而已以晋王榮判內外兵馬事太祖疾篤榮王入侍屢戒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以紙衣歛以瓦棺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以守視勿修下宮置宮人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苟或違吾不福汝是月太祖崩年五十一晋王榮立（是為世宗）　二月北漢主聞周太祖崩喜甚遣使詣遼請兵遼遣武定節度使楊袞將萬騎如晋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會遼師趣潞州節度使李筠領兵逆戰敗走　夏五月周帝自潞州趣晋陽至其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遼將楊袞奔歸帝怒其無功囚之使數千騎屯忻代之間周遣符彥卿擊之遼兵退保忻口彥卿等恃勇輕進為遼兵所敗死傷甚衆彥卿引兵還晋陽　冬十一月北漢主旻殂子承鈞告哀于遼遼冊命為帝其事遼上表稱男遼賜詔謂之兒皇帝　乙卯應曆五年（周顯德二年）春二月朔日食　丙辰應曆六年（周顯德三年）　丁巳應曆七年（周顯德四年）冬十一月遼遣侍中崔勳將兵會北漢同攻周　北漢遣李存瓌將兵會之南侵路州至其城下而還北漢主知遼不足恃而不敢遂與之絕贈送勳甚厚　戊午應曆八年（周顯德五年）夏五月朔日食　己未應曆九年（周顯德六年六月恭帝宗訓立）夏四月周帝自將攻遼　五月周將韓通領兵大至遼失瀛莫易涿雄霸六州其瓦橋關建為雄州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益津關建為霸州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皆遼之地也周帝

趣幽州有疾乃還　六月周帝立其子宗訓為梁王（時年七歲）是月周帝崩年三十九諡曰世宗子梁王立　秋九月遼帝遣其舅使於南唐中國疑憚泰州團練使荊罕儒募刺客使殺之南唐夜宴遼使於清風驛酒酣起更衣久不返視之則失其首矣自是遼與唐絶　庚申應曆十年（宋建太祖即位建隆元年）春正月辛丑朔北邊奏遼與北漢連兵犯邊時宋趙太祖事周為殿前撿點使周帝命領宿衛諸將禦之次陳橋驛諸將擁立太祖為帝國號曰宋改元建隆奉周帝為鄭王太后為周太后遷居西京夏五月朔日食　辛酉應曆十一年（宋建隆二年）夏四月朔日食　壬戌應曆十二年（宋建隆三年）　癸亥應曆十三年（宋太祖乾德元年）　甲子應曆十四年（宋乾德二年）　乙丑應曆十五年（宋乾德三年）春二月壬寅朔日當食不虧　丙寅應曆十六年（宋乾德四年）　丁卯應曆十七年（宋乾德五年）春三月五星聚奎　夏六月朔日食　戊辰應曆十八年（宋太祖開寶改元）秋七月北漢主劉承鈞寢疾召平章事郭無為執繼恩（承鈞養子）付以後事繼恩嗣位諡承鈞為孝和皇帝　九月北漢主繼恩自嗣位以來纔六十餘日為郭無為所弑弟繼元立（亦承鈞養子）改元廣運是月宋師入北漢境北漢上表于遼求援又遣將領軍扼團柏谷為宋將李繼勳何繼筠等緊破之于銅鍋河北漢尋復入攻大掠晉絳二州之境　是時承會同之餘威中原多事藩鎮爭強莫不求援於遼國以自存晉陽之北漢江南之李唐使車狎至饋遺絡繹遼帝以政昏兵弱不能應之　帝體氣卑弱惡見婦人居藩時述律太后欲為納妃帝辭以疾即位後嬪御滿前並不一顧朝臣有言撤房虚位者皆拒而不納左右近侍房帷供奉率皆閹人性好遊畋窮冬盛夏不廢馳騁萬機事繁蕃漢諸臣共莅之帝不以屑意如京東北有山曰黑山曰赤山曰大保山山水秀絶麋鹿成群四時遊獵不離此山瀛莫之失幽州急遞以聞帝曰三關本漢地今以還漢何失之有其神氣息緩不恤國事如此逮至末年殘忍猜忌左右小有過忤至於親手刃之數年之間重足屏息人人虞禍會醉索食不得欲斬庖人掌膳者恐禍及因捧食以進挾刃弒帝於黑山下帝在位凡十九年諡曰天順皇帝廟號穆宗　論曰英睿騰風戎馬交馳而不足耽酣渴甘禍狀淪骨而有餘太祖奮自遐陬虎視中原太宗偉度英資闢河拱手一何壯也一再傳之後世宗以聲色覆於前穆宗以荒淫覆其轍介冑然諸房惟褻猯主於肘腋一何怯也本其驕心縱欲醉色遊畋敗亡之堂如出一手豈陰山異氣之所鍾抱於英靈者至茲少歇歟不然何以若斯其昏昏之國語解世宗穆宗紀　嫏林（上音帘地名即松林故地）　闕撒撥（林里司官宰亨言衛之稱者）　撻馬（扈從之官）　瀼兀（部分名）　葉格戲（宋錢僖公家有葉子搭格之戲）

景宗

遼史景宗孝成康靖皇帝諱賢字賢寧小字明扆世宗皇帝第二子母曰懷節皇后蕭氏察割之亂帝甫四歲穆宗即位養永興宮既長穆宗酗酒怠政帝一日與韓匡嗣語及時事耶律賢適止之帝悟不復言　應曆十九年二月戊辰入見穆宗曰吾兒已成人可付以政己巳穆宗遇弒帝率飛龍使女里侍中蕭思溫南院樞密使高勳率甲騎千人馳赴黎明至行在哭之慟群臣勸進遂即皇帝位於柩前百官上尊號曰天贊皇帝大赦改元保寧以殿前都點撿耶律夷臘右皮室詳穩蕭烏里只宿衛不嚴斬之　三月丙戌入上京以蕭思溫為北院樞密使太平王罨撒葛亡入沙沱　己丑夷离畢粘木袞以陰附罨撒葛伏誅　癸巳罨撒葛入朝甲午以北院樞密使蕭思溫兼北府宰相　己亥以南院樞密使高勳封秦王　夏四月戊申朔進封太平王罨撒葛為齊王改封趙王喜隱為宋王封隆先為平王稍為吳王道隱為蜀王必攝為越王敵烈為冀王宛為衛王　五月戊寅立貴妃蕭氏為皇后　丙申朔射柳祈雨　有司請以帝生日為天清節從之　壬寅漢遣李匡弼劉繼文李元素等來賀　冬十月東幸褭潭　十一月甲辰朔行柴冊禮祠木葉山駐蹕鶴谷　乙巳蕭思溫封魏王北院大王屋質加于越　二年春正月丁未如潢河　夏四月幸東京致奠于讓國皇帝及世宗廟　五月癸丑西幸　乙卯次盤道嶺盜殺北院樞密使蕭思溫　六月還上京　秋七月以右皮室詳穩賢適為北院樞密使　九月辛丑得國舅蕭海只及海里殺蕭思溫狀皆伏誅流其弟神覩于黄龍府　十二月庚午漢遣使來貢　三年春正月甲寅右夷离畢奚底遣人獻敵烈俘詔賜有功將士　庚申置登聞鼓院　辛酉南京統軍使魏國公韓匡美封鄴王　二月癸酉東幸　壬午遣鐸遏使阿薩蘭回鶻　己丑以青牛白馬祭天地　三月丁未以飛龍使女里為契丹行宮都部署　夏四月丁卯世宗妃啜里及蒲哥厭魅賜死　己卯祠木葉山行再生禮　丙戌至自東幸　戊子蕭神覩伏誅　六月丙子漢遣使問起居自是繼月而至　丁丑回鶻遣使來貢　秋七月辛丑以北院樞密使賢適為西北路招討使　八月甲戌如秋山　辛卯祭皇兄吼墓追冊為皇太子諡莊聖　九月乙巳賜傅父侍中達里迭太保楚補太保婆兒保母回室押雅等戶口牛羊有差又以潛邸給使者為撻馬部置

官掌之壬子幸歸化州甲寅如南京冬十月己巳以黑白羊祀神癸未漢
遣使來貢丙戌鼻骨德吐谷渾來貢十一月庚子臘朐河于越延尼里等
率戶四百五十來附乞隸宮籍詔留其戶分隸敦睦積慶永興三宮優賜
遣之十二月癸酉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己丑皇子隆緒生是冬駐蹕金川
四年春二月癸亥漢以皇子生遣使來賀閏月戊申齊王罨撒葛薨三
月庚申朔追冊為皇太叔夏四月庚寅朔追封蕭思溫為楚國王是夏駐
蹕冰井秋七月如雲州丁丑鼻骨來貢冬十月丁亥朔如南京十二月甲
子詔內外官上封事 五年春正月甲午惕隱休哥伐党項破之以俘獲之
數來上漢遣使來賀庚午御五鳳樓觀燈二月丁亥近侍實魯里誤觸神
纛法論死杖釋之壬辰越王必攝獻党項俘獲之數戊申以青牛白馬祭
天地辛亥幸新城三月乙卯朔復幸新城追封皇后祖胡母里為韓王贈
伯胡魯古右兼政事令尼古只兼侍中夏四月丙申白氣晝見五月癸亥于越
屋質薨輟朝三日辛未女直侵邊殺都監達里迭拽剌斡里魯驅掠邊民
牛馬己卯阿薩蘭回鶻來貢六月庚寅女直宰相及夷离堇來朝丙申漢遣
人以宋事來告秋七月庚辰以保大軍節度使耶律斜里底為中臺省左
相是月駐蹕燕子城九月壬子鼻骨德部長曷魯撻覽來貢冬十月丁酉
如南京十一月辛亥朔始獲應曆逆黨近侍小哥花哥辛古等誅之十二
月戊戌漢將攸元遣使梟喰是月如歸化州 六年春正月癸未幸南京
三月宋遣使請和以涿州刺史耶律昌朮加侍中與宋議和夏四月宋王
喜隱坐謀反廢秋七月丁未朔閤門使酌古加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男海
里以告喜隱事遷授龍州防禦使庚申臘于平地松林冬十月乙亥朔還
上京十二月戊子以沙門昭敏為三京諸道僧尼都總管加兼侍中 七
年春正月甲戌朔宋遣使來賀壬寅望祠木葉山二月癸亥漢雁門節度
使劉繼文來朝貢方物丙寅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三月壬子耶律速撒等
獻党項俘分賜群臣夏四月遣郎君翔思使宋己酉祠木葉山辛亥射柳
祈雨如頻蹕淀清暑五月丙戌祭神姑秋七月黃龍府衛將燕頗殺都監
張琚以叛遣敞史耶律曷里必討之九月敗燕頗於治河遣其弟安摶追
之燕頗走保兀惹城安摶乃還以餘黨千餘戶城通州是秋至自頻蹕淀
冬十月鈎魚土河 八年春正月癸酉宋遣使來聘二月壬寅諭史館學士
書皇后言亦稱朕暨予著為定式三月辛未遣五使廉問四方鰥寡孤獨
及貧乏失職者振之夏六月以西南面招討使耶律斜軫為北院大王秋
七月丙寅朔寧王只沒妻安只伏誅只沒高勳等除名辛未宋遣使來賀

天清節八月癸卯漢遣使言天清節設無遮會飯僧祝釐丁未如秋山己
酉漢以宋事來告是月女直侵貴德州東境九月己巳謁懷陵辛未東京
統軍使察鄰詳穩涸奏女直襲歸州五寨剽掠而去乙亥鼻骨德來貢壬
午漢為宋人所侵遣使求援命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敵烈赴之戊子漢
以宋師壓境遣駙馬都尉盧俊來告冬十月辛丑漢以遼師退宋軍來謝十
一月丙子宋主匡胤殂其弟炅自立遣使來告辛卯遣郎君王六撻馬涅
木古等使宋弔慰十二月壬寅遣蕭只古馬哲賀宋即位丁未漢以宋軍
復至掠其軍儲來告且乞賜糧為助八千詔南京復禮部貢院是月轄戞
斯國遣使來貢 九年春正月丙寅女直遣使來貢二月庚子宋遣使致
其先帝遺物甲寅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三月癸亥耶律沙敵烈獻援漢之
役所獲宋俘戊辰詔以粟二千萬斛助漢五月庚午漢遣使來謝且以宋
事來告乙丑女直二十一人來請宰相夷离堇之職以次授之六月丙辰
以宋王喜隱為西南面招討使秋七月庚申朔回鶻遣使來貢甲子宋遣
使來聘壬申漢以宋侵來告丙子遣使助漢戰馬八月漢遣使進葡萄酒
冬十月甲子耶律沙以党項降酋可醜買友來見賜詔撫諭丁卯以可醜
為司徒買友為太保各賜物遣之壬申女直遣使來貢乙酉漢復遣使以
宋事來告十一月丁亥朔司天奏日當食不虧戊戌吐谷渾叛入太原者
四百餘戶索而還之癸卯祠木葉山乙巳遣太保迭烈割等使宋乙卯漢
復遣使以宋事來告十二月戊辰獵于近郊以所獲祭天 十年春正月
癸丑如長濼二月庚午阿薩蘭回鶻來貢三月庚寅祭顯陵夏四月丁卯
西幸己巳女直遣使來貢五月癸卯賜女里死遣人誅高勳等六月乙未
駐蹕沿柳湖秋七月庚戌享太祖廟九月癸未平王隆先子陳哥謀害其
父車裂以徇是冬駐蹕金川 乾亨元年春正月乙酉遣撻馬長壽使宋
問興師伐劉繼元之故丙申長壽還言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
和約如舊不然則戰二月丁卯漢以宋兵壓境遣使乞援詔南府宰相耶
律沙為都統冀王敵烈為監軍赴之又命南院大王斜軫以所部從樞密
副使抹只督之三月辛巳速撒遣人以別部化哥等降納之丙戌漢遣使
謝撫諭軍民詔北院大王奚底乙室王撒合等以兵戍燕乙丑漢復告宋
兵入境詔左千牛衛大將軍韓侼大同軍節度使耶律善補以本路兵南
援辛卯女直遣使來貢丁酉耶律沙等與宋戰於白馬嶺不利冀王敵烈
及突呂不部節度使都敏黃皮室詳穩唐筈皆死之士卒死傷甚衆夏四
月辛亥漢以行軍事宜來奏盧俊自代州馳狀告急辛酉敵烈來貢五月

乙卯，宋兵至河東，漢與戰不利，劉繼文、盧俊來奔。六月，劉繼元降宋，漢亡。甲子，封劉繼文為彭城郡王，盧俊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宋主來侵，丁卯，北院大王奚底、統軍使蕭討古、乙室王撒合擊之，戰于沙河，失利。己巳，宋主圍南京。丁丑，詔諭耶律沙及奚底、討古等軍中事宜。秋七月癸未，沙等及宋兵戰于高梁，沙少卻；休哥、斜軫橫擊，大敗之。宋主僅以身免，至涿州，竊乘驢車遁去。甲申，擊宋餘軍，所殺甚衆，獲兵仗、器甲、符印、糧饋、貨幣不可勝計。辛丑，耶律沙遣人上俘獲，以權知南京留守事韓德讓、權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耶律學古、知三司事劉弘皆能安人心，捍城之功，賜詔褒獎。八月壬子，阻卜惕隱曷魯、夷离菫阿里覩等來朝。乙丑，耶律沙等獻俘。丙寅，以白馬之役，責沙抹只，復以走宋主功，釋之。奚底遇敵而退，以劍背擊之。撒合雖卻，部伍不亂，宥之。冀王敵烈麾下先遁者斬之，都監以下杖之。壬申，宴沙抹只等將校，賜物有差。九月乙卯，燕王韓匡嗣為都統，南府宰相耶律沙為監軍，惕隱休哥、南院大王斜軫、權奚王抹只等各率所部兵南伐，仍命大同軍節度使善補領山西兵分道以進。冬十月乙丑，韓匡嗣與宋兵戰于滿城，敗績。辛未，太保矧思與宋兵戰於火山，敗之。乙亥，詔數韓匡嗣五罪，赦之。十一月戊寅，宴賞休哥及有功將校。乙未，南院樞密使兼政事令郭襲上書諫畋獵，嘉納之。辛丑冬至，赦，改元乾亨。十二月乙卯，燕王韓匡嗣遙授晉昌軍節度使，降封秦王。壬戌，蜀王道隱南京留守，徒封荊王。是冬，駐蹕南京。　二年春正月丙子朔，封皇子隆緒為梁王，隆慶為恒王。丁亥，以惕隱休哥為北院大王，前樞密使賢適封西平郡王。二月戊辰，如清河。三月丁亥，西南面招討副使耶律王六、太尉化哥遣人獻党項俘。閏月庚午，有鵰飛止御帳，獲以祭天。夏四月庚辰，祈雨。戊子，清暑燕子城。五月，雷火乾陵松。六月乙亥，喜隱復謀反，囚于祖州。秋七月戊午，王六等獻党項俘。八月戊戌，東幸。冬十月辛未朔，命巫者祠天地及兵神。辛巳，將南伐，祭旗鼓。癸未，次南京。丁亥，獲敵人，射鬼箭。庚寅，次固安，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己亥，圍瓦橋關。十一月庚子朔，宋兵夜襲營，突呂不部節度使蕭幹及四捷軍詳穩耶律痕德戰卻之。壬寅，休哥敗宋兵於瓦橋東，守將張師引兵出戰，休哥奮擊敗之。戊申，宋兵陣於水南，休哥涉水擊破之，追至莫州，殺傷甚衆。己酉，宋兵復來，擊之殆盡。丙辰，班師。乙丑，還次南京。十二月庚午朔，休哥拜于越，大饗軍士。　三年春二月丙子，東幸。己丑，復幸南京。三月乙卯，皇子韓八生。辛酉，幸潢土二河之間，置永州，以秦王韓匡嗣為西南面招討使。五月丙午，上京漢軍亂，劫立喜隱不克，偽立其

子留禮壽，上京留守除室擒之。秋七月甲午，留禮壽伏誅。冬十月，如蒲瑰坡。十一月辛亥，加除室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是月，以南院樞密使郭襲為武定軍節度使。十二月，以遼興軍節度使韓德讓為南院樞密使。　四年春正月乙亥，如華林、天柱。三月乙未，清明，與諸王大臣校射，宴飲。夏四月自將南伐，至滿城，戰不利，守太尉奚瑰中流矢死，統軍使善補為伏兵所圍，樞密使斜軫救免，詔以失備杖之。五月，班師，清暑燕子城。秋七月壬辰，遣使賜喜隱死。八月，如西京。九月庚子，幸雲州。甲辰，獵于祥古山，帝不豫。壬子，次焦山，崩於行在，年三十五，在位十三年。遺詔梁王隆緒嗣位，軍國大事聽皇后命。統和元年正月壬戌，上尊諡孝成皇帝，廟號景宗。重熙二十一年，加諡孝成康靖皇帝。　贊曰：遼興六十餘年，神冊、會同之間，日不暇給，天祿、應曆之君，不令其終。保寧而來，人人望治。以景宗之資，任人不疑，信賞必罰，若可與有為也。而竭國之力，以助河東，破軍殺將，無救滅亡。雖一取償於宋，得不償失。知匡嗣之罪，數而不罰；善郭襲之諫，納而不用。沙門昭敏以左道亂德，寵以侍中，不亦惑乎。契丹志：景帝諱明，記更名賢，世宗兀欲子也，穆宗先為帳下所弒，諸將迎立，帝即位，號天贊，以上樞密使知政事令高勳守政事令，封秦王，侍中蕭守興為尚書令，封魏王，每朝，必命坐議國事，納蕭守興女燕燕為皇后。先是，火神淀弒逆之時，述軋之害世宗，併及於后，復求帝殺之。帝時年九歲，御厨尚食劉解里以氊束之，藏于積薪中，由是得免。及即位，嬰風疾，多不視朝。改元保寧。　戊辰保寧元年（宋太祖開寶元年），遼大赦境內，刑賞政事，用兵追討，皆皇后決之，帝卧床搦，拱手而已。　己巳保寧二年（宋開寶二年），春二月，宋太祖命曹彬等伐北漢。夏四月，遼分道救北漢，為宋何葯敗于陽曲，又為韓重贇擊破其衆于定州境。　庚午保寧三年（宋開寶三年），夏四月朔，日食。冬十一月，遼騎六萬攻定州，宋太祖命田欽祚領兵三千，戰于蒲城。馬中流矢而踣，騎士王超以馬授欽祚，得免，夜入保遂城，遼兵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而出。　辛未保寧四年（宋開寶四年），冬十月朔，日食。　壬申保寧五年（宋開寶五年），秋九月朔，日食。　癸酉保寧六年（宋開寶六年），春正月，周鄭王殂於房州，諡曰恭帝。　甲戌乾亨元年（宋開寶七年），春二月朔，日食。冬十一月，遼遣邊臣貽宋雄州守孫全興書請和，全興以聞于宋太祖，許之。　乙亥乾亨二年（宋開寶八年），春三月，遼遣使聘宋。夏六月，彗出柳，長三四丈，晨見東方，西南指，歷輿鬼，距出壁，凡十一舍，八十三日乃滅。秋七月朔，日食。宋初遣使通遼。丙

于乾亨三年宋開寶九年太宗即位十二月改太平興國元年冬十月宋太祖崩年五十在位十七年皇弟晉王即帝位是爲太宗　丁丑乾亨四年宋太平興國二年夏四月宋葬太祖於永昌陵　遼遣鴻臚少卿耶律敵烈往宋助葬宋太宗尋遣起居舍人辛仲甫使遼右贊善大夫穆淡副之時宋朝將用兵伐北漢實倚遼爲援仲甫遂留境上未敢進宋詔趣行既至帝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帝頗欲留之仲甫曰信以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帝知其事節不可奪厚禮遣還　冬十一月朔日食　戊寅乾亨五年宋太平興國三年　己卯乾亨六年宋太平興國四年春二月宋太宗親征北漢　三月遼以數萬騎援之戰于石嶺關之南爲宋郭進敗　夏四月北漢主劉繼元降宋宋盡廣運十三年　六月宋詔親征發鎮州涿州判官劉厚德以城降宋　秋七月太宗至幽州攻城踰旬不下士卒疲頓轉餉困遼人恐遼救兵至遂退師　先是宋師自并幸幽乘其無備帝方獲急歸牙帳議弃幽薊以兵守松亭北岸口而已時耶律遜寧號于越呼爲舍利郎君北朝相近無職事者呼爲之請兵十萬救幽州並西西山薄幽陵入夜持兩炬朝奉兩旗選精騎三萬夜從地道自宋軍南席卷而北　遼兵先守幽州者皆脫兵刃乘見宋師之盛望風而遁又爲宋師所逼進退無計反爲堅守至是于越救至宋遂退師或勸于越襲其後于越曰受命救幽薊今得之幸遂不復追　宋太宗欲北侵遣詔渤海王發兵相應然渤海畏遼竟無至者遣使如渤海責問　秋九月遼攻鎮州爲宋穎延進敗　庚辰乾亨七年宋太平興國五年冬十一月帝發兵萬餘衆進攻關南宋河陽節度使崔彥進將兵禦之遼師失利　十二月宋太宗親征至大名遼師遁遂班師　辛巳乾亨八年宋太平興國六年遼大敗　帝性仁儒雅好音律書醫術伶倫針炙之輩授以節越使相者三十餘人自幼得疾沉痾連年四時遊獵間備故典禮儀不能親舉焉令節大朝會辭辭無歡或不視朝者有之耽于酒色暮年不少休燕燕皇后蕭守興女以女主臨朝國事一決於其手天誅罰大征討蕃漢諸臣集衆共議皇后裁決報知于帝而已易定幽燕間兩大戰烽書旁午國內惶惶帝嬰疾不能親駕基業少衰焉　秋九月朔日食　壬午乾亨九年宋太平興國七年春三月朔日食　夏五月遼分三道入宋爲其邊將所敗　冬十二月朔日食　是歲帝崩謚孝成皇帝廟號景宗　論曰景宗髮在髫齡中遭多難高秋搖落理之自然政非己出不免牝雞之伺徐則寡人聽命

椒塗之言其得虛尊而擁號幸矣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四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四十九　　十三蕭

遼

聖宗

遼史聖宗文武大孝宣皇帝諱隆緒小字文殊奴景宗皇帝長子母曰睿智皇后蕭氏帝幼喜書翰十歲能詩既長精射法曉音律好繪畫乾亨二年封梁王四年九月壬子景宗崩癸丑即皇帝位於柩前時年十二皇后奉遺詔攝政詔諭諸道冬十月己未朔帝始臨朝辛酉群臣上尊號曰昭聖皇帝尊皇后為皇太后大赦以南院大王勃古哲總領山西諸州事北院大王于越休哥為南面行軍都統奚王和朔奴副之同政事門下平章事蕭道寧領本部軍駐南京乙丑如顯州十一月甲午置乾州十二月戊午朔耶律速撒討阻卜辛酉南京留守荊王道隱奏宋遣使獻犀帶請和詔以無書却之甲子捷剌千乃方十醉言宮掖事法當死杖而釋之辛未南面招討使秦王韓匡嗣薨癸酉奉大行皇帝梓宮于菆塗殿庚辰省置中臺省官　統和元年春正月戊午朔以大行在殯不受朝乙丑奉遺詔召先帝庶兄質睦于菆塗殿前復封寧王加寧相室

坊宣徽使普領等恩丙寅荊王道隱有疾詔遣使存問是日皇太后幸其邸視疾戊辰以烏隈烏骨里部節度使耶律章瓦同政事門下平章事甲戌荊王道隱薨輟朝三日追封晉王遣使撫慰其家丙子以于越休哥為南京留守仍賜南面行營總管印綬總邊事渤海撻馬解里以先帝厚恩乞殉葬詔不許賜物以旌之戊寅遣使賜于越休哥及奚王籌寧統軍使頗德等湯藥命懇篤持送休哥下車勞以諭燕民辛巳速撒獻阻卜俘壬午涿州刺史安吉奏宋築城河北詔留守于越休哥撓之勿令就功趙妃及公主胡骨典奚王籌寧宰相安寧北大王普奴寧惕隱屈烈吳王稍寧王只沒與橫帳國舅契丹漢官等並進助山陵費癸未齊國公主率內外命婦進物如之甲申西南面招討使韓德威奏党項十五部侵邊以兵擊破之乙酉以速撒破阻卜下詔褒美仍諭與大漢討党項諸部丁亥樞密使兼政事令室昉以年老請解兼職詔不允二月戊子朔禁所在官吏軍民不得無故聚衆私語及冒禁夜行違者坐之己丑南京奏聞宋多聚糧邊境及宋主將如臺山詔休哥嚴為之備甲午葬景宗皇帝於乾陵以近幸朗掌飲伶人撻魯為殉上與皇太后因為書附上大行丙申皇太后詣陵置奠命繪近臣於御容殿賜山陵工人物有差庚子以先帝遺物賜

皇族及近臣辛丑南京統軍使耶律善補奏宋邊七十餘村來附詔撫存之乙巳以御容殿為玉殿酒谷為聖谷速撒奏討党項捷遣使慰勞戊申以惕隱化哥為北院大王解領為南府宰相辛亥幸聖山遂謁三陵甲寅以皇女長壽公主下嫁國舅宰相蕭婆項之子吳留三月戊午天德軍節度使頹剌父子戰歿以其弟涅離襲爵己未次獨山遣使賞西南面有功將士辛酉以大父帳太尉耶律曷魯寧為惕隱甲子駐蹕逸河之平淀辛巳以國舅同平章事蕭道寧為遼興軍節度使仍賜號忠亮佐理功臣壬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夏四月丙戌朔幸東京以樞密副使耶律末只兼侍中為東京留守庚寅謁太祖廟癸巳詔賜物命婦寡居者丙申南京辛丑謁三陵以東京所進物分賜陵寢官吏復詔賜西南路招討使大漢劒不用命者得專殺壬寅至享于疑神殿癸卯謁乾陵乙巳遣人以酒脯祭平章耶律河陽墓庚戌幸夫人烏骨里第謁太祖御容禮畢幸公主胡古典弟飲賜與甚厚壬子大臣以太后預政宜有尊號請下有司詳定冊禮詔樞密院諭沿邊節將至行禮日止遣子弟奉表稱賀恐失邊備樞密請詔北府司徒頹德譯南京所進律文從之遂如徽州以耶律慶朗為信州節度使五月丙辰朔國舅政事門下平章事蕭道寧以皇太后慶壽請歸

父母家行禮而齊國公主及命婦群臣各進物設宴賜國舅帳耆年物有差壬戌西南路招討請益兵討回突厥諸部詔北王府耶律蒲奴寧以敵畢迭烈二部兵赴之癸亥以于越休哥在南院遇用吏人詔南大王毋相循襲庚午耶律善補招亡入宋者得千餘戶歸國詔令撫慰辛未次永州祭王子樂師奴墓乙亥詔近臣議皇太后上尊號冊禮樞密使韓德讓以後漢太后臨朝故事草定上之丙子以青牛白馬祭天地戊寅幸木葉山西南路招討使大漢奏近遣拽剌跋剌哥諭党項諸部來者甚衆下詔褒美六月乙酉朔詔有司冊皇太后日給三品以上法服三品以下用大射柳之服西南路招討使奏党項酋長執夷离堇子隈引等乞內附詔撫納之仍察其誠偽謹邊備丙戌還上京乙丑有司奏同政事門下平章事駙馬都尉盧俊與公主不協詔離之遂出俊為興國軍節度使辛卯有事于太廟甲午上率群臣上皇太后尊號曰承天皇太后群臣上皇帝尊號曰天輔皇帝大赦改元統和丁未畢恩中外文武官各進爵一級以樞密副使耶律斜軫守司徒秋七月甲寅朔皇太后聽政乙卯上親錄囚王子司徒妻國坐稱疾不赴山陵笞二十辛酉行再生禮癸酉臨潢尹裊衮進飲饌上與諸王分朋擊鞠丙子韓德威遣詳穩轄馬上破党項俘獲數并送

夷离堇之子來獻辛巳賞西南面有功將士八月戊午上西巡己丑謁祖
陵辛卯皇太后祭楚國王蕭思溫墓癸巳上與皇太后謁懷陵遂幸懷州
甲午上與斜軫於太后前易弓矢鞍馬約以為友己亥獵赤山遣使薦熊
肪鹿脯于乾陵之凝神殿以政事令孫楨無子詔國舅小翁帳郎君桃隈
為之後乙巳詔于越休哥提點元城壬子韓德威表請伐党項之復叛者
詔許之仍發別部兵數千以助之九月癸丑朔以東京平州旱蝗詔振之
乙卯謁永興長寧敦睦三宮丙辰南京留守奏秋霖害稼請權停關征以
通山西糴易從之庚申謁宣簡皇帝廟辛酉幸祖州謁祖陵壬戌還上京
辛未有司請以帝生日為千齡節從之皇太后言故于越屋只有傅導功
宜錄其子孫遂命其子洋渙為林牙丙子如老翁川冬十月癸未朔司天
奏老人星見戊子以公主淑哥下嫁國舅詳穩照姑癸巳速撒奏敵烈部
及叛蕃來降悉復故地乙未以燕京留守于越休哥言每歲諸節度使貢
獻如契丹官例止進鞍馬從之丁酉以吳王稍為上京留守行臨潢尹事
上將征高麗親閱東京留守耶律末只所總兵馬丙午命宣徽使兼侍中
蒲領林牙肯德等將兵東討賜旗鼓及銀符十一月壬子朔觀漁捷馬濼
癸丑應州奏獲宋諜者言宋除道五臺山將入靈丘界詔諜者及居停人

並磔于市庚辰上與皇太后祭乾陵下詔諭三京左右相左右平章事副
留守判官諸道節度使判官諸軍事判官錄事參軍等當執公方毋得阿
順諸縣令佐如遇州官及朝使非理徵求毋或畏徇恒加采聽以為殿最
民間有父母在別籍異居者聽鄰里覺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
旌其門閭十二月壬子朔謁凝神殿遣使分祭諸陵賜守殿官屬酒是日
幸顯州丁亥以顯州歲貢綾錦分賜左右甲午東幸己亥皇太后觀漁于
玉盆灣辛丑觀漁于瀘溯甲辰勅諸刑辟已結正決遣而有冤者聽詣
臺訴是夕然萬魚燈于僂溪戊申千齡節祭日月禮畢百僚稱賀　二年
春正月甲午如長濼二月癸巳國舅帳彰德軍節度使蕭撻覽來朝甲午
賜將軍耶律敵不春衣束帶丙申東路行軍宣徽使蕭蒲寧奏討女直捷
遣使執手獎諭庚子朝皇太后太后因從觀獵于饒樂川乙巳五國烏隈
于厥節度使耶律隗洼以所轄諸部難治乞賜詔給劒便宜行事從之丙
午上與諸王大臣較射丁未韓德威以征党項迴遂襲河東獻所俘賜詔
褒美三月乙卯劃離部請今後詳穩止從本部選授為宜上曰諸部官惟
在得人豈得定以所部為限不允贈故同平章事趙延煦兼侍中夏四月
丁亥宣徽使同平章事耶律普寧都監蕭勤德獻征女直捷授普寧兼政

事令勤德神武衛大將軍各賜金器諸物庚寅皇太后臨決滯獄辛卯祭
風伯壬辰以宣徽南院使劉承規為承德軍節度使崇德宮都部署保義
軍節度使張德筠為宣徽北院使五月乙卯祠木葉山丁丑駐蹕沿柳湖
六月己卯朔皇太后決獄至月終秋七月癸丑皇太后行再生禮八月辛
卯東京留守兼侍中耶律末只奏女直朮不直賽里等八族乞舉衆內附
詔納之九月戊申朔駐蹕土河辛未以景宗忌日詔諸道京鎮遣官行香
飯僧冬十月丁丑朔以歸化州刺史耶律普寧為彰德軍節度使右武衛
大將軍韓倬為彰國軍節度使兼侍衛親軍兵馬都指揮使冬十一月壬
子以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鄭嘏為儒州刺史是月速撒等討阻卜殺其酋
長撻剌干十二月辛丑以翰林學士承旨馬得臣為宣政殿學士耶律頗
德南京統軍使耶律瑤昇大內惕隱大仁靖東京中臺省右平章事　三
年春正月丙午朔如長濼丁巳以翰林學士邢抱朴為尚書禮部侍郎知
制誥左拾遺知制誥劉景吏部郎中知制誥牛藏用並政事舍人二月丙
子朔以牛藏用知樞密直學士三月乙巳朔樞密奏契丹諸役戶多困乏
請以富戶代之上因閱諸部籍涅剌烏隈二部戶少而役重并量免之夏
四月乙亥朔祠木葉山壬午以鳳州刺史趙匡符為保靜軍節度使癸未

以左監門衛大將軍王庭勗為奉先軍節度使彰武軍節度使韓德凝為
崇義軍節度使五月壬子還上京癸酉以國舅蕭道寧同平章事知瀋州
軍州事六月甲戌如栢坡皇太后親決滯獄乙亥以歸義軍節度使王希
嚴為興國軍節度使秋七月甲辰朔詔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高麗甲寅
東幸甲子遣郎君班襄賜秦王韓匡嗣葬物丙寅駐蹕土河以暴漲命造
船橋明日乘步輦出聽政老人星見丁卯遣使閱東京諸軍兵器及東征
道路以平章事蕭道寧為昭德軍節度使武定軍節度使守司空兼政事
令郭襲為天平軍節度使大同軍節度使守太子太師兼政事令劉延構
為義成軍節度使贈尚父秦王韓匡嗣尚書令八月癸酉朔以遼澤沮洳
罷征高麗命樞密使耶律斜軫為都統駙馬都尉蕭懇德為監軍以兵討
女直丁丑次褭城庚辰至顯州謁凝神殿辛巳幸乾州觀新宮癸未謁乾
陵甲申命南北面臣僚分巡山陵林木及令乾顯二州上所部里社之數
丙戌北皮室詳穩進勇敢士七人戊子故南院大王諧領乙里婉妻蕭氏
奏夫死不能葬詔有司助之庚寅東征都統所奏路尚陷濘未可進討詔
俟澤涸深入癸巳皇太后謁顯陵庚子謁乾陵辛丑西幸閏九月癸酉命邢抱朴勾檢
顯陵丙子行次海上庚辰重九駐蹕山登高賜群臣菊花酒辛巳詔諭東

征將帥乘水涸進討丙申女直宰相术不里來貢戊戌駐蹕東古山乙亥
速撒奏术不姑諸部至近淀夷离堇易魯姑請行俘掠上曰諸部於國無
惡何故俘掠徒主事耳不允冬十一月甲戌詔吳王稍領泰王韓匡嗣葬
祭事丁丑詔以東北路兵馬監軍妻婆底里存撫邊民戊寅賜公主胡骨
典葬夫金帛工匠辛卯以韓德讓兼政事令癸巳禁行在市易布帛不中
尺度者丙申東征女直都統蕭闥覽菩薩奴以行軍所經地里物產來上
四年春正月甲戌觀漁土河林牙耶律謀魯姑彰德軍節度使蕭闥覽
上東征俘獲賜詔獎諭丙子樞密使耶律斜軫林牙勤德等上討女直所
獲生口十餘萬馬二十餘萬及諸色物乙卯朝皇太后決滯訟壬午樞密
使斜軫林牙勤德謀魯姑節度使闥覽統軍使室羅侍中抹只奚王府監
軍迪烈與安吉等克女直還軍遣近侍泥里吉詔旌其功仍執手撫諭賜
酒果勞之甲午幸長濼二月壬寅以四番都統軍李繼忠為檢校司徒上
柱國癸卯西夏李繼遷叛宋來降以為定難軍節度使銀夏綏宥等州觀
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都督夏州諸軍事西蕃首帥尾泥乞移為保
大軍節度使鄜坊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甲寅耶律斜軫蕭闥覽謀魯姑等
族帥來朝行飲至之禮賞賚有差丙寅行次梟里并三月甲戌于越休哥

奏宋遣曹彬崔彥進米信由雄州道田重進飛狐道潘美楊繼業鴈門道
來侵岐溝涿州固安新城皆陷詔宣徽使蒲領馳赴燕南與休哥議軍事
分遣使者徵諸部兵益休哥以擊之復遣東京留守耶律抹只以大軍繼
進賜劒專殺乙亥以親征告陵廟山川丙子統軍使耶律頗德敗宋軍于
固安休哥絕其糧餉擒將吏獲馬牛器仗甚衆庚辰蔚州判史趙彥章以
城叛附于宋辛巳宋兵入涿州義順軍節度副使趙希贊以朔州叛附于
宋時上與皇太后駐兵駝羅口詔趣東征兵馬以為應援壬午詔林牙勤
德以兵守平州之海岸以備宋仍報平州節度使迪里姑若勤德未至遣
人趣行馬之前括民馬鎧甲闕則取於顒州之甲坊癸未遣軍與宋田重
進戰于飛狐不利冀州防禦使大鵬翼康州判史馬贇馬軍指揮使何萬
通陷焉丁亥以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為山西兵馬都統以北院宣徽使
蒲領為南征都統以副于越休哥彰國軍節度使艾正觀察判官宋雄以
應州叛附于宋庚寅遣飛龍使亞剌文班吏亞達哥閑馬以給先發諸軍
詔駙馬都尉蕭繼遠領之辛卯武定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郢州防禦使呂
行德副都指揮使張繼從馬軍都指揮使劉知進等以飛狐叛附于宋癸
巳賜林牙謀魯姑旗鼓四劒二率禁軍之驍銳者南助休哥丙申步軍都

指揮使穆超以靈丘叛附于宋詔遣使賜樞密使斜軫密旨及彰國軍節
度使杓窊印以趣征討夏四月己亥朔次南京北郊庚子于惕隱瑤昇西南
面招討使韓德威以捷報辛丑宋潘美陷雲州壬寅遣抹只謀魯姑勤德
等領偏師以助休哥仍賜旗鼓杓窊印撫諭將校癸卯休哥復以捷報上
以酒脯祭天地率群臣賀于皇太后詔勤德還軍丙午頗德上所獲鎧仗
數戊申監軍宣徽使蒲領奏敵軍引退而奚王籌寧北大王蒲奴寧統軍
使頗德等以兵追躡皆勝之遣敵史勤德持詔褒美及詔侍中抹只統諸
軍赴行在所頻不部節度使和盧覩黄皮室詳穩解里等各上所獲兵甲
又詔兩部突騎赴蔚州以助闥覽橫帳郎君老君奴率諸郎君巡徼居庸
之北將軍化哥統平州兵馬橫帳郎君奴哥為黄皮室都監郎君謁里為
北府都監谷以步兵赴蔚州以助斜軫庚戌以斜軫為諸路兵馬都統闥
覽兵馬副部署迪子都監以代善補韓德威癸丑以艾正趙希贊及應州
朔州節度副使奚軍小校隘離轄渤海小校貫海等叛入于宋籍其家屬
分賜有功將校宋將曹彬米信北渡拒馬河與于越休哥對壘挑戰南北
列營長六七里時上次涿州東五十里甲寅詔于越休哥奚王籌寧宣徽
使蒲領南北二王等嚴備水道無使敵兵得潜至涿州乙卯休哥等敗宋

軍獻所獲器甲貨財賜詔褒美蔚州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許彥欽等殺節
度使蕭啜里執監城使銅州節度使耿紹忠以城叛附于宋丙辰復涿州
告天地戊午上次沙姑河之北淀召林牙勤德議軍事諸將校各以所俘
獲來上奚王籌寧南北二王率所部將校來朝以近侍粘米里所進自落
鵝祭天地己未休哥蒲領來朝詔三司給軍前夏衣布庚申上朝皇太后
辛酉大軍次固安壬戌圍固安城統軍使頗德先登城遂破大縱俘獲居
民先被俘者命以官物贖之甲子賞攻城將士有差五月庚午遼師與曹
彬米信戰于岐溝關大敗之追至拒馬河溺死者不可勝紀餘衆奔高陽
又為遼師衝擊死者數萬棄戈甲若丘陵親滑數萬人匿岐溝空城中圍
之壬申以皇太后生辰縱還癸酉班師還次新城休哥蒲領奏宋兵奔逃
者皆殺之甲戌以軍捷遣使分諭諸路京鎮丁丑詔諸將校論功行賞無
有不實己卯次固安南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庚辰以所俘宋人射鬼箭詔
遣詳穩排亞率弘義宮兵及南北皮室郎君拽剌四軍赴應朔二州界與
惕隱瑤昇招討韓德威等同禦宋兵在山西之未退者辛巳以瑤昇軍赴
山西壬午還次南京癸未休哥籌寧蒲奴寧進俘獲斜軫遣判官蒲姑奏
復蔚州斬首二萬餘級乘勝攻下靈丘飛狐賜蒲姑酒及銀器丙戌御元

和殿大宴從軍將校封休哥為宋國王加蒲領壽寧蒲奴寧及諸有功將
校爵賞有差丁亥發南京詔休哥備器甲儲粟秋大舉南征戊子斜軫奏
宋軍復圍蔚州擊破之詔以兵授瑤昇韓德威等壬辰以宋兵至平州瑤
昇韓德威不盡追殺降詔詰責仍諭據城未降者必盡梅殺無使遁逃癸
巳以軍前降卒分賜扈從乙未賞頗德諸將校士卒六月戊戌朔詔韓德
威赴闕加統軍使頗德檢校太師甲辰詔南京留守休哥遣驍手西助斜
軫乙巳以奧禹畢姪里古部送輜重行宮者行日五十里人馬疲之遣使
讓之丁未度居庸關壬子南京留守奏百姓歲輸三司鹽鐵錢折絹不如
直詔增之甲寅斜軫奏復寰州乙卯皇太妃諸王公主迎上嶺表設御幄
道傍置景宗御容率從臣進酒陳俘獲于前遂大宴戊午幸涼陘以所俘
分賜皇族及乳母己未聞所遣宣諭回鶻覈列哥國度里亞里等為宋不
姑邀留詔速撒賜米不姑貨幣諭以朝廷來遠之意使者由是乃得行癸
亥以節度使韓毗哥翰林學士邢抱朴等充雲州宣諭招撫使丙寅以太
尉王八所俘生口分賜趙妃及于越迪輦乙里婉秋七月丙子樞密使斜
軫遣侍御涅里底幹勒哥奏復朔州擒宋將楊繼業及上所獲將校印綬
誥勅賜涅里底等酒及銀器辛巳以捷告天地以宋歸命者二百四十人
分賜從臣又以殺敵多詔上京開龍寺建佛事一月飯僧萬人辛卯斜軫
奏大軍至蔚州營于州左得諜報敵兵且至乃設伏以待敵至縱兵逆擊
追奔逐北至飛狐口遂乘勝鼓行而西入寰州殺守城吏卒千餘人宋將
楊繼業初以驍勇自負號楊無敵北據雲朔數州至是引兵南出朔州三
十里至狼牙村惡其名不進左右固請乃行遇斜軫伏四起中流矢墮馬
被擒瘡發不食三日死遂函其首以獻詔詳穩轄麥室傳其首于越休哥
以示諸軍仍以朔州之捷宣諭南京平州將吏自是宋守雲應諸州者聞
繼業死皆棄城遁八月丁酉置先離闥覽官六員領于骨里女直迪烈于
等諸部人之隸宮籍者以北大王蒲奴寧為山後五州都管乙巳韓德讓
奏宋兵所掠州郡其逃民禾稼宜募人收穫以其半給收者從之乙卯斜
軫還自軍獻俘乙未用室昉韓德讓言復山西今年租賦詔第山西諸將
校功過而賞罰之乙室帳宰相安寧以功過相當追告身一通諦居部節
度使佛奴笞五十惕隱瑤昇撻剌割烈朔州節度使慎思應州節度使骨
只雲州節度使化哥軍校李元廸蔚州節度使佛留都監崔其劉繼琛皆
以聞敵逃遁奪官敕烈仍配隸本貫領國舅軍王六笞五十壬戌以斜軫
所部將校前破女直後有宋捷第功加賞癸亥加斜軫守太保九月丙寅

朔皇太妃以上納后進衣物馳馬以助會親頒賜甲戌次黑河以重九登
高于高水南阜祭天賜從臣命婦菊花酒丁丑次河陽北戊寅內外命婦
進會親禮物辛巳納皇后蕭氏丙戌次儒州以大軍將南征詔遣度室詳
穩乙的郎君撻剌先赴本軍繕甲兵己丑召北大王蒲奴寧赴行在所甲
午皇太后行再生禮冬十月丙申朔党項阻卜遣使來貢丁酉皇太后復
行再生禮為帝祭神祈福己亥以乙室王帳郎君吳留為御史大夫政事
令室昉奏山西四川自宋兵後人民轉徙盜賊充斥乞下有司禁止命新
州節度使蒲打里選人分道巡檢北大王帳郎君曷葛只里言本府王蒲
奴寧十七罪詔橫帳太保覈國底鞠之蒲奴寧伏其罪十一笞二十釋之
曷葛只里亦伏誣告六事命詳酌罪之知事勤德連坐杖一百免官甲辰
出居庸關乙巳詔諸京鎮相次軍行諸細務權停理問庚戌分遣撻剌沿
邊偵候辛亥命皇族盧帳駐東京延芳淀壬子詔以勅牓付于越休哥以
南征諭拒馬河南六州乙卯幸南京戊午以南院大王留寧言復南院部
民今年租賦壬戌以銀鼠青鼠及諸物賜京官僧道耆老甲子上與大臣
分朋擊鞠十一月丙寅朔党項來貢庚午以政事令韓德讓守司徒壬申
以古北松亭榆關征稅不法致阻商旅遣使鞫之女直請以兵從征許之
癸酉御正殿大勞南征將校丙子南伐次狹底堝皇太后親閱輜重兵甲
丁丑以休哥為先鋒都統戊寅日南至上率從臣進酒景宗御容辛巳詔
以北大王蒲奴寧居奉聖州山西五州公事並聽與節度使蒲打里共裁
決之癸未祭日月為駙馬都尉勤德祈福乙酉置諸部監勒所部各守營
伍毋相錯雜丙戌遣謀魯姑蕭繼遠沿邊巡徼以所獲宋卒射鬼箭丁亥
以青牛白馬祭天地辛卯次白佛塔川獲自落訓狐以為吉徵祭天地詔
駙馬都尉蕭繼遠林牙謀魯姑太尉王八等固守封疆毋漏間諜軍中無
故不得馳馬仍縱諸軍殘南境桑果壬辰至唐興縣時宋軍屯滹沱橋北
選將亂射之橋不能守進焚其橋癸巳涉沙河休哥來議事北皮室詳穩
排亞獻所獲宋諜二人上賜衣物令還招諭泰州褚特部節度使盧補古
都監耶律盻與宋戰于泰州不利甲午祭麃鹿神以盧補古臨陣逃奪
告身一通其判官都監各杖之郎君撻剌雙骨里遇宋先鋒於望都擒其
士卒九人獲甲馬十一賜酒及銀器乙未以盧補古等罪詔諭諸軍以御
蓋郎君化哥權褚特部節度使橫帳郎君佛留為都監代盧補古權領國
舅軍排亞請二校領散卒詔以郎君世音頗德等充命彰德軍節度使蕭
闥覽將軍迪子咯把東路詔休哥排亞等議軍事十二月己亥休哥敗宋

軍於望都遣人獻俘壬寅營于滹沱北詔休哥以騎兵絕宋兵毋令入祁州
命大師王六謹偵候癸卯小校曷主過宋輜重引兵殺獲甚衆并焚其芻
粟甲辰詔南大王與休哥合勢進討宰相安寧領迪离部及三鎮軍殿上
率大軍與宋將劉廷讓李敬源戰于莫州敗之乙巳擒宋將賀令圖楊重
進等國舅詳穩撻烈哥宮使蕭打里死之丙午詔休哥以下入內殿賜酒
勞之丁未築京觀復以南京禁軍擊揚團城守將以城降詔禁侵掠己酉
營神榆村詔上揚團城粟麥兵甲之數辛亥以黑白二牲祭天地癸丑拔
馮母鎮大縱俘掠丙辰祁州降丁巳拔深州以不即降誅守將以下縱兵
大掠李繼遷引五百騎款塞願婚大國永作藩輔詔以王子帳節度使耶
律襄之女汀封義成公主下嫁賜馬三千疋　五年春正月乙丑破束城
縣縱兵大掠丁卯次文安遣人諭降不聽遂擊破之盡殺其丁壯俘其老
幼戊寅上還南京己卯御元和殿大賚將士壬辰如華林天柱二月甲午
朔至自天柱三月癸亥朔幸長春宮賞花釣魚以牡丹徧賜近臣歡宴累
日丁丑以諦居部下搜刺解里偵候有功命入御盞郎君班祇候夏四月
癸巳朔幸南京丁酉上率百僚册上皇太后尊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啓化
承天皇太后羣臣上皇帝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戊戌詔

有司條上勲舊等第加恩癸丑清暑水井六月壬辰召大臣決庶政丙申
以耶律蘇爲還郡刺史秋七月戊辰涅剌部節度使撒葛里有惠政民請
留從之是月獵平地松林九月丙戌幸南京是冬止焉　六年春正月庚
申如華林天柱二月丁未奚王籌寧殺無罪人李浩所司議貴請償其罪
令出錢贍浩家從之甲寅大同軍節度使同平章政事劉京致仕己未休哥
奏宋事宜上親覽之丙寅以司天趙宋德齊泰王守平邵棋閻梅從征四
載言天象數有徵賜物有差三月癸未李繼遷遣使來貢夏四月乙未幸
南京丁酉胡里室橫突韓德讓墮馬皇太后怒殺之戊戌幸宋國王休哥
第五月癸亥南府宰相耶律沙薨閏月丙戌朔奉聖州言太祖所建金鈴
閣壞乞加修繕詔以南征恐重勞百姓待軍還治之壬寅阿薩蘭回鶻來
貢甲寅烏隈于厥部以歲貢貂鼠青鼠皮非土産皆於他處貿易以獻乞
改貢詔自今止進牛馬六月癸亥党項太保阿剌恍來朝貢方物乙丑諭
諸道兵馬備南征攻城器具乙酉禹禹葉阿魯勃送沙州節度使曹恭順
還授于越秋七月丙戌觀市己亥遣南面招討使韓德威討河湟諸蕃違
命者賜休哥排亞部諸軍戰馬己酉駐蹕于落河壬子加韓德威開府儀
同三司兼政事令門下平章事東京留守燕侍中漆水郡王耶律抹只爲

大同軍節度使癸丑排亞請增置涿州驛傳丙辰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八
月戊午休哥與排亞梟里曷從生將至易州遇宋兵殺其指揮使而還庚
申幸恭圍溫湯癸亥以將伐宋遣使祭木葉山丁丑瀕海女直遣使速魯
里來朝西北路管押詳穩速撒哥以伐折立助里二部上所俘獲東路林
牙蕭勤德及統軍石老以擊敗女直兵獻俘大同軍節度使耶律抹只奏
今歲霜旱乏食乞增價折粟以利貧民詔從之濱海女直遣厮魯里來修
土貢丙申化哥與术不姑叛古里來貢休哥遣詳穩意德里獻所獲宋諜
者丁酉皇太后幸韓德威帳厚加賞賚命從臣分朋雙陸以盡歡九月戊
戌幸南京己亥有事于太宗皇帝廟以唐元德爲奉陵軍節度使癸卯祭
旗鼓南伐庚戌次涿州射帛書諭城中降不聽乙卯縱兵四面攻之城破
乃降因撫諭其衆駙馬蕭勤德太師闥覽皆中流矢勤德載帝車中以歸
聞宋軍退遣斜軫排亞等追擊大敗之冬十月戊午攻沙堆驛破之己巳
以黑白羊祭天地庚午以宋降軍分置七指揮號歸聖軍壬申行軍參謀
宣政殿學士馬得臣言諭降宋軍恐終不爲用請並放還詔不允丙子蒿
寧奏破狼山捷辛巳復奏敗宋兵于益津關癸未進軍長城口宋定州守將
李興以兵來拒休哥擊敗之追奔五六里十一月甲申上以將攻長城口

詔諸軍備攻具庚寅駐長城口督大軍四面進攻士潰圍棄城遁遣斜軫招之
不降上與韓德讓邀擊之殺獲殆盡獲者分隸燕軍辛卯攻滿城圍之甲午拔
其城軍士開北門遁上使諭其將領乃率衆降戊戌攻下祁州縱兵大掠己亥
拔新樂庚子破小狼山砦丁未宋軍千人出益津關國舅郎君桃委詳穩十
哥擊走之殺副將一人乙酉休哥獻黃皮室詳穩徇地莫州所獲馬千匹士卒
二十人命賜降者衣帶使隸燕京辛亥西路又送降卒二百餘人給寒者衣以
馬得臣權宣徽院事十二月甲寅朔賜皮室詳穩乞得充胥里戰馬横帳
郎君達打里劫掠命杖之丙辰敗于沙河休哥獻宋詳穩耶魯所獲宋諜
丁巳遣北宰相蕭繼遠等往迎安平侍衛馬軍司奏攻祁州新樂都頭劉
贊等三十人有功乞加恩賞是月大軍駐宋境是歲詔開貢舉放高舉一
人及第　七年春正月癸未朔班師戊子宋鷄壁砦守將郭榮率衆來降
詔屯南京庚寅次長城口三卒出營劫掠笞以徇衆以所獲物分賜左右
壬辰李繼遷與兄繼捧有怨乞與通好上知其非誠不許癸巳諭諸軍趣
易州乙亥禁部從伐民桑梓癸卯攻易州宋兵出遂城來援遣鐵林軍擊
之擒其指揮使五人甲辰大軍齊進破易州降刺史劉墉守陴士卒南遁
上帥師邀之無敢出者即以馬贇爲刺史趙質爲兵馬都監遷易州軍民

于燕京以東京騎將夏貞顯之子仙壽先登授高州刺史乙巳幸易州御五花樓撫諭士庶丙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詔諭三京諸道戊申次淶水謁景宗皇帝廟詔遣涿州刺史耶律守雄護送易州降人八百還隸本貫己酉次岐溝射鬼箭辛亥還次南京六軍解嚴二月壬子朔上御元和殿受百官賀詔鷄壁砦民二百戶徙居檀順薊三州甲寅回鶻于闐師子等國來貢乙卯大饗軍士爵賞有差樞密使韓德讓封楚國王駙馬都尉蕭寧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是日幸長春宮甲子詔南征所俘有親屬分隸諸帳者給官錢贖之使相從乙丑賞南征女直軍使東還丙寅禁舉人匿名飛書謗訕朝廷癸酉吐蕃党項來貢甲戌雲州租賦請止輸本道從之丙子以直女活骨德為本部相分遣巫覡祭名山大川丁丑皇子佛寶奴主戊寅阿薩蘭于闐轄烈並遣使來貢三月壬午朔遣使祭木葉山禁罥捋傷禾稼宋進士十七人挈家來歸命有司考其中第者補國學官餘授縣主簿尉李繼遷遣使來貢丁亥詔知易州趙質收戰亡士卒骸骨葬京觀戊子賜于越宋國王紅珠筋線命入內神帳行再生禮皇太后賜物甚厚以鷄壁砦民成廷朗等八戶隸飛狐己丑詔免雲州逋賦乙室王貫寧擊鞠為所部郎君高四縱馬突死詔訊高四罪丙申詔開奇峯路通易州市戊戌以王子帳耶律襄之女封義成公主下嫁李繼遷是春駐蹕延芳淀夏四月甲寅還京乙卯國舅太師蕭闥覽為于排亞請尚皇女延壽公主許之丙辰謁太宗皇帝廟以御史大夫烏骨領乙室大王己未幸延壽寺飯僧甲子諫議大夫馬得臣以上好擊毬上疏切諫臣伏見陛下聽朝之暇以擊毬為樂臣思此事有三不宜上下分朋君臣爭勝君得臣奪君輸臣喜一不宜也往來交錯前後遮約爭心競起禮容全廢若貪月杖誤拂天衣臣既失儀君又難責二不宜也輕萬乘之貴逐廣場之娛地雖平至為堅礪馬雖良亦有驚蹶或因奔擊失其控御聖體寧無虧損太后豈不驚懼三不宜也臣望陛下念繼承之重止危險之戲疏奏大嘉納之丁卯吐渾還金回鶻安進吐蕃獨朶等自宋來歸皆賜衣帶皇太后謁奇首可汗廟丙子以舍利軍耶律杳為常袞己卯駐蹕儒州龍泉庚辰遣宣徽使蒲領等率兵分道備宋以遙輦副使控骨离為舍利拽剌詳穩五月辛巳祭風伯于儒州白馬村休哥引軍至滿城招降卒七百餘人遣使來獻詔隸東京辛卯獵桑乾河壬辰燕京奏宋兵至邊時暑未敢與戰且駐易州俟彼動則進擊退則班師從之六月庚戌朔以太師柘母迎合攝之二十辛酉詔燕樂密雲二縣荒地許民耕種免賦役十年甲戌宣政殿學士

馬得臣卒詔贈太子少保賜錢十萬粟百石乙亥詔出諸畜賜邊部貧民是月休哥排亞破宋軍于泰州秋七月乙酉御含涼殿視朝丙戌以中丞耶律燉麥哥權竟离畢撻懶郎君耶律延壽為御史大夫癸巳遣兵南征甲午以迪离畢涅剌烏濊三部各四人益東北路夫人婁里德仍給印綬丁酉勞南征將士是日帝與皇太后謁景宗皇帝廟八月庚午放進士高正等二人及第冬十月禁置網捕兔十一月甲申于闐張文寶進內丹書十二月甲寅鈎魚于沈子濼癸亥獵于好草嶺　八年春正月辛巳如臺湖庚寅詔決滯獄庚子如沈子濼二月丁未朔于闐回鶻各遣使來貢壬申女直遣使來貢三月丁丑李繼遷遣使來貢庚辰太白熒惑鬬凡十有五次乙酉城古燭以宋俘實之辛丑置宜州夏四月丙午朔嚴州刺史李壽英有惠政民請留從之庚戌女直遣使來貢庚午以歲旱諸部艱食振之五月戊子以宋降卒分隸諸軍庚寅女直宰相阿海來貢封順化王丙申清暑胡土白山詔括民田六月丙午以北面林牙磨魯古為北院大王阿薩蘭回鶻于越達剌干各遣使來貢甲寅月掩天駟第一星丙辰女直遣使來貢秋七月庚辰改南京熊軍為神軍詔東京路諸宮分提轄司分置定霸保和宣化三縣白川州置洪理儀坤州置廣義遼西州置長慶乾州置安德各一縣省遂媯松饒寧海瑞王鐵里奉德等十州及玉田遼豐松山弘遠懷清雲龍平澤平山等八縣以其民分隸他郡八月乙卯以黑白羊祭天地九月乙亥北女直四部請內附壬辰李繼遷獻宋俘冬十月丙午以大敗宋軍復遣使來告己酉阻卜等遣使來貢是月駐蹕大王川十一月庚寅以吐谷渾民饑振之丁酉太白晝見十二月癸卯李繼遷下宋麟鄜等州遣使來告女直遣使來貢庚戌遣使封李繼遷為夏國王癸丑回鶻來貢是歲放鄭雲從等二人及第　九年春正月甲戌女直遣使來貢丙子詔禁私度僧尼庚辰如臺湖乙酉樞密使監修國史室昉等進實錄賜物有差戊子選宋降卒五百置為宣力軍辛卯詔免三京諸道租賦仍罷括田二月丙午夏國遣使告伐宋捷丁未以涿州刺史耶律王六為惕隱甲子建威寇振化來遠三城屯戍卒閏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壬申遣翰林承旨邢抱朴三司使李嗣給事中劉京政事舍人張幹南京副留守吳浩分決諸道滯獄三月庚子朔振室韋烏古諸部戊申復遣庫部員外郎馬守琪倉部員外郎祁正虞部員外郎崔祐薊北縣令崔簡等分決諸道滯獄甲子幸南京夏四月甲戌回鶻來貢乙亥夏國王李繼遷遣杜白來謝封冊丙戌清暑炭山五月己未以秦王韓匡嗣私城為全州六月

丁亥突厥來貢是月南京霖雨傷稼秋七月癸卯通括戶口乙巳詔諸道
舉才行察貪酷撫高年禁奢僭有歿於王事者官其子孫己未夏國以復
綏銀二州遣使來告八月癸酉銅州嘉禾生東京甘露降戊寅女直進喚
鹿人壬午東京進三足烏九月庚子鼻骨德來貢己酉駐蹕廟城南京地
震冬十月丁卯阿薩蘭回鶻來貢壬申夏國王李繼遷遣使來上宋所授
勑命丁丑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來授推忠効順啓聖定難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十一月乙亥以青牛白馬祭天地
十二月夏國王李繼遷潛附于宋遣招討使韓德威持詔諭之是歲放進
士石用中一人及第　十年春正月丁酉禁喪葬禮殺馬及藏甲冑金銀
器玩丙午如臺湖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韓德威奏李繼遷稱故不出至靈
州俘掠以還壬申兀惹來貢壬午免雲州租賦庚寅夏國以韓德威俘掠
遣使來奏賜詔安慰辛卯給復雲州流民三月甲辰鐵驪來貢丙辰如炭
山夏四月乙丑以臺湖爲望幸里庚寅命群臣較射五月癸巳朔州流民
給復三年七月辛酉鐵驪來貢八月癸亥觀稼仍遣使分閱苗稼九月癸
卯幸五臺山金河寺飯僧冬十月壬申夏國王遣使來貢戊寅鐵驪來貢
十一月壬辰回鶻來貢十二月庚辰獵儒州東川拜天是月以東京留守
蕭恒德等伐高麗　十一年春正月壬寅回鶻來貢丙午出內帑錢賜南
京統軍司軍高麗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請罪詔取女直鴨淥江東數百里
地賜之二月癸亥霸州民妻王氏以妖惑衆伏誅夏四月辛亥炭山清暑六
月大雨秋七月己丑桑乾羊河溢居庸關西害禾稼殆盡奉聖南京居民
廬舍多墊溺者八月如秋山冬十月甲申朔駐蹕瀘溝泛濼是年放進士王
熙載等二人及第　十二年春正月癸丑朔漷陰鎮水漂溺三十餘村詔
疏舊渠甲寅以同政事門下平章事耶律碩老爲惕隱詔復行在五十里
內租乙卯幸延芳淀戊午罷宜州賦調庚申郎君耶律鼻舍等謀叛伏誅。
壬戌以南院大王耶律景爲上京留守封漆水郡王霸州民李在宥年百
三十有三賜束帛錦袍銀帶月給羊酒仍復其家二月甲申免南京被水
戶租賦己丑高麗來貢甲午免諸部歲輸羊及關征庚子回鶻來貢三月
丁巳高麗遣使請所俘人詔贖還戊午幸南京丙寅遣使撫諭高麗己
巳涿州木連理壬申如長春宮觀牡丹是月復置南京統軍都監夏四月
辛卯幸南京壬辰樞密直學士劉恕爲南院樞密副使戊戌以景宗石像
成幸延壽寺飯僧五月甲寅詔北皮室軍老不任事者免役戊午如炭山
清暑庚辰武定軍節度使韓德冲秩滿其民請留從之六月辛巳朔詔州

縣長吏有才能無過者減一資考任之癸未可汗州刺史賈俊進新曆庚
子錄囚甲辰詔龍鳳兩軍老疾者代之是月太白歲星相犯秋七月辛亥
朔日有食之甲寅遣使視諸道禾稼辛酉南院樞密使室昉爲中京留守
加尚父丙寅女直遣使來貢戊辰觀穫庚午詔契丹人犯十惡者依漢律
己卯以翰林承旨邢抱朴參知政事八月庚辰朔詔皇太妃領西北路烏
古等部兵及永興宮分軍撫定西邊以蕭撻凜督其軍事乙酉宋遣使求
和不許戊子以國舅帳尅蕭徒骨爲夷离畢乙未下詔戒諭中外官吏丁
酉錄囚雜犯死罪以下釋之九月壬子室韋党項吐谷渾等來貢辛酉宋
復遣使求和不許壬戌行拜奧禮癸酉阻卜等來貢冬十月乙酉獵可汗
州之西山乙巳詔定均稅法丁未大理寺置少卿及正十一月戊申朔行
再生禮鐵驪來貢詔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諸道軍有勇
健者具以名聞庚戌詔郡邑貢明經茂材異等甲寅詔南京決滯獄己未
官宋俘衛德升等六人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詔并奚王府奧理墮隗
梅只三部爲一其二剋各分爲部以足六部之數甲申賜南京統軍司貧
戶耕牛戊子高麗進妓樂却之庚寅禁游食民癸巳女直以宋人浮海賂
本國及兀惹叛來告丁未幸南京是年放進士呂德懋等二人及第。　十
三年春正月壬子幸延芳淀甲寅置廣靈縣丁巳增泰州遂成等縣賦庚
申詔諸道勸農癸亥長寧軍節度使蕭解里秩滿民請留從之庚午如長
春宮二月丁丑女直遣使來貢甲辰高麗遣李周楨來貢三月癸丑夏國
遣使來貢戊辰武清縣百餘人入宋境剽掠命誅之還其所獲人畜財物
夏四月己卯參知政事邢抱朴以母憂去官起復丙戌詔諸道民戶應曆
以來脅從爲部曲者仍籍州縣甲午如炭山清暑五月壬子高麗進鷹乙
亥北南乙室三府請括富民馬以備軍需不許給以官馬六月丙子朔啓
聖軍節度使劉繼琛秩滿民請留從之丁丑詔減前歲括田租賦甲申以
宣徽使阿沒里私城爲豐州丙戌詔許昌平懷柔等縣諸人請業荒地秋
七月己巳朔女直遣使來貢丁巳兀惹烏昭度渤海燕頗等侵鐵驪遣奚
王和朔奴等討之壬戌詔蔚朔等州龍衛威勝軍庚戌八月丙子夏國遣
使進馬壬辰詔修山澤祠宇先哲廟貌以時祀之九月戊午以南京太學
生員浸多特賜水磑莊一區丁卯奉安景宗及皇太后石像于延芳淀冬
十月乙亥置義倉辛巳回鶻來貢甲申高麗遣李知白來貢戊子兀惹歸
款詔諭之庚子鼻骨德來貢十一月乙巳阿薩蘭回鶻遣使來貢辛酉遣
使冊王治爲高麗國王戊辰高麗遣童子十人來學本國語十二月己卯

鐵驪遣使來貢鷹馬辛巳夏國以敗宋人遣使來告是年放進士王用極
等二人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漁于潞河丁巳禱三京及諸州税賦丙寅
夏國遣使來貢庚午以宣徽使阿没里家奴閹豈爲豐州刺史二月庚寅
回鶻遣使來貢三月壬寅高麗王治表乞爲婚許以東京留守駙馬蕭恒
德女嫁之庚戌高麗復遣童子十人來學本國語甲寅韓德威奏討党項
捷甲子詔安集朔州流民夏四月甲戌東邊諸糺各置都監庚寅如炭山
清暑己亥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是月奚王和朔奴東京留守蕭恒
德等五人以討兀惹不克削官改諸部令穩爲節度使五月癸卯詔參知
政事邢抱朴決南京滯獄庚戌朔州感勝軍一百七人叛入宋六月辛未
如炭山清暑鐵驪來貢乙酉回鶻來貢己丑高麗遣使來問起居後至無
時秋七月戊午回鶻等來貢閏月丁丑五院部進穴地所得金馬冬十月
丙辰命劉遂教南京神武軍士劍法賜袍帶錦幣戊午烏昭度乞內附十
一月甲戌詔諸軍官毋非時畋獵妨農乙酉奉安景宗及太后石像于乾
州是月回鶻阿薩蘭遣使爲子求婚不許十二月甲寅以南京道新定税
法太重減之甲子撻凜誘叛酋阿魯敦等六十人斬之封蘭陵郡王幸南
京是年放進士張儉等三人 十五年春正月庚午幸延芳淀丙子以河

西党項叛詔韓德威討之庚辰詔諸道勸民種樹癸未兀惹長武周來降
戊子女直遣使來貢己丑詔南京決滯囚乙未免流民税二月丙申朔如
長春宮戊戌勸品部富民出錢以贍貧民庚子徙梁門遂城泰州北平民
於內地丙午夏國遣使來貢甲寅問安皇太后丙辰韓德威奏破党項捷
丁巳詔品部曠地令民耕種三月乙丑朔党項來貢戊辰募民耕灤州荒
地免其租賦十年己巳夏國破宋兵遣使來告己卯封夏國王李繼遷爲
西平王壬午通括宮分人戶免南京逋税及義倉粟甲申河西党項乞內
附庚寅兀惹烏昭度以地遠乞歲時免進鷹馬貂皮詔以生辰正旦貢如
舊餘免癸巳宋主炅殂子恒嗣位甲午皇太妃獻西邊捷夏四月乙未朔
罷奚五部歲貢麞戊戌錄囚壬寅發義倉粟振南京諸縣民丙午廣德軍
節度使韓德凝有善政秩滿其民請留從之己酉幸南京丁巳致奠于太
宗皇帝廟己未如炭山清暑五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己巳詔平州決滯獄
是月敵烈八部殺詳穩以叛蕭撻凜追擊獲部族之半六月丙申鐵驪來
貢壬子夏國遣使來謝封册秋七月戊辰党項來貢辛未禁吐谷渾別部
鬻馬於宋丙子高麗遣韓彥敬奉幣弔越國公主之喪辛卯詔南京疾決
獄訟八月丁酉獵于平地松林皇太后誡曰前聖有言欲不可縱吾兒爲

天下主馳騁田獵萬一有銜橛之變適遺予憂其深戒之九月丙寅罷東
邊戍卒庚子幸饒州致奠太祖廟戊子蕭撻凜奏討阻卜捷冬十月壬辰
朔駐蹕駝山罷奚王諸部貢物乙未賜宿衛時服丁酉禁諸山寺毋濫度
僧尼戊戌絕東京道魚濼之禁戊申以上京獄訟繁冗詰其主者辛酉錄
囚十一月壬戌朔錄囚丙戌幸顯州戊子謁顯陵庚寅謁乾陵是月高麗
王治薨姪誦遣王同穎來告十二月乙巳鈎魚土河己酉駐蹕駝山壬子
夏國遣使來貢甲寅遣使祭高麗王治詔其姪權知國事丙辰錄囚是年
放進士陳鼎等二人 十六年春正月乙丑如長濼二月庚子夏國遣使
來貢丙午以監門衛上將軍耶律喜羅爲中臺省左相三月甲子女直遣
使來貢乙亥鼻骨德酋長來貢夏四月癸卯振崇德宮所隸州縣民之被
水者丁未罷民輸官俸給自內帑己酉祈雨乙卯如木葉山五月甲子祭
白馬神丁卯祠木葉山告來歲南伐庚辰鐵驪來貢乙酉還上京婦人年
踰九十者賜物六月戊子朔致奠於祖懷二陵是月清暑炭山秋七月丁
巳朔錄囚聽政八月丁亥朔東幸九月丁巳朔駐蹕得勝口冬十一月遣
使册高麗國王誦十二月丙戌宋國王休哥薨輟朝五日進封皇弟恒王
隆慶爲梁國王南京留守鄭王隆祐爲吳國王是年放進士楊人立等二

人 十七年春正月乙卯朔如長春宮夏四月如炭山清暑六月兀惹烏
昭慶來秋七月以伐宋詔諭諸道九月庚辰朔幸南京己亥南伐癸卯射
鬼箭北院樞密使魏王耶律斜軫薨以韓德讓兼知北院樞密使事冬十
月癸酉攻遂城不克遣蕭繼遠攻狼山鎮石砦破之次瀛州與宋軍戰擒
其將康昭裔宋順獲兵仗器甲無算進攻樂壽縣拔之次遂城敵衆臨水
以拒縱騎兵突之殺戮殆盡是年放進士初錫等二人及第 十八年春
正月還次南京賞有功將士罰不用命者詔諸軍各還本道二月幸延芳
淀夏四月己未駐蹕于清泉淀五月丁酉清暑炭山六月阻卜叛酋鶻碾
之弟鐵剌不率部衆來附鶻碾無所歸遂降詔誅之秋七月駐蹕于湯泉
九月乙亥朔駐蹕黑河冬十一月甲戌朔授西平王李繼遷子德昭朔方
軍節度使十二月回鶻來貢是年放進士南承保等三人及第 十九年
春正月辛巳以祗候郎君班詳穩觀音爲奚六部大王甲申回鶻進梵僧
名醫三月乙亥夏國遣李文貴來貢乙酉西南面招討司奏党項捷壬辰
皇后蕭氏以罪降爲貴妃賜大丞相韓德讓名德昌夏四月乙巳幸吳國
王隆祐第視疾丙午問安皇太后五月癸酉清暑炭山丙戌册蕭氏爲齊
天皇后庚寅以千攙剌詳穩耶律王奴爲乙室大王辛卯以青牛白馬祭

天地六月乙巳以所俘宋將康昭裔爲昭順軍節度使戊午夏國奏下宋
恒環慶等三州賜詔褒之秋七月丙戌以東京統軍使耶律奴瓜爲南府
宰相八月庚戌達盧骨部來貢九月己巳朔問安皇太后戊午駐蹕昌平
庚寅西南面招討司奏討吐谷渾捷辛卯幸南京冬十月己亥南伐壬寅
次鹽濼徙封吳國王隆祐爲楚國王其留守京師丁未梁國王隆慶統先鋒
軍以進辛亥射鬼箭壬子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甲寅遼軍與宋兵戰于遂
城敗之庚申以黑白羊祭天地丙寅次滿城以泥淖班師十一月庚午射
鬼箭丙子宋兵出淤口益津關來侵偵候諜涅虞人招古擊敗之乙卯觀
漁儒門濼閏月己酉鼻骨德來貢乙未歲閱市秋十二月庚辰兄南京平
州租稅　二十年春正月庚子如延芳淀癸丑東方五色虹見詔安撫西
南面向化諸部甲寅夏國遣使貢馬駝辛酉女直宰相夷离底來貢二月
丁丑女直遣其子來朝高麗遣使賀伐宋捷三月甲寅遣北府宰相蕭繼
遠等南伐壬戌駐蹕鴛鴦濼夏四月丙寅朔文班太保達里底敗宋兵于
梁門甲戌南京統軍使蕭撻凜破宋軍于泰州乙酉南征將校獻俘賜爵
賞有差戊子鐵驪遣使來貢五月乙卯幸炭山清暑六月夏國遣劉仁最
來告下靈州秋七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丁酉以邢抱朴爲南院樞密使辛

永樂大典卷五千二百四十九　十七

丑高麗遣使來貢本國地里圖九月癸巳朔謁顯陵告南伐捷冬十月癸
亥朔至自顯陵十二月奚王府五帳六節度獻七金山土河川地賜金幣
是歲南京平州麥秀兩岐放進士邢祥等六人及第　二十一年春正月
如鴛鴦濼三月壬辰詔修日曆官毋書細事甲午朝皇太后戊午鐵驪來
貢夏四月乙丑女直遣使來貢戊辰兀惹渤海興里米越里篤越里古等
五部遣使來貢是月耶律奴瓜蕭撻凜獲宋將王繼忠于望都五月庚寅
朔清暑炭山丁巳西平王李繼遷薨其子德昭遣使來告六月乙卯贈繼
遷尚書令遣西上閤門使丁振弔慰辛巳党項來貢乙酉阻卜鐵剌里率
諸部來降是月修可敦城秋七月庚戌阻卜烏古來貢甲寅以奚王府監
軍耶律室魯爲南院大王八月乙酉阻卜鐵剌里來朝丙戌朝皇太后九
月乙亥夏國李德昭遣使來謝弔贈癸丑幸女河涉泉改其名曰松林冬
十月丁巳駐蹕七渡河戊辰以楚國王隆祐爲西南面招討使十一月壬
辰放于越耶律休哥之子道士奴高九等謀叛伏誅丙申通括南院部民
十二月癸未罷三京諸道貢　二十二年春正月丁亥如鴛鴦濼二月乙
卯朔女直遣使來貢丙寅南院樞密使邢抱朴薨輟朝三日三月己丑罷
畬部賀千齡節及冬至重五貢乙未西夏李德昭遣使上繼遷遺物夏四

月丁卯朝皇太后五月清暑炭山六月戊午以可敦城爲鎮州軍曰建安
秋七月甲申遣使封夏國李德昭爲西平王丁亥兀惹蒲奴里剖阿里越
里篤興里米等部來貢八月丙辰党項來貢庚申阻卜酋鐵剌里來朝戊
辰鐵剌里求婚不許丙午駐蹕犬牙山九月己丑以南伐諭高麗丙午幸
南京女直遣使獻所獲烏昭慶妻子丁未致祭于太宗皇帝廟以北院大
王磨魯古太尉老君奴監北南王府兵庚戌命楚國王隆祐留守京師閏
月己未南伐癸亥次固安以所獲諜者射鬼箭甲子以青牛白馬祭天地
丙寅遼師與宋兵戰于唐興大破之丁卯蕭撻凜與宋軍戰于遂城敗之
庚午軍于望都冬十月乙酉以黑白羊祭天地丙戌攻瀛州不克甲午下祁
州賚將兵以酒脯祭天地乙酉西平王李德昭遣使謝封冊十一月癸亥
馬軍都指揮使耶律課里遇宋兵于洺州擊退之甲子東京留守蕭排押
獲宋魏府官吏田逢吉郭守榮常顯劉綽等以獻丁卯南院大王善補奏
宋遣人遺王繼忠弓矢密請求和詔繼忠與使會許和庚午攻破德清軍
壬申次澶淵蕭撻凜中伏弩死乙亥攻破通利軍丁丑宋遣崇儀副使曹
利用請和即遣飛龍使韓杞持書報聘十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既癸未
宋復遣曹利用來以無還地之意遣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往報戊

永樂大典卷五千二百四十九　十六

子宋遣李繼昌請和以太后爲叔母願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許之
即遣閤門使丁振持書報聘己丑詔諸軍解嚴是月班師皇太后賜大丞
相齊王韓德昌姓耶律徙王晉是年放進士李可封等三人　二十三年
春正月戊午還次南京庚申大饗將卒爵賞有差二月丙戌復置榷場於
振武軍丁巳夏國遣使告下宋青城辛酉朝皇太后以惕隱化哥爲南院
大王行軍都監老君奴爲惕隱乙丑振党項部丁卯回鶻來貢丁丑改易
州飛狐招安使爲安撫使夏四月丙戌女直及阿薩蘭回鶻各遣使來貢
乙未鐵驪來貢己亥党項來侵五月戊申朔宋遣孫僅等來賀皇太后生
辰乙卯以金帛賜陣亡將士家丙寅高麗以與宋和遣使來賀六月壬辰
清暑炭山甲午阻卜酋鐵剌里遣使賀與宋和己亥達旦國九部遣使來
聘秋七月癸丑問安皇太后戊午党項來貢辛酉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壬
戌烏古來貢丁卯女直遣使來貢阿薩蘭回鶻遣使來請先留使者皆遣
之九月甲戌遣太尉阿里太傅楊六賀宋主生辰冬十月丙子朔鼻骨德
來貢戊子朝皇太后甲午駐蹕七渡河癸卯宋歲幣始至後爲常十一月
戊申上遣太保合住頒給使韓簡太后遣太師盆奴政事舍人高正使宋
賀正旦辛亥觀漁桑乾河丁巳詔大丞相耶律德昌出宮籍屬于橫帳十

二月丙申宋遣周漸等來賀千齡節丁酉復遣張若谷等來賀正旦 二
十四年春正月如鴛鴦濼夏五月壬寅朔幸炭山清暑幽皇太妃胡輦于
懷州囚夫人夷懶于南京餘黨皆生瘞之秋七月辛丑朔南幸八月丙戌
改南京宮宣教門爲元和外三門爲南端左掖門爲萬春右掖門爲千秋
是月沙州燉煌王曹壽遣使進大食國馬及美玉以對衣銀器等物賜之
九月幸南京冬十月庚午朔帝率群臣上皇太后尊號曰睿德神略應運
啓化承天皇太后群臣上皇帝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大赦是
年放進士楊佶等二十三人及第 二十五年春正月建中京二月如鴛
鴦濼夏四月清暑炭山六月賜皇太妃胡輦死于幽所秋七月壬申西平
王李德昭母薨遣使弔祭甲戌遣使起復九月西北路招討使蕭圖玉奏討
阻卜破之冬十月丙申駐蹕中京十二月己酉振饒州饑民 二十六年
春二月如長濼夏四月辛卯朔祠木葉山五月庚申朔還上京丙寅高麗
進龍鬚草席己巳遣使賀中京成庚午致祭祖懷二陵辛未駐蹕懷州秋
七月增太祖太宗讓國皇帝世宗謚仍謚皇太弟李胡曰欽順皇帝冬十
月戊子朔幸中京十二月蕭圖玉奏討甘州回鶻降其王耶剌里撫慰而
還是年放進士史克忠等一十三人 二十七年春正月鈎魚土河獵于

瑞鹿原夏四月丙戌朔駐蹕中京營建宮室庚戌廢霸州處置司秋七月
甲寅朔霖雨潢土斡剌陰涼四河皆溢漂沒民舍八月甲申北幸冬十一
月壬午朔行柴冊禮十二月乙酉南幸皇太后不豫戊子肆赦辛卯皇太
后崩于行宮壬辰遣使報哀于宋夏高麗戊申如中京己酉詔免賀千齡
節是歲御前引試劉二宜等三人 二十八年春正月辛亥朔不受賀甲
寅如乾陵癸酉奉安大行皇太后梓宮于乾州菆塗殿二月丙戌宋遣王
隨王儒等來弔祭乙亥高麗遣魏守愚等來祭是月遣左龍虎衛上將軍
蕭合卓饋大行皇太后遺物于宋仍遣臨海軍節度使蕭虛列左領軍衛
上將軍張崇濟謝宋弔祭三月癸卯上大行皇太后謚爲聖神宣獻皇后
是月宋高麗遣使來會葬夏四月甲子葬太后於乾陵賜大丞相耶律德
昌名曰隆運庚午賜宅及陪葬地五月己卯朔如中京辛卯清暑七金山
乙巳西北路招討使蕭圖玉奏伐甘州回鶻破肅州盡俘其民詔修土隗
口故城以實之丙午高麗西京留守康肇弒其主誦擅立誦從兄詢詔諸
道繕甲兵以備東征秋八月戊申振平州饑民辛亥幸中京丙寅謁顯乾
二陵丁卯自將伐高麗遣使報宋以皇弟楚國王隆祐留守京師北府宰
相駙馬都尉蕭排押爲都統北面林牙僧奴爲都監九月乙酉遣使冊西

平王李德昭爲夏國王辛卯遣樞密直學士高正引進使韓杞宣問高麗
王詢冬十月丙午朔女直進良馬萬匹乞從征高麗許之王詢遣使奉表
乞罷師不許十一月乙酉大軍渡鴨淥江康肇拒戰敗之退保銅州丙戌
肇復出右皮室詳穩耶律敵魯擒肇及副將李立追殺數十里獲所棄糧
餉鎧仗戊子銅霍貴寧等州皆降排押至奴古達嶺遇敵兵戰敗之辛卯
王詢遣使上表請朝許之禁軍士俘掠以政事舍人馬保佑爲開京留守
安州團練使王八爲副留守遣太子太師乙凛將騎兵一千送保佑等赴
京壬辰守將卓思正殺遼使者韓喜孫等十人領兵出拒保佑等還遣乙
凛領兵擊之思正遂奔西京圍之五日不克駐蹕城西高麗禮部郎中渤
海陀失來降庚子遣排押盆奴等攻開京遇高麗兵敗之王詢棄城遁去
遂焚開京至清江還 二十九年春正月乙亥朔班師所降諸城復叛至
貴州南峻嶺谷大雨連日馬駝皆疲甲仗多遺棄霽乃得渡己丑次鴨淥
江庚寅皇后及皇弟楚國王隆祐迎于來遠城壬辰詔罷諸軍己亥次東
京二月己酉謁乾顯二陵戊午所俘高麗人分置諸陵廟餘賜內戚大臣
三月己卯大丞相晉國王耶律隆運薨庚辰皇弟楚國王隆祐權知北院
樞密使事樞密直學士高正爲北院樞密副使庚寅南京平州水振之己

亥以北院大王耶律室魯爲北院樞密使封韓王北院郎君耶律世良爲
北院大王前三司使劉慎行參知政事兼知南院樞密使事夏四月清暑
老古堝五月甲戌朔詔已奏之事送所司附日曆又詔帳族有罪黥墨依
諸部人例乙未以劉慎行爲南院樞密使南府宰相邢抱質知南院樞密
使事六月庚戌升蔚州利州爲觀察使乙卯韓王耶律室魯薨丙辰以南
院大王化哥爲北院樞密使丁巳詔西北路招討使駙馬都尉蕭圖玉安
撫西鄙置阻卜諸部節度使是秋獵于平地松林冬十月庚子駐蹕廣平
淀甲寅贈大丞相晉國王耶律隆運尚書令謚文忠十一月庚午朔幸顯
州十二月庚子復如廣平淀癸丑以知南院樞密使事邢抱質年老詔乘
小車入朝是月置歸寧二州是年御試放高承顏等二人及第 開泰元
年春正月己巳朔宋遣趙湘符承斡來賀癸未長白山三十部女直酋長
來貢乞授爵秩甲申駐蹕王子院丙戌望祠木葉山丁亥女直太保蒲撚
等來朝戊子獵于買曷魯林庚寅謁祠木葉山辛卯曷蘇館大王曷里喜來
朝二月壬子駐蹕瑞鹿原三月甲戌以蔚州爲觀察不隸武定軍乙亥如
輦濼丁丑詔封皇女八人爲郡主乙酉詔卜日行拜山大射柳之禮命北
宰相駙馬蘭陵郡王蕭寧樞密使司空邢抱質督有司具儀物丁亥皇弟

楚國王隆祐徙封齊國王留守東京夏四月庚子高麗遣蔡忠順來乞稱
臣如舊詔王詢親朝壬寅夏國遣使進良馬己酉杞國伯辛酉以前孟父
房敵穩蕭佛奴爲左夷离畢五月戊辰朔還上京詔裴玄感邢祥知禮部
貢舉放進士史簡等十九人及第以駙馬蕭紹宗爲鄭州防禦使乙亥以
邢抱質爲大同軍節度使六月駐蹕上京七月丙子以耶律遂貞爲遼興
軍節度使遂正北院宣徽使張昭瑩南院宣徽使耶律受益上京副留守
冠御彰愍軍節度使命耶律釋身奴李操充賀宋主辰國信使副蕭旦褭
齊奉賀宋正旦使副進士康文昭張素臣郎玄達坐論知貢舉裴玄感邢
祥私曲秘書省正字李萬上書辭涉怨訕皆杖而徒之萬役陷河冶八月
丙申鐵驪那沙等送兀惹百餘戶至賓州賜絲絹是日那沙乞賜佛像儒
書詔賜護國仁王佛像一易詩書春秋禮記各一部己未高麗王詢遣田
拱之奉表稱病不能朝詔復取六州地是月齊國王隆祐薨輟朝五日冬
十月辛亥如中京閏月丁卯贈隆祐守太師謚仁孝十一月甲午朔文武
百官加上尊號曰弘文宣武尊道至德崇仁廣孝聰睿昭聖神贊天輔皇
帝大赦改元開泰改幽都府爲析津府薊北縣爲析津縣幽都縣爲宛平
縣覃恩中外己亥賜夏國使東頭供奉官曹文斌呂文貴賓珪祐守榮武

元正等爵有差癸卯前遼州錄事張庭美六世同居儀坤州劉興胤四世
同居各給復三年甲辰西北招討使蕭圖玉奏七部太師阿里底因其部
民之怨殺本部節度使霸暗并屠其家以叛阻卜執阿里底以獻而沿邊
諸部皆叛十二月丙寅奉遷南京諸帝石像于中京觀德殿景宗及宣獻
皇后于上京五鸞殿壬申振奉聖州饑民庚辰賜皇弟秦晉國王隆慶鐵
券癸未劉晟言殿中高可垣中京留守推官李可舉治獄明允詔超遷之
甲申詔諸道水菑饑民質男女者起來年正月日計傭錢十文價折傭盡
遣還其家歸州言其居民本新羅所遷未習文字請設學以教之詔允所
請貴德龍化儀坤雙遼同祖七州至是有詔始征商己丑詔諸鎮建宣敕
樓　二年春正月癸巳朔以裴玄感爲翰林承旨邢祥給事中石用中翰
林學士呂德推樞密直學士張儉政事舍人邢抱質加開府儀同三司守
司空兼侍中王繼忠中京留守檢校太師戶部侍郎劉涇加工部尚書駙
馬蕭紹宗加檢校太師耶律控温加政事令封幽王丁未如瑞鹿原北院
樞密使耶律化哥封豳王以馮氏爲麗儀耿氏淑儀尚寢白氏昭儀尚服
李氏順儀尚功艾氏芳儀尚儀孫氏和儀己未錄囚烏古敵烈叛右皮室
詳穩延壽率兵討之是月達旦國兵圍鎮州州軍堅守尋引去二月丙子

詔以麥務川爲象雷縣女河川爲神水縣羅家軍爲閭山縣山子川爲富
庶縣習家砦爲龍山縣阿覽峪爲勸農縣松山川爲松山縣金甸子爲金
原縣壬午遣北院樞密副使高正按察諸道獄三月壬辰朔化哥以西北
路略平留兵戍鎮州赴行在夏四月丙子拜日詔從上京請以韓斌所括
贍國撻魯河奉豪等州戶二萬五千四百有奇置長霸興仁保和等十縣
丙子如緬山五月辛卯朔復命化哥等西討六月辛酉朔遣中丞耶律資
忠使高麗取六州舊地秋七月壬辰烏古敵烈皆復故疆乙未西南招討
使政事令斜軫奏党項諸部叛者皆遁黃河北摸赧山其不叛者曷黨烏
迷兩部因據其地今復西遷詰之則曰逐水草不早圖之後恐爲患又聞
前後叛者多投西夏西夏不納詔遣使再問西遷之意若歸故地則可就
加撫諭使不報上怒欲伐之遂詔李德昭令党項叛我欲西伐爾當東擊
毋失掎角之勢仍命諸軍各市肥馬丁酉以惕隱耶律滌冽爲南府宰相
太尉五哥爲惕隱癸卯釣魚曲溝戊申詔以敦睦宮子錢振貧民己酉化
哥等破阻卜酋長烏八之衆丁卯封皇子宗訓大內惕隱八月壬戌遣引
進使李延弘賜夏國王李德昭及義成公主車馬己丑耶律資忠使高麗
還冬十月己未朔畋鹿井之北命耶律阿管等使宋賀生辰辛酉駐蹕長

濼丙寅詳穩張馬留獻女直人知高麗事者上問之曰臣三年前爲高麗
所虜爲郎官故知之自開京東馬行七日有大砦廣如開京旁州所貢珍
異皆積于此勝羅等州之南亦有二大砦所積如之若大軍行由前路取
曷蘇館女直北直渡鴨淥江並大河而上至郭州與大路會高麗可取而
有也上納之十一月甲午錄囚癸丑樞密使幽王化哥以西征有罪削其
官封出爲大同軍節度使十二月甲子以北院大王耶律世良爲北院樞
密使封岐王以宰臣劉晟監修國史牛璘爲彰國軍節度使蕭孝穆爲南
北路招討使放進士鮮于戊昭等六人及第　三年春正月己丑錄囚阻
卜酋長烏八來朝封爲王乙未如渾河丁酉女直及鐵驪各遣使來貢是
夕彗星見西方丙午畋潢河濱壬子帝及皇后獵瑞鹿原二月戊午詔增
樞密使以下月俸甲子遣上京副留守耶律資忠復使高麗取六州舊地
三月庚子還耶律世良城招州戊申南京奉聖平蔚雲應朔等州置轉運
使夏四月戊午詔南京管內毋淹刑獄以妨農務癸亥烏古叛乙亥沙州
回鶻曹順遣使來貢丙子以西北路招討都監蕭孝穆爲北府宰相五月
乙酉朔清暑緬山六月乙亥合拔里乙室二國舅爲一帳以乙室夷离畢
蕭敵烈爲詳穩以總之甲申封皇姪胡都古爲廣平郡王是夏詔國舅詳

穩蕭敵烈東京留守耶律團石等討高麗造浮梁于鴨淥江城保宣義定
遠等州秋七月乙酉朔如平地松林壬辰詔政事省樞密院酒間授官釋
罪毋即奉行明日覆奏八月甲寅朔幸沙嶺九月丁酉八部敵烈殺其詳
穩捎兀皆叛詔府宰相耶律吾剌葛招撫之辛亥釋敵烈數人令招諭其
衆壬子耶律世良遣使獻敵烈俘冬十月甲申朔幸中京丙子以旗鼓拽
剌詳穩題里姑爲奚六部大王放進士張用行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
四年春正月乙酉如瑞鹿原丙戌詔耶律世良再伐迪烈得戊子命詳穩
拔姑潴水瑞鹿原以備春蒐丁酉獵馬蘭淀壬寅東征東京留守善寧平
章涅里袞奏乙總大軍及女直諸部兵分道進討遂遣使齎密詔軍前二
月壬午朔如薩堤濼于闐國來貢夏四月癸丑以林牙建福爲北院大王
甲寅蕭敵烈等伐高麗還丙辰曷蘇館部請括女直王殊只你戶舊無籍
者會其丁入賦役從之樞密使貫寧奏大破八部迪烈得詔侍御撒剌獎
諭代行執手之禮丙寅耶律世良等上破阻卜俘獲數戊辰駐蹕沿柳湖
己巳女直遣使來貢壬申耶律世良討烏古破之甲戌遣使賞有功將校
世良討迪烈得至滿泥竭時于厥既平朝廷議內徙其衆于厥安土重遷
遂叛世良懲創既破迪烈得輒殲其丁壯勒兵渡曷剌河進擊餘黨斥候
不謹其將勃括聚兵稠林中擊遼軍不備遼軍小却結陣河曲勃括是夜
來襲翌日遼後軍至勃括誘于厥之衆皆遁世良追之軍至險阸勃括方
阻險少休遼軍偵知其所世良不亟掩之勃括輕騎遁去獲其輜重及所
誘于厥之衆併遷迪烈得所獲轄麥里部民城臚朐河上以居之是月蕭
撻哥尚南平郡主五月辛巳命北府宰相劉晟爲都統樞密使耶律世良
爲副殿前都點檢蕭屈烈爲都監以伐高麗晟先携家置邊郡致緩師期
追還之以世良屈烈總兵進討以耶律德政爲遼興軍節度使蕭年骨烈
天城軍節度使李仲舉卒詔賻恤其家六月庚戌上拜日如禮以麻都骨
世勳易衣馬爲好以上京留守耶律八哥爲北院樞密副使秋七月上又
拜日遂幸秋山自八月射鹿至于九月復自癸丑至于辛酉連獵于有柏
碎石太保響應松山諸山丁卯與夷离畢兵部尚書蕭榮寧定爲交契以
重君臣之好丙子以旗鼓拽剌詳穩題里姑爲六部奚王冬十月駐蹕捷
剌割濼十一月庚申詔汰東京僧及命上京中京泊諸宮選精兵五萬五
千人以備東征十二月南邊海徼還幸顯州 五年春正月丁未北幸庚
戌耶律世良蕭屈烈與高麗戰于郭州西破之斬首數萬級盡獲其輜重
乙卯師次南海軍耶律世良薨于軍癸酉駐蹕雪林二月乙卯阻卜長來

朔辛巳如薩堤濼庚寅以前東京統軍使耶律韓留爲右夷离畢戊戌皇
子宗真生三月乙卯鼻骨德長撒保特賚剌等來貢辛酉諸道獄空詔進
階賜物丙寅以前北院大王耶律敵烈爲阿扎割只辛未党項魁可來降
夏四月乙亥振招州民戊寅以左夷离畢蕭合卓爲北院樞密使曷魯寧
爲副使庚辰清暑孤樹淀五月甲子尚書蕭雅隱坐出使後期削其官丁
卯以耿元吉爲戶部使六月以政事舍人吳克昌按察霸州刑獄丁丑回
鶻獻孔雀秋七月甲辰獵于赤山八月丙子幸懷州有事于諸陵戊寅還
上京九月癸卯皇弟南京留守秦晉國王隆慶來朝上親出迎勞至實德
山因同獵于松山乙丑駐蹕杏堝冬十月甲午封秦晉國王隆慶長子查
割中山郡王次子遂哥樂安郡王十一月辛丑以參知政事馬保忠同知
樞密院事監修國史丁巳以北面林牙蕭隈洼爲國舅詳穩十二月乙酉
秦晉國王隆慶還至北安薨訃聞上爲哀慟輟朝七日丁酉宋遣張遜王
承德來賀千齡節是歲放進士孫傑等四十八人及第 六年春正月癸
卯如雞子河二月甲戌以公主賽哥殺無罪婢駙馬蕭圖玉不能齊家降
公主爲縣主削圖玉同平章事丁丑詔國舅帳詳穩蕭隈洼將本部兵東
征高麗其國舅司事以都監攝之庚辰以南面林牙涅合爲南院大王三
月乙巳如顯州葬秦晉國王隆慶有事于顯乾二陵追冊隆慶爲太弟夏
四月辛卯封隆慶少子謝家奴爲長沙郡王以樞密使漆水郡王耶律制
心權知諸行宮都部署事壬辰禁命婦再醮丙申如京淀五月戊戌朔樞
密使蕭合卓爲都統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繼忠爲副殿前都點檢蕭屈烈
爲都監以伐高麗翌日賜合卓劍俾得專殺丙午錄囚己酉設四帳都詳
穩甲寅以南京統軍使蕭惠爲右夷离畢乙卯祠木葉山潢河乙丑駐蹕
九層臺六月戊辰朔德妃蕭氏賜死葬兔兒山西後數日大風起冢上晝
暝大雷電而雨不止者踰月是月南京諸縣蝗秋七月辛亥如秋山遣禮
部尚書劉京翰林學士吳叔達知制誥仇正己起居舍人程翥吏部員外
郎南承顏禮部員外郎王景運分路按察刑獄辛酉以西南路招討請置
寧仁縣于勝州九月庚子還上京以皇子屬思生大赦丁未以駙馬蕭璉
節度使化哥知制誥仇正己楊信充賀宋主辰正旦使副乙卯蕭合卓等
攻高麗興化軍不克還師冬十月丁卯南京路饑輓雲應朔弘等州粟振
之辛未獵鏵子河庚寅駐蹕達離山十一月乙卯建州節度使石匡弼卒
十二月丁卯上輕騎還上京戊子宋遣李行簡張信來賀千齡節翌日宋
馮元張綸來賀正旦 七年春正月甲辰如達離山二月己丑朔拜日如

下缺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五十一　十三蕭

遼　天祚　九主年譜

天祚皇帝

遼史天祚皇帝諱延禧，字延寧，小字阿果。道宗之孫，父順宗大孝順聖皇帝，母貞順皇后蕭氏。大康元年生，六歲封梁王，加守太尉，兼中書令。後三年，進封燕國王。大安七年，總北南院樞密使事，加尚書令，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壽隆七年正月甲戌，道宗崩，奉遺詔即皇帝位于柩前。群臣上尊號曰天祚皇帝。二月壬辰朔，改元乾統，大赦。詔為耶律乙辛所誣陷者，復其官爵，籍沒者出之，流放者還之。乙未，遣使告哀于宋及西夏、高麗。乙巳，以北府宰相蕭兀納為遼興軍節度使，加守大傅。三月丁卯，詔有司以張孝傑家屬分賜群臣。甲戌，召僧法頤放戒于內庭。夏四月旱。六月庚寅朔，如慶州。甲午，宋遣王潛等來弔祭。丙申，高麗、夏國各遣使慰奠。戊戌，以南府宰相斡特剌兼南院樞密使。庚子，追謚懿德皇后為宣懿皇后。壬寅，以宋魏國王和魯斡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乙巳，以北平郡王淳進封鄭王。丁未，北院樞密使耶律阿思加于越。辛亥，葬仁聖大孝文皇帝、宣懿皇后于慶陵。秋七月癸亥，阻卜鐵驪來貢。八月甲寅，謁慶陵。九月壬申，謁懷陵。乙亥，駐蹕藕絲淀。冬十月壬辰，謁乾陵。甲辰，上皇考昭懷太子謚曰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皇妣曰貞順皇后。十二月戊子，以樞密副使張琳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張奉珪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癸巳，宋遣黃寔來賀即位。丁酉，高麗、夏國並遣使來賀。乙巳，詔先朝已行事，不得陳告。初以楊割為生女直部節度使，其俗呼為太師。是歲，楊割死，傳于兄之子烏雅束。束死，其弟阿骨打襲。　二年春正月，如鴨子河。二月辛卯，如春州。三月大寒，冰復合。夏四月辛亥，詔誅乙辛黨，徙其子孫于邊。發乙辛、得里特之墓，剖棺戮屍，以其家屬分賜被殺之家。五月乙丑，斡特剌獻耶睹刮等部捷。六月壬辰，以雨罷獵，駐蹕散水原。丙午，夏國王李乾順復遣使請尚公主。丁未，南院大王陳家奴致仕。壬子，李乾順為宋所攻，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閏月庚申，策賢良。壬申，降惠妃為庶人。秋七月，獵黑嶺。以霖雨，給獵人馬。阻卜來侵，斡特剌等戰敗之。冬十月乙卯，蕭海里叛，劫乾州武庫器甲。命北面林牙郝家奴捕之。蕭海里亡入陪朮水阿典部。丙寅，以南府宰相耶律斡特剌為北院樞密使，參知政事牛溫舒知南院樞密使事。十一月乙未，郝家奴以不獲蕭海里，免官。壬寅，以上京留守耶律慎思為北院樞密副使。有司請以帝生日為天興節。　三年春正月辛巳朔，如混同江。女直函蕭海里首，遣使來獻。戊申，如春州。二月庚午，以武清縣大水，弛其陂澤之禁。夏五月戊子，以獵人多亡，嚴立科禁。乙巳，清暑赤勒嶺。丙午，謁慶陵。六月辛酉，夏國王李乾順復遣使請尚公主。秋七月，中京雨雹傷稼。冬十月甲辰，如中京。己未，吐蕃遣使來貢。庚申，夏國復遣使求援。己巳，有事于觀德殿。十一月丙申，文武百官加上尊號曰惠文智武聖孝天祚皇帝。大赦，以宋魏國王和魯斡為皇太叔，梁王撻魯進封燕國王，鄭王淳為東京留守，進封越國王，百官各進一階。丁酉，以惕隱耶律何魯掃古為南院大王。戊戌，以受尊號告廟。乙巳，謁太祖廟。追尊太祖之高祖曰昭烈皇帝，廟號肅祖，妣曰昭烈皇后；曾祖曰莊敬皇帝，廟號懿祖，妣曰莊敬皇后。召監修國史耶律儼纂太祖諸帝實錄。十二月戊申，如藕絲淀。是年，放進士馬恭回等百三人。　四年春正月戊子，幸魚兒濼。壬寅，獵木嶺。癸卯，燕國王撻魯薨。二月丁丑，鼻骨德遣使來貢。夏六月甲辰，駐蹕旺國崖。甲寅，夏國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癸亥，吐蕃遣使來貢。秋七月，南京蝗。庚辰，獵南山。癸未，以西北路招討使蕭得里底、北院樞密副使耶律慎思並知北院樞密使事。辛卯，以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蕭敵里為西北路招討使。冬十月己酉，鳳凰見于漷陰。乙未，幸南京。十一月乙亥，御迎月樓，賜貧民錢。十二月辛丑，以張琳為南府宰相。　五年春正月乙亥，夏國遣李造福等來求援，且乞伐宋。庚寅，以遼興軍節度使蕭常哥為北府宰相。丁酉，遣樞密直學士高端禮等諷宋罷伐夏兵。二月癸卯，微行，視民疾苦。丙午，幸鴛鴦濼。三月壬申，以族女南仙封成安公主，下嫁夏國王李乾順。夏四月甲申，射虎炭山。五月癸卯，清暑南崖。壬子，宋遣曾孝廣、王戩報聘。六月甲戌，夏國遣使來謝，及貢方物。己丑，幸候里吉。秋七月，謁慶陵。九月辛亥，駐蹕藕絲淀。乙卯，謁乾陵。冬十一月戊戌，禁商賈之家應進士舉。丙辰，高麗三韓國公王顒薨，子俁遣使來告。十二月己巳，夏國復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癸酉，宋遣林洙來議與夏約和。　六年春正月辛丑，遣知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知南院樞密使事牛溫舒使宋，諷歸所侵夏地。夏五月，清暑散水原。六月辛巳，夏國遣李造福等來謝。秋七月癸巳，阻卜來貢。甲午，如黑嶺。庚子，獵鹿角山。冬十月乙亥，宋與夏通好，遣劉正符、曹穆來告。庚辰，以皇太叔、南京留守和魯斡兼惕隱，東京留守越國王淳為南府宰相。十一月乙未，以謝家奴為南院大王，馬奴為奚六部大王。丙申，行柴冊禮。戊戌，大赦。以和魯斡為義和仁聖皇太叔，越

國王淳。逆封魏國王。封皇子敖盧斡為晉王。習泥烈為饒樂郡王。己亥。謁
太祖廟。甲辰。祠木葉山。十二月己巳。封耶律儼為漆水郡王。餘官進爵有
差。 七年。春正月。鉤魚于鴨子河。二月。駐蹕大魚濼。夏六月。次散水原。秋
七月。如黑嶺。冬十月。謁乾陵。獵豐亞闆山。是年放進士李石等百人。 八
年。春正月。如春州。夏四月丙申。封高麗王俁為三韓國公。贈其父顒為高
麗國王。五月。清暑散水原。六月壬辰。西北路招討使蕭敵里率諸番來朝。
丙申。射柳祈雨。壬寅。夏國王李乾順以成安公主生子。遣使來告。丁未。如
黑嶺。秋七月戊辰。以雨罷獵。冬十二月己卯。高麗遣使來謝。 九年。春正
月丙午朔。如鴨子河。二月。如春州。三月戊午。夏國以宋不歸地。遣使來告。
夏四月壬午。五國部來貢。六月乙亥。清暑特禮嶺。秋七月。隕霜傷稼。甲寅。
獵于候里吉。八月丁酉。雪。罷獵。冬十月癸酉。望祠木葉山。丁丑。詔免今年
租稅。十二月甲申。高麗遣使來貢。是年放進士劉楨等九十人。 十年。春
正月辛丑。預行立春禮。如鴨子河。二月庚午朔。駐蹕大魚濼。夏四月丙子。
五國部長來貢。丙戌。預行再生禮。癸巳。獵于北山。六月甲戌。清暑玉丘。癸
未。夏國遣李造福等來貢。甲午。阻卜來貢。秋七月辛丑。謁慶陵。閏月辛亥。
謁懷陵。己未。謁祖陵。壬戌。皇太叔和魯斡薨。九月甲戌。免重九節禮。冬十

月。駐蹕藕絲淀。十二月己酉。改明年元。是歲大饑。 天慶元年。春正月。鉤
魚于鴨子河。二月。如春州。三月乙亥。五國部長來貢。夏五月。清暑散水原。
秋七月。獵。冬十月。駐蹕藕絲淀。 二年。春正月己未朔。如鴨子河。丁丑。五
國部長來貢。二月丁酉。如春州。幸混同江鉤魚。界外生女直酋長在千里
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上臨軒。命諸酋次第起舞。獨阿
骨打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上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前日之
燕。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
麤人不知禮義。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之心。假有異志。又何能為。其弟
吳乞買粘罕胡舍等。嘗從獵。能呼鹿刺虎搏熊。上喜。輒加官爵。夏六月庚
寅。清暑南崖。甲午。和州回鶻來貢。戊戌。成安公主來朝。甲辰。阻卜來貢。秋
七月乙丑。獵南山。九月己未。射獲熊。燕群臣。上親御琵琶。初。阿骨打混同
江宴歸。疑上知其異志。遂稱兵。先併旁近部族。女直趙三阿鶻產拒之。阿
骨打虜其家屬二人。走訴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樞密使蕭奉先作常
事以聞。上仍送咸州詰責。欲使自新。後數召。阿骨打竟稱疾不至。冬十月
辛亥。高麗三韓國公王俁之母死。來告。即遣使致祭起復。是月。駐蹕秦聖
州。十一月乙卯。幸南京。丁卯。謁太祖廟。是年。放進士韓昉等七十七人。

三年。春正月丙寅。賜南京貧民錢。丁卯。如大魚濼。甲戌。禁僧尼破戒。丙子。
獵狗牙山。大寒。獵人多死。三月。籍諸道戶。徙大牢古山圍場地居民于別
土。阿骨打一日率五百騎突至咸州。吏民大驚。翌日赴詳穩司。與趙三等
面折庭下。阿骨打不屈。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遣人訴于上。謂詳穩司欲
見殺。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復至。夏閏四月。李弘以左道聚衆為亂。支解分
示五京。六月乙卯。斡朗改國遣使來貢良犬。丙辰。夏國遣使來貢。秋七月
幸秋山。九月。駐蹕藕絲淀。十一月甲午。以三司使虞融知南院樞密使事。
西南面招討使蕭樂古為南府宰相。十二月庚戌。高麗遣使來謝致祭。癸
丑。回鶻遣使來貢。甲寅。以樞密直學士馬人望參知政事。丙辰。知樞密院
事耶律儼薨。癸亥。高麗遣使來謝起復。 四年。春正月。如春州。初。女直起
兵。以紇石烈部人阿疎不從。遣其部撒改討之。阿疎弟狄故保來告。詔諭
使勿討。不聽。阿疎來奔。至是女直遣使來索。不發。夏五月。清暑散水原。秋
七月。女直復遣使取阿疎。不發。乃遣侍御阿息保問境上多建城堡之故。
女直以慢語答曰。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能已。遂發渾河北諸軍。
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乃與弟粘罕胡舍等謀。以銀朮割移烈婁室闍
母等為帥。集女直諸部兵。擒遼障鷹官。及攻寧江州。東北路統軍司以聞。

時上在慶州射鹿。聞之略不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軍應援。蕭
撻不也遇女直。戰于寧江東。敗績。十月壬寅。以守司空蕭嗣先為東北路
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撻不也為副。發契丹奚軍三千人。中京禁兵及土
豪二千人。別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以虞候崔公義為都押官。控鶴指揮
邢穎為副。引軍屯出河店。兩軍對壘。女直軍潛渡混同江。掩擊遼衆。蕭嗣
先軍潰。崔公義邢穎耶律佛留蕭葛十等死之。其獲免者十有七人。蕭奉
先懼其弟嗣先獲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為患。上從
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故
士無鬬志。望風奔潰。十一月壬辰。都統蕭敵里等營于斡鄰濼東。又為女
直所襲。士卒死者甚衆。甲午。蕭敵里亦坐免官。辛丑。以西北路招討使耶
律斡里朶為行軍都統。副點檢蕭乙薛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耶律章奴副
之。十二月咸賓祥三州及鐵驪兀惹皆叛入女直。乙薛往援賓州。南軍諸
將實婁特烈等往援咸州。並為女直所敗。 五年。春正月。下詔親征。遣僧
家奴持書約和。斥阿骨打名。阿骨打遣賽剌復書。若歸叛人阿疎。遷黃龍
府於別地。然後議之。都統耶律斡里朶等與女直兵戰于達魯古城。敗績。
二月。饒州渤海古欲等反。自稱大王。三月以蕭謝佛留等討之。遣耶律張

家奴等六人。齎書使女直。斥其主名。冀以速降。夏四月癸丑。蕭謝佛留等爲渤海古欲所敗。以南面副部署蕭陶蘇斡爲都統赴之。五月。陶蘇斡及古欲戰敗績。張家奴等以阿骨打書來。復遣之往。六月己亥朔。清暑特禮嶺。壬子。張家奴等還。阿骨打復書。亦斥名諭之使降。癸丑。以親征諭諸道。丙辰。陶蘇斡招獲古欲等。癸亥。以惕隱耶律朮里爲北院大王。是月。遣蕭辭剌使女直。以書辭不屈見留。秋七月辛未。宋遣使致助軍銀絹。丙子。獵于撒𣗳。是月。都統斡里朶等與女直戰于白馬濼。敗績。八月甲子。罷獵趨軍中。以斡里朶等軍敗。免官。丙寅。以圍場使阿不爲中軍都統。耶律張家奴爲都監。率番漢兵十萬。蕭奉先充御營都統。諸行營都部署耶律章奴爲副。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爲正軍。貴族子弟千人爲硬軍。扈從百司爲護衛軍。北出駱駝口。以都點檢蕭胡覩姑爲都統。樞密直學士柴誼爲副。將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自長春州分道而進。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直。九月丁卯朔。女直軍陷黃龍府。己巳。知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出爲西南面招討使。辭剌還。女直復遣賽剌以書來報。若歸我叛人阿疎等。即當班師。上親征。粘罕、兀朮等以書來上。陽爲卑哀之辭。實欲求戰。書上。上怒。下詔有女直作過。大軍翦除之語。女直主聚衆。剺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主上親征。柰何。非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乙巳。耶律章奴反。奔上京。謀迎立魏國王淳。上遣駙馬蕭昱領兵詣廣平淀。護后妃行宮。小底乙信持書馳報魏國王。時章奴先遣王妃親弟蕭諦里。以所謀說魏國王。王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面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乙信等齎御札至。備言章奴等欲廢立事。魏國王立斬蕭諦里等首以獻。單騎間道詣廣平淀待罪。上遇之如初。章奴知魏國王不聽。率麾下掠慶、饒、懷、祖等州。結渤海群盜。衆至數萬。趨廣平淀犯行宮。順國女直阿鶻產以三百騎一戰而勝。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首以徇。其妻子配役繡院。或散諸近侍爲婢。餘得脫者皆奔女直。章奴詐爲使者。欲奔女直。爲邏者所獲。縛送行在。腰斬于市。剖其心以獻祖廟。支解以徇五路。冬十一月。遣駙馬蕭特末、林牙蕭察剌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親軍七十萬至駝門。十二月乙巳。耶律張家奴叛。戊申。親戰于護步答岡。敗績。盡亡其輜重。己未。錦州刺史耶律朮者叛。應張家奴。庚申。北面林牙耶律馬哥討張家奴。癸亥。以北院宣徽使蕭韓家奴知北院樞密使事。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爲漢人行宮都部署。　六年春正月丙寅朔。東京夜有惡少年十餘人。乘酒執刃。踰垣入留守府。問留守蕭保先所在。今軍變。請爲備。蕭保先出。刺殺之。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其衆斬之。撫定其民。東京故渤海地。太祖力戰二十餘年乃得之。而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故有是變。其裨將渤海高永昌僭號。稱隆基元年。遣蕭乙薛、高興順招之。不從。閏月己亥。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戊午。貴德州守將耶律余覩以廣州渤海叛。附永昌。我師擊敗之。二月戊辰。侍御司徒撻不也等討張家奴。戰于祖州。敗績。乙酉。遣漢人行宮都部署蕭特末率諸將討張家奴。戊子。張家奴誘饒州渤海及中京賊侯槩等萬餘人。攻陷高州。三月。東面行軍副統酬斡等擒侯槩于川州。夏四月戊辰。親征張家奴。癸酉。敗之。甲戌。誅叛黨。饒州渤海平。丙子。賞平賊將士有差。而蕭韓家奴、張琳等復爲賊所敗。五月。清暑散水原。女直軍攻下瀋州。復陷東京。擒高永昌。東京州縣族人痕孛、鐸剌、吳十、撻不也、道剌、酬斡等十三人。皆降女直。六月乙丑。籍諸路兵有雜畜十頭以上者。皆從軍。庚辰。魏國王淳進封秦晉國王。爲都元帥。上京留守蕭撻不也爲契丹行宮都部署。兼副元帥。丁亥。知北院樞密使事蕭韓家奴爲上京留守。秋七月。獵秋山。春州渤海二千餘戶叛。東北路統軍使勒兵追及。盡俘以還。八月。烏古部叛。遣中丞耶律撻不也等招之。九月丙午。獵懷陵。冬十月丁卯。以張琳軍敗。奪官。庚辰。烏古部來降。十一月。東面行軍副統馬哥等攻曷蘇館。敗績。十二月乙亥。封庶人蕭氏爲太皇太妃。辛巳。削副統耶律馬哥官。　七年春正月甲寅。減廄馬粟。分給諸局。是月女直軍攻春州。東北面諸軍不戰自潰。女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復下泰州。二月。涞水縣賊董龐兒聚衆萬餘。西京留守蕭乙薛、南京統軍都監查剌與戰于易水。破之。三月。龐兒黨復聚。乙薛復擊破之于奉聖州。夏五月庚寅。東北面行軍諸將涅里合、魯涅哥、虛古等棄市。乙巳。諸圍場隙地。縱百姓樵採。六月辛巳。以同知樞密院事余里也爲北院大王。秋七月癸卯。獵秋山。八月丙寅。獵狘斯那里山。命都元帥秦晉王赴沿邊。會四路兵馬。防秋。九月。上自燕至陰涼河。置怨軍八營。募自宜州者。曰前宜。後宜。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自顯者。曰乾。曰顯。又有乾顯大營。岩州營。凡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蒺藜山。丁酉。獵輞子山。冬十月乙卯朔。至中京。十二月丙寅。都元帥秦晉國王淳遇女直軍。戰于蒺藜山。敗績。女直復拔顯州。旁近州郡。庚午。下詔自責。癸酉。遣夷离畢查剌與大公鼎諸路募兵。丁丑。以西京留守蕭乙薛爲北府宰相。東北路行軍都統奚霞末。知奚六部

大王事。是歲女直阿骨打用鐵州楊朴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輔。國號金。楊朴又言。自古英雄開國。或受禪。必先求大國封冊。遂遣使議和。以求封冊。　八年。春正月。幸鴛鴦濼。丁亥。遣耶律奴哥等使金議和。庚寅。保安軍節度使張崇。以雙州二百戶降金。東路諸州盜賊蜂起。掠民自隨以充食。二月。耶律奴哥還自金。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上中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爲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以如約。三月甲午。復遣奴哥使金。夏四月辛酉。以西南面招討使蕭得里底爲北院樞密使。五月壬午朔。奴哥以書來。約不踰此月見報。戊戌。復遣奴哥使金。要以酌中之議。是月至納葛濼。賊安生兒張高兒聚衆二十萬。耶律馬哥等斬生兒于龍化州。高兒亡入懿州。與霍六哥相合。金主遣胡突衮與奴哥持書報如前約。六月丁卯。遣奴哥等齎宋夏高麗書詔表牒至金。霍六哥陷海北州。趣義州軍帥回離保等擊敗之。通祺雙遼四州之民八百餘戶降于金。秋七月。獵秋山。金復遣胡突衮來。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之數。如能以兄事朕。冊用漢儀。可以如約。八月庚午。遣奴哥突迭使金議冊禮。九月突迭見留。遣奴哥還。謂之曰。言如不從。勿復遣使。閏月丙寅。遣奴哥復使金。而蕭寶訛里等十五人。各率戶降于金。冬十月。奴哥突迭持金書來。龍化州張應古等四人。率衆降金。十一月。副元帥蕭撻不也薨。十二月甲申。議定冊禮。遣奴哥使金。寧昌軍節度使劉宏。以懿州戶三千降金。時山前諸路大饑。乾顯宜錦興中等路。斗粟直數縑。民削榆皮食之。既而人相食。是年。放進士王輦等百三人。　九年。春正月。金遣烏林荅贊謨持書來迎冊。二月。至鴛鴦濼。賊張撒八誘中京射糧軍僭號。南面軍帥余覩擒撒八。三月丁未朔。遣知右夷離畢事蕭習泥烈等。冊金主爲東懷國皇帝。己酉。烏林荅贊謨奴哥等。先以書報。夏五月。阻卜補疎只等叛。執招討使耶律斡里朶。都監蕭斜里得。死之。秋七月。獵南山。金復遣烏林荅贊謨來。責冊文無兄事之語。不言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及冊文有渠材二字。語涉輕侮。若遙芬多戩等語。皆非善意。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楊詢卿羅子韋率衆降金。八月。以趙王習泥烈爲西京留守。九月至西京。復遣習泥烈。楊立忠先持冊藁使金。冬十月甲戌朔。耶律陳圖奴等二十餘人謀反。伏誅。是月。遣使送烏林荅贊謨持書以還。　十年。春二月。幸鴛鴦濼。金復遣烏林荅贊謨持書及冊文副本以來。仍責乞兵于高麗。三月己酉。民有群馬者。十取其一。給東路軍。庚申。以金人所定大聖二

字。與先世稱號同。復遣習泥烈往議。金主怒。遂絕之。夏四月。獵胡土白山。聞金師再舉。耶律白斯不等選精兵三千。以濟遼師。五月。金主親攻上京。克外郛。留守撻不也率衆出降。六月乙酉。以北府宰相蕭乙薛爲上京留守。知鹽鐵內省兩司。東北統軍司事。秋。獵沙嶺。冬。復至西京。　保大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改元。肆赦。初金人興兵。郡縣所失幾半。上有四子。長趙王母趙昭容。次晉王。母文妃。次秦王。許王。皆元妃生。國人知晉王之賢。深所屬望。元妃之兄樞密使蕭奉先恐秦王不得立。潛圖之。文妃姊妹三人。長適耶律撻曷里。次文妃。次適余覩。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駙馬蕭昱及余覩等謀立晉王。事覺。昱撻曷里等伏誅。文妃亦賜死。獨晉王未忍加罪。余覩在軍中。聞之大懼。即率千餘騎叛入金。上遣知奚王府事蕭遐買。北府宰相蕭德恭。大常衮耶律諦里姑。歸州觀察使蕭和尚奴。四軍太師蕭幹。將所部兵追之。及諸閭山縣。諸將議曰。主上信蕭奉先言。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余覩乃宗室豪俊。常不肯爲奉先下。若擒余覩。他日吾黨皆余覩也。不若縱之。還即紿曰。追襲不及。奉先既見余覩之亡。恐後日諸校亦叛。遂勸驟加爵賞以結衆心。以蕭遐買爲奚王。蕭德恭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上京留守事。耶律諦里姑爲龍虎衛上將軍。蕭和尚奴金吾衛上將軍。蕭幹鎮國大將軍。二月。幸鴛鴦濼。夏五月。至曷里狘。秋七月。獵炭山。九月。至南京。冬十一月癸亥。以西京留守趙王習泥烈爲惕隱。　二年。春正月乙亥。金克中京。進下澤州。上出居庸關。至鴛鴦濼。聞余覩引金人婁室孛堇奄至。蕭奉先曰。余覩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耳。若爲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余覩自回矣。上遂賜晉王死。素服三日。耶律撒八等皆伏誅。王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覩引金人逼行宮。上率衛兵五千餘騎幸雲中。遺傳國璽于桑乾河。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既。甲午。知北院大王事耶律馬哥漢人行宮都部署蕭特烈並爲都統。太和宮使耶律補得副之。將兵屯鴛鴦濼。己亥。金師敗奚王霞末于北安州。遂降其城。三月辛酉。上聞金師將出嶺西。遂趨白水濼。乙丑。群牧使謨魯斡降金。丙寅。上至女古底倉。聞金兵將近。計不知所出。乘輕騎入夾山。方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今欲誅汝。何益于事。恐軍心忿怨。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兵。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國。遂並賜死。逐樞密使蕭得里底。召撻不也。典禁衛。丁卯。以北院樞密副使蕭僧孝奴知北

院樞密使事。同知北院樞密使事蕭查剌為左夷离畢。戊辰，同知殿前點檢事耶律高八率衛士降金。己巳，偵人蕭和尚、牌印郎君耶律哂斯為金師所獲。癸酉，以諸局百工多亡，凡逃從不限吏民，皆官之。初，留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秦晉國王淳守燕。處溫聞上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即與弟處能、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集番漢百官諸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處溫邀張琳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處溫曰：天意人心已定，請立班耳。處溫等請淳受禮，淳方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已而從之，以處溫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勇義知樞密院事，虞仲文參知政事，張琳守太師，李處能直樞密院，李奭為少府少監，提舉翰林醫官李爽、陳秘十餘人，皆與大計，並賜進士及第，授官有差。蕭幹為北樞密使，駙馬都尉蕭旦知樞密院事，改怨軍為常勝軍。於是肆赦，自稱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封天祚為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六路。天祚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部族而已。夏四月辛卯，西南面招討使耶律佛頂降金。雲內、寧邊、東勝等州皆降。阿疎為金兵所擒。金已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上遂遁於訛莎烈。時北部謨葛失贐馬駞、羊，五月甲戌，都統馬哥收集散亡，會于漚里謹。丙子，以馬哥知北院樞密使事，兼都統。六月，淳寢疾，聞上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兵五萬騎，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甚懼，命南北面大臣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拒湘之說，集蕃漢百官議之。從其議者，東立；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西立。處溫等問故，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拒則皆拒。自古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相顧微笑，以寧扇亂軍心，欲殺之。淳欹枕長嘆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耳，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死，衆乃議立其妻蕭氏為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遥立天祚次子秦王定為帝。太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太后納土于宋，北通于金，欲為內應，外以援立大功自陳。蕭太后罵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悉數其過數十，賜死，臠其子奭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為宰相數月之間所取也。謨葛失以兵來援，為金人敗于洪灰水，擒其子陀古，及其屬阿敵音。夏國援兵至，亦為金所敗。秋七月丁巳朔，敵烈部皮室叛，烏古部節度使耶律棠古討平之，加太子太保。乙丑，上京毛八十率二千戶降金。辛未，夏國遣曹价來問起居。八月戊

戌，親遇女直軍，戰于石輦驛，敗績。都統蕭特末及其姪撒古被執。辛丑，會軍于歡撻新查剌。金兵追之急，棄輜重以遁。九月，敵烈部叛，都統馬哥克之。冬十月，金兵攻蔚州，降。十一月乙丑，聞金兵至奉聖州，遂率衛兵屯于落昆髓。秦晉王淳妻蕭德妃五表于金，求立秦王，不許，以勁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厓石自崩，戍卒多壓死，不戰而潰。德妃出古北口，趨天德軍。十二月，知金主撫定南京，上遂由埽里關出，居四部族詳穩之家。 三年春正月丁巳，奚王回离保僭號，稱天復元年，命都統馬哥討之。甲子，初張瑴為遼興軍節度副使，民推瑴領州事。秦晉王淳既死，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瑴知遼必亡，練兵畜馬，籍丁壯為備。立愛至，瑴弗納。金帥粘罕入燕，首問平州事於故參知政事康公弼。公弼曰：瑴狂妄寡謀，雖有鄉兵，彼何能為？示之不疑，圖之未晚。金人招時立愛赴軍前，加瑴臨海軍節度使，仍知平州。既而又欲以精兵三千先下平州，擒張瑴。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覘之。瑴謂公弼曰：遼之八路，七路已降，獨平州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而還。公弼復粘罕曰：彼無足慮。金人遂改平州為南京，加瑴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留守事。庚辰，宜、錦、乾、顯、成、川、豪、懿等州相繼皆降。上京盧彦倫叛，殺契丹人。二月乙酉朔，興中府降金。來州歸德軍節度使田顥、權隰州刺史杜師回、權遷州刺史高永昌、權潤州刺史張成皆籍所管戶降金。丙戌，誅蕭德妃，降淳為庶人，盡釋其黨。癸巳，興中、宜州復城守。三月，駐蹕于雲內州南。夏四月甲申朔，以知北院樞密使蕭僧孝奴為諸道大都督。丙申，金兵至居庸關，擒耶律大石。戊戌，金兵圍輜重于青塚，硬寨太保特母哥竊梁王雅里以遁，秦王、許王、諸妃、公主、從臣皆陷沒。庚子，梁宋大長公主特里亡歸。壬寅，金遣人來招。癸卯，答書請和。丙午，金兵送族屬輜重東行，乃遣兵邀戰于白水濼，趙王習泥烈、蕭道寧皆被執。上遣牌印郎君謀盧瓦送兎紐金印偽降，遂西遁雲內。駙馬都尉乳奴詣金降。己酉，金復以書來招，答其書。壬子，金帥書來，不許請和。是月，特母哥挈雅里至。上怒不能盡救諸子，詰之。五月乙卯，夏國王李乾順遣使請臨其國。庚申，軍將耶律敵烈等夜劫梁王雅里，奔西北部，立以為帝，改元神曆。辛酉，渡河，止于金肅軍北。回离保為衆所殺。六月，遣使冊李乾順為夏國皇帝。秋九月，耶律大石自金來歸。冬十月，復渡河東還，居突呂不部。梁王雅里殂，耶律术烈繼之。十一月，术烈為衆所殺。 四年春正月，上趨都統馬哥軍。金人來攻，棄營北遁，馬哥被執。謨葛失來迎，贐馬、駝、羊，又率部人防衛。時侍從乏糧，數日，以衣易羊。至烏古敵烈部，以都點檢蕭乙薛

知北院樞密使事，封謀葛失為神于越。王特毋哥降金。二月，耶律延禧等十八謀叛，伏誅。夏五月，金人既克燕，驅燕之大家東徙，以燕空城及涿易檀順景薊州與宋以塞盟。左企弓、康公弼、曹勇義、虞仲文皆東遷。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入平州，言於留守張㲄曰：宰相左企弓不謀守燕，使吾民流離無所，乘集，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必能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㲄遂召諸將頻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伏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中興，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為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平山之軍，外得宋為之援，又何懼焉。㲄曰：此大事也，不可草草。翰林學士李石，智而多謀，可召與議。石至，其言與之合。乃遣張謙率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宰相左企弓、曹勇義、樞密使虞仲文、參知政事康公弼至灤河西岸，遣議事官趙秘校往數十罪，曰：天祚播遷夾山，不即奉迎，一也。勸皇叔秦晉王僭號，二也。詆訐君父，降封湘陰，三也。天祚遣知閤王有慶來議事而殺之，四也。檄書始至，有迎秦拒湘之議，五也。不謀守燕而降，六也。不顧大義，臣事于金，七也。根括燕財，取悅于金，八也。使燕人遷徙失業，九也。教金人發兵先下平州，十也。爾有十罪，所不容誅。左企弓等無以對，

皆縊殺之。　仍稱保大三年，畫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六月，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為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翰林學士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往燕山說宋王安中，曰：平州帶甲萬餘，㲄有文武材，可用為屏翰，不然，將為肘腋之患。安中深然之，令安弼與黨詣宋。宋主詔帥臣王安中、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㲄聞之，自謂得計。秋七月，金人屯來州，㲄聞平州附宋，以二千騎問罪。先入營州，㲄以精兵萬騎擊敗之。宋建平州為泰寧軍，以㲄為節度使，以安弼、黨為徽猷閣待制，令宣撫司出銀絹數萬犒賞。㲄喜遠迎，金人諜知，舉兵來襲，㲄不得歸，奔燕。金人克三州，始來索㲄。王安中諱之，索急，斬一人貌類者去。金人曰：非㲄也。以兵來取。安中不得已，殺㲄，函其首送金。天祚既得林牙耶律大石兵歸，又得陰山室韋謨葛失兵，自謂得天助，再謀出兵復收燕雲。大石林牙力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則車駕不幸廣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則都燕山。及陷中京，則幸雲中。自雲中而播遷夾山。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漢地，皆為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不從。大石遂殺乙薛及坡里括，置北南面官屬，自立為王，率所部西去。上遂率諸軍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東勝、寧邊

雲內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戰于奄遏下水，復潰，直趨山陰。八月，國舅詳穩蕭撻不也、筆硯祗候察剌降金。是月，金主阿骨打死。九月，建州降金。冬十月，納突呂不部人訛哥之妻諳葛，以訛哥為本部節度使。昭古牙率眾降金。金攻興中府，降之。十一月，從行者衆，兵亂，北護衛太保朮者、舍利詳穩牙不里等，擊敗之。十二月，置二總管府。　五年春正月辛巳，党項小斛祿遣人請臨其地。戊子，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上徒步出走，近侍進珠帽，卻之，乘張仁貴馬，得脫，至天德。己丑，遇雪無禦寒具，朮者以貂裘帽進。途次絕糧，朮者進麨與棗。欲憩，朮者即跪坐倚之假寐。朮者輩惟齧冰雪以濟饑。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馬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遙授以節度使。遂趨党項，以小斛祿為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仍賜其子及諸校爵賞有差。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人完顏婁室等所獲。八月癸卯，至金。丙午，降封海濱王。以疾終，年五十有四，在位二十四年。金皇統元年二月，改封豫王。五年，葬于廣寧府閭陽縣乾陵旁。耶律淳者，世號為北遼。淳小字涅里，興宗第四孫，南京留守宋魏王和魯斡之子，清寧初，太后撫育之。既長，篤好文學。昭懷太子得罪，上欲以淳為嗣，上怒耶律白斯不，知與淳善，出淳為彰聖等軍節度使。天祚

即位，進王鄭。乾統二年，加越王。六年，拜南府宰相，首議制兩府禮儀，上甚悅。徙王魏。其父和魯斡薨，即以淳襲父守南京。冬夏入朝，寵冠諸王。天慶五年，東征都監章奴，誘鴨子河，與淳子阿撒等三百餘人亡歸，先遣敵里等以廢立之謀報淳，淳斬敵里首以獻，進封秦晉國王，拜都元帥，賜金券，免漢拜禮，不名，許自擇將士，乃募燕雲精兵，東至錦州，隊長武朝彥作亂，劫淳，淳而免，收朝彥誅之。會金兵至，張兵戰于阿里軫斗，敗績，收亡卒數千人拒之。淳入朝，釋其罪，詔南京刻石紀功。保大二年，天祚入夾山，奚王回離保、林牙耶律大石等，引唐靈武故事，議欲立淳，淳不從，官屬勸進曰：主上蒙塵，中原擾攘，若不立王，百姓何歸？宜熟計之。遂即位，百官上號天錫皇帝，改保大二年為建福元年，大赦，放進士李寶信等一十九人。遙降天祚為湘陰王，以燕雲平上京中京遼西六路，淳主之，沙漠以北，南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部族等，仍隸天祚。自此遼國分矣。封其妻普賢女為德妃，以回離保知北院樞密使事、軍旅之事，悉委大石。又遣使報宋，免歲幣，結好。宋人發兵問罪，擊敗之。再遣使奉表于金，乞為附庸，事未決，淳病死，年六十。百官僞謚曰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燕西香山永安陵。遺命遙立秦王定，以存社稷。德妃為皇太后，稱制，改建福為德興元年，放進士李球等

百八人時宋兵來攻戰敗之由是人心大恍兵勢日振牢相李純等潛納宋兵居民內應把關者被殺甚衆望日攻內東門衛兵力戰宋軍大潰踰城而走死者相藉五表于金求立秦王不從而金兵大至德妃奔天德軍見天祚天祚怒誅德妃降淳庶人除其屬籍耶律雅里者天祚皇帝二子也字撒鸞七歲欲立為皇太子別置禁衛封梁王保大三年金師圍青塚寨雅里在軍中大保特母哥挾之出走間道行至陰山聞天祚失利趨雲內雅里馳赴時扈從者千餘人多於天祚天祚慮特母哥生變欲誅之責以不能全救諸王特訊之伏劾召雅里問曰特母哥教汝何為雅里對曰無他言遂釋之天祚渡河奔夏隊帥耶律敵列等劫雅里北走至沙嶺見蛇橫道而過識者以為不祥後三日群僚共立雅里為主雅里遂即位改元神曆令士庶上便宜雅里性寬大惡誅殺獲亡者笞之而已有自歸者即官之因謂左右曰欲附來歸不附則去何須威逼耶每取唐貞觀政要及林牙資忠所作治國詩令侍從讀之烏古部節度使糺哲迭烈部統軍撻不也都監突里不等各率其衆來附自是諸部繼至而雅里日漸荒怠好擊鞠特母歎切諫乃不復出以耶律敵列為樞密使特母哥副之敵列劾西北路招討使蕭乩里熒惑衆心志有不臣與其子麻涅並誅之以遠鼓

為招討使與諸部戰數敗杖免官從行有疲困者輒振給之直長保德諫曰今國家空虛賜賚若此將何以相給耶雅里怒曰昔畋於福山卿誣獵官今復有此言若無諸部我將何取不納初令群牧運鹽濼倉粟而民盜之議籍以償雅里乃自為直每粟一車償一羊三車償一牛五車一馬八車一駝左右曰今一羊易粟二斗且不可得乃償一車雅里曰民有則我有若令盡償民何堪後獵查剌山一日而射黃羊四十狼二十一因致疾卒年三十耶律大石者世號為西遼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代孫也通遼漢字善騎射登天慶五年進士第擢翰林應奉尋陞承旨遼以翰林為林牙故稱大石林牙歷泰祥二州刺史遼興軍節度使保大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與諸大臣立秦晉王淳為帝淳死立其妻蕭德妃為太后以守燕及金兵至蕭德妃歸天祚天祚怒誅德妃而責大石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即位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於他人耶上無以荅賜酒食赦其罪大石不自安遂殺蕭乙薛坡里括自立為王率鐵騎二百宵遁北行三日過黑水見白達達詳穩牀古兒牀古兒獻馬四百駝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駐北庭都護府會威武崇德會蕃新大林紫河駝等七州及大黃室韋敵剌王紀剌茶赤

剌也喜鼻古德尼剌達剌乖達密里密兒紀合主烏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糺而畢十八部王衆諭曰我祖宗艱難創業歷世九主歷年二百金以臣屬逼我國家殘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塵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義而西欲借力諸蕃翦我仇敵復我疆宇惟爾衆亦有軫我國家憂我社稷思共救君父濟生民於難者乎遂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明年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先遺書回鶻王畢勒哥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過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詔爾祖烏母主曰汝思故國耶朕即為汝復之汝不能返耶朕則有之在朕猶在爾也爾祖即表謝以為遷國于此十有餘世軍民皆安土重遷不能復返矣是與爾國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將西至大食假道爾國其勿致疑畢勒哥得書即迎至邸大宴三日臨行獻馬六百駝百羊三千願質子孫為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駝馬牛羊財物不可勝計軍勢日盛銳氣日倍至尋思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兒珊來拒戰兩軍相望二里許諭將士曰彼軍雖多而無謀攻之則首尾不救我師必勝遣六院司大王蕭斡里剌招討副使耶律松山等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右樞密副使蕭剌阿不招討使耶律朮薛

等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左自以衆攻其中三軍俱進忽兒珊大敗僵屍數十里駐軍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冊立大石為帝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號葛兒罕復上漢尊號曰天祐皇帝改元延慶追謚祖父為嗣元皇帝祖母為宣義皇后冊元妃蕭氏為昭德皇后因謂百官曰朕與卿等行三萬里跋涉沙漠夙夜艱勤賴祖宗之福卿等之力冒登大位爾祖爾父宜加卹典共享尊榮自蕭斡里剌等四十九人祖父封爵有差延慶三年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朵改延慶為康國元年三月以六院司大王蕭斡里剌為兵馬都元帥敵剌部前同知樞密院事蕭查剌阿不副之茶赤剌部禿魯耶律燕山為都部署護衛耶律鐵哥為都監率七萬騎東征以青牛白馬祭天樹旗以誓于衆曰我大遼自太祖太宗艱難而成帝業其後嗣君耽樂無厭不恤國政盜賊蜂起天下土崩朕率爾衆遠至朔漠期復大業以光中興此非朕與爾世居之地申命元帥斡里剌曰今汝其往信賞必罰與士卒同甘苦擇善水草以立營量敵而進毋自取禍敗也行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勒兵而還大石曰皇天弗順數也康國十年歿在位二十年廟號德宗子夷列年幼遺命皇后權國后名塔不煙號

感天皇后。稱制。改元咸清。在位七年。子夷列即位。改元紹興。籍民十八歲以上。得八萬四千五百戶。在位十三年。殂。廟號仁宗。子幼。遺詔以妹普速完。權國稱制。改元崇福。號承天太后。後與駙馬蕭朶魯不。弟朴古只沙里。通。出駙馬為東平王。羅織殺之。駙馬父斡里剌。以兵圍其宮。射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普速完在位十四年。仁宗次子。直魯古。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時秋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為太上皇。皇后為皇太后。朝夕問起居。以付終焉。直魯古死。遼絕。耶律淳在天祚之世。歷王大國。受賜金券。贊拜不名。一時恩遇無與為比。當天祚播越。以都元帥留守南京。獨不可奮大義以激燕民。又諸大臣。興勤王之師。東拒金而迎天祚乎。乃自取之。是甚也。況恐天祚哉。大石既帝淳。而聞天祚矣復歸天祚。天祚責以大義。乃自立為王而去之。卒撫祖宗餘威遺智。建號萬里之外。雖寡母弱子。更繼迭承。幾九十年。亦可謂難矣。然淳與雅里大石之立。皆在天祚之世。有君而復君之。其可乎哉。諸葛武侯為獻帝發喪。而後立先主為帝者。不可同年語矣。故著以為戒云。贊曰。遼起朔野。兵甲之盛。鼓行寂外。席卷河朔。樹晉植漢。何其壯歟。太祖太宗。乘百戰之勢。輯新造之邦。兵謀叡畧。可謂遠矣。雖以世宗中才

穆宗殘暴。連遭弑逆。而神器不搖。蓋由祖宗威令猶足以震疊其國人也。聖宗以來。內修政治。外拓疆宇。既而申固鄰好。四境乂安。維持二百餘年之基。有自來矣。降臻天祚。既丁末運。又觖人望。崇信姦回。自椓國本。羣下離心。金兵一集。內難先作。廢立之謀。叛亡之迹。相繼蠭起。馴致土崩瓦解不可復支。良可哀也。耶律與蕭世為甥舅。義同休戚。奉先挾私滅公。首厭構難。一至於斯。天祚窮蹙。始悟奉先誤己。不幾晚乎。淳雅里所謂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者也。大石苟延。彼善於此。亦幾何哉。契丹志。帝諱延禧。道宗之孫。秦王元吉子也。母曰木扯氏。初封齋王。後為皇太孫。道宗崩。齋王即位。自號天祚皇帝。改元乾統。　辛巳。乾統元年。宋徽宗建中靖國改元。春正月朔。有流星燭地。自西南入尾。抵畢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亘西方。中出白氣。二氣將散。復有黑氣在旁。　夏四月朔日食。陰雲不見。是歲。女真揚割死。子阿骨打立。　壬午。乾統二年。宋徽宗崇寧改元。　癸未。乾統三年。宋崇寧二年。甲申。乾統四年。宋崇寧三年。　乙酉。乾統五年。宋崇寧四年。夏四月。遼遣簽書樞密院蕭良。請宋言。朝廷出兵侵夏國。今大遼以帝妹嫁夏國主。請還所侵地。五月。宋徽宗遣龍圖閣直學士林攄報聘。見天祚跪上國書。仰首曰。夏人數犯邊。朝廷興師問罪。以北朝屢遣講和之使。故

務含容。今踰年不進誓表。不遣使賀天寧節。又築席徑嶺馬練川兩堡。侵疆不已。北朝若不窮詰。恐非所以踐勸和之意。天祚出不意。為愕。　秋八月。天祚以林攄來使而失情。遣使復宋。存尋遣禮部侍郎劉正夫來報。酬對敏傳議。皆如約。　丙戌。乾統六年。宋崇寧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三月。遼復遣泛使同平章事蕭保先。牛溫舒。詣宋。為夏請元符講和以後所侵西界地。徽宗曰。先帝已畫封疆。今不復議。若自崇寧以來侵地。可與之。　丁亥。乾統七年。宋徽宗大觀改元。冬十一月朔。日食。　戊子。乾統八年。宋大觀二年。　己丑。乾統九年。宋大觀三年。　庚寅。乾統十年。宋大觀四年。秋九月朔。日食。　辛卯。天慶元年。宋徽宗政和改元。秋九月。宋遣鄭允中。童貫使遼。貫至遼。君臣相聚指笑曰。南朝人才如此。然祚方縱肆貪得。國主自珍玩。而貫所齎皆極珍奇。至運兩浙髹漆之具。火閣書櫥床椅等。往獻。天祚所以遣貫者。亦稱是。貫使歸。至盧溝河。有燕人馬植者。得罪于燕。見貫。陳滅燕之策。貫挈歸宋。改姓李。名良嗣。薦于朝。遂賜姓趙。後天祚數移檄索取。貫諱不與。復燕之議。蓋如此。　壬辰。天慶二年。宋政和二年。春。天祚如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會。適遇頭魚酒筵。別具宴勞。酒半酣。天祚臨軒。使諸酋次第歌舞為樂

次至阿骨打。端立直視。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天祚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當以事誅之。不然。恐貽後患。奉先曰。阿骨打小人。何知。殺之傷向化之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何能為。阿骨打有弟姪曰吳乞買。粘罕。胡舍輩。天祚歲入秋山。數人必從行。善作鹿鳴。呼鹿使天祚射之。或刺虎。或搏熊。天祚喜。輒加官爵。從至圍場。司是遣者有之。阿骨打會釣魚而歸。疑天祚知其意。即欲稱兵。是年秋。遂併吞諸鄰近部族。有趙三阿鶻產大王者。拒之不從。阿骨打擄其家。二人來訴於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時樞密使蕭奉先。本處里屬吏。擢其主者。但作常事。以聞。天祚指揮。送咸州取勘。欲使自新。阿骨打竟托病不至。　癸巳。天慶三年。宋政和三年。春三月朔。日食。阿骨打將帶五百餘騎。徑赴咸州詳穩司。吏民驚駭。明日擁騎赴衙。引問與告人趙三阿鶻產等並跪。問於廳下。阿骨打隱諱。不伏供析。送所司取狀。一夕領從騎歸去。遣人持狀赴詳穩司。云意欲殺我。故不敢留。自是追呼不復至。第節次申北樞密院。遼國亦無如之何。　甲午。天慶四年。宋政和四年。秋八月。女真阿骨打始叛。用粘罕。胡捨。為謀主。銀朮割。移烈。婁宿。闍母等。為將帥。會集女真諸部。甲馬二千。首犯混同江之東名寧江府。時天祚射鹿慶州秋山。聞之不以介意。遣

海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子弟軍三千人。應寧江援。　秋九月。遼兵遇女真於寧江州東。戰數合。渤海大敗。或陣沒。或就擒獲。免者無幾。復攻破寧江州。無少長悉殺之。　女真服屬大遼二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周而復始。至天祚朝。賞刑僭濫。禽色俱荒。女真東北與五國爲鄰。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鵝鶩。爪白者尤以爲異。遼人酷愛之。歲歲求之女真。女真至五國戰鬭而後得。女真不勝其擾。及天祚嗣位。責貢尤苛。又天使所至。百般需索於部落。稍不奉命則召酋長加杖。甚者誅之。諸部怨叛。潛結阿骨打。至是舉兵謀叛。先是州有榷場。女真以北珠人參生金松實白附子蜜蠟麻布之類爲市。州人低其直且拘辱之。謂之打女真。州既陷。殺之無遺類。獲遼兵甲馬三千。退保長白山之阿。木火阿木火者。女真所居之地。以阿爲名也。　是月。天祚出秋山赴顯州冬山射虎。聞攻陷寧江州。中輟不行。　十月。差守司空殿前都檢點蕭嗣先（奉先弟）充東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撻勃也副之。發契丹奚兵三千騎。中京路禁軍土豪二千人。別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以中京虞候崔公義充都押官。侍衛控鶴都指揮使商州刺史邢穎副之。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寧江女真對壘。時遼國太平日久。聞女真與師。皆願從軍。奚賞。往往將家屬團結車營隨征。是月。女真潛渡混同江。掩其不備。未陣擊之。嗣先軍潰。其家屬金帛牛羊輜械悉爲女真所得。復以兵追殺百餘里。管押官崔公義邢穎等死之。又獲去甲馬三千。　初女真之叛也。率皆騎兵旗幟之外。各有字號小木牌。繫人馬上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全裝重甲持鎗或棍棒。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有一二人躍馬而出。先觀陣之虛實。或向其左右前後結陣而馳擊之。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勝則整陣而復追。敗則復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應變若神。人人皆自爲戰。所以勝也。遼國舊例。凡關軍國大事。漢人不預。天祚自兩戰之敗。意謂蕭奉先不知兵。始欲改用將帥。付以東征之事。天作遂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張琳等碌碌偶生。非經濟才。統御無法。遂奏曰。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軍二十萬。分路進討。無不克者。天祚謂其數多。且差十萬。即降宣劄付上京長春遼西諸路。計人戶家業錢。每三百貫自備一軍。限二十日各赴期會。時富民有出一百軍二百軍者。家貲遂竭。琳等非將帥材。器甲聽從自便。人人就易。槍刀氈甲充數。弓弩鐵甲百無一二。雖以酋軍分出四路。北樞密副使耶律斡離朵。淶流河路都統。衛尉卿蘇壽吉副之。黃龍府耶律寧。黃龍府路都統。桂州觀察使耿欽副之。復州

節度使蕭堤曷咸州都統。將作監龔誼副之。左祇候郎君詳穩蕭阿古奴單峪都統。商州團練使張維協副之。獨來流河一路。遂深入女真軍馬。初一戰稍卻。各保退寨柵。是夕。都統斡離朵誤聽漢軍已遁。即離營奔之。兵棄營而奔。明早。漢軍尚餘三萬衆。遂推將作少監武朝彥爲都統。再與女真合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各退保本路防城。數月間。遂爲女真攻陷。丁壯斬戮無遺。嬰孺貫之槊上。盤舞爲戲。所過赤地無餘。應遼東界內熟戶女真亦爲阿骨打吞併。分揀強壯人爲先軍。遂有鐵騎萬餘。　初蕭嗣先出河店之敗也。諸蕃漢兵將多不赴都統行營聚會。各逃走歸家。或放債詣行闕而告歸者。蕭奉先懼弟嗣先獲罪。輒奏天祚。云東征潰兵懼所至劫掠。若不從權肆赦。將嘯聚爲腹心患。天祚從之。降赦應係出河店潰軍並免罪歸業。所有遺棄係官器甲。亦不理索。嗣先遂詣闕待罪。但免官而已。自是出征之兵。皆謂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由是各無鬭志。累年用兵。每遇女真。望風奔潰。降赦免罪。不能成功者。此也。　乙未。天慶五年（宋政和五年）秋七月朔。日食。　八月。天祚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樞使蕭奉先爲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爲正兵。諸大臣貴族子弟千餘人爲硬軍。扈從百司。護衛軍北出駱駝口。車騎亘百里。鼓角旌旗。震耀原野。別以漢軍步騎三萬。命都檢點蕭胡覩姑爲都統。樞密直學學士柴誼副之。南出寧江州路。自長春州分路而進。齎數月之糧。期必滅女真。一夕。軍中戈戟有光。馬皆嘶鳴。咸以爲不祥。天祚問天官李圭。圭不能對。掌相張琳前奏曰。唐莊宗攻梁。矛戟夜有光。郭崇韜曰。火出兵入。破賊之兆。遂滅梁。天祚喜而信之。遂行。女真師至鴨淥江。人心疑懼。初天祚親征。女真甚懼。粘罕兀朮輩請爲卑哀求生者。陽以示衆。實以求戰。嫚書上之。天祚大怒。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翦除之語。阿骨打聚諸酋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遼國殘虐。今吾謂若卑哀請降。庶幾紓禍。乃欲盡行翦除。爲之奈何。不若殺我一族。衆共迎降。可以轉禍爲福。諸酋皆羅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戰。次日御營退行三十里。或言於天祚曰。兵已深入。女真在近。軍心皆願一戰。何必退也。天祚亟召諸統兵官。問策安在。人皆觀望。無敢言不願戰者。再傳令進兵

十一月。天祚與女真兵會。時盛寒。雪深尺餘。先鋒接戰。雲塵亘天。日色赤碏。天祚親督諸軍進戰。少頃。軍馬左旋三轉。已橫尸滿野。望天祚御旗向西南出。衆軍隨而奔潰。始悟矛戟有光。爲凶兆也。女真亦不急追。徐收所獲輜重馬牛而已。天祚一日一夜。走五百里。退保長春。女真乘勝。遂并

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耶律章奴係大橫帳，與衆謀曰，天作失道，皇叔燕王淳（淳乃道宗弟仆本之子，俗呼爲燕王，實封秦國王）親賢，若廢天祚而迎燕王判燕京留守事，女真可不戰而服也。章奴與同謀人二千餘騎，夜半奔上京，迎立燕王。是日有燕王妃父蕭唐骨德告其事，天祚詔遣長公主駙馬蕭昱領精騎千餘，詣廣平甸，防護后妃諸王行宮，別遣帳前親信乙信賚御札馳報燕王，特章奴先遣燕王二妃親弟蕭諦里、外甥蕭延留說之曰。前日御營兵爲女真所敗，天祚不知所在，今天下無主，諸幼弱，請王權知軍國事，失此機會，姦雄竊發，未易圖也。燕王曰，此非細事，天祚自有諸王當立，南北面大臣不來，而汝等來，何也。密令左右拘之。少頃，乙信持天祚御札至，備言章奴等欲行廢立之事，燕王對使者號泣，斬蕭諦里、蕭延留，首級以獻，單騎由間道，避章奴賊衆，趣廣平甸，待罪，天祚待之如初。章奴知燕王不聽，領麾下掠慶饒懷祖等州，嘯聚渤海盜衆數萬，直趨廣平甸。犯天祚行闕索戰，賴順國女真阿鶻產等三百餘騎，一戰而勝，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以徇，妻女配役繡院，或給散近幸爲婢，餘得脫者奔女真。章奴僞作使人，帶牌走馬，奔女真，近境泰州，爲識者所獲，以送天祚。天祚命腰斬於市，剖其心獻祖廟，分送五路號令。　初章奴之叛也，蕭奉先以燕王素得漢人心，疑章奴潛與南路漢軍同謀，遂以聞天祚，即以同知宣徽北院事韓汝諴詣漢軍行營。傳宣曰，將士離家，暴露日久，風霜之凛，誠可憐憫，今女真遠遁，不可深入，並令放還。諸軍皆歡呼分散，越三日，復遣使督進，後軍中洶洶，遂疑不行，及聞大軍已敗，亦自燒營逃去。天祚隨行衛兵僅三五百人而已，遂詔募燕雲漢人，護駕到廣平，再降指揮，若護駕至起離日，依上推賞。是歲宋遣羅選、侯益等，詣遼充賀生辰及正旦使，入北道，被中京阻程，兩月不得見天祚而回。　乙未，天慶六年（宋政和六年）春正月朔夜，渤海人高永昌，率亡徒十數人，乘酒恃勇，持刀踰垣，入府衙，登廳，問留守所在，紿云外軍變，請爲備，保先纔出，刺殺之。是夜有戶部使大公鼎本渤海人，登進士第，頗剛明，聞亂作，攝行留守事，與副守高清臣，集諸營奚漢兵千餘人，次日，捜索元作渤海人，得數十人，並斬首，即撫安民，倉卒之際，有濫被其害者，小人喜亂，得以藉口，不可禁戢，一夜燒寨起亂。　初三日，軍馬據首山門，太公鼎等登門說諭使歸。不從。　初五日夜，城中舉火內應，開門，騎兵突入，陣於通衢，大公鼎、高清臣督軍迎敵，不勝，領麾下殘兵百餘人，奪西門出走行闕。高永昌自殺留守蕭保先後，自據東京。稱大渤海皇帝，改元應順，據遼東五十餘州，分遣軍馬，肆其

殺掠所在州郡奚人戶往往挈家渡遼，以備獨瀋州未下。宰相張琳，瀋州人也，天祚命討之。琳先當兩任戶部使，有東京人望，至是募遼東失業者并驅轄戶强壯充軍。蓋遼東夙與女真渤海有讎，轄戶則使從良，庶人效命敢戰。旬日之間。得兵二萬餘，隨行官屬，得領聽從辟差。　是春天祚募渤海武勇馬軍高永昌等二千人，屯白草谷，備禦女真，會東京留守太師蕭保先（乃天祚皇后兄）爲政酷虐，渤海素悍，有犯者不恕，東京乃渤海故地，自阿保機力戰二十餘年，始得之，建爲東京。　夏五月，初自顯州進兵，渤海上備遼河三叉黎樹口，張琳遣羸卒數千，疑其守兵，以精騎間道渡河趨瀋州。渤海始覺，遣兵迎敵，旬日間三十餘戰，渤海稍却，退保東京，張琳兵拒城五里，屬太子河，列寨，先遣人移文招撫，不從，傳令留五日糧，決策破城，越二日。發安德州義軍先渡河，次引大軍齊渡，忽渤海上流。有鐵騎五百突出，其傳諸軍少却，退保舊寨。河路復爲所斷，三日不得渡，衆以餓告，謀歸瀋州，係國復舉，初七日夜，移寨，渤海騎兵尾襲，强壯者僅得入城，老幼悉被殺掠，是時軍伍尚整。方議再舉，忽承女真西南路都統闍母國王撒準渤海國王高永昌狀，遼國張宰相統領大軍前來討伐，伏乞救援，當道於義。即合應援，已約已月二十一日進兵，徹到瀋州，衆以渤海詐作此機不爲備，是日聞探東北有軍漸至，將士呼曰女真至矣，張琳急整軍迎敵，將士見女真兵，氣已奪，遂敗走入城，女真隨入，先擄城西南，後縱兵殺戮，幾盡。孟初、劉思温等死之，張琳與諸子弟等，并官屬，捷城苟免，盡失軍資器甲，隨入懿州，收集殘軍，坐是謫，授遼興軍節度使，乃平州也。自張琳之敗，國人皆稱燕王賢而忠，若付以東征。士必樂爲用，兼遼東民，自渤海之敗，流亡失所者衆，若招之爲軍，使可報怨，此且報國，必以死戰，天祚乃授燕王都元帥，蕭德恭副之，永興軍使耶律佛頂、延昌宮使蕭昂並兼監軍，聽辟官屬，召募遼東飢民，得二萬餘，謂之怨軍。如郭藥師者是也，別選燕雲平路禁軍五千人，并勑諭三路富民，依等第進獻武勇軍二千人，如董龐兒、張關羽者是也，及科敷運腳車三千乘，隨軍支遣，境內騷然矣。燕王既招怨軍，合禁軍、武勇軍共三萬人，自八月進發，十月到乾州十三箇山列寨，至十一月二十四日夜，忽管押武勇軍大常少卿武朝彥率府屬馬保辨潛謀作亂，遣百餘騎趨中軍帳，先殺燕王，覺之，奔他軍，先餘皆削壁不應，朝彥知謀不成，擁騎二千，欲南奔，道爲關羽所殺。　燕王自授命東征，恥其行未出境而兵亂，勉率諸軍，自黎樹口，渡遼水，欲下瀋州，駐兵城下，射書令降，不應，選精銳攻城，值天石如雨，不能上，或報女真

遼至。退保遼河。是行雖無所得。亦無所失。既而燕王被召赴闕。留北宰相蕭德恭。上京路都統耶律余都覩副之。太常袞耶律吶哩姑。濠懿州路都統。延慶宮使蕭和尚奴副之。都元帥府監軍耶律佛頂。顯州路都統。四軍太師蕭幹副之。並以屯田為備。　自天祚親征敗績。中外歸罪蕭奉先。於是請奉先西南面招討。權用耶律大悲奴為北樞密使。蕭查剌同知樞密院使。閒有軍國大事。天祚與南面宰相執政吳庸。馬人望。柴誼等參謀。數人皆昏謬不能裁決。當時國人誚曰。五箇翁翁四百歲。南面北面頓瞌睡。自已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殺女真。遠近傳為笑端。有人聞於天祚。亦笑而不惜。是歲上罷耶律大悲奴。再詔蕭奉先代之。蕭查剌投西京留守。其後罷吳庸。馬人望。柴誼。以李處溫。左企弓代之。至於國亡。　女真初援渤海。已而復相攻。渤海大敗。高永昌遁入海。女真遣兀室納波渤黨。以騎三千。追及於長松島斬之。其潰散漢兒軍多相聚為盜。如侯槩。吳撞天等所在蠭結。以千百計。自稱雲隊。海隊之類。紛然並起。每一飯屠數千人。數路之民殆盡。遼不能制之。　丁酉。天慶七年。宋政和七年夏。天祚再命燕王會四路兵馬防秋。九月。初發燕山府。　十月。至陰京河。聞怨軍特寒無衣劫掠乾州。都統肖軿一面招安。初怨軍有八營。共二萬八千餘人。自宜州募者謂之前宜營。再募者謂再宜營。前錦後錄者亦有乾營。大營。岩前營叛者。乃乾營大營前錦營也。　十一月。到衛州。奚蔡山。遂留大軍就粮司農縣。領輕騎二千。欲赴顯州。虞置作過怨軍行次懿州。武報女真前軍已過明王墳。即召大軍會徽州。　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　是年。蘇復州編民百餘戶。泛海而登州岸。具言女真兵來。攻奪遼東地。以過遼河之西。登州守王師中以聞于宋。宋詔童貫。蔡京。議遣人偵其實。委師中選將校七人。各借以官。用平海指揮兵船。載郭藥師同往。至海北。見女真邏者。不敢前。俊回青州。安撫崔直躬。奏其事於宋。宋詔復委童貫措置。應借官過海人。悉寘之法。別遣使女真。講買馬舊好。　戊戌。天慶八年。宋徽宗重和元年。金阿骨打稱帝天輔元年。春正月。燕王淳。將討怨軍。而遇女真於徽州之東。來伸而潰。初女真入攻。前後多見天象。或白氣經天。或白虹貫日。或天狗夜墜。或彗掃西南。赤氣滿空。遼兵輒敗。是夕有赤氣若火。光自東起。往來紛亂。移時而散。軍中以謂凶兆。皆無闘志。燕王與麾下五百騎退保長泊魚務。於是女真入新州。節度使王從輔開門降。女真焚掠而去。所經盛。懿。濠。衛四州皆降。攜勞而過。女真別遣闍母國王攻怨軍於顯州。怨軍大敗。蕭幹奔醫閭山。幸為積招收殘卒不滿萬人。女

兵以為疫。破乾顯等州。焚掠而歸。天祚在中京。聞燕王兵敗。女真入新州。晝夜憂懼。潛令內庫三局官打包珠玉珍玩五百餘囊。駿馬二千。夜入飛龍院。餵飼為備。嘗謂左右曰。若女真必來。吾有日行三五百里馬若千。又與宋朝為兄弟。夏國舅甥。皆可以歸。亦不失一生富貴。所憂者。軍民受禍耳。識者聞之。私相謂曰。遼之亡矣。自古人主豈有棄軍民而自為謀身計者。其能享國乎。暨聞女真焚劫新州以歸。即以謂威德可加。彼何能為。復自縱肆。　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秋。女真陷東京黃龍府。咸信蘇復辰海同銀通韓烏遂春泰靖等五十餘城。內並邊二十餘州。各有和糴倉。依祖宗法。每歲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有無慮三五十萬碩。雖累兵興。未嘗動之。至是女真一鼓致之。遼東長春兩路。　是時有楊朴者。遼東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登進士第。累官校書郎。先是。高永昌叛時。降女真。頗用事。勸阿骨打稱皇帝。改元天輔。以王為姓。旻為名。以其國產金。號大金。又陳說阿骨打曰。自古英雄開國受禪。先求大國封冊。　八月。阿骨打遣人請天祚求封冊。其事有十。徽號大聖大明皇帝。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輅。三也。袞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弟兄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匹兩。分南宋歲賜之半。八也。割遼東長春兩路。九也。送還女真阿踈蓬趕三大王。十也。天祚付羣臣議。蕭奉先大喜。以為自此無患。差靜江軍節度使蕭習烈。翰林學士楊勉充封冊使副。歸州觀察使張孝偉。太常少卿王甫充通問使副。衛尉少卿劉湜充管禮物官。將作少監楊立忠充讀冊使。備天子袞冕玉冊金印車輅法駕之屬。冊立阿骨打為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其冊文畧曰。俗性肅慎之區。實介扶餘之俗。土濱上國。材布中嶶。雖有山川之名。承其父祖之風。碧雲袤野。固須從於渠材。絳霄孺不推於絶駕。章封屢報。誠意交孚。載念遙芬。宜膺多戩。是用遣蕭習烈等。持節備禮。冊為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義敦友睦。地列豐腴。嗚呼。戒哉欽哉。式孚于休。所有徽號。依犯祖號。改為至聖至明。餘悉從之。使人自十月發行。　冬十二月。至金國。楊朴以儀物不全用天子之制。又東懷國乃小邦懷其德之義。仍無冊為兄之文。如遙芬多戩。皆非美意。彤弓象輅。亦諸侯事。渠材二字。意似輕侮。命習烈歸易其文。隨答云。兄有弟恭。出自周書。言友睦則兄之義見矣。楊朴奪而析以為非。是阿骨打大怒。叱出使副。欲腰斬之。粘罕諸人為謝。乃鞭尚人各百餘。次年三月。止遣蕭習烈。楊立忠回。云冊文罵我。我都不曉。徽號國號玉輅御寶。我自有之。須稱我大金國皇帝兄。即已能從我。今秋可至軍前。

不然我捉兵取上京矣。天祚恐聞女真事。蕭奉先掩其奏，皆不以聞，迄延久之。聞上京已破，和議遂寢。後天祚雖復請和，皆不報。　己亥。天慶九年。宋徽宗宣和改元。金天輔二年。春，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西方有火五圍，下行十餘丈，不至地而滅。　夏，金人攻陷上京路。祖州則太祖之天膳堂，懷州則太宗德光之崇元殿，慶州則望僊、望聖、神儀三殿，并先破乾顯等州如凝神殿、安元聖母殿、木葉山之世祖殿、諸陵并皇妃子弟影堂，焚燒掠盡，發掘金銀珠玉。所司即以聞，蕭奉先皆抑而不奏。後天祚雖知，問及虜獲事，奉先對以初雖侵犯先宮，劫掠諸物，尚懼列聖威靈，不敢毀壞靈柩，已指揮有司修葺巡護。奉先迎合誕謾，類皆如此。遼國數年因於用兵，應有諸州富民子弟自願進軍馬人獻錢三千貫，特補進士出身。諸畜部富人，進軍獻馬納粟，出官各有差。又因燕王言，遼東失業飢民困踣道路，死者十之八九。旨令中京、燕雲、平三路諸色人收養，候次年等第推恩。官爵之濫，至此而極。　四月朔，日食。　庚子。天慶十年。宋宣和二年。金天輔三年。冬十月朔，日食。　辛丑。保大元年。宋宣和三年。金天輔四年。春，日有青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鉦金而湧。日旁有青黑色，正如水波周回而旋轉，將暮而止。　金人自破上京，終歲不出師。然遼國防也如故。有東南路怨軍將領董小醜，坐討平州賊逗留不進被誅。本部隊長羅青漢、董重孫等倡率怨軍作亂，攻錦州，月餘不能下。賴都統耶律余覩援兵至，怨軍始懼。郭藥師等內變，自殺賊酋羅青漢等數人，就招安。都統蕭幹奏選留二千人為四營，擢郭藥師、張令徽（一本令徽）、劉舜臣、甄五臣，各統將領。餘六千人，悉送燕雲平三路充禁軍，或餐齊賞，欲分其勢也。余覩謂蕭幹曰：前年兩營叛，劫掠乾州，已從招安，今歲全軍復叛，而攻錦州。苟我軍不來，城破則數萬居民被害。所謂怨軍，未能報怨於金人，而屢怨叛於我家。今若乘其解甲，遣兵掩殺淨盡，則永絕後患。幹曰：亦有忠義為一時脅從者，豈可盡誅之。二人議論不合，交章並奏，卒從蕭幹之議。　遼自金人侵犯以來，天下郡縣所失幾半，主室塗炭，宗廟丘墟。天祚尚以四時遊畋為樂，工作之費未嘗少輟，遂失內外人心。嘗有倦慶萬歲之意。有四子：長曰趙王，昭容所出；次曰晉王，文妃所出；次曰秦王、許王，並元妃所出。國人皆知晉王賢而屬望焉。元妃兄樞密使蕭奉先慮秦王不得立，密圖之，未有以發。晉王母文妃姊妹三人，長適耶律撻曷里，次適余覩。會撻曷里妻嘗過余覩家，肖奉先密遣人誣告其結余覩，將立晉王，尊天祚為太上皇帝。事發，撻曷里妻等皆伏誅，文妃亦賜死，獨留晉王。時

余覩在軍中聞之，懼，即領千餘騎，并骨肉軍帳叛歸金國。時方盛夏，途中為霖雨所阻。天祚遣知奚王府蕭遐買、宰相蕭德恭、太常袞耶律諦里姑、歸州觀察使蕭和尚奴、太師蕭幹，各領本部軍馬，會合追之，至閭山縣，相及。諸軍議曰：今天祚信用奉先，致晉王之禍。蕭奉先平日視吾曹蔑如也。余覩宗室之豪俊，負義不為人下，若擒余覩，則他日吾曹皆余覩也。不若縱之為利。皆曰諾。於是紿云追之不及。余覩既亡，奉先懼諸將皆叛，乃唆加蕭遐買等爵賞，以慰其心。　壬寅。保大二年。宋宣和四年。金天輔五年。春，金人陷中京。（中京，奚國也。）先是金主阿骨打遣使曷魯等如宋，自海上歸，得書，意宋朝絕之，乃命其弟故論國相孛極烈并粘罕、兀室用遼降人余覩為前鋒，由奚西過平地松林，駐白水，別遣精兵五百騎，到松亭關，邀截本京官民奔逃車乘。天祚在燕京聞報，甚懼，即日出居庸關。人聞余覩為前鋒，導兵奄至。蕭奉先奏曰：余覩乃宗枝也，豈欲亡遼，不過求立其甥晉王而已。何惜一子，代其奸謀。遂賜晉王死。晉王賢而有人望，死非其罪，行闕百官諸軍聞之，莫不流涕，自此人心益離。　三月，報余覩兵至，天祚率騎兵五千，西奔雲中府，留宰相張琳、李處溫等與燕王同守燕。天祚去時，衛士五千，中途潰散，僅諸王并長公主、駙馬、諸子弟三百餘騎，過雲中城下，撒瑜留守蕭查剌蚤遣劉企常等曰：金兵不遠，好與軍民守城，但取馬三千匹，由天德軍趨漁陽，入夾山。因謂蕭奉先曰：使我至此，皆汝之由。汝急去，人不汝容。奉先慟哭辭去，行二十里，為左右所執。金兵至雲中，蕭查剌等率軍民父老開門迎降。金主阿骨打留精兵二百騎，與留守自衛，而追天祚，獲及乘行宮內庫三局珍寶、祖宗二百餘年所積，及其幼女，悉為俘掠一空。金兵自追天祚，前日未回，府中兵變，推馬橫、韓執讓為都統，遂出蕭查剌等，及衛兵閉門拒守，飛申燕王求救。時燕王僭位之初，無兵可遣，但指揮蔚州發兵應援。金兵再至城下，見留守等被逐，責軍民艾燒，浹旬破城，執馬權、韓執讓等，盡殺諸軍。招朔應諸州，將去群牧良馬三萬匹。天祚自奔夾山，命令不通。燕王守燕，深得人心。李處溫與族弟處能及其子奭，都統蕭幹，挾怨軍，謀立燕王。告報在府百官諸軍僧道父老數萬人，於三月十七日詣燕王府。方遇張琳告其事，琳曰：攝政則可，未可即真。處溫曰：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百官班立，獨琳有難色。既而王出，李奭以赭袍被之，百官軍民拜舞山呼。王驚泣，辭不獲已，而即位，僭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改怨軍為常勝軍。以李處溫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勇義知樞密院，虞仲文知參政，張琳守太師。十日一朝，平章軍國大事。外雖以

元老尊之。其實不欲其位在己上也。李處能、奭數十人以定策功補官。方議降赦。燕中父老再告。隨駕內庫都點檢劉彥良、宦侍之人。尊打天作為一切夫德之事。國人呼為肉柱杖。蓋其倚附而行也。安雲奇者。本倡婦也。日夕出入禁中以諂諛。夫婦共為國害。請先誅而後降赦。是日梟彥良夫婦之首於市。人爭臠肉而食之。然後肆赦。燕王降天祚為湘陰王。詔曰。天道既隱。不行揖遜之風。皇天無私。自有廢興之數。事貴得刻。人雖力為。朕切保青宮。長歸朱邸。雖曰人情之久係。難云神器之可求。欲避周公之嫌。未忘季札之節。柰何一旦之無主。至使四海之求君。推戴四從。詎敢百辭。不敢墜祖宗之業。恐興攬帝王之權。實懼纂圖之為難。尚思復辟之可待。迨得群臣之奏。祭陳前主之非。所謂懷謀於能。此視柔德。孫動靡常。節乎居無詒吉。室家之杼柚盡空。更資涅宗廟之衣冠。見毀不輟。常吹漢子之殘。實無名。況妻之亂。孰可忍。加以權臣專屬。政事糾紛。左右離心。遐邇解體。託無悛悟。以至播遷。伊戚自貽。大勢已去。是謂辜四海之望。安得冒一人之稱。宜削徽名。用昭否德。方朕心之牽愛。尚不忍從。柰群議之大公。王復見請。勉循故實。用降新封。可降封為湘陰王。嗚呼。命不于常。事非得已。豈予小子敢專位號之尊。蓋徇眾心。以為社稷之計。凡在聞聽。体予至懷。燕王自稱帝後。以燕雲平。中京上京遼西六路。每為己有。而沙漠以北西南面西北路招討府諸番部族。天祚主之。猶稱保大二年。遼國自此分矣。　夏四月。燕王遣知宣徽南院事蕭撻勃也。樞密副承旨王居元。元告謝使詣宋。至白溝。等候宋徽宗降旨。以天祚見在夾山。燕王安得擅立。令雄州郡之人使遞回。　是時。宋命太師童貫為宣撫使。以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邊。下詔復燕雲故地。仍以三策付童貫。如燕人悅而取之。周復舊疆。上也。燕王納款稱藩。次也。燕人未服。按兵巡邊。下也。貫遣張寶、趙忠賚書往諭燕王。使舉國內附。故書略曰。吳越錢俶。西蜀孟昶。皆歸朝以卷世世子孫不失富貴。況遼之與宋。歡好百年。誠能舉國內附。則恩數有加。苟東執迷後時失機。恐有彭越之禍。起於帳中。淳得書。斬其二使。又令趙翊。太尉蕭宦遣使臣說諭易州土豪史成。使起兵歸款。為史成執送燕京。斬之。五月。童貫再遣种師道等率兵數萬壓境。問罪。先遣閤門宣贊馬擴持宋徽宗手詔撫諭燕王。使納土以歸。世世不失王爵。并告燕民。以示存恤之意。王雖不從。心亦懷懼。馬擴過白溝。有漢兒劉宗吉者。私出見擴。許開涿州門以獻。擴以二榜付之。是時宋師猶集。种師道總東路之眾。屯白溝。王稟將前軍。楊惟忠將左軍。种師中將右軍。王坪將後軍。趙明、楊志將選

鋒軍。辛興宗總西路之眾。屯范村。楊可世、王淵將前軍。焦安節將左軍。劉光世、冀景將右軍。曲奇、王育將後軍。吳子厚、劉安將選鋒。並聽劉延慶節制。以劉韐、宇文黃中為參謀。鄆珪、鄆琯為廉訪。　六月。童貫至高陽關。駐軍。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出於不得已之意。如敢殺人並從軍法。若有豪傑以燕京來獻。除節度使。燕王遣大石林牙領一千五百餘騎屯涿州新城。林牙詰以兩國盟好。何為興師。賊是信使。安得結劉宗吉獻城。擴曰。女真兵已至山後。本朝乃是遣兵救燕。劉元吉見擴。安得不納。林牙曰。本欲劉宣贊緣自來通和。不欲太甚。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大暑熱。毋令諸軍徒苦。語畢。上馬馳去。前軍統制楊可世信和詵言。燕人久欲內附。必有簞食之迎。將輕騎數千過界。趙蘭溝甸。乃先遣人以旗榜渡河橋開示。林牙見之曰。有死而已。可世為所掩。被傷而退。燕王益兵二萬遣蕭幹統之。將渡白溝。宋諸將皆迎戰。師道曰。不可妄動。令退兵。蕭幹迎戰於范村。甚力。興宗遣楊可世救之。仍自督戰。乃卻。允駐白溝河十有二日。乃還師退保雄州。其日北風。大雨雹。追騎大至。詬以敗盟。追至雄州。童貫以其兵尚盛。未可以取。歸罪和詵、侯益。謂其探報不實。妄請興師。既而徽宗降詔班師。當燕王僭號之初。漢軍多而番軍少。蕭幹建議。籍東西奚二千餘人。及擄於南北大王。乙室王皮室猛拽剌司。選民壹金人入寇。往往竄山谷沙漠閒。聞燕王立。無不內向。然人馬飢甚。不能遠來。遂令州縣招之。得萬餘戶。選一人為軍。支贍家錢三十貫。謂之瘦軍。既而散處涿易間。使掠平民甚於盜賊。主兵之官縱而不問。後來常勝軍叛歸南朝。首於涿州瘦軍家口。正以罪此取悅人心。　是月。燕王病。聞天祚自夾山傳檄至天德軍。云內朔武應蔚等州已會合諸番精兵五萬騎。約秋八月入燕。并遣近位小底查剌馳馬問勞燕王。并索衣裘茗藥。王甚懼。會南北大臣會議。如李處溫、蕭幹謂莫若迎秦而拒湘。湘者。天祚子。封湘陰王。秦者。乃天祚次子秦王也。召百官共議。有從吾議者東立。獨有南面諸行部都署耶律寧袞西。謂天祚果能復興。何名拒之。迎子拒父。亦無是理。處溫以寧搖眾。欲誅之。淳撫枕歎曰。此忠臣也。天祚果來。吾有死而已。將何顏以見。天祚兵出漁陽。僅復朔應等州。復為金所敗。虜其元妃諸王。天祚復奔夾山。二十四日。淳薨。謚曰宣宗。無嗣。　李處溫。及其子奭。舊與宋趙良嗣善。童貫使良嗣以書約為內應。募嫖者使之。并通書馬泰吉等。令結義士斬門迎降。拘執虜國。以踐往者歸朝減書之言。處溫亦令奭。潛以帛書相贈。番及李卜病。知必死。改處溫都元帥。欲以身後托之。病既亟。蕭幹與大

石林牙橋。令宰相付洪斷處温不至。陰聚武勇軍二千爲備。紿曰奉安旨
防他變。是夜淳死。不發喪。於寡先集蕃騎三千。陳于毬場。會百官議立燕
王妻蕭氏爲皇太后。權主軍國事。奉迎天祚次子秦王爲帝。從議者書名
押字。無敢有異者。蕭氏遂即位於柩前。改元德興。蕭后者燕王泰國妃
也。妃兄弟坐章奴誅。天祚因之上京。女真破。得出。又囚于中京。淳立而歸
后以蕭幹有援立功。封于越王。天祚聞淳死。下詔削其官爵。并妻蕭氏亦
降爲庶人。仍改姓虺氏。后僭位時。獨李處温後至稱賀。屬時多故。未欲即
誅。赦其罪。但追毀元帥宣劄而已。有弟處能懼禍及。已落髮爲僧。蕭后送
海島龍雲寺。或告云處温父子潛通童貫。欲挾后歸宋。朝后引問處温曰
臣父子於宣宗有定策功。宜數世宥。不當以讒獲罪。太后曰。向使燕王如
周公。終享親賢重名於後世。豈不勝太宰王遂見楚國王里里耶也正
誅矣。休書誤燕王者皆汝父子。并數他罪數十條。處温無以對。遂賜死。其
子奭陵處斬。命籍其家。得見錢七萬餘貫。金玉寶珠稱是。皆自爲宰相
數月之間。四方賄賂公行所得。初處温聞天祚播遷。勸立燕王僭號以圖
悉倖。及燕王死。復恐金國將下。失其所依。北通金國。南結童貫。願挾蕭后
以納土。皆非至誠。欲爲身謀。而至此反爲身禍。及宋師撫定燕山。追封處

温爲廣陽郡王。子李奭爲保靜軍節度使。以旌其家爲國。録其孫一人。　八月
金主趨中京道。聞天祚聚兵于劉崖。亟往攻之。大戰。生擒都統蕭揭。天祚
僅身走。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金主遣偏將師兵七千擊破之。屬秋
霖水暴至。夏人溺水不勝計。金主屢勝兵驕。遂因秋成。並遣牧馬休兵屯
奉聖州之東。　自燕王死。蕭后專政。遼恐漢人應南宋將謀之。嘗常勝軍
郭藥師遣使奉表降宋。高鳳亦以易州降。時宋軍貫田從州。在易州中。而郭
藥師至。授以常勝八千。并易州兵五千並隸劉延慶。爲都統軍。駐大淑
九月。蕭后遣蕭容韓昉詣宋奉表稱藩。　冬十月。宋劉延慶郭藥師等自
雄州趨新城。劉光世搗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會于涿州。時兵衆五十萬
攻燕。進駐盧溝河。時燕軍蕭幹亦於燕城十里外築壘相拒。藥師命延慶
選常勝軍五千騎間道襲燕。夜半渡河。御敕而進。質明。常勝軍五千騎雜
鄉人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燕城。遣人諭蕭后使降。蕭幹知宋師入燕。
亟往救。人皆從。郭藥師屢敗。奔門不得出。盡棄馬縋城而下。死傷過半。選
者數百騎而已。時宋師屯盧溝河者未動。蕭幹兵繞數千。得漢兒兩人。留
帳中。夜半偽相語曰。聞漢兵十萬。吾師三倍。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
舉火爲應。殲之無遺。陰逸其一人歸報。既夕而進。異軍遂潰。自相蹂踐於

道。騎追至涿水北而回。　十二月。金粘罕趨南暗口。撻懶騎由北牛口。
金主趨居庸關。分三路入燕。蕭后既敗。奉表于金。稱藩請和。金主不許。自
嬀儒二州進兵。抵居庸關。遼人棄關走。　癸卯保大三年。宋宣和五年。金
天輔六年。五月以後吳乞買立。改元天會。　春正月。金主入居庸關。晡時到
燕。蕭后聞居庸關失守。夜率蕭幹及衆帳出城。聲言迎敵。實欲出奔。國相
左企弓等辭於國門。后曰。幽離至此。我親率諸軍爲社稷一戰。勝則再見
卿等。不然死矣。御寨刀保吾母使遼被殺。哭言訖泣下。后未行五十
里。金人避騎已及。統左企弓等方修守具。忽報統軍蕭乙信啟城門。金人
前軍已登城矣。於是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劉彥宗蕭乙信等迎降。出丹
鳳門毬場內投拜。河滑打虎眼望衆呼萬歲。皆伏拜待罪於下。譯者曰。我
見城頭砲繩席角都不曾解動。是無拒我意也。並放罪。　初蕭后東歸以
避金人。至松亭關議所往。耶律大石林牙奚人無欲歸天祚。四軍大王蕭
幹奚人也。欲就奚王府立國。有宣宗駙馬都尉蕭勃迭曰。今日固合歸天
祚。然而何面目相見。林牙命左右牽出斬之。傳令軍中。有敢異議者斬。於
是奚軍列陣相拒而分。兵遂軍從林牙挾蕭后以歸天祚于夾山。時奚
渤海軍從蕭幹留奚王府。於旗府自立。僭號爲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

天興。時奚中闕食。　六月。奚兵出盧龍嶺。攻破景州。殺守臣劉滋通判楊
伯榮。又敗常勝軍張令徽劉舜仁張馬於石門鎮。攻陷薊州。守臣高公輔棄
城走。又縱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
者。宋童貫自京師移文王安中郭藥師。切責之。　七月。奚兵遇郭藥師戰
於腰鋪。大敗而歸。藥師乘勝追襲。過盧龍嶺。殺傷過半。從軍老小車乘就
糧於後者。悉爲常勝軍所獲。因而招降到奚渤海漢軍五千餘人。諸軍既
失老小。怨悲爲蕭幹所誤。爲其部曲得幹殺之。傳首於河間府。安撫使詹
度獻于朝。宋徽宗御紫宸殿受賀。　是時蕭幹既敗於腰鋪。其實奚難不
在本山。亦收土濟偽阿骨曹大師從耶律德光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常
勝軍因此攪甚。藥師復佐之。朝廷不能制。耶律大石林牙領兵七千到夾
山。天祚命殺蕭后。并外撈常哥除死本罪。　張瑴者平州人也。登進士第
建福元年。授遼興軍（無軍乃平州也）節度使。因鄉兵經過。殺節度使蕭
諦里。金族二百口。劫掠家資數十萬。瑴以鄉人能招安息亂。以功權知平
州事。燕王死。瑴度契丹必亡。籍管內丁壯充軍。得五萬人。馬一千匹。招豪
傑。潛爲一方之備。蕭太后嘗遣太子少保時立愛知平州。瑴有不容之意。由
是立愛常稱疾不出。瑴依舊權知州事。會金人下燕。粘罕首以兵往事問

參政知事康公弼曰張瑴狂妄寡謀雖有兵數萬皆鄉民器甲不備資糧不給彼何能為示之不疑圖之未晚也粘罕召時立愛赴軍將遣加兵為冬海軍節度使依舊知平州事將徙燕民由平州歸國粘罕謂左企弓曰私欲遣精兵二千餘騎先下平州擒張瑴何如左企弓笑以為然獨康公弼曰若加之以兵是趣平州叛也公弼舊為平州守臣願往伺之遂授以金牌馳騎見瑴諭以粘罕之意瑴曰契丹天下八路七路已下獨一平州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北防蕭幹侵掠故也厚賂而歸報曰彼無足虞粘罕信之遂改平州為南京復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留守事乃實欲圖之也五月金主阿骨打歸燕山北追天祚以疾薨於軍中謚為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弟吴乞買立改天輔六年為天會元年遣燕相左企弓等文武百官并被擄燕民由平州歸國燕民入平州境有私訴於瑴者曰左企弓不謀守燕云云至遂縊殺之見前遼史　六月榜示燕人除留守外盡許復業所有逃戶拋下田宅為常勝軍占佃者悉還之燕人方患遠徙得歸復業皆大悦宋徽宗聞燕民之歸降詔付帥臣詹度多方存恤有官者津遣赴闕換授差遣餘各令安業與免三年常賦張瑴聞之喜為得計遂以平營灤三州降宋其地乃後唐末契丹太祖所陷非石晉所割關門以大祖定立也詹度得張瑴納上書不敢受密奏於朝仍諾瑴處置恐為金人所知金主聞之遣闍母國王將騎三千來問罪瑴帥兵拒於營州闍母以兵少不交鋒而歸大書州城門曰夏熱且去今冬再來瑴即妄以捷聞于宋遂求銀絹數萬犒并詔勑數道犒賞　張瑴之拒金人也外則納欵於大宋通好於蕭幹而援急救內則奉安天祚畫像凡衆事先白而後行仍用遼國官秩稱保大三年遣人奉迎天祚以圖興復　是時有燕人李汝弼者乃翰林學士李石也高寶者三司使高履也二人先嘗被擄後緣張瑴故歸往見宣撫王安中欺朝廷密納之燕山路轉運使李良嗣力爭以為不可恐開金人禍端已斬汝弼以狗宋朝不從授瑴泰寧軍節度使世襲平州其屬官數闍等皆擢待制瑴得宋詔喜率官屬郊迎金人知之以千騎襲破平州瑴徒身走欲間道如京師為郭藥師所獲由是金人乃歸曲于宋移檄索取宋朝不得已令王安中縊殺之以水銀漬其函首送平州　八月朔日食陰雲蔽之不見保大四年宋宣和六年金太宗天會二年秋七月金人陷應蔚等州　是歲天祚得耶律大石林牙兵歸又得陰山室韋乞割石兵自謂天助中興再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林牙力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東京兩路則駕不幸廣平淀而都

中京及陷中京則幸雲中及幸雲中則都夾山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以至舉國漢地皆為金人所有今國勢微弱至此而力求戰非得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天祚斥而不從大石林牙託疾不行天祚遂強率諸軍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軍遼國改豐州也東勝寧邊雲中內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兀室戰于奄曷下水兀室帥山西漢兒鄉兵為前驅以女真千餘騎伏山間出室韋乞割石兵後乞割石兵顧之大驚皆潰天祚奔竄入陰夾山金人以力不能入恨其不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是聞粘罕歸國以兀室代戍雲中乃率韃靼諸軍五萬并攜其后妃二子秦王趙王及宗屬南來大石林牙諫之不聽遂越漁陽嶺而粘罕已回雲中侵奔山金司與小胡魯謀歸南宋又恐不可伏乃謀奔夏國計未決小胡魯密遣人運報粘罕粘罕先遣近貴諭降未復而金使婁宿馳騎而至既于天祚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胄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而進遂俘以還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東室居之踰年乙巳金天會三年宋宣和七年而殂遼國遂滅　先是宋徽宗大觀末間林攄來使遼國命其習儀攄惡其繁瑣以蕃狗詆伴使天祚曰太宗兄弟之邦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吾同欲殺之右近泣諫乃止時天祚在山金司技窮欲將來歸因思往事恐南宋未必加禮遂走小物佛復不納至夜而回復欲之雲中天未明遇諜者言婁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尚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值天雪車馬皆有轍跡遂為金兵所及初女真入攻時有異婁是曹有人狂歌於市曰遼國且亡急使人追之則人首獸身追道且亡二字迸山中不見史異如此興亡之數豈偶然哉　論曰前史稱一泰既亡一泰復生天祚之阿骨打即唐季之阿保機也大勢既去則涇波渭流適丁斯時則人事宜合方契丹之初起自阿保機周光酒色之禍每每豎為覆轍數世後遊畋射獵雖或有之而四時遷徙迭未嘗有定制內耗郡邑外援鄰封以至播海東青於女真之域取細犬於萌骨子之境內外騷然禍亂斯至重以天祚不道禽色俱荒嬖倖用事委任非人節制蕃屬部曲紛擾孤盜在門寧捨嬰兒之金虎狼出押誰負孟賁之勇龍大辱主可謂痛心然存亡迭代亦冥符不偶歟　國語解　天祚紀　佚里吉地名　頭魚宴上歲時鈎魚得頭魚輒置酒張宴與頭鵝宴同　訛莎烈地名　溫里謹地名　僅撻　新查剌地名　射糧軍射猶也　女古底地名　落昆髓地名　阿里軫斗地名　忽兒珊西域大軍將名　起兒漫地名　虎思斡魯朶思亦作斯有力稱斡魯孚

官帳名葛兒罕。漢北君王稱契丹國九主年譜太祖大聖皇帝。諱億書名阿保機。梁均王貞明二年丙子稱帝。國號大契丹。辛巳改元天贊。至丙戌天贊六年。唐明宗天成元年秋七月崩。在位十一年。太宗嗣聖皇帝。諱德光元名耀屈之太祖第二子丙戌歲即位。丁亥改元天顯。丁酉改元會同國號改大遼。丁未。會同十一年。北漢高祖天福元年夏四月崩。在位二十二年。世宗天授皇帝。諱兀欲太祖之孫東丹王突欲之子丁未歲即位。戊申改元天祿。北漢隱帝乾祐元年辛亥天祿四年。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北漢乾祐四年秋九月爲燕王述軋等弑於新州大神淀。在位五年。穆宗天順皇帝。諱璟小名述律太宗長子辛亥歲即保改元應曆。至戊辰應曆十八年。宋太祖開寶元年秋九月爲庖人弑于黑山下。在位一十八年。景宗孝成皇帝。諱明記史名賢世宗之子戊辰歲即位改元保寧。甲戌改元乾亨。至壬午。乾亨九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十二月崩。在位十五年。聖宗天輔皇帝。諱隆緒景宗之長子癸未歲即位。改元統和。宋太平興國八年癸丑。統和三十一年。改元開泰。復改國號大契丹。壬戌改元太平。辛未太平十年。宋仁宗天聖九年六月崩於上京。在位四十九年。興宗文成皇帝。諱宗真番名木不孤聖宗第八子辛未歲即位。壬申改元景福。宋仁宗明道改元癸酉改元重熙。至一未。重熙二十三年。宋仁宗至和二年八月崩。在位二十五年。道宗天福皇帝。諱洪基興宗之子乙未。改元清寧。乙巳。改元咸雍。丙辰。咸雍二年。復改國號大遼。乙亥。改元壽昌。至庚辰。壽昌六年。宋哲宗元符三年崩。在位四十六年。天祚皇帝。諱延禧道宗之孫梁王元吉之子辛巳歲。即位。改元乾統。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卯。改元天慶。戊戌。天慶八年。宋徽宗政和八年金太祖天輔元年辛丑。改元保大。至甲辰。保大四年。宋徽宗宣和六年金太宗天會二年金太宗舉兵攻遼。天祚逃竄夾山。金國擒之。削封爲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踰年乙巳丙午。遼國遂亡。在位二十四年。　契丹自太祖神册丙子。稱帝。至天祚保大甲辰。計九主。在位首末二百一十五年。實歷二百卅九年。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五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五十二　十三蕭

遼

遼　控制諸國

契丹誌　控制諸國　沙漠。控制沙漠之北。置西路都招討府。奧隗部族衙。臚朐河統軍司。倒撻嶺衙。鎮撫韃靼蒙骨迪烈諸軍。雲中路。控制夏國。置西南面都招討府。西京兵馬都部署司。金肅河清軍。五花城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燕山路。備禦南宋。置燕京都總管府。節制馬步軍控鶴指揮使都統軍司。牛欄監軍寨。石門詳穩司。南北皮室司。猛拽剌司。王畿總管府。中上京路。控制奚境。置諸軍都虞候司。奚王府大詳穩司。大國舅司。大常袞司。五院司。六院司。沓溫司。遼東路。控扼高麗。置東京兵馬都部署司。契丹奚漢渤海四軍都指揮使。保州統軍司。湯河詳穩司。金吾營。突灼司。長春路。鎮撫女真室韋。置黃龍府兵馬都部署司。咸州兵馬詳穩司。東北路都統軍司。　論曰契丹之興。其盛如此。其亡也忽焉。備載四至隣國地里遠近。　東南至新羅國。西以鴨淥江。東八里黃土嶺爲界。至保州一十一里。　次東南至五節度女真部族。共一萬餘戶。皆雜處山林。尤精弋獵。有屋舍居舍。門皆於山墙下闢之。耕鑿與渤海人同。無出租賦。或遇北主征伐。各量戶下差充兵馬。回各逐便歸本處。所產人參。白附子。南星。茯苓。松子。豬苓。白布等物。並係契丹樞密院所管。差契丹或渤海人充節度管押其地。南北七百餘里。東西四百餘里。西北至東京。五百餘里。　又次東南。至熟女真國。不屬契丹所管。其地東西八百餘里。南北一千餘里。居民皆雜處山林。耕養屋宇。與熟女真五節度同。然無君長首領統押。精於騎射。今古以來。無有盜賊詞訟之事。任意遷徙。多者百家。少者三兩家而已。不與契丹爭戰。或居民等自意相率。賚以金。帛。布。黃蠟。天南星。人參。白附子。松子。蜜等諸物。入貢。北番。或只於邊上買賣。訖。却歸本國。契丹國商賈人等。就入其國買賣。亦無所礙。契丹亦不以爲防備。西至東京。二百餘里。　東北至生女真國。西南至熟女真國界。東至新羅國。東北不知其極。居民屋宇耕養。言語衣裝。與熟女真國並同。亦無君長所管。精於騎射。前後屢與契丹爲邊患。契丹亦設防備。南北二千餘里。沿邊創築城堡。搬運粮草。差撥兵甲。屯守征討。三十年來。深爲患耳。南界西南至東京六百里。　又東北至屋惹國。阿里眉國。破骨魯國等國。每國各一萬餘戶。西南至生女真國界。衣裝耕種屋宇。與女真人言語異。契丹樞密院差契丹或渤

海人。充還國節度使管押。然不出征賦兵馬。每年惟貢進大馬、蛤珠、青鼠
皮。貂鼠皮。膠魚皮。蜜蠟之物。及與北番人任便往來買賣。西至上京。四千
餘里。　正東北至鐵離國。南至阿里眉等國界。居民言語衣裝。屋宇耕養
稍通。阿里眉等國。無君長。皆雜處山林。不屬契丹統押。亦不與契丹爭戰。復
不貢進。惟以大馬、蛤珠、鷹鶻、青鼠、貂鼠等皮、膠魚皮等物與契丹交易。西
南至上京五千餘里。　次東北至靺鞨國。東北與鐵離國爲界。無君長統
押。散有耕種。春夏居屋室中。秋冬則穿地爲洞。深可數丈而居之。以避其
寒。不貢進契丹。亦不爭戰。惟以細鷹鶻、鹿、細白布、青鼠皮、銀鼠皮、大馬、膠
魚皮等。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五千里。　又次北至鐵離喜失牽國。言
語衣裝屋舍與靺鞨同。無君長管押。不貢進契丹。亦不爭戰。惟以羊、馬、
牛、駝、皮毛之物。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四千餘里。　正北至蒙古里國。
無君長所管。亦無耕種。以弋獵爲業。不常其居。每四季出行。惟逐水草。所
食惟肉酪而已。不與契丹爭戰。惟以牛、羊、駝、馬、皮、毳之物。與契丹爲交易。
南至上京四千餘里。　又次北至于厥國。無君長首領管押。凡事並與蒙
古里國同。甲寅歲。曾率衆入契丹國界爲盜。聖宗命駙馬都尉蕭徒欲統
兵大破其國。遂後更不復爲盜。惟以牛、羊、駝、馬、皮、毳之物。與契丹爲交易。
東南至上京五千餘里。　又次北西至鼈古里國。又西北。又次北。近西至
達打國。各無君長。每部族多者三二百家。少者五七十家。以部族內最富
豪者爲首領。不常厥居。逐水草。以弋獵爲業。其婦人皆精於騎射。常與契
丹爭戰。前後契丹屢爲國人所敗。契丹主命親近爲西北路兵馬都統。率
番部兵馬十餘萬防託。亦制禦不下。自契丹建國已來。惟此二國爲害。無
奈何。番兵困之。契丹常爲所攻。如暫安靜。以牛、羊、駝、馬、皮、毳爲交易。不過
半年。又卻爲盜。東南至上京六千餘里。　西近北至生吐蕃國。又西至党
項、突厥等國。皆不爲契丹國害。亦不進貢往來。蓋以熟土渾、突厥、党項等
部族所隔。東南至雲州三千里。　正西與西夏賊黃河爲界。　西南至麟
州府州界。　又次南近西定州北平山界。　又南至霸州城北界河。　又
次南至遂城北。鮑河爲界。又南近東至滄州北海。　又南至安肅軍。自淵
河爲界。　又南近東至登州北海。　又南至雄州。北拒馬河爲界。　又南
至海。　逐界還遠不記州十餘。縣二百餘。外見記五處。　全膚。　河清
馬董。　五花。　撫武。　諸藩臣投下州二十三處。　徽州。　濠州。　驩州
衛州。　朔州。　閭州。　隨州。　和州。　澄州。　全州。　義州。　遂昌州
懷州。　貞州。　福州。　榮州。　唐州。　業州。　黑州。　河州。　茂州。

慜州。　宗州。　南北朝饋獻禮物。　契丹賀宋朝生辰禮物。　宋朝皇帝
生日。北朝所獻刻絲花羅御樣透背御衣七襲或五襲。七件紫青貂鼠翻
披。或銀鼠鵝項鴨頭納子。塗金銀裝箱。金龍水晶帶。銀匣副之。錦緣帛皴
皮鞾。金玦、京皂白熟皮鞾鞵。細錦透背、清平內製御樣合線摟機綾共三
百匹。塗金銀龍鳳鞍勒。紅羅匣金線繡方韉二具。白楮皮黑銀鞍勒。氈韉
二具。綠褐楮皮鞍勒。海豹皮韉。白楮皮裹筋鞭一條。紅羅金銀線繡雲龍
紅錦器仗一副。黃樺皮纏楮。弓一。紅錦袋。皂雕翎鵝角骲頭箭十。法漬
法麯麨麴酒二十壺。蜜山果十束。檯梳蜜漬山果十束。檯尺列山梨柿四束。
榛栗。松子。郁李。黑郁李子。麪棗。楞梨。棠梨二十箱。麪杭糜梨粆十椀。蕪
荑白鹽十椀。青鹽十箱。牛羊野猪魚鹿腊二十二箱。御馬六匹。散馬二百
匹。　正旦。御衣三襲。鞍勒馬二匹。散馬一百匹。國母又致御衣。椒珠貂裘
細錦。刻絲透背合線御綾羅綺紗縠。御様果實。雜炒腊肉。凡百品。水晶鞍
勒。新羅酒。青鹽。國主或致戎器。賓鐵刀。鷙禽日海東青之類。承天節。又遣
庖人持本國異味。前一日就禁中造食。以進御云。　宋朝賀契丹生辰禮
物。　契丹帝生日。南宋遣金酒食茶器三十七件。衣五襲。金玉帶二條。烏
皮白皮鞾二量。紅牙笙笛。觱篥。拍板。鞍勒馬二匹。纓複鞭副之。金花銀器三
十件。銀器二十件。錦綺透背雜色羅紗綾縠絹二千匹。雜綵二千匹。法酒
三十壺。的乳茶十斤。岳麓茶五斤。鹽蜜果三十罐。乾果三十籠。其國母生
日。約此數焉。　正旦則遣以金花銀器。白銀器各三十件。雜色羅紗綾縠
絹二千匹。雜綵二千匹。　宋朝勞契丹人使物件。　契丹每歲國使入南
宋境。宋遣常參官。內職各一人假少卿監。諸司使以上接伴。內諸司供帳。
分爲三番。內臣主之。至白溝驛賜設。至貝州賜茶藥各一銀合。至大名府
人賜及畿境。遣開封判官勞之。又命臺省官諸司使館伴。逆於班荊館。至
都亭驛。各賜金花銀灌器。錦衾褥。朝見日。賜大使金塗銀冠。帛羅纓冠。衣
八件。金粘鞢帶。烏皮鞾。銀器二百兩。綵帛二百匹。副使皂紗折上巾。衣七
件。金帶。象笏。烏皮鞾。銀器一百兩。綵帛二百匹。鞍勒馬各一匹。其從人上
節十八人。各綵散錦襖及衣四件。銀器二十兩。綵帛三十匹。中節二十人
各寶照錦襖及衣三件。銀器十兩。綵帛二十匹。下節八十五人。各紫綺襖
衣四件。銀器十兩。綵帛二十匹。並加金塗銀帶。上節中節。又加綵鞍。就館
賜生餼。大使統米各十石。麵二十石。羊五十。法酒。糯米酒各十壺。副使統
米各七石。麵十五石。羊三十。法酒。糯米酒各十壺。承天節。各別賜衣一襲。
遇立春。各賜金塗銀鏤幡勝。春盤。又命節帥就玉津園伴射。弓賜來使銀

飾前筒引一前二十。其中的又賜窄袍衣五件。金束帶鞍勒馬。在館遇節序，別遣臣賜設。辭日，長春殿賜酒五行，賜大使並襲窄錦窄袍，及衣六件，銀器二百兩，絲帛一百匹。副使紫花羅窄袍，及衣六件，銀器二百兩，絲帛一百匹，並加金束帶，雜色羅錦綾絹百匹。從人各加紫綾花施綿袍，及銀器，絲帛。將發，又賜銀瓶合盆紗羅等。又令近臣餞于班荆館。開封府推官餞于郊外。接伴大使副使，復為送伴。緣路累賜設。 西京本末。 上京太宗建。上京臨潢府，乃大部落之地。離米州數十里，即行海岸，循拒滄溟，與天同碧，窮極目力，不知所際。有訥都烏河，番語山為胡都，水為烏。其東北三十里，即長泊也。涉沙磧，過白馬淀，度土河，亦云撻撻水，聚沙成墩，少人煙，多林木。其河邊平處，國主曾於此處過冬。又至木葉山，三十里許，有居人屋，及僧舍。 中京承天太后建。 中京之地，奚國王牙帳所居。奚本曰庫莫奚，其先東部胡宇文之別種也。竄居松漠之間，俗甚不潔，而善射獵，好為寇抄。其後種類漸多，分為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個，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一千人，為其帥，隨逐水草。中京東過小河，唱叫山道，北奚王避暑莊，有亭臺。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奚本與契丹等，後為契丹所併。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

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耕種，步射，入山採獵，其行如飛。又契丹國志云：奚地居上東燕三京之中，土肥人曠。西臨馬盂山六十里，其山南北一千里，東西八百里，連亘燕京西山。遂以其地建城，號曰中京。 南京太宗建。南京本幽州地，乃古冀州之域。舜以冀州南北廣遠，分置幽州，以其地在北方。陰幽也。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樓煩白檀，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唐置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自晉割棄，建為南京，又為燕京析津府，户口三十萬。大內壯麗，城北有市，陸海百貨，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於北方。錦繡組綺，精絕天下。膏腴蔬蓏果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而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藝。秀者學讀書，次則習騎射，耐勞苦。石晉未割棄已前，其中番漢雜鬬，勝負不相當。既築城後，遠望數十里間，宛然如帶，回環繚繞，形勢雄傑，真用武之國也。 東京太宗建。東京本渤海王所都之地，在唐時為黑水靺鞨二種，依附高麗者，黑水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古肅慎氏地也。與靺鞨相鄰，東夷中為濊國所居，多依山水，地平曠，築土如堤，鑿穴以居，其國西北與契丹接。太祖之興，始擊之，立其子東丹王鎮其地，後曰東京。 併合部落。初，契丹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為八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統八部。

每三年則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為元約如此，不敢爭。及阿保機，乃曰中國之主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國，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共責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別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之利，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為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復併為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東都事略：甚矣，中國之有夷狄也。蠻夷猾夏，見於堯舜之時。昆夷玁狁，見於文王之世。夫堯舜文王，帝王之盛也，夷狄猶未盡率服，則後世可知矣。在漢則有匈奴之強，而唐亦有突厥回紇吐蕃之暴。漢唐尚然，則非漢唐又可知矣。太祖受命，夷狄畏威，不敢犯塞。太宗既下太原，乃移兵幽薊，自是有契丹之師矣。李繼捧以靈夏之地歸吾職方，而繼遷因以叛亂，至真宗之世，契丹直抵澶淵，真宗決策親征，一戰而勝，與之講好。于時繼遷亦死，德明請命。

於是兩邊晏然。自三代漢唐以來，蓋未有也。寶元慶曆之間，元昊謀僭，契丹生釁北邊。既已再和，而西師旋亦解嚴。且叛則討之，服則綏之，此仁宗盛德大度也。神宗雄材大略，有開拓四夷之志。雖復地於熙河，尋敗師於靈武，迄至元祐，力主和戎之議。紹聖復建用兵之策。蔡京既收湟鄯，王黼謀取燕雲，馴致金兵凌我，甸服斷喪帝室，釁害生靈。而二虜俱北，守矣可不痛哉。此其服叛去來，為中國利害者也。其它四夷在祖宗時，率皆慕義向化，且不為中國利害者，則皆闕而不書。遼國即契丹也。蓋東胡之種，在潢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之舊地也。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初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馬，一女子駕灰牛，相遇於遼水之上，遂為夫婦，生八男子，即大賀氏也。八子為八部，一曰但利皆，二曰乙室活，三曰實活，四曰納尾，五曰頻沒，六曰內會雞，七曰集解，八曰奚唱。部之長號大人，常推一人為王，得建旗鼓。唐光啟中，其王欽德，侵略難組奚室韋而役屬之。欽德衰，諸部以耶律斡里少子阿保機代為王。阿保機強，併八部為一部，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稱年曰神冊，龍德，天贊云。唐天成元年，阿保機死，德光立，二年改元天顯，晉營平二州。晉高祖立，求援於德光，割幽薊十六州與之。乃以德光所居為上京臨潢府，幽州為燕京幽都府，渤海國為東京遼陽

府天福三年改元曰會同國號大遼開運四年德光南牧度河還至欒城死突欲之子兀欲立名璟改元曰天祿自稱天授皇帝立五年以弒死周廣順元年德光子齊王述律立名明改元曰應曆自稱天順皇帝顯德六年世宗復三關述律音睡國人自曰睡王七年與河東連兵寇鎮定恭帝命我太祖北征俄聞太祖即位驚曰中國有英主矣於是遁去開寶二年庖人因述律醉而殺之兀欲之子明記立更名賢改元曰保寧自稱天贊皇帝立時年九歲七年其涿州刺史耶律琮以書遺雄州孫全興乞修好其書有云臣無交於境外言則非宜事有利於國家專之亦可全興以聞太祖命以書答之遂遣其臣克妙骨謹思來聘太平興國二年復遣使來賀太宗即位四年改元曰乾亨太宗征河東遣使起居隨寇石嶺關以援太原爲郭進所敗王師既平河東遂北征勒兵幽州而還明年寇雄州太宗復北征師次大名遂遁去明記立十五年而死謚明孝成皇帝有子三人隆緒隆裕隆慶梁王隆緒立年十二自稱天輔皇帝尊母燕燕爲承天皇太后改大遼爲大契丹國燕燕專國政以三萬騎來寇潘美擊敗之自利月利置十一旗七萬餘帳內附降者又三千帳獲羊馬萬計八年改元曰統和諸將言契丹主幼國事皆決於母大將韓德讓寵幸用事國人嫉

之請乘釁以取燕薊太宗以爲然雍熙二年以天平節度使曹彬將幽州道行營前軍出涿州河陽節度使崔彥進副之馬軍都指揮使米信將幽州西北道行營之師出雲中代州觀察使杜彥圭副之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將定州路行營之師出飛狐口蘄州刺史譚延美副之忠武軍節度使潘美將雲應寰朔州行營之師出鴈門雲州觀察使楊業副之曹彬克固安城又下新城重進戰飛狐南斬首五百級美攻寰州降其刺史趙彥文克涿州美進圍朔州其節度副使趙希贊以城降虜萬騎來援飛狐田重進大破之擒其大將大鵬翼康州刺史馬頵馬軍都指揮使何万通又戰涿州南斬首千餘級獲牢相駕斯美進圍應州其節度副使艾正以城降重進攻飛狐下之又下靈丘美克雲州吐渾節度副使党承徳來降重進圍蔚州押牙李存璋等以城來降潘美已下寰朔雲應重進得山後要害之地曹彬之將聞美等屢勝自以領重兵而功少遂欲徼功彬不得已裹五十日糧再趨涿州且行且戰歷二十日始至城下屬盛暑士卒疲乏不能進還至岐溝契丹躡戰王師遂敗彬宵涉拒馬河營於易水之南彥進回軍亦爲契丹所敗因詔美部遷雲應寰朔四州之民五萬戶及其吐渾突厥三部落安慶等族八百餘帳分處河南既而燕燕與其大臣耶律

漢寧南北皮室及五押揚隱衆十餘萬陷寰州楊業與戰于陳家谷死之是歲寇易州又寇代州四年復寇三關瀛州帥劉廷讓戰于君子館敗績先鋒賀令圖高陽將楊重進死之遂陷易州又寇定遠軍端拱元年寇滿城大將郭守文李繼隆等與戰于唐河敗之斬首萬五千級獲馬萬匹繼隆部送糧甚入威虜軍爲虜將于越邀戰巡檢使尹繼倫襲破于唐徐二州之間殺其大將皮室于越遂遁去虜將韓德威率數萬騎誘党項勒浪嵬族木六大首領馬尾等自振武入寇府州折御卿大敗其衆于子河汊勒浪等族反攻其後虜衆大潰死者十六七於是勒浪等族悉款塞內附至道元年寇雄州何承矩敗之梟鐵林大將一人咸平二年大寇鎮定真宗親征次大名知府事折御昌等引兵入五合川破抜黃大尉砦三年寇瀛州高陽帥康保裔戰于裴村死之大將范廷召追擊於莫州東斬首萬餘級奪其所掠老幼數萬真宗還京師復寇威虜軍何承矩自雄州界河幸師次平州以牽其勢鎮定行營帥王顯等亦以大軍至遂破虜二萬餘衆斬統軍鐵林等十五人六年復寇定州鎮定高陽關三路帥王超敗之于望都南既而虜衆數萬至副帥王繼忠戰于康村陷焉景德元年舉國大入分寇威虜順安軍又寇北平總管田敏等破之又寇定州駐陽城淀假

王繼忠爲書抵莫州請和真宗謂宰相畢士安等曰和戎之利自古有之然夷狄變詐未可信也士安等曰比來降虜皆言國中恐陛下便有幽燕之舉又銳氣屢挫而退歸無名其請和固不爲疑於是遣右班殿直曹利用持書答之然虜益進攻圍瀛州利用至大名而知府事王欽若留不遣真宗北征繼忠又奏契丹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而王人不至乃詔欽若遣利用虜復進兵陷德清軍攻澶州伏弩發射殺其貴將順國王撻覽遂大潰利用乃與其飛龍使韓杞見行在議盟又遣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就御衣飲食真宗御行宮南燕從官召東之與因遣使交馳賫書真宗謂輔臣曰初欲令石普楊延朗邀其歸路而以精兵躡其後腹背擊之可無噍類矣然兵連禍結何時已哉故徇其請以休息天下之民若使自渝盟以順代逆覆亡之殆未晚也明年令雄霸州安肅軍置榷場以通其貿易自是交遣使賀生日及正旦歲以爲常仍遣以銀絹三十萬又明年其國人上燕燕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啓化法道儲仁聖武開統承天皇太后上隆緒曰洪文宣武王德廣道孝皇帝置中京于七金山下其地本奚王牙帳也大中祥符元年號阿保機廟曰太祖德光曰太宗璟曰世宗明曰穆宗賢曰景宗明年燕燕歸政于隆緒未踰月而卒燕燕姓蕭氏字相思

溫之女。有襟謀。善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先是蕃氏馭漢人死者。償以牛馬。漢人則斬之。仍以其親屬為奴婢。燕燕一以漢法論。每戎馬南入。親被甲胄。既及通和。亦出其謀。然天性殘忍。多殺戮。與耶律隆運通。遣人縊殺其妻。又幸璧工迴望。娠有私謀其醜者。輒殺之。隆緒畏莫敢言。既卒。謚曰宣獻。年五十七。隆運即韓德讓也。事明記為樞密使。兼行營都統。明記疾亟。諸子幼。大臣握兵在朝。隆運不俟召。率其親屬赴行帳。白燕燕分其兵權。明記卒。乃立隆緒。尊燕燕為皇太后。隆運既幸于燕燕。又以策立功。為司徒。政事令。封楚王。賜姓耶律氏。改今名。又拜大丞相。蕃漢樞密使。南北面行營都統。徙封齊王。隆緒親書鐵券以賜之。遷尚書令。徙晉王。賜不拜乘車上殿。置護位百人。護位惟其國主得置之。隆緒以父事隆運。日遣其弟隆慶。隆裕。一問起居。隆運既卒。與燕燕同穴而葬。無子。以隆裕子周王宗業為後。初燕燕死。隆緒闇弱而隆慶殊黠。國人多附之。又繕甲兵。遣親信以私書交結貴臣。隆緒常召之。辭以避暑不至。其親信錄其書。摭權刑且言隆緒不能敦睦親族。國人皆思歸漢。真宗敕邊吏勿報。五年。改元曰開泰。隆緒自遼陽伐高麗。為其所敗。將士沒者過半。天禧五年。改元曰太平。真宗崩。仁宗遣使告哀。隆緒即集蕃漢臣。舉哀號慟。謂其宰相呂德懋

司。與南朝約為兄弟。垂二十年。今忽報登遐。吾雖少兩歲。顧餘生幾何。因復大慟。又曰。聞嗣皇帝尚少。恐未知通好始末。苟為臣下所間。柰何。又謂其妻曰。汝可致書大宋皇太后。使汝名傳中國。遂令燕京憫忠寺。置真宗靈御。建道場百日。又令國中有犯真宗諱。悉令易之。隆緒病。召東平王蕭孝穆。上京留守蕭孝先。使輔立其子木不孤。而無失朝廷信誓。死于大斧河。年六十一。立五十年。廟號聖宗。其妻曰齊天皇后。妃曰順聖元妃。齊天。平州節度使蕭猥思之女。耶律隆運之甥。有容色。隆緒寵愛之。事其姑燕燕甚謹。燕燕亦以隆運故。深愛之。燕燕既死。乃與國事。權勢日盛。置宮闈司。補官屬。出敕命。號仁慈翊聖齊天彰德皇后。齊天善彈琵琶。與樂工燕文顛。李有福通。元妃以白隆緒。隆緒不納。又為蕃書投隆緒寢中。隆緒得之。曰。此必元妃為之也。命焚之。隆緒死。木不孤立。木不孤。隆緒第八子。名宗真。母即元妃也。以遺令立齊天為皇太后。元妃為皇太妃。元妃匿之。自為皇太后。令人誣告齊天謀反。坐死者百餘人。以小車載后。囚于上京。未幾。縊殺之。太后總軍國事。改元曰景福。明年又改曰重熙。加號法天皇太后。多殺其功臣。專用其兄弟分監南北蕃漢事。至其家奴。授團練觀察節度使四十餘人。幽人無賴者。往往願為蕭氏奴。初宗真嘗以酒一器。賜琵

琶樂工。蕭氏怒。乃加朴箠。宗真疑內品所告。陰遣人殺之。乃下吏雜治。宗真語人曰。我貴為天子。與囚同荅狀。內不平。景祐元年。率兵逐其母。以黃布車送至慶州。使守隆緒冢。殺永興軍都統高常哥。及內侍數十族。命內軍都提點王繼恩。內侍都知趙安仁。監南北面蕃漢臣察。明年加號文武仁聖昭孝皇帝。後遊獵過祖州北山。見齊天冢。泣下。初隆緒將死。謂宗真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故命汝為嗣。我死。汝母子毋殺之也。宗真追感其言。命改葬于阿保機墓之旁。其國人有勸迎其母以覲朝廷。歲時之物。又一日。內道場命僧講報恩經。感悟。遣使迎至中京門外館。擇日相見。迎為母子如初。加號法天應運仁德章聖皇太后。然出日舍止。相距常十里。以陰備之。慶曆二年。關雄元昊反。遣蕃美劉六符來請石晉所割瓦橋關南十縣。以富弼張茂實往報。許歲增銀絹二十萬。語在弼傳。明年加號聰文聖武英略泰哲仁孝皇帝。上母儀天體道至仁廣德慈順章聖皇太后。皇祐元年。來告西征。明年來告捷。又遣使齎其畫像來。且言兩國交歡。而未嘗識面。因請御容。許之。未及往而死。宗真立凡二十五年。年四十三。謚曰文成皇帝。廟號興宗。宗真常與教坊使王税輕十數人。結為兄弟。出入其家。或拜其父母。常夜宴。與劉四端兄弟。及王綱等數十人。入樂隊

命后妃易衣為女冠。后父蕭磨只曰。漢官皆在此。后妃入戲。非所宜也。宗真擎碎后父首曰。我尚為之。若女何人也。聞嘗變服入酒肆寺觀。七重浮圖。法僧有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二十人。左右所親信。多擢為將相。宗真死。洪基立。嘉祐二年。遣使求御容。以為後世子孫之矜。議者慮有厭勝之術。仁宗曰。朕待之厚。宜有此理哉。遣御史中丞張昪送之。洪基具儀服迎謁。及見御容。驚肅再拜。退而謂左右曰。中國之主。天日之表。神異如此。真聖人也。我若生在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捧蓋。為一都虞候而已。其畏服如此。治平二年。洪基改元曰咸寧。二年改國號大遼。至熙寧七年。遣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同分畫。神宗許之。遣太常少卿劉忱為使。秘書丞呂大忠為副。已而大忠丁家艱。有詔起復。忱對便殿。奏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核文牘。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臣既辱使指。當以死拒之。忱出疆。神宗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洪基又遣蕭禧來。神宗遣中使賜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詔曰。朝廷通好北虜幾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無定封。故造釁端。妄來理辨。比敕官吏。同加案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辯不服。今橫使復至。意在必得。虜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咨故老。卿其具奏。琦

言虜人見形生疑，引先發制人之說。又不可謂虜形勢已衰，幽薊可復，宜遣使報聘，厚其禮幣。如河北置三十七將，此深有見疑之形者也，謂宜罷之，以釋黃疑。淵言，朝廷諸邊用兵，虜所以先期求釁，不若委邊臣詰而嚴備之。來則禦，去則備，親征之謀，未可輕舉。且選人報聘，虜藉吾歲賜，方能立國，豈無欲安靜之理。彥博言：蕭禧之來，欲以北亭為界，緣慶歷西事未平之時，來求黃嵬之地，不容易與之。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必以誓書為證。若萌犯順之心，當豫備邊使，堅勝守固而已。若彼幽燕，恐得嗟擇公老宜慮。伏冀強梅務故要控制待對，為始闊頁圖，妄詭司家望為界，延州謀闊遂圖之。因延逼不已，施其告賜，方始領承，怗服合待虜人，極包容矣，不使知懼，恐未易馴服，控制之術，毋使倒持。夷狄知中國之不可窺，則姦謀自息矣。時劉忱、呂大忠勢不可與執政，知不可奪，乃罷忱，許大忠終制。於是王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畫其地圖，以天章閣待制韓縝奉使盡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紹聖三年，改元曰昌壽。洪基號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孝惠天祐皇帝，在位四十七年而死，建中靖國元年也。洪基號道宗，其孫延禧立。遼國延禧號天祚皇帝，改元曰乾統。女真有俊禽曰海東青，次曰玉爪駿，俊異絕倫，一飛千里，非鷹鶻鴟鴞之比。延禧縱

恣失道，荒于畋獵。喜此二禽，善捕天鵝，命女真國人過海詣深山窮谷，搜取以獻。國人厭苦，遂叛。政和元年，延禧改元曰天慶，遣內侍童貫為國信使。遼之君臣相聚指笑曰：大宋乏人材如此，遣一腐夫為奉使官。何稽貫回至盧溝河，有燕人馬植者，北朝大族也，行汚而內亂，燕人不齒。乃夜見童貫侍者，自陳有滅燕之策。貫召見，大奇之，因載以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之于朝，浸加顯擢，又賜姓趙氏。是時遼與女真交兵，已四五年。良嗣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齒，又其主天祚淫荒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州涉海，結好於女真，不一月可到，與之相約，夾攻遼國，則其國可圖也。議者以謂自祖宗以來，雖有此海道，以其地邊接諸蕃，禁商旅舟船，不許通行，載二百年矣，恐夷人窺伺中國也。貫不聽，乃遣登州都巡檢馬政與良嗣往使女真，約夾攻遼國。馬政本燕何人，其子擴應武舉，有口才，令隨父使女真，相約滅遼國之後，中分其地。會大臣有力爭者，遂已。宣和三年，延禧改元曰保大。四年，延禧悉國中兵與女真大戰而大敗，遂陷上京、東京。延禧從燕京，女真又以精兵攻之，延禧衰殘衆與之接戰，復大敗，與其子趙王、梁王遂奔于北界不毛之地，由漢陽嶺入夾山。初延禧留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秦晉國王淳守燕。延禧入夾山，國人無主，處溫與其國人謀立

淳。淳，延禧叔也，宗真之孫，洪基之姪。初，洪基因其子濬，欲立淳為儲貳，不果，已而立延禧。淳守燕十二年，人號燕王，又謂之車湘大王。處溫等歸燕京，數萬人入燕王府勸進，唯張琳有難色，曰：居攝可矣，何必為真。處溫曰：天意人心如此，尚可易耶。淳出，遂以赭衣被之，遂即位。以處溫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義勇知樞密院，虞仲文參知政事，張琳守太師，十日一朝，平章軍國大事。雖亦以元老尊之，實處溫不欲其在上也。淳號天錫皇帝，改保大二年為建福元年，廢延禧為湘陰王，遼國自此分矣。童貫知延禧失國，乃請兵北伐。徽宗以貫為河北河東宣撫使，引兵北向。徽宗以三策付貫：如燕人悅而從之，因以復舊疆，上也；如耶律淳納土稱藩，中也；如燕人未即悅服，按兵巡邊，全師而還，下也。貫用劉韐、宇文黃中為參謀，程唐、王序為轉運使，而掌行文書者李宗振也。宗振本曹州刀筆吏，姦猾而善舞文，自陝西開邊，貫倚為腹心，貫雖有文士為幕屬，而裁決機務，一委宗振。貫又起兵於陝西，引种師道為都統制。師道宿將也，以此舉為非，而貫不聽。貫聚兵于雄州，以五月中旬，命种師道與知雄州和詵兵五萬屯於白溝。淳遣蕭幹引精兵二萬，及常勝軍迎敵。幹本奚人，蕃名夔離不，當統奚國、渤海、奚人、漢人四色軍馬，號四軍大王。幹引軍犄師道右軍，右軍潰，又

犯左軍，左軍驚擾。師道遣楊可世率騎兵五千人，過橋北，擊遼之中軍。遼軍乃回，而楊可世身被重創，師道軍已退，遂引軍夜遁。蕭幹以騎兵五千尾擊之，師道與詵度河而走。徽宗以燕薊未可下，乃詔班師。淳以書責貫，輒敗祖宗信誓於盛夏之月，舉無名之師，已為吾擊退，今欲如何。貫不能對。會淳已病，延禧自夾山率徽天德雲內等州，會諸蕃五萬騎，約以八月入燕。李處溫、蕭幹等議曰：莫若迎秦拒湘。湘者延禧，而秦者延禧次子也。今百官從吾議者東立，獨南面行營都統耶律寧趨西。處溫問其故，對曰：若天祚果能興復，力足舉燕，是天數，何以拒之。如其不然，秦湘父子也，今迎子而拒父，豈理也哉。處溫奏曰：寧搖衆，請誅之。淳撫几歎曰：此忠臣也，豈可殺之。天祚果能來，吾有死而已，將何辭以相見。延禧兵出漁陽嶺，僅復豐應等州，又為女真所敗，其元妃諸王皆被虜，再奔夾山。淳疾甚，乃授李處溫蕃漢馬步軍都元帥，欲以後事託之。蕭幹、大石林牙等言：處溫持翊戴之功，輕侮僚屬，若令授此職，吾輩得以安乎。乃矯詔召宰相左企弓、曹勇義、虞仲文、康公弼等，以侍病為名，共議此事，獨處溫不至。而處溫陰聚武勇二千人，從間道乞王師為援。是夕淳卒，祕不發喪。蕭幹會百官于毬場議，宣言曰：今上無嗣，欲立皇后蕭氏權主軍國事，奉迎天祚次

于恭王為帝。從吾議者書之。群臣無敢異者。蕭后遂即位。改建福元年。為德興元年。蕭后者淳妻。義晉國妃也。以幹有援立功。封為越王。乃召處溫欲斬之。處溫來。后以時方多艱。不欲誅大臣。但毀其元帥官劄而已。延禧聞淳死。下詔奪其官封。妻蕭氏降為庶人。貫聞淳死。耻兵敗。思立功以報天子。謂遼國既無主。有隙可乘。復自莫州回雄州。奏乞益兵。王黼為太宰力主再興師之議。為貫大發陝西將兵。及鄜延路副總管劉延慶赴貫戲下。期九月會于三關。貫與攸謀再舉。會女真已破雲中。有扣居庸關勢已盛。改號大金國。乃移文於貫。語問元約夾攻遼國。何為背約不進兵。貫恐懼。延定議大舉。常勝軍者領郭藥師叛。以涿州來降。易州聞涿州降。亦降。蕭幹聞王師再壘竟。自燕來涿州。藥師疑幹圖己。使人諭之。幹怒曰。吾嘗薦爾於朝。豈可背邪。藥師乃不敢加害。幹亦慮禍及身。遽起。啓論而去幹見蕭后。俯伏待罪。蕭后曰。卿與諸將早為措置。收復涿易。多方招誘。善之善也。蕭后既失涿易州。又聞貫攸益兵欲拏金人夾攻燕薊。知不能立國。乃遣使韓昉齎表詣貫以降。願稱臣稱貢。貫攸不納。昉謂貫攸曰。女真人面獸心。貪狼如豺狼。豈可與之為隣。他日必悔。大朝不要鎮貫攸叱闕。遂以十月進兵。命劉延慶為都統制。統兵十萬。自白溝入界。令郭藥師為

永樂大典卷五千二百五十二　十二

遷降。延慶行至良鄉。蕭幹率萬人迎拒。延慶與戰不利。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入燕山。蕭幹留精兵三千人在城中。與藥師巷戰。藥師敗走。世宣死之。藥師徑走涿州。延慶聞敗。亦棄大將旗鼓而走。是歲金國主阿骨打以銳兵入居庸關。晡時至燕京。蕭后聞居庸關守失。夜率蕭幹等并老幼出城。贅言迎敵。實出奔也。蕭后欲歸我以求全。未果。而金國遊騎已至城下。統軍蕭乙信開啓夏門納金人。於是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劉彥宗。并蕭乙信等皆降。蕭后奔松亭關。與大臣共議所向。大石林牙遼人也。欲歸天祚。蕭幹奚人也。欲歸奚王府立國。有蕭勃迭者。淳之婿也。曰。今日團合歸天祚。然胡顏見之。大石林牙怒曰。爾敢異議耶。即斬之。令軍中曰。此不欲歸天祚者。於是遼人與奚人。列陣而分。遼軍從蕭后。與大石林牙趨天山。歸延禧。延禧斬蕭后。而赦大石林牙。奚人與渤海軍從蕭幹留奚王府。遂僭號大奚國。稱神聖皇帝。改元曰天嗣。阿骨打死。童貫。蔡攸。帥師入燕撫定。奚人叛。幹領衆出盧龍嶺。攻陷薊州。寇掠燕城。王安中為燕山宣撫使命郭藥師領兵破之。大戰于峯山。獲耶律德光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幹既大敗。奚渤海軍皆失其家。歸怨于幹。其部白得哥殺之。傳首京師。時宣和六年也。延禧得大石林牙七千餘騎。又陰結韃靼毛褐室韋三萬騎助

之。延禧謂中興有日。欲搗山後之虛。復燕雲地。林牙諫曰。不可。自車駕奔夾山。不能一戰。今舉國為金人所有。乃欲要其鋒。非計也。不如蓄銳待時無輕舉。延禧不聽。林牙稱疾不行。延禧彊率諸軍出夾山。越漁陽嶺。取天德軍。東勝寧邊雲內等州。南侵武州。遇金人兀室。罵兀室者山西漢兒鄉兵為前驅。以女真千餘騎伏山間。乃出韃靼等顧之。大戰而潰。兀室遣妻室孛堇。領五百騎擊之。延禧跳身投夏國。未至。伏發。兀室下馬跪于延禧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冑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奉觴而進。遂為兀室所擒。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後踰年而卒。遼國自阿保機初業。德光拓廓疆宇。其後併吞諸蕃。割據漢界。南北五千里。東西四千里。子孫相繼二百餘年。嘗與中國抗衡。曾無一日犬吠之警。至延禧失道。金人稱兵。首尾攻戰十有六年而卒以亡國云。臣稱曰。昔尹洙之叙燕曰。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蔑能自固。以伯圭之彊。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并趙魏。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強弱。燕不能加趙魏。趙魏一削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獲于虜。虜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王師伐蜀伐吳。奉然不以兩河為顧。是趙魏足以

永樂大典卷五千二百五十二　十三

制虜明矣。并塞既失。天下既專力於虜。不能護尺寸地。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則事惡矣。故不戰未當咎也。原其譽在兵不分。設兵分為三壁於爭地。掎角以疑其勢。設覆以待其進。邊壁素固。驅民以守之。俾其兵頓堅城之下。來則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他措搖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有善將兵者。必問才知能將幾何。今以中材盡主之三也。大衆重北。使遂長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覆。根本虛弱。纔入易以干哉五也。委大柄不無疑貳。後命貴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夫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其六利也。且勝敗兵家常勢。患內以擊外。夫則舉所有以棄之。符堅肥水。哥舒潼關是也。則制在謀不在衆矣。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既使偏師挫衄。他衆尚養。詎能敵國家安危哉。師覆于外。而根本不搖者。善敵也。昔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于秦。撤而復振。數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關東之虜。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冀新造之勢。徼幸於一戰。虜非敵哉。今兵久矣。士大夫誦聖言。謂百世不復用。非妄也。不誤。然兵來廢則已。設後世復用之。豎此以悟世主。致遂其勝

朕爲。李淸臣亦有言。臣使雲中道承幽嬀蔚。愛其形勝。每私自歎息。恨其
爲夷狄。有自石晉以十三州賂契丹。凡漢唐所以御夷狄者。反爲彼用。非
契丹實得中國。亂也。我失其地。而累朝不能復。以天下之大而束爲嬰
冠盜之至。非特人謀弱。亦地形然也。爲庠。真宗以禮契結隆緒。仁宗以信
義懷宗真。聖人一視同仁。無愛南北。蓋如此。至延禧立。乃畋游無度。虐用
其衆。書海東青以侍天祚。好樂無厭。遂以覆國。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
其延禧之謂歟。遼史宗室傳義宗名倍。小字圖欲。太祖長子。母淳欽皇后
蕭氏。幼聰敏好學。外寬內摯。神冊元年春。立爲皇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
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
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既建孔子廟。詔皇太
子春秋釋奠。嘗從征烏古黨項。爲先鋒都統。及經略燕地。太祖西征。留倍
守京師。因陳取渤海計。天顯元年。從征渤海。拔扶餘城。上欲括戶口。倍諫
曰。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勢。徑造忽汗城。克之必矣。太
祖從之。倍與大元帥德光爲前鋒。夜圍忽汗城。大諲譔窮蹙。請降。尋復叛。
太祖破之。改其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爲人皇王主之。仍賜天子
冠服。建元甘露。稱制。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漢法。歲貢布十五萬
端。馬千匹。上諭曰。此地瀕海。非可久居。留汝撫治。以見朕愛民之心。駕將
還。倍作歌以獻。陛辭。太祖曰。得汝治東土。吾復何憂。倍號泣而出。遂如儀
坤州。未幾。諸部多叛。太元帥討平之。太祖訃至。倍即日奔赴山陵。倍知皇
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
乃與群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於是大元帥即皇帝位。是爲太宗。太宗既
立。見疑。以東平爲南京。徙倍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倍既歸
國。命王繼遠撰建南京碑。起書樓于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使跨
海持書密召倍。倍因畋海上。使再至。倍謂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
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太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
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攜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唐以天子儀
衛迎倍。倍坐殿殿。衆宮倍列上壽至汴。見明宗。明宗以莊宗后夏氏妻之。
賜姓東丹。名之曰慕華。改瑞州爲懷化軍。拜懷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
察使。復賜姓李。名贊華。移鎮滑州。遙領虔州節度使。倍雖在異國。常思其
親。問安之使不絕。後明宗養子從珂弒其君。自立。倍密報太宗曰。從珂弒
君。盍討之。及太宗立石敬瑭爲晉主。加兵于洛。從珂欲自焚。召倍與俱。倍
不從。遣壯士李彥紳害之。時年三十八。有一僧爲收瘞之。敬瑭入洛。喪服

臨哭以王禮。權厝。後太宗改葬于醫巫閭山。諡曰文武元皇王。世宗即位。
諡讓國皇帝。陵曰顯陵。統和中。更諡文獻。重熙二十年。增諡文獻欽義皇
帝。廟號義宗。及諡二后。曰端順。曰柔貞。倍初市書至萬卷。藏于醫巫閭絕
頂之望海堂。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焫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
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然性刻急好殺。婢妾
微過。常加刲灼。夏氏懼而求削髮爲尼。五子。長世宗。次婁國。稍隆先。道隱。
各有傳。契丹國誌。諸王傳。東丹王。東丹王名突欲。太祖長子。母曰述律氏。
太祖攻渤海。拔其夫餘城。更名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
王。時唐明宗初年也。太祖崩於渤海。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與
長子突欲奔太祖之喪。發渤海。先是突欲鎮東丹時。乃渤海國亦有宮殿。
被十二旒。冕服。皆畫龍像。稱制行令。凡渤海左右平章事。大內相已下。百
官皆其國自除授。歲貢契丹國細布五萬疋。麄布十萬疋。馬一千疋。太祖
崩。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將
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諸將知其意。爭執轡
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爲天皇王。稱皇帝。突
欲慍。帥數百騎欲奔唐。爲邏者所遏。后不罪。遣歸東丹。唐明宗長興元年。
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奔唐。明宗賜姓東丹。名慕華。
以爲懷化節度使。瑞愼等州觀察使。其部曲及先所俘將。皆賜姓
名。揚隱姓狄。名懷惠。　次年。明宗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贊華。明宗長
興三年。以贊華爲義成節度使。選朝士爲僚屬輔之。贊華但優游自奉。不
豫政事。明宗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贊華好飲
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刲火灼。夏氏不忍其殘
忍。奏離婚爲尼。　贊華之歸唐。乘舡踰海。因於海岸立木爲牌。惟書二十漢
字。詩云。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贊華性好讀書。
不喜射獵。初在東丹時。令人賷金寶私入幽州市書。載以自隨。凡數萬
卷。置書堂於醫巫閭山上。扁曰望海堂。以面至海自三十里有望海寺也
潞王末年。石晉內叛。求援契丹。潞王已危。乃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
紳殺之。贊華遇害於其弟。石晉詔贈贊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其後太
宗破石晉。入中原。求得李彥紳。秦繼旻殺之。以其家族財物。賜東丹王子
兀欲。兀欲後即位。爲世宗。葬之醫巫閭山。諡讓國皇帝。　平王隆先。字團
隱。母大氏。景宗即位。始封平王。未幾。兼政事令。留守東京。薄賦稅。省刑獄。
恤鰥寡。數薦賢能之士。後與統軍耶律室魯同討高麗有功。還。薨。葬醫巫

閭山之道隱谷乎王爲人聰明博學能詩有閭苑集行于世保寧之季其子陳晉與渤海官屬謀殺其父衆兵作亂上命輾裂于市晉王道隱字留隱母高氏道隱生于唐人皇王遣李從珂之害時年尚幼洛陽僧匿而養之因名道隱太宗滅唐還京詔賜外羅山地居焉性沉靜有大武才時人稱之景宗即位封蜀王爲上京留守乾亨元年還守南京號令嚴肅民獲安業居數年徙封荆王統和初病薨追封晉王　論曰自古新造之國一傳而太子讓宜易得哉遼之義宗可謂盛矣然讓而見疑宜不北於建元稱制之際乎斯則一時君臣昧於禮制之過也東書浮海寄跡他國思親不忌問安不絕其心甚有足諒者焉觀其始慕泰伯之賢而爲遠適之謀終疾陳恒之惡而有請討之舉志趣之卓蓋已見於早歲先祀孔子之言獎善不令終天道難諶得非性卞嗜殺之所致也雖然終遼之代賢聖繼統皆其子孫至德之報昭然在茲矣　章肅皇帝小字李胡一名洪古字奚隱太祖第三子母淳欽皇后蕭氏少勇悍多力而性殘酷小怒輒黥人面或投水火中太祖嘗觀諸子寢李胡縮項臥內曰是必在諸子下又嘗大寒命三子採薪太宗不擇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乾者束而歸後至李胡取少而棄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長巧而次成少不及矣而母篤愛李胡天顯五年遣徇地代北攻寰州多得而還遂立爲皇太弟兼天下兵馬大元帥太宗親征常留守京師世宗即位鎮陽太后怒遣李胡將兵擊之至泰德泉爲安端留哥所敗太后與世宗隔潢河而陣各言衆兵意耶律屋質入諫太后曰主上已立宜許之時李胡在側作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奈公酷暴失人心何太后顧李胡曰昔我與太祖愛汝異於諸子諺云偏憐之子不保業難得之婦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矣及會議世宗使解劒而言和約既定趣上京會有告李胡與太后謀廢立者徙李胡祖州禁其出入穆宗時其子喜隱謀反辭逮李胡囚之死獄中年五十葬玉峯山西谷統和中追謚欽順皇帝重熙二十年更謚章肅后曰和敬二子宋王喜隱衛王宛喜隱字完德雄偉善騎射封趙王應曆中謀反事覺上臨問有狀以親釋之未幾復反下獄景宗即位聞有赦自去其械而朝上怒曰汝罪人何得擅離禁所詔誅守者復寘于獄及改元保寧乃宥之妻以皇后之姊復爵王宋喜隱輕僄無恒小得志即驕上嘗召不時至怒而褫之由是憤怨謀亂既而復召適見上與劉繼元書辭意卑遜諫曰本朝於漢爲祖書旨如此恐虧國體帝尋改之授西南面招討使命之河東索吐蕃戶稍見進用復誘群小謀叛上命械其手足禁圖王因

祖州宋降卒二百餘人欲劫立喜隱以城堅不得入立其子留禮壽上京留守除室擒之留禮壽伏誅賜喜隱死　論曰李胡殘酷驕盈太祖知其不才而不能教太后不知其惡而溺愛之初以屋質之言定立世宗而復謀廢立子孫繼以逆誅并及其身可哀也已夫自太祖之世剌葛安端首倡禍亂太祖既不之誅又復用之固爲有君人之量然惟太祖之才足以駕馭麾手其可也李胡而下宋王反側無代無之遼之内難與國始終厥後嗣君雖嚴法以繩之卒不可止烏虖創業垂統之主所以貽厥孫謀者可不審歟　順宗名濬小字耶魯斡道宗長子母宣懿皇后蕭氏幼而能言好學知書道宗嘗曰此子聰慧殆天授歟六歲封梁王明年從上獵矢連發三中上顧左右曰朕祖宗以來騎射絕人威震天下是兒雖幼不墜其風後遇十鹿射獲其九帝喜設宴八歲立爲皇太子大康元年兼領北南樞密院事及母后被害太子有憂色耶律乙辛爲北院樞密使常不自安會護衛蕭忽古謀害乙辛事覺下獄副點檢蕭十三謂乙辛曰臣民心屬太子公非閥閱一日若立吾輩措身何地遂與同知北院宣徽事蕭特裏特謀構陷太子陰令護衛太保耶律查剌誣告都宮使耶律撒剌知院耶律速撒護衛蕭忽古謀廢立詔案無迹不治乙辛復令牌印郎君蕭訛都斡等言查剌前告非妄臣實與謀欲殺耶律乙辛等然後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發連坐帝信之幽太子于別室以耶律燕哥鞠案太子具陳枉狀曰吾爲儲副尚何所求公當爲我辨之燕哥乃乙辛之黨易其言爲款伏上大怒廢太子爲庶人將出曰我何罪至是十三叱登車遣衛士闔其扉徙于上京囚圜堵中乙辛尋遣達魯古撒八往害之太子年方二十上京留守蕭撻得紿以疾薨聞上哀之命有司葬龍門山欲召其妃乙辛陰遣人殺之帝後知其冤悔恨無及謚曰昭懷太子以天子禮改葬玉峯山乾統初追尊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妃蕭氏貞順皇后一子延禧即天祚皇帝　論曰道宗知太子之賢而不能辨乙辛之詐竟使父子之親爲萬世惜乙辛知爲一身之計不知有君臣之義豈復知有太子者奸邪之爲亂人家國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晉王小字敖盧斡天祚皇帝長子母曰文妃蕭氏甫髫齔馳馬善射出爲大丞相耶律隆運後封晉王性樂道人善而矜人不能時宮中見讀書者輒斥敖盧斡嘗入寢殿見小底茶剌閱書因取觀會諸王至陰袖而歸之曰勿令他人見也一時號稱長者及長積有人望内外歸心保大元年南軍都統耶律余覩與其母文妃密謀立之事覺余覩降金文妃伏誅敖盧斡實不與謀免二年耶律撒八等

倍謀立。不克。上知敎盧斡得人心。不忍加誅。令縊殺之。或勸之亡。敎盧斡
曰。安忍爲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大節。遂就死。聞者傷之。　論曰。天祚不
君。臣下謀立其子。適以殺之。敎盧斡重君父之命。不亡而死。申生其恭矣
乎。與毋諡恭順皇帝。　自在太子。名晃。太祖第三子。母曰。述律氏。少豪俠
有智略。善僄工射。太祖奇之。曰。吾家鐵兒兒也。征渤海時。山坂高峻。士馬
憚勞苦。太子徑於東谷緣崖而進。屢戰有功。後渤海平。封爲自在太子。尋薨。
葬於祖州。追謚曰恭順皇帝。一子。撻剌封趙王。爲景宗所害。　孝文皇太
弟。　孝文皇太弟隆慶。番名菩薩奴。母曰蕭氏。景帝第二子。生而岐嶷。儼
若成人。幼時與群兒戲。爲行伍戰陣法。指揮意氣。無敢違者。景宗奇之曰。
此吾家生馬駒也。長善騎射。驍捷如風。定州之戰。隆慶封爲梁王。加兵馬
大元帥。從其母蕭后以行。力戰深入。與撻王繼忠有功。拜西京留守。封秦
晉國王。入拜尚書令。尋薨。葬祖州。謚曰孝文皇太弟。　齊國王隆裕。　齊
國王隆裕。番名高七。母曰蕭氏。景宗第三子。性沉毅。美姿容。始封鄭王。遥
授西南面招討使。拜吳國王。自少恃奉道。見道士則喜。後爲東京留守。崇
建宮觀。備極輝麗。東西兩廡。中建正殿。接連數百間。又別置道院。延接道
流。誦經宣醮。用素饌薦獻。中京往往化之。後蕭太后一年而薨。追封齊國
王。　晉王宗元。　晉王宗元。興宗同母弟也。少而雄駄。狠愎過人。始封鄭
王。入加兵馬大元帥。封晉國王。性極殘忍。每出一囚犯。見罪者。令衆集射
斬而臠之。流血滿前。飲啗自若。意志不足。每伺時變。洪基嗣立。奉長樂之
命。以爲皇叔。後因遊獵。伺間弒帝。左右遊救得免。宗元并其子洪孝伏誅。
晉王宗懿。　晉王宗懿。番名查葛只。聖宗弟。孝文皇太弟隆慶之子也。
少有氣局。幹略過人。聖宗雅愛諸姪。每誡之曰。汝勿以才能陵物。勿以富
貴驕人。惟忠惟孝。保家保身。始封中山王。歷龍化州號建宜平州節度使。
改封晉王。薨。　燕王洪道。　燕王洪道。番名叱地好。道宗同母弟也。頗有
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洪道討之。洪道伏兵林中。佯敗而走。奚掠輜重。洪道
與伏兵合擊之。盡殪。後渤海高頊樂反。又命洪道討之。拔於燕京留守。封
燕王。　梁王信寧。　梁王信寧。番名辭里北。大王烏幹之子。始以祇候郎
君。授林牙。雲州奉聖州蔚州節度使。同平章事。興帝同謀。逐太后出宮。拜
南大王。北大王楊隱。南宰相。封梁王。加尚父致仕。　論曰。后不可並。並后
則傾。嫡不可匹。匹嫡則危。契丹起自朔荒。吞噬上國。嫡庶之分。亦安知之。
元帥太子之稱。不以爲之冥欲。而以爲之德光。則其立國之初。已可議矣。
既而述軋生鬩牆之謀。宗元受皓首之戮。亦何怪其然哉。遼史國語解曰。史

自遼國以迄晉唐。其爲書雄深浩博。讀者未能盡曉。於是裴駰顏師古李
賢何超董衡諸儒訓詁音釋。然後制度名物。方言奇字。可以一覽而周知。其
助於後學多矣。遼之初興。與奚室韋密邇。土俗言語。大槩近俚。至太祖太
宗。奄有朔方。其治雖參用漢法。而先世奇首遙輦之制。尚多存者。子孫相
繼。亦遵守而不易。故史之所載。官制宮衛部族地里。率以國語爲之稱號。
不有註釋以辨之。則世何從而知。後何從而考哉。今即本史參互研究。撰
次遼國語解。以附其後。庶幾讀者無齟齬之患云。　禮。祭東　國俗。凡祭
皆東向。故曰祭東。　敵烈麻都　掌禮官　旗鼓拽剌　拽剌官名。軍制
有拽剌司。此則掌旗鼓　奚鄰　歲時雜禮名　九奚首　奚首營帳名
食羖之次　大行巡幸。出群臣以羖羊祭于路。名曰食羖之次。　瘞祭　上
於陜切。凡出征。以牝牡麃各一祭之。曰瘞祖敵也。　勘箭　車駕還宮。閤
門使持雄箭。勘箭官持雌箭。比較相合。而後入宮。　擔狀　一人肩任曰
擔。兩人以下。共舁曰狀。　撒隊　士卒撒隊。各爲隊伍。　方裀朵殿　凡
御宴。宮界地坐殿中方毯之上。其不應升殿。則賜座左右朵殿。　地拍　田
鼠名。正旦日上於聰間撒米團。得隻數。爲不利。則燒地拍鼠以禳之。　迺
捏咿唲　正月朔旦也。　押里時　押讀作狎。時讀作燭。二月一日也。　六
月十八日。要國舅族。亦曰押里時。　陶里樺　上巳日射兔之節名。　討
賽咿唲　重午日也。　賽伊唲奢　日辰之好者。　捏褐耐　犬首也。
必里遲離　九重日也。　戴辨　燒甲也。　炒伍侕時　戰名也。　卓帳
卓立也。帳纏廬也。　百官志　石烈辛袞　石烈官之長　令穩　官
名。　惕里馬特本　官名。俊陸辛袞　麻普　即麻都。不縣官之副也。初
名達剌干。知聖旨頭子事。掌語令奏事官。　提轄司　諸宮典兵官
皮室　軍制有南北左右皮室。及黃皮室。皆掌精兵者。　廳房　即工
部　梅里　貴戚官名。述律皇后族有慎思梅里、婁姑梅里。未詳何職。
抹鶻　九里司之官　尤雖捷覽　奚勃海等國官名。疑即捷林牙訛。營
衛志　象啗　黃帝治宮室。陶蚩尤象。置棟上。名曰蚩吻。　尤里　官府名
宮帳部族皆設之。凡宮室外戚大臣犯罪者。家屬沒入於此。　抹里　官
府名。閘撒狘。亦抹里官之一。　算斡魯朶　算。腹心。狘剌也。斡魯朶。宮也。
已下國阿輦至監母。皆斡魯朶名。其注語則始置之義也。　國阿輦　收
國也。　孛里本　討平也。　耶魯盌　興旺也。　蒲速盌　義與耶魯盌
同。　女古　金也。　孤穩　玉也。　窩篤盌　孳息也。　阿斯　寬大也。
阿魯盌　輔佑也。　得失得本　孝也。　監母　遺留也。　地里誌屬

瑚 應天皇后。從太祖征討。所俘人戶。有技藝者。置之帳下。名屬珊。蓋比珊瑚之寶。 永州 其地。居潢河。土河。二水之間。故名永州。蓋以字從二從水也。 鄚頡上莫各切下胡結切 渤海郡府名 戶 興中府縣名 猱養上音奴 幽州澤藪名見周職方 菑時 幽州浸名出周上 奚殘 門名遼有奚殘部 野族賓 野謂里野。族謂驟。次賓者。辰食。東北之倍。燕分析津之所也。儀衛誌。金宴下祖哀切 馬首飾也。 果下馬 馬名謂果樹下可乘行者。言其小也。 賓里辟衮 衮服之冠。行幷山裡則服之。 粘釋帶上地偽切下徒偽切 武官束帶也 杆腰 即拄腰以鵝項鴨頭爲之。 胡木登 胄名 鞁馬上音皮 馬不施鞍轡曰鞁。白靶青絆以白鷺羽爲綱。又翦也。兵衛誌。捉馬 拘刷馬也 欄子軍居先鋒前。二十餘里。偵候敵人動靜。 弓箭鋪 遼軍馬頓舍不設營壁析木積爲弓。以爲團集之所。又諸國使來。道旁聚置木積弓。以充欄楯。食貨誌云爲戶 義即營運字之訛也。刑法誌。鐘院。 有冤者。擊鐘以達于上。猶登聞鼓云 楚古 官名掌北面訊囚者 皇子未五石烈 即五院。非是分院爲五。以五石烈。爲一院也。 六爪 爪百數也。遼有六百家奚。後爲六院。義與五院同。二院即迭剌部析之爲二百。是也。 裴縢皮

廬杜鹿。力能分杜鹿皮。 先世表 莫弗紇 諸部酋長稱 又云莫弗賀端端而宜切 國名 侯斤 突厥官名 遊幸表 舔鹹鹿 鹿性嗜鹹。酒鹹於地以誘鹿射之。 女瓌 虜人名 列傳可敦 突厥皇后之稱 忒里蹇 遼皇后之稱 耨里麽 麽亦作改耨斡后土稱麽母稱 乙室拔里 國舅帳二族名 諸功臣傳龍錫金佩 太祖從兄鐸骨札以本帳下蛇鳴。命知蛇語者神速姑。解之。知蛇謂穴旁樹中有金。往取之。果得金。以爲帶。名龍錫金。 撒剌 酒樽名 迭葷乣 迭葷帳下軍也。其言水與宮分乣十二行乣。黃皮室乣者。倣此 吐里 官名與奚六部充里風以充字訛 寢殿。小底 官名遼制多小底官。餘不注 雜丁黃檀男初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軍中雜初弱。以疑敵也。迭葷乣 迭葷帳下掌兵官 抵枑 宮衛門木行馬也 稍擺庫 十歲蛇角。又爲篤納庫 珠二琲下滿妹切 珠五百枚爲琲 題里司徒題里官府名 屋中上屋東切 地名 堂印 傳之未名 臨庫 以帛爲適。履具一犀之物。畫數藉之曰臨庫。 堂帖 遼制宰相凡除拜。行頭子堂帖權差。俟再取。二日出給告勑。故官有知頭子事。見陰山雜錄。 夷爲堂畫者 畫者人名爲夷爲堂官。虎斯 有力稱紀言虎斯表同

遼世系圖

太祖
北平王
梁王
東丹王 讓國皇帝
太宗
章肅皇帝
五千二百五十二
世宗
趙王
穆宗
河間王
寧王
吳王
荊王
平王
景宗
鄭哥
齊國王
秦晉國王
聖宗
韓王
周王
晉王
宋魏
燕王
魯王
興宗
晉國王
齊王
長沙王
遼姐季
晉王
燕王
道宗
楚王
主
秦王
天祚
晉王
秦王
晉王
趙王

歷代帝王纂要譜括遼。本契丹大賀氏改號遼。姓耶律氏。太祖。名億。字阿保機。母曰宣簡皇后蕭氏。唐咸通十三年生。初母夢日墮懷中。遂有娠。及長。雄勇有略。卜覽史事有光。併吞諸部。與梁帝更和。其國中大遂稱皇帝。在位十九年。壽五十五。謚大聖大明天皇帝。葬祖陵。稱元五看九。 神冊六 天贊四。太宗。名德光。字德謹。太祖第二子。母淳欽皇后蕭氏。唐天復二年生。神光異常。爲人雄傑。改國號遼。滅後唐。立後晉。後代晉入大梁。四年至樂城殂。在位二十二年。壽四十六。謚孝武皇帝。葬懷陵。 天顯十。 會同十。世宗。名阮。太祖長孫。東丹王突欲之子。母曰柔貞皇后蕭氏。諱呼二之。荒于酒色。爲察割所弒。在位五年。壽三十四。謚孝和皇帝。葬顯陵。 天祿五。 穆宗。名璟。太宗長子。母曰靖安皇后蕭氏。好獵嗜酒。畫寢夜飲。人謂之睡王。爲近人所弒。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九。謚孝安敬正皇帝。附葬懷陵。 應曆十九。景宗。名賢。世宗第二子。母曰懷節皇后蕭氏。柔弱。喜音樂酒色之節。有風疾。不能聽爲國事。決於皇后蕭氏。由是衰矣。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五。謚孝成皇帝。 保寧十。 乾亨四。聖宗。名隆緒。景宗長子。十二歲即位。母蕭太后也朝。復攻敗於宋。宋真宗時。與宋歲幣。使定和議。以宋爲兄。遼爲弟。在位四十九年。壽六十一。謚曰文武大孝宣皇帝。 統和二十九。 開泰九。 太平十一。興宗。名宗真。聖宗長子。母曰欽哀皇后蕭氏。在位二十四年。壽四十。謚曰神聖孝章皇帝。 景福一。 重熙二十三。道宗。名洪基。興宗長子。母曰仁懿皇后蕭氏。在位四十七年。壽七十。謚曰仁聖大孝文皇帝。 清寧十。 咸雍十。 大康十。 大安十。 壽隆七。天祚。名延禧。道宗之孫。刑賞濫。好貪色。女真叛號大金。與宋夾攻之。爲其所獲。降封海濱王。在位二十四年。壽五十四。 乾統十。 天慶十。 保大四。 右遼九主共二百十年。括曰。太祖太宗始創業。世穆景聖興道。扶天祚以上。共九主。二百十年。金所滅。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五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六十八 十三蕭

祅

洪武正韻伊堯切祥也說文引左傳地反物爲祅亦作袄許慎說文祅从示芺聲於喬切顧野王玉篇祅於驕切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祅說文作𥘵徐鍇通釋於遙反郭忠恕佩觿集祅祆穰上呼賢翻胡神中乙喬翻祅祥下分物翻袚禊又芳吠翻丁度集韻或省通作妖張有復古編袄祅並於喬切上从女芺巧也一曰女子笑貌下祅从示芺反物爲祅歐陽德隆押韻釋疑祥也元結中興頌蠲除祅災或曰祆字蕈反此非祅夭詳擇行均龍龕手鑑祅今祆正災韓道昭五音集韻祅災或作祅五音類聚又作禐音妖孫氏字說漢文帝紀有訞言之罪律歷志作祅言並讀作祅以祅妖爲大楊桓六書統影母祅於喬切祅或从大說祭祅祭祅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漢志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又先韻周伯琦六書正譌俗作妖非字潘傳義災也趙謙聲音文字通景嬌切俗混妖借夭周禮大馬之巢作祆妖非俗字又巧言非道衣服謌言中木之怪皆曰祅作謀非漢大紀訞言之畢俗字二義並得从示定意二字芺聲韻會定正字切影號影因煙祅

祅 洪武正韻同上 篆書 祅 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祅 徐鉉篆韻 祅 祅 並六書統 隸書 祅

祅 並六書統 草書 祅 鮮于樞草書集韻

杕

洪武正韻伊堯切木少盛貌許慎說文杕从木夭聲詩曰桃之杕杕於喬切徐鍇通釋詩曰惟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言棘心所以杕杕鍇曰謂草木始生未幾得地力而先長大故詩曰惟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言棘心所以速長者以得惟風之子所以速大者以母劬勞而養之也尚書曰厥草惟夭人詩曰桃之夭夭亦喻女子在家形體日盛長也夭物前也衆而迷大致亦謂姐折者爲夭也殷奇反陸法言廣韻木盛貌本亦作夭唐玄度九經字樣杕夭音妖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丁度集韻引詩桃之杕杕或从艸司馬光類篇人於兆切木名杕艸少長一曰木華茂貌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於喬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杕音杕義同一曰木華葉茂楊桓六書統影母杕於喬切杕夭人少美貌言本之少盛猶人也杕聲杕謀祅谷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字潘傳義夭杕杕間上趙謙聲音文字通景嬌切俗但用夭韻會定正影號切通作夭字切

影號影 篆書 徐鉉篆韻 並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因煙枤

草書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夭

洪武正韻伊堯切夭夭和舒貌又少好貌又盛貌書厥草惟夭字本作夭經典誤以夭折之夭爲夭後世相承不敢改也又篠巧二韻陸法言廣韻和舒之貌又乙嬌切宋重修廣韻於喬切司馬光類篇屈也从夭象形凡夭之類皆从夭於兆切又古老切少長曰夭又烏酷切地名山海經軒轅國有諸夭之野姜夔續千祿字於嬌切又烏皓切少壯也郭守正紫雲韻字从大屈向右韓道昭五音類聚倚苗切必長也又折也楊桓六書統影母夭晛意夭㝵能忠韻會舉要羽清音論語夭夭如也又篠皓韻趙謙聲音文字通袁嬌切見袁韻此轉注韻會定正影號切注其色愉也字切影號影因煙大

篆書 古論語 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草書 張旭漢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夭夭 詩凱風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正月民今之無祿夭夭是椓論語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草夭 書禹貢厥草惟夭厥木惟喬注少長曰夭許育

桃夭 詩周南國風篇名

桃之夭夭 於嬌反 **灼灼其華** 芳無呼瓜二反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古胡古牙二反朱子集傳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木少則華盛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 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嘆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新賞董十解仲春之月天地之氣既如此其融和而草木之花又如此其根盛先王於此時而令會男女以成婚姻宜矣此亦奉天時之大者也文王之化自家及國至於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則中庸所謂誠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之事也文王之化始於家故天下亦先有此意宜皆和順之意須要體切之始人人之禁莫大

於宜家使一家之人相與和順而無一毫乖戾之心始可謂之宜矣 劉瑾詩道種嫁曰歸公羊傳注曰婦人生以父母爲家嫁以夫爲家故謂嫁曰歸 賢氏曰見詩頌孔氏曰見詩記謝氏注曰見曾通輯氏曰見董子詩梁益要通嫁曰歸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故謂嫁爲歸 仲春令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中春之月令會男女鄭氏注中春陰陽交以成婚禮順天時也 毛萇傳鄭玄箋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箋云興者喻時婦人皆得以年盛時行也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箋云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孔穎達正義桃之至室家 毛以爲少壯之桃夭夭然復有灼灼然其桃之盛華以興有十五至十九少壯之女亦夭夭然復有灼灼之美色正於秋冬行嫁然是此行嫁之子往歸嫁於夫正得善時宜其爲室家矣 鄭唯據年月不同又宜者謂年時俱當爲異 傳桃有華之盛者 正義曰夭夭言桃之少灼灼言華之盛桃或少而未華或華而不少此詩夭夭灼灼並言之則是少而有華者故辯之言桃有華之盛者由桃少故華盛以喻女少而色盛也 箋時婦至時行 正義曰此言年盛時謂以年盛二十之時非時月之時下云宜其室家乃據時月 箋宜者至俱當 正義曰易傳者以託說女年之盛又言之子于歸復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爲年時俱當陸德明釋文少壯詩照反俱當丁浪反 蘇穎濱集傳夭夭少壯也灼灼盛也婦人甚少而盛不以色驕其君子而以宜其室家此后妃之德所致也 東萊呂氏讀詩記廣漢張氏曰此詩興也然興之中有比焉唯比義輕於興則謂之興而已詩中若此者多也 王氏曰桃華於仲春以記婚姻之時爾雅曰之子者是子也 孔氏曰之爲語助桃夭爲嫁者之子漢廣則自潔者之子東山言其妻白華斥幽王各隨事而名之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爾毛氏曰見毛傳孔氏曰見正義李氏曰見李黃集解 龍澤論說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世以艷色傾室家者多矣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豈非男女之以正哉 學詩貴於言往知來如此詩只說宜其家人大學又推而至於教國人蓋詩人從上面看故推而上之如桃夭乃后妃之致大學從下面看故推而下之可以教國人此亦觀詩之一法也嚴氏詩解興也桃夭夭然少壯其華灼灼然盛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其華色也此行嫁之子往歸嫁于夫家則室家皆得其宜也 迕仲曰見李黃

集解孔氏曰毛以長華谷嚴粲詩緝今曰殊心之夭與書厥草惟夭皆以長之意物少則長而未已毛以為華之盛謂盛故鮮好非訓灼灼字為盛也釋文曰婦人謂嫁曰歸 興也夭夭以桃言指桃之木也灼灼以華言指桃之花也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取相錯成文也言桃之少壯故其華鮮明木少壯則其華盛譬婦人盛年則容色麗也此行嫁之子往歸于夫家則男有室女有家夫婦皆得其宜也傳曰並見毛傳呂氏曰見於齊詩說宋華鎮雲溪集桃夭二月華仲春婚姻之時故以桃夭為興李樗音訓桃之夭夭言木之少而好也灼灼其華言其花之明而盛也木以剌華盛人少則色麗此女及盛年而歸其夫則男有室女有家各得其宜也李公凱句解桃之夭夭方桃之發也夭夭然而繼灼灼其華又華之開也灼灼然而華盛正仲春之月之子于歸此子於此時而往嫁宜其室家則婚姻以時男有室女有家皆得其宜矣

桃之夭夭有蕡浮雲反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朱子集傳興也蕡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毛萇傳鄭玄箋桃之夭夭有蕡其實傳云蕡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之子于歸宜其家室傳云家室猶室家也陸德明釋文有蕡浮雲反實貌蘇潁濱集傳蕡大貌也華谷嚴粲詩緝今曰蕡大也墳為大防鼖鼓為大鼓有頒其首荊宏茲蕡皆訓為大義則蕡亦桃實之大貌傳曰見毛傳李氏曰見李黃集解陳深清全齋讀詩編桃之夭夭夭夭指桃之木也灼灼其華曹氏曰鮮明貌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梁曰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興也桃之有華正當禮仲春會男女之時詩人見桃之少好其花灼灼然鮮明因以興嫁者盛年而容色美婚姻以時則男有室女有家夫婦皆得其宜也李公凱句解桃之夭夭解同上有蕡其實有蕡實之成蕡然甚大蕡音墳之子于歸宜其家室同上李恕音訓蕡大也木少壯則結實亦大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朱子集傳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輔廣童子問二句自華而實自實而葉詠歎之無已也毛萇傳鄭玄箋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傳云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傳云一家之人盡以為宜箋云家人猶室家也孔穎達正義箋家人猶室家正義曰易傳者以其與上相類同有宜其之文明據宜其為夫婦據其年盛得時之美不宜橫謂一家之人按十八年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也此云家人家猶夫也人猶婦也以異章而變文耳故云家人猶室家也陸德明釋文蓁蓁側巾反至盛也盡以津忍反或如字他皆放此要義宜家人今謂一家盡宜見毛傳鄭箋互注記大學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蘇潁濱集傳始言其華中言其實終言其葉言其容德皆盛也嚴氏詩解大學曰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已曰見毛傳華谷嚴粲詩緝不特夫婦相宜而一家之人盡以為宜言其能協和而使無間言也閨門雍穆風俗淳美豈非后妃之化歟 詩記曰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嗟歎未已而反覆歌詠之耳傳曰見毛傳李□習詩學備忘蓁蓁葉之盛也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李公凱句解桃之夭夭同上其葉蓁蓁葉之盛也蓁蓁然甚盛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則婚姻以時而一家之人盡得其宜矣 總論李迂仲黃實夫集解李曰夭夭毛氏曰少壯也說文云以夭字從木從夭則是為少盛貌桃之少壯則其華灼灼然而盛若非少壯則雖有華不復灼灼矣桃之少壯則其結實必大也若非少壯則雖結實不復大矣桃之少壯則其葉蓁蓁然而盛若非少壯則雖有葉不復蓁蓁矣此言婦人得盛時而嫁也歸者言婦人既嫁曰歸之子于歸則室家皆得其宜也家室亦室家也王氏謂宜其室家先女而後男男下女也宜其家室先男而後女女下男也夫婦正也此非也家人言一家之人盡以為宜也孔氏以家猶夫人猶婦此又不然如大學之言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則家人為一家之人明矣灼灼其華毛氏以喻女子之少壯也此其說得之矣至於有蕡其實則曰方嫁之時非但有華色亦有婦德雖未得詩人之意亦未為害理若夫言其葉蓁蓁則為婦人形體浸大其說非也夫以婦人形體浸大亦何足以形容婦人之美乎鄭氏於葛覃之詩以葛之覃兮喻婦人形體浸大毛氏於此又以為婦人形體浸大皆非善形容者矣孔氏以三章上二句為男女以正下二句為婚姻以時然觀此詩男女以正婚姻以時皆想見於三章之中不必分別也蓋所謂婚姻以時非指春秋之時而言之也不過言男女得盛時而婚姻耳而孔氏謂仲春得婚姻嫁娶之正時王氏以謂桃華於仲春以記婚姻之時若如所言則何彼襛矣之詩曰華如桃李豈是直言桃李之盛時乎孔氏王氏之說非矣 黃曰人君之治有出於政事之所及者有出於風化之所及者是以月令與周禮所載農功之事是政事所及也七月豳風所言農桑之事是風化之所及也故周官媒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越王時女十五而嫁男二十而娶

是特政事爾后妃不妬忌於深宮之中而天下之男女皆自各得其正各及其時宜爲政之事所及乎故作序者以爲后妃之所致也然當如致師之致爲之於此而使自至也后妃豈能家至戶曉而諄諄諭之哉閨門之躬行而天下之自化非有法令以驅之也孟子述古公亶父愛厥妃至於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是亦此詩之意歟今桃夭三章不特言其婚姻以時而亦言其男女以正自其及時言之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又曰有蕡其實又曰其葉蓁蓁皆只形容其及盛年而嫁耳先儒或以灼灼其華喻婦容有蕡其實喻婦德其葉蓁蓁喻形體淺大非詩人之意也詩人之辭豈若是其膚淺哉曰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又曰宜其家室又曰宜其家人此則形容其男女以正之義也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則父母國人皆賤之非所謂宜也如氓詩言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弃背如古人戒奔詩曰聘者爲妻奔則妾不堪主事奉蘋蘩此皆非所謂宜也大學云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則如宜之一字亦不輕矣先儒說此一篇只見婚姻以時而不及男女以正之意乎故表而出之王之望集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木或華繁而實不甘或實

豐而華不茂若夫華實兼盛而又早成者莫如桃故詩人以興焉夭夭少好之貌興其早成也灼灼其華以興其容之麗有蕡其實以興其德之美其葉蓁蓁以興其服飾之盛蓋有容而無德則其合或不以正合不以正則其服飾亦不能以備禮今也容德如桃之華實服飾如其葉之茂而于歸於夭夭少好之時此序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者也葉者所以芘其枝榦猶服之芘身也故詩人以其蓁蓁興服飾之盛焉其始歸也男親迎以下女所見者婦容而已故一章言其華而曰宜其室家室家云者女上而男下始歸之時也其既歸也女以正而承夫則婦德著焉故二章言其實而曰宜其家室家室云者夫先而婦從既歸之後也惟其合也以正則服飾足以備禮服飾足以備禮則非特夫婦之相宜其室家之人舉將宜之故三章言其葉而曰宜其家人蓋鑽穴逾牆則父母國人皆賤之何以得家人之宜乎此親結其縭九十其儀東山所以詠其新之孔嘉也故宋曹粹中詩說夭夭纖柔貌說文作枖枖木少盛貌灼灼鮮明貌蕡大貌蓁蓁盛貌之子謂嫁者也女子以嫁爲歸男子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桃之夭夭興其腰之纖柔也灼灼其華興其貌之鮮明也有蕡其實興其嫁而有子也其葉蓁蓁興其家道豐盛也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則夫婦自相得而已至於

宜其家人則一家之人皆宜之得以順爲正之道矣夫之子以盛年美色而嫁不敢挾其夫而能承上接下使內外無閒言化后妃之德故也此之謂后妃之所致非止於不妬忌而已戴岷隱讀呂氏讀詩記桃之夭夭有華有實其葉蓁蓁然能庇其本根則非但容色之盛而已信乎其與室家相宜也此詩國人作也后妃之貴能與事君子不驕其下其風化若此則民之室家爲得而不和也慈湖楊簡詩傳桃主榮夫好其華灼灼女之顏色似之之子女子也婦人謂嫁曰歸其居室家甚宜不必分男有室女有家也蕡者實之貌有子之象也其葉蓁蓁庶事咸宜之象也宜其家人一家之人咸宜之也相安也與夫婦和樂之正情也非邪僻也歸妹天地之大義也說以動歸妹也妹少女也雖說而非邪正心也道心也爲序者不達是道必於詩外推及后妃所致又及不妬忌不妬忌誠善而於桃夭之詩言之則爲贅則爲不知道毛傳亦未嘗言后妃不妬忌所致於以益驗序果衛宏所作釋音云其華芳無切郭璞云江東謂華爲敷陸德明亦云古讀華如敷易曰枯楊生敷老婦得其士夫記曰不當華而華楚大夫屈原九歎瑤華與雜居叶漢齊房樂章華與都叶揚子反騷童華與蒼梧叶光武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作陰麗華急就章芜華與蕖蘆叶易林

云桃夭少華李女宜家君子樂胥長利止居家古胡切左氏傳伯姬之占曰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虞人之箴曰武不可重用不可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屈原離騷厥家與封狐叶戰國策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又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揚子雲酒箴家與乎協蘧篨傳漁者發何家諱名爲預且或曰家本音姑爲河家家即姑也未詳按華有胡瓜切家有居牙切宜從有兩讀例而詩八用華韻七用家韻無叶此二音者今定從一讀且于余切林岊講義比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蕡實貌蓁蓁至盛也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家室猶室家也嫁而宜家則一家之人亦盡以爲宜也謂婦人之歸無踰時者如桃之盛　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男女淫奔則非正矣夫妻反目則多鰥寡矣宋袁絜齋詩經筵講義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臣聞詩人擇人情之相安者未嘗不以宜言之假樂之詩曰宜民宜人取其人民之相安也魯頌曰宜大夫庶士取士大夫之相安也夫人情至於相安則有如頑而無乖戾有歡娛而

無怨曠豈不甚可貴哉今此詩曰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則夫婦之間雍雍其和交相親愛者至矣又曰宜其家人則非獨夫婦也閨門之內長幼尊卑無不畢然有當於心矣婦人謂嫁曰歸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謂仲春之月婚姻之時也女之始嫁情意未洽而宜家之効固已立應況於浸大乎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以明物物之可嘉也以桃之可嘉婦德之可貴周旋俯仰無所不宜此豈法嚴令具強之使然哉風化之行固有本之者矣后妃無妬忌之行閨門有肅雍之美是非其本歟惠及其下衆妾序進則內無怨女化行於外嫁娶以時則國無鰥民此和氣溫極治之時也詩人安得不於一篇之中致其意歟雖然婚嫁及時使人如是者亦不少矣而人情未免乘衰罕以難睦閨者又何歟曰此所以有貴於風化也先王之時家道既正教化流行習俗淳美涵濡於禮義之澤久矣之子于歸資性婉淑足宜其家風化使然也非有先王修身正家之本而獨以男女及時為貴此乃不澄其源而欲清其流也又豈能銷乘衰之習而長輯睦之風哉此詩三章曾無一語及於后妃而序詩者推而言之蓋天下之事有可以法禁整齊者而風俗之美非法禁之所能致要必基本所在能周其力故其感召如此歸諸后妃鈎深之論也嗚呼后妃之賢否風俗之美惡繫焉吾身之脩不脩后妃之賢否繫焉君天下者其可忽哉許謙名物鈔桃夭詩人見親迎者異　經一章言華二章言實三章言葉自華而有實又見其葉之盛蓋自仲春至於春暮非一時也而皆曰之子于歸所見非一女矣宜其家之德則周也可見文王之化行於近遠女子皆有德之人則於其室家又皆教訓風俗安得不淳乎　傳　一章少詩照反按地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注中春陰陽交以成婚禮順天時故謂喪禍之變有喪禍者娶得用非中春之月疏喪禍之故月數滿雖非中春可以婚娶毛傳東門之楊篇謂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後以判婚姻失時而作故謂不及秋冬而至於春時疏明謂秋冬為婚無正文而孝引荀子家語為證賈公彥疏周禮破其說而引邶詩殷頌易春秋夏小正之說以正毛氏孔穎達之失甚明故朱子於此詩引周禮之文以見婚姻之正時也中直用及詩註見前未善詩經解頤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此非勉強所能致也必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咈於夫之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是豈易而能哉之子之所謂宜猶后妃之所謂淑然淑以其德之蘊於中者言宜以其效之著於外者言惟其有是德故可必其有是效也后妃躬行而倡於上之子

則微而應於下故于歸之際見者知其必有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以觀感應之機矣劉玉汝詩纘緒　月令二月桃始花周禮仲春會男女詩人因所見桃華以起興此專指首章言次章三章則因首章言華遂取實與葉以申所詠不必皆實見矣蓋桃始華所見者也當此之時安有實與葉哉詩之託興多如此如黍離之首穗實亦然不必別為之說蓋亦一體也周國女子之嫁始至而詩人見其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家曰知曰必為其始至可知必詠始至者詩美女子之賢多如此如關雎鵲巢碩人皆然蓋古者明日見舅姑三月廟見而後成婦前此皆為始至之時女子之賢否於此乎觀周民熟文王之化皆能修身以齊其家故女子既賢人亦歡詠而深喜其賢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劉瑾通釋　陳寄齋曰既曰宜其室家又曰宜其家人則可見男女以正之義也如父事國人皆賤之則非所謂宜矣血氣之使尤甚於少年故少艾之女不聞於婦道雖親之士不堅於臣節　輔廣童子問文王之化自家及國至於桃夭而天下之女子皆有以和順其家則天下之人莫不好德而賢才衆多亦其必然之勢也故次之以兔罝詩傳纂疏陳氏曰室家之穪非難而正為難　謝氏曰易曰家人利女貞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男為家之主令惟曰利女貞何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家人正必自婦人始婦人正則一家之人皆正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此桃夭一詩男女以正婚姻以時而必推本於內也　陳氏曰見通釋　黃氏曰見李黃集解　劉玉汝詩纘緒此文王治國之實也國之所以治者以人人能修身以齊其家也國人之家齊而後君之國始可以言治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宎

洪武正韻伊免切深蹇莊子宎者咬者亦作窔又篠韻二韻丁度集韻竅聲司馬光類篇又伊鳥切又一咩切楊桓六書統影母宎从宀大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作窔烏皎切見去聲亦此音作宎非

篆書　六書統

芺

伊免切韓道昭五音集韻乙嬌切苦芺也又詳上聲

䙅

伊免切顧野王玉篇烏消切䙅襆也宋重修廣韻於霄切丁度集韻䙅衣襆也或以衣作䙅司馬光類篇伊消切又一笑切衣襆楊桓六書統影母

纓从衣从賏衣之在賏者也从糸从賏繫於賏閒也 亦作褸纓 並熊忠韻會舉要 拊清音通作要詩要之𦈏字滌博義 音要纓絏 韻會定正
影賏切 業褸字 影賏影因煙褸切

篆書 [篆]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篆][篆] 並六書統

隸書 褸纓 並六書統

蠳 伊尭顧野王玉篇 於招切毒蛇 禾重脩廣韻 於霄切 度集韻 青嫈 蛇 司馬光類篇 伊消 揚桓六書統 影母 嬰亦聲 蠳字滌博義 音要

篆書 [篆] 六書統 隸書 蠳 六書統

㫚 伊尭架重脩廣韻 於尭 揚桓六書統 影母 目望遠合也 統注 㫚字滌博義 於霄切

篆書 [篆] 六書統 隸書 㫚 六書統

魩 伊尭禮法言廣韻 魚 禾重脩廣韻 於尭切 度集韻 博雅 鰟魩 静 司馬光類篇 又於丸切 又於九切 又於糾切 又乙六切 揚桓六書統 影母 从魚幼切 聲 魩隸

篆書 [篆] 六書統 隸書 魩 六書統

鴢 伊尭禮法言廣韻 鳥 禾重脩廣韻 於霄切 似山雞而長尾 度集韻 山海經應山有鳥名曰鴢鶇 其名自呼 服之不眩 或从隹作雜 司馬光類篇 伊消 揚行均龍龕手鑑 於消切 揚桓六書統 影母 鶇 从鳥幼聲 鶇隸

篆書 [篆] 集韻見杜從古 集篆古文韻海 [篆] 六書統 隸書 [隸] 六書統

鴢鶇 山海經 中山經中次六經應山有鳥焉 狀如山雞而長尾 赤如丹火而青喙 名曰鴢鶇 分要二音 其鳴自呼 服之不眯

訞 䛐 伊尭禮法言廣韻 巧言 禾度集韻 諸祆祥或作 歐陽德隆押韻釋 言訞亦作訞 漢文紀除訞言之罪 注訞與妖同 釋行均龍龕手鑑 訞 訞一作訞 韓道昭五音類聚 於嬌切 楊桓六書統 影母 訞 於喬切 从言夭聲 或从芙 熊忠韻會舉要 拊清音 前谷永傳訞辭曰 閒動 杜 飛辭為無道 臣為非 師古曰 易訞占之辭 即妖字 韻會定正 影曉切 評議之辭切 影母 影因 姻訞

篆書 [篆] 古老子 [篆] 同上並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篆][篆] 並六書統

聽訞 人名 羅泌路史後紀 炎帝居母曰聽訞 桑水氏之子也 太平御覽 訞音妖 主帝朴女子 亦有妖音 或作訞 作鄯韓夫也

吆 伊尭切 丁度集韻 吆 吆聲也 韓道昭五音類聚 於尭切 揚桓六書統 影母 吆 从口幺聲 吆 隸 字滌博義 於霄切

篆書 [篆] 六書統 隸書 [隸] 六書統

⿺辶杳 伊尭切 丁度集韻 韓道昭五音類聚 於么切 揚桓六書統 影母 从辵从杳 杳 行也 杳日下而昏也 行而不能至 窮其所歸之地 杳冥也 遠故如此。

篆書 [篆] 六書統

⿱宀乚 伊尭切 丁度集韻 戶樞聲也 司馬光類篇 又伊鳥切 又一叫切 揚桓六書統 影母 [篆] 又烏皎切 統聲 隸 字滌博義 於霄切

篆書 [篆] 六書統

⿰耳幺 伊尭切 丁度集韻 耳鳴 韓道昭五音類聚 於尭切 揚桓六書統 影母 从耳幺聲 隸 字滌博義 於霄切

篆書 [篆] 六書統 隸書 [隸] 六書統

犳 伊尭切 丁度集韻 山海經 隄山有獸 狀如豹而文首 名曰犳 司馬光類篇 又職略切 獸如豹而無文 揚桓六書統 影母 从犬勺聲

[篆] 六書統

⿰幺頁 伊尭切 丁度集韻 頭小貌 韓道昭五音類聚 於尭切 揚桓六書統 影母 从頁从幺 幺 微也 亦注 字滌博義 音幺

篆書 [篆] 六書統

樮 伊尭切 丁度集韻 木名 其子細 晉司馬光類篇 伊消切 揚桓六書統 影母 从木从要 隸 字滌博義 音要

篆書 [篆] 六書統 隸書 [隸] 六書統

殀 伊尭切 丁度集韻 害物也 司馬光類篇 於喬切 楊桓六書統 影母 亦聲 殀 隸

篆書 [篆] 六書統 隸書 殀 六書統

鴂 伊堯切丁度集韻鴂鳩鳥名三首六目六翼六足韓道昭五音類聚於嬌切又烏皓切楊桓六書統影母鴂於喬切从鳥夭聲李滐傳義妖音

篆書 鴂 六書統

餥 伊堯切丁度集韻餳也司馬光類篇於喬切楊桓六書統影母餥从食䄏聲䄏古字滐傳義餥音妖

篆書 餥 六書統　隸書 餥 六書統

𡖋 伊堯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妖 婹同上

甀 伊堯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婹

䙚 伊堯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妖

妭 伊堯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於堯切美女也又蒲活切

橇 洪武正韻丘妖切泥行所乘漢書作毳又隊韻顧野王玉篇橇丘喬切亦作䡊又子絕切孫愐唐韻橇蹻擿行又為所乘也丁度集韻或作蕎亦从木作𣟁司馬光類篇橇又呂妖切桔槔也又渠嬌切說文水渠也一曰犯橋亦姓又居勞切起勁疾也又舉夭切關人名秦有盛橋又渠廟切牛貫鼻木橇又祖芮切又充芮切又祖悅切又記約切說文從也郭守正紫雲韻史夏紀乘橇徐廣曰他書或作蕝河渠書泥行蹈毳亦作橇周昌芮反漢溝洫志孟康曰毳形如箕如淳音蕝彥曰毳讀如本字在去聲今監注在此恐亦可押釋行均龍龕手鑑䡊俗䡊或作起蕝反韓道昭五音類聚孟康云橇形如箕擿行泥上亦作𣟁也楊桓六書統漢毋㮑本子芮切假借之等橋本渠妖切借充上義䡊丘嬌切从革喬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史記作橋道作蹻文選海賦乘蹻絕往抱朴子乘蹻周流天下蹻道有三法一龍蹻二氣蹻三鹿盧蹻韻會定正字切漢毓漢輕韋橇

篆書 䡊 集韻 橋 同上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橇 橋 䡊 並六書統

草書 橇 漢張鍇 橇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泥行乘橇 史記夏本紀禹治洪水泥行乘橇徐廣曰他書或作蕝 孟康曰橇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曰橇音蕝 蕝之蕝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

踏橇 列子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復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注雙枝蜀放脛令人所謂接腳之戲是也雙枝者雙木也弄七劍而五劍在空中今人亦有此戲燕戲者燕飲之間雜弄之技也技無庸者言本無用於此偶吾而賞之拘繫而欲罪之也技同而所遭異時不可必也 文獻通考漢世有橦末技渠有長撬伎陳暘樂書宋雜樂有踏蹺蹺撬技雜旋弄槍之戲夢粱錄百戲踢弄家每於明堂郊祀年分麗正門宣赦時用此等人立金雞竿承應兼之百戲能打筋斗踢人踏橇之類 事類全書長腳人常負長脊人入海捕魚今之橇人蓋象此也

趫 洪武正韻丘妖切捷也許慎說文趫善緣木走之才从走喬聲讀若王子蹻 去廟切徐鍇通釋趫足捷也顧野王玉篇去嬌切緣木工也陸法言廣韻善走又緣木也又巨橋切陸法言廣韻又祈喬切又去遙切孫愐唐韻起䆗切宋重修廣韻又巨嬌切司馬光類篇渠嬌切又丑小切輕走貌又巨夭切戴侗六書故丘䆗切高舉輕捷也又作趫行輕也一曰舉足也釋行均龍龕手鑑趫俗趫正楊桓六書統漢毋鐈喬高不也从走喬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韻會定正字切漢毓漢輕韋趫

篆書 趫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趫 徐鉉集韻

隸書 趫 六書統　草書 趫 漢張鍇 趫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塗山趫 人名路史夏后紀禹娶塗山氏曰趫 世本趫作僑非

蹻 洪武正韻丘妖切舉足行高又企也唐陳子昂傳蹻以待陷又見下又篠韻二韻陸法言廣韻揭足孫愐唐韻去遙切舉足高也又其略切丁度集韻舉趾謂之蹺或作趬蹺蹻司馬光類篇牽幺切又渠嬌切又舉夭切爾雅蹻蹻憍也又拘玉切山行所乘以鐵如錐施之履下又迄却切方言蹻也山之車曰蹻一曰㩓躡貌又訖約切引詩小子蹻蹻又極虐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蹻俗蹻正也喬反跪俗見遂反韓道昭五音類聚又近消切楊

桓六書統漢書蹻與蹺同以足喬聲蹺以足堯聲與蹺同饒余見毋
丘夢韻隸韻志韻會舉要角次清音韻會定正字切漢統漢輕韋蹻

篆 集韻見杜从古 並六書統 隸 六書 書統

書 集篆古文韻海

草 並張鋳漢見 書 草書集韻

乘蹻

太平廣記有盧生與唐山人遇合因祈唐傳縮錫術唐具述盧乃咲語唐曰幾悟殺尔此術十得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添金縮錫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

鹿盧蹻

太平廣記杜光庭自京入蜀宿於梓橦廳有一僧擁爐怒目閣其炭之有爲乃云今日自興元以來杜巽之明發僧去窣謂杜曰此僧乃鹿盧蹻也

羸縢屩蹻

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

太上開天龍蹻經

道經黃帝請問寧君訣軒轅黃帝咸植德津上感神精誠靈持秀位承天

帝優道永真清齋玄洞越雲臺山拜參寧君請問三洞曰朕承鴻緒雖統萬機每請真要奉修玄旨心形本跡聖道幽微與理虛凝未能玄悟洞玄靈寶五篇道主洞神德經普無色像大洞聖教致質虛無記質道虛三寶齊梁凡情惑滯至道難明三洞道主通同一否寧君答曰玄元始氣三洞玄根三清三界普無應體德真聖位九品玄階三洞混道應感有異歷劫應化三寶齊臨高聖下凡隨機降投上聖傳道應說雜言中真傳德寄言通理下界傳經因言脩習開度有賢三等斯別黃帝再拜跪請答曰敢問其道三品互差願示其要令無疑惑寧君答曰三境三界通礙見殊高聖下凡悟有淺深洞道無礙名爲三洞道方感報不等言上聖傳道者至聖玉帝於龍漢劫時應爲天寶大洞聖君上生玉清十二聖天當傳聖道而與鬱單天帝九天丈人禪善天帝九天真皇須延天帝元始天王各教三天九品聖道亦明劫時應爲洞玄靈寶真君次生上清十二真天傳於真道而與禪黎天帝元始先生不驕樂天帝高上元皇應聲天帝虛皇玉帝各教三天九品真道上皇劫時應爲神寶洞神德君次生太清十二德天傳於德道而與先觀天帝萬始先生清明天帝紫虛帝君無爲天帝太真玉皇各教三天九品德道此是上聖而傳其道也言中真傳德者太易時傳授太帝君太始時傳授天帝君靈陽于太初時傳授太微帝君太極時傳授太微天帝君太素時傳授金闕後聖太平李真君上相青童君玄帝君此是中真而傳其德也言下士傳經者應化法門十二等事一者三洞寶說本文二者神符奉宣吉信三者玉訣示無疑難四者靈圖圖寫相好五者譜錄歷代授道六者戒律防非禁惡七者威儀序序軌格八者方法脩行節度九者術數隱景常形十者記傳傳示學人十一者讚誦歌頌聖德十二者章表章請衣奏三洞道達應感證緣三乘積功證果亦別隨功高下上生諸天諸天乘報乘經說證三十六部證品主天三十六天隨經修品上證道果因有發脩脫脫有緣自然正性也黃帝再拜又重啟曰三十六部三品應歸三十六天隨經修品經證天品三品藏經凡情巧難未曉道源證品通否寧君答曰三洞經法天尊相門應感通生皆從相立身光洞耀朗徹太空境界天人咸皆稟植三寶應象九帝翼形妙有通源始成神識神清智朗志鑒慈明氣淵神脅賭障斯虛恆洽大道境界通玄靜念身佛三清洞合八景保眾莫眾雲騁九天翼形潛昇淨境三十六部洞瑩爾身三十六天念隨心見

諦聽吾言方爲汝說寧君吉黃帝曰至道無爲無形無名從本降跡漸頓三身從起三身而演三洞三境三界凡聖顯差九天九人應緣通貫三寶漸頓三乘接生皆起法身身光相好三身相好境界無形應感天人同滋育象皆從相好而植其神上稟玄精始成妙用第一法體玄微幽微真一妙智清靜無礙上顯法體三十六門應演三洞三十六相上下相合七十二相第二應身應體顯象三境三界上下圓明降氣生神而成靈識無量功德福被人天應感業緣隨功證果上顯三境三十六天下應三界三十六帝上下通應七十二相第三化體開化人神皆含三洞九氣生育饑天象地合爲識室內顯化身三十六相外示主人三十六相內外相合七十二相三十六部是無相源從理寄言令詮其理應生境界福復十方歸根反本以立階品證果進位超昇大羅體解大道入真實際圓滿清靜澤被黎民善開方便示有爲法道主妙用而起識神萬化應緣一相空靖也寧君吉(告)黃帝曰寂寂法身而主空洞空洞之內而生太淥太淥之化三氣主爲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氣所主出乎元元氣所主出乎始此氣之本宗於帝帝之先故曰玄元始氣也玄元始氣三洞玄根上應三塗而立三尊中生三界三乘接引通爲三元生入三宮故此三氣品物生焉

三生萬有根源本始也寡君吉黃帝曰三清天中玄元始氣以三合五化為八景神各生八方而為二十四帝者上為三清二十四宮紫虛僊甫降為四梵四八化生各為三界二十四宮普為一天二十四氣內主人身二十四體故此三元三部八景二十四帝帝各三元元各五神各生三百六十神六六品族合氣生神上為三清六十四梵氣二六相合三十有二降生三界三十二天普通一天三十二帝二十八宿璇璣玉衡故主一天三百六十日一月三百六十時一地三百六十名山一人身中三百六十骨也寡君吉黃帝曰玄元始氣合生九氣故為九帝上為九天中主九人下為九地諸天九聖皆備形神生人九戶稟道主立又主北地九野分方上通五帝四運周錯九炁列正陰陽五行人民品物並受成生也寡君吉黃帝曰三清九天各生八方而為七十二宮三元各有二十四帝上為二十四真中為二十四神下為二十四生三元八景品族主神合中九宮八十有一通生諸天八十一分普主諸地八十一域內生人身八十一關節也寡君吉黃帝曰正一大道以出真帝正一玄真而生大神三元解泄則一之所生故玄功歸一萬事主焉此至道之祖宗元炁之根始也從本降跡普植形神因無名立有名寄有名詮無名通為境界應氣主神三洞道化以為天尊三公天也九天通化應為天尊九卿天也僊真各位各證九品故有三九二十七位故為天尊二十七大夫天也九天初構上下重疊及其分應則列八方故有九九八十一位故為天尊八十一元士天也通前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各主氣衆故為天尊百二十郡天也又於百二十郡等天內為五岳外為五官各生十神合為天尊千二百縣官天也又於千二百縣中各有三元元各五鄉故為天尊萬八千鄉天也又於萬八千鄉天各稟五氣以為五天亭故為天尊三萬六千亭天也又於三萬六千亭中亭各五候合為天尊十八萬候故此官爵通主諸天又備人神各稟氣象並得安立而植生根紫戶玉關三萬六千關節根泉本始一時生神也寡君吉黃帝曰吾昔承玉帝開天上離三洞法門萬化根始降生境界而植形神應感衆靈普稟官爵三清上境三洞玄根下主三界二景通合四結御運五氣遞興百六數交劫有生滅諸天奇限高下不同隨功證報見有差別故演三洞遣君奉宣當度有賢歷劫開度汝今請問向序應生講魏吾言示汝寶訣元始開化道貫天人身主相好境界通棄虛無應體寄象立言因有發脩方登空寂三洞指引九品降差妙極道源真通玄一體解幽賾徹朗懸微三清妙門脩念斯感寡君吉黃帝

曰吾昔承太帝昔住初劫龍漢開圖內演混沌十號化身託迹諸天成立諸法離言說道無礙生津天中之尊無形化生於大羅天明霞觀中而演三洞三十六部降生三境三十六天三洞法門萬行根始下生三界品物流形八方已下各生五億五萬五十五百五十五億等無極三界北地等天八方皆有三千大千世界無極三界皆稟三清三元上下三十六天每方四天四九列位上應天璣三十六門普為北地三十六音一塵之內三十六氣天人相感同稟道生三十六地嚮象通感三洞通化凡聖有殊應感隨機後有九種上上聖教上通玉清中上真教次通上清下上僊教次通太清上中聖教次通無色中中真教次通色天下中僊教次通慾界上下聖教下接利根中下真教下接平根下下僊教下接鈍根三乘漸頓三根不同三界天人三寶接引三清聖教三洞玄階上帝通鄉曠埋虛漠通主妙有諸天良緣道性虛凝不生不滅無來無去願泉妙門恍惚隨迎示具實法諸天受樂從有發修因緣行業根本果始證果超拔從此六門慈悲善忍四等俱備雌柔忍信謙靜止息能行有德心捨無德念念增廣福德慈隆天眼了達密無相想想既已去色形又無捨識增修無有勞動財無動作輕塵都忘超出生滅至四人境壽福浩劫無礙化身託下救凡積功昇進昇玄證果又登四梵漸昇太清登入九僊次昇上清登入九真次昇玉清昇入九聖上至上聖上上聖果功德充滿昇道入無忘功忘果自然正性與道混合真會虛空天尊道身常性湛寂寡君吉曰三洞開化普植天人一切官爵咸皆稟受有物生主無形常存境界應身皆為天帝普為上下三十六天尊又於北地三十六音主諸天世界通含三十六帝形下地上方通管三十六音氣三十六部普度無塵三十六天昇進階品三清衆聖妙哀書相三界九地四運遞遷三界劫壞混沌無生三清三寶更降元氣每劫重造三氣為宗三寶通主九運不等故無色界上元頂天其天氣相交三千三百度為小陽九小百六其天氣相交六千六百度為中陽九中百六其天氣相交九千九百度為大陽九大百六色慾下界為上五去下短上長其色有異其上無色天氣相交三千三百度次下色界中元頂天即有六千六百度又不慾界下元頂天加有九千九百度其上無色小陽九其中色界中陽九其下慾界太陽九其下慾界萬劫壽形其中色界百四劫壞其上無色一週普淡又於慾界九土亦異天地相交三十三百度三土交表水火兵病饑饉饑死六千六百度六土交害九十九百度九土並損故顯太一有氣演行太歲宮氣更相之適適被家國內及人身所至之言

隨神見疾三塗逆順交錯八方三十六載十二周滿此是小會積數成災時請是經方免斯患大小劫會九氣終時業果不定上下報異　三洞通生元五品是時黃帝拜參寧君請問三洞尊經三品傳道啓問說已又拜稽首復請訣曰三洞尊經上主三境三十六天三十六部既主境界各有三十六天三十六天亦是三十六部否寧君荅曰玄元始氣三境玄根三十六部主天法宅三洞降像為天人之主主九聖通化為象帝之玄根三十六部為境界之生門三十六天為入道之階品故因經以開道明氣象以通於經開逕路以證道鄉藉證修以登聖果淨身神以通道境修置約以祛惑情三十六部洞觀齋臨三十六天隨心響應三清上境下界凡緣三界互鑒初在心首階級不等故立界名隨根應感凡有五種諦聽吾言方為汝說寧君告黃帝曰吾昔承道主生化法王天中之尊皆悉稟受初降妙一聖凡初始始生於元元通真道元主於玄玄主像教像真聖位三洞玄尊三寶立位三號亦別故於龍漢初時元始開圖應為玉清天寶聖君號為大洞無形天尊而說大洞十二部經而教玉清十二聖天次於赤明劫時應為上清靈寶真君號為洞玄無名天尊而說洞玄十二部經而教上清十二真天次於上皇劫時應為太清神寶仙君號曰洞神元始天尊而說洞神十二部經而教太清十二仙天三十六部經主於諸天天人稟受故名三界三乘漸頓接引通方開度有賢應身降受歷代教化天尊通神三洞寶經隨方顯用寧君告黃帝曰元始應身七十二相上主三境下主三界皆稟三元品物流形生天元始故稱天尊三十六部天尊化體三界之內三寶接生應感不同故為無色色慾界也又為眾生根性參差雖同一天感有五種一者三洞三界二者應化三界三者反出三界四者流染三界五者輪迴三界言三洞三界者三十六部上主三境三十六天中生三界三十六帝下主九壘三十六土皇天人相通三乘接引精氣相貫皆稟三洞善貸得生也其二應化三界者三部八景應為陰陽四時變化見有生死其三反出三界者至道妙氣渾養主神雖居胎者不為所染超出三界去有為門反此菩臺須超上道也其四流染三界者悟道妙本寄情陰陽形染六情起見通識迷悟有無善惡相續流轉見報入善惡門也其五輪迴三界者胎迷深者而墮三塗流淪惡道不能得出永沉苦海長淪愛慾也寧君告黃帝曰元始應演三洞尊經通成境界接引階品無有為有閑化天人令登無相以入空解上顯三境三洞通方下生三界應感三種一者豁爾虛空二者質礙形色三者緣慮心體言豁爾虛空者空

洞道氣混化太虛應象立無而成境界山河石壁嶮岨幽深端正好醜以為耽滯天人六道感有見無故云一者豁爾虛空也言質礙形色者應化三界三十二天生處陰陽而成有體從道妙一善貸生津寄託胞胎世間父母兩半相合而執有形具足諸根是為色聚既根成就生六種識而起分別是為識聚既妄聚塵分別假相而生愛著是為想聚倒想聚已妄生憎愛而起貪嗔是為行聚既觀聚合妄想堅成執見愚癡而生惡行淪沒三塗不能得出是故名為質礙形色也言緣慮心體者即體是報由業緣生善智慧者返道復源愚癡溺爭流依惡道隨其所報應感見生六慾四心以為界畔是故名為緣慮心體也是故為說三界感差受報各異而有五種一者未入三界繫縛之位雖主其域非三界因出於主域上主四人天也二者感生無色之業上出色慾猶四輕塵捨識增修忘形神淨也三者感生色界之業為色深重漸捨六塵三度重捨十八天報四者感生慾界之業六慾能染故感六天五者感生三惡道業為胎六慾三毒見生而落畜生餓鬼地獄道也　通主官屬元置品寧君告黃帝曰元始天尊昔於大羅天明霞觀中應主境界而演三洞三十六部大洞上品十二部經具有三洞三十六部尊經之福何以故大洞聖教通具生像兼包眾經一切官屬故有洞玄洞神三十六部上品功德洞玄部中不及兼上唯通於下而攝洞神故有二十四部真像之力洞神像經不及於上唯有洞神十二部經生像之福三洞應化通起生源三寶接引蠢妙有別從道妙氣降迹主神無有為有有無所有體解大道發無上心解脫無為常樂我淨也洞玄具教中乘惠緣從聖降真通玄入妙故說應化開方便門知有不有從有發修無愛染心離有為境修習正觀安住中道洞神像教寄情因緣故立境界諸天官屬開化人神成立諸法三寶通化像為主門從主發修入無相體故頓漸化仙易生首從主遷像遷像入真還真入聖還聖入道三洞妙有以氣為宗宗主於始始生於元元主於玄玄始氣通聖上主玉清元始主真中生上清玄主仙教下生太清三清應象三寶通臨三十六部應天教授三十六天三洞主根三界稟氣應界修品七十二相境界妥形八十一好表主大有故於龍漢劫時號為無形天尊應為玉清天寶聖君以為大洞之尊玉帝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氣一氣各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里一氣各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歲歲里數終曆分相合下通三界以為大劫次於赤明劫時號為無名天尊應為上清靈寶真君為洞玄之尊君而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氣一氣各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里

一氣各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歲歲里數終曆分相合下通三界以爲中劫次於上皇劫時號爲元始天尊爲洞神之尊神而生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氣一氣各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里一氣各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歲歲里數終曆分相合下通三界以爲小劫天尊言吾今應相境界通身上顯諸天下應萬象歷劫應化開度兆人有道上賢降爲師校或生下界與物混濵託質通凡沉浮莫辨與道通化應接有緣爲授是經令聞悲解潛行救度不恃有恩志淨神清爲宣是法寃君重吉黄帝曰三清九帝八景通方應主三境通爲接引下降三界品物成形開心天人同稟官爵故玄元始氣各主八景而爲二十四帝九天各主八景而爲七十二宮言二十四帝化爲二十四神二十四神化爲二十四氣氣亦成神神亦成氣散之爲雲霧合之爲形影出之爲造化入之爲真一上結三元下結萬物神具變化無有定名百神之中皆以三合成德天地之極上境二十四帝下爲三界二十四氣二十四帝帝各三元元各五神各主三百六十神混通三界三百六十神各主一天三百六十宮各主一歲三百六十日各主一月三百六十時各主一身三百六十骨普主一地三百六十名山下通天氣八景齋臨上濵主津合氣司植無極三界普稟兆原天人相

通萬境通貫八景開化應象立象二十四帝上主三百六十神六位而成合爲六十四梵氣六位相合三十有二三十二歲天一周也故明三界三十二天三清九氣上下通神傍貫璇璣四運明朗三洞天曆歲爲三元六位陽辰爲六齋月八景通運八節修門十直朝尊奉修十善燒香願念功感諸天然燈續明援生救死香花寶蓋供養諸天轉讀尊經令通悲解上懺七祖先代宿殃下爲含靈同滋法澤三清衆聖備鑒丹誠三界官屬無鑒映三官清淨九戶圓明五藏曉徹六腑通慧八十一好光王八十一類燈三十二相通明三百六十骨三十二帝來現玄虛三十六天顯登頂相八景備衛九天莫形駕景衆龍上登玉清也寃君吉黄帝曰大道主化無物不通大包無外細入無間無物不真無物不主無物不度無物不成開廓太空分爲十等從上太羅天下及三清而爲七分上及傍並皆備太空以爲道境故玄都玉京山上品有七覺之氣也太羅已下而主三境合爲七分傍備太空通爲聖境又復次三清八方正中各於其下又爲一分而生兆地五億億五萬億五千億五百億五十億五五億等無極三界皆稟五運五氣主成故通天地五十五數三元上下皆以三洞合通九帝一十二天總合三元三十六帝正中八方普稟三清唯感四帝二十二天三

百六十度以成二十八宿五運主化雖感道原分應通凡從上第八分也復次各於無極三界已下又爲一分以爲九壘三十六土皇皆稟三界上通三清每年八節四季之日錄人善惡上奏三清善惡罪福上下計會此通從上第九分也復以九壘之下而有八門九幽地獄上是陽考下主陰罰上下各九亦名十八大地獄也於此獄下大風澤之氣似風非風似水非水識者性骨不可分別擎持地軸全不傾倒此是從上第十分也寃君吉黄帝曰三洞通化九氣混生天有三十六帝君地有三十六司內三培下降九氣通主九壘上騰三界通感一天境域二景合明三元齋臨四緒感備璇璣混合總統搨羅貴寶主神應氣成熱周天璽紀遇度玄關九壘土神各爲兆地太歲太陰大將軍歲德建破之神若有行人奉修三洞三清上經當免下地九土靈祇不爲作害故第一之地名元德其氣上清中黄是元土卿所治原一萬一千一百一十里土家百官悉治其中第二之地皇德其氣通黑是元庭土丞所治土家百官亦治其中第三之地帝德其氣通蒼是虎口土龍所治土家百官亦治其中第四之地王德其氣通黄是元心土大將軍所治第五之地人德其氣通赤是元福土令所治第六之地地德其氣通白是元谷土長所治第七之地里德其氣通紫是始

甲土父母所治第八之地稷德其氣通青是始質土宗正所治第九之地昌德其氣通綠是軒始土下有二千石所治九地土官各置土府上通兆地十二神官也　至道法身應主相好元置品是時黄帝越雲臺山拜參寃君請問三洞二等開度應接天人次問三寶通主境界又問境界通主天人人通道主主通道體道通無外普備形神至道無私感化何異寃君告黄帝曰三洞九帝九天主門仙真聖位各有九品二十七位三洞品階從凡遷仙八十一等本爲三界迷暗多差故立三乘以爲階品主道玉帝功備十方故立三寶三尊不同應顯三身三體各異故於龍漢劫時應以無鞅號爲無形天尊赤明劫時應以真放號爲無名天尊上皇劫時應以仙放號爲元始天尊三寶應教三乘有差應化法身本迹亦別昔於初劫龍漢開圖於大羅天明霞觀中而演三洞三十六部應主境界各有三十六天內演十號混沌天元玄元始氣應爲玄象身光洞煥九色重暉八景圓明而主相好應主境界化體成人人天眾緣凡聖不等三身相好上中下殊開立八神皆稟化體也寃君吉黄帝曰吾昔初劫至道玉帝無形天尊於大羅天明霞觀中而說三洞應主十號教九帝而立九天仙真聖位立三寶之玄津二十七位爲境界之修品三十六部上爲三境之玄根下

為三界三十六天之慾宅七十二相境界無形八十一好入天主本消息變化遍備大千吐納應身通生五億無極三界儔旦無塵境界通神上下俱集無初應現名號有殊歷代化身尊名有別第一號源源是源本第二號泯泯不可分別第三號沌沌是朴大第四號滇滇是滇然第五號浡浡然無際第六號漭漭如細霧第七號溟溟如潰涌第八號始始氣凝於大羅第九號元元善之長第十號玄玄主上天玄之又玄天中尊主位稱陛下上備生原是故無名天尊上從大羅八號始氣初生玉清應以聖教大洞法門次從玉清九號元氣下生上清應以真教洞玄法門次從上清十號玄氣下生太清應以仙教洞神法門後次三境下生三界境界相感三乘互差三境接引三界亦別玉清聖境下通無色上清真境下通色界太清仙境下通慾界後次三洞通生人神天人相通九戶齊皆玉清聖境主人上一泥丸上宮上清真境主人中一真為絳宮太清仙境主人下一黃庭仙宮故人下一黃庭元主以為生神含氣命主仙道主主因主修習仙之言遷達升太清遷仙入真上升上清遷真入聖上升玉清遷聖入道上升太羅至道之境曠理凝寂也　元始應演三洞三十六相元置品是時黃帝拜受寧君為演天尊開化事已後更啓開主天元由玄元始氣三境玄根降主三界萬象通備天尊十號三洞主由三境三界普集斯慾元始降化應相成天天既有生相門何在寧君吉黃帝曰吾昔承天尊於大羅天初生境界開化形神故立天帝建設主津為諸大聖而演太上開天上經七十二相三種應身八十一好三度化體從本降迹漸顯有為故顯法身後次應身更示化身通生境界同集相身一切天人皆感主用始成玄奧而有識神也玄元始氣三洞本象三十六部境界階品玉京玄臺三洞應成紫微金闕九氣通立故示法體以顯天容應化通凡人天澄宅三洞妙本道立身光境界無形應緣斯起妙辯無礙是曰聖真高上莫過是為相體故顯九變九一化形四九通方三十六等三十六相三變應身解脫菩薩是真實際妙而無礙應為至一光明無上應為皇一自神聖宗應為常一純粹湛然應為真一萬善之長應為元一可除真等應為天一虛通無礙應為玄一長生大主應為太一監感法王應為正一於此九一內顯虛用寂曠無視故顯為希涵平無礙而示於夷妙辯無方應之為微大包無外普備為空同物受納通容為洞豁然不淨應為妙無於此妙無漸顯應教而示意神次立志神後次念神三念發跡應教起用故從正智而生實智後次實智而生權智於此權智而顯三寶精神氣也言精者以

靈智為主神者不測以變化為功氣者氣務以主成為用功用既異故謂為三體不可分故名三一於此三一又示三體一者以色心為體二者以三洞為體三者以妙德為體言色心為體者寂地本身以真一妙智為體言三洞為體者修進背次應品立元證果升位廣度一切為大智具原色是果凝升進背法九聖以遞皆求進品既滞惑累並言有色真道果盡唯有妙心上證道果其一功德寂不可見名為妙無動時隨迎同物有證心色雖妙物備見之故名妙有以位感報伏結升玄進登上聖至上聖果忘因忘果自然正性同於大道與物混溟高上莫過始稱天尊故於天尊漸顯應身而主境界玄元始氣通備身光三氣化形而演三洞始為青光上主於天元為白光中主於人玄為黃光下主於地元始天尊於此三色合生九光通起法身光明洞輝始主於泯泯為蒼光泯主於洞洞為赤光洞主於浩浩為青光元生於昊昊為綠光昊生於景景為黃光景生於邈邈為白光玄生於融融為紫光融主於炎炎為碧光炎生於演演為烏光九色光耀瑩徹法身於此九光通主境界上生三境三十六天以示天容座無洞映下生三界三十六帝權應化身普賛主門漸頓引育故名三洞三十六相也　天尊法身應生三界三十六相元置品寧君告黃帝曰吾昔承天尊於大羅天而演太上開天元置品經應身主相境界無形上為三清三十六天尊下主三界三十六天帝故顯凡聖應顯通方七十二相人天報異三清上境妙寂常恒九品玄階忘功證報三界之內為有見生妄想堅成而執粗着故設應感三十二天帝備陰陽通生攝受玄元始氣八景圓明上為四梵三界頂天天尊應運開主下為三界上下相重三十二天帝總御四八大暴交關九氣相參化成運度三十二帝傍貫璇璣皆為一天二十八宿九天重疊亦為八方北地九宮四天王天上下相重亦為四方四八主主皆稟九氣爾乎相和本迹合通三十六位故為上下相重三十六帝也天降一氣則五氣主焉皆備陰陽合氣成體故陽有少陽太陽陰有少陰太陰故陽中之陰為木陽中之陽為火陰中之陽為金陰中之陰為水和中之和為土少陽之氣各為一天皆為東方九氣青天而主東方太黃皇曾天太明玉完天清明何童天玄胎平育天元明文舉天上明七曜摩夷天虛無越衡天太極濛翳天總爲東方九炁青天上為一天各有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度上為一天皆為陽明主天三魂也太陽之氣各為一天皆為南方三炁丹天而主赤明和陽天玄明恭華天耀明宗飄天竺落皇笳天虛明堂曜天觀明端靖天玄明恭慶天太煥極瑤天總

鬱南方三氣丹天上爲一天。各爲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度上鬱丹元主生天炁也少陰之炁各爲一天皆爲西方七炁素天而生元載孔昇天太安皇崖天顯定極風天始黃孝芒天太黃翁重浮容天無思江由天上構阮樂天無極曇誓天總鬱西方七炁素天上爲一天皆爲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度上鬱陰精主天七炁也太陰之炁各爲一天皆爲北方五氣玄天而生皓庭霄度天淵通元洞天太文翰寵妙成天太素秀樂禁上天太虛無上常融天太釋玉隆騰勝天龍變梵度天太極平育賈奕天總鬱北方五炁玄天上爲一天皆爲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度上鬱北極主天玄津也無極三界同稟此門上下傍亘通方感用故示應身三十六相也九色寶光各主八景。八十一好元置品寂若吉黃帝曰吾昔承天尊於大羅天而演太上開天元置品經。託身立相萬象法門寂寂法身應爲化體身光洞耀。表現玄虛應相生天而成相好相者是本從寂宣言好者是迹因言明理因言宣理開度有緣從理寄言接引階品故顯身相洞貫諸天相中生好更示生體九光洞徹。上下通曜境界圓明普無隔礙九天重疊各主八方內合九天。本迹雙應。八十一好通備形神三十六部證妙無滯九一通化妙辯無方九色寶光始一爲主玄元始炁合主九門三號各三

故爲九一主一始聖。混爲蒼光皇一始聖。洞爲赤光帝一始聖。浩爲青光元一元眞昊爲綠光眞一元。共景爲黃光天一元眞。遯爲白光玄一玄遠融爲紫光太一玄像。炎爲碧光正一玄仙。演爲烏光。九天合德普植形神八景圓明境界通立九天妙一上上重曜。赤爲北地而生好體第一上下聖天亦爲一天北地一宮。九炁主門始一天主。皆爲鬱單之清淨世界其次第二禪善聖天亦爲一天北地二宮。延福鄉天仁靜世界其次第三須延聖天亦爲一天。北地三宮大臺鄉天納善世界其次第四兜術眞天亦爲一天北地四宮元福田天用賢世界其次第五不驕樂天亦爲一天北地五宮大福堂天中方世界其次第六應聲眞天亦爲一天北地六宮福德鄉天延賢世界其次第七楚輔仙天亦爲一天北地七宮福堂州天盛行世界其次第八清明僊天亦爲一天北地八宮福集救天長安世界其次第九無愛仙天亦爲一天北地九宮兜然城天囊賢世界九天重疊各有八方故有九九八十一好也　應身三清三十六相元置品寂君告賓帝曰吾昔承天尊於大羅天爲諸大聖而演太上開天元置品經身主應身七十二相上主三境三十六天下主三界三十六帝三十六部三洞法門九品化生萬象宗本主天元始是稱天尊無上法王號爲玉帝三十六

部境界玄佛。三十六天三洞昇品。玄元始炁。三合成身九色寶光徧茲法體始生混炁混爲蒼光。不假日月。自然明朗蒼寂通主鬱秀增長布備已承名曰鬱單廣情開主應無量體證果立位上登玉清功德無量始登聖果故言鬱單無量天九天丈人萬善之長故顯第一上聖證品而立無形清微天次顯第二高聖證品而立無精波羅摩舍天次顯第三大聖正品而立無色無量億羅天復次第二混主於洞洞爲赤光不假日月自然明朗示定善行體能修定善壽命無量故號上上禪善天九天眞王淸中聖道福報無量而立與天神通變化故顯第四神聖證品故立玄微上虛爲餘天次顯第五玄聖證品而立玄都那首約淨天次顯第六眞聖證品而立梵行稽那邊淨天復次第三洞主於浩浩爲青光不假日月自然明朗示以高舉須修延年顯以三氣開度幽明故號梵監須延天元始天王通眞證聖故顯第七仙聖證品而生玄梵羅迦淨明天次顯第八臺聖證品而立無上上重赤天次顯第九至聖證品而立太梵行如天僊次第四元主於昊昊爲綠光不假日月自然明朗示以端寂無礙廣容通度塵業通容升進道境故號寂然元始天王立眞實智故顯第一上眞證品而立宵梵玄妙天次顯第二高眞證品而立飛梵福德天次顯第三太眞證品而

立虛梵際淨天復次第五昊主於景景爲黃光不假日月自然明朗示以行人不驕而樂。慶密是彼故名不驕樂天高上元皇教中眞道故顯第四神眞證品而立大梵近際天次顯第五玄眞證品而立行梵快利天次顯第六僊眞證品而立虛無結愛天復次第六景主於遯遯爲白光不假日月自然明朗示以眞道應聲相通慾修眞戒令不惑亂或畏魔王應聲化形隨心所慾而亂行人應與身相深戒所慾故顯此天令不退墮故號洞玄化應聲天其天帝主虛皇玉帝應宣正行故顯第七天眞證品而立大梵道德天次顯第八臺眞證品而立梵行須達天次顯第九至眞證品而立極梵阿那天復次第七玄主於融融爲紫光不假日月自然明朗示以宣化統任無崖無極三界總統天關皆爲中斗上爲七元普爲人首洞通七戶故號重化梵輔天萬始先生通生妙混應爲僊主而統生門故顯第一上僊證品而立微梵道德天次顯第二高僊證品而立虛梵識慧天次顯第三天僊證品而立空梵伊哩天復次第八融主於炎炎爲碧光不假日月自然明朗示以重寶玄高遠清明洞曜瑩璀形躰蕭三元主八三宮內爲徽九府華蓋上應金華應天華府故名高虛清明天帝眞華府命元也紫虛帝君通灌主體與天中人業行高遠上生重霄超主三界上

進僊品升解脫門故顯第四神僊證品而立緣梵慧入天次顯第五玄僊證品而立玄梵念慧天次顯第六真僊證品而立雲梵阿僤天優次第九炁生於演演為烏光不假日月自然光明示以無想無慾能離胞胎之結無復存形之受而得無想之心無結之業極果之人上證此天故言無想無結無愛天真天帝主太真玉皇為說五慾念想假空故顯第七天僊證品而立洞微含那天次顯第八靈僊極品而立玄上忒然天次顯第九至僊證品而立極色普那天九一應體以示應身三洞通形而演三十六部應生三境三十六天從有生有漸等語言不住於有性無所礙是名應身三十六相也。天尊應身降為三界三十六相元置品篆君吉黃帝曰昔往龍漢元始開圖無形無名天尊於大羅天上主三清三十六天下主三界三十六寶身放五色應化身光為諸天帝而說太上開天元置品煙光立四梵北真上天以次為東華西靈南極四天重疊四緒各成各生八景四八通運故為四八三十二天內含四梵三十六相應生十號託跡諸天一號自然是物根本二號無極莫知所窮三號大道普包滋育四號至真真是至純五號太上極大窮高六號老君歷代應接七號高皇光明極上八號天尊天中宗尊九號玉帝玉真尊主十號陛下諸天上帝高上莫過

天中之尊位稱陛下更無過上七十二相上下洞明八十一好傍服無極上無四帝下備四方四梵通生而立四赭四天各八三十二門合中四九三十六品故上三清九天妙氣降生三界九氣應生從上第一鬱單無量第一上天始生於混混為蒼色上總四梵太清等天次生四人而生二萬二十氣而成太極平育賈奕天此天中人壽一兆九千三百二十七萬三千五百二十八億三千二百萬歲上進階品第二上上禪善天從此天中氣漸流降混生於洞洞為赤色上生三萬三千氣而成龍變梵度天此天中人壽九千六百六十三萬六千七百六十四億一千六百萬歲上進階品其次第三梵監須延天從此天中氣漸流降洞生於浩浩為青色而生四萬四千氣而成太釋玉隆騰勝天此天中人壽四千八百三十一萬八千三百八十二億八百萬氣上進階品其次第四寂然兜術天從此天中氣漸流降浩生於昊昊為綠色上生五萬五千氣而成太虛無上常融天此天中人壽二千四百一十五萬九千一百九十一億四百萬歲上進階品此上四人天善樂悉皆其次第五波羅尼蜜不驕樂天從此天中氣漸流降昊生於景景為黃色上生六萬六千氣而成太素秀樂禁上〻天中人壽一千二百七萬九千五百五十五億五千二百萬歲此天中人氣

觀耕妙增修四等捐除餘習上生四民天也其次第六洞元化應聲天從此天中氣漸流降景生於遐遐為白色上生七萬七千氣而成太文翰寵妙成天此天中人壽六百三萬九千七百九十七億七千六百萬歲於此天中人忍都失便觀此識若有若無觀即生太素秀樂禁上天其次第七靈化梵輔天從此天中氣漸流降遐生於融融為紫色上生八萬八千氣而成淵通元洞天此天中人壽三百一萬九千八百九十八億八千八百萬歲於此天中又恚心識勞動便作捨識意修得生太文翰寵妙成天其次第八高虛清明天從此天中氣漸流降融生於炎炎為碧色上生九萬九千氣而成皓庭霄度天此天中人壽一百五十萬九千九百四十九億四千四百萬歲其天中人六色總淨麤淨都無如虛空也想既已盡色形又無便存心識以入氣觀得生淵通元洞天此是無色麤色都無為對下界由有六輕塵色聲香味更無觸體故感四天三界上報其次第九無想無結無愛天從此天中氣漸流降炎生於演演為烏色上生二百萬氣而成無極曇誓天此天中人壽七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四億七千二百萬歲其天中人五色塵細淨由有一輕色塵其次第十從上第一鬱單無量天中氣漸流降演生於混混為蒼色上生三百萬歲而成上標阮樂天此天

中人壽三十七萬七千四百八十七億三千六百萬歲其天中人四色塵細淨由有二輕色塵其次第十一從上第二上上禪善天中氣漸流降混生於洞洞為赤色上生四百萬氣而成無思江由天此天中人壽一十八萬八千七百四十三億六千八百萬歲其天中人三色塵細淨由有三輕色塵第十二從上第三梵監須延天中氣漸流降洞生於浩浩為青色上生五百萬氣而成太皇翁重浮容天此天中人壽九萬四千三百七十一億八千四百萬歲其天中人二色塵細淨由有四輕色塵第十三從上第四寂然兜術天中氣漸流降浩生於昊昊為綠色上生六百萬氣而成始皇孝芒天此天中人壽四萬七千一百八十五億九千二百萬歲其天中人一色塵細淨由有五輕色塵第十四從上第五波羅尼蜜不驕樂天中氣漸流降昊生於景景為黃色上生七百萬氣而成顯定極風天此天中人壽二萬三千五百九十二億九千六百萬歲其天中人六色塵細淨由有六輕塵第十五從上第六洞元化應聲天中氣漸流降景生於遐遐為白色上生八百萬氣而成太安皇崖天此天中人壽一萬一千七百九十六億四千八百萬歲其天中人一色塵麤淨五色塵細淨第十六從上第七靈化梵輔天中氣漸流降遐生於融融為紫色上生九百萬氣而成元

氣孔昇天此天中人壽五千八百九十八億二十四百萬歲其天中人二色塵麤淨四色塵細淨第十七從上第八高虛清明天中氣漸流降融生於炎炎為碧色上生二千萬氣而成太煥極瑤天此天中人壽二千九百四十九億一千二百萬歲其天中人三色塵麤淨三色塵細淨第十八從上第九無想無結無愛天中氣漸流降炎生於演演為烏色上生三千萬氣而成玄明恭慶天此天中人壽一千四百四十七億五千六百萬歲其天中人四色塵麤淨二色塵細淨第十九從上第一蔚單無量天中氣漸演降演生於涅涅為蒼色上生四千萬氣而成觀明端靖天此天中人壽七百三十七億二千八百萬歲其天中人五色塵麤淨一色塵細淨第二十從上第二上上禪善天中氣漸流降涅生於洞洞為赤色上生五千萬氣而成虛明堂曜天此天中人壽三百六十八億六千四百萬歲其天中人六色塵麤淨由有細色塵第二十一從上梵監須延天中氣漸流降洞生於浩浩為青色上生六千萬氣而成竺落皇笳天此天中人壽一百八十四億二千二百萬歲其天中人一色塵麤染五色塵細淨第二十二從上第四寂然兜術天中氣漸流降浩生於昊昊為綠色上生七千萬氣而成耀明宗飄天此天中人壽九十二億一十六百萬歲其天中人二色塵

麤染四色塵細淨第二十三從上第五波羅尼密不驕樂天中氣漸流降昊生於景景為黃色上生八千萬氣而成玄明恭華天此天中人壽四千六億八百萬歲其天中人三色塵麤染三色塵細淨第二十四從六第六洞元化應聲天中氣漸流降景生於遯遯為白色上生九千萬氣而成赤明和陽天此天中人壽二十三億四百萬歲其天中人四色塵麤染二色塵細淨第二十五從上第七靈化梵輔天中氣漸流降遯生於融融為紫色上生二億萬氣而成太極濛翳天此天中人壽一十一億五千二百萬歲其天中人五色塵麤染二色塵細淨第二十六從上第八高虛清明天中氣漸流降融生於炎炎為碧色上生三億萬氣而成虛無越衡天此天中人壽五億七千六百萬歲其天中人六色塵俱染初出慾界由有種慾塵第二十七從上第九無想無結無愛天中氣漸流降炎生於演演為烏色上生四億萬氣而成上明七曜摩夷天此天中人壽二億八千八百萬歲其天中人五慾根麤淨一慾根麤染第二十八從上第一蔚單無單天中氣漸流降演生於涅涅為蒼色上生五億萬氣而成元明文舉天此天中人壽一億四千四百萬歲其天中人四慾根麤淨二慾根麤染第二十九從上第二上上禪善天中氣漸流降涅生於洞洞為赤色上生六億萬

氣而成玄胎平育天此天中人壽七千二百萬歲其天中人三慾根麤淨三慾根麤染第三十從上第三梵監須延天中氣漸流降洞生於浩浩為青色上生七億萬歲而成清明河童天此天中人壽三千六百萬歲其天中人三慾根麤淨四慾根麤染第三十一從上第四寂然兜術天中氣漸流降浩生於昊昊為綠色上生八億萬氣而成太明玉完天此天中人壽一千八百萬歲其天中人一慾根麤淨五慾根麤染第三十二從上第五波羅尼密不驕樂天中氣漸流降昊生於景景為黃色上生九億萬氣而成太皇黃曾天此天中人壽九百萬歲其天中人六慾根俱染是名慾界故此顯明天尊降生三界下顯三十六天天人之相也　玉京九山通主天人八十一好元真品寧君告黃帝曰吾昔承天尊於大羅天而演太上開天元真品經應身生好普無色象故顯法體應物成科下降生津境界通貫三清聖境玉京之山山有十重而有十名一曰蓋天首山二曰彌玄上山三曰羅玄洞虛山四曰高上真元山五曰衆寶幽妙山六曰無色大覺山七曰周觀洞玄山八曰景華太真山九曰不思議山十曰太玄都玉京太上山最上一重三清天蓋統彌羅上為玄臺在下九重應為九天各主八方九氣天關涅為九九八十一宮內顯天尊應為身好通主大有而

植形神境界天人同稟法象山高峭遠欲陟難升七寶光明示無隔礙三十六帝九色流輝玉京天蓋顯登頂相此山應化通主天人降生三界上為四梵下生應化三十二天復為三界每一天心皆為玄臺崑崙上宮亦名玉京玄都之山金城九重下統九氣玉樓十二八景持樞各總一天四氣主育中為天柱上通天闕總氣上元三十五分合為璇璣百六生主亦主人首頭象崑崙總統三宮九戶成體三元八景各備主神五運七元一身華蓋下皆淵水匯統靈關神龜呼吸蒼為雲雨皆稟玉京崑崙主好也

元始化身而立三清三十六相元真品寧君告黃帝曰吾昔承天尊於太羅天為諸天帝而演太上開天元真品經說身立相境界無形玄元始氣九聖通體七十二相通備天人九色身光洞朗明徹上部九變三境通形中部九孔九一通化下部九名九土通神三十六相三宮通顯頭象大羅圓通無礙腦有九宮九天應身心有九孔九聖洞明下部九名應無生體腦九宮者第一太皇宮太上君后居之第二玉帝宮玉清神母居之第三天廷宮上清真女居之第四極真宮太極帝妃居之第五玄丹宮太一君之第六流珠宮神僊居之第七丹田宮上元赤子真人帝君之御天帝君居之第八洞房宮左有無英公子右有白元君中為黃老三魂居之第

九明堂宮左有明童真官右有明女真官中有明鏡真官居之太一真人是腦之精生人三元九宮生神也中一絳宮心有九孔通於九真中元真人居其中宮丹皇君輔皇卿共治絳宮而守絳宮九真之道與物混通應爲至人變現無方應爲聖人真淳妙化應爲真人普度遷升應爲傳人神通無礙應爲神人達有通無應爲靈人妙辯通微應爲賢人抱道懷德應爲道人功行兼濟應爲行人心有九孔應生九人九種道方備中一相也下元嬰兒守元陽宮位爲黄庭元王右有保撕卿而守下一黄庭宮挑康命宮合精通象紫霞三匝黄雲四纏胞胎命門主神之主上通九天下通九地內生一身而爲九神上有九人三三爲位左有韓衆右有范蠡中有大成子左腎爲司空公右腎爲司徒公中有太一君左有青腰玉女右有白素玉女中有玄光玉女玄光玉女者道之元氣主成之母降氣下一胞胎之府三清妙化九氣降神生人三宮二十七位內合九神三十六相也

　元始化身而生三界三十六相元置品寧君吉黄帝曰吾昔承天尊於大羅天而演太上開天元置品經託身立相應體生天開化人神普無色象上爲三清無形化主三十六天尊降生三界應化立形三十六天帝二景通運五合主成各爲天關天皇大都東極中辰中央呈也吾爲上首作主人父也從道父母寄備因緣託化陰陽而成有靈青陽元氣爲太陽精東王父也太和之氣以爲陰精西王母也上結四梵三界須天下治崑崙上通九氣金城九重玉樓十二總統二景四運璇璣上生人目日月通光下生兩乳爲日月會日夜升降否泰互差天人同道幽顯見異三清三尊帝一太一帝君等神通主天人皆稟氣象無量妙一結爲紫戶天中王氣上爲腦精頭圓法天頂爲玄蓋百神靈宗主身居宅津液山源一身命主頭爲高臺象天崑崙髮是明堂星辰腦精腦有九宮三清通頁面爲尺宅真人之宮上關七戶七元相通身爲玉樹足爲地關口爲心竅手爲天關眉是白元爲人華蓋上爲交止而合三元帝君生氣以養神童左右真人通光微視目是太一通神日月左爲王父陽景滋躬右爲王母陰光定靈鼻爲天門通天玉液金饋之鄉神之門戶上挾日月歸於中斗營室之中璇璣玉衡口是絳宮心之來淵舌爲靈根五音金輪無莫公子長生龍轄齒爲茂胎胃宮戟刃耳是帝君通響聰門喉爲玄關臟池之精丈府傳下傳付太倉腸爲氣邑腎爲玄谷上應南斗大腸三十六璽命集三十六天小腸各有二丈四尺普威八景二十四帝下元玄炁爲大鴻臚中元元氣爲八十一元士上元始氣爲高卑使者通神上皇九天玉帝也體爲天子

大道君脾爲皇后貴女心爲太尉公左腎爲司徒公右腎爲司空公肝爲青陽東宮主隸三魂蘭臺府肺爲玉堂西宮主隸七魄尚書府心爲絳宮朱雀闕門元陽府腎爲北極幽闕玄武內門幽昌宮大和府脾爲明堂宮侍中內侍省門太素府內爲太倉天子之廚吾之舍也膽爲紫微宮無極府胃爲上海日月所宿臍爲下海日月更度中有神象呼吸流氣作爲風雨通行四支無不周至膀傍五城五藏神也十二來接十二子也外有八神八景匡識內主人身應天八節三焦神六人左社右稷風伯雨師雷公霹靂以爲震動而起識神上下陰陽日月通宿崑崙弱水冥冥朗朗冥冥之淵日月之行故天晝日日下照於地萬物皆得其明人亦法之晝日日下照於臍下故萬物皆得其明夜日上胃中上照胃中萬神遊戲相與語言人識交故所以有夢也故上三洞玄元始炁三合主神上元始炁主人上一華蓋之下泥丸上宮上元赤子上通天炁位爲腦精泥丸天帝右有帝卿守人上宮三魂七魄五日一來而朝受事也中一絳宮元氣所主中元真人生人中宮右有輔皇卿共治中宮主四支八脈精骨五內三魂七魄三日一來而朝受事也下一黄庭宮玄一所主下元嬰兒守元陽宮位爲黄庭元王右有保鎮卿神共守命門津液之神三魂七魄一日三來而朝受事也三洞流布九氣結形三十六天同爲滋身相故髮爲青城君頭爲三台君兩眉爲八極君左目爲玄明君右目爲勝明君左耳爲聰明君右耳爲決明君鼻爲天妙君口爲牙門君唇爲玉戶君齒爲二十八極元士君舌爲無極君咽爲校尉君喉爲九卿君肝爲絳宮君肺爲華蓋君膽爲長命君心爲丹田君脾爲紫白君胃爲太倉君脾爲黄庭君左腎爲玄妙君右腎爲元正君大腸爲食母君小腸爲導引君腰爲衛道君三焦爲玄先君左股爲小卑君右股爲徘徊君左足爲雷電君右足爲雲氣君天尊言三十六生氣君者應起吾身道生相體普植天人同滋識用也天尊言若人危疾恐怖不安誦念生神聖降相就主道增益命盡更延名藏生源冥通上境天人相貫上感玄根八景鑒明九天通識身神響應影赴隨形窈意生惡禍從外起罪福報應毫分無差境界法門念隨心立欲尋玄路舉趣目前志靜神清道通無礙也

　元始化身通生境界而植人神八十一好元置品寧君吉黄帝曰吾昔承天尊於大羅天而演太上開天元置品經元始應體萬象法門三洞九帝主身法宅三境三界三寶接主九天九人三乘通感應教法體普備十方託氣化形皆稟好象故應化身妙一成立在天天一在人人一在地地一同感妙一兩半主神三元肇於八景

成列上一散為二十四具中一散為二十四神下一散為二十四背三元
八景七十二神依變七十二方經三天各二十四帝內合九宮八十有一
故應九九而生其好上元八景洞真部中元八景洞玄都下元八景洞神
部三部八景二十四神正是二十四氣氣亦成神神亦成氣散之為雲霧
合之為形影出之為造化入之為真一上結三元下結萬物神真變化無
有定名百神中皆以三洞三合成德天地之極上境二十四帝者正是下
方二十四氣是也二十四帝帝各三元合七十二元元各五神而主三界
三百六十神合為六十四炁氣混為三十二天帝故主一天三百六十神
一人三百六十骨上為三宮主人二十七天隔中為三宮主人二十七神
機下為三宮主人二十七靈節混通三元八十有一因茲法象而植形神
通道主津始成靈識故應主人八十一好也靈君吉黃帝曰吾昔承元始
天尊而演三洞身光相好應化通主七十二相本迹雙顯上主三境福方
莊嚴無量功德三十六相下生三界應報見生善惡命根隨緣感宅故應
三界三十六相境界通應以示人天三身各顯七十二相內明三洞而植
其神外顯通生始應天體於此天象主人普植眾元皆稟三十六門而生
神識三十六相三洞通玄七十二相境界相貫八十一好九九化生三身

應相三度通應皆從九一而生九天九色寶光通為九戶過發境界責備
太空音感道源而成識用外通玄象俱是化身內靜虛通是吾正性也是
時黃帝拜受靈君請問大道通生於人靈君為演上宮玉帝生天化體應
相成人三洞化形九天合德天人通貫法象齊臨妙一同滋五德咸備開
天要訣釋滯除疑晚洞玄津通趣遐感又白請問答靈君曰三洞聖路元
始通主天通於人人通於道侵道修真玄綱何在靈君答曰神符吉命萬
帝供朝佩服蹻符三洞通啓九地保舉八景營形聖境真鄉稍升往至汝
可諦聽之吾蹻符升虛入無皆從此起經是徑路趣道來由符是玄樞入
道法戶也黃帝拜謝又咨白曰主天相好感象成軀神淨身明入道方急
志求便路俯示寶文幸及神顏勝垂聖目請乞受持奉修秘旨靈君吉黃
帝曰元始應相境界垂形天人相通報力隨感九天應化尚自不同九品
上人骨相皆別輕重有異報應無差夙有玄名始有仙相汝先代有慈憂
及今主昇入仙階奉吾此錄大道無象應相立形息相生天始名相體元
學仙道未可即成皆籍先緣仙相後感言龍蹻符者雲綱蹻舉昇虛入無
乘氣御龍上登玉帝元始告命太上為宣方始至汝道合傳授也吾今宣
道為汝宣經應感見吾即吾非有道通無外授汝寶章仙籍通天天亦通

汝息合得道名舉將來始受汝符吉命之信也神符神籙元天命門神印
神經三天告始志合吞服六府圓明佩帶寶圖七元通啓九天命召九地
奏名神昇於天經道雙顯符經異目受說不同次授蹻符別為一錄可傳
後代有道聖君密而修之非賢不度也何守澄曰三洞祖教諸天所崇秘於
上宮不傳季俗自非夙鍾緣慶玄譜著名骨相合仙之人莫得覓聞為自
而況三品戒律四極明科以謂參傳經籙年限有期師資繼承必立明誓
登壇奉幣告聞乎身質以祖先始可傳授也身惟太上開天龍蹻經者昔
九天丈人傳福定命真君處吾新皇請問三洞侵道求真之詣於靈君吉
之曰至道無象無形無名從本降跡漸顯三身從起三身而演三洞三境
三界凡聖顯差九天九人參象通貫三寶漸顯三乘接主皆起法身身光
相好三身相好境界垂形應感天人周遊寶象皆從相好而植其神上稟
玄精始成妙用又曰三洞妙有以氣為宗三寶通化仙為生門從主變修
入無相體故顯應化仙陽為育從主遷仙遷仙入真遷真入聖遷聖入道
功德充滿昇道入無心功志果自然正性與道混合冥會虛空書任法衣
也大哉道念眾生慈周永劫隨方設教出書度人功德不可思議是故太
上天尊若於大羅天明霞觀中告九天丈人真君曰吾今宿相境界通身

上顯諸天下應萬象歷劫演化開度兆人有道上賢降為師授武主下界
與物混其就貴通凡況浮其難其道通化應接有緣為授是經令開悉解
潛行救度不恃有息志淨神清為宣是法守澄道承斯
旨註述是經傳教世間流通持誦勉諸同志修證奉行

驕 洪武正韻丘妖切壯貌詩四壯有驕又見上丁度集韻馬壯貌歐陽德隆
押韻釋疑起喬切揚桓六書統漢毋驕余見見毋韻會定正字切韻幾溪
輕韋篆書 驕 六書統

毃 丘奴切許慎說文擊頭也从攴兌聲章遙切顏野王玉篇公幺公的二
切擊也陸法言廣韻又古堯切徐鍇通釋章聊反宋重脩廣韻苦幺切丁
度集韻毃又堅堯切或作敫司馬光類篇牽幺切又牛交切楊桓六書統毃
毋毃余見見毋敫隸毃本吉了切統登敫隸字潒傳義又五切交打也
趙謙聲音文字篆書 [seal] 集韻見杜从古 [seal] 徐鉉
通篆統切 書 集篆古文韻海 篆韻 [seal] [seal] 並六書統
隸書 敫敫 並六書統

繑 丘妖切許慎說文繑絝紐也从糸喬聲牽搖切顧野王玉篇繑口袄切絝也宋重修廣韻去遙切丁度集韻繑牽幺切或作𢄼司馬光類篇又訖約切履也釋行均龍龕手鑑繑俗繑俗通繑正去喬反屬所乘也又渠喬反紗也楊桓六書統溪母繑糸聲繑隸幡與繑同从巾喬聲幡并趙謙聲音文字通谿驕切 篆書繑集韻見杜从古繑集篆古文韻海繑徐鉉篆韻幡六書統 隸書繑幡並六書統

顤 丘妖切許慎說文顤大頭也从頁羔聲口幺切徐鍇通釋按詩曰牂羊頫首作墳借扶云反顧野王玉篇又火幺切頭大陸法言廣韻顤大貌吁驕切又去遙切孫愐唐韻又許驕切丁度集韻牽幺切廣韻謂之顤釋行均龍龕手鑑去消反楊桓六書統溪母顤糸聲顤隸字溯傳義起囂切 篆書顤顤並六書統 隸書顤六書統

趬 丘妖切許慎說文趬行輕皃一曰趬舉足也从走堯聲牽遙切顧野王玉篇又丘照切趣也丁度集韻或作蹺司馬光類篇堅堯切又牽幺切又詰弔切又丘召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趬俗趬正去堯反亦趣貌韓道昭五音集韻又古堯切五音類聚高也楊桓六書統溪母蹺舉止也蹺月上蹻或从喬聲蹻隸蹻或从止蹻隸字溯傳義又音驕捷也 篆書蹺徐鉉篆韻蹺蹻蹻並六書統 隸書蹻蹻六書統

郻 丘妖切許慎說文郻鉅鹿縣从邑梟聲牽遙切徐鍇通釋按史記孔子弟子有郻單字子家口幺反顧野王玉篇苦幺切豫章鄡陽縣鄡輕彫切縣名在鉅鹿陸法言廣韻鄡堅堯切宋重修廣韻又姓出何氏姓苑在鉅鹿郡丁度集韻牽幺切或从梟作鄵韓道昭五音類聚古幺切又口聊切又丘消切楊桓六書統溪母鄡糸聲余見見母鄡从邑梟聲鄵隸趙謙聲音文字通驍切鉅鹿冀又鄡陽在鄱陽作鄵非 篆書郻集韻見杜从古郻集篆古文韻海郻徐鉉篆韻郻郻並六書統 隸書鄡六書統

𢏺 丘妖切顧野王玉篇去堯切引也丁度集韻引弓也司馬光類篇牽幺切楊桓六書統溪母𢏺从弓喬聲𢏺隸字溯傳義起囂切 篆書𢏺六書統 隸書𢏺六書統

燆 丘妖切顧野王玉篇去堯切火行也司馬光類篇牽幺切又虛嬌切炎氣也釋行均龍龕手鑑燆俗燆正又光色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去堯切楊桓六書統溪母燆从火喬聲燆隸 篆書燆六書統

墽 丘妖切陸法言廣韻地名說文磽也宋重修廣韻苦幺切楊桓六書統溪母墽糸聲字溯傳義起囂切又音喬 篆書墽六書統

寮 丘妖切陸法言廣韻寮寥空也宋重修廣韻苦幺切丁度集韻牽幺切楊桓六書統溪母寮糸聲寮隸 篆書寮六書統 隸書寮六書統

撬 丘妖切丁度集韻舉也司馬光類篇牽幺切楊桓六書統溪母撬从手毳聲撬隸字溯傳義去遙切 篆書撬六書統 隸書撬六書統

𤞞 丘妖切丁度集韻悍𤞞狡健也楊桓六書統溪母𤞞糸聲𤞞隸 篆書𤞞六書統 隸書𤞞六書統

傺 丘奴切丁度集韻傺俍多智司馬光類篇牽幺切楊桓六書統溪母傺从人桑聲傺隸字溯傳義去遙切 篆書傺六書統 隸書傺六書統

喬 丘妖切丁度集韻喬詰意不平楊桓六書統溪母喬余見見母又渠嬌切字溯傳義起囂切 篆書喬六書統

趫 丘妖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丘怊切

𨘋 丘妖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去袄切

鄥 丘妖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丘消切又丘昭切亭名

𧽉 丘妖切韓道昭五音類聚詰堯切

箾

洪武正韻此遙切吹筩所以勸役急就章箛箾起居課後先又尤嘯二韻許慎說文箾从竹秋聲又七肖切宋重脩廣韻七遙切丁度集韻蕭音一名箾司馬光類篇千遙切又雌由切楊桓六書統清母箾䏻聲熊忠韻會擧要商次清音樂書言其聲秋秋然也箛黃反箾爲作休之節今蘭闌欲相號令吹指爲節趙謙聲音文字通青號切見去聲此方音 篆書[篆] 集韻見杜从古[篆]六書統 集篆古文韻海[篆] 隸[篆]六書草書統 書[草]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鍫

洪武正韻此遙切方言畚鍫也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臿楊雄方言趙魏謂之桑字亦作鍫詳臿韻野王玉篇七消切鍤鍫臿也鍬同上又才刀切鐵剛析陸法言廣韻鍫亦作䤭張參五經文字鍬七遙反又吐免反又音遙丁度集韻鍫千遙切爾雅斛謂之鍫或作䤮斛鍬鍫喿鍫亦書作鍬司馬光類篇鍬又才勞切見禮部韻略剸削器俗作鍬莊子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脩音義銚削也能有所穿削也戴侗六書故鍫臿類所用以杴取土物也又作鍬有司禮挑匕挹涪注于疏匕鄭康成曰二匕皆有淺升狀如飯橾又鍬衣裳之者亦曰鍫又作鍬鍬遙昭五音集韻鍬與鍫義同俗用也五音類聚作鍬又橾呂朱蘇侗山篘三切說文曰車轂中空也楊桓六書統清母鍫與斛同从金秋聲鍫隸鍬與斛同从木喿聲鍫與斛同从斤龜鍫所隸鍬或从金兆聲又以招切鍬隸鍬與斛同从金喿聲鍬隸鍬隸隸斛隸䤮或从句亦聲䤭隸熊忠韻會擧要商次清音田器說文本作斛今俗作鍬字說文斛旁有斛注見本韻他凋切周伯琦六書正譌斛斛㔹具以手飛聲假借別作鍬鍬竝非魏柔克正字韻綱斛從古鍬云別作鍫非趙謙聲音文字通青銚切或音搔鍫方音雙音見吉韻又青高切或用橾喿作鍬鍬鍬鍫非方言各鍫也俗字又匕也作橾非雙音見遙音韻會定 篆書[篆][篆][篆][篆] 並集韻見杜从古正字切清銚清清千鍫 書[篆][篆][篆][篆] 集韻古文韻海 [篆] [篆][篆][篆][篆][篆] 並六隸書統 書[隸][隸][隸][隸] 並六草書統 書[草] 鮮于樞

鍬鍫

胃稾錄鍫曰鍬鍫鍬音蕭

幧

洪武正韻此遙切歛髮謂之幧頭亦作幓許慎說文幧从巾喿聲七搖切楊雄方言紗績髮帶絡也位反髮帶絡音繢亦千幓於怯反幧頭也自關以西秦晉之郊曰絡頭南楚江湘之間曰帞頭自河以北趙魏間曰幧頭或謂之帑或謂之幓其遍者謂之髮帶今之偏疊幧頭也或謂之髮帶其本略之覆結謂之幘巾或謂承露或謂之覆髮今结覆也皆趙魏之間通語顧野王玉篇七消切髮帶同上陸法言廣韻七刀切所以表髮也司馬光類篇千遙切又倉刀切髮又子了切一日山首飾幓又疏昏切幓幧衣裳毛羽垂貌幓又師炎切旗正幅爲幓又師銜切又所咸切楊桓六書統清母幧从巾喿聲幧並上而爲髮幧同从巾秋聲髮爲熊忠韻會擧要商次清音後向梢傳注古詩脫冠着幧頭儀禮鄭注如今着幓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髻晉書作幘五行志大元中人不着幘頭趙謙聲音文字通青號切帊頭也此讀收但用銚自具此義或用繰作幓帶非韻會定正字切清銚 篆書[篆][篆] 集韻並見杜从古[篆] 徐鉉篆韻[篆]六書統 清清千條 書[篆] 集篆古文韻海 隸[篆]六書統 書[草] 草書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栗

此遙切陸法言廣韻抄飯匙宋重脩廣韻七遙切丁度集韻匕也司馬光類篇千遙切楊桓六書統清母栗从木从㐭聲栗隸字潦傳義音鍫 篆書[篆]六書統 書[隸]六書統

繅

此遙切陸法言廣韻生麻宋重脩廣韻七遙切丁度集韻繅麻苔兩主壞也或作繰蕉䌠司馬光類篇又思邀切楊桓六書統清母繅絲聲䌠或从累朿聲繅隸繅或从糸㚇聲繅隸繅本即消切借見上義 篆書[篆][篆]並集韻 [篆]同上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篆][篆][篆][篆] 並六書統 隸書[隸][隸][隸] 並六書統

鄵

此遙切張參五經文字千消反又七報反見春秋丁度集韻地名在鄭倉刀切又倉含切司馬光類篇千遙切又蘇遭切長狄國也又七到切春秋傳鄭伯卒於鄵楊桓六書統清母鄵 篆[篆]六書 隸[隸]六書統 鄵隸者字潦傳義七遙切音鍫 書[隸]統

鏒

此遙切丁度集韻以鐵栨衣通作繰司馬光類篇千遙切又七紺切楊桓六書統清母鏒从金參聲此文从參疑从喿而譌鏒隸 篆書[篆]六書統 隸書[隸]六書統

摻

此遙切丁度集韻持物也楊桓六書統清母摻千遙切又山檻切擥也从手參聲摻隸字潦傳義七遙切

也。蔑非存亡之由，杜注長不足爲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泉丘人有女，泉丘魯邑之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夢以帷帳幕魯孟氏之廟。遂奔僖子，泉丘之女以此故奔歸孟僖子。其僚從之。鄰女之爲僚友者，隨而奔僖子。盟于清丘之社，泉丘之女與其僚友皆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載書曰：有子，也日設若有子。無相棄也。二人不得以相棄背。僖子使助薳氏之簉。簉，副倅也。薳氏之女爲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薳氏女。反自祲祥，及僖子反自祲祥之役。宿于薳氏，當宿于薳氏，副居在外者。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泉丘女生二子，長懿子，次敬叔。其僚無子，泉丘女之僚友無行者。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養敬叔以爲子。葉夢得讞：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盟當書也。傳於此特言禮，蓋謂齊歸薨，不廢修好，發例。按邾魯前此未有怨而不可釋者，何遽而盟？若但爲好，是忘哀也。以是爲禮，孰不可爲禮？陸淳辯疑：左氏云禮也。趙子曰：按春秋盟會是常，何獨於有喪之時而稱得禮？是時又無大患，邾又小國，何能有救患之益，而汲汲云禮？杜撰會義：大夫出盟尊之之義，前屢見矣。此書會而又曰盟者，所以志盟會皆專在大夫矣。左氏傳注並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趙子曰見前陸淳辯疑。發微曰再辭。杜預注。息齋高閌集註：始也，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及邾儀父盟于趡，是魯侯親與之盟會也。今公雖以夫人之喪，使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然自是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是吾大夫與其君盟會耳。然則魯邾之更爲強弱，斷可知矣。雖與邾盟以修好，然而魯人之志必欲滅邾而後已，此盟豈可信耶？後書可見乎。霽洪咨夔說：德不孤必有鄰，修諸己者無闕人，將觀而化，慕而來，不期親而自親矣。否則寡助之至，親戚亦叛，安能強人之我附乎？公立以來，君臣如晉、如楚、如齊、如宋、如滕無虛歲，與國無一介之跡涉魯庭者，且十年。邾自昔屢朝于魯，今亦見侮不復至。孟僖子至往會于祲祥，以修好禮，我無以來之，宜輕於鴻毛矣。木訥趙鵬飛經筌：邾悼公嘗仇於魯，魯訴之晉，晉執邾子，取邾田。既而庶其竊邑來奔，畀我繼以叛，至邾失邑失民，實弱且危，故不得已而朝魯，襄二十八年之朝是也。昭元年，悼公卒，莊公立，未通於魯。今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會嗣君且修先好也。家鉉翁詳說：喪不二事，禮也。前既薨于比蒲，此復爲祲祥之會，春秋皆繫之五月之下，所以貶也。或曰：春秋不爲魯諱歟？曰：魯不諱喪而講行常事如常日，春秋不得爲之諱也。黃震日抄：初邾悼公屢困於魯，不得已而襄二十八年來朝。昭元年

悼公卒，莊公立，未通於魯，故貜與之修好。家鉉翁詳說：公羊注云：諱喪盟，若結議善事。趙伯循云：春秋盟會常事，何獨於有喪之時而得禮耶？蓋其時無大故，邾又小國，何有能救患之益，而取諱喪盟之說？趙氏之論固是。然非君親出盟者，比以三家爲之也。左氏曰：修好禮也。注謂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經筌復曰：會嗣君且修先好也。今詳經筌之言，直以爲修好爲禮也耶？蓋趙氏以急緩之時言之，今無故而喪盟，誠不可也。上比蒲之薨，胡氏有云：有門庭之寇，乃身從金革，從權而無所避，唯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因知此盟雖不可比之三家之僭，不忌喪而薨，非善也。書貜，所以殺魯君親盟者之罪，以是時魯政在三家之父故也。程端學本義：君有母喪未葬，而貜儼然與邾子盟，非禮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高二日見前。息齋高閌集註。李康會通：按公註以爲諱喪盟，故不日。然春秋內大夫盟會諸侯者，尤惟鄭丘、句繹書日，餘皆不日，則何氏之說不通矣。左氏傳注並見前。俞皐集傳釋義：因會而盟，未前定也。左氏傳見前。趙汸集傳：不月，略之也。州在成元年。趙汸屬辭：內大夫特與諸侯盟稱會者一，邾悼既釋怨來朝，而魯會之葬，於是貜會邾子盟，則是盟邾志也，故稱會。李衡集說：著魯臣之皆瀆而要盟於小國。王氏曰：季孫書昭公有喪而講薨，譏仲孫背齊歸之殯而從會盟，魯之臣子於君親甚矣。高氏二見前。息齋高閌集註。左氏傳註並見前。趙氏曰見前陸淳辯疑。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慭，公羊作壇。弱，公羊作酌。罕，公羊作軒。厥慭，公羊作屈銀。杜預註：厥慭，地闕。陸德明釋文：佗，徒何反。慭，魚靳反，徐五巾反，一音五轄反。屈銀並如字，徐居致十屈銀。疏云：左氏、穀梁作厥慭字。左氏傳：楚師在蔡。杜預注：向四月之師。陸德明釋文：向，本又作嚮，亦作向，同，許亮反。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杜預注：言無親物以應親。正義曰：物，事也，事事如此，以是故無人肯親我，言因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釋文：將焉，於虔反。重言將焉用之，十六詳見閔二年。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注：不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注：盈，楚惡。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注：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

三歲咸呈周復於大梁釋文郟息亮反又於執反又作復反晉人
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註狐父晉大夫釋文騁音聘林堯叟句解楚師
在蔡四月之師晉荀吳謂韓宣子晉荀吳言韓起曰不能救陳八年楚
滅陳晉不能救又不能救蔡今年楚圍蔡又不能救物以無親物事也事
事無所親附晉之不能晉之無能爲也亦可知也於此可見已爲盟主盟主而
諸侯之盟主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而不憂恤危亡之國將焉用之安用
盟主爲也秋會于厥慭晉會諸侯之大夫于厥慭謀救蔡也不
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將行子皮將會厥慭子產曰行不遠言不行必不
能遠也不能救蔡也雖欲救蔡將不能也蔡小而不順蔡小國也而敢逆
不順楚大而不德楚大國也而恃其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天將棄絕蔡
國而以壅盛楚盈而罰之罰之已盈而後罰之蔡必亡矣今之滅亡也不
可復救且喪君而能守者且蔡國喪君而能保守其國者喪去聲
鮮矣且亦少矣三年此後三年王其有咎乎楚靈王其有咎殃乎美惡周
必復周歲星一周十二年也凡人爲事爲惡歷一周必然反復王惡周
矣云本楚子殺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三歲歲星周復於大梁靈王
爲惡之數已周知其必有咎也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狐父晉大夫請楚

故蔡弗許楚人不許葉夢得讞會于厥慭謀救蔡也右文九年公子遂
會晉人等救鄭傳以爲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也緩不及楚師故皆
書人以懲不恪襄三十年晉人等會于澶淵宋災故傳以爲叔孫豹晉趙
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也謀歸財而後無
歸故皆書人以尤不信此果爲救蔡耶則當書救以爲謀救而後不果耶
則前緩不及師且見貶況不行乎救災捍患諸侯之義也宋災無歸財而
貶蔡圍謀救不果而無貶吾莫知其說矣然則此會適在圍蔡救之之中
故傳意云爾是宜別以事會言救蔡者矣也趙汸補註將焉用之陳氏曰
書見晉大夫日竟其不能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使而畏楚憚戰故不能救蔡葉氏謂謀救蔡不果無貶疑誤據左氏乃
謂之欲救蔡而力弗如則無思有愧於荀吳矣蓋不知昭公而後大夫有
事惟從其恒稱胡安國傳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
蔡物無以親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厥慭謀救蔡
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
略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受其亂也注言受齊賂宣公三十
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曾無譏而不書

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纂疏趙氏曰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
之不能亦可知矣纂疏荀吳云云晉爲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者盧之盟
晉侯實略弗克而還晉侯略而不序也纂疏大夫義利之分此同反
下同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此會而不書
失重輕之別乎列反下同也亡義利之分爲不仁失重輕之別爲不智今
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
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纂疏按春秋書八國大夫會厥慭於楚師圍蔡
之後滅蔡之前則中國大夫救患之義雖微傳其事著矣大夫雖弗救
之當也故厥慭之大夫不能救蔡不得貶絕而罪惡見臣賊君子誅父人祖
罪之當也故于是之諸侯澶淵之大夫不能討賊必得貶絕以見罪惡
杜氏曰見前杜補注襄陵許氏曰見張洽集註襄陵許氏曰蔡
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而厥慭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
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傳見前左
氏傳胡氏傳見前胡安國傳杜諤會義春秋之作仲尼傷王道之不振而
中國不紀夷狄雜擾而諸侯無法矣是以聖筆所錄之事攘夷狄也而録
於諸侯之上以志諸侯不攘正而反爲之受制也降杞國之於微國之列

以志夏后之後不足成之而反至於凌替也聖人之意非實欲伸楚而抑
杞也蓋傷王道之不興而託文爾左氏曰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
微葉夢得傳華亥北宮佗宋衛大夫之三命者也息齋高閌集註楚師在
蔡諸侯將謀救蔡而不能也故不書救蔡夫蔡能堅守不下此其易助也
而晉合天下之兵畏不能救遣使請命示以不能使夷狄益驕有以量中
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亦以宋之盟故也蔡不足書而書之者國
中不競苟有善意斯存之矣自是春秋記事益略鮮有深譏重貶者蓋不
復以禮義望諸侯之君臣矣間一見之者存不忍棄之仁也[illegible]楊簡傳
按左氏楚師在蔡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不書救蔡者春秋明晉
君臣道不全德不備不能討弑父弑君之賊無辜者多殺四海之內大亂
當情觀當時事勢必以爲難而恕晉而春秋不恕者以於道可以行道心
虛明無所不照知曲折變化無所不通湯七十里文王百里尚能運天下
於掌而況於諸侯千乘萬乘而畏楚乎謀於蔡衆置賢君焉不利其土地
而後可也瑞明歎漢謀義甚矣晉之謀國者無識也當楚之滅陳也陳未
有大罪晉爲盟主熟視而不救蔡侯殺得罪於君父中國不能討使夷狄
借其名討而殺之中國固當愧赧善始而晉之大夫方謀救蔡是何其倒

置若此也義不足以義楚力不足以庇蔡厥慭之會徒以重蔡世子見執之禍爾平齊洪咨夔說晉自重丘之後諸侯不會者十八年虢之後諸大夫不會者十年而諸夏皆奔走于楚晉君怡滄而臣荀偷不復念霸業之紹矣陳滅不能救蔡圍又不能救昭公初立韓宣子勉強為厥慭之會以謀救蔡而終不能以此見政柄倒執未有能撐其國者是會序大夫無譏辭不足譏也不屑之教誨也木訥趙鵬飛經筌蔡般弒君楚虔滅蔡均天下之大惡也初般之逆晉不能討固已失之於前今楚討般而出救之則若失之於後故厥慭之會晉合諸侯之大夫觀望不進蓋不救則懼蔡滅而罪集于晉救之則恐怙般而見責於楚故出兵于次而示救蔡之形實不欲於救也聖人不與人以無實之名故書會而不書救焉然澶淵之會謀周宋災而亡其實則聖人書宋災故而大夫皆人以責之此八大夫無貶詞何哉蓋于時楚實暴橫晉久不振其能一衆而犯虎狼之鋒乎故厥慭之會雖不及救而聖人不責不強人之力不足也力不能救而徒為是會以釣救人之名此聖人所以書其會而不書救以譏之則夫聖人不責其不能救譏其無而取名也李俞集義謝湜曰大夫會于厥慭謀救蔡也方是時虔狀益熾中國益弱故大夫將欲救蔡而卒無成功書會不書救罪之

也故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晉之不能亦可知矣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胡安國曰見前家鉉翁詳說按左傳謀救蔡也或曰蔡當救乎曰般可討而蔡不可滅也今般已死而虔之兵猶頓於蔡下必欲乘其危亂而取之此盜賊之兵中國諸侯共起而擊逆之義之所得為也為晉君者當使人諭之楚責以違戴書善與兵滅與國之罪彼虔雖頑冥不靈國中猶有人豈不畏義而止而晉之用事者庸猥無能乃使人卑詞為蔡請益為虔所侮蔡而蔡遂滅矣厥慭之會欲以何為既乃逡巡而引退晉君猶有知雖起其不為首戰乎黃震日抄趙氏曰于時楚實暴橫晉久不振聖人不責其不能救譏其無實而取名也愚謂晉一切避楚楚屢滅國而晉不問此平公之為也今昭公初立猶知蔡之當救而力未能其志可念未必以此取救之名其敵蓋自盟宋弭兵來矣惜哉傳見前左氏傳許氏曰見前張洽集注陳深讀春秋編晉韓起率諸侯會于厥慭謀救蔡也經不書救蔡以其畏楚而不能救也楚自會申之後滅陳圍蔡愈肆其暴晉為盟主恬不之恤惟荀吳以為不恤亡國將焉用之茲役既合天下之兵而不能救徒遣使請命于楚而楚弗許是示之不能而楚益驕且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得以行其虐也然書此無貶者聖人感世變若此故略之

而不復以禮義望諸侯矣此復聞一貶之而又不忍終棄之也家鉉備忘比本救蔡而不書救以不果其救也雖皆大夫然猶序者雖不果救而心則有相救之善以楚方擅大不克救爾師氏謂得序者其力不能非貶也經筌謂澶淵之會無歸宋財皆人之不強以人力之不足也力不能救徒為是會故書會而不書救胡氏謂謀救而力不加無恐但任氏謂竊救蔡之名以欺衆考之聖經大夫皆序則此說似大嚴若扈之盟以將討齊取賂而止不可同也程端學本義晉既失伯楚圍蔡而莫之恤八國之大夫自為會天下之勢可知矣義又見文十二年會于承筐程端學或問曰季孫意如會晉齊宋衛鄭曹杞之大夫于厥慭先儒皆為謀救蔡而不遂之何耶曰謂謀救蔡者左氏之說葉氏辯之矣今以經文考之不見救蔡之文以事跡觀之一會之後楚自滅蔡葉氏所謂適在救蔡之中故傳意之者近之矣程端學辯疑左氏曰楚師在蔡至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愚按三年王其有咎美惡周必復之說與公子棄疾圍蔡傳同為不經之論葉氏曰見前葉夢得讞俞皐集傳釋義華氏亥名北宮氏佗名皆三命大夫為會謀救蔡也左氏傳見前胡氏傳見前胡安國傳趙汸集傳謀救蔡而弗克也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為盟主而不恤亡國

將焉用之於是合九國之大夫于厥慭而不能師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則韓起之懦也梁寅春義傳云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未見圍諸夏君多親行晉謀救蔡則大夫專之固無以制楚矣及請于楚楚人不許於是遂已猶不能以大義責而伐之乎觀是會有以見晉之衰矣李衡集說晉晉之不能救蔡而徒合諸侯見中國之益衰也蔡世子有嬰城堅守死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慭合八國之衆將以救蔡畏而不進狐父往請徒示之以不能故楚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韓起之罪也左氏曰見前汪氏曰見前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左氏傳單子會韓宣子于戚杜預注單子單成公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註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陸德明釋文著張慮反徐治居反注及下同孔穎達正義曰著定謂朝立定處杜謂朝內列位常處也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鄭玄云此王日視朝于路門外之位此是朝上之位貴賤有定處也李有表著是位之定處但著下言定則表亦是定故直言會有表著俗本表下有綿蕝

也。野會設表為位，亦當有物記處，如今之位版也。謂之表著者，杜意書以下文表著之位，謂此也。劉炫謂下文有著有表，二文不同，以著定為朝有著，不得謂之表著，而規杜氏。今知非者，杜意書以下文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故於朝有著之文，并探下文會有表以配著，故云謂之表著。所以覆結下文，非謂著之一字即名表著也。劉炫不達杜意，而為規過，非也。會有表。杜 野會設表以為位。 注野會至為位。 正義曰：禮，諸侯建旂，設旂以為表也。周禮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鄭玄云：置于宮者，建之，豫為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是天子於野會諸侯，設表以為位也。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門立四表，是以設表為位也。盟主之會諸侯，必亦旂表位。大夫聚會，亦應有以表位，但無文以言耳。衣有襘，帶有結。杜 襘，領會。結，帶結也。 釋文：襘，古外反。說文云：帶所結也。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杜 貌正曰共，言順曰從。 釋文：道音導，下同。 疏：言不過步 正義曰：言聲所聞，不過一步。 注貌正至曰從 正義曰：洪範五事，貌曰恭，言曰從。其意云：容貌當恭敬，言是則可從，是貌正曰共，言順曰從。無守氣矣。杜 為此年冬單子卒起本。無守氣矣 正義曰：言無守身之氣，將以死。 要義：朝有著定，謂路門外之位。會有表，野會之位，設旂尚左。 正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即單成公。視下，其視過下。言徐，其言太徐，眷人然。叔向曰：晉叔向謂之曰。單子其將死乎，言單成公其有將死之征。朝有著定，朝廷有著定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會有表，野會則設表以為位。衣有襘，襘，衣之領會也。帶有結。結，帶結也。帶，大帶也。會朝之言，凡會朝之言語，必聞于表著之位，不登且和直也，必達于表著之位，不違於衛，所以昭事序也，所以昭明行事之次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會朝之時，視不過於衣襘帶結之中，不過於下。所以道容貌也，所以道達容貌之安敬也。言以命之，言語足以命之，毋失其和。容貌以明之，容貌足以明之，毋失其敬。失則有闕，失言失貌則於事有所廢闕。今單子為王官伯，伯長也。言單成公為王官之長，而命事於會，而命諸侯之事於十國之會。視不登帶，視不登於大帶之上，過下也。言不過步，言不過於跬步之外，太徐也。貌不道容，是貌不足以道恭敬之容。而言不昭矣，而言不足以昭行事之序。不道，貌不道容。不共，貌正曰共，共音恭。不昭，言不昭。不從，言順曰從。無守氣矣。神氣不守其體矣。為此年冬單子卒起本。止齋陳傅良章指：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傳見特相會。雖王卿士不書。東萊呂祖謙傳說：今單子為王官伯，齊桓、晉文為諸侯之伯。今單子是王朝之臣，纔出會盟，又為桓文之伯。洪皓紀詠：視下言徐。成公視下復言徐，叔向知其守氣無。良為會朝昭事序，定公容俯可同書。傳云：見前左氏傳。按定十五年，邾子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後七年，曹入邾，執邾子。

九月己亥，高閌集註 二十三日 葬我小君齊歸。

杜預註：齊歸。 陸德明釋文：齊，如字。左氏曰：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杜預註：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 陸德明釋文：語，魚據反。 孔穎達正義：然晉士至魯郊。 正義曰：傳稱文意之如，大夫且猶書之，大夫送葬者，蓋大夫來而士身含來之士獨行也。此士以公不感告史趙，故特言士耳。必為魯郊，言昭公必為魯人所逐而出在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杜 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歸佑。 釋文：姓音人。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杜 謂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杜 忌，畏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杜 為二十五年公孫于齊傳。 重言能無卑，其下二十六年，昭十一年。林堯叟句解：九月，葬齊歸。五五月，葬公不慼。昭公無哀慼之容。晉士之送葬者，晉時遣人夫會送葬。歸以語史趙，歸晉以昭公不慼語之大夫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史趙之左右。何故？問何故昭公必為魯郊。曰：史趙答。歸姓也，姓，生也，言昭公歸氏所生，不思親，今昭公不思念其親。祖不歸也，必不為祖考所歸佑。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言魯之公室卑而不振矣。君有大喪，昭公有母之喪。國不廢蒐，國不廢蒐事，蒐于比蒲。有三年之喪，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昭公不哀。國不恤喪，人不憂君之喪。不忌君，不畏其君。

也。忌其也，是不忌君之者。君無慼容，則有爲之子而主無哀戚之容。不顧
親也。稱不念也，是不念親之忠。國不忌君，用不親君，不忠也。君不顧親，君不
念親不孝也。能無畢乎。出孝供失，且引之漸也。殆其失國，爲二十五年公
孫于齊傳。趙汸補註 祖不歸也。不爲祖考所歸，其何敢於姑姊與外傳言
宣王不籍千畝，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之類相似。當時自有一等之說，漢之儒
左氏傳之不精耳。公羊傳 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何休註 歸氏，胡女，襄公
嫡夫人。陸德明釋文 嫡，丁歷反。徐彥疏 齊歸者何。解云，欲言夫人
初至不錄，欲言其妾，薨葬且書，故執不知問。注 歸氏至夫人。解云
皆史記文，而初至不書者，蓋爲世子娶之，當時少遽之，舍襄公始生，而
彤如之也。已婚夫人者，以公羊上下無其如少之文。則何氏不信左氏說
也。陸淳纂例曰 昭公母也。五月而葬。息齋高閌集註 妾母而以夫人之禮
薨葬，又別爲之謚，從先君之例也。平齋洪咨夔說易書 十年乃字，十年勿
用。天有十日，周則必變也。公在襄公之喪，宜感而有嘉容，今母夫人之葬
仍不知感。童心雖越十餘年，猶在此而不變，終不變矣。故曰不愚不移。程
端學本義 齊私謚也。義見文五年葬成風。高氏曰，見前息齋高閌集註。程
端學辨疑 左氏曰，九月葬齊歸，公不感。至殆其失國。此好事也，但未太甚
不恪
冬十有一月丁酉，高閌集註 二十一日 楚師滅蔡，執蔡世子
有。穀梁作友。杜預註 用之殺以祭山。孔穎達正
義疏 蔡世云。正義曰，父雖死矣，猶稱世子者，君死
有以歸用之。
而國被圍，未敢以禮即位，故因以世子書。范甯注 傳十九年，楚人執鄫
子用之，傳曰，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故謂之叩。陸德明釋文 叩
音口。衈音二。憑鳥路反，下文及注同。楊士勛疏 扶謹而用之。釋曰
傳例滅中國日。則此書日，爲滅而云。蔡世子友，故謹而日之。舊滅國
書日。傳例以明用人書日。其文已顯，注嫌用之不得蒙日，故特言之。其實
二者皆當日。又檢經上下執例，日則書日，爲惡故云謹而日之也。左氏以
爲用之殺蔡世子祭岡山，公羊以爲用之築城。令范引傳十九年傳則用
之祭社也。左氏傳 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杜預註 蔡靈公之太子，蔡
侯盧之父。陸德明釋文 岡音剛，岡山也。孔穎達正義疏 用隱太子
于岡山。正義曰，此時楚以喜神而之，非人爲之作神也，是蔡侯盧歸國
乃追謚其父爲隱耳。釋例上地名 岡山一闕。下杜中其更，理言以歸用之一
楚地山也。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注 五牲牛羊豕犬

雞。釋文 爲子偽反。或如字。疏況用諸侯。
父既用則雪召感，故以諸侯言之。甚之也。正義曰，世子雖未即位以其
體以此五者，等爲六畜，周禮謂之六牲。但爲非常祭祀所用，故古爲而以
此五者當之。王必悔之。註 悔爲暴虐。言義隱太子既以畜牲用之，乃有
譏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楚靈王滅蔡，用隱太子于
岡山。隱太子，蔡靈公之太子，蔡侯廬之父也。並殺而用之，以祭岡山一申無
宇曰，不祥。言殺人以祭不祥，益必不爲神所佑。五牲不相爲用，三牲牛羊
犬豕雞也。不相爲用，如祭馬先不用馬之類。況用諸侯乎。況殺諸侯以祭
山川之神乎。王必悔之。悔爲暴虐。止齋陳傅良章指 楚子滅蔡，止王必悔
之。傳言楚子貶書師。公羊傳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何休註 據陳
子也。徐彥疏 注據陳子也。解云，即傳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宋
公蔡侯鄭伯陳子以下于溫是也。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注 靈公，即殺也
不君不成。靈公殺其父，誅不得爲君也。不成其子，不成有濟經于得父也
上下與楚討討，如有不當絕，故止之云耳。疏 不君至子也。解云，靈公
父，而立弒父之人，人倫所不容。今而見誅，正是其宜，是以春秋不與靈公
爲君也。故曰不君靈公也。莊三十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
葬稱子某。靈公行則稱子者，嗣君之稱。春秋之義，既不與靈公得爲君
君，故十不成其子，有得爲嗣君以繼其父，故曰不成其子也。云靈公主弒
父、殊當即至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上四月楚子虔誘蔡侯
般殺之于申是也。云上不與楚誘討者，即上傳云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
此討賊也，雖誅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故君子不與是。不君靈公
則曷爲不成其子。注 據惡惡止其身。誅君之子不立。注 雖不以楚誘討，其
惡當絕。父母當以誅君論之，故云爾言執者，時楚託義以絕聽諸書以主
于身。解云，君不君靈公，不以誅君論之何故。上四年申之會，及伐吳之
時，上七年，下傳討之時皆稱其爵者，此時判之，則正可於一事之上足見
其惡而已，豈可文文皆貶，以若莊四年之公及齊人狩于郜，傳云前此者
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譏，擇其重者而譏焉。其重者其與
讎狩也。其餘從同是也。注言執至成之。解云，春秋之義，眾滅國以爲
重其餘輕者皆從略，是以襄六年注云，不書殺萊君者，眾滅國爲重。是今
亦書其執者，正以楚人記其滅之，故見其義也。以若上八年注云，不舉滅
爲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爰說記義於列見之是也。楚既託義執用祭之世
子以滅其國，當先書其餘，似若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

楚子入陳，然今乃先言入蔡者，起其以陳滅之心故也。是以八年注云：此兵
不先言者，以陳滅心故是也。非怨也，無讎也。注公羊子當殺，誅非怨也，無
讎也。 解云：莊四年傳云：今紀無罪，此非怨與？何氏云：怨，讎也。齊人語。此
非怨也。其先祖遷之子孫讎，然則亦人謂遷怨為怨也，言今不成，有為子
者，非由惡其父，遂怨其子孫，但由靈公大無理，無讎嗣矣，是以注父誅子
當絕也。其非實有作惡字者誤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
以築防也。持其尺以頭築防，惡不以道。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日者，疾讀滅人。 陸德明釋文：惡乎音烏，惡不以道，烏路反。注：疾日者，疾讀滅人
經云：王以亡滅例月，則昭十年冬十月，楚師滅陳，上四年秋七月，楚滅
賴之屬是也。今而書日者，疾非讀故也。葉夢得讖傳例：世子君在稱世子，
君沒稱子。凡未踰年之君不稱子而稱世子者，或挈之以見正，或與之以
見善。挈之以見正者，鄭忽是也。所以別突之不正也。與之以見善者，蔡有
是也。所以見其能效死守國，以盡其為子也。今乃曰不君靈公，不成其子，
且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傳以為春秋之義也。靈公雖弑父，何以絕有，
使不得為子哉？不成其子，而反謂之世子，是乃所以為子也。其說固自不
能通矣。所謂誅君之子不立者，於經亦無見，內則桓公弑兄，所當誅也，而

不絕，莊公之君外則楚商臣弑父所當誅也，而不絕，莊王之君不知傳為
何據用之築防，其說尤陋。穀梁傳：此子也， 范甯注：諸侯在喪稱子。 其曰世
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注：一事，謂注而志之也。
何休以即不與楚殺，當以楚爵可救反致蔡稱世子，相君繼之曰蔡
言楚子也，而稱師圍已既矣，楚子只欲封疆而食蔡，故殺蔡侯般，冬而滅
蔡，殺反惡其淫伐，其志欲兩國二君以取其國，故變子言世子，使若不得
其君終。 楊士勛疏：此子今子也。 釋曰：世子父沒，仍得稱世子，殊弟兄
死而不得稱弟者，世子繼體之名，父雖沒，若者有所自，則亦得稱之，母弟
者對兄之明，兄若喪矣，故不得稱弟。 注：滅蔡者楚子。 釋曰：經稱公子
棄疾，此注直云楚人者，公羊以棄疾非楚子，故云楚人。今既知
楚子也，又云楚子也，此非棄疾，則是楚子楚子蔡侯世子，以楚國
王之也，滅蔡國，殺二君，自謂得志，若逆其意是夷中國之義，由是故執之
彊故抑之，使若不得其君，故云世子也。葉夢得讖：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
不與楚殺也。 右不與楚殺，則何為復稱世子？鄭康成以為使若不得其
君，然春秋美有成齊舍為君而正商人之罪者矣，未有反黜人之君為世
子而正一人之罪者也。吾說已見鄭世子忽。胡安國傳：內入國而以其君

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 歸，以注反 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
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 降，戶江反，下同 服，誠耽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或以
為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注見襄三十年公羊傳
非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固
未暇立乎其位，安得以為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暇使立乎其位，而般死
於楚，其喪未至，不歛 力驗反 不葬，世子亦不成乎為君矣。然世子繼世有
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
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事孫申無宇
稱子諸侯，則世子有已嗣君位矣，猶以其父諸死於外，其國被圍，然先後
但以其未能備為君之禮，且書世子者，又以著世嫡之正也。 陳氏曰：見
正孫陳傅良後傳。陳氏曰：見孫復尊王發微。劉氏曰：見劉敞傳，又權衡，高
氏曰：見息齋高閌集註。王氏曰：見杜諤會義。師氏曰：見張洽集註。張洽集
註：師氏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聖人詳其始末而記之，書
誘，書圍，書執，蓋以傷中國之微，而深惡夷狄之暴也。傳見前左氏傳，劉氏
傳見劉敞傳。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陸淳纂例：啖子曰：稱執者，因禁之也。
趙子曰：稱用者，義同僖十九年邾用鄫子。傳：孫復尊王發微：諸侯在喪

稱子。此言世子有者，有未立也。按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有窮迫危懼以至于死，此未立可知也，故曰世子。噫！楚子既誘蔡侯般，殺
之于申，又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甚矣楚靈之惡其若此也。劉敞傳：
君存稱世子，君沒稱子。其君既沒，其稱世子何？君沒而稱世子者，正疑乎
不正。君子與之繼世焉，世子猶世世子也。靈公弑其君，其子非正也，曷為
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蓋其道之謂也。楚子虔誘蔡侯
般而殺之，世子友守國，楚師圍之八月而克之，不能服，於是虐用之。古者
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寢苫枕戈，終身則友之為者盡於世子矣。劉敞意
林：鄭忽疑於失國，蔡友疑於不立，衛蒯聵疑於出奔。春秋正父子之親，君
臣之禮，貶惡逆，退不義，以此三人者，雖道德不足，猶可以世其國，蓋不登
畔人之意也。傳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其斯之謂歟。劉敞權衡：
公羊曰：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予謂不成其子，而稱世子，義
與文反，難以說也。又鄭忽亦稱世子，豈復不成其子哉？又曰：用之築防，此
似兒戲，非可信也。蘇轍潁濱解：楚子滅蔡，用蔡世子有于岡山，不稱楚子，惡
其不名也。蔡侯死，蔡世子既立矣，其不稱蔡子而稱蔡世子何也？蔡侯死

於楚不獲歸於蔡不歛不葬其子雖立不成君也是以稱世子而已君沒既葬稱子未葬稱子其喪未至而稱世子固其宜也龍學孫覺經解蔡世子有即位未逾一年法當稱子楚子用之特稱世子者蓋子之心務在絕蔡之宗祀殺戮蔡之子孫已殺其君又殺其世子世子者世世有國者也執其世子而殺之則是欲絕蔡之世子也公羊曰不成其子也按春秋不與楚爲討賊何得罪蔡乎穀梁曰不與楚殺義亦通西疇崔子方經解是公子棄疾也而曰師貶之也凡滅國不貶以爲其惡不貶而自見然則此爲執世子有以歸用之貶也且蔡侯已死而有稱世子何也未得乎立也般以誘死則外亂國被圍則內急外亂內急則世子固未得乎立矣猶晉獻公已死而奚齊猶未君也杜諤會義箋義曰楚子滅陳蔡皆稱師者言其無道以夷狄之衆強滅之也雖滅之不與之滅也故有存之之辭 集說曰蔡般弒君父在官在宮者皆得而殺之春秋不正楚之殺般者以其專利於已而志不在於討罪也般雖死而討之不正則友尚宜爲君矣君而在喪以常文書之當曰執蔡子友而已今言世子猶經書鄭世子忽歸于鄭所以正其宜爲君也正其宜爲君者非所以善般而錄友也蓋疾楚貪利而殺其二君也處書名友書用可以見經之意也 謂曰楚之暴橫

國不可道也春秋書疾而責之且以志諸侯不能驅正而逆爲楚所會伐也凡所以滅人之國楚強暴伐之多矣今以師滅蔡既可以罪之而又執世子以用之其惡尤甚故春秋書滅書執以懲其惡也然蔡亦曰世子者亦以志其爲世子不能保守以失國政又曰以歸而重之矣左氏公羊穀梁曰今世前乘例見此說詳見泰山孫復尊王發微葉夢得傳有未逾年之君也何以稱世子與之以繼世也有靈公之子誅君之子不立疑不得繼世者也楚子圍蔡有不爲之服八月而後克之執有以歸而用焉非有以歸也以爲如是而後世子之道盡矣用之者虐之也是以先名而後言用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此楚子也則曷爲謂之師不正其伯討則是其爲師焉者而已矣息齋高閌集註楚師滅蔡 楚子滅陳蔡皆稱師者著其無道恃夷狄之衆強滅之也雖滅之不與其滅也故有存之之辭焉四月圍而十有一月方滅者世子有之力也 說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滅國而用世子有者怒其拒師之久也用之者以爲牲也夫蔡本中國之諸侯乃背中國而即夷狄必以夷狄爲可恃也今蔡侯既爲夷狄所誘而殺之又從而滅其國其世子有又爲所執而虐用之以絕其世然則夷狄何補於蔡哉此爲世人君之戒也蔡侯已死而有稱世子何

也未得乎立也般誘死則外亂國被圍則內急外亂內急喪柩未至則世子固未得乎立矣而能拒強楚者三時不改真所謂世子也不言以世子有歸者有不從楚故也斯得古人不共戴天之義矣楚子誘人君而殺之喪人之喪而滅之執其嫡嗣而歸用之此楚子不道之甚聖人所以詳錄之非專罪夷狄也乃所以罪吾中國王綱既墜霸統又絕諸侯莫能救致夷狄之自恣一至於此也然則宋向戌之謀實何利於中國止齋陳傅良後傳滅而以歸未有言執者言執弗臣之之辭也是故均之爲滅國也書臣之矣書曰以沈子嘉歸殺之未嘗臣之也書曰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乎齊洪咨夔說弒君之賊在宮在官者殺無赦蔡般遺孽楚執以歸猶以世子繫之國者諸夏無霸夷狄恣行父國空守力窮勢屈見滅於以亂治亂之虐而莫之救爲可哀也宋襄圖霸用鄫子于睢社而不得其死楚靈滅國用隱大子于岡山而不得其死魯伐莒獻俘始用人于亳社春秋雖諱不書而公亦不得其死淫鬼不靈何福可徼山與社皆聰明正直而壹者挂人以要福神其福之乎木訥趙鵬飛經筌楚靈暴虐於是極矣虎況搏攫既飽不饜則獵夫荷戈而襲其後何則犯衆所疾也今楚虔誘殺蔡般圍蔡八月既滅而虐用其世子嗚呼滅國者有矣未有若是之酷者聖

人書誘書殺書圍書滅書用之不以夷狄而略有其辭極楚之誅所以儆中國也然楚虔滅陳滅蔡方以爲得志而不知乾谿之戮近在旦夕蓋罪惡貫盈天所不容而況於人乎蔡般之死於是八月則世子宜立矣既立未踰年稱子而有書世子蓋蔡侯死於誘蔡國受圍者八月父不成喪而國遭圍蓋未立也國滅而有有所不屈故虔憤而用之也則夫有益能死社稷者故以世子書能世其父也公羊乃曰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書曰世子乃曰不成其子耶父雖不義而得國何與其子桓公弒隱自立其迹與蔡般同至莊公之生聖人何以書子同生哉聖人不以其父而不正其子父雖不正而子其嫡子則不得不正之所謂不成其子者穿鑿甚矣李俞集纂謝湜曰有稱世子有未立也世子書名降諸侯也執以歸非服也用之殺而用之也楚子殺人之君滅人之國絕人之世以國嗣子同之六畜而忍於用之逆天暴物未有甚於此者也楚滅陳滅蔡皆稱師者著楚之強也著楚之強所以責中國也方是時諸侯衰微中國不振由是楚靈肆爲殘虐有并吞邦國之心託治罪之義殺陳行人而卒於滅陳託討惡之名誘殺蔡侯而卒於滅蔡其亂則陳之首逆不以即刑其虐則蔡之世子用爲六畜諸侯委靡相視而問罪之伐不加於強暴之夷天下

相胥為左衽之民矣故春秋著楚之強列楚之罪而責中國也胡安國傳見前家鉉翁詳說書楚師滅蔡執世子以歸用之誅楚之無道著世子以不屈而死也孫泰山曰世子云者未立之名胡文定謂世子守節而死故為春秋所錄合二說而書法見矣蔡固有當討之罪父死而子立世子宜立者也世子不敢遽以君位自居亦未甘出處楚之下嬰城固守以待外救晉不能救而國亡身死視紀季以酅入齊苟為自全之計者遠過之矣位乃世子之位父雖殞命於夷子猶不敢遂居其處視齊世子光未其父之篤疾殺父所嬖而慕有其國者萬萬不侔矣是故春秋特存其世子之名而錄其為宗社死公羊以為父生執誅子不得有國者是亦一說使世子而不能死社稷以國與楚春秋於是乃有誅矣黃氏日抄傳蔡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師氏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思謂滅人之國執其人以代牲豈有人道而可貴也哉陳深讀春秋編楚子而曰楚師惡而貶之也惡其用衆而不與其滅也君沒未葬或已葬嗣君稱子今蔡侯死於楚其喪未至況當危難窘迫雖立不成乎君故但稱世子楚自四月圍蔡世子有守禦至于十一月凡八月而力屈被執楚以有不服故以其歸而虐用之有之效死勿去為子道盡矣故不沒其世子之名

春秋書滅國者多矣未有如此暴者書有書圍書滅書執又書其虐用之故特詳記又稱時稱月稱日以愼之蓋以傷中國之衰微而甚惡夷狄之殘忍不道也左氏傳見前杜氏曰見前杜預注敬氏衛忠蔡般有罪伯者當正其罪討之既誘殺般非正又使棄疾圍蔡且般死而又出師執其世子而虐用之楚靈之惡詐譎之心甚矣任氏謂殘忍不道莫此之甚詳記於一歲之中所以傷中國也集義謂貪利而殺二君其曰世子石氏云未立也胡氏云般死於楚而喪未至不歛不葬未成乎君也孫氏亦曰未立黎氏謂執其正嫡故如鄭忽稱世子雖未立寔正嫡也但公羊不成其子又不正之論誤其稱師與八年楚滅陳同義程端學本義蔡般弒君父以篡位人所得討幸不見殺於當時而假手於強楚身殄國滅及其嗣子夫楚子之惡不容誅也然蔡般之事可為亂臣賊子之大警矣義又見莊十年到此蔡師　存耕趙氏曰楚虔滅陳誘殺蔡君而圍蔡踰兵八月蔡城守不下則以世子有不肯為之服也城陷就執虔忿其復楚師也執歸用之經詳其事窮楚惡以病中國也張氏趙氏曰並見前陸淳纂例陸氏曰見前尊王發微杜氏曰見前杜預注左氏曰見前高氏曰見前包蔡為明本注黃氏曰見前黃氏日抄程端學或問曰楚師滅蔡執世子有以歸用之劉氏謂君存稱世子君沒稱子某君既沒而稱世子者正疑乎不正君子與之繼世焉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盡其道之謂也父之仇不與共天下則有之為者盡於世子矣其說然否曰不然也春秋者據事直書者也非君子與之繼世而為此設辭也人有弒其父者可謂不子矣而春秋書楚世子商人蔡世子般然則稱世子者君子果與其繼世乎知弒父之賊復稱世子則知盡世子之道者不以世子見義也孫氏曰有當稱子而書世子者有未立也按四月丁巳楚虔誘殺蔡侯般楚棄疾圍蔡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窮迫危懼以至于死此其未立可知也康侯胡氏亦用孫氏以為說予輕附于公羊之說矣程端學辨疑公羊曰此未踰年之君也主蓋以蔡防也恩謂蔡般弒父人所當討世使淳在位十三年其為不君之然春秋不復書曰蔡侯般矣何至此反不成其子乎按使不成其子安得又稱世子乎且經書用之譬祭祀之用牲人用鄫子同公羊又以為蓋防何氏又強為解釋曰持其又以殉蓋防可謂互為怖妄者也穀梁曰此子也主所以惡楚子也按蔡有居喪也立謂之子未立謂之世子豈有不與楚殺而特稱世子之理乎稱用世子自足以惡楚子但稱世子豈足以惡楚子乎康侯胡氏曰見前

胡安國傳李廉會通按有之稱世子公羊以為此未踰年之君宜稱子今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也誅君之子不立非恕也無繼也此設胡氏已辨之矣穀梁以為不與楚殺也其注允無意義獨胡氏主劉氏之言為得之劉氏曰世子猶世世子也靈公弒其君其子非正也曷為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詞也非其人之謂也蓋其道之謂也有之為者盡於世子矣其用之之義左氏以為祭山范氏以為祭社公羊以為用之築防何氏曰持其足以頸築防也左氏是左氏杜見前孔穎達正義胡氏見前胡安國傳趙汸集傳曰滅曰執曰用之皆楚子也其稱師何以其懷詐以滅中國而絕其世與爭諸侯之日不同故異其事也其日謹之也孫明復曰見前尊王發微劉敞權衡劉氏傳曰見前張上蔡後傳陳傅良後傳呂大圭梁寅考義蔡侯雖有罪國不當滅也而楚人滅之執世子歸用之者用以祭也楚靈之逆天遠道甚矣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李衡集說楚師滅蔡著晉之不能救而楚得以肆其暴也　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著楚靈暴虐無道之甚也左氏曰見前鄭氏曰見前陳傅良集傳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高氏曰見前高閌春秋集注

左氏傳十二月單成公卒注杜氏曰之言楚子城陳蔡不羹杜預注城

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言棄疾居蔡得失如何對曰無宇答擇子莫如父
子之賢否知之者莫如其父之寫惡擇臣莫如君臣之賢否知之者莫如其
君之爲惡鄭莊公城櫟昔鄭莊公曾爲櫟邑之城而寘子元焉子元鄭公
子莊公寘子元於櫟邑使昭公不立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
伯遂居櫟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齊桓公城穀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而寘
管仲焉傳城穀爲管仲也至于今賴之管仲相齊興霸至今猶賴其澤臣
聞以臣所聞五大五官之長也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古鳥青鳥氏
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爲五工正五官之長也夫世頃事地職是
以言無常數今無宇據習古言故云五大也不在邊五官之長專爲邊縣
則不可使居邊境五細五官之屬也不在庭五官之屬細弱不勝其任亦
不可使居朝廷親不在外親戚之人不使久居於外羈不在內羈旅之人
不使久居於內今棄疾在外事爲親也而居外爲蔡公鄭丹在內然丹羈
也居內爲右尹君其少戒勸靈王其少思戒備王曰國有大城何如靈王
又問城陳蔡不羹得失如何對曰鄭京櫟鄭京櫟二邑大城也實殺曼伯
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并京實殺曼伯以取鄭國宋蕭亳宋蕭亳二邑
大城也實殺子游莊十二年宋萬立子游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蕭

叔大心與群公子殺子游齊渠丘齊渠丘大城也實殺無知莊九年齊雍
廩殺無知渠丘齊雍廩邑也衛蒲戚衛蒲戚二邑大城也實出獻公襄十
四年出獻公甯殖孫林父邑若由是觀之若以此數事觀其得失
則害於國則都城過大必爲國之害末大必折譬之樹木末大者必折其
大尾大不掉譬之獸畜尾大必不運掉君所知也此君之所
自知也昭十三年陳蔡作亂傳張本東萊呂祖謙傳說五大不在邊五細
不在庭註跡雖多不同亦可看然亦難考鄭丹在內丹本不爲害其意
欲說棄疾且相帶他說惟說同洪澔紀詠五大不在邊　知臣自昔莫如
君楚有靈王異楚文五大在邊憂棄疾喻如尾大卒紛紜寶云見前左氏
傳僖七年傳云申侯有寵於楚文王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
專利而不厭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
於厲公爲文公所殺子文聞其死也曰知臣莫如君弗可改也已欲鉉續
屏山杜氏遺說傳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注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
五官五細弱不勝任不可居朝廷　跡賈逵云五大謂太子母弟貴寵公
子公孫累世正卿也至不知五者何謂　五大親之類五細羈之類如六
逆六順之說但不詳說爾杜氏以五行五鳩以足其數又以才不才爲大

小其迂疎矣　賈氏之言五大有理及言五細未盡善今從孔疏但其
言不知何謂及取屏山但不詳說爾以五鳩五行才不才之言良誤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九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九十七　十三蕭

昭

昭公十五

辛未　景王十五年

十有二年。高閌集註：是年閏正月。　汪克寬纂疏：晉昭二年。齊景十八年。衛靈五年。蔡滅。鄭簡三十六年。曹武二十五年。陳滅。杞平六年。宋元二年。秦哀七年。楚靈十一年。吳夷末十四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杜預註：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傒玄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　陸德明釋文：傒，音奚。　孔穎達正義疏：註三年至國都。　正義曰：劉炫云：杜譜以偃與酀為一，亦云高傒玄孫。案襄二十九年傳云，敬仲曾孫酀，非玄孫也。今知非者，案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酀，是偃為敬仲玄孫也。經言于陽，傳言于唐，知陽即唐也。不言于燕，未得國都。與哀二年納蒯聵于戚同。　范寧註：三年所奔齊者，高偃，高傒玄孫，齊大夫也。陽，燕別邑。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也。　林堯叟句解：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傒玄孫，納之于陽。陽即唐，燕別邑也。於是齊景公有意於復霸。　汪克寬纂疏：按唐縣今屬保定路。通旨：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大夫納之，非也。

左氏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杜預註：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　林堯叟句解：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唐即陽也，因其衆也。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先得入唐。　止齋陳傅良章指：傳見北燕伯款不書名。　葉夢得讞：右凡經書納者，皆與其納也。若但因衆而不論當否，則何納之與。

公羊傳：**伯于陽者何？**何休註：即納上伯款。非犯父命，不當言于陽，又微國出入不兩書，伯不書再出，故斷三字問之。　陸德明釋文：斷，丁管反，又丁亂反。　徐彥疏：註即納至問之。　解云：納上伯款，皆即上三年冬北燕伯款出奔齊是也。其犯父命而見納，言于邑者，知定二年邑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云：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註云：明其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者是也。然則今此納北燕伯于陽，若是納上伯款，即非犯父之命者，正以出奔稱伯，不似蒯聵稱世子故也。是以何氏於款之上，連伯言之，見非犯父之命。云又微國出入不兩書者，傳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何以不言遂？兩之也。註云：頓子出奔不書者，小國例也。是也。**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註：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為伯，子誤為于，陽在，生刊滅闕。　釋文：刊，苦干反。**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註：如，猶奈也。猶曰奈女所不知何？寧可強更之乎？此夫子欲為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措。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釋文：女音汝。強，其丈反。令，力呈反。下令螢同。億，於力反。措，七故反。戴七各反。字亦作措。　註如猶至億措。　解云：孔子云：書是我所作，我已具見其實，奈女在側之徒不見之何？故曰奈女所不知何。孔子自知伯于陽者是公子陽生，但在側之徒皆不委曲，若改之，謂己苟出心肺，故曰寧可強更之乎。莊七年星霣如雨之下，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氏云：明其狀似雨耳，不當言雨星，不言尺者，實則為異，不以尺寸錄之。然孔子修春秋，大有改之處，而特此文不改之者，欲示後久重其事。以劉公即君與為不上譏之類也。故曰夫子欲為後人法，不欲人妄億措也。億措者，億謂有所假度，措者置也，置意於言也。不欲令人妄億度，不欲令人妄置意於言矣。若假度而中之者，無傳即樂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之類是也。若億措而妄者，正得學者不思之義也，則學而不思則罔之罰是也。云子絕四者，謂於鄭註引之者，欲道無事億措，乃孔子所絕，是以脩春秋而有其義矣。**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註：唯齊桓晉文書能以德優者，國大小相次序。　疏：註唯齊至次序。　解云：謂其盛時事也。及其衰末，亦不醇粹，是以僖十三年鹹之會，許男序于曹伯之上，而何氏於僖四年許男新臣卒，葬許穆公之下，註云：得卒葬於所傳聞世者，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者，是鹹之會，當桓末年，許在曹上，非其次序之事也。**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註：非齊桓晉文，則如主會者為之，雖優劣大小相越，不改史信史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註：丘，孔子名。其貶絕譏刺之辭有所失，書是丘之罪，聖人德盛尚謙，故自名爾。主書者，惡納篡也。不書所篡出奔者，微國雖未踰年君，猶不錄，不足揚。下言于北燕者，史文也。北燕本在上，從史文也。　釋文：惡，烏路反。　疏：註其貶至之罪。　解云：即春秋說云：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是也。云主書者，惡納篡也者，正以春秋之義，立納入皆為篡辭，且上有伯款出奔齊之文，知今納宜是篡人也。　註不書至不錄。　解云：正以上三年之末，伯款出奔，適歷十許年，計應有君矣。陽生篡之，宜書其出，今不書者，微國之君被篡而出走者，皆略而不書之。既今非被篡，但是微

國未踰年之君當猶不書況于被纂立者乎何以必時未踰年君者之道正以所見之世從國成君之法例皆從之故也即伯歆之徒是也　注不足至史文也　解云若足其文宜云齊高偃帥師納北燕公子陽生于北燕今陽生之下不言北燕者正以史之本文陽生之上有北燕之字因而從之不改　以穀梁經其大夫氏字者左氏作氏能致湯作成虔宋　葉夢得讞伯于陽者何主其詞則丘有罪焉爾　右此即孟子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也此本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發之以為魯史亦由晉楚其事與文未嘗不同約魯史以為義則在我爾傳聞之不審既變易其辭專以主會為諱固失之矣又益以公子陽生之事且前見北燕伯款出奔齊故今齊以高偃納之于陽猶言納頓子于頓也不再見北燕者以未得國而入其邑如鄭突之櫟衛衎之夷儀也其文豈不明甚傳見經未有書納君者亦不見北燕故妄為說以意之陽生齊公子也謂燕適與之名同固不可知然經凡言納者皆與其納之辭公子而與其納其義亦不可通矣此亦傳每以納為纂是以失之而弗悟春秋善善惡惡以示勸沮於天下後世之書非徒為史以紀事之書也苟錄於經者其義有取焉若事有闕不足見義則刪之而已何

用不葉而必書之哉而公羊穀梁每為疑以傳疑之論吾未見著一王之法而反傳疑者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子居敎弟子使無以疑而措其私則闕之可矣而作經則異是二氏豈徒得其言而不知所以為經者歟　穀梁傳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　范甯注據義不可憾則應名而絕之　楊士勛疏傳燕伯之不名何也　釋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曰納者何內弗受也彼經納而不名衛侯入于夷儀亦不書名則不書名乃是常事而傳怪燕伯不名者衛侯朔入于衛傳曰朔之名惡也則諸侯有惡出入皆名此燕伯亦出入宜名但不以高偃挈之故直出書名而已頓子不名者為楚所納故亦不名衛侯入于夷儀不名者以復歸有名故未入國略而不名也鄭伯突亦未入國書名以從不書復歸故入櫟書名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　注郭曰公子遂以去公子為挈燕伯以書名為挈者應宜書名故須去公子乃為挈君不可名而以臣名君者不待去燕伯則為挈也是以因燕伯而不書名所以不與高偃挈之　釋文挈苦結反以去起呂反　葉夢得讞右諸侯出奔而自歸則名他國納之則不名不以諸侯得相名也故楚子納頓子不名齊高偃納北燕伯不名魯納齊子糾晉納郪捷菑而名者子糾捷菑皆未居

也傳之不以高偃挈燕伯則是然不當與自歸而名之者一之以起問也以納為內弗受其失與前同　張洽集註按燕伯出奔名而納之不名者其罪未至如衛朔鄭突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　傳見前　左氏傳杜氏註見前　杜預後孫復尊王發微北燕伯三年出奔齊不言納于燕者明未得國都也　劉敞傳其言納何言納者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　劉敞權衡公羊曰伯于陽者公子陽生也非也公羊謂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寶書也豈百二十國書悉如此殘缺乎曷為不革又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書而見於春秋者裁六十餘國耳所以不悉見者師說事非卓絕則不取也如陽生此事殘缺乃爾又非卓絕美何足復錄乎明春秋之作據魯史舊矣以是論之伯于陽非公子陽生其所云云者皆狂聖人也穀梁曰納者內弗受也非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救患恤禍也顧以為弗受反當逆其亂臣賊子之心乎又曰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亦非也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穀梁以謂納頓子者陳也陳之挈頓子可矣即何不名頓子乎　蘇轍潁濱解三年燕伯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克至是始納之其言納燕有君也名其出奔而不名其納不以高偃名燕伯君臣之禮也不言納之者燕未得所都也　龍學孫覺經解春秋書納者六其四

或納大夫或納公子其納失地之君惟二頓子北燕伯是也春秋諸侯失地則主名頓子北燕伯失地不名者蓋孔子之意也夫立諸侯者惟天子爾諸侯不得立諸侯也諸侯失地則名頓子北燕伯為齊楚納之而又名焉則是諸侯得立諸侯者特變例而不書其名所以不與齊楚之專立也穀梁曰不以高偃挈燕伯蓋一偏之說公羊又非也　西疇崔子方經解北燕伯之納何以不名未得乎國也　杜諤會義集說曰三年書北燕伯款出奔齊此言齊納北燕伯即款可知也出奔書名忠責之實也入而不名者亦衛侯入于夷儀之比也公羊意雖以信史專經然於是發傳理亦迂闊何休遂見晉趙盾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致以誤非抱父命釋之是亦方納而不通經之義例也　諤曰末世以諸侯而納諸侯者出一春秋不與而譏之況以大夫而納諸侯乎不正之甚也而又帥師以納之其惡可知矣　左氏公羊穀梁[illegible]葉夢得傳高偃齊大夫之三命者也陽北燕之邑也何以不言納于北燕未得北燕也其曰納與其納也　息齋高閌集注三年北燕出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果款播越在外蓋十年矣不能自復而藉齊之力僅能納之別邑而已其失國雖反如此可以為公戒矣名其出奔而不名其納者方其出奔

已自絕其國矣。此不名者，罪其國之臣子也。東萊呂祖謙集解呂氏曰：北燕伯不名，劉質夫以謂與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同，蓋國其國，非臣下所當逆入于夷儀，納于陽不名，以正其君臣之分也。左氏傳見前，杜氏註見前杜預註，泰山孫氏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止齋陳傳良後傳：于陽內弗受也。衛侯朔入衛不言納，納頓子不言奔，奔且言納者，北燕伯欵、衛世子蒯聵也，是內弗受之辭也。瑞明戴溪撰義：穀梁曰：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公羊曰：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北燕伯之出奔與其入國，其本末甚明。公羊何所見，而以公子陽生釋之，如公羊之言，夫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公羊乃以不可知者為知，其亦異於夫子也已矣。平齋洪咨夔說：入者歸之易，納者歸之難。北燕伯奔齊，以避諸大夫之偪，出名而納不名，其納之正耶？非也。齊為義不終，行大事不以信，使燕伯失所歸也。先是景公親伐燕以納簡公，取賂而還，今命將往納，非復親伐之勤，力雖可以迫諸國都，事於賂已之私，僅納之陽以塞其請而已。信義安在哉。異時取鄆居公，即此意。呂大圭或問：或問納者不宜納也，信乎？曰：春秋書納者六，皆用師以納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也。僖二十五年楚子圍陳，納頓子于頓，圍而納之也。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則趙

盾帥師以納之也。其書晉人者，以其弗克納而略之也。宣十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則以楚君之重，楚師之衆而納之也。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則以帥師而納之也。凡言納者，內弗受而彊致之辭，此蓋內無有為之助而自外用勢力以納之爾。說者曰：納者，不宜納也。此言過矣。以北燕伯觀之，書之曰北燕伯，則是燕之君也。與入于夷儀同，豈有不宜納者耶？諸侯之入其國，有書入者，有書歸者，有書納者。歸易辭也，入難辭也，納者內莫為助之辭也。木訥趙鵬飛經筌：燕伯之奔齊，于今十年矣。齊於是始納之，亦緩矣。六年齊侯伐燕，將納燕伯，而不克。蓋不能納，必得賂而止也。聖人惡其無實而干其名，故不書納焉。今納之不及國，而納于陽，陽燕邑也。其後不復見于經，不知卒歸燕與否也。然諸侯之入，有正篡，聖人於名不名以見之。鄭突篡入櫟，故名；衛侯以正入于夷儀，故不名。今燕伯實正也，見逼而奔，倚齊而入，故亦不名，以別其無惡焉。李俞集義謝湜曰：燕伯之奔齊也，景公為燕伯伐北燕，高偃帥師納燕伯，齊國之大義也。循而行之，則邦國主有序，逆之亂哉。雖然高偃能納燕伯于別邑，而不能為之討逆臣以反其位，非所以定燕伯而安燕國也。書納于陽，善其志矣，而未善其事也。燕

伯雖失位，義未當絕，故不名，與衛侯入夷儀不名同意。家鉉翁詳說：公羊伯于陽，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左傳曰：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衆也。公羊迂僻，當從左傳。北燕伯入于陽，與獻入于夷儀，其事略相類，皆以亂臣逼逐而出，因大國之力以歸，入於其邑而未至其都，皆不名，所以正其君臣之分。衛獻退國而始名之者，則所以結正其失國之罪，或名或不名，皆有深意。或曰：齊景公為北燕出師，至再，春秋其許之乎？曰：霸者之欲霸也，皆有身任天下之志。景公有可霸之資，當晉政既衰，有可霸之時，而不能以天下自任。前此北燕受賂而回，此北燕半途而返，非其力之不足，用心不剛也。厥後魯昭孫於其境，子家羈知景公無信不足仗，勸使改圖，良以是故。黃震日抄：高偃，高傒之孫也。陽，燕邑也。齊桓公昔嘗為燕闢地，燕伯今失國，謂齊為大國，故來奔也。石氏曰：以三年奔齊，六年納之弗克，受燕賂也。至此又六年矣。再納之，不曰于燕，未能得燕也。然則燕伯十年于外，不知其所終也。陳深讀春秋編：凡諸侯之奔，有書名者，有不書者。書名者，罪失守也；不書者，皆被兵出奔，怨其力不足也。出入皆名者，皆有惡也。左氏傳見前，餘同前張洽集註及孫類潛解、東萊呂祖謙集解。敬鉉備忘：諸侯不生名，失國

則名，此不名者，蘇氏曰：出奔，其納以高偃，不名燕伯，君臣辭也。不曰于燕，曰于陽者，未能得燕也。納者彊置之辭，高偃初納之時，晏子有不克君歸之言，豈至此僅猶有是心，故不能得燕，僅納于陽也。燕伯不名，集義曰：亦衛侯入夷儀之比也。經筌曰：鄭突以篡入櫟，故名；衛侯以正入於夷儀，故不名。今燕伯實正也，不名，別其無惡也。燕伯無惡，故以君臣之辭加之，若有惡則不以君臣之辭言也。衛侯入于夷儀，詳石氏之說。吳澄纂言：北燕伯下一有欵字。左傳曰見前，杜氏曰見前杜預註，高氏曰見前息齋高閌集註。程端學本義：邦衡胡氏曰：燕已有君，不受燕欵，而齊必納之，故納于陽而未得國。愚謂燕伯不能治國，至於出奔，今倚大國之力，十年始克入其邑，其為君可知矣。然諸侯出入，廢置自如，又以大夫而納諸侯，王綱不振甚矣。杜氏曰見前杜預註。程端學辯疑：左氏曰：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衆也。案經但言北燕伯于陽，左氏云因唐之衆，不知信否。公羊曰：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王其詞則丘有罪焉爾。案昭三年經書北燕伯欵出奔齊，今經又書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其為諸侯明矣。公羊乃指伯于陽三言而以為公子陽生，不曉經言，遂託諸不曉者也，而又引孔子之言以實之，使孔子既明知其為是而非君，乃以為所不知而不改

正義曰人謂春秋爲信史安也其意後世異矣穀梁曰納者内不受也王
不以高偃挈燕伯也策指燕而名者引其爲何君其非賊而名之也然
何不名土奔時已前見其非不以高偃挈燕伯也李廉會通按衛侯入夷
儀不言納納頓子不言奔奔且言納者北燕伯衛世子蒯聵也皆内弗受
之辭也不名之說張氏得之　按公羊此條曰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
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者何春
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
爾註者以爲其文當曰齊高偃帥師納北燕公子陽生于北燕蓋陽生慕
立也其說無據不可取但其下三句語意多引用故具錄之云云
是可據亦見於公集註王元杰讞義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齊高偃
納北燕伯于陽二子皆至其邑而不及國都然趙鞅之納蒯聵陽虎以爲
必至齊燕之納北燕伯晏子知其不入此理之必然者也夫蒯聵得罪於
南子而已以父而取國於子則其事爲順蒯聵終以爲君北燕伯欲盡去
諸大夫而立其嬖於事爲逆況燕伯見逐於臣其入也又在十年之後國
已立君其民不貳故止於陽邑而不得入矣以諸侯千乘之貴得罪於民
民人見棄失國土奔雖有彊援終無復國之道春秋謹而書之以爲失衆

失民之戒可不慎歟俞皐集傳釋義高氏偃名三命大夫納燕伯正也不
于其國而于陽則非也左氏公羊穀梁傳各見前趙汸集傳穀梁傳曰納
者内不受也北燕伯何以不名不以高偃名北燕伯也諸侯不相名而况
於大夫其可以名諸侯乎李衡集說著齊景之納燕伯不能盡力也其不
名者蓋傳寫闕之左氏穀梁曰各見前杜氏曰見前杜預
註呂氏曰見前東萊呂祖謙集解張氏曰見前張洽集傳

三月壬申

高閌集註二月無

鄭伯嘉卒

杜預註五同盟　孔穎達正義疏註
壬申日月必有誤　五同盟　正義曰嘉以襄九年即位
其年盟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溴梁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
于重丘二十七年于宋元年于虢皆曾鄭伯在焉二十七年五會皆杜以其盟
多故皆從君在盟會而書之數二十七年是大夫之盟元年虢會諸侯書
二者不數故唯五也或可轉寫錯誤　林堯叟句解簡公卒子定公寧立
左氏傳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杜預註除葬道　陸德明釋文爲于僞
反及游氏之廟註游氏子大叔族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
無庸毀註用毀廟具　孔穎達正義疏杜而主書然　正義曰用謂毀廟
之具若鍬钁之類也庸亦用也教其除道之徒執所用作具以待立而

無用即毀廟也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註
教毀廟者之辭　釋文女音汝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
者註有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葬故道有臨時迂直也司墓之室鄭
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　釋文迂音于一音於辟司墓之室　正義曰
周禮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
葬鄭之司墓亦當如彼此是掌公墓大夫也言之室有當道者則非司墓
自家之室故註以爲徒屬之家猶爲書註云古者之通言之以見其祖曾
祖之所皆祖徒相從毀之則朝而塴註塴下棺　釋文塴北鄧反
徐甫贈反禮家作封徐彼驗反義同又作塴下棺　正義曰周禮作窆禮
記作封此作塴皆是葬時下棺於壙之事而其字不同是聲相近經傳
而異字爲耳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註不
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
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
也釋文憚徒旦反　要義鄭莊公別營葬地不在先墓　塴字不用
毀相近正義見前正義　林堯叟句解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將修
治葬道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大叔族將毀焉將毀廟子大叔使其

除徒子大叔使除道之衆執用以立執毀廟之器用以立而無庸毀而無
用即毀其廟曰教除徒曰子產過女子產若過女除道之所女音汝而
問必問於汝何故不毀緣何不治道而執用以立乃曰乃曰我對曰不忍
廟也不忍毀人之廟也諾諾又教其徒自應曰諾將毀矣今將毀之矣既如
是除徒既如大叔之教子產乃使辟之子產不忍毀其廟乃使迂道避之
碑音避司墓之室有當道者鄭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葬故迂
有臨時迂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毀之若毀司墓之
室則朝而塴塴下棺也道直故早朝而下棺塴前未得下停至塴毀不
毀司墓之室則日中而塴道迂故日中而下棺子大叔請毀之請毀其室
曰無若諸侯之賓何言不欲迂道久留賓客子產曰諸侯之
賓客能來會吾喪能不憚勞苦來會吾喪事豈憚日中豈憚勤勞至于日
中無損於賓少待片時於賓客本無所損而民不害不毀墓室於民人亦
有所益何故不爲何故不迂道而爲之遂弗毀不毀當道之室日中而葬
迂道至日中而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以不毀存大叔之廟及司墓
之室爲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毀他人以成自己故鉉繡屏上
杜氏遣於傳子大叔請毀司墓之室或曰上大叔既以已廟不欲毀使

豫人執用以立，而言乃免。大叔何復欲毀他人之室，是蓋大叔知子産仁必不毀，而設詭辭以成子産之仁也。息齋高閌集註：鄭去中國，即楚久矣。至於簡公，來晉悼之方興，以國反正，遂息諸侯之兵。子産相之，薰然慈仁。在位三十六年，民蒙其澤，蔚為春秋之賢諸侯。其子寧立，是為定公。黄震日抄：鄭簡公背楚歸晉，子産相之，弭兵之後，兩事晉楚，在位三十六年，民不被兵，春秋之賢諸侯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杜預註：定，華椒孫。左氏傳：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杜預註：宋元公新即位。 重言：通嗣君也，六詳見成四年。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註：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陸德明釋文：為于偽反，下為賦同；樂音洛。 孔穎達正義疏：注為賦蓼蕭。 正義曰：享燕之禮，自有常樂，今特云為賦蓼蕭者，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注云：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則知此亦特命樂人所以言，故華定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註：懷，思也。寵光之不宣，註：宣，揚也。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註：為二十年華定出奔

傳。疏昭子至不受。 正義曰：不懷不宣，不知不受，皆據華定為文也。詩云：燕笑語兮，言定當與己共燕語也。詩云：為龍為光，定當思此寵光宣揚之也。詩云：令德壽豈，定當知己有德，以至須辭謝之也。詩云：萬福攸同，定當受同福祿君恩也。各準事而為之文。 要義：享燕有常樂，特賦蓼蕭以諷華定。 見前正義。 林堯叟句解：夏宋華定來聘，見經。註：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故通嗣君。享之，魯人享之。為賦蓼蕭，弗知，不知其義。又不答賦，又不能賦詩答魯之賜。昭子曰：叔孫昭子。必亡，言華定必將滅亡。宴語之不懷，首章有燕語之義，而華定不能懷思。寵光之不宣，二章有寵光之義，而華定不能宣揚。令德之不知，三章有令德之義，而華定不能知識。同福之不受，四章有同福之義，而華定不能享受。將何以在？將何以久在其位？二十年華定出奔。 東萊呂祖謙傳說：華定不答賦，春秋公卿大夫皆知學問，如華定者亦少。洪邁紀詠賦詩弗知 司徒怙侈不敦，詩為賦蓼蕭曾弗知，渾似叔孫譏慶季，徒歌相鼠及茅鴟。 傳云：見前左氏傳。至二十年華定出奔陳。襄二十七年傳云：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明年慶封來奔，叔孫食慶封，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註云：茅鴟，逸詩，刺不敬。襄二十九年傳云：宋司徒侈亡

家之主也。即華定慶季慶封也。息齋高閌集註：宋元公即位，公始以卿共平公之葬，故宋來聘之，且通嗣君也。木訥趙鵬飛經筌：宋平之葬，叔弓會之，華定來聘，通嗣君，且拜叔弓之辱也。黄震日抄：通嗣君也，亦報叔弓之會葬也。程端學本義：義見隱七年齊來聘。左氏曰：見前左氏傳。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杜預註：晉昭公新立。林堯叟句解：齊景公、衛靈公、鄭定公朝于晉，朝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杜預註：晉人以莒故辭公。 重言：公如晉二十一，詳見文三年。至河乃復五：昭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一，定元年。 汪克寬纂疏：通旨：穀梁曰：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然公有夫人奔喪之喪，未及練祥，而亟行朝禮，已不正矣，雖微季孫氏，其能遂乎？左氏傳：公如晉。杜預註：亦欲朝嗣君。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註：在十年。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註：慭，魯大夫。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策。 孔穎達正義疏：慭魯至於策。 正義曰：此經書公子慭出奔齊，不見於經，則慭是卿也。出奔既書於策，如晉亦應書之。今不書者，杜以宣十八年書公孫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傳稱歸父還至笙，聞公薨，乃壇帷復命於介，然後出奔。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彼善之，故書其去又書

其還。此慭如晉謀逆，避介而去，不復命於君，而還出奔，故史不書於策。言其為此，故不書其如晉也。劉炫云：杜以慭還不復命於介而奔，正可不書其還，何故如晉亦不書也？此蓋謂君使臣聘，已書告廟，告廟乃得書於策。公歸告復，不告使慭，故不書如晉。今刪定以為慭初欲謀亂，魯國而往聘齊，魯人責其謀亂，不復命，故諱而不錄其聘也。出奔書者，恐其罪人漸得，故顯而書之也。劉以為出聘不告廟，故不書，而規杜云：案不復命而奔，唯書其罪，公子慭不告廟，事無其文，以無文之事妄規杜氏，非也。 林堯叟句解：公如晉，朝嗣君。至河乃復，至晉之河而復。取郠之役，在十年。莒人愬于晉，以取郠告晉。晉有平公之喪，晉以平公新卒。未之治也，未能治魯之罪。故辭公，故辭公之朝，不肯受。公子慭遂如晉。葉夢得讞：公子慭遂如晉 右按魯大夫出，未有不書於經者，今但見冬十月慭出奔齊，而不見如晉，是未嘗往晉也。杜預謂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蓋後言慭與叔仲小、南蒯謀季氏，而從公如晉，南蒯以費叛，慭聞亂，及郊奔齊，故云爾。是亦不然。公孫歸父亦謀季氏，不克而奔者，經先書公孫歸父如晉，後書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公孫敖以非禮而逃者，經亦先書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而後書奔莒。何慭而獨不書？趙汸補註：公子慭遂如晉，

不書未從公行事見復例。在成十三年。襄二十八年。杜氏陸氏俱未考。穀梁

傳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楊士勛季孫氏。釋曰不

言意如而云氏者，欲見累世擅公故也。劉敞傳此復也。其言乃何，乃難辭

也。何難爾。前此者師伐莒，疾爲莒人愬于晉，晉侯以爲討，謂公無辱於是

反。劉敞權衡按經無慭如晉之文也。杜云慭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

策，非也。公孫歸父如晉，還自晉至檉，逆奔齊，此亦不復命者，何以書其如

晉乎。檉地在境外，慭奔在鄆，不得獨不書也。公孫敖如周，丙戌奔莒，此亦

自外奔者也，亦先記其如周，不以不復命而略其出時也。且史之記事，始

達便則書矣，何待其復乃書於策耶。欲爲傳者過而不知例有相反不可

通者，不亦誣乎。杜撰會義 乃者，難辭之稱也。公之削弱事晉不暇，今往至

河，晉辭之，公屢自返，公之心實所以爲難也，故以乃稱之。左氏曰，穀梁曰，

各見前。息齋高閌集註 晉昭公嗣位，公往朝焉。公四如晉，皆至河乃復。穀

梁子曰，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左氏謂伐莒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丘

之會，未之治也，故辭公。蓋託詞耳。慈湖楊簡傳 按左氏公如晉，至故辭公。

然則諱而書是也。平齋洪咨夔說 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蘇，況不禮焉。鄭

不來矣。周桓公爲鄭言也。欲以逆之，猶懼其貳，又畀一蝗焉，逆群好也。曾

穆叔爲小邾言也。周之於鄭，魯之於小邾，小不加敬，已有不來之懼。魯何

畀於邾。鄭而晉卻之，又卻之耶。魯爲諸夏之望，盟主，經營糾合之功，常以

得魯爲重。今至河輒卻，是公之昏弱不足爲江湖鳬鴈之多寡，晉無志於

霸，亦不以機心一生，海漚不下爲憂也。永納趙鵬飛經筌 昭公之前，公之

於晉者多矣，未有半途而復者。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不至京

師而自復，非彼有以卻之，故不地。今昭公如晉者七，而至河乃復者五。說

者皆以爲得罪於晉。昭公何負於晉，而得罪如是之多也。惟二年公如晉，

至河乃復，繼書季孫宿如晉，蓋昭公之世，政出季氏，季氏疑公如晉，有以

譏己也，故以公待命于河，晉辭公而已。如晉則季氏安，比宿之護也。晉侯

不察，以爲魯政既不在公，則公之朝不若得宿之聘也，故卻公而聽宿焉。

至五年公如晉，晉聽公朝，公必有以言其故。自五年之後，季氏亦不敢如

晉，疑晉聽公以治己也。然晉實不能治季氏，何則貢賦之所出，季氏專之，

逆季氏則無以得魯貢，故其復公如晉，晉皆卻之，憚公復有言，以逆季氏

之意也。及公末年，內迫于季氏，則寧奔齊，而不敢奔晉，知晉怙季氏而不

與已也。其事之書於經者，首尾甚白，爲學者不考爾。觀乎此，則至河乃復

之故可知矣。說者以爲得罪於晉，而晉卻之，使得罪則不敢朝，既朝則非

得罪也。若其有罪而朝晉，晉何不聽其朝而詰之，反卻其朝何爲哉。此固

不近人情，亦意之耳。李彤集義 謝湜曰，左氏謂晉人以伐莒辭公，家鉉翁

詳說 穀梁曰，季孫不使遂乎晉也。而左傳則以魯伐莒取鄆，莒人愬之，晉

故辭公。夫伐莒，至于再，又受其叛臣叛邑，魯實有罪。然皆季氏之所爲。明

乎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輒爲所卻，豈晉之諸臣由爲

季氏之地，公有辭不能以自伸歟。穀梁之說必有所本，欲往者宜兼左氏

取鄆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丘之會，未之治也。故辭公至河乃復，不諱

者，以三家伐莒，平子取之，非公之惡，故不諱，示不以三家之專累公也。三

家累公受辱，屢往屢復，亦弱之甚。程端學本義 義見二年。李衡集說 蕃昭

公不能以禮爲國，而祇取辱也。高氏曰，見前。息齋高閌集註 左氏曰，見前。家氏

曰見前。家鉉翁詳說 穀梁曰，見

前。通旨曰，見前。汪克寬纂疏

五月，葬鄭簡公。

杜預註 三月而葬，速。左氏傳 六月葬鄭簡公。杜

預註 傳載子產辭享，明既葬則爲免喪。經書五月，誤。趙汸補註 杜氏以此

證其卒哭除喪之說，非傳意。復見昭十五年。息齋高閌集註 因會往會，而

著其臣子私謚之罪。黃震日抄 三月而葬，速。子產知禮而若此，不知何也。

程端學本義 義見隱三月，葬宋穆公。杜氏曰，見前。杜預註 俞皋集傳釋義

三月葬速。簡夫禮也。左氏傳 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

後聽命。杜預註 簡公未葬。陸德明釋文 相，息亮反，下同。 孔穎達正義

疏 子產至於享 正義曰，傳九年末稱公卒。未葬，衰公會諸侯，故曰子是

先君未葬，有從會之禮也。鄭偏於楚，以國事晉，故又雖未葬，朝晉嗣君，不

得已而行，於情可許也。諸侯相享，享必有樂。未葬不可以從吉，故辭享爲

得禮，晉人許之，禮也。註 善晉不奪孝子之情。 晉言晉人許之，亦以見

言三十年禮也，見昭六年。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註 穆子，荀吳。投壺，

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註 淮，水名。坻，山名。 釋文 淮，音如字，

四音，水也。嬰吾言以淮坻之類不切，云淮當爲雒，雒，齊地水名，下坻爲邽

是齊國水也。言是齊水，齊侯齊之所出，既非齊人，不得遠舉淮水。言謂

齊侯肯，足得無勞改也。坻，直疑反，徐直夷反。爾雅云，宛在水中坻，坻，水中

高地也。疏 投壺 正義曰，禮記有投壺之禮，其文無物者，此辭，此中行穆

子與齊侯皆有言辭者，投之中否，似若有神，故設爲此語，或可投時皆有

言語，禮自不在之耳。伯瑕責穆子唯言壺何爲焉，其以中爲異，責其失辭。

不云請不言，是投壺皆有言也。凡燕不射，即爲投壺，投壺之禮，壺去席二

矢半，司射執八筭，東面，投壺如射，三而止其矢，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

九扶、四指曰扶、扶四十九算、長尺二寸、書頌修七寸、嗔体五十一日徑二
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小豆取滑且堅、矢以
柘若棘、毋去其皮、取其堅且重也、舊說云矢大七分。杜注淮水名、坻山名
正義曰、杜以淮爲水名、當指四瀆之淮也、劉炫以爲淮坻非橫、淮當作潍
又以坻爲水中之地、以規杜氏、今知不然者、以古之爲猶不甚異、切杜詩
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又云爲蟏爲蛸、眼之無數、僕
河數倫尚得之、顧淮地相類、何故不可比若齊侯之語、家可數、略地雖水
北是傍子在晉、何意取齊地水乎、又酒肉相對、多少相似、家屬猶小洲曰
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故杜以坻爲山名
劉炫又以山無名坻者、是楚子觀兵於坻箕之山、坻非山乎、劉以此規杜
夫非也。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杜澠
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陵大阜也。釋文中、丁仲反、下及注同、澠音
繩、陵如字、本或作淩、音同。疏注澠水至阜也。正義曰、釋例云、澠水出齊
國臨淄縣北、經樂安博昌縣南界、西入時水、釋地云、大阜曰陵。寡人中此、
與君代興。注代更也。釋文更音庚。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注伯瑕士文伯。
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注言投壺中不足爲儁
異。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注欲與晉君代興、是弱吾君、齊君將不復來
君以爲儁也。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注言晉
德不衰於古、齊不當貳、晉將無所事。釋文帥所類反、禦魚呂反、乘繩證反
競徑證反。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注傁齊大夫、傳
言晉之衰。釋文傁素口反、又素后反、旰古旦反。要義鄭簡公未葬
而公朝晉、子產辭享。[illegible]
地規杜、至是亦正義。[illegible]解晉侯享諸侯[illegible]
鄭爲從享後之禮、子產相鄭伯、辭於享。子產相鄭[illegible]請辭享禮、周喪
堅下氏。請免喪而後聽命。時鄭簡公未葬、故請待免喪後聽晉之命。晉人許
之、晉人許其不與於宴禮也。不奪孝子之情、故曰禮。晉侯以齊侯宴、晉務
公以[illegible]酒中行穆子相、[illegible]投壺、晉侯與齊侯射壺[illegible]晉
侯先、晉侯爲盟主、故先舉矢。穆子曰、有酒如淮、淮四瀆之一也、言有酒如淮
之廣。有肉如坻、坻山名、詩云宛在水中坻、是坻爲水中高地也、言有肉如
坻之高。寡君中此、寡君投壺而中此。中去聲、下同。爲諸侯師。
當爲諸侯之師長。中之、乃射矢而中壺。齊侯舉矢、齊景公次舉壺矢曰、有
酒如澠、澠齊水名、言有酒如澠水之廣。有肉如陵、陵大阜也、言有肉如大

阜之高。寡人中此、寡人假言而中此。與君代興。言與晉君迭更而興。亦中
之、而射矢而中壺。伯瑕謂穆子、伯瑕即士文伯名匄、穆子即叔孫豹。曰、子失
辭。言何失言之辭。吾固師諸侯矣、我國爲諸侯師長矣。壺何爲焉、何假投壺
以爲[illegible]。其以中儁也、言投壺雖中不足爲儁異。齊君弱吾君、齊君欲與
晉君代興、是輕晉君以爲弱也。歸弗來矣。齊君歸必叛晉矣。穆子曰、吾
軍帥強禦、言我三軍帥佐勇猛強禦。卒乘競勸、步卒乘兵各自競勸。
今猶古也、晉德不衰於古。齊將何事。齊不事晉、得無所事。公
孫傁趨進、傁齊大夫、趨走而進。曰、日旰君勤、言日已晚、君已勞。
可以出矣。可以離去矣。以齊侯出。乃扶齊景公以出。傳言晉之
衰。東萊呂祖謙傳說、鄭伯辭享、諸侯在喪皆稱子、至此鄭簡公未葬、卻言
鄭伯、見得春秋初制度到此漸變。漢書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葬
長陵、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廟、此至太上皇廟、正如晉朝武宮相似。
蓋纔朝祖廟、便是太子、然未稱帝、猶稱太子者、亦在喪稱子之意、此皆古
制尚在處。惠帝紀云、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至此方稱帝。投壺與射、
皆是樂賓、以二者論之、投壺是簡易、射又大於投壺、古人纔是宴時有此、
禮記與左傳不同、記主人先讓賓、左傳晉侯是伯主、所以先之、此制固不
同、至齊卻舉本國澠水名、至晉言淮、卻不言晉。蓋伯者以統天下言之。禮
記載投壺之禮、先宴飲之後、主人奉矢請賓投壺、賓固辭、主人固請、乃從
主人送矢、賓受矢就筵。司射進度壺、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
勝者。主人亦如之。然後奏貍首、卒投、命酌者行觴、然後正爵、行正爵行、然
後遂徹馬、馬即籌也。徹馬之後、遂行無算爵。寡君中此、爲諸侯師。此句
是說得不是。與君代興、言與晉迭爲伯主、左傳載此處、不是閑書。以
齊侯出、蓋緣齊聞得伯瑕穆子之言、恐晉君別有勝處、所以做道理、使齊
侯出。情說因洪浩紀說。有酒如淮、酒如淮水、肉如坻中、此爲師已失辭
賓主投壺、非爲異。齊君弱晉、代興[illegible]續屏山杜氏
遺說。傳今猶古也、齊將何事。遺說曰、穆子謂今晉彊如古、齊將欲爲何
事。杜云不事晉、將無所事、頗踈。左氏傳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
遂入昔陽。杜預注、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
東有昔陽城。[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年[illegible]
[illegible]

昔陽爲肥國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說此爲都也。下注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復疑肥國取彼肥爲名也。劉炫以爲齊在晉東，偽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也。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則昔陽當在鮮虞之東也。今按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也。既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國之都也。昔陽即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累之城，疑是肥名取於彼也。肥爲小國，竟必不遠，豈肥名取鉅鹿之城，遷都於樂平之縣也。十五年荀吳伐鮮虞，圍鼓。杜云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注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即是鼓都，在鉅鹿之東南也。二十二年傳云晉荀吳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斷可知矣。今杜以昔陽爲肥國都，是賁以傳云遂入昔陽，即云壬午滅肥，是因入而滅之，故云昔陽肥國都也。昔陽既在樂平沾縣，而杜又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相去遠者，以肥是本封之名，後遷於昔陽，猶若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後遷緣陵，鄭本都京兆，後遷號鄶，與此何異。且昔陽今屬東州，去下曲陽道路非遠，在中山南二百許里，則杜自云肥之從鼓，但在曲陽，又知肥累城與昔陽不甚聯絡，劉炫以規杜，非也。今樂平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又自云昔陽偽假鮮與肥國遂在中山東南，是自相矛盾也。然鮮虞在北，昔陽在南，所以得假道鮮虞遂入昔陽者，荀吳之欲滅肥，恐肥國防備，故從晉之北竟，偽欲東南而行，往會齊師。故先迴路假道鮮虞，南入昔陽，如湯之伐桀，還路從西出其不意故也。且杜君土地例稱有贊皆疑辭，故杜云樂平沾縣東有昔陽，是疑而不定。又且都縣移動，古今不一，則晉時樂平沾縣，何知不是今之昔陽。但肥都昔陽，與鼓相近，晉既滅肥，至二十二年昔陽之門外，遂襲鼓而取之，昔陽非鼓都也，劉炫妄規杜過，非也。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皋歸。注肥白狄也。緜皋，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爲下晉六社注起。釋文緜，亡刀反；皋，古刀反，又如字，徐又力報反。要義晉由鮮虞入昔陽，猶湯遷。路并做。林前正義。林堯叟句解：晉荀吳偽會齊師者，荀吳即中行穆子。偽若將以師與齊師會者，假道於鮮虞。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荀吳從之。假晉軍道以與齊會，遂入昔陽。昔陽，肥國都，遂乘勢入之。秋八月壬午滅肥。肥，白狄也。荀吳滅肥，以肥子緜皋歸。緜皋，肥子名，爲下晉伐鼓，秉趙止。蔡陳侯良霄諸爲下文伏。晉起滅肥不書，滅鼓不書，皆以伏晉爲吏趙。補註以肥子緜皋歸不書八後杜肥曰狄狄之一

五年滅鼓未不書

楚殺其大夫成熊

公羊作成然，穀梁作成虎。注修佐莒隋公上經從起。杜預、權德

明釋文熊，音雄。林堯叟句解：成熊，即成虎。左氏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杜預註：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關氏同出於若敖。宣四年關椒作亂，今楚子信讒而托討若敖之餘。孔穎達正義：蹊成虎。王義明經書熊，傳言虎者，此人名熊字虎，傳言其字，經書其名。名字相覆，猶伯魚名鯉。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註解經所以書名。要義成熊字虎，猶伯魚名鯉。見明正義。林堯叟句解：楚子謂成虎，成虎知成熊。若敖之餘也。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關氏同出於若敖，宣四年關椒作亂，今楚子信讒托言若敖之餘以討之。逆殺之。逆殺成虎。或譖成虎於楚子，或復譖成虎於楚靈王。成虎知之，成虎知我人之譖己，而不能行，而不能見幾去以避禍。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書懷寵也。言其懷思寵祿而不能去，經所以書名。東萊呂祖謙傳說：懷寵也，此最要看，人多犯此病，是以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不可貪也祿位。劉敞傳衡：國以殺大夫治罪累上也。成熊之累上奈何？楚子惡成熊，或謂楚子曰：是若敖之餘也。若敖之亂，國幾亡，楚子殺之。古者父子兄弟不相及。然則是殺無罪者也。其以累上言之何？成熊之爲人臣也，懷寵而安利，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葉夢得傳：成熊，楚大夫之三命者也。熊與關氏同出於若敖氏。楚人惡關椒之亂，或譖成熊於楚子，曰若敖氏之餘也。成熊知之，不能去，楚子於是殺之。成熊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息齋高閌集註：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黨也，或譖焉，成虎知之，而不能行，遂殺之，懷寵也。楚大夫義見僖二十八年。慈湖楊簡傳稱：楚殺則明楚君臣皆無道，而成熊仕於殺逆之朝，其死也，契也。左氏注見前。家鉉翁詳說：左傳或譖成熊於楚子，成熊知之而不能去，以是故及，虔以清已，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書。成熊懷寵耽祿，見幾不作，以及於難，亦有責焉。黃震日抄：傳謂其爲若敖之後而殺之，以宣四年關椒之亂也。然成熊於得臣爲四世孫，雖與關氏同出若敖，已遠遠矣。楚之淫刑乃如此。陳深讀春秋編：當貶楚子信讒殺其大夫，不當貶成虎不能行，傳以名爲貶，未可以一槩論也。左氏傳見前。敵鉉備忘：熊書名，罪懷寵也。稱國以殺，罪信讒也。然成虎他無大罪，被譖殺身，聖人以懷寵罪之，爲後世慮深矣。澳治之忠諫賢於成熊，遠矣。然猶書名，以爲後世慮，何仁之甚也。後之不幸遇暴君者，春而懷之可也。懷寵被譖，去之可也，使臣得無死，而君免殺良臣之惡，聖人之仁，後世深矣。若

夫不顧進退之義，抵罪含垢，戀戀不能去，以累其宗，失聖人之微旨，可勝
嘆哉。左氏云或謂成虎，虎知之而不能行，義之正。劉氏云懷寵安利而殺
其身是也。程端學本義：左氏曰楚子謂成虎，云而不能行，未詳信否，義見
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程端學辨疑：左氏曰書曰殺其大夫，成熊懷寵也。
凡春秋書殺其大夫，譏專殺耳。

秋七月

重言秋七月，十七日無見經之事。非謂懷寵而書殺其大夫也。
王息齋高閌集註：一時無事，
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左氏傳：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注：曹，群也。孔穎達正
義：絞，周大夫原公也。輿臣，衆也。曹，群也。陸德明釋文：絞，古卯反。
且賤，注：原伯絞，周大夫，甘簡公為周卿士，正義曰：杜以原伯絞為周大夫，
士，此無明據，以意言耳。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注：跪
尋，絞弟。釋文：跪，求委反，又音危。絞奔郊。注：郊，周邑也。林堯叟句解：周原伯
絞虐其輿臣，其家臣。使曹逃。曹，群也。使群曹逃去。冬十月壬申朔，原輿
人逐絞，衆之臣人逐伯絞。而立公子跪尋，跪尋，絞弟，更立之為原公。絞奔
郊，郊，周邑也。東萊呂祖謙傳說：虐其輿臣，使曹逃，正如今或有一縣吏人皆
逃相似。左氏傳：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注：過，甘簡公，周卿士。陸德明
釋文：過，古禾反，下之子過同。過將去成景之族。注：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

釋文：景，起呂反。成景之族賂劉獻公。注：欲使殺過。劉獻公亦周卿士。劉，夫
公子。丙申，殺甘悼公。注：悼公即過。而立成公之孫鰌。注：鰌，平公。釋文：鰌，音
秋。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庚皮之子過。注：過，劉獻公太子之傅。殺瑕辛于市。
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注：六子，周大夫，又及庚過，皆甘悼公
之黨。傳言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逆德。林堯叟句解：甘簡公無子，甘簡公，周
卿士。立其弟過。無子立弟為後。過，音戈。過將去成景之族。成公、景公皆
過之先君，過欲去其先君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劉獻公亦周卿士。
劉夫公子成景之族賂之，欲使殺過。丙申，殺甘悼公，悼公即過。劉獻公又
賂，故殺之。而立成公之孫鰌，鰌立，是為平公。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庚皮之
子過，過，劉獻公太子之傅，庚皮之子。殺瑕辛于市，瑕辛，周大夫。甘悼公
黨。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五子皆周大夫，皆甘悼公黨。
言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逆德。趙汸補註：殺甘悼公，使之曰不書，其周之乎。
單獻公棄其親族之，猶皆所以起周亂。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慭，魚覲反。本作憖。杜預註：書，公謀
亂故也。陸德明釋文：慭，魚覲反，一音魚轄反，又魚刃反。左氏傳：季平子立而
不禮於南蒯。注：南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陸德明釋文：蒯，苦怪反。

費，音秘。南蒯謂子仲，注：子仲，公子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注：室，季
氏家財。子更其位，注：更代也。釋文：更，音庚。注同。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
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注：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語以欲出
季氏，以不見禮故。釋文：語，魚據反。注同。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
命為卿。注：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之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平子為卿
之前。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注：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
伐莒，亦以例加為三命。孔穎達正義疏：季悼子之
卒，不書於經，則是未為卿也。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後
即平子立也。傳言悼子卒者，此見昭子為卿之意，在平子之先。注：十年至
三命。正義曰：十年平子伐莒，二書於經，知平子於時已為卿也。釋例曰：
魯之叔孫，父兄再命而書於經，季氏至惡放之一命而經不書，推此知諸侯
之卿大夫，再命以上皆書於經，自一命以下，大夫及士經皆稱人，名氏不
得見也。劉炫云：春秋之時，三命以上乃書於經，皆以為再命經人。傳云
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昭公十年昭子始加三命，先此叔孫皆自見經，知
所書皆再命也。是杜據傳文知再命書名，平子伐莒書名，知其已再命矣。
平子伐莒克之，昭子不伐莒也。昭子無功，而更受三命，知平子以功加三

命，昭子以例加為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注：欲構使相憎。謂平子曰：三
命踰父兄，非禮也。注：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重言非禮也，謂見昭
元年號。注：言昭至先人。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
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鄭玄云：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其
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不齒
者，不在父兄行列中也。彼言三命不踰父兄者，自謂在公內朝，位在父兄
下耳。非謂不得受三命踰父兄也。叔仲子欲構二家，因禮有三命不踰父
兄之言，遂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以此為非禮也。平子知得其言，不
甚詳悉，故使昭子令自貶黜，見昭子不服，乃自知其非，故置而歸罪於叔
仲子也。昭子無咎，叔仲子引禮法違言之耳。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注：使昭
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注：禍在四年。
釋文：適，丁歷反。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注：言因亂討己，不敢辭。若不廢
君命，則固有著矣。注：著，位次。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
注：頗，偏也。釋文：頗，普可反。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
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注：慭，子仲。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
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注：介，副使也。釋文：介，音界。使，所吏反。及郊

閭賈叛逆奔齊註言反鄉解經所以書出叛且言又直書出 正義曰凡言出奔皆自內而出者大夫之奔晉先蔑奔秦先在秦地國即合奔故不言出、也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在魯之竟外故不言出也此言凡歸已入魯竟傳言及部解經所以書出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註鄉人過蒯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註恤恤憂患也湫愁隘攸懸危之貌 釋文湫子小反徐又在酒反一音秋攸如字徐以帚反隘於賣反蹙音才本又作蹴 疏恤恤至之貌 正義曰釋詁云恤憂也故以恤恤為憂患之意也湫是湫隘故以湫為愁隘之意也詩云伴奐爾游矣故以攸為懸之貌也言南蒯之心若此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註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故言思深而謀淺身近而志遠 釋文思息嗣反註同淺深思至君圖 正義曰深思而淺謀思慮深而知計淺言其知小而謀大也邇身而遠志身卑近而志高遠言其越分以求通也家臣而君圖為家臣而謀君事言其非已所當為也上二句言其心下一句指其事為下句而發上句於註則言之有人矣哉註言今有此人將以感之南蒯枚筮之註不指其事汎卜吉凶 釋文枚亡回反汎芳劍反疏南蒯枚筮之 正義曰禮有銜枚所銜之木大如箸也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是箸之

名也尚書大禹謨云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孔安國云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彼謂人人歷卜之也此則不指其事以所筮之事空下一蓍而使之筮故杜云不指其事汎卜吉凶也或以為杜云汎卜吉凶謂枚雷總卜則禮云無答同是總眾之辭也今俗語云枚雷則其義理或然也遇坤䷁註坤下坤上坤 釋文坤苦門反之比䷇註坤下坎上比坤六五爻變 釋文比毗志反註同曰黃裳元吉註坤六五爻辭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註坎險故彊坤順故溫彊而能溫所以為忠重言忠也凡七桓公六年據以為大吉 正義曰遇此之而雖云黃裳元吉南蒯自以為所謀之事亦大吉 註坎險至為忠 正義曰坎象云習坎重險是坎為險也說卦云坤順也六五之變則上體為坎坎有險難故為剛彊也坤道和順故為溫柔也剛彊以禦難柔順以事上故外彊而能內溫所以為忠也和以率貞信也註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之長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註失中德 釋文長丁丈反下註同註水和至本也 正義曰坎為水水性和柔坤為土土性安正貞正也用和柔之性以循安正之道

和且正信之本故為信也 故曰黃裳元吉 正義曰天下之事頗則為亂總之謂之大歸忠信而已能忠能信無施不可以有忠信故曰黃裳元吉解此爻辭之意下不共不得其飾註不為共養事不善不得其極註失中德 疏註失中德 正義曰極訓為中不得其中言其失中德也此文以上二句類之當云善不極不得為美文不然者惠伯之語錯反覆相疊不可字字相對彼便而言故與上不類外內倡和為忠註不相違也 釋文倡昌亮反和戶臥反率事以信為共註率循行也 疏註率循行也 正義曰率訓循循道而行故率循行也供養三德為善註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 釋文供九用反養餘亮反下疏註三德至克也 正義曰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孔安國云正直者能正人之曲直剛克者剛能立事柔克者和柔能治三者皆人之性也剛則失之於彊柔則失之於弱故貴其能剛能柔謂剛不至猛柔不溺溺也供養三德為善者剛則抑之柔則進之以志意供給長養之使合於中道各成其德乃為善也 筮遇註本為供養解云盡共所以養成三德也非此三者弗當註非忠信善不當此卦 釋文當如字註同或丁浪反疏非此至弗當 正義曰既言三者為此卦之意又解此辭所言之義也五方則為五色黃是中央之色也衣裳

所以飾身裳是在下之飾也上言心也以物為喻以人言循裳之是謂善之長也五方之中猶人之心中心中不忠則不得其黃之色也中體之下猶名位之下為下不共則不得其裳之飾也與事不善則不得其善之中言為事不中則非善之長也又覆言忠共善三者之義外內倡和為忠言君在內臣在外君倡臣和不相乖違是為忠也行事以信為有產謂是為共也人之為德有正直剛柔供養此三者之德使其德無違乃名為善也非此三者忠也共也善也則於此卦不當也不當此卦雖吉不可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註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卦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飾 釋文夫音扶註同令力呈反疏且夫至事也 正義曰且夫易謂此黃裳元吉之易也雖可以占也信之事不可以占危險之事也問南蒯今將欲為何事也且可飾乎言此易所占唯共可為在下之飾乎不可為餘事也中美能黃忠則黃也上美為元善則元也下美則裳共則裳也忠善共三者皆成可如此筮之言吉也三者須有所闕筮雖吉未可用也 註夫易至之飾 正義曰惠伯指論此卦而言夫易非是漫言易故知夫易猶言此易謂此黃裳元吉之易卦也險謂危險言此卦不可以占危險之事心疑南蒯事險故問將何事也且可為

且夫易夫易猶此易謂此黃裳元吉之卦　夫音扶不可以占險易道正
大過故險事不可以占將何事也問其之為置事且可飾乎且可以從下之
飾乎中美能黃在居中故曰美者能為黃也上美為元元首居上故其美
者為體元之美下美則裳是居下故其美者為下裳之飾參成可筮參三也
事備三者可如其猶可闕也言不參三猶為闕失筮雖吉筮雖得吉卦未也
其美未合將適費南蒯自其家還適費飲鄉人酒南蒯以酒飲其鄉人
鄉人或歌之鄉人或歌以諷南蒯曰我有圃言我有園圃生之杞
乎杞枸杞也言南蒯在費猶如杞生於圃圃非其宜也從我者子乎
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
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
叔仲小小即叔仲子也蓋叔仲小懷二心故季平子欲使昭子逐之以自說
說小聞之叔仲小知其謀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
吏謂叔仲小待政於朝使之待政事於朝曰吾不為怨府言我不能為
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也明年叔弓圍費傳止齋陳傅良章指季平子立
而不禮於南蒯南蒯以費叛如齊　凡家臣叛但書圍不書叛後故此傳載

豎牛南蒯之事見叔季皆有家禍魯無強君二氏遂專　子仲還及衛聞
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傳見經書公子憖與書公孫敖公孫
歸父異說見後傳杜氏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于策非是
南蒯之將叛也至吾不為怨府　傳言魯三家本不同心東萊呂祖謙傳
說南蒯以費為公臣見得陪臣漸強處　書辭無頗蓋是昭子命有司分
明直書兩家之辭不得偏曲　南蒯與子仲本謀只要於本國逐季氏後
來子仲遂出晉南蒯之黨孤恐事不成遂據得一邑出奔子仲反至衛聞
魯亂知南蒯却自據邑出奔遂走了當初本謀子仲亦恐歸國得罪遂亦
出奔齊洪咨夔說詠易不占險　以決嫌疑卜有孚家臣恤恤欲君圖維知
易象難占險筮短龜長泥亦甚世云見前左氏傳敖鉉續屏山林氏遺說
傳三命踰父兄　註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　疏諸侯之卿大夫至
叔仲子引禮法連言之　遺說曰父兄謂諸大夫踰其先人非也　續遺
說曰孔疏得之初平子惑仲子之言以禮有三命不踰父兄之言也以未
詳解其義也嫉今昭子既黜昭子能知其本義而故不服而平子亦徐悟
乃歸罪于叔仲小也昭子自有位皆之言蓋言非内朝自有位者也傳文
於踈為合　傳惠伯曰黃裳元吉至參成可筮　註三德謂正直剛克柔

克非忠信善不當此卦　遺說曰三德謂黃裳元吉又曰上美中美下美杜
氏謂正直剛柔不類蘇軾云耳　續遺說曰東坡之言是也左氏有引詩
書者尚有義與今說者不同何遽取書之三德乎此本言忠信可當此卦
故曰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又曰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
為共皆言忠信然皆以元配之為三者元為善長也信黃裳之事不以善
總之則非善矣故有供養三德乃有上美中美下美之言也亦而為三又
何疑焉正猶古今皆曰五常孟子止論四端四端之教皆以信成之乃五
常者也可以類推之張洽集註憖公羊作整字之誤也至左氏傳劉
敞權衡杜云書名謀亂故言謂憖本患季氏強公室弱是以與公謀去季
氏也此則季氏之仇而魯忠臣矣謀泄事變卒為強臣所逐豈謀亂者哉
苟使憖無罪而奔遂書其字乎黨於季氏失君臣之義矣蘇潁濱解季氏
之臣南蒯怨季孫之不禮也將去季孫而立公子憖不克南蒯以費叛憖
從公於晉還及郊聞亂遂奔齊而崔子方經解憖之奔不日見非其罪
矣葉夢得傳公子憖吾大夫之三命者也息齋高閌集註季氏之臣南蒯
將去季氏而立憖不克而以費叛憖遂奔齊是以君子識其妄而哀其志
也止齋陳傅良後傳奔辭有三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未將

命之辭也公孫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復命之辭也憖與南
蒯謀季氏者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以費叛憖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
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憖有奔焉爾慈湖楊簡傳季氏之不有公室
天下皆以為當逐而憖則任其奔也(…)平齋洪咨夔說權
臣之難去甚於蛇蝎之虎非赤手所能搏也齊樂施高彊逐陳氏不能克
而奔魯南蒯公子憖謀季氏不能克而蒯以費叛憖奔齊皆小而謀大
故施與憖之瞻崇生位略同而陳氏季氏之禍其國亦略同然憖之公室
之亡則可見也木訥趙鵬飛經筌是以不免季氏者不免於身而出奔
則也於公室音矣(…)之黨日(…)而季氏之黨日(…)昭公何以安焉(…)夫
家鉉翁詳說左傳憖與南蒯叔仲小謀誅季氏懼不克而奔(…)
叔弓圍費壞采諸泰秋(…)南蒯為季氏不禮謀去季氏而立公子憖不克
而事變憖不得不奔其志則忠於魯也杜氏以謀亂故書名誤矣左氏傳
言南蒯(…)敬鉉備忘憖書奔書名杜註謂謀亂故也後傳云憖與南蒯初謀季
氏而告君未復命聞亂奔齊或謂此心不協於季氏而忠於公室者而公
之黨日消季氏之黨日盛憖既不自量力不能動晉安得止以平子不
禮於己而生亂何得為忠於公室乎誠若是則公責公(…)乃為忠子

定子以爲不能去之者反爲季氏黨也不亦猶乎書出奔罪慭也程端學本義慭字子仲義見傳二十八年元咺奔晉王元杰讞義程氏曰南蒯與慭謀出季平子平子不克故奔齊 元杰曰公子慭者魯大夫子仲也季平子立不禮於南蒯南蒯欲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公子慭預聞其謀而泄南蒯懼以費叛慭遂奔齊若子慭者有强公室之志然生貪冒而造釁事不克遂奔竄他邦使昭公之禍自此稔成至于失國謀之不臧孰有大於此乎經書出奔其失明矣趙汸集傳於是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出季氏而慭更其位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既而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郊遂奔齊以其罪有關於一國之故故不日以異之例見閔二年如晉不書據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書不以謀季氏累告吾君也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九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三百四十三　十三蕭

潮

潮州府

總圖

歷代序文

建置沿革

星分野

道里

歸附始末 平潮始末

風俗形勝 氣候

城池 教場 營寨 橋道 街路

壇壝 社稷壇 風雲雷雨山川壇 無祀鬼神壇

戶口

田賦 田糧 夏稅 秋糧 鹽課 稅課

土產 土貢

官制

公署 州治形勝 衙門 倉庫 館驛 鋪舍 申明亭 養濟院

學校 儒學 文廟 宣聖堂 書籍 學田 貢院 解額 書院 書院學田

古蹟 植木菊

宦蹟

人物 題名 章恩宗室 爵里 忠孝節義 仙釋

紀異

山川 山 巖 石 湖 西湖亭榭潭 溪 洲 渚

宮室 樓 亭 臺 齋 家 廟 寺 院 庵 堂 閣 宮 觀

保里 坊巷

津渡

堤岸

文章 雜文 題詠 碑刻

北

東

東至本縣地名牛牯漢界一百里

西

南

北

東

東至本縣地名黃屋坑界二百一十五里

東南至本府海陽縣界

西

南

建置沿革

大明清類分野書禹貢揚州之域牽牛分野。秦屬南海郡後屬南越漢爲揭陽地復屬南海郡晉成帝咸和六年分南海立東官郡義熙九年又分立義安郡及海陽縣宋齊並因之梁置東揚州又改瀛州陳罷州爲義安郡隋罷郡置潮州大業中罷州爲義安郡唐武德五年復爲潮州天寶元年改潮陽郡乾元元年復爲州五代屬南漢宋開寶四年分廣南爲東西路而潮州屬東路元改爲潮州路

本朝洪武二年改爲府圖經志晉成帝時屬東官郡安帝義熙五年始以揭陽縣地别置義安郡領縣五曰海陽綏安潮陽海寧義招 梁改義安郡爲東揚州尋改爲瀛州 隋改瀛州爲潮州煬帝大業三年改州復爲義安郡廢綏安義招置程鄉萬川二縣領縣五曰海陽潮陽海寧程鄉萬川 唐武德間改郡復爲潮州開元二十一年隸福建次年復隸嶺南天寶元年改州爲潮陽郡隸福建元年又隸嶺南乾元元年改郡復爲潮州廢海寧萬川二縣領縣三曰海陽潮陽程鄉 五代南漢割程鄉縣置敬州本州領縣二曰海陽潮陽 宋紹興十年本州領縣三曰海陽潮陽揭陽 元至元二十七年以本州爲潮州路總管府領縣三曰海陽潮陽揭陽

聖朝洪武二年改爲潮州府領縣四曰海陽潮陽揭陽程鄉寰宇記秦末屬尉佗漢初屬南越後屬南海郡東漢因之晉置東官郡又分置義安郡按南越志云義安郡本屬南海郡後隸東官郡晉義熙八年割立其地與晉安郡接境吳興餘抗擴界是也歷宋齊因之隋平陳置潮州煬帝初置義安郡 元領縣三 今二 海陽 潮陽 一縣割出 程鄉爲梅州 九域志縣二熙寧六年廢梅州以程鄉縣隸州元豐五年程鄉復隸梅州 潮州潮陽郡軍事治海陽縣 輿地紀勝潮州 潮陽 義安 鳳城 郡清 揭陽 海陽 禹貢揚州之域通典潮州隸揚州之部封漢武平南越後屬南海郡 今州即漢南海郡之揭陽縣地此據元和郡縣志而通典亦以爲漢揭陽縣地又兩漢志南海郡下並有揭陽縣宋齊因之宋齊二志義安郡下並有海陽潮陽二縣隋末陷於寇境唐平蕭銑復取嶺南嶺南俚帥楊世畧以循潮二州來降通鑑在武德五年元和郡縣志云武德四年復置潮州寰宇記以爲武德元年復置潮州不同袁之理按通鑑武德元年蕭銑僭位於江陵銑之境土東自九江西抵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嘗有之至武德四年九月始平江陵至武德五年始定嶺南則元年四月尚爲蕭銑通鑑武德五年稱潮二州始來降則改郡爲州當在武德五年而元和志寰宇記年月非是今不取 五代爲南漢所有五代史南漢劉隱傳載初盧光稠據虔州其弟光睦陷潮州子延昌陷韶州隱以兵事付陟陟遣出兵收取盧氏取潮韶二州寰宇記云南漢劉隱僭置梅州 宋平嶺南地歸版圖九域志在開寶三年分隸廣南東路至道以後分廣南爲東西路而潮隸東路 今領縣三治海陽方輿勝覽事要 郡名 潮陽 古瀛 鳳城以鳳凰山得名 金城以其州當在於金氏種清以種魚名 三陽圖志元平江南至元二十七年大藩戶以本州爲中路總管府於城內設錄事司城外四廂隸焉所領縣三鹽場三小江 招收 隆井 寨九北山 吉安 門闢 三河 城子 黃岡 北岩 桐己 鮀浦 元一統志宋開寶四年平領南有其地至道以後分廣南爲東西路而潮隸東路元至元十五年吳都元帥奉命攻取宋裨將馬發閉城抗拒吳都擊破之地歸版圖十六年改爲總管府以孟招討鎮守未幾移鎮漳州土豪各據其地二十一年廣東道宣慰使月的迷失以兵來招諭既去二十三年復來爲江西等處行樞密院副使兼廣東道宣慰使以鎮臨之今始底定設錄事司元貞元年以梅州來屬今領州一縣三 錄事司舊無有至元二十二年始置割海陽縣郭外四圖六保分隸焉

分野

圖經志按杜氏通典潮在古揚州之域亦曰古閩越地於天文爲牽牛婺女之分也

至到

圖經志本府東至本府海陽縣地名東界一百五十里外抵大海 西至惠州府海豐縣界龍岡鋪二百五十五里自界首到惠州府五百五十三里共八百八里 南至本府潮陽縣隆井鹽場一百四十五里外抵大海 北至本府海陽縣至名縣錢山界三百四十里自界首到福建汀州府五百一十里共七百五十里 東南至本府海陽縣地名崙望村一百五十里外抵大海 西南至惠州府海豐縣石橋鹽場二百七十八里外抵大海 東北至福建漳州府漳浦縣藉腳山分水界一百六十五里自界首到漳州府三百里共四百六十五里 西北至本府程鄉縣管下龍牙峯嶮山四百五十里外無路通行 郡縣志州境東西三百五十里南北八百七十四里 四至八到 東京七千七百一十里 東至漳州二百九十里 西至循州三百二十里 南至海一百七十里 北至汀州九百五十四里 東北至泉州二百七十九里 西南至惠州一千一

百一十里。東北至汀州九百四十里。西北至梅州三百二十里。案寰宇記州境東西五百五十里，南北二十三百里。四至八到。西北至東京七千里。西北至西京七千四百里。西北至長安七千六百里。東至漳州七百五十里。西至循州界石墻三百里。東至大海一百里。北至虔州雩都縣二千二百里。東南至海口九十里。西南到循州海豐縣大千鎮六百五十里。西北到虔州安遠縣一千八百里。東北至汀州烏磯鎮六百五十里。元無陸路。九域志東京七千七百一十里。東至本州界九十七里，自界首至漳州二百里。西至本州界二百八十里，自界首至梅州四十里。南至海一百七十里。北至本州界七百四里，自界首至汀州二百五十里。東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里，自界首至漳州一百五十九里。西南至本州界六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惠州四百六十里。東北至本州界六百五十一里，自界首至汀州二百九十里。西北至本州界二百里，自界首至梅州一百二十里。三陽志州於廣南為極東界，上由東而西三百五十里，由南而北三百八十里。去行在所三千一十有二里。東界于漳，南界于惠，西界于梅循，北界于汀。東南西北之間亦是四州，接與達于海而已。通典所紀乃云，北至南康郡千五百六十

有七里，而南康郡亦云東南至潮陽郡一千五百六十有五里，雖與今之地勢遠然，州於唐初隸江南道，而南康與循州向至為發置循州，或為南康郡，削界于南康，理固然也。若夫由惠至廣，不過五日舟行，亦上三四日通二十有一程。韓昌黎潮上表乃云，去廣府雖二千里，來往動皆經月，蓋其自海陵一水泝流而止耶。今之趨廣，間有西自循梅往者，較諸南路為差近，但嶺路險峻，不若南路之坦且平。潮志云：大抵泝流之庶不若陸行之在也。由惠至韶，韓曰泝流亦不過十餘日，道路言之，亦不遠于此之瀧吏詩至韶陽作也，乃曰：下此三十里，言州始名潮，悉不至若是其遠者。其詩又曰：州南十數里，有海無天地。今自南達于海，其地曰乾浦，去州八十里，由東而進，其地曰小江，亦將五十里，蓋不止于韓公所云也。潮志云：韓詩云然，蓋未可曉，無乃十數為數十耶。姑記之，以待知者。本州界至：東至本州界百一十里，自界首至漳州三百一十五里。南至本州界二百六十五里，若從虔龍井驛，或四十里，自界首至惠州四百四十五里。西至本州界二百三十里，自界首至梅州一百五十里，北自九河上計六程，北至本州界七百四十里，自界首至汀州二百五十里，北路道陸崎嶇，雖為往來舟行差便，使又不以程途計。元一統志本路東至上都七千三百八十里。東至大都六千五百八十里。東至漳州路漳浦縣界分水嶺百四十里。西至梅州程鄉縣界虔千嶺一百五十里。南至大海本路海陽縣界關望村八十里。北至梅州程鄉縣界雙溪津三百五十里。東到漳州路五百里。西到梅州七百里。南到大海邊關望村八十里。北到梅州五百里。東南到大海邊小江場六十里。西南到揭陽縣界三十五里。東北到汀州路一千一百里。西北到梅州六百里。　錄事司　里至與本路同。

歸附始末

圖經志：潮自至正壬辰，下嶺海寇起，與山峒徭獠相扇，攻破潮揭二縣，人民依險防守自保，豪雄各據其縣十有餘年。後有江西福建兩陳氏攻敓不一。丁未冬，大兵下七閩，潮之守土者往泉州迎大兵，納款。洪武元年三月。

朝廷始調兵守禦，潮民得以安其生矣。三陽圖志：元平潮州始末。至元十三年丙子。宋德祐元年也。宋知州葉侯得驛報大兵已下臨安府，又聞江西湖南皆降。時元帥易正大統兵來潮，葉侯驚懼，以印授通判柴某，自逃去。宋主益王廣王船泊廣之崖山。在廣州新會縣八十里。遣安撫使方興

來潮，慰諭易正。大兵走梅州。四郊多壘，郡人馬發為權鈐寨正將，與權州黎李達不睦，黎退去。發乃推州人稱馬安撫使。十四年丁丑正月十七夜，安撫發大設宴饗，而省鎮撫忽魯譯統兵到潮陽縣，先驅一人，乙夜入戍諭降。十八夜，發率兵追去于州後雞籠潭，大兵驅至，與之接戰，未幾，大兵不利，棄去。十五年戊寅正月二十七日，朶都蒙古歹又統大兵并郡豪陳五虎兄弟陳懿等圍城，馬發勒兵閉守，城中軍民乘城詬罵，大兵不勝其忿。至二月二十九日，守南門巡檢黃虎子繫書矢上射出，與陳五虎等通謀，約潛開賊門納大兵。已而黃虎子從城東偏縋出，城門不守，大兵鼓譟突入城，逐焰焚民室廬，火焰亘天，城中居民無噍類。已而黃虎子亦為陳五虎所害。馬發遂收殘卒百餘人入子城拒守，勢窮力殫，至三月初一日，其妻妾皆縊死，發亦自鴆子城，尋亦殁矣。大兵北歸，乃遣陳五虎兄弟權知州事。五月，漳寇陳弔眼復來潮，民殺掠殆盡，與陳五虎兄弟交戰，不日敗去。十一月，行省參政李恒、江東宣慰使張弘範督師南征，至潮陽縣之和平村，獲宋丞相文天祥，不屈，執之以歸。自是數年干戈搶攘，生靈魚肉，惟陳五虎家迨今貴富，蓋有功於元者也。至元二十一年甲申，總管副使月的迷失來潮，分揀散兵歸農。時丁侯聚冬守此，邦遺黎自此始觀天日。

化平以來。皇風清夷，恩波洋溢，嶺海之間，如在輦下矣。

風俗形勝

圖經志：潮之分域，隸于廣，實古閩越地。其言語嗜欲，與閩之下四州頗類。廣、惠、梅、循操土音以與語，則大半不能譯，惟惠之海豐於潮爲近，語音不殊。至潮、梅之間，其聲習俗又與梅陽之人等。州人之知書者，或以爲自文公始。雖然，趙德，潮人也，人不知學，奚而有德？德蓋其知名，公請置鄉校牒亦曰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貢于王庭者，則非寔然不知學也。公之意豈亦飭邪人爲進取計，有若閩之擧進士自歐陽詹如之意耶？至別趙子詩則曰：海中諸山中，幽子頗不無。蓋德之學行見於韓集一敘，其隱居求志，不屑於宜春之行，則其當時同門合志若德之輩行者不無人也。自是以後，業儒者益衆。太平興國間，始有聯名桂籍者。出於陳文惠公送潮陽李孜主簿詩：潮陽山水東南奇，魚鹽城郭民熙熙，當時爲撰去聖碑，而今風俗鄒魯爲。蘇文忠公作昌黎廟碑云：潮之人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州之士風其槩如是。郡縣志：唐皇甫湜撰韓文公神道碑云：貶潮州刺史，洞究海俗，海夷陶然，掠賣之口，計庸免之，未相直，輒與錢贖，及還著之故令。蘇軾作潮州韓文公廟碑云：始潮之人未知學，

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三陽志：郡以東，其地曰白蔦窯，曰水南，去城不五七里，乃外操一音，俗謂之不老，或曰韓公出刺之時，以正音爲郡人誨，一失其真，遂不復變。市井間六七十載以前猶有操是音者，今不聞矣，惟白蔦窯、水南之人相習猶故。吁！文公能一潮陽之人於詩書之習，獨不能一語音變哉？是未可知者。至別趙子詩，因曰：海中諸山中，幽子頗不無，相期風濤觀，已久不可渝。則當時若德之輩行而不以姓名顯者不無人也。以德而不屑於宜春之行，韓集一序，且與文公相表裏，則德之輩行之人有未易窺者。向所謂業成貢于王庭者，豈至是而後有見哉？　州之舊俗，婦女往來城市者，皆好高髻，與中州異，或以爲椎結之遺風。嘉定間，曾侯噩下令諭之，舊俗爲之一變，今無復有髽椎者矣。故曾侯元夕嘗有詩云：居民不許燈前語，游女新成月下妝。蓋紀實也。三陽圖志：其州俗未漢與中州稍異者，婦女敢衣青盖，多遊街陌，子父多或別居，男女多混淆，婁集婚姻，或不待媒妁，是皆教化未洽也。爲政者可不思所以救之哉。元一統志：初入五嶺，首稱一潮，土俗熙熙，有廣南閩嶠之語。人文盛盛，蹄韓公趙德而來，稱再熟而蠶五收，風翔集而輕遠，使掃除青草黃茅之瘴，需努第十洲三島之僊濺。余崇龕文集云。　潮陽舊俗，婁嫗居多，自韓文公守潮，命趙

德爲師，人始知學。王大寶以諫政風，采勤朝端，士貢氣節。孝宗嘗問大寶潮風俗如何，大寶對曰：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習尚至今然。潮陽志云：城號鳳樓，俗傳鯉徙。余崇龕文。海氣昏昏水拍天。韓文公詩。州南數十里有海無天地，颶風有作，擬其真差事。文公謝表。州之南境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多作。韓文公潮州謝表。閩南西越之界。韓文公所作少府胡公碑。輿地紀勝：能一潮人於詩書之習，州人知書自文公始。潮陽圖經。稻得再熟，蠶亦五收。寰宇記。大海在其南。韓退之鱷魚文。潮之州云云。鱷魚稻蠏不暴天物。皇甫持正撰韓文公神道碑：公爲州刺史，洞俗海夷，陶然遂生。云云。州之南境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退之潮州表：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濤瀧壯猛，颶風鱷魚，患禍不測。云云。閩南兩越之界。韓文少府監胡公墓碑。東越王餘善至揭陽。漢書：東越王餘善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南越，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即此也。一潮州耳，或曰金城者，以是山舊屬于金氏；曰鳳水者，以鳳凰山一水緣溪而出；曰鱷渚者，以韓公驅鱷之舊；曰揭陽者，蓋有取於古之舊縣；曰潮陽，蓋有取於今之郡名。廣東方輿勝覽：在廣府極東。韓愈潮州謝表：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才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居蠻夷之地，甚爲非陛下哀而憐之，誰肯爲臣言者。

氣候

圖經志：長孫無忌作隋志云：嶺南二十餘郡，大率土地下濕，多瘴癘。韓公謝表亦云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蓋因地卑土薄，陰陽之氣偏，一歲之間，暑熱過半，晝燠夜寒，晴燠雨寒，晨夕霧昏，春夏雨淫，潮之氣候大抵然也。然今此州民物繁夥，風氣頗殊，至今或有霜霰，非曩日比矣。至若寒暄不時，嗜欲無節，則在在皆瘴，又在調攝何如耳。陳文惠公寄題漳浦縣詩云：漳浦從來瘴霧深，潮陽南去更難禁，當時三載曾無事，不放閑愁入寸心。此真禦瘴方也。

城池

圖經志城池：潮陽州治舊附州，舊有子城，以金山爲固，州之外城以土爲之。歲久頹圮，紹定間王侯元應因舊基甃之，外砌以石，自三陽門之南西北環抱接于金山之背，計九百五十一丈，東西南北闢七門以通往來。元兵至潮，平城以後不復興築。大德間，郡守帖里亦中侯循東畔濱溪之城，謂

之决城以禦暴漲洪流之患民以爲便至正壬辰因山海寇盜生發廣東帥府照磨彭本立總戎始興工備禦潮民得堡障
聖朝平領南洪武元年冬指揮俞輔統兵來潮越四年因舊基而再興内外皆御以石高厚堅緻各門外築甕城皆屋其上爲門七東門上水門竹木門下水門南門西門北門十年指揮曹貴扁南門曰鎮南北門曰望京新楜西門曰安定餘皆仍舊城濠環繞自南門至金山後三陽志城郭州之子城依金山爲固前倚而後仰由南而北繞以濠東則溪也方柳置之始土工不堅未期悉圯宋皇祐間儂智高自邕攻廣韶嶺外全壁以待至和改元之九月鄭侯伸始至不二月興畚鍤自辰務外八閱月而就紹興初祭寇掩至城下攻具百出屹然不爲之動凡避寇于内者賴以免其外郭故以土爲之久且老紹興九年間徐侯達欲援溪流帶湖山去天慶觀數百步爲之基築具畢備力周可爲繼因議論不協於是輟其役逾十有四年李侯庚又乃移以自近址循壕流故基爲之四廂居民各築其地繞及丈餘荒石且老會背役者紋出入其基訟者紛然李侯怒而罷故址今悉爲民居遇有少警逐奧皇然無寄足之所雖有子城無地可容因州之綱興己子城外帶郭而家者西南北各五里東以江水隔民居繞二里直州而

前爲街三徙一巷陌貫通所關者外郭耳餘見子圖。州子城門三東西南東門令廢于城四圍九六十步高二丈有五尺面廣一丈基倍之。壕面闊七丈五寸自城下轉西而南繞郭之外延袤一千二百餘丈。三陽門郭之南門結樓其上舊曰得陽門存古也常公杼始創林公崍增崇舊基而新之更其扁蓋取三邑皆以陽名　外城舊基周圍一十一百七十丈石城僅存者九十有四丈土基半存者六百六十有六丈爲民居所侵無復遺址者四百一十丈今所侵不止是淳熙間提刑司行下委官打量外城總計一千五百三十丈與舊城丈數異今兩存之。　右按外城自李公晉文綴役後故基日就侵削郡有築城之請屢矣紹定文具淳熙間沈寇迫境城市之民避於子城什不容三二壕流自子城外西漸入于湖湖未流又入于濠慶元間有感於陰陽者謂濠流而西不利于郡鑿堤爲二閘閘取諸郭門之石以甃之決濠流東入于溪地勢東仰西流如故後溪洪暴漲反導水潰徙沈公杞率居民負土石以塞之僅免水患濠復故流然民居久侵官壕填塞過半閘猶故元趙公必芳正濠之界稍加疏闢濠流僅通然築外郭浚故濠當復有爲長遠慮者　州之外城右有舊基歲久頹圮外無扞蔽居民每以爲慮紹定間嘗有梅揚陳寇之警王侯元恩

從邦人請遍分委州縣曾稅及富民有材幹者董以判官俞什因舊基築之外甃以石時志於速歲客土來實亡何壞者過半許侯應龍復築之遍植堅緻自三陽之南西北環抱接于金山之背計九百五十一丈由北距女墻高一丈五尺西北闢五門以通往來正西曰育英西北曰湖平正北曰鳳嘯對岳祠曰和福與南三陽而六由是居民恃以無恐端平初葉侯觀復繳廟官巡視即兩所壞處爲之修補然城之内面未及累甃當有繼而成之者。　州治之東溪界于左潘梅舟筏順流而東直至子城下扞禦之備視三方尤爲要害此方空闕南西北雖有城與無城同端平初葉侯觀下車未幾首慮及此慨然有興築之意然工役繁浩所費不貲捐公帑之外遍斂諸座戶俾佐其費人樂輸之遂東自新城門沿溪傍岸築砌以石至于三陽門之南首尾與舊城聯屬計五百五十丈高二丈雉堞與焉仍結四門以通水陸往來之道於是城郭圍密民居其間始有安枕之樂矣是役也判官趙汝璠縣丞趙少也實監督之然始創至於圍成多因居民水閘舊北來免凹斜屈曲端平丁酉劉侯用行重新整砌雉堞壁立不復如前日之業迂矣。　州之外城及沿溪一帶城壁歲久粉堞摧剝譙門欹傾淳祐丙午陳侯圭僦工葺理環雉堞四千餘而一新之城樓之頹圮

者若登瀛若三陽若育英若和福若湖平若鳳嘯一一更創以至城北隅之新路三陽門東西之二東衢舊雖有門而樓櫓解然今皆鼎建扁其東曰開泰西曰通利北曰崇恩周環相望規模視昔尤勝城之芻草木屏翳至是分隸營寨兵卒悉剗鋤之保障爲之屹然是役也糜金錢二千四百餘貫。三陽圖志元混一天下至元戊寅大兵破潮迨至甲申樞密使月的迷失散軍平城以後不復興築大德間郡守太中帖里中復上司復修東畔濱溪之城謂之隄城以禦暴漲洪流之患民以爲便焉

教場

圖經志教場在城南門外西南三陽志小教場在子城外之西偏　大教場在舊熙春樹之側舊教場高頫洫囚面空曠春秋大閱兵民咸雜合修李守寨外隍嚴門制軍律嚴整自趙公帥多始　推鋒軍教場在寨門之外。

營寨

三陽志州兵有四曰禁兵曰廂兵曰鋪兵曰土兵禁兵四營總而曰澄海内有第六第七第十九第二十五指揮之列令千有二百人廂兵之名有四曰清化曰牢城曰城面曰作院各爲一營計三百八十有四人鋪兵無

別營隨地散處，止百五十有三人。土兵之名有五，曰同巡，曰潮梅，曰小江，曰赤砂，曰皷樓岡，分為五營，計五百人。總而言之，二千一百三十有七人。州所以自備者蓋如此。惟摧鋒一軍，自四十年以前，蓋未之有。紹興初，黎寇掩至城下，是時承平日久，兵不素練，莫敢誰何。所幸土豪率民兵曰召募者相與守禦。閱月，遁去。黎寇既滅，它寇蝟起，布滿山谷，為害益滛。潮梅循惠實均之。朝廷始命四統制兵，曰屯，曰趙，曰單，曰韓者，控扼要害，蕩滌無餘。且慮後患之巨測也，乃留韓侯京一軍駐于循湯潮郡，各分若千人，以備不虞。迄有警急，參錯為用。前此者州有十二百人，繼復起發，僅存七百人。自後分戍不常，或五百，或三百，或止二百，迄無定數。統以一將，或二將。蓋精兵已韓之後，張侯寧繼之，猶治于循。張既罷，上命統制一員總于韶，餘州悉聽其節制。本州於屯駐人外，在循州諸軍，且給其餉。既無慮於山寇已。乾道三年間，海寇暴作，剽略民居，漫不可跡。太守傅公自脩既撤諭以利害，舊知光州熊飛者，時為皷樓岡巡檢，傅公命飛躬往開譬。賊留飛為質，遣偏裨五七人先詣公庭，受傅公所以約束者。閱數日，黨類八十人悉投戈棄舟，徒手而造郡治下。其故為農商者，公令復業，百不問，有迯卒之無歸者，請于朝，得旨剏水軍一寨以收其衆，且撫且招，今百七十有六人。蒞以統轄一員，本路帥司是隸。海道有警，固可倚為用，而平居無事，尤賴控制之有術焉。　澄海第六指揮元額管四百人。　澄海第七指揮元額管四百人。　澄海第十九指揮元額管四百人。　澄海第二十五指揮元額管四百人。　清化指揮元額管一百八十人。　牢城指揮元額[illegible]一百二十人。　作院指揮元額管五十八人。　城面指揮元額管三十六人。　右禁兵廂兵七營。內城面作院為一營。三陽圖志淳熙丙午休復主書剏，在城西之威武坊，南北布列，兵共二十餘人。省鋪指揮後與清化營接，巡轄司在其側，今遺址已為民居。軍額元管一百五十三人。　潮梅巡檢司在光孝寺之側，近歸湯田元寨，軍額元管一百人。　同巡巡檢司在金山之陰，元寨在漳口，軍額元管一百人。　小江場巡檢寨去城五十里，軍額元管一百人。　赤砂巡檢寨取潮陽縣十里，軍額元管一百人。　皷樓岡巡檢寨在揭陽縣之側，近歸赤䦨新寨，軍額元管一百二十人。　摧鋒寨在州郛之北，軍額見管一百丹一人。　水軍寨駐劄於潮州揭陽之寧福院側，軍額元管二百人。　海陽縣弓手額管五十人。　潮陽縣弓手額管五十人。　揭陽縣弓手額管五十人。　郡國養兵以衛民，若毋存虛籍，毋給他役，訓練有素，緩急可倚為用。自林公嘌整造戎器，每過雙日

親引廂禁兵閱習之。後趙公師召益加教閱，具有常程，武備少修。繼是者常令精練，隨闕隨補，庶不虛耗養兵之費。三陽志以上營寨軍額今書。下黃岡寨存。　本州禁軍自春秋大閱之外，散在諸廳，分局執役，每遇日教，視為文具。寶慶丁亥，孫侯叔謹始至，請郡將於尺籍伍符寄委不輕，倡率當自州家始。應案座占名禁旅，如宅庫廣兵之屬，盡令赴教，戎裝一色，旗甲精明。又招刺驍勇之卒，令為一隊，教以擊刺長技，號帳前親兵，軍容為之改觀。晨踪點集，四隅民兵部曲整肅，紀律嚴明，不擾而辦。　水軍寨舊駐劄於揭陽之寧福院側，嘉定間曾侯噩上便民五事，乞移於紀浦場，以扼海道之衝。然水軍須補多刑餘之人，面已涅矣，無復顧惜，尚寨牌於縣，猶有所憚。及遷紀浦，旁若無人，主將専恣，容縱出海，弊端百出，將以防遏，反為民害。摧軍呂興捻惡有違紀律，孫侯白于帥府逐之。見議甲請復舊。　州之廂禁軍、摧鋒軍各有營寨，歲久頹圮。淳祐丙午，陳侯圭撥錢鼎剏諸營，外門凡七，牢城、清化、作院及四澄海指揮是也。更造營之神堂凡二，第二第七指揮是也。軍房癸屋百間，易以瓦屋，為巷者四，摧鋒寨是也。以至清化之廂房，牢城、摧鋒之土牢，所以處罪隸者，一皆撤舊而新。自是營壘嚴肅，而兵卒無踰閑犯夜之虞，牢犴周繳，而囚徒無燥濕疫癘之患矣。

黃岡寨前此未有，棗因汀贛梅寇張思明卜葢衝突饒源北溪湖漈等處，居民被害。淳祐壬寅，劉侯克遜請于朝，欲置寨屯兵其地，仍拘沒努戶所占民田以贍軍。癸卯間，鄭侯良臣準朝旨相度地勢，移就黃岡，創立城寨，以同巡黃董其役，委理掾趙時邦括所占田七百一十五石一斗半，歲收租三千四十九貫七百八十七，官有以給養兵之費。李侯遇繼之，增益寨屋城砌，以石畢事於淳祐乙巳之夏。屯兵以百人為額，新招軍伍拾名，外伍拾名撥紀浦水軍寨正額兵更番駐劄。兵卒月糧一石五斗，舊例和糴三分之一。陳侯圭憫其勞瘁，盡數給之。一飽之餘，然後繩以紀律。寨門昔瞰道旁，易而內向，時其出入，不復貽害於民。三陽圖志元軍令制度一新，鎮守一路，設萬戶府及鎮撫，千戶百戶以統兵。有事則戰，無事則守。二年一遷，調蓋防其久則與寇馴熟也。然此邦荒遠，去大都萬里，軍官得人則民間無搔擾之憂，不得人，則民被其害。如守城門則往來負販者受禍，巡哨則鄉村閭井被苦，守橋則船筏上下者有礙。軍之衣食既出於民，民之防衛必賴於軍，其可以衛民者而殘民乎。在上者盡思所以懲之也。　萬戶府千戶鎮撫百戶衙，皆在于城之西，軍營列布焉。　軍額。　府牢弓手潮陽縣弓手六十名。　海陽縣弓手六十名。　揭陽縣弓手六十名。

錄事司弓手十名。各處巡檢司弓手三十名。

橋道

三陽志由東以入廣者至潮有一江之阻沙平水落一葦可航雨積江漲則波急而岸遠老於操舟者且自懼閱一日不能四五濟來往者兩病之由潮而南百三四十里間聚沙彌望四無人居路入平崗無寸陰可以少憩凡道于潮惠間以冒暑得疾者且半加之驛傳無人器皿不備惟監司貴客至縣乃檄里保辦之它客不與也紹興二十九年間參政林公宅將將漕入境詢由廣之路有司告曰而自惠往而西北由循梅達道里荒遠二路則同林公乃進州之三邑長若尉而前之諭以植木治道傳新舍且情語之以無爲里保擾凡居民去官道而遠者說令徙家驛傍具膳飲以利行者且自利官司百役悉躬之由潮而往過客已無曩日之憂已惟興梁之舉未有慨然作意者乾道七年太守曾公江乃造舟爲梁八十有六隻以接江之東西岸且峙石洲于中以縋其勢报其址凡三越月而就名曰康濟橋議者謂橋或可成未有若是之神且速者越三年舟以雨壞太守常公禕所以處此者與曾公一縣出帑餘爲居民買巧命以損其制以便操背其舟數仍於前者十三役卒餘刃猶裕遂朌船附于西岸以鎮江

濆名曰仰韓以韓文公遺蹟實與是閣對也東顧則閣橋横陳西望則湖江直瀉南連滄海瀰漫而莫觀津涯北想中原慊慨而益增懷抱勢壓滕王閣雄吞庾亮樓摩乎共斗柄爭衡砌玉與地軸接軫衛木張四時之錦屋廬環萬疊之鱗溪流混涕以連空山色回環而入座登高寓目足以豁羈客之愁對景賦詩庶幾動騷人之興固一方之壯觀已董是役者軍事推官曾崙　淳熙己亥朱公江建登瀛門左很三已亥叠石据南門奇觀門之舊址即仰韓閣也閣以火易爲門增石洲二與舊爲三築亭其上東曰冰壺西曰玉鑑中曰小蓬萊　庚子攝郡王公正功復增一洲距西岸數步上跨巨木下通船筏至是始無衝突浮梁之虞　己酉丁公允元修浮梁自西岸增四洲爲八立以堅木覆以華屋曰丁侯橋紹興甲寅沈公宗禹增石東岸結亭於前扁曰益秀與登瀛門對峙　慶元丙辰陳公宏規益東岸之洲二結架如丁侯橋而增廣之曰濟川橋更扁秀曰濟川亭以止過客亭之後曰見思庵　戊午林公嵘衍濟川橋而東之增以四洲雄觀過於西橋又津湖界上通路硯礦捐金砌石以便往來　嘉泰癸亥冬濟川橋火爲亭若庵一夕俱燼趙侯師另亟與爲併永規增崇石洲故址屋覆其上碑覺其下面橋爲亭名悉仍舊又書題扁侍郎陳公讜筆

閣禧丙寅林侯會按濟川橋之舊增築石洲者五修其舊者一亦屋覆而碑覺之扁曰小蓬萊省木侯　名之舊　紹定戊子孫侯叔謹復接丁侯橋之東增築二石洲三陽圖志橋屋經濤瀨風飄之餘年屋傾欹墻圮細葉侯觀增式年趙公善蹇始今判官趙汝舟督工急盤而新之十有五欄與小蓬萊對仍聞二亭曰北曰飛環爲視望故土之所而南曰嘉賓爲憎賓有餞之所非人即舊濟州之左爲堂繪二公而祠之　初運判曾公噩守沈公康曾始金脩橋欲易其一而未就侯乃克成之淳祐丙午陳侯圭修橋及艤　太平橋　在州治之前　去思橋　在子城之西壬戌歲趙侯疏知作石橋且更名浮橋舊以鐵纜結定橋屋衝突舍平鑄纜爲兵置以步之藤隨歲撤換開慶己未林侯光世造新者十四鐵纜七十丈從李翼而貫之遂可永久　西門橋　北門橋　新路橋　湖頭橋　新溪橋　南濠橋　甕門橋除南門南濠外自餘外城後皆即以低新濠今當已上七石橋係在城　州城東抵大溪溪舊有橋橋之西扁曰丁侯東抵中石州橋之東扁曰濟川西直小蓬萊自乾道以來且築且增有墜有復東西爲屋共四十間中流聯絡以二十四舟濟之時其操縱與波上下壬戌颶風之厄舟與亭屋俄頃而盡蔣侯哀繭捐己俸合衆力一新之址之歎者

改築材之蠹者更新橋成極其壯觀林直院希逸記之咸淳丁卯嚴濟年鄉滌增修所未備且補舟揖之闕行者無履險之憂三陽圖志至元戊寅此橋厄於兵火元德二年監郡太中帖里修造給亭壽復爲洪流所壞大德十年郡守少中常侯元德復砷石洲高三尺餘重修梁亭自稍自奉定三年判官賈住歩以石版禮成四間船新柳舊亭屋供橋息一夜第一間石版自折天曆己巳五月三日排人跳挽適第二間又折一石版溺死者三十餘人至順壬申又折一石版溺死者三人本路同知朝列大夫某惻然捐俸鳩合衆力重修木梁添砌亭屋往來者逆無戰兢之恐矣其餘小可橋梁津渡附列于左　葉侯橋三陽南門外城濠舊石橋也爲通衢往來之衝慶元初陳侯宏規誤聽陰陽家者說鑿壕東達于溪未幾溪洪暴漲西衝于濠橋遂以壞沈侯杞既築塞故隄適爲之吏創扁曰沈侯橋立石其旁然舊隄既鑿之後雖復填塞竟未全固加以城築之役就便取土隄益以薄端平乙未秋因巨漲奔突潰隄入濠橋復壞焉葉侯觀躬親相視既徹海陽宰常侯孫董役監督故隄復度工壽費捐錢爲倡命寓公黄夢錫趙汝獻戶掾趙必偲提督更造橋成邦人德之遂榜今名刻石以于不朽三陽圖志至定丁卯判官賈住再加修築砌亭其上一揭扁曰[illegible]

思。教授何氏元為記。東路石橋道。潮自古瀛抵分水嶺以達漳州，乃南北往來之要衝。蹊道磽确，流斷絕。舊橋砌以石者，僅秋溪一、思古亭一。後增十有餘所。大率規模苟就，閱歷未幾，頹仆繼之。其路又多泥濘，間或草砌，苐累小石，纔過漲潦，行者涉者病焉。淳祐丙午，陳侯圭捐金市石，伐私直傭工，石而橋者一十三所，砌而路者三百餘丈，僅僅往來，無復畏塗病涉之患。邦人余震為之記。橋今列于左。思古亭橋。思古三里橋。黃金塘橋。平福橋。麻景橋。小江庵橋。林姜庵橋。陳塘橋。水磨頭橋。百丈埔橋。貴嶺五里橋。竹林徑內大橋。竹林苐二橋。三陽志：州治自太平橋直抵三陽門橋之四維，舊有四溝，外瑕兩渠，中為官街。歲月浸久，塔之僅存者二。居民逐侵官地，以廣其廬，溝藏於堂奧之中，通衢湫隘，累政因循，而莫車者，百有餘年。淳祐丙午，陳侯圭欲復舊觀，明示榜文，諭以四害，謂市肆挨接，易啟紛爭；突煙衝越，易至陳漏；雨潦時至，易生浸淫；溝道不通，易生疾癘。意旨一孚，民懽而信，不旬浹間，而官街盡復。於是捐公帑益已俸，以時償市石，以私直傭工，撤舊砌新，自太平橋至三陽門長五百單五丈八尺，東抵西闊二丈四尺，官溝在外，街之兩旁，石刻丈尺為誌，砥道軒豁，有中州之氣象焉。邦人紀善甫為之記，立石于宣詔亭之左。三陽圖志丙子兵火，併路無見石，石與亭無存矣。

壇場

圖經志社稷壇。本府在城西門外，海陽縣附。三陽志社稷，昔風雨師附。社稷之壝，凡建邦國，皆首立焉。按舊圖志但云錯居廣法、淨樂二寺之後，僅附見為城郭門，非所以尊社稷也。今表而出之。州社稷壇在南廂三陽門外之西。其壇各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三等，四門同一壝。海陽縣社稷壇在城南舊韓廟之後。春秋社日，祭社稷，社以后土句龍氏，稷以后稷氏配。牲用羊一、豕一，黑幣二。準令州縣長官到任，親謁社稷，點撿壇壝，若春秋祈報，非有故不得差官。郡邑通祀，以社稷為重，風雷雨師次之。其為農祈穀則一也。郡之社稷壇實處城南廂三陽門外之西，而風雷雨師壇舊各在郡一方。壇惟凸土，門壝闕然。當其祀時，霖泥泥濘，則寓于浮屠氏之舍。李侯遇始合其壇而三之，風師置在社壇之東，雷師雨師在稷壇之西，二壇同一壝，方位制度，為如令甲。淳祐乙巳，林侯寺公捐金增拓，修飭壇壘，以石徑砌以甃，有堂中峙，有垣環列，其外門扁曰州祀壇，以示崇祀報本之意云。三陽圖志本路舊社壇在南廂三陽門外之西。大德六年，肅政廉訪司備奉御史臺承奉中書省劄付，欽奉聖旨內一

欽蔽鎮海瀆名山大川風師雨師雷師，當祀之日，須以本處正官齋潔行事，有廢不奉祀、不敬者，從本道肅政廉訪司糾彈。欽此。大德八年，總管府奉上司行下，照得至元八年，欽奉聖旨內一件：該自古春秋二仲戊日祭社稷於西南郊，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東南郊，立夏申日祭雨師雷師於西南郊。欽此。當年立社稷壇於舊地，立風雷師壇於東，雨師壇於西。圖經志風雲雷雨山川壇。本府在城南門外之南。三陽志風師壇。在西湖明貺廟之右。雷雨師壇。在北廂推鋒寨之左。三壇各一丈五尺，高二尺五寸，四出陛三等，四門同一壝。此宋壇壝之制也。圖經志無祀鬼神壇。本府在城北門外，海陽縣附。

戶口

圖經志戶口。洪武十年分終數。本府海陽等四縣，計六萬九十七戶，二十一萬四千四百單四口。永樂元年，人戶八萬六百九十一戶，人丁男婦二十八萬四千四百五十七口。郡縣志唐開元戶一千八百。宋朝戶七萬四千六百八十二。寰宇記宋朝戶主客都共五千八百三十一。九域志主五萬六千九百一十二，客一萬七千七百七十。輿地要覧七萬五千九百單二戶。三陽志主客之數，蓋視時以為多寡。創郡之初，為戶一千一百九十，口五千五百二十。其時屬縣有五，等而言之，是一縣僅有二百四十戶。當時民物固可知已。隋之去晉，止二百載間，乃有二千六百有六戶。較之往昔，幾於倍數。唐杜佑作通典，載潮陽郡戶有一萬三百二十四，口五萬一千六百七十四。韓愈請置鄉校牒亦曰：此州戶有萬餘。迨歐陽脩作唐書志乃云：戶有四千四百二十，口二萬六千七百四十五。[illegible]於杜佑、韓愈之所紀何哉。宋朝開寶初，有戶三萬餘。迨元豐間，九域志版主客戶計七萬四千六百八十二。比於唐時，七倍其數。比歲以來，總挽客戶與客戶，古之以戶計者二十三萬五千九百九十八，以口計者二十四萬五千七百三十二。較之於古，不啻百倍。自今已往，不其愈盛哉。本州三縣主客戶總一十一萬六千七百四十三戶，總一十四萬七千五百七十口。三陽圖志元滅宋平潮以前，亂離廣矣。數萬主豪或罹鋒鏑，或被驅掠，或死於盜賊，或轉徙他方。至元二十七年，刱建籍江南戶口，方見其數。比年以來，民稍生聚，戶口日蕃矣。本路三縣一司，民戶總七萬七十戶。南人六萬八千七百七十三戶，北人一百五十四戶。錄事司總三千三百五十八戶。

田賦

圖經志田粮洪武十年分科數。本府海陽等四縣官民僧道學院沒官等項田地二萬一千七百三十二項四十六畝六分二釐二毫一絲五忽五微八塵。每畝科正米不等計正耗米六萬五千四百八十三石一斗六升四合八抄九撮五粟七微八塵六埃。官田地六十三項六十一畝三分六釐三毫一絲六忽七微。每畝科正米不等計正耗米二千八百六十一石三斗二升三合一勺四抄八撮三圭四粟五微。民竈田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九項四十三畝一釐七毫一絲二忽六微四塵七埃。每畝科正米不等計正耗米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二石三斗三升五合五勺九抄一撮二圭四粟一微三塵一埃。僧道田二百六十八項七十八畝七分六釐八毫六絲五忽。每畝科正米不等計正耗米一千二百六十八石四升九合七勺五抄八撮七圭七粟五微。學院田一百一十三項三十四畝七分五釐。每畝科正米不等計正耗米三千一百四十三石九斗一升二合九抄二撮。沒官田二十七項二十八畝七分二釐三毫二絲一忽二微三塵三埃。每畝科正米不等計正耗米壹千四百六十七石五斗四升三合四勺九抄八撮六圭九粟六微五塵五埃。夏税洪武十年分科數。本府海陽等四縣青黄麻麥豆芝麻綿花藍靛等地二百九十五項二十七畝八分一釐八毫七絲五微。青麻地一十三項三十三畝一分一釐一毫六絲九忽。每畝科麻一斤。計麻一千三百三十三斤一兩七錢八分七釐四毫。黄麻地一百四十四項二十畝二分三釐二毫一絲四忽。每畝科麻一斤。計麻一萬四千四百二十斤三兩七錢一分四釐二毫四絲。烏豆地四十三項六十五畝四分五釐二毫四絲一忽。每畝科正豆三升計正耗脚豆一百五十四石一斗四升四合一勺二抄四撮五圭九粟七微一塵。小麥地四十一項五十七畝四分六釐八毫七絲六忽。每畝科正麥三升。計正耗脚麥一百四十六石八斗二勺二抄一撮九圭一粟五微六塵。綿花地三十四項三十六畝四分五釐七毫七絲五微。每畝科綿花八兩。計綿花一千七百一十八斤三兩六錢六分一釐六毫四絲。芝麻地一十六項五十四畝二分二釐七毫。每畝科正麻二升。計正耗脚麻三十八石九斗四升五勺三撮五圭八粟。藍靛地一項六十畝八分六釐九毫。每畝科靛青八兩。計靛青八十斤六兩九錢五分二釐。畦桑本府海陽等四縣畦桑地五項六畝三分五釐。每畝栽桑四十株計桑二萬二百五十四株。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山塘二萬六千九百五項九十畝一分一釐四毫。夏税小麥三千八百一十九石八斗七升八合七勺

絲二十七斤一十一兩七錢二分八釐。藍靛一斤五兩三錢六分。米六十九石七斗七升四合二勺。秋粮米一十七萬七千三百八十五石一斗四升三合七勺。三陽圖志什一取民古之制也。漢晉而下立法不同。唐自租庸調法既壞之後陌錢間架之類往往病民。下逮五代之季賦役無名民愈告病。元一區宇以寬民力為第一義。凡前代無名之賦一切蠲除惟種田納地税買賣納商税商税三十取一魚鹽舶貨之征隨土所有。本州自歸附以來客戶亦納丁米每戶二斗五升。今亦獨免為客戶者何其幸歟。此見聖朝賦役之輕愛民之至遠過於古矣。本州三縣一司粮米總一萬三千四百四十一石五升四合。錄事司粮米七百五十五石九斗八升二合二勺。賦税州之賦税産戶曰苗米曰産錢曰二科役錢曰七等鹽錢白丁則折米丁錢而已。初丁米之數於産戶差重黄公定減從今額丁錢之重公亦方議寬削以召命還矣。鹽之舊賦輕甚城市鄉邑居民量行均買米有抑配之擾。淳熙間李提舉變二廣鹽更本州鹽課始增乃從主客丁口科紐。紹熙間趙提舉復請減鹽額隨産高下作七等均敷圍地屋基僅一丈敷鹽與田産五十文者等。白丁免而小産下戶益困。慶元四年太守林公嵘揆是撙節羸餘以代第七等之賦。沈公杞趙公仲方相繼代輸推此心以往凡可以寬民力者次第施行矣。若場務之征厥有常額并列于左。本州全年總催三縣産役丁鹽錢税米。七處場務。州税務錢二萬一千五百八十六貫六百九十九文省。潮陽税務錢四千七百九十七貫二百七十一文省。揭陽税務錢四千三十八貫七百八十四文省。嘉定癸酉因邦人有請黄侯自求列于朝得旨省罷蓋揭乃州之小邑相距數十里間縣務與圍灣鎮鮀浦場無慮縣務税錢大槩取辦於産戶田租之食税自省罷後邦人至今便之特孫侯叔謹初尉邑實督成其事。圍灣鎮錢四千六百二十八貫六百八十七文省。鮀浦場錢一千七百二十五貫八百二十九文省。小江場錢一千五百一十七貫八百文省。庠口場錢八百五十貫五百六十二文省。竹木場元係抽摘無定額。本州白丁乃無産業之民輪充甲頭責之催科仍買鹽錢間有逃亡復勒代納民甚苦之。物力之戶資富隨時高下。州縣凡有科需只憑舊籍追擾趣辦既非常賦又非某名剝民尤慘。慶元間林侯嵘復奏朝廷悉與除罷至今民受實惠。白丁舊納錢數一千足折米價直初科三千五百足民甚病之。嘉泰間大師廖公德明敦奏朝廷納丁只用五百五十折米只用二千八百悉從所請至今民以為便。

七等之賦。軟及貧民下戶。每歲所納。殊以爲難。慶元間。林侯味始爲代輸。嗣是一二政沿例而行。厥後無有繼之者。紹定己丑。孫侯叔謹撙節歲計之贏。總一萬一千七百有餘緡。代納三縣第六等鹽役貧民下戶。均沐實惠。此皆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本州三縣催科。按舊例隨鄉分居民充保長。以其熟識人煙聚落去處。通易趣辦。在城小產元不曾差充。自海陽張宰輕變舊例。行之未幾。民被其害。端正初。士民列詞聞于邑宰常君伎孫隨照舊例。持與蠲免。繼聞于州。已禁止縣胥以杜來者之紛更。復有照本縣已行之判。仍榜示通衢。揭爲定式。是歲緫直五六十文。或者以爲德政之應云。貢夢錫記之。見古瀛丙集。　本州三縣諸保人戶白丁錢。慶元以前。縣責之甲頭催納。自林侯味奏請除罷。只令戶給由子。聽其自納。始者縣吏散由。厥後以由寄保長分俵。由付其手。則禍業其身矣。非獨責令代償。又且誅求不一。曰領單。曰照顧。曰把限。曰比呈。曰監納。曰驅磨。曰對鈔。曰申足。非錢無以行之。以保長之微。產所陪納者凡幾丁。一經執役。立致破蕩。淳祐二年。運帥方公大宗因民陳訴。牒州照奏請　指揮。聽民自納。不許差保長催丁。累政遵行。至今民以爲便焉。　本縣城內四廂居民舊有身丁錢。前此官吏只憑丁籍取辦。照市井小民。遷徙不常。無由追納其間。又有老病而不爲銷去者。有物故而科及妻子者。公私交病焉。　淳祐癸卯。鄭侯良臣始編排在城白丁。計七千七百單三戶。盡爲銷豁。申聞于

朝。得旨如章。人給公據。子孫永勿科。父老刻石頌德。邦人藍宸龍爲之記。

本州三縣小產最爲貧窶。畝地不出尋丈。歲入不過升斗。而輸爲官者二稅產米鹽役等錢。糜費與中戶同。其間僻居山海。不能造縣者。有鄉司攬戶私領不納之弊。親來投納者。復有祠候往返之費。既納之後。吏緣爲姦。對鈔銷簿。色色有錢。由是下民轉爲貧民。陳侯圭矜念民瘼。盡刷三縣產數。自一文至五十文。小產計二萬六千八百五十餘戶。即郡費捐已。僚爲錢七千八百貫。官省代納以上。小戶七年八年夏稅產錢。遍榜給鈔。與民收照。三邑二萬餘戶可以少紓。而無流離轉徙之憂。潮壹嘉其惠愛。板榜本州。仍備牒鳳廣諸郡。以侯之德政爲列城勸。　本州三縣潮陽當孔道。舊例無丁鹽寬剩。揭邑有之。其數尤少。惟海陽歲解六千貫省。淳祐三年。秘監李侯遹從縣中各免。

稅課

圖經志酒醋鈔課附。洪武十年分作數。本府稅課司局歲辦商稅錢鈔廢銅等項。折計鈔二萬五千二百四十一貫六百九十二文。　稅課司歲辦

錢鈔廢銅等項。折計鈔一萬七千五百六十三貫四百文。　本府海陽等四縣。歲辦酒醋等項課。總計實鈔二千三百四十九貫六百三十四文。

永樂元年。實徵各色課程鈔一萬九百四錠。三貫七百八十八文。　商稅課鈔一萬二百二十三錠。三貫一百七十文。　額辦課鈔一萬二百二十二錠。三貫一百七十文。　增羨課鈔一錠。　酒醋課鈔四百三錠。四貫五百二十文。　茶課鈔一十二錠。四貫七百八文。　窯冶課鈔一百錠。六百八十四文。　房地賃鈔九十二錠。八百九十三文。　比附魚課鈔七十一錠。四貫八百一十三文。　廢銅二百二十八斤。一十二兩。　米七千六百八十九石。四斗二升六合七勺三抄。　茶課米三石。二斗一升四合五勺。　魚課米七千六百八十六石。二斗一升二合二勺三抄。　本府稅課司實徵商稅課程鈔銅。　鈔四千一百九十一錠。二百二十文。　廢銅一百二十斤。　鹽課鹽場附。本府地面鹽場凡三所。屬廣東提舉司。總計額辦鹽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三引。三百一十斤一十四兩。　小江場。在揭陽縣泚浙村。百夫長六員。額辦鹽九千六百九十五引。二百二十五斤一十四兩。洪武九年。三分中權減一分。實辦二分。正耗鹽六千四百六十三引。二百八十五斤一十兩。　招收場。在潮陽縣沙浦都。百夫長二員。額辦鹽二千五百七十一引。八十五斤。洪武九年。三分中權減一分。實辦二分。正耗鹽一千七百一十四引。五十七斤五兩六錢。　隆井場。在潮陽縣郡圖。百夫長二員。額辦鹽二千六十七引。洪武九年。三分中權減一分。實辦二分。正耗鹽一千三百七十八引。三陽圖志。天一生水。潤下作鹹。瀕海居民。煮波出素而成鹽。蓋鹽爲肴食之將也。用虞書鹽貢之法。行周官鹽人之職。設則其由來尚矣。然十一之稅。猶未及此。自齊以魚鹽富強。歷代因之以資國用。設官榷貴。遂以爲常。潮之爲郡。海瀕廣斥。俗富魚鹽。宋設鹽場凡三所。元因之。散工本鈔以助亭戶。立管勾職以督課程。鹽之爲利。既可以給民食。而又可以供國用矣。　小江場歲辦鹽七千八百二十四引。

招收場歲辦歲二千八十六引。　隆井場歲辦鹽一千六百八十六引。

本路三縣一司歲散民鹽總八千四百八十六引。每引正鈔三錠。羅脚鈔一兩六錢四分。　總辦課鈔二萬五千七百三十六錠。一十七兩四錢

錄事司歲散鹽四百二十八引。　課鈔一千二百九十八錠。一兩九錢二分。　潮州戶計司歲散鹽八十引。　課鈔二百四十二錠。三十二兩二分。　商酒課自龍斷罔市利而商征筭。始漢人榷酒酤而酒稅遂行。賈賣者納商稅。沽釀者納酒稅。古今國用不可廢也。聖朝榷稅如舊。而嘗加優

恤之意焉。本路三縣一司歲辦酒課鈔總二千二百二十二錠一十八兩九分六釐六毫。在城務歲辦課鈔六百五十七錠三兩五錢六分

茶課。自大禹別九州之產以作貢而未嘗貢茶。下逮漢魏晉梁皆不及此。至李唐特如趙贊湯王播王涯之徒。如創摧茶之制。宋朝又有摧務交引三分三説之法。而茶之賦始繁矣。產茶之地出税固宜。無茶之地何緣納税。潮之爲郡。無採茶之戶。無販茶之商。其課鈔每責於辦鹽主首而代納焉。有司者苟一知此。能不思所以革其弊乎。本路三縣一司歲辦茶課鈔一百八十九錠二十六兩二錢八分。錄事司歲辦茶課鈔二十一錠四十九兩七錢九分。

土產

圖經志土產凡有土則有產。特精粗多寡不同耳。本府之所產如花果竹木之類。蓄而不紀。其間所有藥物具載如左。貫衆。川山甲。蜂蜜。石决明。逐義术。甲香。天茄。胡芹。交寶花。爵金草。枸杞。鱉甲。蛇床子。紫梢花。澤蘭。甘菊。骨碎補。天門冬。蒼耳。山藥。木賊草。何首烏。淡竹。烏藥。苦參。香附子。生地黃。商陸。續隨子。山茨菰。白扁豆。旋伏花。牽牛子。天南星。地骨皮。蔓荊子。夏枯草。車前子。石菖蒲。楮實子。括蔞根。金櫻子。木饅頭。橘皮乾。海螵蛸。史君子。金毛狗脊。木通。郡縣志蕉布。有鮫魚皮。有寰宇記水馬。海桐皮。千金釣藥　黃海烏鹽。稻得再熟。蠶亦五收。五子樹

郡國志云。潮陽五子樹實如梨有五核。治金瘡及霍亂。三陽志州地居東南而暖。穀嘗再熟。其熟於夏五六月者曰早禾。冬十月曰晚禾。曰穩禾類是。赤糙米。既而之他州曰金城米。若杭與秫。即一熟非膏腴地不可種。獨糙赤米爲不擇秋成之後爲圃若田半植大小麥踰歲而後熟。蓋亦於一熟者種耳。麥與菽豈惟給他用不雜以食。其本業蓋如此。若夫果實之生不能以數計。其可品者若楊梅若枇杷。以春熟。若荔枝若蓮房以夏熟。秋則龍目。冬則黃甘。雜於春夏間者。曰梅曰李。於秋冬間者。曰梨曰柿歷四時而常有者。曰蕉曰甘蔗。間見特有而不可以常者。曰波羅密。無而今有者。曰蒲萄。曰木瓜。以至竹之種類。曰筀竹曰單竹可於屋宇用。曰慈竹。曰紫竹可於庭館植。木之種類。曰梓曰桂可以備器用。曰楠曰樟可以架屋室。曰雜。曰杉。曰榕曰綿可以閱千百載不壞。花不勝其異品也。其香與色俱者。曰梅曰蘭曰茉莉曰素馨曰酴醿曰木犀曰鷹爪曰含笑曰勝

春。香不逮其色者。曰海棠。曰山茶。曰寧心。實相。曰玉龍鬚。曰錦繡堆。曰玉香。曰御帶。其他藥物之益於治病者。雜於品第。姑雜誌其略云。仙茅。麻黃。麻角。紫檀香。海馬。青蟥。紫金藤。班猫。黃連。半夏。山藥。草豆蔻。山羊角。草麻子。熊膽。蓽撥。大戟。茶菊。芥。蘆菔。青鹽。茼蒿。石蓮。波稜。萵苣。苦賈。芹菜。韭。紫菜。苦筍。香茸。石髮。紫薑。此特其常喫者。餘不能盡錄。至於海錯。如鱟魚壕山章舉瑤柱。入韓公南食所詠。與夫車螯毛蚶河鲀蝦蚝螺赤蟹之屬。皆味之美者。其他名類不一。難以悉載。元一統志鹽小江場在海陽縣蘇灣係所轄龍眼砂柵南洪東西二柵。大埕柵。大港柵。二面埕柵招林柵官窖柵白砂路石頭柵黃岡前柵。又領揭陽縣蓮唐等處七柵。隆井場在潮陽縣東南五里。所轄古埕柵平湖柵石下柵惠來柵神使柵。招收場在潮陽縣北二十里。所轄大柵洋背柵雞岡柵青嵐柵上清柵。粳　糯　大麥　麥　粟　豆　麻布　蓮　蔗　梅　桃　李　柿　橘柚　瓜　梨　茉莉　薔薇　素馨　葱　蟹　車蝥　牡蠣　已上諸縣並出。荔枝　有李在郡治後金山。魚　韓文公詩鯖魚尾如蛇口眼不相營。地產鮫魚皮。鱟魚。諸縣有韓文公詩云。鱟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蛤　韓文公詞即是蝦蟇同實浪異名。蠔　韓文公詩。蠔相粘爲山。百十各自生。章舉馬甲柱。韓文公詩。章舉馬甲柱。鬥以怪自呈。我來禦魑魅。自宜味南烹。

土貢

三陽志土貢。綱運附。自晉義熙創郡以來。土貢不記。至唐乃有蕉鮫章甲香蚺蛇膽鼊石井銀石水馬等物。本朝削去其餘。惟歲貢蕉布五疋。甲香一斤鮫魚皮一張。近歲復罷其餘。惟蕉布仍舊。外有天中節進奉銀。大禮年分銀錐曰去其無用增其有費者。然銀價錢每歲半備於轉運司。其不妄取於民蓋如此。前此州縣奉行失宜。乃白科民戶以足其數。既不支與本錢。其交收糜費且半於正數。乾道六年閒守臣曾公汪一切罷去。止郡融本州歲計錢徑行買發。三縣民戶莫知歲貢之有銀也。其它若鄂州大軍助貢銀運司雖歲撥本錢若較諸市直三之一。爾舊來科輸蓋混於天中節銀數內以產錢高下爲兩數。實公亦以官錢代輸。而大軍馬料銀歲督輸之民者二以是庚之。繼承以來若宋公敦書常公褌二舊其舊不復民戶復常公之初。後准運司行下。謂天中節銀係臣子奉上之物。向所謂

價錢已不復給。常公固曰本上之物。戶職當然也。既不復上司。請亦不復斯民貴歲貢猶故焉。聖節進奉銀二百兩。赴行在藏西庫交納。 大禮年分進奉銀四百兩。赴行在左藏西庫交納。馭貴銀遞年起發三千二百一十八兩四錢二分四釐。赴鄂州大軍庫交納。上供全年起發銀二千九百單四兩七錢五分。赴行在藏庫鄂州大軍庫交納。 鈔鹽。 本州均賣鹽三千單六羅。內二千單四羅。係三縣隨產作七等均賣。又一千單二羅均賣坊市公吏口食。及州統務鹽羅買銀分作三綱。解發赴提舉司交納。第一綱正鈔銀一千八百三十三兩三錢三分三釐六毫。係六月發附發坊市等錢七百六十兩二錢二分。 第二綱正鈔銀七百九十兩九錢六分。係九月發。又附發坊市銀四百二十一兩五錢六分。 第三綱頭例潽計加饒揹留銀一千一百三十五兩七錢。係次年正月內發。附發坊市銀二百八十一兩一錢。 常平窠名綱運。 坊場河渡錢二千一百一十八貫六百二十八文省。買銀五百九十九兩一錢二分三釐。 官戶不減半役錢一千五百單九貫八百三十八文省。買銀四百一十五兩二錢一分

新舊減下吏人食錢一百四十七貫七百文省。買銀四十兩六錢一分八釐。三項錢買銀分上下半年發赴行在左藏庫。及湖廣總領所交納。

吏祿錢三千五百七十六貫二十一文省。買銀九百八十三兩四錢一分。分上下半年起發赴提舉司文納。 鑄本錢一千八百貫文省。買銀四百九十五兩起發赴韶州通判廳交納。 經總制隸通判廳。每年分作四季起發。行在淮西江鄂等處綱總計銀二萬八百八十九兩六錢七分五釐。

春季銀五千七百五十五兩二錢二分。 夏季銀四千三百八十七兩一錢八分。 秋季銀四千六百六十八兩三錢三分。 冬季銀六千七十九兩二錢八分。 右諸色綱運令附載于此。

官制

國朝五圖經志潮州府知府同知通判推官各一員。經歷司經歷知事各一員。照磨所照磨檢校各一員。司獄司司獄一員。儒學教授一員。訓導四員。永豐倉大使副使各一員。抽課司大使副使各一員。 僧綱司都綱副都綱各一員。道紀司都紀副都紀各一員。陰陽學正術一員。醫學正科一員。廣豐庫大使一員。 潮州衛指揮司指揮使 同知 僉事 經歷司經歷 知事。鎮撫司鎮撫 左右中前後五千戶所。 正千戶 副千戶。 百戶 所鎮撫。

公署

圖經志州治形勝 州治基于金山之麓。韓山峙其東。西湖山屹其西。金山盤踞于其後。山其上有石門。旁有石傑立不群曰獨石。其東有石尤高。宜日之初曰初陽。項傍有石奇而秀曰獨秀峯。其西有石。宜日之昃。傍有一巖曰西輝巖。之下叢石怪峭。雜於篁篠曰隱石。有洞曰仙遊。臺曰鳳臺。蓋是州之勝槩。皆萃于金山。舊曰金城者。以是山祖於金氏也。城之東有溪。其水自循梅汀贛而下。曰鱷渚者。以韓公驅鱷於此而得名也。蓋潮之爲郡。實與閩越江西接壤。處廣地之極東。承自唐韓子倚居於此。其名由是而益重。豈非地因人而勝也歟。三陽志州治 郡丘有溪。北自循梅汀贛下溪之東。其地曰鳴湖。考圖經所載曰古郡治基址頗毀。漫不可考。惟居民揮鋤者。特得尤塼百千數於雖壞間。其制異今。或以爲古壘。唐刺史韓文公嘗治焉。或郡治之故存鳴湖。或未可必。若曰韓公嘗治焉。則大不然者。今郡西有李公亭。始於唐貞元之十三年。其亭記亦是年作也。固曰亭爲觀稼之地。在郡西隅。今亭廢已久。惟故址與記尚在鳴湖。視之亦處於西。然謂之西隅。則爲今之郡治形勢合矣。韓公刺潮元和十四年也。其去貞元二十有一載。則韓公之時郡治已遷于今矣。謹按今之郡治實基于金山之麓。其狀若屏之隱起。州于城環是山而基之。州治之前。子詔頒春二亭在焉。自南門入。次則鼓門。門之西惟院在焉。次則儀門。翼以廊廡。甲仗二庫東西對峙。庫之西省庫在焉。設廳峙其中。城東西門自廳之兩腋以出。州院舊倅廳居其東。米鹽二倉閱武堂居其西。幕掾治曹諸廨列其後。太守之廳事由儀門東偏。以入公堂之後。其堂有二。東曰宣美。今名平理。北曰清心。燕寢之室實附之。益東而南向有堂曰明遠。後吏爲思韓爲文公設也。由堂之東。擇城以上有亭曰壘峯。其亭頒陳文惠公筆也。循亭而北有亭曰獨遊。文惠倅郡之日實名之。復記之。二亭相去咫尺。舉目轉眄。互有景物。今獨遊已廢。疊峯屹立於其前。由是而往。則金山諸境閒見層出。蓋前後應接之不暇者。初金山雖處郡治後。其勝槩久秘而不露。大中祥符之五年。王侯濮始命前闢。由石門東上。躋于山顛。有石傑立不郡。題曰獨石。其東有石尤高。宜日之初。題曰初陽。項傍有石頎而秀。題曰獨秀峯。其西有石。宜日之昃。傍有一巖。題曰西輝巖。之下叢石詭怪。與篁篠雜。題曰隱石。石側有洞。可以遊仙。題曰仙遊。有臺可以集鳳。且州爲鳳山之舊也。題曰鳳臺。其存於今者蓋如是。外此者若爲技鳳鳳亭之類。名存而實亡者。悉自王侯始。歲久諸題蕪沒。至者惟今之凝遠。訖日二亭。定實凝遠亭故見遠也。而于城郭訖日亭故初陽也。而于溪山二亭起廢於

翁侯于禮之手。淳熙改元，常侯棣始至，探幽發藏，恚命掃滌，就日亭陰又有一覽亭，有江流回洑于前，後亦翁侯之舊也。亭地日久亦復新之，凡故亭具在者畢加葺治。實為州治後圃，以今視昔，氣象益不侔矣。若夫一潮州耳。或曰金城者，以是山舊屬于金氏，曰鳳水者，以鳳凰山一水縈溪而出。曰鰐渚，以韓公驅鰐之舊，曰揭陽，蓋有取於古，曰潮陽，又郡之通稱，而潮之軍事則治於海陽焉。　設廳正直儀門，景定癸亥郡守游侯義甫重建。　治事廳右設廳之右，郡守曾侯天麟建，陳侯煒重修。　清心堂在治事廳之後，游侯義甫重建。興地紀勝，清心堂在州治。　萬卷堂在清心之側，興地紀勝，萬卷堂在州治東。思韓堂在萬卷堂之東，紹定初孫侯叔謹重建。直院陳常伯貴誼記之。後有亭曰仰斗，刻韓公像於其中，刻韓公及諸賢墨跡於兩廡，莆田王遇為之記。　府堂舊居平理堂西，周侯梅叟遷于郡治直北，寶祐六年，林侯光世再即舊地徹而新之，為堂七楹，前有穿堂，後有凝香閣。　郡圃接宅堂之後，黃侯定創堂其中，扁曰熙春，前值兩亭，歲久皆廢，殿講年卿以堂宇將壓重修。　瀛州別墅在熙春之前。　歲寒堂在郡圃之後，創始於沈侯宗禹，重建于游侯義甫，面全山岩石之勝，真奇觀也。　浮香亭在歲寒堂之前，亦游侯義甫重建。　疊翠亭陳文惠公

所名。沈侯埴建。江山之勝盡在目前。　鳳山樓在疊翠亭之北，舊名鳳栖。葉侯觀重建，易以今名。　明秀亭在鳳山樓之北，其後為月臺。　回瀾堂跨金山之東，得要臨清二亭交峙其下，真得江山之要，俱游侯義甫重建。一覽亭在金山之巔，亦游侯義甫重建。　披雲亭在金山之麓，葉侯觀所建，與歲星東西相映，游侯義甫重修。　古瀛洞天在鳳山樓之下，葉侯觀所經理，前繪列仙，後傍城疊石汲水為流觴，左右二亭曰款凉、延光，古桂婆娑，具載唐曾之記。　亭榭之廣者凡八處，今列于左。　梅花院，興地紀勝，梅花院在倅廳，取陳大惠梅花廳詩竹青青之句以名。三陽志文惠公所增。　俯博　東皋　清嘯　挂節　疑驟　浮碧　僉廳在公廳之右，紹定初孫侯叔謹吏創，歲久頹壞，咸淳丙寅殿講晨卿年侯涤重建。　軍資庫在設廳之右，傾頹欲壓，年卿涤鼎新，廳屋門廡重修，諸庫規模壯觀，視昔有加。　公使庫在公廳之左，年卿涤重修。　酒庫在公廳之東，年卿涤重建。　都倉在設廳之側，陳侯圭重建，年卿涤重修。　當直司在僉廳之右，使院在僉廳之左，皆年卿涤重修。　設廚在公廳之左，年卿涤重修。　通判廳在設廳西，乃閱武堂故址，淳熙庚子，王倅正功創之，淳祐乙巳，趙倅善郡更造。　風月堂在廳事之東。　判寒堂在廳事之西。

登僉堂在宅堂之東。　文惠堂在後圃，創於趙君善珧，後增祠呂黎濂溪，歲久頹圯，景定壬戌通判程應斗重建，以韓周二先生各有專祠，而賢良許公申嘗從文惠游，括溪廖公德明嘗倅此州，故並祠焉，前為堂，扁曰擬竹舊遊。　拙窩在文惠堂之下，舊名遜碧，廖公德明更今名，朱文公書扁。并濂溪拙賦刻諸岩石間，左右多前賢磨崖，亦程倅重建。　判官廳在子城之西偏，嘉泰壬戌判官曹愈創始，歲久頹圯，不復可居，咸淳丙寅判官方元吉鼎建。郡侯殿講年卿涤實相其成。　推官廳在子城外之西中，舞馬鄉傳，景定甲子推官劉用行請于郡，以屬雨驛舊地重建，戶部徐明叔為記。　録參廳在設廳之左，上雨旁風，居是官者往往僦舍以處，咸淳丙寅録參陳休概然以興廢為請，殿講年卿捐金錢，撥木植，俾之重建。　司理廳在鼓樓之西，獄舍傾倒幾半，咸淳丙寅殿講年卿撥錢，俾理掾黃中重修建。　司戶廳在登瀛門之左。　司法廳在子城西門之外。三陽圖志乙上舊亭榭兵火俱廢。海陽縣在製錦坊內。三陽圖志今之澄清坊。丞廳居左。　簿廳居右。　尉廳在開元寺之後。三陽圖志永寧尉廳今皆廢。潮陽縣在新鄉，內丞廳在縣郭內之北，簿廳在縣郭內之東，尉廳在縣郭內之西。　揭陽縣在永寧鄉之第一都，丞廳在縣之西，簿廳在縣之東，尉廳

在縣之南，嘉定壬申孫侯叔謹調尉于此，始立題名壁記，又闢地祭堂于廨舍之側，扁以繹志，教閱諸暨權者以傳舍視之，浸弗葺治，併與廨宇俱成荒墟，越十有四年，孫侯來守是邦，復捐金鼎創，邦人貴參錫為之記，見古瀛丙集。　右曹職廳舊在子城內者，後既遷故，復與諸官廨附載於此。海陽縣主簿廳舊無丙廡，吏舍陳侯圭為之創。　海陽縣尉廳蕪廢不治，幾二十年，僅存故址，更數政僦屋浮寓，淳祐丙午，陳侯圭撥木植捐金錢二十七萬四千有奇，因故址鼎創一新，自是無官民雜處之弊。　都稅務在州學之東，歲久欲壓，咸淳丁卯，權務王進勇遷請于郡侯殿講年卿涤以所得餘錢重新修建，今遷于大街就義坊南。　廨宇。　潮之廨宇兵燹後墟矣，至元二十一年，樞使月的迷失來潮，分沫郡守丁侯聚募役剪刑棘，并瓦礫，始剏官廨三座，儀門兩廡，後累政續續葺補，後曰清心，中曰忠愛，憲幙范梈為之記，至順辛未，同知趙都判公學後新粉飾，視昔有加焉。　經歷司廳三座，在府廳事之左，扁曰衛政，憲幙范梈為記，架閣庫在焉。　司獄廳二座，在經歷司之東南，獄房在本司之前右。　永豐倉四所，在儀門之前右。　廣盈庫一所，在儀門之前左。　鼓角樓一座五間，在子城之南門。　録事司衙在太平橋之右。　廉訪司分司在通愛坊內，今

改為澄清坊。海陽縣衙在廉訪分司之右。惠民藥局在大街椿桂坊之南。平準鈔庫在大街星郎坊之南。潮陽揭陽縣衙在舊處。圖經志潮州衛指揮司在金山之麓，于城之月，係元潮州府舊廨。鎮撫司在衛前鼓角樓門外之東。千戶所。潮州府舊在金山之麓，今徙置並德坊之大街。提刑按察分司。本府在街東澄清坊前三陽驛舊址。司獄司在舊澄清坊前海陽縣舊址。巡檢司計一十四處，俱係附。海陽縣管四處。潮陽縣管四處。揭陽縣管三處。程鄉縣管三處。倉庫司局。本府永豐倉在潮州衛儀門西。本府廣盈庫在潮州衛儀門東。行用庫在大街西石貫坊南。稅課司在大街西吉祥坊南。本府惠民藥局在大街西椿桂坊南。館驛計十二處，遞運所附。本府鳳城馬驛在府治西。馬五匹，驢三匹。鳳城水驛在北門外上邦。船五隻。東往漳州府漳浦縣界館驛一所。黃岡驛係海陽縣管。馬五匹，驢三匹。南往惠州府海豐縣界館驛四所。桃山驛係揭陽縣管。馬五匹，驢三匹。靈山驛。武寧驛。北山驛以上三驛係潮陽縣管。每驛馬五匹，驢三匹。西北往惠州府興寧縣界館驛五所。産溪驛。三河驛以上二驛係海陽縣管。每驛船五隻。松口驛。程江驛。攬潭驛以上三驛係程鄉縣管。每驛船五隻。輿地紀

勝。西津驛元和志云：在州西。豐亭縣元和志云：在海陽縣近海，百姓煮海水為鹽，近廢。圖經志本府遞運所計四所。鋪舍每鋪鋪司一名，鋪兵四名。本府東抵漳州府漳浦縣界，由城東門海陽官路往鋪舍計一十五所。府前鋪。恩古鋪。白雲鋪。平福鋪。陳街鋪。鹿景鋪。白沙鋪。小江鋪。環山鋪。九宏鋪。林美鋪。浮山鋪。鵲袖鋪。黃岡鋪。竹林鋪以上一十五鋪係海陽縣管。南抵惠州府海豐縣界，由揭陽潮陽二縣官路往鋪舍計三十三所。英塘鋪。迴野鋪以上二鋪係海陽縣管。鳳翥鋪。登崗鋪。漁湖鋪。官溪鋪。縣前鋪。桃山鋪以上六鋪係揭陽縣管。水頭鋪。厥頭鋪。門闢鋪。樑景鋪。海田鋪。桑田鋪。華陽鋪。縣前鋪。深浦鋪。梅花鋪。和平鋪。盧崗鋪。成田鋪。華萊鋪。郊港鋪。郊洋鋪。貴嶼鋪。山門鋪。武寧鋪。徑口鋪。新徑鋪。茶市鋪。新市鋪。祿呂鋪。北山鋪以上二十五鋪係潮陽縣管。西北抵惠州府興寧縣界，由程鄉縣官路往鋪舍計二十二所。北津鋪。鉢臺鋪。曲潭鋪。拓溪鋪。九河鋪。庵坑鋪。長灘鋪。射箭鋪。海田鋪。鵬鵠鋪。湯田鋪以上一十一所鋪係海陽縣管。竹頭鋪。徑心鋪。貴土鋪。榮桑鋪。白沙鋪。羅田鋪。羅衣

鋪。砍石鋪。縣前鋪。周塘鋪。南口鋪以上一十一鋪係程鄉縣管。三陽志鋪驛　州當閩廣孔道，車蓋憧憧，殆無虛日。候館郵亭，從昔有之。惟郡將送迎使軺，延接貴官，經由始加修葺。然大率支撐塗飾，以苟目前供需，責辦於正長，擾亦甚焉。自運使林公安宅新傳舍，太守傳公自修繕賓館。凡過客使之，更閱歲月，頗隨知故。紹熙壬子，運使黃公掄始以逵庵規摹撤郡營創，張公用成，建三庵於潮陽之貴嶼新逕北山，榜曰光華館。賓客舍僕馬具，庖湢床榻爲席，器皿薪芻之需，無一不備。濟遠而至，如適其家，守以僧，給以田，環以民居，爲慮遠矣。間有汙敗室廬，糜毀器用，累擾難禁者，嘗得以經聞于官而爲之懲治。僕卒往往知懼，故庵遞今猶始初也。自是潮惠之間，庵驛相望。慶元己未，林公崍新鋪驛而爲庵者凡七，揖置使利，視光華無以異。周漳而潮，東馳南鶩，惟適所安。然城郭近地，館轍輻湊，雖有館驛，猶病無所容。嘉泰甲子，趙公師岩吏創濟川亭。越明年，復建來賢驛。來賢古驛也，歲久復廢。嘉定乙丑，游侯義甫建潮陽驛，高明雅潔，凡使者按部，郡將到罷，皆居焉。又修舊推官廳爲來賢驛，而游宦入南者，皆有可棲止之地矣。凡鋪驛則列于左。潮陽驛在大街之西。游侯買地創建。行街在子城州門之左。鳳瀾驛在大街之西。林侯壽公重建

特來賢已廢，遂移其扁於斯焉。歲久廢，游侯義甫以其地俾劉同祖建推官廳，而以舊推官廳爲來賢驛也。濟川庵在浮橋之東。寶祐甲寅，郡侯陳卿煒鼎建。規模視昔有加焉。南州奇觀在登瀛門之右。今廢。來賢驛在少微坊。歲久不存。淳祐丁未，陳侯圭即故地而立新館焉，又於南州奇觀廢址別葺一館，而東西行者各得其所。盍簪亭在城南昌黎廟之故址。沈公杞建，以為迎送之所。丙寅重建。右在城亭驛。鷲拌鋪孫侯叔謹移近民居，鼎創新庵，名以平福。未至廣十五里有亭曰恩古。鹿景庵去州三十五里，曾侯噩建。小江驛今為庵，曾侯噩重建。紹定己丑，大帥方公傑增修。九瀧庵去小江十里，曾侯噩建。林姜鋪今為庵。林姜亭在浮丙方帥建。貴丙驛今為庵，方帥重修。竹林鋪今為庵。孫侯叔謹重創，方帥捐金為助。分水嶺亭方帥建，傍有小庵。右東路庵驛冷水鋪。北洋鋪。竹崗鋪二十里。貴湖鋪。散湖鋪。春花鋪。蕉坑鋪。横坑鋪三十五里，通廣十嶺。湯田鋪十五里。右西路鋪。馬洋新亭大帥方公傑建。迴野鋪今為庵，方帥重建。桃山驛今為庵，方帥重修。門闢鋪今為庵。鹿景門新亭方帥建，傍有小庵。桑田驛今為庵。通潮驛。撫寧驛今名鎮寧十五里。光華中庵十三里。飛來驛四十里。光

華下庵十里。右南路庵驛。　北路山徑崎嶇，便於舟行，並無鋪驛。已上庵驛歲久弗支，陳侯圭撥錢千緡，助畫閣脩造。惟濟川、黃岡、挑山三所，郡家獨力為之，費金錢一千四百餘緡。舊例循道庵驛，州縣責之里正，里正斂之民。是時衆役畢舉，而擾不及下，居者行者莫不便之。已上驛鋪庵亭世變後皆廢，不復存矣。　元混一區宇，制度更新，陸置馬站，水置船站，事急則馳馬，事緩則乘船，所差使人，各有執把。　至肯劉子為憑文，於要會之地，設立脫脫禾孫，專以辨驗真偽，以防詐冒。惟官府文書，則別置急遞鋪，內設鋪長，司其承發日時，以防遺滿阻抑之弊。設鋪兵若干名，以走遞文書。置郵之法，可謂盡善矣。今錄站鋪于左。　在城水馬站。　馬一十六疋，船五隻。　海陽縣。　黃岡站馬八疋。　三河站船三隻。　產溪站船三隻。　潮陽縣。　縣站馬十疋。　武寧站馬十疋。　北山站馬十疋。　揭陽縣挑山站馬十疋。圖經志：申明亭，計一百八座。本府。　府前街孟亭一座。

三陽志：安養院，舊名養濟。自陳侯光說脩湖之後，歲久邦人侵占，移其院於新溪外城之側。淳祐丙午，陳侯圭因其頹圮，更創而崇廣之，門宇軒豁，廊舍周環，易以今名，而民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院舊傳歲有租入，籍今不存，田亦難考。　養濟院，開元寺後之廢庵也。慶元丁巳，陳公宋見脩湖之，以處道塗之病患及廢疾無告者，官為置曆，給其錢米，并藥治之費。後林公嶸每遇有死者，給錢一千，市棺以殯。公後與通判廖公德明營度小江之平岑寺側，鼎創庵舍，分為左右，以處單寒，左以待有妻孥者。既撥公田，又益錢七百緡，增置以贍之，屋處纖悉，登載于簿。三陽志今史以養訖疾子城側以處孤貧老病不能自贍者官給衣糧於斯至冬復給增賀多訪司所立治視存焉望之元僉夫。安樂廬在小江平岑寺之側，郡慶元間林公嶸與廖公德明之所營創者。後廖公持節本路，復增廣其規。歲久頹圮，僅存址。紹定己丑，孫侯叔謹為之更創，以復其舊，益之以公田。嗣是脩治不加，此廬復廢。淳祐丙午，陳侯圭鼎創，根括租輸，撥錢四百貫省，買園歲收租錢四十貫，置曆支給往來病者，粥食湯藥薪粮之費。董以緇流，由是道途有疾病者得此棲止，而蒙賙救患焉。

學校

圖經志：儒學在學附。本府學在大街東隆文坊。屬縣儒學四。　文廟見儒學。三陽志：宣聖廟廟學祭祀合附。按舊圖經云，州學自宋以來凡六遷。初建夫子廟于治城南址，慶曆間立學于東江之滸。先是陳文惠公咸平二年倅潮，其脩學記曰：郡之西郊，先有夫子廟于侯九流徒於郡治之前。

以是考之，則知廟亦屢遷。始者廟學猶未聯屬，紹興間徐侯璋遷于今地，廟學始並立焉。嘉定辛巳，攝守謝明之教授滑叟重脩大成殿，仍新兩廡從祀。淳祐甲寅，教授呂大圭重建兩廡。景定癸亥，遊侯義甫教授黃君琛重建大成殿，始易木柱以石，仍重脩儀門，郡助錢五百緡，餘取足於學廩之藏。若夫杜室，舊在廟之東南隅，教授張滑叟始營之。一夕江流踰堤，衝突傾墜，僅存餘址。紹定己丑，孫侯叔謹為之重架，夢砌護石六十餘丈，荒石之蘊，罪不全備。　廟之有樂舊矣，春秋上丁，來以釋奠，樂器不幸一經兵冦，再經燬伐。考諸劉昉秦唐韓修學記，紹興二年老兵冦猶獗，學當其衝，焚蕩殆盡。八年，樂火相望，六七年間，學舍荒頹，樂器淪喪，未有脩者。十二年，教官莆田林霆慨然興起，考古制，按音律，脩舊補缺，與潮士肄習。二丁祭，執器登歌，用士人為之。迎神送神奏凝安，寧安奠幣奏明安，酌獻俱奏成安，石同而曲有三。升殿奏同安，降亦如之。亞獻奏文安，終亦如之。今所存者，編鍾編磬，其數十六。琴自一弦至九弦者十。笙竽篪簫塤柎各二。潮學一新，士知古樂，教授林霆之力。原遺堂而撤，判猶存，昭然可考。歲月侵久，士失其傳。淳熙間，朱侯江代，以樂工。紹定戊子，孫侯叔謹始置雅樂校正一員，出所藏大常樂章參訂，其樂器樂章雖未孫二侯潤飾之，中更廢墜。賴以獨存者，教授林公之功居多焉。諸生因祠而祀之，存祭樂祖于習宗遺意，示報本也。　獻官祭服三襲，趙侯思岢依頒降制度更造。又執事生員祭服二十有三。　祭器之屬，爵以銅，坫豪以錫，為數凡二百五十餘，曹侯垂依朱文公釋奠新儀所製也。邊豆尊俎，凡三百有奇，孫侯叔謹指金修之。殿上尊罍簋簠豆坫，昔以木為，頗易弊。教官呂大圭易鑄以錫，文質相稱，至是大備矣。　祭服更製於趙侯師岢，歲久多弊，而分獻官之服尤甚。陳侯圭以其勿稱，淳祐丙午仲秋，捐金改造，逆丁未秋丁祭前，又改為三獻官祭服各一襲。　執事祭服，寶祐間教官呂大圭從而一新。開慶己未春，刑部林侯光世更製初獻祭服，習樂士人衣深衣，幞方履。丁祭之夕，步武趨蹌，威儀整肅，文物盡可觀矣。　潮之大成樂，政和間頒降也。紹興兵火，樂器散缺，教官刪定林公霆脩舊起廢，樂頼以全，暇日領諸生習而歌之。孔堂絲竹，幸有遺音。至今二丁祀，得以備他郡所無者，刪定力也。淳熙間，朱侯江易以樂工。紹定戊子，孫侯叔謹始命士人專充雅樂校正，樂工奏樂如故，僅能考擊金石琴瑟，塤箎笙竽，特虛器爾。寶祐戊午，刑部林侯光世以刪定嫡傳洞曉音律，丁祭前一月出示家藏刪定手澤本樂章，謂興樂乃胄子之教，用伶人非所以祀先聖，命郡博趙崇邪與諸生請

習。時登歌奏樂者三十四人。音譜詳見祠堂石刻。外置田入學附刪定祠堂庫為習樂生員廩給費職事習樂者優異以示激勸。樂初成侯領寮屬寓公按閱而訂正之。習樂者由是益精其能。丁奠之夕。冠佩濟濟。雅頌洋洋。高下疾徐。抑揚中度。刪定之遺響復振矣。 大成殿櫺星門舊以木為柱。屢壞。郡博士趙崇邦更以石。遂可垂不朽云。大成殿橋舊以板。郡博士呂大圭易以石。至順壬申。徙于教授司前。 以上廟制樂器皆廢。 至元十五年戊寅。大兵破潮城。廟學樂器祭器祭服悉付一炬。獨書閣巋然如魯靈光。抑天之未喪斯文耶。逮二十一年甲申。丁侯聚來守郡。命郡人林元煜王伯老同攝學事。遂闢草萊。幷瓦礫。備講堂十齋。郡學正張智甫董役。文廟猶未有也。二十九年壬辰正月。貳府王侯宗買五虎陳旦宅以為正殿。五月。憲僉張公處恭分治來潮。命郡人鄭必大董役儀門兩廡祀像設。無不備具。公又慮久遠無以為脩葺費。為置潮陽田四百畝。歲收谷四百石。名之曰新廟田。張公之謀可謂宏遠矣。至大四年。教授方時發捐已鈔一百卅二錠。造祭器二百二十四件。皇慶元年。學正朱安道造樂器五十四件。教授未深道請樂正與諸生肄習。製幞頭唐巾靴帶。以與諸生執事行禮。自是丁祭之名禮樂備矣。泰定元年。教授何民先得石柱三十根。欲改作禮殿不果。(并見石柱記)天曆己巳。本路判官小云赤海牙慨然捐俸率衆。命學正劉貢珍市材鳩工。亟成其事。諸生請迂于學右。以崇聖人之居。明年庚午。春正月立柱。會憲僉任公仲琛巡按來潮。乃率官吏捐俸。儒人助金以為費。僅成一正殿。而先聖像猶未迄焉。至順辛未夏。亞中大夫淼吾寧軒王侯元恭來守是邦。命工如法粉飾正殿。建兩廡。砌墀陛。新塑聖師。從祀神像。甃櫺星門。緖泮池。甃橋道。其費浩大。學廩莫供。王侯捐己俸鈔九錠。又率官吏各捐俸以助焉。舊時民居環廟學逼近汙穢。甚為褻瀆。前政未有能去其不便者。公下車之初。即諭居民撤其室廬。以地還學。周圍新築粉牆八十餘丈。移思賢堂於西廡之北。移見賢堂於東廡之北。皆教授從道李復董其役焉。由是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宮牆數仞。煌煌輪奐。皆寧軒王侯之功也。潮之人士。作歌詩以頌侯之德。蓋風化所繫。人心之所同樂也。(歌詩見本集) 思樂亭。教授未深道仕內建。(舊在學前。今移廟於舊學地。則亭在廟前矣。) 櫺星門。郡守寧軒王侯撤而新之。教授李復董役。正三門五間。上即萬卷樓。(本欲撤為儀門。以其經兵火而不火。故耆老以為斯文之瑞。遂不敢毀。) 大成殿一座五間。舊殿乃五虎陳私宅。府判小云赤海牙翦刱未完。郡守寧軒王侯繼成之。教授李復學正劉貢珍

董役。東西從祀兩廊十八間。郡守寧軒王侯鼎新併新塑神像。教授李復董役。祭器房在東廡之上。樂器房在西廡之上。廚房三間在東廡之西北。並教授李復修建。 學舍 三陽志。潮自有郡以來。與學並置。世代更革。莫究其所。唐元和十四年。韓公出刺是邦。請置鄉校牒曰。此州學廢日久。則前乎此。固有學特未有振起之者。按徐師仁創學記云。學舍舊在西湖。陰陽皆以為不利。元祐中。王侯滌雖有遷徙之議。病其難而未暇。王公大寶遷學記云。潮之學凡四遷。慶曆中。建學于東江之濆。元祐四年。徙于西山之麓。七年。遷州之巽。維按舊圖經云。建炎初。元有言寵神霄宮。其宮試廣法寺也。明年。方侯略即宮為學。四年。緇流請復舊剎。且願增治故學。張侯思永兩復其舊。紹興二年。學大。(本居輔記云十年。舊圖經云八年。今以劉昉記。)越四年。徐侯璋乃遷于今地。至周侯昕實克成之。二十一年。教官楊宏材以其弊陋。意欲修而力未能。是歲八月。李侯元振出公帑之余。鳩工市材。越明年九月。郡二阮公珪相與協贊。復為一新。嗣是隨時繕治非一。學之中門。御書閣。其上諸職事位于兩腋。講堂中峙。名曰原道。堂之後直舍在焉。翼以正錄位齋舍。旁列于東西。淳熙己亥。朱侯江新作三門。己酉丁侯允元敞直舍。更創六齋。教官李泳易齋名。浚源曰衆征。閣中曰兼善。進學曰拔尤。明誠曰上達。力行曰崇志。登俊曰騰茂。各銘其命名之意。慶元戊午。林侯嵘增二齋。曰升俊。曰立義。隸于學之西偏。嘉定戊辰。沈侯埴重建御書閣。比舊規為優。嘉定壬午。曾侯噩復脩之。更升俊立義二齋北其向。與仰韓堂對。堂乃縣之舊學也。自遷貢院于北郭外。即院之舊地。東西六千尺。南北四百尺。為學之前街。先是教官鄭埙砌以石。嘉定癸未。教官張(渭叟)旁植以槐。後為居民侵占。糞壤旁積。寶慶丁亥。教官陳宣子以前街容通於丕闕孔廟。織而勿治。非尊君崇師意。請于權郡李文伯。撥公帑築墻以設之。南北立華表門各一。紹定改元。孫侯叔謹以上達崇征崇志兼善四齋頹剝日甚。捐俸重創規撲宏敞。林直院岊記之。 御書閣。嘉定戊辰。沈侯埴重建。年深屋老。復壓是懼。淳祐癸卯。教官林經德捐己俸。學職生員相率助金。撤舊而新之。傑閣峥嵘。秖華輝爍。視昔有光焉。 原道堂重創於紹興間。歲久棟撓。累經補葺。罅漏隨之。淳祐丙午。陳侯(圭)捐俸鳩工。撤其尤損而一新之。 八齋自丁侯林侯創締之後。歷歲既久。多就頹圮。衆征兼善尤甚焉。重以增置教官支費倍。而事分無有過而問焉者。教官趙良硂祇任以修治學舍乃學教者之職。不以學帑窘乏為辭。遂興葺教犢飛白于郡。啟請衆卿年漈嘉其請。捐其成。更新易舊。興仆植僵。

大加整葺而舊觀復還矣。 直舍自淳熙己酉。丁侯卜刱之後。屋老且壞。
遇丁癸郡侯王僑寓學職位。寶祐乙卯郡博士許夢炎撤而新之。甫踰一
紀。楹柱傾敧。凜然欲壓。咸淳丙寅殿講年卿滌以丁癸宿齋。亟命二教趙
良銓薛横飛重加修葺。遂復舊觀。 小學舊在舞雩亭之址。慶元己未沈
侯杞所建。嘉定乙亥權郡鄭震之教官丘迪嘉遷於直舍之左。既而又遷
於仰韓堂之右。寶祐戊午教官趙崇邪改刱焉。 釆芹亭與教官廳事對
峙。泮水遶其後。趙教崇邪所增脩。 公廚之建。其來舊矣。郡博士趙崇邪
以屋老將壓。亟行改建。閱歲既久。雨水滲漬。楹柱腐壞。過者危之。咸淳丁
卯教官趙良銓既請于郡侯年卿。興舊葺廢。乃命工鼎新之。而氣象視昔
有間矣。 射圃在直舍之後。紹定改元。教官陳宣子所創。歲久荒蕪。教官
趙崇邪命工闢湖中立亭。扁曰君子。取吾夫子無所爭之意。三陽圖志。以
上學舍齋堂。兵火後皆廢。 兵革之間。學士經生逃難解散。至元二十一
年甲申。乾清坤夷。此邦始建學校。後亦累加脩葺。天曆庚午。訓導唐謙受
陳士榮魏家饗請于權府判官小云赤海牙。謀遷 先聖廟于明倫堂之
舊地。府判公從其請。遂起新廟于今地。以舊廟爲今明倫堂。以從祀兩廡
爲六齋。曰常德。曰守中。曰育材。曰進德。大學生負居之。曰說禮。曰興賢。小

學生居之。規模宏偉。視昔有加矣。 明倫堂一座。知曾新 穎屋一座七間
杏壇一區在明倫堂前 儀門五間 東西兩廊二十二間爲六齋房
以上並係郡守王寧軒教授李復任內修整完備。司書王公壽監修。 潮
學過年歲。守堂陛前後教官相繼修造。整整可觀。奈欞星門以木爲柱。再
易再蠹。明倫堂本夫子舊殿。日久棟梲幾至頹傾。兩廡從祀遮陽未備。書
樓一翼朽折。教授司廳一所廢其。教授三山鄭畊自到任來。以學校爲心。
一一扶傾起發。立欞星門以石柱者六。易明倫堂以新柱者五。教授司廳
書樓一翼。從祀遮陽並手偕作。已見完成。此亦有功於學舍之一端。是不
可以不誌。三陽志 書籍 郡書舊數十種。歲久浸滅。多不復存。今以見管
及新刊者列之于左。 大字韓文公集并考異一千二百板。 中字韓文
公集九百二十五板。 通鑑總類一千五百板。 漢雋一百九十板。 蔡
端明集六百五十板。 趙忠簡集四百三十五板。 陳內翰宗召 徐學
士。峰 北門集三百二十板。 三山王詠齋集一百二十板。 許東澗應
龍集二百二十板。 績談助二百七十板。 諭俗續編四十板。 林贇良
草範五十板。 新脩潮陽圖經古瀛乙丙集三百二十五板。 大字韻略
一百板。 藥方五種。 瘴論三十板。 備急方三十板。 易簡方九十板。

治未病乃九十板。 癰疽秘方四十板。以上書板並留郡。 濂溪大成
集四百板。 呂氏大士 孟子說三百二十板。 呂氏大書 春秋集傳
或問六百板。以上板留濂溪書院。 朱文公論孟或問六百板。 朱文公
中庸輯畧一百八十板。 朱文公家禮一百七十板。 北溪字義一百三
十板。 呂氏易集解三百二十板。 孝經本旨九十板。 三陽講義一百
板。 陳平湖膠鑪集一百板。 陳平湖中庸大學太極通書說共七百五
十板。以上板留郡學。 新刊元城劉忠定公集一百八十板。 春秋辨傳
二百五十板。 牟心齋讀史詩古瀛丁集五十板。三陽圖志 學廩 按韓
公請置鄉校牒曰。自出己俸。以爲本。收其羸餘。以給生徒廚饌。當是時
養士之費。州自給焉。宋朝以來。庠序大興。教養日盛。州撥田隸于學。歲入
以充廩餼。其見於舊圖經者云。元祐間。王侯滌書少增其數。而多寡俱莫
可攷。自曾侯登而後。所撥之田。具載于籍。養士舊額百有二十人。丁侯允
元增五十人。今增至一百八十人。遂爲定額。歲當大比。外增二十人。自曹
侯汪始每科郡二百仟以助其費。贍學田租。今始錄舊數。仍績其所未載
者。 元符間曾公登撥田容種六百二十石三斗。荒田七十餘石未墾。納
白米三百五十四石八斗六升。準挑錢一千六百一十貫八百二十一文

足。山埔園地等挑錢在內。據本學耆老儒人稱此項田。元係泰二娘捨入
本學。坐落海陽管下桑浦盤轡鰐潭等處。 開元寺等處房廊地租錢一
百四十四貫八百一十六文足。淳熙庚子。黃公定撥田七十七石九斗六
升。挑錢四百三十六貫六百一十文足。乙巳。黃公杞撥田八石五斗。挑錢
二十四貫四百一十文足。庚戌。丁公允元撥田三百六十五石五斗。挑錢
六百五十四貫三百八十四文足。麻一十六石五斗。紹熙辛亥。張公用成
撥田三石三斗。挑錢一十四貫四百五十文足。癸丑。沈公宗禹撥田二十
石五斗。挑錢六十五貫六百文足。慶元戊午。林公嵘撥田三十石三斗。挑
錢七十九貫三百文足。又臨汀代之特。以舊例額船米載行李錢三百五
十貫。撥入學買外莆田六石四斗。充兩新齋養士之費。庚申。沈公杞撥小
學田。挑錢二百一十貫文。嘉定辛酉。趙公謚撥田七十四石六斗。挑錢一
百六十貫七百六十文足。嘉定戊辰。張侯鎬撥王三復等田容種亡石三
斗。除一半荒外。每歲租錢三貫五百二十文足。嘉定癸酉。曹侯自禾撥方
宜卿等田容種五斗。每歲租錢三貫二百文足。庚辰。陳侯偲撥推鋒阬正
媳婦林氏田一十四石。紹定己丑七月。孫侯叔謹撥林轄孫田容種五石
八斗。每歲租錢二十貫三伯文足。又貫士劉光宅狀告。就建次莘所置南

衡五板山與方保亨胃占皇山八所相連亦被攔占願撥入學又有八所山先是豪民方保亨胃占累爲鄉民經臺部論訴續准戶部尚書所判其山廣袤數百里連跨三州豈容豪民所占行下本州戒約不許方保亨占據如敢違戾當科累年胃占計贓之罪孫侯遂以兩項山並撥隸于學抽收山稅木植以爲修郡庠韓廟之用中部無會端平甲午葉侯覲撥楊眞予與黄男爭沙洲田計二百單二畝五十九步又撥阿黄與靳圖光爭田五斗又撥陳伯脩納長洲田九十六畝二十七步端平乙未有方保亨男雷壯以戶部前後肴定及孫侯所申一宗文字在部用遺漏無可考證遂用計謀計較部符下行本州結絕學職黄子彬等列詞其山自紹定己丑七月準孫侯公文撥以贍學當招人請佃至乙未歲已經六年方保亨已不敢侵占而方雷壯復妄有詞判官趙汝瑞索到本學干照看定擬呈葉侯慨然移文仍舊以五坟山係劉光宅所買有產之業合撥贍學外方保亨八所之山爲吏輩受賄隱蔽影呈乃還方雷壯然與其資豪右以擾民孰若歸學校以養士利害輕重不較可知但方雷壯得此學免後來紛紜之訟終亦必歸于學淳祐丙午陳侯圭撥黄文達胃占海陽縣學黨溪船洞坑等處官山延袤數百里爲人告首慮拘入官應與縣齊作弊仍前侵占遂隸于郡庠每歲招人請佃隨租入之多寡與縣學均之景定癸亥游侯義肅撥陳庶揭陽浦尾壟後下塘田共五石四斗以上稅額與今不同兵火後贍學田土山薄契無存稅額虧損或爲豪右所瞞僧家所占又否則爲當者撲佃其租入學者僅得十之一二耳至元甲午憲使張公處恭分治來潮以修學餘貲買潮陽韓奕等田四百畝計收租四百石其田段具在碑陰續置田三十三畝七分該收租谷陸拾石以爲修葺廟學之費外有貢院地基及學左右地租錢該鈔四錠有奇今錄九在買數于左　新廟米四百一十七石二升　鈔壹百叁拾肆錠叁拾兩柒錢伍分　租鈔玖拾貳錠叁拾捌兩　貢士莊鈔肆錠壹拾柒兩伍錢

一泰定三年九月內本學用新廟租錢至元折中統鈔陸拾貳錠單五兩買到在城許汝玉戶田二十三畝二分該租谷四十石坐落錄事司登瀛坊等處新舊契據通計紙二十八張　錄事司登瀛係東湖村　田一段坐落土名後安山計三十五坵容種一石該租谷四石係東二十三畊東至溝及黄家田西至林家田南至黄家田北至溝及黄家田　海陽縣大和保白蓮湖村　田一段坐落折溝壠計五坵容種一石該租谷三石五斗係吳十畊泉至趙家田金照磨田西至莊家田今黄家田南至蘇家田北至陳家

田　田一段坐落白蓮湖山前計七坵容種一石五斗該租谷六石五斗元林大五耕東至陳家田西至蔡周家田南至洪家田及溝北至山　田一段坐落山邊湖頭計二坵容種一石二斗五升租谷五石五斗孫大三畊東至溝及蔡家田西至溝南至蔡家田北至溝　田一段坐落陳桶壠計三坵該租谷三石二斗五升元係吳廿四畊以上俱係吳十畊東至陳家田西至許家田今蔡家田南至陳家田北至陳家田　田一段坐落湖頭計一坵該租谷五斗元係李大三畊今周禾承畊東至蔡家田西至卑溝南至卑溝場北至溝　上莆保横壟村　田一段坐落稟洋計六坵容種一石五斗該租谷六石元係鄭定元耕今董進養耕東至溪心橋頭西至大埕壟南至董家田北至許家田今李家田　田一段坐落壠頭吳家門西田計四坵容種一石租谷六石五斗係湯萬三耕東至思長泉地西至池溝及人行路南至吳家田北至王家田　田一段坐落横壟倉前囊詳計四坵該租谷七石五斗鄭十一貴十一畊東至河心溝渡西至許家田卑溝南至鄭家田北至溪心

泰定四年七月內本學用新廟租錢至元折中統鈔二十九錠三十五兩買到江東保蔡有敘承故妻父梁大用戶田一十畝五分坐落揭陽縣二十六都三橈港邊等處該租谷一十九石八斗立藉錄事司契據等紙共計八張　揭陽縣二十六都　田一段坐落三橈港邊宮後一大坵容種五斗該租谷二石係陳大四畊東至蘇家田西至港南至本學田北至林家田　田一段坐落三橈港邊計一大坵容種四斗該租谷二石係　十畊東至蘇家田西至港南至林家田北至林家田　田一段坐落小浦邊南洋計四坵容種二斗五升該租谷通後二石係陳三佃東至楊家田西至楊家田南至港北至楊家田　田一段坐落小浦邊李家宅計一小坵該租谷通前該二石俱係陳百三畊東至蘇宅田西至溝南至溝北至楊家田　田一段坐落大浦邊南洋計二坵容種四斗該租谷二石係翁大二畊東至孫家田今吳家田西至託家田今吳家田南至路今吳家田北至黄家田　田一段坐落陂內計三坵容種三斗五升該租谷二石五斗係陳百三畊東至寧福庵田西至本學田南至溝北至本學田　田一段坐落陂內計二坵容種一斗五升該租谷捌斗係劉三十一畊東至溝西至陂南至本學田北至陳宅田　田一段坐落横清橋頭陂腹內計二十二坵容種一石該租谷五石係陳大三耕東至路西至溝南至溝　北至吳家田　田一段坐落小浦邊李家宅該租谷五斗係黄大一畊東至溪西至楊家田今許家田南至蔡家田今

楊家田。北至林家田及溪。　田一段，坐落積清人家邊，計三坵，該谷五斗，係郭大二晰，東至路，西至本學田，南至黃家田，北至楊家田。　田一段，坐落積清人家前，計五坵，容種二斗五升，該租谷五斗，係林師清晰，東至本學田，西至本學田，南至黃家田，北至吳家田。　田一段，坐落積清人家前，計三坵，容種二斗五升，該租谷五斗，係陳翁晰，東至本學田，西至本學田，潘，南至黃家田，北至吳家田。

貢院

三陽志貢院　試進士，以東湖貢院于城北之五里，建矣。閩人為草屋，每遇賓興，從林浮圖居為司。月計屋七八，設之無定所。紹興二十年，謝侯彥乃營郡學故址而院之。時試于有司者不過二千人，已覺其隘。越一紀，人數益登，守陳公孝則俾張公魁相與協力，再闢復廊於東，其長與故東廊等，間數舉，又不足以納郡士。乾道六年，曾侯汪乃撤考官位為群試所，外闢巨室為考校地。紹興閒，張侯用成增架中雷橫屋者三。後趙侯謐以中庭通窄而撤其一。沈侯宗禹又闢西偏地，增創西後廊，州自舍法將成，貢八人。大比歲十人，總三歲二十六人。及罷舍選，置科舉，每詔以二十人貢，較於往時，貢損其六。淳祐改元，試士僅三千人，至嘉泰甲子，科中場四千餘人。自後人物日盛，地窄無以容。嘉定間，守陳公堦、倅趙公善連乃遷於北郭之外，東西南凡三門，分為東西者各三，橫界于考官房之後者亦三。監試考官計六房，為中堂，扁曰萬桂。彌封、謄錄二院對立于第二門之外。門庭軒豁，廊廡寬舒，號舍而前者無踐蹂之患，連案而坐者無填委之苦。西山真公德秀為記。由是而後，終場之數日增，於貢至戊子，衆已六千六百餘人，而地勢僻窄，尤不以為便。劉侯用行欲遷徙而迫於校代，撥公帑二千為倡。曾侯天麟繼之，合衆力以迄于成。外闢三門，中砌三衢，翼以備封彌、謄錄二院，廳事中峙，監試主文與四考官各有位置，東四廡，西二廡，而試廊終以窄隘為病。庚子，詔遂通郡學直舍後，加橫廊者三，闢是累科因仍。淳祐甲寅，全侯昭孫再闢西畔二廡，遂與東廡等。然試之日，雖不置直舍，後橫廊而通學，如故。景定甲子，游侯義甫以通學試士，齋廬堂廡多為之踐蹂，非便。遂揭三門，遷至平準、遷善二塢，復就外各架東西四廡以聯接之。自是應試之士，坐案從容，無有迫窄之患。戶部徐侯明叔為記。今廢。

解額　潮風號文物之邦，自罷舍法，置鄉舉，每詔以二十人貢，端平御札，普增諸郡解額之窄者，遂以辛卯科終場數，參考增二名。然視舍法時已減其四。自是就試者日益衆，今終場至萬以上人，司文衡者每以遴材

為歎。福密包公恢將漕日，請于朝，乞增十名，得解額。昔增一名，不無望於方來者云。今廢。

祠廟

圖經志九賢祠。　在朝廟東，今廢。三陽志八賢祠。　舊在湖山之顛，沈侯杞始創之。八賢乃天水趙先生德、莘苑林先生巽、賢良許公申、真講盧公侗、金紫劉公允、迪遊吳先生復古、新州守張公夔、尚書王公大寶，皆邦人以德行節義著名者。每歲之春，郡遣其屬祭之。八賢子孫皆預陪拜。嘉定十五年，曾侯恭遷于州治東南之堤外。紹定二年，孫侯叔謹以其地逼近甓務、戎廨，非尊賢之所，遂卜韓廟之左而遷焉，立亭於前，扁曰海山風濤，取韓公別趙子詩語也。邦人黃夢錫記之，文見古瀛丙集。三陽圖志：今添姚宗中為九賢。圖經志馬侯發祠。　在校官東偏之室，今廢。三陽志賢守祠。　在大成殿之左廡，蓋曹侯登、黃侯定、丁侯允元、陳侯宋現、林侯㟤、沈侯杞、黃侯日來、曹侯恭、孫侯叔謹、陳侯圭，皆有功於學者。今廢。　心齋先生祠。　在大成殿之右廡，咸淳丙寅，殿講年卿濂宋守修學養士，除賊戢奸，邦人士德之，學校諸生相與立祠焉。今廢。　三侯祠。　在韓廟之側，乾道三年，曹侯汪以郡治之左有溪湍流，東西相距綿亘五里，往來病涉，假舟而濟。一遇風濤，多遭覆溺，始於中流，疊石為洲，東西編為浮梁，行者便焉。始立祠於登瀛門之旁。淳熙十七年，丁侯允元又自溪之西岸立石洲五，易舟為梁，而屋其上。邦人得之，及侯新作韓廟，乃相與即廟而生立祠焉。嘉泰改元，判官曾念始遷曾祠于今地，與丁侯並，其後孫侯叔謹為政有德於此，邦人相率立祠於二侯之側。今皆廢。　刪定林公祠。　在郡學仰韓堂之側。林公名霆，紹興十四年典教于此，當兵火之餘，新學舍，課惟樂，校定御書孝經，頒示生徒，諸生立祠於大成殿之東廡。寶祐戊午，公之孫光世來為守，遂卜地改創，且捐俸市田隸于學，及董山院所撥閒租歲入五百七十貫足、冷水坑田谷一百二十石，俾掌計者司其出入，以其餘充習樂生徒二季廩食。今廢。　水村先生祠。　在西湖。今廢。　游侯生祠。　在濟川橋，景定三年，橋廢于颶風，游侯燮重建，邦人即其地而祠焉。圖經志趙豐公鼎祠堂。　在名賢坊第三街。三陽志二相祠堂。　在光孝寺之左，唐大中間，李衛公德裕嘗為司馬，宋紹興間，趙豐公鼎來寓是邦，人慕其勳名德望，有祠舊矣。慶元初，沈侯杞更創，嘉泰初，豐公之孫趙侯謐重闢其堂，仍撥田歲收所入，以奉香火，每歲春秋，郡遣其屬致享焉。又有得全堂，在少微坊，呈豐公祭朝時，故居也。淳祐丙午，陳公圭捐錢重修

祠堂其根括㔟家冐呂圍地稅錢五十千足安郡學司嵗租之出入至今香燈之奉甚整陳文惠公祠二一在仲沖之後二在郡泮仰韓堂與韓公並祀今並廢二公祠堂在金山之後乾道八年守宋公郢書倅袁公嘉猷以江流洶湧陂決而西民居漂蕩協力築堤增廣舊基延袤八十餘里民忘其惠遂肖像而祠焉今廢　州之有祠堂自昌黎韓公始也公刺潮凡八月就有袁州之除德澤在人久而不磨於是邦人祠之亦畏壘之民俎豆尸祝庚桑楚之意宋咸平二年陳文惠公倅潮立公祠於州治之後元豐七年詔封昌黎伯元祐五年王侯滌乃立廟于州城之南榜曰昌黎伯廟則以廟易祠矣繼是邦人或因守倅之美政足以感人心寔公之高行足以激流俗皆爲立祠以爲後勸云元一統志昌黎伯廟　韓愈元和中貶爲州刺史至今廟食宋元祐五年封昌黎伯廟舊在州後又移水南東坡作碑陳文惠公先佐守郡日爲韓公祠爲文以招之名曰招韓詞

書院

圖經志韓山書院在城內西南三陽志僦四書院之創地在州城之南乃昌黎廟舊址也淳熙己酉丁侯允元遷其廟于水東之韓山其地遂墟三陽圖志以濵東之山乃韓公登覽之地手植木在焉昌黎手植橡木從山所無上人乎爲韓木慶元己未沈侯杞即墟刱亭曰孟晉淳祐癸卯鄭侯良臣以韓公有造于潮書院獨爲闕典相攸舊地而院之外敞二門講堂中峙扁曰城南書莊後有堂扁曰泰山北斗公之祠在焉旁立天水先生趙德像翼以兩廡四闢齋廬曰由道曰行義曰進學曰勤業山長堂長位于祠堂之左右倉廩庖湢井廁靡不畢備復撥置田畝山地爲廩士之費租入附于學庠收支董以僉幕涓主郡守爲之山長郡博士爲之職事則堂長司計各一員齋長四員齋生以二十員爲額春秋二試則用四書講義堂計齋職以分數升黜一如郡庠規式春秋二祀則用次丁郡率僚屬以牲幣酒醴獻工歌東坡祀公之詩以侑之此書院創始之規模也淳祐乙巳陳侯圭以復齋嗣永守是邦凡切加意春秋課試親爲命題講明四書及濂洛諸老議論以示正學之標的捐金市朱文公所著書實于書莊與士友共切劘之又刊復齋所書仁說于二壁以廣諸生之見聞撥錢一千五百貫置田益廩增塑周濂溪廖槎溪二先生像並祠其中以濂溪侍郎本路槎溪嘗倅北邦繼而爲本路憲帥盛德至善至今使人不能忘也三陽圖志趙路之東對望有亭曰南溪祀本郡九賢也八名見後至元戊寅兵火後亭院無遺迨二十一年甲申復建書院山長一員以主之尋

後立夫子燕居室于公祠之前神位皆西坐東向因地勢也泰定乙丑仍構廟于書院燕居之南從公之舊祠遺像北坐南向至順辛未夏郡守亞中大夫寧軒王侯元恭始至謁祠周旋顧瞻謂諸生曰夫子西坐東向丈公背夫子而坐丈且面浮屠之鐘樓次序位置皆有未安非所以尊聖賢也即議改刱新祠遷公像于燕居室之後以天水先生趙公德文惠陳公堯佐坐堂上左右配享兩廡之東西則以前代賢守王侯滌夅侯遵丁侯允元廖侯德明鄭侯良臣林侯壽公陳侯圭從祀所以表有功也書院之前復刱舊南珠亭祀本郡九賢所以崇有德也書院後有池廣十餘丈深亦丈餘復僦工填塞建堂於其上扁曰原道堂之兩廡闢二齋西曰由道東曰進學以爲諸生肄習之所至是規模弘遠皆郡守寧軒公之功也董是役者海陽宣差忻都山長陳文子直學郭宗蘇圖經志元公書院在太平橋東隆文坊邊三陽志淳祐己酉丙諫兵部周侯梅叟所創侯春陵人以迪祖濂溪先生熙寧三年漕廣東四年就領憲節潮爲屬郡巡歷至州有題大顛堂詩筆跡猶存於是爲立書院相攸郡庠之西割教官公廨之半砌石爲橋堂曰遵道山長堂長位於祠之左右其外敞二間扁曰明通公溥皆侯筆也齋廬有四曰中正仁義祠曰光風霽月書院與祠類端明趙公希㦤書之命直學許希湯季董役規模與韓山書院鈞春秋二試同日異題教養生員二十有三職事自長計而下有十容通州學講說課試一如學規山長以教官兼之堂長則擇其文而學者充焉衿佩來游蓋爲講明義理之學非徒肆舉子業獲科第媒利祿計市書藏於書院司書職之又刊元公文全帙以廣其偉周侯之待後學至矣合二程横渠朱文公詞以道學淵源濂溪倡之諸賢和之也初祠堂逼於行衙湫隘行禮無所容郡侯陳煒闢而廣之郡博士呂大圭記龕于壁始刱書院思乎守累齋先生貴必昌記之也潮二書院他郡所無文風之盛亦所不及也三陽圖志至元戊寅兵火郡泮與昌黎安齋之地悉付一炬獨元公之宇如舊靈光後推爲學移而爲廟至元壬辰憲使張公庭恭分按來潮剏文廟大守陳侯祐復移廟而復爲書院同知荅侯傑文實繼作之至順辛未亞中大夫寧軒王侯來守是邦視書院之前民居雜踩污穢褻瀆甚非所以尊先賢也即命撤之環以粉垣仍改刱兩廡粉飾正堂輪奐可觀矣三陽志

韓山書院廩田　淳祐癸卯鄭侯良臣撥錢九百貫足買周公吳等大和保田一十一石稅錢一百單九貫足又錢四百貫足買趙樂霽溪田八石稅錢三十九貫五百五十足又錢七十貫足買龔氏上水田三石稅錢

一十五貫足。又錢一十一百七十貫足。買夏侯元英手門地田二十石五
斗三升五合。稅錢一百一十六貫四百六十足。又錢五百五十貫足。買劉
氏揭陽縣深浦客洞田七十三石四斗。稅錢六十六貫六十足。又錢九十
貫。買僧有恵溪東田一石八斗。稅錢一十貫足。又錢三十貫足。買許奴朋
溪東田大小四拾稅錢三貫三百足。又錢四十貫足。買阿塘溪東園一所。
稅錢四貫足。又錢六十貫足。買許氏大和保田三段。稅錢六貫足。又錢二
百六十二貫足。買林氏白水田三石三斗。稅錢一十二貫五百足。又錢一
百二十貫足。買吳氏手門地稅錢十二貫足。又錢七十五貫足。買陳安壽
溪東田二石。稅錢八貫足。又撥楊建父沒官東蕭班洋田七石五斗五升。
稅錢三十五貫五百八十足。平林田六石二斗。稅錢二十一貫七百足。平
林馬鞍田七斗。稅錢二貫一百足。蔡塘溪邊田四石七斗五升。稅錢一十
四貫足。溪東湖板田五石七斗五升。稅錢七貫足。又撥陳士貴沒官木綿
田九斗。稅錢四貫五百足。又撥柯榮沒官鳳棲路口山一所。稅錢一貫足
又撥方惟一戶絕貫況園田一十石。稅錢二十四貫足。又撥水東韓廟舊
管田三十二石一斗地三所。園埔四段。稅錢一百一十五貫一百四十足。
就內每月撥錢四貫足。付守廟人充燈。余錢添續行供。淳祐乙巳。林侯壽

公撥錢五百貫省。買楊建父東蕭保田一十一石乞斗半。稅錢五十一貫
八百文。淳祐丙午陳侯圭捐俸五百貫省。買允阿 溪陳田稅錢九貫足。
又買趙大監沈洋田稅錢二十七貫四百足。又買芋洋黃興宗田稅錢九
貫五百足。淳祐丁未。再捐俸一千貫省。三陽圖志以上稅額與今不同

古蹟

輿地紀勝 義昭縣。南越志云。義寧縣有義昭縣。昔流人營也。義熙元年立
為縣。水初元年。移上郡之西。海寧縣。南越志云。在郡之東六里。西接東官
縣界。龍首山。龍漫山。龍地水。自此而出焉。綏安縣。南越志云。在郡之東十
里海道也。東接泉州晉安縣界。北連山數千。日月蔽藏。昔建德代木以為
舟船之處。又綏安縣北有連山。昔越王建德代木為船。其大千石。以童子
女三百人牽之。既而船俱墜于潭。時聞得船者。有唱喚督進之聲。未往有
青牛馳逆船側。侍郎亭。在州東山。昌黎登覽舊地。俗呼侍郎亭。又曰韓亭
丞相嶺。昔唐丞相常袞為刺史。得名。有題詩者曰。有唐常袞刺潮陽。南出
龍川保路長。自此中為丞相嶺。茂林修竹有輝光。思韓堂。見潮陽舊圖經。
御韓閣。圖經云。在江之西岸。以鎮江流。名御韓閣。越王走馬埒。去潮州五
里。平坦可容數百人。九域志。三陽志僞劉據有南海郡。今廣州也。潮雖在

境內。而去廣二千里。其戲馬于此。或未可必。攷諸傳記。錄祖仁安為潮州長史。因
家嶺表。後僭王南海者。其孫陟也。今曰越王云者。豈建封向日長史之謂哉。又據
韓昌黎遣秦濟以羊一豕一。祭鱷魚。故老所傳亦其地。今圖祭鱷事於昌黎廟者。
乃金山後石龜頭之景物。其水心浮圖具寫之。其云既祭乃以浮圖鎮焉。又攷金
山後之壁記石龜頭。乃刊於大平興國之八年。自周侯明辨始。前此者因山傍之
壁石。其異地之可祭。況文公親排釋氏而肯尤以浮圖不待識者而後知其誣
若曰祭於走馬埒。而埒之形勢若古所謂除壇者。其下即溪也。祭畢以羊豕從之
或然哉。文公故迹。又有所謂天慶觀之木龜者。初黃冠輩除而火之。於烈焰中有
物甚巨。獨不化。火燼取而視之。形則龜耳。以木為質。傳以泥。乘之差重。犬雖於衆
除而久不腐。固可異已。投諸烈火而不能焚。此何為者哉。斷泥而驗。下有刻字。其
行二。一曰唐刺史韓愈塑。一曰刺史職方陳鑄重修鑄之興州。貫慶曆之三年。其
去韓公幾三百載。而泥傳之質至鑄猶在。鑄之後又至今尚存。豈昌黎遺物。獨有
神物護哉。今好事者加以朱繪。並於北方鎮天神之足。遺識固在已。其它若潮陽
之關牛巖。故渴於水。因顛師卜居而得泉。名曰大顛泉。揭陽焦山之甘露寺。
有留衣石。廣不盈尺。雖側身不可入。中有刻字云。許道人二千年在山。 有地
曰陁。亦揭陽屬也。有一足跡甚巨。名曰大人跡。其一乃見於關牛巖之側。與陁

內者一等。其相去六十有餘里。 又有地曰夾水湖。乃三十餘坑所會之地。有
石龍盤于水中。身足鱗甲。混然天成。長五丈餘。身首與爪。猶世之所謂肉紅者
鬣乃赤色。今不計若干年不少變。亦居揭陽界內。若未故圖經所載西豐水穴
中銀瓶之類。非今所見者。故略而不錄。 木龜有堂。舊在天慶觀北極殿之左。
近為道流竊取而去。今莫知所在矣。輿地紀勝鄭令君讀書室。在西湖。直講盧
公讀書堂。乃盧公洞書堂。韓木。圖經云。祥人於此卜登第之詳。其發少多寡。視
其花之繁稀。否無亦如之。 方輿勝覽。揭建安詩云。笑為先生一何天。手前手
後兩盤費。不問樹子爲何事。也得人公將姓樣。 三陽志。韓木即橡木也。

韓木

三陽圖志潮州府志書序　廢而有興矣而有復古今理勢之必然也然必待其時與其人而後可以有為當可為之時而得能為之人興復之數實在於此乎。潮郡乘曰三陽圖志圖則明而易見志則久而不忘郡之有此其來尚矣自宋歷元其山川城郭風土人物與夫社稷學校錢粮戶口之類靡不具載而無遺其板藏於宣聖廟之萬卷樓至正末燬于兵太平雖存已非完璧民間所藏全本僅有一二仕于此者往往索取而去其書由是而廢良可惜已

皇明奄有四海文治熠興潮人版籍八年于茲廣東僉憲趙公迎歷至郡以興學校詢土俗為先務召在泮諸生首問郡志知其廢失慨然以興復為公內事令邑長鮑與保旁求博採得其壞爛殘缺之餘以足成之間有文義不屬與其冗官不稽者削而去之鋟梓以永其傳昔後漢鍾離意發夫子甕得素書云後世修吾書董仲舒夫書之修其時與人亦皆素定今郡志雖非孔氏通世之書而一旦獲遇僉憲公興其廢而復其失信非偶然殆亦斯文之未喪歟繼自今郡之人士與守觀風者得有所考未嘗小補之哉洪武八年歲在乙卯十有二月壬子三陽林仕猷序。

三陽志潮州圖經序　圖志以詔事周制也後世因之至宋而益詳今著在甲令凡諸州圖經十年一上之職方氏以備參考是則圖經之設豈苟然哉潮舊有圖經兵火以來散逸殆盡厥今所載不過叙其道理之遠近縣鎮鄉里之若干有司徒以為文具而已至若州邑廢置之由戶版登耗之數風俗之所尚土地之所宜則漢然無所考蓋一郡之闕典已。矧潮在東廣號稱佳郡名公鉅儒古今相望流風遺跡猶有存者槩而識之又烏可後乎郡事稍閒因舉是以屬之教授王君中行君一鄉之秀出者也博識洽聞多所採摭於是以其平日之所得於聞見者益加搜訪紬繹審訂述成一書其文典其事實其地形則繪以圖使覽者一開卷而盡得之予既鋟版郡齋君謂不可以不序予曰夫書以紀事事以傳信自古文人紀事多失之浮侈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論者多詆訐其侈言惟杜子美間關秦蜀夔峽湘潭間凡所賦者皆其風土事實如烏蠻白帝黃牛白馬家家養烏鬼竹林清啼畫之類不可縷舉間有未達者多輕改以便其說後得其實乃知子美之不虛故人謂之詩史傳以不朽君世為潮人事皆有攷書成而郡人無異辭予知是書可以傳信矣淳熙二年七月既望朝散郎權知

潮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内勸農事常禕序。圖經有續非直為風土民物記也。以郡有政績攷亦書之。待以示方來無知所稽乎。昔昌黎文公僅半載而猶。置鄉校。出俸。去其土。古皆其數。卓然已有可紀。則今之為郡年再載而更。則若刋若害。苟有興而除者。宜備為之。至於來諭之中間尚哥而續。西城之月多木石而荒。與無實說之害。遺水軍寨之害。復丁錢之猎可覽識。豊復之猶可代輸。元若此類。皆能一一次第而為之。繼世使識者重於繹之數。而使郡人蒙毛土之惠。將有大書屢書。復於是乎續。又安安知後之人不觀其所續。且吏相繼於無窮耶。州民林刪十數書。　州學學錄架谿唐吏　從事郎新循州閩清縣尉延捉私茶鹽礬兼催刪林刪十。又　九域有志蓋以稽風土之嫩惡也。職方有圖蓋以便民物之登耗也。郡國圖志作於前者既有一定不刋之典。述於後者何更為哉。然而井邑之有遷改禮文之有損益戶口之有增減財賦之有盈虛若非陸續而纂集則殆將何所考證。宋舊制十年方一條上意有沿革未遽登載姑少遲之以俟詳備。庶數仰副九重之披覽而周知天下之版籍其關繫也甚重。為守臣者宜體此意。隨時編次。靡有遺缺。斯可傳遠而致信然。有為郡會文書所容來者。謂非急務。悠悠歲月不肯經意。枝之朽蠹字之靡滅。幾成廢典。迨其當上之歲。臨期補緝。苟簡應需。特循故事而已。潮有圖經其來尚矣。昔昌黎文公將至韶石。貽詩於郡侯張端公曰。願借圖經將入界一逢佳處便開看。則知諸郡圖經。唐已有之。參稽舊序。具言一經兵火散逸殆盡。淳熙二載。常侯禕方裒而集之。繼閱二紀。趙侯师劣又從而修之。歷年二十有五。孫侯叔謹纔修續同志。編緝校定。僅成全帙。以歲數計之。自淳熙乙未至于紹定己丑。蓋六十稔更三十政。纂修者僅三焉。端平改元之四月。郡侯華觀甫朝行而守茲土。蒞政以來。重士愛民。百廢具興。修學增廩。築石覺城。繕治與梁。敞闢郡治。置立坊門。寨砌隄岸。公餘閒暇。因閱圖經。歎其未備。豈前是數政。簡歲事荒歟。闕花捨撰。抵貧民饑禪軍餉。以致其遺耶。今茲事簡年豐。僕不給遺補闕。竊恐浸久易隳。再命參綿與唐曾林刪十。點勘編修。續而新之。於是搜訪事蹟。紬繹典故。可刪則刪。可錄則錄。粲然靡不具載。始事於七月之望。迄成於閏月之晦。若夫先後編集之有其人。品式條畫之有其目。前序以歷言之矣。然以事有因革。不可不紀。其顛末。時有纂修。不可不記。其歲月。復叙梗槩。諗諸來者云端平二年八月朔日。朝奉郎主管崇慶府崇徽宮賜緋魚袋黃夢錫謹序。

三陽志州縣總叙　潮州於禹貢為揚州之域。於天文為牽牛婺女之分。

秦定揚粵為南海郡東境秦末為趙佗所據漢初猶佗屬支南粵未幾已
有揭陽之名矣武帝復建德復南海郡乃以揭陽為屬縣王莽時更為南
海亭世祖中興各既復舊不曰縣特曰城晉成帝特分南海之東官郡安
帝義熙五年分東官立義安郡郡之名蓋始於此宋齊因之梁曰東揚州後
改為瀛州陳廢州隋平陳置潮州煬帝大業三年罷州復為義安郡唐武
德間改郡為州後為潮州天寶元年為潮陽郡乾元元年復為州凡五易
然後州名以定州自陳隋間南海為一都會唐初置十五部採江南道開
元二十一年置福建經略使徙州隸之明年復隸嶺南天寶元年又隸福
建越九年乃隸嶺南迨今為郡柳宗元作惡溪對元和間也州已嶺南屬邑
溪州所有也宗元乃曰閩有水曰惡溪杜佑作通典亦曰古閩越地則未
可以嶺外視之州所領縣在義熙間有海陽綏安海寧潮陽義招等五縣
至大業間綏安義招已廢矣乃有程鄉萬川二縣合為五永徽初省潮陽
縣先天初復置乾元間乃罷其余獨有海陽潮陽程鄉三縣偽漢劉鋹特
割程鄉縣置敬州宋開寶四年改為梅州熙寧六年廢梅州以程鄉隸于
潮元豐復梅州以程鄉歸焉至紹興六年猶熙寧之制九年復元豐之制
潮止二縣也乃置揭陽縣初創于劉貴材數年不果立至紹興十一年移

立于玉窖村或者有三陽之稱唐韓愈刺潮之日又嘗建為揭陽樓而故
圖經以為今之韓亭即其地是必有據者而揭一字其見於漢書地理志
者韋昭以為其逝反顏師古正之曰音竭至南粵王趙佗傳載揭陽令史
事蘇林又以為音羯顏師古不復正之今惟蘇林是從若夫趙佗自秦末
據有粵地傳嗣五世至武帝元狩五年始滅而漢初高武以長沙豫章
桂陽南海立番君為長沙王若南海於長沙為郡則揭陽亦將長沙屬矣
設當特之意豈亦適以南海為番君付哉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三百四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三百四十五　十三蕭

潮　潮州府三

文章

圖經志唐韓昌黎請置鄉校牒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
恥則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之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
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于王庭試於
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
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耶刺史縣
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耳趙德秀才沉雅專靜頗通經有文
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
為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為舉
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　潮州謝孔大夫狀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
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
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已量分斬懼益深欲致辭為讓則

非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
并孫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資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
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為受之於官名且不正特蒙眷待輙
此披陳　趙德昌黎文錄序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
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先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
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
今大於後金石銷鑠斯文燦然德行道學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
饑食渴飲沛然飽滿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
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為之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為請益依歸之所
云　昌黎祭鱷魚文　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
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溪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
王既有天下烈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
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奄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
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
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
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

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不安溪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祭界石神文。或言即三山國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庥于人。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衎衎。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

祭城隍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間者以淫雨將為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已晴于爾明神。明神閔人之不幸。若響若答。蠲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羞。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

祭大湖神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為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腯酒食器皿觕弊。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告。神其降鑒。

又云云

謹以清酌脯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曰。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劃雲陰。卷月日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殃也。神其尚饗。

又云云

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為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怠。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薦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

宋陳堯佐招韓文公文并序。

祭法。法施於民則祀之。祀之之義。蓋所以獎激忠義而厲賢材也。唐元和十四年。昌黎文公愈以刑部侍郎出為潮州刺史。至郡。專以孔子之道教民。民悅其教。誦公之言。藏公之文。綿綿焉迨今知學者也。郡之下。即惡溪焉。有魚曰鱷。陸生卵化。蛟之流也。大者僅百尺。小者即其子孫耳。早暮城下。以人為食。雖牛馬羊豕。見必尾之。居民怖焉。甚於虎兕。公憤其酷。乃徙之牢食。諭以禍福。使其引去。魚德公之言。信宿大風雨。率其種類而遁。郡之上下才一舍不居焉。民到于今賴之。溪東有亭址存焉。俗曰侍郎亭。即以公尸之也。南粵大率尚鬼。而公之祠弗立。官斯民者又曰仁乎。余出京府從事。出吏茲土。觀求所然。頗得其實。且歎惜政之闕也。會新夫子廟。乃闢正室之東廂。為公之祠焉。既祠之。且招之曰。

公之生而不及見之兮。惟道是師。公之歿不得而祀之兮。乃心之悲。蚩蚩蒸民兮。奉賓有戲。濟濟多士兮。官斯者誰。南粵之裔兮。在天一涯。吾道之行兮。自公之為。蒼蒼海隅兮。咸闕禮以教詩。浩浩江湍兮。悉走害以奔奇。功之大者亘古今而不衰。德之盛者倡蚵雉而亟馳。何窮食之弗供兮。俾祀典之孔懷。實我生之包羞兮。亦斯文而已。而耽耽邃宇兮。孔堂之東。儼儼盛服兮。如生之容。闢窈窕之軒楹兮。列將夏之朋從。陳蠲潔之俎豆兮。奏鏘洋之鼓鐘。顧丘禱之不終兮。幸神道之來通。慕斯民之仰止兮。尊盛德以無窮。

陳堯佐戮鱷魚文并序。

己亥歲。余於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韓辭。載鱷魚事以旌之。後又圖其魚為之贊。凡好事者即以授之。俾天下之人知韓之道不妄也。明年夏。余郡之境上地曰萬江村曰硫黃。張氏子年始十六。與其母濯于江涘。忽鱷魚尾去。其母號之弗能救。泊中流則食之無餘。余聞而傷之。且謂天子聖武。王澤昭洽。刑不僭。賞不濫。海內海外。罔不率俾。昆蟲草木。裕如也。鱷魚何悖焉。而任毒任虐之如是。是不可不為之思也。命縣邑李公詔郡吏楊勛挐小舟。操巨細。馳往捕之。咸謂余曰。彼不可捕也。穴深淵。游駭浪。非人力之所能加也。余則以為不然。復之曰。方今普天率土。靡不臣妾。山川陰陽之神。奉天子威命。嚮明風雨。弗敢渝。鱷魚恃險與遠。毒茲物。律殺人者死。今魚食人也。又何疑焉。昔昌黎文公投之以文。則引而避。是則鱷魚之有知也。若之何而逐之。姑行焉。必有主之者矣。苟不能及。余當請于帝。躬與鱷魚決。二吏既往。即以余言告之。乃投網。鱷止伏不能舉。縲是左右前後力者凡百夫。拽之以上。

鰐其吻。械其足。擡以巨舟。順流而去。闔郡聞之。悉曰是必妄也。妄有食人之魚。形越數丈。而能獲之者焉。既見之。則駭而喜。且曰。生於世有百歲者矣。凡上下水中。或見其陸伏勢鬱之狀。雖相遠百步。尚不敢抗。今二吏捕之猶拾芥焉。實今古之所未聞也。向非公之義洽于民。公之令嚴於吏。自誠而不欺也。又安能殲巨害。平大慼。宣王者之威行焉。余始慎之。終得之。又意韓愈逐之於前。小子戮之於後。不爲過也。既而鳴鼓召吏。告之以誅其首而烹之。辭曰 水之惟則曰急兮。魚之惟則曰鱷兮。二者之異。不可虔兮。張氏之子。平方弱兮。尾之食之。胡爲虐兮。莫敢母民。俾何說兮。余實令史。頑斯作兮。害而弗去。道將索兮。夙夜思之。哀民瘼兮。赳赳二吏。行斯路兮。燔燔巨尾。迎而捋兮。獲而獻之。俾人樂兮。鳴鼓召衆。眷而斮兮。而今而後。庠其廓兮。

王十朋祭王尚書大寶文 惟公生禀南方。君子之強。蔽弄明月。于潮之陽。妙齡射策。過太上皇。擢爲亞魁。名震四方。惟且用惠。明哲自將。潛心稽古。得聖行藏。於易春秋。尤其所長。聿初覽攬。思用忠良。嚴我成均。儒林有光。説書崇政。屢上封章。帝嘉其直。人指曰狂。出守來嘉。奉祠故鄉。主上龍飛。召自南荒。以長諫垣。以爾周行。正色立朝。諤諤以昌。筆端凜然。不赦豺狼。言如蓍龜。去自芬芳。公雖在外。上念不忘。入司喉舌。

行登廟堂。彼何人斯。敢爲賊倉。如跋日月。於明爲傷。身雖可屈。腸不減剛。歸老于家。天相壽康。名德益尊。如曲江張。如余襄公。如日南姜。盍歸乎來。掀諧貧襄。天不憖遺。哀哉詎亡。十朋昔以諸生。受知上庠。論第來歸。禮遇異常。公居諫省。我濫臺綱。人呼二龜。亦曰兩王。巢豈虎偶。跂依玉僚。把尾象南。稍近門牆。敬雖獲儕。見則靡遑。忽聞訃音。痛摧肺腸。譬彼大厦。壞其棟梁。如體無骨。四支易強。爲國惜賢。潸然涕滂。

蘇東坡祭遠遊先生吳子野文 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故麻田子野遠遊吳君先生之靈。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然自求。閉門垂帷。兀然坐忘。有似于嶽。或似壺子。杜氣發機。遁交公卿。靡所求希。丞人緩己。忘其渴饑。道路爲家。惟義是歸。卒老于行。終不自非。送我北還。中道弊衣。有疾不藥。但却甘肥。問以後事。一囅而麾。飄然脫去。雲散露晞。我獨何爲。感歎歔欷。一酹告訣。逝舟東飛。尚饗。

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主（作死非）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知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神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作馴非）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人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

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牓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傍。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影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嶷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東坡遠遊菴銘。并引 吳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惰不修。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意甚鄙之。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菴而銘之曰。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

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然不自知，歷九嶷而過崇丘，宛乎相逢乎南海之上，踏龜殼而食蛤蜊者，必子也。庶幾為我一醻而少留乎。　胡銓

王尚書墓銘　於戲噫嘻，材何難耶。天固生耶，抑偶生耶，謂為固耶，曷用而不盡耶。上在潛宮，公力抗議，太上感悟，卒定大計。隆興之初，筆橐典禮，曾不逾時，摧拭諫議，屢嬰逆鱗，挾惠襟氣，肉食者鄙，相時射利，請羅晉庭，專守和議，公三抗疏，面折力詆，觸宰相嗔，左官司馬，引疾丐歸，詔留不可，幽首謂銓，君遂孤立，相顧泫然，作新亭泣，乾道改元，召擢常伯，突不得黔，何偏歎墨。一片不復，善類太息。鏤石經皇，以表夕室。　廖德明

八賢讚

天水先生趙公。　粵始距今，五百載餘。風同郡魯，比其權輿。獲弄明珠，光聯北斗。沾溉者多，實維師友。　賢良都運許公。　天賦異才，帝加優擢。褒然之舉，聲動海嶽。於塵埃中，已遇知青。在廣護持，德重神欽。　草莊先生林公。　直忤權貴，忠徹冕旒。一官莫繫，拂衣歸休。俯視玄塵，研深探賾，會我真機，有待其後。　知郡直講盧公。　名聞于朝，丈行經學，法處力陳，持論尤確。未輶弗東，未竟發紓。仰止高風，湖山舊廬。　逵遊先生吳公。　車轍盈門，心不染塵。開及源委，戢妄而真。無取無求，不憂不喜。清風萬古，有道之士。　金紫知郡劉公。　辭爵弗受，解章弗綰，却返真游，瓊樓玉館。青紙有約，素昇留詩。問君來時，蟠桃為期。　知郡朝散張公　竹符千里，一片冰壺。傳家有子，不隊清孤。南國儀型，上心簡記。萬古難磨，昇聞姓字。　閩學尚書王公。　進步擧貢，挨闕下，條正塗再闢，喉舌清朝，謀啓沃心，言多逆耳。進退從容，直道終始。

後序　事有當於人心，而關於風俗教化之本，君子於斯不容已。蓋今之為郡者，惟汲汲於財賦獄訟簿書之末，風化之本，鮮有經意。沈侯自脫夜丈闡，馳鶩仕路，被薦公朝者屢矣。治郡牧民，出於存誠，故洞明本末，加以天資高明，學力宏博，發為文章政事，過人遠甚。昔柳侔有具美之稱，謂其才藝可了十人餘。今於沈侯見之。公之嗜好，一無所溺，惟寓意於翰墨，考古訪賢，意謂風俗之本，教化之原，自賢者出。究唐以來，所得八人，其餘持未易縷舉，要之八賢，道義文章，青史中罕見。其建祠立象，總湖山之顛，以鼓舞邦人，顧不懿歟。經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吾夫子亦以文獻不足，不能證夏商之禮。八賢者，典刑也，文獻也。風俗之本也。想其英靈，萃正氣之在表。今昔孰是，廉之侵焦，步覺皆非。惟爾邦人，景之興祥，必恭敬止。況今儀令則詳，洋洋如在其上，瞻仰之際，豈不發感動之機。東漢之時，陳寔平心率物，以處鄉閭，人有爭訟，病曲直，退而歎曰：寧為刑獄所加，不為陳君所短。王烈以義行稱，鄉里有為盜者，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令王彥方知之。由是而觀，賢者之有益於風化，豈淺淺哉。去古遠矣，九原不可作矣，植表示儀，化頑成佳，亦庶幾焉。　王大寶

撰韓木讚　潮東山上有木，唐韓文公遊覽所也。亭偶有木，蚪幹鱗文，葉長而傍棱，耆老相傳公所植也。人無識其名，故曰韓木。乃係于木。貴無是種，故潮人不識之。舊株既老，類更滋蕃，遇春則華，或紅或白，簇簇然，扶如桃狀而小。每值士議，春官邦人以卜登第之祥。其來舊矣。紹聖四年丁丑，開盛傾城，賞之未幾，捷報三人。蓋比前數多也。繼是榜不乏人，繁稀如之，最盛者崇寧五年，宣和六年也。今不花十有五載，人材未造，或時運適然，未可知。爾大賢審讀蘇端明為公廟碑，論能不能，有天人之辨，稱觀公植之木，能逃化機，為一方瑞，是豈容偽。治具善教之道，及遠物，而泉諸用，使潮人思慕，千萬年莫之厭者矣。碑何以不書。未盛也。盛而無妄，邦人誠之誠，而不書，天下後世曷然之。表馬獸草木之奇，符於前事，謂之瑞，蕭韶儀鳳，周獻嘉禾，名以類應。公剌是邦，命師訓業，綿綿厥後，三百餘年，士風日盛，效祥於木，理之宜然。若乃術業荒怠，惟瑞之讖，叔世妄誕者之為，君子鄙之。為之讚曰：　召公之棠，孔明之柏，既詠勿剪，且歎愛惜，睹彼韓木，是封是沃，匪木之瀆，德化維服，化隆而學，華繁以符，邦人勵之，此理匪誣。

陳文惠公撰鱷魚圖讚　余讀昌黎文公傳，見鱷魚事甚異，且未敢誠其說。太歲乙亥，出官海上，乃公之故郡也。郡之下卽大江，馬江口而下，舟人則曰入惡，以其況淵巨浪，覆者相繼也。江有鱷魚，大者數丈，玄黃蒼白，厥類惟錯，似龍無角，如蛇有足，卵化山谷間，其卵無數，大率成鱷魚者一二焉。餘則或龜或鼉，鱷魚喜食人，狎于水者每罹害。民居畜產亦掉尾去。潮州舊苦此患，俗不能禁。元和中，公出刺下車，文而逐之，信宿鱷魚遁去。郡之上下有三十里不居焉。自是州郭無之，迨今猶然。余至郡，訪其事，乃與傳合，始信史氏之不誣也。會婪網于淵，獲始化者以歸，肆目利齒，見者駭焉。嗚呼，貌很而性仁者有之乎。孔子曰：有教無類。小人之殆不若此夫。余感公之行事，悲魚之遷善，且慮四方未之信也，乃圖而讚之。　惟水之奇，有魚曰鱷。利口劍戟，貪心溪壑。狩歟文公，示之好惡，魚既化焉，人寧不怍。

圖經特循本我經攷循中不及之

元周伯琦伯溫肅政箴　元續古建官，分天下為二十又二道，設肅政使者，歲巡部境，察民俗，以樹政綱，以糾吏治。方岳是寧，邦本是固。嶺南古百粵地，廣寔都會，東憲府在焉，潮去廣二千里，蓋東陲至是而止。岸海介閩，舶通獻異，及諸蕃國人物輻集，而又地平上沃，號魚鹽，以故殷給甲郡郡，然貴豪強梁，農錯洞撩，寇學舉蠡獻

仟獨滋于侍憲節以至正六年歲丙戌之臘至潮適詔天下肆大眚減租徭惠安元元於是遝囹吉靖吏牘十汰其九而有司繫不原者具獄猶三十又四總之百七十餘人繩繳釋其枉若註者三之一論當者半之決壅錮鎮璞墨雜殘申明要束道以德禮吏民頗重犯法由是而變庶獲哉昔人所謂海瀕鄒魯者於乎四紙寸壤全歸版圖者將百年聖天子聲教訖四海而育成憲臣者凡幾則凡承是任者靡間通遐孰敢不自獻以達無外之德於蒼生哉爰作肅政箴刻于分司之署以諗來者其詞曰　惟辟代天立法乂民爰法率下職在憲臣卒夫直指周建漢因舜典招揭用諟體仁刑以弼教戢暴蠲慝明目達聰按節方巡冰霜時肅以達陽春政底情遏恫瘝乃身贖貨滅公謫天怒神正己正人孰敢不備紀綱呂振風俗呂淳致吉孰事敬慎咨詢是月乙酉經筵參贊官朝散大夫僉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鄱陽周伯琦伯溫甫記并書篆特左史長沙田仁德濟可姑孰邢忠義仁仲偕行越二日丁亥憲府譯掾賀蘭普顏不華從昇款奉聖貢作新風憲來潮宣諭

宋王漢撰金山記　金城山境之最奇者也距州治越二百步東臨惡溪西瞰大湖闤闠亘其南垣墉固其北從昔榛莽翳與爲蛇虺之國麋鹿之居俚始未闢人不得遊山之形勢萬態詢州之耆老咸曰目所未覩壬子仲冬余始至郡聞其近遍庠廩峩岩之伏其間也始命剪闢非意其爲勝耳初得一徑從石門東上幾半得地如砥方廣三十步左右巨樹惟荔枝爲多始立亭曰荔枝亭上五十步至頂見一石岌然出叢薄間因以峰名之曰獨秀北行十步出大石中地形孤聳顧望曠絕西南與鳳山對遂立亭曰鳳凰由鳳亭東行七十步得一坳前數石尤佳宜日之初立亭曰初陽其石之最高者號曰初陽頂由鳳亭西嶲一百步地如堂南有石子如望名之曰望賢由望賢石西連大岡踰十步有石復巨覷者必先傍無所礙號曰題石岡其下有石宜日之昃立亭曰西暉亭南巖壁峭險亦以西暉名之巖東南五步叢石怪詭隱翳蓁閒披剪未竟勢若騰躑題曰隱石石側有洞曰偃遊有臺曰鳳臺謂偃所宜遊鳳所宜集也凡命名皆刻於石俾來者得以覩焉憲瀕爲郡隋唐而還賢守相繼茲山之不興得非有待於我乎韓文公嘗即東山爲亭以便遊觀人呼曰侍郎亭渡惡溪陟峻嶺上無嘉葩美木亭久已壞惟一樹獨存夏炎赫曦傍無以芘刱茲山居城隅適郡署樹石間錯坡徑紆直陟降忘疲遊者知其境勝比韓之東山相遠也余既爲詩以紀有未盡復書以記之大中祥符五年壬子仲冬太守王漢記　山以仙名水以龍靈不在乎高深也今王侯以金山勝境過於韓山爲可紀毋乃夫言歟舊亭雖廢新廟隨興居者思其澤過者拜其像佇瞻鑽仰者如有所得遊觀宴集者如有所懷雖千載如一日而金山茅塞且久矣君子之言可不慎歟守斯土牧斯民從其大者而小者勿論也勝境云乎哉因題以自警至順壬申郡守蠡吾王居敬書

陳克佐撰獨遊亭記　群居侶遊可以終日而守道之士患乎僕僕之未能也順乎俯仰媚乎膚語從之悔也違之忿也故君子謹獨焉易曰閑邪存誠又曰比之匪人亡也坑其占索其象得其爻則蓋其意所謂正夫一者其靜而勝乎余少居長安杜門力學耳目視聽不喜與人接士有造余者少給而卻之雖來之益勤而拒之益堅蓋道不可苟合頗不可妄悅由是咎余者云云且曰陳氏子傲人也何爲交焉余聞之不敢逃其說作傲士箴以自警後第名禮部游宦凡一紀頗損猴狷人或聽之會余失律京府奔命海上乃曰不能爲碌碌乎所知也今萬里南處又安得其友而絕之乎余優之曰夫形骸之交勢利之合蓋偶而已又而不敗者幾希焉如子之說則所謂咸其腓執其隨者也吾后常萬幽家六合而聖賢事業具在方冊何往而不得其友湖州處駱越之南實聲教所被養蒙復性亦其所也余何懼焉余既至郡補公宇之東偏古垣之隅廷小亭焉名曰獨遊清江照軒疊巘堆望凡幕笭酒軒簋圖書是獨也不猶愈於人之數數者乎嗚呼人非獨則近乎孱道非獨則牽乎俗所謂周而不比者斯人歟余聞咸者之說不果承命人懼潮之民謂余悒悒而索而獨居也故載其說于屋壁

陳餘慶韓山亭記　州之東山惟雙旌爲最高山有韓亭昔文公選勝遊賞之所也自亭之右陟而復峻豁然地稍平衍有舊亭之東者曰觀海有新堂之北者曰仰斗由亭崟以級躋於南北峯之巔有圓亭曰扶雲方亭曰來風太守曾公造以政事之暇而增治之落成之日尚書王公取史氏之贊蘇公之詞而名之也增治之意命名之旨所以壯形勢所以聳瞻觀蓋期與邦人景慕高標宏達遠覽飄飄然有鳳雲之志要無愧於前喆焉大凡奉天子命爲千里師帥者二聽訟一舉措必存教化於其間俾規模遺愛漸滋于彼久毋徒爲簿書涅汲而已文公以忠言直節不容於朝來刺是邦首命趙德訓導諸生自唐迄今文風滋盛其建亭于山巔植木亭左以舒襟宇以繫休澤以慰厥後去思之懷而其精神若與神明參若與造物伍故四百年之後韓木時花以爲邦人科第之應花晩衰載衣鮮敬仰凡分符於斯者莫不歆豔其餘烈猶曾公旅政之後登臨環視乃堂乃亭以縱遊步幽以濯夜魄之靈頹以發山

川之秀意英傑筆出於邦用廣文公之懿範嗚呼偉哉尚書公式嘉其志以思韓之念勵鄉閭之晚進博學篤行藏器養浩以遂其遠者大者故揭是名且有深意存者孟子以登泰山觀瀾水以明其道司馬遷上會稽窺九疑浮沅湘涉汶泗以發其文謝靈運涉危嶺窮幽峻躋岳障以暢其詩思謝安亦寓會稽娛樂山水以豐其相業而傅說之巖太公之渭亦未必不因感慨而成功勲者况益東山巍然有峭拔之氣豪亭堂之談又益之以眺望之佳致四表八荒恍乎目前奇峰疊巘拱乎胥次長江巨海波濤澎激以湧其汗漫之詞源朝霞莫雲變態殊勝以暴其摛藻之章句尚書公既以經術忠鯁為天子侍臣破荒於前是必有真賢實能嘉猷義槩接踵於其後然則曾公之舉豈以為遊覽之勝而已哉曹公自下車來云為注畫未嘗不以大公為儀式業暴戢奸如清潭鑑脩學待士如立師訓拓東山之景以表其景行之篤治兄邦人思之與文公齊休於不朽其備自郡庠恭其有敦勸之誠敢不書之乾道七年乙酉秋郡博士陳餘慶謹誌

王大寶清平閣記　仲尼歎川感時易逝孟子觀瀾致用廣大凡寓意於物理罔匪德素蘊而表真樂也山下有泉蒙以育德地上有水比以親賢行於地也險不失信溢於澤上節不踰度萬折必東朝宗于海是以君子審所歸向審潮在嶠南負山抱海層巒環翠蜻溪演迤衆會于江以檝郡治之左源遠派拱混混不息余光盧沙堤內址去江纔二十步昃華暮景風紋雨鑠目瑩而情怡其樂根諸中與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淡相親也時因諸閒縱武江滸經營堤外得異壤焉舊日之佃地不妨民舍不別刑舟亘城郭繞闤闠真方隅面形勝恢基崇址挹朝陽以考宅相檻楯瑰瑋堂室宏遠文峯秀氣羣拱于楪宇棟流縈帶泓若一池於是直居之前恍涯砌系建閣以舒曠望揭之曰清平蓋往聞所謂天德之象也噫性未嘗不清亦未嘗不平嗜欲介諸玩習侈靡二或雜之何以能清忍怒喜愁權勢名利一或動之何以能平然則鬱而不流激之過顙豈水之性哉登清凖平趨東達海率水之善珠未可量聖賢觀感各有攸措客莞爾而窩曰時際清平乃能樂是閣人惟清平乃能居是閣名一得三請書以訓

王宗烈八賢堂記　慶元五年冬晉陵沈杞來守古瀛越明年夏政靜民安百廢具興乃搜訪是邦昔之有賢哲八人立堂而祠命宗烈屬文以記切嘗擬神靜觀八極之表一氣流暢得之者靡不取重於世景星慶雲耀其光彩滎陽河洛吐其精微萃而為植物則楩楠梓杞神而為動物則麟鳳龜龍及其秀而為人則古今之所景仰者皆此氣之呈露然則是邦八

賢其亦有得於此乎客有訊余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在昔古瀛嶺南佳郡山川炳靈英材華出于米何見而難是邪余應之曰人之於物徒知以多為貴而不知少之為尤貴撰選致理衆賢和朝時則八元八愷世濟其美忠厚成風多士生國時則八士聖人首稱寥寥數百載間而君廚俊及之儔始顯於東都如是者豈尚得哉胡不觀衛多君子何補於衛晉多賢大夫亦何益於晉二儒冠立於國中而曲阜風聲氣習迨今可挹其輕重爲何如八賢之祠義取斯矣因為客評之曰道經有文章排異端而宗孔氏趙公其人也對策忤權貴獻笑異而過仲舒林公其人也草澤應詔而料進士許公其人也楓宸召對而披直講盧公其人也若夫金紫劉公則未老辭歸注籍傳官遠遊吳公則有遜避兄知己名士清節如張則錄而著御屏劉鯁如王則披鬭而避權相二方英氣萃在八賢寧不為古瀛之貴耶客曰唯武者從而誦其說山川猶在風物逾勝昔何炳燠今何衆落母乃氣有盛衰歟噫嘻日月皆兮開則明雷霆息兮震而驚氣之在人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滅奮於生前一時之榮也振於死後千百世不可量也二請其表爰命我侯播其幽光啓其往燭孰知此氣薰蒸將見彬彬藹藹登金門步玉堂圖雲臺銘煙閣勒功鼎彝名竹帛其必由我侯今日之舉有以暢之昔荀氏有子皆賢得穎川八龍之譽後官位華顯小而一家尚爾况一國乎侯之志廣矣異時以別其願望者若親若故若子若孫皆復俎豆于左右斯堂也闢而增之繼是必有待焉宗烈幸觀盛事諫然援筆而書俾後人得以見侯之志云若輪賁度材計工董役末也故略之慶元庚申六月朔日迪功郎潮州州學教授王宗烈記

黃景祥湖山記　胡山峙立於郡城之右跨者遠其前游圖矗其巔環翔則平林孕巘嶄然獻狀俯瞰則萬家鱗次華于一將勝槩也昔時諸公登臨賦詠磨崖紀石遺跡尚存閱歲膾久徑環堙塹榛菅蓊翳木戕於斤斧石殘於敲斵遂為童叟芻牧之地殊未有賞音者三山舍人林公壄守潮之明年政成俗阜暇日偕郡丞廷平廖公德明登州治之金山從容眺望西挹其秀而得佳趣不能自秘思與邦人同其樂塹者夷之翳者剔之崎嶇者砌而級之植以松竹雜以花卉僅構三亭以便遊想緣山在趾捫藤蘿而上半踰煙雲者命之曰雲路蔚然負峰而東向坐視前峰者曰東嘯少迤而西巨石數四卓犖而環侍者曰立犖潤心駭目之觀一朝闢露倚非天造地設固有自然之境必待人而後興耶斯時也吏不埋門村無吠犬闔郡之人以恬以嬉相與具壺觴羅樽壘以矜登覽之勝飲者酡顏歌者唱舞者

抃躍。朝而往夕而歸。而公之與僚。和若一家。待僚屬之親若朋友。愛士民
也不翅若子弟。故特亦生置輿。縣驂從。盤桓其間。相忘相狎而無間。春溫
而林木茂。陰暑而清風來。值秋而爽氣露。祁寒而青青不改。四時無非樂
也。然公之樂不在山而在民。故能因民之樂而樂其樂。昔滁之瑯琊下有
釀泉。太守歐公亭其上。公餘與客來飲。肴核雜陳。觥籌交錯。頹然而醉。醉
而與滁人從以相樂也。滁之山水因以名勝。然則林公於湖山。殆亦歐公
之於瑯琊也。夫慶元乙未郡人黃景祥記。　方輿思古亭記　潮陽古靈
舊傳地居陽湖。唐刺史韓文公嘗治焉。鰐為民害。公文以遣之。又嘗登雙
桂山。手植嘉木。邦人以比甘棠。歲寒之姿。迄今不易。旁有屋數椽。俗號侍
郎亭。二者咸在溪東。自公去潮垂四百載。遺愛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厥後
州治。移建于金山之麓。溪東父老作亭于此。南望韓木。右顧鴨湖。以表去
思。故亭名思古。蓋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歲月浸久。老屋傾欹。邑子
蔡氏易以柱石。督而新之。庶幾過者因亭以有感。今流俗乃號為師姑亭。
殊溪東老父去思之意。推原其故。傳無類於小姑彭郎之誚哉。夫小姑本
小孤也。彭郎本平浪也。傳習既久。且移小姑以嫁彭郎。况是邦乃昌黎舊
治。聲名文物。不減中原。南有逈野。北有思古。皆舊傳館。逈野之名。或訛為
行者咨嗟鄉音之訛謬也如此。守亭者以為請。因刊思古舊名。申述故事。
且告來者示不忘也。　西山真德秀潮州貢院記　嘉定十二年閏三月
壬子朔。潮州貢院成。郡學職十有四人。以其繪事之圖來請記。余既受圖
於使者。則進而問之曰。始予讀梅溪王公詩。知潮之有貢院久矣。今者所
創。將新其舊耶。抑改作之也。且其地焉在。曰郡城之北。有曰鳳嘯坊者。故
試士之所也。郡地之東。有曰登雲坊者。今試士之所也。故基之廢八十有
八年。而今復始其舊也。問其所以復之意。曰以形勢言之。則背負五龍。前
峙金鰲。大江之水迴環而縈帶。雙旌鴈塔駢羅而鼎列者。昔人卜地之勝
也。旁聯民廬。後迫隍水。山川清明之氣。遠而弗鬯。市塵讙囂之聲。邇而狎
聞者。近歲草創之陋也。况夫以人物。則昔盛而今歇。以規模。則前敞而後
隘。此其復之之指也。余於是竦然曰。春秋大復古。謂其復之而當也。是役
也。復之而當。春秋之法所宜書。然余不知主之者為誰。與費之所自出。則
又曰。知是役之當為。而勇以決其議者。太守薌陽陳公也。知是役之可為。
而力以任其事者。别駕浚儀趙侯也。若夫考視工程。則寓客之賢曰王君
塔。鉤稽出納。則郡庠之隽曰方遇。從議厥事。實分任焉。而吏弗與也。會其
費用之目。為錢千三萬有奇。郡之所損者百萬。别駕半之。自餘則為士者

合以相焉。而民弗知也。予曰嘻。是真宜書。蓋今之為守貳者。有簿最丹墨
之務。有牒訟聽理之煩。苟能是。則曰吾之責塞。而人亦莫之責也。今二君
子者。廼獨盡其心於責之所不及。非賢而能之歟。然使邦之大夫士不能
協智并力。以訖于成。則二君子雖有必為之志。其勢將有未易者。然則諸
君亦賢也哉。雖然。願有獻焉。夫所為優選士之宮于舊觀者。非以舍庠狹
而就高明故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焉而已。夫以三日之試。猶必惟庳
狹是去。而高明是趨。則士之尚志立德。以終其身者。其可苟乎。故莫尊於
道義。莫美於名節。士而志乎此。則上達之基也。莫累於勢權。莫溺於貨利。
士而志乎此。則下流之委也。辨是非於錙銖之間。決取舍於絲忽之際。昔
者潮之君子。蓋有庶幾乎此者矣。今諸君將由科舉以進於天子之廷。則
其於義利之分。誠不可不早辨也。若止知嫉富貴而已。是豈賢守貳所望
於潮士者哉。陳公名蟒。字伯遷。由太學上舍賜第。趙侯名善漣。字清卿。亦
以文學中甲科云。院為屋千有三百楹。其制具于圖者。此不著。四月朔日
建安真德秀記。　元邢世衡思韓亭記　東於郡山有韓名。唐潮州刺史
昌黎伯韓文公廟焉。相傳即揭陽樓遺址。其雖守居從者。今為精舍。在郡
之南七里。蘇文忠公所著文。石刻實存。延祐四年二月朔。休告。僉海北廣
東道肅政廉訪事長安張公欵精舍。祗謁旋事。謂茲山公素所遊息。杖屨
經行。草樹榮護。以來至焉。憮然於是屏騶從。挈舟絕江。芟蕪刜穿。循徑而上。
百舉。武梯石磴。乃至。薦欵揭虔。踏圃訪古。修枝叢篠。美蔭繁蔚。手植木瀛
蔓。主不復識。舊侍郎亭曰仰韓。則近石危檻。浮瀾風榭。迴空與郡西湖山
對望。彼舟望繡錯。有華厥初。而此浸淫腐撓。僅得不廢。可惜也。公慨然捐
俸為郡府。鳩工庀材。完舊益新。更榜思韓。以仰之。肖不若思之心也。猶慨
茂以貽永久。越十日丁未。孔子用幣。郡士畢集。公曰。潮詩書澤由韓公始。
爾士子忘之耶。皆辭不敢。乃僉志一力。助錢相役。為錢中統萬緡。公命置
永業田為租百石。禀士之家旁近者奉祠事。籍歲入備葺。不特出納。不實
者有司察之。志慮深矣。郡之搢紳處士。耆老之儒。咸願有紀。謹按公扶樹
教道。息邪黜異。論宮市。出牛元翼。從裴晉公平蔡。用輒中。事在史傳。此皆
不書。特惜夫世常以文論公。而不知其紹道緒。直指正傳。其有處非漢唐
諸儒所及。三卽廣南。一隨伯父貶官于韶。一令陽山。一刺潮。咸以言事故
逐。其不鄙遐此。勤治務。視謫官猶資遷。郡有鱷魚食人。以文逐去。遂無患。
民賣口為常。許贖免之。未相直。擲與錢贖。且著令。故至今思侯為深。傳頌
侯事為習。夫以公之擴義濟仁。雖身海上。乃心罔不冀主之悟道之行。至

謂公要覲南海飛衛相詞追切非公本意獨賀茲郡之遺老使其玉帶金魚秉執鈞軸論說唐虞吞天一隅雲龍上下晨星落如而沈雅道經之趣德聰明識理之大顧遂得附著于公以託不朽獨非斯人之幸歟遐想一時親見于雲以為適然百千載之後萬頸脊延音塵邈不可得然後知公之難遇也然則舉酒相屬俯仰江山詠侯遺愛聞風而興起醉義而忘歸其獲從今公遊者豈獨非幸歟書諸石所以志公之難遇而潮獨幸得邦人壽厥始欽于世世忽怠將仕郎前南雄教授新安邢世衡記

撰總管府思愛堂壁記　朝陽古百粵地控海之隅雖俗雜夷夏而民稱易治國朝承平日久涵養生聚郡之殷庶名嶺南右人民之休戚實係守者同德焉泰定二年制授廣平宋侯用朝散大夫為同知總管府事至未春月洒滌故弊厥政大行一新公府之署獨其視事之廳曰忠愛之堂與府判官賈住君推官劉君克敬及其知事趙弘道馳書三山屬予文以記之予謂潮嶺南右郡諸君一時同德其作新振起於斯宜矣抑嘗求古聖王之所以建侯置守者乎今太守古諸侯也天以天下付一人不能遍覆而周治於是剖千里之地與其民簡其人使分牧之所以重所付也太守受地與民擁朱轓綰三品章綬官有承貳佐吏奔走者自邑令長群執事咸下風聽命焉亦崇且華矣得人則一方受其安不得人則一方蒙其殘前殘矣是太守所簡而簡之者輕所付矣曾謂有志忠愛者固如是乎漢人有言與共治者惟良二千石然不必盡良得一人則一方重勢可見已國朝體守之廣度越三代人材之盛超軼漢唐詔書方人重郡守之選焉有謂是責而居是邦食天祿而治天職乃自附於不為者乎或曰潮之距京師遠其治固有統總是又不然譬之天生物之衆乎土者天誠或憂絕矣而物之所由以生者雨露之澤至深切也郡視京師雖萬里有國之制昭如日星設官分職以宣布之信賞必罰具在有司今且不然是猶知天之高不可望而不知生物之無一日不蒙其澤知朝廷之遠而不知典章法度之至近也太守任宣布之職於其間宵思無愧於易與良者而已此非獨為潮言也為天下道也今諸君當蒞政之初適豐暇之歲固其故弊爰有改作求言之意乃不藻繪之尚而拳拳以人心世道興起懲勸為先非真知忠愛之實有所為而必無所負者又能如是乎余雖未獲登朝之堂然切識諸君之義於書辭之表故樂頌之夫同知而下郡丞祇也而所立如真定況守者哉因請刻文堂上且為方來執事規異時論相於郡如漢故事必自潮始則今日之地又所以為頌也泰定三年正月范梈記

經歷司衙政廳記　余既記潮之公堂已其請則又曰郡幕之署扁以衙政政言正衙言平也幸遂識之嗚呼夫正人者烏得有不平者乎且百官之有贊佐莫今郡為難也郡方千里責有民社都轄者職於上衆聽者仰於下郡府中焉制經歷知事照磨秩自七至九郡凡三員上以承太守下以攝郡吏已又處中焉卑不得有所挫崇不得有所陵凡所興起廢操持者皆國之故也事無大小畫一經具于案牘紛至吾前者有萬不同吏曰可未也守曰否未也贊佐者常執其衙進退其權而取事之中舉無所容吾心是以守雖貴不得以蔽吏之是吏雖賤不敢以徇守之非政於是乎平訟於是乎理教化於是乎宣風俗於是乎淳其致此者何哉以吾無私而已夫私者非貪黷比同之謂一有容於吾心即賊乎天理之公矣故有詰按以立異依違而苟隨居兩上下之間而不思其難所與起廢操持或異則衙將不在已而在人欲正人而人反正之正人則衙在已人正則衙在人一公私之間而利害相懸若此服厥官者可不慎歟今潮之幕貳則淡儀趙君也君舉茂異起家風紀當明正人之說矣因誌廳壁論之君子泰定三年三月七日范梈記

吳澄潮州路重建廟學記　二廣南服之極南也三陽又東廣之極東也古先聲教之暨于其地蓋不與中國同然天之生斯民民之秉彝性豈以地之遠近偏正而異哉或謂潮人始未之學自韓文公為刺史而後士皆篤於文行夫韓未至潮以前固已有趙德其人惡謂之未知學乎國朝承宋大盛之餘潮之士學非唐元和時比矣至元戊寅郡庠燬於兵憲官牧官繼繼修復而未克完也丁侯聚之典郡也議堂齋舍初構張侯處泰之掾部也廟殿門廡略具潮人以為畢小弗稱王祀先聖之儀悉願更造以民則蔡氏獻石柱三十以官則判官小雲赤海牙助緡錢一千既有其貲議遷孔廟于學之右天曆庚午春憲仕侯仲深入卑謁官循條命群士輸材於是大成之殿不日而巍然其全也非然其敝也明年郡牧王侯元泰華之以照望之以彩翼之以左右之廡民居囊錄喧粘通追諭而徙之地域洪弃繚以宮牆尊嚴間伍首所未有又私出錢五百緡盤兩廡從祀像明倫堂肆立孔廟之左於是潮之廟學始大備董督歸者教授李儀學正劉貢珍也至順三年春有事先聖度告成積邦人士咸喜乃來謁文以記臨川吳澄曰王制以泮宮為諸侯之學魯侯脩泮宮頌於詩而不書於春秋何也蓋春秋常事不書非常乃書脩學常事爾然則潮學之記其效詩人頌美之辭歟抑效春秋記事之筆歟姑謂化郡之脩學常事也潮郡之脩學則非常也何也潮為東廣諸

郡最中人以下。仕仕書事茲土。亦有素號勝流。一旦入覺。如飲廣界之泉。然靡不敗節喪名。要於浴汙。況出纖圓而不悟。宜直司牧者忘其所以牧。雖武司憲者亦失其所謂憲。如是何物而與已。滅理而窮欲。又焉知崇士學迪民彝之當務。今而司憲有若任侯焉。司牧有若王侯焉。其篤意於廟學也。事之非常者也。可不特書乎。前之張憲于牧。及郡判官事俱可書也。然春秋所書之非常者書其異於古。以示懲也。今予所書之非常者書其異於衆。以示勸也。嗚呼。世之凡庸。雖不受變於流俗。惟豪傑不然。宜仕潮之官而無一豪傑乎。潘書玖古驗今。審覆天下之故而知在上之教。固能導率其下。以革易其所習。在下之俗。亦能感動其上。以轉移其所為。虞芮二君爭田。一覲周民之讓畔讓路。赧然自愧而息爭。潮之士果能明經。果能脩行。雖隱處未仕。人人望而敬之。官于潮者儻見如此之士。雖有貎虎。亦必頗有慚作。雖未幡然改悔。亦必少戢其縱恣。繼今以往。于於二三千里之外。聞潮郡之仕。廉脩棲蹕。則可驗潮士之學足以轉移其上而非止如今也。潮之士其勉哉。是年六月既望。前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臨川吳澄記。

潮州路韓山書院記

孟子而後。儒之知道蓋鮮矣。西漢諸儒。文頗近古。賈太傅。司馬太史卓然者也。徐考其言論識趣。大率非秩儀秦之緒餘。於道究何如哉。峰自東漢訖不惟道喪而文亦弊。歷唐中世昌黎韓子出。追蹤西漢之文以合於三代。而原道之作直以尭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傳至孟軻而止。是又為文而有見於道也。豈三代以下文人所能及哉。嘗因論佛骨事。謫潮判史。其後潮人立廟以祀。宋元祐間。廟徙州城之南七里。遠淳祐初。又於廟所設城南書莊。俾學者居馬淵馬。皇元奄有此土。屋燬於兵。至元甲申。韓山書院重興。即廟之舊址為先聖燕居。先師兗鄒沂鄆四國公侍。而韓子之專祠附。唐時先聖配祀獨一顏子。宋儒推孟子之傳由子思。由曾子上接孔氏。其言本諸韓子送王塤序。於是配孔者四。祠韓而繼一聖四師之後也。固宜然書。僅像規模隘陋。營繕多缺。前守擬更造不果。至順辛未夏。太守王侯至。偕其長阿里沙。其貳楮都判哈璺協謀。命山長陳文子計其費。乃撤舊構新。韓祠燕居位置相真寬袤齊等。後有池廣十丈許。畚土實之。建堂其上。扁曰原道。兩廡翼齋舍館諸生。日食之供有庖。歲租之入有廩。教官之祿廩祭器之門禦一一脩具。宏敞壯偉。倍加於前。五月經始。九月落成。海陽縣長忻都要董其役。越明年。山長陳將潮士之意來請記。予謂書院之肇基也。以韓子之有見於道也。書院之增脩也。以王侯之有志於教也。潮之士如之何。必也學

韓子之學。業精行完。進進而賢。則冀翅貢於王庭。如韓陳所期而已。由是學四先師之學。道明德立。駸駸而聖。則冀翅篤於文行如蘇碑所褒而已。不然。學於書院。昔猶夫人。今猶夫人。欲與趙德並且不可。是為深有負於君師之作養。又何望其高睨賢聖之蘊奧乎。陳文子曰。潮城之東。隔水有山。文公平日憩息之地。手植木尚存。潮人稱其木為韓木。山為韓山。後取城東之韓山。以號城南之書院云。王侯名元恭。蠡人也。歲在壬申。七月己巳吳澄記。

劉應雄潮陽縣東山張許廟記　諸廟碑記皆摹之。惟張許二公功德在天下。迄今赫赫若前日。而劉之文復徃往述。以示某喬。且謂與雄公氏有默合之說。尤為超卓。故不敢略而錄之。

祭法曰。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人固有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世方佔尼。筆累卵而措磐石。雖不幸且死。亦不為徒死矣。有如張許二公。支汗血累戰之憊。扞矢石四面之攻。不夜於回。寧以義殉。挺身為東南之長城。而橫遏之功不在太師臨淮下。距今五百餘年。聞之者猶膽掉皆裂。毛髮洒淅。凜然凡先於如主之面。距非巢天綱綱之五行。宅土茫茫之上黨者歟。唐皇養虎遺患。致漁陽鼙鼓之震。河朔二十四郡且不能支。州九州之上腴。自開元吳祭以來。泰養安恬。士習脆輭。聞角聲而隕如雨者衆矣。翠華搖搖倉皇幸蜀之時。唯睢陽劉受之衝。亂匪降自天。上天其或故也。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二三豪傑。整頓乾坤。儲皇即真於靈武。祿兒實矣。尚有餘孽。鋒蝟斧螗。朵頤西夏。而逐在野之麋。尹子奇閭羅突厥奚勁兵與楊朝宗合攻睢陽。張公志吞逆賊。擁兵三千。馬三百。與太守許公會。以寡制衆。以奇取勝。賊每戰輒敗。復益兵攻圍愈急。城中糧竭。夫盡。使霽雲求援於賀蘭此中包胥哭于秦庭時也。而援兵不至。劉妾殺奴以餉士。此宋華元所謂析骸易子時也。而餽餉不給。衆議東奔。二公謂睢陽江淮之保障。棄睢陽則亡江淮。誓以死守。惜夫兵羸勢蹙。城不能全。瀕死顧天。為厲以去賊。穹示鬼神。若聞茲言。亦賭淚變色而為之悲吒矣。公死三日而援至。十日而賊亡。而唐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皆二公之力。可謂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者矣。當時猶有議者。賴韓昌黎辯而闢之。廓如也。肆今崇祀。肆韓公過化之鄉。意所精靈之合。以韓公為知己。故翩然被髮而下大荒。不然神之周流如水之行地中。無往不在。何乃洋洋於潮之于男邦耶。柤廟初基。宋熙宗間。郡遣軍校鍾英部領方物貢于朝。道歸德謁廟。因靈夜夢神語以神像十二。鋼鋌一。開後殿遺中錫汝。保汝伴來歸以祀而邑之東山。明發想京事。迄允濟。回具脩牖胖答神貺畢。記夢中語。取所與者星馳而返。置諸

嶽祠鍾旋理而立化。邑人駴異。時見玄柽樹于嶽叢。廣寺僧徒夜見光燄。白有司。請移寺以宅神。由是公私有禱。其應如響。事聞于上。賜廟額曰靈威。二神冊尊王爵。鍾亦封嘉祐侯。其來尚矣。中罹兵燹。廟祀浸跡。大德末年。邑令袁天漢。訖邑寓。前進士趙嗣助。僕謀營創。趙爲潮著姓。率衆爲從捐貲市材。竪三門兩廡前後殿。通三十二間。璇題玉英。藻繪丹堊。與同死忠者像設儼然。儀衛甲仗。駢坐於壁楯之間。歷歷如見當時提拳貢血之勇。惟嘉祐侯實肇始者。故特祀之。煙始於至大戊申冬。落成於皇慶壬子春。棄楮幣二萬五千餘緡。茘丹蕉黃。歲時薦其犧牲。雨暘若而災沴消。農桑阜而鋒鏑戢。則神之血食于潮。赫靈濯聲。豈有冰天桂海之異哉。唐呂溫云。烈氣不散。長爲風雷。生而衛國。死而衛民。二何神也。皇元統一。首褒忠義名紀祀典者五人。而二公與輮事南公居其三。信夫大忠大義。越古越今。雖萬世猶一日也。乃係以辭曰。天將完節付二公。仔敵江淮嬰孤墉。四百餘戰拄賊鋒。誰知降運陽九窮。生爲人英沒愈雄。桓圭丹綍膺王封。地無南北錫福同。吏民歲祀瑞厥豐。趙公精誠與神通。植僵起廢新斯宮。巍哉雙廟等山崇。鐫珉勒石紀豐功。

劉希孟潮州路明貺三山國王廟記

元統一四海。懷柔百神。累降德音。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所在官司歲時致祭。明有敕也。故潮州路三山之神之祀。歷代不忒。蓋以有功於國。弘庇于民。式克至于今日休。潮於漢爲揭陽郡。後以郡名而名邑。邑之西百里有獨山。越四十里又有奇峯曰玉峯。峯之右亂石激湍。東潮西惠。以一石爲界。渡水爲明山。西接于梅州。州以爲鎮。越二十里。爲巾山。地名淋田。三山鼎峙。其英靈之所鍾。不生異人。則爲明神。理固有之。世傳當隋時。失其甲子。以二月下旬五日。有神三人出于巾山之石穴。自稱昆季。受命于天。分鎮三山。託靈於玉峯之界石。廟食于此地。有古楓樹。降神之日。上生蓮花。紺碧色。大者盈尺。咸以爲異。鄉民陳其姓者。白晝見三人乘馬而來。招爲從者。已忽不見。未幾陳遂與神俱化。衆鄉異之。乃周爰咨謀。即巾山之麓。置祠合祭。前有古楓。後有石穴。昭其異也。水旱疾疫。有禱必應。既而假人以神言。封陳爲將軍。赫聲濯靈。日以著人。遂共尊爲化王。以爲界石之神。唐元和十四年。昌黎刺潮。淫雨害稼。衆禱於神而響答。爰命屬官以少牢致祭。祝以文曰。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衎衎。是神之庇庥于人。敢不明受其賜。則神有大造於民也尚矣。宋藝祖開基。劉鋹拒命。王師南討。潮守侍監王某赴愬于神。天果雷電以風。鋹兵敗北。南海以太。逮太宗征太原。次城下。忽覩金甲神人。揮戈馳馬突陣。師遂大捷。劉

鋹以降。凱旋之夕。有旗見於城上雲中曰。潮州三山神。乃詔封明山爲清化威德報國王。巾山爲助政明肅寧國王。獨山爲惠威弘應豐國王。賜廟額曰明貺。勅本部增廣廟宇。歲時合祭。明道中。復加封廣靈二字。則神有大功於國亦尚矣。革命之際。郡罹兵凶。而五六十年間。生聚教訓。農桑煙火。駸駸如後元時。民賴陰受神賜。潮之三邑。梅惠二州。在在有祠。遠近人士。歲時走集。莫敢遑寧。自肇跡於隋。靈顯於唐。受封於宋。迄今至順壬申。赫赫若前日事。嗚呼盛矣。古者祀六宗。望于山川。以祥大災。禦大患。今神之降靈無方。無體之可求。非神降于莘。石言于晉之所可同日語。人能助國安民。以功作元祀。則捍菑禦患。抑末矣。凡使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非諂也。惟神之明。故能鑒人之誠。惟人之誠。故能格神之明。孰謂神之爲德不可度思者乎。潮人之事神也。社而稷之。三飯必祝。明山之鎮于梅者。有廟有碑。而巾山爲神肇基之地。祠宇巍巍。既足以揭虔妥靈。則神之豐功盛烈。大書特書。不一書者。寔其宜。於是潮之士先谷辭徵文以爲記。記者記宗功也。有國有家者。丕視功載。錫命于神。國取其廣靈以報國。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滂雨暘時若。年穀屢豐。則福吾民。即所以寧吾國。而豐吾國也。神之仁愛斯民者。豈小補哉。鋪然愛克厥威。斯亦無所沮勸。必盛顯於民。禍福影響。於冠平仲表伊竹之靈。於劉昌之速聞鐘之驗。彰善癉惡。人有戒心。陽長陰消。氣運之泰。用能相我國家。其道光明。則神之廟食于是邦。使山爲鎮。與海同流。豈徒曰扞我一二邦以脩。是年秋七月望。前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兼經筵檢討。廬陵劉希孟撰文。亞中大夫。潮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蠡吾王元恭篆蓋。

南珠亭記

南粵自尉佗分封之後。椎結餘風。歸漢歷唐而未殄。惟潮陽乃韓文公過化之邦。較之他郡。汙染爲易新。自置鄉校。擢進士趙德爲之師。潮之人士。始篤於文行。遂爲海濱之鄒魯。至宋大中祥符三年。天子東巡時。則有若許公申。以賢良應詔試學士院。擢進士第一。授秘書省校書郎。歷官憲漕。至刑部郎中。嘗因災異言事。極談時弊。凜然有直臣風。後此以賢德擢長表當世者代不乏人。泝其源則由趙公始。韓公呂山斗之望。來刺于潮。趙公呂鄉國之善。見知于韓。聲應氣求。是可觀其所主。迨韓公移刺于袁。以詩留別趙公。有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之句。民到于今誦之。潮人以思韓之故。而有廟祀。而有書院。扁以韓山。以趙公配。慶元庚申。郡守沈公杞。復采趙許二公而復有若林公巽。有若盧公侗。有若吳公復古。有若劉公允。有若張公夔。有若王公大寶。皆爲古賢二邦之所尊敬者爲一祠。淳祐癸卯。郡守鄭公良臣。移

建書院于城南。邦人又以姚公宏中通祀爲九賢，與書院對峙。有亭翼然臨于前者，扁以南珠，取韓之詩，示不忘也。中罹兵燹，草創之餘，書院雖存而堂廢矣。地易主矣。至順辛未夏，今守亞中王侯自江西省闔分竹南來，下車初政，不棘不徐，惟厥中。先有司以清獄訟，坊民廪以蘇疲癃，除螟去蠹，張滯庶之。好賢下士，悉以韓公爲師。一洗積弊，秉匜之費，以新我泉民，鼎建泮宮禮殿，呂尊先聖。次撤書院而新之，以歆先賢，重建九賢室于舊基。歸侵疆若干畝步，仍剏南珠亭於前，以復太平之盛觀。此豈使政而不大者之所能哉。初公之治宿閩也，嘗夢至一僧寺，有以手卷書南珠二字以遺公，覺而異之。迨至于潮，涖日於書院鄰寺中，或指南珠亭故址以白公，公恍夢記前夢，而新是圖。豈非九賢之精爽不昧，豫以起廢之事屬之公耶。繼自今登斯亭者，景仰高風，則併古賢尊美前代，此則公之所望於士也。世人有愛珠者，至剖腹而藏諸，其與四夫懷璧其罪者，相去不能以寸。回視公之興禮崇化，所實惟賢，所不洮其頓者幾希。公之治績宜不一書，特如西都之良二千石，增秩賜金於在官之日，徵爲公卿於遷表之餘，此又士之所望於公者也。昔孟嘗爲合浦太守，潔其身而去，珠復還。今公之至於是邦，歸以正而百廢具興，使南珠之亭復舊，沈陽之田來歸，方之孟嘗所廢，詎肯瀆津然弟之哉。公名元恭，字居敬，蓋吾世家。篆軒所[illegible]號也。若夫九賢之爵里，詳載圖經，公之脩理興學，院自有碑，則故不書。　周伯琦

宋元節臣馬侯祠記

人之立行，苟有可以扶世教者，君子必有取焉。況當城復于隍之時，而能以危爲安，以敗爲完，奮不顧身，以盡委質之義者哉。國朝至元十又二年歲乙亥，宋既內附，東南風靡，惟潮僻在海右。大兵且壓境，守令棄印綬，竄山澤，郡人馬侯發承宗室之命，孫若將攝州事，勞慰士卒，嬰城堅守，屢戰捷。事出不虞，變生肘腋，外郛既虛，猶收創殘百餘人，以死誓保于城，至不可爲，遂令妻妾自縊，於是服燬就死，潮遂平。時十五年戊寅歲三月一日也。是年冬十一月，文丞相天祥亦在郡就執。後六十又九年，當至正改戌之歲，予司憲閩，俗于潮，潮之父老猶能言其略。及閱郡乘，乃得其人，知未有祠，父老欲爲之而未能也，因呂屬郡書佐三衢張君宗元焉，即言于郡，截侯差吉爲主，治祠于校宮東偏之室，先正之次，爲文吉之已，復請予記其事。今夫衣冠而稀食者，孰不曰我爲良，我爲忠，夷考其行，非怵於勢，則奪於利，忘君父，背理義，無所不至。方天趙氏四海之人，莫不順時變以爲己計，馬侯獨以孤壘之餘，抗驍騖之衆，非有所挾而爲益厲，非有所冀而志益堅，其所成就，真足以恭於天下，所謂舍生取義者，於是乎見之。學校所以明人倫也，君臣之義大焉。賓佐是舉，可謂知爲政之本矣。故爲感而書之，使後千百年有過潮者曰：南粤之陬，宋有斯人焉。是月既望，朝散大夫僉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周伯琦伯溫甫記，并書篆。時佐史田仁德濟可、邢思義仁仲偕行。

歐陽玄趙忠簡公得全書院記

故宋丞相趙忠簡公有祠於解之聞喜。玄嘗記之，時以國子博士趙君繼清之請也。繼清，忠簡之六世孫，而玄之同年進士也。作聞喜祠事甫畢，遷亞中大夫士爲潮州路推官。潮蓋忠簡爲秦檜所斥居之地也。忠簡爲相，欲使其君正名定義，以討金人之罪。檜爲相，欲使其君甚忍事讎，以修金人之好。於是檜必欲忠簡然後已。計行，忠簡已斥，檜怒未已，事未可測也。忠簡因扁所寓之堂曰得全，自以爲庶幾獲免於權奸之手。嗚呼，忠簡爲國元臣，而以免於權逆爲其身之幸，宋事豈不大可傷也。忠簡再斥，而潮人慕之不忘，堂存如新。簡後祠之于堂，有司因民所欲，視書院儀，歲時遣官獻享。至嘉泰初，忠簡之孫諡爲潮守。淳祐中，陳圭典郡，咸增葺焉。宋祚訖而[illegible]院廢。繼清之來，外補於潮也，志固在得全，及至潮，刑清訟理，大振風職，以所得職廩之嘗，復所謂得全書院於潮城名賢坊西街之右，燕居祠庭講肄之室，垣牆門廡，燦然畢備，俾潮民之秀受業于其中。請試錄事司校官以主領之。報政京師，即玄曰：解之祠，君記之矣；潮之書院，君又當記之。玄竊有感焉。古之君子教其親，故愛其身，而以全而生之，全而歸之者爲孝。若曾子之以孝稱，孜孜然保是以爲訓也。然語有曰：事君能致其身。致之云者，委而不有之名也。其全其毀，豈復計哉。龍逢、比干，未嘗以是有負於孝。公有致身之義於宋，何獨以得全爲幸乎。已而思之，在其當時，使忠簡死於檜，而其事有益於宋，則身非所當惜也。方檜狹上令，行已私，與其徒死而無益於事，則不如姑全吾父母之所生，事君事親之道，猶庶幾可也。忠簡之爲是言，豈得已也哉。況萬一檜斃，身得獨全，猶冀收再用之功也。又爲得不以是身之存爲一時之幸乎。至於使公獲奉其得全之軀，以歸其父母，而使宋之特君不復有其全付之業，以見其祖宗，殆天之所爲也。雖然，忠簡不幸過衣偏負分裂之世，遂齎志以歿；繼清乃幸生乎車書混一之時，北作解祠，南爲潮之書院，相距萬里，所欲無不充遂，其志豈不大幸於乃祖之所遇歟。宜其有光于前人也。學子來遊，思忠簡之以道事君，而於得全爲非得已；又思繼清顯親爲孝，而淑人以錫類，則藏修進退，勤審其是，海邦黎獻，衆然爲特出焉。此作書院之本意也。忠簡名鼎，字元鎮，事業詳見宋人所紀載，茲不悉書。繼清名貢翁廷瑞初

科進士。敬歷中外。今位通顯。寓居淮泗間。至正二年五月一日。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歐陽玄記。三陽志。元何民先文廟石柱記

潮陽之地多石。故家巨室寺觀廟宇。往往斲以為柱。闌檻礎礩。未爾而釋氏尤壯。獨文學鮮焉。匪吝也。力不贍也。予一日閱三陽志。因見宋有教授趙崇邦書以石為櫺星門柱。此事更偉。竊有慕焉。遂與直學盧斌商之。召匠計之。索直三千緡。酬以二。猶不足。增五百焉。乃定議為石柱六。石鋪三每柱左右長二丈有二尺。中稍加議。商協。郡使者劉公適至。祗謁先聖。慨櫳欵於制弗合。材且易蠹。間建幾何年。諸生前曰。此五虎陳侯之故祠也。兵後迄次以故弗如制。公曰。盍更之。嘻。昔陳氏歌舞是間。而居大聖人。可乎。宜更之。由是撰前所計。而粗竟於其大者。會歲入不給。儒人石國珍事自漆顧輸力焉。冀竭伐三歲。公義其請。下之府。府率而行之。下之學。學既承命唯謹。掄材是務。直學盧斌得石柱于里中蔡氏。蔡君景大官裔也。當其盛時。建祠堂以奉祖考。柱斲以石。小大凡三十。大而圓者八。中而圓者四。小而方者十有八。今發矣。有釋氏之徒。購以楮五千。蔡不售。乃悉以歸諸學。蓋其詩書之澤。道義之味。實出流俗。猶古意也。予既得之。吉于公。公大悅。命與之偕來。勞之杯酒。溫以仁言。且戒縣大夫免爾橋役。蔡亦訢然無驕無悔。學即榆貴委盧斌纂夫與匠及舟。涑之析之。維之什之。推之輓之。卑運于陸。舟載于川。勿亟勿徐。不趾而進。扙置于庭。其勞且艱。可既言哉。觀者嘖嘖驚羨。詎意事與願乖。纔兩月間。主議者去職。輸力者背盟。而勢渙矣。又越一年。而儒紙同伐。紛紛莫止矣。雖欲為之。末由也已。嗟夫石不負余。余負石。豈廢興有數。而猶有待乎。抑好事之難成也。予夙夜以思。憮然憮然。姑記其由。有望於後之人。後之人庶有以知予之心。何民先記。

陳餘慶重修州學記

潮之為郡。實古瀛州。文物之富。始於唐而盛於我宋。爰自昌黎文公。以儒學興化。故其風聲氣習。傳之益久而益光大。紹聖以來。三歲賓興。第進士者。家家相望。而名臣鉅公。節義凜然。俺曲江之美。而增重東廣之價者。徙徙間出。迹其所自。豈惟山川炳靈。抑亦學校作成積習之所致也。郡有學。始基於南郭之廣法院。界于今之貢院。紹興十一年。辛酉。又改卜于茲。風惰雨漂。棟梁壞剝。齋廬漏溢。經閱傾側。士之鼓篋來遊者。若不安逆。春秋課試。皆以學校為寄材之地。而無久留之意。噫學校之設。豈徒爾哉。今太守曾公造。下車之初。祗謁于先聖先師。周行顧視。有動於色。其規模固以默定。而未發也。學明年提綱挈領。百廢具舉。一日謂郡丞姚公某。與其屬曰。大置壘以禍福涉莊之說。恐動濮俗。其徒之居。金碧照耀。爭務壯麗。陋則增修。壞則易置。若無其難者。翊吾先聖以大中至正之道。立名教。其徧天下。澤萬世者。為如何。而學宮之弊。一至於此。是為可後。乃以海陽令張君某為才。命董其事。伐於農隙而民不告勞。資以羨財。而費不及衆。昔之蠹朽者易而新之。昔之未備者增而置之。加意修飾。有司經始。不逾時而告畢。映以清池。環以粉垣。輪奐相新。一何盛耶。公之在潮也。以嚴明為治。清以克勤。敏而有斷。秋霜肅物。吏畏其威。淑景熙春。民懷其惠。歌謠載道。境內晏然。其於嶽奨士類。尊崇學校。尤切致意學有須賜大成樂。皆他郡之所無有。久廢而不講。公之始至。乃命主使肄習樂章。擇真聚而用之。冠弁峩如。衣冠繡如。珩璜琚瑀之聲。適乎疾徐。調絲匏竹。敲金擊玉。黃鍾大呂之奏。成乎嗷嶧。公與諸生仰登俯降。周旋揖遜于其間。使在庭之人。詠觀動聽。皆知賢邦君之將以禮樂化導此邦也。嗟夫。今之為政者。莫不以刑獄財賦為急。而視學校禮樂為不切之務。公獨後其所先。而急其所緩者。豈非家學有源。而見聞獨與特異趣乎。學既訖工。又率諸生行祭菜之禮。以告其成。公拳拳之意。豈徒為是文具也哉。繼自今學者講於斯。詠於斯。遊息於斯。庶幾亦有得於斯。他時以孝顯其親。以道致其君者。亦莫不由斯而出。則公之為賜。豈淺淺哉。某幸際盛事。謹撫其實。以傳諸來者。乾道元年乙酉九月日。郡博士陳餘慶謹記。

王大寶放生池記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首天地。乾陰陽。裁成滋育之化。以蕃庶類之植。羽騰蹄逐。鱗流介息。蠢動根荄。均被其澤。德亦大矣。紹興癸亥夏。詔郡縣訪唐舊跡。置放生池。申嚴法禁。以敦忠厚之風。潮於西山之麓。堙湖餘壤。僅存步畝。蓮沼以奉約束。索無於瑩。須臾以注。邀禽於龍樹。掌而揚。治襲浸久。固有革之者。恭惟太上皇帝。體堯舜以推至仁。稽商周以跃洪業。量包淵渤。恩沛雨露。奮志弘廓。宣以尋常之丘壑。縱噞喁咻咻之惠焉哉。今上皇帝。寅奉鴻訓。萬丕緒。好生之德。洽于遐邇。群黎萬物咸薰陶於泰和之域。乾道乙酉秋。守臣曾造來涖茲邦。政事修舉。期年而治。乃詢元有臨江立界之意。命海陽邑令張某相所以易之。維城之東。清江浩淼。源遠而派會。晝夜之流。混混不停。於是即其要津。冡基建閣。以除弘深。礲石刻名於其側。捐揲上下共十里。以禁採捕。涉旬而號奏。誠克釋於永宣之職矣。憶濟以衆。輿易若虹梁之為便。灌以桔槔。易若嚴粢之為渥漪彌之濱矣。可以活鰷鯆。鵝鶴之伎矣。可以舒鳰鵝。詳斯池之規。方于異剎。曠遠優裕。任其自適。廣乎衆多。巨細之無容。無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以有檣則晨奔弄脾而傳鳴和。回顧則暮雲歸岫而栖翮樂。南觀則靈潮

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四十五　二十三

崖吸而鯨鰐潛北望刑層巒幽翳而麼麻伏使倚而瞟視之頃首革尾涤
礬畝崔油油洋洋於波濤間而鳧鷺鳩鵲之属徊翔乎煙渚翹昂於沙磧
逃無網罟矰弋之虞仰而思之躊躇而繹之永興聖壽長久等於主主不
窮之道焉書載咸若之訓詩詠於牣之章其見於今日乎老臣居杭江瀕
時樂斯樂故特書于右

余靖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教攝倫天人之際以三乘四果開陳漸路其說曰一切諸善皆由信起不
遠業故種種諸法皆由戒起能攝心故六波羅蜜由布施起斷貪愛故百
福之報由莊嚴起無驕慢故是以群生歸向如流濕就燥不可禦者其有
釈勝之理乎潮於嶺表為富州開元於浮屠為勝寺暢師於僧官為極選
又以金仙氏福報性學之說開導後人故其答者如響之應也是寺有羅
漢殿歲時浸久基傾棟撓壓焉是懼風雨何庇乃倡而新之其募資也無
喜儭無羞澀問焉者像真焉者觀歸於信而後已由是伐材於山埏土於
陶購工於市而規模立焉自釋迦金人部從至五百羅漢之容率飭化而
像之歸於莊嚴而已又為二樓一儲宋朝太宗睿烈皇帝御書真宗章聖
皇帝及仁宗皇帝御製一鼎洪鍾而對峙之康定庚辰乃始基之慶曆癸
未而告成凡寺之刱完者飭之缺者補之壞者革之凡五百楹為一郡表

至者觸髙既落成踰嶺渡江絕淮走輦下七千里以其狀來請識歲月乃
為之書云

王滌拙亭記

東萊太原史平六十餘承命戍守於潮起小
亭於燕居堂後池之北岸有水竹皆因其舊雖景最幽寂而規模甚朴史
公餘退食橫書隱几默坐其上妻孥嬉嘲於旁且不知其異鄉之牢落也
史太息而自訟曰信勞二紀當塗名公卿固有知者不能求溢希涼致位
顯要猶幼稚窮山水之漁剣走七千餘里以糊稍稱以湖飽暖既主潮學
田以贍諸生建韓廟以尊先賢濬芹萊溝以疏水患築梅溪堤以障民田
可矣而又將闢金湯之固為朝廷設險以合保斯民而輙取上官之怒幾
不免竄逐賴仁者營至察其無私怨為完人嗚呼何其拙之甚也遂以名
其亭麻田居士于野吳君惠然訪史問其所以史語其故居士曰嗟史何
惑也夫性天之命也富貴貧賤亦天之所命惟樂天知命直以事道不作
偽以勞心不飭詐以釣名古君子之守分也吳謂之拙史覺然而起擎跽
以謝居士曰拙之義至矣哉不獨終身請事斯語願誨子孫使守之無斁

莫濤隆慶寺一真軒記

建炎二年歲在戊申一真居士錦于潮之北
城精舍曰隆慶其東有屋斬從丞丈居士葺之因其號目之曰一真軒有
客過焉曰請問一真之境若何居士曰子見上棟下宇亦白圭潔楹盈洞

闢游者改觀此非前日之懷於奴隸之盧者耶喬木挺秀脩篁叢林扶疎際
空蒼翠溢目此非前日之荒榛穢區者耶太唐寒廓山色相迎使人超然
志在凌雲此非前日之蔽於藩籬屏障者耶芙蕖覆水蛙黽屏跡泓澄淳
澈鬚眉可鑑此非前日潢潦之所鍾者耶夫有成有壞有治有荒有現有
隱有淨有垢於是可喜可惕可悲可愕可厭可慕者皆夢幻之境非一真
之境也吾與子試為一真之遊乎攝日月挾宇宙而未嘗域于大也於一
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而未嘗拘于細也上與造化者遊下
與無終始者友而未嘗墮于數也是境也人我都忘善惡雙泯能否俱絕
榮辱兩謝逍於其間無有間斷貫今昔而同時混天壤而共處凡目擊者
無非文殊門戶凡耳剽者無非觀音壇場凡意造者無非普賢林凡客乃
憮然自失改容禮謝而退居士書以為記

曾汪廣濟橋記

金山卒崖
俯瞰洪流悍鰐潛特各以為居自昌黎判史咄嗟之後一害去矣江勢蜿
蜒飄橫浪激特多覆溺之患偪抵中流勢若微杕往來冠履蹻肩摩踵
舸短楫過者寒心余欲編畫鷁為虹之幾閱星霜未遑斯舉適時與事會
畫謀協從一倡而應之者如響江面一千八百尺中增石洲廣五十尺而
長如之復加就焉為舟八十有六亙以為梁昔日風波險阻之地今化為

康莊矣費貲錢二十萬户掾洪杞通仕王汲式司其事從人欲也乾道七
年六月己酉始經之落成於九月庚辰是日也霜降水收為之合樂以燕
賓僚坦履之始人胥悸云郡守長樂曾汪書

張蒸仰韓閣記

公潮之
東古鰐溪也航溪有橋因邦人之願而作也橋之西有閣翼然壯麗因茲
橋而作也溪當閩廣之衝凡道于是者立馬倚檣溪渡移晷驟雨暴漲翻
覆一轉臂間漕使長樂曾公汪莫領郡閫郡請維舟為梁以濟公領之不
三易月而橋成潮人鑱石頌美述令德焉歲在甲午夏潦怒溢自汀贛循
梅下潰流奔突不可遏舊覽漂舟蕩汲者老存者無滿太守臨卬常公瑋
曰利衆者易興謀衆者易成是橋之建千里一詞已成之功可中瓦耶乃酌
約宜賞括帑劝義首爲倡響應嚮輸曾公聞而喜於是協謀參訂成畧指
授舊舫之大者少損之銳者易平之以便操楫出金貿材計直償工衆皆
一力從不淹時舳艫編連龍卧虹跨昨病涉者既履坦已復計餘縉創傑
閣于岸右積地闢基琴石拌溢隆棟脩梁重屋疊級遊歌覽眺遂甲于潮
踊建炳史襄公以先以古隸體扁之曰仰韓蓋韓文公芙想舊址實與潮
對也橋凡百有六舟造於是年秋仲告成冬初閣以臘月經始越次二月
訖工方啟精舍官給田以備後使軍事推官曹尚者時董其事常公合

桀狀聯。邀賓徐而落之。乃屬曹曰。是役不擾而濟。予力也。曹屏伏對。曰何
勞。顧二公規畫之素。曹奉行惟謹耳。環觀者相與嘆曰。物之興廢。信待人
若時耶。夫開端於前。植址於後。行者便適。歷者披豁。凡過潮者。悉戴二公
之賜。朋儕祝頌。肖像立祠。群請于某曰。洪筆勒成。予職也。今二公實惠偉
績如是。巨碑然無紀。某詳捻顛末。不敢以斐陋辭。謹撫實而述于左。　林
安宅潮惠下路脩驛植木記　紹興戊寅。予蒙恩將漕東廣。至潮間途趣
番禺。父老謂予曰。直北而西。由梅及循。謂之上路。南自潮陽。歷惠之海豐。
謂之下路。絡亘俱八百餘里。二路重岡複嶺。崎漫難登。林木翁翳。瘴霧甚
人。行者憚焉。下路坦夷。煙嵐稀遠。行人多喜由之。然猶有不便者四。自有
下路以來。役保甲爲亭驛子。亭驛距保甲之家且遠。客至則扶老攜幼。具
薦席。給薪水。朝夕執役。如公家之吏。不敢須臾離焉。俟其行乃去。客未至
則斜之于手。巡檢之土兵。預以符來需求。百出。客或他之。則計薪芻盡錙
銖。取資直而去。民以爲苦。此其不便一也。官兵商賈。魚肉百姓。編氓遠從
不敢作舍道邊。行人無所叩閽以求水火。長堤曠野。絕無蔭樾。炎天烈日
頂踵如焚。莫可休息。渴則飲惡溪之水。其不病者鮮。此其不便二也。驛可
宿。亭不可宿。日行止於三四十里。過是則投夜無所。橋道頹毀。積水不洩。

春霖秋潦。橫流暴漲。行人病涉。往往多露宿以待涸而後進。此其不便三
也。沙汀彌望。杳無人煙。盜賊來之。白晝劓劫。呼號莫聞。受禦者不一。而州
縣莫之知。此其不便四也。予聞之不覺失聲嘆息之不已。乃移檄州縣官。
既同王事。安可坐視而潮惠之守令。皆欣然相從。與其佐同心協力。創蓋
鋪驛。增培水崖。夾道植木。灣河爲梁。誘勸鄉民。移居邊道。而海豐令陳光
又唱增置鋪兵之說於予。而潮惠二守深以爲然。每亭驛各差兵士以供
執役之勞。而百姓之爲亭驛子者率皆罷去。俾得仰事俯育。不復有追呼
之擾。予又別上路驛鋪之冗兵。以益下路。依閩中溫陵上下路各置鋪例
聞于朝廷。於是鋪兵與居民相爲依倚。道傍列肆爲酒食。以待行人來者
如歸。略無前日之患。夫世事未有不忽於因循。而成於勉強。人情未有不
恍於須臾。而厭於持久。是役之興也。人莫不難之。今不費於公。不勞於民。
幸迄于成矣。予以爲不難於始而難於終。使所種之木。勿剪勿伐。因其枯
瘁者復藝之。所創之舍。勿折勿毀。因其摧圮者復新之。儻歷百年如一日
爲。驛經數政。如一人爲。夫又何患。此予所以深有望於來者。故書其歲月
以貽之。時紹興二十九年八月一日也。　鄭厚金山亭記　洎彌天下之
鎮也。岱華衡恒。中國之鎮也。金山。潮郡之鎮也。郡有鎮山。猶人有元氣。能

衛生者不問四肢九竅。五臟六腑。惟問元氣盛衰。如此則潮於金山何可
忽。諸鄉者潮之盛時。亭榭竹木。與蔚於其上。當其文物之美。版籍之號甲
於二廣。抑有所峯。兵戈以來。守郡者但務目前。推原之事所未暇舉。亭榭
圮於風雨。竹木殘於斧斤。不恤也。地與時會。翁侯實來。儒雅飾吏之餘。思
所以爲潮善後之方。乃致意于是舉。即山之隅。爲亭者三。曰凝遠。曰成趣。
曰披雲。俯揖全城萬家。於几席之中。紅塵與車馬分譁。蒼木共閭閻錯
俯仰之際。形容不盡。循山而東。則州岫擬藍。長江曳練。桑麻近落。煙雨平
峙。目力欠馳。景趣競遠。身居城郭中。翛然如在四牘之埜。於茲作亭以臨
之曰就日。其後絕山之冢。亭其上曰一覽。砌石爲道。絡繹其間。洗桃灌李。
種竹植木。以足其景物。夫潮之形勢。不在金山之壯觀。不在於亭榭竹木。
非亭榭竹木無以爲金山之壯觀。亭榭金山之冠冕也。竹木金山之襟袖
也。冠冕嚴。襟袖整。然後見金山之氣象。金山之氣象。實潮之氣象也。孰
謂太守翁侯是役苟作云爾。亭成。太守暇日宴客于其中。邦人士女。採餘
翠楹偕樂焉。惟茲邦人。見亭之成。寧知太守營亭之功。共亭之樂。寧知太
守建亭之意。不斂一銖。不役一丁。鬻材僦工。某亭宇如築私室。此太守營
亭之功也。蕡本本盛。浚源泉長。提綱振領。類非俗吏所能爲。此太守建亭

之意也。晨豊官建。是自今日。請華起。作繫屬後人。紹興戊辰鄭厚記。　林
汶可刻漏記　潮之城肇。而漏刻又愈於城之弊。究木栓芜水而注以版
浮箭。晚栓耿刻。歲久水甃栓腐。以至晝地測晷。是所以救腐之數。皇祐癸
巳冬。郡守下車。首完城。明年乃議新刻漏。有以臨汀郡蓮花漏而獻者曰。
其法出於侍制燕公。最爲精密。乃擇才校。就汀受法。指工繩木。丹金塗奩。
歷四旬。凡總六十事件。而漏刻成。成於甲午至和冬十一月也。盟壺納水。
不絕如綫。水之不暴。箭無逸刻。故自朔至晦。累三千刻。以較晝夜短長。一
與之合。獻者之言其信矣。十二月己亥。乃徹舊漏。用新法宜也。夫城郭溝
池。作郡之壯。鼓角漏刻。設郡之警。夫不可闕。郡太守畢宏其闕。又得其法
最精密。宜後來毋廢其法。且思郡守庫博鄭侯仲也。　鄭厚鳳水驛記
郡國有傳舍以待假道之賓客。古禮也。今天下道名曰驛。武人從而高大
加飾焉。則易驛之名曰衙。所以遲綉衣盪節之臨郡。與夫通貴重客。顧他
賓非可鄉舍。故一郡所以待過客者必有二館。否則上下混殽於市邸。此
羈旅之通患。潮居廣府之極東。與閩嶺比壤。凡將官於廣者。閩士居十八
九。自閩之廣。必達于潮。故潮雖爲嶺海小郡。而假道者無虛日。郡蓋有所
謂遲重客之所。而驛無舍。其所從來舊矣。自隋來此周歲。易盡補弊。自桐

廟學舍倉廩府庫下至獄犴營伍卒以奇羨隨先後緩急而爲之皆嚴固潔好方以賓館闕焉未備思所以力不勞而事濟者適掌驛以驛舍壞朽論使至加葺近功條椽總其事者請試點視因周視堂皇廨廡則寢者有室膳者有舍奴馬有芻飼之地井廁戶牖皆有條理以爲驛舍則華而大以爲賓館則與郡大小稱其宜既而得老屋數楹直子城東南隅乃故儲驛之宇於是易其地而兩增葺之因以郡水而名榜曰鳳水驛俾爲遣寢燕飫食之具爲擇著六案與竹木庄牀十有八席以爲薦藉者各三十器皿鋪鼎悉備使閽一人掌其扃與物之稽而加鑰焉過客之車馬及郡境請預以告授館之禮當致從事無怠雖然古君子所居一日必葺其墻宇去之日如始至無謂古人獨然自今以往凡至此毋壞几席毋毀垣墻俾後來者無之是亦古君子已郡僚來屬紀歲月于驛壁敢併以告

陳塏海陽築堤記

紹興辛亥九月大夫張侯被命鎮州至則宣德意訪民隱興利除蠹勸學勸農有循良吏風於是距城十保之衆知公之有志乎民也胥然釋耒耜言曰吾儕耕鑿于斯幾百載邊溪岸海倚爲長城固者伊堤之力今堤圮室家鴻鴈轉徙老稚之屬駢肩踵跡造于庭公延詢其故良久曰吾至郡工役不妄興臺榭無增飾恐爲民力困然是堤不葺民將永無寧居狂瀾吞噬日削一杯月且百倍數歲之後焉知桑田不轉而東海乎退而周諜洛度思始謝終命海陽尉楊善連而告之曰于其爲予往毋具文毋徐衆速則易竊緩不及事一心遠猷用宏茲賁尉至纖觀茫洋浩渺之濱巡履基地表識封域號召丁壯萬畚如雲一之日擾擾奔騰之勢合戰而退二之日奄鼇魚籃之區屹然山立三之日沮如化爲平土流民志其本業矣士相與詠於塾農相與歌於野謂此隄不築而委于潰黑屢以病吉非單群者以謀多而無伐大而訊講作者以力少才踈而敗乎是役也守與倅合謀宰與佐同力吾君子白孫萬世永賴其教之功乃宗地郡官合祠繪像既事謁予懇曰懷惠而報德覩額而起敬吾儕小人事也記文明遺俾追波鎸積與洄洛並傳郡僕士具母辟懽曰至人無功神人無名白邵侯之至是邦也崇教化緩刑獄戰追胥興義從安濟置垸宇候築館俾數十退然不矜意者期與世相忘衢壤間而泯迹無愧大庭之上小有形迹隨即刻畫豈侯本心哉然白公之渠鄭公之陂若功不加于時澤不送于後曷能使人去思之矣向也憂填溝壑低而指之枕席之安懽愉鼓舞社而稷之矣誰敢議抑使彰彰之治最呆使既刻而上聞矣一朝而迺召畫節鑿忠竭猷吉上金城萬里將爲天下大庇豈以此堤爲輩

功而欲予得言非紹興年月日記

許騫重闢西湖記

西湖古放生池有山嶄然擬湖傍古號湖山則知湖之來非一日異崖層出輕波紋平水影蔵光爲南州傑觀歲月既久湖亦蕪爲蹊蹊而榛荊叢生童然一山矣慶元乙未夏太守林侯嵘既成聚風月山概秀爨始發越因慨謂湖山並名豈有山而無湖哉車廉侯德明力贊其決於是剖擇濯剪叢穢引清流豬而廣之南北相距倍於昔立三亭濱於南曰放生介於中曰湖平跨於山之側曰倒景繞湖東西古無路誅茅穿徑沸柳植竹間以雜花盤紆詰曲與湖周遭横架危梁翼以紅闌鏡奩平開虹影究然數步之內祠宮梵宇雲甍鱗差浮築女墻粉碧相映中造小舟邀賓命酒荷香邇送特度菁然中邦人樂公德公每遊竹邊竹下草際苔中湧觴布席而坐公酒未竟終不去山與水相接民與守相忘嘗游詠于中即嘆曰湖山之樂古風流騷雅士往往以此寫幽興寄嘯詠於君民之際或客爲若使身安江湖心忘魏闕主意上宣王澤下壅是湖也欲樂得乎曉榭本青里開瀟條盡艎宮羽稚耋怫鬱是湖也欲樂得乎我公泣止奉天子教條獨行嶺海又欲以及民者及物雖天子萬年不待祈人欲鱗介羽毛皆涵聖恩以期聖澤與湖山相無窮則公於是乎樂在君也梅香月白春滿城我公政暇傳觴樂白民亦熙熙陶陶偈偈緻賞築野鱗州如屏如堵如綺如霧人在鑑中舟行畫圖則公於是乎樂在民也一鍬夫山叢湖平公與之鐵百年遺迹一旦還舊將見纓緌紳佩洋鮮迭出一以祈君壽二以同民樂三以振地靈起人物一廢舉而衆美具焉是用踴躍而書銘于湖濱之崖石

新隄記

寶祐元年南桂新隄成南桂之人自歲水再至漂田畝包廬居老弱沉溺壯者散之四方矣今隄固於舊吾黨之人得以父子室家奠者非賢使君之賜而誰賜歟伊而不記無以示來者遂相率請於府尹盍記之惟潮當循梅汀贛之下流每一漲至則四州之水匯于潮之溪以注于海溪旁皆平地也堤之以捍驟流而後民得以耕於斯家於斯古隄八十里望之若連繩然一睦不牢則繩遂斷絕而南桂之隄據要衝紹興辛亥水隄決僅百丈十保之地盡爲壑郡侯張行成史築之民乃粒六十年而蕃潦祐辛亥八月水隄潰與紹興害亦略等有倡爲塞水口之議者增其故基與水爭勢舂申之後方休而夏潦至又潰潰益甚新築之址亦化爲淵民白之郡聞之臺權郡興公應孝憲公吳燧皆曰築隄縣令職也海陽令王君嗣翁爲有才亟委之令乃相地之宜避水之衝立標以定其北北起許銀巷口南抵五福堂後而又外築逕南横逕以障數千戶口分十號論以

總之時有不便告者即委主簿趙君孟淦相視簿曰覆轍可鑒乎宜從令議擬始定矣顧其役大其事未易集也今郡侯全公昭孫涖事之初首訪民病慨然曰事有急於此者乎春且潦吾民其魚矣促成之乃命陳趣檢濟督役出入田間與役夫同勞苦侯一意任之民有悍然不從令者有以他辭規避者侯不阻不忘諭以利害而戒勉之要以事成就乃止又以令言閱其棄地之庭而怠者力悍者偕勞役者懽悅令亦特屈而相勞焉不數月而役舉蓋爲堤之址廣八尺其上半之其高一丈二尺其長如廣之數七十有六夫以工計之者三萬有奇經始于壬子仲春告成于癸丑孟夏而溪東之堤所以捍三保之民同時並舉里人陳天驥董之於是兩岸屹立悉復張侯之舊矣或曰天地之數有六十窮則復始是堤也其潰有潰之者其築有築之者蓋數也大圭曰非數也人也向者紹興之役蓋有塗扇謠言巧相阻敗者矣非張侯其孰主之近者之役亦有轉移吾說沮撓吾令者矣非全侯其孰成之不然堤之成久矣然則亦人爾安得諉諸數哉故大圭謂是役侯之美有三知其人而信之明也堅其力以行之果也寬其役而恤之仁也行一物而三善得焉是可以書侯又慮新土之未實也大植柳以盤其根患衝流之易突也累乎堤以杖其暴其爲後日慮

至深遠也噫嘻推是心也豈特一堤而已哉寶祐元年記

元熊炎重建文廟記　詩書禮樂之教行而天下多善治仁義道德之說明而天下建善政蓋吾道非空虛無用之物而化民成俗有非刑名法律可能及自漢而下良吏著名史冊者皆以興學立教爲首而人或以迂闊視之噫吏道不古世變亦極矣潮俗號爲易治建學且數百年繇昌黎延趙德爲師而人亦敦於學行後來士風方之鄒魯元運初興王師平江南不數月廣去天遠僅六年始定亂離斯瘼癃老稚幼寄命鋒鏑經生學士宣直逃難解散而已潮介海外雖拉歌自如誰以之爲守禮義之國乎干戈甫定潮僅爲郡然經營收拾於武夫健將之手章逢輩方轄跡遠扎宮墻遺地鞠爲園蔬美輪美奐誰復念此丁侯聚來潮大廟草創規制朴陋無以寓敬恭建鄰必大須鄉學府尹陳祐權府陳薦皆有意修復命能有成至元二十九年正月貳府王宏始成正殿他宇謂可次第就而遷者從輿又未及竟肅政廉訪張公以是年五月監治涖政慨然念曰勉勵學校宣明教化吾職也此而不圖無以塞上意稱明旨一日語鄭君曰廟雖王侯所創而實重于請也其績成之毋中道廢吾能主張是鄭唯唯承命公復集椑泉令之曰前是官府之役率不給直汝避焉今給以傭費食以學廩必勉諸有

受若直怠者事者罰衆亦欣喜就役於是舉之登登伐之丁丁斧者鋸者斤者斲者日陳于前公躬自課督率漏下乃去晝必傳餐而食不撓一人而人用勸自經始至落成三月爲門之間七爲廡之間二十有四厨湢庚藏無不具棟梁榱桷無不飭配祀像設無不藻繪締繢又懼其無以養也爲之置潮陽田一莊每歲收粒肆佰石以助供給其區畫具矣嗟夫學校風化之本表章尊顯夫人秉彝好德之不容已者況久廢必興又什必起人事物理必有當然或者創之而不遂其事爲之而不既其功蓋特之未至雖聖人不能先時而彼爲時之既至雖聖人不能後時而不爲潮學之興國公爲政出治之先務而亦待之有待於公也用能於旬月之間一復舊觀使殊方萬里知朝廷崇儒重道之意而聲名文物復炳然於世變風移之後非使臣之遠有光華者乎非使於四方而不辱君命者乎經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又曰教人以善謂之忠公可謂忠且勇矣興一事而二美具所宜得書潮之士居游其中惻然動念於茲學廢興之由而思所以副公教養之意蹈德泳仁砥節礪行不以詩書禮樂爲空談不以仁義道德爲迂說則家稷人皐又豈不大可書哉公名處恭汴梁人至元三十年癸巳將仕郎廣南東道儒學副提舉熊炎記。

姚連泉重建元公書院記

潮爲廣左甲郡文物亦諸郡甲在昔學宮雄偉韓山書院亦然宋淳祐己酉邦侯周君梅叟喜其文物盛欲以道學淑人心乃營元公周先生祠于郡庠右謂公爲道學權輿也併拓宇以聚學子聞于朝得請亦曰書院横渠二程晦庵四先生皆有功於道者遂合祠焉五戊寅兵火郡類與昌黎伯安靈之地悉皆瓦礫獨元公之宇如魯靈光後因爲學移而爲廟建至元壬辰廣東道肅政廉訪張公處恭分治來潮鼎新文廟路總管陳侯佐復移廟而爲書院經始未全同知使舉舊侯小云赤不花繼之卒作甲午春本道儒學提舉熊炎沿檄至郡慨然有意成之就委山長張圭英石國珍併力了辦乃勤垣墻乃塗塈茨乃立祠像不逾旬月凡者悉備於是祠堂之間五講堂之間三翼列四齋前峙門無復舊觀而新之視昔有加焉仲丁舍菜新祠觀者欣歎今張君逵其子仲明自潮來書其事屬熊記韓不復因思道在天地間歷萬世如一日有續無絕有存無亡不以世道升降爲升降不以世運盛衰爲盛衰吳古鴻荒有熊氏以上無筭惟精惟一自堯始傳而舜禹又傳而文王周公孔子孟軻是謂道之正統軻後道脉微扶正學者如荀楊仲淹之輩皆功不逮軻寥寥千載始有元公疏源導流太極動靜之體五殊二實之妙仁義中正之理凡天地人所由立萬事

萬物所從出。天下學者所以正心脩身者，二程朱於四先生又引而泝之，遂使道學涵濡人心，養成士君子之質，非後來孔孟歟？宋熙寧間，公嘗持漕憲節，潮亦行部之所，祠固宜然。非爲侍節祠也，爲道也。於道有功者，廣合祠但土木之功大則弊，世更事異，道則無弊無革，侍有知道君子扶持耳。其有志於道若子孫宣勞其間，宜也。至如總管陳侯力主維之，又能捐己宅充廣之，蒼侯聞出力以助之，其餘任事辦材給用度，補闕遺，則於職分亦宜書，皆可書。書院舊有田，暫爲浮屠氏所據，又安知他日肯遺之，不復姑俟之。今我朝崇尚儒學，講明理義，尊先賢，續道統，求道有書，在求繼有國，在元公其大有功於後學，豈不有廢？何以興？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前太學進士姚然記。

河民先重建水東韓廟記

士君子宦遊以得江山爲樂，江山以得士君子爲重。方其登臨遊目，騁懷俯仰，千古嘯歌，自適，及其後也，邦人懷思愛及草木，則有尸祝之者矣。昌黎先生之於潮亦然。公以忠言謫潮，道迪人心，功在生民，嘗愛溪東山水之勝，公退之暇，時一遊憩，亭下之木，所親植也。舊株既老，蘖枝復生，州人以韓木稱之，且端其花以卜科目。或曰：公嘗遣官祭鰐魚于此，其下即鰐魚潭也。廟舊在城南，宋淳熙己酉，丁侯允元不忍虛其勝，蔽芾甘棠。遷公廟鎮之，以天水趙君文忠陳公配。蓋公嘗請趙爲師，以訓潮人知學；陳守是邦，又嘗熱鰐于市，道同志合，猶一日也。距今百餘年，雖葺凡幾。元延祐四年，憲僉張公世榮行部至潮，致敬焉，徘徊眷慕，深慮脩葺之費無所出，非所以計久，乃聚儒生捐金貲，田計五十八畝七分，歲轉穀一百三十四石五斗，其用心尤遠矣。泰定三年秋，牧守亞中公馬合馬偕士友絕江謁祠下，至則門廡亭宇皆烏有矣，惟正堂僅存，遺像蕭瑟，粉壁穿剝，梠柱朽蠹，僅支風雨，慨然久之。士友悉言其狀。公曰：文公功德若是，江山形勝若是，而又憲司維持甚其可廢乎？歸與同知宋君用、府判賈侯、推官劉君克敬、知事趙君弘道謀，僉曰然。遂以命儒且戒勿擾，儒吏令惟謹，乃跡故基，乃市良材，鳩功濟從。二時惟真，是釣是鋸，是斵是礱，仆者構之，腐者撤之，已而正堂巍然，兩廡翼然，三門巍然，維亭維祠，各復其舊，中外一新，丹艧交映，號雲飛棟，曉蜡流階。東負三峯，如屏如几；西面橫江，樓臺鱗櫛；大海豬其南，蛟龍所家；三河海其北，檣楫若汪。一登廟而山川之勝盡在目，城南有是乎？由是揭其堂曰仰高，取泰山北斗之義；爲亭曰天風海濤，取相期風濤觀之句；爲尊賢有祠，崇德也；侍郎有亭，存古也。合而顏其門曰韓廟。萬戶汪尹公請大書不一書之。經營于丙寅冬十有一月，成于丁卯春二月，秋八月而潤色大

答。涓吉落成，牲酒既具，邦大夫率僚屬咸拜于庭，士友鼓舞而慶曰：微諸君，廟其墟矣。大夫曰：文公之靈也，斯道之福也，聖天子之德也。方今天下清平，崇重儒術，潮雖海濱，自文公以來知有教矣。至今號稱易治，而吾儕得優游其間，是果誰之賜歟？有係於世教民彝者，君子與其興，不與其廢也。嗣而拓之，且將有望於後之同志者。言畢，屬僕記之。於是乎書。潮州路儒學教授何民先記。

張思敬脩文廟新田記

潮爲郡，僻于海隅，而風士頑鈍，民始未知學。然仆且易化，迨唐昌黎至，命師教育之，迄今號稱多士。宋甲門趙諸郡學有廟，盡偉，試士于兵，獨書樓肄然。至元甲午，憲僉張公廣恭分治，循說舊規，慨然以興復爲己任，命徒衆鄒必大董役，不踰歲而落成。沉鬱輪奐，士子動色，然颶風不常，木性易腐，公深以爲憂，曰：學有田無幾，而養士也若是，剝而凡裂，柱傾而椽撓，則將若之何？適工畢初，欲餘財及後時而助者，得若干，悉置田凡四百畝，距浙治遠，租輸運頗難，從佃者請而優之，取直而已。毋夫之荒也，廩弗徵也，學職一員專其出入，然非土木之費不敢用，凡平於滋矣。會其數，不爲不多，落然旋巧於簿書間，浴蘇而來歸焉，有厭無木之加新，吁可嘆也已。吾儕道周孔之道，職師儒之根本，曾尉懶之不若，舉依公創始之端，頹毋摩乎？思敬自江西遷歷至潮，凝鄭君言，再革其弊，表諸梓，不惟衍張公之永圖，庶來者知所警也。至於田畝之界址，租數之詳，具之碑陰云。大德壬寅，提舉侯思敬記。

黄剛大三河驛壁記

昔世祖皇帝臨御十有六年，平江南，潮爲僻遠，師至晚乃下。至元二十六年十一月，叛逆夫攀首鎮，廣東道宣慰使來潮，剪棘夷道，招集流離，稍復爲郡，東西介閩廣之衝，南北枕山海之會，饋送歸劇，無日無之。送往迎來，送無定舍，前政念斯民瘡痍之後，卑補度且，然且人之來不館，不厭首人所賤。同知替朝列慨然移檄于升總管丁驛府判馬脩武階升倅，倅議以充，皆二一日諗於衆曰：方今寰海內外同條共貫，惟舊壯邑，是雖纂布，十里一亭，六十里一驛，今下如建瓴水，凡通津要途，尚不可缺，况城郭乎？乃卜日相地，則舊基百然闊，命奔遞恐後，若不期而集。值洞務役採境內，沿檄出征，府判馬脩武董其事，獄曹世旦暮巡督。出己見規畫，位延亭綿而已。爲堂前後有二，爲廡前後有四，柱石堅固，垣墻周密，面勝湖廣，氣象軒豁，背山鑿池，景仰幽勝，風月有時而自至，冬夏無適而不宜，湯沐飲食之需，伏帳服用之具，件件精備。是役也，至元三十一年十月經始，同知萼侯凱旋，又踰一月而工未就，慶久從妨，農時皆從吏詰之，曰：今與汝期，違有罰，如期記事。時則元貞元年四月□日，命剛

大為之記。惡謂驛館之設。其來久矣。昔成周盛時。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至漢高朝有置傳有馳傳有乘有軺傳。傳即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置馬。謂之驛騎。歷代相因而損益者隨其時。欽惟皇帝繼統。勵精圖治。垂萬世業。振弊起廢。政臣子服勞之日。任郡牧者。不敢不勉。按驛之興。民癆其成。故能不擾而辦。俾破碎凋殘之後。復觀太平之盛觀。塗塈丹雘之美。益彰遠使之光華。自王公卿而下。與夫一介行李。於是館焉。吾想夫馳驅奔軺。朝幽燕暮荊楚。冒霜沙蒙煙瘴。至則解鞍弛擔。偃仰欠伸。撫手捫腹。彈長鋏而行歌。攜胡床而坐嘯。馬芻奴飯。吏散庭空。休息之際。使臣於此其有思乎。詩不云乎。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又曰。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古之使者傳令入境。則訪求民瘼。覽察風謠。視其財用之豐不豐。畚道之圖不圖。田野之闢不闢。戶口之增不增。所以廣朝廷之耳目。明郡政之臧否。而後得為使之體。若夫飾廚傳。取名譽。非侯之所望於使也。使乎使乎。苟以是心至。不惟知侯之為侯。亦可知使之為使也歟。言既。驛吏請書于壁。

劉貢珍續石柱記前教授何民先有記見上。

潮之宣聖廟。自宋迄今。凡六遷。紹興間。徐侯璋遷于今地。迨景定癸亥。澌侯義甫教授黃岩孫重建。始易木柱以石。事甚偉。兵火後。毀折靡存。元朝以來。廟守草創。職教者因循簡陋。泰定初。教授何民先端有感焉。召匠計之。工錢價殘。以庠廩不贍。遂寢。偶真學廬域得石柱小大三十根於里中蔡氏舊居。購以楮幣交川浮陸運出。凡礎而置廟庭。亦石之幸也。越明年。士洪騤後其勢遂沮。何公憮然。記之曰。石不負余。余其負石。直興廢有數而猶有待乎。天曆己巳冬。本路判官小云赤海牙諧學。深慨殿制不古。詢之耆老。咸曰。此五虎陳氏舊宅壞而創是焉。是以制度失稽。木久且蠹。命吏之講以石柱。捐俸十楮。賢府推周偉照磨陳鈺。亦各捐俸。諸生因請遷廟于學右。以尊聖人之居。方董工。會憲僉任公仲琛偕憲史黃士俊。郭友直。按巡勉勵。祇謁先聖。時禮殿始基。見石柱而喜。訝本學歲入無以為繼。乃捐俸率屬。像以助工。又舉聖制躡從。俾儒人隨其豐儉以助焉。自非尊德樂道。能如是乎。諸生忻然如弛擔。又得以睹聖人宗廟之美。乃相非言曰。昔之興學置田者黨訪張公也。後由贍士者黨訪趙公也。今之興學端從者憲僉任公也。從二公既為之講祠立像以光于前。今我公亦宜祠之以振于後。然此非公之本心。特潮士愛之深慕之切。欲以表我公之德與斯石相為終始也。昔何公作記。謂有負於石。由今觀之。乃石之遇耳。何負焉。信廢興有數。且有待乎。天曆三年正月。潮州儒學正盧俊劉貢珍記

程準揭陽雙峯院記揭中志記文。不皆士教者不拜。此篇獨缺不錄其說以忠善忻義。行文有法。感人情思。與他寺院記迥異。故特錄之。

世人以成壞觀物。見其成無不喜。見其壞無不悲。成者自成。壞者自壞。於我何有而作是念。善哉善哉。此天地聖賢之心。愚不肖之所同。儒者之謂善。緇佛者之謂無量心也。一切萬物。皆有成壞。是悲喜心。無有成壞。由其不壞。壞無不成。故自一念之喜。以圖其成。天工可代。七政可齊。六府可修也。自一念之悲。以極其壞。滔水可抑。龍蛇可驅。河流可塞也。竊巢石窟。珍樓寶屋。廣狹不同。華陋殊絕。皆不過人天小果。皆何足以置忻戚於其間。然十室之邑。三家之市。蓬廬一宿。終身眷眷不忘。他日過之。頹垣斷礎。未有不徘徊故墟。為之感愴者。他日又過之。珠羅璨堵。如舊觀重整。又未有不欣然慰滿。若己與有力焉。此豈俟有窮奢極侈之工。動心悅目之景。可以牽縈懷抱者。終不成壞。壞無不成。使之心猶吾之心也。吾不知此日是心何從而來哉。天高地下。在物無終壞之理。往過來續。在人有不壞之心。波積蘇業壞。以成壞較難易。金地寶林。以興創為殊勝。雖其徒悄知道者。亦必感然嚮聞然嚮矣。皇元仁洽萬方。兼情慈教。天馬臥海。龍象如如。而揭陽雙峯獨罹劫灰。自丙子至戊申。三十三載。歸德彰君振來尹茲邑。報恩無地。將經始起廢。民父老合辭薦請。君乃捐俸流施。延釋子石山戶璞董其役。璞亦鋻橐畢力。初構殿九楹間。始庚戌夏。迄辛亥冬。邑人劉君用賓林君秋翔妙善隨喜法堂。閣經輪轄。山門品列。廊廡魚貫。僧寮師堂。香積寶庫。種種完美。又三年。梅坪蒙君來。沿檄適至。暨歸衆繼五十萬圓滿之。且尹有人民社稷。補弊塞責之不暇。能以餘力及此。蒙君非居仕是邦。而從與無吝容。若劉與林鄉之善士。視璞雖為善不同。要皆非有所利而為之者。不遠數千里。諗記於予。公等得無悲其壞而喜其成乎。是心也。何從而來哉。無往不復者。天之道。感今懷古者。人之情。余所謂天地聖賢愚不肖之所同。蓋有不求而復。無為而為者。秉彝好德。固非夷法之所能外也。韓山蒼蒼。韓木葱葱。大顛堂堂。廬存人亡。數書珍重。吾意公亦喜其聰明識道理而重其憂世之悲也夫。斯文耿光。千古一日。余方求公書而玩索之。又安得不因諸君之喜而為之書也。尹字文舉。今為惠州路推官。蒙字仲剛。今為潮幕長。識齋劉君。時主簿。程卿友梅石。山林與璞自號也。財施工力姓氏列著碑陰。泰定紀元甲子三月朔。承直郎南雄路總管府推官程準記。

趙玉傑重建潮州韓文公廟記在水東。

按蘇子碑。公廟在潮者宜也。其文尚已。然所書止王君滌遷廟城南事。僕非所知也。其參造化關盛衰浩然

而獨存者將終古祀之。豈特元祐間盛事哉。厥後廟二。其城南則鄭侯良臣因創講堂以來學者。今獨存其城東。則有山曰韓山。亭曰韓亭。木曰韓木。手侯遇丁侯允元。因而更祠之。孫侯叔謹併建八賢祠。劉侯用行。牟侯濼。塑著不怠。廟用以修。今皆無復存者。森森古木。生意蒼然。造化盛衰。固實有待。皇元統一。文美聿新。延元貞二年。布大中粘里來長茲郡。利浮橋立茲廟。大德五年。卞侯主宗循猶未完。九年常侯元德監乃係指俸計佽鼎年茲工。是時則有將仕張君昕以清石英識為郡知事。狄為役為懷為之責。其志也專。其任也勇。其營度也久。其使民也不擾。瓊之鍳之。栞之培之。又從而恢拓之。用工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有池有臺。有松有竹。仍建八賢祠於右。兩廡三門翼如峙如。優快二亭於其側。閎偉壯麗。殫智極慮。邦之耆老來拜來祝。咸曰。吾不圖今日復見韓亭之盛若此。且視昔有加焉。匪韓公之靈。抑吾張君有以致其侯而彰其靈也。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至此而益昭昭矣。近惠陽別駕工君濟寀徽至潮。謂僕知學。語以其事。且俾書以遺潮人。僕謝不敏。則患量命寧揭陽將拜祠下不果。今羅浮去潮幾千里。未知果遂所志否。茲僅以賤姓名附于下。豈非平生至幸。故僭以蘇子所不及書者書。大德十一年夏五月。從仕郎惠州博羅縣尹兼勸農事趙孟傑記。

梁祐仰韓閣記

潮之為郡。介于閩廣之衝。凡趙閩越廣者靡不經焉。郡之東有濤晉鰐魚之所窟宅也。昌黎韓文公辭而逐之。而其遺蹟至今弘深莫測。涉者病焉。宋乾道間。曾君汪來守斯郡。始造舟為浮橋。以濟不通。繼是而作者或鑿石為橋礎。或屋其上。以便往來。數十年間。溪水泛濫。橋遂中折。驚風怒濤。舟或淪沒。民甚苦之。至正甲申歲。府判番侯賢薤事伊始。慨然曰。修理橋道。余職也。爰與推官崔侯思誠謀。後之。未幾同知伏侯嗣善。長盧君德直。知事張君宗元鑒至。咸曰是亦便民之一也。遂捐俸以相其役。且曰。是役也。必擇屬之廉能者任焉。事乃有成。詢于眾。得錄事林君智鏡。命之曰。君以廉能信於民。今舉君以董是役。期於必成。府不汝責。其曰毋怠。君受命。乃鳩材礱工。日往來其上。與群工相可否。或以石。或以木。各適其宜。鎮守萬戶邢惟明偉是役之浩也。亦施錢以助不給。越數月而橋成。築亭于橋上者為楹二十有四。為閣于橋之西。而未得其名。眾曰盍橋之東。韓山在焉。昔日於是名曰仰韓。傾復其舊。落成之日。郡侯幕賓集宴其上。仰觀壯麗。俯視淵深。乾坤端倪。莫不獻狀。東有韓山之秀。東湖之美。南有文公書院絃誦之聲。西湖之山界其西。金山諸峯聳其北。誠一郡之偉觀也。越明年乙酉。林君以請事至廣。具本

末之詳于憲府諸公。咸嘉其功之有成也。於是憲僉劉侯伯温篆書仰韓為閣之額。峰山公復大書濟川為橋之扁。且屬余撰文以記之。余謂韓文公驅鰐魚以綏此土。太守曾汪即其溪為橋。今之繼政者又能起廢而新之。且閣于其上。以為仰韓之所。俾潮人沒世不忘也。錄事林君又能襄其事。令而後潮人思公侯之惠愛與韓公相為不朽矣。他日諸公乘駟馬過此者。無野水橫舟之歎。大其施於天下可也。遂為之書。至正六年丙戌。奉政大夫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梁祐撰。

迷失頫通圓通閣記

觀夫大士垂迹。徑百億須彌山。百億香水海而不能喻其及物悲願功德之高深也。是以后主君公育濠庭尹。億兆元元。靡不愛戴。豈非攝十地。證十號。慈性圓通者能若是邪。潮東臨大溪。實閩粵要津。宋郡守曾公始造舟為梁于中流者二十有四。而柢柱于兩岸者亦如舟之數。後之人於橋西城門上。權作圓通閣以為斯橋之冠冕。內附初閣隨兵燼而橋判僕丹前府判買住脩之。不數稔而風濤蕩滌殆盡。至正甲申。倅東齋君秋官崔君咸以為念。遂屬錄事林君新之。適貳守張君下車。曰此守土當為率。旅助之。就建圓通閣增其舊制。閣之東仍建華嚴閣。請前任南山禮翁善蓉為閣山足成之。萬戶邢侯暨僚屬亦有功于是。越明年元幕盧君亞幕張君到官。覽山川之勝。感今古之棨。韓亭在望。議作仰韓閣于橋之上。凡是役。皆會府諸君建言。周其美者。錄事之力也。是年冬。林君沿檄至羊城。以其事來告。乞予為記。貳憲奉議公為書其扁。予惟圓通大士。從無始劫來。以聞思脩證二十五圓通。十體大辯才。誓度一切群生。聲入心通。無諸障閡。其旨淵哉。厥今當路諸賢。政通民和。成此盛事。豈非圓通願力之旨乎。林君號一清。永嘉人也。嘗筆大士像。喜動龍顏云。文林郎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迷失頫通記。

李俊府官續題名記

元有天下。六合一家。設官分職。遠邁前古。路置總管府。府之長官曰達魯花赤。正官曰總管。即古之太守也。次曰同知。即古之通守也。又次曰判官。曰推官。古有是名矣。皆同堂議事。一紙署判。前代守倅姓名。已班載于郡志。今之英僚。未有紀者。至順辛未。亞中大夫王侯元恭以江西省理問來守茲土。凡關於郡政之大者。起廢圖新。不可勝述。一日。諭于學校諸生曰。郡有牧守。其來尚矣。潮為廣左甲郡。未教之蕃之富。民淳俗熙。昔稱易治。蓋昌黎道化之地也。任師帥之責者。得其人。則日漸以治。不得其人。則日漸以亂。吁。牧守之責。不亦重乎。今將列府官名氏于后。壹示將來。非惟備郡志之闕。且欲使後人指其直回以為懲勸。豈不建數。諸生咸曰善哉。王侯之用

心。且内省不疚者矣。至順壬申五月望日。潮州路儒學教授曹南李僕記。

宋文古賦　蔣之奇北遊賦并序。潮陽吳先生子野有道之士也。自少好遊。凡四方幽遐環詭之觀。無不至也。過余於南海。留與語數日。復告予將北遊也。作北遊賦以送之。辭曰有美若人兮。寔生長乎南州。爰自少以誕放兮。好輕舉而遠遊。采丹砂於句漏兮。問仙靈於羅浮。蹁無著之三山兮。闚巨鰲之番休。搴菖蒲於曲澗兮。擷靈藥於芳洲。要安期分我以大棗兮。還把袖乎浮丘。闚朱明之洞户兮。杳不測其深幽。過鮑靚於南海兮。曾不肯以少留。復舍此而之他兮。曰吾何適而不逍遥。陋區中之狹隘兮。騁蒼螭而駟玉虬。訪重華於九疑兮。彼禁山以揭竟。止南嶽而見魏夫人兮。巨石龍蜒而無垠。泛武夷之清溪兮。升慢亭之飛橋。與洪崖以相肩兮。挹玉井之滿流。揖麻姑以爬背兮。屬將騎之玲蓋。控黄鶴以凌雲兮。追陵陽而友王喬。覩琴高於釣臺兮。既遺鱗之遊儵。窮鑄鼎於帝軒兮。訪首山於中條。陟半削之嶠陵兮。想鸞鵠以飛超。躋太華之絶頂兮。覿玉女之洗頭。觀通玄於皂獃兮。槃骿齒於既熄。問廣成於崆峒兮。畏採精之可憂。麾陰山而睹西王母兮。萬無穴處。吾不與夫卒化之執。優頑吾磬於無何兮。回吾車於不周。登寒門而歷玄闕兮。忽焉忘其道路之阻脩。逆一士於沉墨

兮。欲下接乎虛𣱵。塵無爲而驅象罔兮。合漠而參寥。僕回眺聽。曾不得其彷彿兮。高用師横與離婁。罕海寓於句繳兮。恙龍絡而并包。乘變化以獨往兮。並不記乎春秋。復天地而不老兮。運怛惚姑而裹蜉蝣。擘衆妙於庰奧兮。謂無得而獻酬。上與造物者爲友。而下與外死生遺禀樂者儔。吾乃於是乎相求。

黄溍博陵家塾賦　鳳城越東之佳地也。林君鳳城之偉人也。予來書而南。見其山發水環。拳人之耳目。而不可以星月覿。於是乎知有異人以產乎其間。及得君而生。見其氣閒神妙。照人之衣冠。而不可以水玉映。於是乎又知有老作以穆乎其表。然則是塾之興。豈苟乎哉。幹方寸之清而發見乎詩書。窮不可名狀之變。而浸淫於闕閻。使飛羌量揉輪斵而已。巍攫攫奮攘奕而已。君不使是。遑戢積紬。槾郭而已。馮鍾樹焚鋻爵而已。君不使是。試叩君之所存。而告于子弟鄉人曰。隨巷簞瓢可以爲顔淵原憲。苟以致厥之便。而求安於此者。不知學也。帳前馨妓而不亂於馬融。圍中校書而不傳於孟子。或以華嚴之故而不安於此者。亦不知學也。是之所獲而心或不知。形之所留而神或不隨。森森予詠萬象之横前。而不足以損吾之毫釐。此其善學之使。而若亦望予弟鄉人之至於斯也。若夫歲月之春秋。廊廡之巨細。則有詩焉。有記焉。茲不僕折其一二。

蔡渤圓嶠賦爲津寸胡所仲侍郎丞。絪緼吐柔。庠叙福地崆峒天答。上有嶠之圓兮中規。下有臺之方兮中矩。天地澥氣兮革爲方臺之洞賓。天地正氣兮革爲圓嶠之洞主。山宋遊書。視頗從呂。蓋毎問訊方臺之客。東遊圓嶠之鄉。始見夫地闢清漳。在天一方。危樓縹緲。偉觀寥翔。南山號猜仙兮。弄虎之跡。西山號侍仙兮。化龍之臺。東望梁山兮。白鶴茶床之舊。西望　山兮。金鶏丹灶之光。八柱中峙兮。上陵圓穹之蒼蒼。八窗玲瓏兮。旁臨圓輝之煌煌。則曰此圓嶠之境界也。繼見夫桃和露煌。杏倚雲哉。樹兩兩兮扶日花。七七兮迎風開。雲旗畫翻。王母下也。玉笙夜響。帝子回也。鳧飛天外。子喬過也。鶴集雲端。令威來也。圓冠珠履兮環列紫府。圓顱素頸兮歌舞瑶臺。則曰此圓嶠之人物也。有美一人。角巾羽衣。青眉紅頰。著丹習中。德圓而神。機旋性内。道圓而覺。尹日圓精。威壓筆下。卿月圓魄。光宣海角。侍玉皇之香案兮。佩奉舉之圓符。守奎文之閣兮。侁環立之圓木。卓帶仙階。沾濡帝屋。則曰此圓嶠之洞主也。須臾客退。擧以其主曰。方臺下圓嶠一等。此去非特尋丈矣。圓嶠群賓。衆首而笑曰。竭渤海之波。疏圓嶠之德。難盡磨蒼崖之石。說圓嶠之熟。雖窮渤海之東。圓嶠在中。其主意之藏。有不知之淵。主意之發。有不言之功。盍棄蓄塗後。駐貽元

氣。鈞衡乎春夏秋冬。方其丹鳥赤翅。如烘如焚。大聲始蛻。龍師不聞。我於此時。一嘘生雲。蒼狗白衣。如峰如絮。風伯離之。波神不慭。我於此時。一嘘爲雨。陰霾不開。四維方墨。風雨如晦。三光如蝕。我則談笑扶桑。而浴日波濤。洶湧。山岳摧頽。鰲脚一動。鱗介其腥。我則雍容一柱以撑天。況其一毛一羽。可以爲一世之瑞。一草一木。可以爲文章之英。侍其麟趾鳳髓。亦可以享富貴而長生。信夫圓嶠之豐功茂德。非騷人墨客之所可得而名也。於是集而歌之曰。赤城丹臺兮。司馬子正之廬。石橋鐵柱兮。萬稚川之居。青城天目兮。譙先生之都。此數公者。知入而不知出兮。蒼生之望其孫又歎曰。乖崖公欲分華山兮。鑿壁其蒼。六一公欲洞神清兮。像鶴成行。東坡居士仇池之穴兮。託身老於四方。此數公者。又知出而不知入兮。江湖之志。其莫執若圓嶠之仙翁。俗出入之全德。君看圓嶠之居。扁以老圃之額。既等壺嶠於春秋。何羨黄花之晚節。是圓也。東都以前。彼美一人兮。晝錦于相。東都以後。彼美二人兮。菊坡于五羊。念四夷未賓。陰陽未順兮。天其未許我公之閑。吾不顧公爲端平之崔兮。顧公爲慶曆之韓。方臺之賓。欽衽而知之曰。太極圓其圖兮。動静乘其時。九天圓其象兮。進退適其宜。歲爲仙出爲相兮。是圓嶠之機。藏主用其妙藏兮。遂援筆而賦之。

題詠

圖經志韓昌黎集中有左遷至藍關示姪湘及瀧吏等詩皆非潮州所作今不贅錄。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　䰵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蠔相黏爲山。百十各自生。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營。蛤即是蝦蟇。同實浪異名。章舉馬甲柱。鬬以怪自呈。其餘數十種。莫不可歎驚。我來禦魑魅。自宜味南烹。調以鹹與酸。芼以椒與橙。腥臊始發越。咀吞面汗騂。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獰。開籠聽其去。鬱屈尚不平。賣爾非我罪。不屠豈非情。不祈靈珠報。幸無嫌怨并。聊歌以記之。又以告同行。　答柳柳州食蝦蟇　蝦蟇雖水居。水特變形貌。強號爲蛙蛤。於實無所校。雖然兩股長。其奈脊皰跳。擲雖云高。意不離濘淖。鳴聲相呼和。無理祗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我棄愁海濱。恒願眠不覺。叵堪朋類多。沸耳作驚爆。端能敗至樂。仍工亂學校。雖蒙句踐禮。竟不聞報効。大戰元鼎年。孰強孰敗橈。居然當鼎味。豈不辱釣罩。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懼染蠻夷。平生性不樂。而君復何爲。甘食比豢豹。獵較務同俗。全身斯爲孝。哀哉思慮深。未見許迴櫂。　別趙子德　我遷於揭陽。君先揭陽居。揭陽去京華。其里萬有餘。不謂小郭中。有子可與娛。心平而行高。兩通詩與書。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及我遷宜春。意欲攜以俱。擺頭笑且言。我豈不足歟。又奚爲於此。往來以紛如。海中諸山中。幽子頗不無。相期風濤觀。已久不可渝。又嘗疑龍蝦。果誰雄牙鬚。蚌蠃魚鱉蟲。瞿瞿以狙狙。識一已忘十。大同細自殊。欲一窮究之。時歲屢謝除。今子南且北。豈非亦有圖。人心未嘗同。不可一理驅。宜各從所勝。未用相賢愚。　陳文惠公赴潮陽倅　況醉猶難別常州。潮城春色重淹留。公門預想消憂處。望闕頻登海上樓。　休把空言較短長。算來齊物也無妨。蠻民解唱升平曲。頻須開懷入醉鄉。　潮陽作　景淡花初落。寒生海上潮。門前歸北路。微雨柳垂條。　靜院鶯啼竹。幽欄蝶在花。登臨轉惆悵。斜日兩三家。　遊西湖　附郭水連山。公餘獨往還。疎煙魚艇遠。斜日寺樓閑。繫馬芭蕉外。移舟菡萏間。天涯逢此景。誰信自閑顏。　遊鳳棲寺　十里水煙遠。禪居倚杖藜。地靈人不老。山好鳳曾棲。署氣消詩畫。苔痕長欲齊。松間何所得。泉石兩三題。　歸闕感懷　望闕二年餘。中宵夢玉除。忽聞天上詔。下厭海邊居。歸路尋芳草。空囊載舊書。君恩何以報。零淚落襟裾。　憶潮陽　東西樓閣與雲齊。天際孤煙認惡溪。記得幽人舊吟處。獨遊亭在野橋西。　寄潮州于公九流　扁舟如葉路東西。一片灘聲下惡溪。當日亭臺舊時客。相逢莫惜醉如泥。　濂溪先生書大顛堂壁　退之自

謂如夫子。原道深排釋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　鄭厚寒食登韓亭　燔身介子意何忙。理迹昌黎道更光。慷慨一封論佛骨。流離萬里入蠻鄉。孤芳亭角留韓木。遺愛人心比召棠。勿謂筆端無造化。如何祛鰐似祛羊。　王安石送潮州呂使君　韓公揭陽居。戚嗟與死鄰。呂使揭陽去。笑談面生春。當復進趙子。詩書相討論。不必移鰐魚。詭怪以疑民。荆公疑此蓋重所見輕所聞也。有若大顛者。高材能動人。亦勿與爲禮。聽之泪彝倫。同朝叙朋友。異姓接婚姻。恩義乃獨厚。懷哉餘所陳。　唐庚潮陽尉鄭太玉。夢至泉側。飲之甚甘。明日得之東山上。作夢泉記。今余作詩。爲賦此篇。　入道肯者相。出神得佳泉。起尋定中境。偶在山之巔。四人踊躍歡。數里聞潺湲。備聲到嶢絶。滿意流甘鮮。雖深石可數。太寒魚難全。分爲橋隸長。賤作珠璣圓。一甌宿酲解。三嘆沉痾痊。恍惚尚疑夢。歡呼欲成顛。山澗短於井。海飲疲生涎。那知道在邇。幾作野遺賢。事故由人興。物爲知己妍。誰陪濠上遊。諒携室中天。雖無十文華。中有一滴禪。名酒覺殊勝。宜茶定常煎。蘭亭羽觴冷。魚腹青萍連。新文未遠矣。開卷猶淙然。徑欲抱琴去。臨流聽天全。不但受以耳。感哉神者先。篤爲夢泉操。第入樂府篇。時前輒後起。萬事付有緣。　文天祥題潮陽張許二公廟　沁園春　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嶽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張巡。愛君許遠。留取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鋼。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被人唾罵。安得遺芳。古廟幽沉。遺容儼雅。古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仔細思量。　輿地記勝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爲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計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不覺離家已五千。仍將衰病入瀧船。潮陽未到人先說。海氣昏昏水拍天。　潮州南去倚宣溪。雲水蒼茫日向西。客淚數行先自落。鷓鴣休傍耳邊啼。　嶺南大抵同。官去道苦遼。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惡溪瘴毒聚。雷霆常洶洶。鰐魚大於船。牙眼怖殺儂。　州南數十里。有海無天地。颶風有時作。掀簸真差事。並韓詩　過嶺行多少。潮州瘴滿川。賈浪仙寄韓州此身曾與木蘭舟。直到天南潮水頭。隔嶺篇章來華岳。出關書信過瀧流。峰懸驛路殘雲斷。海浸城根老樹秋。一夕瘴煙風捲盡。月明初上浪西樓。賈島寄韓潮州大光并序　相府潮陽俱夢中。夢中何者是窮通。他時事退方應悟。不獨榮空辱自空。白居易寄潮州楊繼之　風雨瘴昏蠻海日。煙波魔斷惡溪時。嶺頭無限相思淚。泣向寒梅近北枝。李德裕是

矣。詩。潮民遺愛底八十里長堤。胡士送大守李朝奉潮陽山水東南奇。魚
塩城郭民熙熙。當時爲撰玄聖碑。而今風俗鄒魯爲。陳文惠公送潮陽李
牧之韋漳浦從來瘴癘深。潮陽南去更難禁。當時三戰曾無事。不放閑愁
入寸心。陳文惠公寄題韋滴州齋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鄉。從
此方輿載人物。海邊鄒魯是潮陽。陳文惠公送王生及第歸潮陽三陽圖
志宋楊萬里詩登韓文公亭。侍郎亭上草離離。春色相逢萬事非。今日
江山當日景。多情直擬問斜暉。寄潮州刁太傅　夾荒村落獨遊亭。江
上寒山列翠屏。記得幽人舊吟處。梅花庭院竹青青。送進士林從周黃
程歸潮　空夢孤戰偶無成。半落歸心萬里程。莫向花前詠招隱。已留大
債在神京。　卉山毛羽忍傷予。歸去潮陽足養蒙。自有亞中孤劍在。莫將
閑泪洒春風。　宿潮州海陽驛不寐　醉來還睡睡還醒。長是三更夢便
驚。細數更聲有何益。不然作者數麼到天明。韓批來三五遍四更時不可
矣。數更聲先驚夢。非知心者不能會意。臘前蚊子已能歌。揮去還來奈爾
何。一夏攪人終夕聽。此聲元自不須多。韓批後口獲邪國不在多耳。蚊聲
云乎哉。余於二詩深有感焉。讀者不可以辭部而遺之也。謁昌黎廟
南海行幾徧。東潮尺一來。若無韓子廟。只有粵王臺。文字天垂日。輿亍草

上埃。聊吹鱷溪水。洒起六丁雷。　題韓木　老大韓家十八郎。猶將雲錦
製衣裳。至今南斗無精彩。只放文星一點光。　突兀高先生一間天。身前身
後兩般看。亭前樹子關何事。也得天公賜姓韓。　登南州奇觀　前臨大江
浮橋。江心起三石臺皆有亭。　海邊樓閣海邊山。雲竹初收霽日寒。有着
南州奇觀了。人間山水不須看。　玉臺冰底卧青龍。海外三山直眼中。奇
觀獨名洋未是。只消題作小垂虹。　平臧班師明發潮州　不是潢池赤
白囊。何緣扶顧到潮陽。官軍已掃孤兒窟。歸路莫華山水鄉。使去羅浮參
玉局。史登浴日折扶桑。還家兒女修行李。滿袖雲煙雪月香。　潮陽海岸
望海　動地驚風起海湫。爲人吹散兩眉愁。身行島北新春後。眼到天南
宗盡頭。衆水更來何處着。千峯赳此却回休。客中供給能消底。萬頃煙波
一白鷗。　除夜宿石塔寺　醉後先眠客莫嗔。誰能守歲費精神。幸無爆
竹驚寒夢。休羡椒花頌好春。今歲明年才隔夕。人情物態頓趨新。還憐兒
女團欒處。坎欠屠蘇第十人。年飲者蘇余居第十。林嵘郡守詩題西湖山
石。　咫尺移文唤即麈。此亭便可配韓亭。溪流橫過一灣碧。山色平分兩
岸青。落日鐘聲鳴遠樹。半空塔影到寒汀。雲煙滿目皆親種。留與邦人作
畫屏。湖山蓋林守所疏建生對高春放晚衙。春來和石也穿芽。臨邊雲闊

三千頃。樹抄烟横數萬家。貯月未圓松頂碎。怙風無力竹欹斜。叮嚀好護
湖山景。養得陰成宿翠鴉。　登潮陽東山　小雨上東山。層層着意看。尋
泉行處僻。就石坐來寒。赤烏歸周旦。蒼山起謝安。功能成底事。一抹莫雲
殘。　九日題潮陽縣齋　去歲重陽尚故鄉。今朝官舍又重陽。人情不似
黄花好。處處相逢一樣香。　王安中詩潮陽道中　火輪升日路初分。雷
鼓翻潮脚底聞。萬竈晨煙熬白雪。一川秋穗割黄雲。嶺茅已遠無深瘴。溪
弩方逃畏舊文。此若有田能借客。庚成終欲老耕耘。　王滌郡守詩懷潮
士吳子埜。　株悰半落慘離群。疊翠樓前日漸曛。金餅光浮升海月。玉龍
鱗甲護霜雲。吳星淚火隨堤見。歷歷蕉歌隔水聞。馬足車音在何處。嘯南
峽路鎖煙氛。　贈子埜歸潮時會大名府　河朔頻河地早寒。城煙半落
水回環。幾番夜雨漲新岸。一片秋雲歸舊山。君馳漸騰梅嶺外。我来猶桃
菊籬間。潮人若問何如守。病骨支撐兩鬢斑。　王漢郡守詩金山獨秀峯
千古歷嶙峋。標奇世絶倫。形從天賦授。名自我推論。漢所命名衆嶽猶
前席。群峯合望塵。不知居海郡。知己是何人。　趙師立詩石門嵒　勝境
傳天下。曾封第七山。一區懸石際。萬木插雲間。鳥過暮山碧。牛眠冬日閑。
欸聲初隱隱。疑自武陵還。　傳自脩詩題濠上齋二絶。　焉知魚樂我非

魚。夢裏榮枯覺則無。休學龐蠅貪紙穴。小窗終日謾劬跌。　小齋千大凹
堂之。只着連林與大爐。不涉語言君識否。莫從門外着工夫。　偶成　疊
翠亭前秋水深。思韓亭下木成林。一生不得文章力。且向潮陽度歲陰。
訟牒無多公事希。道心已熟壯心微。晚來吏散閑携杖。步到金山趁月歸。
再題濠上齋　外物爲藩籬。障此道之僞。林則終日迷。迷者然爾静乎
見。出入間。悅幾猶異境。誰能入吾鄉。鄧今四時正。　薛利和詩文惠公獨
遊亭　軒楹前臨一水湄。此亭誰見獨遊時。春風坐處無人伴。秋月行來
有影隨。文酒爭開亭會友。溪山贏得自裁詩。城東老屋今仍舊。當日高蹤
孰可追。　韓亭　嶺脊孤亭勢倚雲。前臨城邑後荒村。八十里外入歸火。
四百年間木尚存。直北惡溪衆滾滾。落南瘴海霧昏昏。先生偉績傳青史。
萬古民懷逐鱷恩。　西湖亭　一泓泉色漲漪漣。獨擁西湖幾百年。泛出
芙蕖蘆萬疊。鸛楊鄉狀三眠。雪鷗卧聽彈僧磬。錦鯉行驚釣客船。若比
錢塘江上景。只他十里好風煙。　曾汪郡守詩送舉人。　樂作疑遊太古
庭。韓門今喜見諸生。千間廈厰雄思。萬里橋成助去程。玉鰲盃深鄉意
重。銀蟾宮近客身輕。前賢已有驚人擧。更聽臚傳第一聲。　常褘郡守詩
送舉人。　革去頒風斬選掄。翕然公論一時伸。棘闈共試三千士。海郡聯

飛二十人。挽跣馬群空冀野。好看鯤化上雲津。從來自有湖平讖。由此公卿穩致身。　韋元振詩。會諸官韓亭。　我愛韓亭好。文公緣逼真。音容雖已往。英槩恍如新。　我愛韓亭好。天邊眼界寬。引勝延勝友。笑語出雲端。我愛韓亭好。霜空宿露收。望中江入海。應有濟川舟。　陳知柔詩。謁韓祠。　斯人何罪竄南荒。來謁孤祠淚數行。恐有遺書藏壞壁。豈無哀賦吊沅湘。精神不受蒸煙蔽。道義長涵日月光。四壁蕭蕭香火冷。何人能與作堂皇。　韓木　潮江波靜碧如掃。一畝寒陰禽自呼。莫把甘棠比韓木。令人瀟洒共長吁。　康成遺寄書帶草。玄德祥標羽葆桑。名與此山俱不朽。何如煙抄鬱蒼蒼。　讀潮本韓集　大雅寥寥不復還。如公幾得古人全。格高枯淡後志賦。意到渾淪原道篇。趙子遺編今復亂。歐公校本孰能傳。古音秘矣尤難識。聊與磨鉛一究研。　劉黍詩蒙齋　蒙齋遠塵市。勝槩幾多清。山下一泉湧。望中千畝平。林深俗客少。野小曉煙輕。杖屨從登眺。誰知有利名。　史浩詩。送潮士王司業知温州。　平生予韓子。廟食南海濱。千載凜英氣。鍾此真天人。道德昔未泰。膏流今不屯。向來于韓子。無乃公前身。　林東美詩西湖亭。　金山亭榭遍林泉。獨有湖山占得先。一鑑靜開塵外境。數峯高挿水中天。迷人幽鳥聲如剪。隔岸奇花色欲然。太守與民同樂事。公餘不惜綺爲筵。　方庭實詩金山亭呈翁守。　新亭高敞挽城隈。萬里江山爽氣來。雲外孤峯擎日晚。林間啼鳥喚春回。登車攬有澄清志。覽景慚非賦詠才。太守風流民訟簡。落成尊酒許相陪。　丹碧崔嵬切斗魁。峯巒憭抱水縈回。春歸巫谷幽花發。日上樓臺宿霧開。天近鳳城瞻帝座。雲迷鼇海接蓬萊。登臨誰會逢留意。共折梅花更一盃。　魏詩見遠亭　金山鼇脊壓蓬宮。見遠堂開萬象空。心與天遊身世外。眼通雲到有無中。嶺頭樹接蒼梧北。海面帆來日本東。此景春容吟不盡。丹青圖寫愧宗工。　于九流和陳倅遊西湖。　高城連水石。對景未能還。白日臨流坐。清風伴我閑。縱心移棹去。半醉入花間。未必逢僧語。蓮香已解顏。　鮑梓詩。登前守李公亭。　李公亭即鮑公亭。何事因仍舊日名。官守二年如過客。風流千古是虛名。洲蘿繚繞亭新徑。潮水微茫認故城。陵谷變遷君莫問。此中氣象轉分明。　陳希伋詩。題鳳棲寺。　千載傳聞孰是非。高梧脩竹晚風微。欲知古寺曾棲鳳。棲鳳今無燕雀飛。　許仲禮詩鳳棲寺。　地環疊嶂倚長空。丹鳳曾棲晚霧中。厥閣至今無燕雀。溪山隨處有梧桐。竹榮秀實飽晴景。瀑瀉寒泉激應風。佇看來儀新樂府。吾皇勳德與虞同。　鄭太玉詩。潮陽東山。　暮天凉雨急霏霏。十二巫峯高復低。醉

鬼不受風飄斷。只恐行雲自濕衣。　黃公度詩。瘦牛嶺。　自笑平來爲食謀。扶攜百指過南州。特乎四野皆青草。此地何曾解瘦牛。　盧廷輔詩。鳴湖。　並山終日孃孤舟。深入桃蹊訪阮劉。流水落花無問處。居人云是古瀛州。　龔茂良詩。惠來驛。　十里平疇際遠山。上青未動覺牛閑。行人多謝晴相送。只恐妨晨雨大慳。　晴雲當午爭揮扇。曉霧生寒人着綿。此是嶺南春氣候。日中長有四時天。　彭廷年詩。浦口莊舍五首。　浦口村居好。光忠創置難。切雲架樓閣。依水植琅玕。澤飫三冬潤。松聲五月寒。子孫懷舊德。乎恐不盤桓。　浦口村居好。清賓勝當華。堆書爲伴侶。種藥是生涯。吟苦詩成癖。心閑道長芽。匣中時自瑩。蟠蟄有龍蛇。　浦口村居好。柴門鎮不扃。情藏深滴翠。寒蔔嫩抽青。酒審驅吟健。林風引睡醒。東堂清泚處。侍創君蓮亭。　浦口村居好。盤飧動輒成。蘇肥真水寶。鱗滑是泥精。千困蝦堪膾。朝酲蜆可羹。終年無一費。賓話足安生。　浦口村居好。憑高望處賒。稻田千萬頃。農舍兩三家。熊路通雲磴。溪船挾蓼花。太平無事日。處處盡桑麻。　黃補詩韓木。　先生來潮南。先生一時屋。潮南得先生。潮南千載足。嗚呼潮南俗亦薄。先生遺樹今猶存。春山二月春鳥響。遊人樹底羅酒尊。尊殘倚樹初不語。惜覺山翁淚如雨。山翁之淚良可憐。我生不及元和前。元和萬事已塵土。惟有巫邊留此樹。樹本於人果何識。爲是先生手親植。先生一去今幾秋。巫頭滿樹春風濕。從昨夜何惻慄。儼似當年祛鱷邑。鱷魚東渡不回頭。一帶寒江遶郡流。郡人向挽爭歸去。樹與江波相對愁。　徐璋詩。送舉人。　揭陽多士天下都。聲名籍籍南海隅。往往能騎龍馬駒。喙手可持於菟犬。食刀所亦外盡。綠沈予逆金僕姑。太阿何止敵萬夫。四海可歸輿地圖。一舉控旗到三吳。金單樓上甘泉書。不比白面謝石奴。漢庭挺出萬卷儒。主尊含哭御玉壺。此時賢隱氣焰舒。更看相踵升亨衢。鳳池鷄省爭鳧趨。　張燮詩和韻　驃騶佳氣凌三都。金光搖動天南隅。追風千里麒麟駒。神珠盡撥蒼龍頷。巨鼇金背浮方壺。詞源白練飛舒姑。偉哉賓興賢大夫。南觀扶搖九萬圖。機雲聯藻擒東吳。銀鈎健字揮領書。燕關歎伯呼縣奴。鸞控鳳吹光寒儒。北門視草席久虛。騰空萬丈虹蜺舒。相將直上青雲衢。影金鳴玉彤庭趨。　元張智甫和忠佑廟詠韓木韻。　先生種木昉於唐。木到于今色倍蒼。有大才名蜀相栢。無窮教思召公棠。人懷遺愛誰甘斧。天鑒孤忠不忍霜。願與靈株長不朽。韓山山上一爐香。　歇甘露寺。　頻分甘露自楓宸。滿作郊行認不真。屋詐天台小方丈。僧疑石室老功臣。半霄雲霧聞人語。一塊虛空挂佛身。要識此山

奇絶處石間詩句最精神　山行有感　柔一盂兒飯一鍋閒關石竅作生涯山林純是歡娛爲天地不關煩惱花荒草田園元亮屋浮萍弟妹少陵家此身不得如微物有猶命人重歎嗟　山中憶故友　自從學舍厄戈矛嗟昔文盟一宴休不見新詩來飯顆似聞哀誄滿爪丘未寒夢繞梅邊驛才甚心懸雪裏舟顧入東都名節黨如今尚有幾人不　題翠香樓花樓獨上幾咨嗟望眼何由見翠華一水空流殘月去萬山枉被亂雲遮士夫不運中原變禪師誰唱半夜笳衆草寒煙凝綠望何人猶唱後庭花　洪必元詩省官命諸生爲守城馬發挽詩欲爲中奏立廟　伏波衆屍還馬革苦戰死至今骨猶香勳名照青史桓桓馬將軍或疑其孫子適月嬰孤燼四面集飛天生不爲捋俘死期爲厲鬼小卒竊閒關大兵遂劘壘滿城血爲池全家腦塗地英雄爲痛心三十餘年矣陰房野燐青壞道叢祠圯天朝未旌忠誰爲血其祀名公訪古跡立馬斜陽裏臨風吁英魂月寒天在水　黃惟賢詩萬卷樓登高　潮州書樓天下稀摩挲雲溪吞秋蟬人間健步方到得世上狗羽安能飛諸君於此興不淺嚳士與我心無涯泊澗長歡歌義酒一覽衆山拳石微　黃益詩朝人朝京道中　何事若波查謝令憶在家亂山隨去馬落日認栖鴉田野生涯盡關河去路

除斷橋人不度拂石看黃花　宿黃蘆站　古道樹丫丫青帘認酒家有山無樹色多雪少梅花鴈影雲垂地雞聲月在沙百年興廢盡何處問桑麻　黃光龍詩題萬壽院　人言海上有三山今見三城海國間雲散龍歸波浪闊草肥馬健甲兵閑日沉平野疑天近水近長空覺地慳任容入衆油幕疏闌來方丈叩三關　莫薦處詩謝郡守王寧軒　泮水美王侯能脩潮郡之泮宮也　泮水浴浴新廟有顒飛柳羅星棟梁揭虹黝堊丹青百堵皆崇東西從祀有睟其容冠佩裳舄几几雍雍千古爲古聖道尊隆　泮水瀰瀰芹藻其芳青青子衿斯游斯息顧謂余言伊誰之力曰我王侯豐功碩德可銘可鐫彝鼎金石與廟齊休垂之罔極　思樂泮水薄采芹藻王侯戾止其馬蹻蹻我有子弟侯訓教之我有老貧侯廩稍之我人好之何以報之既富且貴永錫難老　又蘇元嘗聞文翁興學於蜀蜀人美其德常衆興學於閩閩人紀其功蓋王政之本風化之源關係至重之潮自昌黎文惠數公之後鮮有以興學爲急務者至順辛未益吾王侯筆軒自江西理問來守是邦思所以美教化移風俗究心於學校急先務也公餘涖泮邑癸勉勵士類其德民化其澤于特孔廟方遷雖一殿落成百廢未舉公興慨然捐己俸以贍之準像屬以助之計工直節泮貲廩以新從祀以塑宮墻以完其規模宏遠矣諸生何幸覩此是大有功於名教乃爲之頌云　輿地紀勝四六　初入五嶺首稱一潮　土俗熙熙有廣南福建之語人文郁郁自韓公趙德而來　稻再熟而蠶五收鳳翔集而鱷遠徙　佛除青草黃茅之瘴霧勢冠十州三島之僊瀛　眷今古瀛實望南粵　雖境土有閩廣之異而風俗無漳潮之分　城號鳳棲溪傳鱷去訪古得文公之木手植猶存遠遊經子野之庵歲寒如昨（余崇龜賀潮州黃守）惟潮陽之偏壘實廣右之奧區　千里秀民久已習韓昌黎之教七朝故老猶能言陳文惠之賢（集戊良代潮州林守謝率執）惟時嶺表莫盛潮陽　儒雅相承乃韓昌黎之舊治風流未泯有陳文惠之清規（周上眷）潮陽之小壘實海南之奧區　揖餘慶之清風有退之之遺化　魚佩虎符杳自疑於無寢鳳城龍首恵何有於鱷溪（李公甫回張潮州啓）方輿勝覽演綸黃崇刲竹鳳城　封疆雖隸於炎方文物不侏於上國　文章政事曾逢嶺表之韓陳最習風聲今號海邊之鄒魯　碑記輿地紀勝韓退之題名（早吉韓云潘韓愈元和十四年題名在洊源并大顛望記附）李公亭記（唐正元十三年立）韓文公廟碑（東坡文集）金山石刻（金山始開金城山及韓山祠記郡守題名并州子石）招韓辭（陳文惠公為韓公祠為大以招之石曰招韓辭）古瀛集（賦三几著述之目于州學侯雄令編為集）潮州圖經（郡守常偉序）新圖經（教授陳宗衛序）三陽志　碑刻（濂溪像　文惠公像　梅前像　東泉像）韓文公像（方崧卿州）昌黎伯廟碑（東坡撰并書）鱷魚圖（陳文惠公贊）韓木圖（大昌王大寶贊）先天太極圖碑　四先生法帖（來坡　遊鄉　龜山　梅前）乾象地里圖碑　起文堂帖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三百四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四百五十三　十四爻

郊

郊祀神位

後漢東漢書祭祀志光武建武元年，祭告天地，采元始中故事。六宗群神皆從。注：黄圖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則北辰，川則河，山岱宗，三光衆明，山阜百川，衆流澤沼，阜澤以類相屬，名數敵望相王。　二年，制郊兆洛陽，爲圓壇，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地，赤帝位在丙巳地，黄帝位在丁未地，白帝位在庚申地，黑帝位在壬亥地。其外爲壝，重營皆紫，以象紫宫。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東月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别位，不在群神列。中營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外營門封神合三十二，凡千五百一十四神。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宫宿五官神，及五岳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宫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　建武中不立北郊，故后地之祇常配食天壇，山川群望皆在營內。中元年建北郊，使司空馮魴告高廟，以薄后代吕后配地。數類　漢明帝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

氣，因採元始故事，兆五郊于洛陽四方之兆，各依其位。中央之兆在未，主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勾芒。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先立秋十八日，迎黄靈於中兆，祭黄帝后土。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蓐收。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玄冥。各以四立日，黄郊則以季夏土王日，祀其方之帝，各配以人帝五官及星三辰七宿，亦各以其方從祀。

西晉晉書禮志武帝泰始二年，詔定郊祀，南郊除五帝座，五郊同稱昊天，各設一座而已。時群臣議五帝即天地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宜除五帝號，同稱昊天。從之。　按周禮，王者祭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社稷、五土、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兆四類、四望亦如之。禮春分祀朝日於東，秋分祀夕月於西。漢武帝郊泰畤，平旦出望宫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既郊，日月又不在東西郊也。後遂旦夕常拜。故魏文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煩褻似家人之禮，非事天神之道也。黄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于東門之外。又違禮二分之義。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祀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祀夕月于西郊，始得古禮。及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舊請車駕祀朝日，寒温未適，可不親出。詔曰：禮儀宜有常，若如所奏，與故太尉所撰不同，復

爲無定制也。聞者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戎事弭息，惟此爲大。按此詔帝後爲親祀朝日也。此後廢。

東晉晉書禮志元帝太興二年三月，親郊饗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是時尚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共在天郊。　成帝咸和八年正月，立二郊。天郊從祀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勾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地郊志略北郊從祀，則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塘江，先農，凡四十四神。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二郊所秩，官有其注。是月辛未，祀北郊，以宣穆張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晉舊也。

南宋南宋書禮志孝武大明五年，依漢汶上儀，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享。六年，帝親奉明堂，祀於五時之帝，以太祖配。

梁隋書禮儀志南郊祀天皇上帝之神於其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五方上帝，太昊、炎黄帝、少昊、顓頊，五官之神，木、火、土、金、水五行之神，太一、天一、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微、軒轅、文昌、北斗、三台、老人、風伯、司空、雷電、雨師，皆從祀。其二十八宿及雨師等座，有坎。五帝亦如之。餘皆平地。太史

設紫壇於丙地。北郊祀后地之神，以德后配。五官之神，先農，五岳，沂山，嶽山，白石山，霍山，無閭山，蔣山，四海，四瀆，松江，會稽江，錢塘江，四望，皆從祀。太史設瘞坎於壬地焉。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寶俱是天帝，於壇則尊，於下則卑，且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不煩重設。又郊祀二十八宿，而無十二辰，於義闕然。於是南郊始除五帝祀，加十二辰座，與二十八宿各得其方而爲壇。

陳曹與中郊祀禮武帝永定二年正月，南郊除十二辰、風師、雨師及五帝位。

後魏隋書禮儀志道武皇帝即位二年正月，親祀上帝于南郊，置木主七於壇上。魏書禮志二年正月，南郊天位在壇上南面，五精帝在壇內，四帝各於其方，黄帝在未，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祿，司人，在中壝內，各因其方，其餘從食者合千餘神，醊在外壝內。北史魏本紀明元帝太常三年，立五精帝兆於四郊，以太皞等及諸佐配。

北齊隋書禮儀志北齊制圓丘，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其上，以高祖神武皇帝配。五精之帝從事於其中丘，面皆內向。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風師，雨師，靈星於下丘，爲衆星之位，遷於內壝之中。後諸儒定禮，圓丘改以冬至，歲正月上辛一祀，南郊爲壇於國南，祀所感

帝靈威仰於壇。方澤則以夏至之日祭崐崘皇地祇於其上。以武明皇后配。其神州之神社稷岱岳沂鎮會稽鎮云云山亭亭山蒙山羽山嶧山崧岳霍岳衡鎮荊山內方山大別山敷淺原山桐柏山陪尾山華岳太岳鎮積石山龍門山江山岐山荊山嶓冢山壺口山雷首山底柱山析城山王屋山西傾朱圉山鳥鼠同穴山熊耳山敦物山蔡蒙山梁山岷山武功山太白山恒岳醫無閭山鎮陰山白登山碣石山太行山狼山封龍山漳山宣務山閼山方山苟山狹龍山淮水東海泗水沂水淄水濰水江水南海漢水穀水洛水伊水漾水沔水河水西海黑水澇水渭水涇水酆水濟水北海松水京水桑乾水漳水呼沱水衛水洹水延水。祀其神州位在青陛之北甲寅地。社稷位赤陛之西未地。稷位白陛之南庚地。自餘並內壝之內內向各如其方。

後周隋書禮儀志周制圓丘以炎帝神農氏配昊天上帝於其上。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衆星並從祀南郊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壇。　後周五郊祭配皆同後齊星辰七宿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亦各於其方配郊而祀之。

隋隋書禮儀志高祖受命乃定祀典為圓丘於國之南太陽門外祀昊天

上帝於其上。五方上帝日月五星內官四十二座次官一百三十六座外官一百一十一座衆星三百六十座並皆從祀。上帝日月在丘之第二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在丘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丘第四等。外官在內壝之內。衆星在內壝之外。凡祀昊天上帝五方上帝日月為大祀星辰四望等為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及諸星等為小祀。　天文志經星中宮四方二十八宿并輔官一百八十二星　星官在二十八宿之外者。乃同晉志角攝提至此大凡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輔官名曰經星常宿遠近有度小大有差茍或失常實表災異為方丘於宮城之北十四里。夏至之日祭皇地祇於其上。以太祖配。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營州咸州陽州九州山海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並皆從祀。地祇及配帝在壇上。神州九州神座於第二等八陛之間。神州東南方迎州南方冀州戎州西南方拾州西方柱州西北方營州北方咸州東北方陽州東方。九州山海已下各依方面八陛之間。其冀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於壇之南少西。

唐舊唐書禮儀志武德初定令冬至祀天圓丘壇於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天文皆從祀。日月內中外官及衆星皆從祀。其五方帝。又日月七座在壇第二等。內官五星以下五十五座在第三等。二十八宿以下百三十五座在第四等。外官百十二座在外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壝之外。　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其壇在宮城之北十四里。壇制再成。下成六十丈。每禮地祇及配帝設位於壇上。神州及五岳四鎮四瀆四海五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並皆從祀。神州在壇之第二等。五岳已下三十七座在壇下外壝之外。丘陵等三十座在壝外。唐會要玄宗開元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参定南郊之禮。禮官秘書少監賀知章禮儀使中書令張說等奏曰。昔先建武二年定郊兆於建業之南郊。去城七里。一壇之上尊卑雜位。千有五百神。去聖日遠。損益不同。至吾梁祠令。五星已下內官五十三座中官一百六十座外官一百四座衆星三百六十座。臣共所由勘史傳及星經內外所主職有尊卑舊圖座位升降頗錯。今奉墨勅據尊卑升降。又新加杠星等座。總三百一十九座。并衆星三百六十九座。凡六百八十七座。具圖如左。詔遞頒於有司。以為常式。十六日萬紀戊寅親享圓丘。令張說為禮儀使。韋縚為副使。賀知章重定從祀星辰圖。革去東晉尊卑錯亂之失。　二十年蕭嵩為中書令。改撰新禮。祀天一歲有四。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中宮加為一百五十九座。外官減為一

百四座。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五方帝從祀。時起居舍人王仲丘掌知修撰建議。曰按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左傳曰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禮記亦上辛祈穀于上帝。則祈穀之文傳於歷代。上帝之號元屬昊天。而鄭康成云天之五帝遞王。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於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之。因以祈穀。據所說祀感帝之意本非祈穀。先儒所說事恐難憑。今祈穀之禮請準禮修之。且感帝之祀行之自久。紀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請於祈穀之壇。遍祭五方帝。夫五帝者五行之精。五行者九穀之宗也。今請二禮並行。六神咸祀。從之。杜佑通典。開元禮冬至祀圓丘。儀禮前一日。晡後太史令郊社令各常服帥其屬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設五方帝日月神座於壇第一等。青帝於東陛之北。赤帝於南陛之東。黃帝於南陛之西。白帝於西陛之南。黑帝於北陛之西。大明於東陛之南。夜明於西陛之北。又設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五座於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各依方面其內官有北辰座於東陛之北。曜魄寶於北陛之西。北斗於南陛之東。天一太一皆在北斗之東。五帝內座於曜魄寶之東。並差在行位前。新唐書

太一天一紫微餘內官諸坐五星十二辰河漢四十九坐差在後又設二十
八宿及中官百五十九座於第三等其二十八宿及帝座七公日星帝席
大角攝提太微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十
七座並差在行位前唐書作市垣帝座大微五帝餘中官一百四十二座
在後又設外官百五座於內壝之內又設衆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壝之外
各依方次十有二道之間天寶中術士蘇嘉慶上言始置九宮神壇於城
東其壇一成高三尺四陛上依位置九小壇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
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
池西北曰青龍五數爲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在上六八爲下符於
遁甲此則九宮之定位每歲祭以四孟隨歲改位行棊謂之飛位自乾元以
後止依本位祭之遂不飛易仍減冬夏二祭當與中郊祀禮德宗建中元
年正月親拜郊司天冬官正郭獻之奏天皇大帝北極天一太一准星經
及天寶中勅並合升在第一等制從之　貞元元年十一月親郊司天進
圖勅令禮官詳定太常卿漢中王瑀與博士柳冕等奏曰開元定禮垂之
不刊天寶改作起自權制此皆方士謬妄之說非典禮之文請依禮爲定
詔令復依開元禮仍永爲則舊唐書禮儀志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

高祖神堯皇帝配座在壇上六百八十九座壇之第一等祀東方青帝靈
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
光紀及大明夜明等七座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
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座齊
列在十二陛間第三等祀中官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
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十七座及二十八
宿並差在前列餘百四十二座雜列皆十有二陛間又祀外官百五座於
內壝之內又設衆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壝之外按此星辰之位蓋深依制
圖至人觀象義和所職推步有常咸司萬物之精上爲衆星故氣有萬一
千五百二十物蓋星之與物各有所主今並依郊壇圖而爲之之正月
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都七座之又祀五帝
於壇第一等
宋宋朝會實太祖乾德元年將有事于南郊司天監新定從祀星辰圖上
之中書門下詳定祀昊天上帝儀設皇地祇之位從祀五方五帝五星總
六百八十七位有司議請以僖祖升配昊天上帝太常少卿張昭請以宣
祖崇配詔從之宋會要太宗淳化二年二月八日吏部侍郎兼秘書監李

至言伏見立春祀青帝舊以句芒配今以金提氏及句芒配按令式及開
寶禮無金提配食之文伏請止以句芒配詔太常禮院參議既而上言曰
禮經並無金提氏並配惟祭歷代帝王舊典有金提句芒二神配太昊伏
犧氏廟亦猶風后力牧后土供配軒轅廟其上王祀黃帝止以后土從祭
今請祀青帝日去金提配座祭歷代帝王仍舊兼配從之九朝長編紀事
本末真宗景德二年七月丁巳詔以十一月十三日有事于南郊上封事
者言郊丘天地神位版皆有司臨事書題多不嚴肅望令重造行禮日置
於玉輅前清道赴祠所詔鹵簿使王欽若與內臣吳廷孚詳閱修製欽若
言司天監供到南郊神位版內有五方帝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
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臣竊恐是五帝之名理合迴避詔太常
禮院并檢討官同詳定以聞既而上言謹按儀禮鄭玄注及開寶義纂靈
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者皆是五方帝號又漢書注五帝自
有名即倉帝靈符赤帝文祖白帝顯紀黑帝玄矩黃帝神斗是也既爲美
稱不煩迴避從之欽若又言南郊神位版據司天監丈籍壇陛之上升降
未便漢書郊祀志五帝爲天神之佐今五帝在第一龕天皇大帝在第二
龕與六甲嶽瀆之類同處北極衆星所拱今與尚書大理之類接席帝座

爲天帝之尊市肆斗斛宦者之星附焉今居尚書大理三公輔星第二等
之下與二十八宿積薪騰蛇杵臼之類同在第三龕畢主尊卑甚未便之
如以北極帝座本非天帝蓋是天帝所居則北極在第二龕帝座在第三
龕亦高下未等如以爲同在壇上不拘等列則陛龕差級誠虛設矣況所
命行事官第一等以四品充第二等以五品充第三等以六品充是則位
既高而官亦崇矣又太微之次少左右執法子星之次少孫星天棧當爲
天福天記當爲天紀闕丈未正理合討論望令司天監崇官參驗詔欽若
與禮儀使趙安仁太常禮院司天監同檢討詳定以聞欽若復言周臣陳
請不可復同尚權請委禮儀使等詳定從之既而安仁等言伏崇文院檢
討杜鎬陳彭年狀按開寶通禮元氣昊大則稱昊天據遠視之蒼然則稱
蒼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託之於天故稱上帝天皇大帝即北辰耀魄寶
也自是星中之尊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地又曰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是則天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列又郊
祀錄壇之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行位
前餘內官諸位及五星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座齊列俱在十二陛之間
唐建中元年司天冬官正郭獻之奏天皇北極天一太一準天寶中勅並

合升在第一等。從之。貞元二年親郊。令禮官詳定。太常卿漢中王瑀、博士柳冕等奏開元定禮垂之不刊。天寶改作起自權制。皆方士之說。非典禮之文。請依禮為定。詔從開元禮。仍為定制。郊祀錄又云。壇之第三等有中宮市垣帝座等十七座。並在開元禮義羅云帝有五座。一在紫微宮。一在大角。一在太微宮。一在心。一在天市垣。即帝座者。非直指天帝也。又得判司天監史序狀。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勾陳中。其神曰耀魄寶。即天皇是星。五帝乃天帝之北極五星在紫微垣內。居中一星曰北辰第一主月為太子。第二主日為帝王。第三為庶子。第四為嫡子。第五為天之樞。蓋北辰所主非一。又非帝座之比。太微垣十星有左右執法上將次將之名。不可備陳。故總名太微垣。星經舊載孫星而壇圖止有子星。辨其尊卑。不可同位。天轅主鑾與華輅不當作福宗。天記一星在午階第四龕。別有天紀。九星在寅階第三龕。壇圖並載。不當改而為一。竊惟壇圖舊定。悉有明據。天神定位。難以躋升。望依星經。悉以舊禮為定。詔從安仁等議。十月六日。欽若復上言。舊史天文志並云北極北辰最尊者。又勾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又鄭玄注周禮謂禮天者。冬至祭天皇於北極也。後魏孝文禮六宗。亦升天皇列五帝之上。此皆良史鴻儒所述。豈皆方士誣妄耶。古禮舊制。未必全是。至如九宮貴神。天寶主祀在宗廟之上。文宗細紓元典。掇率鄙見。降為中祀。厥後水旱作沴。元興果以覆族。往者陛下特頒明詔。列為大祀。靈心昭答。景福並臻。今如以方士為妄。即九宮之祀可廢焉。至如中市帝座。雖前代未有異論。按晉書天文志。帝座光而潤。則天子吉。威令行。既名帝座。則為天子所占。列于下位。未見其可。又安仁所議。以子孫二星不可同位。陛下方洽高禖之慶。以廣維城之基。苟因前代闕文。使為侍禮。實恐聖朝茂典。猶未適中。豈可信正元之末學輕謏。略經史之群儒讜論。除執法天輳天記三星。安仁已有典據。今請如舊。其天皇北極帝座孫星四座。臣已新制版位。恭俟宸旨。詔天皇北極特升在第一龕。又設孫星位于子星之次。帝座如故。十日。復言帝座止三。在紫微太微者。已列第二等。唯天市一座在第三等。此人情之所未安也。又晉志。大角及心中星但云天王座。實與帝座不類也。詔特升在第二龕。十一月乙巳朔。南薄使王欽若。奉神位板對于便殿壇上四位。望以朱漆金字。自餘皆黑漆。第一等金字。第二等黃字。第三等以降朱字。悉貯以漆柙。覆以黃縑帊。上降階觀之。即付有司。仍戒各謹其事。禮儀使趙安仁上新定壇圖。且言郊壇神位令依儀注寫定。望付司天監製為繪圖。壇上神位四。昊天上帝。皇地祇。太

祖、太宗。第一等神位八。五方帝、日、月、神州地祇。第二等神位七十二。北辰、耀魄寶、北斗、天一、太一。五帝內座凡六位。並在前。五星十二辰河漢壁內官四十九座。嶽鎮海瀆十八座。凡六十九位。並在後。第三等神位百七十九。二十八宿、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垣、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凡四十五位。並在前。二十八宿、壁、中宮百五十九座、山林川澤二十座。凡百三十四位。並在後。內壝之內神位百三十五。外官百五座。丘陵墳衍原隰三十座。並齊列內壝之外。眾星三百六十座。為列位。七百五十九座。第二等五岳。第三等四帝座。黃帝座舊圖並在前。皆合在後。河漢中鎮舊圖在第三等。據儀注合在第二等。並已刊正。從之。大中祥符元年二月十九日。皇城使劉承珪言。準詔新造郊祀壇。昊天上帝、皇地祇配座。太祖、太宗神位版。詔有司藏於嚴潔之所。以備親祠。八月。詔九宮之神。所職尤重。將來封祀。宜別擇地建壇致享。依大祠禮例施行。唐天寶中。九宮貴神次昊天帝。文宗太和中降為中祀。武宗會昌中復升大祀。宋初為中祠。咸平四年三月。以杜鎬等議。升為大祀。壇再成。上安小壇九。王用兩圭有邸。幣如方色。四階之外西南又為一階。曰坤道。入門行事升降之所從而道。御書祝版。餘禮同社稷。二年九月十九日。翰林天文邢中和言。伏覩景德三年周伯星出亢宿之下。按天文志。亢為太山之根。果符封禪告成之事。望自今郊祀。列位於亢宿之間。詔太常禮院與司天監參議。遂上言周伯星出氐三度。然亢氐皆鄭兗州分。望俟親郊列於氐宿壽星之次。從之。　四年十二月。龍圖閣待制孫奭言。謹按禮大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有司攝事。致以天神從祀。當有六百九十位。而近歲冬至祀昊天。乃以五方上帝及五人帝五人神從祀。幷配座共十七位。而天皇大帝以下。絕無泰祀之文。且夫太皞勾芒等。俱非冬至從祀之神。惟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及之。今乃祀於冬至。其為差異。恐未叶宜。詔兩制與崇文院檢討詳定。以聞。翰林學士晁迥等言。按月令十一月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注云。以五方帝日月星辰及內外星官從祀。五月祀皇地祇於方丘。注云。以岳瀆等神從祀。又按開元禮郊祀錄開寶通禮。冬至祀圜丘有司攝事。壇上祭昊天上帝配帝。第一等祭五方帝日月七座。第二等祭五星而下五十五座。第三等祭二十八宿而下百五十九座。內壝之內祭外官百五座。內壝之外祭眾星三百六十座。總六百八十八座。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壇上祭昊天上帝配帝。第一等祭五天帝。第二等祭五人帝。壇下祭五官。總十七座。夏至祀方丘。壇上祭皇地祇配帝。第一等祭神州

地祇內壝外祭嶽鎮海瀆而下六十八座總七十一座今據司天監狀稱
圜丘雩祀明堂並用版位七十七夏至方丘用版位七十一則是夏至方丘
有從祀冬至圜丘無星辰從祀但與雩祀大享同祭人帝再詳司天版位
實爲闕典孫奭奏攄深惴禮經其冬至圜丘神座望令禮院諸司自今一
依開寶禮所祭神位爲定從之　五年十二月八日詳定所言按周禮五
祭祠司民唐朝避太皇諱改爲司人今請玄武爲真武玄冥爲真冥玄戈
爲真戈玄枵爲真枵緣各配南郊及臘祭望擇日遣官於南郊設昊天上
帝位并於本龕設玄武已下四位祭告從之　八年正月一日詔玉清昭
應宮奉天下臣庶奉表奏告上玉皇大帝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
真體道玉皇大天帝又奉刻玉天書安於寶符閣　天禧元年正月一日
詣玉清昭應宮與天下臣庶恭上玉皇大天帝聖號寶冊十一日有事於
南郊行恭謝之禮續通鑑長編仁宗嘉祐元年十二月九日集賢校理丁
諷言按春秋文耀鉤五帝之名曰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
今每歲奉祀而祝文位版皆書其名令有司呼名非所以恭神之意於是
下太常禮院議而去之九朝長編紀事本末景祐二年四月翰林學士承
旨章得象等言奉詔詳定司天監生于淵奏祀九宮貴神位止用一兩乞

將九宮太一經依逐年飛移位次祭告謹按郊良遇九宮法有飛棊立成
圖每歲一移兼推九宮所主災害之法分主九州若依所請亦協舊文乞
祭九宮之時特差司天監官一員赴祠所隨每年貴神棊之方旋定祭位
從之其法自天聖七年己巳入曆太一在一宮歲進一位飛棊巡行周而
復始徽宗大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議禮局言案周官凡以神仕者掌三
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釋者曰居謂坐也凡郊之布座皆有
明法焉夫鬼神祇各有居以辨其名物則若今之神位版是也昔祖宗按
五代禮廢之後每遇大禮奠或以紙書神號而以紙帖於版者逮乎治具
日備禮文日煥而版位始以朱漆金字精精嚴潔臣等猶以爲未盡之謹
按周官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享諸侯亦如之蓋旅上帝非一帝也
饗諸侯非一侯也故必有版以辨其名與位焉而版必以金爲之者蓋禮
之大者莫過乎事上帝與饗賓客所以極其嚴潔而不敢忽也伏請凡祀
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上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與配神之帝皆以黃金
飾木爲神位版鐫青爲字其餘則用朱漆金字以是爲尊卑之差從之宋
禮樂志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十七日禮部員外郎陳暘言五行
於四時有帝以爲之主必有神以爲之佐今五行之帝既從享於南郊第

一成則五行之神亦當列於北郊第一成天莫尊於上帝而五帝次之地
莫尊於大祇而岳帝次之今陛下躬親祀北郊之禮而五嶽與四鎮海
瀆並列請升之於第一成至是議禮局上新儀皇地祇位於壇上北方南
向席以藁秸太祖皇帝位於壇上東方西向席以蒲越木神勾芒東岳於
壇第一龕東鎮海瀆於第二龕東山林川澤於壇下東丘陵墳衍原隰於
內壝之內皆在卯階之北以南爲上神州地祇火神祝融南岳於壇第一
龕南鎮海岳於第二龕南山林川澤於壇下南丘陵墳衍原隰於內壝之
內皆在午階之東以西爲上土神后土中岳於壇第一龕中鎮於第二龕
中山林川澤於壇下中丘陵墳衍原隰於內壝之內皆在午階之西以西
爲上金神蓐收西岳於壇第一龕西鎮海瀆於第二龕崑崙西山林川澤
於壇下西丘陵墳衍原隰於內壝之內皆在酉階之南以北爲上水神玄
冥北岳於壇第一龕北鎮海瀆於第二龕北山林川澤於壇下北丘陵墳
衍原隰於內壝之內皆在子階之西以東爲上神州地祇席以藁秸餘以
莞席皆內向其餘並如元豐儀壇壝之制其位版之制上帝位版長三尺
取參天之數厚九寸取乾元用九之數廣尺二寸取天之備數書徽號以
蒼色取蒼璧之義皇地祇位版長二尺取兩地之數厚六寸取坤元用六

之數廣一尺取地之成數書徽號以黃色取黃琮之義皆以金飾配位版
各如天地之制　政和三年儀禮局上五禮新儀皇帝祀昊天上帝太史
設神位版昊天上帝位于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太祖位于壇上東方
西向席以蒲越天皇大帝五帝大明夜明北極九位于第一龕北斗太一
帝座五帝內座五星十二辰河漢等內官神位五十有四于第二龕二十
八宿等中官神位百五十有九于第三龕外官神位一百有六于內壝之
內衆星三百有六十于內壝之外第一龕席以藁秸餘以莞席皆內向配
位九朝長編紀事本末政和四年三月一日禮制局言先依崇寧祀儀定
方壇神位謹按皇地祇北向蓋取嚮陰之義故陽祀降神升煙於壇其位
在丙以陽祀皆南向故也陰祀降神瘞血於坎其位在壬以陰祀皆北向
故也若皇地祇南向則降神在神位之後與陽祀不類歷代沿襲至設南
向之位非所謂嚮陰也元豐紹聖修定儀注有失釐正今新壇亦於午陛
設小坎望賜裁定詔設神位於方壇上南方北向　六年六月十二日宣
和殿學士禮制局詳議官蔡攸言臣昨面受睿旨討論位版之制退考太
史局所掌見用位版皆無所稽據謹按周官猶鬼神祇之居則知凡祀未
嘗無位旅上帝共金版則知凡位未嘗無版唯長短廣狹厚薄之數不見

於書註參考禮文傳以經誼伏請昊天上帝位版長三尺以取參天之數厚九寸以取乾元用九之數廣一尺二寸以取天之備數書徽號以蒼色以取蒼璧之義皇地祇位版長二尺以取兩地之數厚六寸以取坤元用六之數廣一尺以取地之成數書徽號以黃色以取黃琮之義仿取周官之制以金爲之飾又謹按春秋公羊傳周之郊祭援王者必以祖配之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而何休以爲匹合也無所會合則不行侍主人乃止蓋郊所以明天道也而天道未易明宜推人道以接之詩序所謂尊祖后稷故推以配天者如此其配位位版在冬祀則宜與昊天上帝同制在夏祭則宜與皇地祇同制以稱尊祖以配天地之義從之

八年四月九日吏部尚書許光凝言乞自今應祀前一日神位版赴安奉於祠所幄次初獻以下悉詣幄次恭視庶幾仰稱陛下崇奉之意詔祠神位版理當嚴奉可依奏行下曾與中郊祀禮 高宗紹興二年閏四月二十日禮部太常寺言夏至日祭皇地祇國朝禮制設神位於壇上北方南向昨政和四年周夏祭方澤禮制局議定設皇地祇神位於壇上南方北向緣今來夏至日係於南北望祭行禮卽難以北向設位欲自今後夏至日祭皇地祇設位依舊制從之中興禮書紹興十三年二月十二日權禮

部侍郎王賞等言勘會已降指揮令臨安府於城外東南修建圜壇幷青城齋宮與勘將來若依五禮新儀冬至日祀昊天上帝合稱冬祀大禮合設昊天上帝位太祖皇帝配幷從祀共六百九十位若依元豐已前祖宗朝禮例於冬日至就圜壇合祭天地合稱郊祀大禮合設昊天上帝位皇地祇位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幷從祀共七百七十一位所有將來大禮未審行冬祀大禮唯復行郊祀大禮合取自朝廷指揮詔行郊祀大禮

六月二十九日禮部太常寺言令條具到合行事件下項 一勘會昨紹興十年明堂大禮所設神位係設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天皇大帝神州地祇以下從祀四百四十三位共四百四十七位今來大禮合添設衆星三百二十四位通共七百七十一位 一勘會昨紹興十年明堂大禮詳令本寺權暫追喚太史局合干人齎星經赴本寺照儀貼定神位次序委本局官看詳畫圖申尚書省幷申太常寺所有將來郊祀大禮所設天地幷從祀神位圖本欲乞依上件禮例施行詔依後做此

壇上 昊天上帝 皇地祇位于北方南向西上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位于東方西向北上 子階 第一龕 神州地祇一位 第二龕 鉤星天柱真待天廚柱史五位爲一列以西爲上 第三龕 虛宿女宿牛宿織女四位在前人星司命司危司非司祿天津離珠羅堰天桴奚仲左旗河鼓右旗十有三位在後並各爲一列以西爲上 內壝內 天壘城璃瑜代星齊星周星晉星韓星秦星魏星燕星楚星鄭星十有二位爲一列以西爲上 內壝外 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西爲上 丑階 第一龕 北極一位 第二龕 女史星紀御女三位爲一列以西爲上 第三龕 建星斗宿箕宿三位在前天雞輦道漸臺敗瓜扶筐匏瓜天弁天棓帛度屠肆宗星宗人宗正十有三位在後並各爲一列以西爲上 內壝內 越星趙星九坎天田狗國天淵狗星鼈星農丈人杵星糠星十有一位爲一列以西爲上 內壝外 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西爲上 寅階 第一龕 青帝一位 第二龕 帝座一位在前尚書析木河漢大理歲星木神勾芒東嶽八位在後爲一列以北爲上 第三龕 尾宿天紀心宿日星四位在前天籥女牀侯星市樓宦者天江車肆斗斛星天市垣列肆東咸罰星東鎮東海東瀆十有六位在後並各爲一列以北爲上 內壝內 魚星龜星傅說神宮積卒從官天輻騎陣將軍東山東林東川東澤東丘東陵東墳東衍東原東隰十有八位爲一列以北爲

上 內壝外 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北爲上 卯階 第一龕 大明一位 第二龕 陰德大火天槍玄戈天牀五位爲一列以北爲上 第三龕 房宿七公氐宿帝席大角亢宿六位在前貫索鍵閉鉤鈐周伯星西咸天乳招搖梗河亢池周鼎十位在後並各爲一列以北爲上 內壝內 陣車車騎騎官頓頑折威陽門五柱天門衡星庫樓十位爲一列以北爲上 內壝外 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北爲上 辰階 第一龕 無神位 第二龕 三師輔星壽星相星太陽守五位爲一列以北爲上 第三龕 攝提角宿軫宿太微垣太子五位在前天田平星進賢郎將郎位內五諸侯九卿內座三公內座謁者幸臣常陳十有一星在後並各爲一列以北爲上 內壝內 平道南門青丘長沙土司空五位爲一列以北爲上 內壝外 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北爲上 巳階 第一龕 赤帝位 第二龕 太一天一二位在前天理勢星鶉尾熒惑內廚火槍祝融南嶽八位在後並各爲一列以東爲上 第三龕 明堂翼宿張宿三位在前內屏從官虎賁靈臺少微長垣黃帝座四帝座南鎮南海南瀆十有一位在後並各爲一列以東爲上 內壝內 左右轄軍門器府東甌天廟酒旗南山南林南川南澤南丘南陵南墳南衍南原南隰十有六

位爲一列以東爲上 内壝外 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東爲上 午階
第一龕 黄帝一位 第二龕 北斗一位在前天牢三公鶉火文昌内
階上神后土中嶽八位在後爲一列以東爲上 第三龕 權星星宿三
台柳宿四位在前内平太尊積薪積水北河中鎮六位在後並各爲一列
以東爲上 内壝内 天相天稷爟星天記外廚天狗南河中山中林中
川中澤中丘中陵中墳中衍中原中隰十有七位爲一列以東爲上
内壝外 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東爲上 未階 第一龕無神位 第
二龕 鎮星鶉首四瀆三位爲一列以東爲上 第三龕 鬼宿井宿參
宿三位在前天罇五諸侯鉞星座旗司恠天關六位在後並各爲一列以
東爲上 内壝内 天社天星水位闕丘狼星弧星老人星四瀆野雞軍
市水府孫星子星十有三位爲一列以東爲上 内壝外 衆星三十位
爲一列以東爲上 申階 第一龕 白帝一位 第二龕 實沈太白
金神蓐收西嶽五位爲一列以南爲上 第三龕 觜宿五車諸王畢宿
四位在前咸池天潢三柱天高礪石天街天船西鎮西海西瀆一十位在
後並各爲一列以南爲上 内壝内 丈人天屎天廁伐星屏星軍井玉
井九游參旗附耳九州殊口天節西山西林西川西澤西丘西陵西墳西

衍西原西隰二十有二位爲一列以南爲上 内壝外 衆星三十位爲
一列以南爲上酉階 第一龕 夜明一位 第二龕 八穀大梁紅星
華蓋四位爲一列以南爲上 第三龕 月星昴宿胃宿三位在前積水
天讒卷舌天阿積尸大陵左更天大將軍南門九位在後並各爲一列
以南爲上 内壝内 天囷天陰天廩天苑天園芻藁天庾天倉鈇鑕天
溷十位爲一列以南爲上 内壝外 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南爲上
戌階 第一龕 天皇大帝一位 第二龕 五帝内座一位在前傳舍
六甲降婁三位在後爲一列以南爲上 第三龕 婁宿奎宿壁宿三位
在前右更附路閣道王良策星天廐土公雲雨霹靂九位在後並各爲一
列以南爲上 内壝内 外屏土司空八魁羽林軍四位爲一列以南爲
上 内壝外 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南爲上 亥階 第一龕 黑帝
一位 第二龕 鉤陳娵訾辰星紫微垣水神玄冥北嶽七位爲一列以
西爲上 第三龕 室宿危宿二位在前螣蛇雷電離宫造父土公吏内
杵臼星蓋屋虚梁墳墓車府北鎮北海北瀆十有四位在後並各爲一列
以西爲上 内壝内 壘壁陣鈇鉞敗臼北落師門天綱天錢泣星哭星
北山北林北川北澤北丘北陵北墳北衍北原北隰十有八位爲一列以

西爲上 内壝外 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西爲上 九月二日禮部太
常寺言勘會今來郊祀大禮前一日朝饗大廟依儀設七祀并配饗功臣
位於殿下差官行禮合用神位幕次欲乞依禮例令儀鸞司計會太廟奉
安所排辦詔依後皆倣此 十月十三日禮部太常寺言修立郊祀禮儀前
祀一日太史設神位版昊天上帝位皇地祇位于壇上北方南向西上配
位東方西向北上天皇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十位于第
一龕北斗天一太一帝座五星十二辰河漢等内官五行五岳神位六十
有九于第二龕二十八宿等中官五鎮四海四瀆神位百七十有二于第
三龕外官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神位百五十有六于内壝之外衆星
神位三百有六十于内壝之外 孝宗隆興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禮部太
常寺言南郊從祀神位内已設赤帝位于第一龕而正月上辛有司合祀
感生帝欲依淳化典故更不别祀從之 淳熙元年七月十八日禮部言
准四月二十三日勑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録院檢討楊
恂劄子奏臣昨爲秘書丞李燾太史局竊見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位版與日月星辰嶽瀆諸神重疊堆積於一小室間甚不稱陛
下寅畏天地虔奉祖宗之意聞之官吏蓋循襲既久有司偶不講耳爲有

司忽慢菁茅菁縮酒微物也其嚴備爾況天地祖宗位版乎臣愚欲望明
詔有司講求而施行之批送禮部勘當申尚書省本部送太常寺勘當欲
乞令太史局將見今奉神位處相度合用屋宇修蓋擗截奉天地祖宗神
位版各爲一匣嚴潔安奉并其餘日月星辰嶽瀆諸神位版亦用匣盛貯
嚴潔安奉令太史局差官不時點檢及每遇祠祭將合設神位版本局官
於前二日躬親點檢畢别用匣盛貯令所差鋪設學生等於祠前一日用
腰輿擡舁虔以黄帕奉赴祠所設幄奉安以俟鋪設行禮詔依尋據太史
局申合蓋小殿屋三間廊屋一十八間安奉所有看殿潛火兵士乞下臨
安府京畿將差撥二十人本部勘會除兵級更不差破外今相度欲乞止
蓋小殿屋三間安奉天地聖祖太祖太宗徽宗神位六位蓋兩廊小屋
各三間安奉上十位神位係天皇大帝五方帝北極大明夜明神州地祇
位并造聖祖徽宗神位二位木罩匣二箇各高二尺二寸長三尺四寸闊
一尺八寸並用朱紅漆并造上十位朱紅匣十箇各高一尺五寸長二尺
二寸闊二尺二寸並用朱紅漆及造日月星辰嶽瀆諸神等黑漆匣二十
箇各高一尺五寸長二尺二寸闊二尺二寸並用黑漆候令降指揮下日
從本部行下臨安府修蓋殿屋等及下文思院製造木罩匣等施行詔依

續宋會要光宗紹熙二年八月十四日詔將來郊祀大禮鋪設高宗皇帝御書天地宗廟神位等自今後依禮部祀冊儀範體例迎引赴圜壇太史局條具一圜壇上鋪設御書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四位並係朱紅漆腰攏匣草兒在文思院雅飾每位製造迎引朱紅漆獻桌一隻銅麻爐花瓶一副羅帛花二十枝點照神位朱漆紅紗燭籠四隻黃銷夾燭籠袋四箇一圜壇十二階龕鋪設上下從祀神位黑腰攏匣共十有二每匣朱紅紗黃夾袋燭籠各二一擡擎御書天地祖宗神位四位乞差擡擎每位天武官八人擡獻桌打燭籠每位天武官各四人十二階龕從祀神位腰攏匣一十二每匣乞差打燭籠天武官二人以上共八十八人乞下殿前司前兩片差撥赴局人各製武弁冠緋羅寶花袍白抹帶一援衛唱引神位合差街司三十二人乞下金吾街仗司殿步軍司差撥內三十人衣製如天武官外給黑漆杖子一條將校二人乞製平巾幘紫羅寶花袍銅革帶錦騰蛇二件儀刀二柄其冠幘袍帶等乞下文思院依法製造一今來增置前項擡擎神位獻桌燭籠天武官乞破救入壇殿號八十八道援衛唱引三十二人乞破黃方號三十二道一圜壇十二階龕合用從祀在天諸星神位係一十二腰攏匣太廟七祀戟門九宮貴神太社太稷係四腰攏匣每一腰攏舊例軍兵四人共用軍兵六十四人管押二人本局依例於殿前步軍司差到七十人除擡擎神位外有四人空閑欲祇備擡擎軍兵不測病患一將來郊祀迎引天地祖宗神位等合用點燭和香乞下兩浙轉運司應辦一天地祖宗神位及從祀神位等至圜壇乞令儀鸞司預行高大絞縛幕屋五間以伏至期安奉神位禮部太常寺看詳內朱紅漆獻桌止合添造一隻銅麻爐花瓶止添造一副羅帛花止添造二十枝其擡擎人照合用數裁減餘欲並從所申事理施行詔依禮部太常寺看詳到事理施行寧宗嘉泰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增太子星庶子星宋星威土宿四神位以張宏圖進南郊辨駮從其言之

遼遼史禮志設天神地祇位于木葉山東鄉中立君樹前植群樹以像朝班又偶植樹以爲神門

元大常集禮

神位圖

右星辰圖位戌亥子以東爲上丑寅卯以南爲上辰巳午以西爲上未申酉以北爲上

天壇及第一等第二等神位圖

第三等神位圖

內壝內外神位圖

天壇

憲宗皇帝　壬子歲日月山祀昊天上帝神位一太祖皇帝睿宗皇帝配
配有二位始用歷代之制也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冬十有二月丙午以
受尊號預告天地先是博士議於自來拜天處設昊天上帝位當中南向
皇地祇次東少卻並用座褥位牌至期於所建圜丘之所有事焉設神位
二成宗皇帝大德九年夏四月壬辰平章政事伯顏預中書省事何榮祖
等與翰林集賢太常寺官又博士會議于中書室參攷歷代祀典依唐虞
三代惟祀昊天上帝其方丘祭地續議舉行博士言舊制神位版用木中
書集議改用蒼玉金字白玉為座博士侯曰郊祀尚質合依舊制都省准
擬止用木主令工部計會太常寺依法製造博士按舊制長二尺五寸闊
一尺二寸上圜下方竹漆金字松栢皆可紅漆匣盛貯黃羅帕覆之秋八
月大都留守司依式成造畢有司議所藏以博士李之紹議藏置南郊之
香殿議者後謂神主廟則有之今祀於壇望而祭之非若他神無所見之
所製神主遂不用止設神位藁秸剪頭不納神席緣以青繒青綾褥一青素方
座一周平章何榮祖議請專事昊天上帝奉旨准配位遂省成宗皇帝大
德十一年武宗皇帝即位祭告於南郊昊天上帝皇地祇主用栢素質玄
書武宗皇帝至大三年有旨用冬至祀南郊昊天上帝神位一先是尚書
省奏南郊祀位從祀二累仁上若曰三造行之逐來之祖皇帝配位主昊
從祀圜壇第一等九位青帝位寅赤帝位巳黃帝位未白帝位申黑帝位
亥大明位卯夜明位酉北極位丑天皇大帝位戌五帝主用栢素質玄書
大明夜明北極天皇大帝用神位版丹質黃書位皆內向第二等內官位
五十有四列于十二次鉤星天柱玄枵天廚柱史位于子其數五女史星
紀御女位于丑其數三自子至丑神位皆南上帝座歲星大理河漢析木尚
書位于寅帝座居前行其數六南上陰德大火天槍玄戈天床位于卯其
數五北上太陽守相星壽星輔星三師位于辰其數五南上天一太一內
廚熒惑鶉尾勢星天理位于巳天一太一居前行其數七西上北斗天牢
三公鶉火文昌內階位于午北斗居前行其數六填星鶉首四輔位于未
其數三自午至未皆東上太白實沈位于申其數二北上八穀大梁杠星
華蓋位于酉其數四五帝內座降婁六甲傳舍位于戌五帝內座居前行
其數四自酉至戌皆南上紫微垣辰星娵訾鉤陳位于亥其數四東上第三
等中官百五十八位列于十二次皆內向虛宿女宿牛宿織女人星司命
司非司危司祿天津離珠羅堰天桴奚仲三撲河鼓右旗位于子危宿女
宿牛宿織女人星其數十有七斗宿建星天籥天雞輦道漸臺敗

人、伏匿、鉤人、天弁、天棓、帝座、屠肆、宗星、宗人、宗正位于丑。日星、建星、斗宿、箕宿
居前行。其數十有七，自子至丑，皆西上。日星、心宿、天紀、尾宿、罰星、東咸、列
肆、天市垣、斛星、斗星、車肆、天江、宦星、市樓、候星、女牀、天籥位于寅。日星、心
宿、天紀、尾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七，南上。房宿、七公、氐宿、帝席、大角、亢宿、貫
索、鍵閉、鉤鈐、西咸、天乳、招搖、梗河、亢池、周鼎位于卯。房宿、七公、氐宿、帝席、
大角、亢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五，北上。太子、星、太微垣、軫宿、角宿、攝提、常陳、幸
臣、謁者、三公、九卿、五內諸侯、郎位、郎將、進賢、平道、天田位于辰。太子、太微
垣、軫宿、角宿、攝提居前行。其數十有六，南上。翼宿、明堂、四帝座、黃帝
座、長垣、少微、靈臺、虎賁、從官、內屏位于巳。張宿、翼宿、明堂居前行。其數十
有一，西上。軒轅、七星、三台、柳宿、內平、太尊、積薪、積水、北河位于午。軒轅、七
星、三台、柳宿居前行。其數九，鬼宿、井宿、參宿、天狼、五諸侯、鉞星、座旗、司怪、
天關位于未。鬼宿、井宿、參宿居前行。其數九，自午至未皆東上。畢宿、五車、
諸王、觜宿、天船、天街、礪石、天高、三柱、天潢、咸池位于申。畢宿、五車、諸王、觜
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一，北上。月宿、昴宿、胃宿、積水、天讒、卷舌、天河、積尸、大
陵、左更、天大將軍、軍南門位于酉。月宿、昴宿、胃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二。婁宿、
奎宿、壁宿、右更、附路、閣道、王良、策星、天廄、土公、雲雨、霹靂位于戌。婁宿、奎

宿、壁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二，自酉至戌皆南上。危宿、室宿、車府、墳墓、虛梁、
蓋屋、臼星、杵星、土公吏、造父、離宮、雷電、螣蛇位于亥。危宿、室宿居前行。其
數十有三，東上。內壝內外官一百六位，列于十二次，皆內向。天壘城、離瑜、
代星、齊星、周星、晉星、韓星、秦星、魏星、燕星、楚星、鄭星位于子。其數十有二。
越星、趙星、九坎、天田、狗國、天淵、狗星、鼈星、農丈人、杵星、糠星位于丑。其數
十有一，自子至丑皆西上。騎陣將軍、天輻、從官、積卒、神宮、傅說、龜星、魚星
位于寅。其數八，南上。陣車、車騎、騎官、頓頑、折威、陽門、五柱、天門、衡星、庫樓
位于卯。其數十，北上。土司空、長沙、青丘、南門、平星位于辰。其數五，南上。酒
旗、天廟、東甌、器府、軍門、左右轄位于巳。其數六，西上。天相、天稷、爟星、天記、
外廚、天狗、南河位于午。其數七。天社、矢星、水位、闕丘、狼星、弧星、老人星、四
瀆、野雞、軍市、水府、孫星、子星位于未。其數十有三，自午至未皆東上。天節、
九州殊口、附耳、參旗、九斿、玉井、軍井、屏星、伐星、天廁、天矢、丈人位于申。其
數十有二，北上。天園、天陰、天廩、天苑、天囷、芻藁、天庾、天倉、鈇鑕、天溷位于
酉。其數十，外屏、大司空、八魁、羽林位于戌。其數四，自酉至戌皆南上。哭星、泣
星、天錢、天綱、北落師門、敗臼、斧鉞、壘壁陣位于亥。其數八，東上。內壝外衆
星三百六十位，分列于十二次，皆內向。每辰神位三十，自第二等以下神

位版皆丹質黃書。內官、中官、外官則各題其星名。內壝外三百六十位，唯
題曰衆星位。　至大三年二月十三日，太常博士蔣汝礪呈：檢討得歷代
圜丘從祀等儀，自漢而下，歷代制度不一。至唐武德初，始定令，五方上帝、
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衆星皆從祀。宋、金因之，其載於圜丘合祭圖本、經
世大典神位，　神州地祇在方壇第二成東南設位。　嶽鎮海瀆二十八
位：南嶽、南鎮、南海、南瀆大神，祝融、東嶽、東鎮、東海、東瀆本神，句芒、中嶽、中
鎮、土神、后土、西嶽、西鎮、西海、西瀆、金神、蓐收、北嶽、北鎮、北海、北瀆、水神、玄
冥，各隨其方壇第三成設位。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從祀神祇：南山、南
林、南川、南澤、東山、東林、東川、東澤、西山、西林、西川、西澤、崑崙、北山、北林、北
川、北澤一十七位，各隨其方，在內壝內設位。南丘、南陵、南墳、南衍、南原、南
隰、東丘、東陵、東墳、東衍、東原、東隰、西丘、西陵、西墳、西衍、西原、西隰、北丘、北
陵、北墳、北衍、北原、北隰、中丘、中陵、中墳、中衍、中原、中隰三十六位，內隨其
方，在內壝外設位。　前件議得方丘從祀，自漢已下歷代制度不一。至唐
始因隋制，以神州、五方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從祀。宋、金之
制，其載於圜方合祭圖本，今合無參酌累代典故，議行祭祀。元史郊祀志
凡從祀位皆內向，十二次微左旋。子居子陛東，午居午陛西，卯居卯陛南，

酉居酉陛北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四百五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四百五十四　十四文

郊　郊祀神位

國朝存心錄一貞丘每歲常祀用冬至日一神位止以日月星辰太歲風
雲雷雨從祀第一層壇上設
昊天上帝位居中
仁祖淳皇帝配位居左並用龍椅龍案錦座褥第二層壇上設大明星辰
位居東夜明太歲位居西一內遺東設風雲雷雨師位一方丘每
歲常祀用夏至日一神位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天下山川從祀
壇第一層設
皇地祇位居中
仁祖淳皇帝配位居左並用龍椅龍案錦座褥壇第二層設五嶽四海位
居東五鎮四瀆位居西一內壝東設天下山川位
大明集禮從祀祭義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大猶偏也蓋祭
天之時日月天神共爲一壇而日爲衆神之主泰祭四時漢祀大一從祀

之禮無見焉東漢光武初郊祀日月於中營內南道北斗在北道之西其
中八陛及中營四門外營四門中外營門封神共千五百一十四神背中
營神五星中官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官星雷公
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隋文初郊五帝日月在圜丘第
二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在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第四等外
官在內壝之內衆星在內壝之外凡六百四十九座唐初五方帝日月七
座在圜丘第二等內官五星以下五十五座在第三等二十八宿以下百
四十五座在第四等外官百一十二座在內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
內壝之外宋制天皇五帝日月北極九位在第一龕北斗天一太一帝座
五帝內座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等神位五十四座在第二龕二十八宿
中官等神位一百五十九座在第三龕外官神位一百六座在內壝之內
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內壝之外元制五方帝日月等共九位在第一等內
官五十四位在第二等中官一百五十九位在第三等外官一百六位在
內壝內衆星三百六十位在內壝外
國朝遵用古制惟設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而不襲前代之褻實得貴誠
尚質之義焉神位板唐神位板用松栢木長二尺五寸闊一尺二寸

上圜下方黃金爲飾鏤青爲字丹漆匣盛黃羅帕覆正位題曰昊天上帝
配帝題曰太祖景皇帝從祀板用朱漆金字宋制同元嘗議正配位用蒼
玉金字白玉爲座後以郊祀尚質依舊制用木蔵南郊之香殿中書復議
曰神位廟則有之今祀于壇望而祭之非若他神無所見也止設神座不
用木主
國朝神位板長二尺五寸闊五寸厚寸趺高五寸以栗木爲之正位題曰
昊天上帝配位題曰
仁祖淳皇帝位板並用黃質金字從祀題曰風伯之神雲師之神雷師
之神雨師之神並赤質金字從祀春秋公羊傳曰天子祭天地有
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方望者謂因郊祀望祭四方之山川也漢元始中用
王莽議祭地地理山川皆從光武祀北郊地理羣神從祀皆在壇下其日
之佯也郊天從祀中隋以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宮州咸州揚州
及九州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唐從祀以神州五方岳鎮海瀆
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宋以神州地祇五岳五官五行之神神祀於壇
之第一等四海四瀆五鎮於壇之第二等崑崙五山五林五川五澤於壇
之第三等五陵五墳五衍五原五隰於內壝之內元合祭天地于圜丘亦

不及岳瀆山川之從祀
國朝惟以五岳五鎮四海四瀆四位從祀方丘神位板漢以前祭祀地
神位板無考魏明帝題曰皇皇后地梁武時題曰后地而不見其制唐題
曰皇地祇配帝曰太祖景皇帝其神板皆以黃金飾木鏤青爲字其從祀
神位則用朱漆金字宋如唐制元皇地祇位板用青漆金字
國朝正位題曰
皇地祇
配帝題曰
仁祖淳皇帝位板並黃質金字從祀題曰五岳之神四海之神四瀆之神五鎮
之神神位板並赤質金字諸司職掌神位正殿三壇
上帝南向
皇祇南向
仁祖配位在東西向丹墀內壇大明在東西向夜明在西東向星辰一壇在東
西向星辰二壇在西東向東十壇　北嶽壇　北鎮壇　東嶽壇
東鎮壇　東海壇　太歲壇　帝王壇　山川壇　神祇壇
四瀆壇　西十壇　北海壇　西岳壇　西鎮壇　西海壇

中岳壇　中鎮壇　風雲雷雨壇　南岳壇　南鎮壇
南海壇
議論兩漢書郊祀志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已奏徙長安南北郊又言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之臣莽奏徙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按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師古曰春官小宗伯之職也兆謂為壇之營域也五帝於四郊謂青帝於東郊赤帝及黃帝於南郊白帝於西郊黑帝於北郊也各因其方謂順其所在也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於古又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大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墜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墜祇稱皇墜后祇兆曰廣畤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師古曰易繫之辭也方謂所向之地

分羣神以類相從為五部兆天墜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畤及日廟北辰北斗塡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墜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勾芒畤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畤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皥白靈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畤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畤甚盛矣晉書禮志晉武帝泰始二年羣臣議五帝即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帝從之隋書禮儀志天監四年何佟之云周禮天曰神地曰祇今天不稱神地不稱祇天猶題宜曰皇天座地猶宜曰后地座又南郊明堂用沉香取本天之質陽所宜之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帝並從之六年議者以為北郊有岳鎮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之座疑為煩重儀曹郎朱异議曰望是不即之名豈容局於星海拘於岳瀆明山賓曰舜典云望于山川春秋傳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而今北郊設岳鎮海瀆又立四望竊謂煩黷宜省徐勉曰岳瀆是山川之宗至於望祀之義不止於岳瀆也若省四望於義為非據久不能決至十六年有事北郊帝復下其議於是八座奏省四望

松江浙江五湖等座其鍾山白石既土地所在並留如故七年太常丞王僧崇稱五祀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帝曰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宜兩從僧崇又曰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師雨師恐繁祀典帝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星下隸兩祭非嫌十一年太祝牒北郊止有一海及二郊相承用染組盛牲素案承玉又制南北二郊壇下衆神之座悉以白茅詔下詳議八座奏禮云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則知郊祭為組理不應染又藉用白茅禮無所出皇天大帝坐既用組則知郊有組義於是改用素組并北郊置四海座五帝以下悉用蒲席藁薦并以素組又帝曰禮祭月於坎良由月是陰義今五帝天神而更居坎又禮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並是別祭不關在郊故得各從陰陽而立壇坎兆於南郊就陽之義居於北郊就陰之義既云就陽義與陰異星月與祭理不為坎八座奏曰五帝之義不應居坎良由齊代圜丘小而且峻邊無安神之所今丘形既大易可取安請五帝座悉於壇上外域二十八宿及雨師等座悉無坎位矣　陳文帝天嘉中太中大夫領大著作攝太常卿許亨奏曰昔梁武帝云天數五地數五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內並祭五祀臣按周禮以血祭社稷五祀鄭玄云

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隸於地故與埋沈疈辜同為陰祀既非煙柴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制曰可亨又奏曰梁武帝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下隸非即星也故郊雩之所皆兩祭之臣案周禮大宗伯之職云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衆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如此則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制曰若郊設星位任即除之舊唐書禮儀志貞觀二年七月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又奏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議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帝謹案鄭玄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圓丘所祭昊天上帝為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配天皆為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謬特深案周易云日月麗於天百穀草木麗於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廣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蒼昊為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駁此義又檢太史圓丘圖昊天上帝坐

外別有北辰坐與鄭義不同併太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圖位自
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為星官內坐之首不同鄭玄據緯
書所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徵相緣不謬又案史記天官書
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又以五方帝五帝五
官從籩豆之數同于雩祀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配其從祀神州已下六
十八座同貞觀之禮地祇配帝籩豆如圓丘之數神州籩豆各四簠簋甑
俎各一五岳四鎮四海四瀆五方山林川澤等三十七座每座籩豆各二
簠簋各一五方五帝丘陵墳衍原隰等三十座籩豆簠簋甑俎各一立冬
祭神州于北郊以太宗配二座籩豆各十二簠簋甑俎各一自冬至圓丘
已下餘同貞觀之禮時起居舍人王仲丘既掌知修撰乃建議曰按貞觀
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明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左傳曰
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禮記亦上辛祈穀于上帝則祈穀
之文傳於歷代上帝之號允屬昊天而鄭康成云天之五帝遞王王者之
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於南郊以
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之因以祈穀據所說祀感帝之意本
非祈穀先儒所說事恐難憑今祈穀之禮請準禮修之且感帝之祀行之

自久記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之請於祈穀之壇遍祭五方帝夫五帝者五
行之精五行者九穀之宗也今請二禮並行六神咸祀又按貞觀禮孟夏
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則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且
雩祀上帝蓋為百穀祈甘雨故月令云命有司大雩帝用盛樂以祈穀實
鄭玄云雩於上帝者天之別號允屬昊天祀於圓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
帝既久亦請二禮並行以成大雩帝之義又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五官
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準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為天是感精之帝即太微五帝此即皆是星
辰之例且上帝之號皆屬昊天鄭玄所引皆云五帝周禮曰王將旅上帝
張氈按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由此言之上帝之與五帝自有差等
豈可混而為一乎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其下文即云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鄭玄注云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孔安國云
帝亦天也然則禮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其有舉之難
於即廢亦請二禮並行以成月令大享帝之義唐會要高宗顯慶二年七
月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奏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
曰帝亦如房心為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

帝則掌百官之誓戒惟稱五帝皆不言天自是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
又孝經惟云郊祀后稷無別圓丘之文王肅等以為郊即圓丘圓丘即郊
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為兩祭圓丘
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別
載圓丘式文既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
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即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上帝是明
堂所祀正在配天而以為但祭星官反違明義又案月令孟春之月祈穀
於上帝左傳亦云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然則
啓蟄郊天自以祈穀謂為感帝之祭事甚不經今請憲章姬孔考取王鄭
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請條附式令永
為後則詔可之遂附于禮令武后臨朝永昌元年九月一日勅天無二稱
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以五方之帝亦謂為天假有經傳互文
終是名實未當稱號不別尊卑相混自今郊祀之禮惟昊天上帝稱天自
餘五帝皆稱帝王涇郊祀錄辨神位聖唐典制凡祀有三等曰大祀中祀
小祀各有差降昊天上帝九宮貴神皇地祇神州太清宮宗廟皆為大祀
日月社稷帝社今謂之先農先代帝王岳鎮海瀆先蠶文宣王武成王

諸太子廟風師雨師並為中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靈星衆星山林川澤五
龍祀並為小祀臣涇案周禮肆師職大祀用玉帛牲牷次祀用牲幣而已
小祀用牲也鄭玄云大祀天地宗廟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中以下今按
大中小三等之祀皆類周官之文也風師雨師皇唐天寶四年昇為中祀其有
置以牢並見後本門卷中也凡祭祀之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
文宣王武成王曰釋奠臣涇案祀者以祀象為義天神懸遠故以象而祭
於郊也尚書傳曰祭者察也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鄭康成云享獻也祭
義云享者向也然後能享焉言中心向之其神乃享之三者雖小有差別
亦可總為祀而通言之案禮運云享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又云祀社
於國列地利也帝天帝之而言享社上神之而言祀推此而言可祀為總
名明矣釋奠者釋其之謂置牲幣之奠於文宣王等之郊類舉祀禮文圓
丘祀天皇大帝　周禮大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注謂昊天上帝冬至於
圓丘所祀天皇大帝又曰以蒼璧禮天注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
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帝君
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　晉書天文志中宮鈎陳口一星曰天皇大帝其
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執萬神　圖唐開元禮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

壇上壇第二等祀昊天大帝　開寶通禮冬至合祭天地於圜丘第二等祀天皇大帝臣等看詳周禮止稱昊天上帝而諸儒以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今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而壇第二等復設天皇大帝位以爲謬誤蓋緣唐禮參用異同之說而未嘗考正元豐元年二月六日中書批進呈奉聖旨送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詳定合更改禮文聞奏臣等詳周禮所祀天神止言昊天上帝日月星辰不言天皇大帝鄭氏以星經推之乃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而漢魏以來所祀名號不一漢初則曰上帝曰太一元始間則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則曰皇皇帝天梁則曰天皇大帝其名號不一至有如此惟兩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其稱與周禮合矣而今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而壇第二等又有天皇大帝蓋據禮者上不敢違周禮下又拘於鄭氏之說故因存焉臣等詳考所謂天皇大帝其略有三曰在勾陳口中曰在北極曰即昊天上帝皆鄭氏之說也若曰在勾陳口中則壇第二等已有勾陳位矣若曰在北極則壇第一等已有北極位矣若曰即昊天上帝則壇之上已有昊天上帝矣進退考之皆無義據所有天皇大帝位伏請不設以明尊無二上之意元豐元年七月五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行宋史禮樂志神位元豐元年十一月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按東漢壇位天神從祀者至千五百一十四故外設重營以爲等限日月在中營內南道而北斗在北道之西至於五星中宮宿之屬則其位皆中營二十八宿外宮星之屬則其位皆外營然則爲重營者所以等神位也唐因隋制設爲三壝天神列位不出內壝而御位特設於壇下之東南若夫公卿分獻文武從祀與夫樂架饌幔則皆在中壝之內而大次之設乃在外壝然則爲三壝者所以等祀事之郊廟奉祀禮文主日配月　禮記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正義曰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者謂天無形體縣象著明不過日月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爲重以對日耳蓋天帝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曰得爲衆神之主也郊特牲大報天而主日也注大猶偏也天之神日爲尊正義曰天之諸神莫大於日祭諸神之時日居諸神之首故云日爲尊也禮記燕義曰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注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爲主人　臣等看詳君體至尊之故燕禮君不爲主而以宰夫爲主示群臣莫敢與君亢也天體至尊之故郊禮天不爲主而以日爲主示百神莫敢與天亢也記曰大報天而主日以配月又曰郊

地而祭於其質而已矣既已議揜地而祭復古之正禮則主日配月蓋天之位亦不可以不正天一位萬物本乎天也人本乎祖也日月不得而與焉後世報天而不以日爲主非禮也伏請祭天五帝從祀配祖外則設主日配月之位從以百神元豐四年六月十四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奏　九朝長編紀事本末元豐四年十月戊午詳定禮文又言國朝時令秋分饗壽星于南郊熙寧祀儀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嚮又於壇下卯階之南設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位東向謹按爾雅曰壽星角亢也說者曰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曰壽以此言之角亢自以列宿之長故名壽星非此所謂秋分所饗壽星也今於壇下設角亢位且以氐房心尾箕同祀尤爲無名臣等又按晉書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丙春分之夕沒于丁見則治平主壽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後漢於國都南郊立老人星廟常以仲秋祀之則壽星謂老人星矣伏請依後漢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嚮祀老人星所有壇下東方七宿位謂宜不設從之　又言周禮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熙寧祀儀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是以氣類爲之位至於兆風師於國城東北兆雨師於國城南兆司中司命於國城西北亥地則是各從其星位而不以氣類非所謂四類也蓋自隋以來失之謂宜據舊禮四類之義兆風師於西郊祠以立春後丑兆雨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祠以立冬後亥其壇兆則從其星位仍依熙寧祀儀以雷師之位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所有雨師雷師則爲二壇同司中司命司祿則爲四壇同壝其壇制高廣自如故事從之　宋會要四年十月六日己未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禮運曰地秉陰播五行於四時五行者天地之間至大之物萬物之所以生成故有帝以爲之主有神以爲之佐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大宗伯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黑璜禮北方此五行之帝也左氏傳曰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月令曰孟春之月其神句芒孟夏之月其神祝融季夏之月其神后土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孟冬之月其神玄冥周禮曰血祭五祀此五行之神也祭天以天從故祀昊天上帝則五帝從於南郊祭地以地從故祀地祇則五神宜從於北郊五神地類也故曰地秉陰播五行於四時漢舊儀祠五祀五行官也梁武帝南北郊皆祀五行之神故許慎以謂五帝主五行隸於地爲陰祀位在北郊是也近世大雩五帝迎氣以五人神配而不設五行之神是遺其大而取其小也伏請祭地祇以五行之神從

以五人神配，用血祭從之。崇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禮部尚書黃裳言：南郊壇十二龕壝中布列從享星位，具載其名，凡三百三十有八，至於北郊，第以嶽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目，別以四方寘于成壝，而不列其名。雖從享于大祇，莫非山澤，而何者未格。今茲講行北郊大禮，尚未論著，是爲闕典。欲乞令太常寺丞陳暘攷其名位，取其可以從享者，詳具以聞，列于成壝。從之。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禮部員外郎陳暘奏：臣聞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於北，其神玄冥；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於南，其神祝融；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東，其神句芒；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於西，其神蓐收；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神后土。蓋地東陰氣播五行於四時，當有帝以爲之主，必有神以爲之佐也。五行之帝既從享於南郊第一成，則五行之神亦當列於北郊第一成矣。上辛大雩帝及五時迎氣，並以五人神配，而不設五行之神，是取小而遺大也。神宗皇帝嘗詔地示之祭以五行之神從享，以五人神配，然尚列嶽鎮海瀆之間。臣今欲陞之第一成。又言：地示之祭，先儒之說有二，或繫於神州，皆無所經見。惟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河圖括象曰：崑崙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是崑崙不過域於西北，神州不過域於東南也。神宗皇帝嘗詔禮官討論北郊祀典，位崑崙於方丘第一成之西北，位神州於第一成之東南，而其上設地示位焉。崑崙神州之說雖出不經，然古人有其舉之，莫敢廢之。特降於從享之列，爾欲望推明神考詔旨，列崑崙神州於從享之位。又言：三代而上，山川之神有望秩之祭，故五嶽之秩視三公，四瀆之秩視諸侯。五嶽不視侯而視公，猶未極乎推崇之禮。聖朝始帝五嶽而王四瀆。竊惟天莫尊於上帝，而五方帝次之；地莫尊於大示，五嶽帝次之。神宗皇帝親祠上帝於南郊，而五方帝列於第一成，然則五嶽帝其可尚與四鎮海瀆而並列乎？今欲陞之於第一成。並從之。曾與中郊祀禮。徽宗大觀四年四月，議禮局言：國家崇奉赤帝爲感生帝，以始祖僖祖配，備與迎氣之禮不同，尊異之也。而乃祀於立夏迎氣之壇，甚不稱所以尊異之意。謹按禮記郊特牲云：兆於南郊，就陽位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先儒指爲周制感生帝之壇，以爲王者之興，必感五帝之精以生，因其所感，別祭尊之。自曹魏後齊、後周與隋，皆別壇而祭，雖其制不同，而各崇奉感生之帝。正合先儒之論，請於南郊別立感生帝壇，依赤帝高廣之制，庶稱國家尊異之禮。從之。宋會要：政和四年三月一日，禮制局言：崇寧祀儀，崑崙地祇設位於壇之第一成，其說出於鄭康成。蓋康成以崑崙地祇爲皇地祇，既皇

地祇位於壇上，則崑崙地祇一位亦不當重設。崇寧四年，有司講明，已知其非，乃復列於西方衆山之首。然既有西山位，則崑崙在其中矣，欲乞除去。從之。又言：先依崇寧祀儀定方壇神位，謹按皇地祇北向，蓋取答陰之義，故陽祀降神升煙於壇，其位在丙，以陽祀皆南向故也；陰祀降神瘞血於坎，其位在壬，以陰祀皆北向故也。若皇地祇南向，則降神在神位之後，與陽祀不類。歷代沿襲，並設南北之位，非所謂答陰也。元豐紹聖修定儀注，有失釐正。今新壇亦於午陛設小次，望賜裁定。詔設神位北向，於北面設小次。高宗紹興十三年二月十二日，權禮部侍郎王賞言：若依五禮新儀，冬日祀昊天上帝，合稱冬祀大禮，合設昊天上帝位，太祖皇帝配，并從祀共六百九十位。若依元豐已前祖宗朝禮例，於冬日至就圜壇合祭天地，合稱郊祀大禮，合設昊天上帝、皇地祇位，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并從祀共七百七十一位。所有將來大禮，未審行冬祀大禮，唯復行郊祀大禮。詔行郊祀大禮。陳藻樂軒集：郊，重事也。以三歲之久，乃放一行，其禮自漢而後益重焉。雖重其事，而神明位序之高下，且講求而顛倒，是尚得爲重也乎！雖然，豈以爲顛倒而行之，亦必有說，試舉而質諸。恭惟國家郊禮多沿唐舊，唐自蕭于儒輩，以昊天上帝即其蒼蒼者爾，因序耀魄寶於五帝之下，然則太微之五星，其果尊於紫微之北辰否也？既以五帝尊於北辰矣，今以六陛正錄分獻之可也。且我火德也，赤熛怒若熒惑若心爟，皆當特所崇。尚何以例之而不別耶？天文有與黃帝同號者，聖祖別名也，易而謂之權。我得火運，而權居朱鳥之次，則其別名豈無所自來？是固不當尊之也。列於西廊下龕，而厨牢勢埋居其上，是何也？商宋星也，宋爲國號，趙爲國姓，吳越駐蹕之區，皆當特祀而不特祀，是果何見歟？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五帝之佐爾，五帝猶諸侯，而其佐則諸侯之大夫。皇祐露壇於庭中，今與北極天皇同處壇之一等，殿之兩堞，不惟三公三師、上台上相下之，而天王后妃太子亦下之，何耶？妖星之見於史傳者三百餘，瑞星三四爾，周伯其一數也。以其躔度錯於五緯之間，晉隋二史衆張衡之說，然則其尊同五緯，不然降之一等耳。五緯或爲貴相，或爲上公，此以伯名，亦非春秋之所謂微者。祖宗朝次於氐宿壽星之間，猶可也，今而寘諸車肆鍵閉宦者之列，其故何歟？隋唐以來，以二十八宿之內星處壇之上，至柱宰酒醴之數置二十八宿之外星處之下等，柱宰酒醴之數損。天人一理，內之府史猶有重於外之岳牧耶？爲可國朝沿唐而有不沿之者，尤可疑。壇之前列內官雖多，而錯以外官，左吏右吏，泰尊之初等處焉；壇之後行外官雖

多而錯以內宮。天相危焉。是又何也。既祀帝坐矣。又有中帝坐。既祀黃帝
矣。又有黃帝坐。是果繁而重瀆歟否也。紫微天市之環衛。以司馬遷天
官歷考于一行蓋圖。景祐新書蘇頌法要考之。當分三十有九祀。而今之
明堂郊丘三祀焉。闕其三十六位之天神。是果疎略而脫失歟否也。周司
寇有司民之祀。標之兩角是也。天府有司祿之祀。文昌次四之星是也。今
之焉又何也。漢志有維星天下之綱維係焉。乃闕其祀。太白之誇有酒星
即酒旗也。而又增之。其他闕祀不可勝舉。若以神明者漢不可得而盡其
區別之詳。則古人於此。亦未嘗苟之。諸君討論。必有素。其有備它日顧問
者。幸先以語我。元史郊祀志。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註謂昊天
上帝。冬至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也。又曰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
天皇大帝也。在北極謂之北辰。又云。北辰天皇耀魄寶也。又名昊天上帝。
又名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今按晉書天文志。中宮鉤陳口中一
星曰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寶。周禮所祀天神。正言昊天上帝。鄭氏以星經
推之。乃謂即天皇大帝。然漢魏以來名號亦復不一。漢初曰上帝。曰太一。
曰皇天上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曰昊天上帝。與周禮
合。唐宋以來壇上既設昊天上帝第一等。復有天皇大帝。其五天帝與太
一天一等皆不經見。本朝大德九年。中書圖議。止依周禮祀昊天上帝。至
大三年圓議五帝從享。依前代通祭。

郊祀神位座席。周禮春官司几筵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注。筵亦
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五席。莞席、繅席、次席、蒲席、
熊席。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唐杜佑通典曰。周禮祀昊天上帝。以藁秸及
蒲。但翦頭不納爲藉神席。注所謂蒲越藁秸也。藁秸藉天神。蒲越藉配帝。
王肅神席議曰。按小雅下莞上簟。簟云。莞小蒲之席也。正義曰。釋草云。莞
苻蘺。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
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之異。爲席有精有麤。故得爲兩種席也。如莞爲小
蒲者。以司几筵設席皆麤者在下。美者在上。蒲筵續純加莞席紛純。則莞
細而用小蒲之秋官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旅于上帝。則共其
金版。饗諸侯亦如之。鄭金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疏。旅上帝。謂祭五天
帝於四郊。此旅上帝設金版。鄭云所施未聞也 宋大觀中議禮局言。恭
周官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蓋旅上帝非一帝也。故必有版以辨其
名。版以金爲之。所以極其嚴累而不敢忽也。禮記禮器鬼神之祭單席。此
以少爲貴也。 至敬不壇。掃地而祭。此以下爲貴也。 禮也者。反本脩古

不忘其初者也。莞簟之安。而藁秸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注。
設藁秸者。循古德古質。曰秸。爲有三百里納秸服。主謂本與古也。郊特牲
郊之祭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 莞簟之安。而蒲越藁秸之尚。明之也。貴
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祭
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蒲越藁秸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
前漢西漢書郊祀志。成帝朝丞相匡衡言。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不
能得其象於古。律元壇制。顏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
長五尺到相也。漢舊儀曰。祭天紫壇帷帳。高皇帝居堂下西向。紺帷帳州重
後漢東漢書祭祀志。光武建武十三年。隴蜀平。增廣郊祀。中壇天地位。其
上。皆南鄉。西上。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其
外壝日月在中營。內皆別位。四營群臣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用席十
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
三神。
梁隋書禮儀志。武帝天監四年。尚書左丞何佟之啓云。周禮天曰神。今天
不稱神。宜題曰皇天座。從之。南郊爲圜壇。祀天皇大帝於其上。天猶題曰皇
天座。席用藁秸。禮畢有司燒埋之。志書分紀天監十一年大祝言二郊相
承用梁祖盛禮。素柔盛王。衆神之坐。悉以白茅。詔下詳議。八座奏皇天大
帝坐既用蒲。則知郊有粗義。理不應殊。於是改用素俎。座悉用蒲席藁薦。
後魏北史魏本紀。道武帝天興二年。正月祀上帝于南郊。天位在壇上南
面。神元帝配座西面。五帝以下天文從食。席用藁秸。
唐開元禮。圓丘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
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五方帝日月神座於壇第一等。席以藁秸。又設
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五座於第二等。凡座皆內向。又設二十八
宿。及中官百五十九座於第三等。又設外官百五座於內壝之內。又設衆
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壝之外。各依方次。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昊天
上帝及配帝五帝日月之座設訖。卻收。須祀日。一日鋪設所設之。至祀日。
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壇重設之。其內官中官外官衆星
等諸座。一設定不收也。唐會要。元和元年十二月七日。太常奏。郊廟黃道
褥。准武德正觀故事。並用紫褥。至德已來。用黃色。今緣大禮日逼。恐造紫
不成。少府監見有褥。請准至德故事。用黃色褥。制曰可。
宋宋朝事實。太祖乾德元年八月六日。太常禮院言。南郊壇祭星位版下
褥。添時辰。司天臺康奉預申覈。難從之。太宗淳化四年五月三日。吏部侍

郊陳恕言郊壇祭祀。其神位席褥望自今並委逐司長官封送祀所禮畢監祭使封還從之。九朝長編紀事本末真宗景德四年。十二月十六日都官員外郎同判太常禮院孫奭言立冬祀黑帝。按禮文以帝高陽氏配玄冥辰星三辰七宿從祀。今則配帝以下皆不設席。按通禮席以莞且入帝以下無取埽地之義。望依禮設席。詔太常寺與崇文院檢討詳定以聞判大常寺李宗諤言按郊祀錄。天地日月五方帝九宮並席以藁秸餘以莞唐制天地日月社稷五方加褥。望依奭奏。今太府寺少府監自今依禮陳設從之。 大中祥符元年。九月一日。詔郊祀所設褥位不得踰越行事官及樂工。自今並致齋沐浴。諸壇星辰禽位。專差官監視。仍委監祭使覺察九年三月十四日。禮儀院言冬至郊祀昊天上帝神座等合司天監陳設近止委官并無職官檢校。望自今遣內侍及司天監官各一員躬親布置從之。續通鑑長編仁宗慶曆七年。六月十二日。太常禮院言按禮記昊天上帝日月星辰並用藁秸。五帝用莞。至唐始加褥。今南郊配位各設席加褥。而無藁秸與莞。將來奉祠郊廟。宜更制藁秸莞席爲藉。從之宋會要神宗熙寧四年。二月十八日。太常禮院言三司乞織造圜壇地衣。準詔檢詳典禮以聞。今檢到前後典禮。并南郊一行儀制。即無地衣制度詔圜壇無

用地衣。 徽宗大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議禮局又言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諸儒皆以謂祭天即南郊所祀感生之帝。祭地即北郊所祭神州之神。歷代崇奉以爲天地大祠故席以藁秸其儀必與昊天上帝皇地祇等。從之宋史禮樂志徽宗政和三年。儀禮局上五禮新儀。昊天上帝位席以藁秸。太祖位席以蒲越天皇大帝五帝日月席以藁秸。星辰中官神位席以莞席。曾與中郊祀禮高宗紹興二年。十一月五日。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準詔南郊自小次至壇下襯黄道臣等伏詳禮記郊祭之日。汜埽反道。鄭氏注謂剗令新土在上。其藉神席天地尚質。則用蒲越藁秸。宗廟尚文則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而已。天子受胙乃有席。周禮司几筵所謂胙席是也。今來郊壇黄道褥欲更不設。十三年。八月三日。宰執進呈。有司檢舉大禮依舊例。合用珠子坐褥。事天以誠爲主。如器用陶匏之類。貴其質也。若惟事華麗。恐非事天之本意。乃不用。 十月十三日。禮部太常寺修立郊祀大禮儀注。前祀一日太常設神位席。太史設神位版。昊天上帝位。皇地祇位。于壇上北方南向西上。席以藁秸。太祖太宗位于壇上東方西向北上。席以蒲越。第一龕席以藁秸。餘以莞。而席皆内向。如太史之例。昊天上帝。皇地祇。配帝。天皇大

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之座。使吉潔乾燥。其内官中官外官衆星等位皆設定。祀日丑前五刻郊社令與太史官屬各服其服升壇設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太宗神位版於壇上。又設天皇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十位於第一龕。

元元史郊祀志。神位昊天上帝位天壇之中少北。皇地祇位次東少却。皆南向。神席皆緣以繒綾褥素座。昊天上帝色皆用青。皇地祇色皆用黄。藉皆以藁秸。配位居東西向。神席綾褥錦方座色皆用青。藉以蒲越。藉神席郊特牲曰。莞簟之安而蒲越藁秸之尚。注蒲越藁秸藉神席也。漢舊儀高帝配天紺席。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成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以爲天地尚質。宜皆勿修。詔從焉。唐麟德二年。詔曰。自處以厚。奉天以薄。改用裀褥。上帝以蒼。其餘各視其方色。宋以褥加席上。禮官以爲非禮。元豐元年奏言不設。國朝大德九年。正位藁秸。配位蒲越。太常集禮云。皆翦頭不納以青繒。至大三年加青綾褥青錦方座。圜議合依至大三年於席上設褥。各依方位。太常集禮神位版。長一尺八寸。博五寸四分。厚一寸八分。刻上方下。第一等。青漆金字。第二等已下青油黄字。地祇北坐令乞字神位制度不同故存以備參考 正位神位一。神席一。藁秸一。青綾褥一。 配位

神座一。神席一。蒲越一。青綾褥一。 第一等神位藁秸九。神席九。綾褥方座各九。如其方色。第二等神位及内壝内外諸神位莞席三百青繩代壇一成。都省集議郊壇内以青繩代一成。凡用繩二百條。各長二丈五尺也丈五尺 前件議得内壝内以青繩代第三與内壝内神位重行。析津志昊天上帝藁秸一。祿以青加神席。加青綾褥青素方座。 皇地祇藁秸一。祿以青加神席。青綾褥青錦方座。 第一等九位藁秸九。祿之席皆以莞。加方座。各如其方色。 第二等以下。每位席以莞。凡用席三百十有二。前祀之日。張鋪基及二神門。皆拖黄額幃。 祀前三日。百官受誓戒于中書省。從奉禮郎布版位。及祭亦如之設燭燈。

國朝

大明集禮神席。 郊特牲曰蒲越藁秸之尚明之也。藁秸祭天之席。蒲越配帝之席。俱所以藉神者。明之者。神明之也。漢舊儀祭天用六綵綺席。高祖配用紺席。光武增廣郊祀。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席。率一席三神。晉宋用蒯席不設裀褥。梁用藁秸。五帝以下用蒲席。唐高祖麟德二年。詔曰文質不同。代有釐革。惟祭祀天地。獨不改張。是自處以厚而奉天以薄也宜改用裀褥。於是上帝之座褥以蒼。配帝以紫。五方帝皆以方色。内官以下席皆以莞。開元中上帝從用藁秸。配位以莞。五帝日月以藁秸。五星十

二辰河漢內官席皆以莞宋初上帝日月並以藁秸配帝以莞仁宗時席
皆加褥上帝以黃配帝以緋元豐後去褥元席以藁秸仍加青綾褥青錦
方座配位神席以蒲越青綾褥青錦方座從祀第一等神藁秸神席綾褥方座各
九如其方色第二等神位及內壝內外諸神位莞席三百
國朝尊事
上帝用龍椅龍案上施錦座褥
配位金交椅織金黃褥青案同從祀位置於案不設席　周人祀地席用蒲越
藁秸漢以莞蕈唐麟德中正位及神州加用黃褥配帝以紫從祀以莞開
元中正位仍用藁秸配帝以莞神州地祇以藁秸五鎮以下用莞宋景德中
席又加褥正位以黃配位以緋元豐中後撤去惟用藁秸及莞元皇地祇
用席褥
國朝用龍椅龍案錦座褥
配位同從祀神位並設于案不設席
議論宋會要神宗元豐元年十一月五日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臣等
見親祠南郊儀注並云祀前三日儀鸞司鋪御座黃道褥謹按唐故事郊
壇宮廟內壝及殿庭天子步武所及皆設黃道褥壇上立位又施赤黃褥

將有事命撤之武德貞觀之制用紫至德以來用黃開元禮開寶通禮郊
廟並不設黃道褥太常因革禮曰舊制皇帝升壇以褥藉地象天黃道太祖
命撤之設拜於地和峴乞宜付史館天聖二年儀注又增設郊壇壝門道
北御座黃道褥康定初有司建議謂配帝褥用緋以示損於天地而自小
次之前至壇上請位其道褥以黃蓋非典禮是歲有詔自小次至壇下撤
黃道臣等伏詳禮記郊祭之日汜埽反道鄭氏注謂刬令新土在上也其
藉神席天地尚質則用蒲越藁鞂宗廟尚文則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
加次席黼純而已天子受胙乃有席周禮司几筵所謂胙席是也今來郊
壇黃道褥欲更不設郊廟奉祀禮文祭天蒲越藁鞂　禮記郊特牲曰莞
簟之安而蒲越藁鞂之尚明之也注蒲越藁鞂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
也正義曰今禮及隋禮藁鞂為祭天席蒲越為配帝席俱藉神也禮器曰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正義曰熊氏
云天子祫祭席五重此文是也禘則宜四重也時祭三重司几筵職是也
受神酢席亦然祭天則蒲越藁鞂郊特牲云是也自天地以外日月山川
五祀則是神之祭單席是也周禮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
之居辨其名物鄭氏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群臣之精日月星辰其著

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位孝經說郊祀
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廚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
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有似虛危則祭天圓丘象北
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漢舊儀云高皇帝配天紺
席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成帝初即位丞相御史大夫譚奏言饗帝之
義掃地而祭上質也其牲用犢其席藁稭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
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
報功唯至誠為可以報之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之屬宜
皆勿修天子從焉後漢書志光武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凡用席二百一
十六枚皆莞蕈宋書志南郊皇天神座太祖神坐用席各二不設茵蓐古
者席藁晉江左用蒯渠南郊席用蒲席藁薦唐會要
麟德二年詔曰古今典制文質不同至於制度皆隨代變革唯祭祀天地
獨不改張斯乃自處於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禪即用玉牒金繩器之閒復
有瓦甒秸席一時行禮文質乖駁而不倫況深為未愜其封祀所設褥杯
等物並宜改用裀褥罍爵每事從文其諸郊祀亦宜準此於是昊天上帝
之座褥以蒼皇地祇褥以黃配帝及后褥以紫五方上帝皆以方色內官

以下席皆以莞開元禮皇帝冬至祀圜丘設昊天上帝神座席以藁鞂高
祖神堯皇帝席以莞五方帝日月席皆以藁秸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
五十五星座席皆以莞開元禮義羅曰禮云莞簟之安而蒲越藁鞂之尚
明之也凡人功所飾皆非稱天之德尚質貴本不敢同於所安褻乃交神
明之宜故云明之也配座莞席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自五星以下席
並以莞所以異尊卑也禮有以少為貴者鬼神之祭單席神道異人不假
多重自溫也唯宗廟異於外神孝子緣生以事之也王涇郊祀錄按禮云
莞簟之安而蒲越藁秸之尚明貴本之義孔晁云郊天祀地器用陶匏席
用藁鞂者以其至尊萬物無以稱德故為貢三百里納秸服是也今日月
以上各依幣色而加褥也開寶通禮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日月並席
以藁秸配帝以莞景德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儀注席皆加褥通禮親祠凡
大祠中祠小祠皆以藁秸莞為神座之席不設褥通禮序例云天地以下
祠祭設神位舊席以藁秸及席以莞者今來郊祀錄及近歲相承並加裀
褥各如其壇幣之色慶曆祀儀諸祠太府少府前一日供設神位席褥昊
天上帝四祭感生帝一祭褥皆以黃配帝皆以緋皇地祇正位以黃配帝
以緋禮院儀注慶曆七年禮院奏准備製郊廟祭器所狀禮典昊天上

帝日月星辰並用藁秸配帝及五人帝並用莞唐後禮加褥又太常卿撿
禮官孫奭所請自今諸祠祀神位用藁秸莞褥伏覩今郊壇正配位各設
緋席加褥今欲更別製藁秸莞席為籍詔送禮院詳定禮院奏謹案禮云
莞簟之安而蒲越藁秸之尚明之也注謂蒲越藁秸藉神席也疏曰凡常
所安則下莞上簟祭天則蒲越藁秸故曰貴其質而已以其交神不可同
於尋常行所安褻之甚也臣等參詳古者祭天器皆尚質蓋以極天下之
物無以稱其德者今若加褥於席在人則為之安於天則近褻矣欲乞今
後祭天神位止設藁秸蒲越乃為合禮詔再送禮院定奪臣等再詳蒲越
藁秸為祭天神位之藉稱其德也自周漢所記至唐開元禮悉皆用之其
席褥之設惟自唐後禮至本朝始用加於藁秸之上今伏見新脩祭器改
用匏爵瓦登瓦豋之類蓋亦追用古制欲乞祭天神位只設藁秸蒲越乃
為日稱詔依舊於藁秸蒲越上設褥仍令遍行告諭南郊儀注昊天上帝
皇地祇神坐席以藁秸上設褥太祖皇帝配坐席以蒲越上設褥五方帝
日月神州神天皇大帝北極坐皆以藁秸上設褥臣等謹案禮記曰禮以
少為貴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
唯至誠為可以報之故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席用藁秸因天地自然之性

貴誠尚質不敢備其文也漢舊儀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高皇帝配天用
紺席成帝初即位丞相衡等言其非是罷之東漢用莞簟晉江右用蒯宋
郊祀正配位蒯席各二不設裀褥梁南郊席用藁秸五帝以下悉用蒲席
藁薦隋禮藁秸為祭天席蒲越為配帝席唐高宗詔謂古今典制文質不
同至於制度皆隨代革唯祭祀天地獨不改張斯乃自處於厚奉天以
薄其諸郊祀並宜改用裀褥開元復用藁秸莞席王涇郊祀錄又言加褥
開寶通禮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日月並席以藁秸配帝以莞景德儀
注從禮官孫奭所請席皆加褥慶曆祀儀天神以黃配座以緋比之開寶
禮則非矣夫先王之制禮也或以質或以文惟其稱而不可瀆之若天地
尚質而用宗廟之文宗廟尚文而用天地之質則不稱而瀆矣蓋莞簟人
情之所安者也而祭天以蒲越藁秸者尚其質也將致誠質以交神祇而
欲狥人情之所安蓋失之矣莞簟先王猶不施之以郊況裀褥乎伏請郊
祀天地席以藁秸配帝席以蒲越更不設黃褥緋褥元豐元年十一月五
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奏臣等看詳明堂儀注上帝席以藁秸配帝席以
蒲越上皆設褥開元禮大享明堂上帝席以藁秸配帝席以莞大以裀褥
施於神位其為非禮明甚伏請明堂神席上不設褥元豐三年八月二十

一月中書劄子
奉聖旨依奏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四百五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七百六十九　十六麻

沙　長沙府十八

湘陰縣古羅志韓愈黃陵廟碑記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古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經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題其額曰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反道死湘沅之間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二女以予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舜之正后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詞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帝子各以其次弟推而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方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文同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易廟之北桷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余與故善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碑刻之　蕭振修廟記　歲在單閼律應蕤賓太尉中書令楚王重修新二妃於洞庭岸所以酬靈感而答前顧也在昔有鰥側陋將弘試可之功釐降觀刑始協嬪于之德於是化流嬀汭德洽堯閣閑矜帝子之尊盡執家人之禮洎南巡不返北渚俱來莫追龍馭之蹤空見象耕之所遺天有恨甘委骨於重泉同穴無期分捐軀於積水芳流舊俗德被遺黎煥廟貌於千秋儼精靈於二壁魂歸紫府想從西母之游迹滯黃陵猶錫斯民之福有祈皆應無感不通催水旱於鄉閭運條舒於土植吞刀吐火越巫而但騁媥𨇤桂酒椒漿楚老而猶通肸蠁我太尉中書令楚王撫戎多暇訪古遺蹤敬神而遠之非鬼不祭也以二妃廟基頹毀棟宇傾權荊榛翳薈於軒墀苔蘚攔褊於像設靈蹤未泯寧無步襪之塵祀事不嚴亦繫蒸嘗之政乃命督工削墨郢匠運斤初洞啓於崇扉忽鳥翔於峻宇污墁雲布春錦星羅在三晨而不妨雖一日而必葺蘭橑衡比桂柱翬飛梁間之婦嫁不妝蓍篠之駕鸞欲起黛眉斯斂若含薑屋之愁鉄臉如生將不莘葯之淚始者欲馬經度盡自內財仍奏皇明請宗徽號奉唐景帝天祐五年六月十有四日勑旨以黃陵祠封懿節廟功以世遂三古事遠重華褒揚必在於正人寵數方加於異代故可使窮泉發耀貞魄有歸非至德可以通神明非至靈何以感直氣厥功既就盛德將書鐫銘永記於江山悠久使同於元遠宜求綵筆以述芳詞振跡忝前旌名微候館仰承嚴命俯扣庸音無陸氏之患多有景純之未審它年岸上應知杜預之功今日江邊且愧曹娥之作　知縣程文度重修廟記　重湖之南兩舍之地有二妃古祠在焉其廟號昔謂之黃陵因其地而名也今謂之昭烈以德而稱也載籍群書皆盛稱堯舜之德二妃即堯之女舜之妃也帝堯以丹朱不肖二妃有德不肖則不可以傳神器有德斯可以贊帝圖錄是妻于有虞以光堯之聖德降于嬀汭以成舜之孝道君俾丹朱有二妃之德行堯必不讓舜而傳丹朱矣有虞無二妃之翼贊舜必終匹夫而況側微矣是知堯舜之德巍巍蕩蕩民到于今稱之者皆由二妃之所致也豈止從舜南巡昭其靈跡而已哉噫事于頑嚚顯妃之節溺于沅湘見妃之烈湘竹之斑謂妃之血湘水之聲謂妃而咽噫主爲虞嬪沒作湘神享廟祐人在江之湄唐元和十四年春吏部侍郎昌黎韓公愈以忤顏獲戾出牧潮州過妃之祠精意有禱惟妃垣含忠之節施福善之功爰自海隅牽復朝位韓公感妃之明靈如在傷妃之祠宇其頹再樹豐碑崇修舊址于今無二百年矣碑已殘缺廟亦圮毀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秋將作監丞程文度銜帝之命權理湘陰去邑一舍先過妃廟臨湘江之鋪練列楚峰之堆藍樹古祠荒堪成圖畫廊廡之下得其舊碑塵蔽苔封頗難辯識熟而視之乃韓吏部之碑也其間解二妃爲湘君夫人證以經書駁其舛謬實巨儒達識之作也又解舜陟方乃死之義以陟爲死是爲死方乃死厥理未明竊以尚書者古帝王之書經夫子刪定其虞書曰舜陟方乃死孔安國傳云陟升也方道也言舜升道南方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

刋白普恭王埬宅得書悉遂孔氏原其作傳之意頗協刪書之旨垂世立教豈有異端文度雖省己不才敢徵其事爲證且許由避堯之讓許由即爲道人矣夫爲承舜之禪虞舜亦爲道人矣以道之情高故曰升道是以聖人用則爲堯舜之理捨則與巢許同歸以其體道合天故謂之帝孔傳解陟方爲升道於理爲通若韓吏部解陟爲死即下不得言方乃死也義斯明矣慮悉後世乃述斯文右補闕直史館判湖南轉運使趙公昌言偉學雄才之士也自臨職司允豈邦計奉公之外繼絶爲心每周謁黄陵祠歎其廟毁碑殘非人不葺乃拜章上請思壯神居因廣舊基復增峻宇正殿孤起回廊四合總二十餘間楩梓宏材並從官給舊有神像舜居其中二妃夾侍監察御史判湖南轉運使李公清惟文學擅價智辯過人常議及古黄陵祠前後謂之懿節謂之昭烈並歷代以來官錫廟號皆美二妃之德以名焉故事顯然具載豈可以舜在于茲斯蓋鄉俗所立今宜改正遂去其舜像止存二妃舊碑潭州刺史沈傳師書題趙公昌言以碑辭殘缺將墜于地慮湘君湘夫人之靈跡漸于湮沒遂採新石重刊舊文仍以碑陰見託爲記文度承命爰筆指事直書如予罪予其在于此太平興國八年記　湖南運使孫晃重建廟記　黄陵二妃廟事韓退之之碑詳矣然引虞書之文五十載陟方死以陟爲句斷方乃死獨爲一句復於陟字之上加一舜字書曰舜陟方乃死又曰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且韓吏部唐世大儒當有依據何區區引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謂爲陟大雅之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然則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周之詩人獨不能避其嫌耶予謂安之傳坦然明白自漢末諸儒後無識焉是故荀悅非禪讓之說李白遠別離之篇悉皆攻取異端進庚堅賊無乃有爲竹書之所誤乎至如論衡問孔之辭史通疑經之科雖擅名一時終流議千古後主可畏來者難誣抑吏部之用心將正其夫乎衍示其符于予固不敢知也廟在湘陰縣之北三十里瀕湘岸之東爲陵谷遷移興廢適及祥符己酉刑部曹郎楊君軍守長沙將召從容宣室以是爲言且謂神無以靈而民無以福也固乞以照檢侍禁崔承祐庀其徒而時其事天子可其奏不踰月宣判湖南路轉運司俾相度而完葺之會予供職於是司兵部郎中劉君師道復典是郡遂以官給材庀之直委崔君承祐假涂力於湘陰之富民追衍半年奕然新廟承祐將種也其來之習崇閎不陋縣此則楊君神明之政崔君幽顯之行可以見其一二也至於知人集事誰不然之乎凡建正殿三間廊廡亭劄等共二十六間而徘徊

功畢以狀告予乞文其貴職司多故未遑下筆其秋琢磨貞石狄狄來言適會使車中有善書劉者遂不復讓時大中祥符三年天子親祀于汾陰后土之前記　蔣之奇書碑陰韓愈作黄陵廟碑辨湘君湘夫人爲舜二妃其說有考余甚善之至謂稱舜陟方乃死非安國之說引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噫書紀舜之沒云陟方者與竹書同書同文也其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夫之矣安國謂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是說焉不可易矣若以帝王之沒皆云陟堯曰殂落湯曰沒武王曰崩不皆言陟也書惟禮陟既天與新陟王言陟而已其它不言陟由是言之則舜亦曰死爾且謂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其說益非六經惟書辭最約蓋有互文以見意書矣未有陳辭於上而下自爲訓解也聖人之言不應若是其煩若以爲地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者是又不然地之勢信東南下矣若蒼梧之野則不全在東南其勢蓋近於西大水流卑者也地益高其流益駛江之尾遭於吳而後入海則吳於最卑自九江而上至於西江而水益悍者地愈上故也洞庭瀟湘之水皆下而入於西者蓋其地又高於西江也況其衡山九疑天下之高山在焉則蒼梧之野亦不得爲下矣書謂之陟方而傳以爲升道南方其言爲不經矣愈之碑誠甚奇而於此獨近於鑿故余欲削其不合者庶幾後世焉完碑云　知縣王定民重建廟記　天子五載一巡狩巡諸侯之所守也舜以五月南至于衡山之嶽陟方乃死蓋在位五十載而葬于蒼梧之野二妃從焉並投溺于沅湘二妃謂之娥皇女英俾觀刑于厥家釐降嬀汭順行婦道于虞氏終助成有天下之大法及舜之南巡也傷其不返赴江無憾沅湘之人覺其正行于是有祠以血食黄陵沅湘之濱四時之祭不絶遂著爲有國之常典韓迭之貶潮州禱之祠下以社錢十萬易壞垣斷甓于岳之刺史嘗持尚書于岳自馬大王楚已隸長沙請命于唐之天祐史號懿節運判王公元豊中亦適祠于痛其頹毁因有祈禱之退使新之人以神爲靈而神之興廢因乎人予攝邑湘陰適丁鳩工之初實尉劉師錫董其役尋杜君垍槼訓縛材將即成緒余于是衍以致其功懲其朽腐之速而完以堅不避遠溝隤之患而徙殿廡于廢址之東模刻增煥威倍于前邑之南舜舊有祠今亦荒曠黄陵相望二三十里而黄芰獨表二妃之像四時之祭不相須夫二妃傷舜之不復見乃願見于已死而甘于投溺推其心豈欲與舜各處而異食邪義有未安遂遷合于黄陵之祠不亦宜乎懿節雖嘗受封而黄

陵之之號爲最顯故新大其榜表而揭之又爲之文以績其事。易祓重建廟記　黄陵之祠二妃古也傳記述之詳矣其地隸潭之湘陰縣古羅子國廟去縣四十里邑民奉事惟謹凡禱于神如響答焉近遭斷毀倏焉煨燼寶慶丙戌秋八月潁川曾侯黙來宰是邑初謁大府權帥計使張右史首命建祠欲舉未遑明年春大資參相曾公開師府之初即命鳩工捐錢幣凡三十萬侯乃裒其撙節餘財以佐其費命邑士才而能者戴邦用以董其役凡木竹瓦石之類乃捋乃戴不擾而集迄於是歲遂克有成邑之士民請識石以壽其傳侯乃走書于祓求叙始末辭之不可遂參訂而告之曰二妃者堯女而舜婦也舜居側微堯聞聰明以二妃嬪之帝女之尊降而不驕御成授受之功聖德益彰英靈在天豈惟黃陵哉黃陵者何與地記以黃陵爲水名酉入于湘逕二妃廟南其說出於酈氏水經長沙風土記云黃陵即二妃葬陵因立廟焉是否或未足徵二妃生于冀釐降于媯汭嬪于虞不出於閨壼君之何而南浮于湘也檀弓曰舜葬于蒼梧之野二妃未從鄭氏釋之曰舜征有苗而死因留以葬王逸爲楚詞註亦援其說以爲二女從而不反道死于沅湘長爲湘君次爲湘夫人逸不思記禮出於漢儒附會之辭漢儒若王充者亦以不實况舜與自有成說舜生三十而後召用歷試三載而後攝政苗民弗率命禹征征以主竄三苗于三危皆在攝政之初凡攝政二十有八載又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其間相去七八十載之久與征苗不相涉焉有征苗而死之事又舜典言陟方乃死本無南方之說孔氏乃言南方征守死于蒼梧之野所以啓後代紛紛之論劉向傳列女遂謂二妃亦死于江湖之間以時考之是時二妃各百餘歲舜亦百一十歲謂老期倦勤之後舜及二妃遠適要荒豈其然乎唐儒韓退之深以爲疑援竹書紀年以陟爲昇後代多以小疵辨之韓言以道終則又疑甚正安實他議光正司馬公亦有薦禹爲天子誰肯從南征之句公非苟作者嘗考之孟子曰舜遷于負夏卒于鳴條鳴條屬東夷而蒼梧在衡山之極南爲可謂陟方爲南方而謂遠葬于極南之地孟子去古未遠其說可信彼異論者不攻而自破然則二妃廟于黃陵者何所從始曰舜征南歎千載而下民思其德凡彛教所暨有嚴廟貌二妃亦與故其神道隱顯所在皆著此黃陵所以廟也賢方伯以大臣分閫注意祠事侯能興舊起廢以示風化孚容謫佐荒裔之說得以厚誣天下余故不得不爲之考明焉猗歟休哉神將常象廟峙三湘昭宣靈光驅除孽袄化荒爲穰多今焉梓江波不揚蛟龍遁藏神用降衷厥功孔彰概述二妃廟祀之

詳俾湘民祠之而不忘。　杜甫黃陵題詠　蕭蕭湘妃廟空牆碧水春蟲書玉佩蘚燕舞翠帷塵晚泊登汀樹微馨借渚蘋蒼梧不不淺染淚在叢筠　又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韓愈　郡城朝解纜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淚孤臣水底魂雙雙歸蟄燕一一叫群猿回首那能語空看別袖翻　劉禹錫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雲物至今愁君問二妃何處所零陵香草露中秋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楚客欲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　李賀　筠竹千年老不死長伴秦娥蓋湘水蠻娘吟弄滿寒空九山靜綠淚花紅離濕別鳳烟梧中巫雲蜀雨遙相通幽愁秋氣上青楓涼夜吹波間吟古龍　李頎　沅上秋草色蒼蒼堯女祠無人見精魄萬古寒猿悲桂水身沒遠椒漿神降時回風迎赤豹騷雨驟文螭受命出尭妾焚香徼楚詞來愬遺跡一弔湘水湄　郎士元　娥眉對湘水遂哭蒼梧山萬乘既已沒孤舟誰忍還至今楚山上猶有淚痕斑南有岑陽路渺渺多新愁桂酒神降時回風江上秋彩雲忽無處碧水空安流　劉言史　堯女採山蕉緝紗渡江水野花滿髻妝色新閑歌曖迺深峽裏曖迺知從何處生當時泣舜腸斷聲翠華寂寞嬋娟沒野草空餘紅淚情青煙冥冥覆杉桂崖壁參天風雨細音入幽悵此地遺棘芳紅豔含愁姿清猿未盡鼯鼠切淚水流到湘妃祠北人莫作瀟湘游九疑雲入蒼梧愁　王貞白　舜欲省蠻陬南巡非逸遊九山沉白日二女泣滄洲目極楚雲斷恨深湘水流至今聞鼓瑟嗚咽不勝愁　李壁　南雲哭重華水死悲二女天邊九點黛白骨迷處所朦朧波上瑟清夜降北渚萬古一雙魂飄飄在煙雨　小孤洲北浦雲邊二女明妝共儼然野廟向江空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墓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顰望巡狩九疑疑黛隔湘川　高駢　渺渺三湘萬里程淚篁出石助芳貞孤雲日斷蒼梧野不得攀梧到玉京　碧杜紅蘅縹渺香水緣彈月夢清涼峯巒一一俱相似九處堪疑百斷腸　少將風月怨平湖見盡扶桑水到枯桐約杏花壇上去未攔紅紫鬭穠濃　陳羽　二妃愁處雲沉沉二妃泣處湘江深商人酒滴廟前草蕭颯風生斑竹林　趙嘏　湘娥不葬九疑雲楚水連天坐憶君惟有啼烏舊君在忽教嗚咽夜長聞　宋白　重瞳天子狩南荒二女音容已渺茫靜聽瑤琴當皓月再聞珠淚灑幽篁松愁老鶴清無夢水映疏螢冷放光一夜遶遶千古意香魂依約遶瀟湘　李白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天南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

唐庚　古古今今路朝朝暮暮行稱林香處飯杉木翠邊程山帶湘靈悽川含楚些清江湖無限句遷客要才情　畢田　玉輦南巡去不還翠蛾望斷楚雲間波寒剩寫哀絃怨雲泠偏溢淚篠斑一水盈盈傷遠日九峯嘍嘍慘愁顏荒洲千古淒涼地半掩空祠向暮山　陶弼　溪上龍蛇屋蕭條帝子祠竹痕當日淚山色後人疑仙服霞留綺新妝月印眉楚民已水旱蕭鼓謝神禧　石湖范成大　湘山中間湘江橫蒹蘋萊齊春漲生盤渦汯汯去無聲吾來桂舟泝中流揚波擊汏雙艣撑艫引篙如牛鳴篙師絕叫畫鼓轟潛龍跳奔乳猿驚援煙浮空畫青騰山長水遠天無情吹蕭擫瑟弔湘靈水妃風馭績來迎問客良苦遠征行昨日斧鉞下青宴　丞相李邦彥　湘江如鑑山如圍有祠如翼臨清漪虞妃懿節儼如在翠珉數尺鐫英祠蒼梧杳靄迷避躅曉雲愁入修眉綠薰風不動五絃空清血斑斑在山竹丹心如日神歆歆挹衣下拜安所祈濤江不及潮陽好此行請效黃陵禱　侍郎史正志　玉馭蒼梧去不還淚痕洒竹尚斑斑空傳木瑟流幽怨謾許明珠解佩還　廟塑湘妃少女容誰知百歲奉重瞳從今好事詩騷客莊肅當存念慮中　直方譚似退之賢過廟當時禱亦虔徼福已靈旋有助傾囊十萬出杻錢　楊傑　黃陵二妃廟客過動愁顏湘水有情盡帝車何日還血斑千畝竹魂斷九疑山欲問蒼梧事白雲生秋間　丞相李綱　湘妃廟貌枕江湄不見當年鼓瑟時玉珮風搖雲苒苒翠帷煙濕草離離淒涼清淚留斑竹寂寞深林叫子規斷蘭遺編杳難考無人爲立退之碑　侍郎孔武仲　盤空鳥鵲噪叢祠船人行人半起時殘月朧朧傾島嶼南風嫋嫋送旌旗開帆便欲日千里別廟仍澆酒一卮岸芷洲蘭俱可薦新聲譜入九歌詞　張孝祥　百世黃陵廟淒涼屋數間只憐斑竹那憶翳湘山訪古雜碑在微歌楚些聞虞嬪吏先女莫作水潺斑　御史周謂　代變時遷事迹存見來誰不暗消魂上程此日湘江道依舊修篁有淚痕　梅堯臣　劈竹兩分張情知無合理織作湘紋簟依然淚花紫淚花雖復合疑岫幾千里欲識舜娥悲無窮似湘水　刺史張芸叟　蕭韶不返九疑愁雙鳳追思楚水秋褘翟飄搖椎畫壁綵環零落掛蘆鉤春深蘭芷供香祭日暮鳥鳶送客舟自是江湖清絕處後人憔悴爲離憂　胡廷真　瀟江誰立湘妃廟後世人知帝舜功千古香魂渺如在一川芳草恨無窮淚花穩泛瓊樓月木葉輕搖寶瑟風唯有鄉人重懷古年年釃酒報時豐　周炎　日隨流水下煙汀暫泊扁舟謁廟靈古屋淒涼庭不掃斷碑漫滅戶空扃林藏宿鳥春聲好澤躍金

鱗夜氣腥蕭鼓送神人去後滿江莎草自青青　鶴駕雲軿去不迴空遺廟貌古山隈鐵心石骨昌黎伯也向黃陵擲珓杯　王遵　帝子當年恨幾多楚山千疊鬱嵳峩淚痕點滴留斑竹寶瑟悲涼隔素波媯汭舊存虞史載蒼梧誰證汲書記淒涼千古堪傷處那更瀟湘接汨羅　楊萬里古祠蕭瑟淺山傍日極平沙鴈落行霜後寒波洲吐尾蘆花十里雪茫茫　陳舜振　明月輝在天落日光轉地天維地軸千萬年粉篁尚有春風淚蒼梧茫茫九疑高湘江之水多怒濤珍木不御琴絃絕黃陵廟前碑已裂春禽啼秋葉飛行人舟檥去復返虞舜南巡胡不歸　黃彥大　瀟湘江頭三月春柳條弄日搖黃金鷓鴣一聲在何許黃陵廟前煙霧深丹青欲畫無好手穩徒玉勒況今久馬蹄不爲行客留心掛長林屢回首　王大初　冷落黃陵廟吁嗟帝子留狂飆叫雲木蕭鼓莫芳洲聚散真難得古今同一愁三湘容易過天暝欲維舟　白與時　兩妃作配從南巡死有英魂福萬靈千里洞庭崇廟貌四時佳氣鎖林扃祠荒月淡魚龍躍水落沙平草木腥鼓瑟清音今寂寂空餘雲外數峯青　林來　艤棹黃陵岸虔趨帝女祠奠椒隨楚俗拂石讀韓碑北渚來何遠南巡事莫追淒然鼓靈瑟起舞想馮夷　知縣趙希鄂　悵望鑾輿不復還令人疑盡九疑山水絃一斷南風操粉淚長留楚竹斑往事悠悠流水去空祠寂寂暮雲閑客情千古多悲恨楚理歸舟遡碧灣　賈誼弔屈文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廼隕厥身於戲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誶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螘　蕭振作重脩廟記噫楚懷大道遠君子而近小人斬尚讒言與浮雲而蔽白日子也含冤靡訴抱直無歸叩閽而天且何言去國而人皆不予排徊澤畔顦顇江濱吟貝錦以空悲歸崇蘭而自諭雲裝而駕東皇君忍爾來游歛褚瑞著鄭詹

尹於馬廟說懷忠履潔憂國愛君驚禽而徒欲遠枝弃婦而豈忘廻首雜
驗詠蓋不廻時主之心靈璅長辭竟葬江魚之腹敍溺之蘭橈競逐招魂之
角黍爭投澤爲午日之風播作三閭之事式瞻遺廟尙歸崇基綿歲月以
斯多黯精靈而來歆然卽金鋪零落蘭橑摧頹淸涗全染於杏梁蟲賓平
穿於桂柱皆生玉座塵壓珠簾蓬蒿漸蔽於軒楹風雨毒侵於像設我太
尉中書令楚王道惟濟物德必通神思闡政而咸脩想忠魂而有感況靈
符禱請事著聰明能資上相之兵威克靖二兇之沴氣遂得拜章上請號
爵還封爰旌感應之功是錫招靈之號相府乃減淨財於厚祿樸大壯於
遺祠規圓矩方上棟下宇華榱錦蔟將日曜而月暉彩檻帶縈或龍盤而
獸走飛甍鳥企瑤砌硃平靈宮與鬼將爭趨海若共汶神五侍陰風暝起
應朝澤國之靈落月春深但哭巳山之烏前依積水迴壓高丘占形勝於
一隅莫馨香於萬古其或征人輟棹歸客憑軒當洞庭木落之初是枉渚
波生之後千聲鼓枻猶傳濯足之歌一紙沉書曾弔懷沙之恨風急始知
於草動火炎方辨於玉真當時之兄釜雖鳴異代之桐珪忽及況重新廟
貌光被綸言固可以大刷幽靈全攄憤氣想直躬而若在披遺像以如生
爰於結構之功欲紀經營之跡豈期嚴命猥及下寮振遣愧諱賓名參霸

府居唯代舍歸來敢叙於無愚地實長沙日挽誰鳶於有鵩從單精瞰訪
古多懷正吟招屈之辭忍捧受年之旨勒他山之翠珉序有土之殊功庶
祭永播於無窮追琢使期於不朽何人讀罷起三十里之沉思今日嘆然
感二百年之述作直書盛跡用告將來　唐蔣防廟記　噫日月明而忠
賢生日月翳而忠賢覺明翳其天耶非耶其數耶非耶將適然耶非耶且
自昔抱大忠而生抱大忠而死者亦何可勝言雖天傾地搖山折川竭猶
可得而評論焉及至軒轅氏之天以道爲日月無明翳之變故風后力牧
得道其材焉帝堯氏之天以德爲日月無生覺之數故羲和氏百工之徒
得信其用焉帝舜氏之天以仁爲日月無虧盈之節故十六族得弘其理
焉大禹氏之天以公爲日月無氛霧之蔽故皐陶稷禹之臣得專其任焉
啟湯氏之天以信爲日月不皦不昧故伊尹得行其志焉文王氏之天以
心爲日月無薄蝕之變故周召之倫得張其化焉我大唐氏之天以政爲
日月故房杜魏徵得盡其訏謨焉其餘上自列國下逮周隋或以耳目爲
日月或以左右爲日月一明一翳非天之所爲也非地之所爲也故萇弘
碎伍員梟范蠡遠去徐衍負石三閭懷沙良可痛哉然三閭者以大忠
而揭大文況吟鬱澤永鬱自贊爰興褒貶六經同風至宋玉景差皆弟子

也況吾黨哉唐文宗太和二年春防奉命宜春抵湘陰歇帆西渚邑宰馬
摶謂予曰三閭之墳有碑無文豈前賢缺歟又曰俗以三閭挾汨水而殯
所葬者招魂也常所惑焉按圖經汨冬水二尺夏九尺則爲大水也古之
與今其汨不甚異也人楚人惜三閭之才閔三閭之死舟馳檝驟至今爲
俗安有尋常之水而失其遺骸哉安有不睹其骸而知其懷沙哉但以楚
祠有小大招魂後人憑而穿鑿不足徵也愚則以爲三閭魂歸於泉尸歸
於墳靈歸於祠爲其實郡守東海徐希仁洎馬摶以予常學古道熟君臣
至理之義請述始終符契以廣忠賢之業云於戲後代知予者以此罪予
者以此文曰屈碑立兮讒人泣兮屈碑摧兮讒人咍兮碑兮碑兮汨之隈
兮天高地濶孤魂餧兮　王定民書碑陰　人之于死一也或重于泰山
或輕于鴻毛有義有命而已古者忠臣烈士道不行于我而忠義欲感動
于其君不能偷生苟容甘同殞于大辱當是時死重而生輕與夫自經于
溝瀆而人莫之知異矣楚之屈原於懷王爲同姓傳聞彊志明于治亂之
要議事出號王之所任實厚於是同列爭寵而害其能者上官大夫之譖
至寖令國之大權而君委之於我信也成于我而行于君猶有漏言失身
之禍不成而詎奪其 闕 忠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不能使之無怨怨生

于親親之過大而不怨蓋人子之不可磯謂之不孝屈平以人子之于親
而怨其君可怨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焉遭猶以爲自怨豈怨其讒而不
怨其聽讒歟抑讒不足以怨而以身之不見信而怨歟懷沙而伏于江流
湍疾救晚而失其骸皆不見疑也與申徒狄負石何以異而蔣防于此疑
之是疑其無有也湘人思之招魂而葬于是墓起于江之于葬能藏其棺
衾而不見貌于是有廟以祭之祭以思其貌也有廟者三以見湘人思之
多也平以君見疑而死死之遠防爲文于唐又以死爲疑是重平之不幸
也夫詠其事之實莫如鄉人余居于亳之澳此知爲澳至徐之沛過宿之
虹然後知爲沛爲虹余辯圖經至此說其凝附于防之後　端明大參高
定子新脩汨羅廟記　以道殉身者不能以道而殉人殺身成仁者不肯
求生以害仁忠臣志士遭時不逢忠不售而讒興乃至屠人所甚欲而取
甚惡傷哉其清烈公三閭屈大夫之湛身乎天台胡嘉明仲宰湘陰之明
年敎予訟理賦平役簡歸廢張怠不擾而政具舉遺予書曰公祠在吾境
內歲久不治念予汨羅之沉矣盡然傷之曰九州博大而公之死天靡他
謂吾同姓鄉也不敢與朝秦暮楚者齒生忠於國沒潔其身葬祠揭虔君
盍爲公識之公生于孟後荀前先儒謂其有功於詩亡春秋之繼此特以

遺騷作詞貴重公耳抑末也舍大節不論何哉公仕楚以懷王親信故來讒口斥去然忠確一誠猶冀王一悟則宗國可以圖存忠不見報亂是用銳卒之懷王入秦不返襄王承之相望一轍矣嗟乎左右皆薛居州則王誰與爲不善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懷王既無明遠之見不察讒愬之行使積讒群謗得以蔽美醜。獨行累累公得遂其忠君憂國之心乎靈修數化君無常矣重華不可捂生不辰矣公雖不獲乎上僅左右爲充將則王庶幾改之今高丘無女則在高位者既無賢蘭委美而從俗椒亦專佞而流從則當時可恃者又不可以復荃革心化而爲茅芳草直爲蕭艾則衆芳蕪穢皆不能不爲俗所移矣昵比而椒蘭充幃滋蔓而薋菉葹盈室草木皆吾臭味而淪胥流失曾無一爲公地生斯世也莫有知報忠之分義而時君亦以國斃身已爲懼公至是始不過欲依彭咸之遺則特以死自許耳終不免從彭咸所居則忍於永訣爲狷不離道死不害仁決爲汨羅一沉而不悔公豈不知禮義之中而爲是哉佞主之辱直死之榮公不得已也公不沽其爲榮而人榮之廟祀尸祝昭質不泯在吾土地敢不致恭明仲仮廟墟故址而新之其知所當事矣嗟夫教化之行運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域民彝好德天賦寧有厓薄而王乃信饞不聖使戶服艾而衆好朋獨有一賢而不之容任近習遠亂已相尋可畏哉廟成當考明仲既索予記其事矣請繫以詩而送迎神予因復明仲曰昔予同年弟鶴山魏了翁過歸鄉汨祠作詩以紓公憤深得發潛誅姦之意予出其門必嘗與聞哉爲之歌神或享之明仲謂予言是盍歌之乃歌曰人生固而氣稟異不與俗靡兮爲君子嗟若椒蘭兮公屬意騷中興歌首兮蘭必以椒對謂椒不芳兮蘭不可佩蓋言混凡草而殊臭來何歲移月改而變其始蘭直王子蘭爲可恃椒直大夫椒爲同類椒蘭易爲而委厥美騷以芷蕙而混名氏託之徵詞而無怨誹猶冀不化艾蕭而化爲芷椒蘭信芳而俗與靡追其習成兮甘蕪穢不容一賢而孳以宗國斃國人傷公廟而祀歌以送迎神辭止。

鶴山魏了翁新脩汨羅廟歌

鸞皇棲高梧那能廟鴟梟椒蘭自昭質不肯化艾蕭人生同一氣初有善不善一爲君子歸寧受流俗變云何屈大夫屬意椒蘭芳蘭皋並椒丘蘭藉薦椒漿騷中興歌首蘭必以椒對謂椒其不芳謂蘭不可佩此言混凡草臭味自爾殊已何歲時改二物一變初以蘭爲可恃委美而從俗椒亦佞且慆干進而務入椒蘭信芳草氣質自堅好胡爲埭於是晚節不可保意者王子蘭與夫大夫椒始亦猶自異久之竟蕭條逆其習

成性。甘心受蕪穢不肯容一原寧以宗國斃高參於共鯀旦封與斛度同根侵並生何書改其故原非不知人觀人亦多塗治朝中可上亂世賢亦愚況原周姓卿義有不可去所望於兄弟謂其猶可挽我本兄弟交孰知胡越乎以是觀離騷庶幾原心乎或云芷蕙等豈必皆名氏騷者詩之餘寧以詞害意仲尼作春秋定哀多微詞楚之嬖小臣死意有不知此詩係過歸鄉汨祠下所作前記用以爲歌詩併載之。

胡嘉經理汨羅廟記

按史記屈原遭讒放逐作懷沙賦自投汨羅以死註云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人云長沙有汨羅縣北帶汨水湘陰古羅子國也則汨羅在湘陰不在他縣有曰在寧鄉者非也以志考之縣北五十里爲汨羅江原之正廟故冢在焉好古君子顧瞻徘徊未有不加封植以無忘其忠者嘉東浙儒生幼讀離騷企想遐躅謂安得訪汨羅之濱擷蘭芷之香持斗酒以酹英魂于脫選得邑不圖獲遂斯願始至之日圖有以廟地當正廟宇當新爲吉者事方倥偬條理未就姑少需焉既而繙閱公牘探聽輿論乃知三閭餘之厄因尺壤之屈浩有年歲不容不亟治而亟圖之遂委寓公屬士友縣騎相度歸以語嘉曰兩山對峙一水縈紆是爲汨羅其右爲廟其左爲冢廟之棟宇將摧冢之荊榛如沒群木在山枯者可用之以爲材生者可藉之以貽後至於冢民削碑刻以泯故實貪土地而包隴畝張主維持皆君之責嘉嘆然曰雖不材敢不殫力負荷爰檄藍田王君錡任歸復之事命僧與土人董建廟之役於是詰姦辨方而執其頑鳩工聚材而圖其新入深十三丈有奇橫廣九丈有奇此廟之基地然也廟前東向爲丈六十有五南向爲丈一百二十西向爲丈一百二十有二北向爲丈六十有六西南隅爲丈一百三十有八西北隅爲丈二百五十有三皆起於濱水止於界石詳載之圖志則地之已侵者歸矣自正廟寢室廊廡拜亭門屋凡二十五間又結庵以居焚獻者架橋以便往來者糜錢三十萬取給於枯木之餘縣助其不足七月戊申興役迄九月下澣畢手則廟之將摧者興矣自天至元凡三百五十五號爲廟木自弟至甲凡六百五十有三號爲墳木標釘有牌紀載有籍則兩山之木可枚而數矣噫嘻殖殖新阡先復青葱有畝可蕙有畹可蘭擷芳挹潤于以盤旋巍巍祠宇足蔽風雨桂醑其馨香木其芝來雲驂鶴于以來處古木維喬筆聳昂霄斧斤不入民無敢樵休陰息影于以逍遙登是三者經理古意大略粲見若冢前之祠頹敗冢外之地侵據人將次第舉行之朝思夕念盡瘁竭勞亦求以無負於公而已雖然人之負公不特是也稽之武陵志則錫號清烈進侯爵而爲公

者久矣邑以侯稱猶致茲廼正名位新扁額辯香昭白神必聽之死者澌
舒屈者粗伸忠魂耿耿萬古如生其當以疇昔之愛君者愛斯民則民被
公之福爲無窮所以報公者亦無窮廟食百里其將來永不替擨鋪叙甫
旣復取其傳讀之公之繫心懷王而顧睠其宗國者不以讒間阻不以疏
遠廢方上官之譖得行此身已不能安于王之左右而張儀之殺旣諫之
秦國之會又諫之王不一寤欆以頃襄卒遷之江南以成百身不可贖之
恨殺身成仁公固無憾而楚則可哀也太史公曰懷王兵挫地削身客死
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信哉予故併討論其事以彰我公之盛
心以寓後世之深戒云　重脩縣西行祠記　清烈公正廟在南陽汨羅
江行祠三一磊石一芙子市一縣西汨羅正廟傾圮弗支磊石行祠使削
非暴蟲盡痒經理竭心葺正皆捨舊而新是圖其在縣者始至莫謁入其
門苹萊沃滌循其廊棟宇將壓墻其像風雨剝蝕闕其址波濤呑齧凜乎
朝不謀夕之憂乃喟然嘆曰是考是度予責弗可緩踰年遷于廣照之東
因地於寺因材之堅好而易其朽腐因貢號之已訖而施藻藻因面向之
西而疏竹通河宇要而不峻墻素而不雕椽斲而不塗堦夷而不級大槩
取其愼密牢固悠久難壞經始於六月己巳落成於九月爲屋九間糜錢

千萬梅仙從事趙善與實董其役聞之父老祠舊在貴照前嘉定癸未邑
宰林岡易黃氏地移建縣西至是徙歸之寺蓋祠寺密邇晨香夕燈僧酒
掃以時公之英靈度其乘風御氣驂鸞鳳而來歟楚節奚儀每于行祀而
不于正廟予謂捨正廟而致敬於所寓非禮也甲辰端陽始持辦香屬寨
官仲一爵之誠於汨羅揭爲定式所以慰藉忠魂興起衆聽行祠舊貫仍
並舉而不廢脩建之事將記歲月于堅珉併書其恙貽諸後人勿替此意
雖然商之比干以諫而死廖廖千載繼弗聞不可蹈常之高躅公一人而
已自漢至唐文人才士讀離騷之詞而起敬歎懷沙之事而興慨者蓋以
直氣干雲霄義風溢宇宙殺身成仁廉貪立懦天地無終窮公之節槩亦
與之無終窮耳若夫易操於貝錦之成變色於緐蠅之止依阿婾嫡苟容
於世則謫公之文拜公之祠寧不顏厚十甲噫琢搆蘭芷栽製芰荷湘江
東注砥柱頹波江流可竭忠不可磨　重脩磊石行祠記　事之興廢在
時而亦有數焉時與數偶舉而措之雖難而易時與數乖則動輙齟齬易
亦難矣是皆關乎天運之推移非人力所能預也自乾坤奠位日月著明
以忠而殺身成名者三閭清烈公表表霄壤間懷沙之恨無窮招魂之祀
不廢楚懷迄今千有餘載錫寵號而旌泉扃衆義贊而新廟貌固非一人

其祠之在磊石者實焉旋捐金以重脩蕭振磨松而作記今讀其記有曰
前依積水迴壓高丘占形勝於一隅莫馨香於萬古則擅界未嘗不廣袤
也人曰規圍埤方工棟下宇華榱錦蔟將日耀而月暉彩檻帶縈武龍盤
而獸走則祠未嘗不壯麗也蓋自維持之意不堅奸猾之計得逞懷吞并
之心者又有其地不之恤肆陵轢之志者傾覆其廟不之顧於是廣袤者
削壯麗者隳甚至委蕭碑於荒郊遷神像于陋屋設符券以實其妄治牘
宅以攄其所欺公法而忌陰譴旁若無人靈祠氣脈僅不絕如綫此識者
焉之拂膺議者不能緘諸口也磊叨恩試邑適在行吟之邦覩迹而興
懷慨遺忠而抵掌凡可以効振起之力者挾山超海靡或憚勞故南陽正
廟刻意經理縣西行祠竭誠改觀而磊石香火廢壞莫支因詞牒之來徼
委寮佐躬爲料理神奪豪民之氣而褫其魄俯首聽命標釘界止地之已
侵者漸歸於認是造廟之巫覡者復興步驟規畫雖未盡還舊觀尚庶幾
無負於清烈磊石距南陽纔踰一舍英魂義氣凜凜如生想夫乘鸞駕之
驕驟擁雲旂之蔽芾揖東皇而從彭咸翱翔兩地間則其瞻所居之新美
履其趾之縱橫如時與數之適偶亦將開一笑於冥冥矣予旣任其事懼
來者無所考據不恪爲材鋪陳顛末勒之堅珉若好古君子與我同志有

隆無替清烈公之章也湘陰百里之望也　顏延年祀文　湘州刺史吳
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佩之浦拜節羅潭艤舟汨
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
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時之缺溫風迨時飛霜急節嬴芊遘紛昭
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跡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
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實穎實發望汨心歎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
忠難闕　黃君陳謹以清酌之奠敬昭告于楚三閭大夫忠潔侯之神去
歲旱暵禾稼幾至盡槁君陳職忝字育撫救無術用是再禱于神神享其
衷立霈時雨崇朝霶霈至足而後已民免阻飢神之所賜仰思大惠豈敢
弭忘惟神以義事君以忠潔聞世千古之下人能福庇斯民是宜嚴邃廟
貌振顯功德俾民承事不怠名播於無窮然而祠宇久致大不稱靈明故
以其事而告于郡郡帥求建新祠郡帥又因以其事而表于朝廷已崇封號
今奉明命爵神曰忠潔謹具吉日備禮告成祠下表嘉之意具于訓辭其
鑒之尚饗　晦庵朱熹文　惟神爲國忠謀遭讒見逐行吟憔悴厥有離
騷懷沙自沉粵在湘水建祠錫號帝有愍書史脩不供神用弗宇乃令脩
奉亦既訖功敢擇雲辰敬陳椒糈惟神降鑒永眞厥居　西山眞德秀文

德秀之後先生也蓋千有餘祀而於離騷九章。一讀一興歎焉甚哉先
生之忠於國也世降俗末媚佞成風。過其祠者可以洮厥顙矣德秀雖無
似願師其人於千載之上視事之始敢不告虔嚴潔含忠益當自勉　胡
嘉侯抱忠貞而不遇兮嗟無路以叩閽周行吟於澤畔兮志於邑而莫
伸託離騷以紓懷兮慨想乎唐虞之君痛濁世而若浼兮甘沮豆於江神
弃魚腹而不悔兮播千古之清芬惟懷沙之遺俗兮迄流傳於楚人歲蒲
節之來臨兮潔觶香而招魂伊南陽之故里兮祠安靈而右存界一江之
相望兮慕木拱而輪囷昔疆界之廣袤兮羌侵擾之紛紜孰釐正而使歸
兮量予刀而徹畢欲東走於長安兮言懼卑而莫聞惕朝思而夕念兮莫
慰侯於九原薦菲奠於正祠兮擷澗沼之蘋蘩希御風而下降兮鑒予意
之勤拳　韓愈題詠　猿愁魚踊水翻波千古流傳是汨羅蘋藻滿盤無
處奠空聞漁父扣船歌　柳宗元作　南來不作楚臣悲重入脩門自有
期為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張耒作　楚國茫茫盡醉人獨
醒惟有一靈均哺糟更使同流俗漁父由來亦不仁　戴叔倫作　沅湘
流不盡屈子怨何深日暮西風起蕭蕭風樹林　朱行中作　委命仇讎
事可知章華荆棘國人悲恨公無壽如金石不見秦嬰係頸時　張孝祥

作　伍君為濤頭妬婦名何津那知屈大夫亦作主水神我識大夫公自
託肺腑親獨醒褫群昏聚臭醜一薰澄血推心肝懷襄如不聞已矣無李
何賀之靈中君天門開九重帝曰哀汝勤伏甘非汝留賜汝班列真司命
馳先驅太乙將言辰翩然乘回風脫迹此水濱木宮紫貝闕冠珮儼以珍
宓妃與娥女嬪潔充下陳至今數千年玉顏凜如新楚人不知謂公果
沉淪年年作端午兒戲公應嗔　撙齋曾丰作　彭蠡澤南地祝融峯上
天其洪無擇物所福不容賢湘水恨歸處衡雲愁到邊勇哉輸一死死日
勝生年。　文彥博作　楚澤荃蘅盡化蓬白頭高謝脫池籠從知鴟鳥真
無賴猶使瑤臺聞有娀　張詠作　楚王不識聖人風縱有英賢志少通
可惜靈均好才術一身虛死亂羅中　司馬光作　白玉徒為潔幽蘭未
謂芳窮羞事令尹昧不忘懷王冤骨銷寒渚忠魂失舊鄉空餘楚辭在猶
與日爭光　鄒季倫作　汨江五月雲水愁千人萬人思忠侯侯之忠兮
貫日月侯之憤兮衝斗牛休休休自古忠良難獻謀冰雪滿胸雖凜凜片
言不悟當回頭我獨醒眾皆醉競舟不用金章貴李杜英魂忽此遊三仙
共騎黃龍去　潛齋魏良臣作　清白聲華正直風數千餘載譽增隆侯
封忠潔縉紳外廟立汨羅煙靄中新宇有功脩已積舊碑無字讀難窮他

年我若官湘楚願採遺言問釣翁　彭淮作　玉壺清鎖寒江色兩岸蘋
蒲風索索白雲紅樹古今愁青山遠水離騷國辭香未吊大夫魂口不能
言空嘖嘖魂之生兮世莫容骯髒一身天地窄脩門一去不復返正坐椒
蘭在君側或乘玉鳳昇重雲或採芙蓉搴木末綿心緒讒多思戀逐彭咸
歸楚澤魂之去兮二千載凜凜照人霜月白空令兒輩擷芳華吟到大招
呼不得依然歎乃聽漁父愁殺三閭孤憤客當時黑白不可辨今日丹青
俱有赧異山煙鎖子胥祠汨羅水遶三閭宅　不知名氏　蒼藤古木幾
經春舊祀祠堂小水濱行客謾陳三奠酒大夫元是獨醒人　縣丞趙彥
政作　所歷登臨盡愁新屈子居青脩一嶂遠紅蓼幾花疎直節乾坤外
騷文雅頌餘殷勤酹江月生氣凜如初　知縣趙希鄄作　懷沙一死固
堪傷千載脩名寔未已舉國無人君不悟斯文有幸日爭光　讒言枉以文
蕭憲正論終歸蘭芷香解印欲辭羅水去紙傾羅水莫離觴　提刑許晟
大作　白鶴真人朝玉京故留仙屬鎮山精時人卻道投潭死不得其平
所以鳴　侍郎王容作　語詞　李應記　鍾景辰孚孫為余言李應廟
之異聞其五廟之所曰距湘陰縣六十里有山曰白鶴山頂有泉下注而
東出于洞口是為鳴水之潭廟實居之問其所祀之神曰晉太康中有陶

淡者拔宅昇天其姻劉氏偶游宅所歸而悵恨自沉于潭土人憫之因為
立廟號鳴水府君父老之傳云爾問其廟食之故曰靈應尚矣請言其近
歲在壬寅吏民禱雨隨即滂沛辛亥乙卯以及丙辰皆常苦旱亦獲響荅
廟食不絕實由於此問其賜額之因曰縣之士人狀建老免解進士鄧炳
揚九思等列靈應之狀上于本路轉運司運司遣官覈實而上于朝朝廷
下禮部太常寺復請于上人而命未頒鄉人龔輿宰萍鄉專吏馳達而始
賜令額余曰有是哉是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而曰神者耶是能禦大菑
捍大患亦宜祀者耶其廟宜其賜額亦宜少孫曰子以為宜矣盍記之以
永廟食而迎神休乎余曰諾哉因為記其始末而未畢也既數月矣少孫
訪余曰吾偶得一夢夢若至白鶴有碑焉視之闕其半是何祥耶余驚曰
吾涉筆久已草其半而偶未脫藁而神已知之耶夫能拯民水旱之菑以
福于一方而達于上以載諸祀典而人能出異夢以驚動人之耳目是謂
神已書之石以章夫神之靈以慰夫民之心且使後之人有考焉　河內
盧載作觀記　古者府宮觀之名未立也統謂之老君廟焉唐開元中明
皇始尊祖于老君乃追謚曰玄元故其廟侍以用王者制度是或曰府若
丹霞通玄之名是也或曰宮若太清之名是也或曰觀所以並兩觀之崇

而得以用王者制是也噫盛事事興岳薦區內潭州湘陰縣白鶴觀亦其
一焉觀是陶仙君故廬之地也按晉書隱逸傳仙君名淡字處靜大尉侃之
孫少孤好道人或勸之然志祈神仙不移遂餌靈草辭穀絕娶雖家累金
鏑千左右僅百然不以盛自累終日淵默好究易音窮卜筮餓而棄家結
廬於長沙之臨湘山常畜一白鹿出入與之偕焉其屬有將覲之者復徙
渡淵而竟不可覿會郡舉秀才因聞而避之復徙卜廬於羅縣之埤山至
而樂其山泉石秀異加北瞰洞庭大澤遂居焉有樵者嘗見二白鶴由雲
端而下來就仙君亦隱而不出也其屬或有來訪其存否者暨至則聞其
與人林木晻靄忽臨淵聞萬籟之際有若仙君之語曰子無見吾仙凡異
耳其屬復瞻慕益深於是家焉永嘉中復有樵者得石室於中峯之半而
室門偶呀然洞開因熟視之中有二仙一謂樵者曰吾陶真人也於此得
道乃於室前取草一葉而與之食曰使汝延百餘歲後果享齡百五十餘
矣爰用循考縣志則羅遷而為湘陰埤革而為白鶴蓋嚮所謂樵者嘗見
二白鶴由雲端而下諒山之名肇自於此矣而觀之名復得於山矣山据
縣之東南餘二舍峻起二十里環亘二百里境與長沙梓木洞分有澗流
自洞口沿山麓奔湍而東下數十里越觀僅十餘里而抵鳴水洞澗流經

巨石如瀑布自洞口百丈懸瀉入于潭潭納弗止復數十里東濟於湘江而
匯於洞庭壯哉山水之高遠非仙君其孰能宅於此其故事蓋于年表爰
逮世莫得而盡聞復用循考野史則為仙君名玟芝桂冠攜家八十口而
餘修道於此山太康二年遂拔宅觀即故廬之地也雖事蹟與晉書異而
野史垂之亦有年矣故兩出焉次蹟其聞見而詳之者則約而序之餘所
未詳者則不書且夫仙君既隱而不出於是後世道家者流得以傳其故
廬之地而主之加田疇三百畝目之為三洞以謂中峯石室之前仙君之
丹壇也其上有竹曰釣絲清吹時搖歸其壇而常淨又有石壇据觀之南
偶傳云在昔中和之先有百歲道人者自號道遙子常隱於此歲或亢旱
則投鐵符以鎮江潭須臾而雨暨檢校左僕射鄧侯進思引兵下岳陽也
道人始出所隱侯既歿官所其子右散騎常侍康特挈族以歸是邑治曰
鶴之別墅數游是觀于時三洞壇塞公爰命扶理之其田疇遂如初殆清
泰中有羽褐彭幼謙者偶葺丹壇獲大藥一粒乃餌之享齡百四十餘矣
信乎山為靈鎮地實洞府迭垂祥應豈易墜耶則土木之工時有廢興蓋
傳而主之者果何如人耳先有羽褐者主之寔匪其人觀僅廢焉既而司
封員外郎王公彬出典長沙有以觀之廢而言於公者曰孰為其人我將

辟以代之僉曰郡有道士太原王善慶者少慕冠褐夙蘊志節必也辟其
人舍此固不可與公然之天聖二年甲子中始被命師至而喟然歎曰惜
乎山弗育林木之色猶人之去毛髮也弗舉土木之工猶人之失衣裾也
詎能言其大體乎苟函存地在則吾何慮焉是用植以松篁期茂盛乎山
之凋殘計之杞柟將壯麗乎地之荒凉何哉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
寶元二年己卯中師因謂邑人鄧咸曰若予被命而來凡十六年今此山
既以補植矣此地將謀改觀矣始者惟茅茨數楹窮陋何嘗乎不堪其憂
雖革故於漸然至事未立若乃大道無形寔先乎象帝真宮列位莫尊乎
三清而殿廢不作猝容無以奉安特至不為學者何所依怙料君祖先有
濟三洞壇塞之力故流福世世俾玉帛歆飲禮義之風著天子孫蕃大縉
紳之門高矣然則三清至尊固風諫於君而君決能為我立之者乎咸聞
之乃施錢一百五十萬師既受是用革集被柟弃驅匠工上棟下宇群材
翊翼乎嚮背以日繫時五色輝映乎內外三清寶坐儼列其中真官仙杖
羅衛乎側塑繪威重香火嚴謹峻址當中分城而趨然後有重門以壯其
前有四廊以擁其傍有仙君輔聖殿堂連接其右有水軒山榭花木映帶
其外有廳事以敞其左有藥館以亞其入有虛閣逸齋琴棊雅尚其次有

寢堂書室圖畫清閑其中雖然師綽有未平之意且曰夫道家者流居宜圖
正爰度三清殿西循山麓而上僅百步有巨石東嚮而橫鎮之乃其正址
也及計之以工直甚大乃謂邑人吳文翼曰予將先鑿石夷址君能施財於
其工者乎文翼許之暨聞命以歸專經搆之先已寢食之暇千斛資厄萬
力齋舉堅頑削平有若神助遂獲文翼施錢一百五十萬遂建玉皇殿於
其上不日而輪奐既以精絕像衛塑繪益以威重新址之西尚有虛位繼
而胡文寶施錢三十萬乃作正堂直引廊廡前接玉皇殿之南則有劉辨
李德施錢三十萬作紫氣堂為道侶齋饍之所北有廚舍凡六十楹下接
舊址總三百楹而餘仙像百有餘軀旌幢供器名數頗多無不備新而嚴
謹者皇祐五年癸巳冬載自豫章之西山復來長沙遂走單介齎予墨以
招我遊暨至周覽興葺制度加備厚見託記其功敢讓夫由三清殿而降
適二紀餘大興葺之謂功也何嘗於功亦有識而已耳抑夫向所謂山存
地在吾何慮焉之謂識者也蓋以土木之功為外飾喜乎大體之未變得
非有識者歟不然安得衆廣施之歸大功于師者也故始見託以功遂特
垂之以有識文之旨也　來迪作　道者性之適也儒老佛之所共貫也
盡乎內則與物兼忘而又忘其所忘則萬化感通至真參會夫真理之妙

皆始煉氣以易質運神以鎮元內觀三一之樂外集六九之粹召檄靈馭以
濟物爲功出入群生以誘善爲事然後登景漢以凌邁躡雲嶺以逍遥變
不常形飛無迹翮列高名於金闕肆庸步於玉清者非宿命元德衆真共
持而能竊冀於仙途耶晉陶真人之居是山也得群峯之秀處靈源之長
幽林參天洞房啓景真人德冠世表跡超物外道醇醇乎不雜志混混而
無累餌赤液以養三宮佩青要以友四老藏天隱月授元君之書聞聰微
明契紫虛之叙奉日月二氣之訣不留世居咀瓊玗九轉之丹遂騰天馬
真人以大康中白日冲天後以其地建觀曰白鶴天聖甲子歲道士王善
慶來主此地比羽化凡四十年耶山治材相地營室輪奐壯麗爲湘楚之
冠事備先生盧載白鶴觀記治平元年五月天章閣待制吳公守長沙以
真人遺事白鶴名奏請榜額因賜曰冲真觀以表靈蹤以崇至道也噫孤
風莫繼遺像長存隱芝空老於寒巖紫氣尚縈於丹闕遂使湘南學士日
俯仰於松壇闠中鄙人獨徘徊於巖石也　通判潘周伯作萬歲寺記
余觀湘江之鄉靈壇古迹龍君藏焉釋子居之或興或廢或顯或晦固繫乎時
固繫乎人湘陰爲古黄陵南眺瀟湘北枕岳陽洞庭之澤汹湧乎中舟航之要
津江漢之通道也昔軒轅氏奏樂于重湖之上釋子以其遺址立小招提

命名曰龍壽山萬歲寺於是有龍君之祠多歷年所楊公沛湖金碧輪奐
勅黄牌額盡隨煨燼寺廢矣龍乃鞠晦紹興六載方還舊觀寺興矣龍復
顯應公而綱運私而商旅皆於此乞靈焉始到彼岸厥後主僧屢易無力
興脩日頹月圮嘉定庚辰夕郎鄧公帥潭命本邑南陽徒弟沙門祖發主
席是山卓錫云初君入青野棟宇摧倒香火蕭條祖發慨念風濤之險舟
楫之危不有佛力何以扶顛極溺況濟急救難者觀音之願力也浮杯度
錫者羅漢之神通也洞庭之神以龍君爲長楚尾之民奉祠山者多衆聖
革靈不可不興祠設像以爲往來祈福之地遂建觀音大士寶閣增脩羅漢
應真之閣周圍上下鏤絲擁壁以示莊嚴又架洞庭龍神八殿及祠山大
帝殿與夫佛殿藏殿暨諸堂殿方丈寢殿堂僧堂官廳兩廡三門望江樓
寺屋色色圓備以至傍岸沿江路徑磚石甃砌靡不精緻興工於庚辰落
成於丙申洪功浩果約費三萬餘緡無非祖發倒鉢傾囊積珠累寸依憑
佛化抄募衆緣以畢斯事聚徒安衆不下五六十人晨夕香燈遠近檀施
翕然信慕豈寶社當興故龍神推出若人以任是責哉竊謂湖右名刹如
漢陽之鳳棲公安之二聖皆據乎江濱水南泝流而上順流而下莫不輸
金施粟田無址角而贍衆動以千計意有陰化嘿助人辦心而神辦供者

此山雖律舍持戒梵脩接待不遜於鳳棲二聖勝事告成祖發以記來請
此固余之所當記然余所望於山主者更欲闡揚聲價興起道場必使龍
神長護沙門必使龍王來聽講席然後見地之靈龍之靈得其人而益靈
山谷黄庭堅作題詠　南風日日縱篙撑晴喜北風將我行湯餅一杯
銀線亂蔞蒿數筯玉簪橫　于湖張孝祥作　鼓發瞢田市帆收磊石山
水航六十里煙鬟兩三鬟天氣水雲合人家罾網間晚來風更熟別浦棹
歌還　通判張其人作　天設鯨波險神依象教崇林巒明水府金碧燦
天宮澤國鴻濛外陰靈肸蠁中白雲千里望拜手願分風　佛閣重湖表
山雲五月寒三湘當眼界七澤俯欄干帝子遺靈怨騷人詠澧蘭鏡中羅
萬象看句始知難　知縣林栄作　池接熊湘尾天開龍壽山精藍依石
峽遠岫點煙鬟青草渺茫外黄陵顧盼間攀緣尋古跡足倦不知還　檢
詳方信孺作　磊磊洞庭石渺渺蒼梧雲客行離騷國長歌酹湘君湘君
不可見古廟藏江氛空壇頹已甚誰爲真將軍　提刑樂章作　風波瞳
白晝雲雨晴空山楚客驚停棹湘妃慘濕鬟化成群木杪砥柱衆流間肸
蠁通精意行人易往還　趙汝衡作　萬頃鯨波內巋然一石山江神聳
異觀湘女露雲鬟客棹蒼茫外祇園縹緲間我來嗟索寞登眺却忘還

錦屏陳隆之作　瀟湘天下景絶勝是湖山水國三千界煙光十二鬟乾坤
水鑑裏樓閣畫屏間有路憑風馭心隨倦鳥還　劉章彥文作　雨花紫
晚色風葉競秋山浩蕩含清境巃嵸聳翠鬟氣豪湘海外目斷水雲間多
少登臨勝詩囊挈得還　長樂鄭良臣作　軒轅奏樂洞庭濱樂罷齊呼
萬歲聲留得伶倫鍾一箇山僧日夜祝皇明　周望之作　浩渺洞庭水
嶢巖磊石山片帆青草外高浪白雲間古跡千年在人生幾日閑微官莫
拘我尊酒且開顏　東萊呂祖异作　重來洞庭野往事付行雲樂奏思
黄帝殊寒訝鄂君朝廷用儒術兵甲洗妖氛好在胷中策堂堂整六軍
陳東叟作　湖光撑巨浸嵐色如凝雲舟子却停櫂煩我扣湘君平明谿
朝暾晦顧藏陰氣指手掛帆去可以壯吾軍　李慶齡作　磊石山藏寺
重湖水接雲臺高先主將祠奉洞庭君河北欣傳浪風神罵掃氛登臨得
佳句健筆凌千軍　知縣范揆辰題萬歲寺壁　水溶水綠露春濃一品
梅花唉竹閒最喜行人訪晴路洞羅溪上指家山　湘陰古羅志南堤
堤介兩湖之閒久爲巨浸齧蝕行者病焉余以歲十一月望日至自念曰
此先務也土膏將動春水方生則無及于事矣廼借夫於私給直於公士
有黎兄爲是都保役者又欣然助以版木於是閱月而成時寶祐癸丑嘉

平大名郡庶誌。杜公亭。亭舊以杜公名，已而易爲故人曉春相傳工部繫舟處也。歲久弗葺，日就頹圮。余亟撤朽弊而新之，且復舊名。余非徒爲是美觀也，緬想詩翁雖不偶於唐，而形之篇詠，間乃心罔不在王室，登斯亭者當以是心遡杜公可也。詩云乎哉。時寶祐甲寅孟陬大名郡庶誌。

湘水驛記。邑介湖南北間，爲水陸衝要，使車行部，幕府沿檄，縣官始終，吏往往税駕傳舍，或僦居於民，非便也。舊有驛，嘉泰間令尹王君翔歲久弗葺，木蠹且廢，棟橈句復支，因曰：此邑大夫責也。余雖代庖者，其敢辭。一日乃視其地，吾夫子宮牆在焉，即州大星森其前，而頹屋敗壁居其左，外觀非美冈矣，所以崇重意。春秋凡役必書，余是役有名矣。亟撤朽弊而去之。吏相顧駭愕，且云將何所取財。余謂先正有言：財在天地間，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蓋以聚之官不如散之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義也。剏惟財在縣家者，亦只有此數，不在公則在私，則聚之官，先正猶以爲不可，財聚之私，其不可亦甚矣。余無私焉，或者其可乎。吏始叩頭稟命曰：可矣。迺龜卜，迺鳩工，市竹木於江滸，而牙儈不知，市磚瓦於窑户，而鄉保不預。匠日給以直，又時勞之，而人忘其勞。由門觀而廳事，由書院而堂宇，前列舍，後置庖湢，至者如歸焉。既成，扁曰湘水驛。湘四通八達之區也，國家

全盛時，朝京者道所必由。上方有事於荆州，用武之國，當有望中原版圖上職方者，駟馬驅馳，軺車絡驛，則此驛不虛設矣，是不可不書以紀歲月。時寶祐甲寅孟夏大名郡庶記。

惠民有錢。大參曾公嘉惠邑民至渥也，久而羽化，吏手即漕荆谿，吳先生俾覈其實，九百緡糴米外，余錢饒四十六緡，迺補苴罅漏，今見錢一千六百一十貫，省十八界交一千三百四十貫，書以詔來者。

暴家岐稅務新砌江岸記。爲關所以禦暴也，征譏云乎哉。務因暴氏獻地以名，跨三邑之會，據衆水之衝，商賈輻湊，舳艫相銜者無虛日。其關防有道，其征取有數，津欄纂節，中寓侍客，非左右望而罔利，暴征橫斂之謂也。然則奚悪乎名。前主定遠薄桂溪張君簡受知荆谿先生，俾攝務事，迺辭之曰：君子不欲盜泉，惡其名也。先生力勉其往。始至，遇秋潦深處，江岸不固，務因以圮，有意營葺，而力不逮，乃積州所得倅務所得茶湯錢，至歲終會爲銅二十萬，屬太虛菅略王嗣榮董其事，庀陰陽，鳩工石，先春而工，閱月而畢。若張君可謂勇於爲善矣，爲暴者能之乎。天官舍，孰不視爲傳舍也，矧爲權官，視之將不止於傳，其能植礎柱，闢正途，深根固蔕，爲長久計者，蓋不多見。先是，余代製縣錦，經從務與張君語，甚歎闕之。曩時江岸在今橋江之中流去，今之江岸十有餘尋，紹興迨今務官

知數其能有以江岸爲急者，豈至今之務場十有余尋之地，盡爲魚鼈之所據，詢其事，可幾得乎。知君能力行好事，復從史之事竟底成，有志者固如是夫。張君括蒼人，邊賞補官，不樂仕進，以詩鳴湖海間，諸公爭欲致之。寶祐二年春大名郡庶記。

泳飛亭壁記。天地之大德曰生，凡飛潛蠢動圜形於天天地間者，皆生意之流暢也。雖然，生之者在天地，而所以生其生者在聖人。夏之咸若，商之去網，周之德及鳥獸魚鼈昆蟲，亦得以各正性命，况於人乎。三代有道之長，率由是推之，人臣志於愛君者，欲推廣此生意於流動充滿之域，遇誕節必放生，亭之所由作也。嵩呼華祝，川涿泳，雲飛于天于淵，在郊在沼，盡入物之性，與天地參，具文故事云乎哉。亭經始于淳熙之甲午，己而中廢，權邑令左謙復舊觀，未幾就頹圮。臣以寶祐甲寅之秋，迺撤而新之，欄楯其前後，梯級其高低，丹堊其壁，琢檽其門，而扁之曰泳飛。偶閱圖經，則其名已舊矣，是亦有數乎哉。不可無以識歲月。臣郡庶拜手謹書。

脩縣衙壁記。湘本春秋羅子國，秦始列爲縣。縣有民有社，凡催科獄訟，簿書米鹽，月椿歲輸，外仰給于縣者，件日之繁夥，期會之峻急，悉叢于令之一身，故爲令者謂縣爲灘，謂邑爲債，以其不易歷且債也。是邑獨湘爲然。余以讀之薄書掾代製錦，惴惴然深虞其傷

令尹仵吉戊期善善去有日矣，因自念曰：邑有治，臨民莅政之所也，奚可以將去而不爲來者計耶。顧瞻前樓，上漏下濕，環歷兩廡，左支右吾，東偏神祠卑陋莫稱，西爲倉門頹圮弗支，內而堂奧，下而庖湢，或棟橈，或柱朽，壁絡板面，或爲蠹者所薪，著眼且不堪，况著脚乎。余欲爲是役，而力未暇者久之。君必俟暇裕而後爲，是終無可爲之日也。於是爲之益力，畢者崇之，歌者正之，可因則可葺則葺，且爲之新。整樓磨，重飭縣牌，以壯觀美。纔此必有新美其政事者，邑士民其嗣書之。時寶祐甲寅中秋日大名郡庶姑誌脩造本末。

暴家岐務新砌江岸記。縣有商稅舊矣，惟湘陰稅居洞庭青草之上，左磊石，右琴岐，兩山作限，一道之水歸會焉。至若洪濤起漲，湯颶島濱，衝者奔，當者壞，稅場由是遷徙不一，殆翔於喬山黃帝陵之側，再遷於楊家灣，三止茲地。暴氏所獻，因其姓名曰暴家岐。岐，要害地也，總括三湘，并吞沅鼎，商權消澮，綱絡群流，迺立纂節，迺創廨宇，而務成焉。舳艫蔽江，財貨通阜，記一時之盛觀也。歲在癸卯，水失其性，蕩廬毀堤，公廨一木不留，官無定居，多就民舍。戊申秋，三山潘公瑞以柳齋陳大參朱攝事，命輿於是乎一新。越六年，桂溪張君以荆溪吳大師檄來，適當秋潦，水勢訊急，脉崖鼓作，棟宇屹屹。君謂隄防不設，堊其能久有乎，迺鳩偉

得錢二十萬又益以己錢五萬縣助錢楮二萬龜吉屬太虛管拜王駒榮
以董斯役時功併而人不知財費而吏不與興於甲寅之正月閱月而告
成基石入地六尺高十有五尺長二百二十尺上下甃爲二層以敵暴洒
岐之父老曰務翔於紹興初年水毀者屢堤始葉於今日吁興廢其有時
耶後之君子能以君之心爲心嗣而葺之堤不壞則務存其功豈淺淺哉
君括蒼人選奏入仕嘗從西山鶴山游有大行于世亦特立獨行之士也
寶祐二年三月丙申侍省進士管勸農公事潭州長沙府口監鎮黃遂記
知縣趙通直生祠記景定初元歲在庚申孟秋六日邑大夫趙侯嵩神慶
生天潰寒曉湘之士民少長咸集薰心香沸賀聲鼓舞謳謠盈耳相
與揭壽祠於東明清淨之宮奉壽相於玉皇香案之近頌於斯敬於斯舉
手加額于斯千萬人同一誠也豈曰文云乎哉禮生於極順樂生於和和
順中積禮樂外著非人心外物也是蓋自然而然何者侯之德斯民也深也
民之德侯者深侯之愛斯民至而民之愛侯者亦至侯之福斯民也與
湘山爲無窮民之福於侯者亦與湘山湘水爲無窮噫嘻此香大新祠之
剏建天人壽相之具騰神動機隨寫飛魚躍不自己於人心宜興維湘之
陰控長沙湖川隮陽之三邑匯洞庭三峽之上流去歲秋季虜渡武昌勢
壓江面羽檄之水馳陸遞者若飄風迅雷之疾自廣透潭直逼城下哨騎
之草逆露宿者距縣治一舍之邇然且奸詆劃於鄉清卒逆於境黠冠伏
於波官單出於市洶湯震懼驚駭奔竄一國無寧屋累月不聊生境有風
寒誰其發之邑有井市噫其安之人有室廬噫其芘之家有老稚噫其保
之列柵木於四關以捍衛突集義丁於四境以壯軍聲置郵傳於南北
以伺敵勢檄於總諸郡以保鄉落侯之禦侮者然也首戚民之掠奪以肅
奸膽亟使民之保聚以安衆志出余本錢以濟民之行勸糴令以甦民饑
侯之拜惠者然昔夫子有言曰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
子人歟君子人也百里之國無城池之險無甲兵之利無倉廩府庫之積
生民之命寄焉有人焉臨大節必守封疆守社稷而不奪於浮言之胥動
非學道愛人君子之巨力量能之乎方其夜半閒探聞者股立江干警傳
觀者色變十室九空居者心悸侯於此時也屹然坐鎮不動如山是可能
也孰不可能也彼有懷即遠徙棄治弗顧旋不免焚掠蕩析之者渠不怪
泥漸汙于事甯定侯不自以爲功亟狀巡檢曹君椿兩江總轄宣勞著力
上之幕府制即侍郎向公如響斯答大書曰虜不得入境知縣曲突徙薪
之儀頗寄政不特焦頭爛額而後以爲功即從請褒錄僕涉秋記冬隨檄

應變措慮運籌爲生民立命可謂不負茲土百姓或之大關薦之天子亦
將嘉之邑不立調無以見公論祠不紀實無以後來君天廉於律身勤於
涖官修泮宮以厚風化繕亭橋以復前緒壯廟宇以崇明祀是又春秋常
事不書報政三年以一身壽百里之民杜惟班昇朝由一邑以壽天下之
生靈像爾岩圖雲臺滄浚烟皆自是推之也郡建向大公帥壽祠邑建明
府趙侯壽祠獨吾郡吾邑之有祠於是可以觀人心之禮樂也用摭其實
以俟太史觀風之采擇侯名時鏘字宗堯寓括之龍泉中元日進士岳麓
書院校正縣學諭楊蒙記　中元日進士嶽麓書院校正縣學諭楊蒙記
湘陰風號樂邦括蒼趙侯提錦手撫字之一再書最矣已未冬邑南北供
有哨警侯當是際以鎮靜狂驚疑以周密窒疎漏以一真仁惻爲四境悍
慓卒之驕哨不侵爲居咸定草竊之奸亦帖花封之暖日如侯之保民之
惠爲侍而捨諸紹興初字侯植種愛是邦邑人許世表衆述其三異十善
令侯之惠尤爲表表付之無述可乎君美輙不自量爲趙侯保民惠政紀
實詩一十五首悉述其事昔李既歸班編儀清要許之一迷至令炳炳圖
經中侯報政垂遂上將侍宗磐爲國棟不待邑人之祝區區引吭聊曰無遜
於云耳景定庚申二月二十一日邑子待省進士學賓邵君美謹敘　紀
措置夫丁一　習書來自漸黃洲南北相關事可憂于寨兵差發丁民
丁箇箇是貔貅　鄂渚警報日急縣當湘南北水陸衝要預合關防鄂調于
手寨卒入城縣無所恃趙侯措置夫丁上江置彈壓團結口岸漁戶下江
置彈壓總轄排集空丁聲勢一振縣稱有備　紀鎮靜有功二　官船夏
隻驛已城隣境如何免得驚鎮日愛人堂上坐夜更朝鼓轉分明　縣拔
岳陽僅百八十里哨至岳陽守令以下避地舟至縣岸一邑皇皇趙侯處
以鎮靜涖事如平時民恃以無恐　紀存郵流民三　南陽過渡盡流移
携子携妻邪處休興化寺中都住滿依錢依米給他歸　鄂岳奔移之民
輻輳至縣趙侯一一存卹貼興化寺伴之安居仍支依錢米流民莫不感
戴　紀犒遣過軍四　客軍過縣決公憑百姓驚移怕起爭犒物犒錢皆
望外秋毫無犯奔程行　南北潰軍每過縣邪以百爲群民間驚駭趙侯
妥曹建撿出郊愁以錢米酒肉犒遣之送出界外潰軍既不敢生事縣民
亦得安業　紀置綱關防五　縣方憂北人憂南無寨無城屢障攔近縣
路頭都置綱哨徹直突已應難　鄂岳之寇方啟郡報南寇又逼縣無城
寨可守趙侯寬冠將近境急於近縣捷路壁排杈匿捷水堰陷坑各分民
丁把守保障既密遂無騎哨直突之憂　紀錢歲縣江六　縣江日日過

車船儔是官軍或不然截斷縣江教莫入民舟方始得安眠 縣江來往車船人疑姦細做將借透漏趙侯委上江彈壓釘截縣江自是居民與溝舟之家咸得安安 紀勸諭發糴七 米舟米擔盡無米有米有家戶不閉急把公大行勸糴貧民主意挽將回 客舟與敗不通場民亦鮮出縣市井閑糴貧民倆俚趙侯急行勸諭上戶發廩嚴禁鋪家停閉貧民遂無待哺之憂 紀出俸錢權當八 庫家不典更愁人作麽經營米與薪自出俸錢權抵當雪霜時候反如春 富家閉庫不開小民轉見愁慘趙侯以錢差廳吏就縣前權當不收其息又恐諸劵無人收兑就增價收兑以通有無縣邑愈為之感悅 紀杜絕草竊九 盜賊何足撓官刑却恐因茲草寇萌押向市心揵去手全場寨卒敢縱橫 全場兇徒乘時嘯集近縣寨丁雖有彈壓亦聞有寇竊者道捕獲盜賊人解官趙侯謂不可不重治以杜其餘命析其手斷剝拘鎖自是草寇聞風帖息 紀團集民舟十 居民苦要買船般甲在前湖作一團好箇規模如水寨風波無恐況風寒 縣界水濱居民備舟逃難趙侯主盟令其結甲團集縣岸又委主丈踏逐水寨民無遠徙之苦兇兇江湖之廣 紀置安報旗十一 朝朝探報曉民間猶更記傳百十般旗

上大書安與急辰開安字一齊安 郡戒嚴防關緩急無報趙侯添招手力差貼吏置十鋪至州成側一日一申唱示縣門以安民心置兩旗題一曰安報其一曰急報令遞者無事則持安報旗有事則持急報旗四隅各置鼓約以有急則皆鳴俾各知備故百姓安心市井如舊 紀帮給官軍十二 宣司調卒過千餘帮請那知廩帑虛一發劵頭支五日這般調畫有誰如 先時上縣有官批劵 為備不素縣遭焚抹及宣司調軍壹千五百人道湘陰而縣帑廩亦虛民皆危之趙侯籌畫有方劵到如支數日單皆感悅詰旦即行民已贊歎 紀關防縣界十三 己湘二介關關防不是隅官不說詳貴得琴堂數杯酒南陽一度勝金湯 岳陽城守既虛月縣之北蕩無障蔽趙侯固已陵陽總至縣待以禮遇勉其團集鄉丁防把二介由是岳陽之寇哨至自藤渡而不敢南向 紀哨馬伏地十四 黃花市路苦無多長樂街頭幾度過哨騎欲來先自伏邦人喜不見兵戈 南寇劉寨長沙之黃花寇過縣界哨至大里塘馬忽伏地遂不敢犯境繼又屢經長樂市將尋縣路又以馬伏地而退邑民不見兵革皆日非趙侯仁政感天何以有此宣功感頼 紀百姓感恩十五 花歡柳喜勸耕天絲幟如雲擁轎前萬口一辭何以祝福王坐

處有青禮 自己未九月至庚申二月南北湖洞水已湘邑獨晏然無虞民感趙侯之恵值舉故事邵農爭製綵旗大書頌語以獻雖貧乏亦爲之凡數百首擁列轎前於此又可見侯保民有恵之矣 重修泳飛亭記 泳飛有亭爲祝聖壽作也其沿革已見縣志歲久弗葺委諸江滸漁樵上下冀雜其間折柳樊之弗敬甚矣歲在庚午將祝華旦捐公費委曰鶴主首郭道允鳩工僝繕上覆下甃前窓後楹楯陛森嚴丹雘輝映不兼浹而成之凡川而泳雲而飛者於是欣然並生無一物不囿吾君之仁矣若夫推及物之心以及人使田里銷鋒耕鑿各得于以傳聖天子仁壽之澤則又承流宣化者責也敢不勉乾會滿歲日宣教郎知潭州湘陰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兵馬監押兼予手寨兵軍正兼權安撫司幹辦公事臣陳蘭孫百拜謹記 新建筆峯亭祝文 按縣志筆峯元在縣市內歲久平塌僅存一井與筆峯牌爾後好事者謂陰陽家以尖峯屬貪狼遂砌一石尖於井前以象倒地貪狼不經甚矣咸淳五年冬知縣陳宣教蘭孫乃採士反議始作亭于井之上以象筆峯專委直學鄧埏進士晁世基任責提督而官助費焉亭成氣象高聳咸謂壯觀乃請於水壹趙尚左書其扁而消吉以祝之其文曰巍巍筆峯宅是邑南誰鑿而平闇爲林薪大運之復一亭

函三上映卓筆突兀天參下有德井淵泉地涵相我多士漱芳擢藍惠我千室汲清酌甘君子之澤百世可覃 重脩魁星橋記 鄭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惜其惠而不知為政徒杠輿梁成民未病涉也然則橋之興廢亦可以觀政歟按縣志文星橋在堤南跨秀水之中流水本出幾水江之板橋支流數百步匯于橋所迤流而南拱揖縣岸邦人士以爲南方文明之地故水以秀名橋遂以文名其來尚矣歲久橋圮水亦湮塞淳祐乙巳令尹胡君廼命直學彭撲邑士彭述踵而復之橋而亭之[illegible]乙未胡塵澒洞令尹趙君斷橋以禦賊而橋與亭遂壞趙君秩滿難事復不數載巨浸衝齧又壞咸淳庚午余既領邑之二年每一過之僅存略約肩不容並軌不容方顧謂直學彭燧曰此君家舊德事也方詔歲文明蔚興而文星無橋可乎彭君慨然謀諸孝父述述亦欣然任責於是官為之倡而舉有力者爲之助或畚而土或鑿而石築而丁甸不踰月而橋復成凡廣一丈三尺凡袤三丈九尺規撫視昔猶壯方議作亭其上或曰陂瀕湖不宜亭亭久將壓橋必易圮越明年湖水倒溢陂岸一齧而此橋完然如鼇跨水迄以不壞湖山環遶煙霏晦明來者仕者戴者負者車者步者傴僂而提攜者安然如登康衢而履坦道非此橋之一過歟成諸君合辭

請名以魁星而屬余書且余曰斗魁戴筐多士之祥橋以利名涉豈士獨當其奇耶彭君曰嵗居心而仁澤洽明堂亮而泰階平凡三能兩比之所臨百里其橋又安知夫往來負戴者無駟馬車之過其門而傴僂提攜者無龍鍾老之出其間哉余既樂爲之書而又作而歎曰今之邑非昔比矣邑政之可以利民亦多矣飢者欲食寒者欲衣顛連困苦者欲安樂愁息焉倚人人而濟之如此橋之利涉乎後之觀政者必有得吾心之同然矣

咸淳七年歲在辛未十月朔奉議郎知潭州湘陰縣事兼權撫幹陳蘭孫記迪功郎潭州湘陰縣尉兼運斎吳興文書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七百六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七百七十　十六麻

沙　長沙府十九

詩文

學正林應龍撰新建儒學之碑　皇帝神聖武文體元開統撫有方夏遐邇畢臣至元十三年春正月下潭州士民按堵如故越三日學官偶弗戒于火悉焚之潭爲東南名藩業文者半是學尤不可一日廢聖朝以潭介荆衡閩擠五嶺控重湖分行省鎮焉故名公賢相來莅茲土者率以學爲重事第大邦新定多務未遑明年政脩人安平章公有命依舊址創新學晉歸悍卒所據地繼給木以助而爲之倡方鳩工集材而有征海之役適委府官董厥事延留戎校督厥工學徒慶悅師作友應富獻力貧效勞翕然相與經始瞻學有土多荒少入除給外罄其所有以供費逾年而後成宏壯美崇視前有加初廟立屋峻甚市瓦小弗稱官復畀以巨且厚者復焉於是有殿蔚然有堂巍然三門前峙兩廡旁翼可以安神棲奉祀薦可以集生徒隸事業矣雖齋祠亭闡庖湢未悉備亦次第告成功夫以邦人新服厥命名莫攸居而學乃厄于大豈斯文未將喪邦不有大人出而力名之宗則斯道何所立歟且道不依形而立固不以學之興壞而爲存亡然有學此有教教之所在道之所在也是以前代帝王莫不有學虞曰庠夏曰序商曰瞽宗周曰頖宮至庠於黨序於遂雖一家猶有塾皆所以脩道也故學莫盛於四代而治莫盛於四代也迨漢學猶做古而人昧於道始以儒名家自儒家之名立而後人爭以家自名而道其所謂道吁道一而已矣此豈他有所謂道哉他亦非吾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此由漢以來千百年間治日常少亂日常多皆斯道不明之故夫所謂道者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是以古之人凡脩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率不外是蓋人之生也皆有是性皆有是倫誰能不由斯道苟不由斯道則非人矣此教之所以不可不明而學之所以不可不建也否則人道其能一日立乎孟子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以有天下者必有學也今上混一區宇州縣皆有學治理風化將遠追帝王之盛是以公奉命此來不待息馬投戈而亟脩庠序之教者可謂知所本矣自今以往吾黨之士群遊新學盍知所以立教之意相與學問思辯求古所謂道而共行之窮則善其身達則施諸人庶幾化行俗美措世于安斯

無負我公今日主張大教興復斯文之盛心公為人正直方大待相臣體其愛民重士皆本於誠下江南百餘城猶破竹之易功成不伐惟以附百姓為念安富恤窮興利除害日孜孜於政真勳在社稷而德及生民者矣剏建行省其壯麗既足以示威又前立危譙貯鼓角以肅人聽今大廟一新氣象宏美復為南州冠公於政教可謂兩盡非知所本能如是乎是不可以不記

李琳撰重建大成殿碑

國朝聲教被寰海仲尼道化相遠通潭郡甲重湖儒先以道鳴譽於冠蓋劃縣稱瀟湘洙泗天曆元年冬龍飛御極給音誕敷申飭學校風化之源致勸勉勵而郡之大廟達宏巍冠湘楚先是泰定四年冬大成殿菑延及齋舍廊廡祭器所儲惟宣明閣巋然存庚廩積粮仍壙其峙憲府建明湘閫議克合諏郡規畫新是圖共惟先聖海宇所通祀而廟庭像飾一燔而燼燬之蒼姬麟筆所書蓋嘗紀意雖廢興麗於數而建立存乎人蓋此道為天地民物之所寄事若緩而實急郡集州邑之官于潭者敦禮勸誘尚義而家瞻給者歡踴力協有不俟勸而樂輸者裒其所助如車兩輪翼六翮於是雜榴翳蒼苑礫堅其塘杵蔡並作以明年夏四月甲午程工畫堵鉅材碩植輻輳而至匠石輪輿各當其任六月壬子大合樂舉脩梁蒸紋雲湧鬱拴歌偉憲使大中王公

克敦慨念斯文力雖興建是日集寮寀致祀莫宣閫中奉公閻帥迪屬鈞指奉旌助累灕駢勝歡聲蔟嗜廣輅踵至益加勉勵憲使中議公管不八通議呂公楨憲副承德公八十朝散白公鐸憲僉儒林劉公藝朝列公忽都不丁經歷承務韓公久直照磨承事王公濟布公衛道以戒于成湘閫寅協隆儒敦化宣慰使正奉公萬奴中奉公閻閭副使朝列公忽魯忽禿經歷承直秦公從政都事承事錢伯圭照磨將仕佐趙煥翁公勤克濟盛哉偉績郡侯闔閭中順悟乃心力及茲竣事祭器咒金亦就魏肇奐輝翬藻黻端嚴如闕里眡至元十三年春正月潭初職城方越三日學宮燬當涂群部士之餓於貸者按圖分構歷三載始備茲歲月未及半而燹完巧後倍仰稽先聖之集大成自騶孟氏闡孅始終條理聲金振玉鏗鏘萬古輝揚殿庭值昭代崇文教增徽號樂以大成饗祀徧北南日月九霄有日畢睹飆霆八極有耳悉聆矧潭為會府朝之建所以肅瞻嚮嚴歆共蓋風教之所感孚人才世道之所關繫教脩於六合同文軌之際化行於諸儒演濂洛之區於此率先以最衆力作新以昌士氣砥念扁尙暑寒弗渝既勤且敏以諧說興即六經大心宇為宮庭三綱五常為棟楹碼磯日用倫彝餘力枝辭華拾拜芥亦各識性分讀充之廣居宬矣哉無見漢文翁守都脩建禮殿及象七十二子飾勵郡國歲進十餘人後倣其式並立學官以西都循良推心如是石室祠之更千餘年來者忻慕之劉賓客列奠言釋奠古止辟雍以州二丁牲幣會計諸郡歲費四十萬請節其資與學校以真元朝士持議如彼汗簡載之猶有餘論歷數百年識者或淺之而此斡化樞而庭春磨道齋而戶曉棟漢之隆曁唐之陋筆佩瑽瑢泳義游藻麓齋湖光映帶欄楯儼若覩承事大成教父父扣指諭如河汾通銘篆罔極之思何其章歟侯徹記成琳讀書於此冠而游薊垂老隱湘茨及睹侯殖之閎顯光偉時從尾踏鄉飲歌綜廬抄緣錫踊懺勉勵盛心敢勸遺愛為方來勸若協助名數登載出納紀之別鐫乃系之以辭曰雄郡大釁奠城之南殿庭昔構玉映荊潭亘蘧笙鏞歷蓋聚華礫埃於燼邇罹於數斡旋以道建立在人勉勵敦勸恪慕指囷鉅杯堅植輻輳而至畫堵程工輪輿畢技巍然先聖萬世所師巧拄三極德備四維新新大運最初崇尚宇宙開明飆雲動盪六經妙用與造化俱侯務所先砥志弗渝以淑人心以隆風教揭茲宏規種其遠效條邑禮樂樹立綱常濟濟紳佩洙泗瀟湘元主藻黻宵馳日數宮殿既完巖廊共肅森嚴壯觀游泳升平秋君脩理集大成茂歌嫩侯殖遠之大史刻辭壯石錦千億祀

李邕撰麓山寺碑

夫天之道也東仁而首西義而成故清泰所居指於成事者已地之德也川浮而動兵鎮而安故者闢以居取於安定者已茲寺大抵厥昔玄同之以迴向度門纏于郛右仰止淨域列于巖巔實堂皮業於太虛道樹森梢於曾堵無風而林壑肅穆不月而相事澄明化城未真梵天猶俗名稱殆絕地位嘗高者不其盛歟麓山寺者晉太始四年之所立也有若法崇禪師者振錫江左除結湖陰嘗與炎漢太宗長沙清薊棟宇接近雲霧晦冥赤豹文狸女蘿薜帶山祇見於法眼賓后依於佛光至請舊居持為新寺禪師泊翌日弘敷誅介衆來之明詔行矣水泉有制丘墟盡平太康二載有若法導禪師者莫知何許人也默受智印深入證源不染外緣而見心本無作真性而注福河大起前功重啟靈應神僧銀色化身丈餘指定全模操建方面法物增備壇供益崇廣以凌雲之臺疏以布金之地有若法愍禪師者江夏人也空慧雙詮寂用同響慈目相視淨心相續綜覈萬法安住一歸註大道經究上乘理水記茲嶺克終厥生遠宋元徽中尚書令湘州刺史王公諱僧虔右軍之孫也信尚歆田作為塔廟追存實相加名寶山致乎弓治華構蔚兢意匠留書藏石誠妙俟特侯法守之傾低聯珍債以興葺遠慮將人是事本彭梁天監三年刺史夏侯公諱祥了義重玄

別構正殿紹泰二年剌史王公諱淋律師法賢或在家出家或聞見服其是涅槃像開甘露門長沙內史蕭沉振起法鼓弘演梵言繼揵椎於景鐘納日業於層閣陳司空吳明徹隋侍中鎮南晉安王樂陽王並佛性森然國楨秀者壯廻廊以雲構蔚聯居以天宸開元九年天台大禪師守護法身澄清悲海嚴幢標傑智火融明虆如來堂坐法華定四行樂而不歇三賢登而至遷有若曇捷法師者伐材及樹染法與衣不墜一滴之油有雷大振之雨總管大將軍齊郡公揮公諱武福德莊嚴喜慧方便疏寫四部鎮重百城有若智顗法師者頴廣於天心細於氣誦習山頂創立花臺有若摩訶衍禪師者五力圓常四無清以因因而入果果以滅滅而會如如有若首楞法師者文史早通道釋後得遠涉吳會幽尋天台法界圖於剡中真訣論於湘上其究竟戴數解說莛一法開無量之門一音警無邊之衆方等有以後誨雙林有以追遠並建場所至為住持惟欽禪師者述其至憑其高起乎雲門絕彼塵綱深以為性有習道有因止於心返於明習也者坐乎樹居乎山因也者圓習而無因則不住因而無習則不正是浮漚和正覺何若冥搜揔息而精進甲堅究除而煩惱殺散百川到海同味相鹹千葉在蓮比色於淨起定不離於平等發慧但及於慈悲故能開者順其風觀者撫其遺牧伯萃止皇華游臻塔梵香之上緣記神佛之嘉頎上座惠暴寺主惠璽都維那興哲等皆靜慮演成妙論轉次因差別而非法隨品類而待根去二見而入流率一心而辦事感以形勝之會如彼脩行之迹如此而封碑未勒盛業不書安可默而已哉將何以發揮頌聲披揚宿志者也司馬西河賓公名孝澄碩德高聞紹賢遠識器守岳厚撫操水清雪以師長關官攝行隨手以家而形於孝友以己而廣於詩書以重而雅俗自興以明而至道丕若且猶歸心淨土謨範佛乘推倫慢之外憧興開示之真語是謀群吏乃命下寮顧岐山之易疲歎龍宮之難紀其詞曰天地有象聖賢建極宴坐中巖成道西域後代襲武前良作則安樂是依靈鷲是式一想冥契二歸顧塞其一金方置廟衢麓開場龍象擁錫入天護香思神賜土靈化度堂重鎮牧伯上游侯王光昭法侶大啓禪房其二幽谷左谿崇山右峙瞰郭萬家帶江千里玉水布飛石林雲起雷激庭際月窺扆襄王臺隨足天樂盈耳其三人與地靈心將法滅既住在此比明齋哲佛日環照千車結轍連率順風駟驥欽烈訪道追勝形馳目絕其四俾板莫建就物未弘和合是請佐貳是膺政敷大郡信發廣乘顧言有述以訪無能惟石可久與山不崩其五

盧摯三皇廟碑

天之生民不能自養之聞其有生之資代天以養之者三皇氏是也不能自教之秩其有生之序代天以教之者仲尼氏是也縣京師至郡國祀孔子於校宮始漢高帝十二年其廟祀三皇於京師始唐天寶六載後代因之俾職醫者祠焉迨國朝始自京師至郡國儕先聖於崇祀無以吾皇元之興與三皇氏所以繼天立極符道契德而然歟抑知三皇氏之開其養民之功歟吾夫子秩其教民之言不可偏廢而然歟潭郡於元以東晉譙閑王廟祠三皇始至元二十四年迄至大初元垂二紀矣地隘宇摧甚不稱所以揭虔妥靈而業醫之師生咸慕誦習依於無所湘憲使識篤乎公王公宏杜吳謀曰寅於事神以及保民以宣上德意以助校官吾職也潭廟孔子而庠士者既完嫩矣皇之宇庠醫者若是可乎予以副朝庭荅神休慈民命者固若是乎年登民康蓋其時哉廼移諸宣府議吏馬馬宣府叶其舉之上鄂省省檄是之地以故宋漕署其廣袤畝三十有七頃則自辭章鄂省貴公宣憲兩府贊以倡焉楮幣以緡計三千七百五十承其事繼於自勸潭守倅而下及其屬城以緡計七萬三千八百有奇材以木計為幹二萬二千六百有奇瓦甓以枚計合二百萬有奇借力傭工以人計最一十萬有奇工之直日予則悅於相從者殿於中屋以間計七楹於殿之四周豐其顛以尾三十有八北其廠者高廣五尺堂於殿之後所其師生講習爲閒五之序於西東者衍堂之數三十有六闢三塗之門于殿序之南爲閒如堂門于南曰靈星以表周垣達三途臨達路焉廟完則會其餘才羨繇環廟而廬者爲閒四十市田而稯者爲畝凡缺田廬之歲八月儆祠宇經費荅此出焉廟蓋有所賴以勿壞是役也始元年秋訖二年春宣副智侯受益實躬任其事口畫指授日至而躍其勤長憲識篤耳公又時率其屬而往按焉方廟皇之役興王公宏既倡憲議已而使于宣府會右丞荅思公請譔公繼主領使一完厥心用能垂期月而事咸集興鉅役而民靡擾潭之搢神逢掖以及閭巷田野觀者詑曰皇之祠之雄之崇不特肩夫子之宮而甲湘之南矣鄂省湘宣憲數公若撫字於湘咸以庠湘之祠惠湘之民以與起湘之人沐皇之靈之虔之思其可既乎不有以賁厥時功石諸王祠數公之績將無以激示來者於是宣憲兩府書其事俾以宣屬吳椽思義來宣請記義承之使湘廟皇之眾職所當然而竟未能然今數公則然記其可辭遂書古聖人代天養人與夫教之者授椽義歸刻之

與地紀勝碑記

屈大夫碑 酈道元水經云湘陰之汨羅口有屈大夫碑而字滅無之

黃陵廟碑 王袁[illegible]廟記韓文注云廟在湘陰縣東八十里韓文公

有碑。既傳，時𠑽人梁開平中，楚王亦有廟碑。湘陰二妃廟碑。柳子厚文。雲龍寺記。在衡山縣岳山之雲龍寺，有記，本文未撰。岳麓書院碑。在岳麓書院道左，乃唐李邕撰并書。儼禪師碑。在唐興寺，唐劉禹錫撰。延壽院紀事碑。即在城報恩光孝禪寺也，昔人使中，楚武穆王命翰林學士唐建立廷寺禪院紀事碑。北崇勝禪寺碑。寺在城中，唐咸通九年洪附於不可考。月庵果禪師塔銘。在善化之道林寺。寶林禪師塔銘。在善化縣之道林寺。南岳真君碑。今存道翠之詔，元十二年，起眺山撰，蕭誠書。岳麓山寺碑。唐開元中，李邕撰并書，在善化縣之惠光寺。鄭革南岳紀異碑。在李邕碑陰。義興禪師碑。在善化之靈泉山顯聖寺，唐盧弇撰。彌陀和尚碑。在衡山之勝業寺，柳子厚撰。唐御史劉著碑。在衡山之南臺寺，唐人賈常惠撰。碑進有，為庵於臺上。御史劉著有碑。法澄和尚碑。在衡山之密本業德寺，柳子厚撰。瑤律禪師碑。在衡山之衡岳寺，唐呂溫撰，王紳書。五寺碑。在衡岳寺前，唐李吳撰，羅中立八分書。關羽廟祝文。在益陽縣前，大中元年，張休復記，往嗣真記，字多漫滅。柳子厚般舟和尚碑。在南岳山彌陀本下之彌陀寺，貞元元年，趙劉禹詩云，寺久荒廢不足任。今有子厚彌陀碑。威武王廟石刻。去縣卅十里，至上沙，有廟在西岸，人物二年，馬殷為馬俊建廟。有大輪二王，石刻在廟中。洞真觀碑。在善化之萬壽觀，晉咸寧二年，李杜年撰。漢高丈廟碑。在湘西岳麓下，唐大中十一年，有重修碑銘。賈誼井文。唐工元下，賈記有井，文刻於石。大圓禪師碑。在寧鄉之大溈寺，唐咸通中，虛悲撰碑。岳麓寺詩。集古録云，唐沈傳師撰并書，在岳麓。岳麓道林寺碑。歐陽詢書。張謂長沙風土記。唐詩紀事云，張謂爲潭州長沙人，書作長沙風土記。

江陰志報恩光孝寺新沙記　自浮圖氏入中國，千有餘歲，道盛徒勝，天下名山勝地，盡爲所有，大刹千楹，衆至數百人，魚鼓之聲，鏜然圓頂方袍，鴈行麇至，趺坐展鉢，不問所從來，充足飽滿而後去，其米鹽細碎，用物衆多，與巨室等，爲住持者，責在一身，非道行禪學足以服人，智慮才幹足以集事，未易勝其任，兼是二者，吾於長老洽公見之。乾道元年，洽公來住寺事，宗風既振，犂施雲萃，興利補壞，庶務畢舉，唯是無費，日市于郊，特遇之絶，人苦旰食，思所以爲長久之計，會寶池鄉有沙漲出江中，乃請於官，願準甲令，撥以入寺，郡既從之，衆大歡喜，合辭來告，欲紀其事，勒之堅珉，傳示不朽。洽有過而諗曰：利之所在，人爲貪冒，數十年後，漲沙日廣，土毛日增，得無動心於斯者，小人嚚訟，侵擾士大夫，依執豪貌，師有遠慮，嘗及是哉。洽公艴然應之曰：我佛以不貪化人，使之樂施錢財珍寶，肢節手足，

一無所吝，若反侵之，以飢僧衆，是不仁之甚者，即我教中，得輕垢罪，剗寺以報恩光孝名，是惟徼廟嚴香大道場，爲臣子者，尚思爭乎，法不可行，義不容化，雖歷千萬年，其何慮之有。余聞其説而善之，謂其合於天理而當於人心，乃爲之書。三年閏月既望，左從事郎充江陰軍軍學教授章洽記并書。

唐劉禹錫　浪淘沙辭九首　九曲黃河萬里沙，浪淘風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銀河去，同到牽牛織女家。　洛水橋邊春日斜，碧流輕淺見瓊砂，無端陌上狂風急，驚起鴛鴦出浪沙。　汴水東流虎眼紋，清淮曉色鴨頭春，君看渡口淘沙處，渡却人間多少人。　鸚鵡洲頭浪颭沙，青樓春望日將斜，銜泥燕子爭歸舍，獨自狂夫不憶家。　濯錦江邊兩岸花，春風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鴛鴦錦，將向中流定晚霞。　日照澄洲江霧開，淘金女伴滿江隈，美人首飾侯王印，盡是沙中浪底來。　八月濤聲吼地來，頭高數丈觸山迴，須臾却入海門去，卷起沙堆似雪堆。　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　流水濤沙不蹔停，前波未滅後波生，令人忽憶瀟湘渚，迴唱迎神三兩聲。

司空圖浪淘沙　不必長漂玉洞花，曲中偏愛浪淘沙，黃河却勝天河水，萬里縈紆入漢家。

唐皇甫松集　灘頭細草接疎林，浪惡罾船半欲沉，宿鷺眠洲非舊浦，去年沙觜是江心。　蠻歌荳蔻北人愁，松雨杉風野艇秋，浪起鵁鶄眠不得，寒沙細細入江流。

唐李君虞　度破訥沙二首　眼見風來沙旋移，經年不省草生時，莫言塞北無春到，縱有春來何處知。　破訥沙頭鴈正飛，鸊鵜泉上戰初歸，平明日出東南地，滿磧寒光生鐵衣。

陸龜蒙　新沙　渤澥聲中漲小堤，官家知後海鷗知，蓬萊有路教人到，應亦年年稅紫芝。

宋歐陽修　風吹沙　一本題上有北字　北風吹沙千里黃，馬行确犖悲摧藏，當一作冬萬物慘一作無顏色，冰雪射日生光芒。一年百日風塵道，安得朱顏長美好，攬鞍一作起馬行勿遲，酒熟花開二月時。

公是先生集　朝雉已陵岸，暮狄烏沙汀，大江廣回環，反顧猶洞庭，月色奪晴日，舟人各需征，東南浮雲際，極望都寞寞，不辨水與天，高低皆見星，分明銀河流，來與江漢并，安得數尺樓，漂然向天庭。

宋王荊公　汀沙雪漫漫，水溶溶，睡鴨殘蘆晻靄中，歸去北人多憶此，家家圖畫有屏風。[illegible]

宋陸放翁　沙頭　游子行已遠，沙頭逢暮秋，係劉鼎足地，荊益犬牙州，鼓角風雲慘，江

湖日夜浮。此生應衮衮。高枕看東流。 宋劉屏山沙頭鸂鶒寒相傍。老樹
槃跚枝拂浪。前村急雨漲灘流。日暮漁舟撑不上。 宋石湖范成大上沙
水邊犬吠隔蹊林。蘿落蕭森日半陰。繁杏鎖紅春意淺。晚梅飄粉莫寒
深。 金沙。沙中趁金者甚。人或錄取多不成。 莊嚴福地守靈仙。不爲人間
計子錢。一掬瓓斒光照眼。路傍饒隸枉流涎。 宋楊誠齋岸沙。 水嫌岸
窄要衝開。細蕩沙根似翦裁。蕩去蕩來元不覺。忽然一片岸沙摧。 又海
岸七里沙。 大風吹起翠瑤山。近岸遂成白雪團。一浪撓先千浪怒。打崖
裂石與君看。行人莫近岸邊行。便恐波頭打倒人。若道岸高波不到。玉沙
猶濕萬痕新。 人海岸沙行。 海濱半程沙上路。海風吹起成黃霧。行人
合眼不敢覷。一行一步愁一步。步步沙痕沒芒屨。不是不行行不去。若爲
行到無沙處。穿盡石頭躡足梅。穿路黃泥濺袍袴。海濱沙路莫再度。 龍
太初詩海繪章集詠沙。 茫茫黃出塞。渺渺白鋪汀。鳥過風平篆。潮迴日
射星。 劉後村十五里沙。 只見如山白浪飛。更堪動地黑風吹。渺茫直
際九州外。汹湧常如八月時。河伯豈能窮海若。靈胥僅可嚇吳兒。惜無敖
髮騎鯨反。共了南游一段奇。 又崇化麻沙道中。 經行愛此人煙好。面俯
清溪背負山。平敞何妨呼渡去。小橋不礙負薪還。遠聞清磬來林杪。忽有

禾攔出竹間。深處安知無隱者。卜隣容我設柴關。 江湖集沙頭。 寂寞
初冬候。沉沉夜氣清。宿雲江樹冷。翻月浪花明。漁水横深浦。罷更度遠城。
高沙魚米賤。隨在有催聲。 宋劉忠肅公文集清明後一日下沙。 微風
吹傘陰晴笑。倒吟鞭十里行。時節早蚤主敘雨。人家新火樓清明。衣襟
鼻均無物。雜鷄雲鵬各有情。欲把浮丘挽春馭。尋嬰安得瀉東瀛。 宋許
倫集。 老婆渋。河之北沙名爲行沙面供軌 不怕沙頭納納行。男兒報國
一身輕。斬可擬變黃河水。却挽天河洗甲兵。 宋蘇泂枕馬盤沙二十餘
里。 故里何人起卧龍。飄然琴劍只西東。馬頭忽與長安近。又聽三茅觀
裏鍾。 宋劉安玄沙二首。 軒窗高下傍巖隈。花木層層取次栽。誰道山
深春色晚。等閑桃李已齊開。 飛山髻鬟如天竺。環合峯巒一徑通。何
日再來亭上宿。静聽猿叫月明中。 宋任希夷文集盤沙行。 錢塘江狹
沙成路。潮水來時人欲渡。沙隨浪汶未容知。人恐潮迴且爭去。倉皇兢同
蜂蝗奔。只尺直恐蛟鼉怒。狂風一作浪如屋。可憐有時迫昏暮。長江渺渺
前無航。平沙茫茫絶歸處。我人到此不復反。海水西來更東注。君不見祖
龍英雄吞九州。臨此江波尚悚懼。濟川舟楫果何人。莫說稍穰與芒屨。龍
公令爲鹿門行。將歸更作盤沙賦。我衰絶望釣連鰲。三復君詩返予步

後真忘過沙南。 幽意樂雲水。輕舠拂浪花。晴沙卧林影。遠日在天涯。鷺
飈激頹波。歲月已崢嶸。玉梅行犯臘。江柳欲回春。南山浮霽色。飛翠入江
城。豪貫不知愁。煙渚發行舟。高帆掛落日。疊鼓下汀洲。樽中山影度。波上
夕陽流。蕭條轉前浦。餘恨滿倡樓。 元張獻武王弘範壓沙懷古二首。
秦宮漢苑爲功名。梵寺何由也廢興。試問雪香亭上月。何人脉脉不能應。
又 桃花慣聽玄都觀。萬樹梨花是壓沙。一夕春風俱掃地。雪香亭下
盡桑麻。 又 已聞春日雪主香。更着秋來葉醉霜。到此春秋無一物。不
堪回首弔興亡。 元何太虛集黃沙道中。 深淺柴煙曲塢開。杉皮小屋
繞幽溪。紫苔青石梅花路。隨處閒看雪後山。 又 雪中重過黃沙。 環
環壁屢折。剡剡峯爭回。木陰與石決。梅花抱泉開。長思黃沙好。每待春雪
來。陽和發坤厚。寒霙失貞材。亂雲貫餘勇。陰飈行新媒。重成一川雪。步步
當漿回。杉竹懸明冰。琚瑀遍清哀。叢石動溪響。呼兒出林隈。含欣耦孤策
迎賓刓蒼苔。風昔多新友。兹焉起余懷。 元東洲杜國英集匯㙻沙。 一
抹黃沙水拍天。沙名匯㙻古今傳。猿舷過處如山重。說與湖神好看肩
元張伯雨集涉當江沙。 冰底沙流曉未枯。前驅探策似疑狐。後與飛上
圖山了。錯寫寒江待渡圖。 小山雜著集外沙。 水寒似我心無滓。山老

於人意轉親。有此溪山長作伴。不妨高卧漳江濱。 清源胡仲子江湖續
集送丁仲圭歸合沙。 去秋曾作送行詩。又見員人話別離。楊柳柔條木
堪折。梅花聊贈歲寒枝。 劉克遜江湖續集抵合沙作。 近城夾道萬株
松。八面無非水路通。督府壯爲天下冠。人家盛與帝京同。三山峙立蓬萊
境。千剎相望兜率宮。明日歸程更奇絶。浮梁十里踏晴虹。 龐參儒白蘋
集與親子權渡沙子。 沙子晴波欲浸天。芊湖長蕩白相連。雲中遠色明
秋野。鏡裏清光渡客船。去雁來鷗同夕照。遠山高樹共清煙。平主江漢飄
零甚。照水姿容只自憐。 元董嗣杲廬山集泊曹家沙二首。 雪霞蘆花
障遠郊。小舟不待起風拋。沙頭只有三家住。爛草蘆頭兩把茅。 行沙回
望岸南頭。疊疊層層雪積稠。民社一同猶是寄。故應羇跡此生浮。 人
險危屢涉尚未慣。沙上盡認家爲曹。江空不見雨點大。船隘莫禁人語高。
連歸雖道日辰誤。小醉自覺精神豪。已誓孤篷脫世故。南山斗底誅蓬蒿。
雲溪居士集 盡日道途經曲直。連天林木見高低。況多田野迎秋稼。
亦有人家報午雞。穿覺身迴江尾外。秖疑地是海隋西。此心不解分明想。
眼界多爲近事迷。 張秘書中州集沙邊。 晚雨漲平堤。沙邊獨杖藜。長
風催鳥北。衆水避湖西。楚客相逢少。吳天入望低。故園無路到。春草自萋

英。元雪寃詩集。沙洋洋馬蔟蔟大車轆轆小車屬鳴嗚呼呼曉吹竹日出都城照紅玉。北門四月柳如蘿高髻女兒歌長歌銀甖勸酒當街哭春風秋雨柰君何柰君何勸君酒沙洋洋莫回首射得黃狼及早歸穹廬夜宿羊千口。劉迎中州集。沙漫漫草斑斑南山北山相對看我行乃在山之間行人仰不見飛鳥樹木足知邊塞少沙漫漫草斑斑我行欲趍西風還僕夫汝莫愁衣單我但着衣思汝寒。類說弄笏唱浣溪沙 薛昭緯侍才傲物每入朝省弄笏而行又好唱浣溪沙詞有門生獻規曰侍郎重德爾後不請弄笏與唱浣溪沙時謂之一至言 又阿厎作浣溪沙詞。張樺侍郎愛愛妾悼念不已其猶子曙作浣溪沙詞曰。枕障薰爐隔繡幃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大阮朝退睹詞慟曰必是阿厎所作然於名教還亦不可阿厎中誅字也。宋歐陽修集浣溪沙 葉底青青杏子垂枝頭薄薄柳綿飛日高深院晚鶯啼 悵恨風流成薄倖斷無消息道歸期托腮無語翠眉低 趙德麟侯鯖錄 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此此翁語甚妙絕只一出字是後人着意道不到處。宋吳垌五總志 東坡廣玄真子詩爲浣溪沙曰

西塞山邊白鳥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蔽一身青蒻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山谷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鷩魚錯認月沉鈎青蒻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西風吹雨轉船頭東坡視之謂所親曰黃九以山光水色代卻玉肌花貌自以爲得漁父家風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大瀾浪乎雖曰戲言是亦嫉而輕之也 宋韓淲澗泉集 玉水明沙峯回路轉城倚橋斜老我登臨向誰酩酊一望還賒 飛鴻杳靄天涯但持杯心情酒家紫菊枝枝紅茱顆顆休問年華 樂府詞無名氏唐人絕句 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當驛路寄與隴頭人 總潭州詩 承明年老輒自論乞得湖守東南奔馬聞楚國富山水青嶂邐迤僧家園 沈佺期 湘流繞南岳絕目傳青青 張九齡 征鞍窮郢路歸棹入湘流兩邊楓作岸數處橘爲洲 張九齡 回飈吹散五峯雪往往飛花落洞庭 李白 風清長沙浦霜空雲夢田 李白詩 湘水回九曲衡山望五峯 李白 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 杜甫 衡霍生春草瀟湘共海浮 杜甫 秋晚岳增翠風高湖湧波 杜甫 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 杜甫白沙驛作 雲山兼五嶺風壤帶三苗 同上 潭府邑中甚浮古太守庭內不相呼 杜甫 楚岫千峯翠湘潭一葉黃 唐詩紀事韋遷 午

登湘潭寺杜甫 長沙千里平勝地猶在險 韓愈 江亭枕湘江蒸水瞰其左 韓愈題合江亭 湘流分曲浦橑繞古城東 戴叔倫 偶向東湖更東處數聲雞唱翠微中還知楊柳是門處似覺芙蓉無路通 戴叔倫東湖作 江草行將遠湘山獨往深白雲留不住綠水去無心 劉長卿送璩上人 江山三楚分風雨二妃祠 [illegible] 三湘漂寓若流萍萬里湘鄉隔洞庭羈客春來心欲醉東風莫遣柳條青 戴王湘南春日 斑竹泣舜婦清湘弔楚臣 韓愈詠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降帷 唐詩紀事李翱在潭州有舞柘枝者 [illegible] 潭州官舍暮樓空今古無端入望中湘淚淺深滋竹色楚歌重疊怨蘭叢 李義山 湘南湘北水悠悠佳處中間冠十州楚客離騷狀不盡唐人題跋尚分流我來江上重詩日景入詩中爲煞頭 潭中詩 秖應清夜夢難成枕底清流拍岸行舟泊檻前千檣靜水浮江面一樓明孤鴻往事休勞問老鶴閑情待與盟 潭中衡岳半天秀湘潭無底清 歐陽詹 忠驅義感即風雷誰道南方乏武才天

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 呂溫 [illegible] 千里瀟湘琴瑟流因思舊宅在鰲頭鑿開青帝春風浦移下嫦娥夜月樓 [illegible] 馬家公子好樓臺鑿破青山碧沼開啼鳥不知人事變數聲猶傍水邊來 [illegible] 城中烟樹綠漫漫百萬樓臺綠影間 [illegible] 江聲洞庭去山色祝融夫 [illegible] 長沙雄富冠江湖百萬樓臺綠柳間 [illegible] 洞庭青草渺無際天柱紫蓋森欲動 [illegible] 初登西漢文章府使領吳王第一州邊郭白雲銜岳近滿帆明月洞庭秋 [illegible] 長沙春過三湘渡真觀八景圖雲藏岳麓寺江入洞庭湖長沙十萬戶遊女似京都 [illegible] 上天甲子慶昇平春到瀟湘倍有情白壁當天千里共紅蓮照夜萬枝明 [illegible] 公退也須偷賞玩郡城無夜不樓臺 [illegible] 雄衡岷南荒作鎮自開闢定王十里城處處見山色 [illegible] 知城東路有此梅萬林近坡與遠嶺玉立同一區 [illegible] 洛陽年少空白頭三閭大夫恨自苦 [illegible] 定王遺築覽長沙城郭山川四面佳 [illegible] 千年依舊長安五萬里思歸帝子家 同上 南岳詩 南岳配朱鳥鴻洞半炎方祝融五峯高峯峯次低昂 杜甫 衡山蒼蒼入紫冥下看南極老人星回

飈吹散五峯雪，往往飛花落洞庭。李白。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韓愈。東南倚蓋卑，維嶽資柱石。前當祝融居，上拂朱鳥翮。青冥結精氣，磅礴宜地脈。還聞膚寸陰，能致彌天澤。劉禹錫望衡山。書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資，秘文螭虎形。同上。疊嶂入雲多，孤峯人去遠。寅緣不可到，蒼翠空在眼。劉大彥石囷峯。祝融絕頂萬餘層，策杖攀蘿步步登。行到月宮霞外寺，白雲相伴兩三僧。虞肇登南岳月宮寺。猿到夜深鳴嶽麓，雁知春近別衡陽。與君剩採江山景，裁取新詩入帝鄉。杜荀鶴送之衡湘。致齋紫蓋下，宿設祝融側。呂溫於南岳。見說祝融峯，擎天勢似騰。藏千尋布水，出十八高僧。孟東野送衡南岳隱士。今日高樓重陪宴，雨龍衡岳走南山。元稹望岳樓。祝融何峻極，下看白雲根。絕頂人稀到，諸峯勢獨尊。澗能遮日域，高不避天閒。同前。九千丈外雲間寺，一萬年餘石上松。引手莫高疑觸斗，臨池毋久恐興龍。劉夢得。壇峙麻姑石，溪忌憂禹碑。劉夢得題南岳。方維望三楚，形勢拱中原。澗占瀟湘腹，高摩翼軫門。劉夢得。它國西南隅，亘地岣嶁外。奇峯七十二，主客推相對。嶽在想度游，銘知知禹奮。沈余氏。黑壁巴蛇背，青齊朱鳥翰。望高三楚近，影轉七州寒。同前。北折知螢盡，南低見斗寬。路盡祝融京，江傾兜率灘。同前。曾到祝融孤嶺上，步隨明月宿禪關。夜深一陣打窗雨，明聽雷聲在半山。同前。山上三日晴，山下三日雨，不見祝融峯，還邀瀟湘去。黃庭堅。衡山之峯七十二，奔走芙蓉蓋供職。胡宏。衡山鎮南極，五峯面相直。紫蓋峯頭走日東，芙蓉峯巔棲白鶴。胡宏。我家巫山十二峯，浮江直過巴陵東。瀟湘水與蒼梧通，環遶衡嶽青冥中。胡宏。故人來從天柱峯，手提石廩與祝融。兩山陂陀幾千里，安得置之行李中。韓外。勢疑撞翼軫，洋欲濤瀟湘。上同。

洞庭青草瀟湘詩。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徽之作。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徽之作。露氣聞芳杜，歌聲識採蓮。戍人收岸火，漁子宿潭烟。孟浩然。洛陽才子謫湘川，元禮同舟月下仙。李白。洞庭湖西秋月輝，瀟湘江北早鴻飛。李白。剗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李白。明湖長秋月，獨泛巴陵西。李白。舟浮瀟湘月，山倒洞庭波。李白。湘遠春色還，風暖烟草綠。予非懷沙客，但美採菱曲。李白。君今還入楚山裏，雲亦隨君渡湘水。李白。水色夢沅湘，長沙去何窮。寄書訪衡嶠，但與南飛鴻。李白。水窮三苗國，地窄三湘道。李白。人迷洞庭水，鴈渡瀟湘烟。李白。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卻巴陵道。李白。爾客何在，瀟湘川，青莎白石長沙邊。李白。南湖秋水夜無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李白。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杜甫。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杜甫。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堤蟠古木，迎棹舞神鴉。杜甫。靜思屈原沉，遠想賈誼貶。韓愈。三春日日黃梅雨，孤客年年青草春。韓愈。二女竹上淚，孤臣水底魂。韓愈。長沙入楚深，洞庭值秋晚。韓愈。疊雪走商嶺，飛波航洞庭。韓愈。休垂絕徼千行淚，共泛湘中一葉舟。韓愈。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日和風宜夜行。唱棹欲過平陽戍，守丈相呼問姓名。柳宗元。瀟湘多別離，風起芙蓉州。江上人已遠，夕陽滿中流。張籍。沅湘日夜東歸去，不為愁人住少時。戴叔倫。清猿不可聽，沿月下湘流。戴叔倫詩。一本作王涯詩。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戴叔倫。夢中醉臥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盧仝。不恨湘水深，不怨湘水清。所嗟豈敢道，空羨江月明。元次山欸乃曲。鴈影數行秋半遠，漁歌一聲夜深發。何消瀟湘賦。消來湯入以賦，有所謂何消一定賦瀟湘也。中流欲暮見湘烟，岸葦無窮接楚田。去鴈遠衝雲夢雪，離人獨上洞庭船。李頻。嵐收楚岫和空碧，秋染湘江到底清。秦韜玉。波濤四面白，雲木一堆青。僧齊己君山詩。水國葉黃時，洞庭霜月夜。李端。青草湖將天暗合，白頭浪與雪相和。韓偓。半湖來早月，中路入晚鐘。韓偓。沅湘流不盡，屈宋怨何深。日暮秋烟起，蕭蕭楓樹林。戴叔倫過三閭廟。秋色一照瀟湘，月明閑畫漫石橫磯。灘急水落寒沙廣。劉文房。湘水似伊水，湘人非故人。登臨獨無語，風柳自搖春。鄭谷出湘中。喬口橘州風浪促，繫帆何惜片時程。唐詩紀事杜子美。八月洞庭秋，瀟湘水北流。唐詩紀事張謂。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錢起湘靈鼓瑟詩。三湘月色三湘水，淺骨寒光似練鋪。一夜塞鴻來不住，故鄉音信半年無。杜荀鶴湘江秋夕。烟愁雨細雲冥冥，杜蘭香老三湘清。故山望斷不知處，鵝鴣隔花時一聲。僧靈一湘十絕。湘山落木洞庭波，湘水連雲秋鴈多。寂寞舟中誰借問，月明只自唱漁歌。許渾湘中泊湘口。醉別江樓橘柚香，江風引雨入船涼。憶君遙在湘山月，愁聽清猿夢裏長。王昌齡送魏二。洞庭昨夜起春風，故人尚隔湘江水。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岑參詩。沅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余從。謫居瀟湘渚，再見洞庭秋。極目連江漢，西南浸斗牛。滔滔盡雲夢，澹澹搖巴丘。賈至詩。川源通漢沔，舟楫下瀟湘。己方詩。雨昏蘭芷湘浦烟，鎖滄浪漁父家。上觀。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李白遊洞庭作。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隨

渚波兮遠無還慟哭兮遙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李白詩肅肅湘妃廟空牆碧水春蒼梧恨不淺染淚在叢筠杜甫詩湘水終日流湘妃昔時哭美色已成塵淚痕猶在竹施肩吾湘川懷古目斷魂消正惆然九疑山際路漫漫何人知得心中恨空有湘江竹萬竿劉長卿舟中題二妃廟蒼梧在何處斑竹自成林點點留殘淚枝枝寄此心劉文房湘中紀行詩黃陵廟前莎草春黃陵女兒茜裙新輕舟小楫唱歌去水遠山長愁殺人李群玉黃陵廟詩舜帝南巡去不還二妃幽怨水雲間當時珠淚垂多少直到如今竹尚斑高駢湘妃廟又作田父詩不虞舜南狩萬乘君靈妃揮淚竹成紋不知精魄遊何處落日瀟湘空白雲胡曾湘川詩九疑望斷幾千載斑竹淚痕今更多許渾過湘妃廟帝子不可見秋風來暮思嬋娟湘江月千載空蛾眉劉文房湘妃斑竹蒼梧去不歸洞庭葉下荆雲飛顧況竹枝斑竹林邊有古詞鳥啼花發盡堪悲當時惆悵同今日南北行人可得知李涉湘妃廟湘水流湘水流九疑雲物至今愁君問二妃何處所零陵香草露中秋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楚客欲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劉禹錫瀟湘神夜泊湘川逐客心月明猿苦血沾襟湘妃舊竹痕猶淺從此因君染更深李群玉夜泊湘川湘水冷冷澈底

清二妃怨處無限情唐詩紀事盧仝寄李行人五嶺暮天碧日下三湘寒水清傷心蹤跡在何處斑竹廟前風雨聲張祜湘中行二妃哭處湘江深二妃愁處雲沉沉商人酒滴廟前草蕭索風生斑竹林陳羽湘妃祠南巡竟不返二妃怨逾積萬里喪蛾眉瀟湘水空碧孟郊湘妃怨荒祠古木暗寂寂此江讀本作湖江兩知爲何處雲劉文房過湘妃廟二女廟荒江樹老九疑山碧楚天低湘南自古多離怨莫動哀吟易慘悽唐汝詢天湘娥眉對湘水遙哭蒼梧山至今楚山上猶有淚痕斑郭士元空留二妃泣無復五絃彈湘妃詩黃陵二妃廟客過動愁顏湘水有時盡帝車何日還血斑千畝竹魂斷九疑山易孫詩秋入楚江水獨照汨羅魂手把綠荷泣意愁珠淚翻九關不可入一犬吠千門孟郊楚怨爲蟲朝野盡陶陶不覺官高怨一高憔悴草酬漁父笑浪交千載詠離騷江邊三閭廟襄王不用直臣籌放逐南來澤國秋自向波間葬魚腹楚人徒倚濟川舟胡曾堪笑楚江空浩浩不能洗得直臣冤唐詩紀事增大燭千一輪湘渚月千古獨醒人唐詩紀事貫休湘江懷古屈原爾爲懷忠沒水府通天化靈物何不驅雷擊電除姦邪空作沉泉把冤骨唐詩紀事李群沙汨南來莫作楚臣悲重入脩門自有期爲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州宋九日晉懷王獨與佞人誅閒道忠臣入亂流今日登高望不見楚雲湘水各悠悠戴叔倫湘川野望猿愁魚踊水翻波自古流傳是汨羅蘋藻滿盤無處奠空聞漁父叩船歌韓愈湘中葦乾雲夢色橘熟洞庭香靈均如可問一爲吊清湘馬戴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清音此地開長安北望三千里劉禹錫遠滙長沙渚欣逢賈誼才江山疲應棲風日復晴開書詩紀事張說送梁知微自津入朝別於岳陽以詩送之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深白居易詩文詩云漢文疑賈生土談土扁汨陰神材才清此去難爲三十士一代湘謹不有李元乃知汨羅恨本抵文沅襄王夢行雨才子謫長沙長沙饒瘴癘胡爲苦留滯戴叔倫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劉文房過賈誼宅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同上賈生詩地接長沙近江從汨渚分賈生曾到屈子亦痛斯文五溪江上南風起白蘋長沙城郭異咸秦故鄉猶自嫌卑濕何況當時賦鵩人胡曾長沙詩卑濕長沙地空拋出世才已隨生死理鵩鳥莫爲災李群玉讀賈誼傳賈生辭賦恨流落祇向長沙住歲餘杜牧宋玉詩沈增澍御史城三話換京青云云共怔河南門下士不聞萬里向長沙

大史持江爲大夫依扶持一點滿遺編漢陛荊頭正少年誰道侍才絳灌却將惆悵弔湘川吳江壁言江詩　四六　衡山作固湘水通流紀王新島甘寧之威關江左猶有故城賈誼之才動洛中空餘舊宅祈與吳將世字杜衡日化川何矣哦終不不文天舜禹所經風教憂殊騷之忠流聲未泯不見賈生茲趣長沙之召既遂陸贄宜膺內相之除洪學兼岳麓脩明遠自於前賢懷帶洞庭鎮彬近煩於元老宋晦菴謝承二任孰稱萬分同上長沙古郡全楚名邦守之長沙巨鎮南國上流同上三湘假守全楚大藩同上剖長沙之奥壤控二廣之要衝同上吳芮忠之地尋獲便安營丘賜履之封驟更委寄同上領荆衡之奥壤控江淮之上流同上賈生鵩鳥不遠音徽楚湘江魚猶聞憤歎記室新書方行湘水之春頃近長安之日梅花雪片識禱祖之詩流嶽秀湖光續離騷於大手余元一賀湖南劉帥啓三湘謀帥一札由中余元一代賀湖南李帥移天府彈壓之威爲長沙詩書之帥余日華賀潭帥倚制文倚帥啓剡長沙素號重鎮江山控帶民物夥繁潭州湖表春茲南楚實寄重湖控百粤以分封包九疑而奠壤沈竹齋湖南封侯制牢相啓眷長沙之巨屏居南紀之上游地控荆湖勢臨吳楚中興道史胡興二月李湘判湘中

乜郡彈壓上游左振拌蠻右馳甌越控交廣之戶牖扼吳蜀之咽喉翼張四隅襟束萬里 李見和文集云云天下之安危繫焉 惟長沙千里之平寄隆岳牧而洞庭九州之大責重藩垣 李公甫代潭州安撫謝到任啟 春階六符下照星沙之地元戎十乘大開天柱之雲 李公甫賀潭州安撫衡春狀啟

題詠新編方輿勝覽 夜醉長沙酒 唐杜甫詩云云曉行湘水春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 風壤帶三苗 杜甫詩雲山兼五嶺云云 秋晚嶽增翠 杜甫詩曰古今風高阿谿深云云 衡霍生春草 杜甫詩云云 楚子兩邊作楓岸 張九齡詩征棹路歸入湘流云云 岫千峯碧 李群玉杜甫詩云云湘潭 一葉黃洞庭值秋晚 韓愈送李正字歸湖南詩長沙入楚深云云入從為屬大江共蒹葭遠 雲水洞庭寬 張祜送李整歸長沙詩送遠長沙表情右判一宜風帆影盡處古本蒹葭來江島接試刀其言手瀟地本必之新歎 水溢洞庭湖 前旦送工員外赴長沙詩勞手登眺處巴陵人一消春生雲夢雨云云共嘆雲翻紅同悲阮脩之長沙賓平滿入古人應供 雲日楚天暮 賈生憶長沙年明有之偽詩秋入長沙縣蕭條旅宦心湖疫連桂水官舍映楓林云云沙汀白露深蓮如絃庭裏作放在湾林 江烟作夕嵐 戎昱送張秀才之長沙詩庭向長沙

古長沙僕舊詩雜云杜甫北終是洞庭南山寒土詩云云仁秋紅蓼 張司平湘潭 潭府邑中甚淳古 杜甫詩云云 使領吳王第一州 中後許如登而長文章府云云先行白雪斷衣送潭州云云 邦節上五 四

六 出綸天關 一札由中 出綸鳳掖 長沙巨鎮 作屏星沙 三

湘諜師 作牧熊湘 南楚上流 春長沙之巨屏 天開熊楚之封

惟翼軫牛女之墟居南紀之上游星炯壽沙之次 接徭獠蠻黎之俗

全楚號古要區 控百粵以分封 洞有竊虜之殘俗 長沙為今巨屏

包九疑而奠壤 野無闕閱之侄民 彬彬禮樂之鄉 惟荊楚之奠區 陸梁屢竊於猩鼬 濟濟文物之盛 控江湖之孔道 蒐獮久勤於貔虎 眷此蠻熊之壤壯三營之甲胄 方休兵爭買於犢牛 鄰於蠻獠之居 銜兩學之衣冠 而小醜肆為於虺蜴 嶽麓置書院而復建學宮鴻儒棲遊 比植蠹建牙於此地 武安總州兵而增屯禁旅虎士舊威 多運籌秉軸之大臣 洞庭青草之波瀲無非惠澤 長沙千里之平寄隆嶽狀 嶽麓道林之境勝盡入詩篇 洞庭九州之大責重藩垣 控重湖而亘九疑郛圻甚廣 還則邊鄙守禦之計未撤 綱三營而給兩學賦入頗艱 近而軍旅調發之費不貲 泰階勝兩兩之祥旁建翼軫 五營將卒華庠角以雲屯 維石犖巖巖之勢特鎮湖湘 兩學儒生紛步袍而雪委 學兼嶽麓脩明自於前賢 壤帶洞庭鎮撫近煩於元老

祥異

湘鄉縣湘潭志神仙靈異 江東鳳凰山潭陂塘銅坑聖井三郎不計年代姓字本行雨龍王顯迹凡遇縣官邑人禱祈無不感應元符元年連州連山商人羅遠到南海地名千里石壇萬里長沙遭風打破舟船忽夢中見一人頂帽衣冠指汝出陸回家從崇寧五年二月初八日因作商到銅坑思夢中神儀無異遂捨餘利命匠建殿又有白石大郎英陂二郎而龍王號曰三郎 感應寺飛來佛舊傳廼襄州田氏家崇奉之像自梁乘空而至田氏飯仰嚴肅其人偶犯極刑當誅劊吏揮刀自成三段略無所傷獄官問之必有異術田氏以實告使人驗之佛像右頸有痕長寸餘尚流血太守異之錄聞于朝乃釋其罪及田氏還家遂失其像日夕號慕一旦以夢示田氏曰吾居此寺更不復往汝但返舍嘗念吾恩自後邑人敬信凡有懇禱無不感應號聖佛 梅龍山尖有仙壇昔傳曾有朱夏二仙人鍊丹飛昇于此下為龍㶁舊名石門歲取水置壇禱之輒應 白龍潭在

縣南二十里匯江為潭舊傳漁者入水常見靈異歲旱或投竿薦有應 縣東仙林觀唐時常氏之故宅也二女早失怙恃兄謂其妹曰吾欲以汝嫁人妹曰業已學道不願從人遂晉竹衣褐養氣鍊真危坐誦經姊則往來東山採藥率以為常一旦共憩石上仰見鳳凰啣天書二女持書躡雲驂鶴仙仗迎導而去景龍二年四月二十有五日也淳祐乙巳冬後二日知縣趙汝珪約同官遊東臺山於殿隅之陰得仆碑而拂拭之乃大觀年間詹事侍制陳公邦光名亭鳳音留題于寺述鳳凰啣書事頗詳遂各用前韻以紀其遊仍徙是碑于仙林觀為二女昇仙之據 鳳凰寺阿氏多尊者于執爐其中持有香烟若入六根清淨隨意隨發見或如遊絲如鼻霧知縣鄭厚作聖香讚刻石于寺 周公道者潭州攸縣人名法深劬南嶽山有功對山張從事率衆買度牒請為僧固辭不允知衡州王侍郎疏請架浮橋次住湘鄉監井蓮華峯卓庵建塔於崇寧伍年丙戌五月二十五日在益陽縣管蒼水市東禪寺大聖堂坐化申聞于縣委李尉審實尉前期三夕夢一道者相訪道者云無來無去無生無滅覺牒則坐化已四日矣及至其所異香芬馥見有頌曰亦無來亦無去亦無生亦無滅涅槃二路古今無別袖頌詣縣宰相與驚訝知非凡人遂以香泥塑肉身安奉

號爲德衍周公道者遇有禱祈無不感應遠近爭競迎請湘鄉之民訴于
漕後歸于本縣華華峯屈原離騷懷沙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
哀兮汨徂南土滔他刀反史記作陶莽其補反汨越筆反汨水大貌
莽莽茂貌汨行貌徂往南土沅湘也眴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
離慜而長鞠撫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眴與瞬同一音胡給反
杳音了靜下一有兮字默史作墨鬱一作宛慜一作愍而史作之鞠叶各
領人一作鞫冤屈而史作俛詘以抑叶於革反 眴目數搖動之貌杳杳
深冥之貌孔甚也默無聲也紆屈也軫痛也離遭也慜病也鞠窮也撫循
也效猶致也抑按也言撫情效志無有過失則屈志自抑而不伸也刓方
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刓五
官反一無初字迪史作由畫音獲志史作職改叶音己 刓圜削也度法
也替廢也言被變心從俗而常法不廢不能遷變也易初謂變易初心也
本迪本由也章明也志念也墨繩墨也言譬之工人章明所畫之繩墨而念
之不忘者亦以前人之法度未改故也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垂不斷
兮孰察其撥正厚史作直正一史作重盛一史作盛倕音垂史作直一作斲
一作斷撥二作撥正以下皆非是所盛所盛美也倕一書作垂任巧濟今以

爲大工斲斫也撥度也即工章所謂畫也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
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處幽一史作幽處史無之字睇土禾胡計二反瞽音古
也幽冥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離婁古之明目者也睇盼之
也瞽盲者也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句下以
又作而下叶音戶笯音奴又女家反又音暮一作郊二字皆非是鶩音木
一作雉笯籠落也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
之所臧糅女救反槩古代反鄙一作文史無惟字固作故余作吾無之字
槩平斗斛木也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重直
用反瑾音僅瑜音逾知史作得下仍有余字盛多也陷沒也[illegible]
也比言重車而陷滯不得度也在衣爲懷在手爲握瑾瑜美玉也[illegible]
示人皆不識無可示者也邑犬羣吠兮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
一有之字今從史非俊史作誹駿傑史作桀一無二也字非誹也[illegible]
人謂之俊十人謂之傑庸廝賤之人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
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疏史作踈內音訥人知字余史作吾異一作
異采叶此禮反朴史作樸積史作積有叶于反文質其文不顯也疏遠也
淵也內木訥也異采殊異之文采也材木中用者也朴未斲之質也委積

言其多有所用之而世莫之知也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
遌兮孰知余之從容重平聲下重華同遌一作遻史作牾洪云當作遻五
故反與遌同襲亦重也豐富足也遌逢也從容舉動自得之意古固
有不竝兮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史無何字故叶音下
皆有也字古有不竝言聖賢不竝時而生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
慜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遷一作違強其兩反慜史作湣一作閔像史作
象違過也像法也強於爲善而不以憂患改其節欲其志之可爲法也進
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illegible]
將北歸郢都而日暮不得前也然是時既欲以娛哀而人生至此何死
期將至其限有不可得而越也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脩路幽蔽道遠
忽兮[illegible]汨音骨水流聲
又音[illegible]也蔽史作拂此下有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
人心不可謂兮四句浩浩廣大也汨流貌脩長也懷質抱情獨無匹兮
伯樂既沒驥焉程兮質史作情情史作質[illegible]沒史作歿驥下有將字[illegible]
[illegible]
之士之意伯樂善相馬者也程謂校量才也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

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民史作人[illegible]有一作爲民之生錯置也言凡
之生莫不稟命於天而隨其分之厚薄以爲壽夭窮達之分惟各有
置也之所處而不可易夫苦者不能使之樂也是以居子
之處志難必定其心而不使爲外物所動必廣其志而不使爲細故所
快陰則無所畏懼而能安於所遇矣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
人心不可謂兮曾音層史無溷字莫作不一無人心字或無兮字一有人
心而有余字一本無人心四字按此四句當依史記移著上文懷質
抱情之上而以下章死不可讓願勿愛兮余何畏懼之下文意乃通耳有
但史於此文再出是後人因或誤知也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
子吾將以爲類兮愛叶於既反明下一有以字補曰居子以爲知死之不
可讓則捨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
復愛七尺之軀哉類法也以此言爲法也

沙州

宋會要蕃夷志瓜沙二州本漢敦煌故地自唐天寶末陷於
西戎大中言判史張義 以州歸順詔建沙州爲歸義軍以義
軍以義潮爲節度使州人曹義金爲長史義潮卒義金遂領州務後唐同
光中又來脩貢即授歸義軍節度義金卒子元忠嗣周顯德二年來貢自

稱留後世宗命以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鑄印賜之太祖
建隆二年十一月元忠泊瓜州團練使曹延繼並遣使貢至鞍勒馬三年
正月制推誠奉義保塞功臣歸義軍節度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營勾營田
押蕃落等使特進檢校太傅同中書下平章事沙州刺史上柱國譙郡公
食邑一千五百戶曹元忠可依前檢校太傅兼中書令使持節沙州諸軍
事行沙州刺史充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營勾營田押蕃落
等使加食邑五百戶實封貳伯戶散官勳如故又以瓜州團練使曹延敬
為本州防禦使檢校司徒封譙縣男食邑三百戶仍改名延恭 即元忠之
子也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元忠卒三月其子延祿遣使裴溢的名似四人
來貢玉圭玉盌玉樋波斯寶氈安西細氈葺褐斜褐毛羅金星礬等四月
詔贈元忠敦煌郡王制權歸義軍節度兵馬留後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
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譙縣男曹延祿可檢校太保歸義軍節度瓜沙等
州觀察處置營田押蕃落等使又以其弟延晟為檢校司徒瓜州刺史延
瑞為歸義軍衙內都虞候母進封秦國大夫人妻封隴西郡夫人八年遣都
領令狐願德入貢淳化二年沙州僧惠崇等四人以良玉舍利來獻五賜
紫方袍館於太平興國寺至道元年三月延祿遣使朝貢制加特進檢校
太尉五月延祿遣使來貢方物乞賜生藥臘茶供帳什物弓箭鐃鈸佛經
及賜僧圓通紫衣並從之十月延祿遣使上表請以聖朝新譯諸經降賜
本道從之真宗咸平二年二月遣人進貢玉團馬二又四年制進封延祿
譙郡王五年八月權歸義軍節度兵馬留後曹宗壽遣牙校陰會遷入貢
且言為叔歸義軍節度使延祿瓜州防禦使延瑞將見害臣先知覺即投
瓜州蓋以當道二州八鎮軍民自前數有冤屈備受艱辛眾意請臣統領
兵馬不期內外合勢便圍軍府延祿等知其力屈尋自盡臣為三軍所迫
權知留後兼差弟宗以權知瓜州訖丈表求降旌節制遏蕃戎朝廷以其
地本羈縻而世荷王命歲修職貢乃授宗壽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使
持節沙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歸義軍節度瓜沙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
使封譙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竭誠奉化功臣宗久檢校尚書左僕射
御史大夫知瓜州軍州事宗壽子賢順為檢校兵部尚書衙內都指揮使
妻紀氏封濟北郡夫人宗壽即延祿族子養教之也景德元年四月宗壽
遣使以良玉名馬來貢且言本州僧惠藏乞賜師號龍興靈圖二寺脩像
計金十萬箔願賜之又乞鑄鐘匠及漢人之善藏珠者至當道傳授其術
詔賜惠藏師號量給金箔餘不許四年五月宗壽遣瓜沙州節度上司孔

目官陰會遷等三十五人詣闕貢玉團玉印乳香硇砂橐駝名馬詔賜錦
袍金帶器幣酬其直仍降敕書示諭所乞藥物金箔量賜之閏五月沙州
僧正會請詣闕以延祿表乞賜金字經一藏詔益州寫金銀字經一藏賜
之大中祥符七年四月以歸義軍兵馬留後曹賢順為本軍節度使弟賢
惠為檢校刑部尚書知瓜州歸義軍掌書記宋慶融為檢校工部員外郎
導引歸義軍進奉主蕃部落大首領過寵為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
以其遣使以母氏及國人陳乞故也賢順又表乞金字藏經洎茶藥金箔
詔賜之仁宗天聖元年閏九月沙州遣使翟來著等貢方物乳香硇砂玉
團等景祐四年六月沙州大使楊骨蓋副使翟延順入貢康定元年四月
沙州遣人入貢方物二年二月沙州遣大使安諧文副使李吉入貢慶曆
二年二月沙州北亭可汗王遣大使密副使張進零和延進大使曹都都
大使翟入貢皇祐二年四月沙州符骨篤末似婆溫等來貢玉十月沙州
遣人來貢方物文獻通考沙州本漢燉煌故地唐天寶末陷于西 大中
五年張義潮以州歸順詔建沙州為歸義軍以義潮為節度使領河沙甘
肅伊西等州觀察營田處置使義潮入朝以從子惟深領州事至朱梁時
張氏之後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為帥義金卒子元忠嗣周顯德二年來
貢授本軍節度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鑄印賜之宋建隆三年加
兼中書令子延恭為瓜州防禦使興國五年元忠卒子延祿遣人來貢贈
元忠燉煌郡王授延祿本軍節度弟延晨為瓜州刺史延瑞為衙內都虞
候咸平四年封延祿為譙郡王五年延祿延瑞為從子宗壽所害宗壽權
知留後而以其弟宗允權知瓜州太平御覽十道志曰沙州燉煌郡禹貢
雍州之域古西戎地秦屬西戎漢置燉煌郡 左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曰
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蒙犯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
田與汝剖分而食之 瓜州地在燉煌 漢書曰武帝元鼎六年分酒泉置燉
煌郡徙人以實之 應劭曰燉大也煌盛也 又西域傳曰東則接漢阸以
玉門陽關今壽昌有陽關及玉門故關 漢志曰燉煌郡龍勒縣有陽關
玉門關舊唐書地理志沙州隋燉煌郡武德二年置瓜州五年改為西沙
州貞觀七年去西字天寶元年改為燉煌郡乾元元年復為沙州舊領縣
二戶四千二百六十五口一萬六千二百五十京師西北三千六百五十
里至東都四千三百九里資治通鑑唐宣宗大中五年春正月壬戌天德
軍奏稱沙州刺史張義潮遣使來降 降戶江鋤下州沙州東南至長安三
千八百五十九里 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七年夏五月丙午陞長沙為路

沙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宋以沙村務地置沙村縣。隋為沙縣，屬汀州。開皇年間廢。武德四年復置，屬建州，後省入建安。永徽六年復置。大曆十二年來屬。五代屬南唐。保大六年改屬劒州。宋元並仍其舊。

本朝因之。

奇沙州

舊唐書地理志：奇沙州於護特健國所治遏蔡城置，仍分其部置沛薄大秦二州。

佉沙州

新唐書：顯慶時，以史地為佉沙州，授君昭武失阿喝刺史。

扇沙縣

隋書地理志：扇沙縣，舊有楗縣，開皇十八年改為楗川，大業初廢入。

鳴沙縣

舊唐書地理志：鳴沙，隋縣。武德二年置西會州，以縣屬焉。貞觀六年廢西會州，置環州，九年廢環州，屬靈州。神龍二年移治廢豐安城。

荼𤤫沙國

諸蕃志：城方一千餘里，王著戰袍，縛金帶，頂金冠，穿皂靴。婦女著真珠衫。土產金寶極多。人民住屋有七層，每一層乃一人家。其國光明，係太陽沒入之地。至晚日入，其聲極震，洪於雷霆。每於城門用千人吹角鳴鑼擊鼓，雜混日聲，不然則孕婦及小兒聞日聲皆驚死。

弗敵沙國

魏書列傳：弗敵沙國，故肸頓翕侯都，薄茅城，在鉗敦西，去代一萬三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豎沙國

山海經海內東經：豎沙居繇。音遙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七百七十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八百三十八　十六麻

花

簪花

戴花插花俱附見

晉書后妃傳：成恭杜皇后在位六年。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舊唐書林邑傳：其王戴花形如皮弁，裝以真珠瓔珞，身坐金牀，侍女有金花寶鏤之飾，或持白拂孔雀扇。又云：王卷髮而戴花，夫人首戴金花，身飾以金鎖真珠瓔珞。開元天寶遺事：長安春時盛於游宴。故蘇頲應制詩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帝覽之嘉賞焉，遂以御花親插頲之巾上，時人榮之。武林舊事：淳熙三年光堯聖壽七十，立春日行慶壽禮。至十三年太上八十，正月元日再舉慶典，御宴極歡。自皇帝以至羣臣禁衛吏卒，往來皆簪花。四方萬姓不遠千里，快覩盛事。楊誠齋詩云：春色何須羯鼓催，君王元日領春回。牡丹芍藥薔薇朵，都向千官帽上開。宋吳自牧夢粱錄：宋明禋禮成，登門大赦，大理寺以見禁罪囚衣褐衣，荷花枷，以獄卒簪花驅伏門下，傳旨釋放。宋史莫濛傳：濛假工部尚書使金，賀正旦。金主錫宴，濛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金遣人趣之，濛堅執不從，竟不能奪。能改齋漫錄：真宗東封，命陳公堯叟為東京留守，馬公知節為大內都巡檢使。駕未行，宣入後苑亭中賜宴，出宮人為侍。真宗與二公皆戴牡丹而行。續有旨，令陳所戴者召近御座，真宗親取頭上一朵為陳簪之，陳跪受拜舞謝。宴罷，二公出，風吹陳花一葉墜地，陳急呼從者拾來，此乃官家所賜，不可棄，置懷袖中。馬乃戲陳云：今日之宴，本為大內都巡檢使。陳云：若為大內都巡檢使，則上何不親為太尉戴花也。寇萊公為參政侍宴，上賜異花。上曰：寇準年少，正是戴花吃酒時。眾皆榮之。澠水燕談錄：晁文元公迥在翰林，以文章德行為仁宗所優異，帝以君子長者稱之。天禧初，因草詔得對，命坐賜茶。既退，已昏夕，真宗命左右取燭與學士，中使就御前取燭執以前導之，出內門，傳付從史。後與燕宜春殿，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纔十餘朵，所賜止親王宰臣。真宗顧文元及錢文僖，各賜一朵。又常侍宴，賜禁中名花。故事，惟親王宰臣即中使為插花，餘皆自戴。上忽顧公，令內侍為戴花，觀者榮之。其孫端禀嘗為余言。聞見善善錄：司馬溫公作訓儉示康云：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

宴獨不戴花同平曰君賜也不可違也乃簪一花江少虞緗花大中祥符天禧之間暮春之月真宗賜宴欽上御承明殿面北而坐預侍坐者莫列如儀既而執事之臣捧金盤運名花有牡丹重臺千秀者并諸奇花首冠御座前餘皆散布諸臣几俎之上內臣先供奉至尊戴御花以及親賢宰執亦如之以次諸臣皆自戴焉上忽乃系罷迴宣言曰與學士戴花我有中使數人擁至與迴及一二同僚戴之觀者無不欣動也蘇黃門龍川略志馬者王江居於丘善飲酒醉卧途傍中不以為苦嘗天雪或以雪埋之其夏初然雪融融流逆於市中常簪戴花小兒摩聚笑焉之江淮笑自若作兒吳人下江淮吳人錄　李夢符者常游洪州市井中年可二十餘短小而紫白美秀如玉人以狂蕩自恣四時常揷花遊歷城中酒肆高歌大醉好事者多召之與欲張文潜明道雜志余平生所見方士道人惟見陳州有王江者真有道之士嗜酒佯狂形短而巴了簪簪花語言不常有中理堯邵子擊壤集簪花吟　簪花猶且強年少許酒固非係小心花好酒嘉情更好奈何明日病還深　揷花吟　頭上花枝照酒卮酒卮中有好花枝身經兩世太平日眼見四朝全盛時況復筋骸粗康健那堪時節正芳菲酒涵花影紅光溜爭忍花前不醉歸蘇東坡集李鈐轄坐上分題戴花詩　二八佳人細馬䭾續李白詩清菊酒金色單六城十五細馬䭾十千美酒渭城歌摩肩詩名都篇大婦來妾年與美滿十千王維詩渭城朝雨裛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簾前柳絮驚春晚頭上花枝奈老何露濕醉巾香掩冉月明歸路影娑娑綠珠吹笛何時見續曰綠珠石崇家妓也善吹笛欲把殘紅揷皂羅　又座上賦戴花得天字詩　清明初過酒闌珊折得奇葩晚更妍春色豈關吾輩事也御曰大之公詩杏本紋琲老者事老狂聊作座中先醉吟不耐狄紗帽起舞從教落酒船結習漸消留不住却須還與散花天續曰維摩經時維摩室有一天女見諸大人聞所説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華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一切弟子神力去華不能令去爾時天女問舍利弗何故去華答曰此華不如法是以去之天曰勿謂此華為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華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結習未盡華著身耳結習盡者華不著身胡銓澹菴集長卿見過賦美人揷花用其韻　花亦與不淺美人頭上關心事眼同破鬢香魂引來笑春燭底影賤淚風前怪分韻得光字容令誰可哉陸放翁詩揷花　有花君不揷有酒君不持時過花枝空人老酒戶衰今年病止酒虛負菊花時早梅行可探衰鬢蘇端色君不強一醉

歲月復摧移新詩亦當賦勿計字傾欹醉翁談錄宋休美戴御花詩未放枝頭嫩葉青先將蜂蓋照春晴若無顏色宜宮院安得花間御戴名項安世詩天申節錫宴戴花　泥金撚鐵綴花枝淺白深紅映酒卮回首壞林真一夢揷花還是去年時金趙周臣滏水集戴花詩　病來渴盡懶重持徑為殘花折一枝人老易悲花易落東風莫近鬢邊吹元王景初蘭軒集戴花詩　何烱終日對花吟爭似分來坐上簪春色偏宜映紗帽天恩何必要殘林青春共道留連好白髮誰知感慨深非為風流陀兒女一枝送為故園心王惲秋澗集跋張龍興簪花圖　醉吟賞盡洛陽春老興娛嗟作近隣承縱一枝長在眼靜磨方寸本無塵龍丘子俱身世蓋洛陽春居士與東坡為隣

買花

唐白居易詩買花　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直看花數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上張幄幕庇旁織笆籬護水灑復泥封移來色如故家家習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歎無人諭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宋趙鼎臣詩老覺歡娛少愁驚歲月頻能消幾日醉又過一年春陌上枝枝好歸頭種種新買歸持寄笑真自可憐人李壁詩風絡孫寡却後時候來律管已天吹無端紅紫偷先發未見壞瑶第一枝虞儔詩蝶蜂上下鬭輕狂問柳尋花處處忙誰識南坡無盡覺瀟灑元不恨風光江湖續集宋陳起詩　今早神清覺步輕杖藜聊復到前庭市聲亦有關情處買得秋花揷小瓶元顧世名詩不買花　清似威平處士家紫頭詩卷是生涯賸瓶莫訝無花揷過了梅花不買花

賣花

唐司馬扎詩賣花　少壯彼何人種花荒苑外不知力田苦却笑耕耘輩當春賣春色來往經幾代長安甲第多處處花堪愛良金不惜費競取園中最一朵纔占煙笙歌已高會自言種花地終日擁軒蓋農夫官役時獨與花相對　那今賣花者又為主人害貴衆不貴花生人自應丟江湖後集唐李幹詩　十里宜春下花花濃香染著洞中霞採夫移得將何處拂入宮城許史家未鵲詩紫艷紅苞價不同匝街羅列起春風無言無語呈顏色知落誰家池館中宋陸放翁詩城南上原陳翁以賣花為業得錢悉供酒資又不能獨飲逢人輒強與共醉辛亥九月十二日偶過其門訪之敗屋一間妻子飢寒而此翁已大醉矣殆隱者也為賦一詩　君不見會稽城南賣花翁以花為糧如蜜蜂朝賣一株紫暮賣一株紅屋破見青天盎中米常空賣花得錢送酒家取酒盡時還賣花春春花開豈有極日日我醉終無涯亦不知天子殿前宣白麻亦不知相公門前築堤沙

客來與語不能答但見醉髮殘面垂髮髮許綸涉齋集賣花行　緗桃排
杏蕊心疊睡起海棠妝醉頰醾爆榆徽錦薰籠金暗染就來翁怙姚家魏
家苦留春先信未先紅一捻賣花老翁正自癡預喜荷錢出小池却恨身
非散七七一日之中成四時不念書生抱孤節昨夜東風長華髮越薌淳
熙藁見負梅趨都城者甚夥作賣花行二首　昔人種田不種花有花只
數西湖家秪今西湖屬官去賣花亦逸戶戶種田年年水旱傷種花歲
歲天時穰安得家家棄花只糶米塵說炊香勝擣秔　頳肩負薪行所直
不滿百大衕截之來江頭自山積不如花作梱先後價增損身逸得錢多
入窶知務本　來時繞賣本庫花賣到梅花未返家作容悠悠有何好足
應詩興在天涯　連日陰風作許寒晚來妍暖似春闌十分待放梅花杏
留我數枝歸到看張鎡詩賣花　種花千樹滿家林詩思朝昏惱不禁塔
上青紅相逐定車中搖兀也教吟　雖無蜂過曾偷採猶恐鶯飛數見侵應
是花枝亦相望恨無人似我知音　分數論春物都應讓牡丹幾枝單葉
紫滿擔夕香寒除我知心切從人得可難肯辭田擢日多辦剪來看陳後
山詩和謝公定雨行逢賣花　逢花駐馬尚多情天不遣人旋作晴開九
天冒是步日長女俠少年生氣時仲攸多外花下注來送好花剛駐馬而

欽王中室詩人欲天不遣何嫌不公平不使近詩增紙價得知春入鳳凰
城那更興老杜詩客興不知凡幾方衙場城價何能高刱子偽詩動上宮
兩情春入鳳凰城漫游集閩南之俗婦女負販芒荅編使多用女人海
國膚奴皆處女蓬萊比屋是仙家雲窗月戶春常在無日街頭不賣花元
白居舉詩　兩生課賣花因用其韻　長亂淹行李晴明見賣花趁先春市
集侍向晚窗誇紅紛爭耕價黃蜂惧擬衙園丁高著眼莫過阮郎家　賣
花人起早負擔入春城晨露宜三嗅臨風忽一聲趁虛神蓋悅倦繡夢頻
驚多疹錙銖裏來君也世情丁繼道詩賣花聲　賣花聲過日高時嬌挑
玉人睡起遲雲鬢未梳羞出戶隔簾喚接半開枝　國朝高李迪全鳴集
賣花詞　綠盆小樹枝枝好花比人家別開早陌頭擔得春風行美人出
簾聞叫聲移去莫愁花不活賣與還傳種花訣餘香滿路日
莫歸猶有蜂蝶隨身飛買花未門幾回改不如擔上花長在

陌上花

宋蘇東坡集　序凡仙山間里中見歌陌上花吳越王妃年歲春必歸臨安
王以書遺妃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為歌含思宛轉聽之
淒然而其詞鄙野為易之云　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
今成傳山詩咦那必依人民此遺民幾度垂垂老陌曰傳貢林谷一顧一鈦

里女長萬水千山得得來遊女長歌緩緩歸　陌上山花無數開又曰比
詩河陽縣裏雖無數路人爭看翠軿來若為留得堂堂去卑曰古詩青春
肯我堂堂去曰完歌人收收上且更從教緩緩迴　生前富貴草頭露須
曰杜皆昌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生為身後風流陌上花且作遲遲君
去魯曾日重日孟子云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獨教緩緩
妾回吳晁無咎詩陌上花　郊外金軿步帳遮道逢游女看王妃內宮走
馬傳書報陌上花開緩緩歸　朝雲暮雨山頭宅晚日晴風陌上花鋒幕
何妨行緩緩莫春歸盡妾還家　娘子妝傳業府悲當年陌上看芳菲定
翠史娱可妨娱莫似又爭大色歸　荊王夢罷已春歸陌上花隨暮雨飛
江父江船人不識杜秋紅泥滿羅衣　吳歌白紵怨芳菲觸斷懷王去不
歸陌上如今小花伴山前一夜白鵰飛　臨安城郭半池臺曾是香塵撲
面來不見當時翠軿女今朝陌上人花開　雲斾霓旌作信來佳人陌上
看花面妾行不似東風急為報花須緩緩開　陌上鶯歌為看花流聲
踏莫天籽擴東緩緩隨芳草不去桃源阿母家長留天地間集胡卓朱淳
陌上花照春暉照安女兒吳王妃吳王還解香風閣金泥篇篇緩緩歸陌
須夜雨花成泥年年長見花開時吳王宮妃招不來　陌上花嬌欲語吳

王妃照安女封書寄與緩緩歸陌頭花好能幾時錢塘之門幾易主嫁紅
儲似吳妃舞吳妃一去招不來花開花落無窮時雅南集陌上花開緩緩
歸浙江夢上月明時千古萬古此明月吳王越王多別離　陌上花
開緩緩歸採蓮聲過跌橋西採得鴛蓮心更苦城頭一片暮雲低

墓上花

宋趙希循會心錄　陳了翁居南劍州沙縣好與方外之士遊一
道人告陳曰吾有一地葬之可以大君家須君未有陰功恐不
足以稱陳私念曰吾業讀書凡人之無力教子者吾竭力誨之是吾儒之
陰功耶於是開義學以授生徒居三年道人復來見陳大喜曰若面有陰
德紋因指示其地復既葬墓生一木淳熙辛丑了翁之孫大應登甲乃開
小白花古今事通李正字弘卿學道見東王公數之十七年後言身死家
人埋於武陵承上生花樹高七尺有人過見此花皆得聰明文章　國朝
僧宗泐集墓上花　墓上花開滿枝行人看花行為遲行人有恨花不知
不生名園使人愛却生墓上令人哀誰家此墓臨古道寒食無人來祭掃
莫是春君惜無主遣此開花伴幽泥聊持一杯酒酹泉下客今日此花
開正好但恐明日花狼藉人生
似花能幾時古今之人皆可悲

隔墻花

唐李中詩隔墻花　頻至
尤難近聲寄不易通未以

金鎖隔空使恐春風

墻頭花

宋裴棐梅屋集墻頭花　墻頭新露一枝紅壓盡隋八萬絲工香艷便栖雲嬌老也勝飄泊晚西風樂府詩集墻頭花二首　蟋蟀鳴前旁梧桐落金井為君起舞衣天寒剪刀今　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為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趙孟堅彝齋文編墻頭花紅且白一百五日過寒食寒食過了好風日風又吹日又炙滿枝好花盡狼藉人生百年罕七十愚者見花不知惜我笑見花常唧唧有酒莫停杯當歌莫停拍頭上絲絲霜雪糸老大見花方歎息　國朝劉基詩墻頭花紅錦娟美人抱琵琶倚高樓只恐花飛逐風去笑殺蜂蝶是淺剪啼語鶯啼伴日暮

山路花

宋騎省徐鉉集山路花　不共垂楊映綺窗倚山臨路自嬌饒將人思去知香遠谷鳥飛來見影搖半隔因嵐逗隱隱可堪風雨暮蕭蕭城中春色還如此幾處笙歌紫舞腰徐照詩路上花　冒女易生嬌貧女難保節紅紅路上花行人意先折

道傍花

宋張文潛詩道傍花　長見百草秀道傍多野花無名自紅紫有意占年華灼灼照流水班班上古堤中園何日歸將眉付庭沙

野花

唐羅鄴詩野花　拂露叢開血色殷枉無名字對空山時逢舞蝶尋香至少有行人輟棹攀若在侯門首不足為主江岸見如何結根必定隨桃李長近都城紫陌間宋文同丹淵集非着百草細所芽今看百草開新花豈限水側自成例紅魏紫殷何交加東皇施恩豈不溥施所付受無少差兩之須細亦蒙被盡使奮發爭春華幾叢丕黃不可數競起塗抹如矜誇嬌鶯野蝶不爾顧去爾自欲尋名花爾知有艷貴爾否歌管便樹侯王家爾從此地弄顏色只自狼藉隨花少何當照水自翫覺枝根葉攫相藏遮晚村無限蟣殘日素源為爾成吟哇司馬溫公傳家集喧喧桃李蹊何妨笑幽草但願保天真徐共春風老徐節孝先生集一點香心寂寞春妝臺歸後更無人誰家庭院栽培抑猶自飛花入四鄰趙蕃淳熙藁野花吐芳不擇地幽草吹馥寧只春盡日縱為無事日此身不足自由身　野花無數不知名白白紅紅俱賦情縱使不蒙姚魏賞雨開風落亦何爭江湖後集殷紅如染白如霜淺紫深青復淡黃天為幽芳均雨露平分春色作秋光廖行之省齋集草木送春歸去後山花種種自然開略無醉倒遊人至自有交情蝶來日暖欲今紛錦繡風和不遣委莓苔清幽渾絕煙塵態應遣青陽恨莫陪任希夷斯庵集野徑風來陣陣香名花未省插何方却思一升何能爾應是春原未泉芳薛季宣浪語集墻直叢叢綉舞茵一般顏面各精神巧將不為東君去野草閑花滿路春王炎雙溪集秋日山行所見野花詩　風流渾似內家粧也想春風不分香從得傾城與傾國牡丹入道是花王徐衡仲集野花不識名詩　誰將一氣轉洪鈞萬綠千紅煩發生堪笑野花開獨早向人雖好不知名李莊簡公文集民先兄寄野花數枝狀似蓼而叢生花置几案幽香襲人戲成南歌子　旬圃秋香過東籬菊未英蓼花無數滿寒汀中有一枝纖軟吐微馨　被冷沈烟細燈青夢不成恍如明月入窗櫺天女維摩相對兩忘情

塹花

宋韓淲澗泉集塹花香盛詩　不奈荼蘼氣試度青微風浮采向南北天以語句句塹花吹郁郁岸柳垂濛濛挹手今何夕酒過面亦紅

岸花

唐孟東野詩岸花　可憐岸邊樹紅蕊發新條東風吹渡水衝着木蘭橈宋吳則禮北湖居士集岸花著雨脫鮮鮮老眼怕開真自憐樹底鳴鳩來說去會人意處有困緣李龔剪銷集紅枝欲盡紫枝啟少有行人輟棹攀芳草隴邊田首客肯將紫落意來看

巖花

宋張舜民詩巖花　記根何太遠得地亦相宜上石生為偶紅香想自知風英將片片雨實漸離離成客思攀折無何歷處厄

園花

宋張文潛宛丘集園花盛開但病不能觀作詩論之　東風香花花披靡花風吹入人欲醉老翁遂花如啜醨但自挹酌終無味開紅開綠千萬態長笑化工夸幻事若知空色無異觀世上何曾有桃李　晁興自羅西望東園花新開詩　東園本是吾家有不到經旬亦可嗟步出寢門迎曉日却從籬外望新花安禪豈問荒三逕閑古終須飽五車兒女相憐牢落甚為斟淺盞酌流霞王東牟先生集隣園花成欲具旬會病未果二首　嬌春意謂已堅牢次第千休散歸迎恐有天魔妬妍妍好邊連風雨作威豪　年從脹脈冷侵肌僵欲尋春怯自疑家病固知無可奈不須妨我看花時楊誠齋集雨中晷雨聞東園花盛詩萬類欣欣一老悲物華豈是不佳時病夫自與春無分好景非於我獨遶花底報來開已開雨中過了更曾知風光九十今強半又約芳菲隔歲期周彥美詩園花為風雨所摧　空圃一花開幽士三月喜春工巧相違雨勢颯颯蹤紛紛解朱房的的呈青子禁華初何因憔悴復誰使念我一献宮獨樂天所委滂沱折拱不宜問花餘幾及無吊渝謝零落殊未已嗟雲晴更嫂垢妝晨不洗金刀斷連錦機亂那復理吳王獻玉食可奈羅數死決水遠宮墻不忍聲在耳安得返生香非時面桃李洪适盤洲集賦校園花詩　往夏新閣成拔去園中葵萬株問千朵十大旁徒移牽香慎持護客影切參差烈日吁可畏持雨不能無未秋葉先萎欲冬柯已萎虛蒙攫

泚思無侵嫣然安睡雀飛且止不肯登空枝寒蟹守枯荄未忍相棄離永懷新新日豈料憔悴期誰呼啟七七來伴紅裳兒金鼎一劑藥返魂書可還春來作高亭繞沼揚清漪舊蹊類陳迹遠圃分芳蕤結根向淚間土意渾熙熙微白李賦賀小紅桃入肌柳條返顏色已含煙雨眉迸蜂相召引有底渠先知地力固自若大鈞不偏私此秀匪纖巧向裏非純達萬物理固然飈芬須得時李處權崧庵集賦樊氏園雙花 天地有至和薰蒸故姝祥異散紛李蹊苑萼俱作雙紛紛承朝露一一含春陽飛來兩珍禽大禾禦成章鳴集芳樹間其音美如簧近君白玉堂表君黃金鶚君家伯仲賢人物偉相望衣冠作嘉話何止誇一鄉衣言 華好歡樂殊未央我賦龜弓詩封植詎可忘元劉文貞公集園中花詩 雜花千樹連樓臺都是司花手自栽絕艷共憐蜂莫妬芳心明見蝶休猜馨香馥郁吹飄散車馬駢闐賞歡來莫對西風恨蕭索一年今得幾番開

江花

唐元稹詩江花落詩 日暮嘉陵江水東梨花萬片逐江風江花何處最腸斷半落江流半在空宋彭汝礪詩江花四首 江水接藍綠江花发大紅夕陽幽鳥下軍似畫舟中 鷗鳥來何事魚舟到亦迷落花深更遠疑是武陵溪 水近花逾碧花臨水更紅鷗飛錦城外人立畫屏中 花笑水

綻染水青花欲然落浪無限意好在釣魚船

吳花

宋王元粹集江上遇吳花歌 秋風向暖吹壓沙漢江邊頭見吳花吳花憔悴我飄蕩回想舊遊更嘆嗟自從賦𥡴分飛去不意今朝此相遇天荒地老莫容身未嘗別來何處住吳花哽咽向我言萬人不見一人存妾身苟活兵塵裏辛苦東西不可論去年鄧州嫁健卒今日南來夫已沒乍到未能諳土風楚女相憐教梳髮近有人從揚翟來但言城郭長蒿萊河邊惟有穎亭在春夏不曾胡馬迴我聞此言重興歎世事悠悠雲聚散庾公作賦動哀傷王粲成詩還衰亂放懷歌酒昔年時銷盡黃金生鬢絲我今孤苦汝更苦末路落花何所之一盃濁酒臨江渚爾且為我歌白紵青山落日愁殺人淚濕荊雲夢中語

洛陽花

唐白居易詩集除蘇州刺史別洛陽城東花詩 亂雪千花落新絲兩鬢生老除吳郡守春別洛陽城江上今重去城東更一行別花何用伴勸酒有殘鶯 又洛陽城東花下作 記得舊詩章花多數洛陽舊詩云洛陽城東西今來花似雪又云更待城東桃李發又云花滿洛陽城及逢枝似雪已是鬢成霜向後光陰促從前事意忙無因重年少何計駐時芳欲送愁離面須傾酒入腸白頭無藉在醉倒亦何妨宋梅聖俞宛陵集公度以余書語洛中花

品而此耶之人多不敢言花於余今又風雨経時花期逐過因作詩以見貽款次其韻 去年三月來吳中欲擬看花無與從今年二月花偏早發作無節羽與風前時清明要尋賞謂誇洛陽多不容我心豈是限南北美好未必須深紅姚黃魏品若畫有春色定應天下空因君見贈人及此莫陸還思澗水東韓魏公安陽集北第洛花新開詩 移得花王自洛川格高須許擅春權管絃圍簇生來貴天地工夫到此全絕艷好將金作屋清香且引玉飛錢一聲舊暮行雲曲前紀蔡池大傳有曲未工 醉筆爭揮不論船范忠宣公集洛花已開報潞公詩 花時朝夕望車塵花意慇懃恰似人晴日暖風催更急看看須過洛陽春洪文安公集洛花不望而至次相見韻 多謝吳中客移花五畝園疾心勞遠夢圖足踏前言定是黃金蘂中又牡丹詩黃金蘂綻紅玉房真須白玉尊從今付幽賞不用賦招魂

蜀中花

宋范景仁集李才元寄示蜀中花圖詩 自古成都勝開花不似今徑蕾三尺大顏色幾重深未放香噴麝仍藏蘂散金要知空相論聊見主人心 牡丹名品衆持地盛於今西子含羞甚東君著意深障行拖爛錦屋貯有黃金妾婢羣花亦那能不妬心 宋韓子華和往人千餘朶矜誇古後今錦城春物異粉面端雲深賞愛難忘酒

珍奇不貴金應知色空裡夢幻即懽心 宋韓持國和勝事常歸蜀奇葩異人驗今仙冠裁樣巧彩筆費功深白豈容施粉紅須陋間金不嗟珍賞興千里見君心 宋司馬光和高士開居舊名花獨步今移從洛浦遠濯自錦江深傳得巫山貌非因延壽金不須天女散已解動禪心 宋范純仁和牡丹開蜀圃盈尺莫如今妍麗色殊衆栽培功倍深矜誇傳萬里寫貴千金難就未欄賞徒搖遠客心

宣城花

宋蘇為詩宣城花 宣城花疊嶂樓前疾綺霞若非翠露陶潛柳只是紅藏小謝家

庭花

古今事通盡錯狀頭過闌往赴李翺嘉禮止宮舍迎內子題庭花曰芍藥斬新栽當庭數朵開東風與拘束留待細君來唐陸暢詩集庚戀步庭花詩 桃紅李白覺春歸屧步閒庭力尚微從且不扶靈壽杖恐驚花裏早鶯飛宋鄭獬詩庭花 人間春風來幾時不見花開殊不知最初先見杏破蕾紫爛然纖濃香披斬開漸落色愈淺淺處方見真玉肌林檎海棠火第發晉公桐有兩纖姬杜丹不見姚與魏雖在常格猶為奇百花已盡此最晚猶如娛後稱雄師海榴似服赤帝色蜂冠皮裁頴丹綾包魯紅紫繞前後大嗔莪並相逐喧百合野花不及[illegible]田婦雖美無姿姿施拔之亦苦冥莫奇香生菊遠相宜春畫雖有百花衆此花

自啟十西花嫣然獨秀不拎能幽房靜女倸容儀北風少恩苦慘戮萬木削露皆枯枝此皆浮巧事頗色開落與時遁盛衰獨有寒松伴蒼石與我相對終不移　胡銓集洞巖觀兩岐合歡後庭花頌　唐大興寺素公不出院三十春轉法華經三萬七千卷而庭前山丹一枝合歡然則茲花也決非偶然者余嘉而書之且以為莊冲肯三萬七千卷張本頌曰骿於拇者德侈骿於明者見靡骿於辯者直擣抗之口爾故曰合者不為骿茲花是已明乎此斯識家莊之一指

宮苑花

唐李益詩宮苑花　露濕晴花春殿香月明歌吹在昭陽似將海水添宮漏共作長歌一夜長　宋夏竦詩雲罩緜梭關影寒一叢香壓玉闌干東皇用意交栽剪留待君王駐蹕看

隔簾花

宋曹勛松隱集隔簾花　簾雨初晴花艷迎陽檻前如綉如綺向晚峭寒輕穿真珠十二正朝曦桃杏暖透影簾櫳烘春嬌似暫隔洋川香霧朗仙侶庭際更值遲遲晝日且小約尋芳幽閒坐席大擬上金鈎儘紅塵遮翠命佳名冲收香為馮新聲傳新意待向晚迎香燭月須捲起

東鄰花

宋劉敞詩東鄰花　卜居非卜鄰適幸鄰花發照耀東軒東暄然二三月露香送清吹晨艷開繁雪推于載墻根鳩鶵出林樾我來弄爵依決及武

陵歌欲訪覓無從空觀尉寥寂為人普俗事隣里多謝絕獨爾可相親芬芳未應滅

小欄花

宋蔡端明集福州堂下小欄花卉多是手栽今已繁盛因賞花有所感悼　愛花盡日傍花臺點檢當年手自栽前事已隨朝暮變舊叢空見淺深開山禽忽下還飛去溪雨纔收又復來只有春醪能遣恨無人欄畔共持杯

廢宅花

唐朱慶餘詩廢宅花　歎樹荒庭上芬芳映綠苔自緣逢境發不是為人開色艷驚猶在香消蝶已回相從無勝事誰向此傾杯

古寺花

唐司空文明詩古寺花　共愛芳菲此樹中千跗萬弃裏枝紅遲遲欲去尤回望覆地無人滿寺風

僧院花

唐白居易詩僧院花　欲悟色空為佛事故栽芳樹在僧家細看使是華嚴偈方便風開智慧花

興善寺花

宋劉敞詩興善寺花　蜻蜓浪占三千歲琪樹盧傳十二城爭似此花常在眼風吹日炙四時榮

油缸安花

溫革瑣碎錄大油缸中近上置泥羅油數寸上安花朵蓋之可以久留

瓦缶蒔花

宋姜特立梅山續藁因見市人以瓦缸蒔花屋上有感　城中寸土如寸金屋上蒔花亦良苦因思離宮

興別館南至九嵕北郊杜東西延袤八百里樝梨薁空當百柱傷哉好大荒主心豈識世間蓬華趣一丘一壑吾輩事隨分園池何用許我今度地山一隅栽柳栽花已無數大雖不足小有餘便可終身為老圃

瓶中花

種藝必用芍藥牡丹摘下燒其柄先置瓶中後入水夜則以水灑地鋪蘆席又用水灑之鋪花於其上次日再入瓶如此可數日　宋范石湖大全集瓶中花詩　水仙攜蠟梅來作散花雨但驚醉夢醒不辨香來處　小梅未可折不折惜空回擁鼻嫌一枝也道探春來　春來風雨無一日好晴因賦餅花二絕　滿插餅花罷出遊莫將攀折為花愁不知燭照香薰看何似風吹雨打休　酒冷花寒無好懷紫荊憑日為誰開三分春色三分雨足似東風本不來　楊誠齋集瓶中梅杏二花　梅花耿耿冰玉姿杏花淡淡注臙脂兩花相嬌不相下各向春風同索價折來雙挿一銅瓶旋汲井花澆使醒紅紅白白看不足更遣山童燒蠟燭　韓淲澗泉集瓶中花　枝持三數花已著風露香而後蕕把來汲瓶置書房身心我身心染淨皆秋光今夜月圓明更妙非紅黃　李大隱先生集折得寒梅全未開銅瓶貯水養根荄臨鸞鏡洗晨妝面疑是春風入戶來　韓李宣浪語集瓶花盡落而梨花蕭洒如故　天帝南遊匹馬還紅雲作陣雨

欄干駐顏下咽如冰雪一粒清涼得腸丹　張鑑濱集春日瓶花　鳥鳴木陰深魚動波水漫燕坐南窗下欣然得幽伴盈盈菩薩面一笑生几案恍如空中墮着我丈室看地偏風日隔香艷不耗散無土種一根他鄉得把玩嬌嬈自接熟老醜面失半物忌停滯久無燃汲新換不懷妙色身長作如是觀　周南山房後藁清曉銅瓶沃井華青蔥綠玉紫蘭芽鬢毛白盡心情在不分看花學養花　元元遺山集賦瓶中雜花七首　老眼鶯看節物新今年更與酒盃親東山一道花如綉從比他鄉不是春　杏中人道瑞香濃誰信丁香是水同一樹百枝千萬結更應薰染費春工　生紅點點弄嬌妍半折花房更可憐傳與春風好將護莫教容易作銀錢　紅抹蘭青綠染衣綠嬌紅小兩相宜華邊剩有清香在木石癡兒自不知　素艷來從月姊家溫風淑氣發清華人間自有交枝玉天上休開六出花　昨日桃花錦片新先葵今日到殘春依枝留得稀珠朵比似全開更惱人　古銅斯于滿芳枝栽剪春風入小詩看著海棠如有語杏花也到退房持　元范德機詩夜誦賦瓶花　臘瓶折得樹頭花初是東園一片霞丙酉讀書過夜滿憑隨燈影上窗紗

盆中花

宋許棐梅屋詩集盆中花　小小盆中花春風道分是花肥無勝紅葉瘦無久綠心

傾幾點香也能遊蜂胅太盛必易衰荒煙鎖金谷彭止堂集盆花示兒群兒愛盆花如我愛其子但將養花心委曲求諸已花不負人力隨時深淺紅煙學得如斯豈不慰乃翁

四時花

百川學海凡草木之華者春華者冬秀夏華者春秀秋華者夏秀冬華者秋秀其華覓歲故婦女之首四時未嘗無華也經鉏堂雜志牡丹芍藥於春為宜芙蓉桂菊於秋為宜海棠開於秋終是蕭索近有四時木犀開於春終不及秋非時猶開氣象故殊也曹愫頫說干大吾洪州西山四時常持花有少年好道拜曰願侍先生逐之上山浸水不暫置問少年曰渴否懷中出盃命掬水飲之須臾困睡及覺失之矣元陸厚詩四時花 纖枝複複葉菲菲長放幽花閱四時形肖羅閒秋槿小塗晴寒香總相宜

夏花

唐韋應物詩夏花 夏條綠已密朱萼綴明鮮炎炎日正午灼灼火俱燃翻風適自亂照水復成妍歸視窗間字熒煌滿眼前

秋花

唐耿湋詩秋花 脩綆懸水鷲新綱蒼玉沙帶星綻曉露拂霧湧秋華宋陸放翁集秋花歎 秋花如義士榮悴相與同豈比桃李花四散隨春風黃菊抱殘枝寂寞臥寒雨拒霜更可憐和靄浮煙滿古來結交意正要共死生讀我秋花詩可代丹雞盟楊誠齋詩頻頻韋千病翦此凋零木槿怯風斜道逆羅落聊遮眼白白紅紅匾豆花 國朝僧宗泐詩秋花咏 清晚亭前白露滋艷紅妖紫鬪開時晚來狼藉空堦畔似厭西風不厭來

風花

宋劉敞詩風花 風花不自知高下逐風飛故有多情處時來點客衣仙源應在青溪側再雪吹香不忍歸梅聖俞文集風花不恋枝花萼亂翻飛自學空中雪寧同垣上衣繞庭迴旋又無著衆鳥爭銜何處歸楊誠齋詩海棠桃李雨中空更着清明兩日風風似病癲無藉在花如中酒不惺鬆身行楚嶠遠更遠家寄秦淮東復東道是殘紅何足惜後來併恐沒殘紅

雨中花

唐白居易詩雨中花 真宰倒持生殺柄閑物命長人短命松枝上鶴著下處千年不死仍無病人生不得似龜鶴少年老來同旦暝何異花開旦暝間未落仍遭風雨橫草得綻年萊違月唯花不與多時節一年三百六十日花能幾日供攀折桃李無言難自訴黃鸎解語憑君說鶯雖為說不分明葉底枝頭謾饒舌元稹詩賦得雨中花詩 紅芳憐靜色深與雨相宜餘滴下纖莖殘珠墮細枝院花江上思啼粉鏡中窺念此低徊夕風光幸一吹宋黃山谷詩雨中花 政樂中和夷夏宴喜宮梅乍傳消息待作新年歡計斷送春多桃李成蹊甘棠少訟又移旌戟念畫樓朱閣風流高會頓冷談席 西州

下缺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八百三十九 十六麻

花

花開

覽牖閒評蘇東坡詩云消消泣露紫含笑艷燒空紅拂朶其序中乃云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寺僧舍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此東坡在黃州時也而坡起春氣乃爾早耶万正月其雜花盛開如此而紫含笑紅拂朶且皆夏中所放花東坡併及之又不知何謂邪歲時雜咏唐白居易欲半花開贈皇甫郎中 劉詩春來晚無煩花發遲人憐全盛日我愛半開時紫蠟粘為蒂紅蘇點作肌成都新紫蠟梁漢碎臙脂樹杪真珠顆墻頭小女兒從渠狂挽妝高下綴參差蝶戲爭香朶鶯啼選穩枝好教郎作伴合共酒相隨醉猶無勝此狂嘲更謾誰猶殘少年興來似老人詩西月惡輕想東風莫放七分吹明朝應爛熳後夜更離披林下送相憶樽前暗有期銜盃爵索思惟我與君知宋張詠詩書園吏申花開時子 後園花開紅萬枝太守遊紅不知看花小吏報花信太守茫然心忽悲顛上光陰皆過了昨日少年今老大見說花間舞蝶狂翻飛更著遊蜂知劉敞詩題新開花呈永叔 竹答賞春憐物華不將手觸新開花且留林下引狂蝶看舞東風傾綠醆邵堯夫詩小園花開 小隱園中百本花各隨紅紫發新芽東君已借詩情力不休公侯富貴家司馬溫公詩陝城桃李零落已盡硤石山中今方盛開馬上口占西望飛花千樹猶東來芳蕊一番新行人不惜泥金卷書日平尤蓟恁春馮時行詩二月將半雨過花盛開 一年青春日無曳二月小雨花滿開底事紙某愁思得可强不近酒盃來山青樹樹明於煩江遠村村側作壇老蘇興來須拌擻自吟詩句自相催 最憐半見或不見更惜欲開猶未開樹遠紙疑隨水去枝低還似傍人來不堪小蕊璘前苓可憂殘紅劬下墮着畫工夫春自去不須風雨惡相催陸放翁詩厭住愁城從醉鄉春風也肯到山房鴨頭綠漲池平岸猩血紅深杏出墻泱泪相遭心已懶修行無力夢猶狂更嗟著句多塵思慚愧溪藤似截肪 春晴暄甚花開略無餘矣賦以偶感 常年看花時慽苦風雨厄今年蜀異此遊人滿阡陌翻翻出臙脂往往醉還贖將桃杏空送孔雀無埒尋業尤可念不耐暖日炙無措我自奪其意亦自惜曾未爭可持春事欲掃迹安得覓花心堅須如鐵石吳晴詩留寄舍之與花崗分刁与碧句 洽岌西北似村家無

共尋春到日斜聞說春來花更好為憐無伴懶看花　君嬾無伴懶看花我向花時更憶家欲起芙蓉同一醉狀江好為送歸槎何潛小山雜著群花盛開詩　榮觀新移閬苑栽芳叢街畫錦花開誰知妙手參元化須刻青紅照玉杯　向陽花木易培栽略借春風已自開多謝青宮能長養一枝先壓紫霞杯俞良能詩好群花盛開戲成　小圃初乾晚雨雜花爭試新粧綵色似觀濯錦吹香始過河陽　三歲無諸國冀青春不是花時令日小園春半百般紅紫芳菲㙜唐他李頎中書舍人榮州刺五月始盛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寒食日見花開詩　寒食當年柳未黃今年花滿舊池塘如何春色今年早試對春風笑一場中州集逆元鼎花開人散詩花開人歌正消魂花語無情獨閉門看即春光留不住一聲啼鳩又黃昏閑花謝草滿芳洲春水無人自在流

落花

宋江少虞類苑夏文莊守白日遲遲倦將于一聲啼鳥一聲愁安州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莊亦異待命作落花詩莒公一聯曰漢皐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一聯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是歲詔下兄弟將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君須作狀元及第人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聞莒

公登庸以別紙賀曰所喜者昔年安陸已識台光蓋為是也苕溪漁隱余觀南史宋元帝妃徐氏無容質不見禮以帝眇一目知帝將至必為半面粧以俟此半面粧所從出也若回風舞無出處則對偶偏枯不為佳句殊不知乃出李賀詩云花臺欲暮春辭去落花起作回風舞前輩用事必有來處又精確如此誠可為法也洞冥記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唱回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老學庵筆記李後主落花詩云鶯狂應有限蝶舞已無多未幾亡國宋子京亦有落花詩云香隨蜂蜜盡紅入燕泥乾亦不久下世詩讖蓋有之矣寶臚閒評蘇東坡志林載蜀元獻云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能詩忽詠落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憑附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此事自戴在偈鼓錄中乃唐汝陽王璡嘗戴研光帽簪紅槿花一枝明皇受之令舞山香一曲曲終花皆不落此即李陶之子所用之事也不知何為錯謬如此然東坡作李公擇過高郵詩云汝陽真天人絹帽着紅槿其後又云曲終花不實是東坡自知汝陽王璡事已嘗用之矣且李陶之子既為物所憑附其說舞山香時花皆落去然其花自不落又記是西王母事東坡略不為辨之何邪　歐陽文忠公評王介甫詩云秋花不似春花落憑伏詩人子細看是固然也然秋花獨菊不落其他如木犀芙蓉之類蓋無不落者則秋花豈盡落邪續登懷錄王式仲隱居羊欣相訪武仲曰君子宜去吾不可啟關恐踏碎滿逕落花欣嗟賞久之而去　唐劉長卿集夏中崔中丞宅見海紅槿落一花獨開　何事一花殘閑庭百草闌綠滋經雨發紅艷隔林看覺日餘香在過時獨秀難共憐芳意晚秋露未須團杜工部集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江上人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疎籬影遭碧水潛勾引風妬紅花卻倒吹花困懶旁舟傍水光風力俱相怯赤憎輕薄遮人懷遮如于珍重分明不來折折乃是濕久飛遲半欲高縈沙惹草細於毛蜜蜂剗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百勞趙曰古樂府趙花句引蔓鶴曰公等有生憎柳絮曰於憐之句未憎猶生嘗皆方言也來曰本作不來接一作折鶴曰鶬鶊鵬伯勞也李君虞詩春晚賦得餘花落　留春春竟去春去花如此蝶舞遶應稀鳥驚飛詎已衰紅辭故萼繁綠扶雕葉自妥不勝愁庭風那更起白居易詩留春春不住春歸人寂寞厭風風不定風起花蕭索既與風前散重命花下酌勸君嘗綠醅教人

拾紅萼桃穠火淡淡梨堕雪漠漠獨有病眼花春風吹不落鋒昌黎集落花　已將分身著地飛那羞踐踏損光輝無端又被東風誤吹落西家不得歸李商隱詩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參差連曲陌迢遞送斜暉腸斷未忍掃眼穿仍欲稀芳心向春盡所得是沾衣杜牧之詩和嚴惲秀才落花　共惜流年留不得且環流水醉流杯無情紅豔年年盛不恨凋零卻恨開　高蟾詩一葉落時空下淚三春歸盡復何情無人共得東風語半日樽前計不成崔魯詩晚紅粧折露香新獨立空山冷漠春春意自知無主皆憑風香逐馬蹄塵王貞白靈溪集下地日侍堂侍郎御讌賦得落花詩何處是落花漂泥與繞沙春深上林苑日晚五侯家遍地難拂當風勢易斜無心媿蜂蝶來歲即榮華　又招湯落花詩　空樹落花時宮嬪泣暮輝盡皆承雨露爭不惜芳菲殘蕊猶黏草餘香尚惹衣無言嚮青鳥青鳥自銜飛李中詩落花　殘紅引動詩魔懷古牽情奈何半落銅臺月曉亂飄金谷風多悠悠旋逐流水片片輕粘短莎誰見長門深鎖黃昏細雨相和　年年三月暮無計惜殘紅酷恨西園雨生憎南陌風片隨流水遠色逐斷霞空悵望叢林下悠悠欲興窮李咸用詩拾得移時看重思造化功如何飄蕩景不似遇春風滿地餘香在繁枝一夜空移憑公子見先憶

墜樓紅李山甫詩落拓春風不藉春吹開吹謝兩何因當時曾見笑迎主
今日自為行路塵顏色却還天上女馨香留與世間人明年寒食重相見
零淚無端又滿巾韋莊詩一夜霏微露濕煙曉來和淚喪嬋娟不隨殘雪
埋芳草盡逐香風上舞筵西子去時遺笑靨謝娥行處落花鈿飄紅墮白
堪惆悵少別穠華又隔年李建勳詩愁見清明後紛紛盖地紅惜看難過
日自落不因風蝶散餘香在鶯啼半樹空堪悲一樽酒從此似西東　惜
花無計又花殘獨遶芳叢不忍看暖豔動隨鶯翅落冷香愁雜燕泥乾綠
珠倚檻魂初散巫峽歸雲夢又闌忍把一樽重命樂送春招客亦何歡僧
貫休詩蝶醉蜂癡一簇香繡衣紅帶墮殘芳因嗟好德人難得公子王孫
盡斷腸唐高僧詩一片又一片等閒苔面紅不能延數日開亦是春風公
子歌聲詩人眼界空遙思故山下粧兩兩三叢唐人絕句杏園花落時
招錢員外同醉　花園欲去去應遲正是風吹恨積時近西數樹猶堪醉
半落春風半在枝黃滔詩落花　落花辭高樹寂是愁人處一一旋平砌
成泥日暮有風雨不如砂上蓬根斷隨長風飄然與道俱無情任西東韓
偓香奩集厭花落詩　厭花落人寂寞果樹陰成燕翅齊西園映日閑高
閣後堂夾簾人不捲低頭悶把衣襟撚忽然事到心中來四肢嬌入茸茸

眠也曾同在華堂宴佯佯攏鬢偷回面半醉狂心忍不禁分明一任傍人
見書中說却平生事猶疑未滿情郎意錦囊封了又重開夜深窗外燒紅
紙紅紙千張言不盡至誠無語傳心印但得鴛衾枕臂眠也任時光都一
瞬宋潘閬逍遙集落花詩　花殘雨又風飄紛復飄紅不到三春盡都經
數夜空燒蠟仍教散逐水尚西東可惜多情蝶徘徊晚照中余靖武溪集
小園斜日照殘芳千里傷春意未忘金谷已空新步障馬嵬徒見舊香囊
鶯來似結啼聲怨蝶散應知夢雨狂青黃又成經歲別却歌團扇寄迴腸
孔平仲清江集嶺南冬末花照灼比至春初花已落乘閑攜酒到西園鳥
散蜂歸客寂寞江南此際春如何紅杏海棠開正多歸期不及東風日猶
得池塘看綠荷宋景文公集宋房州萼徒辭春素琴悲多不忍聞暮雨便
從巫峽散餘香猶上魏臺分魂銷南浦沈空綠望絕長門日易曛草被已
空挑織遍自今掩首更難尋　墜素翻紅各自傷青樓烟雨忍相忘將飛
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滄海客歸珠迸淚章臺人去骨遺香可能
無意傳雙蝶盡委芳心與蜜房　前溪夜雨錦張紅墜萼殘英繞暗叢已
與吹開復吹謝無情畢竟是春風宋元憲公集一夜東風拂苑牆歸來何
處剩淒涼漢皋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淚臉補痕勞獺髓舞臺收

彩黃鸝腸斷朝樂有休廢曲桃葉桃根盡可傷　再到小園見落花有感
兩餘春色太怱怱已有殘英滿地紅光落後開應定分一般遲日一般風
急雨前旬滯客筵群花何事亦翩翩風長日暖東君醉無限宮娃失翠
鈿韓魏公安陽集落花詩　妖豔憑誰主春光去不停離魂亂飛絮生意
逐浮萍錢莢偷餘態苔蕪襲舊馨年年芳信在慎勿數飄零　一夜殘芳
泣露痕曉來紅雨點蘭孫對人終有風流在幾片斜飛在酒樽　萬點送
春飛人悲來尺悲禪關無問理溪曲過關待細委車陽路風回洛水涵流
年來自去莘莫論空枝蔡端明集何事蒼苔數點紅曉來花片落春風可
憐春色無花盡今古此情無處窮張子野集花落春禽啼晚枝有時香帶
點人衣多情盡不如蝴蝶欲起還紅點地飛徐節孝先生集羅酒已半夜
重來慰幽花可惜遺風雨太半成泥沙移坐環其叢含香嚼其華五人摘
滿手歸來千萬題蘇東坡集仙衣不用剪刀裁次日劉貢父錫詩仙人衣裳
年年人未之間立春以前詠花應制詩今年春色好應為剪刀催國色初
酣卯酒來復曰書東京內殿書壯才上頗好詩謂梓修己曰今京邑詩誰
為首出修己曰李玉什詩天香夜來民國色朝酣酒得煬也僻則上曰頗
臺前後以一紫金盞酌閒玉什之詩見吳事出南部新書太守問花花有

語為君零落為君開序曰歐陽詩酒盡花殘見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
日才調集有無名氏絕句云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樽前把一盃盡日問
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　今歲東風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來次日
張祜詩今分日侍會人來對花無信花應恨直恐明年便不開邵堯夫詩
以酒戰花花饒酒更濃花能十日盡酒未百壺空尚喜裝衣袂猶堪墜
酒鍾多情唯粉蝶薄倖是遊蜂減却牆頭豔添為徑畔紅飄零深院宇點
綴靜簾櫳又恐隨流水仍憂嫁遠風水流猶委曲風遠便西東狼籍殘春
後離披晚照中亭臺雖有主軒騎斷無蹤納去擁妃子兵來圍石崇馬嵬
方戀戀金谷正匆匆曹植辭休切宋玉夢之終淚稱孫洛浦良說數巫峯
燕許寬還在鶯傳信莫通苔錢如何買柳線自能縫命薄心爭忍言妝計
遂窮興香銷骨難絕色死矣誰任從司天力饒於蓋世功奈何時既往到
了事難重開謝形相感興衰理一同天機之淺者未始免沖沖　滿園桃
李正離披更被狂風非意吹長是憂他初謝處却須思念未開時　奈何紅
豔易消歇不似青松少改移九十日春都去盡憐前安忍更攢眉　萬紫
千紅處處飛滿川桃李漫成蹊狂風猶自將暮舞對欲量人年歸水上
漂浮安有定程途狼籍更無依流鶯不用多言語到了一番春已歸徑詞

部集林開花自飛物理不應悲偶對飄殘地休論艶發時有情香水面無數點河湄蜂蝶合餘意徘徊繞舊枝張文潜宛丘集　投老愁怨向物華風前猶欲拾餘花更將夢逐殘紅去過入長安百萬家　飛隨風雨落隨流更有餘紅亦已休杳杳天涯春物盡可憐鶯蝶不知愁　晁景迂集　春來脉脉去輪囷滿地飛英妾玉塵荀令香殘端有意石家錦碎更堪珎　自成霄漢星前石腸斷驟駒掌上人我久飄零本憔悴爲君今日悵輪中　又花開未幾忽已盡落戲作　天涯花信誤心期狼藉殘紅只往時怪底小憐深不睡夜深惆悵夢周師馮縉雲先生集落花十絶　枝頭日日候韶妍自古聲中又滿平蕪過山前無思緒見人踏着便悽然　其二　着花着酒苦相留嗔雨嗔風畢竟休有態易揚元嫵媚無心點綴亦風流　其三　萬葉千紅錦一般春狀何處不芬芳誰教無賴狂風雨妝作平華入鬢霜　其四　老來看意惜殘千時世都堪急似弦歎向被春將一歲又隨風葉去翩翩　其五　惱殺殘枝倩人扶怪得珠簾倒酒壺半濕垂垂猶醉悄全輊冉冉上吟鬚　其六　半去還來繞薦叢半隨胡蝶便西東從交滿地無人掃快意甘心葬作風　其七　即看殘紅翻新妍忽作漫天也可憐隨雨隨風知有恨恨無人看買春錢　其八　幽棲何路滿蒼苔花擁柴扉午未開可是春風料理得時吹一片過窗來　其九　瘦節隨意步晴沙困卧江頭野老家桃李盈門春寂寂鶯鶯睡覺一床花　其十　朝來酌酒尚芳菲醉眠醒時已覺稀苦妬妖饒驚拂下鮮憐飄泊燕銜歸　胡銓澹庵集　未信花飛能減春花飛只惱有情人也知造物貫餘巧要作醉眠紅錦裀　陸游劍南續藁　山杏溪桃次第開狂風正用此時來來妨老子凭欄興滿地殘紅點綠苔　終年栽接待新春一日隨風委路塵愁殺主翁渠不管爭如只作看花人　來來白白不禁吹老來忘情作許悲瑞錦已殘猶有夢明霞初散可無詩　人應偷樣傳圖本天亦妝香付蜜脾榮悴相尋君看取曉來青子已團枝　桃李穠春事餘醺為之歟豈不欲周旋過日如掣電大風連三日吹盡無餘片留之豈有策佇立情脊脊空令腸九回竟欠語一轉流年付芳草樽酒狐勝錢嵩驀入碧雲巖影滿深院消搖綠陰間風流屬圃翁曹勛松隱集恭覩御製花落尤艶之句自古詩人未有形容及此者使落花俱與草木俱委可見天地大德之心小臣不量蕪顏仰賡宸韻春事匆匆綠漸環林花鋪綉曉煙中如何捲上黃金闕許作華裀舞鬭風韓淲詩　滿地春風舉不知漢單金谷任他吹落花回雪真何有飛時如雲點綴還　次韻昌甫斯遠落花行　風力作狂無所止花片搖空當未已

誰視深尋幾與比梅葉梨梢孕青子春紅正復可憐用三分前塵一分水相將柔朶着筐籠寒食北邙泣新鬼緊陰匝地入醉起來江南芳腸結綺處用留情來賦此夏衣飄飄欲輕體楊誠齋集落花　紅紫成泥泥作塵頗風不管惜花人落花辭樹雖無語別倩黃鸝告訴春　劉後村集　落花怨　昨日十分春今朝幾聚塵可憐傍輦者有愧墜樓人　輕薄防歌扇回旋戀舞衣不愁無地藥猶擬上天飛　趙公多美妓衛尉足名姝無計留紅拂傷心墜綠珠　滕叔允千載猶存蛺蝶圖狂風一夕起盡化作青蕪春去花開謝君王豈復知不知劉項際猶有莽虞姬　開遍千紅紫東皇力最多未明笑青卉無柰百花何　天女旣勤歡屢嫉傍惚空見童掃落葉蜂蝶抱枯叢　徐庚空浮艶何曾有一篇我朝惟二宋絶唱兩三點已費栽培力又爲膏沐容花神渾忘却將謂屬東風　謝女吟邊絮英臺去日永不應零落盡化作蝶兒飛胡仲弓葦航漫藁落花詩　紅紫穠時雨未晴每將春事嘆浮生誰憐綉地愁如織我欲笺天訴不平半點蒼苔猶有迹一分流水去無情東君更作風光主蝶粉蜂黃莫浪爭吳克恭詩落花日日春江淨花外沙邊愁客心接葉陰晴崖窔底滿林風雨燕泥深偶經髙閣留青瑣纔到長門隔上林不是相看好顏色人生何異託浮泥何應龍詩南浦雲歸春亦歸綠楊枝上鳥空啼落花滿地無人管一半和香作燕泥漫遊集落花怨　落花肆迴風含情向誰訴只道逢春開不道隨春落愁隨錦浪翻恥共浮萍泊趙君鼎詩花飛便覺春容減一陣狂風滿地紅可惜餘芳留不得夜深人靜月朦朧儀真志落花詩　落花隨雨聚堦傍灑破春江錦一張寄與東君休悵恨明朝氣得燕泥香　雨積香庭淺綠風送綠樹殘花何毋覩曾剪綵瑤池猶泛紅霞僧文珦詩昨日名園錦萬叢一宵風雨樹頭空浮華往往皆如此誰解看花似夢中李俊民鶴鳴集府西門外有汾水退灘南北二十餘里皆樹桃因賦落花詩爲春風桃葉復桃根相妬封姨似少恩無限亂紅隨水去人間何處覔仙源嚴肅詩落花　片片落花飛隨風去不歸如何臨欲別不得傍君衣吳自明詩莫結蕩子心恩情信難保楊花縱可憂柰是浮萍草廖行之詩春深處處有花妍已覺春工與浩然從曉憑欄枝上看繽紛飄得舞容翻花枝春老不禁寒一夕狂風到畫欄飛盡繁紅妝皆徑明朝猶作錦茵看芳心都付蜜紛披薄恨狂蜂有底知紅雨一番春事歲綠陰誰把酒杯侍許棐詩落花傳語五更風語何苦甚幾日紅把似匆匆又飛去不消藏染費春工王炎雙溪集小園數樹迎花開零落無聲覆綠苔伏恨五更風

雨急明年春色自歸來詩海繪章宋楊元素落花詩　夜來經雨學啼粧今日摧紅恐夕陽已落旋隨春水急爭留還怯晚風狂應將別恨憑鶯說更把歸期倩蝶忙誰謂多情消不得夢魂猶惜滿闌香　宋賀寧落花詩蝶醉蜂狂香正濃晚來堦下墜殘紅閑時費盡陽和力落處難禁一陣風　宋馮時行正月二十日上山庄二月晦日歸花已無矣　山嶮屹立障屏山上無花不見春下山花落空惆悵嫣香空向芳草尋芳草凄凄愁更生老大惜春如惜血不曾見花春又別劉宗獅詩賦落花以宋元憲金谷樓危到地香得香字　英華本天性猶謝任年光自是春風次第因夜雨傷低迴飄綺席荏苒度雕墻翠霧當總合紅雲匝地香粘泥登燕壘添蜜入蜂房剪綵誇西苑成粧詫壽陽甬哀番基曲遲遠誤漁郎但使靈根在重看錦樹芳釋明本中峰集紛紛紅雨暗長門翡翠枝頭草綠痕桃李春風蝴蝶夢關山明月杜鵑魂王關烟冷空千樹金谷香消謾一尊狼藉滿庭君莫掃欲留春色到黃昏元張養浩詩彼落者花閱歲月之易失也

彼落者花言委于草風以起之色尚鮮好昨焉芬馥今者衰橘于不我腸其柔兹擾　彼落者花言循其塗風以起之色尚不渝昨焉驚嫵今者凰徂方陽大許俄靈兢如子不我欺其柔此虞　彼落者花言被于道風

以起之色尚妍妙昨顏渥丹今首華皓方祝壽康俄病之告子不我然其柔兹暴　令人古人悉塵悉土況諸物華其得恒撫于弗日娱歲不我與

彼落者花四章一章八句二章二十句一章六句耶律鑄雙溪醉隱集不堪三月尾風雨又相和片片樹頭少紛紛地上多　瘦綠凝肥恐影濃一簾紅雪障晴空驚湍飛去無消息吹折春心不是風馬虛中霞外集芳花覽白日脉脉如凝愁朝承清露滋莫逐長河流含和憶兒時轉眼成白頭欲見西王母披心訴其由鶴從九天來聲落江湖秋濁骨如朽鐵安得從之遊張子淵集蛛網落花詩　紫紅消晴風欄猶自成聚欵綃泥紅淚冰蚕貫香雨逝將流水心縈此愁幾縷日莫燕支寒春深閑杜宇張獻武王詩落花　流水無情來洞口狂風何意戀枝頭惜花人在東風外更比鶯兒燕子愁　莫為春歸怨子規百花開盡是飛時爭來只是東君罪不合當時着力吹　隱顯翁盤谷遊山詩山香一曲遏雲行金谷樓危感客情春過野塘流水遠夕陽猶帶子規聲王景初蘭軒集萬點紅飛搬已難捲簾空作斷腸看綠窗人靜苔留在紫陌塵香馬踏殘長樂夢回風力惡武陵春盡水聲寒燕泥蜂蜜飄零外獨賦招魂倚畫欄梁潛吉詩萬狀繁華若易過歡情會定根消磨狂風驟雨催人老流水芳塵柰爾何路迷乍迷懷

舊夢酒闌緩舞聽雛歌青青不及王孫草腸斷天涯思轉多陳深源詩碎羅零綺亂翩翩何事春心起莫闌杜牧風流傷綠暗瓊奴飄泊怨香寒有時打袖愁魂舞盡日憑闌恥次看寂寞帶愁流處遠却同征棹泊江干未忘有所蓄故也　魯山詩脆紅嫩綠開新妍雨妬風欺似去年誰與佳人憐薄命馬嵬坡上紫茸堤陳樵詩紅如肌血薄如鱗李下桃根五色痕拂地暫隨風絮轉繞亭不似雪花深入亡宮玉石猶在煙畫黃金鑄尚存滿地丹鉛汚草綠何時凝綠遍丘林雲叢文叢似向春風怨別離紛紛紅雨泣燕脂亂飄環絕歸娃笑粧惹餘香入篤泥愁斷漢皋掎瑶處夢迴金谷墜樓時可憐芳草池塘暮更帶殘陽點綠蔭　枝頭春色已無多雨外狂風可柰何但惜餘芳浮碧草滄浪何處泛晴波　幽姿爭見流塵埃零落殘紅點綠苔燕子莫銜春色去餘香從帶晚風回　雨餘春色半成空落日猶疑醉頰紅遣恨不隨流水去謾縈飛絮舞回風　劉靜脩詩光景花中自一天精神楚楚照芳庭朝開暮落君休笑還似人間幾百年陳節齋詩蘭麝香消委庭宮紛紛漠漠夕陽中長門夢斷金閨月南國歌殘玉樹風流水池塘春色去綠陰庭院綠雲空西園半醉休回首煙草凄凄雨正紅舒岳祥閬風卷讀方元善落花詩有感　為渠銷瘦為渠愁試却風流剩

却羞得雨如[illegible]皆玉井隨風似墮[illegible]尚湖[illegible]誰留此詩吟羅雖消得八十前[illegible]與吟詩絕憐新綠光如沃何必繁英尚在枝吳禮部[illegible]花花作團美人脉脉凭闌干倦投紅箋逐舞鳳故參軍袖繁欲篤去年送別城南道城南飛花委芳草闌河萬里八木歸風雨一番春又老抱愁無語還深閨拂致攬袖香依依綠陰鎖窗蝶影斷空枝帶月鵑聲悲青衣不復回遊子不願期美人掩淚長相思恨身不似花能飛花飛終恨沾墨泥安得與花飛去陽關西藍性之集落花怨　春風開花花滿枝春雨落花花作泥飄紅墮白不辭惜裁青剪翠空如洗莫嫌花飛春去早第恐春歸人易老狂蝶無心戀故枝遊蜂有意穿芳草江上行人去不歸閨中少婦淚沾衣春愁縈人無遠近燕子不來花落盡宋張宗瑞詞花自落謁金門

春寂寞簾底蕙鐘煙薄聽盡歸鴻書怎託相思天一角　象筆鸞牋閒却秀句與誰商略睡起愁懷何處著無風花自落　浩然齋雅談楊剛菴賦落花詞八六子　恐殘紅夜來無賴雨催春去匆匆但暗水新流芳恨蝶悽蜂慘千林嫩綠迷空那知國色今逢柔豔華清快倦輕盈浴涌臨風細認得凝嬌弄粧日扮露蟬鬢翠藥金團玉成叢幾許愁隨笑解一聲歌轉

春融眼傺朧先闌半醒醉中

國朝僧妙聲東臯錄落花　朝見紅白花莫見青蒀樹不悲花落總成泥但惜人生不如故　孫蕡　公子江南客再拜東皇留不得九州塵土浩茫茫付與楊花作春色東溪楚老自忘機坐對落花吟夕暉猶聞桑上黃鸝語不信東家胡蝶飛

花神

續仙傳潤州鶴林寺有杜鵑花寺僧相傳云正元中外國僧自天台鉢中以藥養其木來植此寺人或見女子紅裳佳麗遊於花下俗傳花神東坡詩云鶴林神女無消息

花精

博異記崔玄微遇數美人李氏陶氏又緋衣小女曰石醋醋又報封家十八姨來醋曰諸女伴皆住花中每被惡風所撓常求十八姨相庇處士每歲但與作一朱旛畫日月五星於其東立旛東風刮地折木飛花而苑中花不動玄微方悟衆花之精封家姨乃風神也石醋石榴花也

花子

唐王建集題花子贈渭州陳判官　臉如雲母粒如粉艶勝香黃薄勝蟬點綠斜篙新葉嫩添紅石竹晚花鮮鴛鴦比翼人初帖蛱蝶重飛樣未傳況復蕭郎有情思可憐春日鏡臺前　唐韓維南陽集南堂席上賦得花樹子詩　春風日暮急薄寒生小花摩英不我遺並生愁幽憂歎來引腸的抉甚鏡水建才非孔文舉坐恒客常滿

花栽

唐元稹詩花栽二首　買得山花一兩栽離鄉別土易摧隤欲知北客居南意看取南花北地來　南花北地種應難且向舡中盡日看縱使將來眼前死猶勝抛却在空闌

花鬚

宋史浩詩花鬚　花有千跗萼叢鬚何啻中怒張擘曉日笑剪寄春風料卷香絲亂龍撚賦粉叢露密尤的皪嗑玉在髮朶

花品

事類全書六一居士花品序略予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予時不暇讀之然予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其名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中洲集金党懷英花品詩　翠裾裂積破黃蕊新樣丁香結玉蕤最愛東風木芍藥淺紅深紫兩相宜

花名

宋曹彥約昌谷集次知縣韻花名詩　天不長春又入冬可能含笑拒霜風凌霄氣宇隨時見茉莉生涯到處窮但可憐花成後約莫將萱草掩前功人生且進薔薇露滴滴金錢總是空

花障

宋姚中一詩　綠水環黃白外紅一屏香錦立春風天貢步障豪難敵借與王家賽石崇

花牀

宋曾慥類說牡丹將開不可多灌土寒則開遲芳花欲急急則花牀無傷

花檻

開元天寶遺事唐楊國忠以花木植檻中下設輪腳挽以綵絙所至之處牽檻自隨號移春檻　紀纂淵海唐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欄檻置惜春御史掌之號曰括香

花裀

開元天寶遺事唐學士許慎選與親友宴花圃中聚花鋪坐曰吾自有花裀何須坐具

花妖

開元天寶遺事初有木芍藥植於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內香艷各異帝謂左右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訝也

護花金鈴

開元天寶遺事唐太宗朝寧王花時綴金鈴於花下掣之以驚鳥謂之護花金鈴

龍口飄花

金鑾密記翰林有龍口渠通內苑大雨之後必飄諸花蕊經由而出有百種香色名不可盡春月尤妙

寒食無花

元郝經詩丁卯新館寒食無花　折殘魏紫截姚黃盡河陽與洛陽到向江頭見春色幾年孤館對空墻　四圍擊折鎖重扉春去春來總不知腸斷東城中酒後春衫走馬拂花枝　八年寒食總無家三月清明不見花坐對斜陽看薺菜墻陰擾上負萬羊陽和渾不到空齋深院無人長綠苔鳥𤙴鹽門皆關鎖少分春色入門來

林樹不花

金樓子興王篇成湯時聘伊尹任以國政林樹久不花一旦生如鳳翼

解語花

開元天寶遺事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歎羨久之帝指貴妃示於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醒酒花

開元天寶遺事醒酒花　明皇與妃子幸華清宮因宿酒初醒凭妃子肩同看木芍藥上親折一枝與妃子遞嗅其艷帝曰不惟萱草忘憂此花香艷尤能醒酒

助嬌花

開元天寶遺事御苑新有千葉桃花帝親折一枝插於妃子寶冠上曰此箇花尤能助嬌態也

銷恨花

開元天寶遺事明皇於禁苑中初有千葉桃盛開帝與貴妃日逐宴於樹下帝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　互見桃字韻

洗手花

吳自牧夢粱錄七月十五日乃值中元赦罪之辰杭州人以雞冠花供養祖先者謂之洗手花

金城夫人折花

三槐王氏雜錄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頭定下花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射而殺夫人

幼女詠花

玉堂閒話李季蘭有

才名五六歲父抱于庭作薔薇詩末句云經時未架却心緒亂縱横父恚曰此女將來當有文章然必為失行婦人竟如其言

妓女

詠花

春渚紀聞登氏女建安人十歲能詩詠野花云多情樵牧頻簪髻無主鶯蜂任宿房識者知其不保貞素後流落而終齊東野語天台嚴蕊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見紅白桃花即成如夢令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人在武陵微醉

老圃業花

沈明遠寓簡予官維揚最愛縱觀芍藥真一時勝賞蕃釐觀之側有老圃業花數世矣一日以花來獻予售以斗酒因問之曰人知賞花耳吾欲知芍藥之根所以赤白有異種耶曰非也花過之後每旦逆明而起斸土取根洗濯而後暴之時也遇天晴日色猛然於暮中邊皆燥斷而視之雪如也儻遇陰雲表裏滋潤信宿然後乾色正赤無疑矣蓋得至陽之氣則色白而善補醫家取之以生血而止痛其或傷氣不全者則色赤而善瀉功用不倖自然之理也醫家未有能知此者又云洗花如洗竹非用水也芟取其病根螻蟻蚯蚓蒔食之餘耳其言甚有理又云吾自高曾世傳種花但栽培及時無它奇巧蓋以不傷其性自得天真故根撥耐久近

世戚寄而反古與方奇然吾為衣食所迫不能免俗乃用工力知巧剪剔移徙雜以肥沃藥物注灌花始變焉畸特態十有七八異於常品矣然不能久遠經數歲輒瘦悴幾朽腐而花力盡矣蓋先世之所能者天也吾之所能者人也人竟能勝天者耶故吾視花有愁色也此言又似知道者

洛俗好花

宋歐陽公集牡丹記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初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為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為市井張幄帟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陂堤張家園棠　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落乃罷

吳俗好花

吳中舊事吳俗好花與洛中不異其地土亦宜花古稱長洲茂苑以花目之蓋有由矣吳中花木不可殫述而獨牡丹芍藥為好尚之最而牡丹尤貴重焉舊寓居諸王皆種花往往零替花亦如之盛者惟藍叔成提刑家最好事有花三千株號萬花堂嘗移得洛中名品數種如玉盆白景雲紅瑞雲紅勝雲紅間金之類多以游宦不能愛護輒死今惟勝雲紅在其次林得之知府家有花千株胡長文給事成居仁太尉吳謙之侍制家種花亦不下林氏史志道發運家亦有五百株如畢推官希文韋承務俊心之屬多則數百株少亦不下一二百株習以成風矣至較雨為花開之候置酒招賓就壇多以小青蓋或青幕覆之以障風日父老猶能言者不聞觀賞謂之看花局今之風俗雖不如舊然大槩賞花則為賓客之集矣

干大持花

江淮異人錄干大居洪州西山中四時常持花不欲近人嘗至應聖宮以花置道像前道士為設茶置之食案須臾退干乃取飲飲訖置茶盞於案長揖而去人或揖之亦復相揖但不與人語耳

飲酒傳花

石林老人避暑錄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為淮南第一堂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若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朵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余紹聖初始第嘗以六七月之間館於此堂者幾月是歲大暑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蘇子瞻詩所謂稚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猶能道公時事甚詳迨來幾四十年念之猶在目今余小池植蓮雖不多來歲花開當與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

挼花浸酒

紀纂淵海楊恂遇花時就花下取蘂粘綴于婦人衣上兼挼花浸酒以快一時之意

晨吸

花露

開元天寶遺事貴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熱嘗凌晨獨遊後苑傍花樹以手攀枝口吸花露藉其露液潤於肺也

翫

花遭祟

夷堅志臨安豐樂橋側開機坊周五家有女頗美姿容嘗聞市外賣花聲出戶視之花鮮妍豔麗非常時所見者乃多與直悉買之遍插于房攏間往來諦翫目不暫釋自是若有所迷晝眠則終日不寤夜坐則達旦忘寢每到晚必洗粧再飾更夜一新中夜呢呢如與人語父母以為憂容邀行法者至女略不動色殊無懼意有驚疑人羽三者居候潮門外周邂逅相遇羽問之曰或言君家有祟不可治信乎周曰然吾甚苦之無以禦也因具告其故羽曰此猶易也明日當來為行法至期周備酒殽香燭延欵羽布氣步罡少時女已振恐羽運法朗祈其首女不覺而入房熟睡數刻起神宇豁然問其向者所見女曰纔黃昏後一少年狀貌奇偉著紫衣乘馬而來兩驂蟬其前笙簫隨後凡飲食所須應聲即辦謳吟笑語與人不殊今絕矣經數旬女感疾君姙娠者復召羽書符使吞之自是一切復常

非時開花

西漢書高后紀元年秋桃李花　五行志惠帝二年冬雷桃李花棗實之罰也惠帝紀五年冬十月桃李花魏書無徵之恒燠劉向班固以冬亡冰及

霜不殺草之應京房易傳曰夏暑殺人冬則物華實世祖真君五年八月華林園諸果盡花。孝文帝承明元年九月幽州民齊淵家杜樹結實既成一朝盡落花葉復生七日之中蔚如春狀　孝文帝延興五年八月中山桃李花　宣武帝延昌四年閏十月辛亥京師柰樹花　宣武帝景明四年十一月齊州東清河郡桃李花舊唐書五行志元和十一年十二月雷桃李俱花瀟湘録長安禁苑一大樹雪中獨花葉盛及凋結實光明如火焰數日花紅蛺蝶飛去明年高祖自唐國入長安元史順帝紀至正十四年八月奠寧路榆次縣桃李花　十七年十一月汾州桃李花　五行志順帝至正八年九月奉元路桃杏花十五年十一月汾州介休縣桃杏花十七年十一月汾州桃杏花

枯楊生花

易大過九五枯楊生花老婦得其士夫無咎無譽程傳曰枯楊上生華秀雖有所發無益於枯也洋文遺非

枯木能花

關尹子七釜篇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水死尸能行枯木能花頌古聯珠珠山因靈泉問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這邊是那邊句師曰亦是這邊句曰如何是那邊句師曰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栖無影林丹霞淳消海無風波浪平烟收水色虛含月寒光一帶望何窮

雖辨箇中龍退骨

古木生花

宋史五行志淳熙中興化軍仙遊縣九坐山古木生花吳如蘭

栢柱生花

南齊書四年巴州城西古獲腳栢柱數百年忽生花

井甃生花

北史李景傳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朔州總管楊義臣援兵至合擊大破之先是府內井中甃上生花如蓮

甑上生花

太平廣記滕景真在廣州七層寺永徽中宿職歸家婢炊釜中忽有聲如雷米上芃芃隆起勝就視甑上生花數十漸長似蓮花色赤如金俄頃萎滅旬日景真卒

儀仗生花

宋書五行志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花狀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而為變也干寶曰鈴閣尊貴者之儀鈴下主威儀之官今狂花生於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終以逆命沒又加戮是其應也一說此花孽也於周易為枯楊生華桓玄始篡龍旂竿折玄田獵出入不絕昏夜飲食恣奢土木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也夫旂所以擬三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在位八十日而敗

桃符開花

古今事通趙氏縣紫微觀桃符上開花一枝元

道山以為此亦當卻一春邪

弊帚開花

山居新話至正十一年夏余于松江普照寺僧房見一弊帚開花僧云此帚已七八年矣今似此者甚多特以為常

磨肘開花

山居新話至正十一年夏有嘉興路儒學閘人陶門者其家磨上木肘忽發青條開白花時應才為學正陶持以示其家人云

柳椿開花

山居新話至正十一年夏有吳江州分湖陸孟德言其隣鐵匠龐氏者其家一柳椿坐鐵砧十餘年今歲忽發長條數莖如筆第開花時以為常

殿柱生花

南史梁武陵王紀傳初紀將僭號妖怪不一內寢柏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靃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杖花非佳事也

擣頭變花

雲仙散録姑臧前後記曰趙倫妻死遺雪竹擣頭於階下不數日化為楊梅花朵如撒時人異之

盆水變花

睽車志沈家老侍士初為太學生晨起盥頮已盆水尚溫忽變牡丹花狀枝葉扶疎藥萼細飛宛然如畫次年同舍登科者十餘人

蟬化為花

程子遺書或問不易丘化書云中有蟬化為花蚯蚓化為百合如石蟹石燕石人之類有之

花變為人

江湖紀聞至元丁丑饒州趙某鬻鏡器於隆興趙有兄於乙亥年遭兵死矣忽遇於市邀歸所寓誡慎勿言出蓮花一朶遺之曰到家有二十人為群索花可以與之不則勿與將到家果有一群人索花趙計人數但十九人欲勿與堅索之趙遂取花擲之地上花忽變成一人湊成二十人相與笑語而去

夢食藤花

盧子逸史明皇微時至洛陽令崔日知崔設饌未熟明皇因寢庭前一架藤花初開日知見巨蛇食藤花遶迴不見明皇覺曰飢甚夢中食藤花甚飽日知乃知他日啓聖之兆

得食如花

太平廣記梁武帝遣莊子春入龍宮取珠子春在龍宮得食如花如飴食之香美齎食至京師傳人間風日乃堅如石不可咀嚼

花師

宋曾慥類說米單父字仲孺能種藝術牡丹變易千種上皇居至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內人呼為花師

花姑

曾慥類說魏夫人有弟子善種花謂之花姑

司花女

南部煙花録隋煬帝時宮女有袁保兒者頗色端麗然頗有憨態海中長洲進花一枝香氣異常着人衣袂經月不滅大花年餘不萎謝顏色如新帝每御輦使袁保兒持此花以侍號曰司花女一日在便殿命虞世

南草詔保兒定日視世南帝曰女不識比人耶於是使世南嘲之世南嘲之應制為一絕以進曰學畫蛾兒半未成垂肩嚲袖太憨生緣悲卻得君王寵長把花枝傍輦行帝大悅宋楊誠齋集載作司花謠呈虞進卿大監郎中靈君腸客滕王家鬟頭仙人作司花仙人一笑春風起閬盡仙源萬桃李李花冶白桃倡紅坐客桃霞李雪中仙人半酣舞造化風吹雨打千花空嫣香於色付一掃病餘殘英又嫌老落花已對春風羞新花也對春風愁姚黃魏紫世無種且據眼前桃李休

花中十友

錦繡萬花谷曾端伯十友詞笑今曰取友於十花芳友者蘭也淸友者梅也奇友者蠟梅也殊友者瑞香也淨友者蓮也禪友者薝蔔也佳友者菊也仙友者岩桂也名友者海棠也韻友者酴醾也仍有玉友來奉嘉賓謂酒也宋孫覿鴻慶居士集花中十友詩 午枕驚回一夢餘閑拈枝上聽催鮎已招十客花為友更覓千頭橘作奴

六郎似蓮花

新唐書楊再思傳張昌宗以姿貌倖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正謂蓮花似六郎耳其巧諛無恥類如此

美丈夫比花

墨客揮犀前輩作詩有以美丈夫比花如山谷作酴醾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

烟

美女比花

宋曾慥類說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花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淵材作海棠詩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以花喻人

經鉏堂雜志一歲栽培花開不過十日又有風雨摧折之變譬之人生勞苦一世其如意時不過數年耳

貴賤如花

謝應芳辯惑編齊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元宋本詩人生如樹華同落不同發南枝通春溫北枝瑣冰骨三十年後風一樣空梢月寄謝竟陵客轉語更超越

剪綵為花

事物紀原實錄曰晉惠帝令宮人插五色通草漢王符潛天論已譏花綵之費晉新野君傳家以剪花為業染絹為芙蓉捻蠟為菱藕剪梅若生之事按此則是花朵起於漢剪綵起於晉矣歲時記則云今新花謝靈運所制疑綵花也唐中宗景龍中立春日出剪綵花又四年正月八日立春令侍臣迎春內出綵花人賜一枝董勛問禮曰人日造花勝相遺不言立春則立春之賜花自唐中宗始也資治通鑑隋煬帝紀大業元年築西苑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蓬萊方丈瀛洲諸山北有龍鱗渠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華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馬純陶朱新錄臨安府賣花張三待詔紹興癸亥因病不起以夢告其妻曰我以平生賣花欺罔甚多得罪陰府罰萬家作羊其夜叅政萬俟卨夫人夢一人入宅來夢中想問曰何人人曰賣花張三待詔罰來宅上作羊既覺遣訪諸牧人云昨夕羊欄中生一羊羔因令使臣詢市政尋問張氏既覆參驗一同高命以羔付其家歲時雜詠唐李嶠侍宴別殿出綵花應制詩 早聞年已至剪綵學芳辰綴綠奇能似裁紅巧逼真花從簾裏發葉向手中春不與韶光競何名天上人 唐劉憲詩上林宮館披春心獨早知剪花疑始發刲鶯似新窺色濃輕雪點香淺嫩花吹此日叨陪侍恩榮懲數枝 雍裕之詩欲聽桃李色自呈刀尺功蝶猶迷剪翠人豈辨裁紅玉臺後詠立春詠剪花應制 金閣裝仙杏瓊筵弄綺梅人間都未識天上忽先

開蝶繞香絲住蜂憐艷粉迴今年春色早應為剪刀催唐劉孝威詩剪綵花 葉舒非銜大花發是家開無人論詩似蜂見也爭來 淺深依樹色舒卷聽人裁假令春色度經住手中開宋韋驤詩剪綵梅花 根如芝草不因栽葉似春雲容易開應有覩粧偷艷去且無狂蝶為香來 睽勸玉盞頻飛衆瀰能金刀巧剪裁欄賞更於何處好嬌光雪色在瑤臺梅聖俞詩擬宋之問春日剪綵花應制 上林花未有中禁綵先成葉逐剪刀出蘂從粧粉生紅繁內人手香染侍臣纓不是將春競天心重發榮瑤祠部詩亭景初許借剪綵花數軸一觀累日不至戲成二絕督之 畫蜂蛺蝶日徘徊只欠生香去後來應是春風隨玉指剪刀行處一花開 剪綵茸茸細逼真秋風堂上數枝春為偷造化防天覺卻擬深藏不借人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何元淨以詩索花次韻詩尾致剪花之約 城南有客身倦遊飯無脫粟衣無長短墻雨濕花木晚窮巷草深籬落秋 心常自許王川筆人言恐是原憲流千奴安得封君禄偶有一花聊可目 綵緣作架恐來蝦春到聽花飛上屋街門無酒客不知寒谷少春花更遲東家穠艷雪滿眼西家着畫枝空壹懸想未足供一笑慙愧煩君作好詩譴遣春風吹急雨枝頭會見花無數夜窗月白得暗香曉枕風微戰輕素已辦并州快剪刀

為剪芳條送春去君當釀酒貫肥羔莫倚忽忽凍草具　後數日以詩償
剪綵之約　春風吹雲不成雨暖日將春到花塢知君不羨鶴林神但將
詩作催花鼓鑿風虐雨一掃空國艷天香為君吐金刀盟在不敢寒急走
送君花滿盤何郎要將湯餅試不攺枝頭朝露乾擲雖有酒莫談把客未
可人誰共看想當風暖月更白流蘇帳掛香團欒應笑老翁門寂寂咫尺
誰來草玄宅暗香和月與誰同芳條委地無人摘春與幽姿似少情雨打
風翻浸依稀綠窗談藪詠剪花詞念奴嬌　曉來雨過見三點兩點催花
鬧卻滿目園林如錦繡低亞欄干西角魏紫風流姚黃妖艷挽李皆凡俗
金刀剪下燕鶯寵妬驚悍　推稱似玉人人淡粧纔罷粉襯胭脂薄蟬翼
輕籠雲鬢巧斜揷一枝紅萼蹙損足揚妃醉況西子嬌困鉛華落多情風蝶
晚來猶更隨着

籠花

舊唐書珍王誠溥德宗時縣主出降所司度用一人籠花計錢七十萬帝曰籠花首飾婚禮不可缺然用費大廣郎無謂也宜損之又損之及三萬而止

靣花

酉陽雜俎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點跡大曆已前士大夫妻名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山居備用凡造薔薇面花子用甘松零陵香檀香各一兩藿香葉半兩丁香一兩白芷香墨菌香各一分右件為細末入黃丹少許以熟蜜和拌捺稠得均隨意脫之腦磨為衣與其香者無異

女墜髻花

夷堅志弋陽陳秀才與其友以元夕觀燈於市有人家女子年十三四歲坐僕肩右墜髻花一枝正落陳巾上陳甚喜攜歸示妻妻疑其游倡館所得奪而擲于地陳遜其友證所以妻愀然不樂曰果若汝言當是異時兆祥我死不久矣後數月竟卒陳鰥居十年始別娶復因燈夕游觀歎舉前事蓋墜花者也

水晶花

宋史列傳吳越國王錢俶貢銀假果水晶花凡千數價直鉅萬

滴粉縷金花

鐵圍山叢談宋朝燕集宴花有三品絹帛花羅帛花至用滴粉縷金花極其珍襮矣

寶鈿花

安祿山事迹天長節祿山進玉石功德及幡花香爐優詔獲美賜祿山寶鈿花

花庵

司馬溫公集花庵詩寄邵堯夫時住西京留臺廨舍東於間小園無車馬乃攢木揷竹多種酴醿賈榴及牽牛扁豆諸蔓延之物使蒙冪其上如屋宇之狀以為游息之所目曰花庵　洛陽四時常有花莉憐靜芟秋更好誰能相與共此樂坐對年華不知老　自然天物勝人為萬葉無風綠四垂猶恨寄神未離俗何衣薰帶始相宜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八百三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八百四十　十六麻

花

六出花 宋曾慥類説宋江夏王義恭正旦以衣承雪作六出花進以爲瑞温革瑣碎録草木花皆五出惟梔子雪花六出桃杏雙仁殺人者其花本五出六出必雙仁 唐摭言李璵鎮揚州請章孝標賦春雪詩命札於臺盤上孝標唯然索筆一揮云六出花飛處處飄粘窗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

禁中雪花 武林舊事禁中賞雪多御明遠樓且作雪花雪燈雪山之類以供賞説詳雪字

颭雪浮花 宋李曾伯可齋集謝賜香茶表正當下土之滌焱忽辱上方之賜賚爐烟霏瑞颭雪浮花

冬霜凝花 百川學海致政王侍郎子融言天聖中歸其鄉里青州時脉給事涉爲守歲冬凛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其家尚餘數幅

冰花 江寧縣志釋法融於牛頭山北巖下講法華經于時十一月素雪滿階於凝冰内獲花二莖狀如芙蓉燦同金色經七日忽然失之 酉陽雜俎開成末河陽黃魚池冰作花如纈

瓦盆冰花 春渚紀聞宣義郎萬廷之錢塘南新人劉輝榜中乙科釋褐性素剛不能屈曲州縣中年拂衣而歸徙居餘杭行視苕雲陂澤可爲田者即市之遇歲連旱田圍大成歲收租入數盈萬斛常語人曰吾以萬爲氏至此足矣即營建大第爲終焉之計歲蓄一瓦盆盂初赴銓時過都下銅禁嚴甚因以十錢市之以代沃盥之用時當凝寒注湯頮面既覆盆出水而有餘水留盆凝結成冰視之桃花一枝也衆人觀異之以爲偶然明日用之則又成並頭牡丹一枝次日又成寒林滿盆水村竹屋斷鴻翹鷺宛如圖畫遠近景者自後以白金爲護十襲而藏遇凝寒時即預約客俟宴以賞之未嘗有一同者前後不能盡記余與賞集數矣最詭異者上皇登極而致仕官例遷一秩萬遷宣德郎誥下之日適其始生之晨親客畢集是日後大寒設盆當席既凝水成象則一山石上坐一老人龜鶴在側如所畫壽星之像觀者莫不咨嗟讚異以爲器出於陶成於凡火初非五行精氣所鍾而變異若此竟莫有能言其理者然萬氏自得盆之後理貲斂給其剝下益甚後有誘其子結婚副車王晉卿家費用錢二萬緡而娶其孫女奉補三班借職延之死三班亦既入鬼録餘貲爲王氏席卷而歸二子日就淪皆今至寄食於人衆始悟萬氏之富知冰花在玩非堅久之祥也後歸蔡京家云 筆談昔有水花事今亦間見之濟南呂援彥能居秀州西門之内淳熙初除知和州未上其廳側元真庵數百爲雪所壓迨雪消冰凘皆成樓觀欄檻車馬人物並帶芙蓉重臺牡丹長春萱草萬歲藤之類花葉妙巧經日不融彥能令其子述鄉施墨搨印十餘本以爲傳玩見夷堅志

雨金銀花 資治通鑑隋高祖紀仁壽二年八月甲子皇后獨孤氏崩著作郎王劭上言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宫内再雨金銀花

幻術種花 事物紀原今京城有生花種植以戲者按前漢張騫傳漢遣趙破奴等破車師大宛以犂靬眩人獻于朝顏師古注云眩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種瓜植樹屠人截馬之術是也本自西域來由是言之種瓜植樹即生花之事也蓋自漢武時大宛所獻眩人始云

聚土開碧花 漁隱叢話執花雖貴云退之有示姪孫湘詩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予按酉陽雜俎言韓愈侍郎有疎從子姪自

江淮來年少狂率韓責之拜謝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黃紫赤惟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掘窠覆紫礦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校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每朶有一聯詩字色分明乃韓出關時詩一韻曰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韓大驚異後辭歸江淮竟不願仕成式所載如此及觀劉斧青瑣亦紀此事云湘落魄不羈公勉之令學書作詩獻有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戲之曰汝能奪造化之工以開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曰花已發矣擧盆乃碧花二朶細視之花葉間有金字乃詩一聯公未曉詩意湘曰事久方驗公後以言佛骨貶潮陽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曰公憶向花上之句乎詢地名即藍關也公嗟嘆久之命筆續成全篇二說不同如雜俎之言則花上一聯乃韓公舊句如青瑣之言則花上一聯本非韓公語韓特續成之耳雜俎言指堦前牡丹而治其根青瑣言聚土覆盆種花二朶不知何者爲是獨意段成式當時蓋有所受之劉斧特互其是說而已東坡嘗有冬日牡丹詩使君要見藍關詠須倩韓郎爲染根正用酉陽故事又按續仙傳殷七七字文祥嘗醉歌云琴彈碧玉調鑪煉白丹砂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

則此詩亦非韓湘作也　辛文房唐才子傳人才為世古來多如子雁文執可過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抽身去上煙蘿湘咲而不答獻詩別公曰舉世都為名利醉惟吾來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遂別竟不知所終

能開頃刻花

龍虎山志十八代天師張士元呼吸道引能通臂上下楻桃李頃刻開花

能開非時花

太平廣記續仙傳殷七七每自醉歌曰解醞頃刻酒能開非時花後尚寶頭浙西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可開否曰可寶曰令重九時近能副此乎七七到鶴林而司花女與共開之爛熳如春許仙子

吐氣噓花

吳興志史家長少有道術日往廛市落魄不羈言人災福往往多應窮冬即在樹枝吐氣吹之須臾生蓓蕾人噓之則花開方臘之亂郡守使人問之以一書附回及開緘大書明年春三月賊滅果方臘被擒

紫金花

上陽子老子云或噓或吹或強或羸大修行人先須**勝**洞明此之一氣若得之號曰紫金花又曰摩尼珠

裹金花

宋楊誠齋集賀王樺川年節啓獨前梅葉香浮蓮漢之光風勝裹金花寒映椒盤之嘉頌占獲端於天序介盛福於

邦君

潤色開花

太平御覽裴芝須益伯度章中雖潤色開花精於斷割居高涼之致質素之風俱不迨其師

髮落如花

宋蘇頴濱集聽禪師得法頌夢昏剃刀髮落如花

匹練繞叢花

六帖補宋武帝三月三日登八公山劉安故臺城郭如匹練之繞叢花

寶笈飛花

宋歐陽公集真宗功德跡伏以琳宮嚴敞奉真馭以來臨寶笈飛花演靈扁而甚秘

燈花

宋沈忠敏公集燈花賦　耿宵寒之不寐兮起攬衣而踟躕無以散余之幽憂兮憑俤架之叢書挑短檠使置前兮聊縱覽以嬉娛注青油續餘燼兮發雙照之清曠昜孤光之炯炯兮含生意其斯須曾不根而自華兮騁使娟與扶疎初落蕊之星懸兮旋焉爛其紛數中變勃而旁分兮熒明滅而欲無乍騰睡而敢謝兮卒勤余之剪除悼飛蛾之撲緣兮猶若擷芳而保腴童子旁睨而竊笑兮曰此吉占奚忽諸苟祟福其不祥兮余豈昏書而吹圖憂喜聚門唯所召兮獨何為此華之觀觀彼九華之盛發兮灼百和之浮蘇散春風之列炬兮導珠翠與室宋挾光景以舒秀兮紛衆落之自如豈其規福而樂照闇兮蓋以衆而函胡相風釭之一枝兮屬山澤之腥儒辦牛之瑣細兮忌鶴形之縈紆羨桐君之藥地兮詫微光於鄰壁之餘童子曰噫嘻吁吁已見背於群趨兮悲夫主人之愚余掩卷而三歎兮悼此言之甚迂物不可必兮神不可誣忽若太一之下臨兮燦青藜以獨余余何為感此嘉貺兮豈以夫余所讀者道哉而與之俱儻此華之可授兮妙傳燈之老瞿　鄭剛中北山集頻夜燈花顧予有何喜其可喜者又心之所自知不待燈報也　何須喜事燈來報喜事山間足可誇綠竹乍移都出筍素馨衝臘小開花疎牙送飯魚猶健細字抄書筆有加況是山前春雨足平平春水浸秧芽　客炬香光照夜紅金壺簾幙靜無風金盤五寸花成穗可但花頭綴玉蟲　正月十一夜燈開雙花詩　鉛盃壓短檠清膏沃虛草炯炯孤艷瘦吐此雙花好誰回夜氣溫暗助東風巧碎剪朗霞紅綠以金粟小或云兩玉蟲飛來抱釵抄美人鞋嫁之要看大中賀我聞家道和可以慰穹旻門闌將有喜每事吉先兆而我方朽衰負灰落南嶠胡為今夕光熠熠似相報無乃天地急四海施洪造陽和隨根性溥為枕枯槁吾其停歸歟頂戴君恩老　元王惲秋㵎集枯燈花詩　步入東瀛文吟看北檻花春風收翠葉烈景發炎葩一氣元無間孤根乃爾差鄭箋物不及覺詠只空誇舒岳祥閬風集燈花詩　衆花皆可喜最好是燈花

好結無風屋偏生有慶家紫頭生瑞菌大裹養丹砂清夜開搏者山人被詔加并燈

鹽花

溫革瑣碎錄鹽花止可洗布衣不可洗絹衣洗淨再須用湯泡過方可

造豉鹽花

韋氏月錄五月造豉鹽花注曰此月與六月早不然則易爛逍豢人多用之時取水二斗清鹽二斤攪令消盡又以鹽少許投之水鹹極則不消易器淘治　汰之澄去垢土瀉清汁於淨器中則為澤不消者不用常欲候好日風快時暴令鹽乾即掠取便是花如久不掠即成印鹽千百相類白如玉

跌心花

南郡新書西明慈恩多名畫慈恩塔前壁有濕耳獅子跌心花時所重也

刻蘇成花

雲仙散錄耕桑偶記曰石崇砌上就苔蘇刻成百花飾以金玉曰壷中之景不過如是

墨花

宋蘇東坡集畫花詩并序　世多以墨畫山水竹石人物者未有以畫花者也汴人尹白能之為賦一首　造物本無物次日郭象注莊子序曰上知造物之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忽然非所難花心起墨暈春色散毫端縹緲形纔具扶疎態自完蓮風起傾側杏雨半披殘獨有狂居士求為墨牡丹璸曰唐末劉訓者京師富人呆八斛金帛以給軍京邑兵退以觀牡丹為終賞訓共客賞花乃

翠水平歎百在前信曰劉大墨牡丹也蕭書平子賦序曰僕衡字平子作歸田賦歎五文選歸向雪堂看次日雪堂黄州東坡之堂也史蓮峯先生家集題墨花詩　元功初剪刻妙處極玄玄醉墨誰家筆手令合自然曾文清公集萬縣丞墨花詩　君持松煤與研滴慘澹不言生百物胷中自無俗子韻落筆乃有此氣骨江海正冩不拖丹為我拂拭為清寒一枝早晩到總几定作月影横斜看仲并浮山集題臨丘文播四花圖自某某呉門每過空如老人相對清坐使覺不在城市間去此有日見所作四花圖不能釋手老人暮歲之賞音者希不待為此花太息也

畫花　宋趙崇嶓集畫花歌與曾舜賢　小曾與花為莫逆夢作花神住花園分將天巧入畫圖花不役君君自役東風一夜入芳叢春在煙塵霧雨中披香鬬紅會花趣工與造化相流通閑門三月芳事退馬蹔春泥莫香珮臨邛道士神不靈約束丹青駐光彩朱門種花錦作窠盡花絕少種花多百金花價千金畫葢死當年郭槖駝

遍身刺花　倦遊雜錄荊州街子葛清自頸以下遍刺白居易詩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杯臨菊叢又黄夾纈林寒有葉則一樹上掛纈凡刺二十餘處人呼為白舍人行詩圖盧言雜記云韋表微堂子涙浪不

錦其叔將狀之命去衣滿身劄字有畫處反勝一樹樹下一池水字曰黄夾纈林寒有葉碧琉璃水淨無波

胷懸金花　隋書列傳附國之俗以皮為帽形圓如鉢或帶羃羅衣多毛毳皮裘全剥牛脚皮為靴項繫鐵鎖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為首飾胷前懸一金花徑三寸

口吻生花　辛文房唐才子傳張祜苦吟妻子每喚之皆不應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恤汝輩乎

夢筆生花　辛文房唐才子傳李白山東人母夢長庚星而誕因以命之十歲通五經自夢筆頭生花後天才贍逸名聞天下

玄花　温革瑣碎録髮神曰玄花

心花　姬知常雲山集心花詩　天化不能拘束待臘芳惟許自由開一枝亘古新傳授纈擷香風遍九垓

眼花　宋曾慥類說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鏡壁工趙卿曰郎君喫膾大多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胷中所以眼花乃設芥臘一瓿因飢啖之遂愈　唐白居易集病眼花詩　頭風目眩乘衰老祇有增加豈有瘳傳云有加而無瘳花發眼中猶足怪柳生肘上亦須休大窠羅綺看纔辨小字文書見便愁必若不能分黑白却應無悔復無尤元舒岳祥詩前所詠諸花皆托物以賦者爾未若眼花乃吾身之花豈得遺乎

春去花亦去何如見此花青山飛露合白日亂煙遮望月惟昏鏡看書似隔紗瀟湘聞夜雨此景屬誰家

耳雨空花　宋周益公大全集連年視聽不明有耳雨空花之對今歲尤甚戲成小詩　夜雨稀聞聞耳雨春花微見見空花自憐他日耆英相今便癡聾作富家

銀海生花　宋莊季裕雞肋編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人多不曉玉樓銀海事惟王文正公云此見於道家謂肩與目也

探花郎　魏泰東軒筆録進士及第後例期集一月其醵罰錢奏宴局什物皆請同年分掌又選最年少者二人為探花使賦詩世謂之探花郎自唐已來榜榜有之熙寧中吳人余中為狀元首乞罷期集及宴席探花以厚風俗執政從之既而權中為國子監直講以為斯人真可以厚風俗矣未幾坐受舉人賄賂而升名第置下御史府至荷校奉對獄具停廢熙寧執政者力欲敦風俗之厚士人多為不情之事以希合故中以探花為敗風俗而身抵贓墨之罪此不情之甚者也　朝野類要探花者選年最少者二人於賜聞喜燕日先到瓊林苑折花迎狀元吟詩此唐制文蹇令人或謂第二人為探花者非也　宋許應龍東澗集回任探花啓　冠帶億萬共推會選之英馨禮樂

三千果濯鼎魁之高第臚音甫唱輿議交孚共惟某官天與雋才家傳奕學自出胷中之機杼溢為筆下之波瀾　華俱擢於儒科始同五寶薦里雖多於文士莫當諸任學校已踰二十年之聲議論宜出五百人之右指陳時政既仰勤乙夜之觀喜動天顔遂擢寘三英之列盛名已震大用何疑某久矣從游在焉快覩榮進衆定固莫容頌詠之私事業相期顧益厲端方之節輒因報貺少效贈言

異人戴花　袁堅文東坡集云房州判官許安世以書遺余言吾州有異人常戴三朶花莫知其姓名能作詩皆神仙意又自能寫真人有得之者許以一丈見惠乃為作詩曰學道無成鬢已華不勞千劫漫烝砂歸來且看一宿覺未暇遠尋三朶花兩手欲遮缾裏雀四條深怕井中蛇畫圖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好事家房人至今稱為三朶花先生或云姓李氏隱於州之福溪巖每戴紙花三朶入市市人圍繞爭呼之但笑云休打裏休打裹者房人方言猶云莫要如此也有二三老翁常從之游閒入山邀之入城飲酒轍語使先去我當便來翁還到城李已先在迨同詣酒家所沽錢盡石與未已李探手於青間小竹筐中取錢索酒至醉三翁窺視其筐空無所有及李自取依然隨手滿筐如是久之忽與諸人告别不知所向元隱處石壁

望象猶存郡人誦其一詩云戴花三朵鎮長春誰識壺中不二門醉裏自傳神似活終當不老看乾坤尾句或云不知不覺到黃昏蓋每醉時必寫真雖兵戈之後民家尚有藏之者紹興初江淮劉盜張琦亦稱三朵花意欲冒其名以惑衆也李武弁斜川集題襄城李君所作三朵花傳後 凡聖同居混世塵陽狂豈亦類逃秦當時謾說薊子訓宿契未諧礼孔賓三朵花中隱名姓一壺市上寄家身丹砂獨付山西李老得陰功在後人矣嘗從三朵花乞且得丹砂云

妾名榴花

耆舊續聞襄見陸辰州語余以賀新郎詞用榴花事乃妾名也退而書其詩令十年矣亦未嘗深考近觀顧景蕃續注因悟東坡詞中用白團扇瑤臺曲皆侍妾故事按晉中書令王珉好執白團扇婢作白團扇歌以贈珉又唐逸史許瀍暴卒復悟作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重千里下山空月明復寢驚起改第二句云昨夕夢到瓊池飛瓊令改之云不欲世間知有我也按漢武帝內傳所載董雙成許飛瓊皆西王母侍兒東坡用此事迺知陸辰州得榴花之事於張氏為不妄也本事詞載榴花之事極鄙俚誠為妄誕

王宮花

清波雜志文潞公帥成都有飛語至朝廷遣御史何郯因謁告俾伺察之

潞公亦為之動徧詢幕客孰與御史密者得張俞字少愚者使迎于漢州且攜營妓名王宮花者往偶作家姬舞以佐酒御史醉中取其領巾題詩云按徹江州更六么西臺御史惜妖嬈從今改作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妓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

李裝花

洛陽搢紳舊聞記開寶初洛陽賢相坊染工人姓李能打裝花纈衆謂之李裝花

眉間揷花

宋史列傳种朴知河州河南蕃部叛朴出戰死羌衆騰追北師還過隘墮途不得行偏將王舜臣者善射以弓掛臂獨立敗軍後羌來可萬騎有七八介馬而先舜臣曰吾今殿先行者眉間揷花引弓三發貫三人皆中面餘四人反走矢貫其背萬騎䀍昭莫敢前舜臣因得整衆

犬名青花

太平廣記裴至德家有畢脚犬曰青花

天女散花

事類蒙求維摩詰室有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花至諸菩薩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是花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結習未盡花著身矣結習盡者花不著身續古燃珠舍利弗因維摩詰室有一天女散花次問言汝何不轉却女身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作天女天乃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不轉却女身弗以天女像而答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為女身天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即時攝舍利弗身還復如故而問言女身色相今何所在舍利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 正堂辨曰 鶖子已圓無徧揑換却身形總不知通途一貫非他物午夜胡僧步雪歸

胡僧散花

玉燭新對廣宇幽高僧傳曰釋元高母冦氏夢見胡僧散花滿室覺使懷胎至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育時人重之投道

僧授蓮花

續燈錄珺字幽江州東林照覺禪師母夢梵僧授白蓮花因而誕生出家遊方造南師法席三扣其室南師乃問是何宗旨豁然大悟

世尊拈花

宗門統紀西天初祖摩訶迦葉尊者見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花以青蓮目普示大衆百萬聖賢悉皆罔措惟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解脫法門付囑於汝汝當流通無令斷絕 白雲端云迦葉善觀風雲別氣色雖然如是還覺頂門重麼 黃龍心云直下穿過髑髏已是換却眼睛臨危不在憐人向甚處見釋

迦老子 雲峯悅因僧問靈山拈花意旨如何答云一言旣出駟馬難追 問迦葉微笑意旨如何答云口是禍門 天童一云眼裏著不得沙耳裏著不得水十字街頭握手三家村裏逢渠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頌古燃珠佛慧泉曰霜風刮地歸拈葉誰覺東君令已回唯有嶺梅先漏泄一枝獨向雪中開 白雲端曰盡說拈花微笑是不知將底辨宗風若言心眼同時證未免朦朧在夢中 保寧勇曰拈花我佛在靈山迦葉頭陀忽破顏金口密言親付囑不唯天上與人間 照覺總曰教外全提號別傳飲光閉目笑無言可憐了萬靈山衆不薦當頭一著玄 黃蘗勝曰靈山旱地紅蓮發白眉老翁笑不歇轟轟洪韻震東西八萬迷徒猶未瞥 揚無為曰世尊舉花迦葉微笑殃及兒孫上祖不了 祖印明曰飲光誰謂悟拈花微笑依前隔海涯黃面只圖傳大事赤眉終不打貧家 草堂清曰正眼由來付飲光靈山七衆盡歸降枝繁葉茂宗門盛自得兒孫滿大書 長靈卓曰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不落宮商是何曲調古洞風清寒潭月皎 張無盡曰世尊迦葉不相知陷虎機關各自施正眼妙心真實相靈山會上付他誰 南華昺曰舉花示衆誰相委迦葉頭陀獨破顏無限白雲藏不得人隨流水落人間 昊古佛曰聞琴作舞見華破顏一彩兩

賽天上人間　佛燈珣曰百萬人天普請看頭陁末上獨開顏堪咲衣穿瘦骨露一肩挍手拾金襴　雪峯預曰飲光當日咲無言家醜從來不外傳不撥韶絃成一曲至今清韻出人天　佛心才曰拈花已落微咲後咲出精神拈處先一片銀燈無晝夜十分光影向人圓　正覺逸曰教外單傳事最奇兜羅綿手舉花時會中不得鷄峯老無限清香付與誰　慈受深曰兜羅綿手舉花時風遞幽香幾箇知除却鷄峯迦葉後誰人眼内有撞兒　龍門遠曰百萬人天望衆搗拈華微咲太奢張幾多業識茫茫者問看芳生沸似湯　鼓山珪曰海水騰空家底流魚龍蝦蟹信沉浮可怜金色頭陁子直至如今笑未休　琢山如曰一花拈起便承當正眼傳來不覆藏今古流通無間斷枝枝葉葉盡芬芳　徑山杲曰拈起一枝花風流出當家若言付心法天下事如麻　楚安方曰靈山用處許誰知迦葉偷顏笑展眉動便最初先漏泄兒孫扶取上玄機　石岩明曰瞿曇拈起花枝迦葉微開咲面要知造物無私更聽黃鸝一轉　寶華鑑曰拈花親付老頭陁平地俄興一丈波後代釘樁搖櫓者竹篙量水轉訛　白楊順曰古冢露枯骨窮源逢斷橋一番新雨過翠色滿林梢　尼無著總曰項上鐵枷三百斤分明有理不容伸然然鷄足峯前坐猶把金襴誑後人

湛堂深曰末後無端重漏泄焦齒翁翁嚼生鐵玉鞭擊碎月明珠累及兒孫揚醜拙　忠尊拈花迦葉微笑天際二輪更相互照若能截斷老瞿曇閉目黃河只一跳　萬年閒曰雪壓性松露風高野渡横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　應菴華曰金色頭陁忽破顏看來也是管窺班當時若得回頭早免見兒孫墮黑山　佛照光曰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一對鐵錐渾無孔竅　蒙菴聰曰釋尊拈起枝花分明句賊破家致今千古之下兒孫逐惡隨邪　育堂充曰世尊不曾拈花迦葉不曾微笑大地總是兒孫誰明向上一竅　木菴永曰白日青天開眼放屎黃面瞿曇一場漏逗　無門開曰拈起花來尾巴已露迦葉破顏人天罔措

摘揚花

溫州志僧德純樂清人叅舒州甘露常師悟旨住江心龍翔寺改住福州壽山有頌古四篇云伽葉倒刹于丹霞燒木佛達磨遺只履趙州摘揚花　宗門統要趙州因僧辭師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竪起佛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揚花摘揚花　徑山杲云有佛處不得住生鐵秤槌被虫蛀無佛處急走過撞着嵩山破竈墮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兩個石人相耳語恁麼則不去也此語已遍行天下摘揚花摘揚花唵摩尼達哩吽發吒　靈隱岳衆大悲語了云大悲老人盡力只道得到這裏還知杳山落處麼鐵山崩倒壓銀山盤走珠兮珠走盤家家鶯鶯鬧擕出金針於不與人看　無印證云直下道接手句許你勘破趙州倘或佇思停機何啻三千里外　頌古聯珠佛慧泉曰截斷三關過者稀臨鋒誰解振全威揚花摘處何人見風送漫天似雪飛　保寧勇曰堂堂好箇大丈夫兒剛被胡麻取次欺若解奮拳張意氣世間何處可容伊　天童覺曰青山不異白玉無瑕茫茫流水擾擾黃花有佛處纖毫不立無佛處萬别千差長安路上未歸客尋溪由自摘揚花　普融平曰三千里外兩重關衲子紛紛過者難回首石橋南北路揚花風散雪漫漫　訥堂思曰摘揚花摘揚花打鼓弄琵琶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　白楊順曰有佛處不得住春風蕩蕩飛揚絮無佛處急走過一葉漁舟江面破林裏烏鵲去又來園中桃李鬧還謝舜若多神柏太空無目仙人差暗夜　虚堂愚曰有佛無佛不得住三千里外無憑據趙州驀得口皮光却是這僧知落處

生死空花

頌古聯珠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叅石霜霜問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公忽有省呈偈曰光明寂照偏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

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　佛鑑懃曰老倒石霜無忌憚當頭一句曾提起只因當日老婆心千古寂寥掛唇齒　笑翁堪曰鑑傳不是擅嘉聲錯認山河作眼睛巧拙一時俱裂破斷除煩惱病重增　寶葉源曰進前峭壁三千丈退後懸崖萬重珠重大書張拙老鐵鎚無孔笛春風

帝釋雨花

宗門統要須菩提說法帝釋雨花須菩提乃問此花從天得耶從地得耶從人得耶帝釋曰弗也須菩提云從何得耶帝釋舉手須菩提云如是如是　雲門儼云帝釋舉手處作麼生與你四大五蘊釋迦老子是同是別

百鳥啣花

宗門統要金陵牛頭山第一世法融禪師幽栖石室有百鳥啣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有奇人躬自尋訪見師端坐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作禮問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師曰還識道信禪師不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即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處否師引至菴所唯見虎狼之類祖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適來見什麼師無語祖於師坐石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請說法祖曰百

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師頌悟祖曰吾受三祖頌歎法門令付於汝汝受吾言只住此山後有五人紹汝玄化百鳥不復啣花號懶融　僧問南泉牛頭未見四祖為什百鳥啣花獻泉曰為渠步步踏佛階梯曰見後為什不來泉曰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綫道　趙州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州曰飽柴飽水見後如何曰飽柴飽水　雲門偃云南泉只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時有僧問如何是步步登高門云香積世界如何是從空放下門云填溝塞壑頌古聯珠汾陽昭曰古人拯志坐牛頭信師說話示無休絕柴絕水安心靜真主無私是趙州　雪竇顯曰牛頭峯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百鳥不來春又盡不知誰是到菴人　楊無為曰紫氣氤氳透白雲因遭宗匠指迷津啣花百鳥空惆悵不見菴中舊主人　祖印明曰喧寂同為不二門莫求無佛處稱尊寄言牛首菴中老百鳥啣花禍有根　一榻蕭然傍翠陰晝扃松下冷沉沉懶融得到平常地百鳥啣花無處尋　天童覺曰花鳥不采空過春牛頭山上懶融人自心淨故元無作放下許多閑苦辛　張無盡曰花落花開百鳥悲菴前物是主人非桃源咫尺無尋處一棹漁蓑寂寞歸夢菴信曰寥寥風月卧烟霞百鳥從兹不獻花人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　魁符道

者曰六葉牛頭樹別栽五天熊耳縱雲雷須知四祖東機接百鳥啣花去不來　別峯印曰水因有月方知靜天為無雲始覺高獨坐孤峯休更問此時難著一絲毫　孤峯深曰雨前不見華間葉雨後渾無葉底華蝴蝶紛紛過墻去不知春色落誰家　鐵山仁曰著鞭騎馬去空手步行歸寂寞菴前路啣花鳥不飛　橫川珙曰學者徒心尚未休絕柴飽水坐牛頭子期不用黃金鑄末世知音有趙州

漁父宿蘆花

頌古聯珠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僧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師曰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　丹霞淳曰星流水國夜然燈月印江天明似鏡隱顯無私位不該依稀擬動成偏正

白馬入蘆花

頌古聯珠同山因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白馬入蘆花　正堂辨曰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明月蘆花

碧巖録垂示云以無師智發無作妙用以無緣慈作不請勝友向一句下有殺有活於一機中有縱有擒且道什麼人曾恁麼來試舉看舉雲門示衆云乾坤之內上頌人指六合收不得宇宙之間休向三界裏作活計直透了也中有一寶在什麼處光生也切忌向鬼窟裏覓秘在形山拶點拈燈籠向佛殿裏猶可商量將三門來燈籠上雲門大師是即是不妨誵訛倜儻此子若子細拈點將來未免承其足雲門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且道雲門意在釣竿頭意在燈籠山此乃肇法師寶藏論數句雲門拈來示衆肇公特於後秦逍遙園造論寫維摩經方知莊老未盡其妙肇乃禮羅什為師又參瓦棺寺跋陀婆羅菩薩從西天二十七祖處傳心印來肇深造其堂奧肇一日遭難臨刑之時乞七日假造寶藏論雲門使拈論中四句示衆大意云如何以無價之寶隱在陰界之中論中語言皆與宗門說話相符合不見鏡清問曹山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山云理即如是事作麼生清云如理如事山云瞞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清云若無諸聖眼爭知不恁麼山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所以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大意明人人具足箇箇圓成雲門便拈來示衆已是十分現成不可更似座主相似與你注解去他慈悲更與你下注脚道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且道雲門恁麼道意作麼生不見古人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又云即凡心而見佛心形山即是四大五蘊也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所以道諸佛在心頭迷人向外求內懷無價寶不識一生休又道佛性堂堂顯現住相有

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殊佛面心是本來心面是娘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有者只認箇昭昭靈為實只是不得其用亦不得其妙所以動轉不得閑撥不行古人道窮則變變則通拈燈籠向佛殿裏若是常情可測度得將三門來燈籠上還測度得麼雲門與你一時打破情識意想得失是非了也雪竇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又云曲木據位知數何剗刀翦却令人愛他道拈燈籠向佛殿裏這一句已截斷了也又將三門來燈籠上若論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雲門道汝若把當去且覓箇入路微塵諸佛在你脚跟下三藏聖教在你舌頭上不如悟去好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云與我拈面前按山來看便有僧出問云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門云三門為什麼從這裏過恐你死却遂以手劃一劃云識得時是醍醐上味若識不得反為毒藥也所以道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直須呵雪竇又拈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掛在壁上達磨九年不敢正眼覷着而今衲僧要見劈脊便棒看他本分宗師終不將實法繫綴人玄沙云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雖然恁麼也是靈龜曳尾雪竇頌云　看看高着眼用看作什麼擬龍玩快古岸何人把釣竿秋荒者

祕尼望立甚望立賊過後張弓臨後見肥貴與往來**雲冉冉**打斷始得百迊千重叉指悄于鶴見布彩**水漫漫**左之右之前之後抠**明月蘆花君自看**看看則信若識得雲門語便也雲貴未後句**若識得雲門語便見雲實為人處**他向雲門示衆後面兩句便與你下箇注腳云看看你便作㬉眉㬉眼會且得沒交涉古人道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若只向㬉眉努眼處生解豈能脫得根塵靈實道看看雲門如在古岸把釣竿相似雲又冉冉水又漫漫明月映蘆花蘆花映明月正當恁麼時且道是何境界若便直下見得前後只是一句相似

頌古聯珠白雲端曰嶺上白雲舒復卷天邊皓月去還來低頭却入茅簷下不覺呵呵笑幾回　溈山秀曰看看野草閑花極撩亂三月洞庭江上春烟霄飛過瀟湘岸　佛心才曰帝網交羅幾萬般形山消殞彰團團拈來不是無尋處只在乾坤宇宙間　圓悟勤曰虎豹文章麒麟頭角煇天爍地摧山擯岳撈破面門另益色騎聲截斷雌雄兮解粘去縛羅却千戈百草頭萬里扶天飛一鵶　斷橋倫曰隱隱烟村聞犬吠欲尋尋不見人家忽於橋斷溪回處流出碧桃三四花

文陀羅花

般若經釋提桓因化作文陀羅花取持散佛

錦上鋪花

頌古聯珠五祖演云太平即不然若立一塵法堂前草深一丈不立一塵錦上鋪花何也不見道　雪岩欽曰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擬展脚眠蚊蟲猾蚤出且看雙蚊更雙收有底歡聲有底愁一切聖賢如電拂大千沙界海中漚　竹屋簡曰家國分明得自由盛衰全在一塵收將軍戰馬眠方熟野草從教滿地愁

偈言覺花

王融新對東京智海佛印禪師僧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選佛場開如衆唱師云覺花綻處千林秀佛日圓時萬象融又益州甘露舒禪師覺花偈曰慧澤真機習習回春生覺樹覺花開芬芬性地誰能識郁郁香風徧九垓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八百四十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四

十八陽

莊

莊公二十三

乙惠上己元年

十有八年注克寛纂疏十年晉獻公佹諸元年衛惠公二十四年蔡哀公九年鄭厲公二十五年曹莊公二十六年陳宣公十七年杞共公五年宋桓公六年蔡侯二十年楚文王十四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杜預注無傳不書日官失之　正義曰日有食之凡二十六許見隱元年　孔穎達正義疏注不書日官失之　正義曰經刑無朔字當云不書朔與日注不言朔挩也　何休注是後戎犯中國曹敝鄭穰夫人如莒淫泆不制所致　徐彥疏注是後戎犯中國解云即下文夏公追戎于濟西是也　注曹敝鄭穰解云下文秋有蜮是　注夫人至所致　解云即下十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之屬是也是淫勝陽之象是以日為之食　**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范寧注王制曰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曰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　何休曰春秋不言

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　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為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日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為疑　陸德明釋文朝直遙反處昌慮反　楊士勛疏王制至夜食　釋曰此是禮記玉藻文而云王制者謂王者之法制非謂王制之篇也此言事而略言天子朝日者言王者朝日於以顯諸侯朝朔也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服玄冕其諸侯則玉藻云皮弁以聽朔於太廟與天子禮異其禮雖異皆早早行事而非夜有虧傷之處尚有疑知夜食也徐邈云夜食則星無光張靖策難云立八尺之木不也其影並與范意異也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釋文長丁丈反　**葉夢得讞**不言日不言朔說已見左氏夜食而朝見之固食朔矣何以謂之夜食夜中星隕此可見也故書夜食食於夜中此不可見也故不書豈有不記其可見而記其不可見者乎凡書日食以魯書不以周書也范曰諸侯朝朔則不朝日其食非所見矣亦不得以王者朝日為義張洽集註不書日朔與夫之也劉敞權衡穀梁曰不言朔夜食也非也春秋闕疑諸見而錄何以知其夜食而書之乎何休難之得矣鄭玄强為之說不亦誣人哉今日始出其虧傷之處未復者　即

朔日食矣始不見其虧傷云夜食可也見其虧傷足驗其食非朔日食何
耶又曰一日一夜合為一日此適足以證其當為朔日食耳穀梁又曰何
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諸侯朝朔尋穀梁此意似云王者月月朝日故
日之始出而有食者得見之也按禮記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
門之外南門之外者謂明堂位也然則天子每朔先朝日而後聽朔諸侯
每月先視朔而後朝廟乎古禮既已散亡今之說者不同未足怪也雖然
如穀梁之言以逆朝日則是以解夜食則非龍學孫覺經解春秋日食之
例有書日書朔者有書日而不書朔者有日與朔皆不書者書日書朔日
食正朔舊史之詳備孔子因之以傳信也日而不朔者食不在朔或在晦
或二日孔子以曆者之失因而略之以正後世之曆也日朔皆不書者舊
史所無孔子闕之以傳疑也春秋之間日食不書朔與日惟二而已亦足以
知舊史所闕者亦少也穀梁曰夜食也何休非之當矣杜預會義三家義
見隱公三年[illegible]
集註隱二三日食不書朔王天王統也桓十七年日食不書日王無以紀
天下也至是朔日皆不書蓋弛之也此惠王元年之變按長曆三月癸未
朔而春秋弗正之者因舊史以見王政之弛也然春秋日食三十六而後
世歷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惟唐一行得二十七而本朝衛朴得三十
五獨此年古今算不入蝕法則其為變大矣東萊呂祖謙集解呂氏曰無
日與朔史失之春秋亦無由追考也災異之變褒貶之義蓋不在是焉泰
山孫氏曰見孫復尊王發微慈湖楊簡傳不書日官失之也慢也春秋之
亂皆由乎慢易家鉉翁詳說夜食云者必在丑寅之間欲晨興而猶可見
則亦屬朔日之朝謂之晦日其不可數穀梁曰見前鄭氏曰見前范寧註
穀鉉備忘穀梁謂不言日夜食也劉氏駁之云穀梁言諸侯朝朔則是以
夜食則非胡氏云非精於曆數者不能考然杜注春秋以長曆推之恐非
夜食姑闕疑焉孫氏曰見前張洽集註程端學本義存耕趙氏曰不書日與
朔舊史失之也義見隱三年　愚謂或經成而後闕之亦不可知也孫氏
曰見前龍學經解程端學辨疑穀梁曰不言日言諸侯朝朔愚謂日而夜
食人所不見亦不為異春秋亦當不書設使書之猶不可言某月某日夜
日有食之乎　劉氏曰見前劉敞權衡俞皐集傳釋義不書朔不書日缺
文也穀梁見前趙汸集傳不言日不言朔日與月差也公羊傳曰朔在
後也何休氏曰謂晦日食李衡集說著災咎之戒
左氏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預注三之類[illegible]原始

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故饗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
意言備設　陸德明釋文醴音禮宥音又　重言王饗醴命之宥者僖公
二十五年又僖公二十八年王饗醴命晉侯宥　孔穎達正義疏注王之
至備設　正義曰王饗醴命之宥者王為之設饗禮置醴酒命之以幣物
所以助歡也宥助釋詁文周禮掌客王待諸侯之禮上公三饗三食三燕
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壹食壹燕三禮先言饗是王之親享后始
則行饗禮也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
五曰沈齊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
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緹者成而紅赤沈者成而滓沈如
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然則以其尤濁故先置之示不忘古也知者禮
運云播黍捭豚下即云以播以炙以為醴酪是醴酒在先而有故曰先置
醴酒示不忘古也詩序曰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
以將其厚意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
如之是饗禮有酬幣也禮主人酌酒於賓曰獻賓答主人曰酢主人又酌
以酬賓曰酬幣蓋於酬酒之時賜之幣也所賜之物即下玉馬是也傳稱
饗醴命宥言且備設盛禮也此注命之宥者命在下以幣物宥助僖二十
八年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皆命不同者以彼有命晉侯之事故也
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注雙玉為瑴　瑴音角字又作珏疏注雙玉
為瑴　正義曰蒼頡篇瑴作珏雙玉為瑴故字從兩玉王命諸侯名位不
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注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　借子夜反疏注
侯而至人禮　正義曰虢君不知何爵稱公謂為三公也周禮王之三公
八命侯伯七命是其名位不同也其禮各以命數為節是禮亦異數也今
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也假借同義取者假為上聲借為入聲與者假
借皆為去聲　要義王覲群后饗醴命宥獻酢酬及酬幣命宥之等　虢公
晉侯同賜是以禮假人　并見前王若　林允叟句解十八年十七年晉武
公卒二十八年晉獻公立春虢公晉侯朝王特惠王新即位故西虢公與晉
獻公俱朝于周王饗醴王為二君設饗禮置醴酒命之宥及至飲宴則命
以幣物侑助其歡也皆賜玉五瑴雙玉為一瑴二君皆賜玉五雙　瑴音
角人作珏馬三匹馬皆三匹非禮也非命宥之禮也王命諸侯言王命諸
侯之禮名位不同公侯之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上公八命侯伯七命不以
禮假人不以禮假借於人今晉侯與虢公同賜是以禮假借於人也東萊
呂祖謙傳說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

晉之來朝。所以謝王命一軍之賜。然晉是侯爵。號是公爵。此甚分明。何故
却一般與他。蓋晉强號弱。所以如此。東萊呂祖謙博議王賜號公晉侯玉
馬。出處見前左氏傳 主意此爲名分。謂天以名分寄之君。人君不當認爲己有而輕以假人。以天立說。本尚書天秩與禮一語。吏之守帑者以財假人謂之
盜。將之守邊者以地假人謂之叛。財之在帑者。非吏之財也。地之在邊者
非將之地也。財非其財而擅施焉。地非其地而擅棄焉。其辨抵讁訶也宜
哉。爲官守帑者吏也。爲國守邊者將也。爲天守名分者君也。以天立說甚
焉。專財與地得罪於人。則專權以假人者。豈不得罪於天耶。天未嘗以名
分與人君。人君不當認爲己有。特寄人君俾守之耳。一篇主意。與地廣輪
之傳。慎曰袤。廣曰輪。此言土地之大。版籍生齒之繁。版籍民數也。自生齒
以上皆書於版。此言人民之多。兵甲卒乘之雄。步曰卒。車曰乘。此言軍旅
之偉。象犀金繒之富。皆君有之。二者皆人君所得有。獨名分者非君之有
也。天未嘗與君。故天以四海九州全付於人君。惟吝於名分何耶。蓋分者
四海九州之所自立。人之所輕。天之所重也。周惠王不知天之所重。誤視
爲己物。人本題事。輕以假人而不甚惜。推誤視爲己有。故敢輕以假人。當
號公晉侯之來朝。先是周僖王使號公命曲沃武公爲晉侯。至此年惠王

新即位。晉獻公亦初立。故號公與之偕來朝。惠王謂公侯相去一間耳。賜
賚之際。有所厚薄。吾心慊然。於是等其玉馬之數。皆賜玉五瑴馬三匹。不
爲之隆殺。不以公侯異爵而爲之隆殺。殊不知天秩有禮。出書皐陶謨。主意
蓋本於此。多多寡寡不可亂也。因分之尊卑爲數之多寡。皆天秩之自然。
假天之秩以爲私惠。誤視爲己物。何以體天而子元元乎。則天之所以
寄我者亂矣。天本寄我。而我以私意亂之。人心無厭。惟禮可以爲之限制
侯而可假公之禮。如晉侯與號公同受賜。是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
之禮。以卑假尊。勢必至此。惠王既假晉侯以公禮矣。賜公侯無隆殺後數
十年。周襄王帥而晉文有請隧之舉。掘地通道曰隧。果欲假王之禮。天子
葬禮用隧。公侯以下皆懸棺而窆。今晉文請隧。欲假王之禮也。非惠王啓
其僭心。晉文遽敢爾耶。刺廬則及床。刺床則及膚。庶人而僭士禮。是僭大
夫之漸也。士而僭大夫禮。是僭諸侯之漸也。大夫而僭諸侯禮。是僭天子
之漸也。惠公許以侯僭公。故晉文敢於僭王。聖人欲上全天子之尊。欲全
至尊之分。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必自正至卑之分始。守其下。所其衛其
上也。謹守士庶人之分。所以全天子之分。況公侯之近且貴乎。公侯於天子
爲近。可不謹乎。吾觀儒者之議禮。立姑屈一段意。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

間。言儒者議禮纖悉。非特較公侯璧馬之多寡也。雖本題如天子之席五
重。諸侯之席三重。席是席。此出記禮器篇。所爭者纔再重耳。此言爭於毫
釐之間。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出處同上。所爭者纔二尺耳。此言
爭於尺寸之間。由庸人而觀。庸常也。猶言自常情而觀。天子諸侯之尊君
尊臣卑。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言尊卑係不所爭微細。何儒
者之迂耶。設疑謂議禮者似乎迂闊。大隄雲橫。從此譬喻以解釋上意。隄
累土石爲之。以防水患。屹如山岳。雲橫以言隄之長。山岳以言隄之高。其
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爲隄之損益也。尺寸之土以喻再重一尺之類。言有
之不足增隄而使高。無之不足損隄而使卑。然水潦暴至。雨水泛漲。勢與
隄平。水勢之高漸與隄相等。苟猶有尺寸之土未沒。此時而可見尺寸之
土有功於人。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恃尺寸之土免陷溺之患。當是時。百
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土焉。極言其功之大。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墊之
害。昏墊謂民昏困而溺於水。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源。僭亂謂始於僭
禮。終成篡奪之亂也。此言儒者爭於毫釐尺寸之間所關甚大。然則儒者
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迂也。非儒者之迂。勢也。洪潏紀詠。名位不同
名位公侯實不同。朝王饗燕事從豐宥。賜玉馬皆均賜。禮數從茲假辟

公。傳曰。見前左氏傳。按湛露天子燕諸侯詩。曰在彼豐草。喻同姓諸侯。
號晉皆同姓也。

左氏傳。號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杜預注。號
晉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爲援。皆在周。倡義爲王定昏。陳人敬
從。得同姓宗國之禮。故傳詳其事。不書。不告。陸德明釋文。爲于僞反。
實惠后。注。陳嬀後號惠后。寵愛子帶。亂周室。事在僖二十四年。故傳於此
並見其後。林堯叟句解。號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號晉朝
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爲援。皆在周倡義爲王定昏。陳嬀歸于京
師。陳人敬從。故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陳嬀後號惠后。寵愛子帶。亂周室。
事在僖二十四年。故傳於此並見其後。傳釋。上齋陳傅良章指。號公晉侯朝
王。止陳嬀歸于京師。　上公逆后。協禮不書。見桓九年傳例。非是。　實惠
后。　爲王子帶起。傳。東萊呂祖謙博議。原莊公逆王后于陳
不可有所蔽。蘇公奉子頹。見莊十九年。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
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
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
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

并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王處櫟。見莊二十年鄭伯和王室不克。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鄭伯虢公納王。見莊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會于首止。見僖五年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惠王崩。見僖七年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盟于洮。見僖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左氏云謀王室也。王子帶召戎。見僖十一年夏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王子帶奔齊。見僖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仲孫湫言王子帶。見僖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滑人叛鄭。見僖二十年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富辰

請召王子帶。見僖二十二年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襄王以狄伐鄭。以狄女為后。大叔以狄師攻王。王使告難。見僖二十四年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之。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王弗聽。使頹叔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王弗聽。甘昭公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晉侯納王。見僖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言。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天下之

事。遠近隱顯之所在。初未嘗有定名。古非遠也。今非近也。古之事非隱也。今之事非顯也。惟吾心之所見如何耳。今之所謂甚近而易見者。莫如身之所親歷也。惠王身被子頹篡奪之禍。而復寵子帶。鄭伯身見子頹徧舞之僭。而復奏備樂。襄王身經子帶召戎之變。而復親戎狄。身遇之而復身蹈之。何耶。人心蔽於此者。急於彼。惠王蔽於愛。故雖近被篡奪之害。已如異世而忘之矣。鄭莊蔽於侈。故雖近見徧舞之僭。已如異世而忘之矣。襄王蔽於忿。故雖近經召戎之變。已如異世而忘之矣。是三君者。心一有所蔽。雖耳目之所親接者。視之惘然如異世事。況欲責紂使鑒數百年之桀。責幽厲使鑒數百年前之紂。難矣哉。故嘗論之。心有所蔽。則以今為古。心無所蔽。則以古為今。是何也。心有所蔽。則觸情縱欲。桀在前而不覺。紂在在後而不知。身所親歷。曾未踰時。若醉若夢。視之猶太古洪荒之世。不復省錄。此以今為古也。惠襄鄭伯之類是也。心無所蔽。則六通四闢。合千載為一朝。合萬代為一世。與古聖賢更相授受。更相酬酢於無聲無臭之中。和同無間。此以古為今也。舜文若合符節之類是也。以古為今。以今為古。特在吾心之通與蔽耳。豈嘗有定名哉。嗚呼。[illegible]當世之事而蔽於私情。則雖易見之禍。有不能見焉。論異世之事而蔽於陳迹。

則雖易見之理。有不能見焉。惠襄鄭伯既蔽於私情而不能見其禍矣。後世論之。亦未免蔽於陳迹也。自其迹觀之。則鄭伯首倡納惠王。首號公從鄭伯而納惠王者。鄭功大而惠王反薄之。號功小而惠王反厚之。世皆疑惠王待鄭之薄也。襄王以狄伐鄭。富辰固諫之。襄王召子帶。富辰實導之。能見狄之禍而不見子帶之禍。世皆悔富辰子帶之失也。惠王失位於齊桓霸諸侯之時。襄王失位於晉文霸諸侯之時。納襄王者在晉。而納惠王者不在齊。世皆咎齊桓之納王之緩也。揆之以理。則惠王之待鄭。薄本無可疑。富辰之召子帶。本無可悔。齊之緩於納王。本無可咎。是豈有難見之理哉。兩人交訟。其行路多出於理之曲者。蓋恃直則不必略也。鄭恃功之大而守其常。號謙功之小而厭其諂。功已往而易忘。諂方至而易惑。此惠王之所厚號而薄鄭歟。劉文靜裴寂俱唐室功臣。然首建大義。皆文靜之謀。非寂敢望也。高祖厚寂而薄文靜者。文靜以其功。寂以其諂耳。見唐史本紀。人情豈相遠哉。故曰惠王之待鄭薄本無可疑。兄弟當親。戎狄當疏。子帶之不可絕。猶戎之不可通也。富辰教襄王親其所親。疏其所疏。本無二說。使襄王納其諫而不與狄通。則子帶何自而成其惡乎。苟與狄通。雖無子帶。猶不免於亂也。自古與戎狄共功者。未有不為其反噬之回

紇。回紇本匈奴高車部也。安祿山反。肅宗借其兵力收復兩京。自是恃功入寇邊。　晉之契丹。五代晉高祖以河東節度使叛唐而援其位。割幽薊十六州之地與契丹而臣事之。出帝即位。不肯稱臣於契丹。契丹大怒。遣使責讓。後大舉入寇。出帝北遷。始借其力。終罹其患。彼二國者亦豈有子帶之釁召之耶。爲襄王者當以與狄通爲悔。不當以召子帶爲悔也。故曰富辰之召子帶本無可悔。天子猶父也。諸侯猶子也。父有難。二子居近而能救之。爲諸子者幸其父之免足矣。何必競其功耶。齊桓霸天下。鄭虢納王。而齊桓未嘗爭其功。當是時風俗猶厚也。及襄王之出。晉與秦俱欲納王。晉文辭秦師而獨擅其功。外傳記子犯之言曰。君盍納王。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是猶一子欲專救父之名。拒諸子使不得前。其心不在於父而在於名。安得爲孝乎。吁。亦薄矣。然則齊桓晉文孰爲咎耶。故曰齊桓之緩於納王本無可咎。後世之論疑其所不當疑。悔其所不當悔。咎其所不當咎。

夏。公追戎于濟西。杜預註。戎未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　何休註。以兵逐之曰追。　陸德明釋文。濟。子禮反。　林充叟句解。濟西。濟水之西。掌始治戎。

左氏傳不言其來諱之也。杜預註。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　重言諱之也。凡八。僖九年。文二年。文十八年。宣七年。成十年。襄三十年。昭十六年。　孔穎達正義疏。註戎來至其來　正義曰。傳例有鍾鼓曰伐。無曰侵。戎之來也。魯人不知。宜無鍾鼓。故以侵言之。釋例曰。戎之入魯。魯人不知。去而遠追。又無其獲。還竟不備。使不在竟。所以爲諱。諱此君之闕。亦所以示戒將來之君也。林充叟句解。不言其來。不言戎之來侵伐。諱之也。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葉夢得獻。此但言其過我而躡之以見貶爾。言夷狄者初未嘗以中國與之敵。天王敗績于茅戎且不諱。戎來魯何足諱乎。趙汸補註。諱之也。吳氏曰。書追明已去而追。直言事實。有何諱者。公羊傳。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何休註。據公追齊師至嶲。齊侵也。　徐彥疏。註據公至侵也　解云。即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嶲。弗及。是也。大其爲中國追也。註。以其不侵辭至。知爲中國追也。　陸德明釋文。爲中。于僞反。註及下皆同。疏以其至追也　解云。公追齊師至嶲。收其所至。乃追自爲之追。故知如此。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註。據公追齊師至嶲弗及。不言于也。大之也。註。大公除害恩及濟西也。言大者當有功賞也。追例時。疏註言大者至賞也　解云。公追齊師至嶲弗及。不言于。今言于者。謂公有大功於王法當賞矣。　註追例時　解云。師出不逾時。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雖在正月。已不及不蒙日月。葉夢得獻。右非也。追非美辭。過我而躡之爾。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范甯註。邇猶近也。不使戎得迫近於我。故君入追望風遠去。　陸德明釋文。濟。子禮反。濟水名。邇如字。邇近也。一本作介音界。亦近也。　覺音境。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註。言戎遠矣至濟西。公大有徒衆以公自追之知其畏懾。　釋文。爲。于僞反。葉夢得獻非也。說已見公羊。戎而公自追之。雖至于濟西。亦何足以爲大。范甯謂戎遠來至濟西。以有徒衆爲大。若是則戎本不至魯而公即之于濟西。何以謂之追。非傳意也。胡安國傳。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爲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閉闕而明政刑。汪克寬纂疏。按春秋書追者。以追戎濟西譏其境而不能預備也。追齊師至嶲。護其出境而弗救及之也。夫既不克預備戎備遠於未來。至於戎至境內。又不克隨時應變而拘于一時以勝爲恥之敵。及其已遠。乃輕千乘之貴。躡其後而逐之。何足取哉。　林氏曰。克叟。杜預註。孫氏曰見孫復尊王發微。吳氏曰見陸淳纂例。劉氏曰見劉敞意林及權衡。高氏曰見息齋高閌集註。臨川吳氏曰見吳澄纂言。董仲舒繁露滅國篇。曰齊桓幽之會。魯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於濟西。見魯莊公孤獨而莫之救也。陸淳纂例。啖子曰。去社稷遠追戎。危公。陸淳辯疑。左氏曰不言其來。諱之也。啖子曰。據書曰追。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爾。直言事實。有何諱乎。公羊曰。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爲中國追也。穀梁云不言戎伐我。不使戎邇於我。按言追明已去而逐之。不言侵伐。不覺其來爾。無他義。公穀又云言濟西者大之也。按書濟西識遠追爾。言大亦無義。孫復尊王發微。梁傳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于鄗弗及。是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伐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戎備。劉敞傳。此未有言伐我者。其言追何。遠之也。遠之則曷爲不言其來。不言其來者唯欲遠之也。曰。開之以虛。示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云爾爲護也。其言于濟西何。不及也。不及則曷爲不言其不及。戎過矣遠矣爲護之尚也。劉敞意林。此無愛民之意。而有不仁之心。任詐謀而尚奇功。勝固不足多也。況又不勝乎。況君之於其民也。則猶父母之於子子蹈水火。父母不避焦溺而救之矣。豈坐視之待其甦主後而施巧變哉。劉敞權衡。左氏曰不

言其來諱之也非也杜云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知之非也戎來侵魯必有兵衆魯何由不知其來不見其來乎若戎能傅羽翼不踐地忽然從空而下魯可不知耳若但旅進旅退魯無緣不知也凡事有害於義有恥於國諱之可也戎狄無義以侵伐為常魯安得恥之而安得諱之郎之戰不言侵伐以謂我有辭也今此不言侵伐又以謂諱之也若實我有辭乎實諱之乎戰與追之一也不言其伐而言戰與不言其侵而言追何以異而相反若此哉公羊以謂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非也若未至而禦何得謂之追乎此不待攻而自破者雖多言煩說猶不可解也又曰于濟西者大之也此欲引追齊師至酅以立褒貶耳彼自以弗及故得書至何足據乎穀梁曰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非也戎若不來公則無追今以戎來故得追之先言戎伐後言追戎何害於義而必欲隱其一端之實事虛說不使戎邇於我之未節如此反為戎未嘗伐我公自妄追之也若不言戎之伐我欲求以明不使戎邇於我者則春秋所書伐我是皆使其邇於我乎又曰于濟西者大之也亦非也既不言戎之來又不言濟西則當但云公追戎矣未知追之於何所邪然則此理所必書何大之之有蘇潁濱解不言戎之使何也未及侵而追之追之而去

兵未嘗交也龍學孫覺經解春秋書追二皆致之去而追之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不及先言侵而後言追蓋侵書之而既去而追之公追戎于濟西不言戎之侵伐但曰追者蓋戎來為寇以我備之而遁去兵無所加但追之而已春秋書追者二皆譏之也禦戎之道來則拒之去則勿追禦之道素脩則彼必不來來不為寇去則已又追之至濟西為公不能使之不來而使追之也齊人侵我追之至酅我禦敵之道不脩而至于見侵於其來也又無其備至已侵而去又窮追之凡追皆罪之也左氏曰不言其來諱之按文七年書狄侵我西鄙未嘗諱也公羊曰大其為中國追也按戎入中國久矣魯小國自保不暇何能為中國追乎此非也穀梁曰不使邇戎於我也案戎實至魯兵無所加而去之故不曰侵我也安得曰不使之邇我乎又曰為公之追大之也按書追所以罪公不能使之不來耳何大乎西疇崔子方經解其言追戎于濟西何蓋戎非伐我也過我于濟西公聞其過而追之期於濟西而已故先不言伐我而後亦不言弗及則異乎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也傳者謂不言其來諱之且戎伐我於我未有損焉何遽諱乎至於書狄伐我又何以不為之諱也夫戎之過我未為有罪且亦疆場之事爾而公固自追之見公之輕身而

兵行故不月以見譏杜諤會義折衷曰諸侯用夷禮於中國中國狄之伐中國中國恥之故春秋書戎夷與書諸戰伐異戎與王師戰而曰王師敗績于茅戎蓋王者之尊以自敗為文戎侵我疆不曰侵而曰公追戎于濟西蓋為內諱而以自追為文尚曰戎未來侵預禦之于濟西必書公追戎于濟西得不益大之也莫追之有既曰追則是戎入疆之後公禦之戎退而追至于濟西明矣左得其意穀近之　倚緻曰春秋尊中夏不使戎狄侵擾故但書追不言戎來侵伐之也集議見傳二十六年　諤曰春秋之時戎狄雜擾不一也今公追之而書曰公追戎于濟西者其畧之之辭歟春秋之例伐戎狄不言戰因錄內以見義猶曰中國之諸侯驅之逐之見夷狄可卻而中國交入矣今未有言伐而言追者豈非託文以大之耶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　繁露見前董仲舒繁露　纂例見前陸淳纂例　辯疑見前陸淳辯疑　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葉傳夢得傳濟西內地也前未有言戎伐我者何以至乎濟西蓋過我而躡之也戎之於魯隱之所與會桓之所與盟者也過我而躡之蓋出不意以倖其功掩不虞以來其利以莊公為緩矣然則及之乎不及也何以不言不及躡之則不責其不及也息齋高閌集註敵勝而去則不可追追者敵之敗者也敵緩而去則不俟追

追者敵之奔者也先王之法從緩不及逐奔不遠逐奔不遠則雖誘從緩不及則難陷故敵知畏而遁斯上矣吾弗追也今不書戎之侵伐我是魯人不覺其來戎兵既去公始追之故沒其戎來之端而直書追戎以見魯無疆場斥候之政且見中國蕩無禁制任夷狄之去來也若僖六年公追齊師則先書侵我後書至酅是寇及境而遽追非不知其來也止齋陳傅良後傳不言其來舉重也舉重之文約是故書公追戎于濟西則戎來侵可知已書公會晉師于瓦則晉來救可知已事在定八年春秋無費辭費辭者必言故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盟齊宋書有事于大廟遂卒仲遂書雖常事以其故不可不志也慈湖楊簡傳見疆場之無備追寇之太遠也寇至有以待之寇去不追正也端明戴溪講義隱桓之世再與戎盟則戎之狎習於魯而無忌憚也久矣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公羊曰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誠使其未至也驅而去之則有之矣其又何追焉先儒以謂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夫戎狄種落倏去忽來不可常也今一旦驟至驟去而魯人亦驟追之故春秋不言其伐然自是而後魯伐戎戎終不能為魯患追戎伐戎不可謂無功矣豺狼之性畏威則遠遁豈盟誓所可結哉平齋洪咨夔說費誓為徐戎所作征葵同日何其嚴也而僖

桓下與會盟甚至伐天王之使以歸無敢問者陸梁非一日矣。公因其來
使。追之于濟水之西。凜然種索之意。知會戎之爲可恥。則知追戎之爲可
大矣。黃仲炎通說不言戎侵伐我而言追戎者。無寇而生事也。木訥趙鵬
飛經筌魯有戎患非一日矣。伯禽之初。不免興費誓之師。自入春秋隱桓
皆會而盟之。蓋虞其爲疆場之患也。則戎之在魯。不可一日而不防。莊公
不脩戎備。其來也如履無人之境。疆吏安在哉。去而追之何益也。春秋之
書追者二。齊人侵伐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齊書侵。知其侵也。戎不書
伐。不覺其來也。不覺其來而追之。戎備虛矣。李鉉集義。程頤曰。備預不虞
武之善經也。戎來侵魯不書者。不知戎來。既去而公追于濟西。其無武備
甚矣。是危道也。　謝湜曰。寇去而逐之曰追。不書戎來侵。不知也。戎僭兵
入寇。其去也覺而追之。備守不嚴甚矣。危國之道也。故君子於既濟思患
預防。於萃除戎器戒不虞。胡氏曰見前 胡安國傳　家鉉翁詳說　左氏曰不
言其來。諱之也。杜注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此一
說也。公羊曰。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穀梁曰。于濟西者大之何也。大
爲爲公之追之也。左氏主戎備無素而言。公穀主公自追而言。前此公盟
戎會戎。皆不爲春秋所與。今追戎。以書法而言。與公之能追。公穀之說是

也。公若使大夫帥師以往。則爲其大逐賊。不足言矣。今公自將而追之至
於濟西。書公追戎者。嘉公之能自將而追戎也。有國有家者以攘夷爲重
事。諸侯爲天子守土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攘夷狄。以固諸夏
此職分之所宜爲也。諸侯若諉之大夫。大夫復諉之士卒。則皆望風退卻
而國非其國矣。追有二。追之速。雖不能與戰。春秋無譏。此是也。追之緩。不
能及。春秋所譏。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至于酅弗及。弗及云者。追之緩。不
能及也。溪堂先生集言。追而不言侵伐。雖曰尊中國。然先王之於戎狄。
來則拒之。去則不追也。追戎至於濟西。又以戒後世窮討深入之弊。敬鉉
備患左氏注疏及啖氏孫氏程氏黎氏石氏經筌皆以不覺其來。無戎備
也。去遠而追之。危道也。公穀大之說非。吳澄纂言。戎即隱公桓公與之盟
者。追謂於其已退而躡其後以逐之也。戎入魯境。魯將禦之而戎遽退。故
魯莊以兵遠追逐之至於濟水之西也。孫氏曰見前 孫復尊王發微　程端
學或問。或問公追戎于濟西。兩孫氏兩劉氏康侯高氏諸儒皆謂魯無預
備。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邪衛葉氏諸儒又謂戎不爲寇。過我而躡之。爲
出其不意以倖其功者。然乎。曰不然也。此見經無戎伐魯之辭。而但言追
戎。故意之而爲此言也。殊不知義不在於戎伐魯。而在於遠追戎耳。夫公

追戎于濟西。與公敗齊師于長勺。公敗宋師于鄑。義雖不同。而語意相似。
長勺與鄑之役。說者不聞譏魯無備也。亦不聞齊宋不伐我也。何獨於追
戎而譏其無備與戎不伐我乎。曰劉氏又謂追而不及何也。曰僖二十六
年經曰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則明言之矣。此經無明文。吾不能知其及與
不及也。李廉會通按經書追二。又見僖二十六年。左氏公羊穀梁各見前。
胡氏見前 胡安國傳　俞臯集傳釋義。戎即魯與會于潛盟于唐之戎也。齊
西濟水之西。魯公追之至此。譏其來而內無備。及其去而追之遠也。而公
穀皆曰大之非也。左氏公羊穀梁傳見前　啖氏曰見前 陸淳辨疑　胡氏
見前 胡安國傳　趙汸集傳。戎不言來。追不言弗及。略夷狄也。據僖二十六
年齊人侵我。公追齊師弗及。悉書。梁寅考義。爲國者慎守封疆。申嚴武備。
使戎狄畏威。策之上也。既犯邊境。捍而逐之。使不敢入。其次也。今魯之於
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是素無備也。斯爲下矣。李衡集說。著魯莊爲國無
警備以致寇。左氏曰見前　胡氏曰見前 胡安國傳　吳
氏曰見前 吳澄纂言　汪克寬曰見前 纂疏　公羊曰見前

秋。有蜮。

杜預註。蜮短狐
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　陸德明釋文。蜮本又作蟚。音或。本草謂之射工。
短狐本又作斷。同丁管反。狐又作弧。音胡。射人。食亦反。　孔穎達正義曰

注。蜮短生爲災。　正義曰。穀梁傳曰。蜮射人者也。洪範五行傳曰。蜮如鼈
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
毛詩義疏云。蜮短狐也。一名射景。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
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故曰射景。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瘡如疥。服虔云。
偏身濩濩或或。故爲災。沈氏云。此有蜮傳重發例者。以螟螽與蜚同是害
禾稼。此蜮則害人。故傳特發之。　要義。蜮如鼈。二名射景。見前 正義。
范甯註。蜮短狐也。蓋含沙射人。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識。厥咎國生
蜮。　釋文。蜮本亦作蟚。音或。短狐。本草謂之射工。射。食亦反。下文同。
楊士勛疏。傳秋有蜮。　釋曰。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
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也。陸璣毛詩義疏云。蜮短狐。一名射影。在江淮水
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或謂含沙射人。入人皮
肌。其瘡如疥。范引京房易傳則與五行傳說異。又云蓋含沙射人。則與陸
璣說同也。
左氏傳爲災也。　重言爲災也三。莊二十九年秋有蜚爲災也。僖二十九
年秋大雨雹爲災也。葉夢得讞。右非也。此亦以異記中國所無爾。說已見
有蜚。吳氏。三但誤傳。說秋有蜚爲災也。大凡春秋所書皆是本地素無有

而忽有為者則書。如有蜚有鸜鵒之類是也。精說同洪範紀詠有蜮為災
有蜮為災出水中。含沙三足短狐同。廢陰射影如譏譖請記蘇公刺暴
公。　傳曰見前左氏傳按說文曰。蜮有三足。以氣射害人。玄中記曰。蜮長
三四寸。陸法言曰。蜮短狐蟲。狀如鼈。含沙射人。久則為害。生南方。洪範五
行傳曰。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出蜮。陸璣曰。一名
射影。如龜三足。江淮中皆有投人影。則殺人。或云。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
疥。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蘇公作詩以絕之。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三傳
皆作蜮。詩與韻皆作蜮。俱為或音。射音食亦切。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
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注曰水蟲狐蜮之屬。王應麟困學紀聞沙隨程氏春秋
例目云。有蜮或考隸古。春秋作有蛾。蛾稚食葉蛾音特爾雅王瓘北郭注
注蜚即負盤臭蟲。劉歆曰負蠜誤矣。江休復雜志。唐彥猷有古本山海經
說蜚處淵則涸行木則枯。疑春秋所書。即以此物。若是蠜不當云有。謂之
多可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休注蜮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
不可見。象魯為鄭瞻所惑。其毒害傷人。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言有者以
有為異也。　陸德明釋文蜮音或。短狐也。或謂之射工。音食。　徐彥疏注
蜮之猶言惑也。　解云。即五行志云蜮猶惑也。皆是。　注其毒害傷人

解云。即五行志云。能射人。甚者至死是也。　注形體不可見　解云。即草
木志云。在水中射人影即死是也。　注言有者。以有為異也。　解云。謂當
先無蜮。今乃有之。桑昭二十五年經書有鸜鵒來巢。今此不書來者亂柔
所生。不從外來故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陸德明釋文。亡
音無。又如字。　楊士勛疏傳一有一亡曰有。　釋曰。舊解一有一亡。南越所生
是也。一亡。魯國無是也。今以為一有一亡曰有者。謂或有或無。特
言不常也。故書曰有。若螟螽之類。是常有之物。不言有也。上十七年云多
麋者。魯之常獸。是歲偏多。故書多也。螟螽不言多者。螟螽是微細之物。不
可以數言之。故不言多也。又每年常有。不得言有也。所以異於蜚蜮與麋
也。葉夢得讞此直謂中國所無。故曰有。若曰一有一亡。則螽螟何以不書
有乎。胡安國傳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蜮以含沙射人。其為物至微矣。嘗
人察之。以聞於朝。魯史異之。以書于策。何也。山陰陸佃曰。汪克寬纂疏。佃
字農師。宋建中靖國時人。著春秋後傳二十卷。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
時莊公上不得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上聲矣。此惡
氣之應。去聲。然其說是也。然則簫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於野。何
足怪乎。蓋蜮乃物無之惡者也。麟乃物無之美者也。春秋書物異

之應。去聲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去聲消。小人長善
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
意矣。　纂疏按春秋書螟螽條生。蟲之害稼者也。書多麋有蜮有蜚有鸜
鵒來巢。志物之為異者也。蟲之害稼。苟有蓄積以賑飢災。則不為災。物之
異常。苟能脩德以消天變。則不為異。人為不善以致天變。又不知警省而
改過遷善以消悔怒。則禍患之來弗能救矣。或謂蜮字以古隸較之。作蟘
即蟘也。食苗葉者。竊疑春秋書螽螟皆不言有。此書有蜮則為異而非蟘
矣。　杜氏曰見前杜預註。孔氏正義見前孔穎達正義。張氏曰見張洽集
註。張洽集註蜮名短狐。含沙以射水中人影中之輒病。或至於死。江淮以
南水濱有之。魯所無也。今按漢書五行志。劉向董仲舒已有是說。蓋麋者
迷也。蜮者惑也。是時文姜為亂於閨門之內。其遺毒餘患至於哀姜卒再
成弒逆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　山陰陸氏曰見前胡安國傳劉敞
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蘇轍潁濱解主於南方。魯之所
無。凡稱有皆所無也。　龍學孫覺經解蜮含沙射人之蟲也。有則為災。故書
有。有者不宜有者也。穀梁曰一有一亡。此說是也。　西疇崔子方經解蜮蜚
非所宜有以有為災也。至於螟螽之為害則多與有不足以言之矣。杜鍔

會義　言晏曰。此經文誤。而杜從解也。按爾雅蟘短狐也。含沙射人影。蓋出
吳荒江海中。非魯地所有。春秋災異螟螽之類有害嘉穀則書之。此知經
文誤者。於文非蟘。乃蜮字也。皆由隸簡相傳篆隸之變。所以謬耳。爾雅食
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皆記所害之由。是以有蜚有蜮或螽或螟
則書之。故傳曰秋有蜮為災也。蓋秋苗將成而蟘食其葉使不豐茂。是為
災。故書之也。求於螟蝗螽蜚之類。豈不明辨者乎。　謝曰春秋詳記災異
雖物之為害亦書之。今蜮者傳及諸儒皆以為傷人之異。而胥要又謂蜮
為蟘。是以惡其傷五穀而書之。蓋亦重民命之一端耳。左氏公卜說謂曰
各見前。何休曰同前。孔穎達正義。葉夢得傳記異也。蜮與蜚皆害人之物。
蜮蜚中國所無也。鸜鵒魯所無也。以所無則有為異矣。忠齋高閌集註蜮
短狐。能含沙射人。生於南方。此必非魯之所有也。以春秋古隸較之。蓋其
文非蜮。實蟘也。亦作蟘。或蟘。而公羊亦作蜮。豈非緣簡失傳。因亂而為蜮
歟。蟘即螣也。食苗葉者。以農災故書。趙湖楊簡傳書災異也。含沙射人。端
明戴溪講義蜮之為物。含沙射人。南方多有之。非魯所宜有也。世之治也
地氣自北而南。及其衰也。自南而北。蟲魚禽鳥隨地氣而遷焉。有蜮有鸜
鵒。皆紀地氣之變也。平齋洪咨夔說。短狐以含沙射人為災。前所未有也。

賊臣之惡德而未動而象已兆矣黃仲炎通說杜預云蜮短狐含沙射人
影為災也或謂短狐之蜮蓋出炎荒江海中非魯地所有蓋文誤爾蜮當
作蟚是不然經書有者不常有也蜮非魯地所有故以有為異也爾雅蟊
食葉曰蟘若使是蟚當從書螟之例不曰有也不詠趙鵙飛經莖蟚含沙
射人今蓋亦微矣而聖人書之以記其異蜮雖微必有以感之者觀乎此亦
可以見人君之德不可毫釐虧也毫釐之虧異日感之聖人不以微不書
欲人君之謹所感也李俞集義謝湜曰蜮獸之為人害者也蜮不宜有有
則為災冬多麋夏戎生秋有蜮皆政事荒怠所致故書明安國曰見前呂
祖謙曰見前東萊集說家鉉翁詳說穀梁曰射人者也杜注短狐也含沙
射人為災疏云一名射影謂其伏水中射人之影而人不悟其後處叉通
於哀姜陰蓄異謀而公不能察以召末年之禍蜮為之先矣黃震日抄張
氏曰蜮名短狐魯所無也愚意此其所以書有也左氏曰見前敬鉉備忘
蜮南國所有魯舊所無也凡舊所有則曰見或曰生或舉其名皆以災異
則書也舊所無則書有以異之蜮之狀先儒多言水中短狐似鼈含沙射
影為毒者也左傳注疏及穀梁注毛詩陸璣之疏皆同其致之與應蓋旬
方所有傳謂淫亂之氣所生是胡氏取之意豈文姜所致邪蘇氏經筌守

是任氏人云為光為蟚乃說佞之應陸佃曰見前胡安國傳程端學或問
曰有蜮齊氏作或爾雅食葉曰或蟚者短狐含沙射人影蓋出炎荒江海
中非魯地所有皆由隸簡相傳篆隸之變所以謬者然乎曰不然也經書
曰有是未嘗有而有也此其所以異也且春秋螽但曰螽螟但曰螟未嘗
書有也麋則曰多亦未嘗書有也然則蜮之為物也非所當有而有者也
且蟚之一字三傳所同未可以意改經也程端學辨疑穀梁曰一有一亡
曰有蜮射人者也此地本無而忽有之則為有一有一無之說未辭也李
廉會通按記異書有三比年有蜮莊一十九年有蜚昭二十五為有鸜鵒
來巢公羊曰此不言來者氣所生非自外來也左氏公羊穀梁各見前
胡氏見前胡安國傳王元杰讞義曰蟚生於秋含沙射人為害於陰陰淫
之兆也按洪範五行傳蟚如鼈三足或謂生於南越其地多蟚詩云為鬼
為蟚則不可得故以異而書之噫世衰道微陰慝並作天變動於上地變
動於下物雖至微而陰淫之象驗矣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梁寅考義麋
魯之所有而多則害稼故書曰多麋蟚魯之所無一名短狐能含沙射人
有則為異故書曰有蟚李衡集說肴曾莊無善
攻以致災異之多公羊曰見前穀梁曰見前胡安國傳

冬十月

重言冬十月十三註見桓

元年杜諤會義一時無事書首時黃震日抄書以備四時之終
左氏傳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杜預註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
權城鬬緡楚大夫陸德明釋文緡亡巾反孔穎達正義疏鬬緡尹之
正義曰尹訓正也楚官多以尹為名此滅權為邑使緡為長故曰尹也
以叛圍而殺之注緡以權叛釋文以叛絕句本或作畔俗字也遷權於
那處注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釋文那處那人作舟同乃
多反下呂呂反又呂慮反編必綿反一音步典反使閻敖尹之注閻敖楚
大夫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注驚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
取之遂門于楚注攻楚城門閻敖游涌而逸注涌水在南郡華容縣閻敖
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釋文涌音勇水名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
巴人因之以伐楚林堯叟句解初楚武王克權權國名克勝也此原先時
事使鬬緡尹之鬬緡楚大夫尹守權官名使鬬緡為權尹以守之緡音
民下同以叛鬬緡以權叛圍而殺之楚圍權而殺鬬緡遷權于那處遷權之
民于那處楚地那音儺處上又去使閻敖尹之閻敖楚大夫使敖為那
處尹及文王即位四年楚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在六年而驚其師巴驚
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巴人被驚而叛伐楚邑之那處取之巴取那處

遂門于楚巴兵攻楚城門閻敖游涌而逸閻敖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
而走涌水名涌音勇楚子殺之楚文王討其罪而殺其族為亂閻敖之族
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巴人因閻敖之亂以伐楚國東萊呂祖謙傳說
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楚之所以遷之者
緣地勢阻
險續說同

丙惠王

十有九年

注見莊蔡穆齊桓十一年晉獻二年衛惠二十五年蔡哀二十年鄭厲二十六年曹莊二十七年陳宣十八年杞共六年宋桓七年秦宣公元年楚文十五年吳

春王正月

重言春王正月十二年也見桓十二年范寧註傳
太戎分此以下為莊公與閔公同在家鉉翁詳說是秋周有
子頹之難惠王出居于鄭之櫟春秋不書義見二十一年

夏四月

重言夏四月首時十一年見桓九年息齋高閌集註連三時無事義見
桓九年
左氏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杜預註禦巴人當巴人于津楚
地或曰江陵縣有津鄉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注鬻拳楚大閽杜預註

戈邑縣。陸德明釋文：鬻，音育；拳，求圓反。閽，音昏，守門人也。嬴，音盈，姓也。字從女。　孔穎達正義疏：注黃嬴姓。　正義曰：世本文。敗黃師于踖陵。注：踖陵，黃地。　釋文：踖，在亦反，一音七略反。還及湫，有疾。注：南郡鄀縣東南有湫城。　釋文：湫，子小反，鄀，音若。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注：夕室，地名。　釋文：夕，朝夕之夕。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注：絰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　釋文：絰，田結反。絰皇，闕也。疏注絰皇至失職。　正義曰：鬻拳自殺以徇，當是近墓之地。宣十四年傳稱楚子聞宋殺申舟，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則窒皇近於門，亦當是寢門闕也。知此絰皇，亦是冢前闕也。且此人生為大閽，掌守門，故此亦是守門，示死不失職也。餘書無絰皇之名，蓋唯楚有此號也。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注：若今城門校尉官。　釋文：強，其丈反。大伯，音泰，校，戶教反。字從木。　重言罪莫大焉六。僖二十三年，三十三年，襄三年，二十七年，昭公十四年。使其後掌之。使其子孫常主此官。疏以為大閽謂之大伯。　正義曰：周禮天官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玄云：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秋官掌戮：墨者使守門，刖者使守囿。則閽不使刖，而

鬻拳得為閽者，周禮也。官之屬有司門，下大夫二人，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鄭玄云：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此注亦云若今城門校尉官。然則鬻拳本是大臣，楚人以其賢而使典此職，非為刑而從之。其為大閽者，當如地官之司門，非天官之閽人。亦主晨昏開閉，通以閽為名焉。謂之大伯。伯，長也，為門官之長也。使其後掌之。注：使其子孫常主此官。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注：言愛君明非臣法也。楚能盡其忠愛，所以興。疏注言愛君明非臣法也。　正義曰：何休膏肓云：人臣諫君，非有危亡之急，而以兵臨君，開纂弑之路。左氏以為愛君，於義左氏為短。故注言此以釋何休之難。　要義：鬻拳葬于冢闕，示死不失職。　此大閽，當如司門，非閽人，今若漢官城門校尉。　言鬻拳愛君非臣法。　並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承上文巴人伐楚之師。大敗於津。津，楚地。楚子為巴人所敗。還，楚師既敗而歸。鬻拳弗納。鬻拳，楚大閽，守門官。弗納楚子，欲激其志使別立功。　鬻音育。遂伐黃，黃，嬴姓國。楚子感其忠，遂伐黃國。敗黃師于踖陵。踖陵，黃地。楚敗黃師于踖陵之地。　踖，音迹，又七略反。還，楚子自伐黃歸。及湫，湫，楚地。　湫，湫上聲。有疾。楚子有疾病。夏六月庚申，卒。楚文王卒。子堵敖立。鬻拳葬諸夕室。鬻拳葬

楚文王于冢墓之門，亦自殺也。鬻拳亦自殺，而葬於絰皇。絰皇，冢前闕。鬻拳自以生守門，故死葬絰皇，欲不失其職。初鬻拳強諫楚子。先時鬻拳為楚之臣，常以事強諫楚文王。楚子弗從。楚子弗從鬻拳之諫。臨之以兵。鬻拳以兵劫楚子，懼而從之。楚子恐懼而從其諫。鬻拳曰：鬻拳自謂吾懼君以兵，言我以兵懼吾君，罪莫大焉。人臣之罪莫大於此。遂自刖也。遂自刖其足，以示劫君之罰。楚人以為大閽，楚子以鬻拳為賢，任就自刖，不可復用，故以為大閽，若城門校尉之官。　閽音昏。謂之大伯，以大伯與其名，稱亦寵異。　大音泰。使其後掌之。使鬻拳之子孫常主此官。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君子謂鬻拳可謂以忠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以兵諫君而自刖其足。刑猶不忘納君於善。既刖其足，猶持進忠諫，不忘納君於善。此言鬻拳所為，非人臣之法，但其心忠愛。　自白，惟楚文王能盡其忠愛，所以興也。止齋陳傅良章指：夏六月庚申，卒。傳見楚卒，猶未見於經。至文元年弑君始書之。東萊呂祖謙傳說：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夫勝負兵家之常，而楚子一敗之後，鬻拳何故便不納？蓋楚正是圖霸之初，不是尋常時節。一小不勝，則聲勢不張，群蠻小國必乘勢共起而叛之。此鬻拳所深慮也。況此一敗，又非是小小不勝。鬻拳如

何不出來強做得。此又見楚方興時，便自有這般人。觀其以兵諫楚子，便見鬻拳乃是朴直木強底人，忠於國家，不知其它，只是不曾識得道理。左氏謂之可謂愛君，此亦是左氏不明得大處。故杜氏注云明非臣法。此一句雖非是左氏本意，然杜預却以此一句救左氏之失處。續說同東萊呂祖謙博議：鬻拳兵諫。　此篇論進諫之道。出處見前左氏傳。　主意：人臣諫君不患君之未從，而患諫之未善。鬻拳不求之己而求之君，所以至於劫君以兵也。古今以人君拒諫為憂，吾以為未知所憂也。首人君之惡，莫拒諫居其最。置是而不憂，將何憂曰？君之拒諫可憂，而非人臣之所當憂也。君臣同體，君陷於惡，臣不為之憂，將誰憂曰？君有君之憂，臣有臣之憂。未聞舍己之憂而憂人之憂者也。人臣之憂，在於諫之未善，不在於君之未從。此兩句立一篇主意。諫之道難矣哉！就諫之未善一句發明。誠之不至，未善也。誠謂洗實懇切。理之不明，未善也。理謂敷陳義理。辭之未達，未善也。辭達則首意明白。氣之不平，未善也。氣平則言語婉順。行之不足以取重於君，未善也。平日操履無玷，然後取重於君。言之不足以取信於君，未善也。坐以待旦，夜以繼日。平日議論不欺，然後取信於君。此數者有一未善，皆未及諫之道。其所憂者惟恐吾未盡諫之之道。此起語諫之未善。

亦何暇憂其從否乎。照起語不在君之不從不憂術之未精而徒憂病之難治。引醫爲喻。術謂診視。天下之拙醫也。拙醫以喻不善諫者。不憂筭之不多而徒憂敵之難勝。引將爲喻。筭謂謀畫。天下之庸將也。庸將以喻不善諫者。臣之納諫者。苟尤君而不尤己。又說尤猶責也。責君不從不責己。諫太高。不能導君使自從。而欲强君使必從。導謂開導以義理。强謂逼脅以辭説。其流弊終至於鬻拳脅君而後止耳。引入本題。不費力。鬻拳豈欲脅君哉。推原鬻拳之心。吾告而不聽。故出於强。謂强諫是乎。强而不聽。故出於脅。謂臨之以兵。君愈不聽。而愈求之於君。不能反己以盡諫之道。曾不知反求吾納諫之道盡歟否歟。鬻拳之失。正在於此。諫吾職也。聽君職也。斷出職字又新。吾未能盡其職。諫之未善。是未盡其職。乃欲越其職以必君之聽可乎。强君之從。是越其職。祭在人。享在神。人引祭祀爲喻。諫在臣。猶人之祭。聽在君。猶神之享。有孔子而魯不治者。引孔孟事證極明切。諫在孔子而聽在魯侯也。見論語。孔子善諫而魯侯不善聽。故魯不治。然孔子何嘗强魯侯之必聽也。有孟子而齊不治者。諫在孟子而聽在齊王也。見孟子。孟子善諫而齊王不善聽。故齊不治。然孟子何嘗强齊王亦必聽也。孔孟急於救世。豈在鬻拳下乎。此一轉極有神。狀坐視齊魯之失道。終

不肯强齊魯之君者。不肯如鬻拳之强諫。盡臣之職而不敢越臣之職也。盡臣職以善吾諫。不越臣職以必君之從也。鬻拳之事君。其視孔孟未能萬一。而未及萬分之一。而遽欲脅君乎。孔孟不敢而鬻拳敢爲之。當其臨楚子以兵。乃懼楚子不納也。懼君不納其諫。故至稱兵。幸楚子不以爲悖耳。幸而楚子不治鬻拳悖逆之罪。苟楚子之不從。吾不知鬻拳何術以繼之乎。繼以兵而不從。是時更有何策可施。不幸爲楚子所誅。設使楚子責其伐君之罪而誅戮之。則陷於逆亂。以臣伐君。大逆不道。其心迹終無以自見於後世矣。後世之人不復知其忠諫之心。而徒見其逆亂之迹。鬻拳亦知其不可繼。自知懼君以兵非後世可繼之道。自謂吾心忠而迹逆。心順而迹悖。欲以刖足之心明吾兵諫之迹。心迹二字應上文刖足以明其心之忠。以蓋其迹之逆。後世欲學吾之兵諫。盡學吾之刖足乎。發明上文不可繼之意。刖足不可學。則兵諫亦不可學也。以見其非可繼之道。聖人之道。欲後世之皆可學。孔孟事君之道是已。鬻拳之事。欲後世之不可學。何其與聖人異耶。此等處回斡極精神。而兵本皆削去。不知何也。先之以稱兵。後之以刖足。二者皆非可學之事。壞於前而脩於後。兵諫之迹已壞。故以刖足之心脩之。闕於前而閑於後。隨失隨救。僅然不穿。説盡鬻拳之

心。吾恐聖人之舉事不如是之煩且勞也。歷前與聖人異。道有樞。戶有樞。道亦然。言有會。事有會。言亦然。樞移則舟轉。輪運則車行。設喻進諫者。如舵之轉舟。輪之運車則不難矣。是豈在於用力耶。舟車猶不可用力。況君可以力勝乎。古之人固有廣廈細旃之上。前王言漢有廣廈之中細旃之上。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從容片言。基平治之原者。言先而論道之時。一言之間可以興起治功。固未嘗動聲色。費辭説也。如舵轉舟。如輪運車。曾不費力。牽裾折檻。牽裾。辛毗諫魏文帝事。折檻。朱雲之斬張禹事。此皆强諫其君者。已爲下策。皆出於不得已。況動干戈於君側邪。況謂鬻拳之稱兵乎。荀卿儒之陋者也。用荀子輔拂説結尾。其論諫諍輔拂。音弼。乃曰自能率群臣百吏相與强君。强之一字與鬻拳何異。君雖不安不能不聽。强君欲不安。然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强諫之功。若此謂之輔拂之説。詳見荀子。又直筍即鬻拳之説。言荀卿之說與鬻拳一同。皆欲以力强其君者也。以强之一字斷二人之失。匹夫所恃以動萬乘者道存焉耳。議論大。荀欲與君較力。反説人臣無道以動其君。徒以力而强其君者。是與者與猗頓較富也。猗頓古之富人。言者以喻匹夫備相以喻人。從危矣哉。欲自以其諫而强役者。敬鉉續屏山杜氏道説傳箋諸夕室云云。亦

自殺也。而葬於絰皇。注絰皇冢前闕。生守門死不失職。夕室。地名。夕室猶言窀穸。窀穸訓爲長夜。夕室乃長夜之所也。下故言葬於絰皇。言君則葬於宅兆。已葬於門也。夕室非地名也。以下與絰皇文勢相連。不可獨謂夕室爲地名也。鬻拳葬楚王。故言諸乃之於也。自殺以葬。故言於。此虛字之法也。　鬻拳强諫至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注言愛君明非臣法也。楚能盡其忠愛。所以興。今直錄其傳及注。可否自見。何休之言備矣。兒跽或猶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曰伊尹欲格君心之非。使容遭先王以啓孝敬之心。故太甲卒爲令王。鬻拳之强諫。君不見有大惡。且無功而還。亦常事爾。初臨之以兵。後閉城不納。使其君終死于外。雖自刑自發有忠愛之心。不足以自贖。何敢望伊尹。杜注故止以楚所興之由釋之。與其言此。不若言傳寓容有誤。或曲解之。猶爲愈也。趙汸補註庚申卒。今按當齊桓始伯。楚人於魯。婚命不通。此申之種本

左氏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杜預註。王姚。莊王之妾也。姚。姓也。陸德明釋文。姚羊消反。嬖必計反。頹徒回反。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註。惠王。莊王孫。取蔿國之圃以爲囿。註。圃。園也。囿。苑也。　蔿大圉必古反。又音布。圃音　人。徐于有反。苑於阮反。　孔穎達正義疏。注。圃園也

圃。苑也。正義曰。家語云。圃園。樹草木。鄭玄云。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詩云。折柳樊圃。蓋十八年築鹿囿。然則圃以蓄禽獸。所以樹果蓏。圃則築牆爲之。所以蓄禽獸。二者相類。故取圃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註。邊伯。周大夫。釋文。近。附近之近。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三子。周大夫。釋文。跪。求委反。而收膳夫之秩。註。膳夫石速也。秩。祿也。釋文。收。式周反。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註。蘇氏。周大夫。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鄭。自此以來遂不和。要義由植以積怨各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初王姚嬖于莊王。王姚。莊王之嬖妾。杜云姚姓也。二莊王。嬖音閉。生子頹。王姚所生子頹有寵。其少學於子師。爲蔿國爲之師。莊王使蔿國爲子頹師。及惠王即位。惠王。莊王之孫。即王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惠王取蔿國之圃以爲王之苑囿。邊伯之宮。周大夫邊伯之宮室。近於王宮。附近於王宮。王取之。惠王又取邊伯之宮室以益王之宮室。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惠王又奪周大夫三人之田。跪。求委反。而收膳夫之秩。膳夫石速也。惠王又收石速之秩祿。故蔿國民圃者。邊伯民宮者。石速民秩者。詹父子禽祝跪民田者。作亂。傳詳言六人作亂之因。因蘇氏。蘇氏周大夫。惠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鄭。自此遂與周不和。故因之以

作亂。東萊呂祖謙傳說。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公子頹以伐王。惠王致亂之因。只是自貪裒聚積。說同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四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五

十八陽

莊

莊公二十四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註。無傳。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略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釋文。媵。以證反。又繩證反。送女曰媵。音孕。於竟。音境。操。七刀反。孔穎達正義。疏。十九年。註。公子至來伐。正義曰。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穀梁文雖不明。其意亦爲魯女。左氏無傳。杜彼爲說。故云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穀梁傳曰。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以未入國。略而不言陳侯夫人。成九年伯姬歸于宋。晉衛齊三

國來媵。然則爲人媵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適而行。此鄄是衛之東地。蓋陳取衛女爲婦。魯使公子結送媵向衛至鄄。聞齊宋爲會。將謀伐魯。故權事之宜。去其本職。不復送女至衛。遂與二君會盟。故備書之。告送女至鄄。俘女會盟。鄄是盟處。故言于鄄。非本期送女使至鄄也。既盟之後。遂不復送女。其盟本非公意。又失媵陳之好。故至冬而三國來伐。結之此盟於魯無益。故無嘉善之文。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衛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四日之間不容反報。亦是專命而盟。患難俱解。故再稱名氏。於而貴之。與此異也。宣十二年宋華椒承群偽之言以誤其國。宋人被伐。而華椒令三國伐魯。不貶公子結者。結之爲盟。本欲安社稷利國家。與華椒事異。故不貶。要義。公子結送事無益有害。尺媵皆送至嫁女之國。從適而行。正見前正義。公羊傳。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何休註。言往媵之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陸德明釋文。娣從。才用反。下註同。徐彥疏。媵者何。解云。媵是常事。例不見經。今而書之。故執不知問。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註。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妒。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九者

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　釋文：嫉，音疾，又音自。疏：姪者
何　解云：姪娣異等，而與嫡俱行，故執不知問。　娣者何　解云：與姪同
倫而在姪下，故執不知問。　諸侯至再娶　解云：傳言此者，解所以有媵
之意，言諸侯娶女非一者，正由不得再娶故也。　注必以至人喜也。　解
云：即穀梁傳云：一人有子，三人緩帶。范氏云：欲共事其妹夫也。　注所以
防嫉妬。　解云：謂三人不相嫉妬。　注令重繼嗣也。　解云：謂三人不相
疾共保其子。　注因以備尊親也。　解云：謂備姪所以尊尊，備娣所以親
親，共上尊下親，皆備嫡也。　注九者，極陽數也。　解云：謂對一三五七以
為極矣也。　注關媵路　解云：謂亦有為嫡之望也。媵不書，此何以書？　注
據伯姬歸于紀，不書媵也。疏注據姬歸于紀者。　解云：在隱二年冬。為其
有遂事書。注為下有遂事者也，故書所以不當書，以起將有所詳錄，猶伯
姬書媵也。不媵則當取傳書者，據本文言公子結如陳已及齊侯宋公盟
于鄄。　釋文：為其，于偽反。注及下注同。疏注為下有遂事者也。　解云：即
遂及齊侯宋公盟是也。　注故書所至不當書。　解云：謂書媵是也。　注
以起將有所詳錄　解云：正欲見盟事之重，合詳而錄之。　注猶伯姬書
媵也。　解云：即成八年衛人來媵，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九年

晉人來媵，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十年齊人來媵，傳云媵不書，
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
以眾多為侈也者是也。　注言公至盟于鄄。　解云：是其得書之文也。大
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注以外事不素制，不豫設，
故云爾。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注先是鄄幽之會，公
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
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竟乃得專之也。
盟不地者，方使上為出竟地，卯又出地，嫌上地自為媵出地也。陳稱人者，
為內書，故略以外國辭言之。此陳侯夫人言婦者，在塗也。知之者，禮夫成
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盟不日者，起副家後，背結之約，非結不
信也。　釋文：矯，居表反。難，乃旦反。背，音佩。疏注先是至不至。　解云：即上
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以下
同盟于幽是也。正以彼二經皆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矣。　注欲深謀
伐魯　解云：正以善而詳錄之，故知欲伐矣。　注先書地　解云：謂書鄄
是也。　注明出竟乃得專之也。　解云：正以鄄為衛地故也。　注此陳至
在塗也。　解云：知隱二年傳云在塗稱婦是。　注知之者，禮夫成也。　解

云：正以此婦未成為夫人，故加之婦也。若其已配，禮宜言仍陳夫人，不假
言之以婦也。　注冬齊至西鄙。　解云：即下經是也。　注而盟不至不信也。
解云：以公羊之例，不信者書日，故知如此解。洪潛紀詠：一聘九女
諸侯九女俱，異於二女不同居，祁祁姪娣眾歸妹，惠及宮人寵貫魚。　按
睽言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革言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謂二陰同居，各
有從夫之願。歸妹言歸妹以娣，謂少女從娣而嫁，合於九女之說。剝言貫
魚以宮人寵，謂制小人如御宮人。詩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亦猶是也。其
後周衰禮廢，異姓來媵，至於三國者有之，諸侯再娶者多矣，如鄭文公又
娶于江，又娶于蘇，衛莊公娶于齊，又娶于陳之類，三國媵之，非禮，其說在
後篇。公羊曰：見前。穀梁曰：見後。受命不受辭。　受命宜乎弗受辭，可安社
稷則專之。聖經與結稱公子，三國來攻匪敘師。　按盟稱公子，是與其盟。
至冬三國伐西鄙，則皆稱人，不罪結也。啖氏曰：結稱公子，以其憂國，故嘉
之。公羊曰：見前。穀梁曰：見後。杜氏見前。杜預註。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
其志何也？辟要盟也。范寧註：魯使公子結媵二國之盟，欲自託於大國，
而審得盟與不，故以媵婦為名，得盟則盟，不則止，此行有辭也。　陸德明
釋文：要，於遙反，注同。　楊士勛疏：傳辟要盟也。　釋曰：文十六年季孫行父

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此者齊宋不許，亦當云弗及盟，而云辟要盟
也者，彼以行父失辭，又無媵事，故云弗及盟，此有媵事，若齊宋不許，則直
書媵事而已，故云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
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註以輕遂重，無他異說，故知辟要盟耳。　釋
文：見，賢遍反。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註但舉遂事，假錄媵事耳，故略言陳
人之婦，不處其主名。　釋文：為，于偽反，下注但為並主名。　釋曰：假錄媵
事者，媵是小事，不合書經，今就書之，故云假，非謂無媵事也。不處其主名
者，謂不言陳夫人而云陳人之婦，是不處其主名也。其不日，數渝惡之
也。　釋文：數，音朔。惡，烏路反。疏傳數渝惡之也。　釋曰：數，疾也。謂秋與盟，冬
而見伐，變盟之疾，故不書日以惡之也。或以為數為今久，以秋西鄙相
年，齊又伐，伐故云數，理亦通也。葉夢得讞：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至國
重無說。　右媵淺事不志是也。此蓋欲見公子結之遂，故不得不先書，若
結實受命於魯，使以媵往，伺二國而強與之盟，則既得盟，自不必見媵而
直書盟，何用著結之遂？若結但以媵往，遇二國而自請與之專盟，則非魯
之要，何用見其辟？傳言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是謂結本無媵事，魯欲強
二國而要盟，虛設媵事以往，經因辟其名以志之，不唯齊宋大國不可欺

以虛言，且是時齊宋强而魯弱，魯亦安能使人越境要盟而必其從乎。程伊川傳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爲媵而往，盟爲遂事。程氏遺書又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曰：此是本去媵婦，却遂及諸侯盟，聖人罪之之意在遂事也 胡安國傳媵淺事，陳人微者。汪克寬纂疏：侯許小者，汪吃之間有嫡不以其媵者數。士夲僅媵而書于與？卿大夫士皆有媵，但以公有耳。公子往焉，是以所重，猶乎禮之輕者也。齊侯、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無與音猶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纂疏薛氏曰：正卿送媵，禮之過也。遂盟，非其事也。禮者不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蔑之始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己也。纂疏：陳衛人魯人無人來媵，苟微者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纂疏：公子遂會翦戎盟于暴，不言遂。趙氏曰：大夫特盟公侯非禮也。遂者專事之詞。纂疏：公子遂土事也。何氏曰：士猶造也，專事之詞。孔氏正義：遂擅成事也。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公羊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爾。纂疏：[illegible]

則不過擅其事，宜而專制慮封之辭而已。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去發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纂疏呂氏曰：使結洗盟而齊宋不來伐，猶當以擅命之罪加之，況無益而有害乎。愚按前漢馮奉世矯發兵擊破莎車，議封奉世，蕭望之曰：矯制發兵，雖有功効，不可爲後法。陳湯矯制發兵，與甘延壽襲斬郅支單于，罷遷論功，匡衡等以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不宜復加爵土。先儒謂奉世延壽湯矯制以成功，望之衡以爲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今考朱子綱目，凡此類悉以矯制書之，宜非取法春秋譏公子結之遺意云。然考之傳註，說穀梁者以謂公子結之媵與盟，皆出君命。左傳註疏則謂魯使公子結往媵，而盟非魯公意。臨江張氏、臨川吳氏又以盟出君命，而媵乃結之私事。據文定傳則二事皆非君命。竊考經文不書如陳送媵，而書媵陳人之婦，則非奉君命而媵陳之微者矣。微事不見於經，書者，譏其因事與齊宋盟耳。若齊宋之盟出於公命，當如公孫茲如牟，因聘而娶，經但書聘而不書娶，此亦但書盟而不書媵矣。　吳氏曰：見陸淳集傳微旨及陸淳纂例。家氏曰：見家鉉翁詳說。孫氏曰：見孫復尊王發微。蜀杜氏曰：見杜諤會義。劉氏曰：見劉敞權衡。張

洽集註。愚按是時，莊公昏懦，文姜制國，政事不修，君命不重，故結無復君言不宥於家之禮，而以私家之鄙事參會霸之大命，先私後公而無所畏。興戎致討，而莊公不誅，國之無政莫大於此。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如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爲臧孫之私行也。諸家之說，獨程子爲得之。程子曰見前程伊川傳。董仲舒繁露精華篇曰：春秋大夫有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鄄，道生事，從齊桓命，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之危也。陸淳纂例啖子曰：凡媵常事不書，公子結爲遂事起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故書。禮當二國媵，公羊云媵不書，穀梁云媵淺事也，不志，此說皆是。左氏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若然，則皆姓之邦姓曹，此二國同姓至少，如嫁女欽爲媵乎？然此禮雖行，今不取。趙子曰：左氏云異姓則不合媵，則成十年直云齊人來媵，足知非禮，何假先書衛乎。所以先書二國者，明九女已足，而又來媵，所以爲失禮，非謂譏異姓來媵。其義亦甚明。陸淳集傳微旨啖氏云：媵卑者之事也，稱公子，嘉其憂國之義也。先地而後盟，見出境也。此言結之本反他處並不見於經，必非命卿也。嘉其既出境外，能與齊宋爲盟，以安社稷，故特書公子，此亦變之正也。此義與屈完書族義同。公羊穀梁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媵書者爲遂

事起也。公子結受命媵陳人之婦，不受命與齊侯宋公盟，結矯命專盟，故曰遂以惡之，非謂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按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襄二年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孔子皆譏之，何獨與公子結也。若以書至鄄爲出境乃得專之，則公子遂自京師如晉，仲孫蔑會晉荀罃自戚城虎牢，豈非出境也哉？況秋與齊侯宋公盟，而冬齊人宋人陳人加兵于魯，非所謂可以安社稷利國家也。陳稱人者，媵不當書，故略言之也。劉敞傳媵者何？送女也。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遂而權國義也。其權國奈何？齊侯宋公之在鄄，則魯人憂，大夫以君命出，苟有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結之遂乎盟，春秋與之，何用見春秋與之？公子之尊，非稱也；媵陳人之婦，非志也；于鄄，非地也。稱所非稱以見義，志所非志以見事，地所非地以見權，唯義爲可以權。劉敞意林：好功名任智數者亦多爲義與權矣，未必中也。故明於王者之制，乃可以爲義；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相伐，而有親親友賢善鄰之義，此結所以得爲魯設免難之策，爲齊宋畫講好之計，俱合於道，其功甚美，而身固在竟外也。與專命君側者異指，是乃春秋之予結者也。劉敞權衡杜云大夫出有可以安社稷利

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鄄閒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常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然則杜氏謂結所行是乎非乎以為是不得云本非常公意而失媵陳之好也以為非不得云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且齊宋有會結權事之宜而與二君盟何事之權也安社稷利國家專之為可今結與二君盟而三國來伐是社稷不安國家不利而結去其本職是專命矣肇湖專命春秋貶去其族結亦專命今何故不貶其族也然則杜氏欲言結之行事而不得其義者也是非不決難以教後世矣　公羊以謂媵者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陳人者陳侯也非也云公子結以妾媵歸陳侯之婦則文理不成又無故貶損陳侯使從人稱非正名之義蓋媵者送女也陳人者陳大夫也不煩說矣又曰諸侯一娶九女諸侯不再娶亦非也假令諸侯之正妃卒則右媵攝事右媵復卒則左媵攝事而左媵復卒豈可以宗廟社稷與衆姪娣共之哉獨不為輕宗廟社稷乎禮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由是而言宗廟不輕於族人國君不輕宗子宗子猶不以妾為婦國君何故反得以妾為婦哉然則諸侯自合再娶再娶者不備三歸可矣昔武王崩成王年十二若不再娶安取此子哉苟令武王三十而娶其后亦二十而嫁比武王之崩后亦八十三矣計生成王時不減七十此非人世所有也可得強云不再娶乎成王又自有母弟事皆驗著非一娶明矣穀梁曰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非也魯誠欲自託於大國者豈敢以媵婦之名而遣使者以取戾於霸主哉使者御媵婦之命而遂要大國之盟是乃要盟矣何謂辟要盟乎假令魯以專使參盟於大國雖不得盟而無怨今乃飾卑者之任而干大國之重魯何倒行逆施而為此哉且魯乃欲辟要盟故使者以媵婦往不以要盟往也其意欲持兩端若得盟則固曰吾求盟也不得盟則將曰吾非盟之求而婦是媵爾今結既得盟而春秋猶記其媵陳人之婦何哉且魯之為此謀者欲以誑齊宋乎則亦必誠有陳人之婦者乃可施其謀矣無陳人之婦則不成為媵而傳又言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乃似虛為此名爾非實有陳人之婦也推其意無一可曉者豈誠魯人之事哉豈誠魯人之事哉蘇穎濱解媵不書以遂事故書其曰陳人之婦畧言之也大夫受命以出共命而不敢專正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不得已而專之可也非利而專之則是擅命者不稱公子肇之伐鄭伐宋是也結雖擅命而稱公子蓋許之也龍學孫覺經解媵者常事春秋不書陳人娶姬姓之女曾使其臣公子結媵之結行而

成宋盟遂詐公命以盟齊侯宋公於是之時齊桓方伯而宋又彊國公子結不終媵事而欲交歡伯主終之齊宋皆怒陳亦棄好是年之冬三國皆來伐我西鄙由公子結之遂事召之故先書媵事于鄄以見其失陳之因次書遂盟又見其召寇之迹公子結本以媵往而媵事不終及齊宋盟而齊宋皆怒是公子結一出而召三國之師為結者不勝其罪矣所以使之者猶未免乎有罪也公子結於此書之後遂不復見陸淳以謂有遂事之美故特書之然公子結遂盟而召寇不可謂賢也或以為貶之故不書卒然春秋之間惡有甚於公子結遂事而書卒者矣皆不通此蓋以其遂盟召寇特書之爾若於其卒則其不為大夫自不當書矣盟不言地盟于鄄也書及公子結為志也公羊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按結之遂事而致三國之師豈得謂安國家利社稷乎穀梁曰辟要盟也按春秋記事安得虛加其文乎若魯自辟要盟孔子亦當考實而出之也杜預曰結去其本職與二國盟本非公意又失媵陳之好故冬來伐此說是也西疇崔子方經解凡內大夫以君命出曰如某今公子結媵而不曰如陳蓋結實欲要齊宋之盟故假媵事以行爾而非有君命矣且媵非所以于鄄者也遂及齊侯宋公盟惡專命也杜諤會義摘微曰結本為媵使遂專會盟利國家衛社稷者臣不得以專之故書首末且明指掌義曰穀梁以未入國畧而不言陳侯夫人也然則為媵人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嫡而行鄄是衛之東地也至鄄停女會盟故言于鄄非本期送女使至鄄也其盟本非公意又失媵陳之好故至冬而三國來伐結之此盟於魯無益故無嘉善之文也發微曰陳稱人者媵不當書書者為遂事起結擅命專盟故曰遂以惡之新義曰稱公子者始受君命辭遂而加及者何累言也何言乎累冬三國之師伐我西鄙由此盟也索隱曰春秋書內大夫遂事者何也誅其專而不忠不臣者也凡內之大夫因君命以出而自專自肆遂生他事者皆書曰遂若公子結之類是也大夫竊諸侯之命而專之者蓋非一國不可得以備書舉內之大夫則天下之大夫可知矣其曰遂者疾其不稟君命而遂以生事也所以哀君道之微翦誅亂臣之驕亢而專命不忠以壞法亂紀云耳諸儒不本經不迹實故曰許其專之也　諤曰春秋所書撥之以禮經之正也亦有以起文而見其義也今書媵陳人之婦蓋起公子結遂事之文矣且公子結送女當至其所發之國以致其君之命也何則反鄄而與齊宋為盟非禮可知也公羊以為專之則可者然豈有臣廢君命而專遂其所為哉觀結雖及二國盟而曾

於狄見伐，亦無益耳。夫諸侯專相為盟，猶曰不可，況以大夫不奉君命而專之乎。故盟書以示譏。杜預註見前。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范甯見前。董仲舒繁露纂例見前。陸淳纂例啖氏曰見前。陸淳集傳微旨趙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葉夢得傳：公子結，吾大夫之三命者也。陳人，陳侯也。何以言人？婦非陳侯之所得名，曰人云爾。別外之辭也。古者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媵之，必以大夫送焉，謂之媵臣。凡媵不書，此何以書？將以見其遂也。魯以女媵陳人之婦，而結知齊與宋將有不可於魯而遇諸鄄，結因與之盟而和焉。故言遂，善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結之遂為善歟？春秋言遂二，有君遂，有臣遂。君者命之所從出，無所往而不可遂。故諸侯而言遂，繼事之辭也。大夫受命於君，有不可得而遂。故大夫之言遂，生事之辭也。大夫言生事，則有可得而遂者，有不可得而遂者。在國中則不可遂，所謂大夫無遂事也。在國外則可遂，所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者也。而春秋之辭一施之，以為各於其事觀焉，則審矣。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台在國內，鄆在國外。可以救台而遂入鄆乎？盟者所以謀不協也，而非大夫之事。然大夫與國同體，君不在焉，而視有不可者不為之所，則亦不忠而已矣。吾是以知君子之與結也。張大亨通訓：公子，魯卿也，而為陳媵臣，是失職也。媵臣，賤役也，而與霸者盟，是侵官也。卿，體國者也。其受命以出，有可為者，有不可為者。從君之命而至於累國，此不可為者也，雖因位以辭之可也。尊君之命而可以利國，此可為者也，雖出位以任之可也。今結以國卿之貴，而不能辭賤臣之役，致其君使臣不以禮，非以道事君者。結以媵臣之賤，而參霸者之盟，致其國有西鄙之伐，非出境安社稷者。持有累國之辜，專命之戮耳。此春秋所以盡其辭也。息齋高閌集註：此公子結非因媵婦之故，過齊宋，來伐而遂自與之盟也。其實為齊宋之盟而出耳。是時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而結將以其女媵之，故因會齊宋盟而學之以往焉。先地後盟，見二君之先在鄄也。夫結娉大國，而乃以私事取怒。故聖人以盟為遂事，而特書遂及，所以深罪結也。先儒為大夫出境有可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此乃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得以便宜從事，所謂使於四方而能專對者也。若本無此命而欲專之，是教後世人臣矯命竊權，不恭之大者，非可以為法也。且公子結果有功，則秋既盟而冬致三國之來伐，是召寇耳。結自是不見於經，又不書卒，蓋三國來伐，歸罪於結，絀其爵位故也。而先儒習其遂事之說，至如陳湯、傅介子之徒，皆有矯制之大罪於王，當誅，反取先儒義斷之，乃悉以為功而受封賞，是其為害不淺也。慈湖楊簡傳：公子不可為媵，而況於媵陳人之婦于鄄之遠乎？是謂輕易失禮。盟非道之所貴，而又國之大事，非公子所可專。又自媵之餘僕易偕事，及齊侯宋公盟，大亂之道也。端明戴溪講義：媵陳人之婦者，公子結之私行也。其事淺，其辭略，不足乎書也。因其及盟而記其事之所由始也。公子結之是行也，抑聞齊宋之將伐魯，而遂自求盟以排難解紛歟？不然，何其專也。誠使是盟也果能排難解紛，如弦高之存鄭，君子猶以為誕，而況無救於伐鄙之師乎？平齋洪咨夔說：陳微者之婦，非陳侯婦也，而公子結媵之。晉執井伯以媵秦穆姬，媵卑辱之甚。結之媵，以媵為援也。同盟于幽，公疑於從伯，且受鄭詹之逃。齊桓知公有異意，期於宋魯尋盟于鄄以堅其從。公不欲往，又重於違齊，故使大夫以媵使道而趨盟，示非為盟而往，輕伯甚矣。疑於從伯，魯未為大，而玩侮盟主。外為虛文之交，中實詭道之尚。明白洞達者不為，春秋所以探其用心而書之。呂大圭或問：或問書遂之義。曰：春秋書遂，皆繼事之辭。然有書之而不為譏者，有書之以見譏者。如諸侯遂圍許、齊侯遂伐楚之類，所譏不在遂也。公子結媵婦遂及齊宋盟，公子遂受命如京遂如晉，公孫歸父未復命遂奔齊，仲孫蔑會于戚遂城虎牢，此皆書之以譏其專也。又有書之以為美者，如齊桓帥諸侯之師以侵蔡，遂伐楚；楚人伐許，諸侯遂救許，則聖人固許之矣。由此言之，春秋書遂，非專以為譏也，顧其事如何爾。然所謂遂者，大抵皆本為此而遂為彼之辭。公羊以為大夫無遂事，出境則專之可也，此言過矣。善乎胡氏之言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於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耳。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黃仲炎通說：公羊子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漢廷議論多祖其說，而不知其非也。春秋之亂，正由臣下擅主威，大夫竊國命。故春秋書大夫遂事以為戒於萬世，公子結其尤者也。陳人之婦，則賤者之婦也，安得魯侯使卿媵之？此乃結之私行爾。人臣非君命出疆，又矯命以盟諸侯，不臣莫大焉。春秋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就使結真能安國家而矯命，已為可罪，況狄與齊宋盟，而冬受齊宋之伐，則所謂安國家者奚在？漢陳湯、甘延壽矯制發兵，共誅郅支單于，傳首京師，而康衡非之，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而復加爵土，則後來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劉向則曰：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

於是天子下詔封延壽湯侯蓋向所稱者一時之功也衡所執者萬世之法也春秋不以一時之功而廢萬世之法衡則得之矣木訥趙鵬飛經筌可與權而不違權君子謂之圓可與正而不守正君子謂之專了權正之義則處遂事之際無失矣若公子結吾不保其達權正之義也媵陳人之婦君命也及齊宋盟非君命也非君命而利國家專之可也權也非君命而不利國家則專之能無患乎當守正而不守正乃因權而生事秋及齊宋盟而冬致三國之師則今日之盟果為利國家乎且鄄衛地齊宋二君胡為而至於鄄哉齊桓合諸侯必會於宋衛之間以為四方諸侯之叅道里均也故癸丘貫澤皆宋地首止及鹹皆衛地齊桓之霸嘗兩會于鄄今將復合諸侯於此也結如陳假道于衛適遇其會也而遂及二君盟其意蓋以為一出而二事成一以媵陳人之婦一以結霸主之盟而不知其以大夫而抗霸主於國果利乎然公子遂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而結之專齊桓遂及以盟何哉結必有以欺齊也彼其語齊侯必不曰吾媵陳婦也必曰吾以君命會盟也蓋前乎此伐宋之役與鄄之會皆單伯會之而已莊不至也桓亦以結為單伯之流而遂與之盟既盟而知其媵陳婦不為會盟而來也於是怒而有西鄙之伐焉然齊宋之來伐以其抗也責

其欺也而陳亦與之何耶此尤足以見結之兩失也結之盟齊宋不曰媵陳也結之至陳不曰盟齊宋也兩詐誑辭而欺之及一敗而二事皆詐故三國均疾於魯也此陳所以亦從而來伐歟結之罪蓋不勝誅矣而說者徒見其書公子而不去族因以為褒曰齊宋謀伐魯結道遇而盟之所以解紛也且齊宋嘗同幽之盟今何纍而伐魯哉以為討鄭詹之來魯已期年矣存乎已乎不可得而知既越四時而不問至是尚何討耶曰討鄭詹則胥鄭而來可也宋何與哉況盟不旋踵而三國之師疾於魯尚何紛紛之能解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季孫宿救台遂入鄆皆遂事也皆不去族也悉以為褒之可乎自莊以下魯大夫多不去族所以著三家之張本也公子慶父弒逆而奔尚不去族何問於結然君子察其事之善惡而褒貶自白不可拘去族書族之例也李俞集義謝湜曰公子結非卿為遂事故書名以宗族之親得用故書公子鄄衛地盟于鄄三國相期也先書于鄄以見結本適陳至鄄乃盟陳人之婦魯女嫁為卿大夫妻者古者卿大夫亦相媵故也與齊侯宋公盟國事也媵于陳結之事也公子結專以君命出盟其出也因以私事媵婦于陳然則結之出以私事為重以國事為輕以媵陳人婦為重以盟二國為輕其憂國不若憂家之急也故春秋首

書結媵陳人而繼書鄄盟為遂事罪其不敬也結于鄄遂及二國盟與祭公遂逆王后同意程頤曰見前程伊川傳胡安國曰見前宋史見衍集註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說者皆謂春秋與其遂非也夫遂而能安國家定社稷者春秋之所與也其不然者則遂無益春秋將安取哉今公子結媵遂與齊侯宋公盟及冬而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雖遂而與之盟猶不免于伐是無益之遂也吾不識結之遂聖人果何取也家鉉翁詳說公羊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兄之子也娣者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又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左氏謂鄄衛地陳娶衛女為婦魯使公子結送媵至鄄聞齊宋為會將伐魯故權事之宜去其本職與二君會盟合此二說而經意見矣夫媵女事之常而盟者國之重事況於盟霸主而可以遂事往乎蓋結也送媵至鄄適聞齊宋為會謀將伐魯故遂事而往盟將以伐二國之謀又以逆二國之來伐其心則是於禮則背是以有起然細味經旨疑之中猶有與焉或以結以背盟召寇不然也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古義也公羊子有所授矣或曰公子遂會趙盾于衡雍遂會雒戎與此孰

是愚謂結知齊宋將伐魯而往盟之志也雖然未嘗為魯患而遂也擅盟之專也豈可以例觀乎黃震日抄媵送女也鄄衛地也以魯女媵陳侯之婦也結出竟遭齊宋謀伐魯遂便宜而與為盟然二國有謀非媵臣所能釋故書媵為遂事起也書遂事又為今冬齊宋陳伐我起也于鄄顧難挽伊川曰鄄之臣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未知然否溪堂先生文集大夫無遂事人臣之經也大夫有遂事人臣之權也結本為媵使而擅與齊宋盟一時之權耳後世人臣有偷惰避事者指大夫無遂事以自解春秋書公子以進之以為後世人臣之戒也陳深讀春秋編結以媵事行及鄄對齊宋盟有謀伐魯之意遂假公命往盟自以為解事殊不知媵雖小事禮不專則失其好會盟國之大事必先料約然後赴盟況邑邑一大夫微有安可敵二國哉胥失之矣宜乎貽怒召兵甫至冬而齊陳來伐結之挾私擅命致討是大可罪莊公亦不知責無政刑可知矣春秋書之以示貶也公羊傳見前程子曰見前程伊川傳杜氏注見前杜預註劉氏權衡曰見前劉敞權衡敬鉉備忘公羊有受命不受辭之文何休注之未盡胡氏釋之為詳吾夫子云不能專對者乃受命不受辭也專對則可謂受命以使於此若違命而之他國專而行之則擅也然或事有危急如與陸渾

之戎盟雖可免猶不可訓此則於事無急下召三國之師果可謂利國家安社稷乎疑而書遂何疑書陳人之婦歸氏謂之賤以魯國令公子媵非賤者也孫氏謂媵不書為遂事起且媵非重事本為遂起故宜言之義不在人云云然而書結為公者何以公子為媵書以重臨輕也以媵事往遂與公侯伯者會盟以輕遂重也齊宋初以其為專來盟故與之盟後知其矯命故來伐因知上幽之會或使卿亦得與盟但上以義會諱公不能親往不出主名此結以遂事有貶故出之書公子非褒也不惟其以重臨輕經筌謂魯大夫不去族著三家之張大亦有取焉又謂公子遂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此結必有以欺齊此言亦可取因知結以欺猶盟上幽之會公實有故而使卿盟也諸說義略同吳澄纂言公子結魯三命大夫常因受鄭詹之逃疑得罪於齊霸故命公子結與齊宋二君會鄄而盟冀以釋前罪而鄄之巨室有嫁女為陳人之婦者結以庶女媵之因有盟鄄之便而送其女於鄄然後與齊宋盟春秋以其不敬君命故先書其私事而反以君命之正事為遂事例與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同結以私家之鄙事參會霸之大盟不惟不足以釋齊之怒而又以重魯之罪是以致齊之來伐也程端學本義義見隱元年盟于蔑東萊呂氏曰凡書大夫遂者四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仲孫蔑會晉荀罃遂城虎牢季孫宿救台遂入鄆與此公子結媵婦遂及齊宋盟也杜氏曰見前杜預註劉氏曰見前劉敞權衡公羊曰見前莘老孫氏曰見前龍學孫覺經解陳氏曰見前陸淳纂例程端學或問或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先儒或言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者何也曰如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經當書曰公子結之女媵鄄人之女于陳遂及齊侯宋公盟不當書曰結媵陳人之婦也如因與齊盟挈之以往則經當書曰公子結會齊侯宋公盟遂以其女媵鄄人之女于陳不當書曰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宋盟也曰或謂此結因媵婦之故遇齊宋來伐而遂自與之盟也曰鄄者衛地齊侯宋公在焉未知其來伐我否也假令知齊宋伐我之情結當遣使歸報其君而自往媵亦不當自與之盟也曰然則何以不言魯女也曰省文也且重在遂事也蓋結為媵則知其為魯女矣何必言魯女哉程端學辯疑公羊曰媵者何至則專之可也存耕趙氏曰受命不受辭謂聘禮耳豈有以媵陳出而可以遂盟哉既盟之後齊宋不至可且不可況禍實在後耶石氏曰以此防人後世猶有出疆矯制為國生事者可以許之哉孫氏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劉氏曰見前劉敞權衡

穀梁曰見前李廉會通按魯大夫書遂始於此僖三十年公子遂遂如晉襄公十二年季孫宿遂入鄆大夫之專固有漸然盟聘而專尤可也兵事而專甚矣然胡氏釋遂字又有專事兩事主事之終要之皆不宜遂也公羊以為善穀梁以為魯實使之皆非經意左氏注見前杜預註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胡氏見前胡安國傳王元杰纖義大夫受命出疆專命則為不敬結受命以往擅非受命以專盟也至鄄而齊宋之君在焉聞有伐魯之謀於是廢其媵事遂專齊宋之盟以致不終媵事召陳之怨抗盟大國啓齊之爭誰之過歟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娶皆有媵禮送女曰媵為人媵者送至嫁女之門使之從嫡而行春秋直書公子結明其媵婦之非禮書遂書及著其無君而專盟書法考之胥失之矣程子曰見前程伊川傳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俞皐集傳釋義公子結魯公子名結公子為三命大夫例書公子某媵以庶女從人之嫡女而嫁也此結之私行遂者繼事之辭書及魯為主譏以私行而繼與大國盟也程子曰見前程伊川傳公羊穀梁傳各見前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趙汸集傳媵者送女使從適也禮諸侯卿大夫取則同姓媵之鄄其從適之地也公羊傳曰見前何休氏曰見前何休註穀梁傳曰見前趙汸屬辭內大夫出疆遂盟諸侯稱及

者一公子結以送女至鄄遇齊宋將伐魯遂與二君盟以緩師故稱及大夫遂盟諸侯故不月方案例斷遂及盟者本媵陳人之婦而專行及盟之事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其說固是而施於結則不可何者受命不受辭者辭不出於命之外及盟之事是不受命矣豈不受辭也況是年之冬齊宋陳人之師伐我矣豈安利社稷國家者邪未必非法之罪也聖人書遂端謂其生事乎李衡集說內大夫書遂始此著魯以臣抗二君而要盟以取怒於伯主臨川吳氏曰見前吳澄纂言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呂氏曰見前汪克寬纂疏崔植傳節要按以私家之小事忝會伯之大命先公後私而無所畏國之無政莫大於此書如臧孫辰之告糴于齊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諸家之說獨程子為得之公羊穀梁曰各見前何氏曰見前何休註張氏曰見前程伊川傳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李氏曰見李廉會通

夫人姜氏如莒

杜預註無傳非父母而往書姦見莊二十五年重言夫人姜氏如莒更似句夫人姜氏如齊云詳見莊十五年孔穎達正義疏注非父母而往書姦正義曰此既無傳不知何為如莒婦人不以禮出為姦故曰書姦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婁士

匈跡。傳不踰竟 釋曰。重發傳者。嫌此適異國恐別。故發傳以同之。張洽
集註。為國君之母。非父母之國而出入縱恣。此行比於詩之所刺。謂魯道
有蕩。齊子豈弟者抑又甚矣。莊公既無復防閑之意。而執國政者無人抑
又可知。安得不成淫風而致篡弑之禍。以至其國幾為齊之所取歟。龍學
孫覺經解。婦人無專行之禮。故雖父母之國。惟父母在得歸寧。父母沒雖
兄弟不往。此許穆夫人所以賦載馳之詩也。衛文公露處于曹。夫人欲往
唁之而義不可。賦載馳以寫其恩。孔子删詩三百餘篇。傳其可訓者三百
有五。而載馳婦人之詩。孔子取之。取其父母沒雖兄弟不往也。故父母之
國有時而不往。況他國乎。然則夫人姜氏如莒不待貶絕而罪惡見也。
崎崔子方本例。莒魯蓋婚姻之國。故以夫人如莒。夫人如莒非禮也。是加月
以見譏者。然公子結遂及齊侯宋公盟。故不月矣。先事故不月。後事亦不
得而月。二十年二月夫人如莒加月以譏。是其例。杜諤會義。禮家正則國
治。此明治國以家道為先也。魯莊之立。不能規制其母。使數如齊國。如會
如師。不足道也。今又如莒。甚矣。魯之不正可知。而春秋詳錄者。俾後世知
婦道之不可不謹也。葉夢得傳。如齊且不可。如莒益過矣。息齋高閱集註。
婦人無如。如者朝聘之辭。非婦人之事。齊魯不讎。故夫人不自安而如莒。

莒非父母之國也。慈湖楊簡傳。非父母之國而往。亂也。莊公不能防閑其
母。至於此極。大亂也。餘義見二年禚之會。趙伯循之論。平齋洪咨夔說。父
母國義猶不得歸。況莒乎。襄公弑。桓公立。文姜嘗一如齊。齊人以發夕之
迹未陳。雅不欲其來。故不復再往。而如莒。公之不能防閑至此益甚。原公
之意。豈不知和氣婉容奉令承志為孝。而夫為孝之道者不學故也。凱風
之美孝子。其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勸之不從。諫之不從。至於痛自刻
責如此。卒能感動不安其室之母以成其志。至誠未有不動者也。公不以
納母於善為孝。而以從母於惡為孝。有婗睍睆好音多矣。未聞再如莒可
勝嘆哉。木訥趙鵬飛經筌。姜氏如齊。猶曰父母之邦。如莒何哉。淫奔極矣。
莊公在所不責。書之亦以見齊桓不能繩之。為霸主之累也。李俞集義。謝
湜曰。如齊已非禮。如莒又甚矣。心不能安其室故也。家鉉翁詳說。此文姜
也。比歲再如莒。春秋之書之。非特責魯。亦責齊也。魯莊不能防閑其母。猶
有望於齊桓之正之。前此姜氏如齊。齊不能討。遂使肆然罔所忌憚。蕩遊
及莒。非唯魯之辱。亦齊之辱也。故鉉備志聖人於文姜屢書而不削。垂戒
深矣。經筌云。齊猶父母之國。莒何為哉。淫奔極矣。蘇氏亦謂非父母國。姦
也。吳澄纂言。夫人自齊襄既弑之後。八年不出。因十五年又一至齊。蓋假

托以國事以愚其孱懦之子。莊公不能制。因此又復縱恣。故於今如莒也。
婦人既嫁不踰境。父母沒不得歸寧。雖兄弟之國且不可往。況往他國乎。
程端學本義。張氏曰。文姜比年如莒。春秋詳書。蓋與詩之變風相應。當特
一返關雎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亂。杜氏曰見前。杜預註。莘老孫
氏曰見前。龍學孫覺經解。程端學辯疑。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
正也。辨見二年姜氏會齊侯于禚。俞皐集傳釋義。文姜如齊。固夫道也。至
於如莒。失道甚矣。穀梁傳見前。李衡集說。著魯莊不能防閑其母以致淫
縱之甚。張氏曰見前。張洽集註。
左氏傳。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杜預註。石速。士也。故不在五大夫數。不
克。出奔溫。註。溫。蘇氏邑。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註。燕。南燕。冬。
立子頹。林堯叟句解。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五大夫。蔿國邊伯詹父子
禽祝跪也。石速。士也。故不在五大夫之數。伐王。伐惠王也。不克。五大夫以
惠王不勝。出奔溫。溫。蘇氏邑。五大夫奉子頹以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
衛惠公亦仇莊王以入國者。與周不和。故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
伐周。燕。南燕國。二師伐周納子頹。
冬。立子頹。衛燕立子頹以為王。

冬。齊人僖宋人桓陳人宣伐我西

鄙。杜預註。無傳。幽之盟。魯使微者會。郜之盟。人使樓臣行。所以受敵。
邊邑。重言伐我西鄙四。文十七年。定七年。定八年。以句伐我北
鄙九。見僖二十六年。伐我南鄙三。詳見文十四。伐我東鄙三。詳見襄八年。
何休註。鄙者。邊垂之辭。榮見遠也。汪克寬纂疏。此見伐之始。穀梁傳。
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陸德明釋文。難。乃旦反。邇
如字。本又作爾。音弭。程伊川傳。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胡安
國傳。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去聲卑師少也。汪克寬纂疏。明非君。結方與二
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夫已與人以招寇也。或
以結能為去聲下同魯設。難去聲之策。為齊宋畫講好去聲之計。身在
境外而權其國家。為春秋所予音與之。故稱公子非矣。秦蹤吳氏曰。結必非
命卿。而其能與齊宋盟以安社稷。故特書公子。壘按。謂齊討鄭詹之納
大詹之來也。二十年。屬鄭詹而討。則不在斯時興兵矣。臨川吳氏曰見
吳澄纂言。劉氏曰見劉敞意林。家氏曰見家鉉翁詳說。張洽集註。三國書
人。將卑師少也。鄙。邊邑也。擁衆於邊鄙。問公子結輕君命不恭霸主之舉
也。惟干戈首厥躬。魯蓋無辭於討矣。陸淳辯疑。穀梁曰。其曰鄙。遠之也。其
遠之何。不以難邇我國也。趙子曰。春秋例內以異外。豈為私情。主大。此大

煩碎孫復尊王發微桓陀宋陳伐我西鄙討鄭詹也劉敞傳此伐我也其言鄙何伐我而言鄙者遠之也曷爲遠之非我之咎也劉敞傳說例有鍾皷曰伐無鍾皷曰侵其言鄙者鄙遠之也猶曰吾不受其責爾其不言鄙者吾豈無過也哉過斯受之焉劉敞意林伐我而鄙君子之於人常自反也曰我之不仁與人之不我愛也不信與人之不我誠也不恭與人之不我敬也則深思而篤行之既行之而彼猶若也斯拒之耳今魯未有以負於義而三國者輕加之兵故不受也君子可服以理而不可誣以過其自待也信而待人也正龍學孫覺經解公子結以遂事召寇致齊宋陳皆來伐我三國有辭故曰伐也西鄙魯之西境也春秋外師之至魯雖入其郛亦皆曰鄙蓋鄙者言其邊遠也侵伐他國但曰某而已不曰某鄙也魯必曰鄙者蓋我國之君寇之來者不過至于邊鄙而已不能至于國都也我之治國之道素脩禦敵之道素備彼之來寇者乃適吾之閒隙犯吾之邊鄙爾故春秋之法於內言戰而不言敗言圍而不言入言侵言伐而不言其於國都所以親之尊之而備責之也不然安得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外師之侵伐我者皆莫能深入乎此蓋聖人之意也哀八年十一年再言伐我而不言其鄙者春秋之終而聖人之微旨也穀梁曰其言遠之何也不

使難逼我國也此深於春秋者之說也西疇崔子方經解此公子結爲之也結不終陳人之媵抗齊宋二君之盟此三國所以共怒而魯見伐也傳謂大夫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結一出使而致三國之兵何以謂之安國家而利社稷哉其說誤矣杜諤會義齊桓之僭莊公於十六年會之于幽諸侯共推事之其可以同心戮力而翼戴天子可也今魯雖不當納鄭詹而齊豈可即會宋陳而伐之乎於此見公子結之盟無周而齊之興伐非方伯之正也故主齊以示貶杜註見前杜預註何註見前何休註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穀梁曰見前 葉夢得傳郊外曰都都外曰鄙凡伐皆先鳴鍾鼓以問罪服而行成則見伐不見戰不服而戰則見戰不見伐內伐言鄙詳內也有伐而圍邑然後言圍有伐而至城下然後言我我內辭也葉夢得考周官大司徒造都鄙先鄭以都鄙爲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此通都縣稍三等而言之也蓋都鄙有主大都而言者自王城推之至於大都而王畿止矣大都之外即侯服於王畿爲鄙此與春秋書外伐異皆曰伐我某鄙者是也自三等采地推之則各有都鄙蓋公卿大夫之居必建城郭城郭之內爲都外爲鄙鄙之爲言猶野也故月令孟夏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無休于都而周官田僕掌馭田路以

田以鄙者是也賈氏疏別三等采地公在大都卿在小都大夫在家邑其親王子弟與公同在大都次疏者與卿同在小都更次疏者與大夫同在家邑此雖無見於經而理或當然故吾疑王之子弟爲公卿大夫者亦各以其爵分食三等蓋既爵同而地等則無用更別同姓異姓自當爲一不必更論親踈也 周制王畿之內分五等自郊至於都者是也近郊遠郊合百里即六鄉之地甸即六遂之地制鄉遂者以井田之法即周官遂人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以達于畿者是也而丘甸都邑不與焉治其民者各以其比閭族黨之官爲之甸之外爲三等采地通謂之都鄙制都鄙者以井牧之法即小司徒所謂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者是也而比閭族黨不與焉治其民者各以其所食公卿大夫爲之井牧之法不通於鄉遂蓋鄉遂不以封則無所用都邑井田之法通於都鄙蓋雖有食采之人而以教農夫者溝洫之制亦不可廢但不設比閭族黨之官爾諸侯之制半天子天子六鄉六遂則諸侯宜三鄉三遂故費誓言魯人三郊三遂變鄉爲郊遂亦郊也諸侯無公惟卿與大夫則遂之外未必甸稍縣都皆備亦必減於天子或止有縣與都而已鄭伯降楚之辭云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莊王

滅陳因縣陳曰諸侯縣公皆慶寡人蓋楚滅小國皆以爲縣其縣大夫皆僭而稱公如白公葉公之類而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則諸侯亦通有縣也 王畿郊遂之外爲甸稍縣都各百里稍縣都者公卿大夫之采地公食都卿食縣大夫食稍或謂之小都皆有邑公卿得臣其民大夫三世而後得臣其民稱主而士食於甸謂之公邑則不得臣其民但食於租稅周官載師所謂士田者也其上士中士之別則宜如王制所言制農田以百畝自上農夫而倍之者由是言之諸侯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其餘皆再命一命則不得如王之公卿大夫有邑以臣其民亦但視田以食其租稅而春秋之時諸侯賜其大夫見於傳者未嘗不言邑晉獻公滅耿滅霍滅魏以賜趙夙畢萬爲大夫文公俾以一命命郤缺爲卿而與之冀再命命胥臣而與之先茅之縣非特以賦祿而賞功者亦然鄭伯賞入陳之功子展八邑子產六邑三邑四井爲田三千六百畝八邑乃當甸四之一爲田四千有奇畝趙簡子與范氏中行氏戰誓其師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四甸蓋二十里之地衛獻公與免餘邑六十而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已六十則衛卿蓋有四十里之地矣至晉悼取戚田六十井以與孫林父則俾主之令也竪牛取惠伯三十邑以與南遺則家臣

之爲也敗度至此則周政無復可考矣。外侵伐魯見侵者四伐者二十皆以鄙言之鄙者鄙之所居國以爲種而列乎外者也春秋之意蓋乎其其宗國使外無得輕加諸我故以別。外之雖書曰及吾之遣而之其實如莒伐東鄙圍台齊伐北鄙圍成圍桃圍防四邑皆在其國中而非止其種外也特以邑見重而書則其他入乎國中而非圍邑者皆略而不見也獨哀之八年書吳伐我十一年書齊國夏帥師伐我而不言鄙此其故何哉凡侵伐者皆討罪之名也外諸侯侵伐無言戰者蓋皆服罪而行成則與之和解而去也不服而請戰則以戰書魯亦由是也故不服而至於戰或勝或敗勝則書敗某師敗則書及某師戰圍邑與大而見矣則於此四侵二十伐者皆行成而得免也夫以堂堂之大國每爲其隣問罪而吾求成之不暇非弱而不能自立則必實有罪而無以藉口聖人雖爲內辭以致意然豈可專著人之罪而以侵伐爲非哉凡魯見侵伐惟莊始著齊宋陳三國伐自僖以後大國非齊吳則小國邾莒蓋皆其隣也孟子曰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使魯而知此則邾莒不足畏也曰惟知者爲能以小事大是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使魯而知此則齊吳不足懼也今既不能強又不能強國有四鄙而每迫於其隣其誰之過

歟則於哀之末年春秋終矣特連兩著伐我而不言鄙自是外無復侵伐者所以正內也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齊宣王問於孟子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以湯七十里爲政於天下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由是言之後世有如魯者亦可以少知愧矣故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春秋書我之義也息齋高閌集註公之事齊後於諸侯又受鄭詹來討而公子結又以私事取怨焉故齊侯連陳宋來討之以其有辭故曰伐也雖加兵西鄙而不及國都然自背其盟非伏義之舉故皆稱人以貶之東萊呂祖謙集解襄陵許氏曰齊宋在鄄將以陳人伐我而結知之故權國重而與之盟示先下以禮齊宋以公子之盟未足以結成也故卒來伐而取服焉則魯之被兵也輕此公子遂事之謀也齊桓於魯蓋養之以威而收之以恩此魯之所以懷服而不貳也歟伊川先生解見前程伊川傳杜氏註見前杜預註慈湖楊簡傳齊桓不務德動輒戰伐焉明戴溪講義是師也其謂之何抑公子結之盟不足以救難歟抑亦公子結輕爲盟激怒於齊宋而致師歟書及盟於前而書伐我於後則罪有所歸矣春秋之書魯事也其初也擁衛其國以外禦諸侯其漸也不可復禦

其終也蕩然無復限節矣故諸侯之伐魯也其初曰來戰其次曰敗某師其次曰伐鄙鄙之爲言遠也不以難遁我國也又其次曰伐鄙而圍邑及其甚也直書伐我而已乎齊洪咨夔說誠未有不動詐未有不窮齊師加我屢矣未嘗書伐假滕而盟以爲護則齊執辭以伐矣呂大圭或問此齊桓圖伯之時也齊方求我而何爲伐我乎曰三傳不言其故孫先生曰爲受鄭詹也或有此理然稱伐則奉辭也稱人則將卑師少也伐我西鄙則非大致伐也不過聲罪而已此亦可以見齊桓圖伯之事爲不輕矣然公子結方以秋與齊宋盟于鄄而其冬二國來伐孰謂結之專盟爲可以安國家利社稷乎使結既盟而齊不來伐則謂爲結之功可也是猶當以擅命罪之況無益乎木訥趙鵬飛經筌封結之抗且欺也欺與抗小人猶恥而況隣國乎況霸主乎釋而不討則啓奸招侮敗伯業矣三國書人將卑師少也問罪而已不務勝魯也劉敞以爲齊宋會于鄄謀伐魯公子結盟之爲魯免難觀今日西鄙之伐魯雖果免乎蓋惑於書公子之例而不究其始終也李俞集義謝湜曰公子結將命出盟猶不足以解齊難故三國伐我西鄙孫氏謂齊帥二國討鄭詹然則魯之所以得過於齊以其受鄭詹也魯與齊鄰國而受其逋逃取禍之道也凡諸侯來伐至國書伐我不

至國書伐鄙適魯之事聖人於魯常婉其辭以爲之國故也胡安國曰見前家鉉翁詳說齊桓之霸也魯獨會之後仇國可與會也其後及齊人戰又及齊人宋人戰仇國可與戰也又其後同盟于幽矣而齊宋乃復爲此來說者以爲魯受鄭詹之故或又以公子結遂盟有以召之夫結知齊宋之謀不利我故盟以伐其謀非結之召之也然春秋之書之責齊也是歲成周有子頹之亂衛師燕師稱兵伐周而立子頹天子播遷于外桓公不能討乃以三國伐魯前日創霸假王命以服諸侯今王室有難而不能以兵勤王是春秋所責也故三國皆人以貶之黃震日抄襄陵許氏曰公之事齊後於諸侯主故卒來伐而取服焉按此說寬平而近事情諸家多謂齊宋怒結抗君而來伐若止怒結之抗不受其預盟足矣伐我者必其素謀爾陳深讀春秋編三國稱人將卑師少也魯之事齊內懷向背而不盡信盟鄄盟幽未嘗親往又受鄭詹而齊未討及結以媵事而遂盟盟豈可固也然卒來伐而問不恭之罪以取服焉魯蓋無辭於討矣襄陵許氏曰見前東萊呂祖謙集解敬鉉備忘此齊宋怒結以媵而遂盟陳亦怒而專於媵故皆來伐非由幽之盟以微者會也杜注兼言之誤發微以受鄭詹此雖齊之宿怨然非爲此也以他國不至三國伐之實結啓之也書鄙者遠

也不至深入也餘書鄙者放此曰伐奉辭伐罪之義何稱人胡氏謂將卑
師少也經筌謂討其欺與抗也稱人以將卑師少但問罪耳不求勝也理
亦或然石氏謂公子結之盟無益亦是吳澄纂言魯之臣送己女為媵而
遂與霸主大國盟不恭也是以聲其罪而伐之陳亦以結媵其國人之婦
而輕慢霸主故與齊宋同興問罪之師結不知禮而為私為公兩失歡好
禮之不可不謹也如是程端學本義常山劉氏曰諸侯來侵伐不至國都
皆書其鄙愚謂齊人侵諸侯以伐諸侯固有辠也然魯之君臣亦有以召
之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存耕趙氏曰春秋書魯之被兵遠不及國則
言鄙此類是也近國則書其地郎乘丘是也至言伐我則寇深矣杜氏曰
見前杜預註高氏曰見前息齋高閌集註程端學辯疑穀梁曰其曰鄙主
通我國也國有都有鄙故伐鄙曰伐鄙深入曰伐我皆直書耳若曰不以
鄙通我國則是齊宋陳之兵本及國都而孔子私改魯史曰鄙以遠之
也若止伐鄙者又何為辭乎齊饋謙春秋諸國統紀春秋詳內事故凡書
加兵於魯者必言其鄙其言者見於魯史者也其不言者魯史所不見而
事具於彼國之史者也故哀八年吳伐我不言鄙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
我不言鄙事具於彼國之史則其不言者本所闕也李廉會通按經書齊

伐我十四始於此莒伐我三邾伐我四吳伐我一皆書鄙穀梁説是也惟
哀公之編吳伐我齊國書伐我不書鄙者胡氏各見説又按齊之伐魯雖
由公子結之不共然魯自受鄭詹而背盟幽之信已得罪於齊矣齊宋伐
魯之謀恐公羊亦得之但公子結又重齊之怒耳左氏註見前杜預註公
羊註見前何休註穀梁見前胡氏見前胡安國傳俞皐集傳釋義西鄙魯
之西邊邑也齊主兵討公子結之盟故來伐程子曰見前程伊川傳穀梁
辛見前胡氏傳見前胡安國傳趙汸集傳此在鄄之師也公子結之盟齊
侯為緩師而公不從故卒見伐特王室亂衛侯朔叛王與燕人納子頹齊
侯方伯也不能勤王而汲汲於報魯以不得魯則不敢失衛也齊侯見義
不為而諸侯是急以是圖伯無惑乎糾合之難也梁寅考義公子結往媵
而及齊侯宋公盟何也魯得罪於齊桓意者桓會宋公而召魯而莊公憚
行乃使結往而因媵以行故書之如是媵不應書為與齊宋盟而書之也
既盟而齊宋陳伐魯何也桓方怒魯莊公親往猶懼獲譴況以大夫受盟
乎況結又因媵而會乎其受伐宜也三國稱人何也皆以大夫帥師也是
時大夫不列名氏例以人稱之史文略也或曰結之往媵聞齊宋謀伐魯
故因宋盟三國來伐則其怒未釋也李衡集説著伯者專主征伐之權故

梁氏曰見前孫氏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胡氏
曰見前胡安國傳臨川吳氏曰見前吳澄纂言

丁未　惠王三年

二十年　高閌集註是年閏十二月　汪克寬纂疏齊桓十二
年晉獻三年衛惠二十六年蔡穆侯肸元年鄭厲二
十七年曹莊二十八年陳宣十九年杞共七
年宋桓八年秦宣二年楚堵敖熊囏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杜預註無傳　重言夫人姜氏如莒凡二見莊十九年以
句夫人姜氏如齊詳見莊十五年　何休註月者再出也不
從四年己月者異國　徐彥疏註月者再出也　解云欲對上十九年秋
夫人姜氏如莒之文也　註不從至異國　解云即上四年經云春王二
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彼註云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
可知例然則此經不從四年之例而復出月者正為齊莒共淵不得相因
故也　范甯註夫人比年如莒過而不改無禮尤甚故謹而月之　陸德
明釋文莒音舉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陸德明釋文竟音
也 [illegible]
胡安國傳十有五年大夫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

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　汪克寬纂疏經
解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疏禮禁亂之所從生亂生
之處則豫禁之若深宮固門閽寺守之諸侯夫人父母沒不得歸寧之類
坊謂堤坊又作防古字通用　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
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　纂疏並見許
小序　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　纂疏朱子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宋
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乎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
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者歟也
使知男女之別　筆列反　自遠於禽獸也　纂疏由禮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
禽獸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　纂疏杜氏曰
夫人父母在則禮有歸寧沒則使卿寧　宋國猶爾而況如莒乎婦人從人
者也夫死從子　纂疏見大戴記　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
所由生故初會于禚　纂疏諸若反　二年次享于祝丘　四年又次如齊師　五
年又次會于防于穀　七年　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
之者也　纂疏經解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
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纂疏按文姜以桓三年至自齊至是蓋年六十矣。淫奻之行。老而彌甚。比
歲如莒。備書不削。鄭國忌不容諱也。唐武后年且八十。多選美少年為奉
宸內供奉。醜惡無恥。不可勝紀。朱子綱目於武曌將殂之際屢書周以張
易之為奉宸令。周以張昌宗爲鄴國公。其亦春秋志姜氏如莒之遺旨歟。
范氏曰見前范寗註。臨川吳氏曰見吳澄纂言。張氏曰見張洽集註。高
氏曰見息齋高閌集註。張洽集註文姜比年如莒。春秋詳書。蓋與詩之變
風相應。當是之時。一反關雎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亂。夫一國之
事。繫一人之本。此春秋所以詳書文姜之行。數孫復尊王發微文姜行惡
比年如莒。西疇崔子方經解莒魯盖婚姻之國也。故夫人亟如莒。夫人亟
如莒。非禮矣。故月之以見譏。且春秋譏夫人如莒而不譏夫人如齊。與會
齊侯。則其義深矣。夫人如例時。杜諤會義聖人筆削不私善惡之記也。終
身不正者。文姜也。凡所以如往之事。春秋詳錄之。所以謹後世之戒爾。何
氏曰見前何休註。范氏曰見前范寗註。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息齋
高閌集註齊魯不穆。姜氏無所容其身。故雖非父母之國而數往焉。夫以齊
侯之女。魯侯之妻。莊公之母。非不貴也。然以失德遂無所容其身。而明年
遂薨。春秋述其淫亂。不可勝紀。故於將薨復三見之。要其由悉以終爲
世婦人之戒。端明戴溪講義文姜之惡。豈容以人道責哉。昔年如齊。猶託
名歸宗國。連年如莒。獨何名哉。文姜不足道也。獨莊公爲可恨爾。木訥趙
鵬飛經筌文姜於是蓋二毛矣。死亡無日。而淫奔不已。禽獸非屠戮無以
禁其搏噬。彼待其死辛也。黃震日抄姜氏至是不老矣。連年如莒。何甚也。
陳深讀春秋編去秋如莒。至是再往。見魯之君臣不知禮義之大防。任其
出入自恣而至此極耶。春秋屢書其惡以貶魯也。敬鉉備忘非父母之國
而如之。二之爲甚。其可再乎。一則猶疑非姦而違禮。至于再則姦不可掩
矣。春秋如婚姻及婦人之出。尤詳者以國禍多自此始。爲後戒爾。後世婦
人之禍有不可勝言。胡氏罪莊公之言是。吳澄纂言比年書夫人往他國
以姦。而魯莊若罔聞知。昔年猶可諉曰年未長也。今既長矣。而如此。其不
子也甚矣哉。程端學本義義見十九年。程端學辯疑穀梁曰。嫁人既嫁不
踰竟。踰竟非正也。辯見二年姜氏會齊侯于禚。王元杰讞義程子曰。比年
如莒。甚之也。　元杰曰。文姜宣淫與齊相會。猶假歸寧之禮。今兩如莒。復
何名焉。蓋惡之心亡矣。其不失爲禽獸也幾希。春秋直書其事。惡自著矣。
餘同前胡安國傳。俞皐集傳釋義文姜再如莒。則莊公失防閑之罪著矣。
穀梁傳見前。胡氏傳見前胡安國傳。

左氏傳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杜預註。克能也。執燕仲父。註燕仲父。
南燕伯。爲伐周故。　陸德明釋文爲伐于僞反。下文同。　孔穎達正義燕
註燕仲父南燕伯。　正義曰。譜亦云南燕伯爵。不知所出。服虔亦云南燕
伯爵。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註鄔王所取鄭邑。
釋文鄔。烏古反。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
舞。註皆舞六代之樂。　釋文徧音遍。疏註皆舞六代之樂。　正義曰。言樂
及徧舞。則樂之所有。舞悉周徧。故知皆舞六代之樂也。周禮大司樂以樂
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鄭玄云。此周所存六代
之樂也。傳記所說雲門大卷。黃帝也。大咸。堯也。大韶。舜也。大夏。禹也。大濩。
湯也。大武。周武王也。是爲六代。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簇。
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宮。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林
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
大武。以享先祖。鄭伯聞之。見虢叔。註虢叔公子。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
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註寇。刑官。　釋文樂音
洛。殃。於良反。下同。九反。君爲之不舉。註去盛饌。　釋文去。起呂反。饌。
仕眷反。疏註去盛饌。　正義曰。周禮膳夫職。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
有俎。以樂侑食。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
邦有大故則不舉。鄭玄云。殺牲盛饌曰舉。襄二十六年傳曰。古之治民者
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是不舉者貶損食徹聲樂也。而況敢樂禍乎。
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釋文奸音干。盍。胡獵反。何不也。　要義子頹徧舞六代樂　見前正義。林
堯叟句解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鄭厲公與惠王子頹爲和。欲使各復其
位。不克。不能得和。執燕仲父。燕仲父。南燕伯也。從衛伐周立子頹者。夏。鄭
伯遂以王歸。鄭厲公遂以惠王歸于鄭。王處于櫟。惠王處于鄭之櫟邑。秋。
王及鄭伯入于鄔。鄔。桓王所取鄭邑。惠王及鄭伯入于周之鄔邑。　鄔爲苔
反。遂入成周。自鄔遂入于成周洛陽之地。取其寶器而還。取成周傳國之
玉器而從於鄭。冬。王子頹享五大夫。王子頹既立。乃爲蔿國等五大夫設
享燕之禮。樂及徧舞。享燕之時。徧舞黃帝堯舜夏商周六代之樂。鄭伯聞
之。鄭厲公聞其舞六代之樂。見虢叔。虢叔。虢公之字。曰。寡人聞之。鄭伯自
謂。以吾所聞哀樂失時。人之哀樂各有其時。當哀而樂。當樂而哀。謂之失
時。殃咎必至。凡失時者災殃咎戾必至其身。今王子頹。時頹已立而稱王
子。不與其爲王也。歌舞不倦。樂必歌舞協備。故曰歌舞不倦。言不急也。樂

禍也。是以王室之禍爲可樂也。夫司寇行戮，司寇，刑官也。大司寇行刑戮之事。君爲之不舉，是日天子爲之不舉盛饌去樂。而況敢樂禍乎。而況敢樂王室之禍乎。奸王之位，謂子頹入化惠王而篡其位。禍孰大焉。天下之禍雖孰大於此。臨禍忘憂，子頹當王室之禍而無憂戚之心。憂必及之。必有殺戮之憂及乎其身。盍納王乎。何不相與以討子頹而奉納王之義乎。虢公曰：虢叔之父，寡人之願也。虢公聞鄭伯之言，以爲是吾之所素願也。東萊呂祖謙傳說：鄭伯和王室不克，當時子頹既立，惠王不知在何處。蓋是時都在京師，兩邊各自有黨。看和王室一句，便見得鄭在周調護兩邊。後來鄭伯以王歸，王處于櫟。此是惠王之黨少，不能使勝子頹，遂自出去避他。　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徧舞，是六代之樂。如魯有四代之樂。是成王當時賜周公之樂也。東萊呂祖謙續說：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二十一年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與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王無事時，虢爲厚，於鄭爲薄。有事時，鄭每先出力扶持，虢卻全然不見。大凡此處。正是事之緊要處。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要識得。洛誥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周公告老，只以此一件事戒成王。蓋此卻不是容易底事。看敬識兩字，便見得如此難。須子細辯別其果是誠意來享。又須辯別其是不誠來享。其間有享雖多儀，誠意不及。此與不享者同。若不能用志辯別其真偽，以誠意來享者如此，不誠意來享者亦如此。則天下何緣復來。蓋是非不明，則并其是者皆亦不誠矣。享且如此，則其他事事如此。如虢築宮于玤，此止是享多儀，儀不及物者。惠王無事時，都被他以閑禮數取奉了。不特是此一事，每每如此。鄭伯卻是得力可倚仗底人，王卻不曾識得。此周室之所以衰。正緣如此顛倒了。譬如朋友中，無事時，以酒食笑語相追逐底人，平時甚好。及至有患難時，卻使都不見。至於平時冷淡底人，雖若不滿人意，患難時，卻十分得力。故學者須是知所親疏。

夏齊大災。經

杜預註：無傳，來告以火，故書。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　孔穎達正義疏：二十年注來告至六年。　正義曰：襄九年、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災，十八年宋衛陳鄭災，皆不書大。知此來告以大，故書大也。　汪克寬纂疏按穀梁云：其志以甚也。謂災及人，似公羊解宋大水之說。辯疑釋衛既言之矣。公羊傳：大災者何？大瘠也。何休註：瘠，病也。齊人語也。以加大，知非火災也。　陸德明釋文：大瘠，在亦反，病也。本或作瘠，才細反，一本作漬，才賜反。鄭注曲禮引此同。　徐彥疏：大災者何。　解云：欲言大疾疫而經書災，故執不知問。　注以加大知非火災也。　解云：正以襄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火之屬，皆不言大故也。案襄九年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云：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然彼是兩大自對，故以災火別之，此則非大。故更言大耳。大瘠者何？痢也。注：痢者，民疾疫也。　釋文：痢，力二反，疾疫也。疫音役。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與宋大水同義。痢者，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瞻，夫人如莒淫泆，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　釋文：邪，似嗟反。　疏：注與宋大水同義。　解云：即上十一年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云：時魯亦有水災，書會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從例書外以見內也是也。　注：齊侯立七人。　解云：晏子春秋文。案彼齊景公謂於晏子曰：吾先君桓公淫女公子不嫁者九人，而得爲賢君何？又此解言七人者，彼此其有誤矣。然則襄公霸諸侯，惟淫妹而已。齊人猶作南山崔崔以刺之。桓公小白相淫九人，而齊人不刺之者，蓋以功

多是以除惡故也。或者過爾不作，或來之不得，寧可闕也。葉夢得傳：周官有大札，有大荒，有大裁。大札，疾也。大荒，飢也。大裁，水火之害也。齊非二王之後，而亦得書者，以其災之甚，故加大焉。猶陳鄭宋衛四國同日災而書爾。以痢言之，誤也。曰及我，亦非是。說已見前。穀梁傳：其志，以甚也。范甯註：外災不志，甚謂災及人也。外災例時。　楊士勛疏：傳其志以甚也。　釋曰：范例云：災有十二，內則書日，外則書時。爾曰災、曰火，內則書日，桓宮御廩之類是也。其外則時者，則宋大水、齊大災之等是也。昭十八年不書時，以四國同日，故書其日。外災志者，皆據傳。故十一年宋大水，傳曰：王者之後也。襄九年宋災，嫌大與水異，傳曰：故宋也。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傳曰：以樂器所藏目之也。此書齊大災，傳曰：其志以甚也。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傳曰：其志以同日也。其九年陳火，傳曰：閔陳而存之也。是也。　張洽集註：天火曰災。書大，志其甚也。齊人來告，魯往弔之，故書。劉氏曰：見劉敞傳。陸淳辯疑：公羊曰：大災者何？大瘠也。啖子曰：災，天火也。大之者，其災大也。若以大災爲大瘠，新宮災，亦是新宮瘠乎。孫復尊王發微：災，火災也。言大者，其災甚也。劉敞傳：災則其言大何？大非一也。宗廟廄庫盡矣。此齊大災也，何以書？弔焉。弔人者，哀其禍而救其乏。劉敞權衡：公羊曰：大災者何？大

癠也。大癠者何。痢也。非也。春秋何以不言大癠大痢而亂火災之名乎。又
曰。何以言及我也。亦非也。春秋豈其詳外而略內哉。龍學孫覺經解大旨
非常之辭。災者。莫知其所從來也。齊大災者。記其非常。且火之發不知所
從來也。春秋詳內而略外。內之災異其書。我史故也。外災之書。惟周齊陳
宋三數大國。使近者而已。蓋舉近可以明遠。記大可以知小也。春秋之時。
皇極之道。汨沒不叙。而天下災異不可勝紀。故春秋但取其著者書之耳。
公羊曰。大災者何。大瘠也。按經書宋災。記甲午之日。宋衛陳鄭災。記壬午
之日。豈是大瘠止於一日之間乎。非也。穀梁曰其志已甚矣。按宋災不書大
豈亦甚而後至乎。亦非也。西疇崔子方經解大疫也。不以月志。知其為大
疫也。大災例月。疾災例時。杜諤會義齊與曾弊國覇災異亦有從而錄之
者。春秋之世。皇不極而災異屢見。齊侯圖伯。專務侵伐。而方伯之道失其實
災之所致。不亦宜乎。穀梁所謂志已甚也。凡外災書其一二。則列國從可知。
杜諤見前杜預註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辯疑曰前見陸淳辯疑葉夢得傳大災災
而大也。有大荒有大札有大災。大荒饑也。大札疾也。大災水火之變也。凡內
災必目其所災。陳災不目其所略之也。齊大災然後書。齊災不書以大故書也。
曰宮室廐庫廛市皆盡焉。猶古者國有大災類宗廟社稷以是故重之也。息

齋高閌集註大災疫也。以別火災故加大。且重民也。且齊之強盛。諸侯莫
加天道虧盈。降此大戾。凡世之人。凌蔑天下。勢張權盛。人不可奈何者。必
有天災以交之。春秋之為書。記已往之事。為將來之戒。故凡災異內悉書
之。外則書其大國之甚者爾。慈湖楊簡傳火曰災。其尤大者曰大災。書外
災以來告魯致弔禮也。平齋洪咨夔說天火曰災。大水曰災。旱甚曰災。大
疫癘亦曰災。此不必其為何災。其為非常之變明矣。魯往弔災如宋。故書
伯圖起而王迹熄。說心舉憲發號施令之間。動與天違。故天出災之大者
以警戒之。焉可不恐懼脩省以答天譴。而委之適然之數乎。管氏苟有格
心之學。必有見乎此。木訥趙鵬飛經筌齊人大災何以書。往弔也。前日齊
伐我西鄙。何為往弔。我服其罪也。結之過也。大災甚矣。宮廟廐庫盡矣。可
不弔乎。書之以見桓之霸德不足而取戾於天也。李俞集義程氏學曰。人火
曰火。天火曰災。為害者亦曰災。謝湜曰。火出為害。乃天降災於人。故火焚
宮廩皆曰災。其為災大。故書大災。家鉉翁詳說外災何以書。為魯弔故特書。
黃震日抄天火曰災。大災者宗廟廐庫皆盡之辭也。公羊註以為疫。敬鉉
備忘公羊無大字。外災因告而書。重天變也。乃恤鄰之義。始舉其一
二者也。詳見上十一年大水下。書大者亦以甚告而書也。例曰天

火曰災。人火曰火。程氏曰。為害者亦曰災是也。程端學本義災見桓十四
年。此書大。則災之甚也。人事不理。則責見於天。春秋書之。使後世懼天威
也。懼天威則謹人事矣。惡可曰適然而已乎。莘老孫氏曰見前。龍學孫覺
經解程端學辨疑穀梁曰其志以甚也。此說近之。公羊曰見前。李廉會
通。李廉會通按公羊曰。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外災不書。此何
以書。及我也。註痢者民疾疫也。齊侯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所致。此
說無據不取。張氏曰見前。張洽集註壬申子類傳外災**秋。七月。**重言
不書。書齊大災者災及人也。李衡集說著災咎之多秋七
月十七。詳此經元年。息齋高閌集註**冬。齊桓人伐戎。**穀梁作我。杜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預註無傳。重
言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林堯叟句解齊始治戎。汪克寬纂疏穀梁傳作伐我。蓋誤
也。經書外伐我。十有九。皆書四鄙。惟哀八年吳兵至城下。十一年齊師伐我。戰于
郊。兩書伐我。此言齊人。則將卑師少。安能深入。是當從二傳作伐戎。張洽
集註齊桓於是舉攘戎狄之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也。龍
學孫覺經解春秋之時。諸侯衰。戎狄入居中國。齊桓行伯。始興師伐之。蓋
齊桓有意於中國也。然而用師亦止書人者。以其德義未著而專事兵革。

春秋不遽褒。將有待也。杜諤會義厲王之暴。宣王興起之。六月之詩。宣王
所以攘夷狄也。平惠以降。政教陵替。四夷乘之。侵橫中國。周衰不能攘正
而郤之。懷諸侯有能驅之伐之懲之艾之。則中國少安矣。齊桓圖伯。夫子
之心。必欲其即率諸侯以攘逐夷狄。尊正中夏。是其職也。至此伐戎而書
之曰人。得無旨乎。三傳及諸儒畧而不解。且晉文之伯。二年伐楚而齊見
于經。今齊侯伐戎而反人之者。春秋以晉文之入而有救宋伐楚之功。蓋
攘夷狄之心甚速。焉可與也。齊桓之入。于今十年。滅譚滅遂。止欲貪廣土
地。至於伐宋伐鄭伐魯。皆率諸侯而伐之。若此戎狄之類。未嘗率諸侯同
力致討。故人而稱之。使若微者。以見其用心之略。而徒欲以尊周為名也。
息齋高閌集註齊人曷為伐戎。戎嘗我侵焉者也。西鄙之伐我則服矣。伐
戎者固我也。此小白之善經也。然不合諸侯者。齊侯自擅以貪功冀功則
足以奪權別國。而示人以莫己若也。春秋探而人之者。原齊侯之心。非實
為中國攘夷狄也。然而中國亦賴其賜。端明戴溪講義齊桓至是始用師
于戎。然猶未得其要領。魯未數年。戎敢於侵曹。使曹君出奔于外。其梏殭
亦可知矣。及桓公親伐山戎。來獻戎捷。然後始不為中國患。蓋桓公圖霸
之初。猶未暇遠略故也。平齋洪咨夔說北戎伐齊。嘗乞師于鄭。齊有戎患

舊矣桓公之伯正欲尊中國攘夷狄楚有自王之罪未遽問而首伐戎治小以警大攻瑕以撼堅用兵先後之序也孔明用蜀所急者魏而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先致力於南夷蓋得此意真德秀讀書記按大災之餘不知恐懼脩省而遽勤兵以伐戎不待貶削而義自見矣呂大圭或問或問或謂齊桓之入至此十年伐鄭伐宋滅譚滅遂其恃威力以加於中國者若此聖人皆詳錄之而於此始一見其伐戎又稱人以微之者凡以著其自爲封植而緩於攘却四夷也信乎曰不然戎之爲中國患久矣齊桓之伯豈無意於攘之哉蓋緩以圖之而未嘗急者漸以處之而未嘗遽也中國諸侯有一焉之不安于我則固不可以從事於夷狄故其汲汲焉以會盟中國之諸侯者所以治其內也十年之久而後有伐戎之舉不用大兵不動大衆而聲罪致討之義嚴焉則其規模之素定故也故此年伐戎書人三十年伐山戎亦書人則其不用大兵不動大衆亦可知矣一捷之後而戎始不能爲中國患戎不能爲中國患而後齊得以專意於楚此管仲之規模也此諸葛亮五月渡瀘縱擒孟獲以服其心而後得以專意於曹魏之意也其不用大兵不動大衆者節制之師也讀春秋至莊僖之編當知聖人有惓惓桓公管仲之意毋徒槩以伯圖而絶之可也雖然齊桓未伯

之初誅譚遂猶恃力以逞自盟柯之後而春秋書齊之事與滅譚滅遂者異矣意者管仲得志當在盟柯以後乎黃仲炎通說攘夷狄所以安中國也齊人伐戎何以書曰古者聖王之待夷狄也不絶威以養寇亦不生事而妄征故蠻夷猾夏有刑玁狁孔熾則有伐苟非有罪則不以煩中國之兵也今荊楚陸梁入蔡伐鄭而齊莫之討也戎當此時未有猾夏之罪而必伐之是於齊有弛威養寇之患而於戎有生事妄征之過矣二者皆非待夷狄之道也木訥趙鵬飛經筌戎有二有山戎有戎山戎即北戎遠於中國乃奔營州之地孤竹國也戎介於中國在曹衛魯之間隱桓之所盟與夫伐凡伯侵曹者皆此戎也則其爲患尤近霸討所當先也所貴乎霸主者以其能尊中國攘夷狄而除天下之患也戎患近在淵國齊桓可不討乎桓公即位蓋十年內則伐叛討貳以立己威而已戎蓋未嘗問也至是始伐之亦足以見其緩於除患矣伐戎霸討也而聖人書人責其緩可知李俞集義謝湜曰戎爲中國患久矣合諸侯攘夷狄使犬羊順服而中國安强方伯之事也桓公務廣土地服諸侯以傳齊國而已故滅譚滅遂以益封疆伐宋伐郳伐鄭伐魯以振威力至於荊人蔡戎侵魯未嘗以救難之師一過而問焉乃至十年之久然後起而伐戎將何以服四夷強

中國哉（餘同 王元杰讞義 家鉉翁詳說）穀梁作伐我公羊左氏作伐戎伐我貶齊也伐戎亦貶齊也是時成周有子頹之亂五大夫以衛師燕師伐周而立子頹惠王出居於鄭之櫟齊桓身爲盟主若罔聞知明年鄭伯虢公胥命于弭以兵討叛殺子頹及爲亂者王入于王城齊不能預也王室傾覆則坐視而不救戎未嘗爲中國大患伐非所先也去年伐魯今年伐戎大率皆逐利而自私於王室何有春秋人之所以貶也黃震日抄襄陵許氏曰戎自春秋之初即見荊乃後起故攘中國之患宜莫先戎齊桓既霸七年諸侯畧定自是始伐戎愚謂荊大戎小量力亦當自戎始也（張氏曰見前張洽集註）陳深讀春秋編齊桓既霸七年諸侯略定至是始伐戎左傳是年王居鄭敬鉉備忘微者稱人例之常也或有貶而稱人變也此一事公羊左氏皆不釋人字史因赴而書聖人存之或謂亦見齊桓以兵屬諸侯及隣國以先自封殖今始一伐戎爲譏此言過矣宣王猶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苟內政不修豈能外攘哉桓雖不能爲王者之內修其政而以兵屬諸侯亦必待大而伐戎也然豈怠於攘乎伐戎之後方討楚自有次第經筌舊亦常以宣王內修政事比桓至此曰緩何不自信耶穀梁謂伐我者誤故來戰來伐鮮有不書鄙者雖哀公八年九年有伐我之文此誠

伐戎待大而方謀外攘之漸是也程端學本義戎爲中國患天子方伯不能治而齊桓伐之中國以寧此其功也然桓非受命之伯不告于王而專伐之此其辠也（張氏曰見前張洽集註許氏曰見前黃震日抄真氏曰見前真德秀讀書記）王元杰讞義程氏曰春秋書齊人伐戎而桓公討戎之不力由此見矣元杰曰齊桓伐戎之時子頹構亂王室伯主所當興勤王之師效臣子之職豈非大義所當爲耶捨此不務方且興師伐戎是孰重而孰輕也然王室之亂經削不書所以存萬世之綱常伐戎之役經貶齊書人所以責伯主之失義乎奪之法豈不明乎俞皐集傳釋義戎濟陽路濟陽之戎也近於齊此必因齊災而侵之故齊爲伐以報也大災之後不知脩省而伐人罪可知也李衢集說著齊以伯主自任故爲魯伐戎而不能靖王室之亂（張氏曰見前張洽集註呂氏曰見前呂大圭或問家氏曰見前家鉉翁詳說）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五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二十三　十八陽

妝

洪武正韻側霜切女子又飾也亦作糚許愼說文妝从女牀省聲側羊切顧野王玉篇阻良切糚側牀切亦作粧妝音莊畫妝陸法言廣韻女子糚粉飾係錯通釋今俗作粧丁度集韻或作裝糚𥻃司馬光類篇又側亮切張有復古編別作糚非婁機廣干祿字妝糚並通戴侗六書故又作裝糚裝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則霜切與糚同俗作粧非韻內不收宜知郭守正紫雲韻韓詩桃李晨粧靚此是俗粧字諸韻並無宜知寫此恐成失韻楊桓六書統照母牀聲 牀古文 妝籀 莊或从壯聲 娤隸 糚粧並俗 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通作莊相如賦靚莊刻飾郭曰靚莊粉白黛黑亦通作裝倪鏜六書類釋裝見衣部周伯琦六書正譌从女爿聲趙謙聲音文字通䏰岡切俗混莊裝作粧娤糚非韻會定正字切知光知真體妝

篆 妝 隆叔　妝 說文　裝 糚 並集韻見杜从古　妝 徐鉉

書 妝 周　妝 文　糚 集篆古文韻海　妝 篆韻　牀

六書統 隸書 妝 裝 並六書統　草書 粧 蘇軾　粧 張錦溪　妝 鮮于樞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百二十三　一

總敘

事物紀原周文王時女人始傅鉛粉秦始皇宮中悉紅粧翠眉此粧之始也宋武宮女効壽陽落梅之異作梅花粧隋文宮中紅粧謂之桃花面古今事通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婉兒以掩點跡大曆以前士大夫妻多妬悍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 姚翻詠美人云臨粧欲含涕羞畏家人知還將粉中絮擁淚不敢垂粉中絮即今粉撲兒晉宋間已用之

佛妝

能改齋漫錄張芸叟使遼錄云胡婦以黃物塗面如金謂之佛妝予按後周宣帝傳位太子自稱天元皇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妝以是知虜妝尚黃久矣萍洲可談先公言使北虜見虜使耶律家車馬來迓氊車中有婦人面塗深黃謂之佛妝紅眉黑吻正如異物或說人眉在眼上設有眉生眼下者衆必駭見使人人主眉在眼下而忽見眉在眼上者其駭亦爾故天下未嘗有正論雜然如此要之世間事不可立異且須通俗宋莊季裕雞肋編燕地良家仕族女子皆髠首許嫁方留髮冬月以栝蔞塗面謂之佛妝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為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彭汝礪鄱陽集婦人面塗黃而吏告以為瘴病問云謂佛妝也 有女夭夭稱細娘細謂婦人有顏之女故為細娘真珠絡髻面塗黃華人怪見疑為瘴墨吏矜誇是佛妝

墨妝

孔平仲雜說周宣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妝所謂鉛黃者以此歟

唐妝

太平廣記沈明遠寓簡言近時士大夫妾為怪眼號曰唐妝

啼妝

後漢書五行志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啼妝啼妝者薄拭目下若啼處自大將軍梁冀家所倡京都翕然諸夏皆倣效 梁統傳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風俗通曰愁眉者細而曲折啼妝者薄拭目下若啼處 梁冀傳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郭稹詩詠海棠 應為無詩怨工部至今含露作啼妝

淚妝

開元天寶遺事宮中嬪妃輩施素粉於兩頰相號為淚妝識者以為不祥後有祿山之亂 江湖續集蕭立詩 賦粉勻成玉筋垂春風面面曉妝遲妝成圖得君王顧却為君王識別離

醉妝

五代史前蜀世家蜀人好褁尖巾其狀如錐衍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鬌然更施朱粉號醉妝國中之人皆效之蜀禱杌衍為尖巾妃妓皆夾臉連額逢以脂粉曰醉妝

曉妝

唐李郿詩集調笑令 伏以長安亂人杜工部水邊曾見洛川神女陳思王夢裏相逢雛賦詠之盡工亦纖穠之未備若迺吟煙吐月鏤玉雕花衆中獨做百宜嬌詩裴成十樣錦漢鬢楚腰呈妙伎竹枝桃葉換新聲綠袖初呈傳踏來至 睡起斜痕印枕檀再蹙未怕指尖寒紫錦香軟紅膏滑不惜春嬌對舞鸞裊鬢細髮金晨厭畫工只在纖纖玉却月彎環未要深留著伊來畫雙綠雙綠淡勻拂兩臉春融光透肉起來却怕東風觸本是一團香玉飛鸞臺上看未足貯向阿嬌金屋玉婁後詠喬氏臨鏡曉妝詩 林昌鷟眠罷房櫳曙色開雀釵金作縷鸞鏡玉為臺妝似臨池出人疑向月來自憐方未已欲去復徘徊 宋名賢詩集淺畫脩蛾薄傅腮淡妝雅稱壽陽梅丁寧不用梳高髻勻引朝臣諫疏來 元許有壬圭塘集題善泉道經歷所藏書人曉妝圖 錦帳春寒晚起遲蹋鴛無語更嬌癡勻妝不了花陰轉已過晨家賣鹽時 宋帝題曉妝圖二首 春憶夢足曉難回妝罷嬌慵侍女催莫怪鉛華多半面當時誤得主恩來 一身何啻當三千列屋閑居護取伶長恨昭陽深殿月等閑不到玉臺前 國朝錢宰臨安集曉妝詩 白玉搔頭手自簪曉妝臨鏡試蘭膏回頭欲問張京兆莫把娥眉畫得高 江湖續集戚世忠倦妝圖 睡覺春山顧更添起

倦妝

宋餘恨鎖眉尖料應春事關心曲怕見楊花不堪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百二十三　二

展宋趙君鼎詩錦帕新裁凱月犀旋開妝合開雲鬟一成貧娑慵梳洗日晩惟添翠黛眉 杜壽域詞捲妝蕪歸梁詞 風擺紅綃卷畫簾寶鑑慵拈日高梳洗幾時休金盆水弄纖纖 髻雲鬆䰐衣斜裙和嬌懶漫嚴嚴離愁更被宿醒兼空贏得病厭厭

殘妝

唐施肩吾詩妓人殘妝詞 雲髻已收金鳳皇巧勻輕黛約殘妝不知昨夜新歌響猶在誰家繞梁 吳融詩賦得欲曉看妝面 朧朧欲曙色隱隱辨殘妝月始雲中出花猶霧裏藏眉邊全失翠額畔半留黃轉入金屏影深侵𩉰燭光有嬋窺鬢樣無燕着釵行十二峯前夢如何不斷腸 劉賓客詩玉山神女朝曉霧乍開疑卷幔山花欲謝似殘妝

收妝

唐施肩吾詩收妝 斜月朧朧照半床蘄氣孤妾懶收妝燈前再覽青銅鏡枉插金釵十二行

催妝

南郡新書陳嶠了然無依暮年獲一第還鄉而耳順矣鄉里以儒家女妻之合巹之夕自賦催妝詩曰彭祖尚聞年八百陳郎還是小孩兒聞者絕倒 清波雜志須歲兒女合巹之夕婿登高盃賦詩催妝爲常禮後皆略去 唐陸暢詩雲安公主出降雜詠催妝 天上瓊花不避秋今宵織女降牽牛萬人惟待乘鸞出乞巧齊登明月樓 少妝銀粉飾金鈿端正天花貴自然閒道禁中時節異九秋香滿鏡臺前 茅盈詩賦上清神女催妝 水精帳開銀燭明風搖珠珮連雲清休勻紅粉飾花態早駕雙鸞朝玉京 賈島詩友人婚楊氏催妝 不知今夕是何名催促陽臺近鏡臺誰道芙蓉水中種青銅鏡裏一枝開 盧儲詩催妝 昔年曾上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幸爲秦晉會早教鸞鳳下妝樓 何光遠詩催妝二首 玉漏涓涓銀漢清鵲橋新駕路初成催妝既要裁篇詠鳳吹鸞歌早會迎 寶車輾駐綵雲開誤到蓬山頂上來瓊室既登花得折永將凡骨逐風雷 徐璧詩催妝 傳聞燭下調紅粉明鏡臺前別作春不須滿面渾妝卻留着雙眉待畫人 宋黃滔詩催妝 北府迎塵南郡來莫將芳意更遲回雖言天上光陰別且被人間更漏催煙樹迥垂連蒂杏綵童交捧合歡杯吹簫不是神仙曲爭引秦娥下鳳臺 雲谿友議陸暢奉詔作催妝詩 雲安公主貴出嫁五侯家天母親調粉日兄憐賜花催鋪百子帳待障七香車借問妝成未東方欲曙霞 徐節孝先生集催妝 曾卷子方樂奏樓子幸俱所期爲列女應不詘龐夫野叟田無璧仙娥佩有珠爲歌迎弄玉麟踊宴麻姑自是閨中秀何煩臉上紅君看閨風容親駕五雲車 行事從來號閒逸酒闌詩興使豪摘盧公談妻平主事嫁得東皇昕草大[illegible]鍈唐軍驍集孫太守席賦催妝

羅斐新懽可重證段芋書契韓增華闈門索字先生詞牢笆來歸御史家直戶三星衆節候迎車百兩滅浮巹鵲橋深夜飛霜冷早對菱花整鬢花堠子野詩李少卿宅除夜催妝納裝修處都裴李門頭車馬盛斗杓臨曉欲東迴天真都說妝前好春色偷從夜半來園裏花枝燈樹合月中人影鑑奩開詩家無自矜吟筆不惜鉛華不用催 陶朱新錄嘉王榜王昂既作狀元始婚于某氏禮夕婦家立需催妝詞昂走筆書一闋名好事近云 喜氣擁門闌光動綺羅香陌行到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須脂粉汙天真嫌怕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畫章臺春色 張孝忠詞野逸堂長短句燭鳴羽豈是稍頭春意濃薄羅衫子柳腰風入間乍識瑶池似天上渾疑月殿空 面黛小髻雲鬆背人欲整又還慵多應沒箇藏嬌處滿鏡桃花帶雨紅

梳妝

宋史浩鄮峯真隱漫錄梳妝八首 隨宜首飾莫留情珠翠雖多未是榮不見孟光居儉約荊釵卻立萬年名 南蕃有鳥翠歲殺千百為群自在飛負痛銜冤無罪死將來貴室纓冠衣 貴家所好若無偏翠羽真珠不直錢晉琫一求難得貨窮山深海盡駭然 土壟青血是婚錢買得琢珠顆顆圓痛惜啟人在深海風潮沈溺幾多般 北珠大產在女蕃不遂首丸玉盤鉅萬貴錢收拾得到頭終不救飢寒 爛草鋪茸玉作冠四時花樣幾千般當思蓬首寒閨女終歲無油兩鬢乾倡優卑賤起謠風塗澤唯知特地濃琢重賢門貞潔女不施朱粉自雍容常須點坐悟前因爲愛鉛華墮此身若也於斯能改悔來生定免落風塵

慵來妝

伶子于飛后外傳台妹合德爲薄眉號遠山黛施以小朱號慵來妝

血暈妝

唐語林長慶中京城婦人首飾有以金碧珠翠笄櫛步搖無不具美謂之百不如婦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橫約於目上下謂之血暈妝

僊娥妝

類說一畫連心細長謂之連頭眉又曰仙娥妝

時世妝

類說宜猥夫人治家整肅婦妾皆不許時世妝唐白居易詩時世妝時世妝出自城中傳四方時世流行無遠近顋不施朱面無粉烏膏注一作膏唇唇似泥雙眉畫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態妝成盡似含悲啼圓鬟無鬢椎髻樣斜紅不暈赭面狀昔聞被髮伊川中辛有見之知有戎元和妝梳君記取髻椎面赭非華風

半面妝

南史梁元帝徐妃無容質不見禮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妝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

鬢朵妝

陸游南唐書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傳后司徒宗之女十九歲來

睡後主嗣位立為后寵嬖專房創為高髻纖裳及鬢朵之妝人皆效之。

桃花妝 中華古今注秦始皇好神仙常令宮人梳仙髻帖五色花子畫為雲鳳虎飛昇至東晉有童謠云織女死時人帖草油花子為織女作孝至後周又詔宮人帖五色雲母花子作碎妝以侍宴如供奉者帖勝花子作桃花妝插通草朵子著短袖衫子 又曰桃花妝益起自紂以紅藍花汁凝作燕脂以燕國所生故曰燕脂塗之作桃花妝

梅花妝 訓女蒙求宋書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自後有梅花粧王思謙詩題壽陽梅妝圖鈿迷畫一聲白鳳度江潮便覺金陵王氣銷畫史不知亡國恨猶將鉛粉記前朝

漢宮妝 唐韓偓香奩集梅花詩燕釵初試漢宮妝

內樸妝 賀方回東山詞燕空花小院朱扉開一扇內樸新妝鏡裏分明見眉暈半深唇注淺朵雲冠子偏宜面 被掩芙蓉重霧簾影沉沉恨有雙飛燕心事向人猶動酸強來窗下尋針線

虢國淡妝 小說家求虢國夫人不施妝粉自有美艷杜甫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卻嫌脂粉涴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出楊妃外傳

二女明妝 太平廣記李群玉既解天祿之任而歸涔陽經二妃廟題詩曰小姑洲北浦雲邊二女明妝尚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墓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顰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

高髻險妝 唐會要有司奏婦人高髻險妝去眉高額以金銀過為首飾並請禁斷仍請勅依正元中書制勅下傳諸司及州府榜示限一月內改革

嚴服靚妝 唐書駱賓王傳嚴服靚妝

麗服靚妝 唐韓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閻朝隱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

梨花洗妝 宋胡曾詠史詩洛陽梨花時人多攜酒其下曰為梨花洗妝 西洛逢春對艷陽梨花雪吐散多香都人攜酒爭歌舞三猜花神為洗妝

婢不得濃妝 太平廣記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妝高髻見給燕脂一錢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妝梢佳崔怒謂曰汝好妝耶我為汝妝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鍱析灼其兩眼角皮即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落瘢如粧焉

閨妝 事林廣記漢史張敞為婦畫眉有司劾之敞答以閨門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敞之所為識屑矣然天下慕之爭學為京兆眉畫是則粉白黛綠之妾亦可為好事者助也

宮製薔薇油 真麻油隨多少以甃瓮盛之令及半瓮取降真香少許投油中厚用油紙封繫瓮口傾甑中隨飯炊兩餉持出頓冷處三日後去所投香凌晨旋摘半開柚花俗呼為臭橙者揀去莖蒂納瓮中令燥濕恰好如前法密封十日後以手泚其清液收之其油與薔薇水絕類取以理髮經月常香又能長鬢

茉莉素馨油 造法皆同尤宜為面脂

香髮木犀油 岩桂花凌晨摘半開者揀去莖蒂令十分淨每高量一斗取真麻油一斤輕手拌勻以濕紙相傳為度納瓮瓮中厚用油紙封繫瓮口坐瓮於釜內以湯煮一餉久持起頓燥處十日後傾出以手泚其清液收之要封閉謹密愈久愈香以此油勻入黃蠟為面脂尤馨

染鬢威仙油 威靈仙十莖側柏葉二枝牙皂三莖黑牽牛二十粒黃柏皮二片如手指大各細剉以絹囊盛納瓮中入真麻油浸收能除垢膩潔鬢長髮勝茶茶香百藥煎之類逆鬢髮黿結不堪梳理有速取一掬塗立見梳解

玉女桃花粉 益母草亦名火忺草莖生如麻而葉差小開紫花端午間採曬燒灰用稠米飲搜團如鵝卵大熬炭火煆一伏時火力令熔焰即黑取出搗碎再搜煉兩次每十兩別煆石膏二兩滑石烊粉各一兩臙脂一錢共研為粉同蝃蝀一枚入器收之大能去風刺滑肌肉消瘢黯駐姿容

唐宮迎蝶粉 粟米隨多少淘淅如法頻易水浸取十分清潔傾頓瓷鉢內令水高粟寸許以薄綿幂鉢面隔去塵污向烈日曝乾研為細粉每水調少許著器內隨意調花將粉覆蓋燻之稍覺精神

內宣黃耆膏 黃耆防風赤芍藥天麻地黃各一分許浸麻油五兩重七日外慢火煎令香不可焦赤去滓入黃蠟五錢重再暴數新綿子濾過可以禦風露悅顏色尤非常面脂大類膏爛

太真紅玉膏 杏仁去皮滑石輕粉各等分為末蒸過入腦麝少許以雞子清調勻早起洗面畢傅之旬日後色如紅玉

孫仙少女膏 黃柏皮三寸土瓜根三寸大棗七箇同研細為膏常早起化湯洗面用旬日容如少女以治浴尤為神妙

錢王紅白散 白芨石榴皮白附子冬瓜子篤耨香各一兩為細末卻以法酒浸三日早起洗面畢傅之七日後面瑩如玉頓用尤佳

畫眉集香丸 真麻油一盞多著燈心搓緊將油盞置器水中焚之覆以小器令煙凝上隨得掃下須於三日前用腦麝別浸少油傾入煙內和調勻其黑可逾漆一法旋剪麻油燈花用尤佳

熏衣笑蘭香 藿苓松芷木茴丁茅賴芎黃和桂心檀麝杜皮加減用酒噴日晒乾絳囊盛芬以蘇合

油揉調匀。松羊酒洗。三稍米泔浸。大黃蜜同蒸。麝香逐痰條。入薰衣加殭
蚕。常帶加白梅肉。 惜髮神梳散 土當歸荊芥黑牽牛白芷藁薑側
柏葉訶子等分為細末。隔夜用藥擦髮中。次早理之。能去風屑除垢膩。髮
堅結 牢牙橄香散 香附子多揀淨洗。燃令焦燒灰存性。碾細為末。常
用擦齒。大能愈牙宣辟口氣。日間常作食橄攪香甚佳 透肌五香圓
丁香麝香陵香木香藿香白芷當歸桂心等分為細末。蜜丸如豆子大。日
間或卧次頻含嚥。半月後口脉間縝存香氣。 太乙靈應膏 露蜂房一
兩杏仁去皮尖一兩蛇蛻玄參各半兩黃耆三分各細剉燒丹五兩童男
女亂髮一握如雞子大淨洗日乾。先用麻油一斤同髮入器慢火煎令髮
消。再入杏仁煎黑。搯起澄去滓。換入別器。以餘藥除燒丹外同煎候焦黃。
又澄去滓。卻入燒丹。以柳木攪五千轉。滴入水中取軟硬為度。傾碗瓷合
收之。專療婦人內外癰疽。諸藥不痊。用少許薄紙貼傅患處。日一換夜一
換。五日見效也。 西施脫骨湯 乳香杏仁各半兩朴硝桑白皮各二兩
分作五劑。每劑先以桑皮杏仁投新瓶中。次以水五椀煎去小半。卻入餘藥
緊封瓶口。再煎片時。搯起揭去封處。眾足於其上薰之。候可容手傾出。浸
洗畢仍舊傾收。經三兩日後再溫熱如前法薰洗。每劑可用三次。畫及五
劑。又若束縛任其札縛甚效。 金蓮穩步膏 黃柏皮黃連荊芥穗黃丹
等分為細末。專治脚甲痛不可忍及脚指縫爛不容包裹。每以少許乾
摻患處立見神効。 玉屑飛雲散 嫩石膏半兩滑石一兩桔白礬少許
同為細末。專治脚指縫爛痒腐汁粘潰有妨札縛。每用乾摻患立驗。陰汗
尤効。 削剝金刀散 石灰末少許以水小盞化開入糯米一合煮熟焙
乾。同烏頭三箇碾細。別以硇砂一錢黃丹三錢研勻。灌足後以刀削去肉
刺。微令見血。取棗肉搜藥貼上面。裹帛繫之立効。

紅妝

元耶律鑄雙溪醉隱外集揚家一捻紅嬌潤。醉西施軟等差。僅使紅妝無揩在。賁兒須也是閒花。楊家一捻紅。醉西施紅。俏貴色。皆乃藥名也。醉妝休且疑天寶花作楊紅。楊貴妃二十六七歲時於乃藥。帶肖中認也。醉妝凝笑亦是另藥二名。 宋蘇東坡詩詠海棠 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

裝

洪武正韻側霜切。齊也。裹也。又飾也。亦作裝。許慎說文裝从衣壯聲。側羊切。顧野王玉篇俎良切。束也。陸法言廣韻裝裹。又則亮切。俗鞋通釋側良切。宋重修廣韻又側亮切。載綱六書故飾衣具也。俗因用為裝飾之義。別作粧。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此乃從裝治裝字。釋行均龍龕手鑑音莊。裝書篆。挾俗在壯二音。正作裝字。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庄。楊桓六書統照母裝并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字。滲博義通作裝裹。趙謙聲音文字通照母切。此乃裝字。故从衣。杜林傳作裝裝。非二字。壯聲。韻會定正字切知光。知其體裹。

古文 裝 徐鉉韻海 篆韻 裝 六書統 篆書 裝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 隸書 裝 王純碑見洪遵漢隸分韻 草書 裝 張鉅漢 裝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趣裝

剥釋常談漢曹參為齊相。及蕭何薨。參乃趣治行裝。曰吾入相。數日果召參代何為相國。 元釋晉山集趣裝詩 天風淼淼吹我衣。松磨曉色光熹微。石泉瀏亮主覆響。宿雨驟與翻飛。曹翁米膳要行脚。仰面看山與山約。秋茶米熟還我歸。細釀山泉對山酌。

辦裝

野客叢書漢明帝諱莊。以辦裝為辦嚴。或者以謂稱人曰辦嚴。自稱曰辦裝。不知辦嚴即辦裝也。漢雋集勝傳光陽六月。禄直以辦裝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二年。袁陽人張逵先知長水縣時。王嗣宗留守西京。厚遇之。及從青神縣。貧不自給。嗣宗欵俸半年。使辦裝至縣。

做裝

錦繡萬花谷張平子思玄賦曰。簡元辰而做裝。李善注。做整也。始也。宋陸放翁集做裝 絕物離人恨未能。聊為旦過打包僧。寒驢渺渺秋山雨。孤榻昏昏夜店燈。酒量已隨詩共退。客愁仍與病相乘。頹然衰颯嗟誰識。俠氣當年蓋五陵。

送裝

唐項斯詩送裝 夜卷簾育抱璧下床。且鋪他處對燈光。欲行千里從今夜。猶惜殘春發故鄉。杖衲已主國有急。衣裳未了剪刀忙。誰知更有芙蓉浦。南去令人愁思長。

晨裝

唐歐陽詹詩晨裝行 村店月西入。山枝鵂鶹繁。衣裝微夜扉。束囊事晨征。寂寂人尚眠。悠悠天木明。荒無儀息心。所務前有程。 許渾詩晨裝 帶月飯行侶。西遊關塞長。晨雞鳴遠戍。宿鳥起寒塘。雲擁四山雪。風凝千樹霜。誰家游俠子。一作誰家歡笑 沉醉卧蘭堂。

出裝

太平御覽易林變占。雷君出裝。隱隱西行。霖雨不止。流為江河。

橐中裝

漢雋陸賈傳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球玉之寶也。裝裹也。師古曰。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橐者以齎行。故曰橐中裝。 續蒙求史陸賈傳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尉佗為南越王。尉佗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

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齋襆裝唐書哥舒翰事王忠嗣為衛將忠嗣被罪玄宗召翰入朝拜隴右節度部將請齋金帛以救忠嗣舒翰止齋襆裝曰使吾計從妥取於是用此足矣既見極言忠嗣之枉帝寤忠嗣得不誅。馬具裝揚覺寮雜記馬甲全裝謂之馬具裝植伊傳輸馬具裝百具宋史列傳陶穀乾德二年再為南郊禮儀使法物制度多穀所定時范質為大禮使以鹵簿清游隊有馬具裝莫知其制度以問於穀穀曰梁貞明丁丑歲河南尹張全義獻人甲三百副馬具裝二百副其人甲以布為裹黄絁表之青綠畫為甲文紅錦綠青絁為下帬絳韋為絡金銅玦長短至膝前膺為人面二目背連膺纏以紅錦騰蛇馬具裝蓋尋常馬甲但加珂拂於前膺及後鞦爾莊宗入洛悉焚毀質命有司如穀說造以給用。認宮裝賀方回東山詞水迸一笛清風弄神新月低雲縷澄涼夜色纔過紫黃昏雨俠少朋遊正喜九陌消塵土鞦韆褭紫騮花步過朱扂認得宮粧為誰重拂新眉嫵徘徊片晷難問桃李都無語十二青樓下指烟大堤臺路不念人腸斷歸去。歲貢資裝新唐書李商隱傳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内

人令狐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歲具資裝使隨計。得替資裝唐會要唐宣宗大中五年九月中書門下奏諸州刺史交割及初到任下擔得替後資裝事應諸州刺史除替後新人在遠者動經三四箇月不到任縱使近處亦或一兩箇月不到舊人在州既不理務又須一切州縣祇供將吏依舊衙參祇候守分者固難自處多端者猶能害人自今以後望令一應刺史得替已除官者即勒到後交割了便赴任如未除官者勒到後與知州官分明交割倉庫戶口及諸色事不得分毫交加交割了使令舊刺史離本任不要更待新刺史到交割公事後稱有小小異同即令勘問知州官年任行牒所在勘問諸前刺史如大段差謬即妥具事狀奏聞其知州官別議推勘應罷郡刺史未別除官者准會昌元年赦文已令所司在州縣供給伏恐日月久深不遵舊制望令所在經過州縣准舊節文處分勿使羈旅州許供三日縣許供兩日應諸州刺史初到任准例皆有一擔什物離任時亦例有資送成例已久州司各有定額准乾元元年及至德二載幷會昌元年制勅只禁科率所由抑配人戶至於用州司公廨及雜利潤天下州郡皆自有規制緣未曾有明勑處分多被無良人吏百姓使致言告云

是賍犯自今以後應刺史下擔什物及除替後資送錢物但不率斂官吏不抑配百姓一任各守州郡舊例亦不得分外別有添置若輒率斂抑配故違勑條當以入已賍犯法餘望准前後勑處分勑旨宜依仍編入格令永為常式。厚自齋裝小說家求武惠曹彬討金陵賞使主稱疾不朝之罪城陷羣軍威列至其宮城門使主方開門奉表納降彬答拜為之盡禮彬諭以歸朝奉賜有限賞用至廣當厚自齋裝既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遣使主入治裝禪將梁迥田欽祚刀爭以謂不可苟有不虞將誰執彬笑而不答迥等切諫彬遣五伯人為伴救船重登舟有一卒負籠下道彬立命斬之負櫓者罔敢踰跬。出揮麈泛海之裝晉書謝安為會稽王道子有攜出鎮廣陵新城以避之安雖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爲將軍辦裝東漢書彭寵自立為燕王寵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共縛著床偽稱寵命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寵曰促為將軍辦裝將妻入收金帛衣物裝之使妻縫兩縑囊昏夜令寵作書告城門將軍開門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持記出

城因詣闕封為不義侯。爲卿治裝葉石林燕語張伯玉皇祐間為侍御史時陳恭公當國伯玉首言天下未治未得真相故也由是忤恭公仁宗時眷恭公厚不得已出伯玉知太平州然亦惜其去密使小黃門諭旨勞之曰聞卿貧無慮朕當為卿治裝翌日中旨三司賜錢五萬恭公猶執以為無例上曰吾業已許之矣卒賜之人見所以獎勵言官之意也。詔密餙裝唐史韋湊授河陽節度入辭宣帝曰卿自去我我非去卿在鎮累年常遣伏王魏道出湊所以薄紙手作詔曰密餙裝伏當相見蓋以為相也。不在越裝李翰蒙求宋王僧孺為南海太守外國舶物利數倍並無所取嘆曰昔人為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慶之急裝南史沈慶之傳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使領隊防東掖門轉正員將軍及劉湛被收之名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韈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凶門栢裝南史宋孔琳之傳琳之建言曰凶門栢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國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夫婦

道裝 閒見善善錄仁宗朝駙馬柴宗慶與駙馬李遵勗連袂柴主賢而李亦賢柴主欲與李主角富貴李先諳柴柔柴之夫婦盛飾以爲勝左右皆草草亦反柴主之過李柔李之夫婦道裝而已左右皆盛飾徐出二子示曰予所有者二子耳柴頗自愧士論高之後柴無子所積僕婚數屋未嘗施用及柴薨悉上送官宋邵堯夫詩道裝吟 道家儀用此衣服只拜星辰不拜人何故堯夫須用拜安知人不是星辰 道家儀用此巾衣師外曾聞更拜誰何故堯夫須用拜安知人不是吾師 安居壘是道衣裝里開過從乃是宿閒說洞天多似此吾鄉殊不異仙鄉 如知道只在人心造化功夫自可尋若說衣巾便爲道堯夫何者敢披襟向子謹酒遙集鄭小娘道裝南歌子 縹緲雲閒質輕盈波上身瑤林玉樹出風塵不是野花凡草等閒春翠羽雙垂珥烏紗巧製巾經珠不動兩眉顰須信鉛華銷盡見天眞

寶御珍裝 五燈會元永安悟禪師因僧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悟曰寶御珎裝猶尚棄誰能歷劫傍他門

郭索束裝 宋楊誠齋集答周丞相送糟蟹詩 郭索束裝更挾帶糟之味饑饉雖巧新斛寒具之油豈加蓮之耿賞敬造桷而先薦

七寶裝 五代史罰主孟昶君臣務爲奢侈以自娛至於溺器皆以七寶裝之

鑑裝 廣益集 鑑裝式 元損銀外裹黑漆鑑裝一副底蓋共四隔內有黃銅鏡一面銀校裹黑漆粉合兒四箇底無銀裹除外別無事件蓋名覆臨第二隔名莣高第三名中氣第四名底高

潢裝 西溪叢語 唐秘書省有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潢集韻音胡曠切釋名染紙也齊民要術有裝潢紙法云浸櫱汁入潢凡潢紙滅白便是染則年久色暗蓋染黃也後有雌黃治書法云潢訖治者佳先治入潢則動要術僕觀賈思勰誤則古用黃紙寫書久矣寫訖入黃辟蠹也今惟釋藏經如此先寫後潢要術又云凡打紙欲生生則堅厚則打紙工蓋熟紙匠也予有舊佛經一卷乃唐永泰元年奉詔於大明宮譯後有魚朝恩銜又有經生并裝潢人姓名

文 宋北磵禪師集海上白峯山慈濟寺三身中普賢未裝跡高宋曾刻合水和泥三大士曾同出現樓金間碧獨普賢不受塗糊深藏此段光明田爲今時開發寒潮震海激二千酬撥瀉之傑滿月無塵莊應萬劫龍游之地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二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十八陽

𧟻 洪武正韻側霜切。見後漢杜林傳

椿 洪武正韻側霜切。椿橛。許慎說文：𣟴，橛杙也。从木舂聲。豕江切。顧野王玉篇：陟江切，橛也。又書容切，橦也。孫愐唐韻：都江切。郭忠恕佩觿集：椿樁上陟江翻，椿橛下書容翻，橦也。丁度集韻：株江切，杙也。戴侗六書故：說文新附曰：橛弋也。橛短曰椿，俗又曰樫，椿聲之轉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株江切。鄭之秀精明韻：唐封椿庫。楊桓六書統：知母𦆂切平椿注下狀上。熊忠韻會：衆要次商清音，杙也。韓愈詩：斬拔枡與椿。字潔傳義：音莊，橛也。趙謙聲音文字通：照江切，古用舂。韻會定正：宁切，知光，知真。隸椿

篆 椿 徐鉉　篆韻 椿 六書統　書 椿 六書統　隸書 椿 六書統　草書 椿 並張𢬵　錦溪 椿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封椿 文獻通考：左藏封椿庫，孝宗所創，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至淳熙末年，往往以犒軍或造軍器為名，撥入內庫，或睿思殿，或御前庫，或脩內司，有司不敢視。內藏庫即祖宗時書置元豐三十二庫，崇寧後為大觀東西庫。秦檜用事時，每三宮生辰及春秋內教、冬年寒食節與諸局所進書皆獻。令帑田是內帑。山積。紹興末詔除太后生辰及內教外，餘並減半。孝宗初又併進書禮物罷之。紹熙初始數取封椿錢入內藏、御前甲庫者。紹興中置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其有司不能供者，悉於甲庫取之，故百工伎藝之巧者皆出其間。日費毋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課額。以此軍儲常不足。臣僚以為言，乃罷之。宋會要：神宗熙寧十年二月三日，詔中外禁軍已有定額，三司及諸路計置請受，歲有常數，其間偶有闕額未招簡人充填者，其請受並令封椿，毋得移用。於次年春季具數申樞密院。　元豐元年七月十三日，詔諸路轉運及開封府界提點司椿管闕額禁軍請受，候元額月給錢糧，委提點刑獄及府界提舉司拘收於所在，別封椿。　二十四日，詔諸路封椿闕額禁軍請受，可令樞密承旨司注籍，如擅支用者，如擅支封椿錢帛法。　二十五日，三司言：今具熙寧十年終在京及府界封椿管闕額禁軍請給數目，乞免封椿。詔在京特依奏。　十一月四日，樞密承旨司言：準送下三司狀，在京禁軍闕額封椿請受內錢絹，特免其斛㪷，唯禾可存留，自餘衣賜等物，並屬三司。應副及小麥已無剩數，欲乞特免勘會府界軍士衣糧等，自當依別處例封椿，其小麥如闕，即令三司以細色糧充。從之。

同日，開封府界提點司乞免封椿闕額禁軍請受事，詔惟錢特免之。　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詔在京開封府界見封椿闕額諸軍請受，可並送內藏庫別封椿。　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詔河北沿邊州軍禁軍闕額，券歸群牧司封椿。　四年六月二十有六日，詔應熙河路及朝廷所遣四將漢蕃軍馬錢帛糧草，並委經制管勾官馬申、胡宗哲計度應副，如不足，以封椿闕額禁軍衣糧并封椿錢帛充，若闕，以茶場司錢穀充。　五年正月二十四日，詔開封府界諸路封椿禁軍闕額錢，除三路外，及淮浙江湖等路增剩鹽錢、江西賣廣東鹽錢、福建路賣鹽息錢，並輸措置河北糴便司，充借支內藏庫錢三十萬緡于河北糴便司，以福建路鹽息還。　五月一日，詔內外闕額禁軍例物元減半，或全不支處，並依式全支，已全支處，權增千錢，以封椿禁軍闕額錢給。　七年六月一日，詔河東路銷廢五指揮禁軍錢糧，即非一路兵額偶有闕數衣糧之比，並封椿以給提舉保甲司起教之費。　八月二十七日，權發遣同經制熙河蘭會路邊防財用馬申乞免熙河路封椿，新復五州軍闕額禁軍請受。詔自今更不封椿，其已封椿者，撥與經制司。　十月九日，詔諸路封椿闕額禁軍錢穀，並依元豐令，隨市直變易，其不得減過元糴納價法除之。　哲宗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河北轉運司言：今本路封椿禁軍闕額請受，請立法止於逐路椿貫，如有不可停貯，即令提刑司變轉見錢封椿。從之。　二年四月二日，樞密院言：臣僚奏乞罷內外封椿禁軍闕額。按熙寧十年二月詔旨，內外禁軍已有定額，三司及諸路計置請受，歲有常數，其間偶有闕額，未招揀人充填，所餘請受，亦合椿管。竊詳詔旨，內外禁軍係經熙寧已來節次減廢併合，各已立定實額，即與舊日虛數不同，朝廷為諸路監司各惜財費，不務招揀，致漸耗兵數，無以督責，遂立約束，闕額請受，悉行封椿，迨今十年，雖所椿到錢物甚多，未嘗輒借他用。今若悉罷封椿，深慮諸路監司因循觀望，不肯留心寬補兵備，不唯有乖前日減併軍額之意，兼恐緩急闕兵，有誤大事。詔除三路、二廣更不封椿外，在京府界及其餘路分，並依舊封椿，仍只封椿衣糧料錢，餘亦與免。　三年五月十七日，詔府界諸路封椿禁軍闕額錢帛，後來創置過禁軍指揮，並先撥數除出，候不及舊額之數，方依條封椿，仍著為令。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一日，京西路轉運司言：本路財賦素窘乏，乞特免封椿廂軍闕額請受。詔令後諸路廂軍馬遞鋪闕額不及一分處，並免封椿衣糧料錢，闕額一分已上處，與免一分。　元符三年六月十八日，樞密院言：勘會府界諸路封椿禁軍闕額請受，并收祖錢物，係專充應

副陝西新置蕃落及招置河北廣威等軍兵請受等支用。契勘日近所在官司往往緣邊事支借過上件錢物，即未有撥還之期，竊慮有悞指準。詔今後雖得朝旨許支借諸司封樁錢物，其兩色錢即不得一例借支，如違，其應干官吏並依擅支借封樁錢物法科罪。徽宗大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詔內外馬步軍自今更不封樁衣糧，應干闕額依舊招填，其例物於已樁闕額錢物內支給。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詔應內外禁軍闕額請受依熙寧元豐以來舊法封樁，仍具狀申樞密院。政和元年七月二十四日，詔內外禁軍闕額封樁錢，自今應官司陳乞支借者及支還主司，並科違制之罪。應今日以前借過未還者，並注于籍，限三年拘轄撥還，仍先具逐件錢物元借年月、事因、已未還數申樞密院，今後每季依此。四年八月十三日，樞密副承旨范訥言：京畿提刑司乞免封樁禁軍闕額時服賞給等。緣禁軍闕額請給始自熙寧十年爲頭封樁，及元豐四年六月王得臣申請封樁勘給式擘說，應係合請衣賜賞給錢帛節料衣襖之類，並依旁式收破供申。今來所乞有礙前後條令。詔申明行下，餘路依此。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樞密院言：勘會樞密院所管諸路禁軍闕額錢物，並降指揮變易輕貨上京，於左藏庫送納，令宣旨庫立法。今擬修下條：諸禁軍闕

額封樁物應變易輕貨上京者，逐州具管押人職位姓名，納訖年月日，文付與左藏庫是何人收領文狀，入急遞申樞密院。詔依修定。宣和元年三月十三日，樞密院言：契勘在京及諸路內外禁軍闕額封樁匹帛錢物不少，竊慮內外官司用例起請借支截撥使用。詔內外官司敢有奏請借用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降原減，雖奉特旨衝改，仰樞密院執奏。六年三月十九日，戶部奏：前權發遣寧州游醇劄子：諸州軍封樁禁軍闕額旁，每月並依見管禁軍於句院通勘，并春冬衣賜及坐庫等，既勘成熟旁，往往逐處公吏偷盜出上件熟旁，與外人結合指改，使與見管禁軍一例夾帶支請。欲乞將已勘成熟旁令逐州長貳拘收毀抹，未勘者截日住罷，妄是有補漕計。從之。高宗建炎元年十月初九日，詔諸路帥司及轉運司同共計會一路合添兵數及每歲所收可以供贍若干，可以令諸州各具申尚書省、樞密院及諸路帥司、轉運司，不得隱漏鹵莽。所有舊管軍兵止據見管人數外，將合樁闕額錢亦計入令來可充招贍新軍之數。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詔靖康元年正月一日至建炎二年正月一日已前逃亡事故軍兵合支錢糧，通爲闕額數目，除陝西路依舊招填舊闕，及京畿、京西、河北、京東、河南路依令來措置專招可以制禦鐵騎振華新軍外，餘

路並令以前項錢糧并已降指揮科撥窠名錢物相兼招置新法弓手及本處闕額軍兵。以尚書省言天下禁軍兵籍取會未到，欲且以靖康元年正月一日實管之數爲準，令諸路提刑司計當是額管兵籍，比較建炎二年正月一日見管實數闕少若干，先次施行，一面具申樞密院、御營使司，故有是命。紹興元年六月二十六日，福建路轉運使朱宗言：本路軍政敗壞，主將兵官唯務姑息，坐費廩食。欲今後禁軍有闕權住招填，其闕額錢米別庫樁管，不得他用，以備緩急支費。詔依，候本路盜賊寧息日依舊招填。二年六月八日，詔從復兩軍兵經過州縣收支過錢糧去處，分委監司專差屬官遍諸州縣驅磨元收到及實支見剩之數，收其贏餘，儲在別庫，以待不時之須，免使斂民庶，蠹奸吏不得侵盜。以臣僚言：自壹貢用事，陝西已卷財用費出，不復驅磨，因得侵盜盡耗。比年軍旅薦興，州縣帑廩空乏，不免取給於民，而官吏並緣爲姦，藉爲一切料斂之政。既不知兵行實數，又不知往程期日，但憑探報虛增兵數，寬約往程，批請日限，斂取錢米有至數倍應用之數者，事過之後，乾沒其餘，或以豐己自利，或以交結市恩，上下謾不檢察，民受其弊，故有是命。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詔近降指揮委逐路憲司取索起發以前合樁闕額禁軍錢物，比復思之

於民未便。想所在州軍雖有不經兵火殘破者，軍期調撥，應副科敷，力不暇給，令主近限起發積年樁管，定見追呼禁繫，朕不忍焉。可復令諸憲司疾速行下州郡，將建炎四年以前未納錢物並行除放，銷毀簿籍。其紹興二年合樁納數，令自紹興三年爲始，分作四限，每年帶納一限。十二年七月十日，京西南路提刑司言：本路諸州樁撥闕額錢，緣累遭殘破，所以儆薄，兼又抵近新界，相去不遠，難以責令樁辦，望詳酌寬行展免三五年，候州縣興葺稍成次第日依舊樁發。戶部契勘：隨州廂禁軍闕額錢物斛斗已承指揮免至紹興十一年終，合自十二年收樁；其餘州軍免至紹興十一年五月分。今欲下京西南路提點刑獄司，將本路州軍廂軍禁軍闕額請受一例免至紹興十一年終，仍並自十二年爲始收樁。從之。十月二十九日，知紹興府樓炤言：昨緣奉使韓球淅諸軍闕額錢數請受申請，行下本府認數封樁起發。紹興十一年十一月三日得旨展免一年，自來年爲始認發。上府常賦有限，實無寬餘可以樁發。詔更與展一年，候限滿依數起發。二十七年五月十四日，戶部言：祕書丞楊邦弼言：潭州舊屯駐大軍二千人，續減下一千人，其券食等錢係諸縣分認，每月解錢七千餘貫，號曰贍軍，並是巧作名目，如收納麴引錢、罪賞錢、紵末錢、罰錯錢、貴

紙錢詞狀到事錢諸色助軍錢之類種種不一。乞將見科贍軍錢以十分
爲率減免三分。令本州通融應副。令省詳逐項科取名色皆是違法。雖稱
減免三分若不盡除減。恐未副朝廷寬恤之意。欲下潭州將見今科取名
色並罷。其見屯官兵歲計。止以本州係省財賦應副。如或違戾。委各路提刑
轉運司按劾。仍免椿減下一千人米糧錢。 三十年八月二十三日。戶部侍郎兼
權樞密都承旨錢端禮言。諸路州軍闕額請給封樁。每季起綱納左藏庫
具數申樞密院注籍。每上下半年輪都副承旨點檢。得旨。令戶部拘催。乞自
今令提刑司於逐州各選職官一員。專行主管拘轄。別庫樁納。月具闕額
軍分人數請給。則例并樁到錢物數申提刑司。從本司檢察類聚。季具一
路逐州都帳。供申樞密院并戶部。参照稽考。如所委官隱漏失實。並依無
額上供法科罪。並從之。 十二月十五日。淮東提刑司言。泰州額管禁軍兩指
揮。昨爲累經兵火。所管人數不及元額。自紹興十六年後來。每歲那撥係省錢
三百八十貫。米麥共五十六碩。變糶見錢。分作四季起赴行在送納。充禁軍闕
額請受。承近降指揮。將禁軍闕額請給盡數收樁。每年合樁錢米衣賜等。
共折計錢一萬七千六百餘貫。委實闕乏。難以依舊管軍額樁辦。乞但令本州依
逐年所樁數目。按季解發。使將來戶口增添。荒田通墾。抗賦稍復舊日依數樁發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百二十四　五

招從之。 三十一年五月六日。中書門下省言。淮南京西路州軍及湖北路信
陽軍。每歲合起禁軍闕額錢。緣戶口全未如舊。理宜優卹。內楚濠蔣州盱眙
軍安豐軍已展元。至紹興三十一年終。詔並與放免五年。內楚濠蔣州盱眙安豐
軍自紹興三十二年爲始照免。 孝宗隆興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德音。赦楚滁廬光州
盱眙光化軍管內并揚成西和州襄陽德安府信陽高郵軍。勘會逐州軍
招填廂禁軍闕額請給錢物內。已有指揮免起年限。竊慮未能樁辦。可更
與放免二年。 乾道元年二月三日。詔令諸路帥憲司行下所部州軍。令
後合起發封樁廂禁軍闕額請給等。特與免行起發。其闕額須管措置招
填。 七年二月十日。知臨安府韓彥古言。本府崇節廂軍止管五百人。今
管一千八百三十五人。揀點得元所管五百人止有正身三百四十九人。今
合行存留。其餘一千四百八十六人。不是正身。皆係逃軍詭名之人。已開
落名糧。一歲省減衣賜糧米。共計七萬二千四百貫二百五十文省。除
於內截撥錢支遣添置重祿公人。請依招刺廂軍五百人外。餘錢撥入椿管
聽候朝廷指揮。從之。 六月二十四日。戶部言。鄂州荆南建康諸軍乞
差官點閱官兵內有冒名承代并虛請揀汰等。將來合減下錢物乞指揮
放行。詔各令總領所令項樁管。非奉朝廷指揮。不得擅行支用。月具減下

實數申三省樞密院。 七月五日。詔知閤門事王抃荆南都統制秦琪同
共點揀荆南官兵。其減下錢米。令總領所令項椿管。不得擅行支用。 九
年八月三日。樞密院言。諸路州軍禁軍封樁闕額請給等。依條合行起赴
左藏庫。昨與免行起發。招填須管數額。據諸處申到兵帳。逐年依舊不敷
元額。詔令諸路帥司行下所部州軍。開具免行起發後逐年招到人數。曾
無敷額。其闕額未招人數請給等見作如何封樁支使。逐一具申樞密院。
都提志別辦封樁庫牙契錢牒 勘合近準省劄。行下開具截日終牙契
未拘認州軍三年內解數。具申本所。已具三年所收數回申朝廷。未行下
間。據湖南運司申。并繳連到潭衡等九州軍府申乞拘認錢數。當所遂行
備申朝廷。取自指揮施行。今准淳祐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節
文。坐下諸郡合拘認錢數內。武岡軍每年且拘認一萬文。右劄付所照應
拘解。准此具呈。取僉廳書擬。欲備省劄指揮。牒郡承拘自今年七月一日
爲始。分作上下半年起發。仍牒元委監司照應拘解。未拘認以前合行分
隸錢數送納。三月奉台判。行當司除已牒轉運司照應拘催外。牒請遵照
牒內備去省劄指揮事理。嚴勒承吏將合拘認牙契錢成年以十八界會
一萬貫文爲額。自淳祐六年七月一日爲始。分作上下半年起解。每半年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百二十四　六

合解五千貫文。至限逐將已拘錢數差人押赴運司交納。團併起發。仍請
將今年七月以前已收過合分隸牙契一半錢數。照限三日盡數解赴運
司。先次起解。差人管押赴封樁庫送納。即具已起發赴運司交納月日錢
數文狀供申。不請占吝遷延稽滯。淳祐六年九月十一日牒。金玉新書。兌
留新物封樁 廐庫勑 諸朝廷封樁錢物。提點刑獄司以時兌留新物。本
處無者。所部通融撥兌。其非冬路或非要便處。無可兌及無多用併不堪
留者。並轉易錢封樁。若別司准朝旨支借。給訖報本司。 封樁闕額驗申
諸朝廷封樁并禁軍闕額封樁錢物。提點刑獄司每半年差官點檢已
未封樁數。比對州縣元申同異。保明申本司驗實。申樞密院及尚書省。
封樁軍馬請給 諸路軍馬差赴陝西河東路應封樁請給。若本路創添
禁軍并權駐泊軍馬。轉運司當辦者。以應辦數於封樁內除之。 糴兌
錢計置 諸封樁穀難兌到錢應計置本色者。如數封樁。即因夫難兌而
致損敗或糴不及元價者。計所斟官吏均備。 買絹依價兌撥
出責損買絹者。諸司朝廷封樁錢依價兌撥起發上供。朝廷封樁錢不足。 諸州應
以常平未用錢定支兌撥。條管候有封椿錢撥還。 朝旨借訖具申
諸禁軍闕額封樁錢物。如朝旨支借訖。提點刑獄司具朝旨及名數申

樞密院（所下人兵請給，將於已封樁到錢物內支訖，申樞密院。）軍須急闕許借　諸朝廷及尚書戶部封樁錢物，唯軍興所須急闕不可待報者，許支借，仍具事因錢數申所屬，給限撥還。若元充緣邊急用，已於別處樁定錢物，或召人入便可省運送之費而無妨闕者，申案尚書省及本部。應支闕額錢物　諸應支封樁禁軍闕額錢物而不足者，聽於泛差出陝西河東路軍馬請受內借支，候封樁到撥還。　提刑主管封樁　諸朝廷封樁錢物無所隸官司者，委提點刑獄司主管，每季具帳申尚書省，仍檢察他司不得侵用。　借給散買物帛　諸借封樁錢給散預買物帛，若俵糴穀，其頭子錢支費有餘者，元借給官司封樁。　本處監專主管　諸提點刑獄司應封樁錢物，於軍資庫、省倉別廒庫封樁，本處監專主管。　官買寄物主家　諸官司已買物，未令入官而寄樁物主之家者，杖一百。擅借封樁錢物　諸擅支借封樁錢物（謂朝廷及尚書戶部、三衙禁軍闕額。）者，徒二年；及雖曾支借而於令有違，各已費用者，不以覺舉、去官、赦降原減；未斷而還足者，奏裁。　封樁奏乞支借（廐庫勑）　諸朝廷封樁錢物，輒奏乞支借，及准朝旨支借而不報所屬監司，并發往別州樁管而次帳不收入者，各杖一百。　供帳隱漏不實（職制勑）　諸供朝廷封樁錢物帳

（禁軍闕額請給帳同。）及承取索回報而隱漏不實者，各徒二年，下依式。若名數交互，杖八十。　供帳稽程違限（職制勑）　諸供朝廷封樁錢物及禁軍闕額請給帳稽程者，二日杖八十，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供申收附違限者，各減二等。　遇綱應附不附（廐庫勑）　諸禁軍闕額封樁錢物，應附綱而遇綱不附，若應計綱起發而遇數不計綱起發，及不充具物數申樞密院者，杖八十。　支用不盡申省（倉庫令）　諸歲收緜綿紬絹，至年終支用不盡，並封樁具數申尚書省，仍估中價，以坊場錢充買起發上供。色額不同申部（倉庫令）　諸封樁物歲久，當職官相驗，以新物充易（[illegible]依年代。）若色額不同，申尚書本部。　闕額請給違限（職制勑）　諸禁軍闕額請給封樁違限者，杖六十，三日加壹等，罪止杖一百。轉運司有犯，仍具奏聽旨。中興備對　諸路安撫司封樁　諸路安撫司封樁金銀錢帛，都計一百二十萬八千七十六兩貫疋石。　金一十二兩，銀一十四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兩，錢六十四萬六千三百一十六貫，米粟二千八百七石，絹二十五萬三千七百二十七疋，紬一十五萬五千四百三十九疋。　大名府路（元豐元年七月三旬供到）金一十二兩零，銀一十一萬二千二百二十七兩，錢一千四百一十九貫，絹八萬七百二十四

疋，紬三萬四千六百一十一疋。　定州路（元豐元年十一月三旬供到）絹一十萬二千一百七十九疋，紬九萬五千三百三十三疋。　永興軍路（係元豐六年九月終見在）朝廷諸色封樁錢物三百三十二萬八千三百八十一貫石束，鄆州市易務本錢一十萬貫（許市易司支發應副江淮收糴斛斗，候將來變轉了當，却依舊付納。）義勇保甲代兵士弓手省到錢糧，錢四十四萬三百五十八貫九百文，糧四十一萬七千八十七石二斗，草三十七萬四千七百三十七束，料三萬九千六十四石五斗。　開封府界（熙寧五年七月以後上番至七年正月於新兵級請受并支等備錢內除留申計請人均剋下項）錢一十六萬七千一百三十八貫八百文，糧八萬二百二十石六斗，草三十七萬四千七百三十七束，料三萬九千六十四石五斗。　河北東路（自上番至熙寧十年八月終省到未曾除路出此條錄食錢等今均剋下項）錢八萬一千五百六貫六百文，糧一十萬四十一百六十二石三斗。　西路（自熙寧九年十月上番至當年終省到內有未究事節今均剋下項）錢四萬一千三百三十二貫二百文，米豆六萬六千五百二十六石三斗。　河東（自熙寧九年十月一日以後上番至元豐元年六月終省到內有未究事節今均

剋下項）錢一十五萬三百八十一貫三百文，米一十六萬六千一百七十八石。　河東貴銅鈆場（元豐元年十一月三司供到係當年六月終除支外下項見在）錢六千一百二十六貫三百文。　河東鑄銅錢息（元豐元年十一月三司供到係當年六月終除支外下項見在）錢一萬二千三百九貫八百文（係折二錢）。　河中府糴到糯稻（元豐元年八月三司狀稱係熙寧十年收到計價錢下項）錢四百四十六貫五百文。　市易務下界封樁朝廷錢五十萬貫（係長垣貴銅場發運司[illegible]沙苑監貴草出賣解鹽義勇保甲代兵士弓手省到等錢，當三月奏[illegible]闕額之增起發到如闕見錢，取指揮支借，如送錢撥還。）澧州故衣雜物錢（元豐元年六月內三司供到）錢八百七十七貫三百文。　在京市易務下界木鹽錢（省備支還河北糧草價錢，元豐二年二月終支外見在）錢一百四十萬七千三百七十七貫三百文。宋范太史集論封樁劄子　臣伏見近遣戶部郎官，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出入之數。自來諸路每告之朝廷，詳酌應副，其餘則責辦於外。計今既遣郎官會計，必見闕少實數。若其數不多，則朝廷可以應副；若其數浩大，不知朝廷能盡應副邪？或止如常歲量事與之也？若量事與之，則朝廷既見其闕少之實，而不盡與，無

以為說若盡數與之則恐他路援而為例朝廷視天下如一無有厚薄欲悉應副則力或有所不逮不悉應副則轉運司無以為計不刻剝百姓何所取之如此則陛下赤子必受其弊不可不深慮也又朝廷既委轉運使副以一路財計而不信其所言虛實必遣郎官然後可信是使諸路使者人人有不自信之心每遇缺乏則倚望朝廷遣官會計愈不任責臣以為此不可為後法欲乞自今諸路凡有告乏只委轉運司官會計保明聞奏如有不實即重行黜責其誰敢妄臣竊謂今諸路經費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司封樁闕額禁軍諸受錢帛斛斗萬數不少此乃戶部轉運司本分財計先帝特令封樁以待邊用蓋恐倉猝調發不及故為此權宜之制今朝廷方務安邊息民則封樁之法宜悉蠲除欲乞自熙寧十年初封樁以來已起發上京及今日已前未起發上京數目盡以賜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今天下諸路例多窮乏而畜其財於無用之所坐視困竭而不為救濟非均通有無足用裕民之政也緣自封樁至今已十餘年一旦撥還諸路必稍紓緩其利害較然無疑伏乞早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恐議者或謂先帝以此備邊今不當變改臣恭聞先帝嘗有弛張之議蓋自古權宜之法多不可久行聽其事勢則後人必有更張三代以來

無不如此若張而不弛不唯無以濟國家之急亦非先帝聖意　再論封樁劄子二十三日　臣近上奏乞以熙寧十年以來諸路提刑司封樁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悉歸之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以紓困急臣竊以當今之患在於天下空虛朝廷不可不為之計封樁之與經費均出於民皆陛下一家之財也苟可以利國何所愛焉譬如移之於東而運之於西出之於內而歸之於外也昔唐之治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至代宗之時租賦悉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天子以取給為便遂不復出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能計其贏縮殆二十年及德宗即位宰相楊炎頓首於上前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之猶懼不集往往覆敗大計一失則天下搖動先朝權以中人領其職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請出之以歸有司如此然後可以議政德宗乃詔凡財賦皆歸左藏庫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美之以炎知為相之體德宗知為國之務也今封樁之法未至如唐之大盈陛下聽言納諫遠過於唐之德宗若大臣有楊炎之請陛下豈有不從之者乎昔先帝有經營四夷之志是故別貯以待用今

陛下無拱守成志於無為畜聚於此將安用之昔漢高祖創業老於兵間日不暇給文帝躬脩儉節勸課農桑則高祖之文帝有所不用也武帝驅攘戎狄無歲不征昭帝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遂罷鹽鐵議權酤宣帝綜核名實選用郡守則武帝之法昭帝宣帝有所不用也臣前所謂時異事殊則後人必有更張自三代以來無不如此非獨漢唐也今諸路窘乏不可不救若其計窮並免掊克是奪之於此而取之於民也惟陛下無疑於改先帝權宜之制則天下之民幸甚取進止陳次升讜論上哲宗乞罷額外封樁　臣竊以民財有限取之不可以過多邦賦有常用之不可以無節熙寧以前上供錢物無額外之求州縣無非法之歛自後獻利之臣不原此意唯務刻削以為己功若減一事一件則據其所減色額責令轉運封樁上供別有增置合用之物又合自辦上供名件歲益加多有司財用惟日不足既無家貲之可助又無鄰粟之可貸必至多方以取於民非法之征其來乃自乎是且人主莫不有惻隱之心豈無愛民之意比年監司多以掊取相高者蓋迫於歲計不足其勢不得已而然也伏自陛下臨御以來輕徭薄賦欲澄汰掊剋崇尚忠厚天下之人莫不咸被德澤歡欣鼓舞竊心內附拭目以觀太平之極致然而額外上供之數未除切恐異日

供應不辦官司則有失職之責苟欲避免侵漁之患復從而生未足以副陛下仁厚之德臣欲乞聖慈特降指揮勘會熙寧以來於舊上供額外拘行封樁錢物並與放罷庶使官吏不至過有誅求而民無騷擾之害表梁齊集輸對劄子　乾德三年三月太祖以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時厚斂於民乃於講武殿後別為內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樁凡歲終用度贏餘之數皆入焉至景德四年十月真宗謂群臣王旦等曰太祖以來有景福內庫太宗改名內藏庫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二聖平荊湖西蜀嶺表江左河東所費巨萬皆出於是不取於民以陳彭年所撰內藏庫記示之　臣聞傳說告高宗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國朝之有內帑所以為軍旅凶荒之先備也歲月愈深則儲畜愈富自太祖肇始至于太宗財貨山積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名物不同錢色亦異制數秩荒之具沛然有餘此真宗所以形於嘆美也今陛下躬行儉約崇尚朴素雖大禹之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何以過此不知內帑之積足以為兵荒之備否乎聞之道路陛下宮中用度比之先朝僅及其半此節儉之至也不知所節之財皆歸諸內帑否乎七八年來東內無供億之費而房廊宮莊之人無異往時大農不得而預也不知悉輸於內庫否乎淳熙間臨安

守臣始以羨餘緡錢為獻每歲十萬使復溢之每季一獻遂至四十萬皆入禁中以充畤弃之用此乾道以前之所無有也陛下游心澹泊不通峯邑宮掖之內無復此樂不知此四十萬緡復何所歸乎如使此等錢皆歸內帑日積月累財計安得不裕神宗元豐中所儲羨財凡三十二庫載之三朝又過之矣神宗志在有為所以先為之備不得不然也陛下可不鑒觀於此哉金虜衰微行且滅矣金亡之後群雄紛然皆與我為敵國而吾所以待之者亦惟曰和戰兩端而已與之戰乎安得兵刀如是之勁與之和乎安得歲幣如是之多此誠未易處也然則今日之內帑其可不汲汲為緩急之先備哉藝祖嘗言北虜精兵不過十萬我以二十絹易一胡人首費絹二百萬而虜盡矣偉哉英姿雄略經畫大事如指諸掌惟其先事而有備也陛下當今日可為之時誠能講求乎可為之具亦何向而不濟此內帑之儲所以不可不愛惜也抑人有言累土可以為山何者積之使然也又曰江海不能實漏巵何者有所自洩也故儲蓄則為莫大之利而滲漏則為莫大之害謹其隄防明其要束常如先朝之時則內帑之豐亦當無異於先朝矣惟聖主垂圖之李椿經濟編中省論椿積有名無實椿嘗聞之經曰何以聚人曰財切見朝廷養兵祿士以錢穀為急今來倉庾所用每月旋營帑藏支遣逐旬那兌則錢穀可謂匱乏矣而未有豐儲倉之積錢有南上庫之椿則錢穀固自在也所謂積者椿者本非有餘移東就西奪彼予此爾數年以來朝廷戶部遂分彼此往借索還有如市道殊非國體此陽城所以切齒於裴延齡者以其欺誕罔寵誑君誤國為當世罪人今觀史者惡其所為也仰惟主上剛明大臣方正而於予奪移就之弊未能革而正之識者咸知其非莫敢有言者妄靡之風未振惟恐言出禍生故士夫相與俛仰度日但為身謀而不謀國事椿衰老羸疾加以病纏綿三年之久未得就然無望於世矣誤蒙君父異知朝廷擢用苟有欲言而不吐露則含恨就死豈不辜負天地父母之恩用是不敢有隱伏望朝廷鑒前代之失懲佞臣之欺凡百政事不止於錢穀各付所司委任責成勤勞者賞之誠實者信任之賢能者獎進之庸謬者免之有過者罰之慢易者責之賞私者逐之欺誑者誅之則衆無不治之事矣聖君大臣圖治人材教化政令軍國大事坐而論之收支細事椿擬以借還有如市道豈宜上瀆聖君而浼煩大臣耶伏乞鈞察

月椿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月椿錢者自紹興二年冬始是時淮南宣撫使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元直未藏一共議令江東漕臣月椿錢十萬緡以酒坊上供經

制等錢應副其後江浙湖南皆有之雖令以上供經制係省封椿等錢充其數然所椿不能給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賦於民如江南之科罰湖南之麴引在上者迄無以禁之大為東南之患紹興九年李泰發秉政為上言月椿錢害民而江東西尤甚請損之遂令諸路漕臣均定如實不足取旨自朝廷給降不得一毫及民[illegible]然卒不能大有所減十七年朝廷既罷兵又命監司郡守將寬剩錢撥充月椿以寬民力[illegible]其從遂減江東西月椿錢二十七萬七千緡有奇[illegible]五萬撫州二萬五千江州一萬筠州南康各六千臨江軍四千建昌軍二千皆有奇十八年冬上又諭秦會之曰昨已減月椿錢要當盡罷會之即諭版曹李仲永以經制錢贍軍然月椿錢卒不罷乾道中始減廣德軍月椿錢千八百緡淳熙初又減桂陽軍萬二千緡光宗登極以月椿有數頗太重去處令臺諫侍從同戶部長貳詳悉措畫聞奏當議對酌施行以寬民力其年周吏部尚書顏師魯等奏再減江浙諸郡月椿錢十六萬五千緡有奇東州減二萬五千常州減二萬吉州減萬七千隆興府饒州各減萬五千信州減一萬撫州減七千贛州減六千七百五十二江池州廣德臨江建昌軍各減六千湖州減五千徽州南康軍各減四千興國軍減三千筠州南安軍各減二千今東南月椿錢歲為緡錢猶三百九十餘萬又有版帳錢者軍興後諸色皆有之而湖中為尤甚紹興元年夏議者請令監司州郡寬剩屬縣無名之取以紓民力時朝請郎四明劉倓守岳陽會四縣版帳之額為二萬一千餘緡而無藝民者萬一千餘緡乃與提刑丁端叔漕判薛嵩老議取凡無名者盡蠲之舉一郡而言則其餘可知矣其餘郡未減者今猶存　月椿錢始於紹興之二年時韓世忠駐師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共議令江東漕臣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於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應辦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拘抱既有偏重之弊又於本司移用錢不肯取撥止取於朝廷窠名曾不能給十之二三上供經制無額添酒錢并淨利錢贍軍酒息錢常平錢及諸司封椿不封椿係省錢皆是朝廷窠名也於是州縣橫斂銖積絲累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月後之期已逼江東西之害尤甚宋會要高宗紹興七年正月六日戶部員外郎霍蠡言竊見方今軍事所須而病民最甚者莫如月椿錢所謂月椿錢者不問州郡有無皆有定額所椿窠名曾不能給其額之什二三自餘則一切出於州縣之吏臨時措畫銖銖而積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迫矣願詔諸路守臣各條具逐州所椿之錢實

有窠民者幾何臨時措畫者若爲而歸上之朝廷召諸路漕臣槩決可否而罷行之兼勸會江西湖南合認發岳飛軍月樁錢并見錢字宋彭止堂集袁州萬載縣減月樁記　淳熙丙午二月某日江西轉運判官王公回將上首殿袁之分宜歲計道萬載宰王牒伯游具以其邑曆告王公慨然曰獨分宜有上命乎皆吾道也合計之於是大會邑之出入盈縮得其賦目不稱狀乃與守張公康議盡蠲宿負計緡錢一萬六千有奇異時萬載歲得苗若干斛復增若干斛爲若干斛以佐其乏沿催錢舊以送使則又劉千緡予縣事下邑之士若民聞之驩曰吾民其少寬矣此是不可不記則獨以書屬某曰自韓文公論刺史觀察使不以情貫相予及今數百年事變之來雖各有故而其病大率皆出一驗姑觀吾州之月樁昕它所增倍蓰不啻貿之舊志乃創初時守㝉將漕者故蔽其數幾陷守于戾二人之惡固雲散電滅矣而此錢一立幾與天地相終始上下㾾隔禍乃至是今王公能與吾守定議捐賦以寬吾邑使來者不敢藉之以擾民不記不可也某曰飢不厭大齋渴不厭滿腹此邑人之情固也然王公豈多此哉公近且將舉一州一路利病罷行之不難遠且天下毋寧莊邑今懷爲是於公意恐不足何如則曰前七年歲在巳亥上嘗詔天下計使通融郡邑

財賦詔出禁門憂國者日日耳驗令久未有應者今王公將首計分宜而併萬載得損所羸益所闕王人不當如是耶若傳書事者慕畏事者勸利不獨吾一邑而已某曰是宜記某月某日李莊簡公集論諸路月樁之弊劄子　臣契勘諸路月樁最爲民間重害而江東西爲甚元降指揮取撥應千上供封樁諸司并州縣等不以有無拘礙上供經制酒税課利及漕司移用等錢樁辦如此州縣尚自應辦不足今江南路漕司往往將移用等錢於逐州主管司專委通判拘收不許取撥遂致民不堪命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行下諸路應有月樁錢並許將諸色錢樁辦如有餘方許漕司拘收庶幾壠畝之民不至失業取進止　小貼子契勘諸路月樁錢當時守臣不量民力有承認偏重去處重爲民害如撫信二州是也欲望聖慈行下諸路漕司將逐州每歲所敷不得輒有輕重以傷民力張守毘陵集乞蠲減月樁劄子　契勘本路州軍自金人蹂踐之後饑饉相因盜賊群起公私匱竭不比他路今月樁之數雖累蒙蠲減而洪州撫州尚自偏重訪聞撫州昨隸江東遂兼認兩路之數洪州贍養中軍統制安撫大使司立賞下撥到親兵所費四千餘貫亦係月樁通計一月實合管認發錢一萬八千八伯餘貫本州將諸縣裏外極力收簇不過得錢九千餘貫其八千

九百餘貫未有可以那撥去處朝廷及宣諭司不見得中統制及親兵一項只作一萬四千貫定數兇岳太尉軍前并中統制親兵寨皆係軍兵計日指準不可稍有欠闕伏望朝廷指揮將本路月樁錢再賜詳酌蠲減數目或將撫州江東路錢除豁却將洪州錢再行減數與撫州均認庶幾尚可收簇不致闕誤　劉才邵杉溪集上殿論減月樁劄子　伏見諸路州縣月樁先蒙朝廷慮困民力特與蠲免減數目行下州縣以係省錢經制錢樁辦此莫大之惠也比聞州縣間有以塞漕司占吝各司所撥名色復責令州縣措辦未免侵取於民遂使寬澤不能下究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有司申嚴法禁俾監司州縣悉意奉承專委帥臣覺察如有違戾去處乞重賜施行庶幾民霑實惠不勝至幸取進止

撒星樁　齊東野語樊襄自咸淳丁卯被圍以來主兵日增五月兵至襄城而團益密水道連鎖數十里以大木下撒星樁雖魚鱉不得度矣外勢既蹙夏貴乃募壯士至夏節使軍求援得二人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書以出至樁若欄則腰鋸斷之徑達夏軍得報而還許以軍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克日既定貴提所部軍點視登舟夾帳前親隨一人乃宿來有過遣撻者貴驚歎曰吾事泄矣然急出戎未及知耳乃來夜鼓譟衝突

斷絙破圍直進衆皆辟易既渡險要之地時夜半天黑至小新城敵方覺遂以兵數萬邀擊之貴又爲無底舡百餘艘中立旗幟各立軍士於兩舷以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者萬餘亦昔人未出之奇也

暗樁　經鉏堂雜記雲川自五代以來不經兵火以其環城皆水可釘樁犬牙相錯多下暗樁舟載稍重則爲暗樁所礙舟稍大則不能入樁進退不可也

馬黃弩樁　宋會要神宗元豐六年六月上批付劉昌祚所進器械具悉今於京師見禁軍仗賜御槍刀弓甲等備并透焰尾馬黃弩樁一以備出入御史省閱具使否以聞

林樁　黄庭堅詩㮚樸作林樁

係牛樁　韻府群玉道家以鼻爲係牛樁

庄　側霜切韻對王玉篇作郎切壯立貌

湷　側霜切　陸法言廣韻深水立湷　宋重修廣韻都江切　司馬光類篇株江切　韓道昭五音類聚智江切樁水深貌也　楊桓六書統穊母隨从水舂聲非省

篆書 湷 六書統　隸書 湷 六書統

奘 側霜切顧野王玉篇阻良阻亮二切狂犬也陸法言廣韻妄強犬也又徂朗切駔也怒㹳䮰集奘奘上阻手網反犬出沈大口下仕朗網反犬也徐鍇通釋從犬壯聲在郎反宋重修廣韻在郎切丁度集韻側羊切司馬光類篇慈良切又在朗切又但朗切又才浪切又側亮切鄭樵六書畧又在黨切聲兼意楊桓六書統 篆書 奘 六書統 隸書 奘 六書統 照母奘从犬 奘隸

梉 側霜切丁度集韻側羊切木名似橡童其小似桃杖生七年乃知楊桓六書統照母梉从木壯聲梉隸 篆書 梉 六書統 隸書 梉 六書統

鬊 側霜切丁度集韻株江切鬊鬆亂髮韓道昭五音類聚都江切楊桓六書統照母鬊从髟舂聲鬊隸 篆書 鬊 六書統 隸書 鬊 六書統

肓 側霜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均龍龕手鑑俗涉江反

樁 側霜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涉江切樁也

坵 側霜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庄。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五十八 十八陽

梁 梁惠王篇十一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朱子集註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朱子或問說者或謂明堂者齊王僭禮之所為信乎。曰不然也。漢書猶言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則趙氏之說不誣矣。視朱附錄朱子明堂說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是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玄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趙順孫纂疏輔氏曰此正與子貢欲去告朔餼羊之意同以其無用故欲毀去之也。金履祥考證明堂　周世明堂見於冬官大小戴禮記蓋天子朝諸侯布政之宮如一大殿而為九室四方各三門門旁夾窗其內九室戶牖相通天子巡狩四岳朝諸侯於方岳之下。倣明堂之制而為堂。故泰山之下有明堂。許謙叢說人皆謂我毀明堂舉衆人之言也毀諸自問果當毀之乎已乎。又以己意問止而勿毀乎見得宣王之意正是欲不毀爾。蓋已稱王。即欲行天子之制也。孟子則不禁他不毀只是教之行王政蓋行王政則足副王之名雖行天子之制可也。　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却是王政。　周禮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世室者宗廟也。修南北之深。修二七者深十四步八丈四尺也。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十丈五尺也。五室三四步四三尺。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三四步室方四三尺以益廣。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謂深二丈八尺廣二丈一尺也。

丈四尺。廣二丈八尺也。大室居中。四角之室。皆於大室外接四角爲之。大室四步。四角室各三步。則南北三室。十步爲六丈。東西三室六丈。外加四三尺。又一丈。則廣七丈。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四旁兩夾窻。每室四戶。旁皆有兩夾窻。爲八窻。五室二十戶。四十窻。白盛。蜃灰也。盛。成也。以蜃灰堊墻。所以飾成宮室。盛音成。門堂三之二。門堂取正堂三分之二。南北五丈六尺。東西七丈。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五室各二尋。四阿。若今四柱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廟門容大扃七箇。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箇。二丈一尺。闈門容小扃三箇。廟中之門曰闈。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三箇。六尺。通典。東西長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其堂高九尺。於一堂之上爲五室。每一室廣一丈八尺。每室開四門。門旁各有窻。九階。外有四門。門之廣二丈一尺。門兩旁各築土爲堂。南北四十二尺。東西五十四尺。其堂上各爲一室。南北丈四尺。東西丈八尺。其宮室墻壁。以蜃蛤灰飾之。此釋周禮

明堂制。又引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九室。室有四戶八窻。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蓋以茅。上圓下方。其外水名辟廱。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戶。八牖。宮三伯步。今按此文在明堂篇

北

總章右个　玄堂左个	玄堂太廟	玄堂右个　青陽左个
總章太廟	太廟太室	青陽太廟
總章左个　明堂右个	明堂太廟	明堂左个　青陽右个

南

右明堂制諸說大槩如此。按周禮。舉三代之制以互見。蓋夏世室以宗廟言。則王宮及明堂之制同。殷重屋以王宮言。則宗廟明堂之制同。周明堂以朝會之所言。則宗廟王宮之制同也。

朱子之說。簡當

杜英旁通前郊祀志。武帝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何文淵事文引謚禮記明堂位篇。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大戴禮明堂篇。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茅。取其潔質也。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　前漢武帝紀。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封石記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應劭曰。封者。壇廣十二丈。高二丈。皆三等。封於其上。示增高也。降坐明堂。臣瓚曰。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秋。乃作明堂耳。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朱子集註。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視沭附錄語錄總論二章之旨。問范氏曰。若行王政。雖明堂可以勿毀。何況於雪宮。竊謂若如范氏之說。是明堂反不若雪

宮之當存也。曰。明堂非諸侯所宜有。故范說如此。楊龜山解世儒或以孟子教齊宣王行王政爲臣不忠。與孔子尊王之意異。蓋未嘗論世故也。春秋之時。名位未亡。天下猶以爲君也。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至孟子時。諸侯皆稱王。則天下不復有周也。分爲東西。君則位號亦亡矣。雖欲尊之。尚可得乎。聖賢之趨時合變。各有所當也。世儒不論其世而譏爲之說。失其旨矣。爲豫縉義。豫曰。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云。皆者。欲毀者衆也。計其毀之之謀已定矣。但少有猶豫耳。當斯時也。止之而不毀。有力焉。孟子之言乎。始則對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以視非齊宣王之可毀。讖之曰。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意謂使齊王能行王政。雖自居明堂可也。使不能行王政。亦知爲王者之堂必不敢自決於毀之也。故爲此說以存明堂。以待王者之興。孟子之所期者遠矣。惜乎王者之不作。明堂之竟廢可傷也哉。李流謙澹齋先生集戰國之際。欲毀鄉校者有之。欲毀明堂者有之。蓋先生道德法度之遺意。至是決裂殆盡。然仁人君子未嘗一日不致意於其間。故子產於鄉校之毀則迎排之。孟子於明堂之毀則力止之。雖然。無明堂不害其有王政。然宣王所以欲毀之者。不惟不知明堂爲何等物。蓋初不知王政爲何等事。孟子因是以啓迪之。千。貢欲去

告朔之餼羊。而夫子非爲夫子存羊。蓋所以存禮。今孟子欲存明堂。其亦所以存王政也。與 王曰。王政可得
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
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
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
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
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
獨。朱子集註 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煢。音瓊。 岐。周之舊
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
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
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
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
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
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
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
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
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
困悴貌。陳埴木鍾集 文王治岐。關市不征。澤梁無禁。成周門關市廛皆有
限。守山林川澤悉有厲禁。何也。 文王因民所利而利之。乃王道之始。成
周經制大備。乃王道之成。趙順孫纂疏 輔氏曰。治岐之政。耕者九一。是助
法也。及周禮則易而爲徹。法度非有所不得已。則不應變易之。
易助爲徹。雖不可知。要必出於不得已。若非斯民浸失先公後私之意。則
必田畯之官漸有急於公而緩於私之失。故變其法。雖一夫受田百畝。而
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
徹。其以一分饒與民。則又變狹而之寬。因以寓厚民之意也。 又曰。關市
譏而不征。周禮則關市有征。周公之意。是必將以抑商賈而歸之農也。及
其弊也。則有爲暴之譏焉。以此見變法易令之識。非易事也。澤梁無禁。至

周禮則山澤皆有厲禁。亦禁其暴殄天物者。而使取之以其時而已。 又
曰。先王以民爲體。雖無尺寸之膚不養。然於心腹腰膂易於傷犯處。尤當
有以愛護之。此又體仁之至。而王政之本也。 按岐山在漢右扶風美陽
縣西北。唐屬岐州岐山縣。宋朝屬鳳翔府。蓋箭括嶺也。岐山之南有周原。
蓋周之舊國。饒雙峯講義 先生曰。耕者九一。是以民之所得者言。謂九百
畝中得百畝。非說賦稅。若說賦稅。則是什一。若說世祿。亦是指士所得者
言之。 又曰。商助是八家各出力以助耕公田。周徹是不問公田私田。都
把來耕。將後都計畝而分。如此則無厚薄之異。故曰通力而作。計畝而分。
周人亦專行徹法。 都鄙用助法。鄉遂用貢法。此周所以兼二代之法。井
田之法。平坦處可行。江南想從古行貢法。 又曰。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是
士農工商皆有所養。惟鰥寡孤獨無所告。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又
曰。關市是兩事。關是路道傳節處。市是市井。澤梁亦是兩事。澤是水所都
處。梁是水所通處。陳櫟發明 世祿善善長也。不孥惡惡短也。凡此皆王政
之綱目。正月本章之意云。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煢獨甚矣。其可哀也。
馬豫纘義 王問孟子言王者之政可得聞。其說與孟子答曰。往者周大王
治岐之政。耕者九一。朱氏謂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井。今按通

典。謂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年老而無妻。失其所事。謂之鰥夫。老
而無夫。失其所倚。謂之寡婦。老而無子。失其所侍。謂之獨夫。幼小而無父。
失其所養。謂之孤兒。是天下窮困之民。而無告愬者。文王發達其王政。施
布其仁恩。故先此四者窮困之民。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言居今之世。
既富之人則可矣。但此孤獨困悴之人。則可哀憐也。宋氏史伯璿管窺 耕
者九一。九一者。井田之制也。云云。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九一。是助法。十一。
是貢法。今集註釋九一爲井田之制。則是助而非貢。明矣。雙峯只因其與
世祿對言。遂以九一爲民之所得。殊不知孟子亦只以井田形體之大槩
而言。則中百畝爲公田者。恰是九分中之一分。若夫以二十畝爲廬舍者。
則未暇細論之耳。且果如雙峯所言。則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
人當如何分別耶。澤梁無禁。集註。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
也。按四書通於上篇移民移粟章辨陳氏之失。曰。殊不思集註於此欲以
爲禁爲王道之始。蓋所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即是澤梁無禁者。愛民之
仁也。雖無禁而有萬禁。文王愛物之仁也。周官三虞。衡。山林之政令。物爲
厲而爲之守禁。註。每物有藩界也。以是觀之。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
有厲禁者。禁民不以時取也。竊評陳氏之說。通所以辯之者甚當。而發明

不先取之於此。則通與發明之後者。蓋有不待辯而決者。若賴氏以澤梁無禁之禁。與民皆有厲禁之禁混而言之。亦欠分明。愚則以爲無禁而有厲禁。王道之始。固如此。王道之成。亦未嘗不如此。諸儒據此以此分王道之始。王道之成。此所以不得其說也。讀者詳之。杜英旁通孫廣岐周之舊國　史周本紀。古公亶父立。薰育戎狄攻之。亶父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文王立四十九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何文淵事文引。懲惡惡止其身。春秋公羊傳昭二十年。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惡惡無如字。一讀上烏路反。詩小雅正月之篇。詩小雅祈父之什正月篇。此詩亦大夫所作。言當今天時。使我心憂傷矣。　憂此憂其將亡之詩也。趙德箋義。察異言異服之人。箋。周禮地官司門之職。察出入不物者。註。不物者，謂不物者衣服占視不與衆同。又王制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譏呵察也。趙德附錄。關市譏而不征。記王制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註云。此乃夏殷之法也。文王之時猶不征。其後則有征矣。故周禮司關之職。國凶禮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又如孟子言澤梁無禁。周禮則有澤虞爲之厲禁。孟子之言。蓋欲反古也。文王發政施仁。王制。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矜讀爲鰥。孔穎達疏。案劉熙釋名云。鰥。昆也。昆不能寐。目常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常不閉。寡。倮也。倮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禮記集說中山成氏曰。無妻曰鰥。無夫曰寡。無子曰獨。無父曰孤。此通言耳。四十無妻不爲鰥。三十無夫不爲寡。有室無父不爲孤。壯而無子不爲獨。聖人深意。先王制禮。憂民之極。則以老少年齒爲限也。延平周氏曰。孟子以鰥寡孤獨爲序者。輕重之序也。王制以孤獨矜寡爲序。禮運以矜寡孤獨爲序。何也。豈非所養之常豫有寡多有二等。故先言孤獨。以重者先之也。禮運先言矜寡。以輕者先之也。就二等之中。則矜於寡爲重。獨於孤爲輕。蓋孟子言幼而無父則孤爲重。作記者言少而無父則孤爲輕。李流謙澹齋先生集。孟子意不在明堂而在王政。特因明堂以激之。而王果問焉。於是以治岐之事告之。蓋治岐亦文王初爲諸侯事也。夫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不征。澤不禁。罪不孥。以至鰥寡孤獨。皆發政之所先。此實王政之大者。而皆於明堂出之。則明堂安可毀。不然。如後世徒以備文之節。指樣廟重屋八牕四達爲之。則毀不毀何與乎王政。唐仲友說齋集。孟子答齊宣王王政之問曰。昔者文王

之治岐也。關市譏而不征。當周之興。敦本抑末。莫非於此。何於商賈反無征乎。　民之憔悴於虐政久矣。懋遷有無化居。有所壅而不行。豈獨病末。農亦病之。非有治岐之仁政。何以商旅皆欲出於王之塗乎。故止旅乃密。公劉厚民之始。行道兌矣。則昆夷之所以駾。言與敦本抑末並行而不相悖也。酒誥之書曰。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則關市之所譏。豈皆末作哉。不作無益。不貴異物。何末作之慮。若珍禽奇獸。育於國奇技淫巧作於工。則雖復倍關市之征。其能止民之趨末乎。沈存中長興集關之有征。抑遊者也。王者之禁遊惰末作。故有里布屋粟。關市漆林之征。故事備。民不失其業。然後禁可行也。故周官國凶禮則弛關門之征。但譏而已。文王與孟子之時。天下之政不可謂之惰民之不失其業者。蓋鮮。故孟子欲去關市之征。文王去關之征。而不及於市。關所以待天下之民。市則吾國中之文王之國中。與孟子之時法度固宜有間矣。王克耘經義貫通。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又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十一也。九一。專舉文王。十一。合三代言之。何歟。又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則又以野與國爲九一十一之分。何歟。　九一者。井田之制。什一者。三代取民之常。井田大備於周。故於文王言九一。至於計其取民之實。則三代皆不過什賦其一耳。故夏之貢。商之助。周之徹。其實皆十一焉。然周人之徹兼貢助而用之。貢法用於國中。故云國中十一使自賦。助法施之於野故云請野九一而助。夫自井田形體觀之。則公取百畝而八家各私百畝。是爲九賦其一。自一夫受田百畝通實耕公田十畝計之。則又何常非十取其一哉。故曰夏之貢商之助其實皆十一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朱子集註。餱音侯。橐音托。戢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餱。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

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趙順孫纂疏按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又按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又按舜封后稷于邰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公劉始立國於豳之谷豳今邠州三水縣集成張氏語于橐于囊輯裹餱糧於橐囊也餱糧乾飯也思戢用光思安民以光其業也戚揚戚斧也揚鉞也胡炳文通真氏曰人君豈不事儲峙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斯民亦有餱糧之積可也馬豫緝義宣王聞此說而美之曰善哉仁政之言乎孟子言宣王若以為善則何不施行之詩言公劉為西戎所逼將遷國于豳使居者厚其委積實其倉廪行者有裹糧盛於橐囊之中然後張其弓矢備其干戈斧鉞於是方始啓開道路而行居家者有積倉行路者有裹糧然後方可以啓行而遷國朱氏使家給人足橫浦張氏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集註此一節解齊王好貨之意金履祥考證乃積當作于場反稽准之於王何有王去聲公劉后稷之曾孫本史記世表然考之漢史則公劉避桀居邠去后稷世遠人考之路史則公劉乃台之後世係有何文淵事文引證詩大雅公劉之篇詩大雅生民之什公劉篇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公劉后稷之曾孫之書說召康公以戒王將莅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詩以告之也陳舜中審是集於王何有此一句諸家皆失其解不謂晦翁亦但循習其非以為於王何難之有孟子初無何難之有之意蓋孟子謂宣王以好色好貨為疾若能與百姓同則色與貨非王所私有亦何疾之云愚向得此說已十餘年昨讀張南軒解乃犂然當於予心故不得不中而記之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朱子集註太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太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太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太王也亶父太王名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厓也岐下

岐山之下也姜女太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太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　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鍾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朱子語錄問孟子以公劉太王之事告其君恐亦是委曲誘掖之意曰這兩事卻不是告以好色好貨乃是告以公劉太王之事如此兩事看來卻似易待去做時多少難大凡文字須將心體認看這箇子細看來甚是難如孟子又說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看來也似易這如何便得相似又如說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看來也似易

問孟子語好貨好色事使孔子肯如此荅否曰孔子不如此荅但不知作如何荅問孟子荅梁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又怕卻如此引導之曰此處亦自分義利時人不察耳耶可學　朱子或問或曰范氏楊氏貨色之說不同奈何曰范氏之說正矣其愛君之切而欲窒其利欲之原其意亦已深矣然孟子因幾納誨之權剖析毫釐之妙則有所未察也蓋謂公劉齊王同為好貨特以公私之異而有厚民賊民之分則其勢不甚相遠而不難於觭若直謂此為厚民而彼為好貨則其勢隔絕而不復可以相移矣然此猶特為守正而不知變之論耳至謂太王之事為正家則避狄倉皇之際携其婦子而來何以見其所謂正家者哉是愛其君之切欲其言之美而不虞其說之牽強而不足以取也其亦誤矣至於楊氏并前章好勇者為說則有意乎孟子之權矣然於孟子陳善閉邪之正似亦未察於毫釐之際也蓋齊王之小勇正所以害夫達德故孟子請其無好此勇而大之非欲其反此小勇而大之也好貨好色人情所不免但齊王專於私己而不思及民故孟子欲其與民同之非欲因其邪心而利導之也此其為失特辭義名言之間有所不盡非有甚害然其說恐未免於曲學阿世之譏也易所謂遇主於巷者以程傳考之亦不如此後段所論紹述則善矣然不敢正言熙豐之失則意亦有未盡者讀者詳之先儒精義或謂孔子

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伊川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楊曰智仁勇天下之達德也智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固不可無勇矣而齊王以是爲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無足爲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於人君之邪心不可爲也然而孟子不以爲不可者蓋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道之其患必至於決溢因其勢而利道之則庶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譬古之善而閑其邪心引之於當道也其自謂齊人莫如我敬王者以此易之歟曰過王于恭亦斯之謂也 又曰志完云上合下便說得繼述兩字牢更不可易子謂繼述兩字自好但今用之非是當時自合說與真箇道理且好貨好色孟子猶不鄙其說而推明之況上有繼述之意豈容無所開道而使小人乘間誘爲邪說以進則其末流激成今日之弊不足怪矣夫繼述之說始於記所稱武王周公今且舉周公事明之文王耕者九一周公則更而爲徹文王關市譏而不征周公則征之武王克商乃反商政政由舊建周公七年制禮作樂昔者武王所由之政安在聖人作處惟求一箇是底道理若果是雖紂之政有所不革果非雖文武之政有所不因聖人何所容心因時乘理欲天下安利而已且如神考十九年間艱難勤苦制爲法度蓋欲以救時弊便百姓也便百姓則其志救時弊則其事此獨不當繼述乎今繼述足以救時弊便百姓也是亦神考而已釋此不務乃欲一二以循熙豐之迹不然則爲不孝此何理也且如祖宗有天下百有餘年海內安樂其法度豈皆不善神考一起而更之神考亦只要是而已謂之不孝可乎自唐末至五代禍亂極矣太祖太宗順人心定天下傳數世而無變豈常人做得然而法度不免有弊者時使之然耳若謂時使之然則神考之法豈容獨能無弊補偏救弊是乃神考所以望乎後世也何害於繼述而頼以爲不孝乎今之所患但人自不敢以正論陳之於上恐有妨嫌若吾輩在朝廷須是如此說始得其聽不聽則有去就之義焉議論不知道理所在徒有口辯則勝池識道理人不過如戰國說士遇孟子便無開口處尹曰孟子之不欲毀明堂欲齊王之行王政也大王之治岐公劉之好貨太王之好色皆指事而言可謂善引其君矣楊龜山語録先生嘗夜夢人問王由足用爲善何以見語之曰齊王只是朴實故足以爲善如好貨好色好勇與夫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其朴實可知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祝洙附録語録與學者書曰近看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者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不可不知也張栻解人皆謂宣王毀明堂者惡其害己而去其籍之意而孟子所以使之勿毀者乃不廢餼羊之義蓋使王者作則制度典章猶可因是而求故爾於是以行王政告之周家王政自文王始治岐之法助經理天下之法也耕者九一八家各耕百畝而同養公田助而不稅也仕者世祿賦之采地也關市譏而不征察非常禁奇衺而已不征其物也澤梁無禁與人共之也罪人不孥不及其妻子也凡此皆王政之綱目也而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蓋是四者人情之所易以忽而文王每篤之不欲其獨無告也此可見公平均一不遺匹夫匹婦仁人之心王政之本也宣王聞斯言之坦易明白也故有善哉言乎之歎夫天下之患莫大於善善而不能用故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而宣王自謂有好貨好色之疾孟子因其自謂有疾如良醫之治病隨以藥之夫好貨與好色人欲之流未可爲也今王自謂疾在於好貨而告之以公劉好貨王自謂疾在於好色而告之以太王好色是則有深意矣夫公劉果好貨乎哉公劉將遷國于豳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弓矢斧鉞備而後啓行是其所謂好貨者欲己與百姓俱無不足之患而已太王果好色乎哉太王與其妃來相宇于岐下方是時也內外無有怨曠焉是其所謂好色者欲己與百姓皆安於室家之常而已夫其爲貨與色者如此蓋天理之公且常者也故再言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夫與百姓同之則何有於己哉人之於貨與色也惟其有於己也是故崇欲而莫知紀極夫其所自爲者不過於六尺之軀而已豈不殆哉苟惟與百姓同之之心則擴然大公循乎故常天理著而人欲滅矣此所謂引之以當道者也張南軒語録齊王好貨好色孟子以公劉大王對但謂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而不知實未嘗好也二君處心平和無一毫物我之私如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豈惟欲其國富而民亦欲其富也如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豈惟君有室家而民亦欲其有室家也好字雖同而所以爲好則異故孟子曰王如好貨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二君之好天理也齊王之好私欲也此與今樂猶古樂同今之奏韶濩於堂下謂之古樂可乎夫樂之本果何物也欲知古之樂當存先王之心先王以是心施之於政寫之於聲音播之於天下今王能存先王之心行先王之政樂其得之矣是則同趙順孫纂疏按公劉生慶

節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差弗差弗生毀隃毀隃生公非公非生高圉高圉生亞圉亞圉生公叔祖公叔祖生太王是公劉之九世孫　古公猶言先公也蓋未追王前之本號古公當殷末時猶尚質故亶父以名言　古公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涯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　真氏曰人君豈能無妃匹之奉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配偶之安可也　輔氏曰孟子對時君之言其所以充其善而格其非者乃陳善閉邪之事若夫就事論事則是後世不知學者之所為淺猾拘滯徒以激其君而使之拒吾説耳若夫孟子之事則亦勉強做不得須是學到孟子地位能如他知言養氣然後自然有此等功用也至所謂豈不能免辟之君則亦據理而言之耳其君之聽與不聽用與不用則不可得而必也　又曰鍾皷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以常情論之則雖若不可為故齊王言之則以為慊而又自以為疾恐不足行王道然以實理言之則是固天理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但有理與欲公與私之異耳故集註舉胡氏知言之説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而辯析之夫聖賢之與衆人其於好貨好色其行雖同而其情則異循理而公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此即公劉太王與民同欲之事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理此即齊王自以為疾之事也二者同異不過毫髮之間而其終之是非得失則其相去遂有盡性滅天興王絶世之相反如此集註言此不但貴其理之審正欲使學者因其言以反諸身至誠體察於所謂毫髮之際然後有以求所以循夫理而克其欲耳　又曰法似疏而實密事似易而實難蓋不直禁其好貨好色則似若疏且易矣然必使之為公劉太王之事推己之心以及夫民循理而不縱欲公天下而不私一己則其實又甚密而且難矣法指孟子之説事指公劉太王之事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何能辯析其精微如此哉　又曰讀之者徒記其文而不究其實則亦不知夫其意之所在故又欲學者體之以心驗之以身真有以見夫毫釐之辯同行異情之實與夫天理人欲界限之不可相入然後識孟子真非曲學阿世之説而己之所以克去私意復歸於禮之端緒亦可得而黙喻矣　饒雙峰講義來朝是來朝之時又曰當是時以下是孟子自説當如此　又曰集註言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如梁惠有臺池鳥獸文王亦有臺池鳥獸此是同行梁王則獨樂文王則與民同樂此便是異情又如好色好貨好勇好樂是人之所同好但循理而公於天下則是天理縱欲而私於一己則是人欲克己復禮是就此上辯別理欲　又

曰宣王纔説好貨孟子便借公劉好貨説宣王纔説好色孟子便借太王好色説皆只要引歸天理上來如前章好樂好勇皆是非孟子之辯不能如此陳襟發明來朝其來以朝也古人紀事有此例書曰朝如王朝步自周周公朝至于洛孟子之言有將無做有者只且引來以足己意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乃積乃倉一句太王好色亦無事實只爰及姜女一句此便謂之好色好貨乎然欲開導時君意正辭婉　愚謂好色好貨雖人欲能如公劉太王與人同之是即天理矣對利國之問甚嚴而此諸章甚婉者法語之言不嫌其嚴巽與之言不嫌其婉其遏人欲存天理之意則一而已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即謂天理人欲二者之間不能以髮幾微之際也張橫浦先生集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觀孟子所對是啓齊王一國貨色之心也一國好貨好色此何等風俗哉如葛屨之詩桑中之刺一國好貨好色孰致上下文不敢撮取一語以罔聖賢也孟子所謂好貨者請使民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此太平之事也豈謂攘巧趨利乎所謂好色者愛厥妃也謂使民嫁娶以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也亦太平之事也豈謂相竊妻妾乎余恐小人借此以濟其姦而君子罪其言之不謹也故表而出之使學者於聖賢有所考焉胡炳文通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止胡氏知言朱子平日深取之今引以釋此章者如齊王好色太王亦好色是同行也齊王是行從人欲上去太王是行歸天理上來是異情也同行則天理人欲之幾若不能以髮異情則天理人欲之判不啻霄壤矣凡曲學阿世者非逢君之惡則長君之惡無非人欲孟子之言則止君之惡而誘君於善無非遏人欲而存天理者也李復潏水集問好貨好色孟子何以對齊宣王曰齊宣之言有拒孟子之意孟子遜以入之欲漸引而趨善也其對今樂猶古樂又及樂之本矣馬豫釋義宇居也詩傳曰宇宅也於是及其妃姜女自來相其可居之宅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今王若好色能與百姓同其所欲使婚姻以時怨曠無有則於王天下也何有難乎此一節解齊王好色之意黃氏日抄齊宣王好世俗之樂非也而孟子不之非廣四十里之囿非也而孟子不之非毀明堂非也而孟子不之非好貨好色皆非也而孟子不之非惟一切因其機而順導之使無不與民同之以歸於行王之道焉蓋齊大國也可以有為於天下故誘進之如此此孔子之所謂權者也滕小國惴惴自保而其君又賢則惟以正對而不為誘進之辭凡其旨義則皆集註備之矣金履祥考證天理人欲同行異

情本明子知言前一句曰周禮異用其語有病故集註止收一句曲學阿世出漢書轅固謂公孫弘曰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王文憲曰自好樂以下至此五章共一機軸而先之以學力似不免有戰國推辯氣象其所以異於戰國者務引其君以當道發天理於幾微遏人欲之横流所以大有功於天下朱子語録孟子荅梁惠王問利直掃之此處又如此開導之何也蓋此處亦分義利人自不察耳發明對利國之問甚嚴而此諸章甚婉者法語之言不嫌其嚴巽與之言不嫌其婉史伯璿管窺前篇卒章之末張氏嘗辨及此愚亦附以臆度之見矣請申其説蓋惠王於見賢之初發何以利吾國之問是以利國之事責之孟子而不自知徇利之爲非也故孟子不得不直掃之宣王於言論之際自以好貨爲疾而無隱於孟子則非梁王不知徇利爲非者之比矣故孟子不可不有以開導之也梁王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宣王非不知義之爲是利之爲非者特私欲之蔽未能自克耳餘則語録精矣發明以法言巽言爲分别蓋本論語集註之意而言也論語法言巽言之義雖分别於集註然孟子所言證之至矣爲發明者正當於此分别孟子何故以法言對利國之問卻以巽言對齊王諸章之言以曉學者可也今乃但援法言巽言爲説則何以異於無星之秤無寸之尺乎何文淵事文引證曲學

阿世前漢轅固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後以疾免武帝初複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李流謙澹齋集宣王未安於王政之言於是託以有疾而有好貨好色之事孟子又引太王公劉以爲言太王好色而無怨女無曠夫公劉好貨而有積倉有裹糧夫使人人好色如太王好貨如公劉則人惟恐王之不好也此與前好勇之義同王嘗問鄉孟子以正對王勃然變乎色今此則若隨其意而誆説之何哉蓋言不剴切無以激其意不順適無以寓其諷雖若不同其所以引君於道則一而已

程復心章圖

耕者九一
仕者世禄
關市不征
澤梁無禁
罪人不孥
不虐無告

此文王治岐之王政

寡人好貨
寡人好色

此齊王自謂好貨色而不能行此政

居有積倉
行有裹糧
内無怨女
外無曠夫

此公劉好貨而能推以行王政
此太王好色而能推以行王政

王如好貨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此言齊王好貨好色若能遏人欲存天理未嘗不可行此王政

趙次誠考義耕者九一野無横歛仕者世禄朝無濫爵關市不征通民之財澤梁無禁國地之利罪人不孥不戮無辜必先窮民不虐無告此文王王政之目也公劉好貨而居有積倉行有裹糧即文王耕者九一仕者世禄之心也太王好色而内無怨女外無曠夫即文王以鰥寡孤獨爲先之心也集註以宣王與公劉太王同行異情則知公劉太王之與文王異行而同情也然集註之所謂異情而以爲是非得失之異歸相去遠矣蓋循理而公於天下縱欲而私於一己是非之異歸也聖賢之所以盡其性衆人之所以滅其天得失之異歸也集註所謂法之似疎而實密事之似易而實難蓋勸之以好貨好色法之似疎也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事之似易也啓行而有積倉餱糧弓矢干戈之悉備胥宇而有來朝走馬爰及姜女之勤勞法之實密也既啓行而居必積倉行必裹糧既胥宇而内必無怨外必無曠事之實難也自其疎而易者觀之固有類於曲學阿世之言自其密而難者觀之誠可以爲克己復禮之端矣李好文經訓要義王自以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王政孟子言古之公劉亦好貨當時徃遷於豳之時使民皆有積倉餱糧富足而後行也王如好貨亦能及民何難之有王又自言好色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孟子荅以太王之事避難

遷岐之時與其后姜氏相從居止是亦好色也然當時使其民男女皆無怨曠是太王能推好色之心以及民　真德秀曰夫公劉非好貨也不過居則有積倉行則有裹糧爾而當時之民居者行者亦皆有以自養而無飢餒之虞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太王非好色也不過同姜女以來胥宇爾而當時宮中無怨女民間無曠夫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公劉太王與民同欲如此王業安得而不興後世人君私四海之富鉅橋洛口儲粟山積而民無宿昔之糧侈六宮之奉燕姬趙女充盈館籞而民多鰥寡之歎其專欲病民如此禍變安得而不作惟仁聖之君享玉食而憂民之不飽於藜藿對嬪御而念民之不足於室家推此之心行此之政其庶矣乎荅祿與權窺豹管孟子對齊宣王明堂之問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此即孔子告子貢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之意舉而行之亦猶是也至於好貨則言公劉好色則言大王好勇則言文武又皆本之於詩書而非一己之私言無非納約自牖因其所明而開導之也此巽與之言也宣王悅而不繹何哉　孫奭註疏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廵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人勸齊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言王欲行王政者則可無毀也王曰王政可得聞與王言王政當可施其法寧可得聞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言往者文王爲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修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爲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子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言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而文王常加憐恤存孤獨也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哿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煢獨羸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王曰善哉言乎善此王政之言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孟子言王如善此王政則何爲不行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貨故不能行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乃積乃倉乃裹盛乾食之糧於槖囊也思安民故用有覺光也戚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曰方啓行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若此王若則之於王何有不可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色不能行也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亶父大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大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言大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當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無過時之思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也疏齊宣王問至於王何有　正義曰此章言齊王好貨色孟子推以公劉大王好貨好色之由而責難於君也齊宣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者是齊王問孟子以爲在國之人皆謂勸我毀壞其明堂今毀壞之已而勿毀壞乎當泰山下有明堂後爲齊侵其地故齊有明堂齊宣王尚疑之所以問也孟子對曰夫明堂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者孟子欲使宣王行王政所以勸之勿毀耳王曰王政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問孟子以謂王政之法寧可得而聞知之歟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

人不孥至必先斯四者是孟子對答宣王爲王政之法也言往者文王爲西伯行政自岐邑耕者皆以井田之法制之一夫受私田百畝八夫家計受私田八百畝井田中百畝是謂公田以其九分抽一分爲公以供其賦稅也仕者不特身受其祿而至子孫之世亦與之土地祿爲關市司關司市之所但譏問之不令姦人出入而不征取其稅川澤魚梁之所但與民共之而不設禁止之法罪人但誅戮止其一身而不誅戮其妻子孥妻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凡此鰥寡孤獨四者是皆天下之民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此四者爲無告者以其鰥寡孤獨單良上下無所告者之人也是以孟子言文王在岐邑之時爲王政之法如此而已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者哿可也蓋詩之小雅正月之篇文也其意蓋言當今之世可矣富人但先哀憫此煢獨羸弱者耳孟子所以引之謂其文王行政是如此也故援之以答宣王王曰善哉言乎者是宣王問孟子答之以文王行王政之法而善其言也故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者孟子言王如能善此王政之言則何爲不行此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者宣王言我有疾疾在於好貨財也昔者公劉好貨詩云至於王何有者孟子引公劉好貨故詩有大雅公劉之篇文而答于宣王也言往者公劉好其貨財其詩蓋謂乃積救于倉乃裹乾食之糧於槖囊之中其思在於輯和其民以光顯于時張其弓矢執其干戈斧鉞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路而行如此故居者有餘積于倉行者有糧裹于囊然後可以曰方開道路而行王如能好貨與民人同之亦若公劉之如此則於王之何有不可云章旨大曰義小曰橐也度曰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者也是宣王又言我有疾疾在於好色也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至於王何有曰是孟子又引太王好色故詩大雅緜之篇文也答宣王也亶父太王名也古公號也言往者大王好色愛厥妃其詩蓋謂古公亶父來朝走馬而避惡早又疾急循西水涯而至于太山之下曰與姜女自來相土居如此故當是之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皆男女嫁娶過時者謂之怨女曠夫也女生向內故云內男生向外故云外王如能好色與百姓同之亦若大王之如此則於王也又何有不可姜女大姜也是太王之妃也　註謂太山下明堂至已止也　正義曰案地理志云齊南有太山史記封禪書云舜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太山也漢觀東后又云此山黃帝之所常遊且古者天子王者有嘗守瑞見而不幾乎太山之云太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

諸侯之地。案禮記明堂位云：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昔殷紂亂天下，脯諸
侯以享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
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命魯世世祀
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然則太山下明堂，即周公朝諸侯之處。案晉封內有
太山，後書高帝所代，故齊南有太山。大中子云：如有我用我者，當處於太
山矣。注云：太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禮器云：魯人將
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郊宮；齊人將有事於太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則
太山在齊明矣。案周制明堂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
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賈釋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又夏度以步，殷
度以尋，周度以筵，是王者明政之。周堂高九尺，殷三尺，以一相參之數，而
夏宮室，則夏堂高一尺矣。又上注云：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以宗廟制如明
堂。明堂中有五天帝、五人神之座，皆法五行，以五行先起於東方，故東北
之堂為木，其實兼水矣；東南火室兼木，西南金室兼火，西北水室兼金，
以中央太室有四堂，四角之室亦皆有堂，乃知義然也。賈釋太史閏月下
義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門是也。四角之堂皆於太室外
接四角為之，則五室南北止有二筵，東西各二筵有六尺，乃得其處，若德

朝皆於時之堂，不於木火等室，若閏月則闔門左扉，立其中而聽朔焉。
注往者大王為西伯，主妻子也。　正義曰：史記云：古公亶父為獯鬻戎
狄所攻，遂去豳，踰梁山，止於岐下。古公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立季歷以
傳昌，昌立，是為西伯。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徐廣曰：文王九十七乃崩，云
備井田。八家八百畝，以為公田者，亦依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
小司徒佐大司徒，當都鄙三等之采地，而為井田。經云九夫為井，四井為
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
賦，凡稅斂之事。又采地之中，每一井之田，出一夫之稅，以入於官也。故曰九
一也。云紂時稅重者，史記云：紂為人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
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於是厚賦稅
以實鹿臺之錢，盈鉅橋之粟。是紂時稅重也。關譏不征稅，魚梁不設禁者，
禮周司關，國凶禮，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澤虞
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罰之。司厲：男
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槁。此而推之，則關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
罪人非不孥也。而文王必皆無者，蓋亦見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耳。
故孟子於宣王之一時，亦以此引之以救弊焉。　注詩小雅正月之篇者，

注云：哿，可也；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已可，惸獨困也。　注詩
大雅公劉之篇也，至不可也。　正義曰：注云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
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乃積乃倉，言
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
時也。箋云：公劉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為夏人迫
逐己之故，不忍鬭其民，乃裹糧食於橐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人
民，用光其道，為今子孫之基。又毛詩云：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
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箋云：干，盾也；戈，句
矛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邰，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為方開道而
行，明己之遷，非為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　注詩大雅緜之篇也，至不可
也。　正義曰：緜詩，興也。緜緜，不絕貌。毛詩云：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
父，字。或曰以名，言質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
以犬馬，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之所
欲，吾土地。吾聞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踰於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率，循也。滸，水涯也。姜女，大姜也。胥，相也。宇，居也。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辟惡
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漆沮水側也。爰，於也。及，與也。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大

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鄒靈夾所栽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
使毀棄太山之明堂，將如其言而毀諸，抑勿從而已之乎。孟子對曰：夫明
堂者，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堂也。王欲推行王者之政令，則勿毀之矣。王曰：
所謂王政可得聞與？孟子對曰：昔者周文王之治岐也，行井田之制，
耕者於九百畝之中，受田一百畝，而同養公田，九分而稅其一；仕者
世祿，賢其祿；關門市邑之地，惟譏察姦宄，而不征稅；澤有水梁，不禁捕魚皆
無禁，與民同利；罪人化法，不及孥，罪止其身；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
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今其窮而無告者，施行仁政，必先此四者也。
詩正月之篇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言富有之人可當哀此惸獨之窮。王聞其言
而美之曰：善哉言乎！孟子曰：王如以此言為當而善之，則何為不從吾言
而見之行事？王曰：寡人所以不能行者，為有疾也。寡人之疾在於好貨。
猶孟子對曰：昔者周之先公有公劉者好貨。詩公劉之篇云：乃積乃
倉，重以畢其義；乃裹餱糧，于橐于囊。無底之橐、有底之囊，貢其行。思
戢安其民，用光大其國家；弓矢斯張，時以備敵人，有干戈戚揚四者
之兵器，爰方啟行，往遷于豳。故居於家者，則有積倉；行者，則有裹糧。

之觀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而為遷計。王如有好貨之病。苟能如公劉推而與百姓同之。於為王何難之有哉。王曰。寡人又有疾。寡人之疾。在於貪好女色。孟子對曰。昔者周太王亦好女色。愛幸厥妃。詩綿之篇云。稱太王為古公。而呼其亶父之名。來朝走馬以避狄難。率循西行於水之涯滸。遂至于岐山之下。爰及其妃即姜女也。聿來胥宇而同居。當是時也。內則無怨慕無夫之女。外則無鰥曠無妻之夫。今王如有好色之病。苟能如太王推而與百姓同之。於為王何難之有哉。魏公著句解。齊宣王問曰。宣王問孟子言。人皆謂我毀明堂。明堂在泰山下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所。戰國時人見天子不復巡狩。諸侯人不當居之。故皆欲宣王毀之。其毀除之毀諸已乎。宣王問孟子可毀除之乎。抑亦止之而不毀乎。孟子對曰。孟子荅宣王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夫明堂者。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堂也。王欲行仁政。宣王若欲施行王者之政。則勿毀之矣。則不必毀除之也。王曰。王政可得聞與。王問孟子云王者之政可得聞之與。與乎。對曰。孟子荅宣王言。昔者文王之治岐也。昔者周文王之治岐周也。岐其耕者九一。地方十里為田。九百畝謂之九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共養公田當稅。是耕田者九分而稅其一。仕者世祿。仕宦者世世子孫食其爵祿。關市譏而不征。四境之關。都邑之市但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取商賈之稅。澤梁無禁。水澤之間。魚梁之上。與民同利不設禁也。罪人不孥。如罪於人。止坐其身。不及其妻子。老而無妻曰鰥。年老而無妻。是失其所事。謂之鰥夫。老而無夫曰寡。年老而無夫。是失其所倚。謂之寡婦。老而無子曰獨。年老而無子。是失其所附。謂之獨夫。幼而無父曰孤。幼子而無父。是失其所養。謂之孤兒。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此鰥寡孤獨之四者。乃天下窮困之民。而無所告愬者。文王發政施仁。周文王發政施布其仁恩。必先斯四者。必然先於此四窮民。詩云。毛詩正月篇言。哿矣富人。居今之世。為富有多財之人則可為哿上。哀此煢獨。但此孤獨困悴之人。則可哀憐也。王曰。善哉言乎。宣王聞孟子言而贊美曰。善哉孟子仁政之言。曰。王如善之。孟子言宣王若以為善。則何為不行。則何為而不施行之。王曰。寡人有疾。宣王言寡德之人。有所疾患處。寡人好貨。寡人好愛財貨。則取民無制。而不能行王政也。好去。對曰。孟子荅宣王言。昔者公劉好貨。昔者周祖后稷公劉者好愛財貨。詩云。毛詩公劉篇云。乃積乃倉。乃畢其安積。乃實其倉廩。乃裹餱糧。乃包裹乾食以為餱糧。于橐于囊。置之於無底之橐。與有底之囊。思戢用光。思量安集其人民。以光顯其國家。弓矢斯張。張其弓

矢。干戈戚揚。備其干盾戈戟戚斧揚鉞之器。爰方啓行。於是始啓行而遷國於豳。故居者有積倉。孟子解言所以居家者有積倉之利。行者有裹糧也。行路者又有裹糧。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然後可以啓行而遷國。是公劉好貨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王如好貨。宣王今若好愛貨財。與百姓同之。能如公劉與百姓同其所利。於王何有。則於王天下何難之有。王曰。寡人有疾。宣王又言寡人猶有所疾患處。寡人好色。寡人好愛美色。則惑亂昏作。而不能行政也。對曰。孟子荅言。昔者大王好色。昔周大王好愛美色。愛厥妃。愛惡其妃。詩云。詩綿篇云。古公亶甫。古公。大王之本號。後追尊為大王。名亶甫。來朝走馬。避狄遷岐。其來也以早朝疾走其馬。率西水滸。率西方之水涯。至于岐下。到于岐山之下。爰及姜女。於是與姜姓之女。聿來胥宇。同來相其可居之宇而居之。當是時也。當此之時。內無怨女。內則女有家。而無怨恨未嫁之女。外無曠夫。外有男有室而無空曠獨處之夫。是大王好色而推己之心以及民也。王如好色。今宣王若好愛美色。與百姓同之。能如大王與百姓同其所欲。於王何有。則於王天下何難之有。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五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五十九　十八陽

梁　梁惠王篇十二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朱子集註比必二反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馬豫緝義孟子與齊宣王言王之臣有寄託其妻子於朋友之家而往楚國遊者及其歸也而凍餒其妻子則於交友之道當如何宣王言是失交友之道則當棄絕之也未谷橫浦張氏曰寄託家室於朋友而凍餒其妻子遂曰棄之豈不太薄矣然則如之何在我當審處耳豈其人貧窶不能持給乎豈其財不足依而不知通變乎抑豈深吝固惜不知有通財之義歟自前面兩說憐之可也如後一說責之可也何遽至棄絕乎余恐學者深信此說責人為重而忘忠恕之道輕朋友之義失聖

門之示根此余所以不得不辨也金履祥考證比必二反舊說比死者且比化者皆作必二反比其反也與射者比當作此志反文公嘗因學者之問而未及改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朱子集註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馬豫緝義孟子問宣王曰為獄官不能治其士則當如何朱氏宣王言士師失其職尹氏則當罷去之朱氏社英旁通士師不能治士時詹鄉士遂士之官 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大司寇小司寇士師鄉士遂士察之主察獄訟之事者鄉士主六鄉之獄遂士主六遂之獄者縣士距王城三百里四百里曰縣人士主縣之獄者 何文淵事文引證士師獄官其屬有鄉士遂士 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大司寇小司寇士師鄉士遂士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鄉士掌國中六鄉之獄在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遂士掌四郊六遂之獄在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朱子集註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先儒精義尹曰友之失友道士師失其職齊宣既明知其罪矣至於四境之不治則恥於自責此齊宣所以終不足與有為也 張栻解為一國之牧則當任一國之責有一夫不獲其所皆吾之罪也能存是心而後有以君國子民矣夫受友之託其孥而凍餒之是負其託也為士師而不能治士是曠其官也友之負託士之曠官則王既知之矣而王獨不自念吾受一國之託乃使四境之內不治誰之責歟王顧左右而言他蓋有所愧於中也王雖愧於中然有護疾忌醫之意故但顧左右而言他使王於此而能沛然達其所愧反躬自責訪孟子所以治四境之道而行之則豈不庶矣乎 趙順孫纂疏輔氏曰常人之情知人則明自知則暗孟子將以四境之內不治問王故先設此二事以開其明而使之自知其職有不舉也 又曰王顧左右而言他則亦自知其曠職為可愧矣然知之非艱行之為艱使齊宣王沛然達其所愧反躬自責訪孟子所以治四境之道而力行之則齊國其庶幾矣今乃不然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有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己求

言之志則其不足與有為可知矣 又曰各勤其任指心而言無墮其職指事而言君臣上下內盡其心外盡其事則其身乃安 饒雙峯講義先生曰齊宣王當如何答講者不能對先生曰自責下問集註自為他開兩條路在當言此則寡人之罪也這便是自責又當言如何可以治之這便是下問齊王亦無眼善之心故但顧左右而言他後來因孔距心之辭則不憚於自責矣然亦恥於下問胡炳文通憚於自責則無克己之勇恥於下問則無好善之誠李流謙濬齋集洪水溺人非禹溺之也而禹以為由己溺之人不粒食非稷飢之也而稷以為由己飢之一夫不獲非伊尹推而納之溝中也而尹以為時予之辜是三聖人者豈固敝敝然樂於勞瘁而從事於務哉蓋以為治其職則當致其憂居其位則當任其責非惟在上者當然在下者之所以望我亦若是也今齊王於妻子失其託則知以責其友不能治士則知以責士師至四境不治則顧而言他彼其心豈不知此實己之責哉而獨恥於自反及諉為不習以絕其說使孟子不得終進其治國之道然則宣王不足與有為亦可悲矣

程復心章圖勤其任指心墮其職指事

論上下職任
以設問者言　妻子失託於友
以切問者言　四海之内不治
士師不能治士　如之何
王曰棄之　此謂皆所當為
王顧而他　此辭憚於自責

孫奭註疏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假此言以為喻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言無有道當如之何王曰棄之言當棄之絶友道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士師獄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王曰已之已之者去之也曰四境之内不治則如之何境内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也王顧左右而言他王慙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荅此言也疏孟子至言他　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厥職乃安其身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是孟子欲以此比諭而諷之也言王之臣下有寄託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遊戲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者言寄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在近則反歸而妻子在交友之所皆寒凍其膚飢餒其腹則為交友之道當如之何凍者寒之過之謂也餒者飢之過之謂也王曰棄之者是宣王荅孟子以為交友

之道既如此當棄之而不可與為友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為如之何者孟子因借人問宣王言為之獄吏者而不能主治其士則為士師者當如之御處之王曰已之者言當止之而不可與為士師也曰四境之内不治則如之何者孟子因借問至於此乃欲諷諫之故問之曰自一國四境之内皆亂而不治則為之君當如何處之王顧左右而言他者宣王知罪在諸己乃自慙羞之而顧視左右道其他事無以荅此言也　註士師獄吏也　正義曰士師即周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皆以士為官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為獄官之吏者也鄭夬炎衍義孟子謂齊宣王曰使王之臣有寄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及其反於家也則未嘗撫恤其家而凍餒其妻子是反之道也則當如之何王曰棄之而絶交可也孟子又曰使為士師獄官而不能治其所屬之群士則是失其官守也當如之何王曰已而不用之可也孟子又曰使一國四境之内不能理治則是君臣上下不能盡其職國政荒亂當如之何蓋王憚於自責故於下問但付之不言但回顧左右而言他事其不足與有為可知矣魏公著句解孟子謂齊宣王曰孟子與宣王言王之臣宣王之人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有寄託其妻與子於相友者而之楚遊者而前往楚國遊行者

比其反也比及其反歸也比及也去則凍餒其妻子則寒凍飢餒其妻與子則如之何如何而可王曰棄之宣王言是無友道也當棄絶之而不與為友曰士師不能治士孟子問王言為獄官而不能治其士則如之何如何而可王曰已之宣王言是不能盡臣道也當已罷之而不用曰四境之内不治孟子又問宣王言四境之内亂而不治則如之何如何而可王顧左右而言他宣王有慙心回視左右而言別事〇孟子

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朱子集註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趙順孫纂疏輔氏曰世臣謂如畢公弼亮四世之類是也服勤王家至歷累世則自然與國同休戚矣親臣謂腹心之臣如漢之蕭何唐之房杜是也君臣一體自然與之同休戚矣　又曰

齊之為國舊矣故曰故國喬木乃年深高大之木亦故國之所宜有但所以為故國者則以其有世臣而非以其有喬木也故國不可無世臣人君不可無親臣今齊王之臣昨日所進而用之者今日亡去而不知則雖親臣亦無之矣况世臣乎舊說皆以親臣便為世臣故其辭膠轕不分曉集註始分為兩人然後其意明白為豫續義今王之國徒云舊矣既無世臣又無親臣誰與君同休戚乎　陳舜中審是集今日不知其亡也　或謂有亡去而不知者其理亦通但王繼云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則牽合難矣此乃孟子謂王無親臣况世臣乎王非無親臣也以其不足親有亦如亡矣故言昨者所進今日亦不知其亡但以為有謂所進者不足恃而王不知也王乃繼云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李流謙濟齋集治一國者有一國之望治天下者有天下之望所謂望者非一朝一夕之為也道德積於身勳烈著于時聞譽赫於人之耳目君人者倚之百姓與之宗廟社之夫是之謂世臣凡此者舉一國聽之則一國重舉天下聽之則天下重昔周之畢公身事文武以及成康而書稱其弼亮四世裹績多於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蓋為世臣者固如此今齊王無親信之臣而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是其於任用之際亦苟而已矣則烏知所謂世臣哉方且指

喬木以求故國。豈不重貽孟子之笑哉。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朱子集註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趙順孫纂疏輔氏曰。若不先言齊王之意。則問此一句似無來歷也。蓋宣王於此始悟其始之所進者識之不精。故問何以辨之於初也。宣王資質以明快易曉者。陳櫟發明不以其去為意。即謂不知其亡。此集註補齊王言外之意。方解得去。不然意不相接。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朱子集註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或問進賢如不得已之說。曰。張子之說恐不然。楊氏侯氏之意甚善。齊王之所以無臣。正坐此耳。朱晦庵集孟子言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故王問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而孟子告以進賢如不得已。蓋於進退之間。無所不審。非但使之致察於去人殺人也。朱子語續錄問孟子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一段。曰。公念得如不得已一句字重了[illegible]。如何如何亡了。但平看便理會得。是如此意。因緊以言語太蔡急也。趙順孫纂疏輔氏曰。先儒皆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說。言不得已。則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故不可不謹。雖君可適然如此。則是國君用人唯於不得已之際方致其謹。且下文但言國人而言自察其賢否而用舍之。亦才當言其不得已之意。故集註直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上文說。言如不得已。是至謹之意。人君於進賢之際皆不可不謹。故於下段結之云。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至於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又將進其疏遠之賢者而用之。至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則又非禮之常。尤不可不謹也。胡炳文通大凡事可得而已者。其事可忽。不可得而已者。其事當謹。故曰如不得已。謹之至也。輔氏之說甚善。但曰下文言用舍處未嘗言其不得已之意。則與集註下段結句又自相反。爾馬豫纘義豫曰。如不得已。蓋謂不敢且止而不致察也。無垢曰。朝廷進用人才。曷可輕哉。嘗審不得已。可也。豫曰。下文詳言謹之之道也。金履祥考證如不得已。合連下文作句。王自擇舍之之決。孟子則戒其用之之終慎。王大寶曰。此章緊要在謹字。下文二段皆謹之之道。史伯璿管窺按先儒以如不得已連下文。則如為設或之義。與如或知爾之如同。而不得已為真有所不得已。集註以如不得已連上文。則如為如似之義。與如切如磋之如同。而不得已非真有所不得已也。輔氏謂下文未嘗言其不得已之意。但言不得已而不言如。蓋謂其無真不得已之意。可見先儒之說不然耳。集註下段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之言。言不得已而又言如。蓋謂其謹之之至如此爾。非謂其真有所不得已也。通者謂其相反。是不詳如字之義。不同與有如字之意亦不相似也。熊禾標題事義此章論親賢之道。按古者用人。世祿而不世官。周家一代雖親親為尊。然非賢不用也。春秋皆世卿為政。而賢者之從甚難。新進者皆是疎遠外臣。故君臣當各盡其道也。趙汸識考義如不得已。舊說以為不得已而使卑之踰尊。疎之踰戚。重在於踰尊踰戚。朱子以不得已為謹之至。則其重不在於踰尊踰戚。而在於使卑使疎矣。蓋尊戚不賢而用卑疎。則卑疎之人素未得其情。故自左右大夫國人之曰賢曰不可。而至於身親察之見之而後用之舍之。此所以為謹之至。而如不得已也。然則用刑之有待於察之而後殺之。其亦用賢如不得已者之所推者。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朱子集註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趙順孫纂疏輔氏曰。左右近臣。未必盡賢。故其言未可以為信。諸大夫則職位尊矣。不容有不賢者。然猶恐其或有蔽於私也。至於與國之人。皆以為然。則其論公矣。然世又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又必自察之。所謂察之。則必因言以察其心。考迹以察其用。如孔子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然後能親見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所賢者非徒知之。知之必深。而無所疑。非徒任之。任之必重而不可易。至於不才。亦不容於幸進矣。饒雙峯講義先生曰。擇人最難。這是取人

以身之意立己要明擇人要公孟子之言亦似難行左右諸大夫國可問國人如何一一去問之又曰大抵用人也要試之堯舜用人也是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如師錫帝堯必歷試諸艱周之用人也是論定而後官任官而後爵如何輕易得謝炳文通進賢當出於人主之本心豈有所謂不得已者如不得已謹之至也謀之左右左右皆曰賢若可已矣而必詢之諸大夫諸大夫皆曰賢若可已矣而必詢之國人國人皆曰賢若可已矣而必親見其賢然後用之此其進賢而謹審之至也歟集註末結之曰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倪士毅輯釋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若孟子所論鄉原一鄉皆稱原人是也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若韓子所論伯夷特立獨行而舉世非之是也故必自察之云云至如此如此方見進賢謹之之至如必不得已而然者要之用舍之道參之於衆而察之於獨不賢者國去之勿疑矣賢者必任之勿貳是即君所親信之臣也此非親信之以己之私而實親信之以國人之公所謂民之所好好之也今日為王之親臣他日託孤寄命即為國家之世臣矣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朱子集註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趙順孫纂疏輯氏曰命有德討有罪二事相反而實相連故因論進退人才而併及於刑辟之於四凶孔子之於少正卯皆天理人情之至所謂天討也饒雙峯講義先生曰國人曰可殺不可連上面說孟子却是說殺人事若連上面說似乎是教上面所用之人所以分作兩段解言至於用刑亦以道所以本文下有為民父母一句倪士毅輯釋蓋所謂天命結上文進人才天討結此一節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用舍而及刑殺亦是孟子敷演以明其意不才者舍之有罪而當為者殺之也馬豫輯義且如刑一罪人也縛左右近臣皆言可殺亦不可聽信諸大夫皆言可殺猶恐其蔽於私亦不可便信其言至於國人皆言可殺則其論公矣然後又當從而省察之必親見其可殺之實然後殺之所以言國人殺之也朱氏何文淵事文引證天命天討虞書皋陶謨篇謨謀也虞史述皋陶之嘉言也皋陶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朱子集註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謂民之父母先儒精義橫渠曰國君進賢如猶從人情不得已而進之則貪妄者日益進於上廉恥之人反屈於疏賤矣 楊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之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為德有司以執法為公則刑不濫矣 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為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己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言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己為之亦必終為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尹曰世臣則累世修德必能輔君以道而可則者也取人苟不詳審則好惡必不公為害甚大尚何世臣之有哉是以國君進退群臣必察於國人之論而不自恃也苟用此道則賢否判然人不可得而欺矣人君之務孰大於是張栻解所謂世臣者以其德業有肖於前人也古者不世官惟其賢可用則君舉而用之耳有世官則國勢重蓋民望之所歸吾心之所倚也而其世為忠貞與國

同休戚又有非他人比者如伊陟呂伋召虎之徒是也自周衰用不以賢而以世卿見譏於春秋而世家子孫亦復不務自修鮮克由禮甚至於竊國柄為亂階豈復有古之所謂世臣也哉王無親臣矣親信腹心之臣謂世臣也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既無親臣則取之於疏遠而昔之所驟進者又皆不得其人至於今日亦不知其亡也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者請何以辨之於初也孟子於是為陳慎擇進退人才之道用人先當求之於世家如不得已則取之於卑且疏者夫使卑踰尊疏踰戚蓋非常之舉也故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必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下所言謹之之道也左右之言勿聽諸大夫之言勿聽必致於國人之公論雖然諸大夫之言而勿聽此非置疑惜於其間也謂大夫雖以為賢又必合於國人之公論然後可耳合諸公論矣則又審之於己明見其所以為賢也所以為不可也然後用之則無貳而去之則無疑既言進退人才之道矣而復及於可殺者何耶蓋如舜之於四凶孔子之於少正卯天討之施有不可已者也曰國人殺之也言非己殺之因國人之公心耳然則其用是人也亦非吾用之國人用之也其去是人也亦非吾去之國人去之也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國人之公心即天理之所存苟

有一毫私意加於其間則失大同之義而非天之理矣夫人主之職莫大於保民而保民之道莫先於用人故曰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陳櫟發明傳曰大學傳民之所好好之公論以爲賢而用之好民所好也民之所惡惡之公論以爲否而舍之以爲可殺而殺之惡民之所惡也此之謂民之父母此所謂以民心爲己心而民之父母也此總結上文皆曰賢皆曰不可皆曰可殺三節之意杜英秀通南軒春秋譏世卿 公羊傳宣公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据齊高無咎出奔名遲崔氏者與尹氏俱稱氏嫌爲采邑貶曷爲貶諸久大夫公不足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復見譏者嫌尹氏王者大夫職重不當世諸侯大夫任輕可世之因齊大國禍著故就可以爲法戒明王者尊莫大於周室强莫大於齊國世卿猶能危之上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以尹氏立王子朝也其稱尹氏何据宰渠氏官劉卷卒名貶曷爲貶据俱卒名譏世卿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去名言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世卿非禮也禮公卿大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遽次無狀驅逐必因其過卒廢之明君察見勞授賞則衆舉不敢進無功業見惡行誅則衆說不敢退無罪通鑑宣帝地節二年霍光薨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孫山爲樂平侯領尚書事魏相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

程復心章圖

此言尊 左右曰賢 此言有 此見 如此民
此尊而國君進親戚有 未可大夫 同俗而 左右曰非獨 此之所
世臣 與國同 賢如不非賢則 曰賢未可 爲衆所 可殺勿 用舍 然 好好
休戚者 將已將必進疏 國人曰賢 悅者亦 聽大夫人才 後之民
使卑踰 達之賢 察之左右 有特立 曰可殺 當慎 可 之所
此親而 尊踰疏用之敘 曰不可勿 而爲俗 勿聽國 人主於 以 惡惡
親臣 與國同 戚可不 有不可 聽大夫曰 所惜者 人曰可 用刑 爲 之所
休戚者 慎與 不慎爲 不可勿聽 所以用 殺察之 亦以 民 以爲
者 國人曰不 舍不可 父 民之
可察之 不慎之 此道 母 父母

李流謙澹齋集用人大事也殺人亦大事也皆不可以己之私意爲之左右諸大夫及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吾方察焉見其可用可去而後從之不然未敢必於用於去也左右諸大夫及國人皆曰可殺吾亦察焉見其可殺而後殺之不然未敢果於殺也夫何故衆以爲賢是衆人用之而吾何預於用之哉衆以爲可殺是衆人殺之而吾何預於殺之哉夫然用者常當殺者無悔雖然以謂可用可殺固在彼而聽其言而審察其言而用則在我專於彼則惑專於我則蔽故洪範謂有大疑先於謀及乃心而次及庶人卿士及龜筮豎其俱從也而後謂之大同亦與此同意孫奭注疏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但見其有高大樹木也當有累世修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爲舊國可法則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爲惡當誅亡王無以石之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而詳審之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疏戚相踰豈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謂選大臣陵北周之譽徇其鄉原之徒論曰衆好之必察焉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實有徒彷其罪實以毁忠正也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行此三慎之聽乃可以子畜百姓也疏孟子見至爲民父母 正義曰此章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乃爲舊可法則也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者是孟子見齊宣王而問之言人所謂舊國者非謂有高大木而謂之舊國也以其有世世將德之舊臣也故謂之舊國故曰有世臣之謂也故舊也喬高也世臣累世修德之舊臣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者孟子言今王無有親任用之臣矣往日所進者今日爲惡而王又不知誅亡之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者宣王言我何以知其臣之不才而舍去之而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歟者孟子言國君進用賢人當留意揀擇如使混然不能精心揀擇但如不得已而取備官職則將使其卑踰尊疏踰戚而殺亂之矣其如是豈可不重慎之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

賢焉。然後用之。至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者。此皆孟子教宣王進退賢不肖之言也。言於進用賢人之際。雖自其左右臣者皆曰。此人賢。當進用之。則王未可進而用之也。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之賢。當進而用之。則王亦未可進而用之也。遂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之賢。當進而用之。則王然後詳察審其實果為賢人。然後進而用之矣。如左右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則王莫聽之。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當去之。則王亦當莫聽。遂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當去之。則王然後審察之。見其果實不賢不可進用。然後去之。乃不進用也。如左右皆曰。此人之罪。可以殺之。則王又當莫聽。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之罪當殺之。則王又當勿聽。遂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之罪。可以殺之。則王然後詳察。亦見其人實有可殺之罪。故然後方可殺之也。無他。以其一國之人皆曰可殺而殺之也。夫如是。則王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而子育百姓矣。 注歆舊之至可法則也。 正義曰。釋云。歆舊也。文從古歆也。詩伐木之篇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注云。喬高也。歆知喬木為高大之木。邢璞云。喬樹枝曲卷似鳥羽也。書云。國任舊人共政。人周任有言曰人惟求舊。是歆臣之謂也。 注鄉原之徒。 正義曰。諸云。鄉原。德之賊也。周氏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其德也。何晏云。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合德也。故有三說焉。 注大辟之罪。五聽三宥。 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大辟。死刑也。周禮大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鄭注云。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也。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也。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也。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也。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也。凡此五聽是也。三宥者。司刺掌三宥。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鄭玄云。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凡此三宥也。 注云。行此三慎之聽也。蓋指孟子言自左右皆曰賢至國人殺之也者。是為之釋也。鄒霆炎衍義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有積累遺傳之久者。非謂有喬木森然可以見年代久遠之謂也。蓋以其有累世勳舊之臣之謂也。今齊王無親信之臣矣。昔者所進用之人。今日皆已誅遠棄去。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去之。孟子曰。國君所進用賢人。世族之中無可用者。如不得已而任之。將使卑賤之賢者踰於尊貴。疏遠之賢者踰於戚近。其可不謹慎與。如使左

右之臣皆曰。某之賢未可以其言為然也。在朝諸大夫皆曰。某之賢未可以其言為然也。至於通國之人皆曰。某之賢。然後加審察之詳。果見其為賢焉。然後進而用之。在王左右之臣皆曰。某不可用。勿聽。在朝諸大夫皆曰。某不可用。亦勿聽。至於通國之人皆曰不可用。然後加審察之詳。果見其不可用焉。然後斥而去之。在王左右之臣皆曰。某可殺。勿聽。在朝諸大夫皆曰某可殺。亦勿聽。至於通國之人皆曰。某可殺。然後加審察之詳。果見其有可殺之罪焉。然後從而誅殺之。故曰此以國人所共惡而殺之也。如此行事。然後進退合於公論。喜怒同乎人心。庶可以為民之父母矣。魏公著句解孟子見齊宣王曰。孟子見宣王言。見現所謂故國者。所謂舊日之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不是言有高木之謂。有世臣之謂也。乃是有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昔者所進。昔日所進用之人。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曰。國君進賢。孟子言賢國之君進用賢人。如不得已。若是世族之中。無可用者。不得已而任之。將使卑踰尊。卑賢於尊。則卑者而踰過於尊者之上。疏踰戚。疏賢於戚。則疏者而踰過於戚者之上。疏。踈。可不慎與。可不謹慎歟。左右皆曰賢。左右近臣皆曰此人賢。未可也。不可盡信。諸大夫皆曰賢。大夫之衆皆曰此人賢。未可也。尤恐其蔽於私。亦不可盡信。國人皆曰賢。至及通國之人皆曰此人賢。則其論公矣。然後察之。然尤且從而審察。見賢焉。必親見其賢之實。然後用之。然後舉而用之。則於賢者知之深而任之重矣。左右皆曰不可。左右近臣皆曰其人不賢。不可用也。勿聽。不可便聽信其言。諸大夫皆曰不可。大夫之衆皆言其人不賢。不可用也。勿聽。尤恐其蔽於私。亦不可便聽信其言。國人皆曰不可。至於通國之人皆言其人不賢。不可用也。則其論公矣。然後察之。然尤當從而審察之。見不可焉。必親見其不賢之實。然後去之。然後除去之。則不才者不得幸進矣。左右皆曰可殺。左右之臣盡言其人有罪可殺。勿聽。不可便聽信其言。諸大夫皆曰可殺。大夫之衆皆言其人有罪可殺。勿聽。尤恐其蔽於私。不可便聽信其言。國人皆曰可殺。至於通國之人皆言其人有罪可殺之。其論公矣。然後察之。然尤當從而審察之。見可殺焉。必親見其可殺之實。然後殺之。然後殺戮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所以言國人殺之。蓋天命天討非君之所得私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能如此所為。然後可以為民之父母也。○齊

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 朱子集註：傳，直戀切。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趙順孫纂疏：蔡氏曰：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馬豫輯義：宣王問孟子，言成湯放置夏桀於南巢，武王征伐商紂於牧野，有如此事否？故孟子答宣王，於古書有此事。〇朱氏何文淵事文引證：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商書仲虺之誥文，詳見八佾篇。〇湯放桀，注：趙德箋義：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箋：荀子解蔽篇桀死於亭山，唐楊倞注：亭山，南巢之山。本或作鬲山。按漢書地理志，廬江有居巢縣，書疏以爲亭，傳爲又誤爲亭。亭、湯音潛。按方輿勝覽：淮西無爲軍廬江縣南有湯城，即漢志潛縣是也。巢縣屬無爲，有巢山、巢湖。巢縣誌：堯時巢父，即巢之青父也。書稱成湯放桀於南巢，桀奔巢伯來朝。左傳文公十二年，群舒叛楚，楚遂圍巢。襄公二十六年，吳伐巢。昭公九年，城巢。即今巢城也。〇陳櫟發明：湯放桀章，是未免於篡弒之罪也。於一本作爲。

曰：臣弒其君可乎？ 朱子集註：桀紂天子，湯武諸侯。馬豫輯義：宣王問以人臣而弒逆其君可乎。未也。語錄曰：湯武之征伐，只知一意惻怛救民而已，不知其他。俞文豹吹劍錄：武者，宣王見周室微弱，有問鼎之心，故設爲是問。孟子而有齊王之心，必引其君以當道，而爲湯武之地，則當託以應天順人之說，而乃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吾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故前輩謂湯武非聖君，伊呂非賢臣，孟子非賢人。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朱子集註：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　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弒之罪也。朱子語類：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也。先生舉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問在此何以別？王近思云：賊仁害心之理，賊義是見於所行處傷其理。曰：以義爲見於所行，便是告子義外矣。義在内，不在外。義所以度事，亦是心度之。然此果何以別？蓋賊之罪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之天理，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的人一般。義是就一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似手足上損傷一般，所傷者尚可以補。〇又問：賊仁是絕滅天理，賊義是傷敗彝倫，如臣弒君，子弒父，及齊襄公鳥獸之行等事，皆人倫大惡，不審是絕滅天理，是傷敗彝倫？曰：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若此等，乃是切害天理了。丹書：怠勝敬者滅，即賊仁者謂之賊。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者謂之殘。意賊義是就一事上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便即是賊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　又問孟子言賊仁賊義，如何？力行曰：譬之伐木，賊仁乃是伐其本根，賊義只是殘害其一枝一葉。人心，仁對害了本心，曰賊，便是將三綱五常，天敘之典，天秩之禮，一齊壞了。義隨事制宜，賊義只是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王力行。尹和靖言行錄：孟冬講筵初開，上問先生：孟子謂紂一夫，如何？先生曰：此或謂當時君而言也。蓋聞有進疑孟子說者，上問程某，謂孟子如何？先生曰：程某不敢疑孟子。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對當時人君之言，非垂世本意，善推其所爲，學者最要推也。因一事則推之，大有所益。言舉斯心加諸彼是也。　講筵有問誅一夫紂，豈可以紂爲一夫？先生對曰：此非論君臣之義，止言無道之君耳。使堯舜當湯武時，必爲湯武事。龜山楊時解：三仁未去，紂非獨夫也。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爲君矣，是誅一夫也，何弒君之有？世儒有謂湯武非聖人也，有南史之筆，則鳴條牧野之事，當書曰篡弒，蓋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妄論之矣。先儒精義尹曰：孟子爲當時而言，以警戒時君也。張栻解：孟子之對，無乃太劇矣乎？蓋明理之所在，以警宣王之心也。夫仁義者，人道之常也。賊夫仁義，是絕滅人道也。故賊夫惻隱之端，至於暴虐肆行而莫之顧也。賊夫羞惡之端，至於放辟邪侈而莫之止也。夫仁義之在天下，彼豈能賊之哉？實自殘賊于厥躬耳。爲君若此，則上焉斷棄天命，下焉不有民物，謂之一夫，不亦宜乎？嗚呼！孟子斯言，昭示萬世，爲人上者聞之，知天命之可畏，仁義之爲重，名位之不可以恃也，其亦兢兢以自強乎。趙順孫纂疏：語錄曰：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是那紾兄之臂，踰東家底，便是絕滅天理。　輔氏曰：賊之爲害深，殘之爲害淺。凶暴淫虐，指發於中者而言；顛倒錯繆，指見於事者而言。然發於中者必見於外，見於事者實生於心。滅絕天理，則是斫斷其根本；傷敗彝倫，則是損害其枝葉。此賊仁賊義之害，又有輕重之不同也。　又曰：一夫，此賊仁賊義衆惡皆備之證驗也。　又曰：王勉曰云云，此事自人君言之，則理所當然；自臣下言之，則不得已之大變。故王氏此數語，所以著萬世爲人臣者之戒。饒雙峯講義：或問如何與作賊仁賊義？先生曰：斯是

賊殺譬如一株木。賊義是傷他枝葉，故謂之殘。與殘狀相似。賊仁是傷他根本，故謂之賊。殺了他性命相似。然戾忠良，剝割孚婦，是賊仁，傷敗彝倫是賊義。彝倫說得輕，義只是事得其宜之謂。今也顛倒錯亂，敗壞彝倫，是傷了此義。又曰：雖則不爭多，亦自有輕重。又曰：湯只是放桀，武王却是誅紂。蓋紂罪浮于桀，所以誅之。然下有湯武之仁，上無桀紂之暴，則不可。上有桀紂之暴，下無湯武之仁，亦不可。因論湯武之事，曰：文王只聽天下自歸他，武王到此已九十矣，他不誅，誰得而誅之，亦是武王急處。孔子只取文王，不甚取湯武，如言文王至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亦微寓其意，正欲人察之耳。　又曰：孟子此說，亦是勸人行王道之意。陳櫟發明下湯武而上非桀紂，上桀紂而下非湯武，皆不可也。愚謂賊仁賊義細分之，有絕根本傷枝葉之分，然仁義皆根於心，未有賊仁而不賊義者，所以下文只以殘賊之人總言其惡耳。孟子此言，雖意在警齊王，然亦見英氣太露處。胡炳文通集註末引王氏之說，蓋謂無孟子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爲人君者；無王氏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爲人臣者。然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王氏之說，未嘗不自孟子中來也。馬豫緝義豫曰：凶暴淫虐，是就心之發處說；顛倒錯亂，是就事之行處說。許謙叢說上

兼問桀紂，下再問弑君，是專問紂，蓋舉重者言之也。故孟子亦止舉紂對。集註王勉之言，謂上下二者兼有，則可爲放伐之事。君上雖極暴而下非仁，不可；下雖至仁而上不暴，亦不可。何文淵事文引證書曰：獨夫紂。周書泰誓中：獨夫受，洪惟作威。是指受，紂之名也。

程復心章圖

以臣弑其君言（放桀、伐紂）如之何其可　此孟子所以深警齊

以聞誅一夫言（除殘、去賊）未嘗不可　王氏戒後世之辭

趙汸誠考義賊仁賊義之賊，主心而言；謂之賊謂之殘，主事而言。害仁害義之心，本出於一，故同謂之賊。及見於行事，害仁而爲凶暴淫虐之事，使天理滅絕而無存，則即其事之所行而應其心之所存，謂之賊而無疑矣。害義則爲顛倒錯亂之事，使彝倫傷敗而不完，則由其心之所發而迹其事之所爲，謂之殘毀不能全其義，則可謂之害義，而義爲之絕滅則未可。然凶暴淫虐，害義之本源；顛倒錯亂，害仁之枝流。固未有害仁而不害義者，亦未有害義而不至於害仁者。語錄謂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然說賊之義大小，非孟子所論桀紂之意矣。又

以賊仁就心上說，賊義就事上說，輔氏又謂凶暴淫虐，指發於中者；顛倒錯亂，指見於事者。是皆不知賊仁賊義之皆言心，而謂之賊謂之殘皆言事也。李沆謙瀹齋集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至未聞弑君也。君臣之分，何啻天淵之嚴，齒馬蹙芻，皆誅毋赦，桀紂之事，豈所宜言。孟子言之不疑，蓋天下歸往之謂王，天下去之謂之一夫。謂之王，則齒馬蹙芻猶所不可；謂之一夫，則孟子之言蓋不爲過。秦二世、隋煬帝，尤其甚者。孫奭注疏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有之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於傳文有之矣。曰：臣弑其君可乎？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爲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弑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疏：齊宣王問至未聞弑君也。　正義曰：此章言孟子云紂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宣王，垂戒于後也。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者，是宣王問孟子言商之湯王放其夏王桀於南巢之地，周武王伐商王紂於牧野之中，還是有此言乎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者，孟子答宣王以爲傳文有是言也。故書云：湯放桀於南巢，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又史記

武王伐紂，紂走入登鹿臺，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是也。曰臣弑其君可乎者，宣王問孟子如是，則爲臣下者得以殺其君上，豈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者，孟子答宣王以謂賊害其仁者，名謂之賊；賊害其義者，名謂之殘；名謂殘賊者，皆謂之一匹夫也。我但聞誅亡其一匹夫紂矣，未嘗聞如有弑君者也。故尚書有云獨夫紂，是其證也。鄭霍先衍義齊宣王問曰：湯放逐夏桀於南巢，周武王殺伐商紂於牧野，有諸？孟子對曰：於傳記所載則有之。王曰：桀紂君也，湯武臣也，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凡戕賊吾仁而爲不仁者謂之賊，戕賊吾義而爲不義者謂之殘，凡爲殘賊之人則謂之一夫，吾聞武王誅一夫紂矣，未聞其爲弑君。魏公著句解齊宣王問曰：宣王問孟子言湯放逐夏桀于南巢，武王伐紂，周武王征伐商紂于牧野，有諸？有此事否？孟子對曰：孟子答宣王言，於傳有之，於古書所載，則有此說。傳去聲。曰：臣弑其君可乎？宣王問孟子言湯武皆人臣，而弑逆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孟子曰：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名曰賊。賊義者謂之殘，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名曰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殘賊之人，衆叛親離，不得爲君，名

曰稱夫。聞誅一夫紂矣。但聞武王之誅獨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未曾聞有所謂弑君也。所以深警宣王。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朱子集註。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趙順孫纂疏。輔氏曰。匠人。爲衆工人。則工師乃衆工人之師。故知其爲長也。○馬豫辯義。孟子見齊宣王言。造作大宮。則必使工師求大木。以爲梁棟之用。工師求得大木。而宮室可成。則王喜悅。以爲能勝當其任使矣。有匠人者。乃斲而小之。是壞大木。而大宮不可成。則王怒。以爲不能勝當其任使矣。夫賢者自幼而學。及壯而仕。本欲

行其道也。王乃言且棄女所學而從我所爲則何如。史伯璿管窺通典發明引饒氏之說曰。前譬是說任賢不如任匠。後譬是說愛國不如愛玉。前是以大木譬賢人所學者大。以匠人斲而小之譬王之欲賢者捨所學而從我。以此觀之。前譬乃是用賢不如用木耳。蓋孟子既曰以爲能勝其任。又曰以爲不能勝其任。不是說求得大木爲工師能勝其任。斲而小之爲匠人不能勝其任。正是言木大則可以勝大屋之任。猶賢人所學者大則可以勝治國之大任。斲而小之則不可以勝大屋之任。猶賢人捨其所學。則不可以勝國家之大任也。雙峯正是以勝任不勝任屬之匠者。所以致誤。殊不知孟子只是以匠譬王。工師得大木。是譬王之求得賢人也。匠人斲而小之。是譬王不能用賢人之道也。後譬則自如雙峯之說。程復心章圖。此與下文是兩箇譬喻。此是言求賢不如求木。下文是言愛國不如愛玉。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朱子

集註。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語類。集註云。不敢自治止不如愛玉也。此莫是餘意否。曰。正意是如何。至云。正意只是說玉人自會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用教他舍其所學。後譬只是申解前譬。曰。兩譬又似不相似。不知如何做得恁地嵯峨。播焉。陳櫟發明。前譬王欲小用賢者。後譬王不專用賢者。所以不能用賢。皆己之私欲害之。庸君必不能行賢者之所學。賢者必不能從庸君之所好。此遇合所以難也。先儒精義。伊川曰。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尹曰。孟子之卒不得有爲於國。蓋類是也。龜山楊時解姑舍女所學而從我。此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故其言如此。饒雙峯講義。兩箇譬喻是兩般意。上面是說任賢不如任匠。下面是說愛國不如愛玉。張栻解古人之學。本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治國平天下之道。在於此。成己成物無二致也。故其所欲行者。即其平日之所學者。其本末先後。皆有條章。而

不可少紊。自非人君信之之篤。任之之專。則寧終身不用而已。豈不肯舍己以徇人也。若君人者欲其舍所學以從己。則寧得賢者而用之哉。夫斲大木而小之。則以爲不勝任。今君子所學者先王之道。乃使舍之以從己。是豈非斲而小之之比乎。委玉人彫琢。則亦聽其所爲耳。倚之以治國家。不聽其所爲。而惟欲其己之從。是何異委玉於人而教之以彫琢乎。然則君人者亦可以察此矣。趙順孫纂疏。國語云。二十四兩爲鎰。禮云。朝一鎰米。註亦謂二十四兩。趙岐始誤註爲二十兩。輔氏曰。人惟愛玉唯恐損之。故不敢自治。而必付之能者。至於治國家。乃不任賢者。而循私欲以爲之。則雖曰治之。乃所以害之。是愛國家反不如愛玉也。又曰。德義則當責成於己。遇否則當聽命於天。胡炳文通曰。人君當以國家爲重。賢者當以所學自重。君不以國爲重。自失其國。賢者不以所學自重。自失其學。故庸君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而賢者決不肯自舍其學以從君之所好。馬豫辯義。孟子又設譬喻言。而今有璞玉在於此。雖萬鎰之多。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言且棄女所學而從我所爲。則是人君以可教之人爲臣。猶教玉人彫琢也。資善鑒書記說曰。古之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又曰。韞匵而藏諸。玉之可貴如此。然雖美必待琢磨而成。如人有資質亦必學

間而後成亦此意也許謙叢說兩姑舍汝所學而從我上言屈人之大才以從己之小見下言不貴國家而徇一己之私欲萬鎰謂璞玉之價直萬鎰之金也詹道傳纂箋叢說國語二十四兩爲鎰孔注趙岐皆云二十兩按字書曰鎰孟同數登於十則滿又孟倍之爲鎰則二十兩者爲有義然禾標題事義事君之道言事君當行我之道不可徇君之欲程復心章圖人雖愛玉惟恐損之故不敢自治而必付之能者至於治國家乃不任賢者而徇私以爲之則雖曰治之乃所以害之是愛國家反不如愛玉也

求賢治國之譬

夫人：幼而學之　壯而行之　此見所學者大　巨室必求大木　幼學不得壯行　此可見求賢不如求木

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之　此見王欲小之　彫琢必使玉人　治國則曰從我　此可見愛國不如愛玉

趙次誠考義巨室之喻以工師爲賢者以匠人爲君賢人之學大而君小之猶工師之木大而匠人斲之小也璞玉之喻以玉人爲賢者愛玉則任之玉人愛國則不任賢者一則見之偏但見己爲長而人爲短故賢棄而道不行一則愛之偏但知玉爲重而國爲輕故道輕而賢不用孟子告宣

王而兩言取譬之義者蓋始而即所見之大小以明用賢之不可不盡其道終而推所愛之重輕以見治國之不可不用其賢也答祿與權竊劉管孟子告齊宣王爲巨室之喻工師得大木猶賢者之學王道也匠人斲而小之猶賢者舍王道而行霸術也木大而喜斲小而怒人情之所同賢者之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是知喜王道而不肯用怒霸術而必欲行之也璞玉之喻治國猶治玉也治玉而必付之於玉人治國而不欲付之於賢者是愛國不及愛玉而異於教玉人彫琢玉也此之謂不知類也　繇與注疏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巨室大宮也謂作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此喻之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謂人少學先王之道壯大而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如何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二十兩爲鎰彫琢治飾玉也詩云彫琢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爲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

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乎疏孟子謂齊宣王至玉人彫琢玉哉　正義曰此章言任賢使能不遺其學則功成而不墮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者是孟子謂齊宣王言爲大宮則王必遣使工匠之吏求其大木工匠之吏求得其大木則王喜以爲工匠之吏能勝其所任用矣則至匠人斲削而小之則王怒以爲匠人不勝其任矣凡此皆孟子將以此喻而言也以其欲使宣王易曉其意也巨室大宮也工師主工匠之吏也又言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者是孟子又言夫人既以幼少而學先王之道及壯大仕而欲施行其幼之所學之道而王乃曰且舍去汝所學之道而從我教命則如之何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者是孟子又復以此而比喻于宣王也言今假有素璞之玉於此雖有萬鎰之多然必使治玉之人彫琢而治飾之耳至於治國家則國當以先王之道治之而曰且舍去女所學而令從我教命則何以有異於教玉人治飾玉哉言其無以異也以其治國家當取學先王之道者乃能治之今乃至於治國家

以曰且舍汝所學而從我教命是何以異於此哉蓋巨室則國家比也用人猶斲木木則君子之道比也工師則君子比也匠人則人君比也意言治國家必用君子之道施而後治人君反小而用之未有能治國家者也不特若此又有以喻爲璞玉則亦國家比也玉人則亦君子比也意謂璞玉人之所寶也然不敢自治歸之必用使治玉人然後得成美器也若國家則人君之所寶也然人君不能自治必用君子治之然後安也今也君子不得施所學之道以治國家反使從己所欲以治之此亦教玉人彫琢玉同也同不足以成美器適所以殘害之也故孟子所以有此譬之　注巨室大宮也至喻之也　正義曰字林云巨大也白虎通曰黃帝始作宮室是知巨室則大宮也周禮考工記云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工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輪輿弓廬匠車梓凡此者是攻木之工也餘工不敢煩述所謂工師者師範也教也即掌教百工者如漢書云將作少府秦官掌理宮室者是也匠人即斲削之人也[illegible]風俗通云匠是於事[illegible]匠是也然則此言匠人者即攻木之匠也　注云二十兩爲鎰　正義曰國語云二十四兩爲鎰禮云朝一鎰米注亦謂二十四兩今注誤二十兩鄭[illegible]衍義

孟子見齊宣王引譬而言曰爲巨室則必使匠之長爲工師者求大木以爲棟梁工師得大木以供其用則王喜悅其人以爲能勝其任使也而匠人乃斲削其木而小之則王必怒以爲其人不勝其任使矣夫人自幼小而習學之年既壯則以其所學而欲推行之今王乃曰姑且舍女之所學而從我所爲則何如而可哉今有石中之璞玉於此雖其多至於萬鎰必使治玉之人彫琢之然後可以成器今乃至於治國家則曰姑且舍舍女所學而從我所爲則何以異於反教治玉之人以彫琢玉哉耗公者句解孟子見齊宣王曰孟子見宣王而言爲巨室達作三人之言章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則不然使玉人之長者尋求巨大之木復工師得大木工師求得大木則王喜悅以爲能勝其任使矣勝任匠人斲而小之小匠人斲削而小之斲桌則王怒則王志怒以爲不勝其任矣以爲不能勝當其任使矣夫人幼而學之夫人幼小之時習學先王之道壯而欲行之乃壯之時欲推行其所學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宣王乃曰且舍棄女所學而又從我所爲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孟子又設譬喻而今有璞玉之人在於此璞玉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雖是萬鎰之多必使玉工彫琢之不敢自治也至於治國家至於理治國家之大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曰且舍棄汝所學而又從我所爲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是何殊於自教玉人彫琢玉哉琢作

○齊人伐燕勝之宋子集註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視涑附錄范氏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君不君臣不臣此燕之所以破也杜英旁徬瞭廣伐燕事與史記諸書不同

史記燕世家燕王噲用其相子之蘇代爲齊使於燕以事激燕王以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告燕太子太子因與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

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　又荀子王霸篇齊閔薛公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爲務綿綿不絕貌引謂引與馳引軸之物所以引車也齊閔薛公不修德政但使說客引軸紀驚於他國以撓詐爲務也故強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二十三年西足以詘秦三十六年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戮何丈淵事文引證史記燕召公世家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趙德箋義箋史記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燕公於北燕易王上距召公三十八世卒子燕噲立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齊數蘇秦宣王復用蘇代代爲齊使燕燕王問曰齊王何如對曰不信其臣必不霸欲以激王之尊子之也復以堯讓天下之事說燕王謂不如以國讓子之子之遂南面行王事三年國亂燕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齊湣王以乘私之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子之亡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　王兩引書皆爲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箋書云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

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以孟子參之，則見其小異。趙德附録按通鑑，此章始周赧王元年，齊人取子之醢之，遂殺燕王噲。齊宣王問孟子曰：或謂寡人勿取云云，至亦運而已矣。諸侯將謀救燕，齊王謂孟子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云云，至則猶可及止也。齊王不聽，已而燕人叛。齊王曰：吾甚慚於孟子。陳賈曰云云，至又從而爲之辭。此三章皆相連，而沈同以其私問曰何爲勸之哉。此章通鑑不載。熊禾標題事義書孟子勸齊伐燕，與史記不同。史燕世家作齊湣王，荀子作齊閔王。義孟子告齊王皆湯武弔民伐罪之意。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敢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朱子集註未善，餘下同。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朱子語類：齊人伐燕，孟子以爲齊宣，史記以爲湣王。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鑑，却不取史記而獨取孟子，皆不可曉。荀子亦云湣王伐燕，然則非宣王明矣。問孟子必不誑，曰想得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爲孟子諱，故改爲宣王爾。問湣王若此之暴，豈能慚於孟子？曰：既做得不是，說得他底是，他亦豈不愧也。溫公通鑑中自移了十年。據史記湣王十年伐燕，今溫公信孟子，改爲宣王，遂硬移進前十年。溫公硬拗如此。又云：史記魏王三十六年惠王死，襄王立。襄王死，哀王立。今汲冢竹書不如此，以爲魏惠王先未稱王時爲侯三十六年，乃稱王，遂爲後元年，又十六年而惠王卒，即無哀王，惠王三十六年了便是襄王。史記誤以後元年爲哀王立，故又多了此一哀王。汲冢是魏安釐王冢，竹書記其本國事，必不會錯。溫公取竹書不信史記此一段，却是倜朱子或問伐燕之事，孟子以爲宣王，史記荀子以爲湣王，而司馬溫公通鑑從孟子，蘇子古史從史記荀子，是孰爲得之？曰：此則無他可考矣。然通鑑之例，凡前史異同必著其說於考異，而此亦無說，不知其何據也。曰：文武之事，與齊之取燕若不同者，而孟子引之，何邪？曰：張子二條其言詳矣。第深考之，則於文武之心，孟子之意，其庶幾乎。趙順孫纂疏：輔氏曰：伐燕實湣王事，序說辨之已明。今此作宣王者，後世傳寫之訛也。饒雙峯講義先生曰：人力不至於此，是言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非人力之所能爲，若天欲亡之，我不取必有天殃。他便言天，孟子只教他看人心何如。下面簞食壺漿以下，是孟子教他則取了。當時只是子噲子之爲亂，燕民自無罪。齊王只得誅子噲子之，別立君而去，不當取他國。這是只當定亂，不當取之。定亂者，取其亂者而誅之。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蹊田而奪之牛。齊王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是滅其國了。胡炳文通何氏曰：萬乘之國，非諸侯之制也。今燕齊互相侵奪，而皆有之，故以萬乘之齊伐萬乘之燕，勢均力敵，但以五旬而即舉之，若以區區人力論之，不能至於如此之易，意者其天乎。不取必有天殃，齊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歸之人。馬豫纘義：宣王見其勝之之易，則遂有取之之意，故問孟子曰：或與寡人言燕不可取，又有言燕可取者。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勢均力敵，似難勝也，乃不過五十日一舉勝之。人力必不至於此，實天相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取其國如之何。黄氏日抄：按史記載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始至梁，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十年，齊伐燕，孟子在齊。古史乃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梁襄，及齊湣王。晦菴序孟子謂未知孰是。晦菴又謂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卿等書皆不合。通鑑以伐燕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見齊宣王，亦未知孰是。按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註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歟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謚之可稱，趙岐註亦止稱王也。燕噲遜國在齊宣卒後九年，湣王伐燕在齊宣卒後十年，以此見伐燕噲非齊宣甚明。孟子以周顯王三十三年見梁惠王，齊宣王以周顯王四十五年卒，其子湣王立，在位四十年。孟子初見梁惠王，以稱爲叟，姑以五十歲約之，又後之二十三年，齊湣方伐燕，孟子當年七十四五歲，距湣王之卒，孟子約一百餘歲，孟子當不及見湣王卒，故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未盡仁智論，終篇止說齊王，蓋嘗考究古史通鑑少誤，近世師儒攙爲王留行事，有謂區區齊宣不足爲聖世道說者，遂亦誤指伐噲爲齊宣王事，故私記之以俟考古者質焉。右係齊人蔣蓋軍[illegible]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

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朱子集註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 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朱子語類居之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卻疑文王大聖人於君臣之義尊卑之等豈不洞見而容有革商之念哉曰此等處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來人把大王說得咸恁地卻做一箇道行看着不做聲不做色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如詩自從太王王季說來如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如下武之詩文王有聲之詩都說文王做事且如伐崇一事是做甚麼這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謂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動衆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多少里因甚如此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取天下都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這裏見都自據有其土地這自是大段施張了或云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為政不以革命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頹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大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 稅涑附錄橫渠先生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不悅則勿取屬文王武王而言者後人指成功而言之之辭也文王未嘗有心以取天下惟以紂不改為恨稍改則率天下而事之矣至武王時不道則已甚矣王祕紫陽宗旨孟子論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亦止為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大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而武王見商人之悅而歸己遂往取之也如言仲尼不有天下豈孟周公伊尹仲尼皆有天下之類而以無天子薦之歟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豈是論其理如此耳凡此類皆須研究體味見得聖人之心脫落自在無餘毫惹絆處方見義理之精微於日用中自然得力所謂知至而意誠之蓋欺微之間衆理昭晰雖欲自欺而不可得矣

至此方可說言外見意得意忘言不然止是鑽故紙耳 來書謂聖人未嘗以得天下為心是矣但謂可取則取未可以取則不取莫非順乎天理如此則是有待而為也語似為病嘗謂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乎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己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說與來書云云固不多爭但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耳來書以謂文王之心初無異旨者乃是一時差卻耳陳埴木鍾集戰國諸侯雖攘衆周猶存孟子說時君諄諄以王政勉之似非尊天子存王室之意孔子時人心猶共戴周天子名分尚存故作春秋以尊王室孟子時人心已去周室獨夫之勢已見欲說列國以行王政文王之事商武王之伐商時中而已矣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春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戰國是也趙順孫纂疏輔氏曰文王武王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亦順天命而不敢違焉耳而張子之說為尤嚴所謂間不容髮之際非理明義精德至聖人者孰能處之而無偶哉才有一毫利心則失之矣然其命之絕否則亦不過容於人情則又與孟子之言實相表裏也饒雙峰講義先生曰張子之言這箇皆說天命絕未絕之間不容毫髮私意又曰此章齊王之意歸諸天孟子之意驗諸民史伯璿管窺攷證王氏曰取之勿取正論也言武王文王則贅矣 孟子之言句句是實事武王文王之證自是以聖人為準則以示齊王在於釋其微意之所在不以辭害意可也宗何以察識之不易而遂以為贅乎杜英旁通晦庵武王十三年伐紂 書泰誓上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作泰誓三篇渡津乃作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疏正義日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畢舉兵伐殷以卜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度孟津王誓以戒衆 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對嗣

位至卒非徙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至此年爲十一年也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二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爲其卒受父業故也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如此一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又史記周本紀武王即位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畢文王墓地名東觀兵至于孟津徐廣曰譙周云史記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是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乃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武王乃作太誓　書解　無垢曰武王待紂二年而不悛亦然爲萬變而已矣故十三年正月決意渡盟津而伐之東坡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以大統未集故即位而不改元十一年喪畢觀兵于商而歸　李石曰周文王沒後九年丁丑武王觀兵于盟津又二年己卯伐商編年曆丁卯文王斷虞芮之訟乃受天命後九年乙亥文王沒又二年丁丑武王伐商其曆年甲子至此不同矣據泰誓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皇極經世蓋本乎此編年曆既以丁卯爲文王受命至乙亥爲文王沒凡九年又二年丁丑武王伐商是用尚書著泰誓惟十有一年者通文王受命武王即位而言也　東萊曰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不相犯當紂人心未離天命未絕武王事紂之心未嘗不至及紂人心已離天命已絕不可一時令他據天位武王亦不得不伐豈武王欲伐於二年之後歟何文淵事文引證史記周本紀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趙次誠考義宣王以人力爲天意而重在於取不取孟子以人心爲天意而重在於悅不悅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朱子集註　簞音丹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　趙氏曰征伐之道

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龜山楊時解民之去燕猶避水火也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齊王又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水益深火益熱矣民將復避之也故曰亦運而已運者反復運轉之謂也先儒精義楊曰或謂文王所謂至德以不累於高名厚利故也所謂不累於厚利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不累於高名者有其二而弗離果如此言則武王之取天下以爲累於利而可乎孟子之言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論盡矣蓋文王所謂至德者三分天下有其二矣其取天下何難之有而文王勿取者視天而已初無用心於其間也夫是之謂至德或又曰湯之伐桀也衆人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紂是聖人之清者也此亦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爲君則文王安得而不可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爲所殺則或爲囚奴或去之他國紂之在天下爲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孟子不云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爲任而文王非樂爲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尹曰文王武王之用心凡以爲民也齊人伐燕則興是矣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孟子所以深告之而宣王未之思也張栻解燕王噲昏亂以位讓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太子平起兵攻子之不克結難數月死者數萬人百姓離忘宣王舉師攻之是以若此其易也宣王見其勝之之易則遂有取之之意故以問孟子孟子之意欲其以燕民之悅與不悅而驗天命之從違也故舉文武之事以告之夫文武豈有利天下之心哉順天命而不違焉耳人心之所在天命之所存也燕國之亂若此民蓋厭之故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而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宣王伐之而救其民則可矣若不察於人心天命之所存起利燕之意而欲取之則是以亂易亂其厭苦將人甚矣幾何其不復運轉而他之乎故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趙順孫纂疏圜曰簞方曰笥飯器也以竹爲之　輔氏曰趙氏發明得人心天意爲一之理亦明切陳櫟發明齊王言天命孟子欲其以人心觀天命欲覘天命當觀人心欲得人心當施仁政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以此足矣惟仁

可以易暴。燕人避燕之虐，將歸齊之仁。齊苟不施仁而益暴，得非以暴易暴乎。蓋警之也。馬豫繹義：今以萬乘之齊國伐萬乘之燕國，其民乃以簞食壺漿以迎王之師，豈不可謂民心不悅也。所以悅者，豈有他故哉。但欲避燕之暴虐，如就水火之害而然也。李流謙濬齊集：齊人伐燕勝之，至亦運而已矣。齊與燕異乎。燕不及齊，則齊可取。何謂其異也。德不及則異，政不及則異。然宣王問孟子，猶有有取勿取之疑，則齊於燕，蓋未有德與政之異。孟子於是告以文武之事，以爲取之而燕民悅，則當法武王；取之而不悅，則當法文王。舍是二者，就使力能取之，民本避水火耳，而去燕得齊，則是無適而不遇水火。故曰亦運而已矣。

程復心章圖

齊人取燕

取之而民悅則取之　以武王之伐紂言則人情有可取之機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避水火也　此言燕亂亡則民皆悅於從齊

取之而不悅則勿取　以文王服事殷言則人情有未可取之機　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　此言齊暴虐則民又轉而求救

孫奭注疏：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侯地廣大，而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日也。書曰：朞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篚厥玄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取之恐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時，則可取之而已。疏：齊人伐燕勝之，至亦運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也。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至如何者，言齊國之人伐燕之人，必復勝之。齊宣乃問孟子，以謂或有人教我勿取，亦燕國或有人又教我取之。今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但五十日是以舉安之，非人力所能至此，乃天也。天與之而勿取，必有天殃，而

補之。今則取之何如。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者，是孟子答齊宣以爲今伐取燕國而燕民悅，則可以伐取之也。古之人有行征伐之道如此圖者，若武王伐紂是也。書曰：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是其文也。伐紂之事耳。孟子所以引此答齊宣。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者，孟子又以此答齊宣言：今欲取燕國，苟燕國之民，愁怨而不悅，則當勿取之。故古之人有欲行征伐之道若此者，如文王於紂是也。孔子又云：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是文王於紂之事耳。孟子所以又引此答齊宣者，復欲齊宣如文王順民心而未取之耳。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至亦運而已矣者，孟子言今且挫以萬乘之國伐取萬乘之國，其有以簞食壺漿而來迎王兵師者，豈有他事哉，蓋欲避去水火之患難耳。如若水彌深，火彌熱，則民亦運行而奔走矣。豈迎王之兵師哉。意謂今齊能使燕民得免水火之難，亦若武王伐紂，殷民皆悅樂之，則可以取燕也。如不然，則若文王之於紂，故未取之耳。云萬乘者，蓋六國之時，爲諸侯者皆僭王號，故皆曰萬乘。云簞笥者，案曲禮曰：圓曰簞，方曰笥，飯器也。書云：衣裳在笥，則笥亦盛衣。云壺漿者，禮圖云：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又公羊傳云：齊侯唁公于野井，國子執壺漿。何休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釋名曰：漿，水也。故漿也。或云：漿，酒也。注：篚厥玄黃。正義曰：孔安國傳云：以筐篚盛其絲帛也。禮圖云：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之。注：萬乘非諸侯之號，至如何。正義曰：云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僭地僭號稱王者，說在上卷首章。書曰：朞三百有六旬者，案孔安國傳云：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日，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是其解也。注：武王伐紂，至取之也。正義曰：書云：惟十一年，武王伐紂。史記云：武王伐紂，發兵七十萬人距紂師，紂師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崩叛，紂走反入，登鹿臺，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黃鉞斬紂，懸其頭於大白之旗，是也。注：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者。正義曰：語云：殷有三仁焉。蓋微子、箕子、比干是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曰：妻之有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微子名啓。世家曰開，孔安國曰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箕子者，莊子云：箕子名胥餘。鄭玄

云箕亦在所內。比干者，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乃紂之諸
父也。宋世家云：箕子乃紂之親戚也。言為親戚，又莫知其為父為兄也。鄭
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杜預以為紂之庶兄，皆以意言之耳。趙岐云
三仁尚在者，蓋文王為西伯之時，三仁尚未之亡去。及西伯卒，武王東伐
至盟津，諸侯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武王猶曰：爾未知天命。時紂愈淫亂不
止。微子諫不聽，乃與大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諫。迺強
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
紂又囚之。後周武王乃釋之耳。鄒建真行義齊人與兵攻伐燕國，克而勝
之。宣王問曰：或者謂寡人勝燕而勿取其地，或又謂寡人既勝燕則當取
之。以齊萬乘之國伐燕萬乘之國，勢均力敵，僅五旬而舉之，似是得天之
助。人力不能至於此也。可取而不取，必有天殃。今欲取之何如？孟子對曰：
取之而燕民以為悅，則從而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伐紂之事是也。
取之而燕民不以為悅，則棄之而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事殷之事
是也。如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彼國之民，感其有弔伐之舉，皆以簞盛
食以壺盛漿以迎勞王師之來，其意豈有他哉？正避燕之暴虐，如避水火
之災也。使齊取之而更為暴虐，如溺於水而益深，如爍於火而益熱，則民

亦運轉望救於他人而已矣。魏公著句解齊人伐燕，燕王噲讓國於其相
子之，而國大亂，故齊人從而征伐之。燕埋勝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
人勝之燕。宣王問曰：宣王問孟子曰：或謂寡人勿取，或人與寡人曰：不要
取其國。或謂寡人取之，或人與寡人曰：可以取其國。以萬乘之國，以萬乘
之齊國，舉兵伐萬乘之國，征伐萬乘之燕國，勢均力敵，似難勝也。五旬而
舉之，乃不過五十日而取之，人力不至於此，人力不至於此，實天相之。不
取，必有天殃。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取之何如？取其國何如？孟子對曰：孟子
荅宣王曰：取之而燕民悅，取其國而燕民喜悅，則取之，則取其國。古之人
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武王伐紂是也。取之而燕民不
悅，取其國而燕民不喜悅，則勿取，則不取其國。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
也。古人有行此道者，周文王之事殷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以萬
乘之齊國伐萬乘之燕國。簞食壺漿，斯民乃以竹器盛飯食，以壺瓶盛水
漿以迎王師，以迎迓王之師旅。豈有他哉，豈是有他意哉？避水火也，逃避
燕之暴虐，如避水火之害也。如水益深，若更為暴虐，如水之愈深，如火
益熱，如火之大熱，亦運而已矣。則民
將轉而之它，又望救於別人矣。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五十九